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三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浮溪集三十二卷附拾遺	宋 汪藻撰	聚珍 一
北山文集三十卷	宋 鄭剛中撰	金華 一一五
潛山集五卷附補遺附錄、提要	宋 朱翌撰	知不足 二三五
高東溪集二卷附詞	宋 高登撰	正誼 二五六
雙溪集十六卷附遺言	宋 蘇籀撰	粵雅 二七一
毘陵集十六卷附拾遺	宋 張守撰	聚珍 三二八
謝幼槃文集十卷	宋 謝邁撰	小萬 三九三
岳忠武王集一卷附宋史本傳	宋 岳飛撰	藝海 四一七
簡齋集十六卷	宋 陳與義撰	聚珍 四二七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附拾遺	宋 韓元吉撰	聚珍 四六二
夾漈遺稿三卷	宋 鄭樵纂	藝海 五八三
文定集二十四卷附拾遺	宋 汪應辰撰	聚珍 五九〇
雪山集十六卷附詞	宋 王質撰	聚珍 六六八
香溪集二十二卷	宋 范浚撰	金華 七二四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授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觀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微。作者衆矣。詞句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腕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變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殞。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啗土饌。嗜昌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雖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險。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實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鐃。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浮溪集目錄

- 卷一 奏疏四首
- 卷二 奏疏十一首
- 卷三 表二十四首
- 卷四 表二十九首
- 卷五 表二十七首
- 卷六 表二十八首
- 卷七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興冊。乘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意章。云。曾陵孫觀撰。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證議一首

卷十八

序跋題跋書後附十四首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浮溪集 目錄

二

祭文四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書劄六首

行狀三首

四

策問一首

傳一首

贊二首

三

五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觀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觀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撰藁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然趙訪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真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愴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觀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網罷相制詞至比之羅兜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議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承聖訓祭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宋汪藻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關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猶狃習故態用綴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慮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屢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一事更無他說譬觀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願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遺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誠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詔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
圖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
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罷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
有取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機。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
入君之子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
治。如今日之甚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淳天
槍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暫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
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
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顯
與卿勃之。王爲之不敢當。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遠詔進馬。溫造勸之。祐曰。今
日險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遠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
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
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持撻目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
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機。臣聞取將
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術誘誘。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
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最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
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應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
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
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使首爲之用而不辭
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懷心者。果非也。唐
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闢。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旌代。
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旌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
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誠乎。臣有以知陛下不
能矣。幸今諸將皆驕悍。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
深察其意。如以劉闢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
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
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諒彭之徒。不得而預也。劉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
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輔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威。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
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
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
或預焉。以陛下英容。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
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驕謔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
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衛。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
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
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
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能。欲實其冒
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
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驚
取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
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
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尙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
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而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糶糴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
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
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兩一粒以養
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
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
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冒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
便悉支行祿。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
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食殘之吏。怙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
期司。率數民財。無復稽攷。悉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
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
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煩瑣橫給。宴游修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
浮耗。使令安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
膳。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斂之瘡。而實
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
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屬樞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常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道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開民間疾苦朝廷關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熱疾苦而不為陛下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獨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為不備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即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為言懲惻丁事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顧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類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尼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遠路遙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為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為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問關說明日移文曰為某事支係制錢若干不問關說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交遞相過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凌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格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諸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常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備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為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遞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實餉餉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遠限期官吏並重責與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機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使指揮分撥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機打道三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撥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機到應期打道前後四縣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道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為之騷然今方候降機不知其機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機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為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常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換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種之時舉家暴露田畠桑柘盼然不得為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為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其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為之嗷嗷臣竊以為過矣至于箭簞翎毛有司常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簞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豈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簞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邀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鴛鴦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為勢而為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為一豈不為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為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為陛下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還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為盜哉臣不勝憂懼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闕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靡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棄梓入海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取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與亞爾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騷擾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據重兵居閒處遠輻設錫寶者陛下不得而各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一纖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後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寇性強復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宋幾果殘明州無難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常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勳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憂負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難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關，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暫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特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開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獲為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顧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圖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遁，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韓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進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羈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況此曹平時厭餒于抄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足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而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衛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取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憤自白，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觀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戢兵，戢將，其他皆非先務，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奏仲謙除轉運副使不常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呂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並制選除，且同為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直交結權倖為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職，復結王黼而得舊物，歸敗人為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于崧之子，厚其奩具，即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為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為，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為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都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為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為譚植之奴者，植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難胥吏，趨走植前，倚託權勢，傲視視人，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植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噬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為譚護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為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為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有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鐫板籍記姓名，為萬世姦邪之戒，嚴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植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仲謙別選修飾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義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通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舊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陵。推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陵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牒。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遺骸。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保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撈。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貴剛而已。實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運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遲。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幾四囚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陳。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獲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遷一日之祿者。宜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舊僥倖之門耶。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運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那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那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罔然不語。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諄諄諭。終莫能明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後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鑒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降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浮溪集卷二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適者盤礴之師。至江場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羅金人蹤跡。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棚。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節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為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郡

得以降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那煥、孟忠厚、曹廣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降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放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降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盡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降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放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者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貨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隸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諂。擢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指紳道喪。天下切齒。嗚呼。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指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變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貨已積矣。子弟已官矣。雖已廢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疊疊然玷汗清質。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陷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襄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吝嗇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吝嗇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降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事實。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雖舊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兒邪佞之人。非所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

鄭延年、儲年。公然以難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同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儲年。並明降指揮。執為常得。執為當罷。指定姓名。錄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降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節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寨。以為逃暑之地。陸續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疊疊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隨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指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萌。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巡邏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賡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陽、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治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大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為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納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夫間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倘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治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為非政。且良治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頗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寶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之簡牘。春秋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寶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地理。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嗚呼。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勸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辜。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譖朝。馴致遇害。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而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光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隱。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閔矣。及今耳目相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說。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廟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龍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連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尊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懲。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最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防尋歷典。綴輯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詰命。不敢祗受。

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寶。贊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詠靈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後。四海嚮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尙虛于禋祫。兩河未入于典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素俊。宅中國大宜深究于遠圖。備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泝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羅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輔展以常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機運。道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厭。數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墳。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即嘉祖與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寶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洞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獲康。人心肯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宜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強勉行道。自寇戎之存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非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等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成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讐。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高旅飛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始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關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涼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察表。探賾囊中。既與

浮溪集卷三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肯悅。咸曜就于至仁。雖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盛而不返。九旒乏祀。將攝禪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僕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皆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墟。趣駕未央之宮。盛九寶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夫造物者遊。執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食露于金華。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高宗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日先後無次。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觀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蔥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曉清臺之候。聖心戒。久稽路寢之朝。既曉診之潛銷。猶森儀之未復。凡居覆轡。執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曆數。率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綠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還輔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信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宇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瞻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祲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不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膳羞之珍。仍燭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舉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尙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筮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常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變之災。太僕詔王。盡正朝儀之位。涪市警言之漬。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悃。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絲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尙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璫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於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歲實。實紀璣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榮然詮次之新。咸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清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治厥孫謀。舊履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瞻駭之餘。顧雖日月之象。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憲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都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祐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翼効微忠。淳樸悃悃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錄之新名。會靈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策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容聖。罔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於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賀建隆隆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城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毗。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屬。增廣城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咸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嫌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莫方物以來。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肅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偏爲祥瑞。會四海之圖騰。獻中天之冕旒。悉輸靈籙之藏。若有機軸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剗。斯泰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並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掠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鶴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疑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鳥本

陽精。猶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積。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嘯。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翼翼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踐行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迴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異。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容弗遠。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類。波坐息堤。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虞。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鑄砥柱之銘。行觀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資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靈。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聚民仰食。與海分功。鹽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願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不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南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咸非人力。真潤下以作鹹。聚若露敷。異熱波而出。更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疑。臣等幸服遐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肅重屋嘉籙之薦。

賀禮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潰震悚。竊以獵狄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凌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尙懷拒轅之表。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驍王旅之如飛。折賊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陲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于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鉄鉞飾怒。勳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芣之詩。莫陪漢庭奉籙之慶。永言休應。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載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曆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追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進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下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舉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扆。臣遠願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華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諸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遠溫清。徒移夙宵。瞻瞻谷之新筭。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策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游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恨旋展之猶除。鴻臚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載之統。方啓昌期。慶九寶之儀。大朝獻歲。會籌標于率土。瞻旒展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開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率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四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擬旌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其華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鳳駕以無期。懷思展廢于寢。新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額之詩洩洩。行即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籓近班。二妃夙嬈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冊皇后表

帝國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梓榆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親。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願。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浮溪集 卷四表

三九

浮溪集 卷四表

四〇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嘏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誠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既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脩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履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烈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杜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蠲神娛喜。竚垂錫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卜年願比于國。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輝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義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覽答兩儀之祝。講款郊時。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黃之象。合于經範。黜汾醴就祭之文。揆厥本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禋。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圓丘禮祀之文。爲自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享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養液之中。神問時何。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巨。從祀山川。共樂成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與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遠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敬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履之月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佑登皇祖。器尙陶匏。之寶。牲從醢栗之誠。宜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雍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饗。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愍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損籥更新。陋漢儒之五徒。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親瞻有燎。榮抃實多。

浮溪集 卷四表

四一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國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筮之禮，維時去古，寔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昭旦，莫講上儀，求遺轍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句歲之期。將視朝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昭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稭酒通，觀瞻有煥，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育城起居表

輿衡天行，親講頤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履歷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慶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貞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懃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即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齊故地祇嘗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緒奉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靈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嚴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傳，莫繼侍祠之列，惟深懇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載就國陰，道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則六經而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聖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贏之候，特修禮廢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既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勝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琬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踐容，當時煥之廟頌，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配，順迎長夏，祇款方壇，祇祇濟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環之盛，遠顧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陸載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勢，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蓬豆告陳，饗饗深思，豐融來應，臣屬常鄙，莫侍冕旒，徒瞻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鑒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禮，夙屆郊宮，拱鉤陳之素衛，一人齊祝，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禁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吳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向嬰黽黽，莫執豆蓬，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慶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空封，顯孝養之永遠，懿哀懷而何及，謹差某官率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摺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祈廟畢禮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興哀，履改階萱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遙，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掄御，已應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德天德大，教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遂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壽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珥之履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體委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遠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悵。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鵲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養承顏，一朝遠長樂之養，神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播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穠穉告成，管帥九嬪之獻，菊英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趨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滯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繁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慕慕。

十月朔

伏以暨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懷德，奄隔晨昏之養，庶幾弦晦之遷，視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經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舉，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爰

在賢以儉爲寶方俟舍館之慶適興復土之哀爰卽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屆週年愷三徵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萬葉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憲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還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闕萬里還京痛極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絕鼎慕見堯堦龍髯既絕于中天展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絆動一人罔極之恩然歸附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覓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輻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附漢陵常樂千人之聚猶慕難離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龍輿當還龍輅乃至髮假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浮溪集卷五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謹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授進書大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廣使臨存貸其狼顧實益預賚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寬補闕文遺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殊忽拜便書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軫之念矜銓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恐憂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謹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取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治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猶致

陟方面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虞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懸存書之賞猥蒙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彈綿力哀中朝嗣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稷王御職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成麟而有作尙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謹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渥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通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符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弄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麟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機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督殫棟學仰稱明恩同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探于宗元「案」是表也宋史本傳當在知樞州後知樞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勞幣表

楓宸蕭展親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換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騰仕策名下吏但知飲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真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類之渥始驚舊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殫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資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煥號之頒例有異租之錫論効何殊于講統冒榮乃甚于繁縷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唯勉念家無疆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謹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敕文授臣新安郡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治中天慶覃外服猥率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淺識分願昨投閑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思南飛之鶴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涉瀛以維均何道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籬畢工屬宜室之受簪鑒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鄭州宋人泝辭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胡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薄清何知。遽補甘泉之法。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諸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繁累之陳。不堪代價。乃親便蕃之及。遂使爲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蒙收羣策。光復丕圖。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臾文章之可述。故于羣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職。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稟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遇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諮清賞。遂經通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約。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史之資。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絛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偃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營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願恐溢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遺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新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選遷。第竭簡編之智。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願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越上玉堂之直。既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逕避真從。叨塵爲僕。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扈之咨。思或淹遲。將誤製鈴之召。當得環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其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簡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履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編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實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還桑榆之晚。孰云代匠。遂使爲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思補報。絲綸行遠。願爲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內史之贊。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德冒。采稽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嚴。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敬禁擅而竝峙。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鸞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庸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蒙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繁全度。重高明之地。恨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違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戊期未畢。轉界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隨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汗禁林之直。遷廣州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夷。區實里門之鄉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采薇遺戍。何昆夷。繼統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馳驚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牧朝。無復衙門。然兩制守符。皆非獨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并牧。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爲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壺之居。僅終載筆。百世粉榆之壤。張使分符。既彈黃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纁。即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陪近列。釋綬纓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旌展以拜州。纁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依張治具。親駁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願懷靜退。雖通封之易治。惟縣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換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

謝泉州到任表。宋史本傳。不言。蓋知泉州。知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

五 謝百學三吳諸將。謝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政同于他國。開蠻夷之俗。襄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摯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所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轡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學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江東提刑表

設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

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庸。至于顛隤。然事白即蒙于超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常恐庭閣之勤。既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被于謫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德。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相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簪紱榮觀。凡四易于州麾。雖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習褊榮。漫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偏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憫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擅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宜爲輔郡。古號名藩。雖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連天威而遠遯。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符于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願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遽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祈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運于行朝。而上家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繡綬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宜寬大。招復流遷。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爲樂土。謫謫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驚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已衰殘。伏念臣一去關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圖書之責。既力求于盡散。乃猶許于養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猶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憂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竊言。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致政。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並不舉覺回遯。特罷臣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正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職。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樸常材。蹉跎半世。過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隨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幾毫末之益。非虛蒙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幽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

鑒時。漢法登容。置散已優。榮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親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梓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向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末減。誠爲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悔。尤過爲兢。書馬者并尾而五。常負隨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瘵之吏。首在道中。雖卒抵于譴阿。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羣生無用。嗟擇樸之漫存。視蔭巖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徒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優遷。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尙叨冗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通祖宗。輯事夷夏。擢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際。亟還印綬。甘老鰥獨。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輟弱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病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懷。衆傑竝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爲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精神之長物。爲羈約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活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養封。懼違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調東。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關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遠顧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青。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鑄之大。拳拳養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難榮。無復軒輊之望。

謝歸永州居住表

屏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擬裁。臣處雷霧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犬心憂。或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癯。乃復遷成于老諍。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陸伏。非特冕旒之察難逃。銖銖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驕思兢慎。仰負函容。耕居井里。雖有指身之地。孤正三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可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鑒榮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隤。合從寬宥。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界于遐方。未結塵

于歲時已續煩于稍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徒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審策疲瘁終期靡殞

又

聞國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異祠之祿聖恩加厚哀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於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絲如綸發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書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旂之上憐此愚癡老于顛隴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需于溫飽肅當盛夏而稿雖隔南說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實于危衷下遂物宜亟煩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旆福過生苗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陳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若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管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荷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賜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錄于忝冒而晚途游歸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遣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謹言准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勸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犯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二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其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饑饉之積刻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於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疎疎害生寧議泛輸之罪露奏方應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浮溪集卷六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譴見于星文帝德問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汗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于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事有在庭之理敢圖容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儼變未能銷移真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責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嚴朝廷皆有用之才則德隆星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存布囊封之惡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辜真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懇懇慕蒼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徽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關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職文獻大學士表

扶順弗效。宜與嚴科。圖舊未忘。更顯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邇追漢明子。器使推排。遂至于家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難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為王敵。乃使四郊之多。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繼以憲章。繼繼之缺。然欲使法行。當從臣始。盡備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為萬古愚臣之戒。

代何遜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致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願超躋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獎。未聞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若平時。嘗恥君不及堯舜。泊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庸。曹晉竭薪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乘于政機。方龜玉毀于懷中。莫知獲卻。至梯街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尙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願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羣爾之孤蹤。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罷。克清大慈。以為期備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僭乘俊以還朝。即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繫。妄思策勵。既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此。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選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速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縣簿何為。遽本朝廷之兵柄。願超躋之已甚。雖庸庸以知辭。竊惟樞機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願於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備以小人而大受。執為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委曲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指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聲聞。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遠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竊竊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雖鼓筆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勝。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願。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罔。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伯彥密辭免恩轉官表

便善之寵。弗許同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鑒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輿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於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照。無徇章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頒明詔。追獲恩恩。免疎遠之孤蹤。速遷崇之大戾。使竭其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為盡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獨其漢法之誅。有視在額。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祕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是文之變動。既元聖克底于天戒。豈微臣敢道于邦利。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不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災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廓除之數。臣敢不仰德答禮。俯飛空駿。君已知言。焚香坐移于三舍。臣常守職。泰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薦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率輪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駢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鞍。僅在艱危。何妨叱馭。豈有違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偏。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事之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練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隕。乃曲軫于容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新榮金馬。尙繼累于祠庭。假龍玉麟。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飯腐奚勝。伏念臣。挾把微材。任微猶可。驅機要地。據要豈宜。輪勢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墨壽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優拜恩。扶攜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觀。虎踞龍蟠。坐竊畫城之寄。乍聞我理。我理之枉。憐思某水某丘之約。適者奮至于歡迎。審紳以為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閭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楸回春。臣敢不宜布中和。激昂屏僞。銷歎愁于四境。嚴徵衛于九關。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馳驅萬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錄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

補符方面兩廣南國之除持憲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粉榆之壤屢驚霜柳之秋身留閭閻之山川
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遙時曾未對于清
閒已而蒙于憂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蹕蹕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
物子視羣臣憐孤生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釐見買生于宣
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城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
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強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毅之英廣陸廣傳諸儒圖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
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衣之士有終身鉅賈之問既登
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
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疎肅洎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潤周及屏蹤仰漸聖化之深雖
能僅綴俯授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連陳殊等聯擊天潢之浪駕選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棄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廟獎成之急備不俯同于寒賤
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懸龍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緊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尚
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陶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親臨臨望顯邸之表荷恩曲被數已非宜臣幸襲璫源躬承寶訓蚤賜
王之爵獲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笄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諸異宮之制遠蒙賜邸之
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實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資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與家始適
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顯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
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祥光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
弟以強宗既喜軒轅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遠顧之念疏恩易節俄謝請老之文用謦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
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
勞仍許給扶盜周旋慰藉之言略舉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
毫髮不關于聖恩願丘山從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奉上積有歲
時喜病質之來前相勝醫藥萃便養之異數光懽悌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展覽更霑于恩惠致古還
蓬之無此聖威涕泗以潸然臣敢不上體睿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
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登表

惟懼八年事難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畫錦之歸敢圖最爾之舉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闕哀涕交零
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資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
遷旁及于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賴蕭何之策遽爲莊舄之吟許佩龍榮歸掃松楸之憂庶緣蕭散得
全蒲柳之年身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
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簪履之遺故屢賁于忱辭始曲同于涓聽至今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
士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善體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常逍遙于物外益關護于經
生億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癯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即再瞻于旒扆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最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
慙恩務竭于微誠而妻斐已盈于涓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兩矣繞朝之策務
爲看惜小哉新築之樓執轡屏驪坐象微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較者使便服
乘授以轡者豫防厥失于服取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暫扶衰而嬰櫟之閱
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貶憤之私容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衷易感哀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
肆憑陵之醜先行刳賢之威遼國重盟熟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事有膺書之信已
分終天之訣忽聞問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尙遠二聖之歡額谷及親鄭伯方思于
大隧廬陵在遠王琳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膏
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郵牧之無後憐臣肺腑肝可見有如去病
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尚臣敢不因諸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安希于闕天太公留楚暫博訪于
侯生

代汪樞密謝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荇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
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編緘以歷山川昔知免矣乘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
戾之盈更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羣倫功高遠古與滯補弊仰求列
聖之心昭德塞遠俯假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勉勉夙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
滿盈知無不爲蒼元身之糜殞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樞樞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專

從孤遠遺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遠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登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暫勤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殫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敷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速茲銓次之體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繼效一官于孤突教忠之言雖知相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說誥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感懼之情能無拊膺外弭維翰之刺獨有靡捐

代何果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敘願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絲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恩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獎寵遂汗近司初無寸効之經綸每辱淵衷之記錄門風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辭以酒而飽德肆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若甘旨無煩穎谷之陳警竭疲瘁何止醫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閱史記時敘劬勞于親膝蓋臣致饒分食飲于君庭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書遭于墮阮年耆亥首甘為絳縣之老人氣稟極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執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教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臨羣臣曲垂體觀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事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忠義永為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蕭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蓋被輶駟之數復專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半盆之筴其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取百工器人于歲最之間曠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

之彌文為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餘砥節自修敢蹈維翰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登轂不以次遷舉萬方幅湊之區付一介顯恩之士身雖甚陋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恭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綬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即蒙褒擢俾佐鈐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羣聚之衆必發摘如神方勝銘銘之訟苟捐循非術能無梓鼓之驚誰謂鯁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爲縣簿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爲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爾簪纓之列游廣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屏瑯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隲自處雷達之下場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散以窮年恨補朝息諒之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體玉食薦新修鮐珍之貢篚豈伊人之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市極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爲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佩戴鴻私輟驅驛力營諸草木知享壽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鄧江上印甫途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寢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適者代還喜于得親方入趨于表著即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得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擢取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尙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保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羅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汗郎還甘爲襁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羣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曲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即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應收預省中之籍繫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速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願斷斷鼠窮

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開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聚寬當寧之願憂犬馬依人俟乘輅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椿大夫謝到任表

龍勉郡丞方虞官謫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容獎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庸淺遭世盛明辭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漫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執云蒐擇之辰亦在輶駟之數惟山海懸遼之判實朝廷開閣之權吏或不虞法因以廢故比下丁甯之詔至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輪言肅驅輶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

浮溪集卷七

外制

隆祐太后推贈制

會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致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勳閭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查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須殄地家之妖肅清戎壘總繼緒之衆祇履殿廡由功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仲猶子之禮何以慰弄孫之心是用特修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擬以王章活千人者封茲爲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會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爲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曾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衍爲夢月之慶發源既鉅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修脂田之舊用爲泉多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

吉壤雲來致享隆孟氏之新祚尙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隆慶隆祐太后祖具官某威範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之學流芳後裔蔚爲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盡煥廷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國邑

祖母

朕惟恐昇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傳訓夙有閨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既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金冀之雄尙我龍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邁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子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常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國遠事秦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乘齊壇之鉞雖國勳之展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念慈闈之方正于卹典以瞻先爰正古禮用宏福廟爲國家肺腑之式慰宮壺萬里之恩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爲王之貳繫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載懋育賢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殿爰出明綈進封大國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元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會祖贈太保

登山有城有華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茲今比昔天豈吾欺宜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爲三室薦饗之首屬興大隧之威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尙作曾孫之休永爲太上之輔

會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宣內外之

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仍啓當熊之懿。實開降貺之祥。既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旋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縣遠。

祖贈太傅

儼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宣和皇后。祖具官某。秉德自強。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勳。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興懷于所恃。查加嗣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倪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尙遙親睦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日。漸德惟深。早積閭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既成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傳之夫。今古緣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肝膈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夜。眷惟廟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擬以密章。班之袞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奉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聖德。作合清躬。既陟中宮。丕顯恩齊之德。蓋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國邑之奉。尙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贈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眞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騰達世人之好。名浮于位。社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窳窳九原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尙爾幽閑。服吾褒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自出。顧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續于名卿。慶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

脂澤之封。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爲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既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閨門之新渥。汝其任壺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爲汝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贈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具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既遠而大。是生元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仲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繁明靈。故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 贈某氏 已贈郡夫人 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爲榮矣。具封某氏。出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仲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國。尙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贈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華臣之寵。具官某。家傳經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奮而且獲。至孫而大。遂自棄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繁明靈。故此休命。

祖母黃氏 饒氏 已贈郡夫人 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真二焉。而爾爲之祖妣。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爲吾伊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贈贈少師制

謝哀以曾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必襲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耆儒。登時應仕。學精以博。得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既辭榮而不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眞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寵金之訓。以明奮發之功。尙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 已封郡夫人 進封國夫人

朕讀衡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得終養爲恨。而以及親爲榮也。具封某氏。靈範有聞。孺子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修昨封之舊。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 已封郡夫人 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魏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為光寵。無意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歷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為國光輝。藉紳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與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官為人師。行為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詰。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知為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堯舜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龍綬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關化源。事與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甯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臣。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家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為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詞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窮古之治。爰因開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繼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尙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蕭瑒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光。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屢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諸牒。早為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既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以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綬重泉。升班亞品。尙冀萬之不昧。知煥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既崇範之酒脩。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文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昨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尊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蓋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

志安恬。親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官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子而既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揚家牒之前休。往體憲章。永安泉室。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既在茲選矣。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為之報也哉。具封某氏。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既參象服之朝。至孫而昌。復修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溫恩。煥魚軒之舊儀。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遠。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謙造聲微。氣函剛大。知言之要。文章為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變顏駟之不逢。終喜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繼以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忠。成朕得人之慶。蓋緣旌獎。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願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駘之德。蓋書以道而相安。生仲鄂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就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聞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孀吾碩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氏之朝。但榮于身後。咸甯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永休無數。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為助于內者。其賢遠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爾大臣之子。魏吾碩輔之賢。婉孌靜專。委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孀人制

朕懷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尙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與吳氏並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祇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寵休。宜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尚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統粹璇源方欣設帳之祥已遇逝川之感既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尚期婉淑不昧欽承

浮溪集卷八

外制

皇叔祖鄆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時可承宣使制

昔宜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時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腹心之親莫不咸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施肆以命汝尚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漢唐諸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為之長然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朝廷舉措如何而中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舉權臣久遠表著之班良竭廉規之益是用選之憲府付以朝綱昔與卿嘗再造之初不廢彈彈于多事信彌縫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陳議大夫衛廣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況非言責之任乎如其不然雖賦賦獨鳴皆憂危言之策矧唐

侍從獻納豐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屢為疆場之華入對便朝每聽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輟自七人之列擢居四禁之朝雖潤色除書所賴詞意之富然論思政本必資風節之嚴勿以茲遷而忘予躬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為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瑣闥連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檢才既濫疏寵亦殊以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戀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為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實爾于七人之列爾其夙夜靡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彈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廷直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真偽混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綱綱于既壞之後哉具官某性剛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聞奏對之陳執剛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制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為勉之而已

李綱登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工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者以爾彈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為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為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既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為戒

方開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于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肅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育子絃誦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館處于其翼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歲而一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取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陳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拯人之死者。方為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為天下先。未嘗有與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為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與馬之間哉。

祝廷衡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為之。未有徑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養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檢除直秘閣制

朕惟獵狁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播紳所貴。肆以命汝。尚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為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之。進守山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驅。城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身處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圉。不為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願惜一官為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史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為士卒先。爾乃以帶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臺之事。靡有憂責。從容殿廡。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為全。實皆善醫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痍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不遺論。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諸宗諱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懷海萬里之遠。雖飛輓輟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境之節。往臨蠻貊之區。報政來歸。奉養奚違。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為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時稜極。通靈策。勿病吾俗。勿饒吾師。繁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舉見。桑陰未徙而成功也。頃者帥幕初開。華臣陪屬。間關跋涉。遂濟中興。小大悉襄。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隸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瑛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洊更使令。中座小法。肆予拔拭。用汝興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為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智。非為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為時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為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襲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既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詳刑之寄。尚巡凋瘵。毋廢哀矜。

甘暉可宜贊舍人制

朕以宸闕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贊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園。事朕艱難。既緣大賁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蔡澤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為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舉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為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藏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致微言。以爾公濟有刺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既乃心。欽承予意。

李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媮不度。思得豪傑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為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紫見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歲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英。其委任之間。亦豈異時比哉。爾同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從省戶之游。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珣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官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舉陶為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遣時多難。屈辱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識見。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師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況汝以經術行誼。為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昭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履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輅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捐循黷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為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鳩壁。防盜賊之侵已。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

事。以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汝其備詣提封。申明約束。毋疆不欲。毋縱敗羣。使農安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為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時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為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厥之良。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擬嚴之直。為臨遣之榮。昔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郭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謹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徵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為郡。遠今逾時。每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難屯。農未肯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輅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本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為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敖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率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識見。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尙有殊擢。

上官悌秘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暇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穎直秘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援此為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類家聲。是為報國。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觀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諱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鉤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治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履朕恩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浸蕃雖肯出祖宗信厚皆如驕趾然身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湛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濱池南東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尙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約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尙勉之哉

任汝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貴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喪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源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開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子然孤孑屹立于羣盜沸騰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閣閣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開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候其將得路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

當此艱實今乃得汝尙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尙既乃心無忘予報

兼義郎甘暉可開門祇候制

上閣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尙克祇承無忘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開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幹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閣之秩雖未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嗣政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權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獲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銳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爲吾得彼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遺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顧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閔子腰經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遠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塙壁招輯鄉閭既衛善良亦除凶惡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尙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承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濱池開朕招撫幡然聽命其膺鉉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襄錢豐贈官制

朕惟獵狝亂常衣冠豪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遠沒其身爰錫閭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僥倖王略，守險拒，犯吾，願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遂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嗜克爾哉，是用靈然，進官二等，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會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聞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屬下也，既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尙克欽承。

浮溪集卷九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威出于顯虞，則四方萬里之遠，賴其大附庸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列，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著，雖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勢，吏民死，喋血江壖，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施防之罪，而一方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異祠之祿，無忘自訟，朕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祠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隳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適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事廢，顧飲自如，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國祚者何，其銷延閣之資，往食異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資文閣學士制

浮溪集 卷九 外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位政之初，亦以求實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顯僧之術，諂事非類，頃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比緣巡狩，道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衆，屢加訓教，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追寵秩，孰慰辜冤，雖既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瀋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適者朝廷蓋多故矣，其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令彈劾，上達聰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爾，而不能戢士，汝尙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即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續，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三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備衛師之衆，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憂憂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驅駭名駒，還充私廐，驚駭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事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爾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執營貪邪，聊觀文階，用明邦憲，尙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浮溪集 卷九 外制

汝威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為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擅捕官而不經王命姑竊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瑄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哉皆汝曠職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酬置子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尙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難猶不恤其縛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擊鐃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攸繁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務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綱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吝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尙有仲綱朕甚傷之適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視官三等尙思自好無陷非辜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傑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關皆得利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執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長慮乃始終和議隨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有矣視官二等聊著厥辜尙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則安可道具官某比緣岳狩遣守殿廡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爲姑息微利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執憲僥求聊竊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都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冤安所赴懇爾幸棄權擇職在督姦和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優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視官二等尙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開降兩官街營制

適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文移而亦廢逮獲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覲厥秩尙爲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問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污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竊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發願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繼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驢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擬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子推轂與敵交鋒既昧率旂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褒崇之秩用明返旆之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寶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憤既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竊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竊奪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興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哉皆汝遷延之致竊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霍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率使有指所當遵承而妄引詔書獵相侵辱竊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錫而驅無重後悔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際戎器。用戒不虞。豈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儻情不虔。既稱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謫告。致其用意。安所逃刑。宜備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嗣隆一官制

樂事勳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常趨期會。而督責靡饒。自干慢令之誅。宜正提官之罰。尙圖匪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馬官詔齊降兩官勅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最克。靖言狂率。當伏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尙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徽巡。而棧板之間。誰何不謹。它憲怠慢。并上兩官。尙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遜先降兩官取勅制

古者雖買寶以質州。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官使。會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鑑爵秩。以警無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智昏意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備官三等。聊愧爾心。尙嚴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顛。豈容佚罰。爾檢身無狀。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爲下人之所逐。備官二等。非獨汝愆。亦使邊臣。恥茲爲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取軍撫民。其忤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舉止備官。務從闊略。而無辜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爲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清官曹。延閣之班。尙安得處。其加鑊奪。以聽有司。

呂驥司勳各降一官制

通者盜學山東。聲隱汶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以爲辭。至愆期而非顧。視官一等。姑示懲。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徐慎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役。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鑒久矣。況以吝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既清。安用

汝輩。

浮溪集卷十

外制

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制

人臣趨事。莫樂于見知。王者用材。當求于已試。以爾稟資明銳。臨事激昂。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遠之險阻。茲分憂于涇郡。宜進秩于清班。尙體仰成。佇聞書最。

李會徽猷閣待制知廬州制

朕比緣帑符。申徵邊遠。厥惟衝要之藩。當得老成之將。具官某。早因時望。進陟英躋。當持平進之心。殊有後凋之操。中投散地。頗鬱輿情。茲升延閣之班。特付專城之寄。尙思綏馭。無負眷懷。

劉寧止直顯謨閣同提領水軍制

朕修方岳之巡。講舟師之備。欲快遠略。當得通材。以爾稟性端方。臨機敏銳。袞袞盡納言之益。惓惓憂國之心。是用假延閣之班。付昆池之事。勿辭勞劇。同濟艱難。

孟汝嘉馬向利都郎官制

既得之情。仁人不喜。一成之法。君子盡心。朕于庶獄。雖罔敢知。而擇人之間。未嘗不慎。以爾等吏能歷試。

風力有聞。平反之長。人頗推汝。往廣省戶之選。助閱邦刑之書。廣朕好生。欽哉毋忽。

俞隨劉公遠知東上閣門事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開敏。地處橫班之選。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綬。並司調者。齒等威于表著之位。傳臚句于階廉之間。嗣有寵褒。無忘祗恪。

劉錫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朕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以九重之尊。而臨天下。宜有統督。用疆主威。具官某。躬沈鷺之資。任爪牙之責。早登勇爵。聲望著于三軍。旋總戎行。精神昭于萬里。肆加異數。進董親兵。爾其分夙夜之憂。俾朕獲寢興之佚。忠勤無斁。恩賞何涯。

馬忠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河北路經制使措置節制軍民兵等事制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懷。孰知捐軀經遠之謀。我有身役折衝之仕。具官某。幾能先物。勇不顧身。肯出名。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鎮。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難。屢立杆城之績。雖進厥秋。未殫所長。爰升統帥之崇。加昇使權之重。料百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強。蒐其軍實。兼收羣力。用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我之責。時乃之休。

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制

出而敵敵。專師律之雄。居則衛王。總禁屯之重。我有虎臣之貴。衆諸人傑之長。信爾威稜。振吾綱領。具官某。性資敏甚。氣節偉然。持重不驚。得真將軍之勇。好賢如渴。有古名將之風。茲喜還朝。方資慰躍。爰付劇煩之寄。用觀周濟之才。勿以賢勞。孤予器使。

從仕郎傅雲改官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制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驚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沈鸞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得聲于梁。楚比還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進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行來歸。毋忘自力。

大金通和使傅雲轉五官郎官制

朕昨聘殊鄰。首馳信使。如文王有纘。執之難。始于憂勤。乃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宜加寵賚。式獎賢勞。爾奮自奮生。蔚爲國士。挺身應募。遂膺仗節之華。即日辦嚴。機杼乘輅之遠。果持舊幣。遍返關庭。是用峻陞朝著之班。仍正省闕之選。示朕見知之意。旌而不辱之功。尙體眷懷。毋忘忠盡。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和使制

朕惟繼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幸佛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備忠信行于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自出公侯。資養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慊慊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爲功來上。襄瀝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簞竹深阻。谿山繹騷。通據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尙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田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邊。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教孟明假驅之奔。與其還衆。而收新進之材。曷若棄瑕。而賈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沈摯。事上棲忠。昨緣外侮之侵。背界中權之任。乃特戎昭之果。靡遑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于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徽符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尙採東隅之失。勉圖爾績。仰副朕知。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驅馳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皆隱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興大州。適當強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還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具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廉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冀復爾班。式遵其往。毋恤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陸藻李邦復舊職制

朕選儲人材。如圖畫。封殖長養。各成其天。與其權自條枚。待堅實風霜之後。孰若因其合抱。收剝殘斤斧之餘。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文章爾雅。有作者之風。議論正平。得近臣之體。一從更議。再閱歲時。既備澤之更新。宜故官之稍復。人惟求舊。朕方深買傳之思。忠不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其加恬養。以待簡求。

李庠復官星夜發來赴行在制

朕捐金爵以致天下之士。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豈伊一臂之微。廢此三軍之望。具官某。受材英特。秉性忠純。蚤登勇爵之崇。嘗總親軍之重。中緣坐法。亦既更時。宜盡復于故官。俾亟趨于行闕。佇膺煩委。用展壯猷。

給事中王綬復朝散郎制

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于詳慎。至陷小文。茲被湛恩。宜除宿負。衡侯陪謹。初豈有于他腸。顧子庶幾。尙何憂于武過。毋懲繼芥。而廢激昂。

有司之法如權衡雖微不失人主之恩如江漢何澤非新朕入纂丕圖與民更始矧吾士類尤所當先爾嘗以過差挂于吏議茲予拔拭不汝瑕疵宜盡削于丹書復進參于華實幸難數得其戒之哉

新除中書舍人孫觀可待制與郡制

任賢者雖人主之明從欲者亦聖人之恕茲用時髦之後復居詞禁之華遽以疾聞難以昭著具官某早膺掄擢淹服禁嚴文章爲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排斥久已照知方賈誼見思欲召還于宣室而仲舒厭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據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之休入奉三年之計

孫觀知平江府制

朕惟儲雅飾吏事皆西漢之能臣岳牧用詞人蓋有唐之舊制眷吳門之重鎮邇繼符之行朝戶口夥于承平之餘人心搖于驚擾之後不付賢符孰分顯憂具官某明國憲章知民情僞率必期于有用材無適而不宜茲命來歸力求自便以甘泉之法從臨通德之鄰封子牟雖在江湖豈忘魏闕汲黯宜居禁闕毋薄淮陽勉布中和即還嚴近

胡舜陟徽猷閣待制淮西安撫使制

策名委質可萌苟且之心趨事赴功尤在艱難之際矧子厥責惟以勸懲既聞敏銳之才何憂廢事之滯具官某運通經術明曉事機頃在朝廷孜孜盡君之益洎居方面惓惓懷國之忠比聞奏陳備知新向願馳躬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陳屯之舉用昭殊遇付展壯猷尙觀奮者之折衝勿使武夫之專美

鎮慶關使徐傑轉防備使制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苟當懲賞豈負成言以爾頃被遷輪出分憂顯坐控邊圉之阻容敵騎之侵戊戌更時宜如約愛通扞防之秩用爲屯守之光益務殺伐仰求嘉獎

開禧正任防備使制

雖者君子之光異者武人之正故先鳴而求勇爵見諸春秋獨屏而恥論功取高漢史具官某比提義旅來援京師屬余踐阼之初錫爾賞勞之典抗章不拜陳義甚高宜加獎勸之恩用正扞防之秩尙思策勵無負眷知

通問副使武功大夫趙哲可達州刺史制

朕通兩國之和遣單車之使求專對四方之士既得忠良願出疆萬里之行可無優擢具官某受材庸敏隨事激昂久膺在服之榮茲預聘鄰之選將誠甚遠具有皇皇之華受命靡辭初無惻惻之色是用特頒殊渥升刺大州以昭臨遣之榮以勵願行之志其思報稱副我仰成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爾忠勇之氣投老不衰方邊防急甚于救焚豈壯士得從于高枕起之閒快以示見知其據悟養之憂用稱褒揚之寵

辛炳落致仕制

朕惟靜而閱世者可與語天下之謀恬于趨時者可與共朝廷之任爾十年不調歸老于家雖屏遊無意于人間而飛聲日聞于朕聽宜輟安車之榮復參文石之班出處惟時毋專求志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宜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聚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鍾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裴魏善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入內侍省武經郎朱回教武郎陳奎乞轉出歸部致仕改所乞制

爾等宜勞官省治歷歲時茲緣疾恙之侵不勝酒掃之職願還歸部歸老田廬朕常恐一物之遺其遂爾終身之志尙加爾以稱慰恩

陳世勳贈延康殿學士制

杜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瑤瑤至寶豈烈火之能鑒朕遭滄海之橫流陰攷士夫所趨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喜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華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塵墳無求獨得古人之大義預持履之選獨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數濟伴痛離汗天寶之亂而靈生蓬天不見兩隔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發具臣之勳以爲信史之光冀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雲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壽宜之英雖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報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歷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學無援之孤城抗方城之醜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下堂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爲潸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秘殿仍加恤于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中書舍人葉濤贈徽猷閣待制制

人君子事何有于胸中天下是非善公于身後眷前朝之近侍稱鉤黨之非辜既削深文宜還故秩具官某性資和裕心術剛明議論排姦不屈浩然之氣高文行遠遺追作者之風中遭媒孽之仇久拚飄蓬之恨茲分枉直奚間幽明煥延閣之新班易重泉之往極英魂如在茂渥其承

劉貽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舊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懸活民之效外臨邊鎮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罹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于醜敵。將令毀節于偽廷。發勝節巾。心肯移于二姓。仲誠臨穴。人將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棧。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鄭毅贈七官制

爲官擇人。方資帷幄之勝。戮卒事國。乃致股肱之虧。執據震悼之懷。惟有獎崇之典。肆頒異數。用表遺忠。具官某。莊重而有威。剛明而知斷。至誠愛國。皇皇無一日之安。正己立朝。凜凜有萬夫之望。雖歲時之未久。賴籌策以居多。天不慙遺。邦其殄瘁。峻陟文階之等。用爲幽夢之光。復魄備存。垂休無斁。

范浩贈直徽猷閣制

自古皆有死。誰則長存。爲善而獲殃。謂之不幸。肆頒異數。追弔沈寃。以爾某。早有軼材。嘗登薦仕。初謂洛陽之年少。可與有爲。孰云北地之儒生。遽罹非命。由吾至此。爲爾愴然。宜升密勿之班。進預凝嚴之直。尙歆宸渥。勿悼泉扃。

孫麟李照靖王資深轉持各贈五官制

人臣盡瘁。隨罹易養之凶。王者節終。宜懸書棺之渥。矧居近侍。可廢常規。具官某。學問淹該。操修堅正。早預時髦之選。遷參法從之華。奄忽云亡。感傷何及。不陟文階之峻。孰明卹典之哀。是用追錫殊恩。陞升數等。其服昭除之寵。以爲身後之光。

右武大夫梁州防禦使知滑州張繼贈三官四賁恩澤制

朕稽盟府而懋賞功之典。聽馨聲而思死事之臣。以爾具官某。料敵有謀。聚心無貳。昨守頻河之壘。適當喋血之餘。身奮于前。力窮而踣。既峻陞于顯秩。仍悉祿于遺孤。英魂未亡。幽局奚憾。

浮溪集卷十一

內制

韓世忠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度使制

朕遭百六艱危之後。賴二三勳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勝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師。酬勳敢廢于邦彝。爰錫贊書。用孚華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敬。盡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僇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擣勁敵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勢。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特奏膚公。出擁齊路。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封。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報。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將帥之榮。實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提獎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聲威而遠國情。永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勳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機忠。臨機英果。真剛故俗。甘陳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

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塞塞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雖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衽。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轄。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田。衍井腴于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疆于君。爾既殫于忠。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勳。尙圖後效。更授前休。

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充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加恩制

朕躬帝親之體。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貺。千乘萬騎。孰宜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忠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沈雄之略。尙賢無自賢之行。退而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視三孤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然。遠斥埃而省文書。士皆爲之樂死。敵師從而討亂。疆由是以少安。比修重屋之儀。尤護周旋之術。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井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昨之休。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靈輿載靈。益發威儀之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欽哉惟時。

張俊檢校少保軍武昭慶軍節度使制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備。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就進律之賁。用疎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沈毅。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塞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屬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壇。偶邊馬之長驅。帥王師而慶。奮常大敵。援桓桓以忘身。坐掃妖氛。用鯨視而榮觀。茲及行朝之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酬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異賦。增中樞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于前功。惟一心同獎于朝廷。斯千載永書于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江淮路招討使張俊加恩制

朕過修吉禮。歌吳天威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奉元之策。平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役。其因社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綰節旄之兩組。視皮帛于三孤。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迅霆之擊。會未拜月。卒成大功。靡淹龜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虞之綏靖。致禮祀之備成。不懋寵休。孰明忠力。乃進封于多戶。仍申錫於真租。於戲。聖勳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無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開惟謙亨君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皇叔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儼加恩制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貺。見泰元之祥。幸濟交于肝膈。眷宗室之老。宜首儒于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著。具官某。疏達通敏。忱恂靖莊。更險夷而秉忠孝之心。居富貴而絕侈靡之習。出神明之後。雖益疏

而不王。開義理之多。知爲善之最。昨付齋壇之賦。仍乘夏宴之車。祇屬時巡。克俾屬籍。茲成復廟之慶。益見維城之功。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異賦。於戲。願屬分兄弟之國。蓋莫重于天支。希圖指山河之盟。其永蕃于王室。往服休命。無忘遠圖。

士儼特起復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制

朝廷之尊。爵常尊。國外之治。義則揆恩。我有宗英。久司屬籍。既銜哀而去位。豈變禮以從宜。擬告治朝。式揭新命。具官某。親身敕備。操行淑均。出祖宗宵旰之華。得師友見聞之博。漢廷大議。更生世列于公卿。唐室中興。道古官兼于將帥。蚤被展親之遇。獨專糾族之權。雖支疏旁及于蔭。乃信厚省如于驛。止方茲寵寄。據以憂閑。用大宗率小宗。常念維城之重。以家事辭王事。豈停許國之誠。況在從戎。固難終制。其復膺旄之拜。以隆公族之瞻。於戲。彌壽終身。喪難無于二事。宗盟同姓。禮蓋許于齊情。姑輟夢我之哀。母令常華之廢。勉興塊大。茂對邦休。

皇叔祖檢校少保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漢王仲湜加恩制

朕潤吉杪秋。乘上辛之正氣。肇建重屋。修運古之開儀。會天地祖宗之神。奉泰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祠。乃均錫于靈釐。用充華于屬籍。具官某。情修寡欲。肅括離身。于親莫尊。爲劉氏之祭酒。其德可尙。分魯公之大旗。以宗盟之統。而視近列之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支之慶。開合宮之修祀。承明詔以駿奔。當榮煥之升。華範等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格。實宜左右之勢。綏我思成。莫如同姓。爰修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典。於戲。將相寄以安危。敢重煩于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始務極于尊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戶部侍郎呂頤浩戶部尚書制

舜列庶位。莫非因能。漢多異材。蓋以久吏。故大而知夷。之賢者。終身禮樂。小而如食。庫之賤者。至氏子孫。與其用新進之士。而試以劇煩。孰若遂已成之功。而峻其班秩。具官某。早用備常。晚爲吏師。智略縱橫。得古人心計之妙。規摹詳密。知天下利源之歸。茲卜時巡。實資邦用。總爲經費。責在有司。所貴通融之權。豈惟出納之吝。嚆習予事。莫如汝能。是用就升常伯之聯。全付大農之政。惟生衆用寡。而無悖出之弊。則實朽粟陳。而及承平之時。朕既好憂。汝爲稱職。

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加恩制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日禮之隆者。惟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之臣。實首侍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廷。具官某。偉識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安社稷。屹如山嶽之崇。以強敏決事機。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勳于彝鼎。無異論于搢紳。昨辭廟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樞不試。南紀以安。歌破斧而美周公。雖營分于內外。開延英而見養度。茲復寄于安危。方錄車視親之辰。適玉食舊居之次。元老顯相。華工職。愛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爲神之所聽。同羣志之素孚。願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之首。及往躬邦治。其承天休。

起復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加恩制

朕屢奉合宮。薦膺上帝。從昆命而入。既成繼絕之儀。率爾果以祠。幸獲煩費之應。有嘉異姓之威。適列侍。嗣之侯。愛錫詔恩。用平朝聽。具官某。敏而好學。忠以事君。同國之憂。無忌獨兼于文武。爲時之傑。野王宜。任于公卿。早登旄鉞之班。繼錫衮衣之命。咸藩增重。朝著益隆。茲躬拜于熙成。實有資于顯相。乃均慶賜。首及親賢。進荒大邑之封。仍衍真租之入。於戲。朝廷八柄。莫先貴富之頒。祭典十倫。尤重親疏之別。兼將。相威儀之盛。預天人精稔之交。茲爲爾榮。無替朕命。

封制

朕膺南面之尊。賴東朝之訓。神移中壺。既臨窈窕之期。恩及外家。宜厚并功之屬。肆頒徽數。敷告路朝。持。服前事。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孟忠厚。蚤負通材。亟躋。仕。忠。于。事。上。膺。南。宮。奉。使。之。榮。學。以。忘。憂。爲。四。姓。小。侯。之。冠。自。正。齋。壇。之。拜。尤。高。威。晚。之。稱。中。羅。閔。凶。久。輟。朝。請。念。微。音。之。益。遠。知。厚。德。之。難。酬。乃。錄。道。宗。獨。加。殊。渥。求。于。母。黨。孰。恩。服。之。竝。隆。惟。我。人。英。蓋。觀。賢。之。莫。二。是。用。軼。衰。麻。之。制。還。旌。鉞。之。權。相。吉。壤。以。開。藩。戰。嚴。戒。律。視。上。公。而。進。秩。永。穆。師。瞻。既。疏。侯。社。之。封。仍。賦。祠。庭。之。祿。益。陪。圭。食。加。昇。鼎。以。慰。在。天。之。靈。以。伸。露。露。之。威。於。戲。舊。氏。長。者。實。有。助。于。漢。朝。吳。侯。小。心。亦。中。興。于。唐。室。惟。謙。恭。可。以。長。世。惟。忠。藎。可。以。亢。宗。服。子。邦。休。篤。爾。私。慶。可。特。授。起。復。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縣。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南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加恩制

朕即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誠意上通。靡待薦辭之史。善釐下逮。均沾相祀之臣。乃眷周行。瞻瞻重寄。爰。頒。祭。澤。之。渥。用。獎。戎。昭。之。英。具。官。某。志。銳。而。堅。謀。深。以。遠。久。矣。將。屯。於。近。甸。隱。然。爲。國。之。長。城。日。月。旂。常。蓋。展。書。于。成。績。江。淮。草。木。亦。咸。識。于。威。名。比。嚴。禮。祀。之。修。雖。阻。駿。奔。之。助。邊。防。不。替。吉。禮。用。成。緊。陪。屬。之。實。勢。豈。襄。揚。之。可。後。肆。加。多。邑。并。衍。真。租。益。增。衣。鉞。之。華。永。著。山。河。之。信。於。戲。天。下。安。危。之。所。繫。方。賴。折。衝。聖。人。齊。戰。之。策。修。專。受。福。既。拜。神。明。之。貺。當。圖。宗。社。之。安。服。我。榮。懷。保。茲。眷。處。

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加恩制

朕稽汾上之圖。以暨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祇就崇隆。居總章之右个。萬務備物。因平秩之西。成。既。畢。宗。祈。常。明。福。應。乃。眷。爪。牙。之。舊。方。揚。江。漢。之。威。錫。以。殊。休。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而。氣。決。少。以。材。聞。勇。不。顧。身。本。山。西。之。將。種。謀。常。先。物。得。上。圯。之。兵。書。乘。油。幕。之。中。權。爲。羽。林。之。上。將。執。轡。綬。而。應。時。巡。之。役。率。驍。師。而。行。內。允。之。誅。茲。竣。事。於。合。宮。肆。均。賞。於。董。字。矧。居。統。督。可。履。華。章。衍。并。邑。之。新。封。增。賦。租。之。久。食。用。均。錫。獎。以。獎。勳。勞。於。戲。獎。神。而。獲。精。授。之。交。肅。祥。斯。下。命。將。而。任。圖。憂。之。寄。慶。賜。是。宜。往。懸。厥。休。毋。煩。子。訓。

資政殿學士李昉康懷知三省樞密院事遷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與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郊。恭恩遐征。既專留儲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沈遠。敦實而裕和。謀議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難。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阡。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輒。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局。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制

精神折千里之衝。莫若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諸。管。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不。撓。沈。沈。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懾。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羣。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簡語。庶幾遠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廢。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圖。家。飢。渴。之。憂。茲。復。經。于。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閱。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利。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御史中丞張守節部侍郎制

昔光武受命。漢儀復見於中原。平王遷都。周禮但存于宗國。緊品章之傳世。絲官守之得人。自時艱難。禮。樂。湮。放。朝。廷。容。與。百。不。一。存。孰。知。繼。緒。補。苴。之。宜。願。有。詳。練。疎。通。之。士。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新。議。論。處。中。而。時。當。自。予。謫。擢。多。所。建。明。顧。久。涉。憲。臺。勞。柱。後。揮。彈。之。事。宜。振。居。宗。伯。付。淹。中。總。攝。之。文。勿。以。司。存。而。忘。忠。告。

待制陳彥文兵部侍郎制

宜方者股肱之臣。而論思歸於法從。將屯者將帥之職。而政事本于文呂。朕因方岳之時巡。周覽江湖之。形。勝。既。用。老。成。之。略。宜。還。亞。旅。之。班。具。官。某。稟。氣。清。剛。臨。機。敏。銳。早。膺。委。寄。賴。文。武。之。兼。資。中。坐。諠。訶。延。險。夷。之。一。節。比。任。假。藩。之。劇。屢。聞。敵。愾。之。奇。雖。外。資。蒐。練。之。長。權。中。失。贊。襄。之。益。往。貳。中。臺。之。秩。實。專。武。部。之。權。尙。展。壯。猷。對。揚。休。命。

吏部侍郎劉莊吏部尚書制

國家待士以三銓之嚴。積功于百年之久。雖重輕委法。固不足以收一世英豪。然能否隨人。亦未嘗聞終。身。留。滯。自。時。南。狩。滋。素。典。常。非。夫。藉。老。成。通。濟。之。才。何。以。勝。賴。廟。廟。劇。煩。之。任。具。官。某。性。資。夷。澹。心。術。剛。明。所。守。不。回。有。古。人。之。風。烈。其。言。可。復。爲。世。論。之。統。盟。自。臺。閣。之。循。更。每。功。名。之。可。紀。寧。可。官。滿。再。閱。歲。時。豈。惟。嘉。獎。馬。之。知。人。固。已。及。唐。虞。之。致。績。是。用。擢。居。其。長。益。究。爾。能。激。濁。揚。清。據。天。下。人。材。之。會。論。思。獻。納。首。甘。泉。從。之。班。伊。我。俊。髦。奚。煩。多。訓。

刑部尚書周武仲吏部尚書制

朝廷有端方之人。則鑒哉公而流品肅。官府得詳練之長。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矧吾銓曹。實冠法從。任激濁揚清之責。當扶衰振弊之時。不求時髦。孰厭公論。具官某。宗廟瑚璉之器。國家羽儀之賢。材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德雖日用。致之皆有宮庭。蓋揚臺省之聯。久積士夫之望。遽予初職。首副詳延。歲寒而松柏後彫。昔聞所守。鑑明而處垢不至。今見其心。愛陟天官之尊。仍陪經幄之選。置諸人物銓量之地。觀汝廟堂經濟之材。方藉遠猷。奚煩多訓。

御史中丞王賓刑部尚書制

孔氏之門。子路折獄。帝堯之世。皋陶惟刑。蓋非剛而勇者。不足以持法之重。輕。非直而清者。不足以寄人之生死。具官某。心秉端慤。學道精深。正色立朝。常自下而剛上。捐身關策。不茹剛而吐柔。舉從朕于艱難。即照知其忠實。一登諫省之選。兩總臺綱之嚴。金鑄鼎而魑魅莫逃。森邪既遠。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是用升之常伯之尊。付以詳刑之重。爾其決獄以揮彈之果。平反以獻替之忠。庶幾無詆之功。成坐使所居之官大。

給事中周望兵部尚書制

朝廷分職。政源悉本于文昌。天下多難。邊方資於武部。矧在通聯之選。尤高常伯之除。茲得俊髦。宜符公論。具官某。高明而多學。沈潛而有謀。才為時生。少則有拯民之意。智因機顯。動而成希世之功。昨將使指之光華。每得敵人之要領。比緣國惡。未正邦刑。獨冒險以直前。卒成禽而歸報。是用付以腹心之寄。升之喉舌之司。公綽書生。能奪武夫之氣。陳運儲快。坐成反寇之誅。往展壯猷。嗣頌優數。

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制

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圖其庶幾。具官某。志大而器宏。謀深而識遠。治術詳明于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于目前。神無滯用。肆朕艱難之際。得于慮從之間。夷險百為。始終一節。有功見知。則悅。履磨使指之褒。執事順成。為威。仍有戎昭之捷。是用參稽輿論。進陟機廷。威重一臨。茲萌皆弭。所賴廟堂之上。相我維持。豈徒帷幄之中。為之指縱。勉思康濟。用副眷懷。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墨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之華。韓韓。敢忘原隰之求。大隆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闡然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轡之初。從容片言。緯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轡。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遺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豈惟乃時是佑。則于永世有辭。

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制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而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與邦之俊。肆頒大號。用詔華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猶如松柏之後彫。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參決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鞠詰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謀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次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莫食。肇開侯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既兼收于羣策。汝其勿棄于分陰。往恢厥猷。卒相予治。〔案〕此制凡選宋人四六者多錄之。而標題缺書秦檜二字。惟永樂大典所載不缺。今仍其舊。與下卷李綱等制鄂州居住對看。並足證當日遺詞之工而非實。

浮溪集卷十二

內制

徽猷閣待制邢煥授正任觀察使制

朕不敢以私愛而害天下之公。亦不欲以己親而紊祖宗之制。言念后家之詔。難參法從之舉。乃眷諸姻。朕為近屬。假我班之峻秩。勉為朕選。庶戚里之貴遊。悉從卿始。具官某。謙恭而不伐。廉潔而寡求。早推擇于公朝。淺踐揚于華賁。比正長秋之位。因升次對之聯。惟周家十月之詩。首護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伏波。朕既明大義以示四方。汝何惜一官而銷衆佞。其上論思之秩。往持廉察之權。保綿遠之寵榮。奉優游之朝請。朕之處卿者。可謂安矣。卿之體國者。顧不臧歟。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于輕命。則將義薄于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于大惡。所不忍言。雖天誓之明。生忍至此。然君異于器。代價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肅清于名分。尚以本縣子迫脅。惻然姑示于矜容。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能謀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子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官，方氣稟結，肅肅之內，至強敵謀，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遺書，遺書至今，猶端自汝，陸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朋黨同上有虞必去于驕，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攷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橫震朝廷，而不知有上，廢廟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茲以事君，庇己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會同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釣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授開，能開門而認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銷之非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真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係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後，往革乃心，毋忘予戒，「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李綱，論綱提舉都察院，綱等十數事，上召綱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專制綱綱爲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觀察，綱等時被章不下，所坐皆事相黃潛善，密以傳勝非有正言罪，綱綱實無罪，不知進退者，何所據而責綱，十月，以渡論綱綱未已，綱綱十一月，渡論綱綱未有在懷無上之心，惟快快不平之氣，當其之懷，乃命鄂州居住，中書舍人在襄陽制綱云，卽此，綱也，綱綱渡前，後論章道綱，綱朱勝非之得自密傳，更復不同，故比之綱綱，少正邪，京房元載，綱綱因是爲清議所譏，宋史列之文苑，而云綱綱多事，綱綱出其手，綱綱之責，實情之也。

呂頤浩能向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使特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獨化鈞陶之上，首備于列諸，閱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所解于近司，爰寵頒于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社稷，顧在廷之莫及，方當亡以仰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廢廢樞樞，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逮于衆議，既人言之游至，于物望以勝諸，屢勝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于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于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興，朕爲無款，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降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于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居次輔，嘗領中樞，既貽疆場

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偉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于國衆，仍專付于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事使周公，至于破斧，連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于其師，將焉用于彼相，會邊虞之稍息，開物論之交興，已嘯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存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秦階平而風雨時，始其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疚于倚毗，尙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予休。

范宗尹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依前通議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別于一塗，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于一致，朕懋建台綱，市更歲時，力辭柄任之煩，屢上囊封之懇，始從雅志，用錫鴻恩，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欽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選衆舉聖陶，首冠承疑之位，方倚俟巨川之濟，乃寢乖廢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載官箴，以烟堂之竹，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甯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屬上還于相，賴休養于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會棄瑕疵，蓋全體貌，於戲，噲若予采，曾膺同德之求，式遏其歸，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知杭州葉夢得落職制

都會之地，所以控制一方，師帥之臣，所以統領千里，既威權之素著，且師律之不修，坐以城郭，委於姦宄，原情定罪，安所逃誅，具官某，出入朝廷，踐揚蓋久，比付重寄，謂能折衝，而狂狡之謀，發於肘腋，毀運禍結，曾莫知前，喋血經時，至煩禁旅，雖平禽滅，其傷已多，宜鑄延閣之華，少謝無辜之衆，汝雖知免，朕則屈刑。

閻丘隲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制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備于擾攘未定之間，卽爲專輒自便之計，國于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界之一路之權，所冀與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遠吾幕府之開，首鼠顧門之令，顧威在己，行止肆情，凡今臺勅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鑄寵秩，投畀要荒，尙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謝克家降充龍圖閣待制制

衆生以害仁者，豈能殺身以成仁，有心于避禍者，孰若無心于任運，具官某，受託淵聖，謹持東宮，乃于多事之時，遽上乞身之請，國本如此，人言謂何，降從延閣之班，薄示近臣之戒，尙堅晚節，無愧古人。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宮祠制

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官某等，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度之貶台州，難于幸免，宜鑄寵秩，退領宮祠，茲施寬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知襄陽府黃叔敖落職降兩官監當制

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選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而不。矧襄陽郡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特爲屏蔽。豈有潢池之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爲魚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結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庶民冤。稍自懲艾。

知河中府席益落職制

懷利事君者。人情所惡。委城覆衆者。軍法當誅。具官某。早以諸生。亟躋膺仕。入備從班之列。出專方面之權。謂常邊鄙之咽喉。能助朝廷之憂。弗思爲國。專主謀生。至以天子之近臣。而從師藩之幕府。委符而去。何詔之承。坐令百萬之民。皆被侵陵之毒。逮茲累月。乃始還朝。不知蒐惡之已陳。猶設關辭而罔上有臣如此。爲朕之羞。蓋篤延閣之華。聊示邦刑之正。其思往咎。以戒終身。

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茲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道。具官某。專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既膺顯秩。無幾微于言面。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難而爲解。職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體含容。無忘惕厲。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提舉常平陸友諒降五官制

附權規利者。市井所羞。挾詐欺君者。簡書不赦。爾幸蒙朝委。出領使華。肆國家承報厄之餘。適方面有兇殘之吏。毒被千里。聲聞九重。爾坐觀比屋之冤。曾靡片言之効。使終家寶。已失邦刑。乃騰反是之辭。爲可無涯之澤。一方耳目。寄爾奚爲。其重削于官資。以永懲于黨蔽。罰行止此。宜服寬恩。

知淮寧府李彌大降兩官制

盜發所臨。雖威權之素著。治得其道。何姦究之敢萌。既城守之幾亡。于典刑而何道。具官某。早繇時望。久服禁塗。輒從將棄之聯。出守股肱之郡。謂鎮物有深沈之度。若敵國然。乃取軍無倉卒之才。如兒戲耳。豈居中乃汲黯之職。而應變非武侯之長。念渣滓之云初。從鐫官之未減。勉圖而積。用蓋厥愆。

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爲擇地之計。懷護如此。爲爾愴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爲寬宥。毋廢省循。

王襄趙野分司制

忘身殉國者。臣子之心。實勉爾儉者。朝廷之柄。矧在艱危之際。尤先綜覈之公。具官某。早破睿知。預聞機政。昨屬邊裔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歷從中覆。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直風靡。卽趙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爲遁計。既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爲盜賊。逮收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言洊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都。

用少仲子邦憲。以懲不恪。以警無良。尙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

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爲辭。議春秋之誅者。莫先于功意俱惡。爾頃繇近弼。出總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秦越。刈生豔不啻于草菅。言者以聞。爲之於邑。其黜從于散秩。用投畀于遐荒。茲謂降寬。毋忘至戒。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僧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難傳之賢。選參儲儲。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寇之馮陵。舉中原而震擾。克校多難。所恃老謀。方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貶。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爾爲爾受失刑之謫。而訟言洊至。重比難私。姑黜置于散官。用貶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王宗濬散官安置制

國保城闕。賞誅而已。將授鉤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偏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某。蚤繇威曉之華。擢置殿殿之選。庶幾自力。上答所蒙。方兵戈交內外之鋒。于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無効命之忠。但作全軀之計。望風驚。委棄潰奔。朕惟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尙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鐫黜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李回散官安置制

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義利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受國恩。預聞機政。知拔本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寵百寮之上。茲而不問。何以取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吳升莫傳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以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尙掛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權擢。進躋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罷秩之盡錮。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機輿宮闕，既二帝之蒙塵，經及宗廟，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蛋弼以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及通鑑宋人四六者，並刪改雖義形于色以下作一句，蓋因其避廢張邦昌也，惟永樂大典全載，今仍之，乃以衰癯之質，起于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種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睿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幾小悞，同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賜湖南廣南江西撫諭詔

朕比避敵鋒，來臨海嶺，念父兄之在遠，憂社社之防危，不辭卑禮以屈尊，務欲休兵以息戰，乃阻威益甚，修好莫從，遂率衆以長驅，至渡江而深入，雖蹂躪城池之不免，幸殺傷士馬之相當，既爾憑陵，即從引避，言念方隅之遠，頗難詔令之通，爰遣使人，往宣朕旨，爾其各揚厥職，善撫吾人，期共復于邦圖，用上承于天意。

賜西蕃部族將士撫恤詔

通者強敵侵陵，羣方假擾，爾捨荐居之故俗，堅內嚮之誠心，真集種豪，扞防邊陲，用烏雄而爭奮，知忠款之靡他，方在營屯，不無暴露，茲諭綏懷之意，其圖報稱之宜。

撫恤單州軍民詔

朕惟單父之墟，實控東州之要，茲屬守丞之陋，以爲將士之憂，即正典刑，俾離官守，言念封陲之內，孰非涵養之餘，惟疆事之未寧，致王靈之應及，其安爾止，以復于初，其須兵革之休，永保室家之慶。

責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兵戈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擊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列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齊相望，而成就負私，專懷凶狡，每候邊塵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逃于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腑，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繕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勳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難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豺狼，終歲莫還田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教而不問，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

淨溪集卷十三

內制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運謝形容名之尊者，曾絕稱謂，剝脫履高乘，批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陰表，欲贊之美，孰爲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誠者，烏得無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席累朝之緒，輯三聖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治，克相民欲，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淳備，萬物炊聚，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爲者，通兩神靈，寢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案）元珠之元，宋時神廟所故，全以所覆界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錄，混雷聲于淵默，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遺，力圖報稱，而羣情雖切，偉範未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卻，車書文軌，指日可開，豈寡昧克堪，實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遡汾水而憩華胥，訪廣成而追大隗，玩日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君父，臣誠欣誠，稽首頓首，謹言。

玉石之俱焚。吾爾染汗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速違亂略。永保嘉生。

賜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獎諭詔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體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功。計安宗社。而每懷兢慎。慮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于公車。國爾忘家。屏居待議。既開閣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乘逢韓愈臣。除授指揮。已令罷罷。成卿自陳之美。卿其急趨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肅清免昭。慈烈皇太后撥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依所乞獎諭詔。子貢卻賄人之金。當時恐其難繼。委嬰還都。殿之邑。後世以爲美談。蓋君子于辭受之間。惟其義之所在。適者違車之役。卿實有勞。朕惟孝養送終之誠。褒功當渥。而卿以軍與選賞之戒。陳義甚高。控避之章。再三真奪。豈惟見卿養恬之素。亦足律時貪進之夫。勉徇冲懷。何勝嘉歎。所乞宜允。其告令閣門。繳申尚書省。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無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不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徒從或苦。程頓不無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微治古之時巡。即興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劫。財力困供輸之役。肆風育而移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事。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督專克己以焦勞。欲睡都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歲。而師徒不免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敵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爾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圖錫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墜于上聞。主威非特于萬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既與僞有難繼之患。則週通街無告之冤。已敢輔臣。相與慮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遺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尙慮四民與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狂獄繁滋。邦法有稽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獲外侮。協濟中興。賜少保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生日詔

涼風肅穆。愛景舒遲。偉哉圖舊之賢。生此就盈之月。頌芳嘉之禮食。贊燕喜于私庭。期坐屈于遐齡。用永扶于昌祚。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生日詔

九秋將杪。萬寶告成。即此清時。生吾懿戚。爰頒半醴之賜。用慰庭闈之恩。簡潔端良。益懋親身之美。奇聞福艾。永承注意之休。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參知政事謝克家生日詔

惟時發春。子月既望。集流通之嘉氣。生經濟之英材。既昭孤矢之祥。宜厚牽攀之禮。往祇恩遇。益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知樞密院事李回生日詔

素秋分序。涼月騰輝。茲宇宙之佳辰。生廟堂之賢佐。乃頒飲賜。加賚耆英。往膺恩數之隆。益介壽祺之永。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申甫之英。家襲章平之慶。乃寵頒于半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獎。增其壽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建炎四年科舉詔

國家承百年積累之基。賴多士維持之力。每張設于科目。務收攬于人材。爲兼舉兼長之長。用濟功名之會。昨緣多故。莫守舊章。已失三年之期。遂爲一切之制。與賢鄉老。雖錄本郡之計。借較藝春官。姑付外臺而類試。幸國有從權之法。使士無失職之嗟。遠親策于明廷。果允符于衆望。竭從此舉。今復其時。緣敵國之尙侵。恐行期之難定。念欲便羣羣之集。莫如遠近歲之宜。朕方慨慕古人。共圖今日之治。爾其各從秋賦。以待有司之公。苟中度程。何憂爵祿。

紹興元年科舉詔

朕宵衣旰食。夙夜匪懈。昨詔諭于縣區。俾實與于黜陟。茲閱賢書之獻。將借計吏之來。言念杪秋。適當大捷。有司較藝于祀事。以成妨。多士在塗。恐行期之難定。姑從近制。分試外臺。用比歲之舉。章臨大廷。而親策。既克成于朕志。亦良便于爾私。可將省額合取分數。下諸路提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就今年八月上旬內。擇日引試。其餘應合行事件。並令禮部比附建炎三年十二月二日指揮。條具申尙書省。于來年三月上旬擇日殿試。

隆祐皇太后遺詔

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非薄。不足以繼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憂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艱沛。禮無缺達。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獲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微。莫能自還。恨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姻並勿禁止。數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殯殮。候軍事事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者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明。早臻康乂。存歿之際。情何可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紹興元年追嚴隆祐皇太后詔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朕惟隆祐皇太后母儀后德夙表宮闈聖烈神功實維社稷自遭罹于多故尤眷佑于眇躬方期孝養于無窮忽痛仙遊之不返念欲追嚴于景福冀如薄降于隆寬乃眷囚拘或憂疾疾愛挺析楊之繁庶難固之空以伸通陳之哀以慰在天之靈其行在并諸路州軍見禁公事如大情已明小節未圓並免取會先此結斷行在令御史臺諸路州軍令提點刑獄官檢察無令少有冤濫應緣干證非本犯人如已供證了畢即時放出不得苛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

朕夏國主世守封陲心馳親闕比屬屯危之會致疎問訊之通緬想提封同膺襲吉茲俯臨于涼序宜益謹于生經今賜某物具于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新除禮部尚書謝克家新除刑部尚書胡直儒並赴行在供職詔

朕履此多難期于小憊寤寐縈懷之舊維持宗社之安乃眷選僚久居外服爰錫贊書之寵進班常伯之尊想聞圖舊之誠共奮扶顛之志乃心存闕即日問塗冀不憚于暑行庶速聞于辰告

新除兵部尚書胡直儒辭免恩命乞除台嚴一州差遣不允詔

舉以中臺常伯之選處厚德老成之人非責之有司之事而程其歲月之勞也顧秩高地近論思獻納朕有勳焉茲者遷還身須新命非恩數之過也而卿乃援以求外豈朕志哉當艱危之會不與人同憂後天而下而先一州卿安取此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儒辭免恩命兼侍讀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爲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彈見之儀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靡老不衰擢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豈朕意哉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儒辭免恩命皇太后擅宮橋道頓還司結局轉兩官恩命不允詔

朕提調陟之權以勸多士稽勳之實以輯庶功班序雖隆章章可廢卿昨因風塵之役祇率輜車之行凡輓粹之所經舉川塗而皆辦厥勞甚著于賞則宜謂即拜于褒遷奚尙形于還避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尚書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昔蕭何之調關中寇恂之實河內蕭何武侯之清斜谷劉晏之轉江淮皆于艱難之時足兵足食國用強富一時賴之朕比因持巡越在南服歲大費二悉非經常之規而卿深究利源夙宵盡瘁從容濟辦無愧古人端右之除姑旌心計進協公議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治財猶治水也必通融無滯順其所趨則測之益深酌之不竭民樂輸上邦用以饒比者大農厭于屢易思得能者付之利權以卿精力有餘游更煩使既守藩持節昔有其功則足國裕民今豈無術往植心計寬朕顧憂勿使管蕭專美齊漢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日下供職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在昔祖宗之時大臣常兼將相之職以襄隆于有績亦昭勳于具僚自朕纂承未行此典茲緣殊獎舉以授卿用文武兼備之資示終始保全之意雖展形迹隨汝志可嘉然已告明廷朕言不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頤浩乞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英敏絕人忠精貫日柄朝旬歲四海具瞻故甫輟于經綸已不勝于虛佇屬防秋之有日分巨鎮以臨邊疆江要區徒得卿重謂必體國辦嚴疾驅茲倚俟于造朝乃力祈于解組優游緩帶第安坐以折衝鑒據案留甘心于投老勉趨駕以就道毋懷安而敗名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乞除在外官觀差遣任便居住不允詔

朕以卿有幹時之略應物之才擢秉事樞遠茲旬歲幸今軍鋒邊警稍緩于前當與羣賢共趨功名之會卿何求去之果乎雖雅志高懷于進退有道然古之大臣急于濟世者未嘗不忘身殉國必能勉爲朕留也所請宜不允

新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功大者報必宏恩隆者禮亦稱卿致位上宰爲時元勳方仰秉于國鈞遠祈從于家食雖露章屢奏已曲徇于雅懷然盟府有書固難還于常矩乃正齋壇之拜仍躋宸職之班茲謂得宜庶爲無歉願尙辭于厥命豈未喻于朕懷所請宜不允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適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在生民勳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適者中敕使朝趨朝行闕召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爲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于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爲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辭免少保恩命不允詔

朕惟成周六卿之官冢宰爲之長所謂公孤則以六卿有道德者爲之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三孤貳公弘化若爽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也本朝自祖宗以來輔相亦多兼此官神祖以司徒命韓琦哲宗以司空命呂公著最爲近例卿有大功于社稷再冠冢司朕之責成于卿固非他相之比況召自衰絨入居廟堂擢升亞保之聯古今皆有明據褒禮非過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除左僕射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君不惜材于異代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副千鈞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軒轅更中外之百爲挺險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康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

賜厥成。毋廢朕命。

新除利州觀察使孔彥舟辭免恩命不允詔

乃者。湖湘之會。漫爲討虜之區。以爾出力提兵。忘身殉國。既掃除于醜類。仍接捐于齊民。坐令千里之關。無復一夫之警。乃進廉車之秩。榮分方面之權。勳閭具宜。與情咸允。往圖忠報。無事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差竟利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辭免利州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垂鑒賞。以待四海之功臣。披誠心以用一時之人傑。卿材能銳甚。忠義凜然。力除僭叛之姦。坐撫荒餘之俗。湖山不擾。耕稼相望。乃進陟于廉車。用增崇于藩屏。胡屢形于控選。殊不體于眷懷。往服厥官。毋稽朕命。所請依前降詔。書不允。仍令卿將實有功將佐官兵。依前降指揮。同共開具等第職次姓名。疾速保明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同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繫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遠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爲時者明。故開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真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起復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深遠。無忌于憂患。必同。未嘗有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爲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消陽之後。願朕微數。奪卿至情。願勳賢之並隆。子思禮以非過。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軍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既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修。卿爲國折衝。實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成震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實。及國家之閒暇。收農畝之荒餘。率衆臨江。分屯力穡。昔充國留田于漢。鄒坐制先零。重華給采于唐。卒全振武。可令長算。有愧前人。其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綢辭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樞之館。留陪經幄。不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綢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

昔羊舌肸坐罪。靡連叔向。王敦殺惡。猶赦茂弘。蓋古者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跡之地。卿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我老成。況網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抗章自劾。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據將施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強。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沾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豈體詔恩。卽祇官守。懇辭之語。朕未欲聞。

新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非歲。吁。愈維嶷。弘益居多。比緣人言。釋位而去。懇願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褒舊弼。國家常典。何足同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譽于抱。升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淨溪集卷十四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朱勝非奏告新差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詔

朕歲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聲于殊俗。莫如舊弼之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溫浦。實控上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執道。卽交印以臨軍。乃騰遁避之章。殊失倚毗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大臣繫國之安危。况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機會。勳吾願愛。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撫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況今中外岌岌。干戈未事。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輟而不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爲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幾年。綱目咸理。是用輟從右府。權貳中台。庶藉老成之人。同紓今日之急。乃抗章來上。豈朕所望哉。卿其趨履事。思所以康濟難者。分陰可惜。勿復重陳。所請宜不允。

溫州觀察使王瓚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管。稍備勇爵。久掛刑書。既展奮于祖征。當悉除于宿負。還卿舊書。示朕至恩。庶寬左衽之憂。用拯東隅之失。往祗承命。勿復同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多寡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邦彥乞開慢差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靈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擬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計。是為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尚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宜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舊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昇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服。殊唏眷懷。其趨屆于提封。以毋動于移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道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諒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焉。而屢以微病。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時。勉為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珩之舉。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閱以官職。為累升華。祕殿。唐示至恩。胡為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違朕意。所請宜不允。

兵部尚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獨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祗召以趨朝。見敏賦于體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冀圖執於沖懷。未即膺于成命。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慶曆宗臣。馳驅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類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勸中事。乃瞻宿衛之庭。將顧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難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榮。而感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望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實。然後命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玠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字畫恢宏。材猷英發。蓋委帷幄之論。具有指紳之膽。乃遣使輶。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弊。隱然實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為。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道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為宗室祭酒。陪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而遽求去。羣章來上。良用慨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奏鳳路經略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案中之強弱。常為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算。以卿挺雄剛之質。秉忠義之心。世服戎昭。習知邊境。威名之烈。關隴。信之。茲歷選于在廷。俾綏懷于一道。義無反汗。當即辦嚴。抗牘以辭。豈予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高衡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為時名卿。如古耆俊。當震風淩雨之暴。未嘗或辭。于錯節盤根之間。靡所不試。比還表著。良副眷懷。處以天官之除。將資展告之益。茲卿舊物。奚用固辭。

新除吏部侍郎黎確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劇劇之材。而行激濁揚清之政。號稱茲職。古難其人。以卿學術精深。行龍高妙。周旋諫省。編歷歲時。知無不言。言皆有補。乃付銓衡之寄。實為表著之光。公論翕然。誰辭過矣。

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閒慢職局不允詔

朕惟典禮之在。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選甚高。卿辦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真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何其過哉。

新除戶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財。而家宰均節之。其權可謂重矣。後世惟鹽鐵領于丞相。而出納之要。實總地官。自軍興以來。調度百出。則戶部蓋兼兼何。劉晏之任。適者官缺。頗難其人。以卿詳練精明。神無滯用。通于世務。所至可稱。悉付利權。食言惟允。亟供爾職。何以辭為。

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孔子之門。雖文學政事。別為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飾吏事也。卿文章爾雅。直諒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銓綜之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起復中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御史中丞贊軍事李迨乞持餘服不允詔
朕屬艱難之運。須濟辦之才。不究利源。執實軍實。以卿通明無惑。更練已多。茲升禁近之職。俾式劇煩之部。當趨邦國之急。暫緩家庭之憂。勉服攸司。毋庸有請。

新除吏部侍郎兼權御史中丞贊軍事李迨

朕惟天官之職。人物綜焉。南渡以來。法雖更施。思得能者。以振綱綱。卿聰穎夙先。才周世用。見聞殫治。知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倍才于銓筭。果勝譽于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枉。付成平允之功。辭尊居卑。宜略謙沖之禮。

新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兼權御史中丞贊軍事李迨

朕惟卿有裴馬之才。高崔之學。備儀禁路。蔚有能聲。茲求便私。殊惜面去。西清之秩。惟以繼行。往重郡符。何辭之有。

浮溪集卷十五

內制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阜執厥。然未嘗與民道其所以當為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躬曰帝。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于衆。雖濟川補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于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冊而無愧。閭閻野人。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子輔。民聞之曰此吾相。尚何待疏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尙棄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體朕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于卿也。夫僕僇而共命者。辭遜之末節。苟密而基命者。躬亮之遠圖。漢號已孚。控辭勿再。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觀于易。至恒之象。原本因循。宋真宗時。凡恒字皆作常。今通引用經史語。悉更正。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恒之六爻。惟九二悔亡者。以其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兼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悔哉。在真宗時。則有若王曾。雖守勁節。偏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久。到今稱焉。此殆

有得于恒九二之義也。卿以諒友端朝之望。爲明康世之才。自代綸言。領機政。以至爲相。于茲十載。而事朕蓋猶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益資遠業。而卿適未卽祇命。尙爾控辭。夫遜于稷契。卑陶。蓋重亮于舜采。然有若散。固宮括。亦均迫于文彝。其懇經綸。勿復有請。

辛金宗辭免御營使司都統制不允批答

朕以卿忠義沈雄。得其家法。爲子敵愾。所尙有功。茲升統督之權。將責扞防之事。懇辭之語。豈朕欲聞。

賜士儔辭免宗司不允批答

朕嘉周詩常棣之華。念漢室覆奉之弱。欲司屬籍。當得宗英。既加委任之專。應有獎崇之渥。乃錫綠綬之詔。俾乘夏篆之車。理亦宜之。人誰議者。固守謙沖之志。豈昭敦睦之誠。

賜士儔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朕以卿宗室儀型之老。閱天下義理之多。乃升執帛之聯。式重維城之寄。胡爲難進。每欲回辭。當勉拜于思齊。毋再形于遜牘。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乞遷隆祐皇太后遺詔服恭允批答

朕惟隆祐皇太后。體柔明之德。履屯否之期。擁佑朕躬。厥恩甚大。昊天不弔。奄棄宮闈。追攀無從。欲厚之報。雖衷與其易也。當戚固合從降。然禮稱情謂之節文。又當知變。封章來上。有鑒予心。勉率遺音。茹哀何極。所請宜允。

文武百僚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聽政不允批答

朕聞哀所貴者稱情。喪不容于二事。此先王制禮以厚人倫。而自天子達者也。通者東朝棄養。朕念夫保佑之恩。欲極其報禮。顧有制而不得爲者。方用愴惕。勝率于心。豈有儼然在喪服之中。而可以輒治他務者乎。當寧而躬萬幾之煩。非惟不安。蓋亦未暇。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聽政允批答

朕自罹東朝之憂。不能食事者數日。庶以有餘之哀。補其不足之禮。而卿等屢以四方未靖。萬幾不可久曠爲言。朕亦安敢背先王制禮之意。而失備就跋及之中乎。所請宜允。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舉從布衣。早有人望。屢擢權臣于方用。未嘗好利以微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擢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誥一類。摺紳相慶。忙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與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廷鮮值于同時。卿謙遜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

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中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其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橈于素定。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咸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笑益。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爲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爲治。即危爲安。動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鯁鯁拘擥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于譏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聰敏。出于天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慕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爲而當止之時耶。其勉旌良規。濟朕鴻業。控選之禮。毋庸再三。

王綬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尚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真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獨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食日汝諧。何辭之有。

王綬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國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實之材。以聯夙懷儲宗。蔚爲國器。備儀臺省。積有歲時。而升廊廟之班。實賴股肱之力。茲爲食允。非朕爾私。爾當勉勵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輿望。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笑益。

新除參知政事李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越體朕意。毋違厥官。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親其所以親其所由。察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既閱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爲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乃復可辭。往即厥官。無煩辭費。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驩驩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朕既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喪。願繼罔旬日。即負

辰以見羣臣。而忘親恩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時咨。治固無棄。必御正立。誠非所安。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用卿之意。況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諄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爾所以報國者。廉退小禮。夫奚足爲。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綬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羣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孟子手足腹心之意。況卿奉事惟懼。歷年于茲。直諒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恩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順。伸冲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爲。而爲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真樞機。謂即慨然。協圖康濟。抗章牢避。豈朕意哉。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起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爲。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尙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既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輿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爲時生。國因人定。比諸成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爾輔之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開命以辦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

劉珪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鑒。典司銓部。繇歷歲時。檢視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孰曰不宜。方期勉率于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祇厥職。副朕仰成。

賈諤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強。厥望在人。以登去位。惟朝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內之恩。宜從于義。修趨磨成命。勿復牢辭。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願諫。習知邊鎮。方時多故。未克西顧之憂。藉爾一行。特付中樞之任。茲爲優眷。倚俟壯猷。何爲固辭。殊非予聽。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既外禦于寇戎。亦內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尚攝。乃申帶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爲。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賞無妄予。輕重既功。以卿閱閱屢開。指紳有紀。乃殫異數。用示至公。胡爲執謙。久而未拜。往祗朕命。勿復重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忌。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風。斬將奪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衆忠誼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指紳屬目。凱歌大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尙欲誰賞。雖論功伐。卿能師焉。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祗新命。勿復固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師有功者。建鼓擊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銘之鐘鼎。或載之旂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使人知勸也。卿爲王數億。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勳奇偉。乃殫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人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名。而蹈印刻不予之戒也。

鎮撫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養餼之班。實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既東朝之近親。復有指紳之秀譽。爰致輿論。錫之贊書。胡爲謙沖。屢以情辭。成命已出。豈容復回。

鎮撫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爲親。故不失其爲故。卿昭慈近屬。才行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茲。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繫太母之力。日冀光復。錫旋舊京。正東朝之儀。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突然無依。茲朕用權制于中。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朝。遽見百辟。雖有華章可衣。豈朕所忍哉。所謂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疎隆殺之宜。而制爲之極。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及之養。而致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孝哉。羣公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聽彝制。所請宜允。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勝眷懷。命出推行。勿庸再請。

韓世忠告敕口宜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曠庸之典。是爲希世之恩。往服寵褒。益圖忠報。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宜

卿五年去國。千里還朝。乃升樞筦之司。將付腹心之寄。往祗新命。勿復固辭。

撫問韓世忠口宜

卿肅提精銳。親冒險難。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衆。宜加恩撫。用示眷懷。

新除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宜

卿入造行朝。延登元宰。豈特指紳之願。實爲宗社之休。往服攸司。毋稽朕命。

撫問呂頤浩等口宜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遐外。方屬炎熾之候。有勞綏馭之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宜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肅辰。涉江湖之遠道。特馳轡御。往示湛恩。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宜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雖徇搢紳。

新除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比緣才望。入秉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栢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力辭機要。願即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亟膺茲渥。無事于辭。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受天英氣。爲國老成。比膺顯倖之除。屢賈辭尊之懇。往祗慈渥。難徇沖懷。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之恩。成命已頒。忱辭祇費。

廉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宜

卿德提臺省。遠去朝廷。願委任之非輕。豈異辭之可免。往思長算。協濟危機。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宜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實難甚渥。人則宜之。成命已頒。豈容反汗。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宜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醴。用表戎昭之果。褒揚非過。遜避奚爲。

撫問劉光世等口宜

卿等總提虎旅。控扼襟喉。茲適屆于嚴凝。當不無于暴露。勉殫忠力。用副倚毗。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獎忠精而體眷懷毋煩遜避

撫問張俊口宣

提兵伐叛爲國除姦遺屬方營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

撫問王璠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

卿等身更累戰力勦羣凶當創蒸炎煥之辰有暴露夷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獎往究前功毋忘至意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

卿等遠從江介祇維沁園惟道里之阻脩有風寒之隱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

鎮撫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獎崇之典乃興謙挹之懷往卽厥官毋藉朕命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等服衛視儀授旂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其服殊榮以昭厚報

開門賜孟忠厚告口宣

朕永懷慈意追錄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往服贊書之寵永爲慶閱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茶藥口宣

卿遠擊舟楫來觀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羣工而慰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瞻

撫問呂頤浩王璠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既窮于不戰王璠遂暢于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獎

撫問呂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頃獲諸將肆征不庭爰迅決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宣撫問并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浮溪集卷十六

內制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
唐州胡安中獎諭敕書

敕趙倫唐州境內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
事爾前提有衆退保一方當橫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志扞防凶惡緩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
廷于悠遠乃錫命書之寵而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
遺書指不多及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敕書
敕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燹以直前襄王
靈而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
事君之義宜加顯秩并錫異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
華靡之域款誠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敕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陵之毒。王靈廢及。戎備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賞。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興。圖其上師徒之閱。爾聞忠烈。良用嘉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爾等合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具功績申尚書省。取旨褒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知信州李向行等獎諭敕書

知信州李向行等獎諭敕書
敕李向行等。省所狀。申據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昨遭時艱。雖各爵賞。權申覆差于機會。故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賞。俾專除命。遠循常之既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體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嘉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蓋數申納尚書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判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判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則盜憑陵。還方震擾。汝等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排凶徒而屢擊。國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勳。當之不忘于嘉歎。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判湖東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孟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友先次開具實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保明開奏。當議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數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廢績不事。爾等奮義鄉社之豪。圖復土疆之誓。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可觀。歎嘉何已。

漢陽軍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漢陽軍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申節功德。并銀五百兩事。具悉。卿當艱難之時。膺選外之寄。兵革充斥。道途阻格。乃配饒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實。獨冠等夷。知憂國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振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森人之事。戮用國法以威。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刻章來上。良用嘉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趙公謹獎諭敕書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為饒州。信州。界內。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捉。據知金谿縣統領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獲犯金谿縣。即時

統率弓兵。關敵殺獲賊級等事。適者妖賊。亂常于紀。一方騷動。民不復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賊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既備知于忠誼。爾何愛于寵褒。詳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行轉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強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毀節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闔境凋殘之機。于橫流奔沸之中。真集兵民。指揮將帥。掠羣兇而靡。據一路于防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

戒諭劉洪道敕書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茲事體。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治與情。方收軍力。信習因循之弊。坐垂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戒諭李遠宮儀張成等敕書

戒諭李遠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遠等。朕惟強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付宮儀濟南之符。并召閣舉。來朝行在。準槍材而顯用。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展成功。是為報國。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書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寇侵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非涼之所致。幸吳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爾等離藩析之。宜還定指領之。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序錢鏐而觀經艾。雖未能即及于周詩。賈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爾等事體。用副焦勞。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熟。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僻壤。並塞輝縣。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雖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聚兵民竭力于保邦。亦官吏有謀而綴衆。尙彈忠義。無負顧憂。

范溫等撫諭招收敕書

范溫等撫諭招收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溫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溫等招收。併力勸金人。事具悉。朕昨遣左任之使。頗失中原之暇。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常懷而歎。茲暫留于越。尤關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塙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離散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為之慨然。愛爾惻惻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悉合併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播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賜煥弔祭敕書

賜大食國敕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較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緬惟恭順蒙受福祥茲臨風霽之辰益懷寢憂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

朕惟潤澤之域陵寢所鎮隔絕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同守畿邑盡誠本朝朕收塵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曠其久之尙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使申諭至懷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舊望參華于法從旋旋遷于舊履比緣茲盡之傾欲厚外家之報相牧吉壤廣示渥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知吾體戚之隆將茲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諭敕書

朕惟強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壘奄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譏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遠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誓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臨安府民兵撫恤敕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民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憫欲望優加撫恤事朕惟左社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爲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衆挫彼侵陵之暴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塙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爲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墮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瘡痍未復每痛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敕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哀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敕書

朕惟憂發強鄰環轡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懇堅一心而齊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玉璽來輸誠款皆橫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

款嘉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敕書

敕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中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經騷千里既恃衆以阻威震動列城多望風而毀節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跡來使卒保提封唐郡皆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特即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啻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款嘉

荆南府府憲獎諭敕書

朕申徵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爾才格守藩誠深體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鏑犀利得楚金工冶之良爾等忠勤不忘嘉歎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爲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諭賁饗之珍自非誠個之確然安能馳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敕書

酒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當寇虐之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華或爲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屹無離局之私敷奏既聞款嘉何已

神武前軍統制王璉等獎諭敕書

敕王璉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陸胡木香解赴朝廷事具悉迺者姦究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遺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款嘉

賜范溫等獎諭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黃河溫等便遁居牢山繼開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暨山及沿膠河南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皆貴州縣括剔錢糧討擄鄉村拘收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溫等雖尋常上岸或稍掠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多人智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實事具悉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汙迹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莽更歲節偶使禮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備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聞風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職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款向不忘于懷

浮溪集卷十七

謚議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僕謹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尊儀天下者。生也。處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淑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廣。綿用集我太母。基述元祐。續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東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其知所歸。我太母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授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歷歷承之。文母以十亂興。則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關朝。先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立誠而銷逆。使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



雖竭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寧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沖。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旬服。親旋舊京。虔奉靈輿。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卽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靈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際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朱圖數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遠服不可勉。從莽歲之喪。而與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致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常陽御籙。基圖既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昌風謫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曰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海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諱貴。幼不諱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策問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爲易。創業次之。中興爲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皆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特以爲廢興存亡者。蓋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並隆。而元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爲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觀禹壽年。威望亦少損矣。而秋。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常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爲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世鑒者。願悉著于篇。毋隱。

序跋 題歐書後附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閑深。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性命之際，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經、秦、谷、永、杜欽、豐、世，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千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公出焉，以博學治聞，名重天下者五十有餘年，卒用樞密之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搜羅諒諒，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流，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一言，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己。論與阿、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舊儀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致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熈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劄，雜說若干，使熈預觀焉。熈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吳國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手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時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自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其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惑，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國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致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書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離騷，家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闡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準手下雌黃，非難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鄆守，部使者久之方罷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槩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率遺然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章為也而天，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天，以李元賓、李長吉也而天。是數子皆天才卓越，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說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吳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那敦夫子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為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屬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為足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為足為足，以不朽，元咎以為足，以追遠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為知言也。嗚呼，敦夫尚何求哉。得此不憚不幸于士中矣。」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輿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譏然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熙寧、元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蔚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

讀者知其必興，遠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濬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邸、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與為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與與取先生之法為法，則與與者，先生之孫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與與學，而先生之孫濬在焉，相與與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懋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予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予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杜預、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阮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遠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林，無愧于事矣，顧延年五君咏，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為，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舉，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于意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間，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與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子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為三十卷，余嘗思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七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為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未顯，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州、汝州、兗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終，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歸然猶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常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下，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蓋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出堂圖

僕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越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為神仙，世人冒役于權利，為積陰所乘，何暇說遙與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凜然，視死生如脫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邱壑，微見筆端，而境偉絕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燒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樾湖海真趣耶。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絕，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傅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看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擇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隔生事，為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穰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藟藟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畲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蟻之蝕，吾謹謹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罔子焉曰：學殖也，豈

歌余哉。長與周如。恩開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蒙其稱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質。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像。與夫微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以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得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顏陽之高。况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爲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遠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爲太子賓。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諫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雖三公若奴隸。望印綬而趨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尙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率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灘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舜分并爲是州。昔年政成。乃爲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臨其臺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建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尙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邱壑。使後世聞之。猶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高境于胸中。凡林壑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嘒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

浮溪集卷十八

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遠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雖子。莫不知之。獨篋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資止一馬。歸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蓋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幸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幸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

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構項黃誠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
喜讀書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畝山之陽
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
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
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爲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隱憂
歎且十年于茲矣盡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
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尙能賦其一二爲翠微故事茲不復敘云

寶鑑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崑崙生甫申洪漢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爲重也幸野
以伊尹開磻溪以呂望開陸中縣諸葛亮而顯曲江孫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爲重也故爲名山大
川者不以生明堂大略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輔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
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
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縣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
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遺明天子艱
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
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
宣城宣城新安徽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樓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
公以適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
公也乃建旌乘越而兼師傳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
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
之名益大藻將不一書而爲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州西路轉運副使臣陳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開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
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皆寇無隄防賦漕之儲歲
時豐凶以雨爲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爲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
虔者三負城之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惶恐臣景修率官
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臘筵之役與而常陽
酒流舟不得清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
囊無不如意民既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與事功是神有功于

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安靈願詔有司議所以興崇
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可其以神惠爲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後上之
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即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之功崇廟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庭門
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人駭奔相屬於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爲古之王
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消也故人之能與利除弊者時則賜之
明神之能致福禍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微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
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虔虔之爲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
之薦者雖王之威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沔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爲閒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
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因陋爲辭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
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此南服介于太川負江而城即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爲魚十日而暘時則
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顯龍靈自天惟帝
之淫蟻蟻新宮韓民所作酒牲在堂神則展止蜿蜒屈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陪後風伯
前驅厲鬼蜮孽卻除不祥俾我遠邇躋于樂康迄于萬年保茲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囊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塗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爲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子公黃安
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惠澤
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
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
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快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
以譏更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圖立屋數楹列美蔭于
前爲亭對峙而求說于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
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
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簞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繫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
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而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
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爲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
驚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騷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
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孫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峯然孤起于城隅
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

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委圯棟，蕪沒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觀。今晨霽夕霽，晴風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帆浪舶，離鴻落鷺，畢陳于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夢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愛，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壘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慨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為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與興環城皆水，獨西南隅微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於宋元嘉中，道場近出於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雖相屬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與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榛榛蕪，易其圯腐而一新之。於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窗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遊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聲移而為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首，何氏楷嘗讀書此山，後為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於晉史無所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為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觀渡江，生楷為晉侍中，晉書稱觀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為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為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為楷，抑為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師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於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於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即其處為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為寺者，非也。禪師碑：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為式道人書，識而龜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十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為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為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為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既金石磨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於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為吾杖履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為興與故事乎？乃訂其本末而拜書之。

紹興十年十月記

浮溪集卷十九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易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淩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若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嘗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子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

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祫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墜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想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爲臺舍。微猷開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戎馬之餘。幾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於此。反熱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藏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數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爲祐之。教官鄧全。實左右之。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於六經者。魯之邦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昂。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時之。詩曰。萬物一氣。統於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句始。替于繁微。置筵棄道。學門雖飛。坐令此邦。祀不獨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微濬井。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餘韻。曲阿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山。瞻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於是極楚越之南。陳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民。與彼之山川。壤比鄰。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推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

離之音而通字畫。率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歲。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救過不給。問于憂慮。則趨避目前而已。迨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紹興十九年。太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惡如穢蕪。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茂舍板屋。雖官居。帑庫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於場。募工於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於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覽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於崎嶇沮洳之難。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欣然告曰。自有此州。閭閻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無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并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律。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遠。祖龍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事。而通衢者。惟德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出。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宜知其不能。陳道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待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狀直承明而歸。得爽塬於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嘗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予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寓焉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於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蓬蘽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華瑣瑣之柳。泣然流涕者乎。有紀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於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惜不得坐簾帷。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眷顧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於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於不可勝計。非有得於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微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衡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

里。獨窮陋之區也。而先生居之。聲望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榛榛。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蓋樹曰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結澗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澗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蓋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結澗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獍侵耕。噫。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隨有之。未而至于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蘇頌。李邕。燕許之徒。蓋言如公。豈非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獉狴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者。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瑣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願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鳴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爲像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而愚溪之口。有華鳴日。則其下。名之曰玩鳴。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鳴之說。聞之舊也。今予之鳴。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鳴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願欲全生養性於塵塵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軼。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鳴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息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鳴之鳴。

鳥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鳴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鳴而玩之者哉。幸鳴無怨。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以惠也而貧。天不可必乎。戚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葉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極而紀。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即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於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閭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於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於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驄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唐隱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遠。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於是乎書。

浮溪集卷二十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漫劇，都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雖比壤連，無一人率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與篋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備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隨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溺東，軍張甚，頃之焚焚源，開化，屢以兵備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關。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嶺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督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譟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敵，犯二月既入，則鼓行寇柳家都督營，時糧盡，賊人爲兵，欲必果信，初以偏師督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壓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

浮溪集 卷二十 碑

二二三

浮溪集 卷二十 碑

二二四

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急，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修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通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來諸，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嘗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狂于故常，曰：吾知謹備，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冀備張，爭爲完備，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願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猶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關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湧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經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狂于不平，有不能鳴，嗚呼以驚，奮厥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執子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鷹於野，旋師麥秋，因獻刑得，第勳策勢，孰固吾國，予其汝喪，在列威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舉，衆爲不聞，曰此獨者，吾疆懼紛，適理隍壁，適裏還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應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墜，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圖，愈拜稽首，敢揚王休，適作華屋，聯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雖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聞於憂虞，起舞相屬，民視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仇，仇者勳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朝，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於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渚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名於載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通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廡，餘千百年，一朝巋然，爲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

浮溪集 卷二十 碑

二二五

無特臣仰惟皇帝陛下。縣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秘訓。與既歷之緒。淵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奉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掌握。提挈則名山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特其融結之一。樹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屆。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為瓊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祲。昭合神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於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禱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於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開教。為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於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於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為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為過哉。上救清臣詹度。總觀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為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為臺二。曰寶華。曰靈寢。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為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侍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為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廣訓臨九龍。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凝旌不動塔與旋。閱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脫骨誰非僊。津興妙教窮海澨。靈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富大川。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氣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嶺。風煙天穹地博。樓閣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響栗江神虔。驚濤頓伏雲海鮮。回翔綽羽登蜿蜒。霞光星耀其數千。乘光日親虛皇前。坐令下上伴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鐘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嘉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威臨永。永不為動。則釋為好言薦之。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驍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屬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饑水旱為常。縣屬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兩立至。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發盜。謂諸縣短長。游不歸。莫敢近。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還。於是府僚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

以此買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適值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適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估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精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馳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徵永與帥杜充。清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震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元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張益謙為轉運使。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聲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憤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礮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傾軛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僞。醜。小人也。會范瑄督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

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為說法。

僧可宗為胡唐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為之贊

有峻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以今欲立。有耕者格。匪條葉而中腴。回既稿兮復蘇。高嚴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晨盈縮也。冰漸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衡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頻蹙也。雖難萬屯。懼枵腹也。神甯惡予。格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昭恩臨祠。率牲玉也。尙驅雲師。既霑足也。鑒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徵飲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於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擊。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畏民愛。聲聞遐邇。惟公有常。不墮不奢。晚復靜退。絢書五車。一云。至即豐珍。邦人所倚。晚歲就閒。兩郡謝。而略中古。其書五車。珪璋粹溫。無可摘瑕。游戲翰墨。如鑑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邁。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強健靡他。云何飄飄。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綠紗。藻久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尙鑒。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邵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瀑。帝顧駟駿。宜歸廐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資臺閣。踰期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賓。公一揚歷。陳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為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纒。榮寵難極。視猶觸燄。藻也晚學。驛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板。公獨與進。為之解顏。曰。此孤秀。擢於秦晉。極力推挽。卒辭伏誼。歲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顧飲英氣。蘋洲夢對。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曠職。公屈小權。來臨市閭。燕笑未幾。遺言已殞。壽且八十。人猶公懷。望置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醢醢。詞訖涕洟。尙鑒。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為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璫。外雖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為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穽。術窮數殫。還復相勝。

公惟誠至。不為巧讎。兩位劇邑。豺狼化之。文為人師。行為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觀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况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憫。尙鑒。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非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警賈殺入。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鳥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遠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教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關。為上皇者。常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憂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料須百出矣。墨勑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千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勳。蔡隆。除其家。率斂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勸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皆極矣。幸天子徽戒。曠然大變。異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議指揮。於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德往時青粉之役。西兵方春以殲死。人人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藻以為上皇橫批天下。裹裳去之。蓋已超

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愛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隆。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為姦。發軔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遽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新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罪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為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賈隨行將士。令履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尙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書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憤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舉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教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睐。竊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過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提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為。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賂之勢。執鞭之辱。未嘗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賤之身。莫能預也。適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隔閭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願有間矣。聽其言而知其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致其

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於真誠。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為贊焉。悚息俟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於士大夫間久矣。又聞書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繫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足下之文。不啻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為一家。而與六經調貼之學。分響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為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蓬蔞鼎。殺蕪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為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欽任。奈何朝夕估量者。類皆擷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體膚之糜爛。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為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為妨道。皆絕而不為。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願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願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為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為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足下之所嗜哉。來命抵辱。歲晚漸寒。千萬為斯文自重。不宣。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割申衷。伏蒙謙尊。泐賜垂報。肯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為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詎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於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救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於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候命之至。

又

拜遠將復其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曉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即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溫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麵。又

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勢。復覺昏眩。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強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估權挾勢。而方命者為禍。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為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為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三司。王公明病甚。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蒂否。甚可念也。副端攻碑。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為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紹。

回提刑吳秘丞

比辰甘霖沛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食頃丕登。民情悅豫。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甯不知德。粵從故歲一歲後。雖審開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為度成實。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書展紙。潘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暨寶臧。重之以膜貺。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練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拜以還。咸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頃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復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畫竟沈三之獄。視昔丘壘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咸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攸。得不斬一指屢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幾何。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瀆。

浮溪集卷二十二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據德臨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廬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踰躅年華。生而蓬蒿。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爲天下之窮民。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振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拙幼。竟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陲無虞。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即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爲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瓿。遽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爲牢。而剝木爲吏。念深文之奈何。斯雖爲機。而破觚爲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玼。雖寂寥巖扉。隔鷺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荏苒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適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貸之恩。恭惟某官。爲輪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之宗。猗是清芬。揚于要路。翺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深

輪帝展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瞻爭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轡見蓋之留。帝眷方深。終慶赤帛褒衣之拜。有如此廢辱在提攜。憐其滴淚到泉。新羅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懋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懷欲叙。鄙語莫宜。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臨之可期。誰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資緣有自。欣躍無涯。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子仕路。已馳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爲貧姑飽于糟醢。代置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敢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徵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賢。終疾病以呼天。夙蒙知己之恩。敢布休戚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行。永祐龍飛。早賜鳳傳之節。建炎繼狩。首爲屈從之臣。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訪于清賈。專司宸綽。遂直禁林。西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英躋。隨境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趣行。望已墓以長辭。擊囊衣而道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健。殆更兩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無題魁。劍柱頤而冒寵。一旦棄然。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鵝之集。舍衡陽無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零之賜書。日爲魚書。幸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冀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以率祠。而舒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裁生。徒將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德之不返。欲持孤骨以安歸。故雖落易子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數遺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既成萬世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爲歸老之計。附之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銅人聖世。宜大君子之與哀。學稼老農。咸小丈夫之得請。冒輪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里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誨不倦。雅志忍遠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並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尙憶異時之半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爲貧始懸于稻梁。代置偶先于糠粃。念素殯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衿望公。戶外之屨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

湖山僧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茲園境。共其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達源六籍。凍端亮不回之操。榮深蘭若之文。擢殊第于早年。窺宏富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鸞鳳之行。庶幾遇合而暢龍蛇之業。敢云鵬翼。尙屈鵲州。山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遲尙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辦。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成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何臆所藏。語言可盡。願舉更于歲暮。宜茂擁于春祺。尙謹節宣。卽新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結一同之章綬。遂叨附驥之榮。願幸會之居多。罄忻懽而莫盡。恭惟某官。精神領袖。宗廟盤彝。注鑒飛流。詞源莫禦。批卻導統。游刃有餘。未親龍衰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淮壖。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上三年之最。付聽一札之褒。副膺持蓋之除。永贊垂裳之治。某棲遲末路。棲微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祇愧瓦礫之後。深惟恩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尙冀仁私。或告新令尹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尙族。衛詩偏叙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特游從之舊。某第幾姪。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肖高華。嫺嫺綢繆。幸聞名于下執。許微福于先公。門地非卑。雖培塿本無于松柏。宗訪有慶。庶潤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錄。

回館職啓

伏審光華。紹隆進登。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此塗。自奮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闢。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遠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褒辭中頒。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騰騰。懷荷兼深。數陳罔既。

回襄解元啓

曳旄初來于樂土。未厭浮華。擊鮮數瀆于釣徒。方虞遷客。忽廷都騎。仍枉華旌。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攝英于聖域。巍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言。何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爲日用。以博聞強記爲先。且評金鑒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履者。淹該奚止于地形。見素冠兮。愛慕遇蓬于天性。略其衆毀。責此窮途。雖風雨飄零。而予恐。恐笑駭駭而及于。惟古人之論文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僅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困倒屣。難忘平昔之淺聞。呈玉鑄金。敢聆吾子之

妙句。懸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恨促膝之未期。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綬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數。佩服爲深。秘校先登。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譎。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達。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願方喘喘。無乃稠載而往。垂棄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尙款承平顏色。乃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琴卜室。洗浪少休。抱病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佩高誼之如公。秘校先登。行將旦評。詞高秋賦。風掃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素望。願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勵粹崇雅而爲有用之學。謙讓下問。無題文子之爲文。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寶鼎。倒指過七閩餘。述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凍道範之冥存。過子弟猶將禮焉。榮長慶之。良勤把玩。未敢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尙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其父醫有聖

支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登編瑤藥。對阿戎尺素之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根柢。詞達淵源。高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爲其服。有其道。素聞聖國之多儒。願其書。不止一鄉之善士。方輒藏于寶業。會享發于聖時。縱服餘閒。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潁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繼士論之素期。俯念羣蓬。曾未傾蓋。堅瓠之嘉貺。採笑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敷數襲。樂以鍾而載。以馬滋眩。視以墨然。求道于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輕畫虎之不成。悟風附之弄珍。敢云街衢。素難助而何惜。久已散亡。僅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屣而進。尙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聖旨榮。仙仙都。暫遠日月之光。歸隱烟霞之境。琅函在手。羽素傾心。竊以知觀樂義丹林。寓跡區中。擬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趨紫府之資。厥直凝嚴。思游汗漫。帝念羣賢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遠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枉問。教誨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勝。冀精加于保鍊。即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霽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願雙影之誰憐。荷雙絨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闊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尙屈近畿之邑。惟昔開鳩場。猶多虛位。願下蒼苔。豈足留公。藻雨霽霜。如百念灰矣。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人之領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懷。結須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發開載路之謠。執贊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憐么麼。正藉軒轅。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君子之懷。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法。從銅章墨綬。尙淹淮海之偏。處身視前。舊而無慚。臨事爲衆人所不敢。雖爲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傷。祇念錫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未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幸。欲呼孫賓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深欣躍。同籌數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而無絲。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祖歲無幾。端居有休。願運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牧朝陽。久聞英游。如香雪光燦然。今雖存者。聞暴公于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開中詔之頒。事竣外席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幸于義志。弔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過臨。先聲藹布。願精加于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閭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泊來作于湘。遂莫陪于鄭。執云馬子之播軌。適遇文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詞章平之世業。大振厥華。決異童之賢科。屢爲之最。碑版流傳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遠。相如入蜀。宜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未荷從臣之愛。姑乘刺史之轡。賓容坐席之溫。即有追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遠蒙頌教。望旌麾而倍感。窮筆舌以奚裨。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餘子。三條樹下。名已冠于羣英。張記衰殘。書參舊。既俯臨于蓬幕。仍請贊于搜羅。悚感兼深。敷宜罔既。

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瀾萬口。猶存上介之恩。始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指。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較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刻章交上。誰爲顧盼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以公車之所薦。闕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薄之鄉。無閥閱蟬聯之緒。名焉書而齒下士。姑以爲貧。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資緣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願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驅駭行而蚊蚋莫附。精金去而瓦礫獨留。翻翻徒雙影之隨。種種恨二毛之及。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開三館。而修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將因致書縷之遠。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儘九流之業。浸更五厄之餘。悠悠其廣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慙恩與世以相違。仍憂思迫身而不救。十載常寄而鮮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疇定。向以閭門之百指。託于謀祿之孤蹤。無尺寸之庸。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憫處之中。繼頭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雖何止于重來。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動塞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不棄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補。蒼生魚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閤。繙書東觀。遠並羣英。廟漂泊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其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貫。故前日侍臣之有諫。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民之數。剗剗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

浮溪集卷二十三

啓

謝汪瀾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箴。千里推賢。辱宗褒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同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謫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廟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秋。游江而上。傷不見于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聞生賢德。廣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憂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于州縣。未嘗鉤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窮年書史。有煙艇鳳凰之嘲。中因俗覺之回。益嘆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闥。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雖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器用。因入與賢之省。始終當之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惜之聲光。因知祐甫

士以周知非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執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籌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約無奇款款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房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帳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慕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咽之長少採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往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尙許追攀竊以人各有心同林弗察生不並世舉類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遠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資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贊臺之產袖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羅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棄于身後孰如訪濟南爾逸書于生前乃俾毫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成白頭翁之夢

又

刻妻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遷而動成悔尤崎嶇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據鼻廣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賦南山種豆之時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華垂垂暮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興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既枯朽于流潤之餘出閑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贊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轡之私其爲悚慙莫既占叙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籍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備歷于名藩顧榮榮已極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闕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執得而臨輔成歷數以方開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縣簿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挺植鞭策罷羈國家之號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濟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按材非稱冒寵若驚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育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問關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紓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革僣僞師武宜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暨于時流學僅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蠲常塗方輻輳獨庠序之時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蘇趙之官雖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苟苟息不食其言歲篇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岐節以不隘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閑位於煥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蓬豆之踐仍許造于後堂寢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己端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率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銘選祠宇之遶曲初動香火叨飭麗于啼飢之日齒齟于語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以喻伏念藻蘩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日之所遭感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井容每跋前疐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隸異縣擢預佐州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騰之四起繼揮彈之上聞蕞爾一身寧甘百爾亡中流之維楫望矣何言索大寒之衣裘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因稔于此一飯不忘無路顧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率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願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尙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寰勳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二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此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宸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極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同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親蓬伯玉四十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富貴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讀唐明詔，繼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旄甚，伏念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道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爲難此，惟蠅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塊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問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捐循，仰分憂顧，冀維閭俗，姑榮衣錦之歸，上承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來進，常懼顛隳，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替，知愚陋之無他，提獎獎澤，整之身，出淘淘風波之地，咸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漢涉世多難，倚朝最久，心拳拳而難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屢遷還于印綬，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葛爾，以易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里而牽微，理固難全，鹿走山林而驚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震風淩雨之耕稼，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濟而遽去，既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審私無異于在廷，拔拭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致，方鎮華夷，凡受知半面之間，有兼德終身之後，況叨簪纓，常侍茵屏，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託洪範，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尙全晚節。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僕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德足以是非，威足以軒輊，重輕輿論，是以爲公，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國工而後用，一言既立，萬口可齊，豈惟闕述化于當年，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隨顧以知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擢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去來何計于鴈鷺，用舍輒同于虎鼠，僥輕賤實，僥玷知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垂髮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誨，以充見治，平聲百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矢以前驅，望衮衣而羅拜，焚香盛事，踴躍後塵，初匪知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願于小物以克勤，垂光赫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既明且哲，晚全補衮之身，雖云釋位以臥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乃權衡之下，有茲殊委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願沛敢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房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尙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亡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遠，留家誓死，鏖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泊干戈之指關，援桴鼓以登陣，義勳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冠輒請盟，身且九殫，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負絕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譏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宵衣，以見國人，沛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陪賓客之後塵，豈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展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栗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諸公，淵雲鍾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歸夫之常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已豕心，爲民盡尾，舉世莫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類綱，去宮僕之一，而君子謂忠，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中，雖求養疾以臥漳，未肯忘君而出，查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仁，亟廣元首之歌，儒患非異，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陸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廣寸，嚴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霍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摺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議論文章，動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遇遜，帝知裴度寄天下之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縲，阻寶閣之進趨，願詠徒深，敷陳罔既。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策書，登用儒英，裔夷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學關百聖，絳綬綸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偏饒臺閣之班，國家倚定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石室授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策，藻在銘伊始，賀履無階，已祇役于遐阪，徒馳神于崇初，炎歆尙

熾調變方新，冀加慎于節宣，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蓄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特起，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涵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發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舉世咸推爲舊德。昨屬殊鄉之擾，上貽當二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絲傳從之周行，決籌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領，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笑，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遂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徵管仲吾其左，右，嚴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養餽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既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闕獨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獨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愈屬實勢，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稟早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繫于印綬，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難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膺爪牙之寄，精旂常鼎鼐之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邊陲之寇，安兩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蟻聚生于甲冑，一朝驟賞，貂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繫，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履歷之節，用承施展之休。

賀郭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筦肅肅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奉六經，身兼數器，周邦百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寄，果復台躔之舊，愛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仁應補衮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泰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威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欲，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

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鷗鷺之班，廣廷繼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何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嶄嶄，知能究風俗之類，當令棄舊之不振，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儒夫而增氣，春律晚曉，臺網肅深，願爲清望以自持，富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淵冰聖問，撥冠羣英，朝廷欣實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華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興，棘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重雅視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開榜，帖屬守應符，滄溟徒看于鵬搏，大厦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輅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軒轅，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權，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而無間，惟才全而德矩，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勳書彝鼎，謀王體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復後凋之松柏，微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爲，偏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鶴鳳于朝陽，直筆正繩，屏翳振于常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家宰，爰立可期，某公慶徵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崇室之端，莫瞻履鳳，望衣而企踵，冀瞻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之賀大厦，良切此心，鴈鴻之集澤林，永極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預庇蔭，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獨貫于指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閑于豐貂，攷之朝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氣，聲同相應，盡陳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起召者數輩，比聞入覲于行闕，諸當督踐于宰司，尙懷郡章，出分圖寄，遺歸亟登于黃閣，坐嘯事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久恨門閭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然，飽坐坐隴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達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展遲。投老繼何。恨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離羣。泐然出涕。得上先人之巨壘。重歸故國之江山。庶自適于樸樸。因稍寬于藥餌。尙願闡元之力。不忘歲時之仁。退臥北牕。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暫收後效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達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遠達德。益增蒲柳之衰。尙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屬藥餌阻遠。門牆。僕未泯于殘骸。即再瞻于英氣。

爲劉丞相攀達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既老。萃寵數于將歸。念抱沈疴。久違英爽。頃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恨叨榮。復去散人之號。尙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徜徉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同舍。敢久駐于江湖。力可造朝。即再瞻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四

神道碑

尙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帛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尙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問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將投隙而還。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帛何有哉。願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尙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輿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賜其家。言者謂未足。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屬。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淳父。世業儒爲閭家。嗣以公故。贈朝議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才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

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故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尙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札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饌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張商英。知亳州。黼怨商英。欲公劾奏。且以黼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請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越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機。如金人舉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澁貴。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陰度。而不暇鳴。或成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勸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治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聲較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即着爲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常繫有司。事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請白率相何處。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果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黼黨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鸛鳴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追天之未降。兩桐繆腐戶而已。老子著道德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從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譴家令楊戩。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

之而淵聖之言亦廣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歸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繼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趣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下筆不能自休。書記則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厭。爭藏弄為榮。著義語及時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嶺南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踵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愧哉。漢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其如漢。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泊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煥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隔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提槍而右鏖寇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青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瀟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瑞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髻。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隱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入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舉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飾。出入皆可從。祭酒博士徵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于堂。人以爲榮。嗣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同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都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營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而費不貲。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望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泊終任。田疇之懇。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

行久。有司願以浮冗使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遺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獨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窮偏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勅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餉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廢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踐踐之患。應別啓奏。俾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需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樁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聞。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數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數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備盡以鹽類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糴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下計。公曰。十年失于議。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臨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泊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漢荒臣職也。惟本路關之所謂。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緡衣銀魚以道。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救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事。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祀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奏。陛下幸獨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又請限鹽。廣糴之數。以毋害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減二敵。使中國饒。百姓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轉輸。軸輅之期。迫遠年無名之責。需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鹽可。

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紆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餓法遠更。農未肯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蕪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達者從公。公治于是大失權。倖意徒兩湖。公閉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除悉餉權倖為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復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得巨民為天子。願不重哉。精神蕭蕭。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虐。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查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願乏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關乏之由。除權歸贖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餉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于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鹽價。之許折免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減。民窮困不暇生。可為流涕。今權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選宜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即不能無。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俸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其肯為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糴。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故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取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千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窳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策如韓衍。不聞彫牆峻宇。價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為厭役之。事乎。書奏。自禁中提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網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產。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漳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宜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

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臨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持彌月。瘳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置不備。不食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鬻墓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情其遠。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贊。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議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泊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盡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子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譏公。雖卒坐言議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議與不議。皆為實。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間十有六年。專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闡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新法置議。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權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為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害。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費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光。將為關蜀之害。而守熙河。非誠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為害益深。所獲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想。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句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為文具。凡勢險。頑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取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權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館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緣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嘉謙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妻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盂書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味平生。亦拳拳慰薦。咸斥非其罪者。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

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淮南之儼，有據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肅、太學博士，肅將仕郎，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耨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模，遂以文學顯臺省，請侍從為名臣。其子肅，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與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告公。如排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讀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拯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願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歸，獨擊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樓鑰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歸印敬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子路以功顯魯。孔子隨之，中間諸系不傳。至五季，有自歛之黃墩，徙婺源，遷珠者。于公為九世祖。子孫因家焉，用高資為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滿其德，猶神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真為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悍于捕，拘則為虎，傷以閉。公一見輒窮其偽，曰：凡獸食人不容偏，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頭吐實。一邑以為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遺御史按水災，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為。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為能，喜甚，召與語，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為法。當是時，汪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為御史言也。縣額江民，依沙為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實，閱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登得為民除去。于是奏可，獨復者無算。訖今，泰人稱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高年，哀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橫右，前為丞者，藉

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該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觀察使，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兩人自免，豈吾心耶？政正于理，不為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為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為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吏。漢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叙，而遽遷新令，告滿二年，其為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驍將于朝，皆為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為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有扼之者，乃益退縮，不為表暴。欲為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子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酒，擊鮮，劇談竟日。為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為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疎，事驗皆信服。聞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筮，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為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晝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儼為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榮、榮、榮、榮、榮、榮。榮先公卒，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略愾公者，曰：吾事貧，忍為此耶？官閑日，僧居歲熟，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幾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為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尺為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實，南劍陳公偁，一見公于耦人，即嗟重論。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養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臂力，起步為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為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寢木塋。永嘉夫人附焉。從公卜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闕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代張瑞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諸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即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

廢生子謫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尙書屯田郎中謫以屬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塤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賈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雪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榮業繁盛夫人鞠之盡力自檢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思之如實生已夫人既老榮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終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彥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錄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迫老不疲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有隱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議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以林壑間以夫人生靈殷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贊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緊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戒坐誦雖事艱沛于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爲笑樂日以爲常雖春秋高強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閨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榮業繁盛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璣子培知之爲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諱狀

浮溪集卷二十五

誌銘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歿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爲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者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撫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澤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徽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問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諸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瀘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開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丞

會令開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尙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即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能靜。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遷地閣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州。亦不拜。召爲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尙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推疆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憤處。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縱之。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公曰。使奸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爲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竄緣路。取方數百里。縣然。公爲區處于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書。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訐。爲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案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實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趙院亡趙數萬斤。趙官與獄官通。猥歸罪于持衡者。以爲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趙官納賄戶金而授之虛券。趙材木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禮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聞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戊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數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驥。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數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

元氏。章簡公綽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會恭人。祔。漢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蘇氏昨許。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蘇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車求其人。曰。汝是似。爲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聲蓋矣。歸然老成。入侍禁殿。于福有光。年及黃髮。社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登。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正議大夫。贈少師。子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子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紜。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開城縣。縣胥爲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惡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實善于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兩浙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墜陴。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權聚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遂入君舍謀爲亂。君正色折之。衆遂巡引去。而國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備。懷懷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尙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杆城。至食水盡。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人歲以薪資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遽之不得渡。淮人大飢。君請會籩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爲德。擢直祿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錢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崇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爲秦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了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湖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樓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爲。自以爲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褻。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脈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爲可久無窮之利。不始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

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已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事舍已。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爲難。委胡氏文恭公宿之會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爲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墓石鄉石門里。墓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之不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蟄。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能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尙式其封。

尙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厲敏安在。邇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干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鑑。諫議大夫鄭益。曰。衛厲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而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慮歸至臨安。拜尙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備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與暨秀州。從之。進尙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厲敏可憐。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厲敏。字商憲。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又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徽宗曰。尙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徵宗以公爲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事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陞辭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急。衆兇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爲屈。金人嘗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金主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韓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偕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

等。遷尙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宜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錮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還。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制之罪。上大嘉賞。遷尙書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尙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陣。藩籬。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始即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衣服飲食之事。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陽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及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教者。顯黜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救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等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職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爲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許定一。司敕令所。所定官王。公爲人剛明。達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衰衰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咨公。而公亦必上慨然起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需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爲最詳者。是宜爲銘。銘曰。自古臣主。鮮逢兩平。公于三君。展也必諧。厥諾伊何。一以忠義。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哀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甯盡規。謂不則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館與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

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爲屈卒擢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爲之賦吳興夫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秘閣修撰生振爲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通議牛欽止爲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惔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益遠爲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鄆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說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說者反懷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府學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爲郎六年閱罷流登臺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榮滯關懷嘗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爲廷尉外爲縹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愛書諉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民爲盜帥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因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恭人二男子曰炯右迪功郎懷事縣主簿曰讓將仕郎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炯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程縣某山之原以鄭恭人補君同產三人長曰崧伯高仲曰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奉高也君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夫人孀居而貧君于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而哀既葬季高知君與漢善也來求銘會漢以語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爲文而季高每書必以銘爲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漢于是爲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朝請大夫直徽猷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駿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曰君也詔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巋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既擢第闕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盈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爲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哺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爲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暑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傲番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虛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氏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取下如東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感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義處焉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舉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尙書爲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節草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僕曰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疾于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開州州承嘆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場地萬目睚眦君一闕而細大成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驍渡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臣之威給其稍餼歲終贖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徽猷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壽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實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發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而折之然胸次寬濶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膽識似其爲人安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在茲乎女曰璵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璵適左迪功郎元璵曰璵適左丞務郎胡璵曰璵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漢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願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三〇一

三〇四

浮溪集卷二十六

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崇甫初。制詔以尚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處己而聽焉。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拾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予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願附麗。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點。雅爲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噫。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古籍光州。于唐爲開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爲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顯。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顯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文皆可觀。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由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砭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其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苛遇之。始至。

三〇二

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實。及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登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政宣德郎韓公。遣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樓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可用。徵宗登極。轉事。賜緋衣銀魚。簽書省判官。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州。行未半塗。差撥發。建路驛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實不能歸。客婺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實有司奉行。郡以丞領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即以病告。得提點衢州仙觀。繼領毫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率祠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適從政郎廣德縣汪時。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哀哀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連羈爲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慨已興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備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爲。嗚呼。墓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舉世之所慕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頹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墓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既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干里王公嶺之下。適屬歲暮。其墓。墓于是敘公之實而爲之銘。銘曰。

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人圍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大鎮。五爲戶部侍郎。一爲尚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卒之日。賢士大夫皆震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進士。卒官秘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兒時有大志。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

三〇五

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獨倬視公。爲加禮。遺諸太學。未冠。擢上第。調鄆州高安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兒能爾。吾何憂。爲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樂平簿。已而爲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海陵池利于民者。責其寮分任之。獨練湖之役爲大。則躬按行其地。爲之區處。慨田無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爲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宜德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借尼爲姦者數百人。勾當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旨。爲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卽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爲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卿。先是吏倖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爲提舉兩郊事務官。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爲姦。盤結牢甚。如斷割塗。斷丹腹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貲。且開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機數逆爲之程。使未役其役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爲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馬政蕃息。入戶部爲侍郎。公前爲郎。多在戶部。其財用出納。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議論。務合輿論。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爲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爲保。嚴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回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汝上多衣冠。其歸子檢孫。惟估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爲變。遷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上曰。卿宜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公攝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投閑。築室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爲公慮。公不取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季僎領詔獄。以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爲兩官者。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尙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爲錢若干。某所爲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俄降在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權以絕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徙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千里。公盡議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壘田治。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用防秋法。成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壞道路。爲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爲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爲盜欺。至乾沒不可計。莫能捕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風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請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愜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于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

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及帥河東。辟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子揚越客死。公爲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爲。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莫不驚其爲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爲不苟。不以吏道自居。不以獄吏自居。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于取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爲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爲。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朴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瓚。曰球。皆前卒。球承奉郎。餘尙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球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爲悉。使來問銘。故撰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卽以材著。兩乘輅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應以笑語。執齒無明。執履無舉。燁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職更。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靈成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鉤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蕭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閥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士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爲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貽度在。貽度以書來乞銘。蓋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漢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爲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攬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振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世。汪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過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責諸法。守雖強。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徵公攝承。公發伏。獲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視氣。天長大治。更以是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爲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

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傳。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類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聞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會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詔聖二年。徽宗由遼南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爲傅。宰相以公名開。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廢。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公厚禮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詞有西漢風。于是會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齊齋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據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廢卻不爲之回。每以爲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清節。見必咨訪。公每以進退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創義。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傳機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射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適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臥坐。而卒。年六十一。定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獲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閑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胸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龜。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與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學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建國夫人。子諒友。諱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諱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諱受。朝奉大夫。饒州路轉運判官。與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諱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阿。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德。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權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事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難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爲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既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爲國名臣。今墓槨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誅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祚。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墓爲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蓋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人耳目者。尙多有之。姑撮其大者。議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鉅。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享用公恩。爲光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苦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闕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僭竊。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仗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歙州。郡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甯府江甯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既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畝下。深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獲。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熱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尤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關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爲屏息。他日以事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長。願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請。留爲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尚書爲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旱饑。有司責民糴如令。他官熟賑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爲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鞠。擇其誣者先釋之。廷尉省愛書。責自公始。擢尚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覆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讞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爲上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舉事謫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婦抱幼子侍前。慶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儼然無戀戀之意。卒年七十一。定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妻同邑袁氏。封永興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爲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孫男女合八人。曰冲。曰凝。曰沆。曰沅。曰汭。曰汭。冲今爲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興。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胸中樂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爲使者也。陸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泊公奉使淮南。佃適爲郡守。緣焉。佃不自安。公

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不及者。既歿。而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復有新人耶。鄉閭感焉。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知與不知。皆爲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甯有爲。公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撫而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乘丹筆。爲邦持平。斷以經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獻書滿旁。爲汝得生。雷轟或愆。必犯顏色。諄諄靡回。帝屢時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諫。不名一體。當世師仰。歸閣電夢。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子張之仁。天豈忘報。鍾嗣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諡信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贈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尙書。錄曰。信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爲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爲士大夫。壽與社並。官至三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蓋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龍綬莊氏之祚。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敘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爲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甯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聞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縣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爲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諸豪皆怒。合爲飛語。誣公不爲愛。既久。知其不可幸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微屬簡嚴。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宜德郎。知單州。錫山縣。錫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至閱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惻然平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尙書司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爲姦。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爲完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會。錄人陰私。爲不法。至郡守監司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賊上之。會令其子白冤。詔遣臺臣就鞠。無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會罪。一路聞之。悚然。或望風投劾而去。入爲尙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爲東南之最。褒賞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秘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爲輔郡。四方之戎。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爲守者。端端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將摩彈壓之術。時其緩急而兼用之。會偏裨刻其軍。聲言將爲亂。閩城兇懼。公鈎得其情。取爲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勳。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勳而使。冠蓋相望。皆

能禍福人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獨公不少貶。勵輩雖悼公之正。不敢讒而訾公去。實亦不及。方勳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譁呼。而旁郡方邊。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之不暇。乃顧望乎。即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爲不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開。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張健數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僞然忘世。故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仕爲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爲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爲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尙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尙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爲。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爲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泊執喪。殯葬骨立。築室家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開。淹遠未嘗置子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塵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葬公於某地。得公之詳。同無如者。銘曰。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爲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綿十餘世。諸康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爲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爲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爲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傳官妣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舉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尙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徵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徵召。公。有詞學。精曉。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先奉聖旨。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遷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

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覆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王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曰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通判，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那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我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棄尊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機，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戰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建功祇緣捕盜微勞，軍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華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低梧，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取，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賢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馬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陞對，奏疏乞寬長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禱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敘怨，而幾陷覆轍，森先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盡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側但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資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趙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嘗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惡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植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還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

事李彥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辟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珪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率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處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成肅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絃，某官梁與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紹武道晉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藥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許諫獻替之餘，莫詳于彥，謹擇其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謬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我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膝哀哀，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收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錦繡，上方嚮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祿，珙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嶽徙婺源者，以貨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祖相繼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某，少傳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某于學，某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某，字伯強，少奇穎，渾厚南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宜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遷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宜州軍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宜州軍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西南路轉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號渡關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於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估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歎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緩取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檄

州未行間王璠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自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奉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遺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治大中與太碩人樂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錄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李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宜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壽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錢鏡司權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卒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傳墓南三里墓雖于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之銘銘曰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旗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澄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象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重賞用兵陝西諸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賈道客論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實亦不能強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湖州司兵曹事改宜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境令以歸其不及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境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己所得者謝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藝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甯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門家藏錢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

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富政和宜和間士大夫尙奔競荷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官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事郎知澶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余銘銘曰

世說魏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爲之仕雖愷之志則超之存山巖之著蔡宜之隱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集卷二十七

誌銘

贈左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陳君蓋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表令衡之輓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禺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蓋恭字子愿其世家閩之莆陽後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勳之爲秘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善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改宜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衡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雲州蒙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贖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衛手壘田實邊宜撫使重賞忌雄

陰沮之州縣莫敢注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實之至重也守率其下屬棄職拜道左君獨朝服投實
貫注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妥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鑛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象之
桓欲增監鼓鑛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離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
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鑛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微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
同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尙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
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煥煥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議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
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巧間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祿少卿君曰吾不用于世
久矣真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
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焚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
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佩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
李安提兵及颶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洶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爲之
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要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殲
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轉
歙州至會稽諸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
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奉職郎龍
游君也次曰良宣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
右承事郎梁庭輝迪功郎彭輝其婿也君肝膽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
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
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爲法其守
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尙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護之賦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
吾躬可操南汝軒輕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憐追精白彌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悔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諱大夫主客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尙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
士起家事永祐陵爲通事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徽信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信簡于時爲名臣
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信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二年賜上舍第傳庭中徽宗識之
曰是莊微子也信簡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權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
廷以三舍法頒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勸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
京西南路學事遣信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關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戕其帥
遣將出南劍都使者莫知所爲厚糴糧金給率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

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尙敢望其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禍有不勝言
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遇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雖有以鎮撫之而陰爲之
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
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既得罪人即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
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縣是固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
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都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閩境無犬吠之警南劍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
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
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
先君卒六男子曰璠右宜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還年卒曰琚監潭州南嶽廟曰瑛監州南嶽廟主
簿皆迪功郎曰玘曰璋曰璣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婿
也季未行君厚厚誦通于經術得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過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
笑語向向若孺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
能爲人是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猶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
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幾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軍
君葬宜興縣君山鄉棠花塢以石宜人謝瑛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遺愛而得財胞之情立談而領一方之驚早休而與
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贏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諱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
歸及談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藝源子會稽而藝源爲最
久紹興戊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軀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
爲位以哭曰嗟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子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惇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貴雄其
鄉功名省器識厚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者十餘人孫是蘭溪之江開
天下祖遺贈朝請郎父術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
事游太學以後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歸授歙州司士曹
事婺源令開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洎以至誠俗爲之
變除鄂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源人識
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州麗水令增城障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祀以
功改宜教郎權衢州江山丞振苗傳兵潰王師臨之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懷挾曰賊趨閩且得險
攻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即攜廩廩繼而前師顧以

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傳檄鄉爲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備。感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積，餽餉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奉議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男曰軹，曰觀。軹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爲文簡勁，似其爲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書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阮之原。其銘曰：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適發，達世履，異古初，以儒名，類關疏，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懷如，取儒科，始一擢，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嚼歟，果追追，親帝居，達難曉，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藉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爲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肯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既返九原，若不刻墓，懼日遠忘終，浪浪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綴其後。假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親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子，藝源者，子君爲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爲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既除，即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爲汲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奚仕爲？適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嚴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惜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掇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庫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裏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聞，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囊得白金數千兩，問道資愈餉事，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幾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意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爲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聞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晉之王姓兩族，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爲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道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既沃，流根。春年章紱榮，詔恩奄，蜺雲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鶴駕，君手自寢，非承言，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君，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歙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窮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貴長雄其鄉，務交結，實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咸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甲子，歿。屬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愧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婉德，曰師禮，師雅，師愈，然爲舉子之秀者，君之嫡息也。女一人，爲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于志義，幾于兩得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爲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曰：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璵璠璧交，神享寶，寧輻諸石，輝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林處，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道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泉，繩繩諸郎，駒駘難繼，尙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標，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璵，皆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衍，布滿南北，各自爲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爲黃巢之亂，自徽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爲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墓尙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辭然獨存，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修途，取其遺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卹撫孤孤，恩意周浹，關關裏外，一無間言。時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拆聲相聞，人憐憫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安。平居言語雅馴，人以其可否爲輕重，間有閤訟不能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即定。蓋所以借服之者，蓋矣。議者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于公乎。然且僊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致中乙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徽廟，太夫人沒，既卒喪，適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事處。公素有足疾，至是浸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三。既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妻江氏，子男三人，曰知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縷，孫三人，越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謝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何憾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

潤州丁祖母時氏歿，卒喪，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人尚書為水部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營江州太平觀，俄歷千歲，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故職。州有天章山，為浮屠居者數百年，環材以千萬計，道士利其貨，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抵牾。公獨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士于獄，答其背道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維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棍之姦，輟攝官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換死之人不爲賞，識者趨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親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溫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殯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尊母志，屹然自立于齠齔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主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權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密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善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樑條枚，公生而孤，表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尙其似之，納此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府趙君諱鈞字季之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府趙君諱鈞字季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爲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歿，既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得刻君之墓，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餘遠，至君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皇考諱儒，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提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有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亡。

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闔閭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此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即冒鬱攸坐橋上，相火所熾，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事有闕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言事，況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幕府，孫錫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乘之重吾府，可乎，即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己欣然就職，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來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囊，土耳，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費乎，君慨然曰：是問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道吾責而已，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既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實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露衣金囊之以從，有時文百餘篇，合爲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酬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妻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承之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營登州鹽事，與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事韓承育，孫曰如圭，曰如川，曰如鳴，而如圭，如川，亦前卒，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大夫之子如川，資尤雋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子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窮矣，銘曰：先生讀書惟古求，博世俗學非其流，伯垠仲鸞天北陳，合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乘華屋歸山丘，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窆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宜興縣鐵嶺之原，既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丘亭侯者，丘亭在今陽羨隔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興人，公諱璿，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舉者爲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諱國公諱之奇之季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華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曉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

魏公孫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市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爲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軍魏公帥熙河奏爲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驅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崆峒山谷間使者按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持距敵爲語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爲保寧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意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爲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附爲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煩因循放逸乞徑付館分議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以爲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即日除尚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爲動而深銜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爲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爲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爲羣臣先公曰格陵管卻微稱爲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談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所補外得微歡開待制知宣州未幾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鄧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即出慰撫號令詳明徐遣親兵驅之悉擒無所脫即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與仁俗懷懷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爲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震懼公獨坐閣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兒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義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臚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既得請淡然與世相忘遺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履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之上書無一字欽頌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隨自宣德郎十一遷爲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事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繁曰蕃曰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泊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流離未嘗一日廢遺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篇有樂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事深也嘗謂周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謂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爲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四朝四十餘載遂兼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

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進士第脩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于名教如漢高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其爲銘銘曰魯別子六蔣爲始分太尉既顯樂安乃聞惟時魏公以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勳謹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秀發蔚如雲錦躋于禁嚴嚴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羣天胡已之帝閱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時書傳家既久益芬刻此玄石真之幽壤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徵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羣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爲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爲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與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爲天子辨是非屢舉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願風俗之衰士樂誠嚆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遠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西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鄧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公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聞公初至訟訟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衆右屏迹數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信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其或欺介特立守正不同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癭尙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時有以見陛下下于自奉與士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盛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錄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錄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子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戢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重賞首惡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重賞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戢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舉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榮緣輟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

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貴較秋毫如此况節制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攝
職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監守彈劾時三省吏選官類至四品又近侍率請建墳
寺及張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
禁中後良嗣果敗其州守貳更告許付公治守李釜雅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
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釜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
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能罷之因言自陛下
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民費財徇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
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大臣沮格議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
才求之無所得僅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勸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
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
不爲不足彈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權本錢昇漕司製造
廣東轉運使徐錫以虛名義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實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罷起之因力請罷選兵
部尙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繁張其長率意于省治
吏得緣茲爲姦公屢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
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尙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閒改提舉

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尙書召參知
堂議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
上章乞還道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處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貫環衛置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
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纓帛若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貫得罪
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下財幸上皇領之遂宣詔重賞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選兵部尙書靖
康元年復請開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
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直學士上
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尙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
諤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能游吳越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尙幼孫四人臺卿右承
事郎和卿冲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僞色借人矯情降
意微利其論事上前不爲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
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
似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鳳凰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以左朝散郎許
德之之狀來請銘深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爲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

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指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
啓迪人主爲心摠逆鱗批大卻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泊歲晚困頓一時
輩流越官祿而升者雖相踵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
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敘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顯臣有周比與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廢靡人因世移
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風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爲栗未嘗少卑
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規開闢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愛國相海山因窆其域
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浮溪集卷二十八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即其州之南七里上饒
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與與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
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率賜之銘蓋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
以銘公諱好字公衮世家撫之南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
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
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天子守邊不暇朝夕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輩授以韓愈詩
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尙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
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公欲擢公館閣公
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
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晝夜過韓公家議復舊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

問尹京與紹興嘉興中與文肅公議法為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興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節。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闋。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南國軍節度判官。時宣城江盜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匪非都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即發廩自官。都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漕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遷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秘閣。與都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為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陸黼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召張二公徵諸州勳王。徵至湖州。守梁燾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聞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燾檄使。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登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為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公度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賊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賊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陸祐皇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為監鑄使。辟公修奉。職者欲稱園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陸祐歸。此特贊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首兩月。起知揚州。備治鹽。民畏之。逾年。以都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遣直寶文閣。詔書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謹。博學而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為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儒雅。為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幹。見事風生。為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官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請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名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又豪健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勝豐碑。率公為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蘭。公不敢求為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辨明宜仁。誣謗等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病中始傳。猶有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懷爽粹。與人交。洞見肺腑。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第常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除耳。初。文肅公歿。窆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附。令人秘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倬。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曰恆。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經。銘曰。

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為國忠臣。娶者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暕。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為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其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歷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為諸生循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聖賢牙頰。間稱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為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譚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尚何言。升感之。為文紀其事。君少時。微敏人。莫能及。為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勳。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備哭。一目為喪。明時世勳為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勳常備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為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得捨此取彼哉。昔聞相如。慶頗。死間千載。凜凜然尚有生氣。曹孫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勳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勳。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衡。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會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于其縣潭子岡。與宜人之墓。銘曰。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度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頌。祖諱。父時。世為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為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為顯謨閣。嘗歷興州揚子縣尉。監泗州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向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度州。以疾。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潁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子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

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賊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賊以獻是役也嚴民徵君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觀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闕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遺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問道煩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銀付行宮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謂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已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宜撫河東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下而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尙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宜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寨士宜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宜撫不同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宜撫罷歸遂安道除尙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即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卽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錫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職屬直閣乎天下奇士願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感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還將之說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唐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有王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擅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尋誅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廣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藥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卑以應變之長授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胷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綴其大者而志之于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妻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曰疊字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入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桑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事烝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闔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殽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嘗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莫不爲之嘆息。曾祖諱某。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率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千人。男曰某。曰某。尚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都陽縣東尉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匱。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縣人吳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模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庠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尙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散郎致仕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貢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妻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模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模相敬如賓從元模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爾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既卒元模聞之慟曰婦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

三五八

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墨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解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爲上饒令。有續令爲左宜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爲松柏而爲薜也。嗟其奈何。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赫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舜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送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撫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繼者冠繼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隅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閒閒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勸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于學矣安人間于鹽鐵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慶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職丐恩于朝再賜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羈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續無一陷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開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瑒孫五人變舉舜舉待舉餘尙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謝安人于宜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墓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聚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平來續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事賓謁婦趨出房隨戲咸列退脉諸寢既然執經執成其親有子在庭祇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報未聞豈無後人尙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嗣于幽窆之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邱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清憲公挺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閏，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露田宅去鄉里。咸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露其本業，可乎？」且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爲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屬關之。關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驥矣。查白守爲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旣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尙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

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紵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洎歿有欲以贈槨之嬴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堃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嫺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誅誅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遽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窵閩山祐夫右尚旋歸昌厥後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媼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誅誅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蕪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窪閩山祐夫右尙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謹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永豐鄉壩坑原始斂夫人之行實求子銘夫人之先世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貨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皆善諸豪爭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養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聞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壻父老諫曰君求壻久矣今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拔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緡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子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貨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疑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廬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間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僕靜專婉孌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服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樸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賜汪文鳴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奎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緝鮮克承之懿此碩媛舉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宜壽福祿盈之百未驕一神遠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執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

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圖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權尙書度支員外郎。永祐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譏其墓。夫人生有奇相。際應舉。指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歸。妻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雒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勞無扶持。夫人率置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輟。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雜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簪履。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耄老。徒揖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慨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議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通僮使有恩。教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君。取顯顯慶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察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隨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靈運不問。屬歲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享年五十四。屢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康。曰庚。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爲左宣教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主簿姚溥。麗水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升。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洶洶人聲。起而燭之。積薪蔽野。于是棄乞官地產之。得餼八萬。計贖位不滿德。其後澆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爲積德之報。銘曰。

媼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民陳。晚聞太邱。夫人之先。南土是宅。英美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顯。于價不宜。集于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嬪。儀則多有。卽安窮空。以服箕帚。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羣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維水瀾瀾。與公同歲。千歲之始。

令人施氏墓誌銘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爲朝請郎致仕贈中奉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人令人者三以年贈冠幘者一舉從同居五世合廬二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玄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爲法其壽考康寧子孫蕃衍閨門雍睦愛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卽以孝友馳聞年十七適胡氏逾年而壽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強奪其志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妾廣陵性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

李漢集 卷二十八 終

聲氣率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姒與其諸婦、夙興胝趾灌懃謹，蠶織菹醢，非手烹調之不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取也。計歲之贏則儲之以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簾衣澣濯無所擇。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遣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爲訓，上下化之入其門弦誦相聞，恂恂然如在庠序，幹廬相先整齊然如在官府。令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閨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嘗從少師宦洛時舊舊諸公皆在，得益言善行非一歷歷能記。晚傳司馬溫公家範乃并以授其子孫，咸不如訓者引家範切責之。故子孫皆有前輩風。迨以文行擢進士第，適亦通籍于朝而長孫環博學好古爲諸儒所稱。諸女習于禮法，所嫁必爲夫家之表。郡人數文閣侍制張宣等請表其闕上之尙書，未報紹興十八年八月忽告其諸婦曰：吾餘日再浹辰耳將與爾等別矣。至期精爽不亂視子孫無戀嫻之色。以九月某甲子奄然而逝。男曰邁通仕郎監泗州軍資庫白迨曰邁曰追皆南卒白邁右迪功郎前清遠軍節度推官白迨左從事郎監潭州南臺廟曰邁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適進士詹直文李殊文林郎張查右承事郎蔡載進士刁竄俞簡廉右朝請大夫應處仁孫曰瑛曰琯曰玘曰璵曰璥曰璫曰璿曰璚曰珽曰連曰璲曰瑾而琬而璇亦皆前卒孫女十六人皆爲士大夫妻曾孫二十六人元孫七人邁等以其年十二月壬申奉令人之匿葬晉陵縣定西鄉浮塘橋中奉公之兆以令人弟左中大夫人倫之狀來請。蓋觀詩人意諸侯大夫母妻者多矣閭宮頌魯伯而終之以合窆壽母信公魯之賢君也成風春秋之賢母也能使人國人祝其子曰壽而威焉而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并及其母則閭門之積累必有太過人者孫氏自廣陵君歷年多春秋九十一而終令人繼之至九十四令人之家婦葛氏亦九十比三世皆壽考百年孫氏之積累何其厚耶是宜爲銘銘曰：

施本系魯惠公始殊常事孔子騷爲漢儒唐有士丐其家在吳令人之先世佩左符是生柔明大錫百祥來嬪于孫黃髮在堂五世同本條支日昌孝謹屬屬執經厲行或筓于庭或躋于朝恩賜顯號盡儀履昭金縢錦綰翟衣步搖奉祠春秋燕及廟祔云胡多休閱此永年曰仁是常如一日然祈公而康京兆之阡劉銘于石以永厥傳

周夫人墓誌銘爲其夫張大夫作

亡室宜人周氏者同郡安仁人。父曰知默。故國子博士。母曰鄧氏。尚書右丞相調甫之女。宜人少孤。依母家。紹聖某年。余中進士科。時鄧公輔秦陵。以夫人歸焉。明年。親迎于揚州。明年。廟見于德興。明年。從余官于邵陽。于永州。于醴陵。二年。從官于衡陽。既滿秩。余如京師。寓宜人衡山。居無何。其長女卒。宜人悲哀過病而終。得年若干。會予奉親之黔中。之廣州。不克葬。殯于德興所居之南者十有五年。至宣和元年正月。余奉太夫人之喪。葬于樂平縣金山鄉濟歸橋。遁穿其域之東若干步。以宜人附焉。宜人初封榮德縣君。後徙今封。男女合六人。前卒者四。炳將仕郎。女適進士臧某。惟宜人族出華大。性資茂淑。歸于我者十年。

舅姑以爲孝宗族以爲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遺余思也姑敘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爲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庠續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
擷桂椒以爲精兮官沅湘之上游曰噫飢余靡悔兮特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嶺南于未秋嗟
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氣其焉託兮星其以既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官之畢
酬從汝姑以安宅兮闔長夜于一邱劍子何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從斯文以遺余哀兮庶來者之是
求

浮溪集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

詠古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驢人言當遠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
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雖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無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夢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勢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楫亦須風動天
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翥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懿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
嘆息狂騷子書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銜故與頑石齒和也速于售再獻甘誠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履良亦難我衣敝緼袍我飯首宿盤天公方試我錫缺勿妄彈

題張公明賞晴軒

只將春曉畫春晴東坡詩也取以名軒公明文定之孫
端居有何好名與勝會并人生豈長閒天字不屢晴邂逅風日佳一醉萬事輕君家大父客詩如九韶鳴
浮春散無垠搜取造物驚坐令綠野堂足繼睢陽城風流被三世諸郎未敢卿開軒著尊酒報答千花明

飲罷遣客休仰空看雲行是有佳處遙憶身後名事爲秋雨歎更作秋蟲聲

題折梅庵真草堂

軒冕有何樂書生分尤慘都虞百年中強半墮險艱能著履幾兩俱無茅三間僅非身世忘那得方寸閒
不見葆真老功成與毛斑飄然日邊來復作畫梅閣所至書滿屋鉅黃不停刪開窗尋丈餘要看湘南山
夕待明月至朝朝白雲還醉吟如樂天但少素與墨遂欲道脩阻無由結朱顏惟應夢見之千里同躋攀

泊召伯埭

孤舟渺無根夜歷數村雨今朝亂晴景水鏡寫霜樹哀鴻念羣孽正到客愁處男兒有懷抱何事亦關汝
蒼煙接牛斗懷恍迷歸路明發問吾僮乘流去復住

尤袤大暑留召伯埭

清風不肯來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髮獨箕踞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路我非襁褓兒亦爾困馳驅
居然懸俎豆安得免羈縻區區竟何營汨汨此羈寓淵明應笑人有底不歸去

大熱行連德山中不可車馬步至凌氏林亭詩

巖石休雲足清泉洗顏容于何脫冠履共指雲外峯巖彼園屋小鉤欄蒼翠重庭空燕雀乳樹老莓苔封
露泣遺簪竹風淅淅清林松欣然曲肱臥鼻息春醅濃推床上市去孰是陳元龍

次韻周聖舉從子乞紙

溪翁搗冰時寒甚龜手架千金舊詞客妙語零唾霧回看烏絲欄一稿輕百庶長供蠶尾落肯受蠅頭汗
今朝持贈君真似翼傳虎應緣未給札欲草子虛賦他年五十萬渠復顧鄰富行看醉帖來家不設寒具

鄭固道累書求高隱時走筆封寄

平生金石交政爾一固道佳哉固道乎所至即爲實人言醒而狂我見影亦好憶初烟塵飛環臺十萬甍
夕峰通甘泉兵氣塞穹昊公爲魯仲連塵去如振掃功成拂衣去不羨中令放每逢泉石佳便欲事幽討
晚行龜峰旁愛此千峰抱面營背郭堂蓋作出山草慨然懸其車避俗長卻掃所嗟高明家華屋幾人保
既留楊柳枝仍占杏花島真成醉吟翁何況無病惱屬爾鴻冥冥痛恨歸不早何當釋羈囚把臂共傾倒
餘光玩桑榆願息養樂樂買鄰會有時來往成二老

題伯禹給事漫亭

人生天地間同一幻泡影偶然相值過便有人與境那知兩皆漫直寄彈指頃古來賢達士物我均土梗
程侯東南俊少日忠義氣周旋正色地四海懷嚴冷立朝二十年憤世欲生癘班雖近日月志則在箕颺
中年拂衣歸絕意向鐘鼎揮麈成小集勝會已獨領清寒挹澗瀨秀色攬諸嶺聊將不羈身對此無關景
回首涖溪老便覺加數等從渠春風順那得到古井高祠出胸臆妙處如灌頂讀罷眷樊籠悠然發深省

次韻趙叔問侍郎送曾吉甫學士按荆湘右麓未見及之作

我老不足惜餘年苦忽忽願爲名山遊何必問所終一鷗若溪樵星杓幾回東長年秋雨邊醉臥聽船鐘

故人幸弭節相見宿昔同酒酣說經過授我書一通云自天末至諸賢盛游從臨分出新詩句法何春容
陳若臨大敵誰能觸其鋒擲持數千里不愧行囊空篇末亦及予依依古人風讀罷百憂失衰顏爲成童
歸來北牕下自寫團扇中君方著繡衣行佩金印重朱紱付君賞寧循牙曠隳我病擁僧衲深慚服非衷
邊靱了無取此意何常蒙心知坡陀卑難並衡霍崇尙喜盛山卷兼收醉吟翁他年定撫掌秋蛇間雲鴻

次韻周聖舉過蘇次元四首

往聞蘇趙公黃閣望諸老功名四夷知無愧越裳操同時卿相家執綺或傭保至今子孫賢庭有舊帶草世人如冰盃不知天有暑紛紛謗傷兒寧識眞實語當家勸采穫兩耳得韶蘢要須追此公勿問燕與許蘇郎年少時萬象愁雕鏤應知等兒戲區區止啼錢三生綺語習一悟心超然胡爲作解嘲切切相悲憐吳兒雅多姿不肯藏白地因君更增情吹雨作春淚三年師命留千日中山醉一聞高唐賦令我有所意

蕩蒙叔雅祠部重九日惠花惠酒惠詩繼爲袁家渴沽鱗潭之遊因循不能答再承佳句見寄今

用來韻率課一篇參陪杖履之勝幸一笑而去之以覆舊紙而作紙校也

秋風入瀟湘。千嶂倚天外。使君挽荃翁。行樂秋色界。放船下空闊。舒笑鼎鬪會。永懷愚溪人。千載有遺愛。延緣訪遺跡。佳處時擊汰。飛沈各獻狀。傾陪在我輩。忽忽莫能數。願似慰無賴。盃行未云半。落日已相對。歸來有酒所。方省欠詩債。朱轡幸停軫。嘉汝山水最。金莖時膏澳。行矣分沆瀣。何妨共流轉。今古同一概。非君箇中人。孰使此中大。伊余漂泊者。他日名亦在一聞。數乃聲。蓬蓽忘漱隘。

從釋子出前溪

霜傲萬壑淨。鐘鳴空楚山。夕陽當我沈。風煙追梅殘。西嶺月未上。數峰深作寒。枝間鳥競赴。亦復循溪還。

周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飈飄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聲聲到吾廬。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踴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竹間寺。共攝圖中疏。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若果話疇昔。新晴報鱸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若顛舒。奈何與之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躊躇。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孫益遠試歸隨車敗面已而薦書至作詩戲之以送其行

羊公作三公政辦一肱折功名方鼎來詎嘆養生拙孫郎少奇偉面滿若霜月胡爲忽顛隕有物食之缺寧非造物意怪子臥巖穴長年臉邊紅漫自供酒纒顧令冠蓋底未省識此傑何妨暫相顧一訪唐舉決朝來清鏡裏黃色兩眉微居然萬馬羣老驥已超絕聊將釣竿手遮日向西關瓊林風帽穩醉度櫻筍節從渠關宴上兒女笑腹腹誰能爲公豪玉環揮作雪

徽州班春古巖寺呈諸僚友

揆日奉明詔，班奉出孤城。和風遞鼓鼙，細雨迷旛旌。渺渺度阡陌，谿山照人明。幽花不孤芳，好鳥相應鳴。隴麥已爭秀，畦秧亦微萌。食新知有期，及我凋瘵氓。古寺依絕壁，林端列飛甍。殘僧四五人，靜若無所營。石室廣百肘，嵌空自天成。泉甘與茶宜，就挹巖下清。伏檻肆遐矚，歸雲入簷楹。數畝前致辭，貌野意則誠。

登幸枉冠蓋。使君豈無情。頻年苦飢虛。奚用恤此生。守昔在閭里。先疇每躬耕。起家三絕餘。膠漆符竹榮。無術布寬大。低頭愧綵綰。願言同撫綏。永絕愁嘆聲。

阻溪漲宿諸暨縣上省院

暑濕倦行役。依投得禪關。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霏還。積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扁舟人。宿昔廬茲山。殊者已千載。諸峰高煙餐。當時功名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國士。宸遊一何艱。憑高望行朝。小雨猶斑斑。試問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機望。

賦陳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雙瞳不能熟疎鑊起初曉危欄扶力上層簷掛雲表羣峰蒼玉如開籬四環繞向來聲利場自今眼界小
兩君天下士一見意傾倒有此風味佳未受秋思惱我昔溪上住盟言寄鷗鳥今年縱得來官事閒日少
樊籠更樊籠歸途天樣杳是處非不佳千慮舒懷抱浮雲且東來吾家隔林杪境熟斷難忘終念今朝好

芳美亭

東風不世情。幽谷渠亦至。雖分玄都種。爲我作春事。朝來花氣煥。詩眼先自醉。祇愁貪結子。零落煙雨際。聞今新踐成。有酒且頻置。

十月二十六日會于北禪分韻賦詩應辰得多字呂治先酒熱亦欲會客故末意及之

爲此升斗粟來往如飛梭。桂林在何許。水險山巒。騁驪駒。未至于焉。少婆娑。幸陪英俊遊。不覺日月過。今夕復何夕。朔風捲寒波。看核雖草草。聊以供笑歌。于如不飲酒。視此庭前柯。濃綠光蕤蕤。所餘今幾何。鄰家釀新熟。頗聞旨且多。更當奮餘勇。往挈金叵羅。

煙葉街舊普光明庵

長樂七閩會山川。富登臨。重城十萬家。間以煙樹林。何許肆遐矚。城西最高岑。主人厭直歸。與世相浮沈。三宿得勝地。八遠見初心。明窓一蒲團。宴坐依橫參。面面來遠色。層層列清陰。閒翻貝葉書。靜聽頻迦音。真法照了處。人居兩幽深。嗟予晚閑道。況迫桑榆侵。如何結保社。去脫頭上簪。從公剖眼膜。僅借篋千金。病中偶成。

病中偶成

衰病乃其理。移牀臥南軒。雖懷飲冰憂。賴有清賞存。春去芳草積。羶生滿庭萱。花房向夕斂。似與吾忘言。數蝶亦多態。差差傍叢籬。客來同一欣。何必臨芳樽。常恐秋節至。嚴霜實其根。吾生尙悠悠。眷爾安足論。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韻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韻

兒輩病元亮斗筲鶴曼容何時跨鴻鵠食藕蓮花峯小檻再遊歷輕寒裘未重人家當扈黍不愧千戶封
顧因琴高生僅見喬與松從茲毀車馬永絕世味濃歲晚復來此清陰期籀龍

聚山閣爲吳氏題

江故多峰秀色無可揀何須著腳力政欲長在眼詩翁築飛閣似恨山意懶縱橫數州碧收拾付酒醺客來何所命濯濯千髻館晴嵐入肺腑寶唾落碑版翁家誠可樂人境兩蕭散攄香侶趺坐終日對編簡風流前輩接細說鬚自挽居然典刑在聽者輒忘返會須營一壑萬事等鵬鷁從翁時對榻以看煙雨晚

偶書

長望北窗下，拋書任縱橫。娟娟柳條上，嫋嫋露梢明。眷此感佳節，怡然惜平生。少年文翰場，結客俱擅名。瑤草俟采掇，雲鴻肆遐征。如何二十載，日與憂患并。骨肉隨逝水，兒童長柴荆。向來交臂人，接武嘗同行。烟靄歲時會，尊酒懷抱傾。茲余登復嶺，顧影良自驚。飛雨夜來急，滿江上城。田家夢亦好，想像秋稼成。新春了，在眼，續我舊瓶清。

吳傳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所無恨未之見也爲賦此詩

吳侯能書聲，不減銘瘞鶴。蚤即今獨步，誰數衛與索。官黃臨小楷，老筆更沈著。年來雞鶩間，兒輩妄穿鑿。超然出新意，非用元和腳。游絲隨春風，忽向意凡落。傳觀懷飛動，安得此健藥。自言臨池時，展閱更嚴肅。毫端幾百鍊，始到蟲網絡。誰云右軍後，茲事秘冥漠。一朝神明還，千載宛如昨。乃知鍾魏妙，信手皆合作。於皇雲漢章，神授等河洛。光芒下照燭，萬帖悉精粕。君命幸逢時，當草鳳尾諾。胡爲尙留滯，未便持漢索。行看誠懸歸，佳句題殿閣。

書局晚歸

平生麋鹿姿，不意華屋居。一爲軒裳擢，所得非所如。弱跡隨諸查，清班直周廬。蓬山切星辰，牙籤明綺疏。散帙喜所得，懷鉛愧中虛。願歸復奚營，一飽不願餘。事廿四立壁，懶作三獻書。高槐障煩煩，清陰落庭除。幽臥遂終日，茲謀定非疎。娟娟新月流，翳翳歸雲舒。懷人發浩歎，屏營以踟躕。願言果歸志，寧被腰纏渠。

次韻胡德廣書懷

大瓠既成實，無用始欲割。鮑魚困車轍，求治願升斗。我昔請斯言，感歎銘座右。憤憤千金軀，未欲聊俯就。數子磊落人，好事真吾友。相期竹西遊，晚歲並耕耨。如何窮窮途，猶獨吠羣狗。平生笑俗士，反欲較妍媸。譬如影影人，乃與影競走。今復念邊陲，未暇從田叟。彈冠宜戴征，子先我欲後。世間轉與樸，拳曲自難揉。

陪諸公遊文雅堂觀法雲寺

旅泊值秋晚，登臨良亦佳。高臺始基誰，未覺歲月遐。維梁漢諸弟，非復李附設。鳴鞭白雲上，寶鬘翻千鴉。樽前第詞客，坐作屈宋辭。祇今竟何有，蕪沒荒煙斜。秦城什翁仲，楚俗悲章華。空餘古招提，老廟伴丹霞。花氣侵客袂，松聲滿鄰家。淒涼劫灰地，半似篋竹筵。坐久屬橫野，炊烟映蒼牙。似聞離騷曲，尙作兒輩誇。惜無斗酒醉，水厄空嘗茶。

又

同來卜幽期，此樂真雋永。行尋野航渡，俯玩雲水影。追隨兩玉人，妙語時灌頂。平生訪古意，到此方一瞬。所欣俱禿翁，王事廢朝請。且同陶淵明，遠社對宗炳。晴軒納野色，秋思浩千頃。忽驚梨栗村，身墮白鷗境。飄零恆勝會，老大惜餘景。況當風露辰，病鶴最先警。留連淨名室，坐聞香香冷。還尋野田歸，草樹斜復整。有酒當再來，悠悠詎能省。

陪諸公遊惠山

茲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峰積蒼潤，嵐氣亦如雨。珍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華仙作佛供，酒此玉油股。甘寒飲天下，瓶盞走膏乳。兒婢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源起臺殿，下瞰松柏古。巍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我來值佳月，濟勝得精呂。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與未極，落口在林莽。卻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

題通惠亭

吾山皆中腴，初不顯地脈。滙、管同味，十里何所隔。幽居愁遠汲，恨望懸瀑白。天公真解事，分我膚寸澤。無煩鑿龍引，中有玉池色。羨若聊餉君，未須嫌水厄。

從吳禹功借徐鉉小篆帖以詩還之

六書散浮雲，篆籀世不數。陵夷到草隸，差別幾四五。人皆逐會玄，不復知父祖。中間尤可笑，幾驚紛去取。孰爲魯漆書，況說周石鼓。陽冰雖晚出，妙意得千古。後來繼者誰，嗜省人最許。明憲出小軸，驚歎手爲拊。平生筆筭耳，慣見沐猴舞。一登韶虞堂，方信有干羽。援毫極摹倣，洗壁類兒女。秋蛇已成癖，老腕徒自苦。卷書還歸公，聊自愧韓愈。

食十月草

佳草出何許，南山白雲根。畦丁入雲採，偏以脫葉翻。戢戢寸玉嫩，疊疊萬釘繁。中涵烟霞氣，外絕沙土痕。下筍極雋永，加餐亦平溫。伊昔貴公子，鮮肥厭羔豚。爭啖肉蘭菊，其品天花尊。居然此珍產，以遠莫見論。坐令五鼎味，但飽三家村。伊余少所嗜，頭白歸故園。日獲甘脆享，人言老髮存。枵腹固已陋，竹枯何足言。從今大嚼處，不復思屠門。蜀人以齒齧，半爲屠門語。誠哉三月有，草出竹根正。亦士人飲食之，曰竹枯草。

寄余仲誠

下巖雪齊消，煙日暖春事。端憂味佳節，獨宿松下寺。遠屋泉雨鳴，焚香戶深閉。殘僧荷鋤出，幽鳥下庭戲。前期道心復，敢憶棲遲志。起望君家雲，風清厲成宇。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絨以駭雞珍，妙極匪之工。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鑒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功。客問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匪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畫窗，星迴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彈淚兩無言，掩鏡聲囊中。

寒雨郵軍

小雨靜林麓，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淺，薄晚荷風生。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撥迎我，鱗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投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避地回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通竿。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潭。汲路轉離落，人家在桑陰。平曠漲清波，隨麥如人深。

溝賦賦鳥驚新蒲映浮沈。我生本樵漁。對此諸初心。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蟾蜍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堪歎。消憂賴酒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揀候蟲秋爲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湖落西川根。渡口橋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短長更。不寐聽雞門。跌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暑退涼亦收。澹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琉璃。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掩。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人生幾聰明。日夜旅駒驟。幾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堠。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宵青燈花。似壓銀頭蟲。兒飢女沈吟。歲晚書未通。人言閭閻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汚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難星。不照湘南州。

浮溪集卷三十

七言古詩

許中放船歸陽羨

流湖欲作環珮鳴。枯木未肯回春聲。舟人坐恐雪爲祟。鷗鷺又歸天邊城。天公知我不足厄。乞與十日霜風晴。遙遙煙堤護玉鏡。漉漉雲海浮金鉉。攬衣坐數鐘漏息。聞見宇宙無餘情。燈花也似關兒女。咄咄笑我長宵征。我生底處不堪著。未歸且難吳兒耕。縱無鄰翁飲子美。會有稚子迎淵明。仙山況聞連洞壑。佩龍或可求長生。聞中日月吾所有。此外付之人重輕。

送昆陵太守劉君受代東歸

往年我作新安民。人人能說劉使君。使君本一儒者耳。數十年來嗟未聞。我時屈指今州縣。似此賢侯當識面。那知漂泊千里餘。畫戟清香日陪宴。使君何以人不如。何中正有萬卷書。清真簡淡乃天性。文章政事猶其餘。向來天子留君住。重與昆陵三萬戶。誰教一曲渭城歌。忽作梨花枝上雨。宦游南北安得同。撫循凋郡還須公。人生五馬亦不惡。與民處處爲春風。

題孫益遠三士堂取東坡三士圖月與陽明關川爲三也

浮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讀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著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從人乞酒

張侯表表霜松立。嗜酒清狂餘故習。長年種秫學淵明。門外溪流和月汲。手調溪上百花乳。十日煉成冰雪汁。糟牀夜聽秋雨注。詩腸曉放春風入。飽聞誇說未曾見。但笑書生便飲濕。爾來消渴臥江海。更似枯魚過河泣。傾家餉客古人事。坐看兵廚千斛給。那知日飲無骨相。咫尺公榮殊不及。西風昨夜到林杪。左手蟹螯行可執。新醅早晚定堪斟。凍蟻浮缸應戰戰。心知問字寂寥久。會遣鳴鞭馳送急。呼兒洗盥醉先酒。爲君快作長鯨吸。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沈沈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驅長鯨無地誇。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塵底。時放青山來竹罅。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道公忙那肯赦。要須更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次韻周聖舉清溪行二首

君不見國家有紀狂童干。一溪百繞山千盤。竹兵草草兒戲爾。震澤以南心爲寒。初如妖禽啼月曉。忽作聚豹奔騰酸。九重夜半出秦甲。一麾萬里春農安。書生那知破賊事。且復雪涕論悲端。憶初倉惶挺身走。江湖滿地皆驚瀾。仲宜何暇守漳浦。子美僅能投錦官。朝愁烽連海嶠起。暮恐雲掃星河翻。忍飢怖死頭搶地。破釜難離苦澁澁。爾時身世狹于掌。俯仰宇宙何時寬。只今同喜風塵定。慎勿忘憂耽酒聖。要須剩作春醪行。爲洗吳兒百年病。

君不見吳興自昔王江干。歲輪御府金堆盤。一朝肘腋作奇禍。玉冊錦袍盟欲寒。驛塵初飛梅未破。忽忽煙雨催梅酸。行驅鬼馬載鬼妾。欲偷瞬息如槐安。那知氛霧卷清晝。旄頭夜落天南端。樓船千萬羽林卒。飛渡海潮江不濁。狂童生致獨柳下。請肉仇家來白官。千奴一膽更須闢。速收兩手春耕翻。鹿奔誰云爭走險。雞敗但笑空餘冠。政須紅粟哺其腹。此令朝行民夕寬。功歌九廟今誰定。退之方頤元和聖。老人端坐聽清風。習習先秋蘇肺病。

題周章約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雲霓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與菴。故營容膝尺度足。卷藏風月吞江湖。客鄉筆墨共游戲。維摩牀坐同跏趺。鉤簾終日屏塵事。臥聽秋雨鳴菴蒲。伊余想像未得往。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皤。滿壁但掛歸來圖。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莫忘築室愚溪愚。

觀秋江捕魚圖

浮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霜曉落木滿湘秋。黃蘆飄風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夕陽斜照寒波流。蓬萊雲笈與夷猶。得魚沽酒更
勸酬。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綠水得魚游。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雨時。恍疑身
在滄浪洲。年來萍梗歎滯留。擬欲與子爲朋儔。

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詞林根柢須人品。四海聲名誰藉甚。金華真是第一流。好泛扁舟著宮錦。向來奮舌動天意。不怕惠文驚
凍凜。忽然飄落九疑山。坐對秋風行雨愁。手栽岩桂友羣石。敢拾清香供燕寢。笑隨蠻俗且南冠。忍說鄉
關猶左在。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廬。功名入手談笑間。誰謂收之如拾遺。況君風骨未渠艾。意
氣文章天所授。我今頭白奚所爲。柏樹誰知問從脫。雖云百里聞何關。同在邯鄲一榻枕。遙知袖手正書
空。讀罷離騷還痛飲。

蜂兒行土人謂之霜蜂

蜜蜂以蜜爲生涯。爲人採蜜安于花。霜蜂營忍奇禍作。深崖大壑懸其家。生兒半乳自毫末。幼成玉蛹肩
相差。分房戢戢連縱子。擁戶娟娟蘭茁芽。驚猜肯使樓收近。千尾負毒爭防遮。那知長安貴公子。酒酣咀
嚼不搖牙。登盤未辨翅與股。百金購買囊紅紗。翠魚漫傳仙物美。桂蠹空取蠶方賒。吾聞厚味古所戒。暴
及胎卵非奢。令國火攻無脫者。舉族擊斃奚罪耶。厥包作貢自誰始。從今可弔不可誇。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水。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腰寒水稻生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
天公。不如歸臥河壑底。世事一掃春花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胸次潭冰雪。擬將身作買胡留。無奈東
如空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噴。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贈丹青僧了本

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如何三昧畫中王。解使天機照人目。含毫不動先有情。萬態了了隨
經營。偶然得意灑春色。日輔月角須臾成。精神遠仗精神完。筆下區區徒刻畫。故知巧匠盤礴時。萬里丹
青減容色。君不見齊梁大士天所開。幼僧不許僧繇續。師今幸有印泥手。貌取當年黃面來。

題楚東吳文學湖隱閣

君不見三峽灘源壘壘堆。盤渦日夜轟春雷。又不見洞庭周遭六百里。日月出入其灣隈。人間偉觀有如
此。欲往莫到空低回。如何湖光几席上。萬頃鏡淨無纖埃。桃花雨餘春漲急。盡疊正作蒲萄醅。菰蒲遠映
水一碧。五月菱蕖美渠渠。冰輪背向座隅湧。四座林影參差來。天寒潮落洲渚出。健步更宜尋野梅。吳郎
一生短髮下。裹以章服羞自媒。家山故有邱壑在。松竹多是兒時栽。中年有得雲水趣。深入鷗鳥無驚猜。
坐令浮念掃除盡。方寸淡泊寒如灰。浩歌時從鼓棹去。高臥不怕當關催。蟹湖賀老即君是。定與爾仙長
舉杯。

次韻蘇養直寄黃元功

淨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男兒當騎生馬駒。不但詞賦凌三都。願從比地傳介子。西吞青海東元菴。一行作吏不稱意。人間險過宮
亭湖。黃郎里中同隊魚。十年太學隨諸儒。春風不作雲漢夢。秋雨漫肥瓜芋區。一身長寄白鷗境。千字快
掃青松腴。風埃空憶大梁別。尺書不到雲泉居。似聞聯騎尙伏櫪。飢鷹未飽誰能呼。清江上有仙人盧。何
時十幅西風蒲。與君杖屨日來往。濁醪可解飢寒劬。

次韻劉立道二首

劉郎有酒君當傾。安用新詩鳴不平。黃檗未曉轉頭熱。朱絃卻喜知音明。古來去國例憔悴。伊余尙得佳
山水。謝公行處欲千年。擬傍蒼崖尋履齒。揚帆今向古長干。渡口遙知僊戲官。此行相伴只明月。到時破
壁應團圓。藟草飯稻江南俗。剩饒銀絲炊白玉。人間墮飯萬事休。以君健羨千頃綠。
雲花忽作按雲傾。臘梅便欲迎嘉平。青燈已照浪頭宿。夜長更苦風連明。檢黃柳綠已衰悴。空餘疏星漾
寒水。想君懷抱亦凄然。況我飄零誰復憐。不須聞此語闌干。人今得歸仍得官。未應百鍊還磨滅。他年尙
讀霜鐘鑿。心知簿領令人俗。賴有煙波雙鬢玉。長沙縱使賈生歸。只恐樽前獨鬢綠。

次韻過顧子美話舊因遊惠山

放船出郭溪潭渾。乘潮夜到君家門。潮頭細卷落花雨。濕橋不驚春夢魂。君家難忘復易識。依然井徑當
丘樊。向來惡子下關處。繞屋但見清陰繁。飄零懷抱少傾倒。一見故人如故園。嗟予何因得之子。舊事時
自憶陵輪。饒陵當日盛游集。往往前輩風流存。嘯歌靡容阮籍逸。人物不數王融。我時三十君始壯。嬌
嬌兩鶴俱乘軒。大兒洪。徐。小兒向。此外餘子何勞吞。龍沙買酒醉秋月。倒林但聽長江奔。祇今相去龍
日。世事反復那勝言。一官得歸大如屋。五年乞米供朝昏。願懸遺物乃知我。欲使曉窗窮彌敦。君看靜
不同者。王孫顧青還爲誰。飲酒起步青松根。其間佛宇諸峯尊。席邊政喜泉漱壑。風外已復鳥啼村。箇中
好著我輩人。寔與石上留舊痕。

以詩酬答贈小姪

老奴攜歸來林泉。蒼然白髮垂枯顛。自甘老矣填溝壑。那識人間有地仙。小兒微意我所喜。屬舟便可來
山前。輕帆破浪有清思。況是暑月開紅蓮。塵緣萬事不足理。且欲一見增欣然。

石舟嘆

忽忽負錫歸雲壑。閃閃鐵車雷電翻。一城騷亂急星火。官軍底用農時穿。海神有意驅巨石。風伯不肯停
陰雲。坐令桶水甚于酒。查者以乏軍興論。我義之山童大懼。所過郡邑千官奔。蕭衣持斧坐堤上。百潰倒
盡生龜文。民間四月種不入。敢惜數斗春泥渾。君王神聖古無有。談笑坐可回乾坤。何妨暫放九天上。叱
散黃龍還欺根。嗟哉食肉胡不告。勿謂石也安能言。

次韻賈仲遠還淨溪張葉之什

我家淨溪溪頭。一榻一盞聊玩世。誰教去踏曉鼓朝。也學兒童攻偶儻。儻身曾是掖垣客。歲晚猶期樂
天似。兩年漂泊萬里餘。老矣始于魚得計。欣逢賈傅古湘口。城郭雖非人物是。連臺倒側時一醉。醉後還

淨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爲五禽戲，感爲我出新時。金石因聲泉湧思，年來處處飽寒飢。染鼎忽驚嘗異味，荷花開已三四紅。有酒無通行樂耳，與公同唱三百杯，莫負便便五經笥。

卽事

尚嫌西嶺懸日光，回望東崖森雨行。天公作事銷底力，投壺一笑千家涼。初乘青駿度平野，稻花風露隨人香。忽驚強弩過林杪，羣山發盡煙復藏。官廚蕭索若可挹，炎官火傘那復張。夜寒更踏松桂影，馬頭新月明于霜。

次韻重九川餽墨

徂徠老松蔽百牛，輪青腹乳來中州。何人夜半攜寒碧，用心獨與神明儔。範成秋天翔紫鳳，裁作古虛懸蒼球。匹夫被褐知者少，江都老相千金收。養之懷袖作款息，平生長物胡爲留。分張好事亦及我，摩挲未語心先謀。明光起草正須子，一揮坐遣千人休。嗟予老矣安用此，誰能細字書蠅頭。

五言律詩

許中書事三首

永日鉤簾坐，乘流願自怡。手邀飛絮住，目送落花移。官牘吾何有，郵籤汝漫知。關心海遠事，無復少年時。既雨堤仍注，無風浪更揚。麥登孤市沸，榆老半川涼。擊汰吳淞勇，傳檄楚戍荒。祇應今夜月，兒女話他鄉。幾日輕機動，波光滿座隅。岸遙雙燕去，天濤百禽呼。衰白看明鏡，飄零倒濁壺。長年作羈旅，三徑有人無。

題余氏幽光亭二首

縹緲風煙上，誰裁柏滿庭。諸郎渾玉雪，前哲想丹青。舉國思人鑑，重泉挾德星。空餘千載事，寒露泣秋螢。自尋幽人去，江山勝氣無。祇今埋宿草，誰復冀生芻。滿世儒冠寵，他年史筆誅。未應邱壑底，遺恨失金朱。常山道中聞諸將屢捷

一雨四十日，義和安在哉。路憂石頭滑，憂怕天心開。隔水喚舟渡，逢人騎馬來。聞言江北好，一笑爲傳杯。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

汾水游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還華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驚天墮，邊烽斷日飛。百年淮海地，回首復成非。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方當勾踐膽，已補女媧天。諸將爭陰揆，蒼生忍倒懸。乾坤滿羣盜，何日是歸年。身老今何向，兵罕未肯休。經旬甘半菽，盡室委扁舟。台拆星猶掛，農飢麥未秋。日邊無一使，兒女詎知愁。春到花仍笑，時危笛自哀。平城驅羣去，瓜步佛狸來。地下皆冤肉，人間半劫灰。只今衰淚眼，那得向君開。

次韻桂林經略李尚書投贈之句三首

方隅謀帥重，帝豈賈生疎。絕域須高枕，中朝輟引裾。邊城雄鼓角，幕府省文書。暫作聯鸞去，羣公歎不如。東越更新組，南陽別舊廬。中原猶鐵馬，遠使只銅魚。荒俗宜深問，遺蠻勿重驅。歸來正黃閣，將略自公餘。聞道中興帥，今餘第一流。犬牙聊制敵，猿臂卽封侯。把酒逢元亮，哦詩得子猷。何妨留此傑，相與復神州。

次韻蔡少張遺興四首

南紀安耕鑿，平時不受兵。邊陲忘宇覆，江漢忽塵生。潮卷妖星落，春歸玉帳明。將軍談笑事，一箭定聊城。聞道官軍入，吳儂盡倒戈。指揮移地軸，清洗用天河。尙作蒼頭起，當如赤子何。汝曹宜面縛，環壘卽恩波。欲弔沈冤處，春江只自深。勸樓元聚守，鳩壘要先侵。吉甯行看報，窮寇有底禁。簪花應好在，準擬報同襟。坐奪江山險，都忘帶與襟。不應因廢落，亦費顧謀深。廣作懷歸雅，行參解渴琴。君王憐赤子，豈豈在南金。

次韻鄭固道侍郎見寄長句二首

一作班荆別，秋風幾度涼。論文隔尊俎，得句夢池塘。歲晚思傾蓋，情親比陟岡。若爲生羽翼，千里到君旁。憶昨遭戎馬，同浮十里江。括囊聊避世，懷寶豈迷邦。眼底雲空過，眉間雪未厯。不因參嘯蟻，那得寸心降。

舟行遺興五首

擁棹無餘事，時聞起柁聲。水煙猶作障，霜鶴已隨晴。羣鷺人歸路，悠悠歲晚情。祇應江海外，隨處著餘生。滔滔千里浪，祇解送人忙。看卽成衰髮，能堪幾斷腸。繫船冰樹動，炊黍水雲香。驚怪陶彭澤，功名晚更忘。高城吹角罷，別浦載燈歸。歲晚客猶去，水寒潮亦稀。一身將影屢，萬事轉頭非。莫倚危橋望，清霜易滿衣。霜斂初晴夜，江愁獨望人。蕭條全浦暝，錯落數星陳。老覺殘燭元，窮遭醉尉嗔。梅花行滿眼，莫作後園春。渺渺竟何向，滔滔難與論。屬書鳴笛野，雪竊過帆村。夜寂人誰語，江流月自存。莫令漂泊夢，千里到脩門。

過臨平二首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隱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窗。麥風能起枕，梅雨不鳴江。往事心長折，歸途影自雙。依然舊柳地，人老故先降。

天長道中三首

山行逢淺夏，濃綠壓低巾。地冷猶衣絮，村香已食新。羣鷺渾欲老，魚鳥自相親。倚杖看孤月，悠悠何處人。十年遊歷地，客子故難忘。下馬尋遺老，開門對夕陽。一鳩鳴曉樹，數鴨臥蒼茫。更欲東南望，疎星近鳥行。節物兼喧暑，川原半雨晴。煙塢時一犢，龍鼓忽齊鳴。斗粟違高枕，囊衣度古城。讀書成底事，投老失春耕。

水晶數珠詩

猶憶他山潤，來依寒坐深。誰云秋露滴，能節海潮音。積數虛難盡，微聲曠可尋。但隨吾語默，用舍我何心。食蝦

山與寺

久憶南來好，今朝放筇空。短箱傾碎碧，纖指割輕紅。屢折宜除死，纖長不接窮。吳兒方獻納，應與鯉魚同。已往驚潮渡，還憂複嶺登。逢人多問數，投宿只尋僧。野飯農夫怪，山行稚子能。朝來那得爾，前路好飛騰。

悼往二首

宿草縱橫綠，春歸有底忙。百年知有盡，萬感要難忘。欲語如他日，猶疑在我旁。人生今至此，不擬惜流光。意懶還須步，愁多不更曠。蕭蕭寒著樹，咄咄老侵人。未滿窮愁願，先分夢幻身。東風吹節換，送我淚痕新。

起居方舍人挽詩二首 賈人

漢殿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氣林泉老。名聲日月新。賈生方擬召。國鳥在承塵。經術羣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邊使節。竟老近臣班。賜第叨同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河中使君莫少卿挽詩二首 于德就第

表表今詞伯。邕邕古德人。翩翩初費省。邂逅老朱輪。閱世深涇渭。傳家得鳳麟。懸知他日大。時望屬平津。藉甚河中守。宜簪近侍冠。九霄卿月墮。四海德星寒。桂籍新枝大。蘭坡舊蘂殘。空餘車馬費。鄉淚滿江干。

挽毛奉議詩二首

不信儒冠誤。長年自濯鯁。鄉評推秀孝。墨客誦詩文。仕早收朝蹟。材終塞上聞。晚全冰壑趣。造物似知君。玉立簪纓底。平生恥自媒。次山初漫仕。元亮即歸來。竟老金閨籍。虛憐舊帳哀。盛名知不朽。妙語寫瓊瑰。

致政魯奉議挽詩二首

澤國今耆舊。于君見典刑。居鄉乘款段。生子得寧馨。綵服供春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詔持從君賜。經寵與佛同。早登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世松成蓋。傳家桂滿叢。素車千兩送。榮絕九原中。

魯國太夫人楊氏挽詩二首 朱勝非丞相母

有子升台榭。承顏況日長。魚軒開大國。鶴髮老高堂。忽報裁萱頃。空餘扇枕涼。他年黃閣地。誰舉伯仁觴。白雲終日望。方喜見庭闈。鼎食三牲養。貂冠五綵衣。回班儀未舉。反哭事俄非。寂寞蒼溪路。安與去不歸。承顏雖一子。扶膝有諸孫。壽社膺難老。哀榮動至尊。祇今懷顧復。猶想對平反。天與牛眠地。何須故返園。

陸祐太后挽詞二首

慶源由魏國。率祀及宣仁。盛德懷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館春。朔漠還征後。南州倣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能惟。擁佑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與帝鄉期。

浮溪集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

湖州長興縣大雄寺陳霸先故宅天嘉中所植檀栾葉蒼然其中空洞皮脈僅存而已
曾經活劫故依然。老壽方知木有仙。直幹凌空裁百尺。虛心閱世已千年。深蟠澤國與王地。獨傲天公造物權。玉樹庭花非不好。祇今誰占舊山川。

韋氏獨樂園

渺然于世不磷緇。手自栽花作四時。坐客聽蛙聊復爾。呼騎聞鴈汝爲誰。眼中泉石輪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早晚拈香來就讀。別開三徑與君期。

宿東山寺有謝公井存焉

謝公當日此徜徉。千載空餘一徑荒。林壑久應無小草。石泉今即是甘棠。江山似恨功名誤。花竹猶含笑語香。投老西州知不反。可堪垂涕笛簫傍。

次韻李元亮

水宿山行十日歸。李侯應恨尺書遲。遙知雨別風流後。直到秋高木落時。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

題詩與君家世如兄弟。歲晚同爲邱壑期。

次汪相韻

幾年東閣款差池。忽見溪山照紫微。千里謠傳旌節至。一城爭看錦衣歸。敢言刺史分符寵。幸遇諸生鼓瑟希。早晚九重宣詔急。紫陽山下驛塵飛。

次韻張樂清

從渠兒輩錯書臺。自寫新詩細作行。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有德星堂。流匙已厭青精滑。蘸甲須嘗白蜜香。祇恐笑談須此老。又教天下起馮唐。

次韻蔡天任二首

遠屏郊園難復過。支筇立到暮鐘時。苦無啼鳥坐春去。時見好山綠竹低。行逢鄰僧語一則。絕勝飲客呼三遲。人間萬事不關我。以教自適如凍龜。

一雨真成解人意。兩盆注野卻晴時。五更城上烏鳥樂。十日街頭櫻笋低。江聲即隨潮信急。雲氣欲度山椒遲。吾徒飽飯眼中見。饒息不應長學龜。

次韻董禹川二首

江山怪我數能來。政坐刀斤教不才。生理喜于魚得計。交情羞似鴛爲媒。烟塵回首烽三月。花柳關情酒一杯。日夜故園歸夢好。憶衝細雨斷蒿萊。

涉世真成百轉舟。漫教俗子相壺邱。投林老去三椽在。隨飯年來萬事休。只欲攜兒耕甫里。誰能著酒換涼州。絕憐揚子津頭雨。管斷江南庾信愁。

次韻洪駒父集東山

文書到眼只昏昏。出郭尋山聊解紛。驢馬去迎三丈日。與僧同臥一簷雲。竹間揮麈風相及。松下烹茶手自分。回首微官堪底用。他年泉石是知聞。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滄海重林盡。秋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題何子應竹君軒

苦連深竹楚江干。分與幽人共坐看。映得圖書終日翠。養成風雨未秋寒。渭川昔漫誇千畝。錦里今須種數竿。移取辟疆園畔去。免教童子報平安。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

且欲相隨首荷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攄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窗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柱笏意千里。肯爲俗儒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鷹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

葉寒。向來叔度偏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次韻熊使君登樓感秋之作

隨處何物四經秋。只有江南萬斛愁。客枕蛩蛩聞最早。鄉書鴈少到無由。菊盞今歲還經眼。茅把何時得重頭。工部也應兒女隔。羨他相近水中洲。

小築成漫書

旅營茅屋破蒼苔。隔水花多不用栽。開卷古今千萬事。杜門清濁兩三杯。故人昔倚風相及。客子今并雨不來。已辦此身如木石。沙禽那得更驚猜。

用友人韻寄平江蔣侍郎

詞源衰矣患材多。筆力駸駸跨永和。屢聞州符猶割竹。盡歸禁裏舊持荷。聲華大似城南杜。勳業看如相國何。自笑萍踪久爲客。那能綺履盡餘波。

書事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仿名州。雖遭澗吏嗤韓子。卻喜溪神識柳侯。晝日野田行雁極。有時雲嶺鶴鉤。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余去年寄前詩今再過其地而產征已卒用前韻書驛壁

年少豈知身世浮。心期同老故山秋。誰教玉樹埋黃壤。不許鴛鴦到白頭。鼎鼎百年皆夢幻。悠悠萬事判窮愁。當時鴻雁書來處。今日飄然成獨游。

憶張子充

他州異縣復芳時。驪起尋梅把一枝。濁酒縱能千道近。蒼髯終不與春宜。逢人欲作顰眉語。去國長爲倦句欺。斟酒旅情誰會得。徑須京兆出蛾眉。

橫山堂

早冠清朝玉笋班。忽乘歸興拂衣閒。聊將詩酒關心地。盡占江湖在眼山。人坐數州空翠下。月行萬頃水雲間。當時范蠡曾知此。那得扁舟去不還。

分明圓嶠與方壺。萬壑千巖入座隅。臨賦就傳今日句。以遊安用昔人圖。丹青霜葉秋明滅。水墨烟林暮有無。記取淪浪漁笛曲。他年要得使君趨。

靈惠公廟

臺殿崇崇冠冢顛。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歌舞雲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蒼龍奮命降中天。僊王遺種班班在。好乞韓碑記逸仙。宣徽有主靈惠公。廟存遺惠公。廟存遺惠公。廟存遺惠公。

醉別劉季高侍郎

鳴昔追隨輪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烟閣。巧習曾遭假月堂。雙燕又乘清夜去。一羣聊發少

年狂歸來卻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移守臨川會吉市以詩見寄次韻答之時吉甫除閩漕未行

朝來剝啄叩門誰。昨夜燈花已報知。腰下方懸新守印。眼中已見故人時。十年且喜朋簪合。千里休言官牒隨。問我拙書何日竟。病來編簡網蛛絲。

送杜文仲微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瀰。此行聊復屬門墻。邊烽已息何妨醉。民訟全稀尚可時。昭代聲名方此振。中年離別未須悲。深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板援得退之。

奉送張憲良司理

病來誰復顧湘纍。君獨無忘宿昔時。人物喜逢三語掾。風騷遠過四愁詩。尊前破涕方成笑。人事多乖又語離。莫道天涯無雁到。好風寧不寄相思。

重送惟皓

那知重到舊溪邊。兩月青燈聽雨眠。閒引瘦筇行落葉。復尋清磬度疎煙。官遊南北夢千里。人世短長癡百年。安得隨君飛鳥去。盤陀相對共安禪。

喜汪發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怪底青燈綴玉蟲。忽傳車馬到溪東。烏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彌勒一龕同。維持相見問生死。爲報百憂如夢中。

約教授遊東林寺

擾擾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鬢脫。白蓮結社漫躊躇。泮宮夫子能敦約。共採新闢廣舊書。

熊使君次韻見贈次韻答之

蠻貊三年喜及瓜。歸歟春思自無涯。朝陽巖上無殘雪。慶朔堂前已亂花。歸到兒曹應借問。爲言顛髮未全華。仲宜正得依投處。萬里心安即是家。

寄呈壽基致政左司

年來何事憶青蓮。家近秋風萬頃湖。五馬曾同當日度。二疏今見古人圖。山雲尙勒移文否。田父時遺泥飲無。餘論不妨傳四海。君家世世有潛夫。

拂衣歸隱舊烟蘿。鐘鼎山林竟孰多。眼有空花皆是幻。心同古井肯重波。清談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養和。我亦行拋簪笏去。從君春日曬漁蓑。

戲孫仲益壽春自向書郎予告迎婦湖東留毗陵久之

會酒相逢飲初花。飛柳暗忽春餘。不嘆太史牛馬走。許郎官樓夢斷。幸有雪兒歌妙句。何妨蠶液煮行車。只愁人誤刀頭約。新月娟娟已鏡如。

次韻張開道西池小集

眼中烟水復雲林。地勝身閒得細尋。沙暖鳬鵝潭得意。日長桃李自成陰。風光欲盡今餘幾。杯配相逢真厭深。報答春江無好語。浪陪諸彦恣幽臨。

次韻吳子書天寧夜集于書先鳴名士也

萬卷長年坐一窗。肯論邱壑與巖廊。江頭同過探花節。夜半劇談獅子牀。異世風流相廷祖。他年言路傳君芳。菰蒲渺渺烟雨。何處眼中逢此郎。

同辯良至薦福塔頭

曉轉幽處一牛鳴。空霧依迷失化城。茗椀煮瓊重問訊。竹溪松塢共經行。雲昏洲渚雨還作。風入菰蒲潮欲生。此地相逢復相別。江天病眼向誰明。

翁養源因先家瑞松作亭求詩

櫻枝偃蓋蔚相扶。絕勝分封五大夫。天遣歲寒雙幹合。人言江左百城無。閒孫爲表祠壘勝。好事爭傳宰樹圖。肯學并柯桃李李。四時佳色照黃蘗。

過南園小嶺

步歷崔嵬數百尋。垂堂漫許戒千金。年來世事總如夢。老去兒童長掛心。聽雨不眠那復水。行山未遍忽秋深。大寒更度宛陵水。霜月欲生風滿林。

東安許明府同里之親任滿回家求詩爲別即席賦此兼簡熊使君

三載相依萬與瓜。一尊爲別忽天涯。君先歸路經回。我正幽棲似浣花。好去乘時追俊彥。莫嘆無力展才華。城中若見漁樵客。須問浮溪老國家。

泮中偶題

蛺蝶斜日立簾鉤。燕子新晴語花樓。煙清曉花隨意得。蕊蕊春水此生浮。無官可緩三人帶。有子能勝十具牛。老大拂衣歸去好。事雖何必待清秋。

過金陵

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道意如新。古今更欲悲何事。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妬晚。霧縈江闊更含春。固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我一身。

傳冲益久不得書

經年坐久一蒲團。幽鳥時呼到曲欄。山色繚繞溪色好。松聲長學雨聲寒。那將俗物關心事。只擬晴窗想鼻端。已作生涯置事老。故人誰肯報平安。

次韻孫國器喜予鈔書精密

天教江海著酒郎。擬作他年柱下臬。未辨豈書華古漆。聊將開本寫官黃。苦心便擬耽成癖。病眼猶堪細作行。祇恐雌黃成誤謾。更須頻訪沈東陽。

還吳禹功徐帖

謙專小學國朝初，籍籍甘泉數二徐。輩行雖居諸葛後，典刑全是嶧山餘。柳家莫笑囊中手，鄭老方耽柘葉書。待得門前溪水黑，憑君合作定何如。

朱新仲自韶州寄靈壽杖并詩次韻答之

苦澆風便幾千秋，詩仙寄我海南州。攜來應自瀛池國，得處還因博望侯。吹燭會尋延閣老，掛錢肯學飲家流。杖今莫便爲龍去，扶取衰翁老故邱。

題四望亭

累棟層軒縹緲間，碧虛相照水精寒。縱橫盡得江山勝，俯仰方知宇宙寬。千里風烟環廣座，四時星斗轉危欄。何須更畫東平際，十萬人家表裏看。

簡蔡天任

寂寂閒庭少客過，悠然丈室一維摩。腦脂遮眼空豪在，藥裏關心奈老何。雨後書連脩竹翠，夜深床繞候蟲歌。東鄰似最知人意，合有新詩到薛蘿。

熊使君次韻

萬石亭西半是苔，舊時官柳著行栽。使君爲樂溪邊屋，野老同傾月下杯。好在一廬從此記，休論三徑有誰來。會須便作漁梁去，莫道鷗鷺忽見猜。

和家叔春日

曉看春水滿方塘，靜掩柴扉白日長。花意風光空爛漫，客愁山色對蒼茫。揚州歌吹今何在，陶令田園亦就荒。試問南來米貴賤，欲隨春浪過瀟湘。

挽留二兄

聞翠裘衣指故林，上堂長跪涕沾襟。肯將斷腸相望影，來慰驚波未定心。客路山川方積雪，吾廬桃李久成陰。歸鞍底用匆匆發，更促杯盤語夜深。

嘲人買妾而病二首

但知瓊樹鬢清新，不道三彭捷有神。處仲未聞開閣事，維摩空對問禪人。封侯燕領何妨瘦，伐性蛾眉卻怕頻。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

何須天氣水邊新，便好尊前賦洛神。定自中年多作惡，非關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鵲煩君嫁，且學西施爲我鄰。爭似農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德邵親迎而歸乃有打包辟穀之興以詩見貽戲用其韻

解事無人似樂天，玉簪舊語世相傳。打包就使從前話，彈指安能斷後緣。寂寂空房惟法喜，茫茫何處問羈仙。冬之夜永宜長慮，百計真從若箇邊。

依倚西風不自持，葳蕤羽葆雜金規。繁開不負朝陽色，獨步非關吳帝私。把酒可能追靖節，撥苗終欲慕天隨。春紅過盡聊經眼，賴有芬菲慰所思。

題止戈堂

此老胸中百萬兵，暫勞試手沸狼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使君。

千里關山駟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饒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郊邱書事

琅與深出未央門，十里國城氣象尊。瑤壁三千周典備，雞耕百萬漢兵屯。青城浮霧連霜動，黃道微風帶日溫。不用靈光符聖武，從來精銳答乾坤。

題至樂堂

倚空危榭壓城樓，千里風烟暈寸眸。二華忽從天外落，三河直入坐中流。何人解得爲邦樂，有客難甘去國愁。投老復來江漢外，此生歸計日悠悠。

題僧賢宜杖屨

平生到處覓三椽，白首歸來古剎顛。飛錫幾逢花雨地，住山今得鳥窠禪。九霄鸞翼心雖在，萬壑松風夢自圓。莫笑維摩方丈室，會看游戲著人天。

禪月羅漢

局鎖收傳古聖師，飛揚不類虎頭癡。槎枒老木垂雲蔓，偃偃胡僧拖雪眉。丹壘已隨風鶴盡，精神猶作電光馳。祇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

送僧還山

傳得清涼祖佛衣，來新震澤舊禪扉。幾年香木成林植，一日孤雲帶雨歸。別路片帆方蕩漾，名山八部已光輝。夜應時得伽陀句，會寄江城秋雁飛。

送廷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嘗恨十年遲，握手匆匆每自疑。風艇煙帆還此日，隙煙繡井定何時。試看子學猶難售，須信吾窮未易醫。千里同風杜夫子，可能時寄彈丸詩。

過梅田追傷胡公立寄其姪仲平

繫船還共竹林居，憶昨盃行手挽蔬。滿眼誰同春夢事，經年不枉故人書。木奴封戶千頭橘，雪片傾箱二寸魚。信美湖湘異吾土，且尋烟艇意何如。

致政王參政挽詩二首

直道行藏世所難，拂衣談笑便休官。逢時合上麒麟閣，執法先懸獬豸冠。兩國旌旗交境外，三年帷幄侍

朝端。鵬眉未向清時老。萬事浮雲忽蓋棺。
賜第崇寧一再春。建炎方識老成人。早爲勇退山林士。晚作中興社稷臣。手把青箱傳後裔。日陪黃閣轉洪鈞。鄉關開闢雖千里。松檟相望亦海濱。

挽刑部王侍郎詩二首

詔歸南來首賜環。清名誰不仰高山。獨操廷尉平反柄。徐步文昌侍從班。會子哀矜情得後。臯陶明允罪疑間。中朝正賴公持議。那得超然便不還。
滿朝忠恕更誰知。家有西京小杜書。揚子清貧安甌石。子公陰德大門閭。雖嗟平進無騰晚。正值中興選掇初。道直至今談未已。故知人不數曹娥。

湖南安撫劉龍圖挽詞二首

胸次光風霽月明。論文衰矣九河傾。一辭天上金鑾直。再見湘南竹馬迎。梁相合圖煙閣上。鄭公忽去雪山輕。眼看過棹嗚咽泣。誰謂衡州浪得名。
前年旌節駐江湄。始向清揚識紫芝。名繫南陔朱鳥影。官兼東觀白雲司。初驚楚俗招魂些。已見羊公墮淚碑。千古風流鍾嶷嶷。湘人應配曲江祠。

張微猷挽詩二首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帷倚將軍樹。盡諸類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超榮可祖師禪。零陵宴養公重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天與精忠伯仲明。功成公獨拂衣閒。專城早應賢侯選。延閣榮聯近侍班。去國久違龍尾道。思鄉長夢鹿頭關。談經盡日樞衣處。學子相逢淚雨潸。

廣川夫人挽詩二首 重刊待制母

靈範閨風照里閭。來煩文伯薦牢蔬。眼有再世登詞掖。身得三朝錫命書。忽報孟軻陳後鼎。漫勞潘岳賦閒居。遙知京兆新阡上。千兩爭看會葬車。
秋風一夕寶庭空。無復春歸壽母門。修墓已將徽在合。渡江猶喜伯仁存。早爲舉案齊眉婦。晚見扶床坐膝孫。全福了無毫髮恨。始知陰德自平反。

賈太夫人王氏挽詩二首 賈誼學母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詩書教子得三從。霞華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窌封。千里歸來鳴鶴野。湘江正繞墓前松。
憶昨容衣未祔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旅殯先求五父衢。汲汲素冠蒙霧雨。翩翩丹旆歷江湖。竟成窀穸千戈後。此事哀榮世所無。

挽靖安縣君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煩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故里空傷羽翼歸。雌劍忽先收夜氣。寸莖猶欲報

春暉。自慚不就唐筭志。向在徒能淚滿衣。

浮溪集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

龜山上方

度險達幽處。憑誰寫壯懷。連憂樓絕壁。孤塔表長淮。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遙入寺。竹影自翻階。木杪朱欄出。城隅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雲雨漫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吼。猿鳥晝窺齋。月滿蟾珠實。霜清磨石諧。僧盂收柏子。檀徑掃松欒。左宜書無屬。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慙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善建安郡王

氣協高秋爽。祥開寶曆華。從今丹府籍。爲瑞帝王家。桂滿前宵影。桃舒浩劫花。鶴參龍種後。班次雁行斜。早賜眞王策。榮膺上將牙。兔園宏建敎。貂冕異恩加。仙掌高承露。天潢穩泛槎。漢邦傳異慶。周範拜親嘉。永接宗枝秀。同符玉樹賒。喬松千載壽。他日看肩差。

善俞少宰

國海華仙地。商秋少昊辰。畫真山嶽氣。來作廟堂身。秀拔千尋玉。羣開一角塵。早年提巨筆。平步歷通津。

當山欣前席。同時歎絕塵。鐘堂初簡拔。烏府即騰振。旋經天官要。還濟政路親。南臺沙磧合。兩省袞衣新。金鼎功名會。妙龍富貴人。房櫺須杜決。蕭索賴曹遵。賦畝家豪福。圖書日效珍。百城收唾手。萬事斷垂紳。皎皎胸中鑑。融融筆底春。羣工推峭密。舉世服清真。直宿非箕斗。逢時實渭莘。帝嘉忠力久。朝羨寵光頻。申伯詩方續。桓榮賜已陳。露清龜食心。霜老鶴精神。永世承元首。中天轉大鈞。歲留稱壽舉。旬日看車輪。

上蔡太師生辰二首

萬古儲英氣。生賢續廟祚。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宵。早歲陪典選。清忠服遐儔。三篇俱命說。兩紀獨承堯。爲國隆堂陛。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牒。寧謐載民謠。九牧金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次。音諧角徵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璧海材逾盛。沙場敵不驕。獻琛皆累譯。入覲有垂髫。郭解雙封國。班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奕業更誰昭。眷禮羣臣異。恩光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闕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鐘實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發岧峣。韶輝紆臨幸。宸毫紀宴招。弟兄聯袂繡。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爲彩。魚懸玉在腰。中烟連紫綬。外族綴塗椒。帝子傳杯酌。宮牆有鼓簫。果新無獨享。羹美咸親調。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節同亮殿。新陽應耀第。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天資魯。神靈嶽降嵩。曲儀尊赤鳥。歌詠美彤弓。夷險無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渚集飛鴻。炳炳丹青筆。堂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廉蔭倚層穹。文武俱爲憲。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概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作工。向來凝庶績。誰復簡清衷。絃誦三雍富。舟車四海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綢繆乾符正。龍文帝席崇。伊湯成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此日豐。宸章頒琬琰。相第列軒櫺。東壁文昭燭。西峴氣鬱蔥。節旄飛紫戟。茅土啟黃龍。雲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凝秀髮。難老湛方瞳。冰質期姑射。丹砂曉葛洪。潛機神宇定。晬表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芝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誦釣璣翁。世世聯台衮。年年拱帝聰。欲知蒼算永。元氣等無窮。

哭向書龍學程公名瑞

江左推人物。時清得俊髦。肺肝傾耿介。頭角長英豪。鄉鄰實與最。賢關譽望高。萬夫爭射鵰。一舉獨連鰲。經術爭儒館。詞章重省曹。主憂俄肝食。邦禍始秋毫。張寇來侵逼。敷天徧釋纜。奮身據憤慄。銜命使腥臊。深入邊亭險。堅持漢節毛。道途千里隔。忠義寸心牢。歸報龍顏喜。親聞鳳詔褒。功成伴李郭。敦合付伊臯。超擢陞青瑣。謀謀扶緒袍。百官瞻矩矱。八座次甄陶。晚歲猶持憲。鄰州暫夢刀。台星方兩雨。逝水忽滔滔。上意長圖舊。朝廷未閱勞。謝安幾一起。秦失卻三號。伊昔身還議。公時首屢搔。交情如骨肉。仕路正風濤。里閭期重會。泉臺恨莫逃。終天吁永訣。兩淚滴香膠。

五言絕句

知非齋

其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惟醉好。莫忘黃公壇。

愛閒齋

竿木逢場處。何人肯自還。祇應韓吏部。能道不如閒。

光風橋

茂林脩竹下。一水獨盤回。時過赤欄去。風從蘋末來。

飯牛庵

相從龍具中。耕稼亦吾學。所求一飽同。安用盤蹄角。

臨賦閣

與物相忘久。于何寄此情。祇應逢勝會。不覺句還成。

次韻吳明叟集鶴林五首

平生夢往處。始到西南峰。風來荷氣度。日轉松陰重。林間黃葛龍。谷口蒼煙漫。行看草樹露。已作珠璣圓。臨分更攜手。坐聽烟鐘聲。斜陽有底急。不貸四隄明。支頭潤底石。濯足松下泉。吾生儻有此。無復東西緣。冥冥近嶺翠。瀏瀏長廊風。他年竹林社。記取山王同。

北牕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牕多。

題松竹圖

清霜搖落後。賴此慰詩翁。借有茱萸泚。風流可得同。

戲題寂庵

是心長不起。安坐一團蒲。安得龍眠手。添成憩寂圖。

題商樂亭

趣收霜後實。供我洞庭春。未暇三百顆。作書懷故人。

偶成

幽臥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六言絕句

舟行三首

摩詰畫中平遠。廣郎句裏清新。有底江山面目。年來到處相親。

水底蘊迷淡曉。樹頭葉振潤年。未許梅懸玉乳。先教橘噀冰泉。
山水俱含古色。煙雲巧發天癡。乞與詩人醉眼。要令彈壓秋光。

七言絕句

題張資政汝川圖九首

昔人曾此結精廬。故老猶存井臼餘。今代子房來卜築。要看圯上一編書。

右澹齋書堂

湖潭千尺見脩鱗。倚杖時觀鏡裏身。汝輩只堪饒爾雅。騎鯨那識謫仙人。

右泊湖潭

發揮泉石有新圖。西蜀襄陽得爾無。顰作釣璫谿上客。谿神何必問賢愚。

右蝦蟆石

每尋疎磬訪支郎。松竹交陰杖屨傍。絲履屨巾聊取用。風流不減贊公房。

右多寶院

花光連接兩臺春。中有眠雲跣石人。莫使轡管驚鳳去。時來重現宰官身。

右金石臺

年年春色報公知。不與天涯驛使期。我是平章風物主。可知東閣見君時。

右梅僊潭

履歷行處日蒼苔。盤蛇深窺月一開。已辦此身同法喜。不應隨感更難裁。

右懷賢庵

直到孤峯最上頭。下看雙潤玉虹流。世間培塿何須數。且臥元龍百尺樓。

右積翠樓

蕭散香山與輞川。功名綠野及平泉。有田種秫供春醉。五柳先生似更賢。

右甘陂莊

次韻胡德輝乞予鈔書之副六首

蠅頭于我已無緣。枯問東家不直錢。乞與中庸胡伯始。免教堆屋篆鳩涎。
爾來書更鈍如鋸。安用牙籤萬軸爲。遣我牀頭周易去。憑君分取半生癡。
欲鑽故紙出何緣。大似兒啼索作錢。我已捐書覓三昧。怪君舊著野狐涎。
長年朱墨明窗下。自笑膏肓不可爲。寶篋區區苦求益。君房他日更應癡。
五車政自妨人樂。祇合蠶供餽鬼饒。我有靈編端欲見。爲君掃地注龍涎。
長鑿計出羣兒下。兩眼昏昏欲底爲。憑語少年須著便。酒狂端合信膏癡。

漫興二首

晨起繡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醉書

尊前和雨唱陽關。紅燭焚焚照夜闌。酒醒夢回山月小。水雲無際隔聲寒。

將至郡城

花姑溪上問歸舟。謝守城邊識小樓。兩岸垂垂秋色老。渡頭人更老于秋。

熊使君垂和用元韻答之四首

憑軒時見白雲行。霜入長江萬丈清。逐客今年緣底事。材材簾鼓報秋成。
新亭雖小亦登飛。陡覺風烟與昨非。分得使君秋數頃。登山臨水送將歸。
閉門多睡少經行。隨分鴉尊濁酒清。庭下若生黃帶草。前身即是鄭康成。
兒時也羨刺天飛。投老方知絕百非。酬唱恰成劉與白。分司且住莫言歸。

題江南春曉圖

忽從林杪見朝暉。濕縷輕雲半欲飛。何惜扁舟并畫我。要從沙際望春歸。

贈人二首

閒將桐子日尋幽。度水穿雲處處游。遙想逃禪時一醉。人間春醴與扶頭。
山城重到轉清幽。勝日閒尋舊釣游。定是沙鷗嫌俗駕。背人飛去不回頭。

次零陵太守魏秀堂韻四首

層巒遠近翠浮空。人道山川似劍中。正要瀟湘含遠色。莫教江上起橫風。
柳子當年亦好奇。衡陽叢桂手親移。何如此地栽桃李。春到千巖萬壑知。
從渠歌舞轉頭空。且索尊前一笑同。欲識使君真樂處。蒲團禪板是家風。
桃花拈出自靈雲。贏得伽陀獨有君。無事時來觀物化。妙高峯頂度朝暉。

次韻周聖舉四首

斗酒相逢且緩觴。惜無妙曲備周郎。願吹江水添杯杓。不管春秋似許長。
滿眼晴江盡不收。落毫飛墨迥相雋。何須細語興亡事。今古從來貉一邱。
秦甲高于熊耳山。大弔挂壁更須髡。從今江北江南柳。莫遣行人取次攀。
少婦中宵聞馬嘶。曉看黃色上脣眉。男兒一爲功名死。肯向空山愁粉歸。

次韻蔡天任十首

江頭山色舊所愛。倒影玉海空嶠嶠。爾來處處作縹緲。似與世爭眉黛新。
幽人午枕夢清熟。書窗滿牀花自開。兒童誤起聽鶯竹。舊雨故人今不來。

我家君家一牛鳴。相見幾何今露螢。要須來往成白首。痛飲共讀離騷經。
江南六月底風土。十日市無山鞠窮。不應梅子趁時節。自是國人愁寓公。
君家食指如堵牆。不著斗酒求西涼。門前糴糴三百畝。勝我筆耕無寸秧。
關西老將爭捐軀。帳下健兒思草枯。誰能捐粟百萬斛。乞與繞樹南飛鳥。
山中種橘無千頭。一飽未卜爲君憂。長歲有飯即吾土。固米貴賤說東流。
脩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索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百年都虛能幾日。況迫晚晚行歸休。高車列鼎豈非欲。安步晚食差無憂。
中郎故是渥洼種。不受世人金絡頭。十年一柄作僧過。臥看煙雨明沙鷗。

萬上人將游三吳袖村山居士贈言見過戲成兩絕送之

參得湯休五字禪。一餅一鉢去飄然。定知游歷名山徧。吟入江湖萬頃天。
韓子由來未識真。欲還澄觀作詩人。若教早被儒冠誤。那得雲山自在身。

還璉上人詩卷

筆端遊戲詎須頻。短軸才開即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比君猶自未清新。
或傳有歸期。陳時發餉靈壽杖求詩。

鍾處

聖恩端許返柴荆。便合踟躕過此生。九節煩君持送似。人間險處不重行。
玉爲蟾蜍冰作滴。烏絲欄開寶鴨羹。天孫夜拾瑤草歸。醉舞銀毫鬪春碧。

卽事二首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西廳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鷗許遠漲清波。鉤簾百頃風煙上。臥看青雲戰雨過。

雜詩

古風清寒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清醇酒。更展青芽薦菊苗。
碧簾涼簾惟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入醉鄉猶病渴。輾轉聲到枕邊來。

枯禪

我行昔到虎溪頭。俗氣浮光兩無盡。當時獨指煙樹杪。有士枯禪雪侵鬢。
浴孫日熊叔雅有詩次其韻二首

休論臭腐與神奇。康樂還生謝客兒。我有浮溪農圃在。他年分付小樊遲。
釋氏夢中親抱送。人言價重百車渠。阮家新婦得雄帖。還有數行中令書。

夜雨遣興

風雨鳴窗報客知。還孤月底探梅期。泉聲猶自斷還續。遙想棲禽無定枝。

宿鄆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變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水露草螢光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星河無語下城頭。

次韻何子應七月十八日書事二首

寄語江鷗莫浪猜。先生愛汝水涵洄。自從楚國靈均後。幾個騷人到此來。
臥看山色懶扶興。擬權扁舟學釣魚。誰似湘流知我意。秋來三得道州書。

詞

點絳脣

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衙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牕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前調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畫。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浪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平號揚庭。元良貳極。明父子君臣之懿。協神祇宗社之休。恭惟皇太子殿下。信厚發中。實恭承上。得賢哲少成之性。符邦家長發之祥。履四方以提封。遂三加而冠胄。歌咏重輝之日。允合天心。旋登一角之額。仍昭聖祚。某久參肺腑。同奉威顏。傳聞徽冊之頒。倍百外朝之慶。

賀明堂禮成表

夙涓剛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色勵房心之次。靈籙下被。恩均羣習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中實恭惟皇帝陛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蕤於曲臺。懋建中和之極。用燔柴於吉土。允符精禋之交。幸託宗枝。獲承慈蔭。開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以上見禮芳大全卷一上。

賀元會表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萬壽駢奔。御端明而受祉。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天合。聖與日躋。薄海內外而悉主臣。觀時會通而行典禮。乃承千載之統。大講九賓之儀。列侍東曹。猶想純儒之表著。遷居南紀。願同江水之朝宗。禮芳大全卷一下。

賀明堂及萬歲山祥光表

帝宇聯華。神光並煥。方真人御極。游陰陽造化之功。故瑞祲浮空。出日月照臨之上。觀瞻莫測。呼舞維均。中實伏以周家開重屋之基。黃帝起明庭之壇。九筵五室。蓋天人精禋之交。萬壑千巖。本仙聖游居之地。暖即宵虞之表。肆呈紛郁之珍。交輝疊之雲。廣辟闢之風。屬地分南北。相望丹臺之中。然時歷香所。皆協素秋之半。茲蓋皇帝陛下。夙夜基命。清明在躬。包兩儀於泰定之光。飾萬福以昭回之象。乃格層雲之應。坐聆羣燭之光。恍若登天。金成宮闕。皓如玉海。虹貫山川。矧葉街大獻之辰。仍桂魄將圓之夜。融融嘉氣。示鷁行璣之觀。肅肅靈氛。生羽衛清虛之想。亙古無有。非今孰能。臣等幸服遐僚。欣逢嘉祝。屏然有見。陋詞壇三燭之祥。藉爾方輿。明寶歷萬年之慶。禮芳大全卷二。

辭免權密表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機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干旋覽。中謝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上也。先度其力之所宜。故爲之上者。靡傷知人之明。爲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躡次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戾。伏望皇帝陛下。以隆寬待物。以獨斷取臣。知愚誠盡出於由衷。於成命不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圖宏濟之功。毋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禮芳大全卷三上。

辭免節度使表

引疾辭榮。方幸機衡之解。疏恩越等。遠蒙施節之頒。懷如淵谷之臨。莫測雲天之施。輒布由衷之懇。仰干方命之誅。中謝竊以臣承學。缺如起家。寒甚。早被聖神之遇。遂參丞弼之司。匪勉十年。周旋二省。妨賢最久。自知罪戾之盈。容跡每安。實賴恩憐之至。比失衛生之理。益懷誤國之憂。力丐投閒。僅蒙賜可。所願退安。

浮溪集拾遺卷一

表

賀天申節表

星拱北辰。誕應樞精之瑞。陽居大夏。時昭火德之亨。致星昴于層霄。滋欽心于率土。恭惟皇帝陛下。英謀天縱。盛德日躋。坐貽申命之休。宜享降年之永。臣竊通禁裏。職守藩符。祝萬壽以稱觴。雖其陪于近列。我九州之共賀。猶及見于丕平。

代賀立皇太子表三首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關宗社。禮絕臣鄰。恭惟皇太子殿下。育出神明。生知忠孝。夙稟刑家之訓。居無在傳之勳。震一索而得男。早膺睿命。月三日而成魄。離拘攝錄。兼隆監撫之名。進極褒嘉之數。載錫雕珥之冊。爰頒青輅之旂。某幸託宗暉。欽承友順。慶典方昭於宮。觀成敢後於節。

肇啓震維。丕承天緒。立賢以嫡。吉先見於蒼龜。移孝而忠。勢益隆於堂陛。恭惟皇太子殿下。溫仁秉哲。純茂凝資。首符甲觀之祥。早悟南陽之應。履錫共王之爵。悉傳外傳之經。涓選休辰。進居儲貳。異宮增秩。稽至道之典儀。率恩陪嗣。見格陵之孫子。某幸聯近屬。親觀殊休。望鶴禁之聲嚴。阻躡行之進謁。

於散秩。敢圖併授於隆名。惟齋鐵師。乃人主待有功之士。而詞庭置使。亦朝廷優元老之臣。願平時猶
權於素餐。豈病質乃堪於微數。伏望皇帝陛下。不忘舊物。深諒微忠。量材能小大之宜。盡花覆始終之意。
特回洪號。雖速煩言。未泯餘生。尚可筋骸之強。誓堅晚節。仰酬禮貌之優。謹芳大皇帝三申。

代謝除樞密表

本柄於中。久汗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睿獎之非常。私瑣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
中。竊臣生江湖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牧圉。蒙記錄於旌旗。嘗中興無文武之才。有暫吉甫。乃一
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薦膺推擇之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綏綏。永言國步之屯。方賴廟謨
之勝。外有交侵之強敵。內多竊發之奸民。兩河未復。於興闢。二聖尚勞於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
章句之腐儒。堪此朝廷之大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
。據高文之憤。不忘克已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羣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宵旰
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敢後古人。謹芳大皇帝三下。

謝除右文殿修撰表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進聯書殿。遽先延閣之英。積此超躋。若為報稱。中。伏念臣。一將使指。三歷歲
時。徒殫犬馬之勤。無補涓埃之數。有功見知。則悅。姑幸使令。投閑乃分之宜。敢圖褒敘。忽被雲天之澤。擢
參奎壁之職。冒九等之崇。佩一時之新渥。遷非以次。命出於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治惟公
聽。謂勤於夙夜。雖皆奉上之忠。非隨以賞刑。孰謂知人之哲。比方歸報。已辱甄收。仍返故棲。俾收來效。入
預懷訟之表著。歸增乘傳之光輝。臣敢不祗服訓誥。茂宜德意。益加緣飾。不專俗吏之所為。永誓靡捐。庶
幾古人之大節。謹芳大皇帝四申。

謝除太子賓客表

儲闈肇啟。當收卓異之才。詔紳中。首玷高華之秩。既預論思之秘。仍參調護之榮。承命便蕃。撫躬踴躍。
中。伏以三王之教世子。必用正人。兩漢之詔宮僚。無非碩學。矧在賓客之列。尤為儒者之光。方朝廷新
曠古之儀。俾世嫡正前星之位。養德茲始。求賢實艱。尚虛六傳之聯。先選十人之選。如臣庸淺。非國俊髦。
司典謨訓。語之文。猶孤簪意。豈父子君臣之道。能有建明。弗獲固辭。終慙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
邦本。因任人才。謂臣久侍禁林。最為孤直。知臣日承聖學。粗識源流。故此褒嘉。輕於畀付。入奉龍山之直。
出參學禁之游。夫何一介之微。兼此兩間之渥。古今鮮儔。中外傳傳。臣敢不益懋嘉猷。誓堅晚節。密為羽
翼。當如園綺之賢。徒事文辭。敢效應劉之陋。謹芳大皇帝四下。

江西提刑到任謝表

率將親查人榮故里之歸。就易使華。地止重湖之隔。休舍甫溫於坐席。乘輅即次于提封。中。伏念臣。本
非通材。出偶嘉會。由銅墨徒勞之賤。誤冕旒特達之知。兩膺臨遣之榮。五玷將明之選。比自還方之內徙。
幸蒙私計之曲從。復被更書。俾移鄰部。上聖體好生之德。奉宸區皆遠罪之民。所至固空。無煩臺治。第負

揚於明指。實有愧于厚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時臻累洽。大為成法。於庶言庶獄以罔象。詳責
有司。恐匹婦匹夫之失所。而臣再蒙一路之寄。悉在大江之南。雖山川封域之或殊。而閭里人情之未遠。
唯當緣飾以經誼。不獨拘繫于簡書。庶阜陶在泮之風。成虞舜畫衣之治。刑無刑而廣上意。敢不盡心。老
吾老以及人親。尚期從欲。

淮東提舉到任謝表

臨遣江壖。方冒責成之寵。改除淮甸。更叨從欲之仁。即至封陞。共宣德意。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
過之。中。伏念臣。綿力薄材。寒鄉梓族。早襲縉紳之後。浸膺輶策之榮。往洩閩區。無補摘山之政。泊歸魏
闕。遽分原隰之華。入承當之清問。申喻理財之曲折。及瓜尙遠。索米為憂。蒙造物之寬恩。與臨流之近
地。謂一方稍靖。失春耕秋歛之常。欲比屋皆蘇。宜朝夕令行之速。其布哀矜之指。以寬流冗之民。豈臣
愚。堪此優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垂衡聽以並觀。遇寸長而必錄。有如屏瑣。亦玷使
令。臣敢不仰承睿訓之丁寧。不誤淵衷之紹述。每懷靡及。甯辭四牡之馳驅。迄用有成。願上三年之詠。永
以上謹芳大皇帝五申。

謝轉官表

投閑得請。常懼空餐。會課當遷。復叨信賞。誤大恩而莫報。持餘日以安歸。中。伏念臣。去國九年。奉祠兩
任。生平難直。不隨世俗于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兩絕。執云磨鈍之具。口及養病之臣。蓋伏遇皇帝
陛下。總攬乾綱。躬膺歷數。宵衣旰食。十年不廢于憂勤。寸地尺天。一日悉歸于覆載。冠帶萬里。賞刑百工。
而臣投老江湖。埃填溝壑。陪議論早衣之後。雖愧名宮。奏絃歌清廟之初。敢忘抒頌。

謝轉官回授表

邊提上開。肆頒明賞。政機無補。輒冒殊恩。超躋既極於周行。震寵更延於私屬。仰承休命。莫惜微躬。中。
伏念臣。初乏技能。早膺輪擢。雖玷機衡之末。誰知帷幄之奇。比典節制之師。采入襟喉之志。赫然成算。斷
以淵衷。靡逾旬歲之期。坐纓種光之氣。乃示訓詞之寵。兼收承阿之勞。惟帝念功。宜考經綸之素。如臣何
力。亦叨閤閣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仁無偏愛。方舉策勳之典。不忘充位之臣。雖平時無橫
草之功。幸今日遇采薇之提。錫之茂渥。同此肅公。碌碌因人。愧股肱之選舉。拳拳許國。誓肝腦之糜捐。

謝轉官表

小儒借學。安能及史之闕文。聖主隆寬。乃閱奏篇而稱善。頒降遷之茂渥。錄會萃之微勞。願臣何功。辭不
獲命。中。伏念臣。以春秋之作。法必始于編年。書契以來。國豈容于無史。自昔祖宗之相繼。至今文獻之足
稽。中更拾遺。浸失詮次。既憑筆削以傳後。安可見聞而異辭。乃殫鉛槧之勤。上濟冕旒之選。由太初之後
而無錄。雖幸纂成。問新招之詩而不知。固多脫略。敢圖抵牾。遠辱褒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藝文。增
光謨烈。念兩朝之政事。無一事于史官。倘緩編摩。懼成放逸。尚憐苦志。屢遣尙白之譴。爰進周行。俾冒觀
青之賞。臣敢不博詢耆舊。追補散亡。若書成果。遂于藏山。庶禮失不煩于求野。以上謹芳大皇帝六上。

謝議定州通判表

衆惡必察，宜即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賈。登於臺省，漂漂復返於江湖。中興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特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多士以進身。編書簡之十年，最爲推鈍，隸書臺之一月，俄致顛躓。由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于交擊。猥煩簡札，有玷紳衿。向依魚稻之鄉，獲近粉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疏觀情實，謂虛船觸舟，而禍心不怒。雖以無他，然強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廉，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調懲，俯深循省。日嬰薄領，甘爲俗吏之沈迷。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謹芳大舍六中。

遺表

死生猶夜旦之常理，之必至。犬馬受養，惟之賜，恩則長辭，假續息之須臾，買筭言於咫尺。中興伏念臣起家一介，委質五朝。道君擢貳機衡，去國坐遷於一紀。淵聖收還廊廟，冒恩僅及於半年。由經世之才疏，故在廷之日鮮。昨屬奇災之謀，適當公輔之無暇。誤辱延登，俾登康濟。運籌決勝，安知先物之機。履險與災，果致妨賢之咎。會異人之起，陪多士之與周。積望清光，即膺煩使。冀桑榆之晚景，愉塵露之微勞。而臣力與願遠，衰將疾至。不圖交印之始，已困負薪之憂。今則脈離瀋沈，氣將漸盡。莫展征遠之役，徒懷城郭之忠。伏望皇帝陛下，速舊監新宅，中圖大克，勤克儉用。祖宗可久之規，作福作威，合中外至公之論。練蒐卒乘，褒禮忠良。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征四夷之守。臣報恩已矣，戀闕潸然。走仲達於渭濱，雖非所及。尤杜回於輔氏，猶或可爲。謹芳大舍六中。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

化行奇士，昭武節之親臨。威勳中邦，仰天聲之復還。神祇交相，徒御則安。恭惟皇帝陛下，躬履禹勳，世隆周德。念海宇與師之久，知黎元厭亂之深。蒙犯風霜，猶屈河陽之紆。按行士卒，豈惟霸上之巡。衆僕來蘇，天將傳禍。故三年鬼方之伐，雖若淹延。而七月王業之艱，終期紹復。肆邁方岳，暫駐戎行。臣頃奉新除，預膺取道之寄。茲臨封守，宜在執受之先。抗疏冒聞，命音弗遂。徒絕朝宗之志，莫伸拱衛之誠。

代發運趙修撰賀克復杭州表

無知醜類，自隔鴻恩。有赫神兵，肆行薄伐。肅清都會之地，還定震驚之民。成算自天，默聲屬海。中興臣聞河有防而蠙爲之決，稼太盛而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妖，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蟻之毒，盜弄菑穰之兵。折筮一筮，投戈四潰。戎旂所嚮，畢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恭惟皇帝陛下，兼收羣策，獨運神謀。歌采薇三章之詩，士皆願奮。設成湯一面之網，人自知歸。坐令脅附之徒，再被生成之賜。自顧端慙，何足誅錫。臣夙被使令，適當期會。舞兩階之羽，幸親觀于苗征。上萬年之福，願美陪于虎拜。以上咸臨臨安表卷九十七。

浮溪集拾遺卷二

啓

賀秦少保啟

伏願明詔，登用大儒。疏榮三少之班，正位百官之上。生成所及，鼓舞斯同。恭以某官，言合六經，學包萬古。由周公傳之孔子，獨承師友之淵源。惟尹躬暨於成湯，邇應君臣之期會。久借本兵之重，多輸納諫之忠。方功名未究於經綸，舉中外皆形之歎息。蓋文物於斯爲盛，欲平治舍公其誰。故除書甫降於九天，而和氣遂化於四海。某辱過知遇，叨被使令。逢恩寵之鼎新，預生靈之均播。雖官聯在遠，莫能陪多士之班。然諸俗至公，常播作蒸民之雅。

賀秦丞相啟

延揚平號，國拜元台。有道而守四夷，方懋中興之業。好要而論一相，甯須夾輔之勳。天意會同，人心關係。恭以某官，運逢真主，志在生民。聚精神帷幄之中，絕機變籌畫之上。安危大計，孰堪舉國而聽焉。前後數公，方見得君之專者，積三歲處中之望。副九重虛左之求，魁柄不移。衮衣增煥，方且收威權於王室。示風采於數人。取河北一百餘州，今其時矣。書粉牋二十四考，行且見之。某久託洪鈞，欣聞顯擢。屬拘縶於秦

障阻趨走於班庭。歲當將中。廟堂多暇。冀容期齒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張丞相啟

欽哉宸冊。進陟台衡。登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爲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惟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傅野之霖。以蘇厥草。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鳴閣以重登。詎許風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沈厚有謀。蓋惟恐東口之老。況關中賴爾何而鎮撫。於天下繫裴度之重。輕。常乘君子大有爲之時。能辨羣臣不可及之事。歷中書二十四考。其在於今。復兩河三百餘州。可立而待。某跋貽顯命。喜集重衿。以青天白日而知其清明。惟春風夏雨而出於造化。依炎州而羈迹。望光範以馳情。相印命珪。雖阻桃林之賀。雕戈錫盾。願廣淮蔡之歌。

賀朱丞相啟

宜布策書。寵還魁柄。昔周公未復。頗遭四國之流言。今裴令來歸。當使兩河之聽命。天下相慶。朝廷益尊。恭惟某官。望絕精神。勳著彝鼎。學博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中和之氣。昨屬羣凶之擾。允資一相之謀。禍混胚胎。變消肘腋。蓋厥初同德。惟尹躬之暨湯。果於變成功。安劉氏而必勃。越從分陝。久觀贊元。帝憂堂陛之勢凌。人恨衰衣之歸晚。方時多事。曠協濟於蕭規。宜我老成。首光膺於說命。再幹洪鈞之化。一新巖石之瞻。某早辱眷知。欣聞登用。屬拘繫於印綬。阻趨拜於門牆。歲律戒寒。嚴廊多暇。冀謹寢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秦樞使啟

顯膺綸綍。峻陟機庭。唯賢哲之奮庸。實廟堂之增重。庇休所遠。鼓舞攸均。竊以北斗冠乎樞機。垂諸天象。夏官總乎兵政。著彼國經。當公朝開暇之辰。居右府近密之地。仰神至治。允屬英髦。恭惟某官。智略淵深。神丰岳登。瑞聖時而出。鍾賢哲以挺生。藝較棘闕。素號人中之傑。名標桂籍。果先天下之倡。爰簡清衷。亟躋華閣。掌書秘府。典禮奉常。翰苑揮毫。妙極辭章之選。通英進讀。益加禮貌之隆。繫經綸之宏才。宜文武之兼用。延登帷幄。式贊鈞衡。方君臣慶千載之期。而父子有同時之遇。誠爲盛事。重絕前聞。某側聽郵音。限居官守。想榮煌之座。徒劇觀瞻。託袂北之鈞。愈深踴躍。永言頌詠。曷罄編摩。以上揚芳大卷八上。

賀沈參政啟

光膺書贊。入秉事樞。朝廷無謀國之虞。天下有得人之慶。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以某官。實學造微。高文行遠。房喬警敏。安危炯炯於胸中。劉向精忠。邪正惓惓於筆下。暫付維揚之治。俄深宣室之思。連趨錄車。遽參魁柄。儲術果康於經濟。善人斯得於統盟。復七世祖宗之基。國須賢立。極一時人物之選。公爲時生。某久辱眷知。欣聞登用。均苗選之末。尙託他年。在陶治之中。敢忘今日。歲律晚晚。嚴廊靖深。願爲宗社以自持。常有神明之來相。揚芳大卷九。

賀傅禮書啟

先奉贊書。進班常伯。唯時改作。須大儒專禮樂之司。以類俱升。宜宿望次公。召之任。訓辭優寵。班列清明。

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文行遠。氣得古人之剛大。學兼天下之庸口。自得位於朝廷。即留心於日月。力加慰薦。每推轂有味其言。自處安恬。或積薪後來者上。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亡之憂。唯公克念於生靈。無日不謀於宗社。處雷震之下。密輸忠諫之倦。揭日月而行。恥事功名之赫赫。果膺眷首。命付華章。舜官尤重於秩宗。漢爵莫榮於稷嗣。將萬世維扶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託餘口。欣聞盛事。方隨官隸。望門牆無布武之階。竊讀除書。喜賢者有得時之慶。

賀中書陸舍人啟

顯膺宸命。進直掖垣。於簪筆代言。初陪法從之列。然瑣窗比詔。妙極儒生之榮。矧選授之才。凡聽聞而心口。恭以某官。天資渾厚。心術高明。卓然公輔之才。加以聖人之學。文章爾雅。追遠三代之純。議論正平。多識累朝之舊。早參依於日月。中留落於江湖。時乏居易之忠。常意仲舒之簡。古聞簪室。結知無愧。於昔人。起草明光。能事更看於他日。某恩銜未報。去德猶新。前瞻大廈之光。方懷阻闕。忽返故樓之地。皆出生成。氣候清和。論思豐暇。願保節調之適。仰承眷注之深。以上揚芳大卷十。

賀李侍御啟

伏審載筆。久罄論思之益。乘驄身府。妙膺清要之除。綸綍甫頒。縉紳皆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博而體要。色粹而氣剛。夙懷康濟之謨。寔被聖神之眷。升都公之峻職。擢右史之高班。開望益隆。典型可仰。宜中詔見知於旒冕。茲南林果被於英髦。遂兼三院之職。獨處一臺之長。恭勢力能排於山嶽。故威發素厲於風霜。益增朝野之清明。允輔版圖之恢復。某久蒙德庇。快觀除書。屬郡政之坐拘。阻賓客而趨慶。喜而不寐。初聞郵置之傳。道之將行。即副嚴瞻之望。揚芳大卷十二。

賀張端明啟

躬被贊書。寵陞祕殿。人惟求舊。薦隆尹正之權。威不遠顏。密侍清閒之燕。望尊表著。喜動縉紳。恭惟制府端明。當世老成。中原名士。英材經世。兼數器以有餘。忠力事君。更百爲而無變。爰自得與之始。屢候游刃之能。深已抱公。威肅本根之地。獻善宣美。政成喉舌之司。比疏分關之恩。將遂優渥之佚。地方由於君重。人已於公歸。乃眷行都。視天子一圻之與。素爲大國。敵長安三輔之繁。旋聞騎竹之迎。未徒聽棠之蔭。宜膺異數。以勸懋功。惟開館於嚴廷。實選才於近列。榮光三接。獨優儒學之名。仙路九重。更起禁林之寵。所以內表四方之極。外倡九牧之風。台衡之任益親。政柄之歸可上。某久棲樞密。欣聽綸音。適展軔傳之行。莫綴賀賓之末。春秋綠飾。既施張徹之素問。帷幄雍容。尙起留侯之故績。揚芳大卷十四。

賀王守直閣啟

光膺之檢。寓直蓬山。式彰守牧之賢。益重邊方之寄。伏惟某官。忠嘉世濟。儒雅自將。渾金璞玉之粹純。水鑑冰壺之瑩徹。一麾敷惠。最淮甸之列城。五袴作歌。仰漢京之循吏。聞今日桑麻之野。皆異時荆棘之場。成績既優。寵光難後。若香羣玉之府。宜進躋于英躋。荷靈大明之宮。將入參于選列。某疎離滋久。仰止賢深。曾馳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眷言感愧。曷罄敷陳。

賀汪相建節啟

謠布制麻榮分齊賦即公召之舊望。隨帝傳之新班。恭惟某官。社稷宗工。廟堂元老。蕭曹與漢。本豐沛之故人。閑散佐周。乃唐虞之盛際。浩然去國。候爾口星。留萬里之山川。隔九霄之日月。雖聖君軫舊。不忘附驥以攀鱗。而流俗妨功。屢使跋胡而蹇尾。憤鬱既極。精誠乃通。力排壅蔽之私。入奉清閒之燕。植牙建纛。坐兼金印之重。列戟面槐。遂至布衣之極。由淵衷之感慨。故異數之便蕃。矧夥飲之名區。有平陽之望族。閱古今之信史。千載于茲。兼將相之崇資。一人而已。何孤生之獨幸。蒙餘潤以尤多。恨遠表著之班。莫贊門牆之喜。炎威尚未。俊艾居中。願調苗鼎之宜。行復鉤衡之拜。以上摺芳大全卷十五。

賀文太師致仕啟

伏審憲章得請。擬冊疏榮。辭二國之節旄。仍三公之爵命。功成身退。於遊衡之日。心廣體胖。於佚老之初。凡在聞知。孰不欣仰。恭惟某官。元精孕粹。崧嶽降神。智足以照眇忽之先。才足以常安危之寄。運籌將帳。坐殿於五兵。論道鼎司。久熙於庶績。風采相聞於今世。聲名暴著於外夷。望高累朝。龍極一品。方且優游故里。嘯咏昌時。屬二聖之紹休。圖舊人而共與。雖高情傲物。險浮雲脫屣之輕。然奮德在朝。增大呂黃鐘之重。安巾車而入觀。副側席之詳延。周公之老在京師。豈私諸己。裴度之事在軍國。適膺其時。果賴元猷。一新初政。九功於是咸敷。四方以之無虞。廟堂方倚於深謀。泉石遽形於歸思。幡然而起。非爲利所以安邦。浩然而歸。豈收名欲以尊主。進退必由乎義。出入皆視乎天。側聆繡衮之華。近抵澗。之澳。涼臺暑館。莫非綠野之餘。怪石奇花。率是平泉之舊。足以探窮勝事。恬養太和。寓形閒曠之鄉。放意舒長之日。某夙叨士品。嘗奉台光。屬官府之坐廢。阻門牆之展慶。乃誠欽抃。實具常。摺芳大全卷十六。

賀狀元及第啟

闕省登賢。鼎分三傑。風展賜第。獨擅一麟。首膺綸綍之褒。亟陟蓬瀛之峻。朝廷著爲盛事。衣冠流爲美談。伏惟某官。器博以周。才全而敏。心傳家學。世代王官。圖萬里之鵬搏。廿十年之蟄屈。高文大冊。爾非公而誰宜。爲動草孤標。顧於我不容何病。果趨明詔。下應勞口。眞一世英。當萬人勳。有昔山林助。無時科舉。飢餓之風。卓爾不羣。哀然爲首。名未題于雁塔。身已致于鱗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乃如無狀。嘗佐牧司。先觀大篇。口誦手披之不服。精研奧旨。心悅誠服而可知。愧修謁之未遑。辱貽音之驟及。備陳至契。益服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父。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逮至嚴君。亦蒙特薦。僕之恩地。公實外門。子幼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將不愧於中郎。靜言浮議之有加。深激惻憐而無已。定交伊始。敗事莫窮。

賀太師正啟

四序更端。三元啟旦。紀天時之資始。慶物類之向榮。伏惟某官。道冒華工。德隆四海。服華夷之重望。著社稷之茂勳。儼居師席之崇。增重聖朝之本。爲國英碩。四方咸賴于熙安。享時休嘉。百福宜資于康壽。某屬隨獻歲。阻奉壽觴。企仰門閭。益馳頌詠。

賀左右僕射正啟

伏以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伏惟某官。全德自天。親身許國。眷注久隆於旒冕。勳勞夙著於鼎彝。經綸三事之司。表式百寮之右。調成元化。已施濟物之仁。順履嘉辰。益集自天之祐。某限司宮館。阻造台閣。徒馳詠頌之誠。莫罄編摩之福。

賀宮使丞相正啟

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恭惟某官。大忠許國。全德自天。贊多士之儀刑。隆四朝之羽翼。文持化軸。浸恩澤於黎元。累冠公台。著勳庸於宗社。引年歸政。養福在躬。適臨元吉之辰。益享休嘉之慶。某屬分郡。阻跪壽觴。其在係瞻。豈勝禱頌。以上摺芳大全卷二十五。

餘館職謝宰相啟

沈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相。恩匪素謀。從祠人忽。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庠託十年之舊。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敢儲冠之誤。晚謫夢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問。華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以如星。自笑畫魚。生死不忘於文字。有同鳬雁。去來誰計於江湖。甘爲覆被之行。少遺懷鉛之責。執云隄隄。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簪參編摩之載筆。既潤久枯之轍。仍安履綽之枝。厚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蓋伏遇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於周公。美實專於伊尹。制作悉還於遠古。經綸盡積於平時。吳邑縱囚。異政流傳於父老。虞庠講藝。微言厭服於豪英。銓曹力挽於編單。憲府履談於陰伏。泊涉網維之地。尤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奇。皆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爲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爾私小已。然飛鳥依人而向愛。敢有它腸。

除授謝寺丞啟

仕本爲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叨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望過榮顯。伏念某。久從蟻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鐘。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尙齒執轡之儀。甯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尙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栗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康平。修修贊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慈棠之暇。茲殆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膺使君耨耨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以上摺芳大全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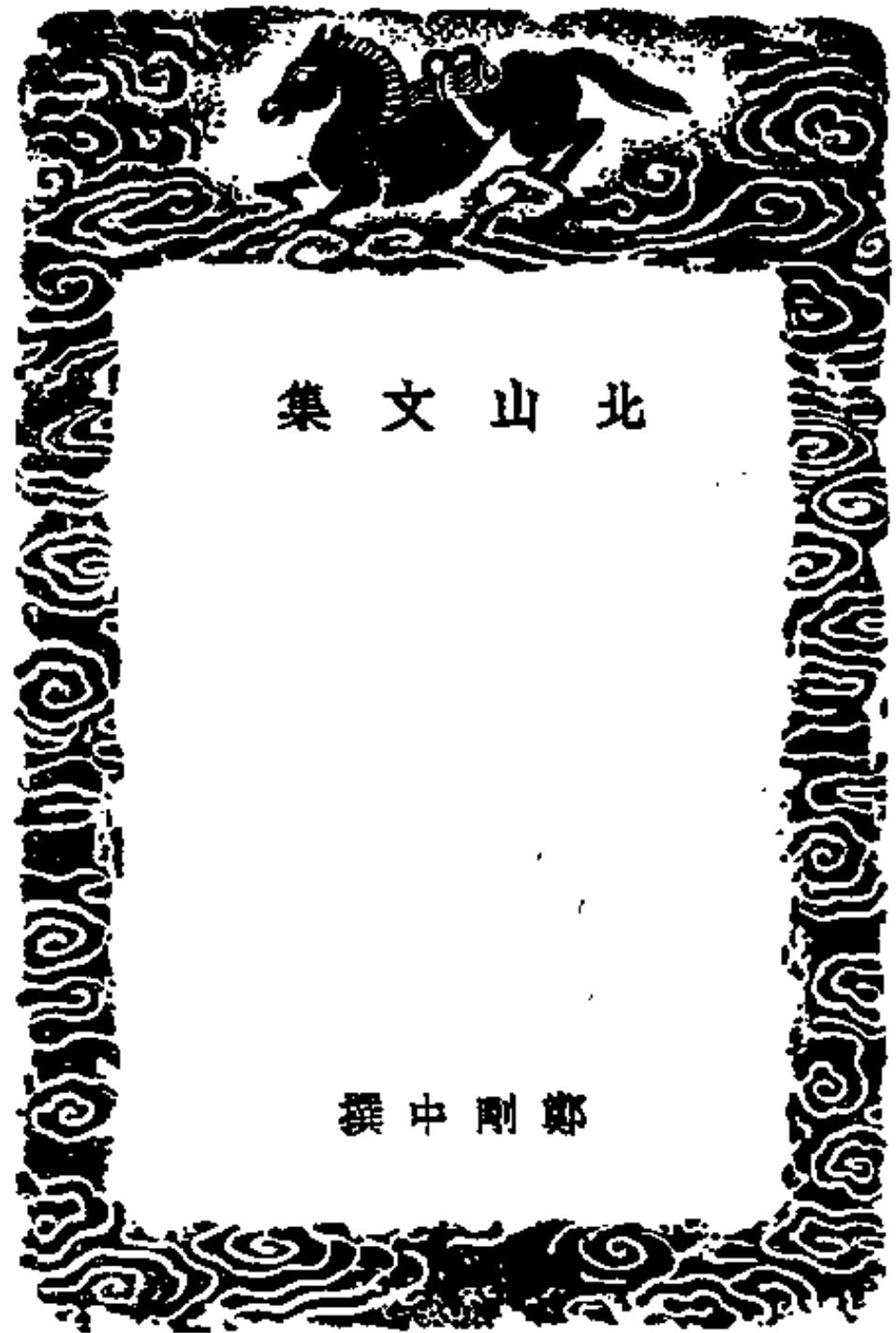
敘復謝太師啟

事遭非意。如拱壁以授人。恩予更生。幸大鈞之播物。亟解編鴻之綴。遐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某。世資寒賤。天性重遲。自初奮於途中。即辱收於宇下。雖禍患飄零。最爲可笑。而哀憐記錄。終不少衰。屢陪鉛槧之華英。幾閱星霜於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波洶湧之時。每爲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日少移。天實臨之。人皆知此。昨口驚臺之屬。仍縉纓復之書。皆當世所必爭。豈非才之可

望果開側目。遂至求職。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思欲返於故棲。而衆論必
 辨於外服。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爲冤矣。蓋幸柄雖明於顯陟。而人心未泯於
 愛憎。幸公論之傾搖。借孤蹤而變動。始謂軒轅之仰託。安得禍機。孰云妻妾之橫生。反之恩地。但欲薄人
 於險。雖思投鼠之傷。事始流聞。人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爲釋疑。墨一展而成蠅。卒蒙觀過。茲蓋伏遇
 某官。學官百聖。勳塞兩儀。執古璣衡。轉一元於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爵齒並尊。身名俱泰。相堯
 舜。既逾於七閭。猶伊周。並數於三人。方爲天下之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下。而人自楚。越雖迹
 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於情可赦。始從輕比。用思衆議。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問簿書之餘
 日。理繙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

宮祠謝丞相啟

黜居善地。方依盤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祿。捫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汚班序。但
 欲追參於符綬。雖思退服於田廬。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從於輕比。始屏處於遐方。龍鐘七十之年。臨
 闕三千之里。念執輿哀於緩急。唯常瀝懇於生成。爰繼頒粟之使。思遂叩關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超今
 古。威變華夷。致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識萬世之勳。誦歌既被於管絃。人物皆歸於陶
 冶。有如孤迹。早辱誤知。幸平日甄收。當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反重爲門下之憂。逮茲投杖之難。尙
 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伏隤。補則息黥。飽粗糲於南烹。已安分顯。望英賢於東閣。徒企光塵。以上摺芳
 大云卷四十。



北山集序

北山者，鄭忠憲生長之鄉也。公登紹興間進士第，補温州判官，奏補薦之於朝，爲殿中侍御史，諫者非之，然公雖受補薦，卒弗與比。當是時，權主和議，公則抗疏力爭，由此忤旨，降謫書少監，求歸田，弗許。繼除川陝宣撫使，適金人求和，尙原權悉公敗盟，又改爲四川宣撫，則公之不肯依附於權者，公之氣節爲之也。視其氣節，可以知其文藝矣。公秉性剛直，以文章名世，力追古人，其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皆公自定，後集十卷，公子良嗣所編，公有自序，已載諸集中，是編其里人曾定遠重刻於康寧間，首序者廖西趙素姓也。嗚呼！始公之官於朝也，其奏疏條陳，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上勸主戰，未嘗依阿權好，存繼毫富貴利達念，及制蜀八年，與屯政，教饒弊，肅軍威，諸所設施，其一二形諸歌詠者，皆據事紀實，蜀之人至今猶稱其功。奈何奸幸衡之於內，悍將怨之於外，陷公於罪，以至始隲桂陽，再謫漳州，三徙於復，而終卒於封，其困阨爲何如也。然而人雖困公於生前，而公之灑然英光，卒賴是編之存，而不能磨滅於身後，則當時羣小百端以播抑之者，庸詎知非所以玉成而顯耀之耶。而或乃儼然猶執公受補薦一節以相詬病，夫豈知公心者哉。公字亨仲，名剛中，金華人，後紹興復貴政殿大學士，諡忠憲云。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樓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北山文集卷之首目錄

- 趙公序
- 張序
- 王序
- 嚴序
- 余序
- 嚴序
- 小引
- 凡例
- 姓氏目錄
- 目錄

鄭忠愍公北山遺集序

士君子身任國事，歲期有所建立，而或遭時勢之窮，權位之屈，有不得遂其意，竟其局者。天下莫不痛惜之。金華忠愍鄭公，當宋紹興二年，以進士起家，由外曹掾陟台司，時與參謀國政，議論侃侃之中，又能從容調劑，迨宣撫川蜀，六年之內，田粟裕，鼓鑄行，強臣悍將，懾其威而勿敢犯，遂能使國勢轉弱而為強，奈何權奸不容，羅織鉤致，遠斥徽徽，遂棄志以沒。天乎人乎，安得起公於九泉而慰之。余少時讀史，至南渡以後，屈指忠義有若而人，對公之名，輒歛容起敬，不謂筮仕得整令，問俗於城之東，過公祠下，觀公之遺像，神采奕奕如生，隱然若有殷憂而凝思者，蓋忠愛款款之忱，猶可想見者如此。其裔孫輩出其藏稿若干卷，捧讀之餘，更如聆公之警款云：遂亟命新其祠而錄其遺集焉。時有里姻曹子定遠，相與輸資以佐其事，抑亦可為賢矣。余因是而知士君子立身行己，有忠義正直之志者，其人雖往，而其氣耿耿終歷久而不磨，如公之立朝蓋民一本乎平昔聖賢之學，全體大用，並見諸簡冊之表。北山義義，斯文與為不朽焉。後之讀是編者，其亦有所感興也夫。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朔旦，賜進士第文林郎知金華縣事膠西後學趙泰姓蕭沐拜撰。

序

文章著述，歷百世而不磨者，雖代屬數更，必不湮沒，然而遇合顯晦，蓋亦有數存乎其間焉。吾婺鄭忠愍公，清介耿直，不阿權奸，功存西蜀，為宋名臣，公固顯於一時矣，獨是其生平好讀書，喜著述，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諸集，歷歲既久，屢遭兵燹，篇帙無存，而斯文為之一晦。幸有北山集存焉，是集也，體多奏疏書策，氣並韓柳歐蘇，斯亦不可磨滅者矣。無如時遇不值，知音者希，僅藏之名山耳。歲在甲戌，邑侯趙公省耕於郊，經其故里，登其堂，禮其像，遂詢其後裔而北山集出焉。公讀之而慨然曰：予於史冊知公之氣節政事久矣，今觀是集而益知公之文章著述，固百世不能磨者，盍付梨棗，以公諸世乎。繼時其裔孫世成、弘能、弘升，皆承教唯唯，然猶慮篇帙繁多，艱於資費，藉曹子定遠姻契，雅慕先賢，遂忻然任梓費之半，而是集遂成。夫以數百年遺文，遇趙公而是集斯顯，則信乎文章之遇合顯晦，蓋有數也。雖然，非忠愍公不能構斯集，非代有賢裔不能守斯集，非曹子與其裔世成、弘能、弘升等，不能梓斯集，先後輝映，亦足修婺州之盛事云。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朔旦，後學張士絃蕭沐拜題。

以伸其仰止之私衷云爾。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九日。定陽後學王文龍沐手拜題。

宋鄭忠愍公文集序

藝故東陽郡鉅公。大儒輩出。宋建炎紹興間。文章忠節爲尤著。時中原不靖。戎馬蹂躪。有屹然爲杆闔名臣者。時稱宗公澤。如猛虎之當北。鄭公剛中。如伏熊之隨西。兩公皆藝產也。而鄭忠愍公。崛起北山之陬。蘊蓄醇澄。乘時建立。直聲振朝右。當和議既成。力莫能挽。惟於畫疆堅壁中。隱圖恢復之計。遠宣撫川蜀。威既克備。強帥功更足植。殘黎擬諸諸葛武侯。章南康。距多讓焉。公之勳業彰彰如是。而仁山金先生。願謂公勳業百未試一。洵公異代知己哉。大抵人臣委身事主。利祿身名咸勿恤。曠固宜然。獨公忠愛之忱。貫始終。歷夷險。勿二勿欺。如集中所載奏疏條議。詳明剴切。居然賈陸之儔。聞及詩賦書牘。酬應抒懷。凡處而山林。出而官幕。遇難災。隱身調護。遭夏斥。任運恬安。千載下讀其詞者。有聲有淚。宛與相對。於簾几瑟瑟。風雨蕭蕭。之天。蓋其性真。其情至。而又原本經術。演進沈潛。故其亮節洪音。足以備三精而貫五緯。而細及蟲魚花卉。川阜土物。咸能曲寫畢肖。乃爾也。公之言曰。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謂推是語。且謂善爲臣子者。於孝友於姻睦之道。總未嘗析也。夫往古才人。忠而後諫。放逐淪喪者。曷可勝道。而公之父子。同時遷謫嶺表。至於家室親屬。互相慰籍。又不禁撫往事而咨嗟歎惜者耳。迄今五百數十載矣。公裔孫輩。藏遺編。與姻友曹君。共謀殺青。以傳不朽。噫。公之勳業。詎藉文章以傳。即茲文章。不足以窺勳業之百一也耶。是集也。吾師膠西夫子董其成。時文龍讀書函丈之傍。爰得卒業。是編。因藉是

忠愍鄭公北山集序

文章之有顯晦。猶人之有行藏也。昔忠愍先生未遇時。寂寓於山林岩谷之鄉。樂道於陋巷蓬扉之內。爾詩讀書。名再上賢書。而未及顯。斂身而退。與一二好學服古之儒。歌吟贈答。聊寄志已耳。天下其易知之。一旦得時。則駕。盡展其胸中之奇。君得匡而民得濟。當時賢士大夫。與夫悍鎮敵國。莫不服其氣節。而大其勳名也。如北山一集。沈晦者五百餘年矣。雖輶價珍藏。精氣原自不磨。其閱世代屢易。兵火迭乘。保護殊難。非天之不欲終喪斯文。俟讀者以表章之。輒光簡篋中。不猶公之未遇時乎。才會邑侯趙夫子之景慕。於甲戌夏初。臨祠拜像。訪是集而玩讀之。咨嗟浩嘆。諄諄命梓以公海內。而鄭裔弘能弘升。聞言感激。唯唯承命。間得曹子定遠。慨然而共襄厥事。搜遺補闕。以數百載未見之鴻文。煥然新人之耳目。俾史乘之記載倍顯。先賢之題跋俱彰。其與公之德行。正相符耳。服其氣節。而大其勳名者。當不僅在一時也。留傳千載。讀是書者。重其文。穆然想見其人品。其欽仰又何如耶。我夫子玉成之力。豈淺鮮哉。獨是先生撰述甚富。集編不一。第世遠年遐。或遺失無存。或珍秘不出。不得與北山一集同垂。良可慨已。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菊月。里下後學嚴子豐沐拜題。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發水西流三百里，靈秀所鍾，當生大賢焉。說者以東萊氏倡明理學而後，何王數先生，紹紫陽正宗，信斯文之在茲。因擬之小節，抑知其先以氣節著，如鄭忠愍公，非尤矯然與日月爭光，爲山川壯色者乎？正幼讀南宋史，至其教胡銓、抗和議、服悍鎮、畫地界，爲人所不敢爲者，公誠一時砥柱也。正嘗歷五都之境，訪宣撫故居，尋可友亭之遺蹟，慨然想見其爲人，益思公之忠烈不置。而有德者必有言，惜著述所留，僅存什一。近世無能表章之者，亦志士所浩嘆也。幸繼踵奇逢，膠西趙鹿友夫子，以嗜古博物之英，製錦斯邑，重道崇儒，於四先生之正學淵源，已捐俸重鐫，乃獨宣撫之祠，拜其遺像，購其傳書，復欣然命梓，夫以幸斯邑者，嘉宣撫之節，而欲顯揚且若是，況爲之後而問其里者乎？曹子定遠，毅然感發，與其後裔鄭弘能，遵夫子之指，延梓者於家，考訂校覈，歷半載而書成，披卷朗吟，其經濟緒餘，溢于詞表者，凜凜見浩然正氣矣。夫宣撫之勳業，著於在朝在蜀者，宋史稱之，乘志載之，而抒寫情性，發爲文章者，遙遙五百年，猶足勵賢豪之慕，而珍異如商周法物，文豈不以人重耶？正既讀宣撫之文，益嘆此舉之非偶然也。豈非天之所以幸宣撫，而不使湮沒其簡編也？夫子表章之力，與宣撫同不朽矣。而定遠弘能見義勇爲，不亦有足多者哉！康熙三十四年桂月上浣之吉，葵左松湖後學嚴正薰沐拜識。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予發由芙蓉赤松之萃精華，磅礴蜿蜒，抵於北山之麓，有宋忠愍公廟起焉。公非一代偉人哉，廟一代偉人，必有一代之事業文章，可以昭回日星，黼黻河漢，而煥燿千古，則夫立德立功立言，古稱三不朽者，豈夏夏乎難之？三代佐命之英，卓矣漢唐而下，罕見其儔，留侯之智，不入儒林，元齡之才，未燭倚馬，張華具博物之譽，而名德不終，曹子建之英，而詞章不顯，兼而有之者，孰如我忠愍公乎？公誠一代偉人也。當居內廷，贊政竭忠盡瘁，而外撫川陝，滅賊營田，轉徙民瘼，其碩德豐功，鼎彝勳之，汗青書之，且先賢何道夫？又從顯末而敘之銘之，茲復何贊？獨其道緒餘，言論風旨，有不容偏沒者，公生平富於學，所著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因世故滄桑，殘缺莫稽，惟北山一集，其裔孫弘能，猶得全璧而什襲焉。予友曹子定遠，每爲之惕息，且扼腕不置，意將購之，當事鉅公，壽梓以行世，豈有志而未逮也？幸遇邑侯趙公，宰澈茲土，文治誕興，簿書之暇，遍探名山石室之藏，已將正學淵源重刊行，繼鵠公祠，搜訪遺集，弘能遂出篋中所有以進，即北山集也。我侯把玩久之，酒欣欣嘆賞曰：美哉大雅鴻音，其奏疏則翔鸞鳴鳳也，詞賦則擊金振玉也，理學則伐毛洗髓也，經濟則信誓捐軀也，文獻之遺，而乃融其若存若亡，亦後學之責也。遂令定遠盡厥事，凡亥豕魯魚，俱經訂正，我侯更爲裁定，以觀成焉。定遠弘能慨然捐軀，昇諸祠氏，自春徂秋，始告成功，而茲集煥然一新矣。自非我侯，仰止前賢，而搜柱下，及子友之留意贊助，幾何不復是集於

願盡之能。庸詎知數百年後。復取而表彰之。則公之立言。得藉與立功立德。並垂不朽者。我侯之力也。且非僅有補于公。直可鼓勵後之守茲土者。其亦有所觀感也夫。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仲秋。邑庠後學晚生余士衡薰沐拜題。

北山遺集引

余鄭氏。本固始。至建安徙居金華。傳至六世先祖忠愍公者。好學尚文。仕宦有年。其政績文章類悉諸名公贊序品題。未敢復贅。奈世代既更。兵火重遭。其遺帖所留。僅存什一。嗚呼痛哉。何能免夫散亡之戚哉。余性拙寡諧。卜居山右。舉業之外。若古卷異書。漫好問學。至如先祖之所撰著。雖片紙隻字。珍重如鼎。去秋邑侯趙閣閣臨境。公務之暇。詢訪人物。從來乃有以吾祖生平告者。而邑侯遂輕千金之觀。親謁吾祖遺像。仰觀棲構。溫肅重輝。備詢吾祖所遺卷稿。時獲存者僅北山一集也。敬呈披覽。遺學之契。不啻而接焉。因囑覓殘補闕。急付梨棗。公諸海內。而同里曹君良求者。殷然有志。共襄厥美。豈不誠文章之知己耶。升雖笑矣之責。有忝前人。而吾祖之光明俊偉。傳諸冊牘者。梓之隨之。時覺愧乎見懷乎聞矣。是安敢不踴忭趨承。竭力乃事。致負宗祖之遺美哉。是秋梓工告竣。用慶厥成。爰聯短簡。聊申悃懷云。康熙三十四年桂月朔旦。裔孫弘升百拜敬引。

宋資政鄭忠愍公文集小引

古來名世。不廢文章。然文章所發。本諸躬行實踐者貴耳。吾邑先達鄭忠愍公者。孤寒窮約。歷備諸艱。及壯而筮仕。遂以所學見諸行。其立朝也。正氣不阿。其宣撫也。經略有法。其居職也。盡匪躬之節。其憂難也。懷明聖之心。願雖觸忤權奸。宜逐逐。益見不媿所學。跡其生平。著述甚富。所存者無幾。而北山一集。則尤其精氣所萃者也。今讀其文。忠義慷慨之氣。盡露毫端。即旁及率書花石。弔奠贈答之章。悉皆忠君愛國餘意。故其鴻文丕著。煥然與日月同光。巍乎與山嶽俱峻耳。今朝廷加意文治。遍訪遺書。名山石室之藏。無不網弋。示世。況以公之文章。本乎躬行實踐者。素不為聖天子之所採納。而隆重者乎。第傳世既遠。屢遭兵燹。篇帖殘缺。幾湮沒不傳。幸遇膠西趙夫子。仰體堂壁。尊德右賢之意。搜羅文獻。甲戌之夏。過謁公祠。歛歛感嘆。穆然想見其為人。因命出是集梓之。夫詎僅以其數文揭櫫之工。足以播諸藝林歟。亦謂公之懿行。既孚于遐邇。而傳其文以傳其人。所係于世道人心者不淺也。某承夫子命。與其裔孫世成。弘能弘升。編輯付梓。糾工于乙亥之春。迄冬告竣。是編之成。雖公之靈。實趙夫子之力也。其尊祖考以勵文孫。崇先賢以勉多士。寧無厚望于後之守是編者乎。爰不揣謏陋。為誌其歲月于右。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月。同里後學曹定遠薰沐謹題。



先正題跋詩贊姓氏目錄

胡 銓 不 廣 陵 人 因 奏 議 為 議 院 將
柳 貫 字 道 晦 廣 德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李 光 上 因 廣 德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劉 應 龜 字 元 益 南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何 耕 字 道 夫 蜀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陳 深 字 道 夫 蜀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葉 閔 字 史 甫 號 秋 齋 金 華 人
張 森 字 仲 信 鄉 先 進 也 公 題 贊
潘 桂 字 文 多 出 其 筆 誌 書 失 載
邵 傳 孫
陳 夢 發
洪 天 祐
何 基 字 文 定 號 龜 公 號 誌 山 莊
北 山 文 集 姓 氏 目 錄

李 徐 木 潤 金 華 人 成
賈 淳 金 華 人 成
進 士 人 成

二

賈 復 字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王 柏 字 文 中 號 初 輪 公 之 號 登
胡 翰 字 文 中 號 初 輪 公 之 號 登
金 履 祥 字 平 仲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蘇 伯 衡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王 城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吳 沈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宋 濂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吳 師 道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范 祖 幹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葉 護 翁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杜 桓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方 鳳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鄭 濤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謝 翱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林 彬 祖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吳 萊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葉 田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盛 夫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空 菴 字 子 瞻 金 華 人 集 為 大 學 教 授
北 山 文 集 姓 氏 目 錄

劉庭芝

北 山 文 集 姓 氏 目 錄

二

三

北山集凡例

- 一北山先生所有遺書若北山集即笑腹編今所梓者是也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烏有編五卷以至經史專書九六編碎編彙編連管編觀如編集芳編避盜錄圖中雜論諸書或祕藏不出或遺失無存雖極意搜羅無獲焉
 - 一北山集三十卷遺失二卷尋訪完足具載集中雖其賢子孫寶藏之謹或亦公護持之以貽後也
 - 一北山集止存刻本二卷餘皆抄錄而魯魚亥豕字句多訛且殘闕之餘或無所考證而重義難以接續者不敢妄有增刪
 - 一諸先正銘贊題跋詩文原不載集中今悉梓之固以見其景賢好德之意而鴻文縉筆并垂於不朽也
 - 一凡文集皆以類敘獨北山集係隨時編輯故所著雜見不同蓋以此集前後皆公所手定也今仍其舊不敢變易其次第
 - 一倉梓習任正字梓工迫速考訂未精既鐫之後亦藉此書不至論失則可若夫較正之事庶以俟夫博雅之君子云爾
-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陽月初四日同里後學曹定遠謹識

北山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 | | |
|---------|---------|
| 論治道人材疏 | 採用筆言疏 |
| 辭監察御史疏 | 辭殿中侍御史疏 |
| 陳職和奏疏 | 再陳職和疏 |
| 三諫議和疏 | 四諫議和疏 |
| 議和不屈疏 | 議和善後疏 |
| 申救胡銓疏 | 勅施庭臣疏 |
| 又勅庭臣疏 | 三勅庭臣疏 |
| 自劾奏疏 | 懇留會開疏 |
| 修纂屬籍總要疏 | 請放王樞等疏 |
| 重臺司郡守疏 | 除宗正少卿疏 |
| 請褒贈李結疏 | 褒進三老疏 |

十一月除權向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疏
定謀齊力疏
除銀絹疏
良嗣通與北官分畫疆界事
除端明殿學士疏
十一月除試向書禮部侍郎疏
諭白契疏
勘襄陽府疏
職和分畫復旨疏

卷二

古詩

修修窗前虛
讀坡詩
寄別左與言
謝潘令憲惠松木
小園植菓培登戲爲一時并引
辨畢方并引
簡潘義榮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戲成一詩簡牛郎織女云
代答
送林懿成解兵權
寄姚文發
自笑
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趨其神鄰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
諸江書院中
六月初八日義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巖以新茶草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
爲謝云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授筆爲十韻報之
招潘文虎
辛丑正月十三日小飲南廳
靈峯開秋雨
安之叔盜後爲素菴求詩以此寄之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宜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穎
北山文集 目錄

卷三

律詩

別茂直
次韻作玉女泉并引
卽事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清江井坑嶺賦此詩
王倅生辰
和何元章
題赤松
代上傅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墨石爲山已是一重公案況畫者耶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俚句問
隨緣云隨緣居士卽季平道號也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特往者輒醞黃不可飲再以三尊贈過仍爲此時云
對竹
北山會飲
南陵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擬和
壬寅年南遊至衡州
此心
入衡州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墨石作逕其屋簷然嗟今齒髮雖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
見之不勝饒幸
和仲模梅花
和王才鼎懷錢塘
臨別早苗二首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菜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義榮見示禪月山居詩和成七首
石季嘗爲子仲模詩改後仲模有詩復慶朋友間漸能疎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幾先坐上贈友人
宜和壬寅十月遊江南道出月岩感而作二十八字敘其事翌日復得四韻并引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和安之叔灰齋
北山文集 目錄

送張季平歸永嘉

鼓子花

癸丑年臘月初成

和石希孟

悼八婦孺人

悼六兄宗魯二首

悼陳子清教授

悼潘義榮母

卷四

書啓

上蔡守范龍圖書

上諸江周令書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謝孟大尹書

代人求知書

代上樓清江乞免租官田書

謝及第啓

謝及第啓

又

又代石氏作

賀參政啓

卷五

序記辨說

笑腹編序

送僧如澤序

鄭安之龍條序

華孫命名序

吳德先命書序

送相士張允序

國中繼論序

和元章新秋

和潘叔愚書齋

和思老夏日山居

偶書

悼陳庭玉

悼顧與權夫人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悼潘權仲

石唐記

雙蓮膏露辨并序

相說

記早

說二賈

卷六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祭先妣大孺人文

祭中散墳文

祭顏子文

代漢弟祭母文

代玠祭考妣文

代玠祭妻方氏文

代琬姪等祭父母文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祭白沙求雨文

代諸江令祈諸廟文

卷七

墓誌行狀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族兄宗魯行狀

卷八

策問

擬策進士十一篇

卷九

小簡

與梅和勝

小唐記

戒雞說

畫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樂苑說

答范茂直

與潘義榮

與周務本

與張叔瞻

與潘義榮

答姜秀才

與潘令衡

答潘叔豹

與潘義榮

與潘令衡

與葉彦法

與張叔瞻

答何元章

寄張叔瞻

謝主文陳用中

又

與沈元用給事

又

又

答徐彥思

寄章少董

與薛世德

與潘義榮

與張子韶

答梅秀才

答潘義榮

與范浚明

答石季平

與陳去非

與潘季文

與張子韶

答陳用中

與章少董

答徐彥思

與潘季文

與王子野

答周希甫

與戴端甫

答張子韶

答潘季文

卷十

賦

雪竹賦

秋雨賦并序

大易賦并序

山齋賦并序

卷十一

絕句

離平江

讀光明經捨身品

滄江道中

偶書

仄字詩并引

平字梅花

得雨偶書

曉起

夜坐

村居二首

滄江道中三絕

寺前書院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

題後鄭壁

題靈峯見山閣

題方冠五絕

卽事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度金沙嶺

度胡源口二絕

吳江三高祠內有時和原韻一首并引

道旁贈梅花

蕭山老儒余志事求拙庵詩爲賦

題橫溪坊客館二首

春到村居好四絕

呈周務本三絕

偶書

休牧軒

綠淨軒

水碓

客夜霜寒

貴鄉道中四絕

和張叔瞻三絕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戲之

讀蘭臺詩并序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常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絕

卽事二首

偶成

聞百舌

送季平道中四絕

次桐廬

夜聞雪聲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雪時霖雨之後

三月五日園中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和元章春風三絕

題西岩

題雷石寺潤公環翠軒

宿鶴岩二絕

夜寒覺有霜

至夜獨酌二絕

雪後觀月

枕上聞雪聲

梅花三絕并序

和潘仲嚴八首

春陰二首

春晴二首

春雪二首

春雨一首

春風一首

八月初一夜聞雨

戲題秋香

獨坐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輒爲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偶書

題幾先書院壁

荷花

呈范茂直時在豫章

諸暨道中遇雪

卷十二

古詩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送蕭繼起赴召

贈周希父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巖回嚴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

韻某分賦移字

紀開隨

和季公憲即中燕歌行

和公憲書懷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金房道間皆蟻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蟻梅歌予用其韻

再和

送陳季常判院

送周務本機宜

送何元英

寄別張子公尚書

題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詳定錢憲元素及院諸公

卷十三

序記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送孫小名序

韓孫小名序

送井都運出缺序

胡仲容廬隱序

忠義堂序

烏有編序

澤水縣學記

西征道里記并序

思耕亭記

知旨齋記

卷十四

祭文

祭文

北山文集 目錄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代姪瑤祭外舅文

又代人作

同官祭石暨塲文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祭中元水府文

擬率執祭呂安父文

祭外姑文

外姑葬遣祭文

祭章且叟尚書文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庚申歲黃文

祭外舅姑文

祭樓通奉文

宜諭祭江神文

宜撫謁廟祭文

祭胡宣撫文

祈雨祭文

又

祭胡忠烈文

祭樊宣幹文

祭郭少保文

吳鳴道求錢觀疏文

卷十五

墓誌

余彥誠墓誌銘

外姑墓誌銘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何氏考妣墓表

族嫂陳氏墓誌銘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卷十六

題跋

跋許右丞詩

跋中散留題

擬跋御書羊祜傳

跋左邊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跋劉光遠百將詩

跋了齋帖

跋東坡帖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跋胡帖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卷十七

策問

擬策進士

又

又

又

朝旨策楊庭

北山文集 目錄

朝旨策吳援

北山文集 目錄

北山文集 目錄

卷十八

律詩

獨坐偶書

和周希父至日雪

送仲列王

贈張叔靖

早過烏龍嶺

和友人書懷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白菊

希父別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和公憲早行二首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道中續詩呈子勉寶文有便寄叔海也

初寒

寒食偶書

偶書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疊韻招同官以詩先之

悼王思中

悼謝元通母夫人

悼方公美母夫人

卷十九

絕句

長沙道中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往會堂前荷菊一架每晨日至其上屬人輒報飯具感而爲此

桂陽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于前山松竹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即事二首

北山文集 目錄

久雨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嘗擬爲立春絕

雪中偶書

即事五首

章臺謠廣右荆渚間感賦并引

贈傅神者

數日相識多以蕩子分惠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一絕

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臥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風一首爲壽作三絕與之勉其省愆念當在念親之先

相識惠野雞一體乃鷓鴣也作小時送之并引

鄰家借石方盆可容水置魚戲而借退之句成詩賦絕并引

封州無筆羊毛鳥雞松梢當竹勁利可愛賦成四絕并引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并引

庚午冬至夜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貓子奮躍求飽捕而鼠漸知畏矣

就寢

就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凝中不勝其鈍許慎以蠅虎爲蠅

辛未中春旦極熱流汗甚而風雨始深秋

偶書

密匣中復大雨殊憂悶諸僕食笑語爲賦一絕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

至夜

書室中焚法衣異香

泮宮出示慶作一編并諸父遺遺集一冊作二十八字先還其編

咏菩提燈并引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古法合之得一絕

封州極少酸醃近得數葉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無題

北山文集 目錄

右出郭

右登嶺

右山家

右田父

右勸農圖

南方紫羅葉大花戲爲二十八字記之

卽事

子禮和道者寮古時復遺一絕

密前小梅樹并引

早春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城中泥淖沒軒窗人家猶燒燈也

草亭遠望

車寮書事

無題

早春有感

竹間見雙蝶

秋思

受嶽兄弟赴瀘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風竹

假山

秋雨遙涼

雜興兩首

梅

醉觀子禮家雨煙舞

值方摘茶知子晝幾頓摘以待呼而戒之

雜興

舊薇

傅經幹以所藏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偶題窗間

飯後以水噴蟻時予有華嚴日課

偶題窗間

元僧自潯州還朋尊以明徹冰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暮春

擬爲孫立之謝

杜門

盆池白蓮

杜門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窗外黃菊方爛然

長春花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五更露寒擁被不寐

枕上

卷二十

小簡

答詹德餘

又

與戴端甫

答蔣茂先

答潘叔倚

與王元勳舍人

與徐彥思

與康才茂

與林材茂

答吳鳴道

答張子韶

與凌季文

與新守章尙書

與范丞相

慰潘義榮

又

與范丞相

答薛德老郎中

與何倅

又

與凌季文

與章尙書

與陳去非

又

與李端明

答太平州陳守

又

又

與陳師與

又

與潘義榮

答曾天遊

又

與秦丞相

與李參政

答胡承功

又

答孫學士

與張全真

與陳長卿

謝何直閣惠詩文

答并都運

與何樞密

又

又

答何憲檢仲

答張子公

又

與樞樞密

與何憲子應

又

又

又

與程樞密

與和舍人

又

又

與李殿院

又

答資州郡知郡

又

答提刑何秘監

又

答巴州周知郡

答喻連使

答鮑右司

答簡州李知郡

答簡州文知錄

答漳州宇文龍圖

與王參政

又

與兵部程侍郎

又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答京西蔡運使

答江西蔣運使

答簡州李知郡

答懷安羅知軍

答銅梁王知縣

又

答譚監務

又

答賈茶馬

答劉黻戶部

答喻郎中

又

答賈茶馬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又

答韓參議

答致政李中大

又

答虞運使

與羅中丞

與樓樞密

答勾龍中丞

與樓樞密

又

答瀘南李待制

答成都路榮運使

答賈都大

答夔路鄧運判

答簡州何教授

答潼川路于提刑

答范運使

答韓知郡

答西路何提刑

答合州楊知郡

又

與李中丞

又

答榮運使

答錢宜幹

答夔路鄧運判

又

又

卷二十一

古詩

復至醴陵有感而賦并引

濃澗雨中春

荊州川名景陵者即古章臺也因賦古詩并引

降家送蓮華并借茶具戲作一篇

知識相問封州氣候因賦古詩并引

偶書

對月再用韻

封州學東池蓄魚倍得戲而賦之并引

八月獨暑賦四韻并引

梅花

許宮野火沿燒久而撲滅戲而賦之并引

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久雨

又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醅臘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為賦五韻

廣南人多以食榴榔吐津如血余見甚駭賦此長韻并引

聞杜鵑

清明前三日將曉風雷大作枕上賦此

茉莉

鄰翁以紫石斛承粗山一塊為予書室之奉戲為一時并引

較柔耑素馨詩并引

焚香

咏降真香并引

晚雨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衍封泥如法初開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為賦此

韻

黃髮征以石菖蒲相遺并引

卽事

小飲木樨花下

山齋霜寒

索酒

對菊

有客致木綿椅坐為山齋之用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不覺嶺南之常而苦寒為希有矣

辛未元夜

竹間孤坐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既月

擬州學橫翠軒

無俗軒

繡桃花

寒食

遊西山

客惠賓州竹簾甚佳取退之鄭華贈簾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偶題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道者寮成人為書額擬成一詩

白居易有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為秋思十首

風俗

靜獨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趙子禮勸農同有詩和者叠軸然皆頌詩非勸農也擬和一篇

又

良嗣壬申年來為生朝書作一詩答之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自訟

郡治西廡有錦被花覆地而紅以竹作架作詩以記云并引

米盡

春南村居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詩見報依韻答之

又

出江

又

大暑竹下獨酌

閨門詩三首

正月十一夜燈聞雙花

卷二十二

律詩

登嶽麓法華臺觀麓兵火後寺已兩劫惟臺爲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投宿蒲圻縣

初至法會

乍晴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絕覺而足之

口占

贈州道旁并引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岳陽道中

卽事

故居

元夕二首

春熱

卽事

憶昨

久雨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戒食河豚尖頭夢并引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徹浮橋最爲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茉莉

西隣桑間有隙地隣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民入錢抱懷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旁午于塘上者皆販婦也

封州

五更醉臥

栽竹

閑中

曉詩

時官多以封州僻薄井邑蕭條居處秋陰爲歎觀如閑而賦之

幽居

偶書

重午

又

夏夜用人韻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復惠蓮數頭

夏夜小雨獨坐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閑居自足

黃集征惠石萬蒲既賦古風復成四韻

初秋

秋夜聞雨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閑暑

秋夜山居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腹疾不能赴

相識惠紫石硯戲爲賦此并引

鄉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臘梅已成書以回韻戲菊

哭潘義榮二首

晚坐有感

客致木綿坐已爲長韻又成四韻

庚午冬至夜

衡嶽道旁遇老者并引

自憐

春晝

頻夜燈花顯予有何事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草亭假寐

涉園偶成

懷舊

去冬

夜坐

晚涼小酌

山齋疏陋每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爲四十言

寒意

循省

臘月十三日送那堪還鄉

辛未除夜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無寐

又

草亭遺韻

春曉

無詩

幽趣十二首

讀柳子厚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之句有感

擬題黎簿尉梅隱用其韻

白寬

山人

雜興

八月間對月獨酌

簡孫立之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醵言曰怕渡野塘寒酒罷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爲兩詩

云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遽寒綿裘猶薄也

擬送傅推官吉先

酒病

砌下黃菊暮秋始開花賦此篇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便早泛舟遊西山有詩即席和此

再和 初春五言

又七言

寒食雜興二篇

出江

初夏 偶興 綠淨軒

病後夢

卷二十三

絕句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

季天取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別家山二絕

代答

范才翁惠餘臘

雪中度馬公嶺二絕

和季端明題驢車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題妙明師靜軒

題大龍湫

宿長蘆寺下四絕

八月初四日贈兩采石中元祠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陝西成二絕

在鳳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早行二絕

和江處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陳希夷無憂木

馬上口占三絕

九日

鴻溝

雲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于陵

雨過

眼昏

勝仲少卿分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巖呈清叟察院三絕

懷山居二首

即事

觀橘花

讀邵直舍枯竹嫩篠畫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發風水洞

離家

道中四絕

頻夜燭花

題安仁汪宰絕覽亭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句于方丈

過大冶縣

二月十七日馬上

河池秋雨

夜坐戲書

春日

移司道中四絕

戲題堂前梅

憶故廬

寒食日

登烏奴

一絕寄家書中

骨肉間已至廣安而遇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二絕寄章氏女子

寄吳信叟

春晚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絕句

元夜二絕

益昌露雨陰月負郭有浸農圃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

來貺

援何元英出峽三絕

出峽題舟中

忠州古井并引

卷二十四

表啓

蔣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謝宮祠表

到封州謝表

缺題

回朝提舶啓

擬賀發解舉人啓

卷二十五

序記題跋啓附

周易疏餘序

左氏九六編序

經史專音序

建書編序

畫記

三觀記

石花記

擬生祠記

草亭記

衆美堂記

配碑碑文

題靈寶集後

說人面竹

卷二十六

銘贊偶頌

華格銘并引

自贊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讀金光經復成一偈并引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于芝者爲此一偈并引

最樂居士云見性二字觀如戲作伽陀云并引

趙元信問近來雖小變歌曲便須熟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相識惠善提業燈戲爲頌曰

又一頌別趙使君

卷二十七

墓表祭文

記先中奉墓表始末

祭邢商佐文

卷二十八

小簡

回肇慶倅黃魁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董柳州邦直

北山文集 目錄

記白朱砂

可友亭記跋

學如不及說

硯銘

贊所傳神

面鏡如書帙號曰觀如題其首以伽陀

臨行小題別見春清澗二老

擬墓表係有記

又

與蒼梧陳箴

回胡提舶

又

與方安撫務德

與董梧州查明

又

答郭教授義明

與陳總領漢卿

又

又

答袁教授

卷二十九

祈雨疏文

書簡

寄家親里

寄商佐親家

與茂先書

又

與知郡大卿

缺題

與叔倚書

與念二將仕

與邦直書

卷三十

家書

封州寄良嗣書

與德和書

寄家書

別方安撫

別方稚川

帶溫州普濟粥會疏文

保福法堂疏文

寄茂先秘書

又

與叔倚

與姻家

與巨濟書

與叔義書

與季誠書

又

缺題

寄叔倚

寄阿

謂爲遠而不肯行。謂爲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爲以小人閒君子也。以小人閒君子。則難而已矣。今恐舉廢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棄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礱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爲奸。盜名欺世。無能爲而可以害吾之有爲。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也。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嘉諫。故卽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尙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華官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就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或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事使衆智必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事使發揚宣布慙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當也虜人之恨臣子鍼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其揚旌電掃間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爲乎故專意不與虜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僞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疎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己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尋爲貢院看詳官五月除尙書考功員外郎

良嗣曰。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爲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己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羣吏告之曰。吾本齊生。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而況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窮究。於爾無貸也。既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注。如是不過德三四吏。皆誓服不敢犯。而漕淹無壅。黜陟以明。縉紳德之。

辭監察御史疏
九月，除監察御史。奏曰：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晚，吏瑣何卑。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郎曹。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陛下又綢繆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豈臣闕茸無

北山文集卷之一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爲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爲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其高論者猶不覺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爲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

狀者之所宜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睿慈收還誤恩。以安愚分。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奏曰。臣竊資甚愚。立志良苦。比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歷參六察之職。未幾三月之久。督稽遠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夕以俟。游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雖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願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陳議和奏疏

時朝廷與虜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今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至。至於屈己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開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率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願其善言。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銀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銀。土地。為其所據。金銀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聞。所本者孝。君臣之聞。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乘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議上。豈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為虜。必不事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而虜遣使。益不淺淺。易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願。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降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將士。隨而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罷。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聽之曰。強虜遣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雖後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陳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

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虜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虜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去爾。是我不能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遠。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口。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其釋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邱玄求侍子。漢議道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我狄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

三陳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洵洵如風濤。朝廷但知今日某人人館議事。明日某入內奏事。而不知士卒切切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開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數十年矣。曰。虜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願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會未與諸將道其曲折。事不使其疑且憂。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數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聞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察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發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勒陳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舍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羣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

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爲疑也。

四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累具奏。議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誠恐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利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結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羣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甚焉者。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隨其計而孤旁援。爲禍猶淺。隨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虜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爲虜所給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爲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爲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雖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爲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壓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欲秋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道。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時也。少嘗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傾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雖數日。必欲屈陛下爲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屈齊而自絕也。然亦猶棄寶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爲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爲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爲虜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爲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

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真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爲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諸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爲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頓。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若者悔禍。事事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虜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爲正。而不可以僥倖爲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晉破荆。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爲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爲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謂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由是觀之。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爲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竊慮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遽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盡。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靈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懇懇。察臣疏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關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潰。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投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邪。其不然邪。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事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當扣關釋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善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爲虜言。如某等人可還。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禮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墟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籍兵之虜。平時倚以爲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不可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偕起。凡有指畫。便當爲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屈。新哀自請。迨

敵國事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輻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圖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勵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爲何所不可然事官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勦此而史弼稱於漢祖董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傳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蓋陳天子以爲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吾君以姦聲惡色也感激首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申教胡銓疏

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開止除名送昭州編管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顯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肆狂夫而容有後侮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責故內懷一粟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乘船洶洶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爲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瞎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黜戾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勛施庭臣疏

奏曰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
章陳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超遷南綬物情大駭立朝有諫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
中欲論數其短迹實有嫌釐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棄瀆天聽故噤默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羣議咸
學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害其爲正今庭臣之
得罪於公論者爲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勾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陛下所
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違兩者之閒平允成之此如淵之論也亦臺諫
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論也故陛下采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下者不可得而知
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淵等議論爲
同乎然其初則宜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諫之說勝則彼求爲異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至指爲
人爲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爲桀紂耶以致詆誚上下咸臺榭稱慨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誤
蒼生歟徒以虜書未入人情憂惑又竊意陛下厭羣言之交進慮和議之或失故持傳會之說於危疑急
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過欲與沈該輩獵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爲
公論所容先探問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態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

之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得端詳靜審有謀慮之士爲國家外修和好內爲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至於疑他日施爲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恥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事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爲疑乎陛下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今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爲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勅施庭臣疏

又奏曰：臣初四日曾勸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新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謙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蒙進擢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爲屈與不屈，非爲和與不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己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君父之拜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爲徐棄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子未嘗不以其爲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己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敗和之害搖動陛下之心，迎合陛下之意，茲豈憂國之人哉？陛下見而悅之，傳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朝廷未以爲信，務順從者朝廷獨厚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天子寵諛臣以勸臣下，歟？臣故曰：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策，獨不可從容一二日，俟禮文允當，庸書納入，徐爲陛下陳之乎？且屈己一事，乃左右大夫國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羣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內，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今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真有是乎？此非教陛下以涉春冰、取朽索之道也。有如宸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陛下采聽羣言，舉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隣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至是也。嗚呼！官爵禍世之具，陛下持以賞穿窬，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羣言逆耳之時，進傳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矧其持論反覆，自叛自合，一日數變，其爲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爲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爲衆論所容，則省劄到門，徧出看調，作妾婦自明之態，爲人如是，而可以觀殿陛，通清光乎？陛下初雖悅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船未定，便有沈舟之患，然諫者爲宗廟社稷之計，不得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齋威而聽之矣。試使元帝不說之時，張猛之言未進，薛廣德免冠未起，或有一人從旁刺缸而前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登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爲而不說也？但書之史冊，傳之後世，不知肯爲刺缸者爲賢乎？前日陛下念親欲屈，將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羣臣持不可，則欲陛下之從橋也。舉行中道，則元帝威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刺缸而請者，陛下盍亦察其爲人乎？投之遐陬，未爲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願乘得士之昌，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愚。

三勦庭臣疏

荷德更相告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權并趙彬。管一百九十四人。許臣呼至行府。轉勞。放還夏。不惟使戎狄有威。而之心。實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審官行下。

重置司郡守疏

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其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內外之臣。其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蓋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微。小而弊。庫奸。不不法。庸庸。皆老。在處有之。而置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望。以日為歲。作過小吏。方自安。朝廷幸而得一人。時有重議。大率去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結通。請賜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置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聞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請更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人情而放恣。故坐視吏奸。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事哉。臣願陛下。使先重置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置司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固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天下治矣。

良嗣曰。先君自當言實。抗論無隱。排擊邪佞。不去不休。權臣素。嘗有以喻意。輒以理卻之。

除宗正少卿疏

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奏曰。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己。晚而簪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材力綿薄。則叨賢使之初。盡心所於陛下矣。然臣特舉殿中。今歲兩月。凡所論奏。悉有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此臣所以朝夕自警。願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略無展力之勤。陛下使居耳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去。則是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圖報者。可謂孤神明而負寸心矣。按其亡狀。付之司敗。臣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議。臣尤則肯而懷感。屬籍亞。地清職。厚願以處。臣亦何安。伏望聖慈。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宮。庶幾安。不允。

請褒贈李結疏

請褒贈李結。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陽縣令李結。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偽彭陽令執以獻虜。虜三千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借林郎。結持膝自誓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陝西。成。結無恙。下原州訪之。則結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蕭然。志節分明。衆所嗟憫。伏望聖慈。將結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褒進三老疏

又請褒進三老人。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聞高行之士。有李議郎前原州通判米瑛。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知博州判官龐公事劉長。士民衆口一辭。謂瑛當廢齊亂常。瑛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關陝之人。見瑛則知有朝廷。今雖重難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瑛入河北。需蔬粟。歷民閒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當當逆。瑛究之日。害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

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堅臥自若也。三人皆本貫隴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據豆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瑛苦風痹。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難。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閑廢之日。使瑛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勸風俗之道也。

十一月除權向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

奏曰。臣因願餘生。奇孤弱植。脫身下吏。闕迹同行。蒙陛下獎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屢試矣。迄無片善。可效萬分。未從司敗之誅。縶縶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謂何。又況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其選甚高。法從清。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介充也。側聽以行之命。實懷非處之憂。冀鴻慈。俯從愚悃。收還恩寵。以副公言。不允。尋。詳定一司。勅令。十年九月。以年勞。轉奉議郎。通明堂。恩。封榮。賜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二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奏曰。臣學識荒疏。人材猥下。係官宗伯。誤蒙器使之恩。而寵勉周。寸長不效。已知。除分。更。俾即。不。應。祈。君。父。而。求。避。焉。則。公。朝。銓。擇。之。。臣。實。累。之。也。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選。通。才。庶。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隆。盛。不。允。蒙。權。向。書。禮。部。侍郎。十一年五月。除實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奏曰。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蒙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下。賦性愚。估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衰。實懷十。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極。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穩。師。言。下。安。愚。分。不。允。

良嗣曰。先君既為侍從。獻可替否。處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關於朝廷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于君相。或不著於文字。則人所不知也。

定謀齊力疏

又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夷狄之勢有強弱。執權應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天威。克捷之書。以日來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盡斃犬羊。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遠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盛夏而甘。死。願吞猝連之閒。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渠會之。倘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豈亦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夷狄之強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沈潛機算。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勦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又為宰相言曰。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不得不論。數日傳聞。虜嘗以數十騎。繼以數百騎。今則塞合。肥之北。傳者信則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且當仲夏。退。春而南。

是欲據淮受敵也。敵渡而吾處其南岸。非縱敵乎。縱敵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爲平地。廬州豈能守。長江舟楫之區。勝更得之。勢難遏矣。或謂勝之深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某謂今日之事。當論成否。敵臨淮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善固無以加。否則他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愚之所不諱也。且力戰於淮之南。而敵猶未已。則長江之戰。自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進。爲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仍督錡進保廬州。此爲中策。若俊遣一軍。以援劉錡。爲名。願望而進。節制不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紹世忠分精兵之騎。更爲犄角。乃爲盡善。

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宜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爲樞臣。而收其權。先君爲宰相。嘗曰。竊見降制。除三官撫爲樞密副使。以其兵歸樞密院。合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心。凡前日天下以爲憂。以爲難者。一旦變爲平易安強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允。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倚而不廢。遇事更變。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而不忘其害。見其得意憂其失。而後可以大有爲。伏願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所見。條列于左。方。添通州縣。倚兵爲安。比自淮甸蹂躪之後。人情往往憂危。大帥又舍之而去。給絕之初。傳聞或失實。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末。不可無告諭之文。三宜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帥爲便者。亦有恩惠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撫人心。當有混一之道。三宜撫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責。今既只是統制。將官在外。有如應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檄告急。然後朝廷遣發。晚矣。豫爲期約。當有應卒之策。宜撫司諸將首領。盡是收拾散亡。與殺降賊。其間悍狠屠下。頑鈍嗜財。誣淫縱慾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殘虐士卒。交相貨利。廉匿子女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恐其下有見利而逸者。故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嗜之人。然則察視防閑。當有杜絕之計。宜撫司教閱之法。最號嚴肅。垂賞示勸。人人精進。今既分立頭頂。其率屬思奮。立功自拔者。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練作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號糧。專係糧價。宜司按月勘請。所有器甲。盡係朝廷頒降。宜司量事分給。今宜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濫之弊。立爲准程。使無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責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綱振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府。經畫曲折。一一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論。付之使行。他日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爲言矣。東陽民或嘯聚。先君爲宰相。嘗曰。東陽有少盜賊。聞朝廷欲分軍捕取之。甚爲得策。但發七邑鄉民多事。東陽永康尤甚。根株連結。雖弓手士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爲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竊發處。圍聚已及一二千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文移。徧下旁郡。銷其應響之患。其所遣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爲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難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橫。則百姓之被

害均爾。蜂豈有毒。願廟堂毋忽。

論白契疏

奏曰。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寬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賣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爲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關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資豪橫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會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售產。閱時既久。富家管業亦深。或爲舊人已死。或牙保關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爲賣。他日子孫。抱贖取券。而不得。則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爲信限。出限一日。更示懲爲交易。錢不追理。棄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爲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錢。下不致於以典爲賣。公私俱利矣。

先君自密承上旨。聲望震隆。天下稱用之意可見。而忌之者容心矣。十月除實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爲川陝宣諭使。令戶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除銀絹疏

奏曰。除銀絹。係自來聖恩。舊惠出使之臣。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實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直西清。叨承密旨。半歲之內。無補涓埃。日侍軒輿。方切憂懼。今雖躬稟戒飭。奉將德意。欲布之坤維。未動泥塗之夫。已被陸華之命。降恩雖遠。私義豈安。臣亦不敢過爲辭免。止乞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惶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是行也。上以西南去朝廷遠。征戍良苦。特勞勉之。又適因岳飛死。慮江鄂諸軍。有所未喻。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覽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了事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二布宣。悉如上旨。

過襄陽

奏曰。臣契勳襄陽府。城池深固。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作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榮與等戍守。上下安帖。不煩聖慮。

朝廷再與金虜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宣撫胡公世將會。聞揭示陝西將取鐵山。且預差守將。以甲馬臨關。釋欲交地。人情駭懼。謂無鐵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旨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於陵贊謨。尚書孟浩郎中及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人。車馬不得進。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宜諭從長之榜。殆欺我耶。今不延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先君曰。某慮之熟矣。彼能制我。我無以制彼也。延之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之。當是時也。關門閉。則啓。則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則不

過使者一死耳。後登無繼耶。遂出見贊謨。浩于白馬關外之百家村以分資。贊謨曰。甚處是陝西舊界。先君曰。自黃河以南。皆陝西舊界也。贊謨笑曰。自鐵山以西。至階。成。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朝廷尚恐大國更有所與。不爾反有所取。贊謨曰。奈何是舊界。先君曰。若論舊界。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贊謨曰。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某愚陋。不善思慮。不知上國講和之意。爲休兵息民耶。爲土地耶。爲休兵息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爲土地。似非講和之本意。建上國基業。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曰。浩曰。不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鳳。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說定底事。先君曰。若已說定。尙書何故不取階。成。岷。公文。又何以稱從長商議。見得此事。只在尙書。願更斟酌。贊謨曰。且問賢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尚原。應是關隘。都要占卻。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朝廷土地。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關隘須要見奪。卻是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裏面討便宜。先君曰。人各事其主。豈不爲本朝討便宜。若論實情。上國于江南土地。但不盡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溝以南。皆祖宗土地。且且有恢復之心。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可也。但既講和。日前事皆當不論。贊謨曰。爲是講和。卻須着還。先君曰。譬如兩家仇怨。各欲吞併財產。一旦解仇釋怨。結爲親家。聘娶交歡之後。反隨門而索取其財。曰汝爲親家矣。當以所有歸我。切不可爭。如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尙不能取。講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笑曰。都承亦不可說。上國無所遺。且如國王年裏。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時退還江南了。先君曰。尙書卻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郢州。韓世忠兵入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卻。先君曰。尙書說且字不是。今日和議。實諸天地鬼神。主上欲子孫萬世守之。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贊謨曰。休休。實雞縣界。直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截散關。爲界。先君曰。若商量到極處。某豈敢固執。只得申朝廷。但尙書須爲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軍資。尙書所知。此後歲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割去。關隘又取。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之本意。贊謨以手畫案曰。此外是沒商量。先君曰。且俟具奏取旨。贊謨曰。都承所得少。便中。今得多。何用申。先君曰。尙書便以河南見還。亦不敢受。須候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出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俟作公文去。各退歸矣。良久。令人傳語。送到一紙。牒告曰。今與江南人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關門。祇候李某。日下交割。先君再往見之。將與言。而牒已無所付。適顧左右。俾設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商議。並須取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問言商州。兼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裹。又問最後一項。祐州是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爲祐。先君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祐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先君曰。具奏取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說定。都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爲見來文有交割二字。即據貴司。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便交割之理。回文具

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朝廷指揮。若專輒卻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怒。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有使者不遵稟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未交割。且便退和尙原兵。既是講和。又卻聚許多軍馬。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管得屯兵。若是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晚退矣。贊謨曰。都承又不交割。又不退兵耶。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問宜撫司。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聚許多軍馬。今雖講和。尙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軍否。浩曰。尙書何如。且如令都承申去。贊謨曰。某卻如何得回。遂置公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願尙書少待之。贊謨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先君曰。尙書宿此。某亦宿此。少頃。贊謨起曰。某有甚帳在前。可同往帳中飲耶。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曠黑。有商量俟來日。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徐引而歸。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奏曰。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六州。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尙原三處。乃川。陝。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尙原最爲不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原。口。我。得。鳳。州。無。益。失。鳳。州。內。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兵。長。驅。歷。興。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限。隔。我。以。輕。兵。戍。之。勢。決。不。保。悉。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成。岷。悉。在。外。數。郡。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搖。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收。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爲。金。洋。均。房。之。門。戶。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爲。急。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烏。陵。尙。書。而。出。分。牒。一。紙。包。裹。四。至。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如。此。則。於。均。房。金。洋。凡。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不。肯。改。換。臣。須。具。奏。取。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地。勢。與。河。特。便。渭。北。照。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涇。原。諸。路。相。隔。朝廷。無。秦。州。則。階。成。岷。鳳。外。無。屏。蔽。但。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爲。重。在。朝。廷。爲。稍。輕。爾。此。三。處。無。一。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鐵。山。以。西。旋。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今。所。欲。三。處。確。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爲。陛。下。計。之。而。北。官。強。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朝廷。徑。遣。人。赴。軍。前。求。之。皆。尙。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侵。出。山。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容。道。尙。二。百。里。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乃。今。商。州。移。治。去。處。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捐。與。之。而。以。豐。陽。爲。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新。鑿。小。壘。勢。苟。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貸。和。尙。原。爲。藩。籬。恐。或。可。得。如。其。不。然。少。增。歲。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此。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由。和。議。旋。亦。舍。去。勿。謂。曩。嘗。失。而。無。深。患。也。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事。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奏。曰。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爲。重。上。流。以。陝。蜀。爲。本。雖。鄰。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不。擾。漸。與。國。爲。休。息。然。後。可。以。上。寬。西。顧。非。輕。言。也。願。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復。界。付。之。臣。欲

食糧肝膽極懇固避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帝聞萬里何日可聞臣除將宜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殿學士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廢罷選德望威名著立者倚分一面之憂然後爲稱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樞密公允文嘗誦言之曰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知不可曉又曰吾蜀困敵如巨瘡日益潰爛爲之悉力醫此瘡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繪其像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檜既陳矣而先君所嘗按劾如宋蒼舒賈思誠輩寢謀孽之最後總領錢糧趙不棄臺諫余堯弼巫伋從而迎合輕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爲勸官宋仲堪者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骨肉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沒于瘴天可問耶當興獄時舉世知其冤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仔疏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十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枷項送橫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回日推賞仔到橫遂死仔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備然而逝舊聞先君寤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等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微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遂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峯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爲異先君所爲宣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集冊十數盡爲宋仲堪之所追取後莫知所在故良嗣錄錄蜀以來事皆不得繫先君之文又先君遇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駭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恐不能十一二姑爲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搜訪而續之尤所望也乾道五年孟春男良嗣百拜謹書

北山文集卷之二

修修窗前廬

修修窗前廬孤瘦倚青玉心虛知夜涼風葉亂相觸使我入幽夢如在江湖宿方茲因炎曦愛爾眼中綠奈何柔脆姿行犯秋氣肅霏霏霜露中菱荷等摧擢大抵無勁節不及歲寒竹

砌下兩修竹

砌下兩修竹翠色含烟新盡日肯相對蕭然如可人清風動遙處亦不厭我貧時時一相遇吹拂席上塵二物有嘉意慰我窮悴身常觀有道者尙與鹿豕羣笑必廣圓聚閑閑如飛蚊清風與修竹吾不失所親

讀坡詩

公詩如春風着物便新好春風常自然初不費雕巧又如荆山玉不問與多少傳流落人間皆作希世寶吾獨恨造物生我殊不早不得拜堂下朝夕事洒掃追扳邈難及清淚出幽抱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溼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所怡開窗面西山野水平清池菱荷閒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落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討探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寄別左與言

寒生坐孤窮。浪迹遠鷗鷺。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措。如聞過瓜期。驚鴻引雄雉。放直州縣腰。闊作臺省步。念欲拜公別。心往足不赴。銘肌荷恩知。痴坐乖禮數。可但願甲厚。願亦背芒負。梅雨五月寒。涸涸綠烟樹。二嶺連夢魂。不到船行處。安得赴雙槳。翻翻若鷗鷺。

寄贈張叔靖

堂堂張侯好眉宇。照人冰玉無塵土。憶初解後共杯盤。姓字未通心已許。參商別後各天涯。屈指流年不勝數。何知策馬忽東來。扣我柴扉發寒暑。相親顏色愈敷腴。不俗胸懷細傾吐。使人類歲飢渴心。如飲甘泉餉肺腑。吾生寒苦衆所知。眼高無人不與技。窮漸覺蒲柳衰。進取一塗方首鼠。有心斷治土田園。束手抽身事農圃。荷鋤今亦粗成趣。頗有嘉蔬待春雨。所恨松根長茯苓。僻寂無人堪共煮。安得溪霜素月高。促膝與公長夜語。

謝潘令衛惠松木

子美欲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嗟我一室久疏陋。風飄雨斜堵不環。欲具茅茨小補焉。斤斧四顧家無山。誰謂潘郎坐華屋。肯爲涖隘興永嘆。惠以南山好松柏。剪伐既就皆九丸。我今棲遲遂有日。居處可望毫冗寬。方知廣厦庇寒士。子美之論非高談。古人骨朽高義盡。習爲鄙吝風俗慙。使如公眼青白。古人風義當復還。吾聞淵明謝主人。冥報止謂因盤餐。公今飯我德何啻。淵明詩來猶可攀。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犯無隄防。奔騰起瀾灩。鷺鷥以翔。鰕魚鼓而快。聒耳如殷雷。聲勢殊未怪。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暴紆已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溟溟函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潤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蔬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後捐以予民。則魚復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濟窮民。彼富足者不可愛而得也。吾貧甚矣。安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爲一詩。

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豈無意。殆欲憐貧補不足。吾家元無二頃田。卒歲何人分半菽。小園自幸有餘地。背負經書力鋤鋤。年來種植類囊駝。隨手高低便新綠。魁然瓜芋塞區肥。無數桃梅壓枝熟。既收弄綏開鬚麥。又摘多穠過糗栗。雖無蓄積累瓶盎。采掇猶能飲腸腹。天於此園非偶然。坐作山居野人禱。

罪回祿并引

宜和辛丑。睦州妖賊嘯聚。服綠衣。執兵戈。破郡縣。所至民居。無小大焚之。鄭子謂五物皆有神。火爲物。回祿司之。此盜之興。以火爲威。灼燎惟盜所用。神惡得無過哉。作罪回祿。回祿爲火神。威權尤貴重。年來何失職。權爲盜所弄。此盜假威。蜂蟻聚徒。衆煌煌萬炬光。灼燎隨所縱。烟氣障白日。烘炙盛驅動。老幼哭無家。禍虐人所共。使人不見此。聰明欲何用。神而審其然。可得亡制控。

忍使盜意滿。生民負焦痛。爾過不可文。反躬當自訟。

辨畢方并引

柳子厚按山海經。謂烏有赤文而白章者。名曰畢方。善爲火之祥。常爲文以逐之。往年東南寇大火。熾。說者謂所在不能司察。畢方之過。欲大修驅禳之術。以戒未然。鄭子聞而笑之曰。窮民失業。乃相攻剽。白晝乘炬而相焚。初無祥也。作辨畢方。

比屋皆良民。爲盜豈無以。富足義所生。貧窮盜之始。凍餓家無儲。追呼官不已。妖幻隨鼓之。安得不羣起。縱火資盜威。勢固自應爾。可笑說者愚。輒欲效柳子。赤文而白章。召禍豈其理。東南瓦礫墟。所向輒千里。如何好事者。遂此不逐彼。

前山尋蘭

眼債未全無。惜春心尙有。喜聞幽蘭臭。尋過東山口。披叢見孤芳。正似得佳友。小鋪破蒼苔。謹致歸座右。秀色逼塵埃。清芳動窗牖。愛媚固無厭。嗟惜亦云久。今爲花木者。貴重無與偶。第能吐青紅。買獻率奔走。官舟塞古汴。往往載蒲柳。爾何守幽林。國香空自負。所幸無改芳。可使名不朽。

簡潘義榮

高槐記得綠陰垂。見公承詔趨丹墀。今茲疏梅弄香粉。公坐饒切還棲遲。甘辭軟緩定速售。此獨難使壯者爲。苦言瞋眩上所急。出林之木風摧之。嗟吁世路每如此。我常感激橫涕洟。賈生妙論逮伊管。絳灌之屬猶可移。長儒忠言豈真難。其如御史能飾非。到頭至始天所情。未肯容易登畢鑒。且今投置在閑散。藥傷補敗終見思。公還故鄉播一室。古書名畫四壁圓。賓客相遇具杯酒。一笑萬事榮辱齊。雖然公豈忘世者。終念後稷由己飢。吾皇嘗膺臆慮思。治宜重賜對行可。期當有今時張萬福。懽呼再拜迎公歸。

酌酒且飲酒

料峭社日寒。酌酒且飲酒。中原困干戈。點虜未授首。隣邦復蟻聚。傷殺官吏走。使者部民兵。經月但斂手。豺狼羣小心。伺隙欲嗥吼。吁嗟一身多。況復家數口。信如故人言。天地在杯斗。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日戲成一詩。簡牛郎織女云。

今夕知何夕。織女逢牽牛。雲軒擁高漢。仙事傳風流。人間適焦窘。龜兆生田疇。當時大軍後。皆抱糠粃憂。我勸二星者。鵲橋無設遊。曷不攀天河。駕浪龍頭共化油。然雲白雨淋九州。無庸事機巧。下副兒女求。良宵幸款曲。願爾深自謀。無令一年中。虛頌天地秋。

代答

高才沐新詩。筆力回萬牛。讀我挽河漢。溥將膏澤流。吾聞天甚仁。愛民彌九疇。人間失彝綏。乃有偏毗憂。列星但隨旋。一氣同浮遊。詎敢弄天柄。私恩回旱頭。胡不自修德。和氣浹九州。奚煩雕腎腸。詩章遠相求。君其諒鄉隣。此外無良謀。尙幾駐車駟。俯爲觀有秋。

巨濟弟書夢求詩。爲賦古風云。

稽首叩微妙。下筆書符若風雨。又復沃之瓊血泉。過口腹腸如火煮。隨行戒以食腥穢。轉首遽然成栩栩。吾聞有夢皆想成。此夢怪奇非想取。良由夙業種根淨。故此通玄受真語。會當役使三足鳥。倒景乘風見王母。惟予墮入世網中。非孔非顏莫知祖。獨知抱正禦魑魅。符篆常疑不吾補。但留真火固騰下。每視丹砂賤於土。飢來得飽即快意。茶膏檀膠等甘苦。那知好善是生人。保護形神乃如許。因觀僕夢悟昔非。嘆恨此身殊稚魯。便尋金篦去眼膜。爲汝他年看輕舉。

送林德成解兵緣

公喻如龍媒。秋游身有神。暫此地上行。氣壓凡馬羣。我喻如麋鹿。野性不受馴。逼迫到城市。運運常畏人。自知兩相懸。無以追後塵。故其拜典謁。瞻履不及頻。時於清夜夢。論議容相親。公今瓜過期。行色催車輪。窮達稍異趣。細數復何辰。悔不忘鄙陋。日爲門下賓。周旋奉誨語。樂此傷敗身。追念已無及。扳緣事有因。但能側兩耳。聽公登要津。上固知倪寬。俗吏徒云云。

午睡

藜藿飯脫粟。窮達未須計。日中困炎曦。到枕即昏睡。營營百爲擾。合眼盡遺棄。蕭然一榻閒。爛熟見真意。欲識太古風。去此不多地。我願四海平。圭寶永無事。夏臥法曹筆。冬夢公孫被。

寄姚文發

芳蓀小繡眉。拍拍初同作江湖。客夢裏春風三十年。青銅照我頭都白。與公常日話瀟湘。恨不此身生兩翼。何如附驥得千里。再此搜尋舊蹤跡。荷公親物能我念。小字密書登一尺。報言扶膝所經由。與廢存亡皆歷歷。吾家甘棠人所憐。今不見。覺空枳棘。至如敘述所知友。但若前生路相識。恍然沈痛念平生。讀盡寄書清淚滿。自嗟顛倒百憂身。慘慘中腸常感激。去年邂逅見中都。我正踟躕遭棄斥。相隨扶病出幽巷。買酒歸來款顏色。懷書亦復渡清瀾。從此參商遠隔。公今館置得賢府。厚禮溫顏同古昔。車魚足意長缺閑。越聲不用思莊鳥。果能援筆賦鸞鵠。自可使人皆辟易。他時依倚就聲價。蔬蕘何由不離釋。惟予投置與深中。轉轉窮愁滿胸臆。春霖未盡官督之。將種輸租瓶罄。誓將斯治十畝園。竹徑柴門閉聲寂。聲名雖不暫擅香。不願埋頭如李赤。爲公書此報東風。一夜楓林關塞黑。

天寒

清寒作新雪。玉花僅堆積。雪破曉朝曦。數番忽消釋。餘陰變小雨。頗似烟霧暈。時見庭前槐。枯梢水珠滴。破愁無尊酒。慰眼有書籍。涵泳度窮年。所得同清適。

自笑

他人將錢買田園。向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貨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憤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我愚笑。罷頑然取書讀。

歲暮

頭風動高窓。陰雲壓平野。散雪跳珠璣。腰亂擊疎瓦。袖手對寒窗。寂寞如嗟嗟。良朋其相過。誰可慰懷者。

豈不念得醉。傾壺絕餘瀉。火銷燈燼殘。一被不暇寐。天道無私窮。其窮則命也。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騰其神。隣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村巫吹角天將曉。里巷拜年爭欲早。我驚節物懶下床。眼看屠蘇心悵悵。未能免俗出門去。禮數乖煩無所考。春風堂堂不顧人。日向池塘綠春草。誰知此髮不堅牢。一回如此一回老。

浦江書院中

弱雪障陰黑。疎雨弄纖細。寒燈不生花。庭戶起愁吹。蟲語已停聲。夜半亦何惜。失手置書卷。撫心自驚悸。念此十年間。分明隨夢寐。一從雙鶴飛。顧影亦頗悴。病添女子愁。貧喪丈夫志。遠去松楸旁。團聚類兒戲。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計。孤悲愈綢繆。萬感集腸胃。掩被拂空床。斑斑落清淚。

六月初八。義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巖。以新茶亭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爲謝云。

窮巷絕與馬。衝門驚落葉。煩公赤蹕步。踏我幽徑苦。念舊昔云有。此道今微故。俗薄風義重。稍壓萬古回。衣冠冒暑至。笑語帶涼來。塊無一尊酒。隨風相對開。乃得陪杖履。崎嶇訪巖隈。野寺生網蟲。長廊聞鐘撞。辟容守孤殿。坐對寒爐灰。公獨屑瓊草。芬馨薦中懷。但念石佛古。豈顧多塵埃。妙語入幽隱。高情肆徘徊。良觀苦易奪。半規忽西顧。溪分隔流水。歸途恨難留。獨立久瞻望。烟林綠酒涸。

晚村

暑雨霽餘陰。翻清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鳴急新綠。時有牧歸牛。一笛過山曲。吾廬附幽深。四面蔭修竹。垂雲下林梢。驚鳥自爭宿。夜色迫蒼蒼。呼童具燈燭。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所以相屬之意。再三甚厚。飲其酒。歌其詩。既至于醉也。援筆爲十韻報之。五月居山。查清永槐度微風。舞疏影兒。童喜我懸弧辰。酒掃庭除具饌。而東夷舊鶴未易辨。有核隨時享。桃杏頗當杯。約念吾親。每歲在旁。珠烟炯今茲。坐席小暖異。便覺親朋歡意洽。遠煩濃粉研蠟。細寫親書。過修儀堂中。久關起予。論。遠此讀之。雙眼醒。過年厚福定由天。囑我既勤當謹領。永懷嘉意不能休。少慰夢我。心耿耿。爲君儘放酒杯深。搔首浩歌成酩酊。

讀蘇子美文集

嗟乎吾不及讀子美。簡讀遺文。淚如洗。公文意氣何所似。猛虎負山較得水。或如秋風入松竹。或如春溫。煦桃李。文章乃爾人可知。何事亭衡半途止。定應豪氣壓凡夫。不學持圓媚。居齒孤芳獨寄叢林中。安得。飄風不狂起。一盃失舉強名之。包裹鋒芒扼而死。天乎天乎庸可問。如子美者。使作滄浪之釣。民爾。

招潘文虎

親朋數日間。俯仰作禮數。既事還書齋。妙畫倚庭柱。春蚓細繁紆。知子常我顧。坐此塵俗因。顏色阻良晤。遲疑負中心。恍若失所遇。新詩今鼎來。車馬審留駐。撥置或少閒。尙旋枉前步。別來胸腹奇。彼此欲呈吐。當爲掃中庭。柏子香一炷。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西風吹澹雲。小雨送殘暑。負雨兩梧桐。黃落下一葉。中有暗燈火。問問窗前月。孤懷掛清愁。誰此伴心折。自顧欲何似。幽巷在窮穴。感動發悲鳴。嗷嗷夜不絕。曉起對青銅。兩鬢生華髮。

辛丑正月十三飲南廳

小樽漉漉流香乳。玉盞注入金鸞鵲。甘醴鋪陳薦肴俎。環爐數客不停舉。酒酣耳熱燈前舞。呼喝不作兒女語。未到山頰且撐拄。窗外濛濛正春雨。

寓雲峯寺感懷

遙風入林篠。浙瀝生夜愁。明月過窗牖。照此虛室幽。念從出懷。志在承箕裘。唯知棄書卷。何嘗讀戈矛。去年妖寇興。盡破東南州。烟來走官吏。火過成墟丘。豺虎恣搏噬。麟鳳隨朋儔。砧血忠義。置網羅善柔。皇皇勢窘急。有韓即顧投。娶妻負幼子。敢謂生可偷。潛通得幽僻。如魚初脫鉤。安尾定驚膽。餘魂漸能收。今者王師來。元兇已拘囚。巢窟有餘類。尙此稽討搜。參商隔弟妹。阻塞無書郵。家在北山口。烟林盡滄洲。更此亂離後。當無一綠留。可但一堂虛。最苦悲松楸。使我思歸夢。枕邊清淚流。嗟嗟廟堂客。爲國須早謀。積薪從下燃。誰云無後憂。願令弄兵者。依舊操鋤耨。勿俾太平世。曠廢生稊莠。

重峯閣秋雨

夜靜荷池葉翻翻。聲如珠璣落冰盤。小窗客夢忽驚破。知是秋雨來池間。清曉陰陰巖前山。涼風颭颭起林端。病身便覺衣袂薄。清爽已作無情看。田家喧呼各相勸。年豐可望穰粒寬。更願朝廷念東南。吾儕自勉加餐餐。

宿長安關口

天寒雲氣陰。地闊江岸微。鼓動風勢狂。掀簸浪頭長。單纜縹緲舟。避雨宿深港。上有阿蘭若。危鈴作孤響。一夜魂夢寒。鄉國勞遠想。清霜作朝晴。舟師勸帆槳。安之叔姪後。爲求時以此寄之。

青黃固非替者事。五色亦解盲人目。皆知鬼瞰高人家。爭欲相夸造華屋。吾門今已似參元。更喜吹簫有。名叔樞逢。確鑿此居。世視紛華如桎梏。幾塵滿席一爐香。不以色界爲可欲。自非純白不受垢。脫洗安能異流俗。我方草草排數椽。隨分鱸鷺一枝足。簷前但許風月到。門外不妨松竹綠。其他世幻何足云。自古賢人在巖谷。

憶舊

先子晚漂泊。家藏無全書。屋壁零落者。雨壞風竊餘。余生苦嗜古。黃治十載遠。上自大父來。手澤之舊。下自子從學。筆力之傳留。皆積稍浩浩。藏牌漸疏疏。去年閉盜興。烈炬燃通衢。反覆竊自計。蕭然一先虛。茅茨蓋空壁。下無金與珠。盜當知我貧。肯爲留此居。方更埋書帙。願號緘鎖魚。誰知妖焰來。一燈隣里城。家雖託南巷。屋火膏亦無。萬古聖賢語。隨烟入空虛。所聚忽消散。腸熱唯驚呼。吾儕衰羸身。視人百無如。

每幸對黃卷。白日聊自娛。今者坐窮寂。頓覺雙眼孤。夜夢亦驚枕。憂心便難舒。大慮費文字。寢久成頑疏。未免伴畦丁。冥然荷犁鋤。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木杪日未昇。四野落寒霧。昏濛失崗巒。咫尺見行路。我獨何區區。犯此寒色去。重傷寄羣身。百事已遲暮。既不早衝鋒。要津先自據。又無二頃田。林泉閉門戶。方此念友朋。升斗活車餉。行行乖素心。芒刺欲誰負。至金雞與康功。

客子遠歸棹。天寒夜幽獨。擁被薦孤枕。感嘆不自足。念與公平時。齊卷共燈燭。事業志遠大。可但慕爵祿。驥頭不垂。果此先噴玉。駸駸官職場。意氣已神速。我方坐困苦。一命棲相屋。盜雖哀王粲。屢作噁上肉。屋廬化飛烟。瓶盎無儲粟。豈不憐北阮。分者誰半菽。今茲尋友朋。暫甲生面目。波濤歲云暮。正作垂翅鶴。公無遂獨笑。忍聽窮途哭。

宣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顯

江南浙東千里遙。雁聚沙汀無定跡。偶然握手如平生。祇恐前身已相識。不然安得一編旅。披瀝煩君出金石。我今漂泊又西去。草草分袞實堪惜。孤舟漾水如輕葉。何處烟村倚灘石。明朝橫枕清浪頭。夢破霜風正相憶。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憶與故人分此袂。倒指數年今不啻。天涯何意得相逢。一笑向君聊破涕。靜坐雙耳聽韶箴。濯洗凡襟無。鄭衛。頻將短燭翫寒花。正恐今宵如夢寐。

別茂直

故人官江濱。萬萬起清望。因深似木偶。千里遠相向。窮達懷異趣。雅故恐遺忘。登我即門牆。公喜不可狀。握手問辛苦。容我細細伸。吹瀟然高義生。開懷出雲上。衝恩在雙眉。圖報心愈誠。歲暮天益寒。江湖足波浪。箇中乃得詩。安流反門巷。

盜焚浦江龍德寺。經藏與卷軸化爲玉。諸公談禪論佛。指真責僞。如泥中洗泥。余竊不取。且火之焚。物無所不壞。獨經卷不隨土木灰燼者。理固灼然。豈俟多談。因戲爲一時。然不可以付寺僧也。盜火阿蘭若。一燎無餘屋。獨此龍宮書。入火變爲玉。琤然斷雙中。標秩猶可目。衆謂有智匠。祕願發心腹。提斧入崑山。雕鐫作奇蹟。不然紙墨灰。委地安可觸。或謂則楷者。一葉尙難速。安能俄頃間。就此千萬軸。吾聞一切法。萬物皆具足。法存形豈忘。法壞形乃覆。彼既自斷滅。智者莫能續。是書佛所傳。法性妙含蓋。無盡如虛空。生滅自興伏。貞實無動搖。堅固真堪尋。文字遂因依。清涼遍炎酷。吾又稱儒書。如彼莊周屬。亦謂忠信人。水火不能害。矧此微妙語。天人共歸宿。豈容輕破壞。一榮隨土木。想當妖焰燃。人驚鬼神哭。烟消火力寒。猶灰開繡圖。告爾縑衣流。營修宜爲當。求琅玕類。剝以函其腹。勿謂字貴泥。不可事觀讀。目擊道猶存。況復具輪轂。

玉女泉以招提孤僻而名高華清泉。坐天寶荒淫而取誚。元章寺丞作古詩一章。廣坡公之意。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鄭子稱謂天下之邪正美惡。分明如黑白。其有失所處者。非知而爲之。蓋見善不明。而自以爲是也。自以爲是。則雖有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次韻作玉女泉。

安陸玉女泉。寒流隱巖壑。驪山華清泉。顯貴顯昭燁。二泉仙所留。煖氣注潺湲。後世入山人。塵垢賴疏瀹。詩翁道眼明。賢否善商榷。以謂驪山泉。有過不可藥。其他雖寂寥。清譽未衰落。都由天寶時。淫侈正乖錯。山水濫榮遇。譏諷亦難測。出自安陸者。于今猶如昨。耕樵資滌弄。巖實不局鑰。地僻號幽窮。名高等河洛。猶人抱材器。戒在羞寂寞。詭笑事權豪。溫顏奉杯杓。豈不暫擅香。遺臭非略略。噫嘻此誠然。但可付談噱。趣向如東西。岐路本來各。君子有顧維。小人無愧怍。營營在聲名。追恤墮溝壑。如古李赤者。章句頗能作。濁鬼豈不汙。自謂得所託。清都與鈞天。盛事咤揮霍。詔面就椒闥。挽救不可縛。萬有一如赤。其肯在窮約。乃知詩翁言。可忌亦可樂。政恐清華池。僧翁非善謔。

臨別早苗

我懷高臥心。而爲貧所迫。挽我赴塵賤。勸與幽趣隔。曉田能幾何。早穰止容摘。豈便得收斂。半屬租權客。分爭既不賢。烈日仍暴炙。勞生可羞嘆。皆爲糠粃窄。使得二頃肥。凶年不相厄。豈復論鉅細。驅馳在阡陌。自當杜衡門。清坐對書冊。餘粟釀醴醪。笑似雙鬢白。

即事

夏木垂嘉陰。中夜微雨集。晨興涉西園。爽氣衣外入。側身過幽林。葉上見餘溼。微瀟暗地塘。有聲如玉立。樂哉吾此居。時平足堪貴。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浦江井坑賦此詩

扁舟絕驚濤。芒屨涉修嶺。躋攀雖小勞。窈窕豈人境。巨石開雙闕。有道細如縷。其中漸寬虛。闊步隨所遇。古木垂嘉陰。一覆餘里頃。寂寂點山花。沈沈晦龍井。時有飛泉落。噴薄珠玉冷。毛骨皆清涼。反顧發深省。塵鹿聞人聲。駭去山之頂。春禽正對弄。決起不留影。豈知道上翁。甚愛幽獨景。如何蒙鄙外。一笑不相領。負負出前山。遲疑夢初醒。

王梓生辰

日馭駕輪入東尾。望後黑月將浹旬。惟時十月二十四。積慶高門生異人。霽霽霜華翳寒梢。天地嚴肅無妖氛。祕藏和氣付賢者。粹然不受世俗塵。觀其玉潤得嘉禾。義之正恐爲前身。自從平步官職場。事業磊落難具陳。東陽古郡號富壤。寇火之後風俗貧。征財權利日擾擾。藉公獨與人爲春。坐令七邑再生育。此德重大無比倫。吾聞造物甚昭爽。報公以壽當如椿。我公骨相已奇艾。道氣日日生精神。他時雍容入廊廟。端以黃髮爲甫申。題輿雖此暫留滯。隨分亦可酬佳辰。庭前香霧欲雲起。可無一醉歡邦民。

暑雨

結廬在深寂。芳簷蔭松蘿。天晴風日溫。時有燕雀過。今茲夏暑雨。衡門可張羅。永嘆復自慰。幽興吾亦多。

和何元章
持此樽中酒。試共評韓柳。高才鳴道奧。俱是希世有。宋元失所依。論者微謂醜。退之甘窮約。名字全不朽。至今雖黃言。流落書生口。大抵貴致遠。成者未爲首。追暇議古人。吾其御所守。

潘叔愚詩。有歸家更讀萬卷書之語。義榮司諫爲其未切於道也。則作詩以警之。而其序乃有終日弟見兄賢文學飽。意欲書卷窮探討。兄知紙上道不真。爲弟談禪說枯稿。弟兄遊戲作三昧。妙語生風洗煩惱。願讀故紙大是癡。口祇談禪禪不少。冥冥道妙不容聲。口語文書俱未了。雖然公豈不解此。慧力絕人先。迴腕暫借北山葛藤話。誘引羣生入深渺。雲堂齋散歸時想。自把萬緣俱一掃。

題赤松
世謂仙易得。漢武吾所知。終老坐迷妄。海上求安期。世謂仙難得。二王等兒嬉。安期自來顧。一笑相與歸。難易詎能詰。恍恍復復覩。千古赤松事。話者君勿疑。疑復還與倒。景物外非無。之要須功行滿。乃可超塵泥。無懷輕颺心。鶴鹿浪欲騎。安期寄語謂世人。初平不是牧羊兒。

覽鏡
短髮不盈梳。年來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滿百。負郭苦無田。安居未成宅。況復世路艱。國步日侵迫。宋必松楸旁。常得看書冊。區區抱短見。貧賤中外隔。寄此鄉園閒。蹤跡亦如客。覽鏡酒杯空。浩歌天地窄。

代上傅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才城霜月紅。稚蘗擁晴窗。百拜黃堂前。共上太守壽。嘗謂去年時。黠虜已深寇。一砲驚江南。衝鋒幾失守。後傍千里心。飄逸欲相蹂。公以活人手。銜金力營救。信賞激忠勇。厚禮羅傑秀。坐回虜馬頭。遁去如驚獸。邦人未遑息。鼠輩復狂嘯。郡兵無奇資。輒亂失領袖。閉關守孤城。慄慄處在困。我公登高壇。威德卽下覆。仰見吾父老。歡舞悉解胃。一犂春雨耕。樂業遂如舊。生成荷終始。銘刻念前後。公之所常活。庸可億萬究。吾聞天地間。禍福靡虛授。陰功滿東吳。冥報豈容緩。當能壽我公。炯炯如列宿。下吏聞此言。喜躍倒冠履。中興須鉅人。理亦天所祐。矧復有厚德。福祿宜愈茂。自恨如漂萍。孤跡太冗陋。邑佐雖賤役。不許久奔走。行將罷摘尾。遠去去左右。敝板集公門。依依已延脰。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曰。墨石爲山。已是一重公案。況畫者耶。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俚佗問。隨緣云。隨緣居士。即季平道號也。
筆畫與石疊。二者均是假。惟彼世間山。如墨亦如畫。要當論真空。萬物同一馬。隨緣判此公案時。不知筆作廢生下。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持住者。輒酸黃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爲此詩云。吾廬託窮巷。有酒無佳客。年年家釀香。延首定攀僂。僂分持遠相遺。豈問杯杓窄。所貴明月前。共此一尊色。去年冬苦寒。雪水填四澤。壁面蟻不浮。弱精無動力。瓶罍貴潔清。而器不親滌。泥封意雖勤。審視頗無則。

如聞近所往。惡味同食。樂恨無醇。將非綠。日及大類。獻空體。報賜煩。璧元華先有。想當設有餌。清
興隨太白。流海不及味。願我豈逃責。我貧如陶侃。每蒙鄰舍餽。猶頭有餘惠。不敢自專得。今復再分獻。庶
以補前愆。願公領微衷。舉此無餘滯。

對竹

勞生分素定。大患天所辱。時於塵埃中。許我對修竹。此君風味高。瘦骨不生肉。烟梢墮新簾。當面變蒼玉。
風邀嘉月過。衆葉亂相觸。寒光下照之。到地影猶綠。誰能相從飲。莫聽人閒曲。細響侑孤斟。洗卻一生俗。

擬和

馬瘦未爲病。不仁人乃辱。樂哉仁者居。更對蕭然竹。何曾不解此。日食萬錢肉。寧如祇藝蔬。卻有塔前五
影亂。鄰侯嘗。顛倒手都觸。清風過餘涼。散作酒尊綠。疏金忽瑣碎。天際一鉤曲。望望觀此身。要俗不得俗。

北山會飲

四圍明窗香霧塞。酒射玻璃成琥珀。無多酌我先有言。須識次公爲惡客。長鯨豈問湖海寬。偃鼠定知胸
次窄。後園雜花如錦折。風雨顛狂那可測。主人娛賓事愛酒。勿以杯計當以石。君圖繼晷膏可燃。若欲留
春古無策。

南陵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南陵補亡也。念劬勞之恩重。痛遠事之無日。故作是詩以慕焉。陟彼南陵。有風惟薰。曷念劬勞。華髮盈巾。
彼髮之華。尙可翦也。嗟嗟吾親。不可見也。陟彼南陵。其薰遠兮。慨我功名。今亦晚兮。功名之晚。尙可爲也。
嗟嗟吾親。不可追也。彼居之子。庭闈休休。愛日之念。胡弗省修。瞻彼禽鳥。亦哺其母。養而弗離。於孝奚取。
敬爾身矣。澤其親矣。速其事矣。云何吁矣。

北山文集卷之三

贈范茂直

范君才力信超羣。與我睽離未十春。脫體文章都換骨。從頭官業便通神。不應遽幕淹餘刃。莫只花甌
此身好。傍玉皇香案立。放教青澤下斯民。

壬寅年南游至衡州

分開平綠渡寒溪。溪外垂空日脚低。城郭重重隨處遠。峯巒處處與雲迷。窮途默定非難隱。勞逸時聞太
不齊。又向孤村烟樹下。見他烏鳥一番栖。

入信州

鄴亭方此越三衢。已是江南十里遙。幽谷日來禽對語。平沙霜重雁相呼。溪旁障水橫魚網。竹下開門出
酒壺。物態人情隨處好。不煩客子嘆飄孤。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皮几綈衣甘淡泊。竹陰花徑任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
米香。誠負此心剛未遂。羨渠陶子傲羲皇。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兩夢舊占女子祥。偶懸孤矢亦非常。渥注方合生麒麟。枳棘安能出鳳凰。自顧此身無遠業。所期前世有遺芳。新時相賀來何晚。湯餅惟公不在堂。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疊石作徑。其屋蕭然。嗟今齒髮踰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見之。不勝饒慕。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驚吠犬。時有輕船過賣魚。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架古人書。

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閒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教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瀾不知寒。異鄉把酒人却醉。同道論情我最歡。莫向城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

和仲模梅花

亭亭清瘦出塵埃。高格端從物外來。先對雪霜含素豔。任教桃李作紅腮。芬芳多向閑中得。孤寂偏尋靜處開。長隨一枝橫夜月。春風謾說其相催。

用韻寄仲模

又爇屠蘇入酒杯。可憐年去復年來。但能離羣愁肝腎。豈能縱橫強顏腮。先子邱園竟不理。故人懷抱遠難開。行藏事業皆前定。祇恐吾情髮鬢催。

和王才甫懷錢塘

錢塘振卒又嬰城。報至令人失意驚。天子於今猶自將。藩臣何以不知兵。官無良吏因循致。廟有成謀次第平。所惜湖山辛丑後。至今澄洗未肯清。

再和

我雖巖谷豈其卿。多學子郊亦可驚。徒有丹心思報國。無因緩頰得論兵。跳梁狐怪今方逞。奮角狼星久未平。豈亦付之公子穽。慨然持斧爲澄清。

臨別早苗二首

黃梅雨斷水如湯。百日連秋苦亢陽。所在自應知孝婦。孰云今尚有弘羊。沛然天澤因離斬。盡爾黎民重可傷。罪已佇聞頒聖詔。中興仰首望君王。

可怪書生命分窮。頻年荒歉苦天公。枯陵盡作龜紋裂。旱穗渾如雀啖空。佃客腰錢瘦不割。長官受狀遠難通。歸來笑向兒童道。定是今年饑殺儂。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菜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昏昏日影有還無。飄飄春風勢力猛。品物固知春用意。細民其奈米如珠。未相棄越管憂國。不再舉鞭愧服儒。骨髓有奇深自負。絨封無路薦區區。

之所日用者。和成七首。

世態較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几內。至樂亦非文字閒。願得好風常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卑莫強攀。

不曾貪進不曾休。俯仰人閒今白頭。一切有爲皆妄幻。十方無礙足浮遊。誰言學佛須披衲。頗笑求仙唯造樓。只有隨緣是真諦。穩憑舟楫濟安流。

陋屋三間草蓋成。四時蘭菊薦芳馨。但和後園多栽橘。何必陽山獨采苓。破睡雪花茶滿盞。慰懷春色酒盈瓶。與人無怨亦無德。自覺長年心自寧。

官不追求盜不窺。得閑終日閉荆扉。有時斷圃趁春事。幾度荷鋤隨月歸。酒裏最思陶靖節。江邊時憶謝玄暉。自知此外無他障。一任蕭然鬢髮稀。

松林竹塢雨冥冥。對坐焚香一縷青。掃壁靜開摩詰象。研朱閑點太玄經。愚癡我豈能無漏。警悟人皆謂不靈。尤願涼風吹酷暑。要令學世得醒醒。

瓜滿前時菜滿畦。赤松屋北寺居西。不村不郭常安穩。非律非禪自整齊。靜見遊魚潭底樂。任從幽鳥葉閒啼。此心得趣知誰解。一月寒光印碧溪。

經史何須萬卷開。書多方朔反談諧。能言正恐迷難出。絕學方知進有階。角逐英雄都掃地。留傳功業幾磨崖。若無反照觀心術。永墮諸塵萬事乖。

石季平嘗爲于仲模時改二字。後仲模有時來。復用韻報之。且慶朋友閒漸能琢磨實善。追復古風焉。

趙壁微瑕豈易攻。扶磨深贊得良工。古人規誨有餘樂。近世交朋無此風。二字相裨何預我。一篇兼報重煩公。新吟若掛高門外。價比千金迥不同。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已投幽僻避塵盆。更向簷頭著小門。滿案章編供白晝。一爐柏子對黃昏。後生秀爽無補。舊學荒涼喜再溫。此外清愁是何許。杜詩韓筆少人倫。

後園石榴。初爲夏日所暴。得秋雨。所爛易落。雀又從而竊之。樹間日以彫疏。顧其餘尚可借吾小飲。因成一詩而摘取之。

初見繁榮小圃中。鼠偷雀啖樹將空。久遭日暴皮先皴。未借霜寒子半紅。爽味尚堪供齒頰。清漿聊可潤心胸。小籃親摘提取便。聊得鋪排薦飯鍾。

應茶寄羅池。一詩隨之。後以無便。茶與詩俱不往。今讀錄于此。過眼便焚。切勿留。

有人遺我建溪香。茶具鄰家自借將。親磨無從親付汝。一推惟是一回腸。堪憐我老知無幾。誰父憐兒那得羊。淺啜飯餘深自省。再生天地屬君王。

幾先坐上贈友人

去歲吳江秋水平。繫船聊得一班荆。相思只道心長折。此會那知眼再明。離合悲歡言不盡。東西南北恨難生。勸君勿復客杯酌。漏箭銘盤將五更。

宣和王寅十月余游江南二十五日遁出月巖方崇事甲申先子休官長沙挈家人宿巖下此後二十年閒哭父母失姊妹禍患百端今日雖使余富貴過此尙當悲感不自已況復羈孤無聊爲萬里旅人耶欲作一詩梗切未能就止以二十八字敘其事翌日得四韻

石漏遙空一片天。月巖之號古相傳。孤輪高潔誰爲比。老樹婆娑亦宛然。山礪不容千里見。崖侵常蝕二分偏。故知僞物難叨冒。終覺天教不十全。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合倚金華步石渠。丹砂寧駐萬洪車。有成用底三年政。必冀聊成一日居。簿領優游閑製錦。臆脾盤礴飽觀書。後來令尹須留意。莫道前人託宿廬。

和安之叔灰膏

見說灰齋只數椽。先生燕息此於焉。聲名應恥暫時熱。喜惡端知不復然。春到豈無繁杏火。日高惟有篆煙清。幽此外萬緣冷。笑殺人閒百慮煎。

送張季平歸永嘉

霜葉搖風九月秋。披披歸袖挽難留。知君久作陶山夢。無意相從鄭谷遊。車路杯盤常共醉。艱難身世最
同憂。人情易得成疏冷。頻有音書寄我不。

和何元章新秋

玉露寒凝。銀河漚漚流。每年纔到此。無處不驚秋。便有清涼意。漚消旱涸。憂附炎蚊弄。可笑不知休。

鼓子花堪愛。疏葩淡碧時未陪。葵向日。且伴菊當籬。土厚根條遠。涼多世俗希。可憐紅槿類。無益自衰遲。

冷落秋風宅一區。悲歌豈爲食無魚。去來虜馬潛窺伺。出沒神姦未掃除。許國有心雖感激。濟時無路祇歎吁。何當成就周宣業。再勒岐陽石鼓書。

癸丑年駿湖初成

枯葉寒梢夜夜聲。圍爐小閣喜初成。護風簾密香烟潤。弄日窗低書卷明。況有酒漿初暖熱。從他歲律自

和思老夏日山

世俗沸如湯。公於靜處藏。忘機身不老。無事日偏長。地僻松篁密。僧徒殿閣涼。何須有妻子。涕泣似王章。

曉閣星霜又欲周。詩書深恐廢前修。相承韓韓常怡悅。有鳳申申正噢咻。一暴而寒非所喜。半塗之費最堪羞。茅簷紫竹窗前榻。我尙慙慙爲爾留。

100

望春樓上倚闌時。祇此霜天也。自奇遠水平山。渾似畫新寒。愛日穩催詩。不知木葉藏村舍。忽有鷄聲過短籬。閑卻主人朝省步。經年端坐看清暉。

倖入煉獄人

當年聚聚奉高堂。顛顛俄驚哭杞梁。日見兩孤成乳酪。坐聞一節勝冰霜。仙遊已作朝霞會。感世空將舊履藏。莫問生來壽何許。曾孫兒女亦成行。

最幸平時省拜頻雍容常欲面生春鬢華

四法然空落

悼陳庭玉

天公到底慳

悼六兄宗魯

新阡階庭富有諸郎外。所喜東床兩塔寶。
去歲擔簦入上都。公能別我意。聊飲阿末。幾
竭原急。永快那印。雁字孤。莫平昔。宮主真。
至。直十又育。

三爲公回首生青

悼顧興權夫人

安得芝蘭勿踐

悼陳子濟教授

有誤字

一生功賦曲閑雅獨無求易擊寺從高炎壑谷外須專佳可旦而閉予名字已無芳聞。上子下方是

公司客一

悼潘義榮母

因念桓公稱何無忌。嘗曰無忌劉卒之外甥。絕似其舅。孰謂無成。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況鄭公之爲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板輿所奉。實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送王墳之序。謂孔子沒。華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爲標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面目可喜。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炯如寒露玉壺之冰。則三絕之稱。自可掛李揆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登尺之紙。可謂無聞不覺者。於是即日求歸。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之曰。汝太守。允非州郡可借。初以鳳臺作平。有一方瘡痍之苦。故臥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巷間。需被德化。聞已帖帖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令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筮日文座下。某陸走水涉。線繞二千里。及郭而問。咸曰太守在。某然後知遭遇之私。尙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受性愚僻。與衆異趨。平時願見王公大人之賢者。常以夢寐方慕。李揆於三百年之前。今自有太守顯顯如是。而又加賢焉。可謂厚幸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獻也。閣下懷憂通悟。非特皮裏陽秋。其閱人物。如明鑒之對妍醜。自當隨手見露。今日之來。實否真偽。料已洞然。不願肯進之坐末。容其警效而一擇之乎。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攀附閣下者。非止今日。正恐閣下棄容塵席。爲人主朝運天下。薦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助於藥籠。而破甑敝帚。尙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閣下進退之。

上蔡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昔柳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瘡者十年矣。扶服與曳。蓋憐側隱。已爲廢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授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豈師有道。可出而事之。乃置酒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既有馬駒。病額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已爲廢馬。會刺史至。他馬羣狹短小。厥人恐不足以授轡。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扶節之。乃浴剔搔剔。刮惡除痰。馬駒遂見用。某自禮部退黜之後。病駒亦十年矣。坎壈憔悴。苦險頓挫。已爲廢士。比蒙閣下拔提。擢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興。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橫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閣下至謁之名。實由蘇出。可謂似之者矣。故某尤以遭遇爲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報其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報也必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說。爲堂下拜謝之禮。冒瀆不勝恐懼。上蒲江周令書

上蒲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咸奏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爲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爲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

北山文集卷之四

上蔡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篤志讀書。好閱當世貴人有譽望者。參以古人。而窺其行事。非敢僭越。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朽朽枿。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激昂衝驅。庶幾不倚冰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揆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揆之在唐末爲名世。然執是說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顯顯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也。亦自難得。去年聞有太守來。殿吾邦。當徵隨榮載。而視望風采。見閣下珠庭日角。奇觀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喜曰。太守人物第一矣。門地文學。自當相應。然某終以昧晦怪奇。暨自棄。既不識注之所在。又不見管中之一斑。唯自負恨。比如新春。謁侍郎松公。公某從母父也。親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拜荊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相國富公之爲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遠播人間。德信威聲。流入戎狄。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聞知有伊川二程之學乎。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派。脫去輪墨畦迥。出其門者。皆溫潤通達。過人一等。蓋一方之指南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

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蓋桂可以發散，參朮可以調和者，則節宜補治，悉由其方，氣逆而厥，風痺而癱，頑可以伏烏啄，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衝激鉤攝，以意為主，治病無不愈者，某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間痛痒乍作，如人體中，小有不平，當是時，詳慎審酌，不可不以簿書法度為約，兒梗未去，殘賊尚在，其間痞結傳染，如人關膜，內外癰塞，當是時，疏決拯救，不可不以隨宜適變為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為盜賊，如癰痔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膚，而血脈鉤連，毒氣旁貫，發七邑，浦江受病尤甚，衝毒而死，骨尸相枕，餘皆鬼手脫命，負痛呻吟者，聞下今日猶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肓不臘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其開陷土炭，嗜鹹酸，短燒修繕，肝伏腎浮之狀，皆在法書鏡中矣，然某竊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拘守方書，難以立功，正當出規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應用之，常使烏啄狼毒之力，行於桂參朮之先，願眩之功，即可見，何則，簿書法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正今日此邑之所急也，某久為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跛倚重腿，不能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遭阻禍，生事如掃，魂魄不召，自視如行尸，今幸以鏡國餘喘，託閣下拯救之手，斷不敢誠默如秦人，故於閣下蒞事之始，妄挾小說，效古人一言之獻，雖閣下自有肘後奇方，囊中妙藥，能為百里之民安，數母氣平復所，若然，區區之誠，亦進見之一端也，閣下以為如何。

上浦江于令書

始元五年，有乘轎建旌，詣北關，自稱衛太子者，吏民聚觀以萬數，公卿疑惡，莫敢是非，惟傅曼情知其誣，叱使吏縛之，建始三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呼，相蹂躪，惟王子威知其誣，長安遂定，噫，二人真勇子也，且既聞之造惑，訛言之震恐，秦人憂惶不決，二人乃能平心定氣，辨明鑒於虛實之中，非何中過人，不能如此，國家刁斗不鳴，二百年矣，今者大風為盜，初失於捕擄，噬毒跳梁，焚掠凌厲，郡邑開封，草館印，高論大言，以尊貴自處者，率同婦人女子，挺身竄伏，其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之罪，此固未易云也，某族居金華，自去年娶妻，寄食姻家，託閣下之治，親見執事，以百里小邑，孤立狼居虎穴之中，人卒不多，甲兵非利，獨以忠義至誠之氣，率約僚佐，安坐不搖，不啻有經國訛言之驚，而綽有曼情子威之勇，胸中過人可知矣，某竊謂此邑之內，扶老攜幼之民，所以自保不死者，皆倚閣下為命，而烏合噍聚之輩，所以未敢舉逆者，以畏閣下之威，願閣下持聰明而不改，固勝略而不破，念子思君，雖與守之責，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剷除之後，定可燦然有聲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旦夕安堵如故，道路之聞，行見父兄相率來載嘉石，求文人為閣下立頌德碑，苟為不然，閣下匹馬驅去，此邑事為墟矣，利害相懸，不啻白黑，閣下審處之無忽。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金鑽於山，篝火饑糧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

葬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昏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消除之理，懿行隱沒，無發揚之路，故不避僭冒，以誌銘血，懇上及座下，當是時，正猶越流沙而求玉，探深鑿而取金，其高下隔閡，內負惕息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疏之愚，皆謂某不善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窮賤者也，公當今貴人也，分既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通，安可投置番紙，短書於渾渾之府，遂欲得其無價文章，又況旌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某狂妄之心，謂公雅舉播名，正蹟顯道，方欲鎮壓俗流，激揚義風，其於稔學舊屬，瓜葛遺情，當未泯也，是以無晝夜，延頸西望，定期螻蟻之誠，有所感動，果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需濡膏醴，不但枉勸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顯者為之，披卷發函，爛爛在目，傍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翠石，寢兆既啓，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德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廬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為可錄，享今日戲綵高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為堪傷，不靳毫芒，勒為歲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嗚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剴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音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戀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吳，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絕，言喜者莫若魏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雖為母氏乞銘時，正類包胥之戀，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充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而復生者，其為喜也不減魏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

謝宇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嗜古讀書，竊有惡聞之癖，每見傳記間，有立身謹嚴，行舉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恨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教某者曰，子雲有言，書心書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昔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間，視其筆法行動，則忠佞邪正，一兩可得，某審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驗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輩，勒名著行，皎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零亂猥媚之態，自是始信教者為不謬，每欲挾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廡館閣之間，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而又翰墨尊貴，秘藏難得，脫或揮灑到人間，則又非窮賤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冒竊尋丐銘於右司梅公，公視某之文，則昔之僚婿也，憐而與之，且賜某書曰，吾既為汝銘其母，又得宇文公書之，無忽，某踴躍再拜，既感母氏有沒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遺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為邊幅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價之寶也，顧賢傑之士，志業超爽，豈嘗留情小藝，乃其忠純溫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直道而領要職，繇藉風流，標綴高遠，在指紳間，沈遠有韻，故字畫鋒力俱全，不蹈前蹤，挺挺奇偉，非苟然也，觀人之術，真可驗矣，某東浙書生，藉箕裘之業，免為黽勉，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為太平男子，某方指為溝中窮人，一旦乃能為母氏得柳書，遂與唐人子孫爭孝，吁，可怪哉，自非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

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問其言載憂載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岌岌相望當有所歸則憂告者之言果信則擁腫凡下豈在佳士之目往必呵棄矣既而謂王公大人之收斂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瑰奇偉妙而物雖瑰奇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事皆席珍而棄之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爲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繁密執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旦暮衡難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私得敘板堂下屬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禾垂蔭可以託身取蔭然自授志能豈敢以佳士自取許特輒陳瑣細尚有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織屨步求釜餼錢刀鈇而不得因謂世之實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闥之恩得應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實而求其實則釜餼錢刀鈇非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沈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教倉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綿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令輒語之曰烏獲能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力能并爲荷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爲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蘇力強再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腸信而不疑十輩既脫駭去不留令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雖後顧喘喘不勝其苦遇行者輒新懇之使代其壓則皆謂貪多喜重而至此奈何痛苦及此已則欲移之於人悉睡罵之憤悶力窮遂以壓死知者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類閣下能憐其說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厥後邑宰周公命鄉伍數輩佃之鄉伍以草深土硬不能遽治願先得有力者墾之此正賴綿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晦疏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見而憐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勸勉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鄉伍具在還以歸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爲也某無他腸信而不疑此蓋與合百鈞而負之之時無異鄉伍幸其脫也亦駭去不留一年之後某自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又類夫令得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雖後顧喘喘不勝其苦新懇他人使代其壓則皆謂某於此田官無租利而取官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喜重而至此復睡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爲擾人之急而當其事一隨計中反謂痛苦及已而欲移於人憤悶力窮未死之閒幸閣下有憐之意矣恭惟閣下厚德服人高義鎮俗暫輟繁密執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旦暮衡難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爲私得敘板堂下屬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禾垂蔭可以託身取蔭然自授志能豈敢以佳士自取許特輒陳瑣細尚有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織屨步求釜餼錢刀鈇而不得因謂世之實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闥之恩得應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實而求其實則釜餼錢刀鈇非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沈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終此一年爲某釋百鈞之負使十輩分荷之在彼不爲甚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某叨竊儒冠不能早自奮躍窮蹙顛頓至於今茲尚不能追逐後生作進取字文其於笠首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可常行者幸閣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慄

謝漕司秋舉啓

合三路之秀競爾隨羣較一日之長適然居上與之偕者雖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得非所宜矧亦增重竊以還科舉而復熙豐之制設清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爲法則豈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丕變追還渾厚之風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順常規之稍微宜清鑒之無差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未系弟兄終鮮舉朋友則小巫之見訪問儒雅之風矧屬古文暫擢中否科舉乃祖宗之舊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待價深藏之玉遂用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鄉賢使爲舉首如某者受才冗惡賦性疏愚墨書踴躍於功名今漸侵尋於齒髮然憤時振翼忘其爲腹背之毛顧影長嘶恨正作趨牽之馬心懷秘計夢聘良圖旋聞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懸耕鋤而首猶踴躍學詩賦而口尚囁嚅忘意桑榆非綠利祿嘗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遲徒若稅稼常在簞屨之首得之增塊尤所歸思此蓋判府給事國士無雙唐朝第一非徒筆語妙天下蓋亦智術過古人留威名於口廷布仁恩於輔郡孤城屢寇指麾幾及於期年萬井俱生全活不知其幾口復引鄉生之吹散爲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情巧或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庶因堂下之言可備籠中之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丹墀待問謾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爲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權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僅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飢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飢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韋繭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敗獵而得諫幸爾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道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塊塊多難在簞屨之數深惟忝冒實有資緣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爲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傳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爲洪業之基永鑒寶冰無煩乞火致茲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嗣後效不能衡躍過爲私己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王舍人啓

金頑鑽老曾煩銘鑄之功地遠根寒復託庇廡之下念殊恩之有自詭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

竊以相知之道，難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劑，雖求旨味之佳，唯以冰山亦戒依憑之誤。必親道德端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嘗怪末流，沿成敝習，其仕進也，以爵祿爲重。所師表者，惟聲勢爲高。但慮督申中，急欲緩若若，附炙手之熱，趨沸騰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乘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瞰之室，而自謂能安。初也紛營，揮扇猶來武君坐。忽焉衰落，設羅不到覆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恩。志士所以慎重執轡之禮也。此也。某切念賦材庸陋，稟數奇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垂年之母，寒苦一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託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賴孟機心切，柳葉功深。故得研志典墳，爭名學校。奈何鼠能甚短，蟻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越茲數載之內，具見百憂之侵。園收芋栗，則未謂之貧。家有詩書，故弗羞其賤。所念風波靡定，塗炭方深。磨若潰宜，已作腹心之疾。兵猶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悛，欺罔之弊猶在。名存而實不舉，法立而官尙貪。公論不名，私情頗勝。牆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燃也，而因謂之安。空嘆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稽往昔，還慕偉人。思得海內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因末技，輒預鼎科。雖獻計稍愚，或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可惜。旁無乞火之言，中絕賣冰之欲。守其孤操，竊此微官。偏觀外物之去來，盡識貴人之風采。猶吾舍人先生，閱深浩渺，高爽英奇。凡有文章，皆造經術精微之處。所得富貴，不自黨與阿附中來。一語驚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載守奉常。盡擇帝王之典，權居內史。最親日月之光，正容倚以加隆。方清切而騰上，而謙懷自抑。高趣不凡，請繁劇以率人。示廉退以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兩之恩，報庸天子。固已終身自計，受業我公。暨來沈約之邦，光續仲舒之裔。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伸良民無告之冤，督墮吏不決之事。無持牒追呼之擾，禁錮文出入之姦。初雖髮鬚許張衡，下車事肅。今已優游如汲黯，臥閣風移。切欣宜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蒲柳易衰。莫無穎谷之管，時有藝蓀之威。待海邦之一闕，甘家食之三年。願影長嘶，破涕爲笑。憂時惟切，仰祿亦輕。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噓善類，獎借寒生。勵而使之成，援而與之進。庸庸尙暗，非壯士高枕之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愚所志者，公其鑒之。

請婚啓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養親之志，囑云一日而無。敢陳猶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薛鳳居幼，柳鰥最憐。頗思身率之賢，共濟色難之孝。某女修循姆教，練識儒家。決無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溫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相卑。類匪蕭牆，同器諒惟所欲。謹伸微款，倚聽嘉音。

又

曩緣雅故，獲綴葭莩。每觀弟婦之賢，嘗有世姻之願。惟此微篋，非謂偶然。某女擇配累年，聞已得人而不遠。某人受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虛。偶因冰上之言，願證帶關之約。僅爾今茲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倫，爲大倫。吾敢請爾兄弟之子，猶己子。公其圖之。

又

籌縷久替，雖懸門地之中微。聲跡相聞，每慕里閭之密邇。輒有葭莩之願，敢因柯斧而陳。某女懿行著聞，不止女工之事。某人儒冠無效，方圖內助之人。眷言伉儷之求，無易閨門之秀。奉絳書於一紙，斷以不疑。通重諾之百金，必蒙無拒。

諸婚啓

夙敦雅契，平時已類於崔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裴魏。矧恩數之先辱，敢退避以他辭。某人秀爽多才，雅副家聲之託。某女綿繡雅質，尙資姆教之閑。願鄙陋之無堪，宜奉承之弗稍。然世姻重疊，嘉意綢繆。雖無匪斧之言，允合牽繩之義。夤緣如此，願爲箕帚之歸。感激何深，益固葭莩之好。

又

里閭不遠，遇有婚姻之問。箕裘久替，僅存門閭之稱。義問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溫純無玷，宜有室之甚難。某女雅弱多艱，亦擇配之惟謹。執轡隨而事君子，豈不幸哉。奉羔鴈而拜華絨，既聞命矣。

又

華絨委曲，過爲兩姓之求。敝族蕭疏，正坐雀門之替。矧婚姻之嘉約，契兒女之良因。顧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秀麗，貞若玉而未冠。某女雅質綿繡，方比紕而扶膝。既拜不忘之惠，敢與弗稱之辭。申此世姻，出於高誼。既攀齊大，冀此郎詩禮之早成。所婉既食，恐他日貨財爲不及。其爲感愧，罔既敷宣。

又

傳家世譜，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因獨貧於南巷。雖門戶免粥婚之請，願兒孫非畢綠之人。抱此漸衰，敢希華絨。某人天姿秀麗，德性醇溫。於今不過寒書生，爾後當是奇男子。某女桑麻素志，燈火寒窗。婉吾家無分，僅遺嫁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稱匪稱之辭，萬一貧緣，遂拜龍臨之問。

又代石氏作

伏奉華絨，猥蒙嘉貺。以奕奕安劉之後，聘寥寥數馬之家。惠莫大焉，禮無違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聞坦腹之賢。長而好書，未作牽絲之會。而某女匪云擇配，僅越勝筭。正孤寒舉校之流，非驕貴綏窗之女。願敝族之非稱，何以堪之。荷厚意之不遺，既聞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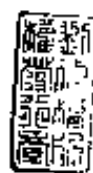
納幣啓

卜文肇吉，懿侯初諾。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今宜於入幣，顧念貨財之薄。負懷材帛之羞，特猶子之希恩。庶小人之免戾。

賀參政啓

顯奉綸言，起神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參機近弼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牆之慶。悃悃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廷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瞻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卑，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神筭，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語。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蒲宣，益隆問望。考耆龜而

協吉宜富貴之鼎來而況甲至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事保成功則鼎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
夙有惠曉之意克俾厥後惟望乃倣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某奇孤弱植衰病餘生費君恩于廩
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慚傳聞君子之立朝意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遠賓客
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部使者皆得辭請慶官虛則數輩銜微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
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期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
鵲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不能自已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
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宴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
宣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繼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
笏士人倚門牆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
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頗頗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且首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
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
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願雖枯
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閒瓦爐柏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
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錄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聞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閒人材忠邪民情去就
禍患之幾僭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
於行己莅官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為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觀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
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閒則後世之修葺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恐夫爾吾叔安之宜和
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宜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庵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
蕭疏故宅之閒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剎之內隨所寓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
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沈沈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錄
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牘雕梁繡柱之輩官然磨滅之
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為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質浮薄羣居談說多盡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離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
或許廉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妻妾媒人之短關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
嘆宜和壬寅余竊錄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置竊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
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壯士也咸曰唯唯請先序之

北山文集卷之五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為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為腹藁余喜為文而才
思鈍滯嘗集紙為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寫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閒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
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為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綴之言依倚紙筆為吾腹者真可笑歟又念
世有賢官屬厭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
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時曰還似汀洲鴈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曉南來與德臣別後
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
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為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
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於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
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為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羣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
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踈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

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書讀多。思義名。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寶。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寶具。故發而爲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蕪穢。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綢繆。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願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爲任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尙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居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眼不見道。而所衡衡屬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有。種種不乏。一旦是非感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致裕者乎。求致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己者。處不敢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成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吳福壽。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怒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鄙公其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緒。未爲傷廉。子姑爲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爲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驚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溺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若今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爲。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宜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間惠民娶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羣居。皆不逮久。余復連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鼻端之寶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行有良圖。官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園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間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莖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碩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植之際。圃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羣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園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壑。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禮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願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濃風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拙。然石理溫潤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磨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磨過於羅縠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磨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更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甕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汨沒於簿書蠟米之間。責以筆墨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銅權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并書於記之末。

小窗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溼。小室文字擁擠。窗壁周障。如坐甌釜。前日破窗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簾。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柏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豁然清快。始恨挾紙破窗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汗漫蔽蒙。驟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扶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月云。

雙蓮膏露辨并序

侍郎梅公官和壬寅夏四月出爲新州。秋八月，郡池有蓮，並蒂而華，越冬日至，青露降於松，決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報於上矣。斯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奮然頌之，表揚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跡道之語，盡爲諸公所先，不復更可事。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華。鄭子一日問斯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肅然流入草木烟蘿間。故今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聯蒂，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爲和氣所感，尙奚從老人間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華者多矣，花之雙也，何衆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是，而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汙，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高塵埃不可磨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底下，蟠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氣剛，節義森薄，凜凜與霜雪爭嚴，炎涼不可變易，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笋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爲瑞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雙花露華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斯民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鴉說

暑雨敗墻，羣鴉聚食墻下，競探探啄而入。內一雌，顧雛子，獨不飛，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聲聲哀鳴，則驚呼嗷嗷，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雛失母，而無所託也。是以憐之，聚羣鴉於庭，而戒之曰：蒼化不幸，受饑饉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嘴距未利，榮榮相倚，爾等既無義，復離之，當念卵翼同羣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鬪，氣盛有力，幸彼孤屏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違相忘，正當以氣愛相結，自善其族，嗷嗷之禍，尙須自省，雖非尸鄉，此言無戲。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賦，商則有稅，工則有稅，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爲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船舟之維機，鳥之羽翼，無須與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嘗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更余同賦，語意動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壽一敗篋，自可獲諸得名，豈不似蘇秦子也？詩何所神耶？詩文亦不啻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術，以備爲業，貧賤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爾，則爾自筆硯中來，則爾子收拾詩編，爾之，爾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爲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傳於世，則好古君子，先度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聖，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闕其才，不獨於時，負慙流汗，以紳笏奉研硯，是雖能描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咸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極其高妙，余念彼箇無物，幾得一紙，爲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如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論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早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磽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早種猶可擇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伏，左右烘炙，去喝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閑曠，阡陌委曲，如深簾廣席，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尚於泰山，一稊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蟻蟻蚯蚓之族，亦達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洞，蕭瑟之閒，佳聲隨然，小蓋翻飛，而長空熾焰，已化爲蟬鳴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冷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早。

樂苑說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僂後仰，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漫以訛認，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制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僂之，後而入道也，則仰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閭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閭界辨故也，冕之僂仰，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衆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閭，與反戴周冕，則事有是耶？不知以門閭爲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賣，溫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竅而簾，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璣，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賣，物醜難碎，玷而不可圭者，環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豚之瑤，又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礦，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他時飽與鬻釜賣土，鬻者爭先爾，巨賈既至，坐視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趨置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聞，偶得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露，備極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

亦當念監田有同懷玉者乎。失足陷穽。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物雖雖碎。尚存。在。誠之猶覺。尋然有響。君能振搖出我。飽暖安慰。還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鄴物。萬一爭先於釜餽。無幾之閒。尚有這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閒。挾持小技。耽踣相繼。心知左右出入。數等。類二賈抱玉求入。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曾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衰欲至。類巨賈。曾玉時。某身遭寇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窮賈。失道陷谷。中時。負羣芒。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以告左右。

北山文集卷之六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暮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因計在耳。蒼皇驚聞。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柩。而丹旆飄搖。徒遊公之柩也。已。今之靈輅在道。窈窕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蒼蒼。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遠而逾疏。逾疏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蒼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魄也耶。揮涕流風。可嗟及已。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編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貳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遣我書曰。姊命爾歸。俱通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遙遙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爲出師。蕩滌錫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愿見吾姊。如愿見母。願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爲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傍徨。顧天無聞。魂魄不召。欲無此生。繼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春鍾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時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姊妹以還。情款彌厚。

姊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愛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省慈親。今亦相棄。爲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誠祕已久。至于今茲。曾未皇剖。輻輳將行。敢薦蒼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搖。孤年未踰。歷苦辛。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顧事。以愛之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子時艱蹇之身。飽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微恙而殂。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幸傳者之謬。幾得握君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凶卦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崗梗莽之閒。春土龜起。一婦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惟心吁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憤。觸目感絕。所遭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妹。殯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啓靈柩而付之火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爰自卯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某名於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單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龍。拜陳於庭。惟我曾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太夫人文

某自七歲讀書。從吾父宦游南北。于時家有薄祿。可以糊口。姊妹未大。不至逼人。非但某未知爲學之方。而吾母教督之意。尙未切也。又十年。吾父捐舍。于時薄官遠歸。家四壁立。孤遺相倚。糠豆不贍。母嘗撫某而戒之曰。膏衣食。躬桑學。爲爾力當門戶之責。爾其刻意厲志。求寸祿以活諸孤。某感激在念。夙夜不忘。冀能稱塞萬分。而奇蹇不孝。顛隳場屋。積累罪戾。不自滅亡。使吾母終守寒素。抱不滿下世。欲殞身自死。下從母遊。則兄弟終鮮。祭祀之託在其身。不能也。欲焚棄筆硯。遂爲庸人。則先世之業不可墜。吾母之志未及伸。不忍也。故雖世路艱危。衣食勤苦。而所學不敢置。幾得晚節末路。忽自奮躍。則亦足以補前愆而圖後效。嗚呼。亦既有階矣。科名神笏。無施於先。然回念吾母。鎮鎮幽宮。音容邈然。叩之而不聞。拜之而不見。風樹之悲。痛入心骨。夢我之戚。將抱以終身。而又手足之親。獨零已盡。雖然。跪起於豆觴之前。所以涕洟而不自已也。雖然。持牒奉告。具陳庭下。國恩君命。事亦良寵。不勝可以少慰泉下之靈否乎。

祭官田諸家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笏。自書生爲幕吏。非不寵也。幸且寵。於某亦何憾。然歸視先塋。則寇盜以來。垣墉頽毀。松楸凋零。茅草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致。今日之所謂寵且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恨。展拜諸墓。祇自痛感。尙期勉奮。以報後來。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爲時聞人後世支分派別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遺蹟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爲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尙當有知

祭馬調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榮陽三公垂德流芳爲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猗歟盛矣然惟馬調諸壘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偏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蝕禁隄年來漸然崗陌之青化爲荒落黃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興言痛亦何補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墜前芳復慶紳笏不忘五世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幾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靈其安樂

祭顏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爲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願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爲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尙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墨墨障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害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我狄之禍流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尙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髣髴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

代洪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驟見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竄伏依蒿萊爲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棄洪云忘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率兇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啣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膏馥蚤暉晴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冤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既亡玠母隨沒三喪在堂止隴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之所今以附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歲禍毒百端笑矣今日魂魄未還既念先虛爲火蕩蕪旋痛几筵留寓別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奉二靈歸肅薦與旒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

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塋深泉掩而藏之永爲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盜興之初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盜既平定再立門戶諸喪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囊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遽嫁俟能舉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愛爲舅姑僅越歲多虞祭未遑汝已抱疾黃塋之阡土墳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薰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經而持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艱難播擯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爲貧也竊兆既啓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之

代瑀姪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瑀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邱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殫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尙苟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消血裂臂

代四五叔祭叔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天此有天數不復悲傷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與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山回水遠惟汝暨臚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嫂嫂文

維靈蚤銜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蕃盛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素老嫗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歲兵火驚焚憂危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賴汝爲吾營畢死喪創立門戶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執尸造化肆爲不仁禍不厭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食新藥遺諸孤號泣忽聞此蒼天所以難聞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看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酒此恨涉其無津

祭繼父文

季冬之月御歷臘屆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稱而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執戈揚盾爲此方率百隸而繼卻鬼物者當有靈焉卜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

鑒此誠用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閭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爲也。惟大神得司之。鑒爲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來。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槁。顧非小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豚蹄淫瀆之鬼。則變災爲福。易凶歲爲豐年。將誰禱之。重念人無閭閻。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當致力於上。萬一今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僇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況物無幽微。而神眇昧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囑接眇。地圻如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乘靈氣。據幽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徧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往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甘雨遽愆。騰槍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扣於神乎。涓擇嘉辰。躬詣龍下。使某奉靈源一酌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爲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隨境土。邑之民無大小。踴躍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力爲之。神者正當維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欲其安吾民而已矣。故即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辭廟。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

北山文集卷之七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娶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鄉姓。家世宦學。害之。其妻姚氏。銜負禍。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戶。乙巳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黃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嘗守。堅其志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執其壻。柔順莊嚴。果懷其姑。一子曰玠。巨中不飽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爲難矣。王故縉雲縣尉。乘均之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誌雖弗爲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歸焉。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茲黃塢。松柏之蒼然者。巨中之阡。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兩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玠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墓誌銘

婺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居不仕。浹生真。真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

某初遊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澹。場屋間朋輩推高已加愛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未鳴。乃云持志牧養筆硯掉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言曰。合法向敵。文體卑弱。士氣不振。乃失已爲名之時。循此以求進。非吾所能。遂闔戶不出。今方聚書。開館料理田園。貨產饒裕。而優游深肆。足以涵養其業。益知君有過人者。建炎中盜起。君舍旁弄兵大戮。乃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者謂持志積以遺盜矣。迨王師經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其區。則墻屋不毀。文籍窗几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鄉。雖盜不忍加不仁。王師過之。亦知其居爲君子之居也。嗚呼。學者爲進取所累。揣合俯仰。苟且求售。其能脫然疏遠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產作業者。則又多不識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驢貨嗜利。無厭以自及。如君之爲學爲家。皆無媿焉。君天性簡約。顏面嚴冷。童稚皆知畏之。門巷幽深。所與遊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徇官府。而井里有爭者。則多取決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午。以病渴而卒。享年五十。娶職方外郎陳確之孫。進士汲之女。二男子。曰次父。游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次鑾。稟資厚重。是皆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進士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人。曰槐。松。栢。卜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地。次父泣血致書。以鄉人漏光之狀來請銘。某於君雅故。義不得辭。銘曰。

楊氏女弟墓石壽丹

茲蔓有女。婺州進士楊應夢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事郎鄭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衛之汲縣。年七歲。鬻書寫字。稍長。能屬對。吟詩。習音樂。承事公沒。母兄以之歸楊氏。楊雖大姓。贅孺人歸。則其家已凋。產去稅在。征求窘切。無以自存。孺人乃略銀黛。躬紡績。買絲織帛。求羨餘。購一門之急。乃夫勞之。則曰。姑老矣。不如是。則君學必廢。恐無以稱吾姑。如是。乾乾勞苦。晝夜不休。竟感疾而卒。建炎丁未八月十七日也。嗚呼。賢哉。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死時就蓐終。三日。與所生女嬰併亡。斂之日。家無餘衣。蓋其夫之貧未蘇也。嗚呼。痛哉。某其兄也。既用西方荼毗法。哭而火之。而遺孤煢然。念其他日。必能尋母之墓。以其年九月丙申。置其灰而藏諸山。復用柳子厚書碑故事。述其秘行於墓石之蓋。以慰楊氏子之心云。銘曰。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未知所成。嗚呼。吾妹已矣。

代族兄魯作母侯夫人行狀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洙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泣血而敘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寡二十二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葬於東陽鄉保福原。祔吾父司錄公之塋。男三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此其大略也。吾祖中散多男子。夫人在諸嬪間。孝謹有特譽。不忤妯娌之色。司錄公雖入仕。雅意不在富貴。日以詩酒賓客爲樂。夫人周旋承順。以廉謹相之。歷四任而洙孤。洙自念髮齒踰壯。不自衛。今無以奉事吾母。因與兄濬。乘晝肇視。共力邱園。生事稍給。夫人無累。則爾佛書。不登茹。購賑貧乏。宗族之有疾病者。無觀疏大小。治療皆如己子。見人有過。委曲規切之。聞其有善。則樂爲

道說之歲時廟享肴醴不自其手出。不敢以祭。老而益嚴。年來略饒。篋綺帛。雍容康事。而門戶墮。下迨諸孫。孫嬭輯睦和洽。無一人敢立禮法之外。夫人怡怡笑語而已。給事劉公爲賀之明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爲姻家。登堂上壽。而遠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謂漆等曰。吾今日得孫子執執。坐受安樂。正宜歸慶於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既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貧。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橐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某病。謂此等皆宜爲舅氏所責。謹泣血敘次如前。謹狀。

族兄宗魯行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泮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詳以儒學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克從以中散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任子恩爲安州錄事參軍錄事公大姓之後在官以清廉自將不治產食口衆且好客而又疏放不事上位向窮賸矣宗魯告其兄資深曰兄弟徒守書卷無益盍亦歸治田園裕我家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益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書固徐可讀也資深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矣錄事公捐舍衰毀隘制奉其母侯氏夫人旨甘惟謹嫁諸妹與接內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善視豐凶而低昂積散妙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宣和辛丑睦賊猖熾所在奔走蹂躪族屬不相收太夫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嬖將昇致山間營營其旁賊執宗魯而不敢害卒得護持夫人以壽終宗魯既衝冒良苦且失太夫人哀憂成疾方卽故址建大廈督工視事屹屹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魯曰鄭自上世門戶善大寇餘無復前人蹤跡吾安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人喪事迎款賓客比上世爲不喪人始服其善承家宗魯方懲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奇肅厚重外若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熙熙笑語宗族上下相得無間言六男子曰堉堉瑤瑤瑑瑑三女子長適進士侯知彰次適承務郎劉諱次尙幼蔣氏先以壬寅八月十四日卒葬於無相院山之原堉泣血來告將以甲辰十二月庚申舉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願狀其行審其行宜爲名卿所書謹錄按如右謹狀

容而張武備。顧不越賦。今欲上於朝。而煩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爲宜否。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況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虜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龍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錢。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雖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尙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爲破碎。尙詞賦者必謂經義爲迂闊。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略。

問孔子謂季康弟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爲恨。自顧其中。往往皆有他日欲爲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爲。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夷狄之計。皆在羣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爲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爾將何以哉。

北山文集卷之八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鼓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牆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豪簪筆。爲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願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爲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羣策。下追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爲士。讀書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急也。今國家正當講武修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況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己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

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賢相。實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首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考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對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書不利。而丁公弗之寤。謂兩賢不相扼之端。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輩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邱嫂。以其憂義。無畏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邱嫂。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邱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繼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辨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草莽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略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樞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猿虎。常懷咆吼。決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尚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撤之不來。驅之不勳。懷姦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著於篇。

北山文集卷之九

與梅和勝

某頃坐茶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願母氏餘懿。雖當爲大筆所播傳。尙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達成附致所屬城書文字等。樓樓誠懇。無不充足。是夜率諸孤於柩前。號泣拜頌。翌日付諸人。載諸嘉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戴之意。伏望裁覽。

與章少董

伏自清澗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蓋身在溝壑。衰衰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動。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知守官何地。中間粹中始謂得憐海鹽。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爲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既奉母氏歸土。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飽繫隴年。遭阻兇盜。苦險百端。歸尋故居。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述。而不肖來日欲道舊信。如新春。行李亦忽忽。此猶未既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

答范茂直

曉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聽高輪。忽被密帖。承會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鉤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網。雖晚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爲蝦蟇科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盡。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新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順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覲。未足爲賀。第若署所職。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攪取。日以增積。他時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敬仰敬仰。某伏自閉閣。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墓園之旁。編蓬爲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新春。見和勝得一書與蔡守。求試清司。到鄉已爲他人所先。雖守二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髮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尙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問。千百愛重。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有辜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臨紙而不致書。比見潘江士友所被之帖。傳問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寒無能。而公尙愛憐未暇也。與渠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敘之期。執筆數汗而已。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舉別。齒齒僦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磽畷。粒穀不登。場。薄靡不給。懷抱亦鬱鬱。所幸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發關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與盡。已亦特叔靖道阻。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時。故不多及。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羈旅以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戀之心。猶能扼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荷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徵爲賀。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憂君之意。今者朝廷極於文書鈔襲之中。俾爲部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廢。惟俟故人褒褒光大。剷除蠹弊。休聞拭目。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適以長牋。敘致勤誠。感何有也。書爾求師固難。爲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復得以師說爲謝。擲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豈不事師。唯退之書不顧俗。作師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閣取

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曉學。在里巷中。圖聚小生。以所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藥。買不百金。至於挽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子深以爲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愚。不甘爲世俗編綴。故銳致讀書。今方枝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子過聽。獲聞可從之遊。自顧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數相往來。磨礱甚樂。今年予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走。聲譽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挽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爲人師而已。長牋之臨。方知有幣帛不至之歎。無乃失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豈豈在於百畝。紙窗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顧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疾作苦。奉報草草。

與潘令衡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畫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迫。駕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而園丁不識畫性。盛介切告。頻道至看觀合作。如何培養。祇自備人工爲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途之廢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圓封。切望照恕。

答潘叔豹

叔豹吾友。辱降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執書慨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授於心。則有說。夏時既報來帖。家人就席。小子生不旬日。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愁。八月十三日。遂般般還金華。到家則官中征羅細。帛免無錢。里胥每登門。傍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尙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壈。則桑榆暮景。雞黍往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某更數日。定走左右面敘。此不多及。媿媿悚悚。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呈報謝。拜賜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尙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據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頓之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爲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舛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癰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癰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傳以粉澤。而指爲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僞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

所留者已在瘡痍疥癬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遠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爲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遠不遠。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變弊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務瘡痍不平。把柄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言而不合則去。恐此論過矣。大抵獻首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輒已無益也。蓋一人之尊。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爲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蓋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蓋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其是而已矣。使皆爲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尙難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爲而徘徊於諸君之門也。願義榮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贊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把柄瘡痍以塞責。如此則天下幸甚。朋友幸甚。願以告別。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

與潘令衡

歲中款晤。甚慰卑抱。繼借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適於日事。不遑奉候也。移昔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決意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懷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主。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太守聽而欲行之。又一人持異說搖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蓋獻說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懷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尙爲穩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親睦。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在詳察。

與葉憲法

伏自癸卯告別。迄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即日秋深氣爽。福祿駢集。神筭之榮。實所忻快。異時小人根連黨結。欺慢君父。已視顏受祿。又盜其餘。害及婚友。市恩之罪。天未顯報。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爲盜役。而自以爲得志也。留守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誠動之中。忘身勇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贖今日人材。猷敵之羞。是雖竭美官高爵。未足報稱。矧坦腹其門。學行兼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爲悉矣。每欲以數字馳賀。又念前日無書問往來。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奉卒牘。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因循至今。左右鑒其忠否。前月緣幹抵城。似聞里巷有不敢違之嘆。繼見宗學士起復之詔。方知果然。留守仗晚節。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可爲朝廷惜。不敢爲左右及閩內諸人之弔也。京畿關在何時。美赴有日矣否。某窮居如昨。進取事的不任懷。但得四野安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爲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聞重離器樂。前報龍休。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隔關相疏。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治問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不可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瘧疾。百療不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瘁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曠昔。爲別一年。奇禍萬變。使人富有臥不安枕之憂。吾生幾暮日斜。所遭如此。憤今懷古。書無佳抱。何當寄書坐共開此懷。未聞千百壽重。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麻帖并文字。即日秋陽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推借過情。非所敢望。解紛伽陀。暨讀數過。真入道者之指南也。敘述三詩之意。復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辨也。住反掌。既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頤否。兩嶺嶺人。不得早承承顏。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發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來浮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致力田園。竊豐年一飯之飽。萬幸萬幸。未參晤間。惟善保養。興行迓泰來之福。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爲恨。然家姪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祥。因亦聞之。深己兄遺舍。授以華示。伏承日來探道愈深。德履康固。又得審問德粹。奉驤一房。榮聚。還自江湖。上下萬福。宛轉慰憐。某續頭書冊。窮坐而老。熟見時事。憂憤而憤。結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鼎之魚。不足道也。得便甚速。捉筆爲問。不多及。

謝主文陳用中

十月二十四日。戲秀才附到所賜緘書。捧讀之餘。悚然汗下。何諸生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輒已在門。豈寵之以先辱之賜者。乃所以開其不敏之罪歟。加以提獎太甚。禮數勤綽。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愧惕。良不自安。忠孝互用之語。此正爲頓挫之久。內生羶霧。一時用筆之誤。掩瑕之德。銘於肺腑矣。

又

某自幼讀書。竊嗜古人文。自舍法入學。至癸卯清臺試。中間偶十爲第一。輩行略相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人漸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態敢危。年益老而身益困。所挾之技。當亦不爲人所喜。故決意退縮。而婚友相挽。使強顏有司。不謂寸長。遂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得此。夫何足云。尙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日始而已。

與沈元用給事

先生素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切。則謙與不謙。皆浩然屬望。宣和甲辰。某以浙清薦書。嗣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嘗微隨馬廐。覬識風采。追憶節南來。臥轅桑梓。而某以奇窳無聊之身。日託大庇。念欲俯伏堂下。一拜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說。恐與旅進後生。均冒典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正遠蒞榮。瞻仰崇重。不勝旦暮之心。

又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散。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則即今耕鋤蒼生之民。皆成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為溝瀆埋藏之鬼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時濟物之功。而其身抱勝義。不明之嘆者。古來如此。執事以全活千里生靈之德。豈不足以塞二三妻妾小人行將賜環前席。付以大柄。徵今日毀譽好惡之所觀者。而以公論進退人材。使其皆得勉力就事。則且事之淹。乃所以啓後日廟堂之業也。

又

某疏賤寒生。困頓場屋。輒煩舉送。適蘆舍。負郭稍遠。揭榜之明日。趨走言謝。值將兵告變。關閉不得入。後數日再詣。則已在邦人臥轍之後。坐此差差。不及面奉一言之教。心隨大旆。臨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

答徐彥思

某正月十七日。奉臘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閱尊候起居之詳。慰感并集。中都甲辰之別。扁舟東還。塵埃萬狀。不能以片紙奉高郵之問。年來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聞一變。雖家居里閭。而懷被束裝。常若流落之客。前年冬。始聞之官。薄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某經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尚徘徊待次。可量傾倒。查思負持才術有素。今日萬事顛錯。不知當以何道教之。慨然憂傷。必有康濟斯民之策。如僕但能為時流涕爾。去秋緣業未淨。親友挽使作詩賦。正以為慰。無足道也。一男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繼。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轉手作事。便覺窘短。來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自不相知者得之。建昌關在何時。未行間或尚須到城。當探伺館舍。上謁數年相別之懷。非握手促膝。未易開也。未聞多愛。

寄章少章

伏自瞻昔。一拜海鹽之問。其後人事變更。身計窮蹙。浮沈宛轉。十五年間。遂成隔闊。雖嘗問不通於左右。然追懷雅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為蹤跡相疏。遠忘情勝也。去年見戴元質。話起居甚詳。大足為慰。即日春和。復惟燕居優游。寢膳萬福。永康舊識。為過兵所略。高居如故否。生計當不至耗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教之。恐未易論也。某因臥村野。苟度光陰者。已四十四年。蒲柳早衰。種種情懶。獨有鑄斷田園一事。尚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礙隔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一到。馳想之心。尙幾少塞。不爾。傾嚮未易休也。未聞保重。

與薛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款。繼辱賜過。復值出。初三日薄暮還家。不敢扣門。皆以為恨。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無量。寢食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事息。湖上相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材。種學。種種高妙。今暫不偶。安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為折閱。不售。乃良買之志也。方時小寒。柿紅橘熟。園籬林落。之間。率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某更三五日。略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敘。會從可諸友。

亦為話此意也。區區奉狀。

與潘義榮

往者福慶。嘗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害。即造宣室。此書願如前言。春首卻攜至會稽奉納。荒陋之人。熟見古人用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諛言鄙論。玷辱朋輩。公之惠多矣。

與張子韶

屬者天為小人之私。附大名之末。為幸甚。至兩月之間。出均商。入承警款。為跡甚稔。執事略去聲勢。垂意延接。所以相與之情。比衆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遠之日。已見呼紹興。遼吏。意謂五月視事。迨此孟秋。有自越來者。詢之猶未聞耗。傳者又謂體中嘗不平。今猶未愈。坐貧不能專治。問。惟是瞻思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潘義榮得叔倚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託宛轉遇便附達。蓋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靜也。某自離臨安至桐廬。值大水。間關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即閉門靜坐。植蔬種果。以給鹽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異時作書會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旆所止。即旦暮跨驢。款段上謁。如何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臨書增情。

答梅秀才

辱長緘。為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記。其後頗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略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羈繫內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為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為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易言無事。史易言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暴暴虐之君。忠良俊乂。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為膚淺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為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譏之。曰是安得蠱拙之語。故一時氣格道象。熱爛委靡。及化為神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聖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內懷不自己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誦。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宋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蓬蓬道山。異書與秩。無不具。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郵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更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疏遠執事。惟日瞻思。春雨微寒。尊候動止萬福。比叔惠送到二日書。津讀感愧。書葉叔惠強取去。不為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喧天地。遂收藏不敢出。寵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聞司諫移害就利。常有裨於太守。信仁

人之言哉。某比於國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時光之否？時危，此身尤覺如影泡，一室猶傳舍，顧方為安居計者，此亦一日非暫之意也。福慶之約，慮使堂僧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自山間逕道，可以一日之款，區區奉狀布謝。

與范浚明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縣院拜遠，憂危艱難，擾擾四年，莫知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為懷想之舊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來者笑而不信，蓋進狩之時，雖臣子蹂躪，而茂直明哲，絕人於紛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憂疑繼之，三月十三日，義榮報詳，乃知果歸此禍，旅櫬之還，殯葬已畢，痛哉！何公家福惠之厚，而凶變遽及此耶？豈緣榮之會，雖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賤輩正當詔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備備村落，頃刻不自保，兼亦不知從人所寓，含書涕淚，茫然無赴，哭弔問之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問也。伏惟罹此手足彫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即日感念之餘，每候作止康休，城居每事如意否？日來傳聞稍靜，當少安心，區區面列之情，甚於飢渴，屬事正冗，未能如願承教，當以秋初為約也。謹上狀。

答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軒窗展翼，遂安，不覺聞教，被帖，承遺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詩，字字高妙，不勝珍感。近潘子駿，范茂直，惠到兩篇，甚佳，忽忽未暇錄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在西山矣。感別之情，非面不既，上狀希列萬一。

與陳去非

癸巳辟雍，獲陪燈火，其後開關險阻，垂二十年，南北升沈，無從瞻晤，今者偶以枯朽發榮，而舍人方隱，清切正此騰上，其為幸會，亦豈偶然，屬坐愚拙，人事極疏，得官海邦，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與凌季文

某鈍朽無堪，得悉同年已大幸，而離唱之聲，切聯高躋，於時但知參附為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幸遠之後，抗走營營，倏忽歲月，念臨安兩月之間，辱教數而厚意者，無所不至，然後始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金華最村處，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略遍，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七日，田子仲忽附到數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誠快讀，既知風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勸止之辭，非尋常慰書之心也。季文臨藩風流，又名聲灼灼，今只以幕吏待次，何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重相扼耶？某自還鄉後，夏不雨，薄土早失什五，窘短尤甚，前望遠關，日月不可勝計，欲從人干覓，則面生熱，公謂奈何？季文生事當獨有涯，感聞有可借力者否？因書願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以茂遠業餘，無足言者，謹上狀。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十日所賜教，大用慰喜，子韶名震天下，前此謗論嘲毀，罔然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使令俯仰柔順，顏面可喜，眾人憐愛如磁子，則他日恐無可觀，聚屬招嫌，崎嶇騰落，假蹇不仆者，恐後日卻是硬腳根，子韶以謂何如？邱簽之事，此間所聞，又卻不然，邱公聞甚長者，近更不如法，恐非其力，至於選官謗死之論，政不自邱公起也，願更審其所從來，移怒懷，恐有鬼神交關之誤，某素不識邱，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爾，某異時作書，會養百指，亦時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為，欲從人干覓，則如有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遠闕，艱勤甚矣，儉懷叢結，非面不能開也。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周悉，慰感并至，某前此凡三間起居，皆呈達否，拜賜之明日，即遣內史書，曲折盡如來戒，但旋聞諸貴人紛紛就讀，慮內史亦預其數，今日得渠報字，始幸不為虛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為有力者所取，不能自效，又文書填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內簡具言，恐欲見，今以封納，才業如吾先生，朝夕便當奮躍，恐亦無復作吏部錄計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闕遠，且無攀援，增浩嘆，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侵明即遣，不究所懷，惟以時保重。

與章少章

某今年二月，於台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來起居之詳，且承翰誨益深，德行彌著，蓬門高潔，不見風波反側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即如臨安，不皇具報，愧荷之意，日對台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未流中偶叨紳笏，無足稱道，少董潛心抱器，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者，見傳夫子駿，數為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奉洩，其言竟未行，德文少年力學，器藉深遠，定為令器，蓋家有名叔，自當薰染如是也，霜風益高，夢寐不忘君子之側，仰幾惠令保綬，別膺殊命，願望之切。

答徐彥思

庚戌季冬，邦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三日具短書，仍託邦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沈匿旋聞琴瑟斷絃，復抱閨房之戚，驚悼未皇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為江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愧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職事，皆朋舊教督之力，延唱後期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蓋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能干覓，所以至此，還鄉夏時，稻無粒可糜，百事窘短，為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隨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艱危誅劊之中，自熙熙為樂邦也，未間保重。

與凌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并信物等，審閱履此殘年，待次豐暇，尊候萬福，為別滋久，瞻念日深，一郡之遙，如在天角，比得書來，辭意委曲，恍若半夜長廊，夜半孤燈對話之時也，承能增置屋賃，少脫煎熬之患，何喜如之，吾輩前望官期，歲月甚遠，他無利害，獨伏臘無計爾，今果經畫略有次第，高臥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

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舊室，爲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胸次也。歲窮苦寒，冰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幾益加保護，以迎新旦大來之休。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晚渡桐江，風大作，道上漲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顧過之勤，負意無地。拜別風館，整整一年，瞻跼之懷，以日爲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顏接辭，最厚厚意，紙窗孤燈，長廊夜坐，無復可忘。自去冬即聞美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豐暇，尊候萬福。某贈贈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書如子，野高譽在人，郡幕小官，豈能相留，行見峻除，坐即清貴。謬謂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惓惓，謹奉狀。

答周希甫

某惶恐，他幅之問，愧非所堪。如希甫之教，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獨廉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爲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爲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爲守令言之，非無益也。今之係朝廷者，豈單言所能移，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則吾民自可一二訴而求理矣。敝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裨賢者之聽，容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

與戴端甫

自景德廬下一話遂別，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爲之感嘆。二月初見端修，開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懷念。二月末，某病傷寒，醫者視投熱藥，幾至委頓，不能行坐者四十日。後來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承勉從辟書，俯就曹掾，禮上之餘，尊候萬福。入仕之初，種種尤當戒慎，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前此奔馳道路，汨汨不休，他人或以爲言，某獨知公母老而貧，與國又未可赴，雖經重稍勞，未爲事也。既就祿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薪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養，爲他日千萬里之計，官職功名，皆有定數，頃勿忙也。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必有補，然設以苦勸取憎，亦足以洗末世相諛之病，端甫恕其愚否。某今年復得少還，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友朋光大，敦篤古道，一撥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向熱，萬萬自愛。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藏書，是時病傷寒，伏枕爾讀，絕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清高貴，登要近者，率須縉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進人材，建功立業，無不一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爲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爲猥冗之司，謂非清遠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

故貪污不法，悉其所爲，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內，暫輟臺閣，爲州郡幕官，閱牘聽訟，屹屹加意，如積勞求進，孤寒寸祿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縉歷親見者，正高懷之所樂爾。某杜門窮坐，虛用光陰，自春抵夏，苦於多病，稍欲觀書，必倦乏而止，亦福緣淺薄所致，但村落間露熟麥秋，春種已綠，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報策。

答凌季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藏書，五月初，義榮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薦蒙，愧荷深矣。即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動止愈佳。某初聞季文能增置房賃，有度日之計，如已有之，旋聞回祿一行，一掃而盡，今復窘短如故，有自鹽官來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圖銷錄以紓目前，聞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冰雪，而使公爲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勉作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授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某異時在鄉里，衣食窘迫，又不能借溫於俗子，時亦營營，自過省後，即不復爲，今在鄉里教授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熟忍貧賤，此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卿，學官魁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軒翹，益益敬嘆，彥柔近蒙幅紙之問，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爲辱佳便達之，力行古道，前副異寵，區區之願也。

北山文集卷之十

或雪竹賦

鄒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淅，寒入窗被，光在窗壁，晨興啓戶，四顧皓然，乃塔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竿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同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厄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媚媚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遺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護屈，分解谷之餘援兮，終懷護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明潔遠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雪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扶瀾瀾之勢，孰見猶騎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以偃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秋雨賦并引

秋雨淅淅，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之。

維歲庚午，白露降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窗，居士靜隱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

節物暗老我。壯志特未已。事業力自致。貴賤命可委。
案上具筆硯。砌下秀菊杞。我願乏大屋。尚賴有此爾。

平字梅花

江梅非凡根。先春花南枝。玲瓏皆瑤英。雕鐫爲之。
天高孤芳寒。風來幽香隨。朝暾曉霜華。蘭膏塗其妃。
移之雪疏籬。吟腸清相宜。吾將護花神。妖紅徒紛披。
何如令江梅。芬芳無休時。終愁芝蘭嘆。侵渠名聲衰。

得雨偶書

夏暑臨秋晴未盡。萬物皇皇久焦窘。大雨一掃天地涼。星斗明煥草木潤。
曉起

昨夜花間成幽酌。今日天風吹始醒。爐香深炷坐中庭。獨看竹梢移午影。

夜坐

酒軟剛腸愁脈脈。夜靜微風搖老柏。七星插卯雲橫橫。月影昏昏半牆白。

村居二首

山風拂拂墮松欒。午日亭亭覆矮槐。一睡開名歸酒盡。萬鈞清思入詩懷。
清心只有前溪水。息念唯憑一炷香。不覺青春候過去。滿村桑葉吐新黃。

浦江道中三絕

瘦骨巖巖病患餘。追隨人事愈馳驅。何時酒掃松楸畔。小蓋茅庵只讀書。
監與風緊揭疏簾。雨著春衣潤欲沾。滿眼陰雲壓平野。此時懷抱惡憎嫌。
寒梅蓄積香成蕾。古柳安排綠入顰。景物年年覺新好。所憐幽獨自蕭蕭。

寺前書院

竹屋紙窗無限好。觀書學字不妨清。誰知夜夢驚驚枕。莊鳥依前自越聲。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

荒山藤束木皮棺。見此令人鼻骨酸。自是春風易易剪。不須慙痛淚闌干。
有詩之赴。謂曰。我小女於唐。事由我。與。

題後鄭壁

滿眼烟塵雜鼓旗。經冬首鼠負憂疑。樹頭新綠今如此。辜負春光固可知。

題靈峯見山閣

兵火相尋音問絕。登高寓目空傷神。金華山且望不見。況乃欲見山下人。
避方寇五絕

北山文集卷之十一

離平江

橋外客舟連夜發。飽吹十幅風蒲滑。天明無處覓高城。但見吳江波浪闊。

讀光明經捨身品

摩訶薩埵真奇特。虎口捐身資福德。卻有同時畏避人。後來亦自成彌勒。

浦江道中

驚憂度歲月。靡覺佳序臨。玉露破金菊。方知秋氣深。

偶書

何時見池館。一二佳友生。酣飲入深夜。竹間燈火明。

潞公與梅聖俞。論古人有純用平聲字爲詩。如枯桑知天風是也。而未有用側字者。翌日。聖俞爲詩云。月出斷岸口。照此別祠背。獨且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大爲潞公所賞。追用其語。作側字四絕。平字

梅花一篇。側字四絕

久雨閉陋室。薛荔絡敗壁。乙子語大蘇。我勸勿入耳。
具酒作社飲。此事古倡始。執肯具果蔬。被肘醉子美。

皇家休運正無疆。城樹蚍蜉不自量。未作天街一杯血。暫憑山谷恣跳梁。
嘆感愚民倚怪神。誅鋤當見不淹旬。何嘗耳目親旗鼓。只是流離失業人。
朝廷平日祇尊儒。文武於今遠兩途。聞說官軍又旗靡。誰收黃石老人書。
徽徽霜風捲地寒。狼星奮角夜漫漫。書生無路堪馳騁。被酒燈前把劍看。
將軍失策又顛摧。感激令人動壯懷。安得帳前圍百萬。悠悠旌旆夜銜枚。

即事
梅子垂垂傍短牆。淡烟微雨暗池塘。年來日覺傷春甚。覽鏡歎歎淚數行。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五花素色逼窗簾。紙帳重將布被添。天爲韶陽太妖冶。故令剪水作清嚴。

度金沙嶺
兩行古木影交加。山欲侵雲水見沙。最好嶺前瞻覽起。竹林深處兩三家。

渡湖源口二絕
暫出使輿上小航。眼明重喜見江鄉。夢魂孤寄浪頭宿。一夜隨潮入富陽。

吳江有三高祠。贈諸夷子皮。步兵校尉角里先生也。先生一人題其祠曰。是非名利等煎熬。見畫英

雄州鬚毛。自古五湖風月好。至今分付屬三高。因和之。
外物由來如夢幻。達人輕視等毫毛。投身爲有區區者。始覺諸公節行高。

道旁贈梅花
一枝橫出小橋東。凡木旁邊迥不同。未肯隨風吐香粉。先將舊雪試輕紅。

蕭山老儒余志事。求拙庵詩。爲賦之。
紙窗竹屋閉幽深。古木蒼頭對好陰。大巧家風稱如此。世人何苦用機心。

題橫溪坊客館二首
吹暖東風自不忙。徐徐一例與芬芳。輪蹄倚岸老楊樹。也向梢頭開嫩黃。

春到村居好四絕
春到村居好。茅簷日漸長。杯深新酒滑。焙暖早茶香。

春到村居好。園林興味長。蠶食桑眼出。蜂趁蜜脾忙。

春到村居好。枯腸飽可圓。簞尖將露角。麥秀欲生顰。

春到村居好。清明欲禁烟。亂紅桃下雨。輕白柳飛綿。

呈周務本三絕
民因吏擾愈荒蕪。不得田園破一犁。此邑端須知令尹。春來處處麥連畦。
浦江方比幾人家。生事高低各有涯。安得巨靈開二嶺。放教仁術過金沙。
撫字心勞治愈甚。深廉官小俸無多。知公但欲邦人樂。雖瘦雖貧不奈何。

偶書
身名踴躍元無況。杯酒流行強自寬。夜半窮園閉梅雨。昏昏燈火淚中看。

休牧軒
自是牛關不早傳。向來牛鼻不須穿。軒間縮手見真意。始悟控持非自然。

綠淨軒
小小軒窗冷逼人。竹無俗韻水無塵。正如蘆葦滿湘浦。不見樊然花柳春。

水碓
邊岸車輪水碓鳴。隨於春事亦經營。斯民惜費蓋如此。力役從今莫復征。

客夜霜寒
曉寒欺客入疏窗。夢破江南一夜霜。可但山林小搖蕩。樹頭無葉可飛黃。

貴谿道中四絕
人見寒雲凍欲垂。嗔呼爭願玉花飛。誰知萬里征途上。季子囊中未有衣。

竹邊小徑跨寒溪。急念隨流萬慮非。山鳥不知幽客意。背人相顧卻驚飛。

村村土物各風烟。物性無私祇自然。飲真汀鷗隨水下。瘦頭野鴨傍沙眠。

晚投村舍款柴扉。一望門前野色微。西日隨雲斜照盡。半山秋雨落餘飛。

和張叔靖三絕
學圃自緣非肉食。杜門誰謂避閑名。大都野性如麋鹿。不解將身朝市行。

後生修飾五爭妍。老若何顏與拍肩。竹筵柴門閑深寂。嵇康只願得高眠。

屋後瓜畦接芋區。門前寥落舊蓬蒿。愚癡不顧妻兒笑。依舊燈窗夜讀書。

楊思恭思酒作小詩戲之。
炎炎酷暑日偏長。饑吻常思累百觴。封寄遠醅雖甚美。一壺何以潤枯腸。

天遣長庚下。空再將太白作坡。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薄陽太極宮。
每歲正月。度太極。半山間有梅花。當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絕。
孤根抱石半巖生。玉骨知春自發榮。我有此間來往債。年年須換一枝行。

即事二絕

春風盡日恣顛狂。吹散遊雲夜月光。露帶清寒入花骨。暗尋纖幕度幽香。
暮春景物。稱山家屋角。團團綠葉。薄曉微雲。疏雨。一番小麥。輕輕花。

偶成

亂尋花木傍山栽。雖有柴門未必開。過眼利名休挽我。年來心地已如灰。

聞百舌

聞說百舌語。千般豈是春。來不耐。開爲見幽人。無與語。故來相對作閒詞。
送季平道中四絕

霜風落葉小寒天。去客依依馬不鞭。我最平生苦離別。可能相送不悽然。
與君今夜宿郵亭。迴曉東西各去程。記取短橋攜手處。明朝都似夢初驚。
田夫擊鼓祀田神。盤案相呼盡欲醺。我願四郊無犬吠。常令此輩樂耕耘。
野曠成團夾路飛。秋郊此景最佳時。寒梨霜柿渾無葉。綠橘黃橙半壓枝。

次桐廬

同舟逆水甚徐徐。尚距桐江百里餘。只有夢魂無阻礙。夜來先已到吾廬。

夜聞雪聲

忽覺中夜忽收聲。枯葉寒梢細細鳴。曉起一杯簷外立。滿階無處認梅英。
已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陽春明日五更回。破曉先令一雨來。要得羣生蒙實惠。故將膏澤潤枯黃。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雨。時霖雨之後。

山前急雨促春耕。農我餉伴小園行。今日定知晴有意。咄然林際一聲鶯。

三月五日國中

人愁春去少花枝。我愛園林春晚時。嘉木陰陰吐新葉。好風微度綠參差。
已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曲闌干畔短簾邊。用意春工勢不圓。一夜西風借霜力。幽香噴出小金錢。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妙筆窺天頃刻成。渾如小架月初明。扶疏老蔓敷新葉。下蓋纍纍紫水晶。
和元章春風三絕

方欣解凍入花叢。簌簌微驚萬片紅。草木豈能勝造化。吹開吹落任東風。
平分四序遞收功。豈但留情白與紅。莫訝曉來成謾說。清微欲換綠絳風。
一掃園林寂寂空。抱枝蝴蝶尚尋紅。摧殘老物無人惜。不比窮秋九月風。

題西巖

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懷炎暑變冰霜。會須月上上山去。更看菱荷生夜香。
題雷石寺。謝公環翠軒

窗外小山重疊如。陰陰松竹翠排簷。老人嘉我幽尋意。深炷爐香爲捲簾。

宿鶴巖二絕

巖然山骨自天成。上與穹蒼斗極平。安得綢衣燒柏子。不聞山下是非聲。
巖頭一望萬家低。已覺巖實不盤齊。此抵人間最高處。況遊物外照羣迷。

夜寒覺有霜

不勝孤潔寒窗月。分外清圓遠寺鐘。後園便當收橘柚。無疑侵曉一霜濃。
至夜獨酌二絕

一簾韓文酒一杯。居然獨酌興悠哉。夜寒徑醉即就枕。臥待新陽明日來。
久苦羣陰不可排。一朝驅退亦宜哉。萬年誰上君王壽。爲奏門前欲壽來。

雪後觀月

風高天闊淨無塵。萬瓦生光冷射人。不見曉來迷曉雪。但看霜月益精神。
枕上聞雪聲

日落天風微骨清。疏疏玉片舞中庭。夢回細響鳴松竹。誤作春雷食葉聲。

梅花三絕并序

昔日多以梅花比婦人。唯近世詩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試湯餅。荷令桂爐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賢人正士者。近得三絕焉。梅常花於窮冬寥落之時。假傲於疏烟寒雨之間。而姿色秀潤。正如有道之士。居貧賤而容貌不枯。常有優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顏子。其詩曰。

溫溫玉質傲天貞。俯視凡花出後塵。靜對寒林守孤寂。有顏氏子獨甘貧。

至若樹老花疏。根孤枝勁。皜然犯雪。精神不衰。則又如耆老碩德之人。坐視晚景。澹澹而此獨操危。

難而不撓。故又以之比顏真卿。其詩曰。

樹老根危雪滿巔。令人頗意魯公賢。同時柔脆皆僵仆。正色清芬獨凜然。

又一種。不能寄林華處。而生於溪岸江皋之側。日暮天寒。寂寥悽愴。則又如一介放逐之臣。雖流落憔悴。內懷成槩。而終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其詩曰。

和潘仲嚴八絕

春陰

澹雲不雨翳朝曦。簾幕沈沈燕子歸。細起一爐香霧潤。猶扶醒滿怯單衣。露薄雲輕物色佳。平平淥水映人家。鳩鳴村暗開桑葉。燕舞風斜落杏花。

春晴

午夢悠閒一蝶輕。隔窗驚覺捲茶聲。偶然尊酒得佳趣。半夜花間燈火明。青烟漠漠登無人。垂柳遮涼不見塵。飲水曲肱眠細草。絕勝肉食坐車茵。

春雪

天散琪花壓曉春。豈將災沴禍吾民。爲噴寶貨歸夷虜。故種人間萬頃銀。冰柱垂簷雪滿山。今年寒食不勝寒。何門可曳長裾語。高臥從教刺墨漫。

春雨

燕集深條簾未開。柳添新耳雨生香。悲歌莫作子桑態。裹飯無人爲我來。春風

劉郎桃樹欲挑春。一夜飄零最惱人。不似窮秋作霜露。摧殘蒲柳有誰噴。

八月初一夜開雨

通山秋雨響臨池。深夜書齋枕獨欹。正似蓬船倚江浦。夢回半落聽潮時。

戲題秋香

香染鵝黃衣。綵綵輕披環珮玉。交加異哉秋氣方淒冷。風露何能作此花。獨坐

午枕幽禽促夢時。明窗過日竹陰移。小爐翻轉香殘燼。猶有清香一縷飛。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輒爲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寄我雄文讀且新。冰寒於水豈無因。故將丹粉畫西子。要見濃塗淡墨人。南唐書見於文。必知此意。後通之。

偶書

未抱床頭酒甕乾。暮來樓上倚闌干。濃雲垂地捲不起。細草連天都是寒。

題石幾先書院壁

萬柄高荷碧玉圓。芙蓉時見一枝鮮。何年種此北山北。便向中間安小船。荷花

美豔向人花灼灼。青圓如鑑葉田田。月明徙倚闌干處。細得真香憶去年。呈范茂直時在豫章。

諸暨道中遇雪

諸暨道中遇雪

窗竹脩脩度曉風。濃香醇酒小寒中。玉人尙作桃花色。我輩蒼顏何惜紅。亂花催臘舞江干。村酒沽來豈問酸。傳女雲間休剪水。孤松嶺上不知寒。

北山文集卷之十二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事寒。一夜新雪積。連明兀兀與。亂入山徑寒。茅簷兩三家。雞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情春色。忽陽入桃杏。弄暖恨甚。拆。蕭然變霜威。犯老楓黃。鳥餘山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傑致。四面風漸灑。時於翠葉中。碎掛瓊玉白。忘我道路嘆。但覺心志慍。擁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符公寄郡理。犀刃不可觸。白晝庭無訟。一切就整肅。秋風九月涼。開暇願偃。賜。謝茲落帽會。千載有賢。西山多爽氣。盡亦具。曉。曉出古城隅。清露隱疏木。乍見溪山明。已洗滌俗。雲間阿蘭若。小步徧深曲。逸興不受制。更到卜之簾。弔古動高懷。臨風展遐。扶光迫西汜。回棹泛清涼。釣鯨。羅列進。賓客岸巾幘。禮數免拘束。時因笑語。鷗鷺入蘆竹。導從偃旌旗。城郭初燈燭。我愧人物微。情。終日陪後乘。可但玩黃菊。亦復見民田。枯結瘦無穀。那能給租賦。止可縱。吾民窮。窮。願施膏澤手。小使千里足。化此登高樂。汗散入幽谷。盡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徐登廟堂。摩天逞鴻鶴。下瞰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目。常患器局卑。余雖嗜古勁。而乏嫺嫺姿。細繹起深愧。漸摩賴良規。溫言護相就。何以慰所思。吾子澤天潢。努力能自效。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簡編多生賢。要在謹相敬。更願觀南山。其中藏寶約。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釋耒著青衫。自顧亦何得。方作斗升計。敢憚簿書役。相親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徇俗。無心欲遠世。野鶴在雞羣。飲啄同飲翅。昂昂望九舉。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嫺嫺學西子。象玉徒隨掃。低回雖傲容。不改凡元氣。開閣君開小。深具高風致。隨視翰墨香。雨帶春煙細。盡將窗几閑。一洗簿書累。漢有弘羊者。權結善言利。流風至今茲。已作千古弊。君方聊爾爾。升斗亦云寄。願我因埃塵。俛首甘俗吏。均是爲貧人。噫嘻勿羞媿。

送蕭德起赴召

□□□□□中原。八駿涉沙漠。春風移十年。壯士磨寶劍。怒氣常裂肝。荆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征求未可罷。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識。念此心獨寒。九重益思治。久席坐不安。先生爲時起。素抱今可言。治近與治遠。二者將孰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餘芳勉自振。家世無相懸。愚生嘆寸祿。州縣方連連。感激欲起舞。短絛無由翻。臨風重相別。江湖催發船。

送符正民罷倅永嘉

去年敝板橋。庭側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已作涼陰舞寒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免得。身如汀雁偶相逢。自是不須論定跡。我今胡爲抱不滿。攀轅益爲邦人惜。永嘉雄望城海濱。吏久不民弊積。年來兩府皆鉅公。旁助剷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旱霧吹風千里赤。愛人節費惜銖銖。廉庸單窮猶足食。北方與師日千金。州縣皇皇虛供億。博時發仁人言。未至取魚愛竭澤。青衫幕吏有何能。造物見憐相扶持。自知愚拙生羅罟。臨事昏蒙無遠識。天機遇觸狂態作。招身疾眉成病癖。唯公道眼借餘青。頗許披心露真率。人生感思未易言。正恐不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況若玉壺冰。透裏無塵只青白。暫分半刺聊爾耳。此豈能令公議塞。行當擺脫州縣冗。下跡秋風開六關。變龍有室俱可入。願吐詩書資碩養。自餘強飯無足云。轉首潮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嚴召。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雁相次起。扁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歡喜。欲將骨體奇。先後獻天子。六駟駐松江。端門畫高啓。披雲就曉日。五色炫光輝。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輪材有時相。小大聽所委。茵馮忽東西。分此舊窗几。公居陋室中。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數日皆大風。簾冰凍相倚。坐想髯鬚逸。清吟不知已。慎書絨錦囊。莫負洛陽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雨中元水府。八月六日展謝祠下。皆被旨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所爲耶。其不然也。審自神出。不無愆期之尤。有知不然。神之鑒上賜也多矣。爲詩以問之。奉祝出閭闔。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薦。拱俛心亦虔。山雲屢觸石。散去如飛煙。慙夏迫秋陽。汗流頓徒延。

遭趙念亡狀。歸馬不敢鞭。雲蓋欲旬浹。塞北方解懸。皇慈喜嘉祥。報祝禮弗備。乃百神功。共相成豐年。遭昨致祠吏。奔趨各如前。我載謁水府。並感口莫言。黃屋四海心。責已渴未賢。抑畏勸黎庶。精誠格高圓。正恐三日雨。帝勅下九天。神令享豐報。然乎其不然。貪功說有者。鄙賤人所憐。神聽冠四瀆。宜弗蹈爾愆。益思贊元化。後效圖所先。小臣此將命。芒刺終未捐。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傲世事矜節。錯落氣少合。指驕心不恕。人亦謂可憎。不作朋友數。自分與西山。終焉約良晤。憶昨奉嚴召。孤跡踏朝路。楓落吳江冷。此是識君處。東廚竊餘餽。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閣。茵馮出聯駟。從這一毫髮。所適無異趣。重愧牛錄凡。不與黃鍾注。霜蹄入天衢。先我星遠步。所幸時從容。一笑或相遇。君今持使節。忽此戒徒御。分袂固良苦。餘懷尙能布。北方暗虜馬。君相勸遠慮。正當收杞梓。留作廟堂助。何爲使吾子。千里治財賦。蒼壁白鹿皮。似亦失所措。君如玉壺冰。遠裏無滓污。清時近道要。容易不肯吐。人於寸管中。時見一斑其如。河劇手。妙敏難悉疏。刀剛未經發。千牛已神怖。使國中興業。吾知有餘裕。無乃上流勢。驍虎夕屯聚。三軍備不飽。難以資堅戍。千金日致之。又懼民生靈。聊煩笑談頃。非君可謀付。長江八月風。帆飽舟楫具。結束持行李。功名戒遲暮。如聞豫章北。下接武昌渡。公餘一尊酒。時可對親故。孰與紅塵中。輪蹄日馳驚。嗟余蒲柳姿。傾髮已垂素。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煙蘿。年來枕邊夢。合眼見鷗鷺。奚堪久勞役。短豆成懸願。不待相汰逐。機被行亦去。今茲懷別恨。密坐不能語。酒闌可無言。君行已稍遠。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蒸小桃坼。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牙牌刻金字。黃旗書御墨。率將出雲天。萬里布恩德。十載分三光。河洛疊雲黑。夜泣孤鬼魂。毒質生靈腹。胎此禍者。起自燕山役。今茲欲澄明。造物豈易測。關中幾萬人。性命懸兆億。虜雖離天意。按舊反國城。聞其所車載。取及嘉前石。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留盡脂與膏。遺我百州骨。嗷嗷萬孔瘡。復望沐天澤。江南今復實。萬室生理迫。瘠此欲肥彼。又恐非得策。使者宜孰先。第一安反側。不須增甲兵。當務修稼穡。聲名無欲夸。奏報須盡實。隨宜養官吏。著意看盜賊。偏私生忌諱。戲意藏隱惡。舉手從簡易。慎勿耗民力。要令鄧禹車。到處便休息。九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行行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韻。某分賦移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浦。中有使君船。雙機倚滌滌。少駐一盃頃。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棟幹無衰氣。匠石寧肯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方公在源州。衆論稱瑰奇。圖書浩探討。笑閱寒暑移。取作南宮郎。漸欲爲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承流急歸帥。小試煩一麾。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爲。第令牧民心。常如護嬰兒。休息戒擾動。飽煖毋凍飢。清淨乃要道。中庸亦良規。桐江古佳郡。幽勝公所知。一水綠浩蕩。千峯影參差。鳴鳩桑葉暗。雨過稻花垂。不妨乘事外。時訪嚴陵祠。囊中得新句。因風寄所思。

紀開閣

十載三光分。號令南北阻。四達禮義鄉。限礙成蠻楚。帝王豈無異。社稷固有主。機槍不待射。避路過河濟。戰方閱興圖。十已歸四五。窮民病巨瘡。延頸待摩拊。子真上所親。暫輟自應許。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車前拜且迎。稽首立如堵。無家不壺漿。有市皆肴脯。底窺烏鵲。墮頭出兒女。其中老人者。橫涕自相語。脫命向鬼手。魂魄掛網罟。豈料須臾身。復此見官府。願上萬萬年。左右常伊呂。維持三綱全。保我在田畝。予前拜老人。愧謝難縷縷。塗炭置赤子。不痛非父母。如問舊膽心。念念惟率土。驚風吹胡沙。北望曾後汝。成功當問天。字義難用武。今茲結新歡。不試師一旅。開籠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予獨顧秦關。異世目可睹。郊原掌心平。猶是周鼎懸。崗樹抱河洛。四面踞龍虎。惟時蓋世英。制馭立區宇。不應移造化。私用貯狐鼠。見遠雖必然。永保更精誠。銷兵開造兵。欲取必知與。吏良民自安。德盛豈招侮。道義尊本朝。好約信強虜。整頓天地間。事畢皆就緒。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若。冠巾作人家。耕鋤飽禾黍。會須太清塵。一掃淨千古。茲行豈不動。道里以萬數。見公自清涼。蕭然失梓里。日隨下幕車。一馬行似舞。月明見旌旗。夢寐聞簫鼓。桑火餅肥炊。酸醢粟饒煮。偏覽江山勝。腸腹浩排柱。不見少增重。政自太無補。

和季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涼。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翔翔。秋吟胡爲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游。有方晏瘦老。曉騰空房。我獨熊膽念莫忘。已無針線在衣裳。歲歲臨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應綿長。象軸金花當滿床。板輿歡愛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樞密將春布杖梁。

和公實書懷

學古禮猶難。高談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泛如虛舟。參佐託裴度。道略無一愁。願同陳元龍。時以百尺樓。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侯公說行高祖。趙璧在懷出秦庭。白首屬國還漢庭。印綬疊疊妻嫂驚。疏家叔姪辭公卿。彭澤柳外陶。圓明又如長。缺成悲鳴。沂浴既罷風舞。經。斐然成章孔不稱。浩然之志孟豈平。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馬詩句。情又如。唐營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逸。邱園之夢欲成。天際之舟可識。其在今茲。則還報王事。秣馬臨車。與離長安之日。

金房道開皆蠟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蠟梅歌。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黃吐春回。如行沙磧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爲百世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差死藥菜類。屏面山堪隈。事有大不然。驚吁護徘徊。頑夫所權探。八九皆梅材。餘芳隨東新。日赴煙與埃。幽突幾家火。鹽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天涯有清客。不善爲身媒。鮮鮮犯霜露。且且斤斧摧。事若積薪積。甘心積長淮。今渠負幽憂。風韻元不類。胡爲雜梅枝。僅與梅標借。謂工爲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森回。世路可憐窄。巖穴定奇瑰。劉黃策如虹。李邵方爲魁。鴻帶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璽均葬江隈。天馬勢四足。悲鳴復徘徊。橫橋過拙匠。血指成藥材。高岡鳳鳴。竄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爲灰。我欲勸處子。無庸責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雞犬仙。勢去金石摧。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遇事才疏多自覺。不應向或人改觀。增重端因君在幕。君才如刀新發硎。到手萬牛值。神落豈能隨我困。邊微定自揮風上寥廓。峽東秋江風浪清。美君出峽舟楫輕。去年聯馬聽簫鼓。今也恨不同此行。古人持兵喻。猶水。願我何者能。猶楚。幸留藥石苦資助。勿謂相捨真忘情。

送周務本機宜

霜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邊笳。寒燈對孤邸。新涼秋葉驚。歸櫓君獨理。棄我天一方。穩下大江水。丈夫志四海。吾豈較遐邇。還行藏天所爲。況自非偶爾。獨憂綿薄資。負重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向誰倚。置此勿復論。遇坎各有止。我積漢中殷。君種彭澤米。努力隨小大。同在穡生齒。他年脫冕歸。對酒各懷喜。送何元英。

乙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君於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戎閩。君復持行李。客衣掛塵埃。開關亦勞矣。垂髫讀詩書。平視取青紫。側翅隨人飛。此計事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有物執其柄。小大聽所委。請君但強飯。加意重生理。見蜺儂弗駭。換骨正刀匕。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健粟三百萬。獲種一千壘。日與諸少年。醉臥春風裏。行勿我念。峽東江未起。辦事早言還。下榻當設醴。

寄別張子公尙書

昔我初至秦。使旨不到蜀。延首錦城春。千里寄孤目。遠公今出峽。賸跡仍舊東。夢君使君船。開關轉江曲。西州去思者。何曾遠萬里。筆翰猶弗遺。我意豈能足。所憐蜀人病。羸骨未生肉。公今胡弗留。共與營農粥。自惟款謹心。寢食對清濁。回顧其有助。此志亦單獨。公今那得留。峽水峻而遠。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病身雞肋瘦。別恨容子解。勢須更勉強。渭上幾一熱。郡縣誠苛賦。廉廣貯餘粟。便當乞身歸。徑去友康處。類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評定。饒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十八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爲覓科舉。胸中負器識。筆下有今古。君看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朝名。貴賤惟所主。得之類至寶。棄去紙如土。有司開化城。銘鑄要精處。時方爲鼎鑪。小治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吞吐。丹靈骨先換。入校盡龍虎。訪以執文柄。我以費羅取。書生家風寒。僕馬在何許。研足赴重圍。裏飯坐長廡。親公廉幕間。若有膏粱困。那知先達心。每事必念祖。未把短檠棄。尙記燈燭苦。關防周轉陳。考校到毫縷。

難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鐘。端坐分律呂。在處拔其尤。可但十得五。奉此賢能書。足以上天府。蜀士多豪英。父老自能數。謂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我輩酒尊空。邊城隔煙雨。

恩義之顯。詩人與之。余既名叔。賴長子爲導。孫今有弟焉。可爲驛孫。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蓬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秘書少監。出陝西。得昭遠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囊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隱序

木偶因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無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編書。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隱隱。後榜之以茅廬。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爲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息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缺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爲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權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爲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東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糴。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歸。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埋財之數。過受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取備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指聚腹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憂若者如此。晏專以懸運爲術。而佐以禁權。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果帛之征。實辦於鉤鐻機杆之間。軍儲以復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憂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車可致。故廣有粟。幣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遑。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沈。則追遠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憂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尙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爲幣。取於民與錢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自總揚受命。入蜀爲帥。爲漕。再爲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愈後。則諸營已無炊煙。雖婦人女子。亦謀而出。此皆曷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獨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使仰數年。軍中飽暖如一日。申西之役。重兵夾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練。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噴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酌而賀曰。憲孟去。無

北山文集卷之十三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故飲慕之心。爲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爲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期期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爲左史舍人。某適爲西府屬官。省戶部舍。比意謂與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櫓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倖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倖也。二者皆非策蓋所及。今所謂可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往來求鼠。賸懷璞安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殷山林之夢。而觸□□□□爲是耶。亦松生春雪。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二十年之雅。略去名勢。雞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翺然出爲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

韓孫小名序

韓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輝然而盛。亦猶弟以敘事兄。兄以榮覆弟。

貴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爲生靈憂。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剝削之痛。往時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將增倍。備輒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舍籌算而去。尙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時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臨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忽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歎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爲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遂揚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同疾苦。頌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闊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曾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爲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實之。郡嘗爲刊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東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鄉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願舍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果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果卿常山之名。既遠。真卿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論者猶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曼理之。李恒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憤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義缺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消杞載輔國千古毒瘡。茲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漂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漂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紀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鵬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廢。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舊廢者。豈獨子弟乎。長老慨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餅餌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寐。旦起治政事。謂遷租墾役。邑之大弊。度立程。若將廢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整饬從容。皆於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

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爲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繕屋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廩之所。外至小學。爲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積什補壞。而爲之者。士既鼓篋。上下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嘗問之。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章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粃。嗜饕餮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簋。置其側。彼未必以爲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泊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淵源。子弟用幹。疊克家。其嗜以爲日用者。或至食夢忘辛。而章綢繡泊之言。有在簪珥間者矣。某東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膏粱。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已。故得粗見道。無甚。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踰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醢醢醢。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爲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既而飲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開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誦禮記而榜其齋曰知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處其郡舍。而宜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輝。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深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橈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曰。置酒其上。會賓嘉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犂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爲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爲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取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險。入關。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渡。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變。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醴源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難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衝。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爲百丈之簾。纜有力者十百爲羣。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沮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

人持有此類復盜用官米。度賊厚罪大。則盤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清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責。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警。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薄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罷弓。捲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耕耕關外。率以平歲。獲田爲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見籍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實慕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云亡。而拘腐寸職。遠在海濱。哭不盡。雖不隔穴。遺一介之吏。持蠲豆以薦區區。雖隨風。猶然有涕如縷。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尙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牧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尙享。

同官祭石壁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而握手懷然。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顏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喝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爲惻惻無告之人。蓋造物難閱。而死生聚散。不可道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膝之孤。長育教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爲我敬之。尙享。

辭文宜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禮闈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推以爲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爲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尙享。

祭中元水府文

舉久備。皇帝憂勤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命矣。念其還也。非得霖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爲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微。以俟。而乃不得報以歸。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俯就顯著。人所欽事。天子遣使祝辭。而遽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威。望神者。將疑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爲神所聽。王者號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庸可忽。又況時方孔艱。豐凶所係。神亦有焉。當能一二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尙享。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治九軍。視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連天乎。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豐華之作。真不有朕。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適乎。此某等所以慙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爲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雷。震其狂悖。反虜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僧侶。諸爲巢窟。執公而潰。幾以爲質。上道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逸。聞公臨淮。號召羣賊。謂不濟渡。有如白。下馬危坐。屬語刺骨。血戰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岱華同力。數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鑒此英特。頭壁碎地。尙皆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髮絲。當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已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第。與

北山文集卷之十四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處其旁。養回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餐慈。勞。慈顏。脫巾簪。仕。承乏屢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戀松柏。中心惓惓。江山阻修。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于前。靈其安樂。勿動勿遷。當博龍休。以資九原。尙享。

代姪婿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姪。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實婚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棄我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既失淑子。又亡外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尙享。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爲。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醜醜。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嗚呼。美哉。某伏念異時。雖與舍人兄弟。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

言及此，衆爲感激，拜陳豆脯，如見英物，尙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前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離離之好，豈朝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夫人，視母無嫌。初我布衣，半世寒賤，舊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遇我無愆，不爲其女，計飢寒，貶捐齊大，厚意彌堅。揮斥瑣穢，資我晨烟，嗟嗟此意，今何所存。念自締笄，睽違累年，東嘉峻嶺，建鄴長川，道途阻修，迎之未緣。我既屈從，定舍臨安，夫人具舟，許以翻關，中春之杪，拜于江干，來見其女，未笑而歡，母子相開，指秋未旋。中喝暴下，何勞劑砭，病亦良已，而命在天，維日戊辰，若扼其咽，醫姓三易，鬼求百端，越彼辛未，一語弗宣。噫，嗚呼！以就終天，修短之數，莫可控搏，夫人之死，深負痛冤，諸子在遠，省問未前，病不醫藥，死惟見棺。築哉此禍，可摧肺肝，靈芝淨刹，暫憩輻軒，尙須小涼，奉以東還，薄奠薦哀，涕泣漣漣，精爽未泯，爲我故焉，尙享。

外姑葬道祭文

哀哀夫人，穠屬鏡塘，異女婚我，實偕在旁。日飲日寢，堅美嚴潔，用慰諸郎，哀哀夫人，泉扃故鄉。諸郎大事，開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兆曰閭，會集相親，我皆弗皇，仲冬乙酉，日云最良，異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慙更瑣，在天一方，霄壤之莫，外孫捧觴，慘慘之悲，貫于中腸，惟我考妣，告身尙黃，焚進之念，旦旦不忘。僊因是歸，敢遠浦陽，新墳草青，溪花幽芳，尙圖墓下，金爐薦香，尙享。

祭章且更何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蓋然閱造化歲月而虛之者，是雖累百年矣。蓋如公名稱，如公氣節，身雖掩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乎。人嘆不惑道，而我固不以爲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建瞻瞻方從朝廷賜餼，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惠顧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最親，及別公而來也，音問最疏，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尙享。

桐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旨宣慰關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俟渡于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喜三光之再舍，收風淨浪，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解綽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尙享。

庚申歲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爲樞密院編修官，品視陸朝，明堂勅恩，封贈如法，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盛氏，贈孺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爲愚，而命之學，擇師友以成其業，躬桑苧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肯，蚤弗街，方掛冠垂老，倚門弄璋，計日待養之時，乃因窮場屋，左顧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驚風矣，嗚呼！尙忍言哉，遠今逾官晚成，叨應禁地，回首慈容，皆在泉壤，雖能躬持告牒，奉上君恩，祇爲痛爾，而又贈典，待於丁巳，副黃於庚申，中閭屢從往來，參佐南北，實未息暇，今復予告，嚴程迫於王命，遽成展省，謹

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煥再郊之禮，亦尙休哉，尙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已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爲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意，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其從容款密之歡，曠摧傷痛割之悲，猶不足也。某忝紳笄於紹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蒙上誤降，自省戶爲縣察言事官，越庚申，叨應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痛何窮哉，今也予告還鄉，焚黃先壙，道出浦陽，謹以薄奠，哭于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尙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天，然亦豈能必永，公數隲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爲榮，公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冠裳爲樂，故去年震子丐歸，切至上止，令奉金幣，將衛意，予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發感犯罪，五星出東方，正丙，大夫案簿，委丞相請行，還日公遽爲朝廷致，極臣於苦次中，諒薄遺易贊之恨，而膏藥不建之痛，頗聞過禮，嗚呼！變龍之室，自難久處，他日建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感，羽焉，苟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限，拜遺斯文，有涕零焉，尙享。

宜諫祭江神文

某被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十六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待天子，挾朝廷，而不丐於王哉，謹遣某官，先一日再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鑒之，尙享。

宜撫調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帥，所謂捐循士卒，聖訓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事之初，瞻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鑒之，尙享。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收爲翰略，出諸諸將，則三軍持節，咸父母公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上所貴重，以爲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沙，不足以比氣，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鴻，曾不棄旬，人也哭不慙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裂，雲兆于夢，曷不治之於其蚤也，縶帳之間，泣者嗚咽，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

持觴痛飲之隨道嗚呼哀哉。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右紹志未成之業也。嗚呼哀哉。尙享。

祈雨祭文

某五月十八日被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旬矣。西方宿重兵。勦遠。夏田已不苗而稿。吏與民倚。犖。治。應。前。指。秋。成。爲。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弗。謹。爲。政。弗。惠。未。應。遽。得。罪。于。神。靈。如。欲。因。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烏。何。負。哉。神。其。膏。澤。之。尙。享。

又

某聞。蟠。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一。日。戶。部。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職。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爲。其。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故。黜。之。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觀。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漱。其。神。於。山。之。陰。取。漱。水。赴。邑。禱。之。雖。句。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力。耶。抑。所。禱。神。者。頃。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某。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當。神。意。故。甘。澤。嘉。靈。臨。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宜。撫。使。涓。辰。被。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爲。三。日。之。約。僅。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餞。歸。之。後。亟。當。修。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饗。休。於。朝。而。永。修。爵。號。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祠。自。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尙。享。

祭胡忠烈文

繼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虜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顛覆。獨不儲備。民順駭。無與遮關。勢將流毒。公於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劍畫出。萬鬼夜哭。會長貽傳。勸馬退縮。遁營遁壘。適邑適城。爲號爲令。爲軍爲繩。既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圖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巨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浩。義舉亭亭。其所指責。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帝聞鼓鼙。有詔若曰。惟我虎臣。是爲忠烈。其許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甍具設。甬序旁。巍棟中傑。丹雘炳耀。會未累月。我使治尊。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相傳。節旄侯牧。寵賁綿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稚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忘。山色蒼暝。庭花暮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尙享。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王辰爲貢士。見公辟。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紹興辛酉使川。見公南鄉。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既而某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幕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之雅。憤南鄭之勢。卻日揮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尙享。

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歷邊鄙。錫囊繡帽。蓋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尙期萬里。如何難謀。而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爲。爲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壽天墀。視儀亞保。龍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載念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有辭欲。有險欲。民欲不。兵欲可用。雖來繼公。施設皆中。我開尊酒。公無復其。靈如有聞。聽我長。尙享。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爲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爲貧而不能葬。鳴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爲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爲貧而無以相振。敢敘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釋。先見寸心。

北山文集卷之十五

余彥誠墓誌銘

建隆初。睦之遂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明生彥誠。彥誠字也。某異時遊義烏。過流慶陵。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沃稔。問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廢堰。灌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浸之。鄰里霑足。予嘗嘆曰。余氏其昌乎。設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義。輕財。折節下士。雖高貴巨產。雖視一鄉。率皆因低昂積散。知予爲取。而坐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鬭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盜起。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糾率里豪。扞蔽鄉曲。有奇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調青州。准備差使。居官以廉謹聞。是時燕雲初復。人皆張皇自得。彥誠被徵往來幽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僚曰。虜情叵測。而漫不爲備。正猶狎虎豹而去其。聞咆吼之患。近在朝夕。豈早圖之。度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一。彥誠爲人。偶儻尙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宗族貧賤。姻戚孤嫠。知交流落者。斥幣贖濟之。無不得所。事繼母尤孝。家道蕭條。內外無間言。晚嗜佛書。誦之寒暑不移。家旁雙林寺。寇東南兵火。後數年爲墟。彥誠倡始施財。不踰時而還萬楹。其餘津梁斷。病涉之地。靡不修舉。蓋其心志開朗。凡所爲數皆落落可喜。某初與

彥誠昧平生因其闢館舍遣子弟迎子瑄子璜者爲師禮意頻年不衰一日過其門瑄率舍中後生數輩羅列齋書質問義理率秀巍不凡彥誠從容其間一語皆皆有激勉教誨之意由是深得彥誠之用心遂爲相知乙卯二月某將之官永嘉公之孤汝評叔齡相與踵門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壙中之名竊願有託某非但義不得辭亦喜爲彥誠謄述平生之事悲而許之彥誠妻同里王氏生兩男子汝評承信郎避公諱就校尉叔齡右進功郎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粹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進業自汝評而下其所成就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有二年而卒彥誠以乙卯某月某甲子葬于雙林鄉蜀鰲源從王氏之藏也銘曰

外姑蘇誌銘

浦江鍾士杜謹妻謝氏生女晬而輟死後四年贈其女再適故贈朝請郎何至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蓋子文歸之今孤子石知彰之母夫人是也夫人生三男長曰知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其位鄭某次適士人鄭玠次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大人用幹疊棄筆硯夫人申申恨之歎曰吾父棄儒養死今吾夫學又廢奈何會朝請公之子榮登上舍第夫人歡喜感激謂知彰豐眉目皆秀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爲求師友又以異女見婦冀諸子得遊從之蓋於時石氏寡大非豪門不烟人見以所愛女歸一寒士家貧姑嚴營糠豆而事禮法皆不以爲樂獨夫人甘心焉其後某雖忝科名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然知彰病復不臨卒業知柔出爲伯父采之後爲舉子者獨知言一人而夫人死矣養所不能治也悲夫夫人莊觀寡言動有儀則凡婦道治內之美無一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學之貴其賢性可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六月甲子感微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輟柩以歸十一月甲子葬於邑之南溪園石大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甲子徙南溪故夫人附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膏肓不遠之辰夫人顧謂某曰三魁石氏名稱高甚嘗懼吾諸子不克髮髻今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奮庶幾吾不庸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寡泉勞苦之跡爾夢我劬瘁之詩斯言可忘哉某既爲之銘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夫司封員外郎韓琦題其額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塏聞原與水泉茲爲南溪之園兆斯運附旁穿石氏考妣藏之慶延綿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魯頌公之後有仕秦爲符璽令者以符爲氏傳漢唐五代家世可考建昌南豐之符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是爲南豐之寶公諱授字天啓曾大父偉大父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涵濡未發衆知其必有子公生果不羣器度明爽洽聞彊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敍筆避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闕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夫人翟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令終更入遠爲彭州錄事參軍改京秩差歙州婺源縣丁金紫公憂服除知越州剡縣用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

通判海州唐州旋提點西京崇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淵聖卽位覃恩轉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上嗣歷
軍恩轉左中奉大夫遇郊恩封南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褐入仕歷五朝六十年而歸祿告老紹
興乙卯某爲溫州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決除糶政利敏難事而又論議蹕厲志行峻潔無一分巧
宦計僚士竊議是必名教積習所致者或曰此南豐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雅不與躁進者爭急流
至其耿耿胸次者則責育不能折樞密與公居厚嘗薦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筭庫何傷自謀求進其
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逮題興海邦專務簡約凡推剝剝深之政應奉媚悅之事斷然不爲
而公亦低徊向老矣某由是詳公之爲人歲戊午某備員行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章
掛冠亟遣書行中慰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爲偏侍節哀善事中奉致期頤安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尙有餘
樂越庚申行中以黃州畫使君之狀爲公丐神道碑矣讀其狀蓋己未十二月辛酉以疾終于正寢庚申
四月己酉已葬太平鄉石榴原合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爲人端莊清淨有信義無聲色蚤歲儒雅緣飾翰
林楊繪頗推重之有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澹峻激雜見於波瀾動靜之間自成一家當官號令簡嚴而
遇繁必辦所至吏不敢過違則鉏耨之乃已民間愛慕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與高安兩令易二邑之
民爭於境上今猶以爲美談晚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繡字書享年八十四男五人長建中右
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次用中皆前卒大中右迪功郎歟潭州南嶽廟行中左朝奉郎主營台州崇道觀
幼未名而夭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臨江軍清江縣尉辛夷邦次適右奉議郎通判韶州上官閑亦前卒
孫男十二人黻愿慙慙皆登仕郎恣憲思憲恣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許之女有賢行與公
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行中才皆適用久奉親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婦孫子
捧觴上壽庭間煒然人皆指爲偕老之慶嗚呼爵祿猶滋味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爲滋味
所奪而平生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爲甚豐彼有貪婪冒昧足陷無厭之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當得者失
之聞中奉之風有愧矣某既知公爲詳而黃州之狀復緘以來其可辭銘曰
符氏德善著于南豐有闕其祥發之自公公之文章以取科第陶冶鍛鍊亦傳永世公之政事克振厥職
豈弟詳明爲後之則弗爭而進弗取而得富貴壽考衆如公何石榴之原兆久歲矣黃土蒼苔公則掩矣
滿彼金石載此銘詩維其邦人實咏歌之

何氏考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于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鄭氏卒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子槃致書爲某言曰槃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靡寧僅於鞍馬之隙奉二柩藏於上所謂彰遺德而傳後世者未遑及也念殯瀕沒幽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尙惟論撰世次發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塞鄉人劉友端謹狀以請兄其爲我國之某因念兒時聞族有姑歸義島何氏勤儉慎淑克相其夫卹何氏以昌卽夫人也夫人之賢蓋先公諸父平日所相與稱道者某其敢忘之君諱先字謙終世爲嫠之義島人曾大父湜大父祐皆不仕父

京亦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君仲子也。幼子資。遊學蚤死。君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營其家。將仕公賦性嚴毅。智度深峻。而又奮志爲生。君獨從容啓悟。得其懷心。以古人積散取予之道。開陳其旁。使資受惠。孤獨得所。田園自饒。而州里稱爲長者。將仕公即世。君則以所以事父者事其兄。恭謹遜順。發於至誠。相處六十年間。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相忤。既孝友著聞。門戶和氣。粹然。故凡與君結姻好者。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重疊山曲水之間。聚書閣。門巷幽雅。夫人鄭氏。具有德。延賓客。君得以徜徉蕭散。享安逸而廣名譽。宜和庚子。盜起清溪。朝廷分兵勦治。鄉黨所在。結紲牢甚。渠銳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以官人成。爾樂之休。願其親。當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享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于寢。鄉爲金華大姓。夫人之懿德。幼穉皆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贊助之力。君爲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涉獵經傳。談道今古。得其理。晚年尤好修塔廟。治津梁。樂施惠。蓋其與夫人輩設心在於化人爲善。非固威於禍福之說也。嗚呼。世之作德者。孰謂無報也哉。余觀何氏。自前世綿續。然將仕公三男子。實最力學。而器業不就。君四男子。遠矣。皆先卒。所存者獨爾。乃能奮布衣取官。今爲保義郎。落籍。未可量。孫男三人。忻。恪。懌。咸積學自進。女一人。適進士陳氏。孝友之澤。至今未已。是雖金石之傳。不在壙中。而鄰里稱道。自可傳於後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渠之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石爲銘曰。

長松之原。戊申之阡。惟茲壙中。無金石傳。所傳後者。鄉黨之言。歲越甲子。具此深鑒。長松生風。朝霞暮烟。視我銘詩。何千萬年。

族嫂陳氏墓誌銘

某族有兄。諱潛。字資深。世居鑒之金華。故中散公諱祥之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宜和辛丑。東浙盜平。某還自外邑。資深已下世。族人凋零。破境無家。不孤。資深之夫人方臥病。指其子瑄。爲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男子。敢以累叔。備詩書義理之言。時開導之。他日爲家爲學。僅立門戶。逮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誼高矣。某聞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靈。其憂不昌乎。自是瑄與某者。苦志經營。條導遂緒。力振起之。而瑄與某者。未嘗一日不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既登進士第。蒙上委使。十年未得歸。聞瑄雖各專其業。築第開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庭幃晬溫。夫人雍容其間。莊笑言。慎禮則起居康寧。規矩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如在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以疾卒。明年甲子。瑄遣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某曰。夫人之賢。鄉里宗族能道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永之金石。夫人姓陳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鄰臣之女。享年六十八。男五人。長曰瑄。先卒。次即瑄。瑄。瑄。女六人。長適貢士陳柄。次適進士張顯。陳格。陳正己。陳峻。陳矩。孫男女一十四人。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于資深之窆。銘曰。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某族叔千之名士也。以女歸同郡曹毅君佐。嘗怪君佐以田家。改業爲太學士。而士夫之賢者。樂與之遊。

是必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界之。安雅幸苦治生。生事理。則請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父教其子。賴曹子白屋改業。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積爲同舍。明年續買辟廬。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宦益振。而安雅教子功成。紹興癸亥。公隨續官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日卒。續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前知渠州江縣事。練祇柔之狀。泣血請銘。諡其可辭。公諱宏。字安雅。世爲鑒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獻父。享皆隱德不仕。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愠不形於色。鄉黨欽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續已成立。諸孫相次進。茂穎者復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國華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之宜諱四川也。請於朝。以續偕行。及被旨留師。欲請主管理。續曰。願歸從老人同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願夷險擇遠近。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遇峻阪。輒下馬。行步如飛。左右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過。必敘說鄉曲。持至笑語。盡醉而去。一日忽令續寄謝知友。治後事。家人驚勿敢聽。翌旦。正衣冠。備然逝矣。嗚呼。賢哉。安雅六被恩封。官至右承議郎。享年八十一。娶章氏。五男子。續今官至左奉朝郎。曰綱者蚤卒。曰縉曰紹。悉知恩守家法。女二人。長適胡璠。次適其從弟。皆舉進士。孫男女二十六人。曾孫男女一十人。以丁卯正月壬午。葬于所居之鄉萬家塢。合章夫人之窆。銘曰。

北山文集卷之十六

駁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飲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近見所爲。越俎公其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時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以傳矣。

駁中散留題

元祐中。某爲兒。聞伯祖中散。嘗幸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率平陽。紹興五年。某爲州幕吏。蓋三世仕宦於溫矣。六年秋。過屬蕭龍鼻。石間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承議公字。蓋平陽經盜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巖壁。雖百年猶新也。再集於石。煩今樂清宰括蒼季公。立於巖巖寺。

擬歐陽書羊帖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嘗晉羊帖傳。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再拜受賜。命良刻事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襲爲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而首曰。孫皓失德。虐隸吳氏。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祐事務撫循。使晉朝之德。如陽春暖日。行於積陰之上。和氣既至。冰凍皆不約而解。所以吳不得存。長江不得阻。而晉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難。之運。以仁厚申祖宗之德。雖域中赤子。暫爾南。北。而愛愛之心。同一視也。祐書之作。豈但游神翰墨。燦奎壁而已哉。垂休黎元。意蓋有在。願臣老矣。不足

以對揚盛美。俟布宣德惠。有如祐者出。爲陛下奏平吳之策。于時臣嘗自山林間。擇持宸翰。稽首闕廷。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區區。

跋左逢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纔十歲許。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功相訪臨安。而衫袖未青也。高材淹泊。乃至是耶。既而觀參政李公四詩。見其稱道許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晚矣。

跋劉光遠百將詩

吳越抵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爲一時領袖之英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怯。勳業高下。又當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弄乎筆墨之間。俟其卒自勉也。

跋了翁帖

了翁所簡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讀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士。有以周易義舉名者。揭榜實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也。是時場屋富文章。而周易卷特議論深遠。知其必有家學。披以魁經。是爲陳瑋氏。今讀了翁帖。則陳氏之門。果芳馨久矣。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賢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觀其遺墨。不及親退翁而讀其遺稿。想高閣以猶存。獲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即今卷中姓名是也。宣和壬寅。觀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又二十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童。玩筆力之遒勁。詠句法之中和。肅然慈仁。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

跋胡帖

寶政胡丈筆跡。今時士大夫稱高。書記則關不足論也。諸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密。所以待幕屬之意。何溫與機宜。公裨報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子賤學校游從尤雅。仲嚴才氣之豪。筆語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吳道長沙。進犯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中仲嚴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簡不忘。公達友朋之誼。信如子賤。所謂賢於人遠矣。

北山文集卷之十七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爲相遠也。而又嘗讀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爲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塵而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周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不以巽爲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不以離爲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遇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爲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爲難言而略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雨。雷曰洊。震曰發。巽曰隨。兌曰麗。雖是指名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習雨而不可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為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緯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緯何所據而三云耶。爾禹無與於易可也。奈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奈何韓宣子之言。又象繫辭。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則象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非也。謂為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象象分上下。或以文書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為十者異矣。將何所遵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象象。文書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縉紳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

又

問韋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關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關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為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爾賦靈光者。亦有奚斯頌魯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其告。

朝旨策與捷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雄。多在山西。不謂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卻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戰攻之外。猶有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實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汰老弱。屯田而減餉餉。禁微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之圖。是數者有為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好修睦。疆場安靖。君雖囊弓矢。讀書事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

朝旨策楊廷

問楊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復縷數。恭惟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春陽。中興爪牙之臣。為國宜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祿之外。推金帛。饌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鑠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上俸策試藝文。又將見其神笏。所以觀

君門者益至矣。不謂他日蒞官從政。爾與乃父。共報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北山文集卷之十八

獨坐偶書

焚香閉草廬。滯念掃無餘。世事尤宜靜。交情只可疏。屈伸當視變。滌汰戒如魚。樓基一窗日。三冬宜讀書。

寄徐彥思

都城判袂十年餘。世路艱辛跡頗孤。顧影不知天際雁。置身方類鼎中魚。危言空慕劉蕡策。痛哭難看賈誼書。一笑何時成破涕。為君握手話區區。

和周希父至日雪

風吹雲葉碎。顛倒六花圓。臘近先呈瑞。陰消故作寒。懶遊悲季子。高臥媿袁安。出處君休問。長謠向酒闌。

和符倅上范相喜雨

聖詔難慈類禹湯。雲臺得獲獲麟陽。漢明帝時大旱。上登靈臺。置得靈雨。帝不勝喜。以問沛。三秋正此憂無窮。萬室今成共喜康。袁鳳風清端有助。庾蓮水淥但知涼。東都豈是留靈地。公亦相從早趣裝。

送仲列王

去年我到柳垂金。今日君行柳再陰。綠文書書共事。忽忽歲月歎分襟。薦才已見名難掩。送別何辭酒滿斟。西湖好風物。須煩著意細登臨。

燈張仲仁教授

自從文墨困徒勞。欽仰先生絳帳高。豹同可窺燈燭管。牛雖未解見藏刀。笑言契闊生離恨。歲月侵尋逼鬢毛。金馬玉堂門戶敞。會須平步慰吾曹。

贈張叔靖

窮達乘除自有天。豈須臾上賦薦肩。千牛疾解多憂折。十駕徐行未必鞭。再上公孫方見用。蚤成賈誼晚堪憐。第令飽貯唐虞道。慷慨行觀孟子前。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雪銷殘臘淨無塵。官柳溪梅欲試新。星箭暗移驚客夢。帝關高啓際昌辰。補天煉石曾無計。卻日揮戈正有人。其效兒曹念剛卯。酒杯書卷足相親。

早過烏龍嶺

烏龍嶺上萬峯巒。疑是羊腸九曲盤。山麓吐雲人世遠。松梢滴露客衣寒。驅馳寸祿寧事樂。棄沒小園心未安。早願車攻歌復古。不須垂老掛衣冠。

憶梅

古園深處讀書窗。窗外疏梅破臘芳。日暮獨陪修竹靜。露寒偏帶晚風香。清吟但喜花孤瘦。醉賞那知樹老蒼。千里遠移無健步。一枝橫倚配東牆。

和友人書懷

君似冰壺澄暑清。豈容隨衆話鉅。自應才大難爲用。無奈詩窮益有名。禍此遺民緣俗吏。扶回興業賴書生。欲煩盡挽天河水。一洗當年海上盟。

和方景南作晴

聞暑知秋近。淮濱氣已清。風雷驚夜雨。鐘鼓報新晴。露散槐庭曉。雲開魏闕明。馬行朝路穩。人喜積陰傾。初烏方爭出。殘蟬莫亂鳴。小窗偏得睡。更待晚涼生。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風回燈燭避龍光。侍祠官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宜室受釐誰入對。爲時陳論莫克唐。

和丘師悅二首

先放忍輸梅。離邊趁早開。素心甘冷澹。秀色肯塵埃。眼老書慵看。官閑吏不催。煩君助幽勝。小語爲移來。深夜

鼓聲傳永漏。風露結新寒。小燕金初冷。孤梅玉屢乾。感時方自歎。假寐敢求安。且撥爐中火。清吟琢腎肝。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小研花藤字畫精。五言重喜見長城。工深斧鑿渾無跡。意靜波瀾轉覺平。湖上幽奇君勝賦。筆端蕭灑我堪驚。貪多獨有珍藏計。他日山間要眼明。

附隄口占呈李公實郎中

十年隄上草青青。今日重來春夢驚。載路登萊皆再造。向人榆柳若平生。漸看英蕩傳聲教。永願銀河洗甲兵。郭馬車前路無事。暮中燕局夜燈明。

再用青字韻

黃旗分破柳梢青。旗尾穿林鳥不驚。成極老人翻欲泣。教餘汚吏始偷生。帳開縹緲傳新曲。酒賤躊躇醉老兵。與子相從亦云樂。袖鞭吟看遠山明。

和公實早行二首

夢破事行李。窗燈尚半存。寒更傳古縣。落月暗孤村。道遠馬蹄薄。形勞神觀昏。高眠憶五里。布被擁朝暉。客子發中夜。小爐香半存。病軀憑瘦馬。殘夢過前村。柳近和風緊。塵高望月昏。何時展書卷。竹屋對朝暉。

和樓栢密宿洞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煥碑殘字缺。市屋故基存。榆柳欲千里。桑麻能幾村。短鞭追白晝。疏幕對黃昏。客枕寒無夢。孤吟待曉暉。老柳不多在。故家事復存。鼠竊穿敗屋。虎玩出平村。天遠楚山秀。浪高淮月昏。吟鞭破霜曉。馬首待朝暉。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齊所深嚴客過難。逼人書債未須還。簾簾暖日桃天瘦。鳥踏風枝竹影閑。細細乳花新茗院。霏霏香霧小爐山。滿庭斜日無公吏。祇似東陽田舍閑。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寶函重鎖琅函密。冊寶雙盤帶錦斜。長樂春風迎母后。未央和氣集皇家。簾垂禁衛收黃繖。禮畢天仙下玉花。班退笙簧猶在耳。五枝歌舜未須誇。

初夏憶故園

四山木葉綠交加。數架茶芽是我家。窗隙微風入飛絮。竹邊清露覆殘花。得眠穩寐夢須好。無句不幽詩可誇。底事年來祇流汗。文書埋沒鬢毛華。

道中雜詩呈子勉實文有便寄叔海也

度歲塵沙汨沒中。乍趨閒曠意何窮。孤鶩晚秀霜菊淨。脫葉已疏山柿紅。馬恃賜閑糧不勝。屬知王命備常通。功名成處非人力。到手先令玉壘空。

馬上

香酒衝寒不滿觴。日高猶蹕馬踟躕。鳥依密樹傍邊語。梅在遠林幽處香。西去流移還未復。東來書訊且

都忘征途一任如天遠。不過歸時杏子黃。

初寒

邊城秋意老。寒色到庭除。雨久苔花暗。風高柳葉疏。異鄉思骨肉。多病喜方書。豈是無歸計。東陽有故居。

仙人山寒至日

戍兵列柵半空蒼。俯瞰嘉陵萬仞江。山下不知傳鼓角。天邊時見引旌幢。歲寒木落鳥穿屋。晝靜雲垂雪滿窗。教罷諸營無一事。錦腰催拍照金缸。

寒食偶書

楚鄉孤坐掩重扉。素髮荒唐酒一卮。眼關久因書卷得。心關全自世緣知。臨流問米方終日。踏雪看梅是幾時。欲上高樓望吳越。無邊煙雨正垂垂。

擬送楊帥

久戍思賢日。中興入觀時。旌旗生喜氣。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一軍宵北出。萬騎絕南窺。結軌開修好。臺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風迅。雲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時。雪意留金勒。歌聲寄玉卮。明年秋秣陵。釀酒約歸期。

偶書

癡風連日塞雲低。庭樹清寒小雨飛。葉底孤花無奈瘦。牆邊新笋不妨肥。將迎賓客幾成債。擬遣文書似解圍。事負佳時幾尊酒。故園松菊望人歸。

送吳僧叟

人生聚散只尋常。特地關情是異鄉。夜話不知邊月落。離愁還似峽江長。搏風有力須騰上。守塞無能合退藏。黃閣有人如見問。爲言衰病憶東陽。

偶書

午庭吏散日侵墀。坐向春陽亦樂哉。看蝶得香穿竹去。等鶯求友過花來。三年客夢隨天遠。萬里家書對酒開。雖有是非榮辱債。其如方寸只如灰。

晚春有感

櫻桃已熟餘釐放。春去雖忙意尙誇。葉底紅圓珠照樹。架邊香瘦玉開花。有書可讀書無暇。對月方閑奈憶家。始悟渭城寒夜唱。餅爐須是小生涯。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晴光先已耀簾櫳。炫盡那堪杏吐紅。柳色半分高致外。鳥聲全在點香中。催科共喜錢初減。蠲賑須聞麥已豐。官府吾儕亦云暇。可來攜榼對東風。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烏奴樓閣起江皋。特地猶尊上最高。城郭帶烟無十里。舳舻喧運過千艘。箇中官事暫時少。明日吾生破舊勞。未到張燈猶晚渡。錦腰催拍送陶陶。

悼王思中

風前不見玉臺冰。追想歡歡淚欲橫。官小僅能離令尹。家貧通祇似書生。深沉每見仁人勇。惠愛常留長者名。不負銘詩并篆字。千年松柏共佳聲。

悼東陽許誠之父

昔同令子業膠庠。知有德行厥後昌。開廓襟懷懷善富。堅持氣節亦剛腸。掩棺往事成千古。刻石高文冠一鄉。梅峴遠培松柏茂。便看褒寵賁幽光。

悼馮元通母夫人

去載湖山春雨霽。阿參專爲板輿歸。相迎定約魚供饌。入弔那知鶴對飛。九子始終循懿德。一門中外被餘輝。送口不拂東南客。西望高原涕落衣。

悼句龍府君

自古英豪在釣耕。先生傳後豈其卿。筆端不合窮天巧。名下須還缺勢榮。已見春風移世夢。所留賢子是家聲。細吟絮絮早梅遍。何恨九原青草生。

悼方公美母夫人

太博先生志行全。夫人內助實稱賢。居憂數值五千日。享福安榮九十年。已作芝蘭綿後裔。卻將金玉潤深泉。夫人銘詩語也。月卿手自裁松柏。遠寄哀辭爲慘然。

又

雨和山色得能好。風攪梅花箇樣香。本是吳儂歸不早。青鞋天遠踏諸方。

茉莉

異香入玉初無價。香欲尋人玉始開。不是滿枝生綠葉。端須認作嶺頭梅。

久雨

門前苔綠路無跡。窗下畫簷雪滿樓。況是幽人本多睡。飲空小社一尊休。牧之有幽人本多睡。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嘗擬爲立春絕。

冰霜枯瘦度窮冬。昨夜陽和始用工。多少柳條知此意。一時開眼望東風。

雪中偶書

幾日山頭臘雪飛。人生悲樂自隨宜。抱衾萬感客無寐。踏雪孤燈僧夜歸。

用立春韻和賈樂周道人

萬金家信隔秋冬。欲往誰能化鳥工。憑客何爲未憂死。直緣君有古人風。

即事五首

娟娟好是簾前竹。淨綠相依乍曉時。萬葉忽驚風不定。都翻宿雨下清池。

窗外斜陽弄晚晴。酸醞更在小窗西。莫言無酒堪供醉。花氣薰人已欲迷。

面西樓閣受午暑。傍砌蒲萄生暮涼。我作城居無去意。一方新綠亦難忘。

古寺孤雲際。寒齋落葉中。消愁惟是酒。無奈酒尊空。

日暮鳥雀喧。空庭風雨悲。方知古今夢。同寄老槐枝。

馬伏波隨征。據鞍矍鑠。時年六十一。陸鴻漸景陵人。憂年事比邱。後始改業爲儒。今復州東門外小寺斷碑。猶言是鴻漸當時受業院也。予去年歲恩。歸桂陽。正年六十一。今徒復州。嘗訪鴻漸之遺蹤。戲成一絕。

去年寥落征鞍急。矍鑠殊非馬伏波。今此有緣希陸羽。事途求佛又如何。

鴻漸後官遊廣中。有詩云。不羨黃金鑊。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長江水。曾向章華亭下來。予自章臺。讀廣右荆湘記。巡尉督迫良遠。竊賦小詩。

自訟緣囚深負罪。不須醉尉苦相催。有如陸羽須驚羨。我向章華亭下來。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阻雨不見。賦小詩。

瘦竹犯寒扶直節。花蕉垂老抱丹心。小園半月隔風雨。搔首相望空苦吟。

贈傳神者

我向無中生出矣。君從妄裏卻求真。荷虛可畫難依本。阿堵知君畫不親。

北山文集卷之十九

長沙道中

微雨通雲半濕。曉風留雪柳偏寒。一身扶病方爲客。馬上哦詩強自寬。

宿攸州劉家店

池邊老馬踏泥泥。投宿村坊燈火微。休問客衣何似冷。林梢猶有雪花飛。

趙知縣惠牡丹二首

太守分花春滿盤。隨從楊柳剪來看。恩寬罪大方流涕。濕敢伸眉向牡丹。

遠衝風霧香如故。再照春陽色轉紅。裂手滿斟添淨水。一時回獻楚王宮。

法會堂前蒲萄一架。每晨日至其上。廚人輒報飯具。感而爲此。

麾下益聲成菜。階前日影上蒲萄。頑僮不用催人飯。每食焉知愧爾曹。

桂楊本竟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於前山松竹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咫尺樓臺是上方。問師何事此中藏。解頤請我隨緣好。不欠中庭一炷香。

雨過雲深竹屋低。老人睡起亦多時。風飄嫩竹侵簾入。手挽竹梢題小詩。

數日相識多以菰子分惠。菰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

窮居無米極蕭條。獨相先送菰枝安得仙。煉丹竈試將紅玉領中炊。

梅花

擬求冰雪向劉叉。琢作方壺不帶瑕。要把露華和月貯。將歸書室浸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蓋置臥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窗前。采采輕花散枕邊。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煮龍涎。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賦一首爲壽。作三絕與之。勉其省愆。念答當在念親之先。

乾坤高厚愛無偏。罪大其如未許憐。真向歲時加念我。共須憂畏補前愆。

五月榴花照午時。三年知汝憶親闈。小陵寫賦隨香到。信是今年已庶幾。

乳燕飛飛竹色深。阿嬌嬌賀想同斟。要知此日嬌姑意。便是南方子父心。

柳子厚放鶴詞。首章曰。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鶴鵠。前日相識惠野雞一籠。云骨脆而美。

鵠之良妙。視之則鶴鵠也。使庖人具蔬食。作小詩送之山中。

勝腹元無一字書。杯羹那敢嗜甘腴。廚人不用催煙火。已學鵠池放鶴鵠。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退之句也。去歲用此。嘗爲小詩云。半區茅屋裏疏籬。無地容盆。

作小池。祇有案頭翻筆墨。老翁髣髴似童兒。鄰舍老近以石方盆見借。可容水三升。置小魚其間。移

日觀之不厭。復借退之全句成一絕。

鵠鵠紫石僅如斗。我貯清泉將作池。養得小魚終日看。老翁真箇似童兒。

無免而用雞毛。無直幹而用粗竹。坐是二者。故封州難得筆。近有工以羊毛易雞。以松梢當竹。筆既

勁利。而管尤可喜。爲賦四絕句。

小鑊松梢作管城。肉枯鱗瘦不妨輕。快隨醉客歸歸處。尙帶山頭風雨聲。

老根先入遠煙膠。更取纖枝束細毫。再作一家香氣聚。幽人研弄亦風騷。

何用生花曾入夢。豈如大冊要如椽。自應優冠湘東品。斑竹容渠作比肩。元帝爲湘東王時。有斑竹。金管。銀管。犀管。竹管。

不因蒙製巧相規。柯葉風霜未改移。今抱寸心何所用。助君多寫歲寒詩。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

小比木犀無醞藉。輕黃碎蕊亂交加。邦人不解聽離說。一地稱爲指甲花。

立之惠生花數種。類藤蘿間。花微黃。四出。葉如半米。肥而綠。疏葉圓而不銳。十花百葉。其下不四五

葉。初不知其香之異也。置几案間。大率氣味如木樨。而酷烈過之。三二日後。清香備室。凡平時茉莉

素馨所不到處。皆散馥焉。問其名曰。邦人號指甲花。樹高三四尺。花於枝杪。自窮秋至深冬未已。鳴

呼。指甲之名陋矣。求之於花亦不類。豈受名之始。或者無以付之耶。將山鄉習謨而至是耶。抑有事

實。而今不能傳也。有一於此。皆花之不幸。竊易其名爲異香。錄於詩後。

初寒

初寒未便成寒色。好似春時天氣陰。手把菊花無一語。臨風時嘆微霜心。

菊花

露染黃金一樣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解將春買。未與癡人當賭錢。買酒也。是此花。臨風嘆微霜。正露。

金銀花。以金錢花。以金錢花。

夜寒

獵獵風吹屋上茅。夜寒都在早梅梢。明朝管取東窗暖。又看羲和過一交。

庚午冬至夜

旋尋村酒不須濃。飲少愁多酒易供。燈下一身家萬里。今年恰好是三冬。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貓子畜之。雖未能捕。而鼠漸知畏矣。

嫩白輕斑尙帶癭。敝身搖尾未成威。已知穴內兩端者。低首餘龍少退肥。

就衰

夜坐蒼顏得酒紅。因來頭重懶屏風。徑趨布被燈花落。夢在春寒細雨中。

號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庭中。不勝其鈍。許慎以蠅虎爲蝸。

旋憐號虎。增前運鈍。念蝸牛。靜中物理會觀妙。一默世間堪白頭。

辛未中春旦。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如深秋。

起來流汗對朝曦。暮雨如秋意轉迷。信是嶺南秋半景。不須梧葉亂驚啼。柳子厚有春半如秋意轉迷。

無題

雨出符尖高玳瑁。風開花書入燕脂。恐須費盡東君力。造化無心本不知。

偶書

芭蕉嫩綠小開葉。茉莉香幽疏落著。花雖設柴門多遊客。如今端的似僧家。

客匪中復大雨。殊憂悶。聞諸僮聚笑語。爲賦一絕。

建瓴敗屋方傾雨。乘轡空囊正念飢。暫見炊煙多笑語。可憐僮僕太無知。

高楠之十月旦生朝一絕。高楠。高楠。

明光覽賦爲終篇。政恐前身是漢賢。何似高門掛弧矢。漢家此日恰新年。

戲簡文浩然。詩成不住也。

臨賀山泉清似政。公廚釀酒色如泉。因山相望雖千里。豈是江頭無便船。

至夜予繼集。經史專音。

送紙迎神各就醺。病奴難喚自關門。暫收古調書千字。靜對寒燈酒一尊。

至日

寒風已是臘新陽昨夜子林不結霜七日欲知天道復丈三先看土圭長
書室中焚法夷降真香

村落繁華半通到門猶未識人家終朝靜坐無相過慢火薰香到日斜

落花無夜雨孤坐減春愁黑白餅俱罄誰能爲我謀公詩以白餅餽酒

許官出示盛作一編并諸父遺集一册作二十八字先還其編

墨帶殘膏濃復淡筆生春意昨面溫昨朝惜我還還集須信芝蘭別有根

廣中菩提樹取其葉用水浸之藥肉盡潰而脈理獨存稍殺不足爲其輕也土人能如蓮花累之號
菩提燈見而戲爲此絕

初疑雲母光相射又似秋蟬翼乍枯智隱有燈千佛供菩提葉巧一燈孤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一絕

靜坐義規三易古焚香書布六爻靈反身修德前賢意莫把窮通扣杳冥
封州極少餘暇近得數葉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小盤和雨送酸醃瘦桂東風玉蕊稀豈是書窗少培壅大都香足不須肥
無題

池塘好處煙迷柳簾幕昏時雨過山燕子不知春有恨衝將花片入梁間
傳推官勸農七絕句擬和其五

偶因官事出郊坰更向春時得好晴山鳥自應知客意不須相背苦飛鳴
右出郭

一振天邊兩角雲嶺頭都見嶺南春莫懷小魯東山重祇是早來平地人
右登嶺

蓬蒿深處有人家戶外蛛絲網露華數樹芭蕉乾未得長官親自見生涯
右山家

老人曉曉農車扶杖與官言意味長但願門前少呼喚自然工力到耕桑
右田父

五馬蕭蕭不辭歸穩從阡陌掩旌旗今朝故爲農出未與諸君泛酒油
右勸農回

南方靈笑相蕭大花人稱其香于但聞其如飄散醴醴有酷烈逼人之氣戲爲二十八字記之
紫笑花香非所擬人言香勝亦于歎初疑丙吉車茵汗又似微生乞得時

即事

小徑客來穿竹入草亭涼到枕書眠鳥呼人笑荔枝熟如此封州已二年
子禮和道者寮古詩復遺一絕

蒼壁方漸白鹿皮瑤瑤更似木瓜時從來待得吟詩戒此是愚翁破戒時以白鹿皮爲書牘以紫
鹿前種小梅樹今年未著花但春來綠陰亂眼每過之必徘徊注視冀葉間或青圓如豆也成二十
八言

水邊移得竹邊栽樹小條新花未開綠葉參差須細看尙疑低處有青梅
早春

雨過花梢些子濕曉來窗下露時寒江鄉此際春猶新長是疏梅帶雪看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連雨至元宵不止城中泥淖沒胫而人家猶燒燈也

山城泥淖裏人家兩脚連綿更似麻元夜何妨燈數點汗渠合是有蓮花
草亭遠望

酸醃試玉在新條風蕭朝陽宿霧消侵曉不知花有露清寒惟覺夢無聊
草寮書事

爭巢野鶯噪木杪得友黃鸝栖柳陰都與老夫供一笑笑他禽鳥亦勞心
無題

柳色幾番隨雨暗蕉心開處向人開箇中豈得無詩句潯思如膠索不來
早春有感

帶煙柳色陰晴好趁暖花苞日夜肥有宅一區園十畝不知天遣幾時歸杜老有天
竹間見雙蝶

東山桃李錦成堆粉翅飛飛又卻回向此相隨穿綠竹須知端爲道人來
秋思

曉來自掃寒階淨雨後又還黃葉添秋色庭前容不盡隨風蕭颯過疏籬
受繼兄弟赴漕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丹桂亭亭五十尺共持玉斧取來看從前知有姜肱被真怕早春天上露
風竹

蕭然風竹亂橫斜獨立梅花竹四圍宮女回旋舞翠袖中間玉豈豈真妃
假山

異山固自玉簪簪秋意亦到假山中峯雨雨因窗罅入調寒雲與小爐通
秋雨遠涼

數日窗無疏竹影。煙中長有萬絲飛。不知小雨催時節。但覺朝來欠袂衣。

雜興二首

頻婆隨我泛江湖。更到南方一物無。相識只餘孤嶼鳥。好看那有丈人烏。所以孤嶼鳥與公同相識。通之村酒向人雖是薄。寒梅於我未全疏。山齋獨酌已半醉。自看小童尋晚蔬。

梅

默坐觀書久不言。爲梅驅我到詩邊。月明孤影瘦如畫。曉起數枝清欲仙。

醉觀子瞻家兩姬舞

綵雲裝點樓金衣。舉袖羅裙玉一圍。自是風流雙燕入。不應簾裏有花飛。羅裙玉一圍。佳入玉一圍。

僅方搗茶。知子畫燈。懶拂以待。呼而戒之。

雜興

不似張蒼作。無肥。衰顏白髮就昏癡。近來終日扇柴戶。靜看微風過竹枝。

蕭微

一架蕭微四面垂。花工不苦費胭脂。淡紅點染輕隨粉。迥隔幽香清露知。

傳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萬里一身同影到。自餘無物與僧來。篋中驟富人休怪。新得明珠十一枚。所藏詩文。大小十一篇。

偶題窗間

一騎山行豈是侯。霸陵憂自莫可休。蒙恩君欲知輕重。曾替坤維六十州。

飯後以水與曉時子有夢嚴日課

蟻子尋香滿地旋。豈知鍋釜久無煙。贈渠一盞夢嚴水。好去生他切利天。

元信自溇州遣朋尊以明微冰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是翁明微一塵無。養就江心秋月孤。自舊相從杯酒裏。豈惟今日見冰壺。

孫立之以醢醢奉太守贈二絕子戲用其韻

玉笛曉寒梅片舞。誰可更將春事付。蕭然環翠臥東風。亦是小軒清絕處。

牆裏一區誰氏宅。照牆不作天桃色。翠條乞怪玉花繁。馨香借與新詩力。

翌日趙守轉以醢醢惠子用前韻謝之

壓架新裝香未露。先得一枝天所付。既得復持平等心。膽瓶轉施愚爲處。

染露檀心嫩粉白。數花欲作鸞兒色。園中不爲客分春。使君自有分春力。

擬爲孫立之謝

肯爲醢醢題好句。句成更肯輕相付。明年公對紫微花。欲得此詩無覓處。

醢醢只作醢醢白。自得新詩添秀色。花頭已是戴恩光。更漬露華無氣力。

暮春

雕巧春風弄物華。有春無巧是天涯。鳩鳴近似見桑葉。村暗全然無杏花。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未及。青已取而散。村暗全然無杏花。

盆池白蓮

芬陀利出盆池上。妙香薰我三生障。月明風細愈嚴淨。政恐下有威光藏。上持香水。大蓮花。即華藏世界。

千頭白蓮花。名芬陀利。威光。

杜門

柴門深閉豈須開。謂可張羅亦陋哉。閑聽竹間幽鳥語。絕勝門外俗人來。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窗外黃菊方爛然

江梅久矣報塗粉。離菊傲然方鋪金。嶺外四時惟一氣。難分冬夏與秋陰。

長春花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小朵頻頻包碎綺。嫩紅日日駐朝霞。氣溫已是如三月。更向亭前堆落花。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酒憑孤枕聊成寐。寒入霜鐘更覺清。戶外只知居士睡。那知寂默念平生。

枕上

三面屏圍屈曲山。篆爐灰冷柏無煙。霜鐘不管春陰薄。聲到寒窗客夢邊。

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為浦江馬子從堵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事靜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顯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觀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吾氣益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情時賜警諭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然教篤古道政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為龍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隨從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特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絨書勒意再三深愧簡疏之罪尙煩闕略如此也區區未盡面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疎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絨誨辭情委曲和氣醇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為十日款備開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淳慶粗給門無賓客可以離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場無警田園安樂讀書志願遂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簡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樂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歸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幾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聞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重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嶽之政公職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勸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為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爾得一賢弟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為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為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未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慎未必能如今人僥仰仕宦也近抵浦江開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書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若何榮獲悉姻契願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面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蒲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為問已為來教所先其為婉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駭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息則還矣無緣即報尤切愧負某永嘉關向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懷州縣文墨之勞為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午可量傾倒還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助靜之暇不俟言而知也某疎疎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荷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聞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雲川官況如何

某者自拜上才老率職。癸卯仲冬。僑舟錢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故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顧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江。如聞使車。暫此懸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已無愧。神明俱贊。急候動止。萬福。某奇逢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聞。諸況如故。法慧之款。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為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隔窗增情而已。或向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前送殊慚。

與林材茂

某者目頓首林茂知丞奉議。某鄉聞朋友談。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願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散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力愛百里之民。不為惡寒。賴冬者。君子為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聞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變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棧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安置。求道於暨。問聲於殯。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為鄰。伺夜竊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陳餘光。為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為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馬隔鄰。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馬二公之家。夜為壁外寒女所隔。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顧蕭然營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諸事權貴。動取憎嫌。閨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關。在鄭曲間。正賴為讀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為不賢。求財弄親。其事不為不美。而某素貧賤。於窮窮之味。不為不知。書冊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為不識。非敢張燈懸隊。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貧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憂卿輩幸而得所。還爾脫或赴想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妻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為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胸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嘆嘆為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適遇不意。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向過面見。并敘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難以備煩。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偶起

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誼。深自愧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談。君子之學。為道也。非為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為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襦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辦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榆。某淡池舊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勸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某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衛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憐。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凌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為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擊貴聚。已還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暇相疏。未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憲不相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榆。整舊書舍。辦為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會稽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憲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為誰。意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令保。行開健召。

與新中章尚書

某皇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為一世所仰。素期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遍閱人材。真偽實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庸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敘板事。為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即以瑣曠自敗。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享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幹美利以及羣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即奉綸旨。再還鼎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為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為足。而公當益以為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棄奉歸。歸慶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白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閤新除。雖書與士大夫相慶。未息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語。驚悼失匕。禮當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

轉舍人有以原貨之否。久遠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願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餓。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相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飢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俾糜日給萬人。以百日爲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秋種未緣。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爲心。而永嘉士民。戀德懷仁。追恨當時。臥轡轅轅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曠昔。伏幸鈞察。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陽應期者。蓋在焦瘁之先也。前日撥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向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饑。章書走介至。督府懇新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饑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爲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懇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紹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章書在監官。數通問否。凌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遠。未能作書。度夏中暑。臥病數日。今尙疲。拜問章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驟然。式政善宜。此雖東職之漸。飛綏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遺蹟。風流尙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神笏。固當面敘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爲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尙賴庇蔭。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更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爲慰。秋陽正暘。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勸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紹予告還。望官勢必

未來。近又得相繼書。云子紹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訊。相見爲言區區也。某竊食臘年。抗走營營。已爲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顯。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爲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尙書。深勵挾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貶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奉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近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瞻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默應。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衰衰騰上。行且入薨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尙可以寸紙短絢。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成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之舊。亦敦篤風教之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塵益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斷。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尙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嘉翰。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細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煩賜。不勝感激。章壻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杯酒因緣。書以教之矣。然十尊益益如春。酌以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晉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即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臺治。不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託難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又

某皇恐再拜。九重既分遺祠祀。微賸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絳綈。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冀竊以冀司敗乎。竊願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

又

某皇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園城拜領。領吏關白。後時之罪。願賜開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尙爾。領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醢。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乘醉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書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謹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瞻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還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追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適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與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即參晤。尙動瞻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陳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顧瞻。久而未振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顧。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蕭然昏睡。不復暇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卽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閣。臺榭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一語成別。豈勝慨然。自後雖遠。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關江。與魯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興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慕爲無窮也。茲暫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華胥爲敵。每獲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潯陽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且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聞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扶担田疇。如石亦有種可錄。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矣。懷問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坐待殊渥。區區至望。

答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聞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官。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爲愧恨。未易

可平。尙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卽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臺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關之一日。拜誠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皆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卽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卽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羅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資。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奉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願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兼瞻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卽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羅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尙遠參侍。惟勤仰德之心。伏乞上爲瞻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圖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虜意馴順。斷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僕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未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既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且拜歸矣。樓丈日望大施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舉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憚。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且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閣。臺榭動止萬福。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開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既以慰浣。而

華示委曲奉之溫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樞指畫分屯事大略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便爲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普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爲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尙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尙蒙放死生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禮所藏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憲察員參政大資權節行朝親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疏微又不敢聊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臥鎮名藩十州受賜坐席頗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旨參佐樞密行府陝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笞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與時隨衆人出入門墻均奉教約而盼睇獨厚受知最深床底之因豈無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扼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狼顧聚爲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爲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儲將更嚴寒方重仰惟精調苗鼎上副瞻倚之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即刻臺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文事中心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顧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蕭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關省進士某以舉子被選宜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顧賜手察行狀藏之篋中他時閒坐被酒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納併幸裁照區區尙冀面言謝何直閣惠詩文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曉曉伏惟臺候勸止萬福某數拜車馬之臨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饒之辱有所悚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世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倖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取人舉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優渥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橐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錢笑而辨真念國憂時之士

騰騰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枻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爲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大師臥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關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勸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

與何樞密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平通和意太母回鑾成此休功尤爲盛事某被瞻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爲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舉真爲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略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既不以爲罪而虜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頗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宜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爲料理誤恩過聽就界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敗務以姑息苟安浸至難遏今費用自十萬緡以下皆不論也四川又曠催常賦煮底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

答何憲掄仲

某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被濯誦之懷懼增甚萬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爲力可以運動威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蓋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嘗爲張敞曰臯變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萬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與也眠峨多士之鄉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以謝

答張子公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臺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官司言之亦不得不論者成都府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關而復取乃爲旋轉若一去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敵孰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遺竭之也景與禮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適那數目漸欠補還而不敢科爲定額者此也敝司無綱紀甚矣諸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

物同歷，每放一事，悉名在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殫舉。某備員以來，例皆考究，略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尚書試爲深思之。

又

剽掠錢一事，尤荷下論，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去，某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爲然也。剽掠舊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尚書亦聞今年冬，相繼敗事，平七月初，諸處多是弊，都漕司無以爲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不肯收受。資關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輻輳，輻輳兵，提拽人戶，而相繼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相畢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相與之一夫有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尚有剽掠之法，可以防閑，俾汗官點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戒，以聞向來剽掠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剽掠不以實，而良相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真弊者，以資估之，以所估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尚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尚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懷被入山，士卒懷見之，謂其必以土地予虜也。二月十八日還，自渭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諸宜諒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賈十日糧，城與趙原，以控虜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虜者四集，于時已恐爲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爲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略以法度繩之，已指畫數千牛，勸將士盡耕緣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謹續續布之。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憲帖，審閱即日，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既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水運方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關眼，意欲撥遣指畫，略見次序，然後屈致席從，相與閉閣密坐，誦道心胸，以慰平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末期，亦撫躬而增慨爾。丞相外傳，并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三帖俗器，公獨不掩覆之，俾人得以相摹，何也？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爲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上委寄，無他奇責，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耕緣邊之田，歲儉不儉，公私其少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爲書，姑慰急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爲書，姑慰急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運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上意。蓋旦暮召還參乘政事之責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即膺真拜，不勝區區頌願之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人行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計只就紹興投呈也。正初王直閣附到，誠既備審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爲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坐移暑景，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底及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咸銘。某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今亦庶幾焉。

與程樞密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夏旱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日前調發之費，方與了絕。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輩，遞那人馬，就食水運，并以營田所得，兌賣計司，以此數項，自利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罷催布估錢三十二萬，激賞絹錢四十三萬，激賞錢四十萬，軍器物料錢十萬，關裏外大小麥在土者八百頃，稍得一稔，更當痛爲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雖不得祠宮之祿，亦所願，備有未遂，一言之助，豈無望於公乎？是時賴布再三之債。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備吾道之光，伏惟懷慶，樞密蓄積待用，爲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爲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興廢，褒承寵曉，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蒙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峨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可言，且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場事端，不乞鈞慮。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衆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呼悲悼，不能自已。何造物者專以榮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尚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顛，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勳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與程舍人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讀姓名，恨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聞，盛譽甚休，日以君相得賢爲慶，而不敢爲左右賀也。方圖移司小定，修咫尺求自通，不謂肯臨

之記萬里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尊榮。武事向息。必有舊德。出爲華蓋。宜舍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聞其請祠。不謂已爲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瞻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賢可知也。弟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糧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續。湯沂。成份。樊奕熊。查璋。范事之。范芭。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殿院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賤。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爲左石質。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闕以來。今涉三載。傾道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遺充奪之。亦辱照恕之否。邊微在天一涯。邸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書不逮占辭而還。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

答荅州邵知郡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處。虜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矣。軍無主帥。忽被承乏之旨。憂愧殊無計。但重爲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瞻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願。

又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餽餉。器械。寨棚。無一可能。用度動以百萬計。略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爲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窺名。不至有闕。是爲大幸。下諭激勸。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樓樓。

答提刑何祕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滿矣。東西萬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學業風流。久當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爲恨。行觀騰上。以滿輿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爲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

者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擊磐水而立。來示委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台江而上。水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與洋間慷慨尤甚。近減戍入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說。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斯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爲孽害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

答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窗孤寂。側耳聽公高談偉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晚餉。已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爲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動中忤。兩書修開。皆徹視否。初聞榮膺率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萬然。無復綱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訴。臨書增仰。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爲別累年。不輟西望。誠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束筭。而公無一紙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嘗辱遣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慙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波浪中。勢蹙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嚮道阻。惓惓無以爲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覽讀誠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細。究見所存。某何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可以酬厚意爾。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開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汨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誠先辱。奉之惕然。且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爲而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即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爲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開釣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月二十九日。果口簡音。想惟賈馭渡淮。率先拜舞。雍容班首。騁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贊。但切馳情。

又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慶。蓋亦骨相之貧也。比見省劄。知有新執政。而未知爲誰。不敢輒具啓。續當遣發。乞參政爲一言之干。冒皇恩。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又三年試吏永嘉。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候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疏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尚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敘列。愧作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齒。而耳教約。尙可幸也。驅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聞。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百遽爲書。姑見萬一。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邦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誠示先閣學士詩。疊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諸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使來。能言勸靜。謂爲政甚力。及讀來紙。果見料理寬殘。所以爲國爲民之宜甚遠。不勝欽歎。某猥當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達。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略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爲尤。某亦何辭。來緘隨之。更被甚溫之語。使人益以感愧。此懷猝猝。萬一不究。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爲諸公持衡者。望讀策問。欣然欽仰。不知勳勳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

答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類。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忽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棘寺美解之後。記問不能通。今忽被貶。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敘。臨紙此懷。尙有不勝言者。

答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爲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尙幾仁明。有以原察。

又

某再拜。別紙之論。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親如他人矣。深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職可裁者。尙未諗其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真是確論。此區區晝夜所不敢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習彌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郡一錢。如割截身體。敢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

答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緘龍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亨。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不復以頌賢者。惟幾爲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隱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荷簡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儘不以爲難。而諒其愚。庶幾可濟。至於腹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竭愚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日。獨此爲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惠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跋來音。頗覺東望。茲忽被貶。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秦之政。便可一新。不勝至望。

答劉獻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遺書道盛美者。及接此聞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比。白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爲左右勉之。計朝廷以簡拔善士爲急。當亦自有進薦之命。何待鄙人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事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命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率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還領華示。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期。臨紙傾週。

又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齒宿意新。字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爲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敝玩常之態。欽仰未易一一云也。顧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爲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壤者難遽治。遠人者衆怨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

辱知政爾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講聞盛譽。願隨而不果。今在備數守邊。雖有聯事之幸。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途。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盡。

又

某再拜。瀘爲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羽儀華近。淹之師閫。未爲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丐諸左右。茲未敢爾。

答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懷。固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違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啓。爲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恕也。

答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閱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和。年德彌劭。其與便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

又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爲慰。今茲被貶。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食從容之樂。宜不藥而愈也。某備數鹿鹿。凡百如式。裁節用度。漸爲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

答虞運使

某再拜。賢者撥煩。非所宜易。漕鑿子未厭衆論。然不擇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道發田候一軍。老小靡二萬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路分。僦不調護出之。必遭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畝。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總。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斛。魚關合江上下。廩庾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敷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畫事。一切了畢。第某自贖累到此。幼累翻病。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敕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浣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爲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懷策驚鈍。凡百相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設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人。歲計尙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以本司營田。及糧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竄名爲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論。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竄關屬官。舊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伴。計辟皆已有人。其爲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微者若在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官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憲屬之。幸甚。中間相隨宜諒。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干扣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爲致區區。皇恐皇恐。

答瀘南李待制

某再拜。願見懷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臥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匪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遠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祇以飲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令分州郡之寄。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多方刻削。雖井所亦是裁。得旨之物。約時價爲高下。初無定值。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爲虛實矣。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值。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

豚犬新婦。六月未姪。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雖勉從事。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歸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論如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敕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浣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爲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懷策驚鈍。凡百相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設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人。歲計尙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以本司營田。及糧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竄名爲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論也。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愚意以左右申請爲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歲帳內所取。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某馬司錢。前官與宣司。辨爭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命者。非不能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置機械。欲使公蹈而發之。故專爲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爲押馬使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則可支爲利路。使臣請受。則責司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

答變路部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繫重大。雖四顧無害。及其舉行。尙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變路米比二十三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分。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動輒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諭矣。併幾諒察。

答簡州何教授

尙書。上古之書也。但尙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簡寫之。則易科斗爲篆書。遂多訛誤。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猶有專字。字既脫落。又以若爲順。以稽爲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爲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漢所傳尙書。孔融作傳。鄭元註解。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是知元果不見孔氏尙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更休少。聞因與左右論之。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姦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黠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爲左右辨之。道理既明。便自不足置慮。幸察。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聞卓簡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爲用。象水豚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勝。則至於用牛車。取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簡爲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極矣。要當以不擾爲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爲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晝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爲辭。勢亦不能辦。宜司分託諸郡。徵增市價。繼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爲我喜。因照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致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爲劄。相置於疏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願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問氣格已可喜。稱薦出于率易。不足爲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至。懷間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答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餽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爲己任。而人亦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既休。寵進直可倚而俟爾。

又

某再拜。凋瘵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閭閻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警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既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馬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先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實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惠休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爲時茂對茲寵。區區賀輻。當繼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其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兩辭。勉勉邊陲。行亦兩載。爲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糧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糧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辭也。至於謹關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

答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間願道者非一。然千里遺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賜所以尤愧作也。激轡領之諭。備見君子蕭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爲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去。則達拂人情。似非爲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瞋目亂道。有事則斂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責之旨。某必不敢整空爲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窳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抵坐府尚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宜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獻。雖然。如左右所諭。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爲一。凡有利害。均爲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

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擇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捐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上之尚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并戶錢引一道。當指以爲寔名。備用此籌撥之。似可少寬旦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備詢。至於續續。而未能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卻須再示。皇恩皇恩。未緣參晤。伏。幾爲遠業加愛。

答錢宜幹

某再拜。綿隔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左右辱臨之。豈不幸甚。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既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裏堂廟。併望照悉。

答慶路鄧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某豈得終已哉。若疏駁卻有未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道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爲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答榮仲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猶疑未真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清華。尚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厚自珍護。以俟知寵。

又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廩無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則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近三十萬斛。覆實虛日。裁節用度。歲爲蜀人捐減亦五百萬緡。鹽場安靖。勁兵精卒。飲而不用。誠可覆拙。第疾病增進。志力凋落。同官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臥山中。亦無之甚。愧因。曹輒爲知友言。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先君守官廬陵日。予嘗隨先生讀書嶽麓山法華臺上。時年一十五。今茲再來。四十有七年矣。置榻設几之處。歷歷可尋。感而賦。

愚翁髫髻昔垂耳。曾向華嚴借窗几。小冠短褐隨先生。風雨孤燈讀經史。氣瀟胆大眼無人。披擲犀象角連齒。那知物外有沉澁。但欲書中覓青紫。嘗持杯酒望高城。弔彼洛陽年少子。棘闥裏飯三十年。百煉自知俱繞指。後來脚踏官廳場。思重如山報無幾。今茲疏髮蓬霜顛。蹤跡舊遊真塊耳。一松一石如雅故。應笑愚翁今乃爾。愚翁明日便南去。歲月曷其重致此。憑欄之恨在無言。珍重湘西山與水。

濠濮雨中春

濠濮雨中春。回首失殘臘。茸茸亭前草。新舊已相雜。桑因守僧窗。日懼萬鈞壓。有罪可磨滅。無僕堪荷鍤。門前蒼蘚深。戶外蛛網合。時與逢迎者。雲中一孤塔。

荊州之川。曰江。曰漢。曰沱。曰潛。曰三澨。其澤曰雲夢。漢志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竟陵卽今之景陵。復州是也。春秋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夢與雲自不同。漢武昌道漢陽至復州。非冬晴水涸。則渺漫極目。乃三澨之尾。所謂夢澤也。己巳二月。春水未生。行蒲神間。累日。將至景陵。望孤城。蓋大澤中之環堵。州治卽古章臺也。

江氣藏空闊。春雲壓洲渚。蒲稗迷遠目。斷續川陸阻。野鹿頗公行。寒花自幽吐。不知何處村。時擊祭神鼓。遙望景陵治。大澤置環堵。行行即城闕。民舍雜官府。編戶排門巷。具體亦何數。幽哉沮洳旁。謂是因伏所。茅茨隱柴扉。一竹便撐柱。四圍榆柳青。風擾亂花舞。十日南窗下。臥聽清明雨。此是古章臺。家山在何許。鄰家送蘿麻。并借其具。戲作一篇。欲簡泮宮。後不往。

有客餉園蔬。借我兼菜局。幽人本多睡。欣起快雙目。念茲兩優中。勝負等榮辱。勿作勝負觀。此戲殊不俗。要須先生來。一笑供捧腹。餘譽猶有酒。晚食正無肉。願共南窗風。穆此菜根玉。

知識相問。多以封川氣候寬涼為言。大暑中。因念退之云。柳之為州。在嶺之上。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矣。封川去柳又幾里。氣候不問而知。因賦此篇。

退之序柳陽。水駛山不平。中州清淑氣。至此鬱以停。封川在炎方。更過柳幾程。不瘴已甚幸。謂涼茲豈情。山窮人盡瘦。草茂虎公行。濃雲從地起。地氣還相蒸。霖雨洞洗之。十日不得清。閉門坐小室。敬尊視餘傾。見酒暫懷喜。孤吟步中庭。炎燠亦何有。感思淚縱橫。

偶書
冬溫霜氣薄。日暮風烟重。蕭然一區宅。半與主人共。門前行跡稀。病足免迎送。觀書忽倦懶。酒力亦微動。寒燈吐孤花。布被尋幽夢。主人居之。誠有牛共之句。

對月再用韻
團圓滿庭月。冷浸華霜重。何人萬里外。與此孤光共。塵雲度征鴻。天闊目難送。三杯見妙理。一靜服羣動。陶然夜氣中。可以觀幻夢。

封州學東池。歲率率魚。冬晚粥之用。佐餐士。教授高公補之。至以紹興己巳之春。夏偶微旱。至秋。掌計者告匱。試出池魚。則比舊加三倍得。衆謂公躬自臨池。魚不化為苞苴。故所獲如是。觀如居士曰。漢武帝時。海旁民入秋漁海。魚不勝計。縣官利而取之。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再來。由是知物之繁夥。皆天道益寡之意。教授念以廉饒不繼為憂。則盛池魚以豐其入。亦天意哉。戲賦之。

縣官漁海魚不登。捐以予民。魚乃復一。物豐耗皆有道。大抵天心憐不足。先生手持尺二槐。教養專為周王來。且旦升堂說書罷。只恐廉饒生塵埃。池魚實饒補司計。此是從來學宮例。今年張網索紫鱗。魚出鱗歸稱數倍。青衫摩腹談經史。笑謂東池昔無此。豈識先生東海頭。一竿不數任公子。

八月來大濁暑。小屋其飢釜。土人謂自是以往。雖窮冬亦然。既而十二日得秋分之氣。窗牖涼生。與萬物由造化。誰通天地心。柴門閉濁暑。汗雨如滂淫。便爾嶺外熱。四序常相尋。露氣潤清曉。方知秋意深。

梅花
玉骨透花寒。冰壺清露滴。暗香驚返魂。移自芝蘭側。慙慙置書几。粲粲百態出。徘徊欲與語。奈此雪霜色。高標遠難親。欲疏還不得。箇中須有詩。若覓不到筆。要須明月來。託之問姑射。

學山野燒鼻。常登高望泮宮。如在火池中間。泮師率諸生教之。下至齋漿飲食。悉以投火。久而撲滅。護持一學固有功。然不豫除草莽。絕火路。亦其過也。戲為賦之。

傳道官頗清。防患計微拙。學宮墻外草。十里望不絕。爰除失豫備。滋蔓久盤結。野燒因風起。四垣俱烈烈。堂上簾低垂。飛灰如落雪。天矯通簷樑。流燄向門闕。可但光孔聖。亦已照十哲。諸生固莽莽。矩步未敢越。相與望而畏。鹿駭驚鳴決。似聞先生寤。書簾自提挈。傾盆漿一空。夏釜羹亦竭。勢過萬與薪。杯水謾毫末。願欲仗忠信。石壁驗莊列。顧茲烟燼高。難試腐與髮。護持終有物。遠近同撲滅。趨涼尋木陰。氣定始焦渴。三日冷官門。炙手猶可熱。先生聽我言。事細不堪忽。徒薪與去草。此理同一轍。勿謂草今無。火過茅已苗。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晴冬讓春溫。氣候如濁酒。我雖六塵清。亦若醉一斗。朝來天風雲。高葉聚良久。向晚等甘露。數點斷還有。迢迢萬瓦鳴。飄蕭近窗牖。鬱陶散襟懷。秀潤入花柳。出門聞笑語。蹈舞皆白叟。指予西江水。不可到南畝。十日田無秧。奈此家數口。乃知天地心。慈愛均父母。吾儕拙於言。額上但加手。人窮詩或工。肯為作詩否。

久雨
山嵐變濃雲。地氣洩冬熱。急雨春風顛。十日聲不絕。舍中流水入。牆外古溝咽。塊然簷下宿。狀若木雞拙。我亦類禪定。癡坐萬慮歇。廚兵忽相報。謂已糲藜蕨。隨緣就一飽。再看柏香爇。

東君滋萬寶。雨點無頭數。窮巷一居深。編茅四簷注。風平江靜流。山近雲低度。州城杯斗小。沒計泥藏路。遠望池塘綠。似是春生處。幽人本多睡。麴蘖仍相助。陶然醉復醒。鄰雞管朝暮。

清明前風雨。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餘醪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為賦五韻。

素竹吐孤芳。柔條敷瘦綠。誰將刻楮手。作此數莖玉。園林烟雨多。百卉飛蕞蕞。小室偶深靜。花意猶清淑。置之視席間。鼻觀常芬馥。

廣南食檳榔。先嚼蝦灰。妻藤葉。作上津。遇灰藤。則濁。吐出一口。然後檳榔繼進。所吐津到地如血。唇齒頰舌皆紅。初見甚駭。而土人自若。無貴賤老幼男女。行坐咀嚼。謂非此亦無以通。慙慙焉。於風俗珍貴。凡姻親之結好。賓客之款集。苞苴之請託。非此亦無以通。慙慙焉。余始至。或勸食之。檳榔未入口。而灰汁藤漿隨其咽。嗽濃醢時。未能清。賦此長韻。

海風飄搖樹如幢。風吹樹顛結檳榔。賈胡相銜浮巨舶。勸以百斛輸官場。官場出之不留積。布散僅足資南方。聞其人藥破痼癖。銖兩自可攻腹腸。如何費耗比菽粟。大家富室爭收藏。邦人低頭為予說。濃嵐毒霧將誰當。蔓藤生葉大於錢。蜨殼火化灰如霜。雞心小切紫花碎。灰葉佐助消百殃。賓朋相逢未喚酒。煎點亦笑茶甌黃。摩挲藉藉更兼取。此味我知君未嘗。吾邦合姓問名者。不許羔鴈先登堂。盤匿封題裏文繒。箇數惟用多為光。問公嚼蠟尚稱好。隨我啖此當更良。支頤細聽邦人說。風俗今知果差別。為飢一飯棄肯置。食參忘辛定誰擬。語言混雜常囁嚅。懷袖攜持類饕餮。唇無貴賤如激丹。人不詛盟皆飲血。初疑

被窘遭折齒。又怪病陽狂。嚼舌豈能辨。昨竊殊砂。恐或遇仙餐。絳雪又疑李賀。心出咳唾。皆紅塵未歇。自求口實。象爲願。願中有物。名喧喧。噓過膳肉。尚爲客。飲食在。願尤欲。酸醃甘苦。各有願。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貴如酥。況是華池。要清濁。我當效尤。進薄少。土灰在。喉津已噎。一身生死。託造化。瑣瑣誰能汗牙頰。

清明前三日將晚。風電大作。枕上賦此。

寒雲壓初曉。蕭蕭如飛瀑。驚雷下簷來。萬瓦鳴枯竹。長髯不敢臥。起視亂雙目。報言此何祥。衆寶歸我屋。細大同蘭栗。照耀比燈燭。又如傾水晶。一掃可數斛。翁述共羅取。富者人所欲。長髯爾何癡。妄相堪捧腹。降雹注大雨。是豈福不熟。都緣春風老。地遠孤花木。瘴癘滿枝林。東皇意寧足。騎龍作清明。雲間散珠玉。

聞杜鵑

少年聞杜鵑。不領杜鵑意。朝將書卷開。暮對春風醉。啼急落花飛。不廢書生睡。年來聞杜鵑。萬感集腸胃。罪大畏斧鉞。恩寬見天地。桑榆寄晚日。骨髓銷深愧。草舍燈火寒。瘴鄉烟雨細。休作斷腸聲。孤臣已無淚。

茉莉

嶺上老梅樹。歲晚等凡木。霜風吹枯枝。曾有花如玉。茉莉抱何性。犯此炎暑酷。琢玉再爲花。承以數腋綠。憐渠一種香。偏歷寒與燠。空庭三更月。酒醒人幽獨。有如高世士。含情不虛辱。時於寂默中。至意微相屬。鼻觀既得趣。就枕便清熟。夢中見靈均。九畹皆芬馥。

鄰翁以紫石斛承露山一塊。爲予書室之奉。斛蓋端溪之不堪爲觀者。然較以所載山石則勝矣。予是以有白鹿蒼壁之句。百鹿蒼壁。事見西漢書。若乃忘真假。遺美惡。則予不知此石之與真山。果同異哉。

見山不見理。眞假析爲二。看假作眞山。細大豈殊致。鄰翁憐索居。奉我石一塊。嵌空坐短小。枯澀少堅膩。承以下巖紫。其體潤而細。翁言白鹿皮。蒼壁漸倒置。歷歷加謝翁。分別非所會。但見眼中山。屹立出塵外。侵寒欲清燠。向晚亦孤翠。蕭蕭風雨天。雲氣或冥晦。雖無禽鳥聲。頗若巖洞遠。側耳聽其中。恐有隱者在。或問茉莉素馨孰優。予曰。素馨與茉莉香比肩。但素馨葉似薔薇而碎。枝似酸醃而短。大率類草花。比茉莉其體實閑雅不及也。

茉莉天姿如麗人。肌理細膩骨肉勻。衆葉薔薇開綠雲。小葉大花意淑貞。素馨于時亦呈新。舊香便未甘。後庭獨恨雪五雜。潔清珠璣綺殺終。坐貧子厚集。

焚香

五月黃梅爛。香潤幽齋濕。柏子探枯花。松脂得明粒。覆火紙灰深。古鼎孤煙立。儼然便假寐。萬慮無相及。不知此何參。透頂衆妙入。處靜動始定。惟虛道乃集。心清杜老句。高韻不容襲。餘馨夢中殘。密雨窗前急。降真香清而烈。有法用柚花建茶等蒸煮。遂可柔和。相識分惠。燕之果爾。但至未盡。則降真之性終在也。

南海有枯木。木根名降真。評品坐粗烈。不在沈水倫。高人得仙方。蒸花助氣。瓦飯鋪柚葉。沸鼎騰湯雲。重透紫玉髓。換骨如有神。矯揉迷自然。但怪汲黯醇。銅爐既消歇。花氣亦遽巡。餘馨觸鼻觀。到底眞性存。晚雨連日午後雨。勢欲漂茅屋。雨從炎海來。初不洗煩渴。殘虹掛雲端。落照明如燭。舍中不勝困。散步眺林麓。潭無一葉動。寂立類枯木。徘徊傍西簷。意頗不自足。舉扇招微風。送之入修竹。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爲賦此。奉有客渡西山。泉源出山足。別勺愛其甘。既享不能獨。汲取得陶甕。置滿彭亨腹。攜持若抱甕。前致且勸祝。是爲清潤。可用洗煩渴。珍重客此言。其敢付僮僕。新手法。向帶嶠山綠。我坐三生貧。大嚼非所欲。半世萬憂腸。兩飯惟脫粟。豈無半醴醢。恥榮色身肉。交淡況可新。味厚實爲毒。願茲等甘露。蕩滌糟與麴。醴醢六經間。作我清淨福。旁有教者云。春儉貴從俗。下有龜蒙竈。上是盧仝屋。中置短尾銚。細煮茶花熟。時可邀清風。同餉一甌玉。

黃真征以石首蒲一本相遺。石圓而蒼。小數數十。大率與蜂窠無異。又類蓮房。窠中皆舊蒲地也。石生海旁。俗號羊肚云。

細腰結垂窠。藏精事生育。兒已傅翼飛。孤懸尙憑屋。水仙脫霓裳。美實青如簇。實垂秋房枯。衆竅存虛目。何人得二物。妙手夸神速。摩挲小變之。形在實爲玉。徐拾舊蒲子。小大量其腹。一種一根青。有地皆充足。浸以西山泉。秀色遂可掬。使我讀書舍。涼意無三伏。常若菰蔣中。靜看江湖綠。奉觀宜有時。所愧詩儒俗。卽事

新涼到郊墟。秋水滿陵澤。主人坐輕船。恰受二三客。入網旋烹鮮。蓬蔬方小摘。甘同芡實肥。酸分石榴拆。所欣情款款。豈問坐席窄。岸草度幽香。還後金三尺。風搖水光綠。照作杯中色。沃此慷慨腸。看朱漸成碧。我今非次公。醉甚狂不得。眩眼既生花。蒼顛先墮帽。假寐便尋夢。那知紅袖拍殘燭。照歸時。分破三月白。

小飲木樨花下

東山有佳處。修竹臨滄浪。上下秀色中。木樨寄孤芳。玉露後臺菊。先作萬黃香。置之罌鉢杪。金釘澹榮煌。或云仙人醉。披披綠羅裳。隨此小環玦。散落天一方。我來便酌酒。是否那能詳。但怪秋山老。猶有幽意長。哦詩未得詩。已照明月光。樂哉徑醅酌。知在夫何鄉。豈非化蝴蝶。以夢棲其旁。明朝整冠坐。開卷書亦香。

山齋霜寒

山齋僅容身。寒到不嫌窄。小窗壓茅簷。虛靜自生白。寂寥賢聖心。顛倒文書冊。限以一簾垂。中外塵事隔。時於高樹杪。野鳥翻凍翻。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祗恐明朝晴。復作三春色。長橋楓葉落。終有吳江憶。索酒飯僅爾。趨勿遲久。去省餅中有餘否。毋論多少。速攜來。我已持杯先在手。長年煥熱類炎夏。今日寒風透。

窗牖。雖過黃菊帶清露。沙際疏梅似初有。背窗書卷問古人。教我真筌如一口。不須辛苦學餐霞。但祇開懷多食酒。酒食酒見于定國傳。

對菊

淵明不可作。遺芳落天涯。幽香抱孤榮。正色敷金枝。眷言出俗韻。寒透方相宜。南方十月溫。不見落葉飛。江氣與嶺霞。負此傲霜姿。向晚過微雨。月波湛明輝。風高便覺好。獨酌臨東籬。對之不須寐。要清清露滋。有客致木綿椅坐。爲山齋之用。

桃歌冬花蕉葉乾。寒到廣東真是寒。山齋竹椅冷如水。欲以薦坐無蒲團。鄰翁未必籍華綱。顧此流落心所憐。臨溪汲水下簾碧。爲染吉貝包木綿。長針引線作方枘。軟暖厚薄無一偏。雖是凝塵少來客。瘦骨拄衣身獨便。領君此意覺溫甚。我亦虛坐其敢安。家世窮愁豈今日。廣文之老先無貶。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

臘中苦寒不雪。不雪臘中之常。而苦寒爲希有矣。歲風動修竹。終夜玉相戛。曉望山頭松。孤瘦凍欲折。欣然掃茅亭。準擬看飛雪。待之踰時脚。脚硬冷如鐵。青山全不老。暮雨空淒淒。絕豈非地氣偏。濕濁舊不泄。剪水下雲來。祇向虛空歇。今年臘中寒。萬口稱凜冽。此是雪先聲。滿洗嶺南熱。豈更且莫驚。造化無差別。會須煙瘴林。都有琪花結。草色潤如酥。看取焦枯活。

辛未元夜

輕寒擁山城。遠綠生春草。迎神樂元夜。笑語開蠻獠。惟有團圓月。報我時節好。寸燈豈爲孤。厄酒未爲少。微醺短髮旁。人靜茅屋小。

竹間孤坐

連竹竹自如。觀竹竹不可。移床向前軒。與之相並坐。受日一心虛。搖風萬塵破。忽作雪窗聲。斷雲疏雨過。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觀月

山城向中夜。暑氣亦暫歇。幽蟲互喧靜。飛螢亂明滅。清風開竹杪。入此半軒月。坐久觀我身。不見煩惱熱。天邊白玉盤。只恐有時缺。願思得詩句。頌道好時節。看道搜萬象。萬象無一說。

擬州學橫翠軒

太華戴雪十丈寒。砥柱中流萬夫愕。未教簷簷入青蒼。故對書窗且橫着。平鋪秀氣一里許。不露雲尖與山脚。何人半破好東絹。畫出瀟湘秋色薄。

無俗軒

軒前疊小山。山下生新竹。秀色逗幽光。都作軒窗綠。公來坐其上。更置一株玉。岸巾人亦涼。意飽不須肉。露屑隨飛香。是中安有俗。

讀桃花

手提銅壺汲澗瀦。去年曾浸寒梅枝。今年汲水浸桃萼。明玉之瘦紅粉肥。天天灼灼豈不佳。如酒邊春春願宜孰。與山齋雪將飛。彼孤芳抱清姿。幽香入我苦吟筆。此意似非桃所知。我今顛倒六鑿鑿。對花下手。

悟靈雲。何人道眼絕世態。試以公論分妍媸。東鄰有女厭綺縠。雷五不待珠與環。

寒食

江鄉時節逢寒食。花落未將春減色。嶺南能有幾多花。寒食臨之掃春跡。花多花少非我事。春去春來亦堪惜。柴門風雨小庭寒。無奈池塘煙草碧。欲將詩句慰窮愁。眼中萬象皆相識。欣然應接已無暇。都爲老來無筆力。

遊西山

我來西江遊。兀坐閱寒暑。水外有佳處。欲往輒輟阻。昨朝主人閑。聯轡臨洲渚。開船入江雲。絕渡不須櫓。杖策徑登岸。騎從單可數。松杉生好風。導我緣陰竇。迎門野僧疏。對佛香爐古。峻上百級棧。竹屋亂撐拄。旁導得小徑。窈窕通深塢。石絳布青錢。巖泉迸飛乳。幽蘭隱高人。孤芳秀寒女。樹靜忽喧猿。林密疑藏虎。春半果如秋。空翠元無雨。蒼崖隔桃花。不可至其所。但聽葉間禽。似與秦人語。不會武陵溪。端的在何許。裴回登心骨。感歎就尊俎。麴蘖驅我醉。豈復更爾汝。一笑諧真情。萬事落塵土。謂已脫因拘。天矯升洞府。願茲懽與適。天暫慰孤旅。此身當有累。未是得輕舉。驪駒已載歌。蘭棹倚前浦。中流望林泉。隔岸聞簫鼓。上馬向柴局。山際玉鉤吐。

客惠賓州竹簪甚佳取退之鄭驩贈簪詩韻之數過成古風云

卷送風光八赤。竹新漸作琉璃色。世人貴耳便賤目。那知不抵蘄州笛。年來婉汗常浹膚。夏日自嫌汗枕席。有時追讀法曹句。恨恨宗人不多得。山齋置榻客一身。君惠清涼到心骨。門前客至莫見喚。老子解衣噴鼻息。

偶題

軒前有修竹。穿紙入窗櫺。清風動搖之。壁間影縱橫。軒後有修竹。山花依以生。幽芳吐孤豔。不與翠色爭。愚翁坐其間。萬慮遂不萌。不識動與靜。但覺懷抱清。千古婉張籍。眼明心已盲。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慣見紅華。忽遇此本。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鮫人織絹已奇詭。輕梭引絲不濡水。何爲玉人雕琢玉。亦在冷冷水泉底。截肪磨玷既成花。蓋以青銅鑿而起。體色當從太虛來。五采世間俱一洗。似云嫦娥醉步跌。謾墮汗渠出清泚。又疑羅山妃子泉。老藕拔根浮到此。華清宮白蓮。以玉石鑿半。照花滿白蓮。的中酒出。斯言謾謾何足稽。況乃窮鄉事有是。我聞賢者在泥塗。其涅不緇豈無以。外觀不逐粉華邊。虛室常隨吉祥止。心齋自厭葷酒肥。坐忘盡黜青黃美。蕭然蕭然積爲德。表裏絕塵無與比。黃昏陋巷風雨寒。細看豈非顏氏子。

道者寮成人爲書額擬成一詩

寮額高懸太守書。方盤烟燭運三珠。唐賢正筆久寥落。正則筆正。忽此相遇南海隅。是寮今雖茅草新。元是東鄰寒士居。士貧更在玉川上。三間破盡四壁無。我借得之稍營葺。灑掃共費十日餘。竹窗掛處青

山入。水色坐照髮與膚。焚香下簾百念靜。雖未得道不殊。假道爲名亦道者。竊復慕道名豈虛。風流間暇兩轡朱。筆含墨光能卷舒。醺醺爲我小飛動。到紙先有神鬼扶。我身漂零秋葉孤。短景日就桑榆枯。願憑大剌消百病。呼吸靈霧同醍醐。小段韻書

白居易。有覺關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爲秋思十首。

積雨滿闌暑。一涼纔有。望夜氣入燈花。細影搖書幌。楓葉飛紅薄。夢到吳江上。孤笛對兼葭。鱸魚出烟浪。覺來空惘然。猿子啼青嶂。頃隨千官羣。曉入丹鳳闕。侍立近金爐。下殿香未歇。宮槐露露清。馬羣寧愛蹶。日近長安遠。福過難辭拙。聖主骨肉恩。孤臣眼中血。天高不礙眼。矯首見堯雲。況復烟露清。八荒靜無塵。垂空不可狀。變化何輪囷。遙知五色光。上下藏北辰。我今在人世。悵望那得親。

涼至欲飲酒。此興不可逃。手提鱖腹壘。傾之若流霞。可但飲文字。搜尋到魚蝦。忽焉見妙理。眼亂皆成花。方知水底眠。杜老言不謬。天邊定何物。洗此瘴鄉眼。初如黃金盤。便似白玉碗。明河注其中。無處光不滿。與杯對之飲。萬慮覺蕭散。竹風吹我睡。不得終夜歎。

西風催戶西。落葉動相思。柏香穿石鼎。孤起學遊絲。籬垂草亭靜。籬菊弄幽姿。萬物同一氣。榮悴只如斯。哦詩時未成。覽鏡添霜鬚。南方秋不悲。奈我居異鄉。不見楓葉丹。但憐菊花黃。掃迹燕如客。斜書雁成行。夢中清愁闕。云此是瀟湘。瀟湘連洞庭。何處是東陽。憶昨離帝都。一別遂如雨。莊鳥雖不病。亦作越人語。茅屋終夜寒。單衣盡遺暑。荷葉未全吐。桃花已微吐。西湖蓮藕香。今也在何許。

日落紅練淨。山近空翠滴。爭枝鳥未棲。閉戶人先息。孤坐明月中。寒光入胸臆。衣潤毛骨冷。萬劫塵土跡。誰知茅簷下。我獨對姑射。老松成偃蓋。瘦竹抱虛心。清風度其中。瑟瑟韶音聽之。遂熟寐。飄然歸故林。三洞既微歎。赤松亦幽尋。高齋訪沈約。四窗桐葉陰。

風俗

民生各異俗。王制論不訛。惟茲封州郡。山之一谷爾。麥秋無青黃。霜冬有紅紫。嗜好既殊尚。言語亦相抵。問之彼不通。告我此物理。駭去如鹿麋。團聚若蛇虺。如何蘇屬國。胡女爲生子。已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嶺南自嶺南。勿用嶺北比。況自江山情。雅故均鄰里。暮夜松桂間。受月如受水。根根抱虛明。葉葉萬塵洗。先生一杯酒。月到酒尊底。畫以寄吾鄉。吾鄉祇如此。

靜獨

飲酒或濡首。作詩防嘔心。疾走欲避影。不如常處陰。陰前享明月。但鼓無絃琴。清風儻相遇。付之修竹林。一靜服事動。萬緣事我侵。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人圖作元夜。剪彩累紅蓮。天欲下青澤。萬瓦飛流泉。燒燈雨何損。不過市井喧。春若無此雨。從誰覓豐年。曉兒駭女臨管絃。見雨不止意缺然。百千燈光祇照夜。山下一輩知幾錢。人間萬事有輕重。況是作止當從天。

趙子禮勸農同有詩。和者盈軸。然皆頌德詩。非勸農也。擬和一篇。

山鄉窮。忙不知春。幽莽之種。那復耘。勸使一日臨郊垌。曰爾父老爾勿事。勸書勸諭因人情。要使秋稼如雲平。饋爾飲食煩爾兵。爾醉且飽其力耕。麻麥荏菹非一名。農有農事毋虛稱。齒革羽毛上勿登。黃租但議願殊恩。自今無問陰雨晴。扎扎聽爾緩鋤鳴。來紹聖之句。

又

山田磽薄高低春。田者緣山曠鳥耘。情農不趨林外垌。每以憚此求暫寧。守出見之告以情。爾輩勿視米價平。官今不用農爲兵。雖慶豐年自當耕。醉飽酒食爾有名。田峻至喜非驛稱。衆曰此亭公所登。願當去甘棠頌公恩。祁祁之雨明日晴。聽我吹爾擊鼓鳴。

良嗣壬申年來爲生朝壽。作一詩答之。

惟吾始生朝。汝祖五十八。甫及賈誼少。祖易大夫賢。機綢至不天。能有幾歲月。不得著斑衣。慘慘意常缺。吾如汝祖年。汝已雙鬢苗。似我蒲伏歲。汝方事紳笏。我得更祖壽。尚有十年活。汝之事親日。加我一倍闊。其如父與子。灾福勢相軋。災勝福力微。萬罪如箭發。向非天地恩。誰肉兩軀骨。後效皆渺茫。前愆正磨刮。今茲各天涯。瘴水東西隔。汝作飛雲感。我類杏腸割。天之加汝者。如與復如奪。每見榴花紅。爲汝惜時節。手持祝生香。自向爐中爇。但願早團圓。盤餐共轟轟。將此離別數。造物爲除豁。少寬寒暑期。未作枯木折。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也。

山齋道人夢魂清。夢中細響忽可聽。三峽流泉出幽隱。萬竅食此春葉聲。又疑相如夜病渴。蟹眼亂沸石鼎鳴。呼童起視果安在。云是四簷甘雨傾。于時火流祇三日。田兆正作龜縱橫。昨朝太守拜壇下。五龍奉命雲雷驚。小兒放散蜩蜋去。神鼓罷擊巫舞停。田翁翻溝出澗水。婦子田邊笑相迎。商量今歲多饒酒。是間指日當雲平。山齋一飽想無慮。摩腹臥看秋風生。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新寒尚餘暑。小雨結離愁。行人向西去。江水自東流。我趁孤船歸。回腸千萬周。假寐藥聲中。清夢何悠悠。恍若傳兩翼。飄然得浮遊。仙風入山骨。佳氣遶林丘。塵外人物古。雲間樓殿幽。自念此何許。而容區中囚。旁有老人笑。謂予失初謀。貪前慕垂餌。遂爲香所鈎。今茲窮瘁身。抱病炎荒陬。終歲骨肉念。百年離合憂。僂口事迎送。嗟嗟亦良羞。予欲從之拜。江波拍船頭。危坐記憶恍。羈心省愆尤。玉玷容可磨。水跌那許收。

自訟

我昔貧時多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謫宦官職場。屢及奴背妻子。緣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雲橫跌足泥淖寒。涕泣牛衣復如故。街恩省各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困烟瘴。天闊日思霽雨。性中不愛賓客詩。亦或未然工部句。文章誰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郡治西廳錦被花。不爲治架。每花開覆地而紅。或綠他木以升。予分其本植草亭之東。家僅相與栽木於地。高七尺許。上布圓竹。復破竹交加之。外出四簷。如屋之狀。通小窗側戶。以窺視而出入。餘皆花地。下置一榻。一几。可以獨酌。作詩以記之云。

栽花傍庭砌。立木爲花屋。小戶虛一偏。橫窗置其腹。分竹接柔蔓。尺寸引句曲。春工直解事。夜雨頻澆沃。枝條日滋榮。滿架籠新綠。紅淺暗香深。掛過薔薇服。此花名錦被。覆我四圍足。比之公孫布。豈不堪華綈。自漸流落人。尙此享癡福。我欲飲其中。亂影交醺醉。擁被即長語。傲枕眠清熟。又欲效王勃。醉處先磨墨。引此略題面。腸胃成機軸。染筆起臨風。定作花芬馥。王勃每醉。先磨墨數升。引致賓客。覺乃爲文。

米盡

米賤今年不論錢。雀鼠厭厭人留殘。青鳥不過百枚去。可得明珠一斗還。其如客寄已淹久。差澀囊中無可看。今朝欲寫魯公帖。四顧門外將誰干。經營薄少置廚舍。呼童告使知難難。從今且作涼糜計。難以山芋供兩盤。嗟予是身亦老矣。造物未置飢與寒。何當飯炊七寸梗。飯香及處皆同餐。北魏早越之國。梗米食所至。人皆來食。事見魏書。

春雨村居

茅簷竹屋吹山風。兩山流水環西東。如閉蓬窗小舟坐。四面烟雨春濛濛。塊然擁被看周易。烟烟萬象羅心胸。瓶罍所容可半斗。妙理盡在罇腹中。杜牧詩。明朝愛起寒庖空。市小米賤升斗豐。撥豎挑撥奴勿慵。熟煮爛糲供乃翁。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二詩見報。依韻答之。

兩種色。一枝花。何郎汗湯餅。妃子醉流霞。寂寥難伴山齋客。風味宜歸太守家。

又

機上紅江頭紅。其纖其澀皆春風。平鋪豈是寶刀剪。佳日尙用輕烟籠。何人不置芙蓉帳。置向山園寂寞中。欲尋詩句贊天巧。亂鶯秀發詩不工。一枝和露奉明牧。知我陋室非所容。果然花去玉爲報。瑣細換得光玲瓏。頽然只擁公孫布。曉枕不知傳鼓鐘。

出江

四岸出前江。開帆破洪浪。何必春水船。而後始天上。一家五年別。萬里遠來訪。自開櫓聲近。延首日願望。今朝兩相即。悲喜不可狀。牽衣小兒笑。敘事老妻惜。一杯藜藿羹。敢謂復同餉。地氣既疏濬。山居亦清曠。米賤不愁貧。時和定無瘴。相與最君恩。形影且依傍。惟憐囚罪身。此去幾時放。欲以問白鷗。白鷗波浩蕩。

南方諸州。惟山嵐江瘴。者瘴氣。蓋地氣不潔也。

又

隨緣禽在籠。觀道蟻旋磨。忽此作江行。開窗得虛坐。回首城邑卑。極目天地大。千山雨後綠。瘴烟不敢流。古木猿數枚。野渡僧一個。蕉心黃漸肥。荔子紅欲破。淨練鋪其中。到底只容拖烟消。日乍出。四顧無所唾。不之云。隨行欠王維。筆墨願借過。收作小圖畫。素壁時橫臥。

大暑。竹下獨酌。

新竹日以密。竹葉日以繁。參差四窗外。小大皆琅玕。隆暑方盛氣。勢欲焚山樊。憐然此君子。不容至其間。清風如可人。亦復怡我顏。黃昏開竹杪。放入月一彎。綠陰隨合之。碎玉光爛斑。我舉大榼酒。欲與風月懽。清風不我留。月亦無一言。獨酌徑就醉。夢涼天地寬。

閨門詩三首

幽思春雲亂。擬向琴中說。微寒錦薦高。未鼓絃中絕。尙有無絃韻。或可奏明月。階前望冰輪。去去不停轍。薄命如妾何。秋風河漢闊。

無心事鉛黛。采采菊金黃。徘徊欲寄遠。雲夢迷瀟湘。豈不懷君子。念念不敢忘。西隣擊神鼓。東隣聞笙簧。三嗅離邊英。淚落秋風香。

晨光入幽戶。手織回紋書。聞古有雙鯉。爲人致區區。書成立江邊。天寒渺無魚。微懷既莫致。慘黛何由舒。歸來更無語。悵望庭花疏。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鉛杯歷短檠。清膏沃幽草。烟孤孤焰瘦。吐此雙花好。誰爲夜氣溫。暗助春風巧。碎剪朝霞紅。綠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欹杪。美人輕燎之。要看火中寶。我聞家道和。可以感尊吳。門闥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展落南嶠。胡爲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施洪造。陽和隨根性。薄爲脫枯槁。吾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

口占

僧房花木疏。鳥雀下庭除。氣候爭寒燠。春光半有無。四山雲外瘦。一塔雨中孤。誰用詩人筆。收將好畫圖。未至鼎州。道旁有甘泉。既酌泉。過松竹。百步投宿小寺。翌日又酌泉。登輿。松竹間。蘭香甚盛。感而賦之。時自移封。

一宿招提又裏糧。寸心孤影自匆忙。客從瘴嶺尋邊過。闌在幽林深處香。動靜於人爭兩意。升沈如夢亦都忘。但悲垂老恩無報。淚眼瞻依日月光。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一瓢方此寄天涯。用巧居貧拙有加。晚食正爲顏觸飯。空腸卻嗜玉川茶。長髯亂磨輕於土。短尾濃煎不見花。擲柱可堪書卷少。空教癯瘠髮生華。

岳陽道中

客子方憂畏。津亭更寂寥。亂雲藏野寺。積雪覆溪橋。米糶還難買。船遲轉不饒。梅花有何故。冷笑背寒條。傍有酒肆。終日不賣。予待沽之。信實。謂予無占位。昨言也。

即事

可信南方氣候溫。冬寒未退已飛蚊。庭霜豈復冰魚膽。剪雨定無春蕓根。向晚孤城人寂寂。閉門幽夢酒醺醺。起來欲向寒梅說。一見眼明惟是君。

故居

北山三十里。憶得舊書堂。小徑通蔬圃。新醅壓酒牀。晚涼荷葉嫩。細雨橘花香。此夢今何許。隨緣又一方。

元旦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也擬尋詩句。吟哦醉卻休。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添月色。數點照城頭。俗習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畔。春米未曾休。人來大率。每夜無燈。過春確。則然松明。

春熱

地氣冬來不復藏。桃花都向臘前芳。無寒疑是青春老。耐靜從他白日長。野蝶舞餘還自去。沙鷗飛斷卻成行。迎風儘着單衣坐。淨几留心看藥方。

即事

晚來登眺處。寒燠正爭春。城古亭臺少。門嚴鼓角新。守城門。江山真是好。風俗不妨貧。克己從清約。須知太守仁。

憶昨

憶昨少年日。家無斗粟藏。街衢須得醉。得意必真狂。老去唯思睡。年來祇念鄉。幽齋誰共語。看徹篆紋香。久雨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二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剝。惟臺爲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并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負負無言志已頹。退宿道鄉愁不減。四簷春雨難驚雷。

投宿蒲圻縣

咫尺蒲圻縣。泥深路屈盤。小橋飛雪急。破帽蹙眉寒。家信無人寄。愁懷賴酒寬。轉坡聞有寺。一榻借偷安。

初至法會

正婉修途煩僕馬。忽投幽寺息塵埃。杜門雙影惟便靜。覽鏡雙眉未忍開。春色更兼山色好。雨聲常帶竹聲來。呼童起視檣中物。爲爾憑翁進一杯。

昨晴

幾日春山雨作霖。曉風端爲破重陰。登樓物色渾如畫。倚檻情懷未易吟。萬里斜陽鳥飛去。四圍煙樹客愁深。箇中定有超然法。趺坐端須仔細尋。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武昌分別處。江岸倚籃輿。對飲三杯後。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何日秋風夜。燈窗聽讀書。

漂泊初時尙念鄉。如今意定已都忘。小窗積雨草編潤。慢火薰籠藥裏香。正要門前蛛結網。何妨牆上蠟成行。山前春雨非常好。出鉢應須飽十方。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杜門管得酒餅乾。餘事難能著眼看。髣髴殘香幽夢斷。冥濛細雨落花寒。林梢寺隱鐘鳴晚。水外人喧社飲權。萬里一身聊爾爾。此生惟覺上恩寬。

封川大率園不誣。人采小蓼食之。葉尖而細。號尖蓼。亦謂之辣蓼。誤食往往殺人。又春水肥時。河豚魚極賤。二物。郡人所酷嗜也。作詩自戒。河豚。本草一名眼肚魚。

遠地窮鄉口腹殊。居然孤客莫隨渠。路旁施采尖頭蓼。江上爭尋眼肚魚。野葛可嘗雖是慎。馬肝不食未爲疏。此生餘日皆君賜。體粥充飢自有餘。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微浮橋。最爲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短簷疏竹小園亭。記得東風發女城。久醞萸蒲催祓禊。半肥梅子待清明。橋邊沙印鵝鴨跡。水外花藏醉客聲。年少不知身解老。曾將豪氣與春爭。

小鋪移根帶薛苔。暑中相對亦佳哉。素英吐蕊祇如玉。清思牽人全似梅。淺綠剪羅和葉看。異香撲鼻逐風來。觀君可與餘曠並。高士寧容俗子陪。

西鄰桑間有隙地。從可五丈。其橫五分之一。荒蕪瓦礫之所聚也。鄰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荒園茅塞閉墻隈。多謝西鄰借我開。力課頑僮移斷甃。小通幽徑養蒼苔。種雲無處容橙木。遮日聊須買竹栽。十畝故鄉松與菊。不須便與主人回。

民入錢抱價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漁翁謂抱價者販婦。則旁午于塘上者。皆婦人也。

積水翻深映。輕船獨遠灣。鳴榔時撥刺。挈網亂纏編。販婦貪趨市。漁翁喜動顏。輸他鷓鴣飽。煙際不勝閑。

封州

莫道封州是小州。封州雖小客何愁。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得醉便眠尋夢蝶。欲行還立看沙鷗。向非造物曾留意。誰把餘生爲我謀。

五更醉臥

獨坐前軒引破船。滿牀書卷任縱橫。明蟾自可當燈燭。修行便爲佳友生。眩眼添花知輕醉。小窗欹枕夢春耕。日高推被還思起。聽得廚頭有菜羹。

栽竹

信緣移老竹。觸暑種瓜根。小雨回生意。蒼苔覆斷痕。影還隨舊葉。涼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儘閉門。

值陰。秋熱發頭添醺酒。異鄉孤客與多斟。

哦詩

伯醉還思醉。哦詩未得詩。過雲飛雨急。斜照晚涼遲。嫩綠開荷葉。新紅入荔枝。躊躇搔短髮。倚檻立多時。時官多以封州僻。井邑蕭條。居處湫隘。爲歎。觀如聞而賦之。

相逢都說在天涯。緣似蠅頭舍似蝸。畫角樓前皆郭外。虛欄竹上是人家。草深正恐鹿爲虎。日暮漸迷鷗與鴉。老子豈知差別相。高眠飽看荔枝花。

幽居

蠻微分來氣未清。江風吹雨瘴烟腥。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青。人客漸稀真省事。古賢相對可談經。餅中況是無多酒。更把柴門著意扃。

偶書

帝恩容貸比天寬。天見孤臣涕淚潸。數日得看書半卷。一身猶占屋三間。團圓便是故鄉月。疊疊只如東越山。第引滄浪操心骨。幾雲終自不違顏。

重五

異鄉逢午節。臥病此衰翁。竹筍進新紫。榴花開小紅。山深人寂寂。氣潤雨濛濛。美酒無尋處。舊蒲在水中。

又

記得山居暑服輕。石榴低照酒尊明。綠茸花裏占詩句。角黍盤中脫錦綳。新人重午以老。去容身惟有睡。午宜採藥懶能行。謾令門外簞蒿艾。且免炎鄉瘴癘生。

夏夜用人韻

散員居事外。罪籍比刑餘。敢款山樊熱。惟驚歲月除。城樓傳漏遠。河漢曉星疏。兀坐窮清景。明朝曉看書。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惠蓮殼頭。實圓而大。云盆池。中白蓮子也。

盆池初泛小青錢。俄有盈盈淡竹仙。香老不隨明玉墮。子肥爭露寶珠圓。乍披紺色神都爽。欲擊柔房意尚憐。檢點朋尊亦新覩。心知無報日陶然。

夏夜小雨獨坐

杜門惟一靜。夏日不知長。竹下小窗暗。燈前飛雨涼。棋低無對手。飲少信中腸。此意此時節。尋眠未用忙。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東望嶺山。巒若蟠。碧羅盤曲注西江。鄰家蜜滿蜂臣分。屋角窠成燕子雙。門設雀羅遮坐客。燈排金粟照書窗。須還佳處如僧舍。拄杖挑雲到此邦。

黃葉征風石蒼蒼。既賦古風復成四韻。

附石蒼蒼護手。形模委色妙難如。黃蜂變法惟驚在。綠玉抽來祇寸餘。夜爲露華離几案。曉添寒井向
增除。如何便得生秋意。更欲中間置小魚。

初秋

包飯腰纏洞戶忙。芭蕉葉底稻田黃。微風有意回關暑。小雨頻來作夜涼。煙際輕舟分霽色。望中飛鷺點
山光。初秋便自宜孤客。鄰舍數家都酒香。

秋夜聞雨

海風吹屋亂。疏更花結燈。背背短髮。暑避新涼知有漸。酒扶孤夢未曾成。滿簾都作芭蕉響。四壁時聲格
緯聲。曉起茅簷落餘滴。爐香盡坐不妨清。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榻有誰知。年踰四十猶無祿。筆下千篇祇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梗獨
憂時。平生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聞暑

聞暑秋郊事。前山瘴霧中。猿猴都下飲。鳥雀未歸巢。弄飲試新月。披襟招好風。銀潢向何夕。零露濕梧桐。

秋夜山居

路轉城西一里餘。不妨山徑白崎嶇。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空翠入窗濃欲滴。夜涼扶月靜
尤孤。有時雖是風翻屋。賴我元無屋上烏。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腹疾不能赴

臥對佳辰兩鬢斑。幽憂深閉屋三間。肯能去濕方摩腹。菊可延齡少慰顏。骨瘦免教先落帽。酒行無分作
頽山。遙知太守登高處。座客詩成燭影閑。

相繼有遺子以紫石硯者謂是下巖石名曰玉斗予自湖南北轉之嶺畏行李重滯舊所用委棄不
存正以無硯爲窘得之喜甚且愛其名捧而戲之曰亞父後爾尙無恙耶爲賦此

眼如鸛鵲色如肝。此語傳聞漫有年。李觀匣中方念往。范增樽後豈知全。臨池欲試曾親演。把墨重看未
忍研。何幸卻同桐葉句。貯雲含霧到封川。柳子厚謝韓愈書寄柳宗元句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蕾以四韻戲菊

鄰翁情重贈我小金錢。半鋪開蒼蘚。全根帶曉煙。數花浮酒面。三嗅種籬邊。舍北疏梅近。馨香更勉旃。

哭潘義榮二首

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區每嘆懸如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
文章。但應祇有凋零恨。腸盡雲空不見行。公六兄弟相繼物故至義榮而盡

少年聯轡入京華。闊步超羣便起家。親覽聲名高漢殿。凝時蹤跡值長沙。公隨自司諫藏刀所在留餘力。

懷璧終身不見瑕。老眼相看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晚望有感

霜作晴寒策策風。數家籬落澹煙中。沙鷗徑去魚兒飽。野鳥相呼柿子紅。寺隱鐘聲穿竹去。洞深人跡與
雲通。鴈門騎甚將何報。萬里堪憐段子松。

客至木綿坐已爲長韻又成四韻

就溫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凍冽天。莫訝塵生楊絮席。都緣坐少席文氈。或君四坐平分暖。爲我長針細
納綿。從此門前有來客。不須稱遽足留連。

庚午冬至夜

今夜雲開北陸風。丈三將到土圭中。剝窮誰見陰陽妙。來復方知天地功。孤坐看燈渾是夢。蒼顏被酒不
生紅。卻憐土俗追時節。言語雖殊意亦同。

衡嶽左右道旁茅舍竹門中有老人八十一歲。宣和間嘗爲蕪湖尉。因兵火棄官。寓湖湘。無生涯。學
者時過之。問難義。遂相資助。皆自言如是。予飯其旁。飯已即行。馬上擬成。

茅舍柴門畫亦扁。松姿鶴骨向人清。闔門饋粥千金重。九品冠裳一睡輕。仁義到頭焉用稼。聲名真是豈
其聊。我慙瘦馬衝煙雨。不得從容慕老成。

自憐

木偶漂來萬里身。自憐飄泊向三春。人窮但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鷄失曉。廚中飯盡鼠
嫌貧。五更小雨卻堪喜。數樹寒蔬色已新。

春晝

深村春晝永。事事不相關。花少蜂蝶瘦。水清鷗鷺閑。柏香熏紙帳。竹枕傍屏山。付與偷然夢。樂哉天地間。

頻夜燈花。願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衝臘小開花。疏牙送飯匙猶健。細字抄書筆
有加。況是山前膏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草亭假寐

榮陸深處短牆西。中有茅亭客未知。天許病身全得懶。日烘春困恰如癡。壁間花影簾休隔。案上書篇燕
莫窺。更語東風輕過竹。老夫假寐一些時。

涉園偶成

額齡正是投閑好。膽薄誰知與拙俱。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教添。靜街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
筍尖。幽鳥葉間如有語。比翁難作逸羣鷄。

懷舊

家近西山雲滿籬。曲塘深處菱荷稀。雨餘燕向花間出。飲散人從竹後歸。炊到糜粳真是客。食他糠粒不

癡癡樓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中春去遠。落花寒處鳥聲回。風塵空翠入修竹。清濁幽生綠苔。不是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山人

自古山人合在山。山人何幸此偷安。身閑不束休文帶。髮短聊簪子夏冠。小冠杜酒量自來惟恨窄。微居隨分不須寬。惟餘骨體纖纖者。盡是君恩報答難。

雜興

秋風城壘小。遠望一消凝。洞客雲中路。漁舟水底燈。有鐘聊是寺。半俗不成僧。編旅其間者。塵埃料可憎。

八月間對月獨酌

月到空庭色界虛。酒壺安頓向冰壺。須臾萬瓦清露濕。鬢髻一輪丹桂孤。獨酌難成狂態度。閑身惟有醉工夫。醉中孰與參禪趣。此妙須知禪所無。

簡孫立之

無分雙清岸。醉巾蒼頭素髮與誰親。空煩食指報珍味。阻向歌喉聽落塵。檻外寒花應照戶。座中明月定生春。僊翁莫苦催歸旆。不比山齋酒困人。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往歲封川秋水肥。板輿行色照萊衣。江魚來處使君去。弔鶴飛時孫子歸。脂澤一匳留舊德。銘詩千古載餘輝。阿婆與我同題塔。慰問苦淡涕欲揮。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觴。舊日怕渡野塘寒。酒罷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爲兩詩云。不辭芳酒滿。怕度野塘寒。淡月侵燈暗。新春逗臘殘。主人方鄭重。客意敢闌珊。環聚散皆如夢。相陪且盡歡。

風穿花塢冷。月掛竹梢明。淺量三杯酒。狂歌萬古情。使旌浮夜色。歸棹有寒聲。傳客無盤薦。朝醒未肯清。

見西溪雪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還寒。綿裘猶薄也。冬令常溫。客不怨。日來還用理衣裘。浪開易落驚花雨。過暖成寒似夢秋。木葉搖風摧宿鳥。江煙帶暝起沙鷗。何人有酒生春意。願我新詩到筆頭。

擬送傅推官吉先。予以紹興己巳六月。自復徙封。吉先後一月到任。

漂流憶昨到封川。相繼人看綠水遠。屈指猶成一任。過頭我已出三年。款門對坐惟棋局。判袂論情付酒船。九月秋風去帆疾。可能相望不依然。

病酒

醒病初非病。尋真卻損真。孤愁如送別。清渴欲生塵。嗅菊時思杜。薰香未愜荀。蔗漿知可析。真致一甌新。

砌下黃菊。暮秋始開。爲賦此篇。

小欄培土待重陽。雨洗金釵未肯忙。終藉九秋扶正色。誰能三嗅爲清香。陶潛屬意空時好。胡廣隨緣卻

壽長古昔風流無處問。碎花浮泛一尊黃。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侵早泛舟。游西山有詩。即席和此。

開船侵曉霧。轉棹順江流。寺徑盤龍腹。州旗映馬頭。水邊香草細。雲際小橋幽。寫物欽清絕。展篇愧縹緲。

再和

暮會今平日。光陰趁水流。楚囚聊寓目。古佛不搔頭。鳥避人聲雜。雲藏洞穴幽。一舟橫晚渡。回首興悠悠。

初春五言

積暖浮陽過。輕寒宿冷消。康纖飛雨線。清潤入花條。節物病身老。家山歸夢遙。華嚴存至教。不復見無聊。

又七言

古人書卷漫翻尋。兩鬢蕭疏歲月侵。萬里家山孤枕夢。滿城風雨五更心。蒙茸軟草涵空翠。寂歷初花弄曉陰。燕子未來寒意重。數峯圓瘦入雲深。

初夏

春物闌珊逐曉風。麥荷欹角草茸茸。野梅結子疏枝重。老竹生孫翠影濃。美酒情懷還是客。異鄉歌笑且相從。薰然就枕皆佳處。醉夢何妨度曉鐘。

寒食雜興二篇

安居豈是安居地。木偶漂來且庶幾。日向柳邊回曉照。雨隨雲去散餘霏。相逢又說分新火。孤坐誰憐舊袂。揆衣試破泥頭開。煮酒。舊蒲香細蠟花肥。

小園亭

小小園亭盡掩關。身閑不用更偷閒。柳綿盡日高低處。春色於人去住間。已醉更應將酒解。負花須索把詩還。我今已是霜顛禿。不比休文只鬢斑。

閑興

陰陰修竹小茅廬。足可安閑許老夫。懶不觀書得計。貧唯煮菜鼠無虞。吏今更肯來橋外。鷗亦相疏遠坐隅。閑過華嚴方灌頂。焚香千古問毗盧。

出江

淨練已欣平似慰。更因過雨助清深。何人孤笛穿雲杪。遠岸歸舟入樹陰。鷗鳥慣看還客面。江山偏識老夫心。半鉤小掩黃昏月。欲得新詩箇裏尋。

綠淨軒

我願新軒不費錢。小將屋壁做東偏。誰留止水涵千丈。今爲陳人洗萬緣。樹近直疑臺作幕。月明方見玉爲天。箇中宜取容凡客。獨與清風泛酒船。

病後涉園

百病相尋體未平。幽懷感物強星星。猶憶如星星。地卑積潤野梅瘦。歲晚無霜山柿青。覽鏡但存心慷慨。杖筇猶覺步踈遲。如何每事難精進。日廢華嚴千字經。而病病起欲寫復無千字。新篇未能續舊耳。

范才翁惠贈

寶刀分惠過西窗。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爲君吹作玉花飛。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花木橫斜轉小蹊。疏籬竹屋任高低。何人移得僧窗靜。置在君家應事西。
吏冗文移祇作堆。誰能亭榭靜中開。直須事外關門坐。莫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逼濃嵐愈鬱葱。旁絕逶迤難寡助。其如氣象自巋空。

題大龍湫

龍湫噴薄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因流順勢無隱情。傾倒向人只如此。

題妙明師靜軒

小徑禪房鎖綠苔。坐中閒業亦幽哉。此居不是能清酒。但我初從鬧處來。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裝。淺染春前一縷黃。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豔付幽香。

宿長蘆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拍船頭。晚泊長蘆極欲愁。試遣長髯同煙際。望中李郭亦來不。懷李叔微。

來帆風飽自行快。去槳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然遲速我殊安。

建鄴春江水拍天。趨潮先發六宮船。何時形筆嚴清禁。縹緲金鋪生瑞煙。

風伯清塵過浙西。隨春萬騎擁旌旗。野人不識巡方意。替舞還憂爲虜移。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祠

山柳葉疏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里牛磯烟霧中。中元祠。古牛磯。中元祠。

和梅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十年萍梗已滯清。訪舊事須得便行。早歸關中奉高祖。重興禮樂定章程。

夢眼由來過幻差。焚香祇好誦南華。雲深潭底猶凝草。風緊洛陽無舊花。

梅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四皓已閑猶管事。留侯始了事求仙。仙人石上出一手。寓意後人非偶然。太華絕頂一臺。上有跡。且說高王寬法律。從他漢武好神仙。關中脫使關如鼎。自屏山樊能安然。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午煙林下一鷄鳴。

出門上馬雖所樂。乍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

隨風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密雨重陰一月餘。似聞虜馬又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奏江邊報捷書。

季天綬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甘貧。季老徒誇眼有神。未暇相煩展高棟。方圖補德效前人。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閑說仕途嶮險甚。未應從此便相疏。

代客

就荒松菊莫相噴。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督郵須束帶。定將秫米付他人。

雪中度湖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盡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疑是尺五。松柏已爲環珮聲。

琪花風亂欲成團。度嶺人言路已漫。我斥征夫第前邁。山禽不畏雪霜寒。

沐雨抗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菡局。野色侵簾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驚霜日夜飄。客程中夜馬蕭蕭。曉月一鉤猶未消。細肩擔擔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曉殘更誤傳曉。馬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虞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意象軒軒勢入雲。爲誰出手若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憂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槐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間夢。夢見山前虜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秋陽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須念行役。馬蹄多在柳陰中。露濃紅透棠梨葉。風緊落疎蕎麥花。馬首漸東京洛近。小寒無用苦思家。小枝圓熟葉纍纍。短絛尖新麥透泥。父老隨車說豐歲。相公何苦出關西。

九日

傳客飄零若轉蓬。一簪深念菊花殘。馬蹄踏處黃塵起。黃盡天涯落帽風。

鴻溝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溝。雖令羽削大河水。分得人心兩處不。

雨過

君把使旌臨洛水。我參樞幕過瀋陽。秋風想見吹歸渡。先看淮南第一山。

眼昏

雲壓江邊草樹低。婆娑秋色望中迷。卻知向晚有晴意。雨過一聲村落雞。

月下對花燈下字

年來漸覺老相關。願思願坐收餘力。他日歸家抵看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搖風暗綠疏疏葉。困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隨香韻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盤高插傍胡床

兒童眼自溫金鴨。三日爐金不敢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照呈清惠察院三絕

職冠執法公宜黠。端冕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問訊。小寒清坐隔疎簾。臘祭精嚴古院幽。鄰房不敢對茶甌。何時芒屨扶筇竹。度嶺相尋溪岸頭。柳眼淺凝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春意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絕

春淺酒寒人密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獨自知。披簾尋得晚花瘦。帶雨劃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卽事

竹輿曉出見湖山。小室焚香暫得閑。簾動東風入雙蝶。清愁何處不相關。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充素裹。爲渠臨酒脫金衣。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盡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難生未及齊。筱嫩不禁風燕立。綠梢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逼新寒驚遠夢。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鷓鴣起。黃葉亂飛旅櫂明。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勿因雲出念行人。閉關小閣團團坐。爾輩何妨暖到春。

道中四絕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沈。男兒馬上志四海。不是尋常客子心。

不見泥塞煙瀟瀟樹垂垂漁人不識閑中趣

敗簞衝雨出村墟。舊遊如夢慨平生。鬢華已逐心事老。溪水猶如前日清。

寒意無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山行全似三春日

林際一聲鶯啭焦。

頻夜燭花

密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釵頭綴玉蟲。

題安仁汪宰絕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夫心地須超出。此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詩於方丈

濃嵐暮雨隨人密。遠壑幽巒向客慳。清曠本吾胸次景。不須雲裏覓廬山。

過大冶縣

吏民俱困市廛小。鷗鷺相呼湖海寬。善息誰能力耕鑿。鼓歌依舊好爲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真偶爾。休貪晝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深愁深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檀梨好。箇裏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窗前寒雨正無邊。上舍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暗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薄。箇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危梯破雪入河池。今日還轅歲一基。道是得歸元未是。卻移邊角利州吹。
魚驚鼓吹塞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顧我才疏何所用。空將行李瀝清幽。
千山似箇憐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畫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團。諸將前驅旆鼓旗。不似東陽村舍畔。芒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健步移來知未久。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憐幽獨。旋放南梢一兩花。

憶故廬

不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逕斜。飽食醉眠渾沒事。風朝雨夜祇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閒。試尋高處覓閑關。落花芳草不勝恨。細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壺蟠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腳腳高。但得遠塵寬俗軼。不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驚枕夢回常半夜。倚樓魂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閒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酸醃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隴泥空滯馬蹄驕。馬信陳泥成。遇雨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難戀汝。外甥似舅豈忘渠。春風萬里空相憶。但願平安數寄書。

益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中憐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掃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醉。留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官身到處且回家。六房吏散無留事。滿袖亂紅墮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久晴。四簷便曉向冷冷。欣然擁被重尋睡。夢見溪中春麥青。

春曉鬱蒸如渴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凝。三日樓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是瞢頭新夢綠。田夫未肯遠來看。
門前又結綵爲山。千騎從容鼓吹閒。孰謂柴扉連竹塢。一燈和月夜深關。
益昌霽雨餘月。負郭皆浸。瞻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貺。

一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向詩翁筆勢中。
千倉積粟梗崔嵬。夜浸洪流亦殆哉。不是脂膏天所惜。豈應水到卻平回。
朝廷得澤偏封畿。避水人家即日歸。獨愧因漂如木偶。未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攜婦裹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行那不謂登仙。
莫憶雙溪水似藍。暫留荊渚脫征衫。更煩頻向沙頭望。望我西風出峽帆。
壯士椎牛進酒卮。五年不享鱸膾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備輕裘隨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疏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閒。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欄檻圍一古井。謂是真人丹成乘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爲塵。彈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詢。

靜修往行。仰戴鴻恩。願或可捐。誓竭區區之志。天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到封州謝表

成法。投。憲。網。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追。雖流涕痛懲而莫及。亟收危魄。祇拜溫詞。茫然晨夜以奔趨。惟是獲與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章布起家。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召。顧。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之。勿。勉。寔。體。國。之。未。知。遠。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履。既。招。登。滿。之。祥。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為。恩。朝。廷。於。帝。其。訓。百。愆。俱。宥。一。切。優。容。全。收。震。曜。之。威。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神。無。所。廢。軀。惟。知。頓。首。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著。明。而。在。上。訖。內。外。不。獲。於。咎。大。德。曰。生。無。隱。微。不。得。其。情。容。光。必。照。自。詒。威。者。亦。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敢。不。熏。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疹。之。身。遠。傾。葵。藿。獨。有。再。生。之。賜。難。報。乾。坤。

缺題

積。戾。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環。薄。削。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愧。伏。念。某。學。不。聞。道。仕。職。為。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謙。開。智。昏。必。迷。津。而。失。據。各。皆。自。執。過。真。可。文。省。循。內。顧。於。活。心。量。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願。於。寬。大。之。條。已。絕。觀。鏡。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勳。輻。輳。博。施。皇。慈。之。澤。此。其。為。德。非。所。敢。忘。茲。蓋。某。官。識。洞。古。今。才。兼。文。武。智。圓。以。靜。氣。正。而。溫。深。開。善。藏。久。蓄。發。揚。之。道。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旁。借。孤。危。之。勢。改。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拳。拳。服。膺。且。日。思。理。借。可。讀。益。求。為。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為。感。懼。罔。既。敷。陳。

回朝提舶啓

某。猥。承。台。曉。枉。鑒。雲。緘。以。一。時。過。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於。楚。繁。忘。其。罪。戾。之。因。曲。借。溫。辭。遠。形。高。誼。某。自。蒙。寬。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直。之。非。員。罔。敢。駢。封。而。上。記。中。懷。微。布。短。楮。嚴。題。掃。篋。箚。以。無。塵。謹。藏。珠。玉。望。旌。慶。而。寓。跡。如。見。軒。幃。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發解舉人啓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懷。慶。解。元。東。賦。已。精。磨。礱。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犯。斗。之。雄。行。即。春。風。必。觀。化。鱗。之。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為。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慈。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奇。孤。振。迹。寒。遠。官。箴。初。服。天。降。薦。溫。坤。維。分。寄。關。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會。微。稱。舉。動。輒。妄。迷。是。宜。過。惡。之。滋。用。致。滿。盈。之。罰。捫。心。刻。責。廢。軀。豈。復。可。文。伏。地。震。皇。擢。髮。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私。曲。付。鴻。恩。之。內。乾。坤。善。貸。蟻。蟻。俱。全。此。蓋。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惠。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徵。恩。大。更。昇。貞。祠。竊。願。饒。以。兢。慙。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安。窺。精。粕。久。困。膠。庠。偶。脫。塵。埃。遽。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泰。謂。其。必。當。父。母。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隆。私。肅。遵。去。路。以。兼。行。愈。覺。此。身。之。負。國。嘗。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聽。郵。傳。祇。拜。於。憐。之。告。遽。巡。自。失。踴。躍。塵。皇。此。蓋。皇。帝。陛。下。德。邁。湯。文。性。同。堯。舜。簡。易。而。抱。大。要。高。明。而。建。中。和。稱。物。平。施。自。有。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臣。敢。不。

與夫子所爲象辭。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象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象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象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類達主之。以象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且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象分上下。且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藏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子。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象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左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爲二十有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據三十有七卦。盡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盡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驗。其有疑難。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其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及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難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略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輒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徂於傳誦。初或失真。場屋之間。迫於暑刻。義復不審。往往謂圈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寢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綴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綴錄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盡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攻爲神農之說者曰。未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書。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書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夫。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爲重卦。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諸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羑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象繫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象。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

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為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為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惟是韻略音注比釋文容有不同而予於韻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別為錄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為是書考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書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溫違性佐使非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已已以來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瘠癯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書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露舊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為之云是孫太古筆太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偽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絕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售之事外或觀畫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畫隨余歸東陽遂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大都于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孟中者一人假杖於水履其上者一人背負簞宿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之前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人物不及寸而相貌衣服寬輒無一同嗚呼為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孤申叔彈琴勝而獲者後至河陽以示趙侍御覺其感然若有所感問之則曰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甫慶歷間仕官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趙昌紫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雖無侍御手摹之勢然易以善價較之彈琴而獲者猶愈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為之記敘時讀之如見畫焉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槩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家四壁立忍飢為學不敢荒書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澌視之蓋歛石也紋如瓜子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攜入舉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率大對所贈悲憤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雲硯小而肉琢謂是觀音石石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良潤微不及丁巳以後之省之寺遊秘館登曲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方至房陵臥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師坤維越已亥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減前二者或謂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大率皆陶也撤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借在邊塵間者首尾六

年丁卯冬奏事道次武昌以墨惡暴著上寬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偕往戊辰秋因事復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歛以資亡永嘉之遺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與予耶願今老矣為玉斗者止用以疏周易寫雜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懲元寶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負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數腴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不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潮嗽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其脈理遂成條連之形其實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全白蓋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過一本於封州審其生出如是政和王辰予偕里人輩少童以鄉書西上少童篋中積置一物綴之惟纖一日強請出之少童曰此琅玕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聞書持入相國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木之似玉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童則未信也以疑藏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偽顧豈易辨哉夫柳子厚之買驢則是有心於飾偽今此石初不以偽欺人而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雖然稱珍使得所遺則其定價何止於獲乎因敘石花併記于此

擬生祠記

君子之為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召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巧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便如景星在天不且暮可仰去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為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遜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為者某州孤墨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疏而貧并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為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敝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級加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為政儻以異時所以率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猶取諸己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圯甚者則斥廚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征也輕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實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黃堂下廉白日無事時詣學宮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教養之意俾自修飾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于盛于時公之為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謙遜遜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教官所見聞為親敢據實于右而刻之石

草亭記

觀如所傲豪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贈予，墻敗不相疑，聚過不見，可與爲鄰也。又輟屋後三棧，并西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營葺，庚午春，取後屋加窗牖，爲山齋，其冬，客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之以草，亭成，愚憐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盤曲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爲虛，疏瓦不相銜，仰見星日，風雨之所漂漂，鬱其陋，故是亭用草，蓋不覺不領，無丹雘，每旦臨之，閱義經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塋夢草之句，蓋草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覺不領，無丹雘，每旦臨之，閱義經一爻，閒以著草，考前愆，加深省，或讀黃帝書，辨金石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人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其識，亭之下，雖無泉之之榮，而夜雨亦可剪，無亂之之竹，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低，聽其自緣，草履往來，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搖春風，則煙草極目，蓋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上，問經義，說田畝草萊間事，權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草而止，惟是罪大惡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酒之意，亦猶行脚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流落，或遺酒以溫其無聊，即以一甕難貯之，幸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爲一味，此酒之所爲名，嘗觀坡老書東亭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爲乘除者，坡在惠州，曰南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時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雖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爲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坡閑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亭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棲苴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爲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廣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笑，書以爲記，使後人讀而笑之。

記碑礫孟

坡蘇居海南，盡霸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楊經營，得鐵杯十隻，豈復有銀荷葉，視坡蘇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贈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贈者，謂是碑礫，色白而質堅，予固碑礫傾之，然考說文，碑礫蓋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康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碑礫也，隨材之小大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康人取而就之，器成則又曰碑礫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碑礫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瀕海人皆曰碑礫，予其敢獨以爲蚌，謹記于此，以俟識者。

記白朱砂

對有民郭生者，病瘵瘵，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客中無晝夜，然火不知溫，蓋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微緩，不用，又少頃，去火，翌旦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白湖北，隨行偵三人，瘵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瘵疹不去，氣血之枯，大事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雖夕而瘵，太守趙公元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瘵，藥成，吾家有喘滿病癰年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投一粒，願得公證明，予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鼎冷，藥色如雪，相與澗水成圓，若珠玉之走盤，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異，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秘方，慎與口之藥者，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爲司命矣。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字重複，或淺俚，及僞恍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闢闢，陰陽之隱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纒纒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真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真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人人真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僞不可以一日能也，酒濁凡骨，變其庸神，內外如冰雪，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昏且晷刻，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事級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遺丹于黃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爲善之心，教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真，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爲無，則萬應俱備，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其傑靈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僞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平兄弟，起臥於羊羶臍之中，赤松父老，蓋僞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此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隨珠而不彈，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於學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柏，黃楊質簞，小徑紆曲，與永嘉亭通，蓋太夫人棲真之閣也，布衣時，每汎掃永暮，徘徊既久，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蔚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往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懷書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賁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此見君不見子，微嗜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太白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閑，躬耕自樂園圖間，開軒容膝日寄傲，坐對巖巖崇崇律之，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琴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

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真小兒。霍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鄉侯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爲柱杖。蓋竹之奇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偃偃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畫。僞僞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會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擊心思。雖已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不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意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慙乎。若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責顧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筆格銘并序

所僦蒙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爲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灑土壤。置諸几案。用以格筆。且爲之銘曰。質不鏗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爲硯。使磨而不磷。因形近似。予得取用之。實汝之病。然方駕則管城居士之所憑。接坐則子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難斷。雙於溝中。汝非不幸。

硯銘并序

玉斗硯。得於艱難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窗明意靜時。出而寫周易。謹爲之銘曰。實資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爰闢潤色。成汝德堅。久而或磷。利甚反賊。禿舌勿吐。爲過其則。汝其責。

自贊

咄咄斯人。來從何許。耳目周聞。手足備具。孰爲汝塗塞九竅。顛倒昏癡。惜不通乎世務。官窮職峻。虛譽暴集。觀者稱贊。汝初不知其由。禍過災生。萬罪矢發。觀者恐怖。汝亦莫知其故。詢其鄉。勿省桑梓。問其年。不記寒暑。訪其昆弟妻子。一笑解頤。扣其禮樂詩書。一辭不措。豈天子所謂物怪者是乎。其僕從旁而言曰。赤松之鄉。谷口之潛。天聖後有以文行號榮陽先生者。乃斯人之父。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爲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類。吾豈得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而耶。咄。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慈悲心。菩薩之心。如月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一切。行菩薩道。

函鏡如書。映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說此偈。當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其實相。是諸六物者。衆生悉知之。以實諸有故。遂隨起滅中。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常作如是觀。

宣和丁酉。太夫人終天。墓廬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埵投身飼虎因緣。嘗以頌贊歎之。紹興庚午。臨封。又得是經。願復成一偈。前圖見初集。

虎有爪距。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喙。惟見前法。懼怖畏。猛火銷金。觀汝難易。大慈悲父。持戒定慧。作汝津梁。無有障礙。豈非虎。宛視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於芝者。俗呼爲石花。已爲作記。今日敷設花廬。嚴置淨室。普奉十方。用結山。齋淨緣。爲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觀。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續紛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兩風霧烟。登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

最樂居士。一日舉兜率。說和尚話頭云。撥草拈風。且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如何脫得。既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麼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真疑慮。真疑慮。順風開帆。逆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向東門去。但有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趙元信近來得小蠻歌。便須熱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清歌聲裏便高眠。古老詩中借一聯。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相識惠善提燈。戲爲頌曰。

我有菩提燈。常照虛室內。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裝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遍沙界。巖風吹不滅。葉雨漂不壞。君如亦須此。市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點在。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薄二老。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箇中生出老村漢。看盡桃花歸故鄉。

又一頌。別趙使君。元從箇中來。卻從箇中去。雲月圓圓印海空。此是人間端的處。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七

擬墓表傳記

榮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蔡之金華。今爲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爲石室鄭。拱坦有諱百樂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爲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諮。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詰。進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蓋府君諸之子。西派之厚。德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于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衡之汲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海之湘鄉。皆爲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邵。邵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容止。美鬚髯。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微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林希自以爲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曰。秀傑。後累入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匿。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辭除廢粥不贖。爲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端所遺嫁。俾圖溫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謂之。則曰。人思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視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爲常。歷四任。口不及人之感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衰衰成。

文方其使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勝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壑冠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
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口辦曉諭第功同列或擢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
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鄒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贖先生中夜擊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
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願謂其子某曰吾以
不自振擢使吾母半世桑梓與辛若同盡茲為大痛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
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綱目字書翌旦如有所不樂置酒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
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剗削難置古作者中未
見孰先後其為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寢
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宜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
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
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勝誠

某宜和問嘗為先公遺表稿紀潛德之大槩以俟作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
賦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經書坤維寄閣越乙丑
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力淺微念一旦顯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首致書
潘公曰惟公鄉井華視之書知某最深今茲名位雖分滿堂之禍恐勿克追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
無傍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盡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稱名貴身日復一日榮
不查痛公幸憐之屬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仙時不有孤骨朽而豐琬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
狀以贈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雖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潘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
所託者祿食速誤茲志往來于懷久而未敢有言讀來示榮不查痛不知涕淚之橫落也要是二老人
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非陋乎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王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
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
也報至未幾某以罪謫居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賓年餘待制潘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
託公公之所以屬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瘵餘生裹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
者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為公家婦女有子實公長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當須臾日乃傳公家雖
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借出缺至鄂以歸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婦孫曰
到鄉轉力遣女即命其往見爾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頗成人婦孫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
吾為此言而公之易質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不赴幾而聞公死吾不隨棺而哭吾女之
歸公不能坐受果乘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時衰衣縗履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

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遂觀不認以為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為悲然公諸郎自
晦以下相次以立其事母孝比父存有加之猶子蕭陸而勤幹既晦等手足若九原回首可以無恨某
也登高而醉涕不隨風書以遺辭哀感可寄冀其鑒焉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回鑾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城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為晚然猶迂回外郡豈瞻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
即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尚幸見之

又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嘆關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即馳書贊慶且料嚮往
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縶裏書記不修寢與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
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年以考工部兼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罔隨筆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
南又明年留師自是滯滯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責負負也高館不忘過康省記官之慚懼

又

黃柑雖老頰脫極珍綠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小園猶是晴曛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率情
贈言其可紙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察

某方約蔡簿臨行爲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脫示。就聆即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專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悚。視不以眼爲輕重。第說視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所產。眼綠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點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之信否不能斷。謹書以贊石工車易。皇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賓

久不瞻晤。爲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半照。不以爲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又

中間締從道江西。高館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萎。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專帖。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哀。惕然愧。莫知所以蒙也。孫兒雖書。事易真。益以愧犯爲愧。久欲裁謝。顧數未能。茲因順風。敢布其略。

回胡提舶

欽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神綏有光。茂植嘉祥。譽望增著。瞻瞻見。且且不置。宦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使節在望。而某也懷診。因山不敢與士夫通名。謁史中有愧恨。非言可陳。尙冀高明。賜之照臨。

又

某屏伏遠裔。無所聞知。獨士民頌贊德政之聲。雖深山赤子。每竊聽之。謂敏肅廉平。非但洗萬船累年之習。而生養安居。皆在條理之內。故身雖繫礙。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俱下也。謹問之餘。輒復及此。

又

某才力綿薄。而纓當重寄。智識愚暗。而自投罪罟。墮天厚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坐見前非。孤負瞻知。有涕橫落。所以杜門飲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蠶織蠶露。以待終斃而已。受憐輒敢布之。

又

某罪廢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謙厚。尙如待顯人者。必避而不敢領。五雲之賜。既已拜矣。獨散員廢吏。不敢恬然。雙封塵浼。記史。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寸心。幸甚。

與方安撫務德

某不敢輒修開歲之慶。蓋鼎新之福。天所以報君子。而政成之福。上所以錫侯藩。不似區區之頌也。惠履時。茂對殊祉。即肅除召。徑上清華。惟日以俟。

又

某伏處便舟。煩囑公。願海濤等。既多且旨。仰佩不忘之隆。門既無客。家亦無人。老饕口饒心靜。所以爲感。

魏者。未易以一紙言也。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謠吟之聲也。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又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踴躍泥淖間。公旅瑯中。治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一年。不謂猶以囚罪之身。託餘荒於隣壤也。近因傳幹。具報記念之詳。輒爾自敘。

又

期集之三日。即懷刺上謁。偶台從他出。再往再不遇。踰月後。立馬門外。必求一見。而邸齋。行李去矣。爾後官遊之蹤。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自無定勢。高館之懷于心者。日以未致一言爲恨也。何當面承。罄此曲折。

又

頃者解后。猝猝中。但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逮備數班。列中外十年。嘗百色詢訪。竟不相得。查明兄曾不以一聲相聞。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查明兄乃謂其舊。又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進退敦篤。每如是耶。愧荷不可言。

答鄧教授襲明

專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高誼。不知閑廢之人。何以得之也。第有愧荷而已。似聞足病尙未脫然。閑居蕭散。經史山林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康壽。宜不棄而平也。嶺外望湖南如天上。邈無瞻近之日。回首豈勝攀攀。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浼。已荷報教之溫。九月末傳幹來。復領脫示。問勞委曲。一皆自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冷者所應得。於今感佩。尙溢于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尙歷歷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亦可時覽。以助嘯咏。資閑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爲恨矣。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臍膈交相爲滯。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散。欲詳謹以浼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託。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尙幸始終保全之。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心腹。慙懼滋甚。湯瓶剪刀。非但鐵工精練。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值婢皆知舞手。滋愧閑寂中。無以爲報。爾今此作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還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與陳總領漢卿

某自開閣。磨宸渥。榮正郎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會於九月內。因瘴僕還。以割目宛轉附上。少道胸中。憤之誠。未知得以何辰。冒記室也。即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實業。台候勛止。萬福。享遐浸啓。光大鼎來。謹

妻喪之間，無俟動祝。至於順時慎疾，亦古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

又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帖，雖切感佩，終以不一見爲恨。後來益更渺邈，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清事，與今茲龍任高華，皆即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爲問。惟日欽嚮，趙守便來，乃更惠教，爲禮動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某以率略蒙之耶？且荷且慙。某罪戾深重，無生全理。然隆恩混貸，得以尙存殘喘。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瘴癘腹臌，交相爲患。今猶羸休未已，區區之懷，坐是不能宣究。伏冀台察。

別方安撫

伏審光膺宸命，移鎮近藩，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懷慶，某正茲臥病，尙阻修誠，更辱移書，惟知負愧。念趨處之已遠，攀履焉以無從，感戀之私，毫緒難盡。

又

某自正月二日，感瘴病中，聞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拜區區，亦不能成。止俟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臘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膚自覺無神矣。託託之久，賸離之遠，懷此高誼，雖言何安。僕或末至顛仆，不知他時尙容修記。犯門闌否，自餘惟爲遠業，善保重。

別方雅川

某三年之間，無一字至記室者，豈自疎哉？度不可故已爾。忽辱堅書，既感且慰。伏承閣學移鎮近藩，聯舟北去，棹華光映，何慶如之。某託託之久，孤蹤有依。今遽一涯，徒劇瞻向。偶自正月感瘴，已七十日，邇來不能進食，加之嘔吐，裏骨之具，亦已營治。無再晤之日矣。牀前授諸子弟爲此，不能周盡。然令兄書中可以互見也。未聞萬萬惠時珍愛。

答袁教授

戊午蘭省，雖有得士之慶，然俸賈者志目中眉，亦有同口。塊閣別彌年，繼以流落，杳不聞宦遊所向。自呂少衡憂去，始聞以絳帳猶與少衡爲代。密邇相望，負戾不敢通。凡懷嚮之心，莫得自見。專書下逮，情辭蔚然。佩荷之餘，如見天竺波瀾也。益以欽仰。某衰敝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今未平，骨立肉銷，去死無幾。占語授錫，望書之，不能親染。爾後遇便，尙得別記。伏冀諒察。

附錄疏文

溫州普濟粥會疏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凍，殊可憫憐。今欲募善士共爲粥會，賑之日以五千人爲率，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費米千石，飢民度三月，有生意矣。諸善士僑隨力倍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之，所濟尤厚。願賜允從，幸甚。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懷填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兼濟之惠。嘉雖踰於千石，德已備於萬人。備分指困之

恩，當有醫藥之報。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承乏於此方，曾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責豈易逃。萬室告勞，運轉久勤於軍餉，千倉踰望。寬蘇倚俟於秋成，願布慈雲，化爲甘雨。教羣生之就燎，鑒危惡之倒垂。惟此投誠，不勝悲切。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刹。頃坐劫魔之火，化爲煨燼之烟。念閱歲之已深，欲鳩工而未逮。僅成廢舍，爰處縹流。願茲演法之堂，是爲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尤賴檀那。四境松楸，皆接麒麟之家。百年香火，況鄰烏鳥之巢。敢憑酒掃之勞，薄獲霑濡之賜。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啓。承乏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時布問。中間曾附短簡爲信，計嘗得之。去年九月，緣召旨趨行朝，遂備樞屬員。自正初子告殷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挈賸累，抵敝舍，迫于嚴程，不遑走謁矣。日幾因時奮飛，副親朋區區之望。

寄茂先秘書

茂先秘書大孝親家，即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起窮年，參晤未期，敢幾益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

寄商佐親家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雖見未親，尙幸過門寵臨。今日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仰何窮。冬陰戒寒，伏惟尊候萬福。碧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來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宛轉薦道處，無待一言。幸甚。謹奉啟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

剛中再啟。還家之初，曾奉來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字，殊用感愧。咫尺未緣良晤，惟對口唇倍膺長至之福。區區餘不能盡也。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茂先喪事盡禮。非但備見勞苦。而寢夢之事。種種不苟。益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末乘。于今飲嘆未已也。華緘遠來。尤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皇恐皇恐。

與叔倚

易海陵遠關。奉祠此亦良計。書至即就割。以應相公。今得之矣。屬承相公疲瘁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爲。如吾叔倚者。願當在閑處耶。朋友言之有愧。

又

邊事殊擾。朝廷見會合大兵。爲進討之計。護恐欲知。免解文字。垂成幾敗。蓋朝廷下禮部于都司。司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丁此擾攘。遂至廢壞。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達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爲書之意。龍一隻至叔職。且煩留宅中。俟叔義來取。即付之。

與姻家

親家母孀人。伏惟即日懿候萬福。七一姐孀人并初娘一二均休。令姪口兄同佳。家人輩再三附意。比歸浦江。不得略歸少款。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遑也。向聞七二姐以小四嫂孀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諭剛中時問。

果子一匣。海味兩瓶。謹往。殊愧無物也。

太醫事。俟宛轉試問之。但恐今爲憂難辦。蓋目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

與知郡大卿

知郡大卿殿撰。卽到台候萬福。屢辱過臨。盡爲別恨。適嘗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且日旌旆便行。無緣出郭。便言珍愛。勿薄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宜。

前缺兩行

四二郎可以來否。惠文惠昭諸人。皆未暇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樞郎向前讀書。願好惡。賀娘牙兒計安。

與巨濟書

剛中上啟。巨濟弟友承務。卽日深秋甚涼。伏惟里居清閑。德履佳福。老兄遇此。同骨肉無恙。第以今歲大禮。及科舉多事。逐日翻覆故紙。應接人事。其勞有不勝言者。竊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縣道雖于吾族有所假借。而吾弟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繼。止可濟緩急意外之機。爾聞馬調有人至。極堪。若欲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值明堂習儀正元。草草附此爲問。不盡所懷。惟願序加愛是望。不宜。

缺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嗚吐和在告今數月。前日奉惠字。不能即報。今恐因循曠絕。獲罪將深。故力疾爲此。

萬萬炤也。與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溫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飢。釜日。日在文書重圍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佳處。鄉居不至焦枯否。西樞開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特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夏之炎也。可勝欽仰。病後復兩目皆赤。爲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慙作驢仰而已。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政此馳念。姚忠來。得所惠帖。大用慰。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況田疇乎。鄉里若至今未得雨。兩至早禾亦無及。但或謂念九日已通濟矣。不知果否。當此旱乾。所煩石牌之衆。當隨分有勞。旨揮矣。不皇皇尙阻披晤。切幾以時珍護。坐膺龍渥。

與叔倚書

去歲之杪。蒙恩正位序。以非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材力秀拔如吾叔倚者。方久間待次。豈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慙耶。何當面見。索技此懷。

與季誠書

季誠教授奉議。卽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復。意欲別修記。今復困憊不能。當垂察也。奉聞已得旨除參。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許。正賢哲出力不足之時。丐閑靜退。恐朝廷失計爲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

與念二將仕

念二將仕。念親恩歸。亦欲參選尋調。因今附同官便船以還。庶遂庭幃之心。此間房下。可以無慮。若其來復之期。猶未可指。俟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略。

剛中再拜。念二承務來。塞聞所履。兼沐佳汗。爲慰甚多。舍屋當已就緒。兩多損。人情安否。數日遠甚。爲問不能詳。密此。此間曲折。令似必具言之矣。未觀風度。正望多愛。

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體氣終弱。然近來全無病。極堪喜。願隨樞郎念蒙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來春欲令一歸鄉里。渠以久不侍省。念念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順不可行。象他日自鄉趨蜀。又非得良便不可。尙遲遲未決者以此。萬一成歸。當在初春啟行。至期自有報矣。九二豚犬。今更議得李氏。乃胡丞相邦彥之猶子。其父近知榮州解罷。已于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初如意。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耳。恐至親欲知者。

與邦直書

剛中皇恐頓首再拜。器狹用近。任重力微。日就益滿。自致顛覆。向非朝廷一切混貸。是身無今日矣。已自歲自湖北再徙。隨封。齒髮既衰。裹以烟瘴。其何能久。第隨天厚地。與夫知己之恩。絲毫未報。言之涕下。區區敢爲吾邦直布之。皇懷無地。

熟思之。熟思之。乍到不得自以爲言。而對他人說及。仍稟白其人。亦令勿露。且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觀其力。圖奮壯之事。亦須轉手。不此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遷移之禍。書社不得不謀。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謂是庶官。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寒溫之外。半字不得亂發。亦不須數道人來封州。有便度可通書。自通書矣。來書又謂以我所作所寫爲念。不知謂何等文字。豈張亦未曾加。內恐吾憂。故謂已畢耶。日錄頃見汝說與強同置。今何如也。烏有長短。亦在拘數耶。更以實報來。耕沒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沒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雲自謂已結。何也。汝在彼聽勸。豈不知有無藉沒。指揮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渠已結。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在官。則官巾自有行遣。今杜方來時。已是四月念二。而整州略無施行。又我在桂陽界上。得郡官五月十八日書。彼間亦無承受。何也。不可解。不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間無他聞。則萬幸萬幸。自桂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口計幾里。可批來。十三郎。六月二十日發遣歸矣。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詣監。乞公據封州。翻結而歸。歸路恐亦不至狼狽。人已回。且得渠一人了當。甚幸甚幸。徑意已深。又偏身生瘡。如大風人已廢物。蓋往日拖拽損也。汪舉亦且而巳。兩行卻且在此。我小便猶有紅沙。然今亦豈計此。飲食并身體。比相別時。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者。非小人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實不然也。媽媽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衣服。且逐日挨抵。不要歸。煎迫家中。蓋彼實無所出。徒然生受也。杜方且支與。到柳盤費。彼可支與。回封盤費。俟我卻支與。回鄉果足。家書便附取來。書中戒慎言語。我所以必欲杜方回此者。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爲當時只寫册子上。已忘記。可再寫來。廣中將息之道。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生冷之類。飢飽生冷。不慎風。此取瘵之大者。此外無所言。七月五日晚。

北山文集卷之三十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來復州。衆謂汝發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饒物。決無徑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柳佳郡。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首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錄到省。割十一月出門。六月九日到。到不二十日。杜方來。得媽媽安信。并汝開福寺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遇縣自更易夫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其避開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今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即杜門念咎。此外一切勿以爲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寬者。又未知真是如何。汝所陳殷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備。人子之心。斷年不見母。自困囹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便得團聚。會不知汝非他人比。既身坐重罪。又其父有大戾。朝廷不忍誅。以隆恩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俯伏。以聽後命。豈可便望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萬一辛苦拖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施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使倉猝收拾。亦是來春。今若得至秋。放心移。不過展卻半年許。卻無憂思。二者孰愈哉。汝又謂殷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可說着。此又敗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飢飽。且兢兢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學。教養。以給朝暮。婚嫁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

熱讀公書。未嘗不扼腕流涕。謂忠良困抑竟至此也。而公處流離顛沛中。猶且小心慎密。總無怨排之念。形于毫端。蓋其固窮不變。原非罪累所得而拘者也。康熙乙亥秋。後學曹定遠謹識。

春聚萬福。令似學業進茂。持久契致間也。審判以次並告。爲言名剛中。昨承趙添監。遣發汪舉時會書。以在道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

與德和書

剛中敗率德和反經承務。塘來得書。知日來爲展之佳。借一五嫂孺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休。甚慰遠懷。且荷不忘也。老塘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州。道路安樂。又塘在鄉日。凡百荷外護。豈敢忘德。門戶事非叔義。又不敢煩洩他人。渠亦災寒。有可爲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位下骨肉同慶。此以遺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餘惟懷愛。以擬前業。不宜悉。剛中敗率德和友姪承務。五月十二日。

銘德一入選一專人。皆如期否。此書到裏。奉記已了。畢金善病猶不省。欲要令將息幾時。苦要求歸。今令隨馬綱去。日行不過一驛。庶幾可赴。但觀其形神。斃于中道。未可知也。下處薄業在彼。凡百更望照顧。恐

叔義心力亦有所不周爾。

今日遣五十八由水路去。使臣三員。次第十月。或十一月初。方到。更一番。五十八月初。遣却是十月初。到也。適又發書。由變路去了。今讀寫此。由金房去報安。我自得家中五月念三日書。及至今不收隻字。不知九二郎如何也。若得此幾時書信通流。諸事亦自漸有頭緒。又如此隔斷。不知家中如今事是如何。前後所批。分付事件。作如何措置也。懸懸之心不可說。且願兩處安樂。除亦無事。口次附書。彼亦日日寫書發來。七月念五日。

齊詞

臣聞安泰自便。積愆尤而弗悟者。多背道以興災。疾病既登。投父母而不逮者。必呼天而求救。輒因迫切。敢冒高虛。伏念臣窮瘁一生。昏迷至老。雖當富貴之日。不忘寒苦之時。奈何入官。罔功。享祿太過。九州無所。謂賦之何從。萬罪集身。賴君恩而終免。意者人漸略而天未訴。明可道而神勿容。比年以來。毒瘴交裏。嘔吐不已。寒熱深攻。藥雖善而勿瘳。積久而勿應。雖綿至此。沈謝可期。而陰陽者。乃謂暗瞶。今已漸輕。而可救。朕勝者。又謂沈疴。牢結。恐當謁意以求天。用醫丹誠。歸依妙化。伏望包容積戾。濟度危幾。萬里衰齡。少緩處埋之日。兩家稚老。同寬狼狽之憂。雖幸曲全。仰惟洪造。

北山文集卷之末

勅

勅左文林郎鄭剛中

朕以干戈未戢。念斯民之陷危。思以實惠被之。而拊字之吏。或尙虛名。未能悉副朕意。夙宵興悼。爾召自疏。遠賜對便。朝占語詳明。首及實實之政。良中時病。非曉達治體。能若是乎。其略銓格。特易官聯。祗服厥職。更許甄擢。可特授左宣議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填見闕奉勅如右。慶到奉行。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忠愍公樞密編修跋

杜桓

拱川鄭君周。裝潢其先世忠愍公誥文成卷。持以示桓。且請題識其後。桓生平公之鄉。不勝夫高山仰止之思。今幸獲挂名於誥文之末。乃不復以晚陋辭。謹按公以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温州軍事判官。六年十一月召入。特授樞密院編修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其云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乃趙忠簡公也。後乃張忠獻公也。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忠獻並相之日。爲盛。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矣。復次第奏行之。一時得人。號爲小元祐。公被此誥之日。政二公並相之時也。今觀誥中有召自疏遠之詞。愚意公在疏遠獲召者。此亦出於二公之所薦耶。不然。

北山文集 卷末

三六九

公在疏遠。則高宗何自而知之。然而二公之勳力王室。收用人才。以圖恢復中原。此其素志也。情乎議論不合。忠誠先求罷去。而忠誠獨在相位。邪正難揉。未幾秦檜秉政。倡主和議。而中興之業不振矣。公當是時。其能無憾乎。後公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大著政績。竟以剛忤檜。爲檜所擠。請居封州以沒。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邪。此誥去今二百七十八年。中更變故。廢所不有。而周猶克謹藏而傳之。豈非賢哉。周子履直。公十一世孫也。以諒直見稱鄉里。蓋亦得公家傳之懿者歟。永樂十一年冬十一月。

勅左宣議郎守尙書考功員外郎

勅讀官鄭剛中。考功爲南宮清曹。自漢魏以來。率選人物第一流爲之。以重其選。以爾剛中。文雅自將。介然有守。文昌望郎。肆以命汝。往服徽寵。以報知遇。可特授依前左宣議郎守尙書考功員外郎。奉勅如右。惟到奉行。紹興八年五月九日下。

勅讀官鄭剛中。考功爲南宮清曹。自漢魏以來。率選人物第一流爲之。以重其選。以爾剛中。文雅自將。介然有守。文昌望郎。肆以命汝。往服徽寵。以報知遇。可特授依前左宣議郎守尙書考功員外郎。奉勅如右。惟到奉行。紹興八年五月九日下。

勅特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勅。雖進士之擢。故侍從不以次升。易失者時之幾。故考課由於歲會。若時明陟。用口口書。左通直郎。權尙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蚤以文名。繼蘇才顯。擢副端於柏寺。藹著直聲。聯輝貳於春官。雅推清望。肆稽官簿。宜進文階。是爲厲世之公。式謹校年之令。益勸獻納。以稱恩休。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權尙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特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奉旨如右。慶到奉行。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

跋禮部侍郎誥

吳沈

右誥文一道。宋鄭忠愍公爲樞密院侍郎日所受也。公紹興二年進士。初調温州軍事判官。用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樞密院太常博士。兼權尙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金不可信。擢尙書考功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胡銓上書。欲斬秦檜。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入諫。銓得編置。又奏會開不當罷。施庭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廢。移宗正少卿。改祕書少監。樓州出諭京陝。充參謀。還除權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此誥。則爲進文階。封國邑而降也。是後試尙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進學士。出爲川陝宣諭使。與金人議畫地界。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陞資政殿學士。公在蜀。制賊將。抗賊虜。開營田。足軍食。當時有伏熊臨西之稱。屢忤秦檜意。遂斥逐以卒。檜死。始復官贈諡。前後所被誥文。兩易世後。散亡殆盡。今其裔孫謹藏。止此一誥而已。謹出以示沈。因爲考公歷任之大槩。書之如右。以見公平生仕宦。終始不幸。而皆在好人之彙鈞。當軸之際。始雖不能廢公不用。而終爲其所忌害。竟使忠賢之志。卒不獲伸。豈不深可慨哉。洪武五年。歲在壬子。

北山文集 卷末

三七一

九月

跋

鄭濤

右忠愍公改官誥文一通。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也。時金歸使驛。公爲宜諭司參謀官。及還。故有是命。所謂則柏寺。公嘗爲殿中侍御史。曰。卿武奉官。則以侍郎而居儀曹也。未幾出爲川陝宣諭使。時以使分陝陝西地界。金使爲陵贊謨入境。欲盡得階成岷等六州。公力爭不從。又欲於大散關立界。公亦堅不從。當時中外莫不倚公爲重。繼除四川宣撫副使。公之治蜀。最多方略。如移司利州。省費百萬。請減成都對驛。而於階成二州。營田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也。如分三路。命三將。吳玠。楊政。郭浩之輩。懼公方威震巴蜀。奈何乘鈞者。奸臣媒孽。始以才而薦公。終以才而忌公。巧計貶謫。屢易其地。卒致費志以沒。於戲。柔安易制。善於趨附。若韓肖胄。樓昉。范同之流。彼之冗散。避賢政地。而公之及於禍也。宜矣。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言公之自信已確。公雖云亡。又何憾焉。裔孫謹出示此誥。因考公被命。追歷官布政之大槩。濟之所知者。庸以附見焉。昭陽赤霄若二月初吉。

忠愍公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

勅。觀象斗樞。夙重本兵之地。密承帝命。尤嚴分職之司。遴擇通材。寵頒書贊。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剛中。博學淵博。器識恢宏。蚤發節命。及時顯仕。柏臺芸省。茂著夫聲。憲部秩開。深資於明練。屬邊陲之未靖。方邊伐之是圖。比命虎臣。列居府府。尋求壯士。式佐籌帷。其陸延閣之華資。往贊機廷之密務。願論思獻納。久已繫於忠嘉。而制勝折衝。尙有勳於裨益。體予訓告。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實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封賜如故。奉旨如右。賜刊奉行。紹興十一年五月九日。

跋

潘建孫

北山公勅賜尚書禮部侍郎。即奉命往贊機公。宜撫機務也。公之問學器識。既已深被恩陵之眷。而運籌指畫。更仰體夫付託之心。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者。蓋于公見之矣。乃未展宿抱。而斥逐以沒。惜哉。

勅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大小大夫

勅。朕於肆大告之朝。思我時昔禁近之臣。或才德之富。或辭藻之勝。各用所長。同爲國華。而醜正實繁。爲所陷罔。朕未克省。死於遷所。以莫克與。今日曠蕩一洗之恩。可悲也。故資授澤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鄭剛中。精業敏邵。問學該洽。中外更試。所至飛譽。多言可畏。朕不得赦。才難之歎。今古所共。朕方欲復用汝。而汝不獲事朕矣。以朕追命之渥。將無窮之意。九原有知。嘉服無怠。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左奉議大夫。前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臣鄭良嗣故父鄭剛中復職。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葉顒等言。謹以申聞。謹奏。告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隆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下。

跋

宋濂

故資授澤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資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桧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月六日。乃語下之時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奸。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鄭忠愍公傳圖史跋

鄭剛中。登進士甲榜。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使驛。檜遣剛中爲宜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爲川陝宣諭使。論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凡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忍收和好。乃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宜撫司在綿閬間。及胡世將就居河地。饋餉不繼。剛中奏。公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常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養生。不畏死。輕色俱厲。政懼。命都統每人入謁。必跪參。然後就坐。吳玠。陸榘。校少師來謝。語間吏。乞請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尙幾當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蜀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驛。及宜撫司激賞錢。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請弛鹽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皆從之。秦桧怒。剛中在蜀專擅。特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棄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桧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桧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澤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鄭忠愍公傳志書跋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癸丑進士。調溫州判官。以賑饑得法。秦桧薦爲勅令所詳定官。累陞尚書右司員外郎。時桢主和議。剛中爲陳金不可信。弗聽。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得罪。禍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改宗正少卿。秘書少監。樓昉出論川陝。辟充參謀。還除禮部侍郎。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宣撫使。尋充陝西分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出關迎之。與反覆爭辯。竟全階成岷鳳等六州。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乞移利州。省費百萬。又奏蜀雜征。請減對驛。及宜撫司激賞。時蜀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驍悍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養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開營田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鹽酒禁。復利州錢監。以救川引之弊。又奏罷都漕。在蜀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敵不敢犯。當時語曰。宗澤如猛虎之在北。剛中如伏熊之在西。其以推重如此。秦桧諷使遣金三萬。又令下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桢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棄宣撫司。因令刺剛中陰事。會金索北人在南者。剛中慮其曉勇生變。悉斬之。桢怒其專殺。召還。文致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桢死。詔追復原官。謚忠。

歷所著有北山集周易經史專音場碑烏有等編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有可軒奏議文集及上何

按金仁山云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不知公之勳業百未試一蓋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其大則蜀漢可以入關中公初調樓煩京陝頃頃重爲保關陝之計此恢復第一籌也而其言不用及在四川權奸決計事仇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於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日得便而爲之出關陝如探囊爾此恢復第二籌也失此二籌遺恨大矣願以區區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朱子嘗稱嘆之耳有志未就亦與宗忠簡同科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世稱北山先生祀鄉賢

初集自敘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宜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棄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宜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選篋中號遺篋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篋之桂陽以橫道故亡失良嗣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棄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嗚呼頃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經史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竭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宣撫資政鄭公年譜

元祐四年戊辰公以夏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婺州金華縣之北山下諱剛中字亨仲政和二年辛卯爲鄉貢首宣和六年癸卯發兩浙漕司薦建炎三年庚戌爲鄉薦首紹興二年壬子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温州軍判官紹興五年乙卯春赴温州判官任紹興六年丙辰秋召赴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既至賜對改左宣議郎除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八年戊午春權尚書左司員外郎除尚書考功員外郎爲貢院參詳官秋除監察御史多除殿中御史紹興九年己未春除宗正少卿移移少監夏爲樞密行府參謀出諭京陝左宣教郎多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左通直郎尋兼詳定一司勅令又兼權尚書刑部侍郎紹興十年庚申秋以年勞轉左奉議郎遇明堂恩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冬除試尚書禮部侍郎紹興十一年辛酉夏除實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冬除實文閣學士

爲川陝宣諭使紹興十二年壬戌夏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轉左朝奉郎冬遇太母回鑾恩轉左朝散郎進爵子食邑六百戶紹興十三年癸亥冬以年勞轉左朝議郎遇郊恩進爵伯食邑九百戶紹興十五年乙丑夏除資政殿學士紹興十六年丙寅冬以年勞轉左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戶紹興十七年丁卯冬以忤權臣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紹興十八年戊辰冬授授瀋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紹興十九年己巳春移封州安置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夏成疾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州享年六十有七越乙亥喪歸里舍會權臣死公道行丙子春追復原官職冬葬於東陽鄉招福原

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

何耕

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間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上接士大夫辨其賢不肖而採用其長下撫五十六州之民無有遠邇皆便安之道路歌謠如出一口故相秦檜忌其能誣致其罪蓋檜遠而檜之竟置嶺外以沒緒紳憤歎而蜀人思之至今檜死朝廷知其冤追復元官職其孤良嗣以二十四年十月五日始克葬公於東陽鄉招福之原後二十七年良嗣以書抵耕曰先公名節在朝勳績在蜀子蜀人蓋知先公之詳者乃今墓道之碑未立子其圖之耕以不能文辭不獲命則退考其家傳而次第其本末云公諱剛中字亨仲其先閩人五代末避亂浙東散居婺之金華與衡之西安金華之祖百樂生三子克從克允克明克從之子詳仕至中散大夫公克允之曾孫也大父諱累買禮部不第父亦亦八上晚用累舉恩調鹽陵令致仕終於承事郎以公貴累贈中奉大夫公自幼秀穎嗜讀書不肯逐羣兒嬉聚既長容貌偉然器度磊落博聞強識詞采煥發丁中奉公愛家徒四壁立母盛氏夫人賢而嚴爲躬桑學以濟其須公亦感激奮厲益用力於學與羣進士試有司必居首選如是者數矣至春官輒不利繼丁母夫人憂公年亦最長四十筆墨空而氣終不少挫讀者期其遠紹興二年廷對擢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温州軍判官溫名郡太守率用顯人每與公商議事決滯輒輒中理郡政一以付公會歲旱荒公徒行開閭巷開籍饑民窮日夜不倦或欲資富民出米以給公曰固也然行之無法則游手往往有持持諱說反以生事不若教富民米情以常平錢官自給之用公策全活甚衆貧富皆賴焉六年召赴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賜對便殿所陳皆當世要務光堯深器之改宣議郎除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兼權太常博士將有事於明堂前一日當享太廟或謂方行徽宗三年之喪未宜以吉禮見宗廟公獻議曰陛下以萬機之繁奪罔極之哀坐朝起居如平時矣方將親御戎輅以圖恢復何獨至於見宗廟而曰未可三年之喪陛下行之內庭不以爲朝廷之禮也景德開明德太后之喪未嘗廢享臣以爲當如故事從之八年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嘗因面對奏曰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今有司不肯任怨苛察之聲漸歸諸上姑息之恩各敘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帝嘉納之時大駕自建康將移臨安公又奏曰使朝廷謀慮足以粹敵貴罰足以使人離走一函之書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執簡舍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使國防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渡事即東

南。臨安唐足恃乎。臣願陛下既遇之後。勿以為安。上下一心。不置中原於度外。乃可。不然。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詞旨剴切。聞者悚然。會大臣主和議。金使在廷。中外口懼。又奏曰。大方賢人。豈可無因而自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舍之。今敵人一旦欲與我。還我已失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不可信也。然彼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亦何辭而峻絕之乎。正當虛心。守以中正。至當之道而已。除尚書考功員外郎。號龍舉職。除監察御史。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大抵以尊主威。察敵情為本。語皆驚人。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言不當與金和。歷詆建議者。至欲斬秦檜。帝怒。罪將不測。而銓母老甚。人莫敢言。公力為申救。禮部侍郎會開。亦以異議罷去。奏曰。方今金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其區區之心。豈有他意。願陛下優容之。其愛護善類如此。九年。除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金人歸我中原故地。樞密樓公。絕江踰淮。道京入洛。以至關陝。其所經歷。存問故老。褒表忠義。與夫敵情曲折。山川形要。悉以上聞。章奏一出。公手歸朝。又面奏保京陝之策。尋除權向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十年。轉奉議郎。以明堂恩。封榮陽縣開國男。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奉上天皇后冊寶。宰臣嘗謂太尉行事。公謂太尉秦官。不雅馴。宜改為少師。至論獄事。反復精密。必歸於無冤。而後已。十一年。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人叛盟。朝廷將用兵。公奏曰。陛下震發沈潛。布昭聖武。徽書一行。萬物吐氣。然點數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以甘言相悅。陛下能持斷然之意否乎。已而果再與金和。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宜撫使提兵於外。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公為宰相。言曰。此策信美矣。然利害得失。常相倚伏。遇事更變。則激而復起。當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因畫七事。皆施行之。進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且與金人分畫西北地界。金遣烏陵贊謨。孟浩二人至境。必欲得鐵山。公問之習邊事者。皆曰。無鐵山。則無蜀矣。公與反覆論辨。卒屈之。又得商州秦州地。十之四五。凡可以屏蔽全蜀者。皆在焉。始公將越境。與北官議事。父老數百遮馬前諫曰。引之入。乃萬全。今往就之。得無意外慮邪。公曰。吾計之審矣。引之入。彼坐於吾家。而不去。執之則為國生事。縱之則重傷國威。固莫若出也。縱有他。不過殺一使者耳。衆歎曰。公勇過賁育矣。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後去陝字。專領四川。轉奉議郎。遇太母回鑾恩。轉朝散郎。進爵子。十三年。磨勘。轉朝請郎。遇郊恩。進爵伯。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除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公自議畫界時。固已發動羣聽。遠專閭閻。號令肅然。旌旗為之改色。邊軍十萬。衆皆西人。勤悍。吳璘。楊政。郭浩。俱為都統制。分領之。權勢相引。而政尤點。公嘗欲移屯一軍。政意不欲。謂公曰。公必欲移此軍。奈楊政不肯何。公正色折之曰。某蒙主上委寄。偶與諸君相隨。君欲以身試法邪。政恐懼。下階推謝。公命之坐。曰。君能知過。甚善。吾胸中即快然矣。自是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訖公之去。不敢築公持紀律。嚴而濟之以恩。事細大必察。而行之以簡。推誠盡公。人人說服。不獨畏其威而已。蜀自軍興以來。橫斂百出。民不聊生。講和之後。當有以休息之。而供億不少。損公每處一旦有警。誅求無藝。民益不堪。於是舉精銳。思兵民可以兩足者。而力行之。首奏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嘗於治所築亭。榜以思耕。而為之記。其略曰。嘉陵江水之險。以護名者殆百。

米舟相衝。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今塞卒十萬。皆發弓卷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耕闢外。率以平歲計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度足支五歲。則可以請於天子。時貸農租矣。然公行之。皆有條序。課之以程。分之以利。勸者必賞。怠者必罰。愈久而愈信。故軍樂從。訖有成就。蜀有紙幣。思無錢以權之。公請益昌置監鑄錢。至今通行。凡六年間。為民減科數至七百萬緡。而備過金穀。亦數千萬計。蜀人方倚以為長城。而奇禍作矣。十九年。以秦事出蜀。至武昌。有旨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漳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與獄于九江。連逮甚衆。吹毛百端。無所得。遂以嫁怨朝廷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初。樞使人諭公以金三萬兩進。公嘆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今日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卒不進。樞已不悅。會金人欲取燕北人之在我者。公每為檄言。不可遣。而樞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謙等十四人。皆梟勇。亦在遣中。以此自危。相結謀叛。事覺。公察其情。雖可矜。而縱之必生患。乃先斬以聞。樞滋不說。積前怨。忿怒。且知公材器。決不為己下。遂極力擠之。公至封處。怡然。窮大易六十四卦之旨。而為之說。手寫華嚴經。開以詩文自娛。留封六年。無幾。微怨烈之意。見於詞色。俄發疾。索紙筆書兩頰。憤然而逝。實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也。公蓋以是日生。其始終之際。亦異哉。享年六十有七。未幾。復官職。後以良嗣遇郊恩。贈宣奉大夫。公娶石氏。累贈永寧郡太夫人。有賢行。始能安公之貧。中能相公以富貴。末能經紀其患難。方禍之作。良嗣亦就逮。謫柳州。夫人往來封柳間。調護甚至。公死。獨任後事。以喪歸葬。皆夫人力也。後公二十四年卒。公二男子。良顯早卒。次即良嗣。今為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二女子。長適新播知柳州邢晦。次適故吏部侍郎章服孫男女十一人。男曰樞孫。宣教郎。曰莊孫。承事郎。曰正孫。通仕郎。曰季孫。將仕郎。女適迪功郎詹密。進士俞恪。將仕郎李耆。進士蔣處和。餘在室。曾孫男女亦十一人。男曰伯衍。將仕郎。伯謙。伯源。舉進士。餘皆幼。公平生著文甚多。遺稿散落。所傳於世者。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疑餘十五卷。經史專旨五卷。良嗣訪尋未已也。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為文章。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開世異人。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為時惜。而不獨為公惜也。然彼陷之者。能阻其身。而不能掩其名。能屈之於一時。乃所以伸之於萬代。異時權位烜赫。可以生殺人者。今皆與草木俱腐。人至羞稱之。而聞公之風者。敏社敬慕。不敢少貶焉。其所得不既多矣乎。歲丁卯。耕以進士。赴類省試于益昌。適遇公行。嘗為三百許言以送公。至以諸葛武侯。章南康為公比。而論者不以為過。此蓋非耕之言也。蜀父老之言也。銘曰。

維古聖賢。養氣浩然。自孟軻沒。蓋失其傳。士饒厥中。見利則遷。或少沮之。端懷以顯。莫英鄭公。才雄氣全。其峻如山。其沈如淵。虛明內融。果銳而前。入為名卿。論事回天。出總元戎。千善于宣。帝惠西人。命公撫邊。公既厥心。振弊舉偏。悍將挫氣。疲貳息肩。酒賈適倉。適營適田。執鞭執呻。橫賦汝調。執孟賦汝。以鉏以鋤。西人愛之。語必曲拳。彼相何人。醜正怙權。橫加詆誣。寬杆連連。投之瓊海。塊處拘羣。公甘若飴。抗節益堅。

百世望朝。蓋庶幾焉。雲際天開。白壁洗滌。尊官顯名。追榮九泉。雖然其丘。東陽之阡。其不泯者。何千萬年。

求何秘監作墓誌銘書

男良嗣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與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罔。窮志而沒。沒之後。或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而恨雖九泉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懇懇於閣下。惟閣下一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續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忠盡瘁。爲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誦死嶺表。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爲之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爲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沒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息。不肯孤僅能。敘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懷慄。周遊四方。說得仲於知己。以爲不朽之託。而歲復歲。遞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湮沒先朝。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投於閣下。亦切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爲西南之人傑。揚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所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我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俊造數千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於諸葛武侯。章南康之問。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二年。閣下衰衰登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尙書郎。亟走上閣。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請知已。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荷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敘。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流芳於後世耶。嗚呼。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其老人往往說巡撫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此非加於前人一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洩于執事者。僅不損拒。爲一肆筆。勒爲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爲德可以淺深計耶。輕重嚴置。狀紙震越。

題跋

潘桂

北山先生功烈在蜀。孔明之後。一人而已。何道夫。蜀人也。故述其事爲詳。文亦鋪敘首尾有法。若先生曲賦泛濫。連橫通變。凡寓之樽俎。輪墨談笑。開至今。紳章布流。傳以爲故實者。亦不能備載。蓋其體然也。嗚呼。先生不可見已。見是文。亦足以知先生之大槩矣。秋臺翁書此詩甚得意。未久。與宇宙同機。銜恨而

殘。觀此令人遠想。慨然短氣。

題跋

徐木瀾

初心直欲復關河。保蜀功勞不自多。諸葛大名垂宇宙。北山千古共巍峩。

又

玄孫足老

秋臺翁生於嘉定戊辰。書此時六十一。風致不減。率更醴泉銘。始欲命琢主李瑛。刻嘉石。而流落頽墮。負其初志。忽忽三十七年矣。歲月不堪把玩。惟能撫遺編而流涕。天其嘉相之。

又

吳師道

甲戌乙亥間。師道杜門深居。日無所爲。則取家所藏鄉先正遺文逸事。稟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閒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尙恨未見全集及銘誌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唯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略。則忠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國勳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於梓里。寢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矯然有立也。師道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感慨。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麗。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因識歲月其後。元統三年十月下浣日。

又

宋濂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憲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九斛。而金州壘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請移司益昌。以便餽運。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鐵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撫所請鑄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爲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積穀減。俾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茲格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權士大夫。皆能爾之。至於道夫亦爲權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常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惜方欲沮

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總部令奏。但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道夫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相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遠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輟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監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閒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翁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又

南渡無宗老。東陽有鄭公。飛騰年不早。恢復志誰同。嘗嘗當朝議。堂堂治蜀功。權奸何見忌。直道自多窮。瘴海無消息。先天悟始終。文章愁電速。魑魅喜才雄。身後名尤盛。生前爵已崇。子能傳孝友。天亦佑公忠。侍讀銘詞古。秋臺字畫工。兵前撫遺事。短髮樹秋風。至正戊戌中秋。

又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之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謂主關吏。欲請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將咸陽。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贈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王喚喚以爲不若。還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制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見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德夫遂與大獄。而公竟請封州以效。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惟公乎。且公帥蜀六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同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銘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著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慨也。洪武四年夏四月十日。

又

范祖禹

北山鄭公之動業行實。著之於銘。見之於墓。公之顯贊。亦既顯白。而無事乎勸說而重述也。獨恨公以剛正磊落。大有爲之才。適丁災運之中。裂陽明之氣。刺陰濁之腹。遂使剛正之士。沮抑不振。邪暗之黨。迭肆毒謀。卒至亡國而後已。故公之構禍。雖曰人爲。夫亦氣運之致然歟。第有國有家者。不當以氣運譏。惟當盡力於人事。以幹旋拯救爾。此志士仁人之心也。然君子雖厄於一時。而生氣之不絕。則彌遠彌光。小

人雖得志於當世。而唾罵於千載。則無人不然。則作傳作偽之效。有識之士。所以卒爲此而不爲彼也。是故士大夫讀公之銘。第當取公之志行爲法。以益自砥礪。整饬之奸黨爲戒。而深用警省。則公雖沒。亦足爲世風教之助。此紀述者之本意也。故予讀公之銘。不暇他及。輒申此於羣言之左。庶後之覽者。同一勸戒。不爲無用之空言云爾。洪武六年三月望前一日。

又

游道存

古之忠臣正士。其氣量才識。有大過人者。其立言志行。不以權貴所壓而沮其志。不以橫逆所加而改其節。其守之也堅。其養之也素。罔不由學問之精。而施諸事業者然也。愚伏讀鄭忠公墓誌銘。有以見其人焉。公自紹興登科第。蘇永嘉判官。歷仕至資政殿學士。考其顯末。德行勳業。赫赫著聞。罔可殫紀。觀其在朝。奏議委曲。有回天之力。抗疏剴切。恢復中原之志。人莫敢者。而公力言之。非其才識之明。其能然乎。及其總戎于外。審山川之形勢。以察敵情。仗公忠之大義。以服悍將。上宣主威。下蘇民瘼。奈何以直道事人。卒忤時相。羅斥瘴海。死而無悔。豈非氣量宏偉。其能然乎。此雖一時之不幸。然流芳汗竹。則又萬世之幸也。視公之沒。猶不沒也。矧其餘慶流於奕葉。愈久而彌光。其亦天定亦能勝人之報也。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中秋日。

又

杜桓

宋之南渡。國勢不競。實由奸權操乘鈞軸。專政誤主。是以有志恢復中原之士。輒忌嫉之。不遠斥則死。卒不獲伸其志。若北山忠愍鄭公其人。公忠義大節著于朝。其治西蜀。政尤焯著。終始以不附和議忤權。遂致竄逐封州以沒。於乎。奸權當國之日。勢位赫奕。威焰足以死生人。公固莫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英風遺烈。有如景星慶雲之昭曜于天。見公之名。皆欣欣然起敬。而莫敢與視。彼趙鼎韓侂之微。大庭之穢。見其名輒唾之。善惡之在人。判若黑白如此。則夫人之於忠義。又何憚而不爲哉。今奸權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公之後人。皆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則公之志。雖不得伸於當時。而德澤被于後世者。不既厚乎。桓拜觀墓銘。敬書于後而歸之。

又

王城

城嘗聞伯父故老。講聞先世遺事。即知高王父莊敏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爲末第時貧賤交也。每過北山。必腰錢一貫。以助雞黍。爲竟日從容之適。及既入仕。則期以他日。不可阿媚權臣。以求官職。逮其晚年。果爲權相所厄。獨北山翁受禍尤烈。謫居臨封者六年。先莊敏亦成坐廢。終以不倚。見知恩陵。至有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之語。二公風節。照映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賦。則其平生不屈之操。歷歷可見矣。敬歎高君子。權勢折忠臣。豈非職耶。公服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澤翁畫卷後。俯仰高風。不勝感慨。咸淳庚子月二十五日。

又

方景山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宣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選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實家

焉。林檎數深。深村塾寺。往往皆時所經行處。時兵火方張。先生自言。室流離窮乏。萬狀俱備。死此一事。竹也。後既前。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棄鉞全蜀。然卒以執論不同。忤桢相。謫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困而能自奮。既奮而摧。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真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既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鄉背者。宜有甚於簪時。其爲雪竹。益深。深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將往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賦。肅襟誦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其年孟陬既望。

又

謝 題

金華鄭子。有家藏其祖北山先生所作雪竹賦。其匠意造語。與後所爲事業。以至誦死。輒相應。不差毫髮。子有既求名書。寫雪竹於前。復扣諸公。作行草篆書其後。最先秋葉公。草法類小王。勁潔可愛。作於咸淳辛未。至今寶之以爲妙。余嘗評北山賦於窮約時作。疑一時率然。以氣爲文者。皆可能。至曰觀負荷。分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今信泥塗之可拔。則不特一時之氣。凌轢埃壘。而狀物之妙。因以發其胸中之所蘊者。殆不減古人。此其所以卒忤桢相。而客死臨封。其屈也。乃所以自拔而伸。而物莫得而沈之也。秋葉晚亦有志於自拔者。卒沈焉。可傷已。後之欲拔乎流俗者。其毋爲積羽之所沈哉。後辛未十九年正月。

又

柳 貫

時予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簡體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凌雲山房。今痛耗十忘八九。視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爲之驚怖。難喜。把玩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世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猶賴其猶子子升。得不爲他姓之所襲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勿泯。猶足以爲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足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於精羽將沈。泥塗可拔。則晚節流離之禍。早已兆見於斯。使當時阿意取容之念。一萌於心。則絲綸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爲之拔拭。以盡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祗身厲行。常不敢後。而孟子所謂問伯夷柳下惠之風。廉頑立懦。寬鄙敦樸。直以百世言之也。葉公曰。父小章。出入章義。獻開潘公希聲行書。全傲顏徐。迹其辭氣。風流尙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齊人而已。至順二年。歲陽辛未。秋九月十又四日。

又

葉 謹

憶昔紹興間。國步日云蹙。廟堂信和議。僅保一隅足。桓桓宜撫公。六載鎮全蜀。力爭開外地。盡樹漢中粟。寬征弛民力。倉庚富儲蓄。謠言抗狄使。君命誓不辱。拳拳憂蒼生。素志在匡復。奸臣持國柄。忠義遭斥逐。傷哉炎洲賦。六死陳檄毒。繫公未達時。有賦賦雪竹。詞氣何激昂。兆見者龜卜。聞孫念家貳。圖象寫盈軸。

傳予弱冠初。殿玩會三復。凌雲竟丘墟。文脉誰能續。君其善寶藏。奚啻護珠玉。千古一欽歎。令人仰高躅。至元己丑春。予過凌雲山房。時浦陽方韶父。建安謝臯羽二先生。將遊臥羊山。邂逅凌雲鄭公子。有此卷相與展玩。逮今四十又三年矣。至順辛未秋。因訪拱山坦水間。子有公仙去已久。其猶子子升。予妹婿也。以前輩遺墨。數大軸見示。此其一耳。感嘆之餘。輒題卷末以歸之。

又

吳 師道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爲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勿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梅雪中云。果踐魁名。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元統乙亥十月。

又

吳 萊

寄相仲積題北山先生鄭公雪竹賦并畫卷五古一章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間。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親。使得珊瑚器。東國正接境。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凝。積羽忍不墜。狂會鶴裘來。因及蠟漿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一致。秦關收甲兵。蜀關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學行尙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本毫常扶臂。自應守遺文。重襲在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顛顛。因之寄題詩。爲酒懷古淚。

又

杜 桓

植物中惟竹。稟貞剛之氣。獨多。故能凌厲夫霜雪之摧折。而不易行改度。此竹之所以可貴歟。以其可貴也。是以士君子每託之以比德焉。北山鄭資政忠愍公。未遇之時。有感於雪竹而爲賦之。其中含比興之義。終始取竹以自喻。辭氣正毅。浸乎莫犯。後公出爲國家之用。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爲奸相摧壓排抑。不撓不隨。之死以之。竹諸賦中之詞。無少爽也。於戲。若公之氣節。比之於竹。殆無愧焉。斯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百世之下。讀公之賦。惕然有以自警也。不揆末學。輒敢挂陋書于後者。蓋亦不勝夫仰止之私焉爾。永樂十二年龍集甲午冬十一月朔日。

又

劉 應鑑

梅花三絕題跋詩已見集中
陋巷之環。澤乎道。順河朔一老。北風愁余。天寒憫惻。嗟哉三閭。梅有三似。是耶非歟。北山老仙。其梅之徒。作爲此詩。夫豈厚誣有之似之。終身之符耳。孫克肖。傳氣蔚扶。寫此先什。爛然驪珠。存翁示我。寐醒憤蘇。仰止先哲。拜手敬書。

又

陳 深

北山先生鄭公微時所作也。距今幾二百年。一日公玄孫足老。道余舊事。知少口口爲模寫三絕之意。命僧濟澤翁作其畫。且請鄭之老成善書者。如葉昌父作楷。潘希聲作行。何無適作草。余聖錫作篆。潘仲性作隸。而王會之。徐玉汝。李聖傳。陳伯修。及僧玟玉潤。輩爲之跋跋。遂成鉅軸。中更兵燹。每一追憶。恨恨無已。因誦公所作。屬余爲寫一通。庶幾猶存焉爾。余亦慨然領其命。時天意欲雪。案有初梅着花。卽相對磨。

墨瀟。信紙捉筆。既明吟一二過。信公行實也。輒賦數語。以想望公之風節云。
陰雲連天。飛雪。物色蒼茫。困。折。孤。根。腰。不。受。衰。故。發。冰。華。自。芳。潔。嗚。人。出。處。亦。相。似。三。向。花。前。比。君。子。但。知。老。氣。隨。名。高。不。覺。炎。荒。有。身。死。後。來。摸。索。護。存。古。竹。脈。猶。香。精。靈。聚。信。哉。奇。物。難。與。留。電。掣。靈。威。六。丁。取。當。時。紀。跡。四。五。人。于。今。追。憶。那。得。真。公。子。語。我。泣。如。雨。懷。新。感。舊。情。紛。紛。吾。生。自。愧。不。學。書。家。雞。野。鷺。淵。荒。蕪。情。真。語。切。心。已。領。揮。灑。橫。出。從。橫。糊。花。開。花。落。還。成。空。人。亡。人。存。俱。飄。風。君。不。見。萬。形。皆。有。壞。此。理。此。心。終。古。在。元。貞。乙。未。十。二。月。十。有。二。日。書。於。月。泉。精。舍。

又

元貞乙未冬。金華鄭君子有。訪余浦陽。一日。爾鼻祖榮陽公比梅三絕并結。時月泉主人已為搜筆大書。且賦詩紀其事。子有復俾余別寫一本。余不識字。詎敢當命。辭不獲。并書二絕以謝。

梅花長在美人空。朗詠清吟似見公。自愛孤芳比三子。那知出處正相同。昔人妙墨數闌亭。不入昭陵付六丁。蚯蚓欲餐殊掣肘。料應貽笑北山靈。

又

鄭子有常輯北山梅花三比時。余既為之書。因稱謂梅之晚開者。在正二月間。日和風軟。烟紅霧綠。照映上下。而清香素艷。挺然其中。凌霜傲雪之意。會宋誠肅之初也。余以比司馬溫公。官雖至宰相。自處如寒士。惜北山不及之。遂作一絕補其闕。屢翁見而喜之。俾余書此紙云。

臘肝迂叟乘剛腸。只有梅花可比方。任意東風染紅紫。自留冰雪臘前香。

又

曩余為贊翁書北山三比。謂北山以自況。後人常復以北山比梅。余既比溫公。暇日又須作一絕。以頌北山。先書此紙識之。

功名高並蜀山蒼。已矣封州道路長。歲晚慨然何所似。暗香疏影正昏黃。

又

曩贊翁令余書鄭北山三比時。余續寫比溫公一絕。且云。又將以比北山。三載矣。曩公今以挂大病稍愈。欲踐之。而索歸句。勉成一章云。

千枝枯樹剩殘葩。綠處風聲壓不斜。人道梅花似潘子。如何自不比梅花。

又

足老竊聞先北山梅花三比。既成。常有言曰。三詩鄙甚。但取類不惡。庶幾不致以脂澤汗漫香梅耳。後百數十年。不肯耳孫。請書于鄉之廟壁。竹真作楷。秋臺作行。尚綱作草。積香作篆。觀我作隸。深翁作畫。香齋諸公作跋。軸成牛腰。口子寄龍門山中。遂于六丁下取。隨而入空虛者數十種。每一念求。未嘗不口之以折。震翁出示此卷。有神物護持。令人幾欲抱遺書而泣。向忍言哉。向忍言哉。

又

浩翁賦此君軒。以程嬰。杵臼。夷齊。比竹。北山鄭先生。以二顏。屈平。比梅。上下百餘年。二老鑒裁。如出一律。曰。竹曰梅之幸。如斯。王佳翁得寓目焉。其幸浮於梅竹哉。謹題歲月。以識大德。庚子仲春分社日。書於小隱空齋。題北山先生梅花三比之後。復以比北山溫公玉齋。遂有如何自不比梅花之句。敬為補亡。知空老。必以余言為然。

又

萬物從來各有真。彼為草木此為人。梅花不管人閒事。歲歲年年自在春。

又

諸老留題盡可珍。一時巨軸劫灰塵。空齋妙墨猶遺在。千載於今見似人。

又

右梅花三比詩。故四川宣撫北山先生鄭公所作。公在南渡。厄貧不振。而志氣凜凜。故假以自況耳。紹興末年。因忤桢相。流落封州。又如梅花。不及移植於何遜之東閣。林逋之孤山。而橫陳於蕪間。然清香正色。固自不減。祇助識花者之浩歎也。惜未有人以梅比公耳。丁亥中元後四日。

又

風微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若問梅兄。竹其弟。終而語之曰。吾非凡草木比。或擬人不以其倫。予敢辭。弟告之。不知誰可與兄儔也。曰。必如孤行二子。才可與吾同出處。必徵君處士。方可與吾同氣味。又否。則錢心石腸。風簷雪虐中。強項不肯屈者。斯分我半席。若夫臨陽天。紅紫場中。朝榮華而暮飄風者。非但我。不屑。而彼亦自三舍。予拜觀北山翁指顏子。清臣。正則三賢。為梅花比。作三絕句。讀罷。作而嘆曰。無此主人。則無此客。梅花亦須為北山首肯。遂也。一轉為梅花補亡。

又

離落橫枝。素澹香。備風簷雪虐。剛烈丈夫。月香水影。獨清江湖。瞻彼北山。有懷林逋。託興方人。兼而有諸青年處約。爛熳德風。既顯氣節。生死弗渝。晚斥嶺海。汎汎自如。未遇已兆。徵久乃符。詩聲其心。花貌其膚。聲者其精。貌者其相。百世如在。英爽易舉。開者有人。先志昭乎。元統乙亥季夏一日。

公之出處。始終有似於比梅三絕。無少爽也。託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於乎。公之忠節直氣。奕奕見諸詩文。開學士大夫。所當觀感而效者。歟。是以公之玄孫足老。命善寫梅者。作圖于首。復請善書。錄公比梅三絕并結于右。裝潢成卷。及今公之後人。善保藏之。時出而與友共觀。亦足以作其生氣。玩好云乎哉。三續降臨而歸之。宣德三年歲次戊申九月初吉。

三絕記題跋已見集中

汪遠

澄泥古硯。光精美。宋遜馬肝。與龍尾。呂翁仙去幾百年。秘法不傳。今已矣。道人平生手三昧。散落世間寧有幾。製成風字乃絕品。首圓實重下留趾。口身爐鑪天所憐。摩挲冷而凝青紫。瓜紋剝落真寶在。雖然上有玄髮委。坐令焦土為至寶。不隨草木同銷毀。前生來結文字緣。天乎謫墮吾香裏。背題卻無建安字。歌蓋舞吾所恥。當時澤潞限南北。今喜萬方車同軌。鄭公何處得之。武昌曾費百金市。晚年竟參林下禪。案頭屢滴華嚴水。一朝委棄真可惜。天數難合固其理。千枝萬葉藏歲月。豈期朋舊特分似。昔年舊物今復見。戒爾後人謹藏。若房夜靜驚不寐。恍然紫氣射窗几。念居未忍遺磨研。晚吟令僕淚如洗。至大己酉仲冬晦日拜觀。

題跋

元孫足老

先北山風字陶泓。失于紹興丁卯。得於咸淳壬申。喜其亡恙。出為吾家文字之祥。歟。元孫足老銘曰。呂氏陶泓傳最古。從句宜來蜀土。不遭秦饑。同其所。天乎璧返珠還。拂拭再拜。觀吾祖。摩挲手澤。續女風自火出乃能雨。

元孫足老

我聞亡硯存。心形久役。役有數故物在。美比端溪石。大勝黃紙紅。鑄鐵古瓦甃。呂仙作陶泓。堅緻可行。墨臨風寫楚騷。口口抄周易。日陳素几間。事若先友執。豐手復研磨。此樂足超逸。去來豈無數。世事固難必。百年轉眼。我祖時而出。瞻言四友中。頗覺嗜好。敬仰山翁翁。三硯記平昔。六載填銅梁。歷歷可致詰。如以二口字。仙乎儼遺跡。珍重玉潤寶。補綴善收拾。在在有維持。其物元非失。天公教受用。文字發祥德。玉色配金聲。良工陶不得。若比鄰。畫畫相去乃伯什。

又

元孫足老

後一百二十有五年。五世孫鄭足老。得先高王父宜撫政山齋先生亡硯於曾者姑蘇龐那侯家。神呵壁返。歐陽文忠公硯譜所載。澤潞萬道人澄泥硯是也。蘇履視之。硯陰刻先翁之字。手澤煥然。旁篆二方。團五色金聲。青甃舊物。如隔山谷。簡齋詩。捧呈秋臺史君。大書陶硯銘下贈。筆力超卓。字法遒勁。如獲少霞長吉銘。丙子避兵。置原土。命孫工製新匣。請其空道人繕錄三硯記。因寫和韻泉長韻於其後。

又

蘇伯衡

余歸自京師。謁玄默居士于坦溪之上。其從子仲愚。出示家藏風字陶硯。乃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者。也。本末在公所為三硯記中。按公以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出。宜隴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

至十七年六月罷。禮以俱在。遂慶開者首尾六年。與戊辰秋因事遺失之語。則得硯之歲實癸亥。而今作乙亥。其為筆誤無疑。後百二十五年。公之五世孫雙巖居士。復得之於邢侯之家。則咸淳八年壬申也。遠今洪武丁巳。又二百二十二年矣。仲愚視如曲阜之履。秀實之笏。寶而藏之。罔敢失墜。雖有好之者。易之以明月夜光。勿與易也。昔人有云。懸千金與硯。而聘夫學士大夫。彼必將辭金而受硯。是硯為文房之寶。明矣。硯為文房之寶。苟名學士大夫。於凡天下之硯。且猶貴重之。而況鄭氏家藏先祖之硯。氏名猶存。手澤未泯。然則為子孫者。其貴之重之。又當何如。宜乎仲愚之寶藏也。仲愚上距忠愍公七世。距居士君二世。以詩書傳業。而又能守其故廬。保其器物。世澤之滋。亦可榮見矣。高門大閤。無非故家右族。世變之淳。更宗祧之不能守。矧望寶有其先世舊物。而尚論其世。如鄭氏者乎。此余觀此硯。不惟有以窺公之風烈。而且喜公之有後。洪武十年夏四月二日。

又

葉因

鄭忠愍公之九世孫杰子虞氏。乃蘇太史稱仲愚者是也。一日為予出其家之所藏先世陶硯。并公所為硯記。古今諸作。題識備悉。余得而觀之。不惟知硯之美。可敬可愛。而於公之志節。雖歷顯微。而不忘乎筆硯之好者。抑可見也。且公之少年。侍父官歸。而貧無一硯。以資其學。至研堅木以為硯。則公之所守。固有自矣。及公既貴。任歷外藩。而至於耆耄之歲。雖所用之硯。屢得屢失。而訖不能忘情於文字之閒。及至晚年。得硯玉斗。而特寶以疏易為輕。不許他用。於此見公之所以貴重乎硯者。至老而不衰。情乎玉斗。今不復存。而所謂陶硯者。以公之文考之。則於桂陽通讀之際。已失之矣。及公之後裔雙巖翁。乃始購而得之。故里邢侯之家。其地里歲時。相去之遠。蓋有不可知者。姑莫勿論也。但推公之所嗜。而其子孫。又能寶公之文。與公之玩而藏之。則凡所以繼公之學。而發泄乎公之事業者。將必能用公之硯。而垂之無窮。不徒愛玩之而已也。然則公雖沒世。其德澤之在於人。在於子孫者。千載猶一日。今古猶一時耳。嗚呼。其引長乎哉。洪武己未正月。

又

杜桓

咸淳壬申。雙巖鄭居士。復得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風字陶硯。硯陰刻公之字。蓋公親筆云。雙巖視之。不啻得弘璧大圭也。乃裝潢一卷。請鄉先達潘公桂書公三硯記于首。復自撰銘賦詩。記其復硯歲月于後。其寶之愛之。尊之重之。為何如哉。洪武丁巳。眉山蘇公平仲為題識之。是年去咸淳壬申。實一百六十六年。蘇公書為百二十二年者。一時逆推之誤耳。遠今永樂一百四十四年。上距紹興癸亥公得硯之日。則二百七十一一年矣。公之八世孫履甫。相傳藏弄日謹。一日遺其子煥。持此硯。并硯相示。俾相識之。按公登紹興壬子甲科進士第。授溫州判官。辛酉以資政殿學士宜撫川陝。其立朝大節。治蜀功業。鑒錫炳煥。皆非常人所能及者。卒以剛正忤奸。謫居封州。材不獲盡展。而竟吞志以沒。惜哉。今公之後嗣。皆能敬承公之餘緒。而寶有文獻之傳。罔敢失墜。況公之故物。有若斯硯焉者。名字具在。氣澤斯存。其不可知寶愛尊貴而藏之者乎。雖然。公之所以不朽者。固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寶。則硯之輕重係焉。斯所謂物因人而

重者也。桓竊觀新碑，三復記文，慨想風烈，令人敘起敬不已。敬讀而歸之。

題跋忠愍公送塔那得昭歸蔡女詩後

胡鑑

健將皆降將。今時異昔時。任渠天柱折。好在北山碑。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爲編修官。院戊午夏，又同考校省闈。給事欲屈無提之與下拜，公與銓力爭不可。

言頗訐，上大震怒。將不測，公與銓議大夫李訥等，夜半引救，上賜可。銓得釋，謫監廣州鹽倉。公又引大

義折棺，遂改除倉書。祠唐蘇辛酉到官，壬戌秋，闕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投獄。已已春，新州守張棟承

廣帥王鈇風旨，勅奏銓移吉陽。未幾，亦自四川被謫，徙封州。亦坐銓之謫也。乙亥夏，一病不起。銓方拘島

上，愧不能效，輿布云飲督收葬之義，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徙衡，戊寅冬，公之塔那得昭歸，道歷

城，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屬有悼亡之憾，輒書楚詞于後，蓋上以爲天子憫，而下以哭其私也。詞曰：

□□□兮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兮規黃閣，康瓠登庸兮黃鐘□□。死者不可作兮，云誰

與歸。斯文之不遺兮，莫知我悲。悲覽遺墨兮，風雅具瞻。彼半質蠻蠻比兮，其類有此。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前，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

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宣撫四川。蓋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死，上

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景移至柳，公之塔那得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悽

然，因書其後云。

又

胡鑑亦由廣帥。李還不出柳，相慨冰清在紙。至今遺墨猶香。

又

北山先生此時有胡李二公跋尾，後學不容復措辭。桂三讀而嘆曰：吳子野訪東坡于惠州，交遊之誼也。

黃元明訪山谷于宜州，兄弟之誼也。邢德昭訪北山於封州，翁婿之誼也。此詩句法精鍊，字畫嚴整，了無

遷弱衰頹之氣，不誠蘇黃第二聯尤工。蓋胡李二公未發者，故敢及之。

又

萬里問安，塔之誼也。一時情別，翁之情也。千載之下，陳陳有生氣者，胡李二公之跋也。予有其善，保之哉。

又

路八千來，塔亦難相。看冰玉開平安，點燈夜話思全蜀。五十四州天上寬。

又

玉潔冰清五十六。北山草木亦含芳。自如胡李塔同傳。璧合珠聯有耿光。

又

中軍款。韓錫去。潮州喜。湘姪來。欲識那郎高。但看那老健時。

北山文集 卷末

四〇五

徐木潤

釋自閑

曹德孫

潘桂

潘鑑孫

李光

九世孫

又

家傳數卷，乃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載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爲最詳。其載本舊藏竹友伯父處，奈

何古人書冊，多用緯穿，歲久線脫，錯亂混淆，莫可求其端緒。考覈中開，故書失去一十五幅，謹恭親先朝

簡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疑於後人者，至矣。嗚呼！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舊記頃年雖僅能

小人謹局可畏。君子得與常遇。老萊沒已一歲。胡李方始移。

準用於丁預後。殯亡在京死前情是蒼生無福。北山不待降乾。

仲方主和悉祖。知孝朋好尋先。卻是北山有後。可軒論奏慨然。

又

北山先生鄭公送其塔那得昭歸時，蓋謫居封州時也。賊指忌公爲甚，而害公爲深。推以重勅，難以大獄。子

有柳州之獄，而將吏賓客無一免者。紹興己巳，公赴謫所，趙成之之徒，又從而逼辱之。德昭不以利害禍

福動其心，而萬里跋涉，訪問安否。公賦詩餞別，方且雍容莊重，不憚不挫。沛然若無事時，非易所謂澤滅

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者乎？世徒以能推公者，殆見其淺耳。乙亥夏，公在封州捐館，而是冬棺亦殯。利

害禍福，焉爲太空，而是非榮辱，悉返其正。但恨不見其葬先亡耳。夫生也晚，近遊金陵，後公且百餘年矣。

見有過柏之墟墓者，無不皆裂髮衝冠，側有仆碑數尺，漫無一字。蓋人恥汚其筆，其後嗣子孫，亦無敢起

繒以自臭。賢夫歸葬，訪北山遺事，以廣傳聞。咸謂公不可以紹興中年人物暨論，而此詩其跡出於其元

孫足老。且有當時胡李二公名筆，以佐其光明。故後進生稱誦備述，惟恐勿遺。然後知小人之忌君子，其

摧折於一時者，所以掩揚於異日。彼之自謂得志者，予以爲大不得志也。觀是詩者，當有超於利害禍福

之外，足老字子有，以備學粹行世其家云。

又

鄭產淵先生諱諱，號玄默居士。忠愍公九世諸孫也。貧寒絕俗，學問通達，書與許文懿公門人葉儀景翰

范祖幹景先遊，得聞聖賢之道，心性之理，著有心學圖說七篇行於世，而景純非經新註，亦據獨見，然且

搜羅編輯，紹祖乘於不費，所以蘇平仲、宋景濂諸先生，皆序其書首，而述其行實也。其見重於名流巨卿

如此，此因見其同學之源流，而忠愍不賴有傳人也夫。

北山集後跋

忠愍鄭公，挺然命世之才，精忠之氣，在朝則奮之，在野則顯之者也。然源深則流自遠，根固其葉必茂，故

北山文集 卷末

四〇七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曹定遠

其子德貴，名其寶，克紹箕裘，而其後表出處者，又難以枚舉。至如足老子，有彥淵體，宗強南夫者，道揚前烈，廣集衆譽，使先公之辭翰篇章，得延於五百年後者，豈非諸子孫能保其氣澤，續其風聲，世守其業而不墜哉！況繼此而任修明之責，又有如世臣，如弘能，弘升其人，所謂遐接夫數十傳之遺緒，而無遏抑乎前人之休光者，數子有之矣。

節義紀錄跋

五世孫宗強

忠義立身之大節，行于己者至，則感于人者亦至。雷奮鰲起，鶴鳴子和，秋豪無開然矣。方高大父北山先生玉所之著足也，夜半冒鐵鉞，叩天關，以活胡編修之死，及使川陝也，隻馬出關，獨立於秋風萬騎內，干犯鋒鏑，而杆狄使，遂界蜀地之險，全骨皆忠，微體純義，而視此身若無有焉。茲所以吳江州甘於廢斥，師貳郡安於囚繫，實舍人無悔於橫州之竄，皆於此乎權輿。嗚呼！天理人事，相爲感通，向使吾先公至誠未至於黃金石，危行未至於泣鬼神，其何以影響於施行也哉！是雖先公所遭之不幸，而又於其間有大幸者存焉。願非秦檜之所能盡滅也，匪非天乎？若夫司法石公之高誼，絕出倫倫，又豈非吾皇祖平素履行清苦之所根蒂歟？視紹興時事，亦相與脗合矣。願不後先輝映，用是列敘其詳，以爲吾家大訓云。

題祭吳忠烈公磨崖碑

潘震孫

祭吳忠烈磨崖碑，文辭瑰奇，字畫遒勁，追配古昔，端明此舉，豈獨爲往者設哉？所以推廣朝廷將帥之意，增重廟帶之誓，激揚士卒，教勸忠義，爲無窮之休，至矣遠哉！想落成之初，歡呼感泣，不止如昔人有挾纊之嘆也。此乃默成先生，復北山先生所寄之書，其他語尚多，羅孫少時，因族家集中，咸嘉戊辰年夏，吾始得見先生模本，五世孫足老，其曰公有賢季，聲名隱然，又曰公所門下忠義相傳，且終之曰，率皆隨長，罔敢忘焉。默成先生所指，意在是乎？嗚呼！後二十年，雍公開宣威府，猶有蜀將家，如有鄭宜撫在之論，在時當又何如耶？

題跋

王柏

以書生取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與廟之誄，使人躍如漢平，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撰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讀誄之表，而警戒豈能悚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士用也，惟裴晉公開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柏，傷今思古，乃爲之長太息，敬書於磨碑之後。

又

胡翰

偉矣鄭公，負氣之剛，負才之雄，其立朝有長驅之忠，其治蜀有孔明之功，不能杜官側之奸，卒殲于嶺南之封，豈平其山立，耶平其川融，其得于天者不以人窮，固一世之豪傑，開氣之所鍾也。

又

曹志

忠愍堂登百世師，西川草木尚餘威。天生一部英雄氣，化作龍蛇紙上飛。

先嚴伯康公諱靜遠，號龜谷，名元來，宋進士，累官至知樞密院事，卒諡忠愍。

光徽英賢，邦家重器，得患之才，恢復之志，權奸忌之，強藩奪氣，一時進屯，千載公議。

又

曹茂緒

勵心忍性，學乃見真，危輪極疏，變動天聽，營田減賦，西土攸定，建牙秉鉞，敵人遠屯，道行儼然，百世起敬。

題跋

曹時震

吳楊在當時諸將中號雄傑，視書生輩爲何如？北山公以英才偉略，行事適機宜，丰采可畏愛，卒使之聽伏不敢動，公心之精微，於祭忠烈廟文，亦足管窺一斑矣。西山真文忠公有云，非誠與材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不能成天下之功，信哉斯言。嗚呼！獨如天何哉？

又

黃珍

馬謖收遠武侯令，神功不受李公呼。北山老子真豪傑，坐據中權役二吳。

又

曹永祚

近日西陲兩虎臣，吳楊亦合遜威名。無人駕馭俱闕去，安得先生起九京。

又

王策

功高宇宙誰堪並，帥蜀威名振北庭。千古文章難泯沒，重輝珠玉北山靈。

忠愍公北山文集跋

是集之遺，大宋迄今五百餘秋矣，故雖傳同家寶，而零亡烏散，咸慨係之。自去歲邑侯趙過謁，集藏稿，遂呈覽焉。乃侯旋諭刊行，公諸海內，而曹君良求者，參謀訂關，相與觀成，而是集之銷條矣。雖吾先祖忠愍公之後，輝耀朝廊，修明舊章者，類不乏人，而遙遙數百年後，夫且賞鑒多賢，樂則吾祖之餘芳，與今茲之大雅，並垂不朽矣。能固與宗叔世成輩，務成斯舉，世之君子，有不以是疏，而辱賜品題者，夫固終日望之焉爾。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冬月，裔孫弘能百拜敬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潛山集三卷

臣等謹案潛山集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舒州人。黃州教授。載上之子。政和中。登第。授溧水簿。南渡後。歷官中書舍人。以忤秦檜。謫紹州。晚召還。卜居四明。自號省事老人。其集目見於諸書者。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詩三卷。馬氏經籍考作三卷。焦氏經籍志作二卷。而周必大平園集又云。其子輅等類公遺稿凡四十四卷。卷目彼此互異。蓋必大所言。即宋志之四十五卷。乃其文集。而通考所云三卷者。則專指詩集而言。經籍志又說三爲二也。今觀文集已不可見。詩集亦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各韻下所收篇什尙多。謹真而集之。蓋爲三卷。以合通考原目之數。翌父載上嘗從蘇軾。黃庭堅游。以文學見重。翌承其指授。才力又富。所作皆能力追前輩風格。集中五七古體。皆極縱橫跌宕之致。律體亦雄麗伉健。其以成語屬對。妥帖自然。尤爲獨絕。陳鶴香齋續聞。劉克莊後村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皆採錄其句。競相傳誦。誠以其篇屈排寡。實足睥睨一時。與南宋時平易囁嚅之音。牽率潦倒之習。迥乎不同。周必大以杜牧擬之。殆猶未足盡其長也。今陳鶴等所摘之句。雖多已散佚。不能悉見全篇。然三卷之內。菁華具存。窺豹一斑。是亦可以存其槩矣。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潛山集卷一

雙魚花

物生本不同。所貴以形似。如何小草閒。或作潛淵鰓。宛然花葉分。有此尾翫備。如以柳貫鰓。十百共一帶。可以比目鱗。與世爲上瑞。稽首蓬萊宮。願附花鳥使。

送山芥與徐稚山

北風撼坤軸。飛雪封高崖。萬草坐凍死。不復存根荄。蔚然蒼山底。有此紫玉斂。本無塵土侵。寧畏霜霰埋。偶爲樵牧知。遂與薇蕨偕。堅瘦故耐久。苦森終怒俳。未免一時出。肯事衆口諧。可以寄樂天。時供八關齋。文昌列宿光。騎省後人佳。居官乃退步。養氣能實骸。一箸須子同。苦硬求吾儕。

淮人多食蛙者作詩示道

淮人爲水族。應隨亦已巧。田間有鳴雞。性命得自保。吳人口垂涎。捕取窮浩渺。於吳產或多。於淮求則少。要之業境會。食債良自繞。予也家淮南。遊吳嘗草草。平生下箸處。但覺皆羊豕。不論赤鯿公。亦及長鬚老。何況鼓吹部。可作鐘鼎寶。世閒多空中。所見徒有表。至美不外示。魚鼈豈皆好。君看十月鵝。羽翼甚輕矯。

宋 朱翌撰

變化須臾間。不念舊池沼。食鴉乃無言。食蛙或驟歇。鴉蛙等無二。妄想自顛倒。舌耕無盡期。所得在一飽。哀哉兩路徐。食方說燐燐。但俱供半饑。不必著錦襖。較之食瘡痂。豈但能稍稍。

游月巖

暮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與桂葉。煙雲成顯晦。茲留聯位關。初無大小餘。可以歷沒滅。但能照行人。千古此山側。却笑天上輪。晝夜不停轉。

張翰惠書告寢

伯龍營什一。撫掌鬼在側。燕公歸橫財。地下萬爐熱。貧富有物司。得失難智索。我今竟日餐。或待門生設。朝園斷菜根。暮火圍松節。黃蜂坐上座。方兄行禁錮。安能扶餘波。可以潤子饑。俯視腰一圍。何時解三籠。萬福縱有碑。震雷即聲裂。讀我送窮文。還君乞米帖。

與劉令食枸杞

周黨過仲叔。菽水無菜茹。我始有枸杞。與子同一箸。若比閩縣令。已似方丈富。但令齒頰香。差免腹腹汗。我喜我自知。不待草木補。致以不種動。日夕供草具。更約傳延年。一飯美無度。解衣高聲讀。蘇陸前後賦。

王令收桂花蜜漬地盤三月啓之如新

桂花老月窟。墮地散金蕋。長髮風雨餘。失此香旖旎。撫樹三歎息。留花姑少俟。枕中有仙方。解使香不死。蜜蜂喜輪囷。蜂潤獲漸靡。座深期三月。發覆驗封璽。虛堂習新觀。博山爲頻啓。初從鼻端參。忽從秋色裏。氣冠經綸間。可以降月姊。自茲開四時。何止名七里。

與郭令步至城下見田間稻秧已可插慨然有感示郭令

端居梅來往。春去誰與娛。春香斗升米。儲備東南都。薄暮喜穿屐。周遊又吾徒。念昔始經此。汗邪祝滿車。及今幾何日。立苗還欲疏。傷新舞翠刻。生意蔚以舒。吾生將安之。土偶之與俱。清夜夢鄉曲。未覺田園無。他時招子歸。把酒春雨餘。

重午菊有花逢與舊同探

舊菊秀端午。黃花作重陽。萬物各時行。半歲遙相望。云何忽並開。相與同一觴。仙人九節杖。東坡一枝香。洗去仲夏熱。如逢晚秋霜。均是酒中物。俱使吾年長。莫誇雨露私。勿忘草木狂。登高閱說渡。樂哉未渠央。

鼓浪示周宰

英英屈大夫。遺骨淪湘淵。楚人念何深。叫空冤水妃。雖無些詞招。頗有錢鼓悲。憶昨上巳日。縱觀金明池。突殿隱負郭。長橋低臥蛟。諸公貴人來。珠幢紺轡隨。兩軍各氣焰。萬楫生光輝。龜魚蝦形避。虎龍挾翼飛。想當大軍後。益豐遊子稀。況我中興君。高拱絕宴嬉。鶴人老淮楚。古寺臨長溪。節物亦撩人。風俗自隨時。往來兩昨。規矩具體微。邑人樂豐年。聚觀眼不移。捐金賞先至。頓足助絕馳。在昔攻戰具。今但娛羣兒。因而語兵法。可以感四夷。八寶水中央。大海壓左折。其中推劉翥。連艦揚鼓旗。先事能預防。在是則見幾。作詩示周郎。亦豈有成師。

竹枕

方林洗湘班。夏簟減新笛。誰與同臥起。青奴甚相得。這哉直節君。契分近愈密。深林捕貓頭。乃復枕上膝。直從無熱天。徑下清涼國。早晚報平安。一登我自適。夢中從我遊。子微推第一。

西園月夜竹影滿堂

良夜天微幕。林閒月如篩。解與竹傳神。月娥真畫師。東坡元不死。鶴駕相追隨。習氣未掃除。戲筆聊一麾。調和水墨勻。幻出蜃龍枝。圓成不挂壁。擲地容俯視。欲進復小卻。尙虛輕底泥。

初直省宿

薄暮欣暑退。吏散列閒屋。冰廳冷如水。孤坐巾一幅。久絕青綾賜。僅免牀下伏。何嘗語丁寧。但愧頭縮縮。頻年耗太倉。初夜費宮燭。枕書倦已拋。夢蝶來更速。哈嚕到天明。從人笑列宿。

次韻胡明仲見寄

去年玉笋班。仰視見樞具。論事似陸贄。任事似裴度。今年起衡山。出守非不遇。林頭看周易。象在益長裕。解琴須更張。謀國乃疾固。要開天地爐。更使萬物燭。可憐冰氏子。大似鐵鑪步。自謂樂於貧。公乃知其素。來別城旦晷。聊免吏部注。祝公早來朝。爲上寬北顧。

送張巨山

天方六月暑。君有千里行。相從苦不款。惜別難爲情。發軔子雲山。落帆石頭城。火雲午尤奇。水風晚更清。輝輝盤白樹。嘒嘒蟬爭鳴。今代太史氏。昔者蘭臺英。人如晉宋閒。詩與顏謝并。吾君志恢復。求士出至誠。玉堂紫微省。待子來經營。

七月十四夜月分韻得明字

澹澹煙霞清。鳴鳴角收聲。白毫萬丈光。下注千山傾。良夜三五時。玉樓十二城。皇天老眼開。碧漢雙瞳睛。窺我讀書窗。徘徊到天明。風從樹頭來。挾我入太清。飛登轉蒼蓋。燭燭徒營營。露氣下庭宇。秀爽凌冠纓。以茲無盡景。對此不平鳴。不如使雲遮。寂歷忘吾情。

有感

退之傳毛穎。步驟過遷固。當時不入眼。怪笑且驚怖。柳州極不平。裁書細說喻。浮雲蔽兩曜。憑虛亦暫駐。何傷黃道行。終古元氣聚。嗚呼古今一。吾其秘細素。

曉上烏石灘

急灘上水船。進寸輒退尺。老夫敢穩坐。解衣起佐刺。凡我同舟人。有力俱不惜。已濟各相賀。可以正枕席。反觀順流人。如電亦如射。艱難與快意。等是賊行役。月落東方明。雲收遠山碧。雖然兩白鷺。過眼已無迹。天地正爾寬。何苦自跼蹐。脫帶且腰舟。歌我履一雙。

章質夫帥廣時以酒六盞寄東坡於惠州書到而酒不至東坡有詩傳在人口思召作廣東酒壘適居曲江亦惠六樽且云吾家故事也爲此作詩

西橋鎮橋偶。紹聖之初年。獲落南人。雅意極周旋。六尊南海春。萬里樓浮仙。先生洗破甌。使者張空拳。五十有六字。至今星斗懸。君持澤國節。我賦四山篇。欣然故事倍。要使家法傳。禮等百牢我。情均一鰥天。夜來燈有花。不覺舞無煙。但恨語無味。何以追昔賢。

三月旦行園

我柳已飄絮。我菊亦上竹。雪壓密蓋地。鰲角橫入屋。茲辰路行園。喜色動眉綠。炎荒異中原。氣候少清淑。一日具四時。且存變寒燠。而我於此閒。兀若露上簣。但愛草木長。遂使杖屨熟。喜甚得小詩。意斷語不續。尙可羊何和。不用唐衢哭。諸公幸無事。來不待休沐。牀敷三百莖。勝負任反覆。

反大涌泉入紫微洞乃余尋出

山川有佳處。神物嚴守衛。自非夙有因。孰敢發其秘。衆壑擁流泉。青閒見白沸。洗我杖與屨。時作深入計。要須鄉道先。行與老人值。指我洞壑已。忽不知所詣。劇荒刻巨石。稍去眼中碧。豁然大厦開。位可百人置。嵌巖一日出。自此各遊騎。開山屬老夫。愛山必同類。甚畏長風寒。當暑肯欲決。歎伯逐行筌。相引入勝地。

歲乙丑余年四十有九矣因歸太自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之句次其韻

南來不遠。隨身一竿竹。四年釣曹溪。溪水香可掬。求方駐隙駒。時殺起黃獨。五十止欠一。何地可歸宿。今晨祖師前。一擲杯玻下。去以六月息。來期七日復。往事一局棋。信手不必覆。吾生行休矣。自此生處熟。

題謝道子君子軒

北極元軒氣。受命惟爾獨。四方散子孫。萬里異閭閻。載讀六十一。巖谷無遺錄。段記三十九。其搜出隱伏。世苦不盡見。誰爲合其族。儒林老丈人。與此淡無欲。開軒延十君。跪坐進三沐。高低列雲來。新舊開伯叔。謝道十家春。門戶各清肅。客至爲卷展。贊名問遷燠。一見伯玉。遂使季子服。我欲作竹史。就君求品目。

予居曲江五年今歲又將慨然有歸

坐對研旁峰。以閱屏上山。一事不挂心。萬病方窮源。吾君禮南郊。吾母望北還。一歲幾得。五年關問安。是自取之爾。尙復何所言。手植庭下梅。花開聊喜歡。繫日既無術。縮地良獨難。

寄江東王端明

憶人大江南。盛歌溫玉帳。三歲豐年玉。民倚嵩華壯。政碑滿七尺。賜蓋高一丈。平生詩有聲。行與李杜抗。餘力到行草。妙合晉人樣。如此未賜環。頗復舉衆望。前時幕下生。今作倚門航。故國動遠思。一夜清江漲。身如龜甲卷。猶自魚乙放。南風送新涼。爽氣來疊嶂。壺觴得自引。商鼎保無恙。願公介厚福。中書調糧粳。

十月旦讀子美北風吹竈竈老思散策之句初寮嘗作十詩因次其韻

戰休左觸氏。夢破大槐園。肝膽方一家。燕趙非異域。是中路坦平。本自無降陟。乾坤有乾坤。無極復無極。海角盡東南。天門洞西北。萬里無寸草。何人不相識。亦有鼓刀兒。大烹舉銅鼎。

林間道澗侯。川上赤鯨公。姑從賢者樂。勿笑鄙夫空。秋宵引佳月。暑晝追涼風。如此了一生。我其盡上翁。

其三

戲語隨頭子。與若本等夷。朱紫強包裹。本非我所宜。失腳落番山。杳杳隨風吹。將買二頃田。樹以枳棘籬。還我本來面。度今正其時。此策我自決。欲問其從誰。皆彼沈何人。忽然飲上池。窮命可抵虎。舉世山林魁。

其四

老夫已退師。寓客不憂。靜坐窺物理。一一見情狀。用起舉拂子。功成草拄杖。五行更主事。衰絕變生王。此身處造物。窮健勝美恙。

其五

厭暗思澗澗。閱雨思開霽。姑欲快吾私。豈暇計豐歲。身如姑射山。物物無疵癘。可笑建除家。卜日論開閉。堂堂百年中。顧已閱半世。猶猶且友朋。百粵即舊衛。

其六

子房懷濁世。意欲一洗爲。五日老人約。何乃數後期。功成去學仙。辟殺從清羸。豈不知自苦。反覆加深維。志士極其仰。堅高今益彌。是爲萬世法。何止帝者師。事知取履時。幾欲具賦之。

其七

茲辰以北風。所至有東道。把袂問浮丘。饒乏走商賈。著裙拜木公。獻寶出富貴。氣平四大和。以此可卻老。長生等終古。彭祖是亦天。有客詣理窟。相過或談妙。再拜有所乞。乞我如瓜瓞。

其八

南來走炎荒。北歸定尋思。一生困坎壈。憂患真吾師。堂中木上座。萬里唯爾隨。方幸得良喜。那肯懷秋悲。但令今可行。勿愧論少卑。少時不解事。日日荒于嬉。投老又懶惰。得一或十道。戲我過此生。造物真小兒。

其九

中夜念涼天。搔首坐待旦。北風鳴屋角。此懷忽淒斷。兒曹計伏臘。極力供井甕。憶昔冬來南。骨肉遺星散。念茲豈人爲。稍定細絲亂。呻吟裘氏地。皆是儒與綬。往語執金剛。勉力守門閤。倒囊留一錢。且免用糶算。

其十

因山無他謀。治生出下策。載之百漏船。吹以無孔笛。一飽久定矣。誓不爲欣戚。家山天一方。何地休行役。天其調伏予。中歲遭遠謫。養成一牯牛。露地見純白。

寄無錫諸將

夜帆起犇牛。烏竿鳴五兩。百年幾寒暑。兩歲五來往。竟不到惠山。聞日與難享。聞道山中泉。羨若蒙珍賞。當年京浙遊。不洗牛李黨。故人在邑中。乃漢三遷將。欲擊月下門。正想鼻常響。茲山若常到。此約吾又爽。且復卜後來。歸程一陽長。

王承可有招隱黃龍之意

通途無事軌。世網闊漚漚。九邊食肉榮。一餉在堂賀。泥深迹逾深。時過事亦過。要之鐘鼎飽。不及薇蕨餓。吾知此理明。甘作蟻旋磨。丈夫當勇決。勿使良便蹉。黃龍百丈閒。山園天幾大。柱句一橡茅。撫枕得高臥。不能廢梁嘔。且復續屈些。賣藥足生理。故是伯休那。當年白鳥盟。肯爲青衫破。微官亦漫爾。棄去不啻唾。王子里中人。到處成穩坐。儘不宜前言。扁舟在公左。

羅巨濟開學之西序爲軒以奉板輿之樂余名之曰難老軒

龜息六用藏。禽獸兩翼張。俛仰何自苦。要與宇宙長。深山具竈火。煮沙烹礪黃。此又出下策。中乾外徒強。我有不朽計。事具泮水章。佳哉羅江東。意師張曲江。重席坐日永。脫屣來臨行。舉醴醉六經。抵掌談三王。青雲去一蹴。奇域開八荒。始知吾道中。大有卻老方。以此施其母。何疑海而康。煌煌忘憂花。秀色迎朝陽。願子多醪酒。容我時登堂。

徑山白虎寺

過郭尋好山。直北得徑徑。一重復一掩。開度略約峻。溪聲出左方。環狹步相應。萬木儼扶持。四山擁清潤。高疑星可摘。況乃斗之分。諸公俱到曉。六月宜間信。頗聞開山老。說法起衆病。坐受於菟降。了不懷寸刃。山僧詫神通。辯口紛若駭。我豈必勝哉。渠自有佛性。

告春亭

東阜有佳致。中夜雨一犁。喜笑作春聲。麥塊青欲齊。淺瀨發清聲。陳根出新英。紅情顏未破。翠翠眉尚低。練巾已堪岸。藝杖始一攜。殷勤追好竹。胡盧來勸提。

送鄭公績赴金陵八首

庭槐著老花。佳興渺澄江。東窗望故國。飛帆暫蓬窗。白袍看先登。睡手樂受降。從風展強燕。舉火燭老蕭。秋天鴻鵠高。驚到中疊雙。國人修青占。玉蟲結燈紅。

其二

君到洗沐已。蟻賊款北山。吾祖山中人。凜然千載顏。其旁馬鬣封。近去龍衣閒。通鑑怡施行。新經宜少刪。世上有公議。渠自明忠姦。物情有報復。天道則好還。

其三

昨日天子詔。痛念并州兒。儘有長轂動。何憂折筆管。似聞當寧歎。頗牧今何之。豈惟一方痛。其勢又類勝。策士仍三年。側席收六奇。誰當挽天河。洗出中興碑。

其四

筆端忘紐械。舌本貴溫潤。明明獲麟書。作世大龜鏡。哀哉東高閣。斯文久不勝。皇天開老眼。牽復首拜命。秋來舉子場。誰領斯文印。向來誠實官。必古司農鄭。

其五

念我客壘久。區區勞此生。借屋就難船。長湖繞屈深。未了文字債。截蒲坐縱橫。天公喜相我。賦以秋風清。

他年載象兩。策勳首短髮。飢吟愧義冠。誰知此心傾。

其六

孤城挾龍虎。盤礴納萬象。鴻夷遠節制。旦暮過積額。君今指寸毫。意與孤鴻往。雄豪攬千古。光彩發萬丈。憶昨吏三年。到今餘夢想。古寺壁間名。勞君拂蛛網。

其七

我耕無儲粟。世累如縈纒。讀書寡見功。一飽不可營。鱗差四百指。習慣嗜飢聲。天豈私貧我。客氣略已平。安能事計然。且復師淵明。儻有故人問。但如詩所稱。

其八

高軒過我數。相對心跡清。共乘殿角涼。劇談新月生。稍作連天費。久絕登船傾。告我買夜航。襖被僅宵征。秋晚破敗歸。連營稍休兵。青雲付一蹴。肯肯多世卿。

約隱軒

金錢置花山中奇。七日露雨人不知。一朝躍出從於茲。毛羣驚駭光陸離。釣竿在手身在野。未用聲名動天下。久幽則見理則然。世間豈有終藏者。道人見笑皮爲笑。羔裘要袖執麝。男兒獨患無文爾。聖世何憂不遇哉。

羣玉亭

酒濱石窟如蟻族。巧匠琢山如琢木。不問人家與官舍。軒窗隨分作巖谷。符離城東石更多。天劃神刻相倚綠。當年來過玉局翁。拄杖敲門步幽蹊。翼然危屋誰所興。以嘉名號羣玉。翁家自有小仇池。豈中九華伴孤獨。經行趨向絕世姿。頗好例皆蒙紀錄。銀鉤爛爛照無窮。走馬來看俱立僕。是時官梅香正開。亦有海棠紅映肉。老翁蓋棺二十年。世上遺編數遺獄。只今見字如見人。滿眼清風亂庭竹。想當入海期汗漫。雲車屢下仙山曲。仙山森穆虛無閒。我欲憑之兩黃鶴。

大雪

漢時長安雪一丈。少陵有詩不吾誑。今年廣陵雪一尺。忍寒長作縮龜狀。從來窮巷說多泥。自是泥深勞拄杖。閉門不出動經旬。出門無路將何向。故人乃遣咫尺書。遠視長鬚問無恙。濕薪如桂米如珠。有突不黔且踰望。但攜古鼎燒黃連。香穗流珠凝碧帳。嶺南石數峯。氣凌太華嵩衡上。黃楊多奇歷餘滋。碧幢羽蓋排仙仗。蕊蕊賴有此清絕。與來何用山陰訪。飛鴻似帶燕山雪。重冰怕結黃河浪。元冥得意愈自驕。歲律回春未全壯。吾君曲軫天下寒。語到三軍真快讀。自憐難備絕域使。規模但可山中相。起來舉手祝義車。何日金篦開眼障。

溪南大雪示常子正

王者有德琪樹生。兵馬欲洗銀鑾出。天將以寶奠中原。何用真如傳恍惚。沙寒汀冷聲啄冰。藻暖餌香魚近。香梅花抱葉不肯吐。斂衽且讓天花升。朱門歌呼正國妓。江上獵圍飛健騎。惟有書生無所爲。下帷資

用禁物體書雪

宵分獵獵風翻轉。平明漫漫雪擁扉。高枝老樹枝不舉。深壓野荄根漸肥。削平履迹頃刻盡。吹落楊花從來稀。飢鳥大有在陳厄。循階入戶冷不飛。我曾倚賴東風暖。驅兒出市典綈衣。不料元冥賈餘勇。小窗無地逃寒威。起來增爐薦軟火。收營肉陣張妓圍。香篝梅亦不怨。敲冰煮茗寧惜非。掃除習氣幾時了。忍寒琢句聲徒微。東坡先生六一老。當年格法誰追依。不量吾力效蹇蹇。從今望我時時歸。

韓幹二馬圖

飛龍翔麟夜不關。房星之精下人間。一鳴墮地勢千里。四十萬匹中如山。皇天生此意何在。天意有在平百發百中。數塞皆稽首。干戈包盡於英班。觀成三傑代官字。濯之太液登玉闕。紫壇謁天五使出。玉輅扶日雙輪還。寶鞭不用繡韁。扇箕前開曲蓋。方知徐行備天仗。絕勝疾走周人資。開元距今四百載。人物風流無一在。如何兩驥今尚存。好手傳神能不壞。請從此畫究規模。便見當時似三代。

人日雪

天公號令今年早。阿香動地連催曉。今朝權及七日人。卻見長空六花擾。我獨端坐盡灰。扶杖出門愁履倒。細挑生菜羹鼎香。落盡梅花妝額巧。時成思發在花前。更願晴多怕晴少。君不見貞觀有道幾成康。誰其致此唐文皇。一時獻納盡豪傑。鄭公臣微尤激昂。當年入見適此時。見謂人日宜相當。有如此人當此日。盤碗乾坤堪切刻。

夜夢與羅子論樂名詩

鑽破故紙我拙計。該貫衆史子得意。錢排百部象齒懸。陟嶺萬張蠅頭字。分甘遂如百兩金。作苦耽成五車記。地綿天花出妙機。瓊田水英生爽氣。詩成欲度甫自前。冠帶請繼王陽起。天門冬夏薦尾翔。香芸蓬閣龍竹蛻。任與朱子老無用。得時羅君政如此。今宵月白及風清。想君不作呼盧會。泉石舊曾肯過子。飲量定能加五倍。

吳道子華清宮圖

霜清十月天無風。行宮繡綺祥雲中。重重繡額光相通。莊嚴具足無遺功。泉鳴三湯春濺濺。合歡阜笑雙垂紅。人閒塵垢一洗空。玉聲瑤然出房櫺。鸞吟鳳舞粉層空。豈不大勝遊月宮。向非道子妙絕筆。那見開元全盛日。桂牙老木青銅柯。坡陀瓦石蒼玉質。石言木應皆可聞。阿房與廢幾頃刻。乃知吳生有深意。一時心事能說出。臣非丹青好畫師。臣以畫諫乃其職。此山此事姑置之。此畫當今須第一。

觀獵會圖

一日射雉六十三。命中要是人所難。一日射虎三十六。驍勇無前誰不伏。沙平草軟雪沙乾。手招弓弦腰兩鏃。祥麟還馬捷若龍。翻身已隨雙飛鶴。拜賀將軍箭有神。摩旗拍鼓轟相逐。錦襪大袖挂盧堂。勇夫視之心發狂。不如緩帶並車上。舉酒對鮮殊不忙。

送硯與周宰

巧匠斷山取山骨。搗神拱手不敢情。因隆作防淫作油。以金爲鑿玉爲質。藉以絳衣便服。置之烏皮長拂拭。昨昨隨計西入關。太學三年同寢食。晨昏綴纈困蠅頭。歲月磨研取雞肋。時來偶題千佛經。吾自無功子何得。祇今懶慢大可笑。身外了無一物。經時不脫管城州。子宜不賜湯沐邑。我今客子乞身去。卻到安宜宰君室。宰君真是瀛海人。文章機杼乃自出。陳元毛穎費追呼。子堅而厚宜比德。從茲去給上方札。便當入珥爛均筆。切勿勸草封禪書。亦莫上獻開邊策。願君發明錯與誼。昨奏條畫今所急。忠言謫論聞四方。硯乎汝爲不失職。

簡宗人利賓

昔時相繼漢九卿。家在淮南天一柱。石麟麟冷一千年。子孫不敢去墳墓。我之曾高主宗盟。昭穆亦與公家鈔。不容妄繼鄧侯道。何嘗敢掘城南杜。深山大澤斬劫灰。甲第名園走狐兔。望零直見似人喜。何況乃與吾宗遇。爲善本求鄉里稱。浩歎正坐儒冠誤。出參留守入坐曹。抑亦爲此微職故。潛山山高漸水深。眼前誰作藩籬護。心隨大信小信潮。夢遠長亭短亭路。生涯舊欠錢一囊。歸裝或有經五庫。今子新從彭澤來。歸去來今幾時去。一杯且遣客枕安。百尺竿頭同進步。

觀諸公打馬

酒酣伯坐展博局。分曹競進角馬足。過關驗齒出天衢。入關未掩繞日軸。十驥并驅縱來往。一將折筭制起伏。擊前疊後看騰驤。遊獵守殺良局促。緩時必若出門轡。妙處正須蟻封逐。孫臏能令田忌勝。諸人徐賀塞翁福。障泥在前解則行。杜衡可采帶宜速。莫疑機溪墜三丈。終使青雲成一蹴。吾家款段乃如狗。敢上夷陵陪騶驎。但能書與昆而五。未免以策數曰六。歸歟秋滿華山陽。商麥倍收連首宿。

聞鄰舟琵琶

橋鳥逐風不停飛。尾燕掠水東復西。橫弦金撥竊私語。行客轉頭聲更悲。擾擾雲吹寶鬘絲。新粧半隱朱簾曲。無限柔情指下生。誰道彈絲不如竹。谷兒指法來帝城。曹供奉傳新曲名。香山居士家有此。何況更聞江上聲。路轉溪回雙袖咽。彈盡胡笳十八拍。山頭日落暮潮平。一帶荷花自秋色。

石斛栽蓮

數夕一夢吳松江。兩葉飛度荷花鄉。剡中山竹泥數斗。趁雨屈盤三節藕。鏡面光寒溢井花。四山無人下渴鷗。老翁真箇兒童似。我非韓公亦兒戲。綠蓋亭亭忽獨立。展疎不隔香直入。宛若船舫坐促膝。遂使江湖在方尺。雖無太華藕如船。定有廬山房似笠。布中。得蓮。大如笠。

端午觀競渡曲江

揀花角黍五色縷。一弔湘纍作端午。越人哀君懷迎汝。呼聲動地汗流雨。魚蝦走避無處所。小試勒兵吾有取。樓船將軍下橫浦。飲飛射士彌強弩。大堤士女立如堵。樂事年年動荆楚。卻憶金明三月天。春風引出大龍船。二十餘年成一夢。夢中猶記水歌騷。三軍罷休各就舍。一江煙雨朱簾夜。隱隱灘聲細卷沙。沙

南園用端中韻

有韓太尉淮陰家。十年種木今開花。松陰漸可張翠幕。桃蹊久已蒸紅霞。早來雨過蒼苔濕。曲沼鏡平清見沙。道人從我似支遁。公子立名非務華。劇談坐致千歲日。默誦初無一字差。主人負重守且將。一手撚箭腰黃蛇。因來小集休沐地。何時共聽歸來笳。飢腸欲餓枕椰粉。香身要采昆陵茄。涼風愜愜引佳月。歸興忽忽從棲鴉。誰憐老我夜不寐。兒曹見祝無多茶。

八月十四夜對月效李長吉

雨江洗出揉藍天。結璘下鋪白玉筵。尾箕牛斗珠一穿。連暉接影隨我前。驚櫓危坐天地默。不知夜漏下幾刻。飛螢一點從外入。白露下濕桂子香。藍橋雲英正賣漿。金盤荔枝龍眼雙。

題校書閣

我聞校書如掃塵。塵隨帶去輒隨有。登窗孤坐志不分。帝虎魯魚相可否。榻上諸公富貴人。安能辨此鉛黃手。綠柳啼鶯耳畔春。翠袖彈絲眼前酒。如何復覩舊蕭蕭。又借管城公作帶。畫史畫名不畫實。潤色丹青傳不朽。我是瀛洲舊校書。揮汗磨鉛抵兩肘。當時萬一見此圖。諸郎不免疑垂口。

寄張子公

政和聖人拜賢書。陸贄春曉傳天衢。集英殿下八百衆。一時如公此策無。萬口一詞期第一。擢之第三衆不擇。諸公貴人願相識。戒開走馬要君入。君言不媚有藥石。國子先生乃例得。我亦跪起就穿靴。安意得蒙子公力。六年一別安宜北。憂患壓人氣不出。聞之誠米符離日。首陽徵食用一律。嗚呼四海鳴鐃鐃。白晝豺狼恣吞吸。帝在奉天顛倉卒。絲綸政渴宜公筆。誠情遠附聖恩私。願公來處巡南隲。平泉松菊凌霜碧。我伐叛卒成燕寶。起居因書問晨夕。宜爲蒼生調鼎食。

方提幹有鑑石硯池狹不能容水予攜以歸令匠者廣之疑其不返也書來見督以詩解嘲

端溪有石紫玉潤。未遇良工失追琢。眇哉池而劣容指。水至不能容一勺。瀛山道人請歸治。要使墨池少開拓。每煩健步遠來徵。事必不然空臆度。子如不忘一塊頑。予亦敢負千金諾。會令合浦看還珠。豈忍荆山長抱璞。一毫不敢我非有。萬頃難量子宜學。聞道年來好說禪。初機最忌多貪著。認爲已有已大謬。久假不歸非爽約。均之在此猶在彼。弟兄四海何曾各。笑傾萬斛付江流。所有盡空心境廓。請對使者一斧碎。與公少解貪癡縛。

謝人寄硯

老矣拙書臥看屋。尚記姓名供簡牘。倉皇去越著南冠。頭已如蓬口生醜。無因可結孔方交。有藥唯醫管城秃。新涼稍與燈火親。學字頗慚蚯蚓曲。羅紋重厚使守舍。銅雀不真非所蓄。敢遣良工開下巖。要使珍材過天日。君家舊物多錦繡。聲若鏘金眼鵲齒。前者一見首重稽。回視他山真碌碌。公今遣一從我遊。謹當配以螭蟠玉。

諸公勸楚其更應進士舉以詩勉之

太祖皇帝龍飛初。君家樞密推日車。一時事載太史筆。九廟靈展功臣圖。昭陵取士極妙選。乃孫應詔從諸儒。威加草木部刺史。屢進策石諫大夫。誰知冷落百蠻裏。忽見其後清而腴。讀書過眼似皎月。裁詩出手爭秋毫。諸公力請舉進士。駢四儷六子有餘。三經新義未改科。一代元老出此途。要令我才必有川。不憂此口無以糊。他年上國與計偕。看日五色傳天衢。

謝人惠淺灘一字水圖

風行水上初如縑。任使蕩雲高沃日。屏翳歇去偶夷歸。本體湛然無損益。風本無形不可畫。遇水方能顯其質。畫工畫水不畫風。水外見風稱妙筆。清泉道人乃了此。筆下淵源心自得。斜斜一字淺可揭。渺渺橫灘晚尤急。規模上繼蜀兩孫。妙處直度吳諸葛。老夫老矣不觀淵。但愛潑潑才咫尺。面牆注目風蕭蕭。漁浦西興待晚潮。縱有那肯折波濤。還堪并州快剪刀。

過秀野亭觀趙昌花

牡丹餘睡送春歸。南風亦復吹我衣。青女不瘦芙蓉肌。雪中山茶火爭輝。此間彼落相背馳。安得坐隅皆見之。劍南老人來解衣。好手不免如徐熙。蕭然四幅十二枝。規模一出衆史卑。妙處天授非人爲。右軍字畫少陵詩。後來縱好難並馳。傳觀左右識者誰。愛畫入骨吾一癡。惜哉不獲披谷題。何妨撻撻俗眼疑。秀野前後花成堆。按圖求之君自知。

簡韓仲朋

老范好客老更豪。長恨無人陪痛飲。我嘗解帶坐南軒。閉門投轄則大窘。小韓云是故人子。酒量直須吞萬頃。昨宵風雨送秋來。雨罷月林散清影。想當一口吸西江。看撫朱絲移玉軫。誰將五斗爲解醒。螺贏蛤蜊供一啜。野人無酒可留公。一酌山泉薦佳茗。

謝方務德惠栗麥

投閑閉門且隱坐。動輒有礙天難測。錢神不肯赴招要。瘧鬼乘時作寒熱。要之貧困真吾道。一一爲向兒輩說。山中宿麥舊爲農。耕無儲粟今何拙。恤廩不捨蠶未煙。米盡自從仁祖索。元英之孫陳義高。急遣樵青分粟麥。細春落落落珠圓。退磨紛紛飛玉屑。粥香恍若在僧坊。麪熟又將思水厄。從來菰食不謀國。飢即須餐困仍收。笑殺多牛足殺翁。何用詩腸生錦繡。

耘村麥熟

君不見五經粉繪井大春。不得已見陰將軍。將軍放爲設麥飯。推云不食言非誠。又不見劉懷慰作齊太守。康吏籍中自稱首。邦人饋米不肯取。示以麥飯吾所有。我有郭內一畝田。帶經荷耒願有年。今年麥熟始一飽。久飢客子俱來前。姓名久與市朝絕。將軍薄飯不吾設。亦不強學劉公清。但使兒曹知稼穡。

題孫倅面山軒

舉頭直北看青山。低頭直下觀黃卷。黃卷辛勤有時厭。青山於人保不變。山作主人我爲客。主人看客長

不惟今代風流石公吏事直以儒雅緣一丘一壑在胸中塵土汚人聊舉扇開門杖扶筇題榜坐與鳥
龍通一線近因秋雨聘此君更倚歲寒爲外援賤子與世多背馳只有青山存半面莫緣剝啄時扣門要
是梯袍故人戀

高風堂

一溪之雲各爲雨聊與蒼王分出處亂山深處有生涯三尺漁竿一枝舂細讀懷仁補義書先生於世未
嘗疎我已飄然遺物去斯言卻以告司徒參政樹碑頌道德舍人作堂詔無梅高風之高幾何下視烏
鵲六千尺

洞霄宮

委委曲曲山九鎖巍巍堂堂天一柱靈官跨龍出洞來仙人驅虎戴簪去昔山泉流南山鳴珎玦夜壇星
辰可手接世間何限其人祠身未嘗到街空結一日來遊豈偶然草中更讀天荷葉

羅敷不赴其觀李花之約已而有詩次其韻

廣文著書不窺園劉杯以玉露以繁濤乎不攝俗士觀雅意要令吾道尊那知韓賦李有花常以博士居
四門老夫卻欲來不速但恨人靜鐘鳴昏明朝未必遽零落往看花上春風暖更勝宗文與宗武詩成入
耳宜不煩

觀弄獅子

獲虎日走二百里於菟聞之望風靡春晴結廬大合樂乃向律前應宮徵嘖嘖奮迅左右顧機馬悲鳴汗
流水供官自古藏太常失脚何年落村裏佛居勝義空谷中吼法佈魔如此耳人間宜假不宜真此理吾
今得之矣

嵩山集卷二

賀陳內翰去非三首

聞道催官召傳呼入翰林堂高初上玉帶重更垂金煩悉周公誥丁寧爲亮心調元知有日天意向君深

其二

夢獲生花筆祥開視草儒奉天專仰陸元祐只傳蘇蓮影光分燭絲紋細結構禁中頗牧在夙夜贊神謨

其三

夜到甘泉捷光搖建輦殿唐家方再造漢德已重開太史書雲後華公賀雪回十行寬大詔早晚出銀臺

出城

少策經營飽多方處置閒樵談消一日野坐看平山白鷺連飛去微雲時復還展開新樂地攻破舊愁關

城上觀月

月上孤城早山迎雄雉低四天浮沆瀣萬瓦貯玻璃松籟風聲北江搖斗柄西諸公宜款曲吾且倚枯藜

示葉令

舟楫三吳客江湖二月寒交情元自淡酒味莫嫌酸日者坐何事君乎能自寬不來同一醉何以解憂端

示李令

春色遽如許。春愁無奈何。看山連楚越。端坐惜羲娥。吾子頻相見。新詩苦未多。試穿一兩屐。從我上煙蘿。

雙鳥鳴方盛。公今遠著書。浮雲供一掃。直筆用三餘。孔孟揚韓道。乾坤日月如。平生豪蕤手。發縱豈自桐。

飽食登長道。使與枕臂眠。鼻間真栩栩。腹外亦便便。徙倚兩竿竹。吟嘯四僕肩。忽然成小憩。放手即醒然。

柳州非國語。意態亂詩書。去草絕根本。立言惟緒餘。斷疑先近似。反已問何如。歲晚觀客甚。歸歎指敝廬。

籍甚王郎子。揚州一再逢。至今清夜夢。猶在笑談中。想見芙蓉句。空懷楊柳風。若輩來不晚。聲價動諸公。

歸自南華
衆緣揚新楚。初晴中薄寒。行山無闊步。陟嶺有遐觀。巖紫翠猶小。松黃粉漸乾。無嫌一馬瘦。徑度兩重灘。

人老江湖外。官拘簿領緣。劇談常共夜。好句得先傳。行李無他阻。朝廷有闕員。相逢一笑喜。已種玉爲田。

南華具素飯烹茶
頗有客倉卒。初無具咄嗟。家貧難辦素。人衆不烹茶。此老來修供。茲辰並拜嘉。小船橫一笛。風引入荷花。

體力今何似。爾曹關到門。匆匆緣不暇。負負復何言。此日忘疎遠。明公實見存。捫參懷蜀道。叱馭憶王尊。

晨起
曉日光穿戶。衙門起及晨。簾垂冰折柱。湖湧雪鎔銀。賺取一時樂。春期數日新。曛黃仍曝背。自笑巧於貧。

五更不睡
擲罷城頭鼓。宵疑燭下檠。窗留三尺月。橫挾五更寒。事事華巾結。年年紙帳寬。梅花正好在。青女莫憐殘。

道興
客去抽書讀。愁來閉戶推。眠花因酒劇。書草更人催。怪石巧依竹。淨瓶香引梅。悠然鑑湖念。又向鴈邊回。

曉出
浩蕩乾坤曉。淒涼客路窮。小舟輕曉浪。宿霧密糊空。累重苦無飯。時危甘轉蓬。但聞淮上賊。不敢視江東。

次韻張巨山正月十日遊天竺
欲飯雲邊寺。先尋湖上春。山川良是舊。歲月又更新。草長煙如積。梅晴粉自勻。久留知不可。暫過却須頻。

初到曲江六首
度嶺三百里。攜家五六人。卜居依古寺。愛日向初春。時有逃虛喜。端無去客嗔。蘭因何所作。不寐守庚申。

猶覺登覽暇
幸得高客美。向轉路微肥。翁川茶不細。何氏酒今非。覓水添池淺。蒸爐下子稀。姪姪憐我獨。未暮欲歸扉。

其二
昭代人無棄。遇方仕亦堪。司分大火舍。官作世男南。守拙休心匠。忘憂縱手談。平生不喜閒。所欠一茅菴。

歸去來園南鄰劉家菜園近許關路相通
假道趨南浦。排牆度小溝。仙人中譙李。鄰里外依劉。良友經時集。清貧覺我儔。宿櫛初不設。佳茗或相投。

其三
燈火光元夕。歌呼亦盡歡。欣聞雪潔白。愁失菊垂丹。老酒蓮花麴。甜魚菹菜盤。萬金書若到。便可解憂端。

雨晴吳李過園中
聯曉來告隱。交歡只賀晴。酌泉心不易。指李話平生。萬木翠光合。一池春水平。更詢消遣法。元自不容聲。

其四
嶺外山川最。天涯草木芬。曾經五月狩。俱被一琴熏。韶石靜堪樂。舜峰高出雲。異同適得見。何異在齊聞。

告春亭三首
一丈寬地地。三重客益芽。分封國豈境。拾翠更荷均。正爾賓中主。居然國外郊。老來俱倒置。營國不營巢。

其五
草斷城頭路。春來履屐穿。雨餘峰染黛。雲出嶺垂蓮。眼傍青林轉。愁來白鳥邊。中原好消息。問取此江船。

其二
竟日成清坐。因行或撫松。臨陰連曲浪。木杪涌奇峰。要路看公等。閒鄉屬我儔。未春花已盡。春到若爲容。

其六
嘉卉懷炎德。孤根幸斗臨。象蹄交綠潤。佛眼睜紅深。含笑香飄坐。素馨燭滿簷。老榕雖擁腫。六月十分陰。

其三
自勵身將隱。無嫌論少卑。江湖雙桂樹。天地一茅茨。溪篴行蜩蚪。林妝鳴畫眉。悠悠昏復晝。聊爾給其私。

丙辰人日雨雪
此地從來僻。今朝自古陰。五年猶作客。一飯敢虛襟。春色豈終閱。晨光宜早臨。國香無恙否。抱雪秀深林。

地僻
蒲阪今灰燼。茲樓亦草萊。如何三字大。却到百蠻開。屋漏真能爾。霜嚴可畏哉。置之當座右。親手拂塵埃。

有惠竹公遺書樓字者
蒲阪今灰燼。茲樓亦草萊。如何三字大。却到百蠻開。屋漏真能爾。霜嚴可畏哉。置之當座右。親手拂塵埃。

次韻胡明仲見寄二首正論詩

地僻門常閉。家貧客自疎。溪山行老我。風月不欺予。謾有書成誦。端無貨可居。清江千里道。持此問春鉏。

種黃菊

白日殆欲凝。黃花能起予。妙香來枕上。正色立霜餘。謾外勞編竹。培深更荷鋤。收功歸我腕。洗眼讀殘書。

重陽不見菊次諸公韻六首

我圖黃花晚。君行不下樓。屏居甘寂寞。佳節愧空疎。小待西風急。頻遊夏屋渠。開時即重九。那恨子來徐。

其二

遲笑秦昭舅。客譏和長輿。當時雖說貴。退步不爲疎。莫寶采重嶺。拒霜臨碧渠。梁王門下客。先後有嚴徐。

其三

歸去思陶令。安時似子輿。近知園可漚。唯恐菊相疎。酒幸濃如珀。詩令價重渠。看花隨早晚。何必更因徐。

其四

菊以黃爲正。紛紛祇阜輿。持寒緣耿介。縱老不凋疎。秋淨花如染。時遷水走渠。惟留五字句。能不憶應徐。

其五

風流人稍開。涉筆爲題輿。今我思黃菊。猶君近綺疏。先秋飄桂子。出水老芙蓉。俯仰俱陳迹。聊書歲晚徐。

其六

西風吹露晞。晴日菊香輿。溪彼根莖茂。憐予齒髮疎。功成身老健。重味笑軒渠。甘谷誰能及。瓶罍走莫徐。

予多病甘菊入藥

十月十四日立冬菊花方盛
黃菊一何好。持觴惟爾從。名應稱晚秀。色豈爲人容。正似花重九。休論月孟冬。霜威占清曉。直欲犯其鋒。

夜雪

夜集羣山雪。寒欺一把茅。紅爐無宿火。黃菊有新鈔。坐久燈排粟。杯行橘解包。飄然投敗絮。老懶信兒嘲。

謝遜倅寄佛面杖

自得閒居樂。欣聞隱具來。杖頭觀佛面。掌內化龍才。行變黃金色。依然滿月開。從今不妄出。留上妙香臺。

遣僧澄收刈涼陽

下溪田將穫。東屯稼亦收。願煩吾老矣。爲衆子行不。一粒生何處。千箱慶有秋。灌溪明日信。今日已無愁。

送楊亭仲還建康

湖海重相面。干戈早脫身。亦知懷琬琰。寧肯就風塵。船泛東湖夜。梅尋故國春。毛錐有持議。如子豈長貧。

金秀軒

金秀竹垂穎。山園特有光。牽牛高葉碧。滴露小勾黃。老讀離騷傳。兒尋急就章。杜門雖化物。吾得傲羲皇。

過王監園

爲問西園客。秋花餘幾何。敲門容剝啄。此老正婆娑。十月爲春酒。今年得子登。舉杯邀月罷。擊缶仰天歌。

戲事

相逢多戲事。聊以度長年。閒出詩聯句。時因酒合錢。歌狂無所擇。棋勝亦欣然。醒睡好奇蹟。逡巡不敢前。

牡丹次韻二首

一日春工過。名園次第開。侯王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早託鴛鴦驕驕驕。旋張羅蓋護晨光。最憐一尺盤。玉璫上高盤映額黃。

其二

畫舫何須載西子。青裙今幸拜東王。佛談非想色界色。天遣玉皇香案香。與慶池邊曉露。善和坊裏借餘光。行間綺席開東省。飛輦爭馳御道黃。見南都新書。牡丹堂。

跋司馬才仲六論

溫公言語藥石。猶子文章星斗。家世有方能治國。宦遊無地可降魔。辭觀深切著明論。平視賢良方正科。四海共知勳室後。享年孰似賈生多。

題蔣山草堂

俯仰之間迹已塵。重來屐齒舊痕勻。晚菰早韭有真味。夜鶴曉猿無故人。萬一可償他日願。再三須卜此山鄰。北山居士乃吾祖。燕喜看爾長蘆新。

約徐令登妙高峰徐不至

衙鼓聲中百事休。獨攀危磴看江流。君修吏課中中考。我且山行上上頭。下視三千佛世界。高尋十二仙人樓。聞思大士誰呼應。願賜飛霖洗旱秋。

後兩日葉幹攜酒至

弄君暖酒吸醇空。置我飛雲卷霧中。蒲鶴青浮初落帶。冰蠶滿就旋開蓬。小涼已覺生衣怯。短策能尋熟路通。直上高臺延望眼。萬山橫沒一溪東。

題水雲亭劉升道福唐所居

沙合南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澗。宋香陳紫丹成後。酒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

雨後登城上亭

何堪濕熱坐支離。且就虛涼看劇葵。避雨唯應急走耳。登城願向少休之。江山政此成三絕。耳目醒然亦一奇。突兀小亭吾盡飯。其形妙境恣君窺。

觀李思訓李尚圖

上青天路最崎嶇。歲日盤天却有餘。既驗六龍行萬里。始知一卒當千夫。望雲雕檻無前馬。帶雨鈴鳴動屬車。縱有將軍天下筆。不如無逸畫時圖。

顏魯公畫像

顏魯公畫像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觀李思訓李尚圖

結算檢體祭中丞。鬼質何爲苦見噴。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賴有區區張孝舉。直言驚倒漢廷臣。

讀太真碑

衰衣華蓋刻堅珉。下馬來尋劍戟痕。斷豈豈如弦可續。圖文猶畫石能言。重村故址今仍在。嶠首遺蹤碎莫存。欲較智愚三十里。又飛絲轡過前村。

黃守不飲茶

賓客相傳無水厄。欣然脫履上公堂。淋煩撥渴名雖著。瘴氣侵精暗有妨。夢寐無憂眠可熟。清虛自積體尤強。慙青竹裏管何事。側聽金行供緩湯。

寄范伯達

薰風永日一簾垂。刺天從容待晚炊。舉白且看連引滿。汗青不用數無期。晝思夜夢人非遠。客附書來喜可知。千里與公供一笑。何時相遇戰低葦。

次韻劉美中早朝

鳳凰山下鳳凰城。盤路凌雲迥紫清。秋入九天風露冷。雲璫五玉佩環聲。東園出日升黃道。織女斜河轉曙明。儼然安使久居此。君王有意待還京。

題日涉園

一葉黃時秋氣清。三山轉處大江橫。禽魚自有親人意。草木皆能識履聲。晴望高崖尋李愿。酒行半道步淵明。將詩與結江山好。他日來遊分不生。

寄胡明仲

尺一微公想疾驅。僦傳今已過光盧。紛紛眼底何時定。鬱鬱江南更久居。陛下不妨高枕臥。先生來草射聊書。銅鑪可惜埋荆棘。會有人能爲掃除。

送王端材以宣諭官入川

使星入蜀動佳占。幕府謀謀要子參。天下兵戈連歲月。朝廷根本在西南。路經九折休回首。事考三分小駐驂。想見梅黃飛雨裏。前旌已在百花潭。

方竹杖

此君竹和一成短。氣稟神交六二全。運用四方隨手轉。操持一節比松堅。玉雕界尺疑同樣。金作觚稜笑削圓。見寄分司真得力。時將緩步與周旋。

萬竹亭

氣稟元軒玉立身。露幢煙幕晚初勻。一時頓有七賢集。千畝今餘萬箇春。能以風流誇後日。敢緣名彖得斯人。寂寥不見平安報。只有東風爲掃塵。

頃入南華僧仲有詩爲次其韻仲欲見予詩集

促駕難求馬一尋。行蹤快走任山深。上方首入文公榻。小語能披逸少襟。三尺盆池清照影。五更窗月默傳心。更煩細看門前水。昔日西流何似今。

其二

寺分三集易披尋。藏在名山意亦深。但與止茲鸞鳳友。共逃不學馬牛襟。年來惟以睡過夏。老去莫令詩嘔心。欲見文章須近北。太平風雅盛於今。

約鄭公繼出城

頗厭低頭看文字。似曾有約到南山。稍回妍暖日自喜。掃盡積陰天解顏。便合與君聯騎出。更誰如我兩人閒。相逢莫作傷時狀。且趁春光競往還。

寄江東故人

北風號木造秋悲。寄到江南九月遲。鴈過宜頻問消息。詩成猶得慰相思。想當雨濤燈昏處。又見燈黃橘綠時。若到北山煩寄語。道林真覺乃吾師。

冬前雪珠夜下早聞遠山皆白

夜深其可覆三畦。地僻何因致八緇。五嶺聲傳非昔日。一寒如此怪今年。固知渴客難藏寶。倒卷珠油立散天。日下有丹能變白。青山休恨早華顛。

雪作兒童以衣袖盛之如柳花狀

六花幾歲不來南。大似優曇欲遇難。瓦礫急傾蛟淚影。袖寬先得柳花團。莫疑燕子明年少。已是梅英向臘殘。竹冷魂清北風裏。更臨江檻俯驚湍。

龍山送客

其其風草弄春柔。密密陰陰向綠稠。江上星居多草閣。波間斗轉一漁舟。客行適此心無事。客去何妨剎漫留。向戒奚奴休叱馭。不辭小住看潮頭。

煩人置葛

飽讀龍州白鳥經。十年竹不慰前聞。菱荷欲使風裳製。路谷難兼露綬紋。坐飯遺炊無可避。踏冰赤腳復多云。試將一事煩吾子。粗糲精糲可細分。

七月一日夜坐觀星

半夜涼生過雨初。起迎秋色掃庭除。西牛東女經年會。北客南風一笑疏。乾鶴悲鳴橋渡漢。龍泉騰躍氣凌虛。盆池水面盤飛過。上下天星總一如。

七夕後一日諸公攜酒見過

昨夜天孫擁翠輦。餘光猶此照河津。且欣大暑去隨吏。更辱諸君爲主人。庭桂暖花香有信。盆荷迎露綠長新。浮雲掃盡天無滓。仰面爭看月半輪。

送范潛子儀

乃公乃祖帝王師。勳在周家日月旗。德盛固宜長有後。材高如此用何遲。五更雨脚方收絕。六月雲峰正出奇。好去加鞭度梅嶺。及時功業繼前規。

丙寅十日遊南華

五年四轉入曹溪。飛蓋于霄日爲低。人定忽聞鐘不暇。飲香休問水流西。枕椰子熟旒珠重。立寇並深扇羽齊。鬱鬱蒼蒼千嶂裏。犯寒猶著一蟬嘶。寺在聲項。近楠嶺矣。曹溪。西流。

大歷寺遇風

舟絕清江繫老榕。杖藜小住翠陰中。松青綠白千山日。駭綠紛紅萬竅風。足倦要休憐地僻。心閒無事見春工。回塘大有田田葉。索酒來傾碧玉筒。

夜宿方允迪家雨霽大作

肺附羣山襟帶江。近人鵬島日成行。每來問道維摩室。何幸濃薰班氏香。雨腳雪花方閒作。燈紅酒綠正爭光。更煩采選消長夜。坐看回輪穴轡忙。

觀

海山不見兩螺青。但見橫江展玉城。動地鼓鼙飛屋瓦。刺天鬐鬣闖溟鯨。拍浮未見羣兒弄。借勢須令萬馬迎。俄頃斜風欲定。向來元是一蕩生。

寄諸洪

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和映棹華舫。鷓鴣鴛鴦俱爲鳳。乳酪醃醃總是酥。歸時其親來繼踵。無求於世獨知吾。青天一紙鴈數字。南北雖殊意不殊。

次韻俞路分見寄

有田二頃復何求。長恐斯文久不酬。青嶺正堪煙雨笠。白文終返水雲裘。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欲登無虛瀝侯。更下隸簾對君弈。要觀都大出荊州。

其二

龍尾道南初見子。炯如玉筍出瑤林。別來東海記三淺。歌罷武溪同一深。後五日看真得力。前三語且更留心。平生著手枯桐上。會有人能識此音。

戊辰元日到南華

清曉匆匆賀歲歸。又隨微雨渡豐溪。晴時頗見五色羽。揭戶方占一日雞。沙水半搖新路約。雲煙深鎖古伽黎。背源激水仍過額。桃李無言下有蹊。

辦事

春來何事可相關。撥置書囊得少閒。洗硯臨鵲鴛鴦眼。焚香仍揀鷓鴣斑。花開北陌東阡外。人在朝三暮四閒。俯仰乾坤了無愧。心如枯朽更誰刪。

遊錦石巖

梯空何事上秋晏。要定三巖著隱君。斗柄下垂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牛污龍池雨解紛。憶我七年東向念。却張風腋跨歸雲。巖高百餘丈。頂有觀池。牛浴即死。池中藏有大雨洗池。王孫極多。見人即歸去。虎隱。巖名也。

遊紫微洞

堂堦勝境久潛幽。經始勸荒用我謀。日照洞門開戶牖。霜飛暑露索衣裘。鞭笞鸞鳳天將近。彈壓山川酒不休。大費騷人題品力。蘇羅俱挽入瓊瓊。

揖翠軒

翳笠蓑衣一葉舟。西風吹我與同遊。洋洋盈耳松聲亂。聲聲逼人山翠浮。講罷已聞花雨落。心清暗與妙香投。道人居士忘機久。一飽關門相對休。

戲同諸子書所見

已老猶擬作鯨魚。出門延望立須臾。或深或淺花先後。半弄半陰雲有無。山月向人俱引領。海風無日不噬枯。論詩各盡諸郎意。難落之中自可娛。

八月十三夜興張檢法泛武溪

川淨波平五板舟。天開地闢一輪秋。白銀國放黃金色。宮錦袍添紫綺裘。坐久星河挂璚珞。夜深風露走珠旒。人間意適須乘興。我是閒人更自由。

次韻李令

青雲獨上首隨羣。遇我真成數面親。未許兒童騎竹馬。且看士偶笑槌人。弟兄酬唱詩無敵。賓客過從德有鄰。世味儼教如嚼蠟。便能調鼎識甘辛。

過小市李秀才居

大涵泉東小市頭。川平土沃似中州。誰歟築屋溪山裏。李也讀書館戶幽。側覺郊行差自適。老於春事不相謀。他時來問曹溪路。繫馬橋邊更少留。

同郭侯僧仲晚至武溪亭議真率會

平遠塞林森。橫右丞不死。羣生八人過。處草齊。枝一日去來。花笑迎。衲子自知空是色。將軍要使酒猶兵。尺書相與盟真率。嶺海風流似洛京。

鄧提舉留詩南華子後五日入山次韻

有句誰知李似陰。好奇仍許杜猶岑。後期五日來妃下。面壁九年參少林。撒鬼安龍拈御衆。地靈何敢著狐任。雷車電熾中青起。看取龍工濟物心。是夕始雷雨。僕居曲江九年。今歲行脚皆以南華多攝罕至。

南華章錫泉復出

竹龍銜尾轉山房。飲足寒清滿夜長。肯問梅窮自智井。爲憐安息坐胡牀。千山從此俱蒙潤。一綫纔通未可量。六月炎方了無暑。誰知世上有清涼。

次韻常子正

骨瘦當朝迹未塵。但知謀國不謀身。試看犀角龜文表。真是鸞臺鳳閣人。短別可堪馳夢寐。小詩聊爲寫情親。雪山滿眼寒潮急。憑仗歸鴻一問津。

寄洪仲煥伯

潦倒羸癯老更癯。手摩枵腹逐兒嬉。處陰忌跡其休矣。遇坎乘流一聽之。臘後春生須臾到。花前思發幸梅知。瀛洲學士滄洲興。妙唱一年漁父詞。洪近作十二漁父詞。

題足軒

域中寧有一毫真。靜極方知衆妙存。陳受果能從父議。王章終不用妻言。脫身兵火蒙天幸。沃日風濤到海吞。兩頓裴羹如大饗。一番布被有春溫。

元日登城

第一逢春景物華。率先桃李被雲嘉。明朝又數日爲狗。回首猶驚歲在蛇。香聚椒盤榮綵字。春生茶碗結瓊花。層城獨秀東風裏。下瞰川流脈脈斜。

離起

客不敲門飽睡魔。靜聽簷雨滴天河。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搔松髮和。屏上水翻波浩渺。硯旁山臥石陂陀。十年游戲三閒屋。一笑留連兩隴枝。

送福帥

春到春城和雅歌。又攜春去度雲蘿。過余竹裏煎茶久。看子花邊緩馬多。千里福星臨福地。一時天使接天河。江紅陳紫留連得。奈此催歸尺一何。

謝劉憲惠龍眼

龍目秋成亦一奇。略無瘴霧損瑤肌。荔枝韻勝材難亞。益智名同性即非。俠士從禽攜彈去。鮫人探海得珠歸。不須直待枯成脂。便道竹前解褐衣。

江上待客不至

煙霏濛濛遠岫埋。沙邊特爲小徘徊。行人又向去處去。客子未知來不來。詩似芙蓉臨水出。人如楊柳待風開。何時見此消愁眼。更肯後期傾玉盃。

寄劉明道

平山飛騎竹西州。到處逢君得縱遊。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江帆帶雨人歸後。烽火連天客罷休。一紙短書勞遠視。懸蟬到底出兜鍪。

次韻傅文見寄

到處能行到處藏。飯餘挂鉢解茶囊。不緣頭上五分白。姑與人閒萬事忘。一介遠勞詢近日。十年如此住南荒。只今已是交遊絕。不問比鄰不擇鄉。

其二

土瓜甘蔗密深藏。二物南中皆實。青李來禽子在囊。勝日園林吾有分。暮年歌酒爾無忘。掃除金屑不到眼。盡力石田難救荒。每遇北風長引領。皖公山下是桐鄉。

湘江亭別程幹

十年頻望秀而巖。琴筑齊音和阮咸。硯沼珍材躬試墨。畫收名筆旋開幀。長江流自胸襟出。大船來如首尾銜。分手一言君勿忘。他時容我見千巖。

鄭元亞新居面梅開軒諸子讀書其間名曰擢英

紛紛百卉不須裁。一見論交正有梅。詩興已從東閣動。山寒併許北枝開。影橫窗紙月爲友。香著硯屏春共來。庭下芝蘭爭秀發。對花君但莫停杯。

江上送客夜歸

江干蕭索酒如淮。歸路飛舟破綠苔。燈影入簾窺酌酌。雨聲宜夢引吟吟。豈無文送窮行別。似有人呼隱去來。一念不生無可道。此懷今欲向誰開。

送楊倅致政還鄉

交說紛紛不憚煩。要公小駐北歸轡。三休恐負名亭意。公作題軒於郡園。以示歸意。二去吾寧願子言。快指柴桑返我里。遙瞻神虎到君門。畫圖史筆俱張大。又得楊家一巨源。

與錢端修諸公飲興福

積陰解盡可信用。梵宇仍容款扣扉。山淨且無塵一點。湖平惟有鷺雙飛。杯行客惡思傳令。劫急棋爭看解圍。招隱不知誰好事。爲尋幽處著漁磯。

送蘇判院赴江東辟

春風桃李正開花。客路江山亦可嘉。白鷺洲前浪山起。烏衣巷口夕陽斜。一星終矣君重往。四壁蕭然我獨嗟。元祐子孫今用盡。如公豈合在天涯。

端午登郡城得白菊一枝

天外飛雲結晚陰。城頭清吹度虛襟。江山已定南居計。魚鳥休懷北去心。菊早有花千葉嫩。蒲香醖酒十分斟。歸來以聽黃昏雨。與我猶親一布衾。

寄賀子忱

昔歲裁詩遠送君。如君未可作閒人。那知半紀重相見。全似當時只話貧。推轂向來誰盡力。彈冠從此不謀生。想當六月蒼溪上。萬頃荷花一幅巾。

寄蔡州歐卿德孺

醉翁道遠徧江湖。何事東遊不到吳。遂使山川有遺恨。却看孫子步清塗。沈郎帶減傳千古。蔡女星高近六符。簪筆便當歸從上。蓋藍鞍鑄照天衢。

與林大夫謝靈壽杖

萬木山中美木成。木生此古今靈壽得嘉名。龍鱗未測他年化。鰲角先從每節生。每節生四角。禪擬問來須便打。醉思吟後不妨行。使君有惠憐衰齒。欲報慚非藻思清。

以盤香杖寄汪內翰

一枝靈木多堅節。千里達人寄永州。賜出漢宮符子夏。封當大縣慶邱侯。衡山雲散迎歸騎。湘浦春晴更順流。欲往從公無羽翼。請攜上座別恩丘。

喜見白髮

種柳年來漸滿簪。兒童環視語相驚。故人太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彈劍不須誇手熟。著冠猶喜覺頭輕。元無粉黛居閒屋。任爾星星易數莖。

寄方立義方曾在

西南一柱力擎天。等風鞭笞下散仙。不憤狐狸成窟穴。亦知滄海變桑田。夢歸丁令鶴飛去。念舊徐公榻尚懸。我是鄉人君是客。與言及此淚如漣。

寄向伯恭

天竺山前昔據鞍。相從高屋古袍寬。髮雖比舊十分白。心有憂時一寸丹。雲路正看鳴劍履。君門何早挂衣冠。爲公賦草鄉林傳。歸日來緝九龍關。

次韻江子我病起

食不下咽當奈何。千金不惜聘秦和。則知有我聊示病。旁若無人正浩歌。薄雨過牆醒檻竹。西風吹暑下庭柯。但令一局消長日。且樂眼前休問他。

潤明以正月五日遊針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遊曹源時年五十有二慨然書示同行

城裏喧呼子不食。乃能從我就僧談。半明且喜風收潤。仰視只愁雲向南。靖節使年慙過二。針川推日在前三。吾生大似僧行脚。好問真空覓住庵。

寄方允迪

山陰興盡晚船催。猿鶴歡迎入翠微。爲信在山名遠志。便令滿篋寄書歸。一牀獨設空諸有。三徑就荒知昨非。更賴仲容賢莫敵。竹林從此倍光輝。

雨止讀陶詩有感

涓涓泉溜木欣欣。便覺居閒思不羣。快觀朝霞開宿霧。少休時雨湛停雲。無弦琴上宮商足。有酒簫中醉醒分。誰是知音誰可酌。置琴罷酒對爐熏。

題種柏假山中黃憲和訪見之後八年黃憲復持節來柏已大長

兩石之間一寸栽。與君坐看鬚眉蒼。蒼官閱世猶如此。欽伯喚人歸去來。飄放又隨新斧鑿。光華重照舊池臺。他時左紐絰生後。更望西遊老子回。

與羅教授飯園中種槐子

闕木交陰正可觀。靈龜隨分却成歡。綠錢流地雨常足。飛絮暖空春不寒。雪嶺餘陰綠屋角。香移舊菊近欄干。與君細說煙亭話。強對榴花葉葉繁。

與郭侯飲園中

穠李長興著綺綃。醉醒首出上瑤簪。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敵手對棋消畫水。中心聞射隔驂陰。春生夜發蓬萊綠。酌我無多勸客深。郭侯名。名。名。

華幹攜茶入園晚坐桑下

光穿雨脚開彤霞。聲急城頭集暮鴉。且與鳳雛桑下坐。共烹龍焙雨前茶。吟中意趣還新採。筆上竿成竹已斜。讀得齊民書熟爛。把鋤今作老生涯。

喜雨欲行園

南風轉北遂爲霖。倒捲書帷坐墨茵。洗沐江山三尺雨。莊嚴天地十分春。猿吟鶴舞圖雙引。酒社詩壇待五中。說我小園增秀潤。使思徐步轉城闕。

園中示客

風急松梢攢碧斂。雨多及榻長青苦。趁虛阿段阿稽去。挾策宗文宗武來。不用張羅知寂寞。恐妨飛鳥樂徘徊。使君老矣成何事。一日華嚴一卷開。

園中即事

出山道士在家僧。曉誦經書早佛經。灰盡此心猶木偶。掃除往事送芻蕘。花邊過客蜂旁午。溪上良時鷺適丁。一到菊坡分品目。玉盃盃可次金鈴。

至後飯客

新陽初展解憂端。梅破南枝雪意寒。補綴五枝添日刻。餅炊十字薦春盤。這排百念有時盡。邂逅一尊無眼歡。更待小晴學小艇。蘭漿重醉子陵灘。

送羅巨濟北歸

君才可從六六飛。便令超轡向丹臺。曾使諸生館下立。又騎一馬醉中歸。江山得助雲生筆。桃李不言春上枝。歸去來園花似海。子行吾且閉柴扉。

寄仲儒性視子權

博士曾瞻程穆光。賢良猶抱漢文章。江山不隔夢千里。鴻雁欲歸書數行。蠅變豈能分白黑。木災初未有青黃。遙巡歲晚成何事。捧腹看龜龜不祥。

遊江歸園江園歲歸四年花木皆再種已開花著子矣

避地歸來四閱春。春來草木盡青青。桃花暖逐桃花水。竹葉光臨竹葉瓶。閉戶自求安樂法。活人時說衛生經。移林卻就溪邊坐。照我新生白髮星。

道興

衙門秋到總堪悲。荷折蒲荒不整齊。但喜風前無立約。亦知砌下有歸鷗。吾徒老矣成何事。生理茫然更久稽。清淨無風天雨已。山前山後且扶藜。

雨後告春亭飯客亭下荷花皆爲饅家入。久雨頽垣方議裁竹代之。

半夜驚聲挾北風。平明賀雨走諸翁。山人起向水亭坐。野鶴不求行帳中。趙藥有香蓮不死。滯難無開竹成功。閒中自有閒生理。促辦牛衣載此公。

有惠益母粉及富歸者

多病年來歎早衰。試憑草木爲扶微。關心藥裏知多少。繫肘方書識是非。付子定應憐益母。曹公端解寄當歸。從今洗面鏡光澤。血氣仍充舊帶圍。

送崔若蘭令河源

雙鳧飛出九重關。帶得中原氣象還。抵死欲留之子住。吹笙要伴老夫閒。草荒白鶴峰前宅。雲散黃龍洞口山。茉莉素馨開已熟。妙香從此散重班。

靜坐

年來豈復爲秋悲。靜裏端能閱化機。風引帆烏將子下。雨催蟬蟻逐糧歸。路無車馬閒尤好。粗有詩書家亦肥。更得干戈漸戢息。不辭長探首山薇。

送胡德輝

抗章乞得清涼國。已是無心瑞錦窠。誰去自追戲下信。時來寧免禁中頗。三吳春盡天連海。四月梅黃雨壓波。倘有新詩求其和。莫辭一騎送羊何。

送果州邵公濟分韻得其字

蓬萊清暑按行歸。卻向西南萬里馳。郎繼君家舊有法。學傳乃祖世無師。曹劉超短知今日。班馬香濃如昔時。青士在旁知別語。夕陽回首更法其。

東津送方務德

一年擬雨令人瘦。三日佳晴送子回。何以贈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觥。尋春出郭非聊爾。下水行舟亦快哉。小試平生釣魚手。老夫合作住子陵臺。

寄鶴鳴源方允迪江子我

世間豺虎正爭岐。隱去何妨九曲迷。懷人夢到北山北。卜鄰意欲西村西。麥雲已有飽氣象。梅雨又煩詩品題。他日籃輿入源去。尚期趺坐對青藜。

喜雪

待雪多年久未逢。茲辰如望故人風。稍添松頂三分白。獨寫蕉心一寸紅。泥尾可能留馬使。豚蹄何敢謝龍工。不如借取公家甕。著向飛樓繡幕中。

其二

今年吉利好人逢。萬玉妃來各殿風。客坐暖浮茶乳白。夜堂春動燭花紅。心存帝所元非夢。化出天城不用工。卻怪浩歌韓吏部。巧分坵畝與均中。

其三

嘉瑞真成一旦逢。寄牋天土託鵬風。分無俗坐歌眉綠。但有挑蔬凍指紅。畫史莫傳飛舞勢。詩人俱盡琢磨工。此間不見乾坤妙。妙在松蘿山峯中。

分宜縣舍夜遇大雪

揮扇解衣真早計。果然一夕變春陰。屋頭瓦裂風掀戶。牀上珠跳雪滿衾。我自不妨高枕臥。人今更有惜花心。此行特地非乘興。明日扁舟興亦深。

元日會凌季文家

柏葉椒盤巧試新。大呼珠履集華茵。香醪酒勸情爲醖。紅燭未消梅寫真。荔子雙頭歸有道。天花六出靜無塵。稍晴便合西湖去。尋遍山房洞戶春。

春遊

久不出門心已灰。作時作意苦相催。爲花世界共遊戲。竹石弟兄仍往來。心有所之無遠近。興難已盡更徘徊。江邊漁父傷時切。得遇郎君笑口開。

示同會

無奈春寒老不禁。昏昏日上窗櫺。羣花半露乾坤巧。百刻平分晝夜停。拄杖有時挑菜甲。拈梅無復問畦丁。逢春不出何爲者。衆醉誰知可獨醒。

簡范信中

天下皆聞公子賢。輕裾長袖更爭妍。青春自向東山好。下客空懷代舍遷。生活不甘詩冷淡。年光專用酒留連。直須萬里騎黃鶴。俯仰安能在一緣。

正月十四日西湖留別同舍

背淮輪楚過三吳。鐵軸官輪每疾驅。千里未能歸北客。一鴈來此別西湖。門門燈火動今夜。步步溪山迎故吾。明日歸潮君看取。浪花堆裏喚鴉烏。

正月二十日過江氏園

宛宛橋虹臥碧連。深深古屋背長川。園官送菜無虛日。溪友留魚不問錢。歷數舊交俱老矣。及時行樂且欣然。梅花更有黃千葉。擷取一杯花下傳。

三月五日游劉光世園

南高峰下訪餘春。蒼翠浮光暖更熏。日轉春山添著色。風旋湖水作回紋。飄零大士天花雨。驚顧將軍畫棟雲。興盡不須呼趙友。他時來飯一甌芹。

閏月四日大風出壺。驚捕魚具。贈且約冬閒再集

西北雲收廓太虛。東南風急放船初。冬深更許侯設鮓。地遠不讓公失魚。白小未容登燕俎。紅鮮忽已開嘉蔬。重生鱗鱗浮江去。盡是先生所棄餘。斷中有鱗鱗魚。俗名鱖魚。是也。

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

隨波聞聲疾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而北風吹雨過。卷簾斜日照樓紅。吳兒戲水用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稷中興豈無日。羣魚躍水正飛空。

其二

行樂何妨縱水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無附枝。訓練指麾談笑裏。清涼蕭灑古今宜。西溪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

三衢胡定啓詞

把酒論詩建業城。三年金石見交情。羅池忽待中流泊。姑蔑應無劇雨傾。直道豈知人負我。英姿如在死猶生。鍾香銷盡薰風晚。獨對西風淚眼橫。

買田瀟溪

求田得處使成家。笑爲汗邪祝滿車。漱石枕流新夢想。帶牛佩犢老生涯。歌成但可相春杵。客到莫嫌炊飯砂。祗恐土龍春雨應。移騎快馬一鞭斜。

過烏龍嶺

羣山低首避烏龍。行道驚看翠倚空。地設中原如此險。人無歸志若爲功。九重願受天門近。一卒能當蜀道雄。細酌粉泉蒼水下。冷然歸去御剛風。

晚晴步謁楊令於烏龍寺

舉頭廓廓見晴嵐。山色秋光得自如。杖履可行三里近。斧斤不收萬松疎。上人坐設刀圭飲。乃祖家無儋石儲。語罷寒暄晚歸去。相逢應不問滄除。

離臨安日范伯達送茶約至釣臺烹之正月十八日宿嶺下兼簡務德

過盡長灘曉落帆。舟人取火上高巖。已攜敗絮來投宿。記有珍茶旋啓封。忽憶往時同短艇。要須於此掛長繩。可憐一夜梅花雨。點滴猶隨舳舻街。

釣臺觀新刻范文正碑

日角瞻瞻上蔡陽。有星飛去避餘光。東西林迫謝新進。南北道遙梁故鄉。載刻廟碑求瑛琬。一新祠宇照滄浪。使君著意敦風俗。更作高堂勝宰章。

就秀閣州府志序

輞川遙展右丞圖。盤谷中藏李愿居。龍睡潭深飛客棹。鳳鳴枝老結吾廬。但令蠅屐去前齒。安用鷗夷託後車。西望子陵三十里。煙雲來往問何如。

遊玉泉

坡陁石上大紳垂。踞石踟躕世慮微。率引有春扶杖去。送歸無月帶星稀。一時花木助歡笑。四顧風雲入指揮。是日乃書驚蟄節。鳴蛙已傍小池歸。

其二

數段尋山不著鞭。每逢佳處且周旋。生無一字誇金谷。喜與諸公會玉泉。雷轉正喧三級浪。紳垂直自九重天。有能康伏留終日。大勝朝堂食萬錢。

立夏前一日登馬氏山亭

百憂不到酒三行。萬事盡休棋一枰。梅子未黃先著雨。櫻桃欲熟正防鶯。忽驚夏向明朝立。便恐春從此地更。數蝶飛來花寂寂。亂蛙鳴處水縱橫。

夏日登葉氏山亭

雲氣向曉不待族。風伯忽來吹使隨。溪南溪北半當碧。荷葉荷花一段奇。旋扣柴荆行問道。少休松檻坐移時。淵明志廣桑麻長。此語勿傳朝市知。

題翠波亭

天華疊巘翠相交。風展文漪碧半篙。勝日難逢宜樂此。好山多買不爲勞。了無歡息同登眺。忽有會心如在濠。更看溪光山色裏。紅霞蒸起萬株桃。

七夕日遊仙人洞

蟬引秋風上桂枝。登山臨水不勝悲。獸蹄虎踞石見怪。天爵神剏洞出奇。無復鴻慈難劇羽。空餘青栗如攢皮。儼分袖手三椽屋。當與仙人五日期。

晨光亭夾溪草深蒼蒼澄澗去之將種桃李

徑荒隨處長蓬蒿。忽告通幽且蓋茅。已闢花翁移卻李。竟從金母折蟠桃。住庵事簡吾何力。種樹功高子有勞。史用公材當小試。把鋤來趁雨如膏。

晚步城外

芒屨寬柔野策輕。晚來無著步重圍。人閒爭夢大槐國。物外誰尋小草民。一簪殘髮爲我伴。半川鋪練寫余真。何從可覺秋消息。忽有涼颼到白蘋。

冬至後三日與羅楚入伴庵雨松下梅花盛開取酒酌石臺上思得名手作松梅圖

老松嶙峋待翠雲。俯視梅花意亦親。粉色上參多嶺秀。蚪枝下挽越溪真。乘閒到此能終日。與我來遊盡可人。今代華光古章舉。生結一幅兩傳神。

再次前韻

匆匆前日賀書雲。那似今朝笑語親。年例一來窺雪樣。歲寒同此見天真。梅開蜂陣長圍日。松下鶴歸反嚇人。一棧留茶未忘本。三杯薄酒不能神。

冬至後雪夜

臘前梅蕊未斜橫。至後酸香試滿觥。過眼文書開數葉。打窗風雨又三更。閉門高臥直差易。擁鼻微吟何似生。稍取瀛新供熟弄。佳山如此不多爭。

送鄧清臣之行在

老去何嫌雪滿頭。放懷惟與子周旋。起趨吳越時難得。上繼張余理必然。嶺海斷雲歸鴈底。江湖春浪白鷗前。故人相見問今我。雨笠煙蓑事力田。

瀟山集卷三

元宵懷都城簡胡令俊民時胡連夕在告

天宮晴光合。簾收雪汁乾。燈期欣在候。火令不爲難。方喜春風動。猶憐春色寒。仙徒今夜樂。帝所俯年觀。都郵卿雲密。忽忽瑞氣盤。五門雙闕登。三島十洲散。風伯清黃道。鉤陳衝赤轡。聲流車水快。花影燭龍蟠。入望雲霞舉。低迷璣珣。歌翻樓上下。人與月團圓。夜色清凝露。香風靜泛蘭。陸道搖藍瓦。湯羅轉碧欄。故園雲天外。家風楚俗完。良時亦設作。游興頗相干。語懸登際際。元戎曉數寬。松排來野父。沽酒辦餘歡。少間飛兔客。遙知道室安。樵青能笑語。太白酌瀟漫。要是弦堂空。何妨花縣潘。黃庭須默課。燈錄不重看。漢子閉門坐。嗟予腳力彈。醉歸哦五字。一一待公刊。

南華五十韻

鄉里黃梅接。家居祖利鄰。常聞肉身佛。甘作禮坊人。堅有懸腰石。空無拂鏡塵。已春諸米熟。自識本心真。拄杖敲頑質。嬰裝遶淨身。衣傳千古信。法待五年伸。撥松煩師送。投林避衆喧。風幡俱不動。金瓦定非倫。汝聽宜皆諱。吾言決可遵。由茲開頓教。爲世作良因。葉墜離歸本。煙斜不向新。鈴聲鳴白塔。霧氣走黃巾。塑手藏衣裏。閨娃散鉢唇。全提諸佛印。開盡一花春。代代燈燈結。塵塵刹刹均。性天南北合。道德帝王親。歌鼓昭陵日。梯航外國珍。莊嚴及山谷。賜予出金銀。龍藏開飛鳥。春溫布綸綸。鎮安清淨境。奔走護持神。

樓閣三千界。香燈十二辰。蘇銘模妙墨。柳記刻豐張。自昔炎荒地。常容放逐臣。流人悲去越。從者病居陳。庚子何憂亂。春秋設感麟。足生行路難。眉結念親羣。下吐千瓶水。官分十束薪。九韶先幸舜。五嶺後通秦。氣候今無極。人情古亦淳。何嘗疎壯客。賸喜預嘉賓。鼓角催歸夢。江湖動釣緇。時花開有信。山果種生仁。武水長懷古。曹溪每問津。端居七里郭。相望一由旬。抱被來投宿。開鑪起及晨。自憐終北向。天道試南詢。竟日雲華地。通宵雨潤津。橋橫一浦上。省見五方馴。飛錫泉香發。連山寶氣振。杖尋桃竹把。佩采楚蘭綰。大禮行郊次。洪恩浹海濱。稍寬三面網。歸作再生民。甫里將收粟。松江細煮蓴。橋橫工戲採。萱背更栽椿。風急團雲絮。霜清洗月輪。治行今數日。問信不嫌頻。三宿真成繼。諸寮且逼巡。關茶誇顧渚。藥芋說西嶺。寺有壇經舊。誰知祖意諄。持歸化嶺北。大地免沈淪。

送吏部張尚書帥成都一百韻

己未九月有旨謀成都帥。三省具所除人以聞。皆不許。止命選在廷從臣以往。衆未及對。上曰。得一。人矣。吏部尙書張巖。明練端方。可當一面。付以便宜。勿從中覆。且命退與公議。公見宰相。願行不辭。乃以十月六日制下。吳蜀相環一萬里。水遶巖壑。陸走巖峽。極天下之險。有爲公言者。公曰。上用我。何遠之辭。何險之畏。退理舟楫。行日甚近。於是士大夫不問識與不識。皆謂公宜在朝廷。不必往成都。成都可他擇才。朝廷不可無公也。御史中丞具以與言。上曰。夫內重久矣。一命以上。皆以不得仕朝廷爲恨。公卿出典方面。類若不得已者。其進退用捨。士大夫亦不甚留意。今公欣然承命。無一毫難色。而又得士論如此。此行有光矣。蜀有兩張太守。太宗時。張公仁宗時。文定公。兩公名重一時。爲人君所倚信。在蜀最有惠愛。蜀人至今祠之。今公姓同。德又同。名重一時。爲天子所倚信。又同。惠愛所加。能使入久而不忘。懸知其必同也。既行。祖道西湖上。朝士咸爲賦詩。翌從公游將三十年。蒙公之知最深。故爲詩千字。錄公出處大槩。且使蜀人知公不減前兩張太守也。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序。

一代宰衡上。明公逸步超。河東舊具作。圯下老相邀。海闊雲垂翼。天清斗壓杓。三人前鼎甲。千佛仰孤颯。弟子師尊業。諸儒稱述道。西昆收俊乂。東壁絕塵囂。別乘將離汴。輕舟還指若。湖山縱清美。家國尙飄飄。勳獎天傾柱。歸情戶見蟠。奉祠投里閭。招隱向山椒。葭海屯千衛。披榛拱百僚。回鑾須故國。負約且今朝。光烈哀烏位。星馳封馬朝。賢術來接武。陰沍自潛消。香案依丹陛。蟬均立紫霄。飛鴻九天去。歸鶴一聲嘹。主上恩圖舊。王人促見招。起居還左史。議論鄙南朝。大呂聲揚遠。元圭質匪雕。掖垣成詔密。禁路賜纓彰。滅燒圖興夏。巡方首從姚。自南瞻析木。直北望元樛。玉海千尋浪。江南五色鰲。矯如出塵華。遠若在天鵞。去國還追信。刈章豈易燒。光華司馬甲。整頓路車條。國事煩參決。廷詢得具條。乘時笑乾沒。許國敢輕佻。河洛干戈滿。陵原草木焦。肯存深仗節。久雨更乘機。取道先轅楚。揚旌轉渡瀟。不坏藏萬世。九廟正三朝。遠使儀如漢。將令樂奏韶。路迷彪過迹。調潤夜生潮。去日春仍淺。歸期暑正燒。君王喜不寐。天下首方翹。疏奏中無隱。臣生苦不聊。藏天那忍共。得地豈宜驕。內治今當亟。高名不敢要。銓衡真有託。啓事復何遼。

道直成推汲謀深豈計見定非揮扇羽寧要插蟬貂褒貶審方舉姦諛骨合銷懷開真坦坦燕處自天天
當寧西南顧常懷參井迢徧詢醫國效立遣慈民瘠文武資兼稟詩書氣不怵衆皆可卻殺一以委張昭
除目渡長下行裝即日撥被攜猶刺刺涉遠乃儲儲帆影三江水車聲萬里橋丈人峯崔嵬神女峽蒼蒼
石室裴閣淡草堂人寂寥山圍玉壘峻水減石犀遙石表筇雙立銅青柏未凋錦江喧士女樂市泥仙槎
劫頭乾坤壞流橫海嶽漂惟茲井絡外依舊角弓招自昔三刀夢多傳五符謫威餘嚴僕射功說李文饒
文定棠尤美乖崖福可徵事今難悉數公亦豈其苗秦地新通棧瞿塘穩泛橈虎貔環外關揚相得深機
正可供喪奔隨宜列鼓譟而隸東高閣竹馬戲垂碧好閱相如賦終聞李廣刁奎文天象轉延閣士林榛
此去廷無急行聞衆選陶付之樞極運咸仰太階雷賤子無三徑平生有一瓢老將書蠹倚時作草蟲駭
大笑玉三別不求銀十腰古今同樹街南北信吹落已領蜂結網其成鹿覆魚屢經多盜境幾至獨身逃
何處地堪避知誰戰敢挑月明三市諺巢下一枝鴉釣瀨長烹鯉窮山飽聽鴉臨背池盡黑就局博嫌玄
臂有七賢把升亡九轉燒唯堪賁蘇荔未肯綴芳蔬賈藥難爭價爲農等寓僑稍能養野葛初未識江坑
已罷移蠶駐欣聞退鴉鴛誰憐人爲米敢有意遷喬迨我深披蓋追涼薄曳綰孤裘憐晏子縞帶與公僞
挽引煩推轂陶鉅爲置燕清時容潦倒榮府著芻蕘憶昨西湖上隨公羽蓋飄青山迎竹屐綠水泛吳舫
上相竹仍美將軍勇正稜道爭甚屢覆堂聲驚早鳥茶乳晴光發香雲淨更羈晚花棲嫩菊近岸俯游鱗
四望天連水羣簪玉及瑤政親連柑坐候見錫戈瑞良月霜楓冷佳晴寒被銷留公已無策鼎食望加調
成耶。西南大都會。水平分國之靈。與河東北等。元祐初。文恭公平章軍國重事。三
職其目。而成都除節制。爲。以。此方兵。不作。封。自。東。南。蘇。失。業。
。運。之。一。皆。宜。也。紹興已未。詔以吏部尚書。出。大。致。公。與。國。道。且。爲。序。對。
。賦。於。行。中。書。舍。人。朱。公。允。爲。時。在。是。府。既。以。其。遠。公。出。此。大。致。公。與。國。道。且。爲。序。對。
。百。如。此。上。我。之。本。官。允。爲。時。在。是。府。既。以。其。遠。公。出。此。大。致。公。與。國。道。且。爲。序。對。
。而。通。之。且。請。虎。石。之。公。曰。易。利。之。以。慰。邦。人。其。日。甘。棠。之。思。乎。於是。某。士。夫。咸。悅。贊。

高爽清涼郡。登臨作麗都。上連三蜀重。旁挾兩淮超。天分光牛斗。溪行走舳舻。新林天際浦。青草柳邊湖。丁令鶴歸晚。琴高鯉疾驅。高城布惠答。近市表浮屠。親具深耕雨。牛車富入租。鱗魚廣教飯。鼙鼓敬亭巫。鵝鵝俱先詣。登修必盡愚。茂恭問杯琖。時背夢持蒲。桃李萬家邑。魚鹽百寶區。基爭三品勝。錢爲七郎輸。湖上同皇甫。樓中記獨孤。五雲臺可作。天馬錦應無。射的穿雲白。蓮房照水烏。山精今及采。麋鹿得同拘。右史隸題榜。太和存漏壺。劇牙虞吏像。衣褐卯神圖。蠅走收宵螢。蜂謹保穴雛。泉甘黃蘗角。茶雋白雲腴。幽寂谷留馬。凌歊舟若鳧。山登天柱石。沙暖句溪浦。洞啓三天祕。灘愁六刺迂。輕煙藏石女。微雨浴花姑。半夜笛聲起。臨軒桂影敷。謝公亭別范。孔子井猶洙。舟起甘前導。橋橫龍未彎。子安飛遠近。杜宇訴朝晡。示爽歸田約。懷冰灑篆娛。白公謝靈綺。荀媼進彫胡。神王能旁達。心閒免外虞。白龜飛入楚。赤馬棹通吳。孤枕喧驚鼠。南亭聽蜩姑。貢先紅毯貴。俗尙褐袍麤。蟬蛻裴丞相。聽明陸大夫。劉詩送柱杖。班傳出荊蘆。麗柱從師指。金杯受賜殊。漢書國史法。心要藏純郭。鰯活有奇術。錦返眞夢騶。苦心思懿老。一鉢走元孚。

潛隱大中主，躬行外域膜。儲神天北極，繫念水西隅。內屏如來地，當陽造化爐。千年猶可想，一絕定非謬。昔在中書省，親聞大禹謨。士階臨黼座，文石上絲絢。紅蓮當階藥，陰留一院梧。不才持史筆，有愧但書廚。卜築隨盤徙，因山與鵬俱。忘懷從北院，歸命只南廬。作賦先招隱，移文卒謝逋。晚歸真發覆，豈意屏壑枯。黃屋兩巡岳，侯圭畢會塗。時持莘野鼎，來采會稽菰。聖主新更化，羈臣首辨誣。書修天祿閣，游竝道山儒。汨沒顏容改，因循歲月徂。此生甘泛梗，餘論許分符。節近書雲日，輪驅畫鹿朱。川華冰片合，山曲臥屏紆。入臘占三白，登雲展七扶。人家多露積，村鼓不鳴桴。身奉三年最，魂收一紀逾。可無人歡息，粗免鬼揶揄。夜引星朝斗，晨瞻日出嶠。兩旗歎潦倒，五馬忘崎嶇。嚴灘猶如陸，崑山恐是蘇。深憐百口逐，只辦四方餉。旋旂魚千里，彌縫金十奴。何如今守腹，猶愧舊官呼。笏有看山拄，歌無擊缶鳴。江山真肺腑，魚鳥自殷李。正賴管城子，能招墨客徒。李梅詩格律，斑竹政規模。事省因寬繫，年豐酒易沽。近分天廬監，遣牧決波驢。荀彧申軍法，善宣奉帝俞。校旗推妙手，嚼鐵視張弧。杆札絲雙滿，筓包米一桴。遇風專戒火，聽雨甚憂圩。酒盞經旬把，歌茵特地鋪。賜金誇魏絳，顧曲少周郎。碩果園林密，春山雨露濡。木瓜紅鑲體，銀杏綠勻膚。栗發風前撼，柑垂霜後株。蟻健梨釀蜜，盤走芡圓珠。野蔌多將蕚，春盤細翦蔬。謀同九日菊，難得一枝萸。水閣尋魚蟹，沙連合陣鷗。愛閒多閉閣，因事或操觚。敏捷漸銷鉢，工夫體轡樞。僧談甘接會，老境合師壻。窗月重重鏡，松風一一竽。臥禽佳境蕙，旋翫早秋蘆。本是煙霞樹，何疑山澤癯。計難出柏馬，收必在桑榆。舊事論新事，今吾非故吾。意中不足致，身外復何須。朝市安能隱，田園久已無。斯言誠有味，端不減醍醐。

陪崑山邑官遊慧聚寺

日暗蒲鍼綠。風回柳影圓。好山如有舊。勝事頗相牽。紺宇欣留賊。炎官快著鞭。神工盤炭峯。妙手活龜鱗。
奇甚梁唐遜。偉哉張孟嘗。俗寺中故人逢異縣。舊話說當年。留滯江湖遠。驚呼歲月遒。還同一笑樂。相與
對牀眠。筆向晴窗染。名垂漆榜鮮。味腴知茗勝。勢猛覺茶仙。飛蓋千霄上。危欄挂斗偏。歷雲雲掩冉。待月
月輝娟。二軒名石鏤珍珠怪。杉重翠鞋妍。迎風拳乳鵲。盡力叫鰲蟬。兩腳斜侵戶。湖光遠拍天。徐澆白玉碾。
笑折水晶蓮。時節酒中過。襟懷物外緣。安居豈城市。避世必林泉。好乞彌九地。聊成癘疾煙。山祇應許我。
木杪架飛椽。

日走置雲宅。殷勤問覺圓。荷珠翻雨碎。苕帶逆風牽。安步穿芒屨。長驅斷蠟鞭。臨深呼屬玉。騎氣道蜿蜒。前後幾人到。高情五字篇。翻翻道渴死。落落度長年。斷石崖蜂出。喬枝谷鳥遷。端爲逃暑去。復作拂雲眠。心曠風林豁。膏乾紫几鮮。丞方有公事。尉亦從華仙。倚玉吾何幸。棲雲志未偏。久知情澹泊。不夢翠連娟。晚日斜吹綺。新詩欲鬪妍。微行窺沼鶴。孤坐脫枝蟬。俯視千章木。如臨尺五天。韻高巾墊角。飲痛蓋垂涎。小築堅前約。茲遊定昔緣。欲誇山笠髻。安得思流泉。卻恐樹無絲。華髮盡不煙。誰來助清興。吹裂笛如絃。

次呂居仁九日羣集韻

憂時俱出力，濟勝合先謀。北望邊風凜，衣戎距敢休。

蔡仲羔羊齋二首

有生不願羔羊酒，無日不爾羔羊時。賢哉蔡子勇成癖，自勵要如三代時。

其二

盡輸精白承休德，政用詩書造太平。略爲周家推在位，太師因天散宜生。

題李成山水

好山誰定識真形，著白山人眼最親。半夜忽聞還有力，中書君召主林神。

題陳幹燕公山水

電眼觀山老更真，能分天造一層層。直須舉筆尋溫手，始解鋪張入刻藤。

石芥二首

古人重改陽城縣，吾輩欣聞石介名。風味可人終骨鯁，襟前真見魯諸生。

其二

長安官酒甜如蜜，風月雖佳懶舉觴。時送盤蔬還會否，與公新展關端方。

山芥

濕帶青煙古澗濱，氣含石理助芳辛。山中酒醒源生腦，乞與文園渴肺人。

南山觀雪二首

入山初與雪雲俱，坐定雲收雪亦無。不見舊時蒼翠色，換將粉墨作新圖。

其二

南遊客上妙高峯，拄杖敲冰袖隴風。卷起前簾看雪，煙鬟渾插玉玲瓏。

次韻書事四首

西風昨夜入庭梧，況味今年似舊無。想見防秋有長策，幽人真欲反吾廬。

其二

聖朝始悟文章弊，大滯首更詩賦科。白草黃茅供一掃，英豪人物未消磨。

其三

熙寧事作崇寧樣，嘉祐政爲元祐師。但得至誠行號令，坐令風俗似當時。

其四

當年司馬竭公力，今日宣仁聖烈尊。哲后在天何愷喜，要令元老雪沈冤。

天申節二首

南來欣遇千秋節，北向空馳萬里心。永日清風吹古寺，一杯聊見祝堯深。

其二

明慶曉班僅百辟，鈞容仙都下層霄。如今獨立薰風裏，卻聽華仙奏九韶。

南華書事四首

珍重南華五色禽，雲棲霧宿見無因。雨中恐悞翩然出，我是閒人非貴人。

其二

萬木杉從一寸栽，參天次第可推排。他年空翠橋邊路，來還承天八柱材。

其三

真覺止能留一宿，桐鄉今已住連宵。卻將資雨下山去，聊助南溪早晚潮。

其四

夾樹繞春明，繡羅筆筆綴辛夷。花枝照眼靈清潤，帶雨遊山亦是奇。

曲江漁者得鱖魚棄之目爲師婆魚二首

巨口細鱗初出網，鱖皮斑斑乃同班。了無骨鯁人人喜，更堪鱖鱖發笑顏。

其二

溪友漁翁忍棄捐，卻應游泳得長年。遐方未識珍羞貴，不道楊憑已得仙。

夜夢采蓮

榮華悲歎翻覆手，號呼穴轂欲求功。大開眼作人閒夢，何況真成一夢中。

惠崇畫鴨

我是江湖一漫郎，鴻飛鷺宿見行藏。西風吹盡蘆花雪，水脚雲程未易量。

謝譚南恩寄六目龜

無了禪師割草萊，清江使者六眸開。我今築屋虛空裏，亦復躊躇出海來。

乞雙峯山須菩提果二首

我昔南遊三眼國，逢人一笑啓丹唇。祇今重到孤峯頂，依舊丹唇一笑新。

其二

我聞如來有佛眼，結子成時速寄來。從此慈悲情廣目，得爭開處便爭開。

延祥寺手植竹有甘露二首

聖主尊賢方側席，此君凝露美如飴。形容盛德濟生事，請對佳祥著好詩。

其二

穠樸天酒被脩篁，的皪枝間日射光。豈爲炎荒多熱惱，故教灑頂作清涼。

月下對白菊二首

詩人月下見梅花，著力形容極口誇。若使月明中見菊，欲將何語爲褒嘉。

其二

飲冰嚼雪傳延年。要比蟾宮桂子妍。忽遇常娥豪一盼。桂花未敢著鞭先。

佛頭菊

我杖常扶佛面頰。我花今見佛頭香。靈山會上曾拈出。一笑懸知是飲光。

金盞玉盤菊

玉盤金盞世稱珍。天酒瓊漿自益人。天爲我貧都乞我。我雖不飲亦關情。

桃花菊

菊花忽作桃花面。放眼難看九月黃。花不見桃惟見菊。又將紅雨學啼妝。

雪見菊

白如白雪復何加。豈有寒英勝六花。其是嶺南稀見雪。花光勝雪豈無差。

睡軒三首

意馬心猿不用忙。睡鄉深處解行裝。華山閒有希夷子。安得斯人與對牀。

其二

諸公對弈我高眠。此法非人不可傳。四脚蒸籠皆黑子。孝先從此便爭先。

其三

風和日永飽食已。雨急天寒戶不開。遇此佳時無一事。捲牀高枕聽啼猿。

謝惠楊梅

杭州金氏越州楊。撒火飛星五月春。百果若重推貢士。風流應不下平津。

南屏三首

百步塔頭長進步。南屏堂上立移時。明明萬象森羅處。鍛鍊離騷費我詩。

其二

早來風定絕塵蹤。掃地如鏡窗盡開。昏明四望移遠近。盡夜兩湖分去來。

其三

正當晝永六十刻。久坐僧齋雨雨前。滿園菜花開向夏。一雙蝴蝶飛上天。

寄題競秀亭二首

吳山越嶺老於行。何地誅茅寄此情。直使浮雲無一點。千巖應接始分明。

其二

來往人傳客竊安。問渠何事駐征鞍。只應門外千山好。能使胸中百念寬。

觀烏龍山瀑布三首

一日一夜雨如傾。北山山頂垂天紳。是閒去海只咫尺。緩流何用走蛟螭。

其二

眉山集 卷三

五老峯前三峽橋。不論時節聽飛潮。那知冷落窮山裏。忽見晴空練一條。

其三

漱石漱流俱可意。濯濯濯足且隨時。到江莫作滔天浪。妨我輕舟理釣絲。

題槎線園

誰言粉白但閒居。綉補尚煩金十奴。治得琴絲有條理。卻嫌紅女未工夫。

舍後汚池有小魚數百遷之於江

一泓已脫潯潯水。萬頃初驚廣莫鄉。且向江湖成自在。幸因風雨得騰驤。

雪齋捕魚圖

羣魚何日舉舟師。玉海瑤山欲霽時。正是嚴冬當設醴。老翁香飯必先炊。

園中聞牡丹一枝

天下花王都洛京。清明寒食走香輦。東君欲表南來意。一朵蕊然向典型。

詠紫刺

鶴骨龍節結壽枝。紅綃紫綺耀仙衣。只應不索麻姑爪。獨領春風住翠微。

有惠新醬及酒者

拾遺久住浣花橋。生理誰能濟一毫。攜醬藉糟來過我。故人惟有孟倉曹。

聽鶴鈴

蓬蒿門巷久張羅。豈有龍坊重客過。天外鶴鈴驚午枕。兒童喚起聽長呵。

次韻董令升四詠

帝道銀河下太微。餘波散漫野人歸。此行步步有佳處。盤礴孤亭試解衣。

競秀亭

山陰道士頃留連。應接煙雲馬不前。君說江南亦如此。我雖未到想當然。

性樂堂

且從紛紛事百端。從公駭馬白雲邊。欲知太守樂其樂。山色溪聲得兩全。

玉泉

至寶何年伏九淵。飛空散作玉聲琤。那知夜半騰朝采。曾見長虹屬太清。

不曉聊加足於帝躬在天固以爲客星矣下視世間亦聚塊積蘇爾時出光景不意驚動夫漢庭諸公也惟彼東南有江有湖有龜有魚放意煙波之外吾生蓋已自餘矣風晨月夕竿線在手不避世以爲高不鍊形以爲久倭哉游哉深入鷗鷺之羣而得計魴鯉之數也有蟻溪之老人以垂白之衰容顧其釣而莫鉤特見夢於非該使文王開不顯之基故十人經濟之忠豈先生之好異蓋不能作爲於齊章教民以相攻也嗟世路之愈迫恨弋人之甚鴻終結茅以爲鄰日香火之是供清泉白石聞此言於樂天曉猿野鶴計不怨於周鼎也

詩餘

桃源憶故人 辰州沅陽縣行在

催花一霎清明雨留得東風且住兩岸柳汀煙塢未放行人去人如雙鳳雲間舉明夜扁舟何處只向武陵南渡便是長安路

謁金門 道山亭行在

風聲底石上岸巾愁起月到房心天似水亂峯清影裏此去登臨須記今夕道山同醉春殿明年人共指玉皇香案吏

點絳脣

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渾似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

朝天惜舊

王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百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離陶令北窗正臥羲皇

生查子

宮紗綠趁梅寶扇雙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蟲蟲瑤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

贊

杜子美畫像贊

凌萬乘以嶢嶢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東帶峨冠凜然似禹而宗面論房而神閒意定超然若湖湘而東也

范文正公畫像贊并序

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贊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爲之贊曰

乾坤回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善也

潛山集補遺

賦

釣臺賦

導桐川而西危發清興於孤蓬覺水石之益隘疑滄江之路窮入壺中而天高渺煙波之深遠三老刺灘當絕力殆猶踏香林八節之峻而巖夫呂梁百步之洪也循江而上古木千章山如掛屏水若鏡雲氣往來而舒遲竹松堅瘦而鬱蔥遠而望之物象之平淡豐腴也其下必有石蘊奇瑤淵涵夜光不然隱士高人之所棲止游從者邪忽兩崖之對峙摩萬仞之蒼穹舟人指而告予曰此澤嚴先生子陵之所從釣魚者也罷漿落帆淪湯注若再拜三奠顧瞻千古之高風昔西京之中微動新室之變興封豕長蛇恣噬百姓百姓之怒盤天糾地無以扶其憤憤之胸偉白水之真人忽乘龍而賦雲傾天河而洗六合回炎歷以再新天下定矣蓋矢藟弓垂衣拱手晏然端居於九重思我良友未知何之披羊裘而釣於澤中者是邪非乎安居前道玄纁及門三聘而來握手道仙考文叔之心猶非天下之至仁也四五年間沐雨櫛風親冒矢石躬擐甲冑則亦貪夫黃屋之至尊樂夫天位之甚崇取神器如此之力又安肯捐天下以與賢故其曰使真成帝尚不可得其處唐堯許由固知必不能同也下而三公之位加以大國之封與絳灌以並列則吾將乘桴而入海又安能俯伏跪起束縛以黼黻華蟲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枕膝且臥而文叔

民之父母。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爲心。故甘百譴而不悔。垂紳正笏。從泰華衡嵩之表。活潑潑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朽。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滅。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頌有泚。求之夢寐。錄

蓮葉研銘

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爲石。淪於深淵大澤之中。誰以爲研。置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爲元類湯沐之封。而日游戲於其閒。蓋相與託令聞於無窮。錄

謝山集附錄

後村詩話一則

前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聊取其自然。不煩新創。然新仲此等句。尙多。如招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奭。使之妥帖。他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散豈無道瀟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簾行科斗。林妝嚇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之過論劍。收之入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後村詩話續集二則

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漁翁船。語意甚新。不犯前人。謝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遒。題顏魯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壈而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與客晚集云。足下一來同晚步。先生小住待村春。春晴云。四野綠遍春補闕。亂山塵淨雨。宿容懶軒云。經年不濕子春足。半月橫梳夜頭。止酒云。指紳處士議。所以將軍貴人須。畢之月夜云。琉璃虛空甚圓滿。紫磨山川更新綠。梅花絕句云。姑射山頭冰雪仙。人閒一見便豐年。卻應羞死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荷珠云。客來切勿令觀此。豈敢猶能因伏波。如大槐。小草。木偶。鴛鴦。朝采。

夜光。立豹。踞。口伐。手談。木上座。趙先生。千金子。萬玉妃。重欺我老。農報子春。下巖研。正焙茶。肯的對。養齋續聞一則

待制公年五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公上不值。於几案閒見此詞。歎賞不已。遂寄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閒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作。非也。正如詠梅疊扇詞云。詞見補子嘗親見蘇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遊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詞見補又與秦師垣啓。雙鳴函谷。孟嘉由是以出。關。閣落上林。關。閣已開。於歸漢。蓋秦晉留金屋。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兵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困學紀聞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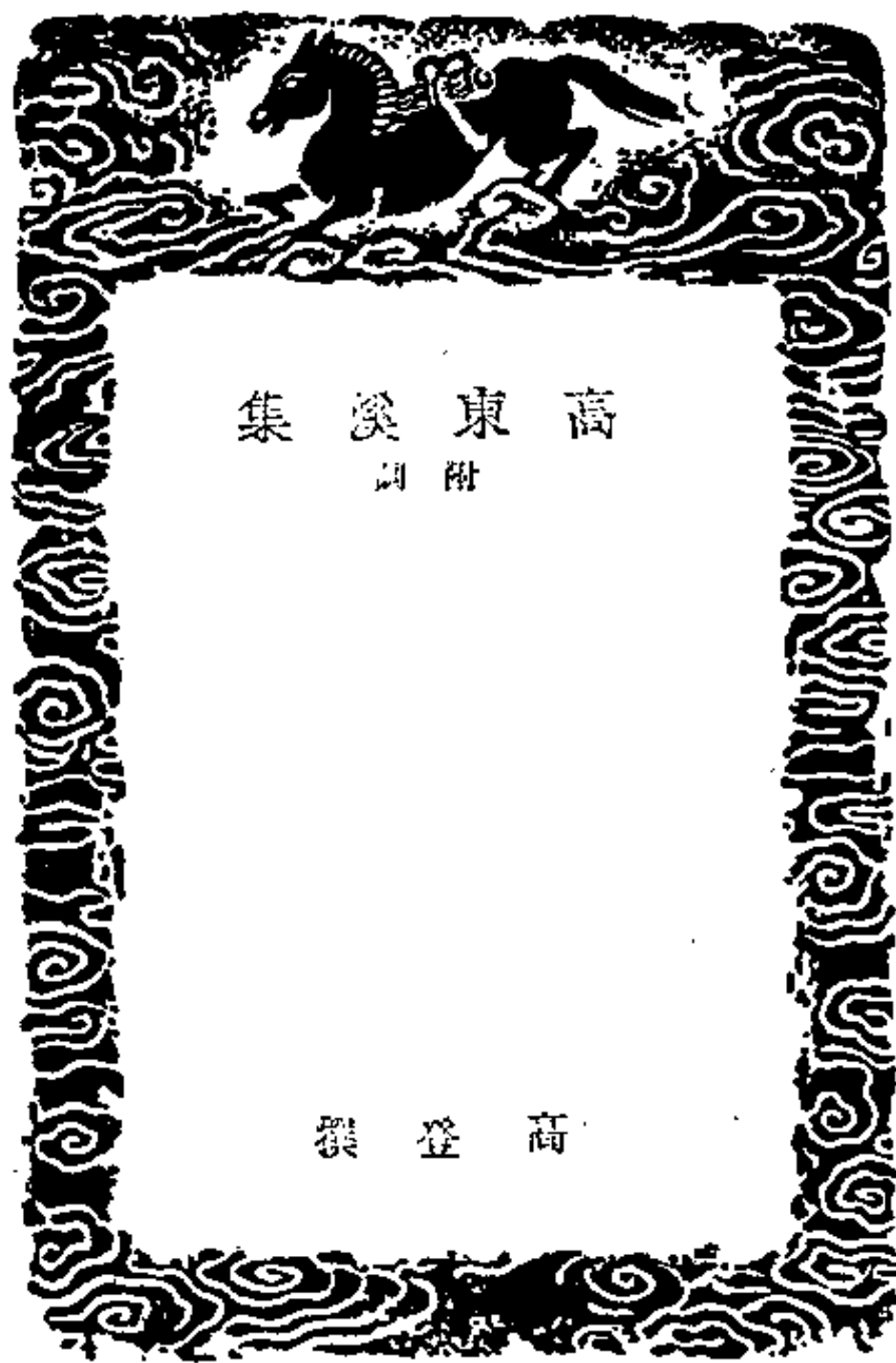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潑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閒隨俗。顏色如花心蕪土。本集。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年。

揮麈後錄一則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意昭幕中。有代意昭奉日留客致語云。寒日止數日間。曉晴又雨。牡丹五十數種。欲折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意昭好令人歌柳。三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沈醉。拚華堂一枕春醒。又嘗柳詞中語。

隱居通議一則

朱新仲舍人。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於杭州。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杜子美畫像贊甚佳。遂棄貌貌。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詞見補



林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欽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依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為苟從，典學虛因，服覲所在，流惠澤，民攀轡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摺檻，中以差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訕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檜為讎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始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為而為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甬都，思刻之其鄉，以誌節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諱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道文古之君子，假鑒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為哉？孰謂善不可為哉？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黃序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賢，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為陳氏安卿，以道學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為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為郡，入職方千餘年於此矣，然自宋以前，尚不齒於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於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氏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為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者，以有考亭為之表率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為之請於朝，乃為之記於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尚闕闕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為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為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綱焉者矣，奚啻漳士為然者哉？使繼朱子而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漸落，將有進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刻東溪之集，不獨為漳人望，亦以為吾守令者勗也，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宋史本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殺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視惟新之政，奈何相與敏張邦昌又納敏黨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歎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於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惑恐，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倏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於是凡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能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嶺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訓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制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舜聞其名，徵獻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有問舍法，能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爲士執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

高東溪集 宋史本傳

高東溪集 宋史本傳

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尙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殺之，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勾頭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成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廢於野以食之，願貨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奏皆悉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與登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收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蠶蠶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他日琥有請，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恩琥位，貸學錢者，登呼至而懇說，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盡建祠祀之，登曰：棺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擢祠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登母死舟中，囊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濟鄭高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問，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符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赦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爾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讀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擊墜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開，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辯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高東溪集 宋史本傳

三

高東溪集目錄

卷之上

- 上淵聖皇帝書
- 第二書
- 第三書
- 第四書
- 第五書
- 上皇帝書紹興八年
- 時議六篇序
- 蔽主上
- 蔽主下
- 露國上
- 露國下
- 害民上

高東溪集 目錄

高東溪集 目錄

害民下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上當道運幕客書

謝賀州張守書

謝李察院書

忠辯

窮論

象州賢樂堂記

東館廟記

春秋桓公不書王

三賢守不負獻

封禪

幾不去四凶

史記湯祝網

史記教教熊羆羆繼繼虎以戰爭

載德字說

命諸子名字

言箴

容州案告啟

郭簡銘

祖雲寫思誠齋銘

慎獨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行硯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埋銘

高東溪集 目錄

二

附錄衣帶銘

東坡像贊

沈仁傑爲祖雲翼寫真贊

鄭正言像贊

自寫真贊二首

方竹杖

僧學子游都嶠

思歸

自歎

留別

陳少陽贈官

還山招陳希韓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夢游故山

七夕

題元太

辭僊金

五夜道中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小源欲歸

言懷

水溪謝邑宰送米

乞米

覺露橡

臨別示子姓

歸途歎

病中雜興共八

阮郎歸過武仙縣謝許寧

高東溪集 目錄

多髭

墓山溪 常州府

行香子

漁家傲 州學甲子湖

好事近 一名約齋

前調 和

浪淘沙 一名花信 王宰母生

好事近 一名竹

西江月 一名白

南歌子 一名南

好事近

附錄

奏乞鑒錄高東溪忠義狀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東溪集卷之上

宋 高登撰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竊恐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爲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爲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逐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獍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簣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猶亦隨逐羣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觀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之人往來聞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欣欣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宰相執出使不問有誠無誠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卽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接續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

高東溪集 卷之上

人人題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觀維新之政。大早望矣。莫此爲急。奈何陛下首納敏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奸邪。固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目清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若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日假然自恣。尙欲朋比爲奸。蒙蔽天目。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墮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唐恪。馮興。黃琮。黃次山。周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解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會歷。編建任者。不然。則凡編建人皆知之。詢馮興。則於會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則秀實。則賢。則素所推服。不思不知。徐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諸評議。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胸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奸人昏惑。一至於此。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爾。歎況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請悉其忠誠。尙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又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進退。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蘇奸方沮神師。道李綱之謀。謂二祖陵寢之地。以喚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驅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學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禍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爲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猶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爲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寵。儉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惡。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曾詣登聞鼓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容納。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一布衣而忽之乎。臣雖一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未可忽也。臣審民情。進士論。稽往古。驗當今。實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留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爲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竊周身。懷奸誤國。陷陛下於有過。致夷狄肆猖。夏之師。陛下不賜誅戮。已失邦刑。然猶倦倦於邦彥。聽納吳敏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爲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假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干。有能若干。臣請哀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功。敏亦以爲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能。敏亦以爲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傳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爲功。自古特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暨於不遠。即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註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定大策。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策。殲殲戎。而敏乃惕息惶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庶之金帛。嘆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禍。萬一秋多。開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尙有如許金帛乎。河北尙有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爲敏功。臣竊以爲禍。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輪三關於虜人。異時能免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時如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爲文士。雖不可用。敏區區從事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書舍人。在敏已爲常。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丹自謂不能進。進伯玉而退。綱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之奸邪。而力爲之助。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爲起變亂之禍。敏若知不聽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謂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爲朋黨。臣知非宗社之禍。臣聞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摺斥殆盡。惟敏獨留不黜。故敏德邦彥。而有今日之報。敏以一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君相之間。朋黨之風一行。

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微兆何所訴其冤。臣恐不日而底於危亡也。古人有言。存亡係所任。願陛下毋以臣言一布衣而忽之。仍乞檢登前所上書。一併施行。宗廟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實不敢愛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竊國家庫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鼓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奸邪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論列不可為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即宜奪敏權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忠。而卜於陛下也。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位。有太甲之不明。而無伊尹之聖。明皇之有初。而無林甫之奸。臣不勝為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為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為鑑。則其不問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為陛下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君之惡。結怨天下。故陸贄特匹夫耳。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閭閻細民。有尊之為方佛者。有尊之為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逼都城。居民惶惶。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慨先衆人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下飛。克勤大業。舉天下而一新之。以慰靈輿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為鑑。而乃以民心之所痛忿者。列於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六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循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公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能敏邦昌為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宮所為。即商菜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淵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懷夷狄。可以大有為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為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為狂妄。觸犯君上。凌誅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鼓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為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被擯徐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

不蒙容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為奸邪欺蔽。曉夜皇皇。寢食都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容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將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語頗訕。臣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遂。坐竊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之。處仁正台司。格列政府。漸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能不貳不疑者。所可乘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邪。尚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次山方正。倖於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宮。秀實學行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憐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即罷。未害於事。琮等雖不即用。未益於事。臣其以為不然。陛下知士民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力以當此事者。未必不賴琮輩。願蚤圖之。毋貽後悔也。臣聞士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十九日。剴開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白堯舜三代以上。至漢晉隋唐而下。闕古無之。豈我祖宗積業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郎張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之。是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肯讀古書。不肯求古意。則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臣不復言矣。天下之人。亦不復言。其事乃非今日之比。且如前日之事。雖甚愚者。亦知其必亡。賴陛下積德東宮。人心屬望。逮其起而當陽也。夷狄懷而退兵。內外委心而聽治。室家相慶。不啻若再生之幸。今而上皇猶有此意。臣恐天下之人。舉起而為亂矣。且前日罷一李綱。京師之民。尚猶怨憤。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差之頃刻。則相與為亂。況陛下仁聖。民心歸之猶父母。然豈有奪人父母。而其子不致力乎。料陛下無此意。太后亦無此意也。上皇痛自懲艾。方且與道為徒。又未必有此意。也是必奸人為之也。陛下知前朝奸臣有存者乎。若猶有之。是當斷不斷也。況使之上皇左右。猶甚不可。此臣之所以重為陛下寒心。不識陛下與一二大臣何以處之哉。此事大要當審處。然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萬無此等亂亡之事。但太上皇車駕還宮之日。時有掣肘焉。陛下仁孝。大臣觀望。則當如何。又不可不深慮也。臣聞天子之孝。與匹夫異。匹夫之孝。獨務全恩。天子之孝。當先順義。故匹夫之孝。只施於其親。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託於閭里。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顏順志。不敢以絲毫拂其意。世俗之所謂孝子者。若使天子為之。則其亡天下也必矣。何哉。臣前所謂掣肘者是也。祖宗以宗廟社稷之重。而付子孫。子孫當以保宗廟社稷為孝。未聞屑屑然以小恩為孝也。知太上皇倦萬幾。以宗廟社稷付託於陛下。陛下亦當以保上皇所託之宗廟社稷為孝。若乃太上皇還宮之日。所言而陛下下然之。所行而陛下善之。承顏順志。一惟旨意是從。臣知掣肘之事。百端紛起。宗廟社稷。必不能保矣。傳曰。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廢順從。而又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子。故陛下父子無疑問。而在朝之臣。不諫隨。宗廟社稷。可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持兩端。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其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矣。若猶未歟。乞以臣觀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一行。與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爲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爲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轉瞬。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爲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宜。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爲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懇懇無所隱避。惟陛下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職。務全聖訓。今乃不自遜。復以替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買直。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膽。熱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校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虛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己。而自爲違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護所短。而不使臣言之。臣恐毀謗者。偶語者。乘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臣下過慮。預爲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爲能。左右諫官。雖無說可也。自古聖明帝王。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美。陸贄論之詳矣。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鄒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鄒公魏徵諫曰。不可常備。然若負千百過惡。而一聞魏徵所奏。無開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易嘗辨明以爲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尚不敢自以爲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効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爲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鵠毛於鎗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爲危言。勸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二。得之則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

易此。臣欲條而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議謫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置相。臣前後四次上書。論與敏不可爲相事。陛下益信任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爲。乞陛下先罷吳敏爲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爲善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爲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宜。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聚。衣履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敗頹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遺孑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觀。臣知家道衰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祖宗積聚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執多。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蠲蠲是甘。棉沐爲勞。夫課奴耕。婦勸婢織。閨閣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蠶繭牛羊。旋復。第宅旋復。修棚。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興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非惟慈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聚。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宜平之末。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有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歲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能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德恩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尙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戚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爲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爲請。臣謂非愚即諛。臣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儉德避難。而政事之閒。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蓄。可以旋復。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勸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爲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討。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探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并序。繕寫成冊。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輒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褻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其位之臣。益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竊國者焉。太倉耗完食之兵。良

田贈游手之民是也。作蠶蠶上下籍。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亢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籍。論蔽主期以肅主。論蠶蠶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其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閒。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壅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能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爲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爭論。而權得與居中。無所可否。能守本官。中興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二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益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順熟。相習成風。類能堪撫細故。徒務塞責。曾罔上者也。發交植黨。一趨從班。則其心解矣。陛下視難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背諸葛亮高臥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駟。何時而即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舉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其實。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竊國上

何謂太倉耗完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冗食無益。歲衣月糧。飽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析一釐。執一俘。而乘時生變。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即良兵也。大槩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已。今日迎某官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若干人。惜幾月。遇大節則與徐放。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踊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費如此。議臣但言財用不足。巧爲色目。重斂於民。而不知蠶費國用。盡推其本而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竊國下

何謂良田贈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二時三衣。優游飽煖。吁。此國之巨蠹。民之巨姦也。議臣感於報應。無敢及之。嚮度牒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未矣。且以國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衆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檢金。而後得之。蓋彼既以資得。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衆之心。與其資此徒而供無益。孰若籍之以贍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亢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將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塗。授者方在銓。候者復在部。困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暫當官則益勵。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閭。趨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惻於上。而百姓憔悴愁苦於下。山源之不涸。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賢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謗。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積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僥倖之微。一身真贖。意欲禁之勿爲。雖黃泉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與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展諭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而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既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率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嗚呼。汙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卽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患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喪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病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病。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文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罪。區區積誠。雖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故司究嚴。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其聞於朝。緣臣家賦不厚。嬌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笏。沈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尋歸。尋欲將母診

病東粵未得赴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處侍。追趨扶喪。顛仰海道。怒臣者特爲已甚。劫以擄去。得旨限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遠。臣竊自念。皆委肉餓虎之虞。燎羽洪爐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遺一子。積麻鬻資。給臣爲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還方。死於忠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而甘心耶。又寧忍視爲人之子。而不得以爲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憫然軫念。察臣罪狀。即無賊私。憐臣母死。尙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漢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德。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胸膈之慕。重於鸞鵲之樂。明矣。昔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壘水中。而人不以爲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爲犯法。蓋其情出於爲親。臣嘗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柱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高東漢集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旂出郊。見良田沃壤。瀾漫數里。皆爲茂草之區。因勸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苗。況誅鋤之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難。尙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結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跡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上當道遠幕客書

登觀漢書憲大將軍。請以傳教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議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爲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爲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湛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大原爲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爲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爲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智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鵠鴻。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於人情。

後寒峻而先貴。公評而徇私。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錮於修途。伏軾驢於轅下。不知抱膝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屏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輩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倖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謝賀州張守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爲。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顧望而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提鑒金之衆。慮莫逃於道。矧有望於薦擢。淺陋易取其該通。懸懸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消修飾。已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儼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例歸陶治。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來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遠及安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擲。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肝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賢愚有等。人僞品於中。分甘艱險之備。奮取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何憤。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臂力要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綬欲曉。起運覺之幾回。自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餐游。尙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衆忌。初煩芝檢。人云李葵安肯來。登觀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察院。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譴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忠精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率符籙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卿。憤慨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嗟噓。而誓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發曾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嗚呼。古之烈士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爲拂膺不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彼虜。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果孫觀亦在君側。畏懼當縮。不敢喘息。而徐乘哲王時。乘機方津津然以僞命爲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誅。亦忠於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莽難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辨。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遠，遠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遠，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為，何往不濟？窮則憂，憂則必至於達，達則修，修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為累也。若人也，窮達變於初終，推其所為，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貴，而化卑賤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賢，實同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致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吾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矣。想當時不獨已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州，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聞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有嗜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淋瀝雨，是吾憂也。納胸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刀揮戈而旆驪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澄浦高登記。

東館廟記

祭祀有五法：施於民，一也；以死勤事，二也；以勞定國，三也；能捍大患，四也；能禦大災，五也。五者有一於此，則載之祀典，匪此則爲淫祀。吾里浮山之陰，有神棲於田舍中，其神最靈，聰明神聖，正直無私，乃問諸耆老曰：此何代人也？王乃彭城人也，姓王諱參，自於大唐之際，龍紀之初，肇興此土，保衛此土，故此土之人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乃僉謀立廟，崇奉香火，朔望拜謁，士農工商，競趨乞靈，冠婚嫁造，咸致禱焉。吉凶不爽，耕稼陶漁，皆獲利益，雨暘時若，歲歲五穀豐登，六畜蕃衍，疾疫不作，盜賊不侵，非王靈災祥患，何以臻此？自是神靈愈愈，香火愈熾矣。至於正月上元，社祭殺牲，行酒慶王，華旦拜跪，舞蹈稱觴，禮畢散帑於庭，於是都會陳君觀國厲聲而呼曰：廟庭狹隘，不稱王居，不容衆拜，我欲作而新之，爾衆其能從予否乎？衆皆響應曰：敢不敬命？於是族金於衆，鳩工惟良，琢石爲柱，折木爲梁，鳩工聚衆，植柱架梁，中立正殿，前拜跪庭，后寢室，廟左佛廬，長廊廣廡，弘遠規模，不逾月而四五落皆成，盤盤焉，困困焉，而社稷安矣。嗟夫，陽九兵馬，雖數南征，在在淫祠，率皆悉毀，惟王之廟，巋然儼然，非神靈氣，何以保成？後因風雨飄搖，梁棟傾頽，有清源總管陳君起，繼董廟事，灰塗屋瓦，命工雕造，王后寶相，塑飾神像，彩畫兵將出入，登人觀瞻，起人敬畏，如起者，是亦有功於廟庭也。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切惟王有庇民之大德，有護國

之豐功，十社之民，賴王以安，故子生孫，孫生子，崇奉香火，遵飭祀典，將與天地相爲終始，奚止百世祀而已哉？有陳君見舊碑，爲蟻所蝕，首尾無全，而請續記於蔡公清吏，而蔡慮其老矣，固辭，且曰：衆卜於王，許汝續記，清吏年高才退，不能撰寫，姑且直筆，續其始末，以貽將來者云爾。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撰。

春秋桓公不書王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叔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祇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羣國悉獻典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備，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鰲，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鑲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宜公與忠矣夫。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呼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續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畎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成者，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尙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德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予長愛奇，吾所不取。

史記敘教熊羆羆虎以戰爭

如虎如羆，如熊如羆，以一人之說，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羆虎羆虎之以戰，蓋愛奇而遺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戒衛字說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聞學者。願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順行。行順言。君子胡不備爾。備之爲遠也。言行相順。則內外進矣。敢故舉名曰。備。字曰子順。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而後世因取義焉。如王純命子以默沈淵深。見意於冲虛謙靜。謝莊名子以展。展。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義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梓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遺教負山也。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僣。涉世尤疏。多誤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啟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郭簡銘

郭簡出蜀。郭。即杜詩所謂酒債。郭。不用。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云。豫豫子之身。而無以可報。傾程子之蓋。而難與爲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佩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而陶陶於無何有也。

謝雲翼思誠齋銘

天眞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偶無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授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澄鑑靜。乃臻泰定。由容作聖。與天地並。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就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坐間。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安。請事斯語。毋怠厥終。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涖洎之間。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備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款乎高堅。前後終而底幾也。同乎步趨。通言。惜夫未達一聞。而天運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願徒視斯銘。而勉旃。

朱黃健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忘。

遺諸子硯

高東漢集 卷之下

人以口。我以硯。遺爾。其意可見。扶持。各一。其也。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埋硯

耳瞻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

附錄衣帶銘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紳。幸以十六字寵賁之。如似長者之訓也。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史邦彥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但中庸
莊首重足。前後肅如。服先王服。爲君子儒。李希旦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董嚴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長子扶
有己之私。爲己之翼。克之者。誰希之者。是李格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窮自屏。盧大榮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賤。斯無不至。羅述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李椿年
性習或偏。佩章佩弦。務適厥中。則問斯愆。但南紀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林倬
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趙善謨
服以彰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蘇鑾
業思不精。行思不誠。宜取四重。宜去四輕。李飛英

東坡像贊

尼父分蘊。創迹千載。今歲遺履。屈伸分固有時。媒孽今蒙。謹子忠義。今滿朝廷。文章今照。今古。此道今信。未忘。先生今爲乎死。

沈仁傑爲祖張翼寫真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橫。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

鄭正言像贊

唯宋臣好。在古無有。元符太子。黃諸左右。納君於惡。鳴其凶教。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變廢后。

高東漢集 卷之下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悼首。乃引御衣。願終難受。

自寫真贊

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

又

而今鐵冷。幾今虬卷。性今火烈。心今石堅。有誓今平。無望今凌煙。

方竹杖

萬今日高。其操堅今日堅。其中虛今日虛。其外圓今日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翠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借學子游都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寓所。冬十一月壬戌。游學子李顯。章虛大勳。李飛英。李端。羅述。蕭岩。黃宗之。男扶持從游。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里。身墜天一涯。茅茨蔽聚落。堵垣圍孤埭。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棲。維南頗挺拔。隱隱浮修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難插。兀坐嗟黏黏。彼美二三子。知我所愛奇。暇日請從我。親言出郊圻。秣馬偈短亭。持笏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開雨雲垂垂。坤靈喜我來。林壑迴春姿。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嚶。江梅喜我來。落萼敷南枝。高興傾幽尋。絕頂窮攀躋。嵌空豁如許。鬱鬱瑣煙隄。誰遣聖明徒。列此怪狀爲。願憑賢主人。痛墮爾年非。我生逢百罹。不意太廟犧。況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投荒得勝踐。雅興性分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職招隱詞。暫游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脚趨回駁。樹腰轉斜磴。重來意默契。欲下思棲遲。準擬供冥搜。草木亦生輝。爽氣知多少。淩入詩人脾。事途雙。遙松。歸馬四十蹄。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思歸

忽忽已秋杪。音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藜紫藟離。流匙白雲子。瞻甲黃鵠兒。對此憶舊旅。多因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慈翁舉案眉。稚子關雎陳。繞膝奉人衣。歸與念如許。兼程猶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自歎

平生無技能。素業在詩書。自許學穠樸。世期躋唐虞。憤嘗獻書言。誓不顧微軀。旋復擢龍鱗。率憚攀虎鬚。由此隔青雲。橫斥落泥塗。一行從吏役。窘束如囚拘。索米無處所。竭來天南隅。當路眼何高。漫不分賢愚。梁竦知徒勞。淵明奈飢驅。俯首欲認箇。沈迷眩鉛朱。窗几羅蛛絲。簡編殘蠹魚。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差爾強。羨君真秀發。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插劍露肝膽。看錢念動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警馳邊備。長驅來胡兒。堂堂揚京闕。百萬呼鼓鼙。天地爲改色。日月暗晦迷。當寧猶不悟。聰明遺散蔽。六賊人盤結。如山屹莫移。政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撫綽借機會。禍端良在茲。吾憐沐厚澤。顛危合扶持。不聞王編賢。絕版田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森相隨。神李斬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甫詣闕。痛哭聲猶悲。天意難違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悉見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視情怕怕。虎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糜。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生。舍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夷。衷心頃自責。疏辭錄其遺。君乎死不死。泉壤增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魂蒸靈芝。首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蘭死則蘭芳。豹死則豹皮。男兒當得死。一死其如飢。君死適生榮。我生歎奚爲。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非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幾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興發多。嘗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修簷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嶺。松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澹無波。團蔬摘纖嫩。名果仍聯羅。紅蕖著雨花。碧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綠衣掛薜蘿。得酒即酩酊。作詩共吟哦。晴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庭門趣。黃綺南山歌。崎嶇路殊遙。遐邇難見過。交親憶同調。出處失靡他。每憐傷弓鳥。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懷鉛。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曾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號風撼枯枿。凍雨凝路塵。乾坤移日月。八荒同一雲。遙知沙漢寒。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淚沾衣巾。故人方謝客。爲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易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我獨過。

夢游故山

風際盤旋。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圓。山放數峰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辨。縛屋誰松楸。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女騎占蛛巧。兒疑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髮已華。胸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去臥煙霞。

辭餞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留留不果。乃相與持金贈行。勸勸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買書郡庠。以遺學者。作詩謝之。

污惟皓皓不如買書惠泮宮。聯助賢侯採芹藻。別後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五夜道中

黃茅時節煙烟漫。人在山中第幾重。梁棟負才徒慷慨。稊糠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當年世不容。會脫輜巾返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九日

塞雁南飛度戌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荒烟欲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況無毛髮爲身謀。所須菽水能多少。蹤迹飄然不繫舟。

除日憶扶持振拂

夢中蝶鳳儼相將。歲晏安知各一方。老態漸催吾髮短。歸來應怪汝身長。故山渺渺難窮目。暮雨瀟瀟易斷腸。遙想銀行爲母壽。幾丸清淚落椒觴。

小源欲歸

潮頭香醴醉翁翁。鞭鼓歸路勒青驄。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鈞少女風。大賦平生緣蠶足。無聊中夜賦書空。擬將方守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言懷

歸去東皋獨荷犁。山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摩挲元結頤。經從省憶少陵詩。雖讀錢鏐天應鑄。依舊蕭然山澤姿。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乾乾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未爲拙。儲瓶況乃嗟塵空。令君好賢施韓愈。賤子受賜慚盧仝。春水從教繞舍北。癡兒不復嚙門東。

乞米

臣飢欲死休儲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暖。江頭漁父諍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粟瓶。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爲吾青。

覓蠶緣

雪寒官冷家乏薪。與舒丞憲令長至。勞酒糟糟相孫處。可笑亦可憫也。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發作詩肩。全家食粥已多月。坐客無甦今幾年。君勞糟燒當止酒。我和琴瑟口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況寫窮窮覓蠶緣。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取飢寒。頻年離別情更口。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憶抱寬。平生竊笑青家兒。臨歧真值雙闌干。

歸途歎

高東漢集 卷之下

孫吳據將略。中市輸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鄒陵瓜。

病中雜興

溶溶瘴霧暗朝暉。咫尺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貸。朱顏凋盡赤心存。垂老飄零萬里餘。飢腸瘦腹盡毛蔬。皇恩若許歸山去。豆地雖存不解勸。不羨雲霄敷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死如歸耳生如寄。造物從今奈我何。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誰知英嶺傾心切。待到日輪升太空。不辭南北數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處陸水中從點點。鴻飛天外自冥冥。長袖深藏批敕手。知節斜倚作詩肩。有時極目耽遊漢。與在孤鴻落照邊。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飄光秋。夢中那復化爲蝶。牀下不妨聞鬪牛。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下吾無用。許學留侯辟穀不詩餘。

阮郎歸

武仙花縣謁龜仙。急招橫渡船。重門盡掩訟庭閒。虛符翠鶴喧。金屋畔。玉蘭邊。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無嫌。銷魂空點然。

多麗

人閒世。偶然懷臂來游。何須憑乾爭角抵。又成冷笑排僂。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我人謀。李廣不侯。劉蕡未第。十年公論合誰差。往矣瓦甌。無意戲墜。懶回頭。真堪笑。直鉤機。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沈浮。好溫存。困中節。慨莫冷落。窮風流。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高臥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弓須在。失馬何憂。

嘉山溪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縷。乘離興在。手種菊方黃。妝晚豔。泛新籥。誰道乾坤百年役役。樂事真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風霜染白。兒曹齊健。扶此一翁屏。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欲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苦繁人。欺惱中狼。龍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節竹隨身。奈沈郎。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衫塵撲帽。空懷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

花又繞秋離好。

高東漢集 卷之下

三七

行香子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衫塵撲帽。空懷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

花又繞秋離好。

高東漢集 卷之下

三七

行香子

好事近一名釣船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尊前相顧情參商。引手分燕葉。回首高陽人散。負西樓風月。

前調和紀

飲興正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駒錦句。看壁間三絕。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正馬嘶人歸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一名賣花聲。○王寧母生。

碧月挂秋宵。丹桂香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底事。欲下層霄。蘭玉自垂髫。拜命常朝。神仙會裏且逍遙。分取壺中閒日月。來伴王喬。

好事近黃義卿題

瀟瀟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絕。多才應賦得天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處。有一梢秋月。

西江月一名白香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淨碧天微淡。飄泊道途寒落。疏窗蟾髮懸。從來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喚。

南歌子一名南

菊蕊黃金嫩。杯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蹤。短艇飄搖。一葉浪花中。風闌游娃館。幽披黃梵宮。當年樂事總成空。目斷天涯。想係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鶴怨。誤松蘿風月。囊錢剛強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命巾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朱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獎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忠。今幸離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盡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狂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湖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漸水滂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書其妻如前。然今亦已離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仲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

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盡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具奏以聞。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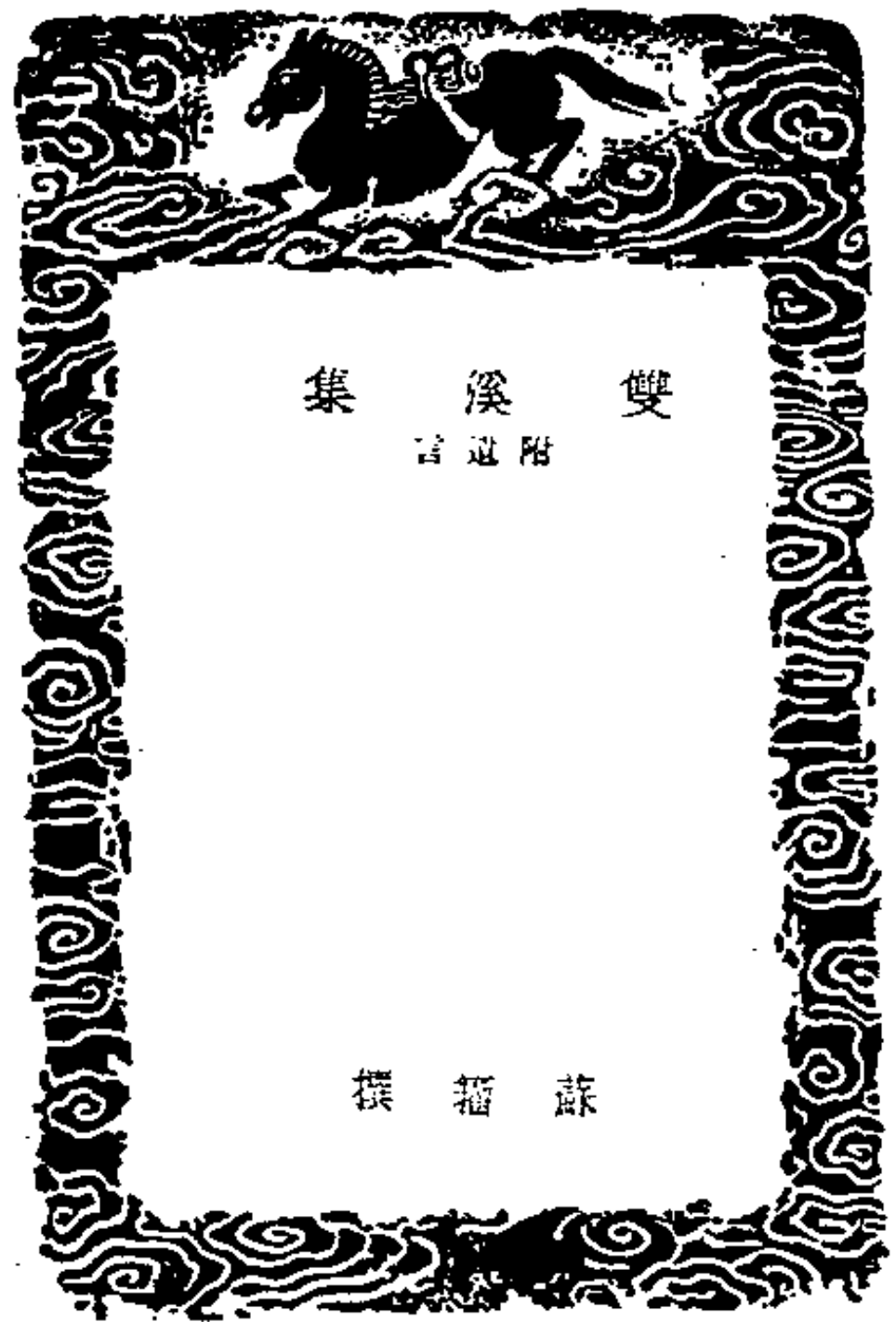
朱熹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皆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高行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概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爲不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中。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撫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說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湖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浙水沚之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檄聞大怒。檄官從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浚發。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魂動神悚。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聖人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三十年。延平郡君潘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有公像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學者。聞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余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余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爲刻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概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建寧人。宣和間。爲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歸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理義。持身勵行。既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彦。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公又與陳東再詣闕上書。極諫。王時雍不軌。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殺之。公等十一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敏曰。公等相率相率。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登閣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三日。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又上書。俱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報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與。

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理紕謬。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公任富川簿。遂使聞其名。檄調昭信廣德縣。轉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大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置書於學。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案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憤短。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奉教。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營宮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暇而治。縣有豪民秦玘。習惡估財。縣官悉爲所制。一日。乘間言及公事。公不從。玘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龜耶。會有說玘者。公中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玘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祠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公母病甚。中乞尋醫。不待報。檄怒。奏請旨諸路提刑。跟提送靜江府勸。舜陟徑遣使奉至漳浦補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補命。即殯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遂中書施行。公友人爲有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座。偏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爾也。公曰。登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大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檄密捕不獲。罪益重。詣靜江府勸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赦還家。公至。廣濟司辟攝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據經史語。以諷。題自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即馳以達檄。檄令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爲考官戒。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上馬。謝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遲。遂著鞭而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教。而後就法。謝或公忠義。爲之泣下。以死捍之。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微。而公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理銘。與通守黃勳曰。耳聾目昏。顏淵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歲暮息焉。以用吾腹。公命其子扶杖。筆寫帖子。榜廳事曰。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薦。又命敝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謂扶杖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巾幘。拱手瞻目。綴髯開張。溢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屋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號號聲震閭里。學生林偉。爲敘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衡皆歸之。恤恤胡銓爲作忠辭。今佚。晦庵文公守漳日。爲祠堂記。紹熙辛亥復歸於朝廷。與錄忠議。



雙溪集

蘇轍撰

雙溪集卷第一

古詩

次韻大父驢

西郊種十畝麥，自笑不耕惟坐食。吾人一飽已天幸，此外何心更求得。我田長熟無旱潦，玉粒收來墜且好。豈同豪右執券契，虐取多求急於盜。我家治生無奇功，累世守此數畝風。倉困不滿非所恤，冒暑一畝安敢儲。長空不見纖雲起，沽酒烹雞會鄰里。炎燄不厭塵滿身，冷餅行看冰上齒。開居捨此一事無，徇時干祿姑捨諸。信知爲農自足樂，秦相未必賢秦盧。

大父令賦驢

裁執當國屬，當若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卸吾塵垢。豪傑紫絲網，閑閑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筵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廷好，涕泣將爲咎。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汕輒來依。溪邊蕨菜羹，智深魚莫知。網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然徒手來，一一收無遺。

眉山蘇轍 仲滋

雙溪集 卷一

二

幽人買魚食，心亦憐魚。豈知烹割苦，事如在流寓。世人豈異此，外物常見觸。好在李斯犬，當觀莊子犧。咸陽縣令求清渭，樓時和何子應長句。

秦如秦假未飽，四維不舉空。秦強神疲鬼乏，赴功利兆自襄公終始。皇富極薰天力，韓地諸侯西來誰敢當。范雎李斯乘利勢，蒙難白起先戎行。韓廬前奔宋，鵠舉角逐海內如驅羊。干戈取之刑法治，舉事等淫惟快意。時移數盡非徒然，直筆汗青遭唾罵。咸陽宮殿無尺瓦，直抵南山是禾稼。山嶺觀關總成虛，清渭東流無晝夜。昔時此水貫宮垣，今日淪漣縣樓下。無復秦娥洗粧水，時有村童飲牛馬。秋波冷冷泛紅蕖，春天波蕩桃花節。清名不與世榮辱，混濁何嘗妨至潔。八川分流皆異態，七澤胸中無芥蒂。直須面面倚危欄，輝瞻雍州原野大。樓中有客雍門彈，坐上悲歌擊擗。何侯精采如琳琅，攜詩掛我謂我。我今爲子登樓賦，書版一題悲興亡。

次韻范氏子園居即事三首

幽蘭多畦晚，蕭竹編尺尋。倦矣一枝足，卓哉千里心。氣含湖海委，名掛龍虎林。長髯冒世累，禿鬚微霜侵。離騷久已休，潛伏恨不深。寧即近來趣，何止如山陰。

其二

招引清遠生，云云復淺淺。養清飯不足，數賞心無厭。金絲燃綠柯，酥蠟滴淡黃。櫻桃與芍藥，春事卜貞悔。

其三

花開且復謝，過音聽今昨。席月吹參差，隨芳傾繁落。莎羅藉醉枕，風竹驚眠覺。寶像上馬去，烏鳥相呼。春光在木杪，花葉相紛薄。酒到忘醉醺，客來無善惡。

耕者得古玉指環一首

百世繁榮墮劫灰，淒涼斷續井井。淑顏窈窕亦塵俗，指環耕出田中來。野人辛勤務稼穡，兩手龜拆開草萊。未知此環竟安用，但訝光采尤奇瑰。王孫捉麋不辨玉，手面膏拭無纖埃。柔夷纖纖纖紺袖，五雲青勢高崔嵬。金梭收聲臥犀筋，冰退紅芽誠妙哉。指環不肯貧家售，東鄰女貧人道。巧粧隨馬長播眉，五色紅綾工組繡。古人製器知爲誰，今時豈乏春風手。春風銀甲深藏袖，借老賦詩須我友。

游寒露次韻字韻題九曲亭一首

幅巾戲漣彭澤醅，尺書開覽來禽栽。東坡居士五年久，真主未遽求鹽梅。扁舟夷猶水剋寇，雙屐禿缺峯巖。招提西山與東魯，迴首開闢井玉臺。標榜高亮方外景，不染時世毫端埃。倚空千重翡翠蓋，落日萬頃琉璃堆。興酣魚鳥安樂國，喜溢僕隸陶陶家。惜哉二老削迹迹，不論石上與牆隈。磻岸橫舟昔時處，刻劃猶免漫蒼苔。梵剎青蓮舊僧社，徑途幾合無人開。方今九原如可作，足使四海無彫摧。封章千載遲可否，玉堂黃閣猶待雷。精義窮神致實用，不變生死無去來。天下蒼生蹤道跡，榮蔭處處思賢哀。

次韻答晁以道見贈二首

骨體纖纖萬古謀，昨非愁思不禁秋。常憐屈宋鳴中古，不遇邱軻放一頭。文賦東坡推典範，前書西路失

歸休看公議論方游夏。豈數蘇州與柳州。

玉井之泉汲又新。腐陳收拾已空困。羅牛城下三年限。親見仇池社裏人。

次韻范機宜感懷

廷組紛紛蟻螭。徇人可否莫趨遷。傷哉遠客疲中國。勸矣長星出五天。晉楚春秋書失國。惠昭徒取竟官旋。朝廷得士爲強弱。郭隗來歸不首燕。

送王機宜歸襄陽侍下一首

乃公振旅來河漢。新奏捷詩壯盛境。荊州初安帖。王郎賦綈衣。且莫劇燕越。從容挽六鈞。遊近記三篋。賞奇必先親。語怪尤欣愜。樵徑曳斑杖。僧窗敷白氍。解頰千虛卻。磨崖衆賓厭。轅門燕虎士。繼而棘長嚴。推牛赴大鵬。割肉揮長劍。酸寒商公邑。會我茲仕驂。兒啼羹不糲。女瘦裙剩摺。嫉邪髮衝冠。憂國眉屢蹙。僕家有美敬。寒多相煖熱。腰纏帶青萍。於菟包瑞甲。風燈好扶輪。冰溪多病涉。淅涼龍耳下。小雪輕塵泥。升堂語君公。談治千機捷。勉勉足兵食。孜孜復夜茶。政成在簡易。可大賢人業。

黃筌畫金盆鴿孟蜀屏風者也一首

孟氏觀圖畫。鮮新料料棋。棋局青其可。憐當年百事足。鬼眼未遑窺高明。鋪首倉琅百樓登。寶麗珠帶關銀屏。風臺露樹蔽錦綉。朝朝莫莫吹琴笙。鵝溪白面冰雪清。黃史班班研丹青。屏間觀者咸榮者。醉顛醉顛金盆酒。取宮桃露。點點鮮朱三味處。融怡宿粉嫩紅紅。一片辭枝三月暮。妙趣忘言心獨觀。花好更教宮女妒。綵綉降趾戲宮廷。啄哺馴和謝羅羅。石窺盆盆刷羽儀。天樂鳳簫欲欲舉。智者創物仁者守。何堪及矣何追咎。當年高岸尚微茫。客落萍蓬入誰手。華堂粉壁倚又竿。五十年前亡是叟。細說盈虧閱今古。我曹知愛當知惡。此間風韻出成都。花上杜鵑啼最苦。見之坐石久彌新。咄咄庸工難與語。

避地冰史一首

盡力難資荷亢陽。獨亭致地禍米殃。摸金公子驅長戟。割地先生醉墮車。乘傳有人延劇孟。運籌何術困由余。鬼方政相高宗克。雅信周公無逸書。

東坡三絕句

門庭桃柳人人議。焚屋新道盜跡餘。鄰社蕭條近尤劇。孫孫子子實公書。嶺背甘泉陵谷遷。危亭圖閣尚依然。春蘭秋菊無終古。地上居人世上賢。爲文亦健并黃坂。奇韻平生想象中。延目練江嗟逝水。舉頭碧落看飛鴻。

過故丞相呂汲公墳刊二首

元祐推諸卿。乾坤豈小康。曾參尚清淨。蕭傅性剛方。報國無遺恨。興邦舉尙章。累年公議白。名與日星光。

其二

編綿思舊賦。沈痛八哀篇。宇宙門人盡。謀議國史傳。高閣人莫及。何代獨無賢。欲說源流遠。還應筆似椽。

南溪太息一首

雙溪集 卷一

東坡曾賞南溪雪。他日流芳好事孫。寒枝稜稜表歲俗。髮鬢憤憤感乾坤。亦冀政爾勞過吏。白羽多應落酒樽。太息九原何可作。逸才誰敢賦招魂。

舟中懷古一首

繼德先王不續兵。汪洋施澤在生靈。孰遠天威并民欲。不愛邦家嗜廣庭。作俑亂生誠有自。撥車勢合亦難停。山河異境傷王導。雲海高翔護管寧。願以絲毫裨漢室。豈無弓矢斃胡星。愚翁事業空道與。經義分明戰血腥。

次韻陳叔易遠別離三首

查短宵未明。何朝夢觀君。淚滴九宵雨。愁凝千古雲。風藏丹霄晚。鴻逝沙磧遠。樓頭眼波窮。軸折離魂斷。安得萬陵龍。肉骨丹九轉。蟠慈弗語事。別世無難安。洋洋衍依藉。逐逐難離難。衝風避弱羽。爛漫何鄉舊。夢端埒南山。那堪魯酒薄。人力未如何。天公良可此。別情甚無苦。秋語若爲道。日近長安遙。山圍烟浪遠。星河通故都。冰雪迫彫檣。迴轅尚茫茫。延頸空矯矯。卜歸付乾策。此策何人抱。

憶舊都一首

秦漢西都誰復加。茂陵賦筆大非夸。西瞻周道平如砥。南指秦山翠削瓜。電尾風颺颺逸健。蟬翼翼而手高叉。兵微將乏初無奈。賊破功成近可嘉。飄泊荆吳最蕭瑟。厭聞胡漢更紛拏。娘黃北樹忘憂酒。侍燕西川沒骨花。縱被華簪當羊酪。未請遺訪憶瓊華。

梔子花一首

雙蕊雪羽元同質。合綳龍沈更一家。氣襲羅帶香端白。葩敷露女髮唇斜。牽縷猶色誠虛幻。結習因緣可歎嗟。芍藥調和傳漢殿。酸醢脂澤有渾邪。

鑒鏡一首

喬公評老瞞。謫仙奇郭令。親遠數十載。偉哉真智聖。破賊此郎子。勿反吾同姓。凡才愚世間。鑒裁惟其證。大奸初難辨。明者獨深省。若人與斯評。厥重如鐘鼎。紛紛女媧土。安在所顧病。惟賢則知賢。絲亂行將整。掩書在前軒。老眼安敢瞋。

夜飲一首

微生無厭死之徒。瓦解絲琴不易圖。一寶區區神大塊。力行誦說長途。霜鈴鐸策皆摧折。文籍條綱盡闕疎。誰料孟嘉爲謝傳。笑觀蔣幹待周瑜。

去年一首

去年胡水清。黃河決陸凌。凌如風。犬豕淫虐財。狼貪。探馬星奔汗流地。猛士皆裂髮。指冠。道難見兵不及萬。半關甲冑屯河邊。陸寒身。體例戰。亦復勉強橫戈鋌。它司金。鎗封雍府。轅軍紙。

襖如泥錢。胡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直哉。同州告急唇齒喻。無兵赴救誠難施。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後先。鄜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鬪志。一夕驚走如寒煙。漢將蒼黃結旌道。虜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忠臣義士力可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卻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爲尤愆。飯糗酒醺誇厚福。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何罪。髓腦塗地尤蒼天。天公誠能祐戎虜。豈復不解興中原。案圖戎索八百郡。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楫。備備慄慄聊偷閒。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安枕而臥祈來年。

維摩詰一首

孟杓何人執其咎。膏肓卑卑十年矣。邂逅瓊枝解渴心。京洛豈嘗聞荳蔻。協山沈水燒春盡。採英搗萼春風手。九迴靈轡紆餘秀。尺六仙圍楚宮瘦。癡狂無限熱肝脾。盛詫櫻桃比垂柳。橋木寒灰不二門。禪功道力何妍陋。

偶成一絕

古風未必令人操。老氣休祈大吏歡。捫腹定無奇士術。磨然且作野人看。延陵乃有能詩鑒。子路猶爲少讀書。習氣未忘繙簡冊。白頭稽古不應慙。

梅雨一首

柑花銷魂遊殊小。海上雨雲氛氣昏。感慨干戈異鄉客。愁思骨肉與誰論。白魚紫筍清庖隸。盧橘楊梅積市門。作吏天涯何所得。一春黃卷伴芳樽。

張鑑人九十六歲食判求眉壽堂詩二首

鵝巢流麗嗣如春。鵝髮人閒仰達尊。經眼盡知三世事。含飴已看幾重孫。承顏捧詔疏封邑。扇枕溫牀不倚門。取數西方無量佛。滿堂氛氲貝多翻。蕭同叔子無令笑。綽上之推乃棄官。成美此堂稱聖善。累從治劇勸平反。晨昏不怠諄諄誨。僅使皆沾洩歎。繁詔又嘗稱大國。安興五馬疊榮觀。

贈后一首

平生雙屐葑菲青。江左那無寸土寧。游宦飄然紆幕燕。隨居粗有讀書螢。浮生佛脚須當抱。亂世儒衣使欲停。天定災祥任淫善。北溟安得騰南溟。

翠蓮一首

貪得不知義。流風紊四維。珪組實盲昏。黥髡亦覬覦。諒非跼蹐才。競揭椎埋旗。巨猾肆滔天。小醜爭攘欺。立國計安出。而無以家爲。三州破竹勢。吏卒傷撓撓。越人竟何能。非復尉佗時。登壇迎王旅。克捷劍之淵。閩府幸寬然。一毫未嘗虧。噫吾有以待。致爾由他枝。殘孽失追襲。諸將咸思歸。勉哉方伯職。力拯隣邦危。漳濱學未解。蜂蝎生武夷。姑息倒國藏。淳復行文移。近事苟目前。遠憂那敢知。天運未太平。佛力亦其微。

武夫勿告勞。備冠須出奇。知人與安民。此責誠塞之。

秋分一首

礎溼嵐昏近海多。劍霜刮手親磨。輪囷馬棧非難整。索寞牛衣且勿呵。好住延陵皋澤去。強同滄海濟人過。坐令幽谷遷喬木。盛論中原噉尉他。余避亂。居吳中。

苑箕叟嘯茗一首

無窮貨物胡名達。希世纖柔不計金。愛雪并花也延命。擲絲與竹卻知音。情閒未絕毫釐念。文賤何妨鐵石心。雅倩樊榭誦長恨。飲茶亦可擬芳斟。

程帥父朝議年八十餘諸人作詩褒勗次韻一首

郎潛華省夢鑒輿。連帥元戎十乘車。吏道薛公何必問。史才倚相妙稱書。雍容鳩杖朝裾偉。談笑蒲鞭法網疎。萬石恬侯定非晚。閩人安枕夢維魚。

陳雨一首

淋淋凍雨滴春朝。正月寒威倍凜凜。汨淖不甘勞阜隸。執輿豈必勝芻蕘。素餐致寇思長策。失業披裘想
易招。馴伏強臺蘇餒乏。濟時籌略直須超。

贈蘇文堪

推明能筆骨專車。按地談天河洛圖。漢魏晉唐皆貫澈。典墳今昔不荒蕪。君家庭戶聞風旨。吾事分毫等博屠。豈待曲終思雅頌。直緣背撻遇麻姑。預求補益三年艾。深謝妖邪九尾狐。博物偉然窺子產。濟時貴必愧夷吾。

醖醖一首

紆挽風光數丈枝。曳松拖雪不勝宜。濃鉛輕素誰訓練。儼蓋滋陽無等夷。婆律著人醒自解。昆吾雕玉賞尤奇。攀條競慕思京洛。末利晶瑩自一時。

次韻鄧志宏三月辛卯大雨後

劍圭碎。璧皇山頽。天容黯慘。疑不開。隋和抵鵠。虎兇吼。陽愆陰伏。惟從來。雀鼠懷安。怖入壁。聲伴海翻。足
隕石。疾雷破山。萬壑沸。急雨懸河。平地尺。豈生春淺。纖纖毫。季子綱世。勤嗟嗒。冲冲驚冰。窮谷裏。申豐壯
說殊未茁。

次梅齋嚴韻

振條裂石寒颼颼。聚集黃昏天爲愁。若闔政恐遠庭戶。健步脂本移巖幽。斷魂能返神可雪。照夜薰天欲奔月。妖詔敬隨滿東風。膚清骨秀無相絕。

賦思古齋詩卷

煢然林下趣。仙袂擁書籤。心迹清無滓。情聲益且纖。珊瑚龜背戲。彤管兔毫尖。十願獨非僧。陶云那得添。僧庵崖上榴花。

蒼壁有紅榴照眼。風檣迴鷄頂。磨丹明猩唇。染猩尾。天然同心帶。物理有殊寡。青鳥蹴紅巾。奇膠縹翠輪。于雲伴牢愁。無借灑涼贈。思致玉璫報。蛟吟麗宮井。江嶠瑣蠻烟。空煩洛生詠。山僧遞形語。呵乃枯禪病。喁喁獨移時。飮汝天字淨。

游鼓山一首
見孫
揭子
·安

呼船起柁乘潮平。掠窗飄宿疎雨傾。漱石枕流東道主。愴風沐雨吾曹行。百尋懸瀑淙淙紳。兩邊喬木翺
翺甍。乞漿滿甌牛乳粥。縱酒下筵駝腰羹。濟原頂踵歷證術。牽挽葛藟披荆榛。荒浪搖差復套竊。殺鱗腥
最仍稜層。啤煙歎雨援鶴宅。絕山航海機漁能。草衣穴處避世士。木食澗飲安禪僧。芝房雲閣無遮藏。月
屏風幌長明燈。笑看闌闌一蟻垤。揮斥氛祲投蠻藤。經行石竇解膝屨。飲灌匏杓談淄澠。莫噴踏碎蒼苔
色。莫嫌汲濁陰井清。齊甯泉石有鑒裁。蹠蹠巖巖試股肱。要識石鼓眞面目。立置枕几非繪酣。風吹楊葉
此山下。欲問故老知誰屬。市朝一夢爭奪際。山海蒼散堪伏膺。

和洪玉甫秘監荔枝三首

林杪摘星隕江干疑燒然香包浣花錦冰質藐姑仙巨擘紛璀璨丁香吐妙妍唐亡傾國笑何物免摧殘

其二

閩中麟殊盛唐相賦初工萬點凝霞赤三危瀉露遙驅塵抵烏鵲投李猷兒童子美吟西蜀櫻桃先後紅

其二

遊鄉駢瑣質善地最蒲閩冠絕林閒品難爲坐上賓蟠桃壽天帝萍實萬居辰無逸爲龜策何煩萬馬塵

雙溪集卷第一

古律

次韻待制王公出示李公丞相鼓山唱和之什不揆蕪累奉和一首

顧印經世量超軼塵垢淨倚歟尋山屐汎矣隨波艇顏筆振巖崖我眼清水鏡平簫背雲步何如蒼蘿磴忘懷擊伯雅寓意彈胡轡物外赤松期城中兜率皇江溟噓吸際直諫廓虞陝龍象千礎攢登履十方井彌天各縱辯四海終弗移公侯誠得一品物將大定壘盤舊標適嵌洞尤奇勝雷喝淵流迴石刻惟人說半山琅玕響一井玻璃瑩松風瀑水台時鳥羣人跡慷慨羊郎游雍容裴白並溪谷有佳色韶品益光幸渭濱行將獵詔促預參乘王公居客右羊舌偕趙孟小人繆好事大冊挾晨驥擊節穩清風續騷騷比興

次韻洪令殷瑞平遠臺

龍賦憑高所得多。海雲巖嶂若君何。兼道西竺羅綺重。欲和南風虞舜歌。怪石甘泉作樓施。長廊古殿蔭多羅。相期正始微言緒。詩眼休嫌俗吏過。

洪子再示論詩之意答一首

文章三昧亦無多。頌品難甘杖杜何。燃脫髭鬚徒自哂。可憐彈缺爲誰歌。腐陳點化爲珍玩。翡翠歸鵲入廚羅。擬續蘭臺快哉賦。後來作者豈容過。

王叔明示長句，訝鳥淵人不出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次韻一笑。
忍對三峯閣兩山，澹烟三五韻幽閑。王郎賓席自水冷，君須舉袂人捨環。烏淵門階未嘗峻，瑞峯重深一百間。列屋羅帷隔風日，九迴沈水紆鬱盤。使君素負凌霄志，應備何以換龍顏。龍香小袖綢繡，不管紫雲私有語。美哉江色釀山光，青瑣勤開看煙雨。

次韻王丈曼父待制游枝二十韻

葉實根株尚老蒼，龍鱗舉比貴先嘗。千林斷送詩驪酒，三絕無遜色味蘇。爛熳恍恍台養風，骨酒沉瀝結天漿。怕寒僻處深於越，貧賤無階遇有唐。想憐梧楸共庭戶，風流芝玉秀瑤房。剖絨絳錦紛狼藉，疊手摩尼可比方。猿卵鱗鱗雄俎豆，雙珠同蒂綴絳梁。摘憂林薄明朝竭，繆論蘊虛幾許黃。口腹定非孤寓客，甘腴盡道勝吾鄉。峽山高咏詩昌白，韶石英風賦子張。芍藥亦能煩驛使，蒲萄豈必擬西涼。彈圖金橘差堅久，葵亦含桃鉅可雙。逆目提龍過關，解圍夢渴吸湘江。仲宣鴻筆絲絲手，摩詰清才釀淡光。妙絕懷枝難欲動，纖纖稱去攀侍于旁。翰林紀績延真賞，縣長繩恒且引忘。先伯祖云：其遺賜燕行看與懷核，分題今日記升堂，傷時有似少陵杜。上疏豈惟臨武光，深恩河豚怨鮑柱。沈思樹樹過糖霜，詞情我輩俱超卓。促召龍興獻早香。

木樨花一首

何處開園綠，珍木秀巖谷。高標蓋蘭枝，妙轉沈麝香。葉葉秋聲中，露露寒蕊裏。介特有如松，繁華豈漸菊。物野襲軒墀，蓋沾滿衣服。情人撥纖指，拾藥動盈掬。蠟燭見離離，香薰入譜錄。并裳未可更，鮑肆或爭逐。亂插琉璃瓶，於斯殊不俗。

寒夜

纖絮知漏永，燭灺照蟬蛩。三策還當世，一封陳厥謨。甫田須疾來，巨浸想乘桴。應得誠乖用，何名道不迂。

觀兵

錯惜金帶子與裘，李典張遼安在哉。濟瀾我應知大畧，推鋒人自得高才。伍符勤選加搜練，戎圖徐圖妙鑒裁。引領山西十萬騎，中原失御實堪哀。余遠陳圖，開九路。騎士，向過此敗。

次韻洪公瑞亭四畫

水·張石·
退筆殘煤作冢池，庶幾極力更前追。尋源已峽溪瀟瀟，得骨柯山鐵樹枝。京口風雲臨叱咤，渭川霆電掃篇歌。刻舟事往何嗟及，拙目高心付點綴。

次韻洪公三月晦見寄

慘快東君屬此篇，朱明麗運返何鄉。結成碩果鵲隨語，吹盡落花桑柘香。梅雨聞君辭山閣，麥風招我步溪梁。惜春歲月那相貸，腸斷連山草樹長。

東山一首

戲辭田官委吏情，山於吾屬倍青瑩。星言輿輶蒙籠裏，山半振衣留罔埃。篋水布畦春澤匪，吟風夾路歲

寒來，架巖列木泉悲響，鑿洞白雲花爛開。灰冷虛堂數白蟬，雲清一飯睡清苦。欲求出世三空義，一咄疎狂道眼哉。

程帥新作止戈堂索詩謹賦三首

建州張隸敢滔天，亂領妖腰伏乃愆。獻賦才門森戟戟，解嚴後廩戢戈鋌。勞歸宜潤奇材客，勅賜番昌順米船。勸課桑麻陳俎豆，頑愚後悟悔從前。
都士萬家吁盜守，日行三百撤書地。蠻刀短楯相繩繩，章甫毛雞亦可支。三道來攻吾設敵，千艘利涉爾焉知。三州十萬歸農畝，養戢無窮歌頌詩。
楚王禁暴斬京觀，漢世殘民闢微邊。伐叛從來非得已，修文自古屬高賢。禽魚草木無堪惠，鄉校康莊祗論妍。盡使使君朝聽美，不然海國豈安全。

連雨偶成二首

舊德生南地生衣，釜餽有魚盤有薇。適俗簪裾取繁挽，累人口腹得蠅蚩。行看海濤江雲盡，卻放風塵月觀輝。接僕圖書絕欣慨，一巾一鉢款山扉。
愚翁寄市骨體寒，宇宙誰危與安。治道均知新執案，中興竊擬導安難。文章一伎真何益，得失他年極易觀。私澤猶聞薄班固，經賢朱漢學師丹。

雕木工

蘇不見隱山，高崖新相結。樑木刻其並，又不見深之袖手安國碑。帝惜百牛撤倒石，秦唐二子皆有聲。何必今人不遠昔，拙工鐫器雕不已。印版傳書差可貴，方跌圓首効碑影。穿鑿粘結總紙頭，風山之水生環玖。新磨光澤堅而脆，文章光顯照千古。玉牒萬金吁可割，刊刻四海多名手。何必區區鑿腐朽，送朱喬年被舉處監石并錄。

石井填初屬一隅，管城子健幹千鈞。已然自足雄吾黨，其進紙應快古人。衣被并裳殊俗價，解指憤佩猶商朝。萬鍾他日扶危手，五斗怡怡爲奉親。

奉和楊監洪公進議徐公建除之什并次元韻

建極瑤皇興，蓬唐懷致主。除書肆時夏，提綱衆口舉。滿朝想風采，愛及巾綈雨。平不戒自守，落落進攻取。定傾察其人，防秋今尚暑。執輿陶嘯嶺，極風聞海浦。破的出新詩，江山綴梅嶺。危橋見未萌，剛鯁殊不吐。或慮萬方瞻，作者七人數。牧召無遺賢，高山非爲呂。開悟堯舜心，元宗誠刻苦。閉門監厥垣，孰與驅地許。

古勸學行

昔歲原伯魯，前日棘子成。所謂尋常事，野哉亦荷生。豈知負孔聖，義理如何行。善飯斯爲福，食肉其堪宜。六籍漫不省，千載徒辨明。秦時客文維法吏，趙高趨趙近當世。小夫無知信可恥，大官不學盡且鄙。深思博問如其智，精義入神以致治。從來廟廟須奇策，乃用弓戈爲快意。孔明澤中梁父吟，著衣行師肯惜人。呂蒙孜孜獲往事，知新益解圖當今。橫槊胡爲忘試藝，不文不武依何適。予貧賤年將老，學古憂時滿

羣才奔正始，辨論駁異端。諸老力推激，斯文有定評。龍旂叔孫氏，金筆左邱明。秋社嘗嘯點，椒蘭足陷傾。窮途乘落侶，陋屋掛冠纓。彭炳流千載，嗟咨冀兩楹。桑粉墮兵火，簡札落囊囊。態度雲霞蔚，瑰奇珠玉生。淵渟真可挹，川駛不留行。機杼班揚蕩，笙簧陶謝并。風騷齊段若，郊島埒低平。百末芳蜂採，千歧理刃迎。斧斤皆開束，鑿枘自天成。大論尤宏博，短章工冽清。精微演孔佛，剛毅獎周京。糗食何甘饜，高標不朽名。斐然思小子，欽詠有餘聲。

國士一首

五陵少年銅乳吳，哲商何甘作牛後。曲合汗世，鄉原徒俗學。學藝紛蕪秀，文士規模正始開。風流可喜未會有，志士機敏常濟務。幹旋金鼓捷趨走，取亂尤須見兵勢。料敵先應決攻守，至言碩畫安危機。卻顧前思能審究，服戎角力乃兵耳。入帳造膝直觀寇，人心天意歸有道。務稽訓學穠富詩，自古迂儒無益事。蓋世奇才實天授，誰能刻鵠出公言。明年定取單于首。

聞舊曲一首

短舞長歌換性情，狗翻研鼓醉承平。六么花下西湖集，三疊雲凝玉塞聲。治世之音豈淪謝，淫哇已極返和清。關雎正雅終知仲，前聖嘗云畏後生。

中鵲二絕

欲闢秋水斷離人，愁絕春山傲玉真。攀了荔支拋豆蔻，送鉤非復近前曠。

題兩黃仙人鍊丹山頂一絕

球貫符籙奇出倫，龍圖入繡曼文茵。芳年長好長歡夜，滿意同心同夢人。

平津一首

布衣海上看羣家，金門曉曉作三吏。漢主功名氣薄雲，柄用儒術親且貴。曉通當世博前聞，自得春秋有餘地。臣節儉約有遺風，垣赫顯印仍布被。蒼海西南能遠征，懸壺朔方遠詔旨。發策不如朱長史，庭論依違何委靡。詠詠郭解沮下式，山東鄙人殊不鄙。流輩紛紛稱職難，黃髮蒼髭保終始。

皇市一首

吏部初學除陳言，學成理達無可刪。腐朽點化皆不凡，有如黃河出崑崙。魚龍萬怪隨奔奔，志氣剛偉充乾坤。激澌所短誇雄渾，宜什性情禮義根。亦曰餘事期知文，弟子皇市同光塵。師說豈不明淵源，首推燕許潤王綸。明堂郊廟嚴且尊，嗚呼古人弗妄云。研鑽百家窮典墳，兩賢慕祖承華勳。演敷奇致開妙門，說離四海蘇頌昏。

中堂一首

更生傾側四斥已，精誠所祈格天地。若明深切安危機，同道蕭周數人耳。不容何病見君子，節義政應強國勢。侍卿權尹豈官無，忠正得朋儔日記。可憐孤直援又寡，惡惡如風力排抵。漢王聽納知其忠，左右側

目爭權圯，親親公族人莫比。按據春秋疑髮異，直張鐵死正人空。挫衽救危寧畏忌，勤勤請抑外家權。社稷安榮長久許，二十餘年列大夫。痛切皇輿難坐視，當時不謂秦無人。異世知言誠歎企，亂生禍重英傑資。無競維人當樹置，終侯博陸在巖廊。高武不復憂劉氏，胡爲一資障江河。諫鼓屢鳴那得濟。

甲寅歲暮一首

冬煥陽淫過上春，飛颺爽微浩無垠。凌帶塵壤平窪凸，破塊抽萌蝕腐陳。皎潔肌膚容宜夜觀，培堆潔淨朝新。勻勻帝澤燕民粒，止止人寰世界塵。野渡舟沉堆豈羽，家室室室散瑤珎。哀生高臥誠清尚，豈可安心奈苦辛。

程待制 父求挽詞

從班有子薛陵陽，三貴相承德齒官。政理庭闈貽濟美，陰涼枕席問平安。箕裘桑梓人欽羨，蘭桂荀翁色難。千乘送車傾井邑，劍留傳寶涕洟漣。太古衣冠綺季風，履眉鵲骨似霜松。一杆瓜爲嬉笑，奕葉芝蘭真匪雍。珍具乞言端有屬，掛神歌詠慶惟鍾。歸全五福殊無憾，蜜印行將一品封。

題僧寮白瑞第一首

芳藹何荷柳，尤物真爲虛。五葉映雕欄，三徑聯粉蕪。妍分春月魄，香徹肌膚髓。陸觀隱成魔，鶴林神作祟。豈特梅可醫，殊勝麝多忌。野蘭與戎葵，猶堪解其穢。

韓諱之常山送行一首

昔年車馬亦將歸，素琴不擬貴高張。句稽僂首親朱墨，甘旨役心謀稻粱。吏幹能稱滄伯仲，朝端近例黃周行。題名墮廟經坊市，俯囑煙雲越潤岡。相勉三餘牽著擬，助我九畹待芬芳。熱維騷騷初從覲，強勁嚴要飽霜。縣小官閑無甚責，秩卑俸薄又何傷。公田私畝工夫備，世間前修在激昂。

袖史

延陵泉壤決歸歟，習氣過憂感不無。何怪倚門嘆飢餓，近來合樂寵殊儲。過關自欲開雞唱，居肆何須較馬羣。乖合偶然非汝力，迷途先覺解雙拘。

著書

著書前古老虞卿，何必窮愁學乃成。劉說精心是家訓，修辭肆筆體人情。少年疎縱文章意，老去冲融道術鳴。流略從今皆指掌，粗令後世不喑盲。

大塢山寺

嶺谷窮幽深，映彩杉松嘉。盤鉢半喬木，燒香亂煙霞。宵林撥暗時，機練迴環遮。四合山復山，泉韻音響譁。清致滿襟間，道人心勝他。寒圃柿葉秋，晴隱秀枇杷。傳飛暫投迹，脫兔無復置。茹藥儲醫空，解劍與斧加。餘生愧諸僊，遠旅即住家。戰鼓震淮甸，雄師奮爪牙。儒士縶權輿，戎帽政紛拏。才智爲人謀，何事邱中麻。冥鴻跨海岱，逝水悲榮華。曠哉游方外，心迹同幽遐。

其二

雲際瀉溪入下田。田腰級級逗平泉。羊腸盤繞寒雲過。蟻殼陰森插槿邊。荷篠何人行款息。饋漿與客更留連。夕霞翠霧皆招隱。一抹殘陽衆木顛。

和卷中韓子蒼梅花三首

先開媚曉吳。孤豔斷魂時。邊樹沈煙度。殘寒暈暈披。參橫明月觀。雪細影娥池。結實冥冥雨。君看雀噪枝。

其三

凍林雖隱甚。含英山意催。新冰銜曉色。綻綠透春暉。健步故人信。流芳好事盃。不論山水僻。往往拾香來。

留別趙大年并姪十七秀才

晉公資佐選。英毅冠朝端。三日拂冠劍。一時增羽翰。世家存器賞。國論付圖難。從此拋經卷。青氈拜近官。

其二

君年有餘富。我老漸來侵。非君譽野。時停鸞鶴音。裴葉乘孤腹。歸路向山林。商賈古人意。孜孜不思深。

瑞香一首呈韓子平

未拆嬌紅淺紫時。差差衆葉翠翹然。誤稱蘭麝風流冠。且縱桃夭萬一憐。列檻閉帷增媚態。訴盡關雎負。嫺娟。詞花處子春風面。醞醞奇香想象堪。

金華邵氏。面山臨溪而居。又架水爲亭。雲林邱壑之聲趣。乃兼得之。邵氏求其名。予讀東坡江郊詩。名之曰倚絢。題一絕。

茂林翠嶺碧游溪。涼月白雲飄素簷。几杖逍遙共領會。佳哉倚絢有餘妍。

大暑憶靈隱寺冷泉一首

我念熱客癖。懷哉冷泉游。此水暨此山。清便物殊尤。澄淨快一生。品飲每兩眸。青瑤碧玻璃。三頃方能休。溪雪戲劇開。大川漫悠悠。流淪臨臨際。千仞險何求。面堂沒几筵。汎汎巖巖舟。冷泠析醒帶。一一數纖收。當階掛珠壁。欹枕拖綸鉤。出還落開喧。雪霜浮瀾流。京江謝潔滑。茗醫雄偏州。月夕了無滓。若天常似秋。拜塵付一哈。汨泥亦包羞。願浴岐山鳳。勿飲荊州牛。

苦熱二首

示病劉松殊不飲。燠燠汗眩兀如癡。塵囂堀堀東山扇。汨濁祗祗叔度陂。苦汁藥漿過渴夢。大門高屋揮炎曦。生靈備備苗同稿。救渴哀祈風雨吹。

越吟吳冰兩參商。我那原原恨水鄉。赤地千倉待香餚。炎國九夏劇晴陽。雲霓不族公風伯。雷電暫勞驅畢方。獨臥嗟嗟諸伯。夢乘天馬灑淋浪。

雙溪集卷第三

古律

幽棲三首

去去追滄海。悠悠平渭華。荒涼羅雀處。新竈吐牛頻。鴟夷逢希闊。萍蓬適醺醺。自謀蟻蟻穴。何以拯斯人。

其二

豹霧谷容晦。虎風林響寒。通宵喧調潮。出日照風出。排卷妨作樂。持筇詠考盤。王孫有舊宅。吾道尙艱難。

其三

三芝羽人付。五誠填衣脩。農圃日用事。芻蕘無幾求。林邱誠真趣。城闕能荒裘。揮斥塵勞客。平生爲道謀。

臘雪一首

香屋穆空峰越犬。如橡懸乳戰吳僧。居然一色紛無際。飄警羣花散却疑。人迹禽飛遺屏絕。竹端松頂重何勝。將軍逐鹿弓刀溼。坐轡書生能不能。

晴日縱步二首

窮臘未乘風景和。久游誠是我陵阿。牧童笛遠雞鳴散。獵戶弓鳴鹿鹿多。半雅溪澗疑蜜釀。木奴小小似金槎。起復十黎吳遠隔。止酒陶詩但獨哦。久病不飲。

題徐師川詩卷一首

學究村村自謂賢。西京涇渭派淪淪。古人聖處工研貫。新義阿時方洗滌。炳燭多聞包宇宙。閱峯餘韻出
巖壑。飄然徑造騷人室。老憤應加視後轍。

不雨一絕

雲將曉車來禦敵。雨師驚蟻插于房。西成一顆望千瀉。就息朱明未可量。

校讎古史二首

炎犧分紀到先秦。散脫前聞待發明。處士妄談紛戰國。專門阿黨蔽西京。塵沙滌蕩川歸海。故實符同史
與經。夢奠老人遺意得。摩挲天巨刃不留行。
親從周孔讀經傳。歷斷時書悉抵牾。悟鑒精明原本末。討論商略較鉅錄。所存偶免隨秦火。不喻遺忘笑
漢儒。理勝寧然詞旨達。知音倘遇盡人徒。

次韻范才元中秋夜

常娥借整女。萬里玉京會。雲霧閣未終。莫謫點愁對。其人一簪歟。開閨隨露晦。寒波揚廣廷。清光一年最。
頃刻人間世。銀色化諸嶺。法士屏丕杓。疑兒翹珍貝。皆言此宵樂。復欲何時醉。蟾宮正植璧。星漢亦委佩。

晚秋偶成

生涯一笑橘梧橫。葉下寒波收潦清。金銀露香花近信。乳泓雲酒酒新萌。帳人罷賦家四壁。洛客嘲吟藁
一枰。流落霜華分機收。故人衰衰任公卿。

書居

買債貸宅急迂疎。顯士皆能講舊虛。與學前聞實鄧子。天人定勝取申胥。未應低負囊中筆。粗爾消磨架
上書。借問琴絲誰任理。豈惟短髮每晨梳。

次韻伯父茶花

鳥味傾籃雨春驚。瓊芳入眼露冬昏。一枝廣雲盡中暖。靜几低窗養晏溫。
真態妖香自不言。新冰修月妙無痕。直須嚼吸松風盡。豈思詩魔解醉魂。

北樹

坐消牀刃肘生肌。寓目危亭汗漫期。每舊煙風客愁絕。高明茨蔭屋云誰。治城塵肆吁吾有。近市塵囂
汝移。金刹仙梯霞接近。雲耕風馬往來馳。鶴鳴華表肯田志。雁引過沙朝氣飛。越北燕南紛會解。僉音
俗義相知。藪邱水竹揮毫助。友愛朋從攝袂隨。老鈍貧追仲宣賦。遂生不泥子長奇。

陳翁妻何氏賦詞

馴和乃宗親。攻苦更家豐。不失燕窩職。無非士女風。南陔泣舜冠。中饋歎光鴻。夜續燈誰續。承承錫祚隆。
潘舍人求父訓誨詩

紫微內史世常揚。鶴髮尊榮侍膝旁。桂籍連枝皆挺特。蘭陵六載競芬芳。雲霄門閭公侯拜。萬斧淵源典

冊光。水擊三千由積厚。天資九十恃康強。肯綮縉素行師服。曉鐘曉吟廣柳箱。大啓新阡高冢舍。義方不
後賢家郎。

寄呂德元時爲符府屬二絕

稍寄江南萬側瞻。多磨符檄喻亡存。寬然折箠可入汗。已見煙姚日臨。
風生晚節並劉琨。獨免聲消實體塵。虎士淮肥初小捷。謝庭蘭玉絕常倫。

靈巖寺偈松一首

直哉十幹幹。亭亭無附枝。紆哉獨縱肆。蟠據何離奇。垂髯偃千霜。蛟臂屈兒皮。孫剛爲讓屈。至高而聽卑。
攀玩凡幾曲。漢劉英雄姿。傑卓矧尙同。擺落遺物爲。進乎繩墨外。詭異有所施。激耳奏學悲。越世騰龍蟠。
橫秋老氣逸。軼材那纖纖。高可容冠冕。清甚生冷飈。先容器萬乘。愛身恐無辭。抑抑衛武公。遂下文王妃。
節竹與酒壺。掛空懸叢叢。客來秋多際。狗驢車難棲。有僧執翠拂。擎鉢求此詩。

送韓少汲再鄉尉

大門人望舊旌旄。齒表瀟瀟頭鬢霜。刀中饋從誰合紅香。郵亭自說聚征袍。青衫九品非君慳。黃卷連車
我曹。蘭蕙滿山山水縣。遙知放意詠離騷。

讀范龍圖五丈英議三絕

撫編展讀才漢遠。蚤歲升堂拜若人。喪義聽言貴被的。龍蛇盤屈負經綸。
奔梓著著窮幾變。庖刀依依中會通。世俗吏能那並比。汗顏血指竟何功。
九原英魄誰能作。規摹千條殆可尋。佐佑難離攜夷狄。似茲舉措好爲霖。

題南園一首

妖嬈十五餘。清春破瓜初。婉膩距如玉。凌風飛雲裾。爲燕妒聲寶。窮心自有夫。取憐逆萬目。白地腸應無。
恨感少年士。遂展不顧羞。傾囊買消渴。借問誰家姝。

送都尉八舍弟桂林買馬一首

夷德貪婪漢財賄。莫惜金多能使鬼。頃玉難拘伏波式。上驤超搖獻天子。子今叱馭湖南裔。桂嶺下復
高高。鳥驚獸駭征人咽。當官官事從容理。思馬斯威由此始。電尾風鞭未平齒。絕駭跨山如歷塊。執驅效
華駟校尉。精悍經由舊殿最。謝公總統修戎備。二柄德刑兼兩寄。不矜吾黨愈推能。肯許潛心活國計。雖
香英豪乘虎騎。日關神州一百里。

望道一首

少年相習依阿語。老大迴看不住心。望道尊師豈盲進。憂時論事敢浮沈。休憐飽死強方朔。懸磬飢貧類
展禽。好古宜交得術士。幽風咀嚙有遺音。

疎懶一首

妨人作樂屏書畫。閑筆無情復強持。執御祇應摹範範。鑲金不假別鑄鈴。花開咄咄人清苦。鳥弄聲聲夢

黑甜出世世間皆有道。精誠銷毀量難量。

臨鏡溪一首

汪汪西步桃花候。去去南村蒼狗寒。日煖汀沙牧人夢。春嬌疊疊野夫芹。披郭左右交流清。彼岸煙香濕梓粉。領首悠然排異趣。甘心比况有奇聞。

憶京師木芍藥三絕

熱美酣聲進佳瑞。並發紅碧化神工。根株發自韓郎染。葩蕊人間一洗空。沈香亭北壓闌干。眩耀炎煌障曜寬。不薄官梅伴飛燕。只饒蘭蕙楚騷寒。唐陵凍水攜參佐。綢紫嬌黃左與姚。何物山丹街流俗。維生懷德慙蓬蒿。

贈起一首

身將抱來心寄客。相贈只今豈已秋。海生緣事故我。濟時及物勉前修。物議行世終剛介。重惜尤人返自求。塞馬未嘗矜得舊。湘波不在較羣猴。

送才元長樂倅

東省西臺除吏目。執才勿謂得途餘。執云相貳徒勞職。政恐東南弗復加。常食頗宜禮魁秀。仲翔好事走幽遐。口占十吏傳州檄。指畫千條靖海涯。榕木復街飛阜蓋。荔園供餉赫疑霞。政平訟簡清如水。能賦登高最似騷。昨彼夷音姑洛詠。歸來越蕞換吳娃。振衣岑范飲高致。談舌瀾翻潑買茶。

秋夜聽雨一首

蕭瑟聞聲空階滿。復值幽人對榻時。旨趣逍遙稱漫叟。鋒銜杆格愧神維。頗披謝萬令聞處。實藉陳平腹出奇。心境臥輪非別伎。少年狡狴赴無爲。

廬居一首

廣輪兩丈中唐壁。安得清松柏篠相。蘭菊英荷聊代價。烏鳥鷓鴣粗相詰。中田他日規蟬舍。諸嶺白雲蒙翠嵐。耕種自營天韻佚。世芬妨道豈宜耽。

簡江國粹財謝珍惠二絕

江國縣登燈組味。藕缸清醉綠醺醺。坐憑塵榻追時好。嗟汝頭顱不自知。瘴瘴燈語信虛傳。熊掌大嗤牛尾狸。飲樹羊勝與蛇應。芳辛咀噉半爾宜。

李監廟求拙軒一首

錫坊累嶺疑。几席面春蕊。林鳩純其趣。衣巾質古風。寧非迂叟合。豈與漫郎同。不巧姑云爾。何妨詩更工。

送趙憲御史赴江西三絕

蛟嶼日暖風樹暖。章貢桃花春漲深。避傳封人候驄馬。道旁武吏各饒餐。賈生筭著五十八。元款風規自伯喈。貪吏革心寬貶坐。頑貳耒耜不推埋。冷坐從嘲餅并眉。俗流淺拙更忘遺。道鳴庶矣多聞力。建武官僚舊漢儀。

寒食後出郊一首

澹庵東風酒一厄。笙簧雞鞠傲春暉。綠波泛瀾心微蕩。蓮苑提攜手未揮。繡旆莎長桑治步。綸盤花亞胃。驚衣。桃溪飛彈遊黃過。竹塢閑茶道士歸。

龍翔其歌和尙求詩贈一首

象骨巖居閩府教。江海兩封黃紙召。孤雲自南仍更東。阻我莢莢友朋廟。講通明論毗。益經。一佛出世祇爲人。疑師白傳有其契。鑿齒彌天必相值。河漢滔滔渺涯涘。三反九折時游戲。登臨豁堂累千翠。銅雷激電非思議。毫忽微差失大千。同盡鴛鴦與蝶蟻。菩提一切皆具足。刮膜分光誠豈弟。體味龍宮七佛書。虛老面目云何是。餘生流浪無明窟。迴首塵中非自己。季咸鬼眼必見窺。和璞妙算應不道。大士知言善呵。敵。朝聞夕報甘如飴。疑竇一祛病當愈。誠路還家要有時。金華士女涕泗流。胡爲決往龍翔游。是間雖住亦非住。奔軼常行祖師處。

送富樞知三衢三首

琳館屢清書帶草。絕封處粹紫芝泥。寅車暫此紆台紱。黃閣依前執命圭。表按山川符轄內。尉農雲水插。快符。論毗國是惟公。公。令順民心不日卑。

代天標量服英武。王舟出海潮。輕重裴公陳梗切。安危汲黯絕應招。吟履訪古羊陂石。非局行春柯。爛熳。謝傳不應邱壑負。絕巖機發冠常朝。

山林引避一無求。道返巖扉自由。聖主尊賢載讓。故家紀善付春秋。公誠願樂朝中意。密勿謀先天。下憂。臭味久令參籍。斐然學賦賦中愁。

示兒子用

屬詞更聽三年後。爲善須無一念乖。孔里高高若居位。論思積習見巖崖。

送中書潘舍人省上二首

紫微雖舊待論書。少作英辭駭東奇。高浪駕天輪。朗漢。紫霄即日奮長離。然明東里今同道。德裕封敕適此時。應笑迂儒暗已甚。嗚呼鶴鶴繼蟬枝。

兩紆多難一羣心。惕息咨嗟惜惻深。漢制春溫勸教本。周家風戒豈無箴。該淹伯始萬端理。煩悉姬公五。詰。愈近清光綴經席。皇風如玉亦如金。

訪鹿田二首

隱士雲凝北山麓。將軍樹棟碧崖寒。鳥健戶富黎千敵。蒼髯梯空擢萬竿。華羣馬腹食快。森森僧席飲。奇觀。未應泉石誤天竺。自古英靈招考緊。

夕陽紅暉穠生粉。曉露凝清葉脫蓬。樂歲人并履歲飽。高城地隔馬牛風。禽獸天籟互鳴。林薄山屏競。蔚蔚。採杞擷荷薪水暇。吾從廬考與何窮。

武林春日二絕

武林春日二絕

雙溪集 卷三

越羅初御柳。深。慵病相從老見尋。酒罷應空。膠燥吻。春無顧惜一分心。
何人與我共揮塵。有物娟娟散百花。不向箇中吟。舊。久晴風日。風塵沙。

邵公濟求泰定山房十詩

下馬橋

泉下而光祿。二紀驍馬首。停驂肅松楸。風節應不朽。

邵公泉

源深派河漢。覺覺尋常窄。啗。啗。甘滋。無涯君子澤。

褒勤室

易經傳父子。前後司帛資。衣鉢室室中。千古發潛秘。

松門

畫扇熟鹿守。晨昏索鴉。延陵掛孤劍。吳月照。眠。

采薇洞

以心爲形役。徇人失天真。巖薇與杞黃。求仁始得仁。

義山亭

蟻封于何險。隨處豈必。須。一。目。了。亭中大然之。

懷伊亭

龜。龜。儼。如。故。王。靈。誠。有。知。歸。國。帶。江。海。淡。澗。我。清。伊。

柳陌

朝川題作浪。武昌栽。屬。官。受。思。如。孔。析。其。其。擬。奇。觀。

桃溪

懷仙津步。凡。連。隔。兩。廡。長。統。植。園。菓。老。幼。分。甘。珍。

竹路

側生昂九霄。蔚。森。谷。最。竊。竊。風。翠。欲。流。塵。外。稍。阮。趣。

避暑山寺二首

瓜。瓠。成。時。肆。割。烹。芝。蓮。相。屬。足。逢。迎。掃。寬。堂。應。暑。煩。解。汲。冷。盆。盞。新。滋。清。長。景。賢。愚。殊。苦。樂。涼。颺。偏。灑。不。

塔名。倦。禪。歸。許。移。衣。掛。秋。朔。道。遙。竹。几。橫。

又

冷。澗。雞。蘇。水。疎。涼。蟬。翼。銷。山。林。等。神。機。江。浙。劇。枯。焦。蔭。囑。惺。生。聚。吁。尋。新。次。寧。乾。坤。棋。局。劫。終。局。算。虧。饒。

六月不雨至七月中自寬一首

宿。春。僅。有。髮。將。竭。嘉。穗。連。雲。委。瓊。賜。屋。屋。珍。益。求。暫。寓。桃。笙。英。鳳。殆。難。當。荷。添。園。藉。看。路。潤。新。脆。弄。響。飯。

莽蒼龍火西顧已辰。何時得見雨浪浪。

千葉白芙蓉一首

嬌。酣。擬。誰。似。而。甚。莫。爲。憐。綉。背。蠅。塵。俗。誠。能。降。佛。仙。洗。君。凡。眼。肉。嗟。汝。淩。泥。賢。三。六。醜。顏。侶。豈。分。從。妬。悍。

雙溪集卷第四

古律

僑居一首

忽忽五十化。已往因莫及。祠官閭中隱。歎。歲。尸。慘。粒。毀。方。非。无。合。知。白。無。伊。世。悅。鄙。駭。駭。我。賢。揚。執。戟。

歲晏即事

浮雲倘來寄。最貴非。德。德。且。復。佳。只。爾。殊。易。轉。古。人。學。易。年。所。愛。豈。兒。戲。

連雨作張二首

懸。露。白。雲。春。雲。子。盤。橘。黃。金。對。蜜。房。組。織。翻。騰。不。停。杆。芳。甘。醴。醴。饋。先。漿。西。成。僅。有。儲。困。窘。中。士。稅。歸。真。

枕。康。教。賜。宗。盟。旌。德。利。恒。陽。珍。木。蔚。然。蒼。

三。孟。卯。醴。雨。輕。寒。鼓。腹。朱。儒。特。縣。官。據。指。汲。肩。親。謀。食。僧。籤。禪。榻。謝。雕。鑽。霞。燈。危。癯。挑。停。久。編。秩。離。黃。點。

擇鄰一首

遐年昇東榻流塵羨停僦者九皋。幽夫百歲居魚軒川上逝。石荊墓前書絕妙斯銘勒。寧惟蜚蘇如。聞鄰娃酣謳一絕。

治蕩淹爛誰爾令。五陵妍駭可憐生。蘭堂委巷喉呀轉。信有秦聲非越聲。

遺賢歸玉霄雲侶。十二陽秋闔城府。飛鳴衆裏何少多。根蟠道旁誠李苦。肅然注仰靈浮圖。珍重誰家木居士。袖章陳列有倫敘。終更右移聊改步。貝多小品老耽伽。高屋帽檐持論古。丹青闌索寫真行。茗隱盤巖類草具。俸清不足賑貧交。雨潦涉旬魚躍釜。時書檄尾文昌臺。月曳敝裾槐棘府。昔賢浩歌金馬門。或亦簞瓢松菊主。空空自笑兩端端。志願不應惟阿堵。初平兄弟號眠所。山下逍遙返農畝。大道安知利與榮。唐彬何人高此舉。

賦葦園一首

楚鄧都梁奇韻佚。嵐溪雲壑初何僻。根蒂條零玩九春。葩葉尖萌碧逾尺。薰牕東君滋蘭光。輝溫清華煙染色。蒼勃天芬透綺疏。英靄綠藍魔掠客。滋榮九畹不因人。無際幽深來響屐。三嗅香帷簪涉獵。滿把嬌人安忍釋。映俎垂筵綴委佩。斷苦徒擅芳盈室。燥盧黏膩俗塵芬。祛病析醒偏偏膩。綺綺不採亦奚傷。雍容屈宋無倫匹。其慨年芳次第菲。輕重俯仰從結習。辛夷爲塢薛蘿門。莎萋蒨蘼類非一。庭中絕出忘憂右。差等水仙誠莫逆。遙知最妙嶺頭梅。適口兵戎似難及。更與邱明靜國薄。后皇蠲之蘇赫奔。

次韻陪諸公湖上春遊

藥僊背門道。治服遊滌僊。一鰓違雞胸。聯袂歌顛顛。恭伯表京吳。季子居延州。湖山號佳觀。監輿肆優游。看香炙亦熟。只有空罇甌。娛賓不計費。拘士捐牙籌。詩盟得首唱。有客如此不。擊壺并琴弈。松石巖瀟灑。境勝劇幽人。銘密俗氛却。洞穴銷蒼澁。探奇或云莫。不聞古肥遁。靜極還思家。高情廢走組。心迹何由遐。畸人告予言。黃庭老生涯。滅歿兩亡羊。初平隱金華。

次韻孫邦求少監游劉園一首

權使將軍勢不行。連雲駕發鳥鳴曙。池臺溢郭。繡榻空林。拋半空。亮棋枰。席帽揭腰求看鶴。綸疏裏。擬政聞。盤。賀蘭。將。海。助。名。事。雅。意。未。諾。幽。興。并。

句韻君貶求所居垂陰亭岷堂二首

遼蔚敬亭非索寞。幾希陶宅遠扶疎。江山壯觀惟人助。祖廟高情陟彼徂。雄筆仙才鐫勒見。屬車塵界默存書。繁刺雖掩漁竿掛。旌戟嵯峨表舊廬。

眉州禪僧一首

吳蜀路萬里。余老師非壯。勦哉令修行。手書勞四枉。性命吾基本。權請初不尙。重條寂寞中。咄咄祛礙障。

雙溪集 卷四

四九

雙溪集 卷四

五〇

面目認誰歟。滿研散盡。云爲遠元旨。比喻非實相。愛呵澄不波。苦海永無浪。封執卽黏綿。滄落嗟混茫。法流於河接。焦渴吁斷港。情塵欲忘世。疑網愆吾黨。凡心非道體。志帥疑不爽。瞿僂與老君。一訣歸至當。邈乎盧老前。古初更遐想。煥香儼密極。凝絕堅願望。么眇蓮社遠。並接瀛明放。保真未易了。伽詰庶倚仗。

刺少年行

重仍印組矜蠅聯。豐屋蕩并松栢擬。金鑰鑿屏珠串箔。椽燭高擎玳瑁筵。爐紅獸蹄沉水爐。鳳紋錦褥須彌座。瑣窗犀案街珍具。瑤瑤紅珀盤盃棹。兒郎鼻盧喝大采。婢名素玉花月煙。嬌世華腴詫豪舉。兩得仁富宜兼全。朔雲顏巷積深露。斫桂燒金陳折枝。毛雞不搖汗馬却。刻槌磨蠶稱才賢。法家拂士屹山峙。傳然窮儒衝道邊。遙知莫不任蓮力。鐵管仰笑衝九天。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氣昇期汗漫。世法一黔婁。啓鑰因師旨。咀芝從祖求。肆言諸律呂。不夢本精修。玉室金堂迴。飄飄竹杖游。

調王季恭省幹

治幹怪君呼滑八結。首明府取王丞。九皋未省山雌雉。三窟不逃秋角鷹。誠需斛珠如許價。官居鼎鉞最難勝。執令手版投耕耒。苦甚如湯厭若冰。

示施又新同會

華髮些些似不公。長申醒醒有何庸。力拋繡纈片時適。陡憶雙筵一笑烘。山剝汲澄茶可點。匠人礪斷水方蓬。麥秋梅潤霖霖劇。旅汎殊諳干越風。

節婦吟

君不見遇妙殊憐世絕塵。脫足囊帷嬌玉人。藕絲帖體沈香熨。清瘦纖柔山九春。勒芳戩翠妍無偶。噴噴
拳拳徐叩叩。潔饌何嘗漢汗飮。令淑專貞絕難有。綠惜翠杓藉留果。林下閑情風韻度。單綈拋擲幾星霜。
項卑脅脅蓬萊伍。里鄰數囑詫又誇。儻翁巨堪眉斧加。想當然爾句踐竊。豈笑再顧頗夫差。雲霞撒抹振
塵埃。荷覆蔥蒨轉燒清陽。此翁南郭坐忘趣。道眼不沾傭來粧。

解罷京局一首

運水擔柴力分遣。挾持泥古小儒勞。新潮屹起岷峨上。越岷遮蟻江海滔。一葉鷗濤尋藝女。半生瓢泛信魚初。囊時瓜步從容侶。好糝葵羹待共驩。

甲子歲七夕，與伯業、伯衍、游龍井，題老出示次韻邊校理詩卷，奉同雅趣一首，借用彌字。

道隱祖風逸，訥齋重養新。貌嶽下猷魅，神泓躍鱗鱗。緇郎隨教律，梵夾畫金銀。幾岸風雲頓，屢鉤崖峭紳。頌詩傳正眼，整節富其人。漢沔曾淪褐，長康工寫神。思爰在封植，春羅容抗塵。韓萼芳多稊，茶瓜經幾巡。休休墨偃行，汲汲宰官身。欠伸白髮掇，翻倒明駿困。等謁嵐煙染，心脾草樹親。憐君深鍛鍊，公鑒衰老瞋。

秋夜雨涼一首

寸念微情浩莫緘此生殊闕住山庵老懷釣港伴侯喜道契濤江見陸參調氣從前深造孟名官蚤欲開

雙溪集卷四

五

卜居漫賦

肄習素未豐。摸案強刺裁。銖黍慨聞見。諄吃笑述裁。三捷黜疎慵。滿漚散郎偕。望道幾何高。人事寧免乖。眼中悠悠者。樵牧供談諧。披卷想前芬。飢餓無敵才。功名不復朽。榮觀竟煙埃。幽幽時人居。黃恥薦醅醅。所求一日富。不足語時儕。寄言繁華侶。莫嗤鍾如槌。

參雲亭納涼小集二首

數醴茲晨邀飲時。四圍青嶂互巒巒。蓑衣隨處何曾卜。餌藥銜盃稍信醫。短舞不妨華齒齒。談諧且勿負
玻璃。老夫直樹循吾範。無使斯民有以窺。以之月以
踽踽迂疎彼一絲。息交絕學始頑顏。時儔倘獲多謀助。少作曾希長者刪。誠犬馬廷玩通竊。駭駒牽局曠
尤疎。那無上術因人獲。畫戟臨江城負山。

後數朝復依前韻二首

下國官臣無懈時。矯然白首。胸藏雄鼠。攘臂滅雷。霆令。魁慮蕭條。澤醫。廉袴移文。護鈴鍵。蕭齊絲管。覆
玻璃。嬌闌松桂。冥冥霧。亦豹文狸。不許窺。
惟患周流。喜逮綏。當官掣肘。汗漸顏。預虞臨元。笈能親。取次耕犁。手欲刪。月窟日越。道昭宣。燕南越北。洗
惘惘。一塵清佚。陶元亮。萬斛悶愁。瘦子山。

仲秋較試淨惠精舍會者六人約重九事畢復隨謝湯雲方以詩堅約次韻酬之

種下銖銖鑒擇分品評。一自百知聞。初矜月殿揮毫賦。直到龍山吹帽文。邀勒公榮狎椅阮。薰塗嬌嬈侍。酒罈。應無珠貫織羅襪。醉酒銀篋不怕醺。

試闈卽事三絕

鼓士揚桴警五更。鷄清盤冷旋吹生。深衣鄉產都君子。摩厲三秋銜此行。近歲顯門不讀書。右文搜拔廣該儲。立言不朽非吾任。貪叩元門隱者虛。一坐據梧牀刃消。五星說耀燭秋宵。掃廳禁近延僧講。執罰詩書避賦徭。

事畢湯宰方三君再用前韻復酬一首

妙髮龍鬚少分寶。素髮律新多開。泥封膝識進程度。棘刺圍藩按黑文。接菊駸人寧避雨。登樓朝產氣。摩雲蘭堂錦瑟年。管閣嬉笑嘖嘖共惜臨。

雙溪集卷第五

古律

觀胡文恭公全集偶成一首

鏐欒正始音。嚴密萃英者。上仁體勳華。四方致雍熙。文賦鳴升平。十稷口北扉。心口爛錦繡。欽嘆皆珍瓏。縮涵白圭玷。口口清風詞。興寄擴無窮。標置擅一時。歲六口嘉祐。宥府口龍夔。豈應獻納際。適次差彙釐。百口賢俊評。卓絕公是非。獨無許郭術。人實不易欺。東阿昭明僧。貝錦尤疎紕。猶子後來傑。元祐參丞疑。蟬聯襲寶篋。孫姚聲華飛。婦韓外曾裔。稚子甥曰彌。遺編曷勝歎。綴緝隨彙裂。定評揚謝公。遺芳六一碑。

送李舉之武博學宏詞

稷下機權奏篇。犀通木鐸。炳彪然。盛朝者。望門庭懿。哲匠宗師。典據全。掉鞅春闈。賈餘勇。賞晉盟主。陪稱妍。峻登名第。高酬擢臺。開容儀繼武傳。

擬古

六州齊錫解分鵠。誰料延平最解歌。蒲阪蚩蛛金縷少。闔閭吳館冶容多。頻頻畫戟疑鄉疑。綬選鸞簪插。阜隄勿俾台山洞天侶。眇無劉阮醉顏酡。

陪侍知府待制丈巾山高設竊聞是日廣和去春林倅紅樓風什奉繼一首

繡川溪野街橋。綠橋樓殿有青蓮。二月晴窗輕柳動。紫朝和氣翠眉蘇。紺青六幕無纖翳。綠柳多時幾
町。居士自攜三昧。繡流紫綺設伊蒲。

詩四一首

湘雲綉佩南邦婦。天女機期絕世繡。蘇植便應彌九曉。孰知蒼莖與瘡瘡。

炎夏即事一首

五詠八吟讀古史。四豪六逸共周旋。隱囊熱轡揮蒼扇。輕羅珍筵蔭綠椽。習氣蜂蟻談在昔。知音推激互
相然。至哉佛老儒宗外。迎詠冰消濁火煎。

娛老一首

多聞內殖每瞻烏。枉把春秋問蠅姑。俗瑣未拋聊爾爾。古心內贅亦區區。繫袍於越堪田薄。健體銅梁僕
貨癯。猶白追游味殊寡。所圖榮綺訪仙塵。

應居一首

天碧綉綉障銀牛。處居煩促遠林邱。赫炎熾景烘煬燄。俄望金鷄玉露秋。

重陽一首

雞根金色小正時。酷熱風高與節期。耿耿挑燈聞夜語。忽忽刈穫飲晨炊。閑娃犀麝香盈把。朝士茱萸均
一枝。盛世豪雄健天下。感秋應待羽仙治。

山行入寺一首

執輿入壑嶺幾幾。陟險山巖笑卻時。履齒未嘗先宿老。靈飛久已見癡癡。磴屨百步猶流汗。觀閣三休豈
易追。浪漫悠悠一雞肋。角巾東路地平夷。

近市一首

摩肩接踵足吁嗟。接在駢頭盆眼。巷隘姑名爲小隱。賓佳不必有珍肴。龍鍾游宦如投老。瑣屑僑民一
繫袍。邱索興填心相遠。煙埃咫尺自喧嘩。

酬飲一首

珠客醇醪郁春情。燒首梅林醉自陶。橫槊未應隨李廣。圖詞亦足擬王褒。俯從觴詠山陰興。遙說笙簧錦
里遊。取次難論禦戎策。豈知龍躍鱗鱗。

春晴一首

高槐渴餅排朝暉。嘉菊香道筆墨。餉早趁墟機杼計。機春量腹聖賢并。無由屠唱相親就。豈泥奇章修
大吏。忽忽紅稠無燕語。康衢治服炫春晴。

往日

往日承平孰爲我。誠能俾父固當諸。登云小辨能選幹。厭遇長才力治該。大塊慘舒嗟舊頃。元明迷駭唯
阿開。斗南必有圖機士。安得一樽陳此懷。

稽山漫作一首

三發快豫年其有一醉陶然日不貧。發議鉅壑登巖仕。費資備爲遠嘉賓。展空蜀信匪囊藥。稍效越吟追
里鄰。劉白殊無記人句。奇章高設豈應頻。

誘學徒一首

警聞立觀且湛研。討索思威義理穿。剖析根經宗匠手。絕筆盡拍腐儒肩。鷄鳴曙見關門啟。博學忘羊失
路偏。警策後生文憲種。若爲準擬即真賢。

編聯偶作

耽飲神奇思研理。幽巖由考徵。勉勵以銀鑪。明爐鑪頻拭。醇精酒屢醺。編聯存隻字。解悟失全牛。
曷可神宏議。于何答被誨。達辭宜獨說。典學善宜猷。渾渾渾視姚姒。專專切旦邱。時王資粉澤。大匠不雕鏤。
懸憫元元意。彌綸色色優。雅馴鑄錫因。切實忌飄浮。自古英莖肆。于今都市謳。近誰臻盡奧。遠孰擅風流。
登轡窮居氣。荒唐失友愁。沈酣及醺郁。浸漬復優柔。斐綺資吟嘯。蕪穉寡嘲調。不爲傷手斷。無取強顏羞。
管氏懷戎索。元龍高臥樓。激昂求老德。書劍判悠悠。

舊游一絕

慨恨秦關舊舊侶。絳袍飄飄大鑪。南來放馬還丹樹。鱗鱗西風號本鄉。

嵯峨周幹辨挽詩

嵯峨寒素楚。挾操亦人難。唱第芝庭瑞。背城遠寇殘。傾軀副王命。嗜墨入官。遺事鄉評著。嘉言邑里寬。

酸醜一首

梅蘭蘭氣芍藥清。新樓要律奉天響。試開素趙當年目。何將珠簾翡翠屏。

題劉紫微父公是集一首

惆悵懷城舊朋。何殊蘭里孔顏徒。達生自信誠知命。晚節還逢德不孤。貴恙該明漢中壘。雍容通雅獨
相如。老成流輩方吹萬。典訓斯文示後儒。疏奏襄陽正平手。表章天策伯褒命。明窗紫几一呻吟。背獲正
逢長爪姑。

仲秋苦熱平格一首

老大薪蒸鼎甕然。柔金低伏燭燭煎。虛窗疊疊噴三時。冷枕清涼直萬錢。俛仰生涯特林井。包纏冠絨晒
氍毹。朝蠅夕蚋嗟何集。山雪河冰渴沃湍。子夜涼生秋思發。午時炎熾赫曦鮮。蔭饒華樹單絳曳。嬌愛清
川泳月船。巾幘垢氣動噴瀟。葉有剝剝萃新妍。芸夫破壁貯雲漢。元鶴聲聲吸碧天。瀑水何山千尺瀉。洗
心安得賞懸泉。

晚秋一首

疊開夏歷標花帳。竟爾陶巾漉酒后。傲擬塵編談世諦。何人才刀趁時繡。
潘令度求厥弟令表挽章一首

燒燭標儀賦了。優爲師位奉車。龜奇處士未王命。好事儒流曉德風。姻援烏衣門閣峻。款游騎省志懷同。克家致孝鍾全美。鳳羽飛翔重待封。

藥結吟一絕

玉札丹砂寶易知。蟬蛻鮮合相聲齊。國醫本草加繁悉。異域深來獻壽星。

雪齋卽事一首

煖炭雪窗虛簡編。備便裘被藉纈。卯辰呵筆冰膠硯。乙夜橫琴凍折枝。郁郁烹鮮具適夏。浮浮炊餼忍元夕偶成。

元夕偶成

里唱塗瀝鐘吹。秋燈染苑記前生。寶珠穿纈嬉游肆。蓮葉然犀不夜城。透盤燈繁人畫繡。隔扉光壓酒瀟清。春蛙環舞雲階陰。邦婦鮮粧月地行。

送與藥者一首

披猖二十四風花。淑美豐融殿百華。界付碧蘿耕粉藥。薰裁溫蘊疊鮮葩。無言似笑時魔惱。比韻伴嬌女。歸加壯歲逐春心。欲謝蘇煎願遠泥沙。

古語

梓機異意稱居士。饒棄誰家號智童。處處青雲真吁訝。離通炎熱利深囊。寓言一絕。

呂偉信求冰花詩賦得兩絕

凝集柏杉霏霽雪。瓦冰鑄畫葉柯葩。密移裁化鍾纖巧。梁苑詩盟新句佳。墨迹扶疎凍未消。奇蹤印紙鑽刊雕。花宜道韞吟柳絮。壓倒劉叉冰柱謠。

樓欄密挽詞二首

決科騰路無前勇。比牒聯飛第一流。召直連編準謨詰。頭評皮裏輻輪秋。槐班鼎補膺榮末。玉陛封章究遠猷。楚挽淩酸洩遺恨。柏臺金殿發隆慶。岳鎮巍峨蘇府雄。紫霄隨旨裏趨風。布宣條目都無擾。求瘼慈祥概所蒙。賓位樽罍人事改。彤蛾花月畫堂空。諸方故吏多才藻。撰記徵嘉家刻豐。

絕句一首

雙紋八尺展雕牀。遠颺方空夜玉香。雅秀冰姿延閣秀。豐嚴雪斷作淒涼。

白蘭菰一首

嗟兮容曠世。冰賦郁妖紅。姑射非無偶。鮎言諒不同。潘卿求內主。令人挽章二首。

擇夫先筮嫁。年甫逮期。周南弗趨。面班誠克刑儀。駭聞冀豐。中饋失扶持。側僣百金。君文亦漢碑。又。

展展思恩苦。月缺白毫光。孝懿綽綽習。德音寧詎忘。委禽流慶衍。偕老誓言荒。肯似傳孫息。綢繆卜鳳皇。又。

王季海求父宣義挽詞二首

緒性克知命。鄉評行實尊。傳經拾科第。綵服匪庭軒。轉專專方面。良弓補諫垣。金坡振詞筆。品藻不勝言。

又

里仁由兒淑。道懿滿瞻聽。濟美珪璋質。流芳琬琰銘。紙灰霏似雪。巷泣灑將冰。念念存仙釋。超超拔九冥。

陳緯男求厥父挽詩二首

閨室良規範。賢堂子職修。儀刑儼悼願。積習肯風流。曉暮鄉鄰。德源川逝。太邱純豈弟。慈愛理能周。又。

克家宗從。蘭屋竹林莊。情話非前。門庭付令郎。短生風燭頃。這日關邱旁。紅粉祠堂。亦應鐫短章。

潘令度送壯丹絕句

劇美溫華逞瑞。賦紅殷紫疊重臺。芳艸華月臨春閣。倚麗凝嬌豈易裁。

蒙采若求厥父令尹德秀挽詩

東魯懷經。先哲。齋房僻口盛門徒。勉陪流寓推鄉校。優還文華處仕途。議獄崇氓生活路。創錫森穴廟。揚袍。這編褒獎垂。濟美弓裘後世模。

雙溪集卷六

無事煥燁。草木燦爛。冕幘煥燁。雖爲澄泓。而後可探。詰其從來。莫克考原。余蓋知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風金火輪。世界執持。火光生于巨海。波濤湧于汀岸。鉛石成水。敲石成焰。三伏炎曦。溫暾河漢。百井隆冬。其氣自暖。吾儕習俗。淪溺情見。煮鼎負薪。而後晨餐。欲窮理而盡性。至中和以推原。徇耳目之尋常。昧造化之機關。是猶火鼠不信冰霜也。石中之火。火中斯泉。坎離相濟。爲湯罔然。此山岳之仁氣。感寒士之枯朽。假溫慈而惠和。以洗浣其塵垢。使於斯而產金玉。終何益于野叟。惟荒山與亂石。無華堂與瓊甃。免汗亡國。華清貴妃。燼燒之求。無取于斯。子橋項黃誠。短髮戴幘。青鞵直超。老櫛自隨。頭輕目朗。彈冠振衣。詠而風乎。配魯之沂。

二松賦

商邑巖巖，羣山環中。沔液外濶，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植曰松。翹翹我室，契闊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道面，本鉅末豐。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懷懷乎其可巖，慨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悚動。圭璋印璽，矯矯乎其能勵操也。如首陽之二賢，齊魯之兩翁。石忘其堅，山失其穹。雖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秦伯，遜乎其不可攀也。如憂世之元龍，炎躋鬱攸。金鐵銷鎔，冰合九河。雪屯萬峯，毛髮磔磔，不改聲容。如蘭子完寢，怒髮冠衝。雖陽蔽江，張臂來壙。天籟嗥鳴，非鼓非鐘。生三伏之栗冽，時一警于作弱。若洞庭之樂，釣天之奏。均節跌宕，他榮莫同。斷而支太室之墳，輯而營靈臺之宮。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存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逢積歲月而強。雄世俗而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薇蕨。孰知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蹤。排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命踵與倉公。嗟夫，世人欲速，植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蕞。惟二友之不凡，愛正命于厥躬。相與吟歎而作，殆其莫逆于胸。

賦

雙溪集卷第六

牡丹賦

河洛之神。權輿此奇。何夜半之有力。刻朝新之瓊枝。鱗角鳳翥之續。不足以爲固。投軀削鑿之割。不足以爲機。砂點鐵以成金。青出藍而過之。何造物之鉤距。蓋三昧之密口。候培栽勸。枯槁先知。噉然摧珊瑚之巨。鬱然飲沆瀣之滋。無握苗以助長。忘蚤華而中衰。襲幹漸老。開花及時。揮瓊尺以裁綃。練金細而鑲衣。耕未了而半就。情欲吐而猶疑。發精神于雨露。借光氣于虹霓。鳳劇羽而初下。鶴斂翅而未飛。如誤入于金谷。似適沿于蕪溪。候晨光而潔鮮。怯午景而低徊。初含喜以淺笑。忽微怒而自持。綴以畫闌。障以羅幃。暗淡月采。空濛烟罩。有美一人。隨無等夷。縹緲金菊之裳。娟媚蠟絲之眉。若夫紫殿龍樓。金盞彤池。口口蠟以人貢。乘汗血而絕馳。天顏一解。四海光輝。念其向日。遠過蜀葵。太平佳瑞。許配靈芝。至于箕穎之間。林下水湄。睡乎滿目。野夫所窺。我方鐵石其肝膽。枯槁其刑儀。豈造物之見試。示綽約之妍姿。爲汝一笑。而引滿。心亦無成而無虧。

湯泉賦

陝西南坤泉。嶺山潤。崖谷焦烈。滾沸奔猛。湯池蒸霧。騰瀉浩汗。客曰。異哉。水在萬物。其性必寒。胡然鬱攸。

錯兮松桂擢兮千尺離奇兮龍起蛟蟠榮耀隆兮時令犯干蒼茸曉兮翡翠縹緲射干薛荔兮美箭
桓桓被覆綠連兮蒼葉美蘭吐吸明蟬兮天籟自譁吟歌嘯鳴兮嚶嚶嘯嘯形色聲味山靈千變以娛人
兮遙虛而御其神靈風光著于眉睫兮清賞病于脾肝嗟此邦人兮縮衣晏食南畝弄布兮田毛實德
林芋區兮蕭散江灘水流通川故居之而不疾兮交鐫鼎鑪故陸暑而微寒屈宋未嘗錄兮班馬非所般
陸狹欲側兮吁嗟永歎濟時利物兮雲擾大艱救焚拯溺兮君子不閑引領渡都兮恨無羽翰石鏡暫過
兮金丹一鑽白日青天兮孰曰到難

雪堂硯賦并引

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爲硯圭首其制真雪堂中形範卓絕鴻筆鉅墨寬然運而有餘先生以遺先
人此研與詩書並藏于家子孫不忘遺風後不知所在僕憂思餘生悼失故步北苑鳳凰山溪石先生所
謂勝龍尾者因命工採新製庶幾不失舊物也嗟乎所以記錄遺書執事傳君子百世之澤點
黠始非復世俗器矣乃作賦曰

東坡先生入道窮微曠觀聖視不食之寶不歸之智輔物理之自然廓無心于數外發爲萬學舉世莫二
聖哲之奇蹟示名教之樂地窮于黃岡新石爲研底滯聲牙發明不厭卓白經緯旋規忘倦窮易之剛
柔貞悔盡詩之興觀羣怨原法語以折衷結盤詰之斷爛評論銘誌幼婦黃絹波擊點畫出入萬變北屏
東閣官成謨典威嚴凡例之筆晉國寶之秘鄰敵爲之折衝森列以之喪膽觀利歸山之刻契孟秋几
之笈揭日月于簡牘耀龍蛇于琬琰擅神微公則雙璧吾道非公則露閣風誦伏膺思見斯人斯人九原
其器尚堅不居廟廊非硯恥焉枕中之訣父子之傳裏以提衣藉以清齋其氣羽化其制殆泯雷轟取璞
月斧鑿刀三邪二趾淋漓瀟灑色如青瑩質如饒鼎思公清翰毛髮森凜萬古舊觀尚席之編坡隨瀟灑
地闢海浸提耳畫一危失先訓志一氣隨旨達詞順遺編忘忌斷絃折杵親乎突與顧竊匪準疑疑脫脫
忽忽道聽至若尊字應下施林榻上王蒙徐偃坐臥草草傲傲之謙謙遠過人更相笑價淺義難排硯
三嘆稍翰亦可剛健流麗融會尾瑣聞思修省老去疑情

米元暉研山賦

噫歐歐哉出阜鍾巧濺濺玲瓏三邪九華之前後二室五老之西東天作地寶神力鬼工矩矱然而創撮
斤斧新於陵陽更漱融結出乎龍宮積潤秋濤之骨湛巖春岑之尤特見怪而何謂乃壺中之仙邱澤漢
泓砥點點雲浮文字之祥點點之助豁襟啓慕耳目清肅抑而胸次塊磊賞激而肝膽輪囷雖一簣森
爾么麼老拳嚙委殊態庶物莫先橘中肆游於園綺耳門不帶於兜元郎郭黃梁之身世此始小有之洞
天寶晉父子負能使氣紫淵蒼壁巖巖果尾挾此翠麓用器之瑤辟塵珍玩凌雲高致素爲撲撲蒼露
機軌範相承指言屬意亭皋隨首之章補亡正始之義鵝經祿帖洛神樂毅破光梨結來禽背李神明還
觀便俗一洗雄拔健峭凝情傲效壓那侯之三萬得二王之秘奧慎守玉軸備禦他盜西清珥筆水明應
認天子面試而加贊擬乎致主之有道著聞寰中煒煌街耀後生標楷而趨造前蹤同明以相照一聚英

靈非其人而蓄時則建譏調愧衆衆低讀今造物出奇副一門其計明窮細微對管簡之嗜好雲騰泉湧
好詞似之號稱墨妙時望公左右天造尤王國所珍享南山壽考有開必先此焉識光

戲作梅花賦

夫何瓊逸之轉尋兮遊疎澹而的皪皇命姑射典司兮先春邁倫而無匹百卉俱凍幾摧兮妙切瑳而雕
刻擬宇宙之英淑兮嶽林清之蕭瑟高柯喬幹蒼蘚凝結兮偃亞陳蟻而奇闢上苑南敷夫冶國兮露繁
北嶺平靈液素蟻舒而迴映兮靑女降而邀勒或雪斷冰兮攢綠蕤而盛飾煙際愁魂九遠兮雲表翠氣
而六出妍影照彼瀟灑兮韶光耀乎曠日郁黃昏而倚竹兮挽青春而更劇香溢英逸其芬兮桃杏休誇
其質概荷榮顯時而勃蕊兮豈若龍沉雅秀清異而瀟灑發玉氣之晴虹兮動賞音之噴噴何促節于畫
筒兮縱便辭于瑣筆曠瞻漫瀟于凡譜兮孔墨見嘉于正色騷人之欣會兮情松炬以燕秩徒倚俛仰以
盤旋兮歎纖纖而妙密揀長條以披映兮忌落英之狼藉眼界信廣兮鼻觀悅適索漠祛夫吟詠兮素襲
慰其神寂解語西娃之妖玩兮善解冶容之迴昵風流蕩澤可選兮溫柔鄉里宜擢夜遙遙而冬數兮雨
絲絲而夏寶商巖啓沃調低和衆口兮曹瞞善喻機嘲滿乎萬卒或者東風帖焉陽之眉心兮國語貨梅
查士墓陸凱之流芳兮迢迢黃鵠面花默笑兮遶遶莫遠終不若補風雅之申勸兮思無邪于驪塵

靈物賦

衆萬之夥最靈黎首雖夫人知析其天守念茲釋茲聞嚴言觀詰嚴攸從孰司可否持爾維綱孰俾官授
稽前靈之昭晰豈四目而兩口獨罔覺以冥行無先知而拜扣書籠案盡既其委朽統極致中朔擬伺候
千里毫末洞幽察究萬切纖珍精進泊海斯物竊德鬼神惜惜氣質凝密自悉自愛色香味而滯夫朕
兆生生形形而不事割割豎六鑿以相攘或肆馳而浪走兮肝衡而形誨空本質之常有日用之以愈僭
月途焉而奚救歲周甲而省非力瀟瀟而勉懋破封執釋瑕垢深湛研研劈析越越滅絕邪絲微益疑早
斷想忘情靡平避近簾簾海納無表裏而洞同覆載周流汎應非洪纖而并包宇宙慎內而外自返而達
必靜必清隨其在有攝六籍之高奇卓無倫而絕偶眇視軒冕顯顯之謂不殆此之常久於是匪樂餌歌
粲而辭捨導引屈伸而壽余喻而耽焉字曰靈物銘諸座右

雙溪集卷七

八二

華階愧無奇策與異能亦錄微勞與片善示大公之渥澤用勸獎于多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德日新智勇天錫正位凝命賞嚴刑威禁暴而生靈允懷念功而吏士用命豈特一方之成又殆將縣宇以削平臣敢不激昂犬馬之心展盡驅馳之力普效頂踵用副焦勞臣無任

福州問候表

臣某言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珣等附海船至本州伏聞大駕以十五日發自明州及二十九日被温州賊備准劄子聖旨車駕權幸温州者遵海而還蓋不獲已避狄之患厥惟艱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應係官屬吏民等不勝敵愾之心各奮同仇之誓王室之憂未弭臣子之義不遑竊惟本路八州近寇諸賊聚立樹黨民為兵天威隔斷之半地利金湯之固長樂重鎮行宮切鄰悉力經營祇備巡幸臣聞通大道者不失四國克畏天者必保萬邦恭惟皇帝陛下多得天人之信助少寬宵旰之憂勤念生靈之厭干戈如飢渴之思飲食熟講萬全之策莫如五師之優更新任賢使能據險守要致使兇渠效順亂庶自消專務智謀徐圖興復臣無任

代建州上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開報大駕以二月十七日權駐温州者千艘攸濟勤營衛於海隅三捷奏功朝衣冠于帝所南牧之師悉還東還之策最良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天之助順如響之應聲我師奮鳥之旌形勝長蛇之吞食雖強弱之勢異而曲直之理明講論綏靖之圖已見收復之績臣新叨守土久忝殊恩願奔行宮省視官具招輯戰士皆先戒行內馳騁蟻之誠豈勝雲日之望伏惟皇帝陛下寅畏天戒懷柔物情引咎責躬訓詞惻惻絕甘撫字宵旰焦勞豈圖一切之近功方興萬世之長利忍忿避狄門智從戎優錫錫以好音不惜皮幣消殺涉為和氣益省征輸庶幾多算之有成以致羣兇之向化二聖迴還四境解嚴鐵彼鬼方亦三年而能克修我國政無一日之苟安經緯乾坤盡納富壽臣無任

賀天中節表

至貴之符於昭出震中興之兆不佑乘乾恩惠動植飛潛可謂至德歷象星辰日月期於無疆於萬斯年積德善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天所降嘏民無能名生而神靈可于皇極方且訪諸黃髮賜靈壽而乞言咸致白頤摘蟠桃而獻獻快華助之壽考過成康之排刑臣拘係守符阻巖班列嚴恭寅畏信乎享國之長清靜存誠茲乃攝生之固何止上千秋之鑑益誕敷五福之嘏臣無任

代人謝放罷表

忝承朝命祗解郡章敦敦從輕省躬效傷中出伏念臣草芥微賤天地生成願盡忠誠無忝器使郡當孔道實為通盜之奔趨殺起鄰邦責在守臣之捍禦不能固護於封疆何以撫循于吏民敢避嚴科幸蒙罷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日新之盛德恢天覆之兼容厚生惟和慎微接下照臨幽枉策納賢愚歲歲并容於恩不逮臣仰荷仁政俯念憊尤請言初終亦非偶爾向者兇黨方熾州兵至微驅烏合而待其衝收

雙溪集卷第七

表

代廣東謝表

乘輅江右深愧空餐故轅南再蒙寵寄諮議原陽提舉微瀝均王澤于數天冒海隅之出日澄清任責欣慨交并中出伏念臣少學涖澗之濱程習六藝老味然桑之妙豈悟九章匪勉金穀之間沮沒簿書之際循良尚冀於前闕空疎誤玷於顯曹倚伏相乘顛沛失據弔影孤憤之戚消冰嚙臠之心不欲抗顏於形勢之途乃其私願容令悉力於均調之任休有榮光仰天造之曲成顧人微而靡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化育神智裁成耀德振兵柔遠能迓諸修舊貫初解更張之時允迪中興有思馬斯臧之富察臣懇備素守不移候臣發揚老當益壯收東隅而已晚付南紀則過優恩終始以酬恩念綏柔于遐裔殫竭計慮理財正辭撫循民夷裕人約已敦崇禮義抑絕暴貪愛惜禹陰盡瘁公家之利傾就幾日無任誠

婺州謝增秩表

調發佐軍幸無闕失褒賞增秩叨被寵榮揣已何功汗顏無措中出伏念負乘致寇伐鼓追逃凡率土之王民誅無禮於君者奮龍箱之洪發致鼠竊之被擄州縣運粟而濟師戎行操袂而獻廚辱在共理例陟

中興恭惟皇帝陛下。施由庚乎庶物。以無逸爲元龜。三歲協祐以儲休。九有來同于富壽。方將壽于羽而
渾文軌。頌正朔而服要荒。寢明發。無疆之歷。時萬時億。降有水之年。臣阻寇和璧。依戀行闕。華封獻
頌。燭火太陽。小草何知。傾心委照。臣無任。

徽宗廟廟表

資仙蹕於雲天。廓然遐陟。從祖廟於廟室。永言孝思。凡屬臣民。共增懼咽。中興以儲終之容典。惟備追
遠之想。望何勝。徽宗祚昭穆之尊倫。爲嗣嗣孫而作主。所以達容誠欲報之德。係邦國哀憫之心。伏惟
皇帝陛下。愛欽盡于篤親。慈芬昭于孝祀。致終天罔極之哀。安皇靈如在之神。存手澤以感音容。每登戎
而思居處。風木不靜。霜庭惻然。願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代劉幸臨安起居表二首

六龍順豫。旋軫勞歸。五玉嶠奔。奉贊敢後。廓吾天步。匪惟建業之江山。僕我后来。延望武林之士庶。上宮
闈之管輅。返羽衛于穹廡。遐邇謳吟。人望宵悅。中興恭惟皇帝陛下。仁提三尺。道運六箱。御世冰淵。弗
寧處。救民沸鼎。猶抑孝誠。吁及焦勞。嚴恭寅畏。鬱鬱何心於居此。孜孜向善以強爲。念邦家禍亂之秋。伏
祖宗不顯之業。勤而不怠。樂以忘疲。殆獲華夷之歸。必期河雉之復。臣屬聖訓。阻親龍顏之盛。平定渡
郊。即建干旗之旂。臣無任。

又

戎轅西轍。六師節制。雲旂運。萬萬駿奔。嗣吾王遊豫之志。諸我后来。蘇之願。豈但御敵。凡以裕人。中興
恭惟皇帝陛下。稽虞周之有爲。依祖宗之丕業。班師旅而苗格。修德教而崇降。從善易於轉圜。應物明如
觀火。決戎機于千里。相幅員于一室。使蓋推以懷安。顧江山之表裏。鳴鐃浙右。州縣無供億之勞。尺書渡
都。胡虜必馴服而臣服。周南歸跡。咫尺雲雲。闕下馳神。祗貽萬仞。臣無任。

代謝青瑣表

西掖代言。已應誦授。東省夕拜。荐陟榮途。辭爵屢過。審躬無措。愧甚鴻梁之刺。未知晉冀之榮。中興以
掌百事之稽遲。司萬機之出納。審權論駁之地。與復得失之原。使還詔批教。勸後所宜。則發號出令。固有
弗當。臣每侍法坐。親奉德音。慎選賢否。務求顯效。叨據要任。深恐妨賢。伏念臣志力庭。資地淺薄。偶時
乘之初載。同品衆以借升。閱十祀于清郎。玷階華顯。蒙三遷于法從。督欲發勤。方中興發實之辰。斯羣士
顧才之日。而臣藝文。豈射父之作訓。經訓疎。難倚相之讀墳典。祗摩部。僕奮勵論思。永惟復古
之隆。精審適時之路。非敢後也。而才有限。豈日能之。而願學焉。欽副使令。俯與經。屢上退閣之請。深漸
覆轡之私。此蓋伏選皇帝陛下。齊禹湯之勳。與堯舜之極。致德智長而治道得。後又多而邦國寧。誠能
輯羣策之良。必將致九有之成。又與進。不遺一介之凡。激勵猷爲。益俾百工之起。臣雖愚。相識
廉隅。敢不靖其于朝。度格底績。乃心贊國。竭節忘身。餘生何力之纖微。畢命倘酬于萬一。臣無任。

代次公謝江東運判表

祇奉絲綸。載馳驅。巡行封路。宣視吏民。中興伏以江左興王之上遊。淮壖聚兵之嚴警。速聞暇日。乃勵
精秋。榮樞市闕。弛張質化。舟楫版。糾擿盡欺。惟等度罔失職。微而意見務知遠大。乃振軍以固本。策實
邊而制戎。周爰諮謀。華彼原。登期器使。誤及孤平。激昂義。負載山嶽。安有異術。裨益涓塵。希一得于
百爲。求千里于十駕。虛荷委寄。實深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勃然中興。奮乎有作。施博天地。仁察虛魚
臨下易而有親。獨遠而必照。付外臺之耳目。運行宮之要樞。以臣肅奉憲章。粗稟朝。施勞州縣。惻但
黎元。責教方來。普勸仕者。臣敢不每懷靡及。食糗飲冰。當官而行。疚心焦慮。六條漢。務叶公言。五術唐
臣。專祈厚。彈竭塞之微。副驅策之殊恩。苟緩曠。寧辭頂踵。臣無任。

代謝禮部尚書表

王政所關。天章治本。邦禮專掌。春官。武卿方愧于官。六長所資於民。譽。曾虞子進。闕略。啓處
莫。辭避。中興以。至孝。容明之主。議。禮。爲宜。典。復。迎奉之期。顯親。爲志。由仁義而起。盡欽愛而行。
近正長樂之盛名。祇。職。微。冊。發自。清。衷之誠。佩。欽。此。故。司。鐘。鼓。玉。帛。之。設。施。承。家。諸。誡之程度。綿力何有。
綸言所。嘉。謂。能。藏。于。邱。山。顯。或。神。于。日。月。不。稱。論。思之地。拜。加。龍。權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吁及
勞。轉。四。海之。結。勵。精。數。實。致。百。度之。成。熙。天。縱。聖。神。生。知。儒。學。方。且。投。戈。而。息。馬。不。忘。論。道。以。橫。經。
被。訪。對。于。延。英。屢。奏。篇。于。麟。座。連。逢。何。啻。於。千。載。鴻。私。殆。歷。於。九。遷。刈。草。木之。枵。當。天地之。涇。澤。非。德
智。學。不。足。以。膺。東。注。非。公。正。節。行。不。足。以。玷。時。咨。雖。難。前。修。褒。美。先。緒。施。及。不。肖。誤。被。超。陞。位。高。深。懼
於。疾。顛。才。小。胡。能。于。爲。役。念。喉。舌之。任。期。吐。茹之。得。中。居。尊。閣之。間。循。規。矩而。斯。在。敢。不。靖。其。無。懈。勉。殫
夙。夜之。勞。知。無。不。爲。以。答。生。成之。造。微。昂。茲。隨。以。懼。捐。底。臣無任。

賀東朝歸表

格天德至。本自宸展而利多方。篤親誠純。不忘跬步而還萬里。奉寶輿之言返。舉連環而不渝。隆縣宇之
歡心。興高世之。行。結。一。喜。品。氣。咸。新。中興伏惟皇帝陛下。本。曾。閱。方。寸之。衷。體。動。華。要。廣。之。道。勵。勤
精力。吁。祈。請之。艱。難。非。薄。肝。腎。慕。溫。清于。遐。邇。方。且。顯。鴻。名而。正。統。紀。易。官。忘。侍。膳。而。捨。疑。門。未。宜。囑。于
聖。壇。久。湛。祥。于。引。室。致。極。兢。兢。而。業。業。允。諸。洩。洩。與。融。融。蓋。人。事之。無。虧。俾。天。心之。保。定。順。承。顏。志。萬。國
悅。而。養。東。朝。渾。博。施。恩。三。表。修。而。懷。北。顧。較。勞。考。事。冠。古。超。今。如。漢。薄。之。代。來。厥。功。絕。易。若。鄭。姜之。穎。出
其事。罔。倫。翕。如。觀。大。練之光。來。歸。藩。形。管之。煥。臣等。幸。叨。盛。際。祇。若。徽。音。坤。載。延。鴻。殆。年。長。於。西。母。皇。枝
繁。衍。益。天。受。於。太。任。臣無任。

賀元會表

伏以垂象。施教。大一統於王正。凝冕當陽。舉盛儀于元朔。稽詳周典。探撫漢儒。夷夏來同。天人昭格。中興
伏惟皇帝陛下。體元正大。建極中興。藝者每多外繼之虞。是以未遑正寧之位。裁成補救。肇自容同。和治
光輝。允。謂。儲。效。贊。明。而。治。謹。始。授。時。設。九。賓之。禮。傳。受。四。海之。圖。籍。萬。象。待。發生之。慶。十。行。布。寬。大之。言。
物。備。禮。隆。發。聲。明。于。度。數。化。乎。澤。決。正。班。爵。而。紀。綱。臣。夙。夜。行。坐。廢。外。補。想。務。紳之。表。著。望。雲。日。以。神。

馳承明宣政之庭。同皆俯伏。肅室合宮之事。殆無復過。嘉與蒼黔。同茲鼓舞。臣無任。
代賀親耕藉田表

省耕千畝之句。親御三推之儀。斷探斯動。齊祝與祭。惻怛哀旨。溥率城中。榮觀日新。聖風雲靡。中負竊以
衣食王業之要。思文后稷之稱。皇極建而五福敷。烝人粒而萬邦乂。雖昔艱難之際。機徒安業之農。故敦
奉爲賓。字先。蓋未祈而造物相。會通典禮。底豫神祇。伏惟皇帝陛下。存信去兵。納民軌物。躬行舜禹之急
務。力致宗廟之潔。豐典起。篇篇前烈。誕降嘉福。至治馨香。如坻如京。以孝以享。近錫碩產。調變富民
之封。列郡循良。申嚴力穡之課。戶戶樂生而勤善。人人舉趾而授時。天瑞地符。家給國阜。臣究宣德意。眇
漢儀之六條。遵稟化原。適唐賢之八計。萬耦于耜。九土載芟。俯生遂昨之心。咸革惰遊之末。臣無任。

慈寧慶八十賀表

母儀慈懿。帝孝道承。恭奉華之色難。躬顯顯之愛立。協氣流乎闔壺。要道光于華夷。稽前古之姜任。繼今
朝之高向。王化輔貺之發理。椒屋闔闔。坤元博載以無疆。龍興寶璽。於皇萬斯之紀。肇登八十之齡。三靈
之運命咸宜。九有之歡心一致。甲子環匝。幅員雍熙。中負恭惟皇帝陛下。體古訓于章編。運嘉猷于掌握。
德之所覃者大。文之所加者深。宏休難罄於楹揚。盡美兼全于仁孝。臣登壇至眇。願增紀南陔雅章。神筭
合并。慶無量而筮遐壽。堯時舜日。歡舞樓臺。臣無任。

擬本州守謝御製捐齋刻表

義經與陸。致用研幾。聖學高明。發揮容藻。訓流金石。化育精神。叨被恩顧。虔遵模範。中負竊以味典常于
大易。喻道真于元門。云乎損德之節。亦曰儉我之寶。事人天蓋莫若焉。去奢泰復返其根。陋哉往古之令
毗。灼然持守之規戒。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盡性存誠。崇簡易而守成。端穆清而凝命。金瓯全而邦基
固。玉衡正而泰階平。既道協于皇王。垂衣致理。則民敦于樸素。指掌何勞。臣謬推歸美之源。以補輯雅之
闕。敬獻頌。每字字以求思。雖極珍寶。但率率而肅置。臣無任。

雙溪集卷第八

書

上門下侍郎書

竊夙志于學。走尊之下。蓋嘗妄意計議。今古天下之事。恥爲空言。必致實效。以前輩爲之宗盟。如山如嶽。
然當世富貴功名之士。所欲見者無幾。竊伏閣下之義。不敢近捨而遠希。因其道其區區焉。語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古者有大事。國國人而問。謀及庶人。今日誠是庶人得言之秋也。故人有輟于一葉。而官
有重于泰山。蓋天下不治。治之任本。福基禍胎。非偶然者。亡羊而補牢。勝于坐視也。見免而顧犬。猶爲得
策也。歷數前後亂吾邦家者。大概皆默舌之相也。譬如蛇蠍蟻蜂。遺類餘種。必爲巨害。仲尼作春秋。吳越
宋晉稱人。荆舒成在斥。今奈何不循覆車之戒。用閭閻爲相乎。前此維揚禍變。一薛居州。齊言不勝楚
人之咻。一屈原。獨醒未解衆人之醉。忠言至計。蔽于悍夫之當軸。剛狠怙權之所致。閣下正坐憂人之憂
耳。事之不如尊意者。十常八九。可想見也。甚矣世俗之難悟也。伏念慈祖太宗。聰明神武。知人安民。法制
規模。防慮宏遠。士大夫孰不由之。不幸默舌之徒。崇飾穿鑿。唱其姦言。鄙棄陋陋。變舊章。掃地無餘。四
五十年來。人人風靡其說。淪于骨髓。粉紀頹圯。中原大亂。中才之流。甘心入于商鞅。李斯之術。天下滔滔。
不知何者爲正論。所幸慶歷嘉祐之道。世臣故家。尚有佩服義方之訓。不流俗尚者。稱堯言而希顏徒。其

問固必有豪傑之士矣。今日後生羣起者。期待閣下。亦云甚重。謂可以循祖宗之法。制推前哲之範。模羣情。顯以爲當然。古人謂舉伊尹。皋陶。而不仁者遠。謂仁者以類進也。如使伊。皋。不引其類。連茹而進。則不仁者何憚而遠乎。今天下之猖獗。幸天下之有變。而欲有所爲。天下之賢士。倚朝廷之尊。而欲奮其肺腑。夫猶賊誅之自有其聲。賢士效之以起其來。此公議也。兵戈之際。圖畫暫。儲冠遺。古之定禍亂。豈特武人爪牙之功乎。文士實爲之腹心也。士有待價而沽。玉抱璞而長。且夫一髮之不理。一指之不伸。尚且無聊。視國家。則豈然不能效尺寸。理必不然也。忽而弄之則過矣。方今。內侮。如未解倒懸之勢。兵衛。有外強中乾之敵。府庫。有且暮不給之慮。盜賊。江右。伺候。乏。廢。之策。此四患也。大者。金人之害。尤爲難圖。譬之洪水。既防。既立。水行無事。而後可也。隄防。不固。無所措手足矣。吾以天險。爲隄防。不亦可乎。塘。不足道也。其次。兵衛。窮。當遣。臣。招。散亡。來者。厚加。存恤。則行且漸盛矣。其次。府庫。竭。當效。衛。文。公。秉。心。塞。淵。則。萬。艘。繼。來。國。益。富。矣。其次。盜賊。江。右。御。得。其。道。寇。化。爲。親。戚。而。不。問。將。爲。大。患。在。所。慮。也。古。來。夷。狄。之。患。未。嘗。及。江。以。南。累。年。秦。晉。魏。被。其。殘。虐。中原。計。掠。殆。盡。惟。大。江。則。不。敢。騁。其。力。不。能。也。彼。貪。財。好。色。非。有。長。久。之。計。肘。腋。之。變。當。在。且。夕。朝廷。據。有。荆。吳。越。蜀。之。饒。尚。足。以。出。力。養。說。以。俟。其。敵。然。特。江。立。國。雖。有。天。險。之。邊。防。荆。吳。江。漢。上。流。未。見。其。能。固。守。也。守。禦。之。備。莫。急。于。此。使。江。漢。之。間。公。卿。刺。史。下。逮。卑。隸。皆。人。人。具。其。術。略。決。擇。而。參。用。之。其。利。害。必。盡。得。也。然後。擇。高。才。絕。識。者。統。其。事。朝廷。用人。何。事。不。濟。且。如。拜。尹。達。於。倉。猝。收。劇。孟。於。極。損。不。以。爲。難。至於。爵。祿。曾。無。少。吝。足。以。使。才。能。者。奮。也。似。是。而。非。者。尙。能。瞞。瞞。耳。目。猶。在。察。焉。夫。觀。人。以。所。言。不。如。以。其所。學。考。其。所。學。則。處。心。積。慮。咸。可。見。也。然後。試。之。以。事。則。無。所。逃。矣。夫。以。人。事。君。大。臣。之。先。務。也。閣。下。亞。聖。之。裔。孫。深。得。先。生。之。文。采。風。流。其。美。典。墳。組。織。道。義。其。仁。如。管。仲。武。其。博。如。鄒。魯。其。嚴。社。稷。有。良。平。之。彌。縫。成就。人。物。房。杜。之。明。果。條。然。柱。石。誠。可。謂。山。東。出。相。矣。絳。帳。東。閣。之。士。其。由。此。道。不。乏。其人。吾。道。未。至。大。光。小。人。尙。敢。肆。行。則。十。哲。三。千。之。徒。未。滿。也。字。宙。之。間。高。才。日。少。士。風。不。說。可。爲。太。息。設。沒。我。故。其。可。已。乎。竊。嘗。學。於。先。大。父。景。城。公。聞。其。許。予。所。著。古。史。頗。從。尊。先。舍。人。咨。考。有。兩。卷。接。尺。椽。之。意。其。相。知。可。謂。深。矣。不。肖。頃。者。游。梁。拜。伏。館。宇。辱。枉。題。門。之。寵。今日。非。敢。若。衆。人。投。書。慕。勢。而。唐。突。也。譬。諸。草木。在。公。之。臭味。矣。雖。惟。源。倒。疎。元。有。琴。張。竹。荀。之。狂。無。叔。牙。管。仲。之。友。聞。關。失。職。遂。哭。窮。途。灰。心。木。形。稿。項。黃。馘。豈。可。分。毫。貶。屈。并。就。酒。削。絳。袖。繡。蒲。豈。不。足。以。自。食。餚。之。所。學。恐。不。止。於。此。所。求。亦。恐。非。爲。餚。啜。而已。不。投。其。猖。狂。之。辭。略。及。今。日。之。故。若。蒙。收。錄。適。遇。使。無。補。于。邦。家。斥。之。未。晚。也。俯。伏。竊。天。問。知。所。展。閣。下。幸。察。焉。不。宣。

上戶部尚書書

竊聞建邦。猶之作室。其成也。非一木之所支。及其毀也。非一椽之所繫。昔者海內太平。規模遠而基局固。羣材各勝其任。實實枚枚。貫百世而無斂。飄風暴雨。不足慮也。雖有匠慶。亦當袖手。不幸。盜賊。蜂。擁。棟。梁。不具。而口。欲。飲。或。不。察。焉。則。摧。墮。地。裂。至于。不。可。支。梧。於是。命。工。考。室。以。還。舊。觀。此。雖。助。以。辛。苦。而。亦

功名之秋也。嗚呼。非良工師何足以預於此。天下之材。樂育附輶而來。出其端良。雄傑。而繼其機。磨礱。規矩斧削。可以無憾。新張衰頹之後。妙手尤不易逢。珍材亦不易致也。使拙工率意爲之。必將。機。以。擊。承。露。之。槃。折。柳。以。焚。狂。夫。之。園。豈。不。殆。哉。今。茲。天。下。塗。炭。夷。狄。交。侵。以。安。社。稷。生。靈。爲。心。持。衡。尺。以。正。百。工。此。考。室。之。師。也。閣。下。負。超。然。絕。異。之。姿。挾。出。于。形。器。之。學。咀。赫。蚤。聞。年。如。公。瑾。破。烏。林。之。賊。領。大。尊。顯。功。業。先。乎。祖。生。而。著。鞭。于。時。天。下。寧。謐。伏。獵。壯。杜。之。徒。忌。嫉。高。賢。故。淹。翔。符。節。鉞。之。任。而。卷。懷。陶。素。幹。之。才。滯。留。畿。輔。漁。釣。江。湖。者。凡。十。餘。祀。顧。當。途。皆。血。指。汗。顏。者。亦。預。知。其。誤。國。也。一旦。有。警。事。勢。如。絲。呼吸。生。變。戰。守。之。計。未。決。鄰。敵。之。情。難。料。四。海。六。合。之。大。化。強。狡。而。安。反。側。喻。日。新。之。德。意。求。其。識。略。宏。達。尺。紙。片。言。可。以。排。難。解。紛。萬。舉。萬。全。而。無。遺。籌。失。策。者。在。庭。其。誰。乎。中。外。始。有。才。難。之。歎。矣。詩。曰。絲。今。綏。今。淩。其。以。風。言。庸。人。不。可。用。也。天。下。咸。其。推。曰。閣。下。今。之。陸。贄。也。公。卿。之。間。最。爲。先。進。委。任。之。久。最。爲。更。練。載。文。之。苑。最。爲。美。博。裁。處。之。際。最。爲。智。辯。天。子。虛。心。恨。相。見。晚。香。葉。之。深。旦。夕。大。用。考。室。之。師。閣。下。是。已。積。穗。以。基。之。裕。民。而。庇。之。方。且。鞏。固。輪。奐。安。若。太。山。可。以。爲。天。下。賀。也。所。用。尋。尺。之。材。必。經。顧。盼。焉。班。斤。特。郢。質。而。良。工。須。利。器。天。下。其。誰。不。願。才。乎。噫。致。君。行。道。蹈。堯。舜。周。孔。之。堂。室。門。庭。文。字。溢。于。竹。帛。動。業。昭。于。旂。常。絳。帳。受。經。之。生。皆。鵬。立。朝。右。堂。下。提。刀。之。士。有。長。萬。夫。者。矣。天。下。之。魁。俊。經。於。閣。下。之。耳。目。既。厭。厭。矣。文章。道。術。雖。其。復。明。之。根。而。縱。其。燕。天。之。焰。即。之。望。之。者。駭。愕。眩。晃。自。失。而。走。者。有。之。矣。今。夫。瑣。瑣。之。流。欲。微。聲。聞。于。輶。下。者。亦。僥。越。矣。恭。惟。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而。孟。軻。治。氣。養。心。以。擴。之。莊。周。屈。原。各。以。其。所。見。而。鳴。漢。揚。馬。振。其。光。而。唐。燕。許。繼。其。芬。退。之。立。言。復。古。掃。諸。子。之。陳。迹。宋。興。楊。劉。肇。基。歐。陽。公。始。唱。天。下。創。時。文。之。敝。其。文。奄。有。孔。孟。之。餘。烈。兼。衆。作。之。芳。薈。近。世。學。者。多。不。能。誦。習。歐。陽。子。而。流。入。于。異。端。往。往。皆。喪。邦。之。說。天。下。所。以。流。血。蒼。生。所。以。困。斃。者。鮮。不。由。異。端。之。所。致。也。閣。下。之。學。今。日。歐。陽。子。之。徒。也。正。人。待。之。而。爲。善。匪。人。待。之。而。自。新。猶。竊。伏。下。風。從。諸。父。昆。弟。嘗。游。門。下。究。觀。盛。美。之。緒。餘。精。粕。不。爲。不。久。區。區。見。聞。亦。曙。曙。之。乘。也。近。者。避。地。江。左。貧。無。置。錫。之。地。平生。之。志。窮。而。益。堅。老。而。益。壯。其。磨。研。編。削。粗。動。其。取。舍。是。非。其。明。不。授。其。身。之。疎。冗。輒。進。伏。于。閣。下。之。賓。次。自。謂。推。孔。孟。之。派。講。韓。歐。之。風。者。世。人。之。治。此。道。者。益。衰。少。故。與。我。者。亦。希。焉。大。君。子。日。進。此。道。爲。之。不。厭。嘗。試。請。益。焉。庶。幾。不。拒。也。吾。道。斯。文。乃。所。歸。嚮。矣。昔。辛。吉。野。棄。樂。主。歸。而。望。祁。奚。之。舉。太。史。慈。以。北。海。知。己。而。爲。之。解。圍。關。雲。長。得。孔。明。超。軼。之。褒。而。增。重。于。世。牛。僧。儒。彼。退。之。題。門。之。寵。而。名。動。京。師。古。之。人。心。契。氣。合。如。魚。之。游。如。鳥。之。翔。甚。可。樂。也。顧。惟。潦。倒。之。才。口。耳。之。隘。譬。之。游。俠。滑。稽。方。士。日。者。大。君。子。未。遽。棄。也。若。夫。選。掄。而。加。藻。飾。焉。其。奏。成。廈。之。功。免。于。泥。塗。之。辱。使。燕。喜。潛。心。以。發。揚。盛。德。大。業。當。仁。徇。義。亦。可。以。奮。勵。出。奇。也。惟。閣。下。所。以。進。退。之。不。宜。

上時相書

竊不佞。謬忝。讀。書。聞。道。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先。儒。之。未。悟。前。聖。之。用。意。盡。發。其。極。凜。然。略。備。櫛。載。而。繕。藏。之。以。爲。士。而。無。益。于。人。爾。之。苟。生。見。三。代。以。來。成。敗。得。失。猶。爲。之。悲。感。爲。之。欣。慄。身。經。天

下之機。邦家之屯厄。當食不飽。坐以待旦。至于備災流涕也。遂成軍戶。守一席之間。無所役其心。狂
猶不投。思推所知以爲世用。凌厲憤悱。知難而不知退。暴陶后機。在千世之上。每願爲之執鞭。其工寒泥
見傳記之間。至于作而按劍。恭惟主上。時乘六龍。撥亂反正。天下安危。注意閣下。閣下籌畫精穩。左右彌
縫。斷大疑。決大計。視遠慮微。殫心竭力。所以消惡運。遏亂源。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何止六閔三奇乎。邇
者兵民就其條理。盜賊去其七八。邊防增固。夷虜益馴。舉直措枉。咸成中興之業。天下咸知帝力之所自。
弼亮之得人焉。竊以憂時之深。故樂賢之切。聞風覽德。寬然自壯。毅然自立。擊難登。撫絕綱。仰天浩歎。稍
溫其所學。譬如日侍仲尼。老聃之賢。而旁揖賈誼。陸贄也。思之而能信。固宜仕矣。今天下術未復。詭詐
未雪。抱冰督餉。不容少懈。戰兢結綬。連茹而來。非徒然者。百慮豈獨一得。尺短豈特寸長乎。或曰。陽光盛
于四海。敲石者何施。霖雨澤于九土。抱甕者徒勞。而况飾贊贊令之說。造次直前。猶擊瓦缶于洞庭之野。
何足道哉。竊應之曰。俗祿滄溟。所以極高者。不拒涓塵也。騏驎鴻鵠。所以致千里者。四足六翮也。相公
登天下之思。而用之無餘謀。竭天下之材。而使之無餘事。長育天下之英才。梓諸草木。區以別矣。荷桐梓
漆。長而帶律。度而郊邱。杞柳松柏。養而備雕。斷作器宇。凝柱因地而播其辛。蘭芷在畹而闢其芬。鳥鵲緒
蒼。盡其用。雖獲神。不相遺。而斯而進。若菲由斯而可採。夫草木異稟。農圃不能易也。例能使之
竭其才耳。如此處天下之英才。亦無不奮勵而榮耀矣。蓋得其道也。忠智勉傑之士。康濟之所賴也。仁義
學術之人。皇極之所建也。鄙如投蓋。獨河。情如吐茵。食馬。賤如鷄鳴狗盜。賤如蓬蒿。未嘗廢一焉。此
長國家之度。大丈夫立太平之基。爲邦家之光。天命專人。事盡威儀。四夷口誦。百里安於太山。皆於喬松
盤華。萬世餘慶。及子孫。得其人而任之。無強於此也。今者國之艱難。道之凋敝。吾君之所尊禮。萬國之
所宗向。無遠于閣下者。學術之根源。事務之樞軸。官師之所準的。蓋象之所革心。無外于閣下者。嗟夫。一
夫巧射。則百夫決拾。一相忠意。則百寮景附。天下之士。聲氣相求。道義相悅。閣下雖遠。權勢雖私。以斥
退請謁。天下之士。方且隨閣下而不置也。咸望乎品類。而並新於引達。何特此哉。凡有不獲焉。不勝其求
也。其可謂諸士君子。實不易得也。維之如獲鳳麟。蓄之如寶珠玉。屏之如倒持太阿。失之如喪一敵國。故
視其士之得失。爲其邦之興衰。近者天下不寧。士之無賴如李希布者。北走幽都矣。放逸有如管寧者。東走
遼東矣。其懷士而重選者。或阻身寇讎。其遭難而失職者。或餓死坑谷。其得趨伏于相公之戶庭者。固匪
平時之比也。相公其念之乎。論所謂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可否獻替有成效矣。補述朝市
探薇山阿。有所未能生之具。可謂窮矣。居無屋而食無田。士之失職。亦已甚矣。愁憂傷人。筆墨扞隔。魚
喘蟲吟。嗷呼凍餒。空自慙笑耳。相公命以位。竭其才力。伏役國事者。不知幾何人矣。其獨遺一夫乎。昔
之先大夫。隸城公。以布衣奉書。諫國韓公。大蒙許予。故達于天下。魏公守文之賢相也。猶之荒蕪潦倒。甘
何足以希先世之萬一。當今創業之難。過于魏公之時遠甚。是閣下比魏公有餘。然微微接下。又當爲子
平世也。猶雖疎冗。豈得默然而已耶。姓名茫昧。唐突帳下。辭情迫拙。不知所裁。願賜優容。慰其胸臆。閣下
其察焉。

上李丞相書

恭聞大人之道。其高者登天。其深者滯泉。告之于人主。施之于四方。端偉曠赫。不名一器。其在寰司。如斗
如嶽。指迷當世。鎮服四方。可否予奪。公議均然。其外可見也。其胸中之嗜好。尚德愛義。斷可知矣。故無古
今。無榮賤。取茲兩者而已。仰惟崇堂鉅屏。野服奔騰。投刺如輸。一介之賤。束帶以于門隸。求微聲聞于左
右。草野唐突。誠可笑也。至于貪茲德義。則豈必疎于衆賓哉。夫絳灌鼎貴。或不工文。崔衛顯重。鮮能喜士。
則儲道何施歟。今日以斯道憂羣黎。豈非在閣下耶。其爲人也。挾至足體要之學。操梗切根本之論。愛君
納諫。革俗悅之風。理亂振兵。破舊締之敵。氣充區宇。名滿四方。橫翔捷出。閱兩社而總八柄。又方當盛壯
之年。附之以韓魏。而初不矜。劫之以賁育。而未嘗傷。眩之以儒墨之辯。而不失其所是。投之以鸞鳳之野
而不撓其所存。伊何周召孤管。樂道彼何人哉。光于鼎常。耀于竹帛。披天下之大觀。拯天下之大患。以爲
己任。隨機應變。有餘裕矣。閣下方且瀟然瀟然。燕居無作。其實自素。舉厚秩。比牒同時者已至。當軸處
中者晚進。故夫格天之事業。物議所不假也。夫韋編蠶簡。談經袖史。此亦盛美奇事。治一卷書。與治天下
之不同也。雖然。閣下高翔遠步。以軒冕爲熱。以世味爲浮。雲視雲補二府。與黃冠白屋無異也。朝廷之
倚任。有識之責望。在彼而不在此也。竊以謂有所聞見。不當緘默。大計深慮。以安社稷爲悅。示諸國情義
之親。不亦宗工之任乎。或曰。道之難行也。則如之何。夫事固有大小。小者何足云。至于保安危成敗。衆
所未察。我之獨見。言出而後計從。亦何可緘默耶。且夫當朝豈無似韋處厚者。則在外有如裴中立。勢不
容久淹也。至於任賢使能。中興之本。又閣下之任也。今欲得常才之士。以無曠職。欲得奇才之士。以共理
世。夷易其所入之途。使來者虛徐而自得。封植而澤勵之。賞拔熟品。豈獲已乎。邇來喪亂之極。必將升平。
閣下與凡門下之賢俊。實任其事。必將卓然大副天子之意。炳然審天工之付委。言盡用。道盡行。朝廷得
策。生靈安樂。百官稱職。發政正華。勳績昭著。非我輩之所能測知也。只如本路羣賊。閣下原其禍端。由殺
子之報。辭切理明。刻於路隅。兇黨化之。油然而孝之心生矣。感時憂世之所蘊。可窺其一斑也。一介謹聞
者。未可以語人才。大約之播。其肯自棄乎。伏念昔日承平。書獄訟法律者三千。獫狁之故。調軍實。論攻戰
者。又累任皆贈。而無功。過則鮮矣。積歲舊。經傳略備。爾目得一。忘十。時求夢奠老人之言。行誦而坐
思之。不忍棄大而嗜瑣。四十之仕。齒髮將老。九品之秩。炊春無餘。仰企光塵。衰鈍之蹤。庶未擠斥。昔者郭
隨鄙人。而理民者取之。梓人卑冗。而相天下者取之。輒冒獻其猖狂之說。有合於大人之道者。亦養本作
室之類也。至於諛而益勢。則不爲也。所祈向者德義。不可離矣。才下論卑。幸垂照焉。如賜一字之惠。以獎
其進。執經秉筆。將繼此而有請。敢悉布之。可否惟命。不宜。

上朱僕射書

竊聞道之難行。自古所歎。於時危而尤難焉。惟大君子則易。然社稷以爲悅。華夷以爲意。拯患拔艱。使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雖百世而不失。此所以爲大君子也。以小丈夫之氣。臨之。慮未及周。慮之弗審。炫名而

遺實舉一而忘三左振而右靡前顧而後傾失足而入河海呼吸而陷寇讎雖有經世之心尊王之念其身已不自保而何以保其國愛其君哉徒爲天下後世之嗤咤耳學道者莫不欲施之於世惟其彌縫提挈無道謬失策故曰難也昔仲山甫以不畏不侮而相宣王致周室之中興季文子扶持魯邦誅戮巨猾其君用寧陳孺子居擡擢傾側之中漢室俾父三人者皆可謂大君子矣竊嘗伏觀建炎復辟之詔而竊珍慈閣下其千載人也彼仲山甫季文子陳孺子而當茲時其機略亦不過如此耳方二兇人之肆逆也婦人小兒頓足切齒欲死之而不獲雖有負育之勇倉猝之際無益於算閣下端委神氣不變廟堂之淺深使彼莫得而窺大直若屈偉度絕人陰離其黨徐破其計天地順敘忠義炳著稱爲社稷元功之臣緊閣下得之學道稽古以御今之術也首出羣公之表砥磨太平之資內事夫外患尙多也求爲首末無間言初終皆盛美嗟夫是不徒然者也衣冠所以推予者以閣下器識才斷久有以服於人故也今僞僞化熾強敵憑陵急切之務大者兵食攻守瓜步防備之警觀水慮符秦之虞開口待哺者不下十五萬人可以控扼者無慮數十餘處陸抗之疏王濬之計可謂備極士馬備極財用必當兼用柔輔表餌之略其費不貲斟酌時宜料敵論將調師乘之和大小智慮適可以相制將帥有志國家之急者慨然以盡敵爲意而患在不能料敵是以無功如閣下專務料敵善之善者也審察而預圖之故平居無廢事緩急有成算庶幾祖宗之宇內可復也此數者立而吾道大光首末始終之論可無憾矣數者不立雖欲寬枕不可得也夫政所關羣情翹首萬物咸賴天下有能爲之士駕馭鼓作入吾術中所譽必試用人之柄不可失也兼納廉言無壅下情以驚奇謀異畫之來議論之權不可曠也將賢得德請辭修辭文章之宗不可避也閣下力行之無負天下之大而已使斯人奮發激昂勇于由義樂而赴功革其偷安苟且之俗皆風化之效爲也用力如方叔召虎機杼如魯仲連言語如行人子羽者未必不獲也多君子以助治理矣惟主上勵精興復典學天縱方且整齊乾坤步驟湯武委任之重豈有它哉閣下憤憤宵旰竭誠經綸道導謫猷每進仁義之隆君臣之際簡易健順超軼世俗數千萬切此天下之士所以樂爲用也夫婦之恩有不獲焉草萊之士有失職焉則亦司其發任其咎道固如是而不以爲勞也仲尼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猶之不肯爲天下安用自幼竊好春秋左氏之學以爲周孔之常道也蓋春秋天子之權也始隱獲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以獎王室理華戎文武之王澤未遠諸侯大夫尙可告以義理記其成敗忠邪引王法以繩之加賞罰於千載之外天人之際雖不該其爲施於後世王者不可一日而無也夫然故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微春秋則周室不爲周室中國不爲中國矣此非向道誅斥廢銅故學者尙寡今以此尊中國振僭僞閣下殊有力於此事矣區區佔畢小生見前古之聞人尙知慕之嘗伏光範之門在坏陶之末矣困于窮空竟未有以獻其愚不能揜其無似之迹點汗記室之清塵希觀賈遠杜預之鑒或者得一言以自壯雖其適道抄忽豈無纖毫補于朝廷竊安論大君子行道之美因得達其所聞不覺喋喋不知者以爲爲利也其知者以爲爲道也閣下游踪四海相王室禮樂征伐之出天下復平竊亦願不負夙昔爲道之志焉伏惟其往幸甚幸甚不宣

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難者不可不以芒刃斧斤腐而己矣支傾壞者不暇顧夫落機樞機壯而己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處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畫綏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屬望猛悍屈伏成顯其當軸處中然使其坐論王霸燕安鴟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慨于懷乎夫以隱情惜己爲持重祗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貴乎功名乎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于凡庸也往者綱維不振士風凋邪談虛無注靈淵以爲儲術厚包直棄縉紳而取將帥今其道矣未遠餘孽或存戎貳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指顧良以此也豈非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過易轍則何以步騶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補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骨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益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蒞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憫恤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復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絲綸而出陝蜀荆河先聲萬里之外士卒鳧鴻踴躍填城必相慶以爲得人誠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在蜀之安危在蜀之向背夫騎兵出于關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國之根本關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關而秦蜀大事矣不得關則秦蜀無能矣秦蜀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者此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僧儒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晉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儲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帥乘之未和以新輯劉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之張公時易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復赤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于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遠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成敗可以勝矣料敵制勝者雖有慧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開探之精虜虜曾以還禍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壓足光初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言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陽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于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開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事安知其無它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開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尙在北境用兵亦未可也譬如博山法氣何出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閣下主其謀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知自守之至乃取而無後患故幸甚

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蓋焉謝安、桓溫、謝道韞并吞，所獲不如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于雍雍，昨將濟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敢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煩，至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地，終必克復，閣下特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助之，以蜀之饒，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賈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符尊尊，號令齊肅，戮力一心，以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軍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微何創於郎部，受擲撥於燕薊，其迂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掩其缺短之見，卜蟻蚶於帳下，伏惟提提，救吐齒，鈞播之廣，宜無遐遺，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碌碌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

擬上趙相書

恭惟理世之要，澄源拯溺，纖悉畢備，罔非大公至正而已。伏聞朝論吏員猥衆，缺次極少，率一官而五人共之，一人任職，四人待次，仕者無窮，而常員有限，填咽充溢，不可區處。有至十年而後之任者，本所獎拔之多，而實路迫隘，臣于此近制中都官待次者並罷斥，詳味美意，戒於汎濫，務在精切，此舉非不善也。前歲修廢除用諸丞，所添不過三十人，今者擬行朝兵府僚屬以次皆罷之，不下七八十人，其間不容稍留矣。嗟夫，以人物爲懷，以宗社爲悅，毅然雖然，自任休戚，而後及此，灼見閣下之心焉。傳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實。古之用人，取之至寬，用之至狹，取之宜放，賢者不隔，用之狹故不肖者無所容，夫披沙以求金，其始未棄沙也，春糠以取米，其始棄糠也，終藉陶汰，獲揚之功耳。自今公舉備選，官曹之清必矣。士之黜者，誰不曰然，或者以謂捨之則藏，今既捨矣，則宜遠舉遐引，奉祠宮，從農圃而已矣。其長者以爲安養，命堅持操，讀書立言，貴於行也。修身正家，以治國也。自進之路尚廣，長逝山林則過矣。閣下統理中外，獎擢延引，覆載之內，踐行瞻息，皆有賴於庇廕，而士大夫不蒙垂察，理有不當然者。夫一意于退，自薄自弃者也。自奮自勵者，豈謂其無非敢輒言經術道義於前哲公論也。其或小有才，彼七八十人中，其志意才略，向有人也。今夫天下之勢，方且倒懸，神州陸沉，未能雪復，夷狄憑陵，腥羶寰宇，此正用才求賢之急也。夫負能挾策，自以絕出常流，則整世憂時，亦誰能默坐而已耶。亦不容遊去也。嗟夫，才之難也。吾君、吾相，豈終弃人也哉。所願七八十人者，豈將使失其職乎。夫古之逐客，有復爲尊官，成大功名者矣。三黜五去，復被禮遇者矣。至于鄙夷賤賤，過絕忽略，則讀者不敢以此期閣下。意者鑒裁稱量，丹青造化，已素定矣。唐崔祐甫除吏八百，時無遺才，裴相薦士三十餘人，朝野翕然。二子尚能然，是豈足以概論高明乎。士之無能，無求，無思，無慾，可以投閑散羣冗士者，莫如閣下也。罷斥數中，不在有無多少之間，待閣下之在上，猶復一鳴焉，亦當承風旨，辱軫念，自進身賤迹疏，而有再三之瀝，惶悚無措，嗟夫，自待固不忍薄待閣下，亦敢不厚乎。今天下所謂魁壘豪傑，功業隆重，閣下當軸，實無忝焉。與天下之士，其建皇極，固優爲也。自惟非劉禹錫之才，而求牛僧孺之知，乏杜牧之謀，而觀李德裕之用，亦已難矣。倘肯寬其愚，訓其拙，未忘接拾之意，實以有進貧賤爲恥，若夫流落無歸，至于累年，私事也，結髮讀書，白首不悔，亦

嘗聞聞長者之風，而竊窺夢寐老人之意矣。庶幾用其道，并其人，試之以伎，效之以官，飛一檄，馳一傳，裨補盛露，哲生之事也。敢不勉焉。吉甫作頌，極如清風，平生所慕，恭惟今春廢犯淮泗，閣下實爲首相，捍患禦災之際，舉無遺策，靡以敗北，誠願紀述盛德大業，被之金石，以追配古中興之佐焉。狂斐干冒，俯伏俟罪，不宣。

上蔡丞相第一書

月日，謹謹齋沐，敬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竊不佞，潛伏聞欽，積年甚多，稔窺遠者之概，嘗竊念今天下之本，四海之勢，惟閣下者足以論之。雖道者可以揆之，故曰論道。又曰道揆，聖哲居于其位，撥亂守成，獨知先覺，陶治六合，運動羣衆，不外乎是。夫道也者，致之在學，承之在師，其體高妙，應用不窮，其迹墳典，索邱其理仁義禮樂，始也因案而求，終也忘言而得意，其至極也，天地待之而育，聖人傳焉，豈輕也哉。或曰：天下未平，斯才智馳騁之秋，而談道豈切務乎。愚應之曰：不然。夫博聞精思，渙然神解，包覆無窮，酬酢不匱，猶佩繩墨，帶規矩焉。順之則興，逆取之則壞，才智所及，乃有履歷，雖千慮百圖，而不合于道，則無益也。才智非道比矣。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曰：後稷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此理深博，祛名教之偏蔽，與生民爲指南，解紛而不惑，更變而適宜，盡功于無形，消禍于未萌，其于安危得失審矣。人主用其言，至孝至仁，至大至明，唐虞契，不是過也。子思孟軻，能言之而不得施于政教，管仲、葛洪，造之淺而所治小，子房得之黃石而神之，謂之陰符，曾參得於近公而悟焉，載其清靜，今也任社稷重寄，係生靈休戚，抱奇術致帝王，開物成務，無所不綜，天子咨沃四夷，欽想親親，青真之上，位居第一，閣下膺時之運，萬口胥誦，萬類皆延，天下之資，誰當任之，以謂蘇祖、太宗之郡縣未復也。梓宮之未來也。太母之求歸也。淵聖之久留也。以道言之，四患之未弭，爲邦何以立耶。建炎以來，前戰而求之，迨十祀矣。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改卜，烏可已也。主上焦勞，日昃夕惕，恭讓屏屑，寒暑勤勤，如蹈虎尾，涉春冰焉。臣下當靡捐以承旨意，前此廚主廚官，傾覆擄亂，塗炭宇內，其臣民往往助桀爲虐者，則亦何面目與我通好，故所遣使命，徒勞而歸，今廚立新君，一時用事之臣，改易，非前日矣。彼我之相與，既非敵怨，故使命雖來，言還地講和，或者謂其情難測，事未可知，容明日，請觀書乙夜，自誠而明，昭昭洞達，斷然卓然，以大信交異類，朝廷應變度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用侯公善誘之辯，習生表餌之說，乃下議和之令，可謂導吾君以誠明仁孝，殆宸衷發此善意，道揆吾事，成此大策，室之則塞，抑之則絕，我之於彼，怨未嘗平，憤未嘗弇，忍恥含垢，極矣。何異越句踐，漢高帝之事乎。古今不遠矣。蓋天意悔禍，寧感革心，易戰爭爲誓盟，變甲冑爲皮幣，轉饕餮拘賁爲會合，改怨仇爲恩惠，我之所得如此，復何求哉。願措置應接，欲其曲當，浸灌滋揉，消其頑傲耳。夫戰，不得已之舉也。和，名教之所許也。方且郊勞勞，贈賄異禮，費幾千金，不愈於奔車居城之費乎。調兵練將，投石超距，保淮隄江，過慎之防，先勝之計，我故自若，遣使之接，較之交戰，何啻相千萬耶。彼大國也，難用夷漢之士，豈無人乎。若有人焉，其和豈徒然，其言必不妄，非可以匪義履繼待也。夫豪英不必在中國，彼之於道，得之五經之表矣。况亦有詩書等也。萬一地界

漸復信使又至梓宮太母淵聖相繼來還此亦講和之當然也昔文王斷虞芮之訟相帥而歸周者四十國取呂師說秦穆則晉惠改館歸絳嗟夫文王能之而吾君亦然矣秦穆能之而戎虜似之矣夫道德之化其功豈可量哉名教之施其理無所不服吾君躬蹈高世之行天地可動山河可移金石可開鬼神可格強悍不誦之虜咸而馴伏理之必然非經經之士憤憤之子所能測也又適嘗聞下謀王體斷國是經濟之學大有施設機神明鑒天實相之得道者多助矣夫鄰敵未賓侵地不復則仲尼和魯爲無效鴻溝不割太公未返則子房謀漢爲無功虜之守中原其理明甚衆所共悉也責我以義賜奉我以故城姑其款側也太母淵聖族屬之歸又非若地土貢賦之饒其所貪冒者何爲不然乎假令朝廷疑拒虜使徒返我不因此而加強虜不由此而加弱失事之機觸彼之怒貽它日之大悔耳昔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齊威於干葵邱而九國叛事有機會毫釐之差其患大矣今已納其善意加待使人詳觀虜情權其利權其害不得不盡也且漢唐故事遣使會盟南北事一無大吠之警者百餘年歲明我金幣充勿慶歆豈不思前日之利乎今我兵日精若不議和虜豈有絲毫之得於我哉務戰勝窮武事自有見機之時亦非天下之遠慮至計也彼此民心畏死一耳今無荷受頓轡之勞肝腦塗地之苦而坐饒境土之歸問安之使兼其奉迎之儀此非常之盛會事若無阻雖甚盛德覆以加矣雖甚勤業無以過矣嗚呼閣下勉勉孜孜建立中興道義益隆四方所瞻天下之士聲同氣合者豈特腹背之毛芝朮之隨所趨耶亦相與樂夫志一道契之莫逆也故不量賤賤輒論中樞之策末以爲門下贊伏惟報燕私而一覽焉荒唐鄙野非敢爲侵也矜愚而有擇焉幸甚幸甚不宣

上秦丞相第二書

月日竊讀齊沐義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竊今春狂僭冒干宰旅誤効計以勉廟堂之治得辭意難堪當今伐若伏幸朝廷未賜嚴譴近日又親詣令事宜弗能自退斐然妄發竊觀自古道術通明之士正傾安危解倒懸出陷溺皆不世之功三代久遠矣漢平津侯上疏武帝云周公且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又曰期年而變臣竊竊緩之武帝奇焉遂以入相卒就世宗而重仲舒所陳積緩所以不合唐太宗問魏鄭公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鄭公曰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納其說貞觀大治嗚呼方其始進也何所據而出此言以許其君哉儲者學以輔萬物之自然文以達古今之妙旨執大器趨大時集大勳所過若雲郵傳命且暮燕趙固千載一遇也衆衆一人耳豈易日期年期月天下於變且信耶其未效也若安誠焉魏公孫輔武帝衆章六經能訓百家儒術光明時尙修德而務兵刑事業淺陋平津之說不甚用也其言故不大矣太宗克己慎微寅畏恭儉卒致刑措鄭公之言少行而驗矣夫在宥天下言必稱二帝三代非可局於漢唐魏魏而止也大抵治功神速惟體道者爲然二公概先登斯民矣方今天下難馴者莫若北國一旦通而請和稽首來享茲禮假義顧信修睦矣雖復者莫若中原土宇而三京八路版圖來獻肆頒大告一洗惟新聲教風靡者數千里於是梓宮母后許我迎奉兄弟宗族許我還送凡吾君之所願者無不得所求者無

不獲豈非聖賢相逢通於大道柔遠能邇和陰陽而平天地召致威格如此其神乎仲尼曰楚昭王通大德故失國而能再興百里奚曰行道有福晉君不從而失邦歷數近世屢閱它相其無履或末盡善其任責或未克堪術略拾遺功業茫昧雖欲許國愛君而才疏有限矣豈有一德一心謀尤事遂赫赫炎炎磊磊落落真區一變品物再生合此離復奔進太平之象卓絕古今乎漢轡不迷其言唐相克嗣其志閣下揆政庇民再尹天下今僅一年孫魏之言效見茲日凡譽人者惟其公則無憾閣下首膺經綸之任峻功盛烈乃無與二意者吾君朝夕念茲盟府之典揚庭之號當不逾時竊料每存降抑深自挹損故使寵命稽停雖然閣下已播傳遠邇光于四海矣而不受其名不居其勳此大賢之高致世俗固不識也昔齊威公使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力辭卒受下卿之禮君子之德仲尼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如其仁執謂其辭者之佐而已乎其學必本於王道也故不恤於功利之際閣下進避動靜得仁者之心術矣重器大名著竹帛而銘鼎彝終恐不免耳愚不肖如僕者亦能知其所趨焉蓋聖上天縱日新誠則明矣所往者順明則誠矣知來者遠此伏義而伯之極至也凡功業遠大稱其所得之高深云聖學非所敢議矣故令羣臣副容圖之難爲最後登庸閣下蓋道德有餘而動績自遠氣合而環治具謀契面運化機朝廷之上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靜則不可動計遠則不可窺至誠之實舉于東方慈愛之衷乎于動植本于清心省事無取智名勇功時昔天下不幸波搖雲擾時以謂流涕痛哭贊翊軍國惟許力之是務至於馬不解鞍餐不輟手移晷忘晝夜介冑生靈然若君之意未嘗肯怡吾民之瘼未嘗肯去說太平若楊天焉道德之治虛一而靜豈弟平易以接民物天地交暢故能使南北二國以信義相款劉百城奉皇族而於我世不少虧彼非近道不能爲此大度之事我非有道無以受此殊特之恩開闢以來華夷諸和未有如本朝之比也昔堯舜洪水先明五教時咨四岳求賢治之若以流俗觀焉豈不闕遺事情歟謂當日夜先從事于江河矣使五教弗明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而何治水之有此堯之用心也今我國家正心誠意蹈仁義之實五教已明夷狄滔天懷山忽然如潑水歸大壑天子無愧舜禹之聖閣下可謂致君矣自今中原日趨平泰求所以安輯存恤使渠帥豪傑無失職刺史縣令勤撫字法祖宗所以得民者勉行之酌體僞所以失民者編除之悉皆吾土與民也夫何患焉然大江以北略言之惟見其利詳慮之其害何可忽念萬世不拔之基無疆之業何得不詳也王猛有云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後是以晉王良相戰戰兢兢雖享其樂每思其終夫儲萬計狼凱旋并蓋盟約未甚久固邊微帥乘始還漢儀人情馳驟之秋特輯廢之形勢譬之解衣包火張羅防虎其可忘戒慎也哉頃治效思不遠所願思不遠今連且成矣功大患不謙圖慮患不戒今遜且慎矣前慮卻顧使無遺言此聖賢優爲也僕之庸受末學過計私憂何補于算其幼聞長者骨體之論拳拳不能忘也歸耕其分矣再伏光範之門尚幸一見豈容無所獻庶於時有涓塵益伏惟大鈞誨之不宣

庚申年擬裁此書

月日竊讀齊沐義書獻于某官上幸閣下竊聞神謨野謀也公孫僑應對鄰敵載而與俱吳武陵疎遠也

變度折衝靖國。深識其才。子產中立。與國動勞。裨吳二生愛悅從之。而言亦不朽。士固尚志。雖位下迹微。撫挾機說。王公之術。係時機權。何小小之得失也。君子慷慨之心。不取小人循默之態矣。竊惟高明代天之工。慎微接下。野謀疎議。所以至也。國家隱憂。避狄之餘。議論盈廷。有偏狹憤慨之見。味久近彼己之勢。不深。惟禍端之良策。則將安出。前奉命虜引去。軍屯河北。止限一水。豈不能觸天威。擒淮壖。有善意也。不必張大虜兵。貶駁我旅。昔日閭閻驚駭。蹂躪之酷。有目共睹。見且陷焉。亦不在多言之也。彼兀兀輩。與吾諸將等。矢刃相加。比長繫大。奮失地形。粗能越江。而歸途狼狽。悔恨之。故更求萬全。故久不攻我。况大江舟楫。非胡夷所長也。宋之爲宋。下年千萬。思漢民之骨。斷斷常勝。吾人面從。豈真服乎。使割地和好之。利在我而不在彼。彼安肯先割汴。雒。陝西乎。蓋和好之利。彼此共之也。夫拒抗鄰夷。勿與交接。終不能屏絕之也。提甲殺馬而來。惟有門耳。幸而一勝再捷。兵革疊結。憂未艾也。恭惟兩宮問安。不輟何名。而戰天下倒懸。生靈重負。豈不欲解懸息肩耶。蓋玉敕殊榮。留犒金七。豈無用之物哉。議者每曰。累年割地。雖和。此其說。謀狡算。使報不得其要領。忠信無如其變詐。邀索百端。使我不能堪。和事難成也。故雖得敵國之附。五十城之歸。而我自視。欲然。良以此也。嗟夫。不爲何成。不行何至。危而費財者。戰也。安而費財者。和也。然二者皆不易焉。我養兵勞勩。又加以賂。賂何以給。賂不多。則所願不重。要須將帥強則彼有所忌。盟誓堅則詐無所施。量入爲出。幣之多少。適宜而已。和之計。鈍滯。戰之事。疾捷。非不知也。假使留止一使。尙勝覆敗一軍。彼四荒之外。封圻之中。安生樂業。易如反掌。豈他術哉。夫據朝夕之池。儲海陵之倉。轉輸之利。介運管之駒。國家非得已也。虜人資我以五路河。壯士健馬。指日可收。彼亦不較。知我尚強也。愛戴吾君。似若不薄矣。昔蘇祖之臨御也。南北未嘗通好。忽取英傑。使李漢超。馬仁瑄。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以備契丹。虜莫敢犯也。太宗繼統。用曹彬。潘美。出征燕薊。互有勝負。國史載之詳矣。自祖宗時。不能制虜之死命。章聖皇帝。澶淵之役。聚天下精銳。寇萊公爲相。豈不知兵乎。竟用文德。不窮武事。自後名臣如范希文。豈不知兵乎。亦以皮幣請好爲言。天生驕子。驕射絕藝。禮義不可以速化。干戈未可以遷征。我國家以神武不殺。並同文軌。聖聖相承。專用一道。不貴征伐。其來尚矣。今朝廷以道爲原。以仁爲根。合符於祖宗。稽疑於墳史。卜之于天。虜情可見。謀之於鬼。事理不悖。昆蟲草木。咸知好生之德。天壤日月。咸明至誠之意。大策灼灼。亦既著矣。修政事。講武備。足以取重我狄。夫金鐵可以磨鍊。龍虎尙堪奮擊。萬一野心弗馴。歷歷逾時。斬固和事。所請不允。豈容中輟乎。人情未有卑詞饋餉。極耳目口腹之欲。而不悅豫者也。金玉錦繡。迷心悅。珍玩奇巧。無益治理。投以予之。亦何吝耶。將命之人。未得其要領。齎送之物。未審其無厭。縱使不其婉順。亦非怒氣直辭矣。此宜用漢高隱忍之計。陳平見機之速。斟酌審議而行之。夫何患焉。虜人方且觀我知權與否。有策與無。得失安危之秋也。且魯酒誤趙。而邯鄲被攻。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張壽之強。力寬信。王烏之覺。面背虛。劉琨長嘯。以解敵圍。段熲破虜。致無種類。所當權其智士。聞一知十。妙通蕃情者。備行人之任焉。藝祖聖聖。授英豪之多。彼一時也。章聖之任寇萊公。尙可繼述。虜人功無以加。富莫與倫。箇中丈夫。猶喜馳驅。儒生有識者。豈不知和好之事。有軌可循。利博而歸于我主。

且必無意外之敗者也。愚故曰。和之利。彼此共之耳。衆人見朝廷越在江右。以疾爲指。大療愈難。夫良醫治疾。神效除瘡。必矣。閣下實尸此責任。不然。何以貴經國之高略。濟時之至計也哉。傳曰。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布大命而強質其母。是令不以孝名也。豈有兩國之君。結爲兄弟。而尙留人眷屬者乎。平日膠膠擾擾之慮。行且爲洩洩融融之樂矣。如使和好之外。復有上策。古今大賢亦必言之矣。窮髮之會。與中國之傑。復有妙見過於此者。亦可以諮訪研尋也。斯事誠非小小得失矣。明公以英風異才。獨當鑰鑰。廊廟高深。博學瑣議。豈能損益。假如蜀言。迄末可用。必不弄也。區區區區。惶悚俟罪。不宣。

上湯丞相書

月日。竊謹齋沐。敬書。獻于昭文侯。射相公閣下。竊惟方今天下之勢。大小綱紀。斟酌調維。廟堂遠深。道周術遠。算數精審。幹邦棟棟之資。命世佐時之機。凡常庶官。不足議之。僕就義忠公之誠。亦世補報之心。弗以榮賤。開劇易其介。徒以憂慮。私歎激其衷。層層孜孜。邀祈按訴。情悱拳拳。所願瞻依者。天下大老。伏惟閣下稽古致時。應半千之期。舉雲附翼。勵蓋世之略。乘人文節表。蘊智辯裁。冠一時而綏庶邦。謙而加之以求善無厭。健以至于宜勤不懈。頃日小夫。不自分限。輕千里而掃行馬之門。趨省府之嚴屏。撫衣邸堂。輒躬服。瑟調令儀。自然休休。乃蒙抑損。辱崇。誨誘卑品。欽於風之穆。歲多日之溫。想宗廟之美。觀百官之富。高大遠密。豈容隱度。強記默識。秀條絕倫。信可謂君子之宗盟。士林之根蒂也。此時不敢以獨言。開貴聽。私意披發。慕愛吁已久矣。主上校下首簡。左輔魁柄。道協時來。陸陸堂高。閣下從容予奪。六事百司。罔不風從。畫一建明。鮮不奉爲律令。內有精思。起草之亭。外闢欽賢。翹材之館。庶政準程。公道阜白。指蹤武幹。範模文場。政理赫焉。如日正中。勳績浩乎。如川方至。百度無滯。九功可歌。不淹歲月。而諸尤矣。方且興復。維維。侯府中原。有成豈待三載。天下孰不傾心延頸而俟也。於皇當陽。聖造求理之說。萬方注籍之切。肝思披發。時咨良哲。必務疾速。以副之。決斷而答之。教天精衆之評議。廣士博選之至要。不可以不汲汲也。天下之形勢。雖變。曠不能周覽。遍開分治。而豈無遺憂。汎應而豈無遺使。惟明鑒大度。虛中謙索。訪問援引。人之好我。弗疑弗猜。無意無數。悉厥胸腹。俾來者虛徐。區別以崇其資略。甄升以收其器能。此納授之殺也。實者必表。良者必進。此天下公議也。夫哲謀遠。又公賢要切之規。智識心匠。長國家者之所食也。山不讓土。故極其高。海不擇流。以極其深。大官地祇。有神物主之。非徒然也。且如多士之中。隨管經濟。韓白。韜鈴。威文。節制。變黃。風化。遊夏文學。然桑心計。趙張鉤距。或各遐阻。不能自達。綱目所加。張領既振。非所慮矣。昔燕昭厚幣。以聘郭隗。遂致樂毅。郭衍。劇辛。三傑。凡所欲果得。所求果成。燕以之興。蓋似善斯舉。其善必來矣。似才斯拔。其才即至矣。先王顧俊無方。重使一夫不被。以此功利。遍物。舉措適當。其可數計乎。夫未發之機。藏伏之符。必有能辨之人。瞻前顧後。左摩右揣。諒度之加詳也。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家。唐崔祐甫除吏八百。吾邦何爲而不可乎。僕瑣瑣。從從下大夫之綴。目眇聲牙。寡合冒進。謁於吾大老之門。惟是承前人義。自幼慕所學。造夫小者。近者幸蒙不拒其庸劣。賜之進前。他日瞻味。警說。因事獻效。昔者賈誼五十八篇。陸贄之文百數。二公究邱且盛。與。係華夏休戚。後學之龜鑑。

致時資治。寧隙拾遺。誠在夫勉勵積聚也。又頃歲蒙容訓。擢奉常。以其志尚。有聞。區區所尚。心志積固。輪紆既出。必有所取。誠不敢少墮其志也。先祖遺訓曰。士而無益於世。謂之苟生。竊謂斯言。未嘗引忘。非惟閣下宜慈博。大。包。蓄。庶。僚。所。末。不。才。萬。冀。無。鄙。干。瀆。大。鈞。戰。慄。死。罪。不。宜。

理財用。治恩信。精士卒。練將帥。防守禦七者。益加其心。日新厥德。勵精勤勉。所必望風。憂氣。凶悖之心。不生。一意。燕。寧。朝。廷。聲。實。有。以。待。之。若。不。獲。已。以。戰。則。克。豈。謂。於。兵。彼。既。馴。矣。以。賂。則。服。奚。足。于。和。大。雅。稱。太。王。待。混。夷。曰。肆。不。殄。厥。殛。亦。不。阻。厥。問。混。夷。既。敗。維。其。隊。矣。言。勝。困。而。卒。服。也。臣。竊。謂。深。仁。孝。悌。之。威。英。靈。神。武。之。變。化。長。樂。必。歸。於。地。即。復。道。勝。德。立。息。兵。措。刑。何。求。而。不。得。何。向。而。不。濟。耶。臣。賤。遠。陋。不。識。時。機。今。日。鉅。論。大。議。實。非。敢。與。區。區。事。君。之。義。冒。死。越。職。而。言。之。欽。惟。容。明。裁。擇。取。進。止。

務農劄子

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爲本。觀周公幽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耨。斧耜。鋤耨。桑。柘。蠶。桑。重。穡。場。元。黃。積。穀。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殷。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吝。者。思。文。之。粒。孫。氏。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孔。隨。貨。算。繼。運。米。敏。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遂。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它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雖不地湧。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幣藏出于租稅。每歲祿。軍。實。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當。不。能。自。給。案。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爲。斥。壤。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縣。入。當。方。今。緣。紉。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蠶。絲。繅。緒。之。盛。夫。復。何。加。白。丁。紅。女。終。身。絲。絲。伍。符。尺。籍。盡。力。邊。疆。行。陣。者。無。暇。播。種。南。畝。者。甘。心。餉。餉。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倍。其。於。甲。士。犁。牛。必。倍。其。於。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與。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教。本。農。王。之。要。道。田。里。之。安。特。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爲。勸。課。惟。科。斂。正。辭。惻。恤。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下。平。平。是。風。雨。時。若。耕。織。成。遂。殆。其。庶。矣。太。公。宣。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美。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爲。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陳。錫。周。治。簡。實。益。溢。民。有。蓄。藏。設。難。難。萬。不。以。爲。家。貨。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收。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舊聞漢人推衍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竊謂讀詩書。教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時務劄子

恭惟應休成之大。究時用之宜。情有所不堪。功有所難成。不曰如之何。殆將無以爲。今夫崇聖道。稽經旨。固已立治本矣。意者文昭而武未允。志廣而謀未竭。天下之公患也。考之往牒。惟借漢可以爲證。高祖起。布衣。器度遠大。非若諸生規矩誦詩書也。又蕭。張。佐。之。濟。其。不。逮。履。至。危。拔。至。艱。莫。不。曲。當。故。先。得。秦。鹿。如。約。當。王。項。羽。號。百。萬。衆。盛。怒。將。攻。之。當。時。衆。寡。相。絕。詔。忿。亦。人。所。不。堪。子。房。導。之。謝。咎。自。解。鄴。侯。諫。以。湯。武。帥。仲。乃。爲。項。冒。權。鉞。忘。小。患。而。得。大。勇。羽。莫。能。測。也。及。其。築。壇。以。拜。淮。陰。乃。定。東。嚮。之。計。併。準。五。侯。

雙溪集卷第九

劄子并議盜賊一首

面對論和戰劄子

臣聞禹抑洪水。拔萬世之患。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聖王親乎建事策動。蓋天開隆平之路。治人事天。命世膺期。不得不然也。越夫中古。發傑之主。唐文皇之討頡利。漢高帝之略冒頓。措置愜當。罔非偉績。亦各斟酌時宜。應算多得。然嚴尤謂之無策。未爲通論。乃是不知時勢而已。竊惟陛下日昃焦勞。江。淮。梁。益。累。年小康。而中原尙梗。強虜堅敵。侵掠邊陲。口來事勢。誠有間矣。而未集也。嗚呼。洪水尙可治。鬼方。頡。利。冒。頓。之。倫。有。爲。者。豈。難。制。哉。陛下睿明。今之禹。高。宗。也。成功。何。疑。夫。和。愈。於。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聖。德。英。猷。何。特。讓。唐。可。比。其。當。戰。也。按。江。山。夷。險。之。勢。持。重。示。弱。養。威。待。變。然。後。圖。三。捷。之。利。保。萬。全。而。奮。暫。勞。永。逸。貴。臨。賊。戰。以。節。制。轉。睦。之。衆。據。險。乘。便。決。機。取。勝。近。日。川。陝。順。昌。柘。皋。殄。滅。醜。類。如。舉。鴻。毛。夫。或。臨。擒。獲。賊。或。致。幣。膏。廬。陛下卜之於天命。參之以人事。天誘戎會之吏。知難而退。倉然更始。厭處中原。思歸。巢穴。陛下此際。熟復長慮。合天下之耳目而察之。豈無最遠之見聞。歷古今之成敗而推之。豈無最長之。方。略。時。攻。而。攻。時。賂。而。賂。文。皇。之。雪。恥。非。難。高。帝。之。大。度。何。往。不。廢。兩。塗。隨。事。而。慎。用。之。戰。而。非。窮。武。卒。禍。財。損。之。事。賊。而。遠。道。賂。而。非。偷。安。目前。能。忘。之。性。竊。然。馴。服。深。念。夫。與。王。要。略。豈。不。曰。修。政。令。肅。紀。綱。

之銳以討羽。懷王君也。羽又弑之。然漢義師官不得志。屢居項氏掌握之中。每以智算。折而不屈。王陵鎮兵逐太公。而楚拒絕之。漢復失軍於睢水。羽遂止太公。呂后高祖自此裁一遇楚。小捷京索。即堅壁深壑。不復出矣。成皋修武之間。惟務逃楚。以親在其軍。故然耶。君父之讎。但分遣淮陰等數將。貸儲客地。高祖未嘗躬與羽角。意有在也。所以貴智而鄙力。隨何片言而下九江。曲逆萬鈔以間亞父。厥後四方歸漢。人心翕若。羽雖剽悍。失援寡助。韓彭力攻之。遂有鴻溝之割。侯生緩頰。而太公等果歸矣。時謂高祖天授。非人謀。殆不然焉。嘗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隱忍之謂也。方西伯居美里七年。閔天以寶貨奇物獻紂。而後得釋。故詩稱周之克商。成王業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絃。熙殪厥心。肆其靖之。文王之答天命。未嘗求之。未嘗舍之。能忍宥也。能謀密也。及其和洽。而光明盡其心矣。三代聖王所以肇基王迹。必資說畏天。以漸制敵。人故集大勳焉。漢垓下成擒。太公頓歸。君父之讎遂雪。漢之籌畫當矣。暗合於詩書也。嗚呼。朝廷行大道。隆名教。漢祖所不及。至于隱忍而知天命。卑遁而終不屈。比方三王與漢祖。皆一致耳。然今日所欲。未悉諸允如先王者。誠文教有餘。師律未甚銳也。使授鉞非韓彭。則虜無所忌。銜命非陳酈。侯隨則請求何從。要當精擢將臣。慎行人之選。不愛金幣以結五利。廟堂計慮彌綸。坐以待旦。蕭張功名垂成矣。若夫留意東求。天下聚恥必勝之將。則黠虜破膽。今世知兵者。豈無遺才乎。昨者。我心稍馴。貪我賜予。不特戰爭。戰之略之。相時而動。不可偏徇。此漢高取太公之策。閔天出文王之術也。執事者宜熟思之。

初論經解劄子

臣聞聖經賢傳唐虞三代所遺闕里之業王者樂道尊儒內自九重化流寰海金華講門咨訪袖繹辟雍東觀羣能咸奮俾天下品類同心向正政學效治三代之盛漢唐之隆及吾祖宗聖功休烈六籍之效著矣鴻惟陛下生而知之羣羣舜善聽朝之防橫經時咨宵旰容寬研幾簡編建立太學首善之始崇道辯惑渥恩養士臣等遭際作興帶經負笈陶沐亭育神笏周行峨弁就列竅望睟程之儀而又昧死輪對軒陛當得言之秋非有涓塵稱塞石文以謂不足以爲士矣竊聞永平之歲期門羽林肄習名教貞觀之盛屯營飛騎受書博士臣因驚下亦知棘蕤狂斐僥說不揆其愚昔者仲尼刪定繫系筆削問周史聞齊語而詩書易禮樂春秋各得其所惟樂嬰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逮夫李斯滅學之後出于屋壁既非全經兩漢顯門之流自首諸賢受授相傳深不負仲尼之旨虎觀石渠振衣重席論難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初詔勳師古考究章程孔穎達撰定義疏遂爲天下定論此兩漢魏晉以來千古儒術也夫六經微言妙用非可易解而遽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火典籍殘缺比日諸州刊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窮經拾正義傳注則惜然矣此非一代之所私一家之偏說一夫之獨智韓合淘汰千載宇宙之公是非也但漢初儒者各說說師習詩書春秋古文初不甚行公穀方熾左氏廢錮故三代道典乖戾不合唐人因舊承疑去取相當未暇大有發明易數樂律至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學官既蓄聚唐之義疏復錄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講解申敎州縣委自守貳網羅羣材刊刻抄錄儲之太學臣等思念本朝祖宗以來名世豪傑之士雖道備切經義疏解愈明知

先儒有未悟者。條目甚夥。本朝之學光矣。非累聖神化。不能然也。茲者商較評品。假以歲年。加秩給費。纂而成編。古人有集傳集解之號。補唐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則並存之。疑者闕之。不安鑿焉。庶幾孔氏之齊。祖宗右文。實賴陛下爲之統紀。茲盛舉也。其於設科取士。考信萬方。究析道真。扶翊名教。使天下後世。游耳剽目。伏膺不忒。實文治之偉蹟也。臣不勝犬馬昧死越職上言。取進止。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臣恭惟陛下仁聖慈武獨取精實之符。天人幽相。故能服強敵。安土宇。四方又寧。右文興化。士生斯辰。操觚挾翰者。罔不競勳。咸以無文爲恥。步趨先後。闕冠方履。溢于中外。丕平極治。禮樂具備。隆盛矣。臣愚竊見近世干戈之際。武力常恨不振。今雖平康。豈遽弛焉。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光。所課試區別。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難。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缺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之議擢武士。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閎習于辭藝。不足者。武也。盜賊蠻夷之倣。何日無之。今三府有棲項之吏。外臺有饋運之臣。皆所以振兵也。英奇爲果。偏儒厭難之才。或不肯由場屋。誠別有以籠罩之。亦多途矣。古人有言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萬一江海飄淪。往而弗返。異域之人。尙或招來之。以爲我用。況在吾邦者哉。凡修政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今國家閑暇。理宜致意。一旦倉猝乃求。恐非豫備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得不然。登壇受鉞。非太平事。旌擢觀省。儲蓄優遇。亦欲補夫戎閫。敵將乘隙被羽之任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輩威名著者。幾人。勇智可用之輩。偶至失于甄錄。或沉埋軍中。歟于驕將。或汨于賤遠。無以自達。或觸犯文法。武人常理。寬以容之。安之而出。發之而成。其可已耶。夫斯民安于太平之樂。遊娛飲博。心志恬適。軍中投石超距之氣。索矣。可無猛烈之士倡率之哉。舊梁華廙之性習。至若術指。冒炎埃。飢渴驅馳。趨死不悔。惟山澤辛苦之士。有以爲焉。萬夫之望。始此者也。今之軍伍。旣無出戰捕虜可賞。科舉相收策路。弓馬之名。此外莫若明詔。選給公卿。與戎帥統督。監司。處焉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廷覈籍甄品。時加召擢。絕出倫類。如顧宗時。郭進。李漢超。削平之後。曹瑋。李允則。神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載采采。歷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必獲也。庶幾復得如此之流。守邊臨敵。永不乏人。臣無任私憂過計。拳拳越職上言。取進止。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臣昧死恭惟本朝以詩賦經義造士。庶幾廣書黌言之舉。於斯得人。祖宗朝甚盛。邇日海內諸生。窮計墨籍。該洽道藝。義疏名家。羣士慕嚮。尚不遵周孔之軌範。尋闕里之旨趣。易詩書及二禮。先王謨猷。貫穿詳備。課有厥程。惟春秋一經。前此廢絕不用。陛下稽古容明。注意經傳。致令學者討做脩習。今既舉行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遭摺棄。其說孤寂。罕爲人所講授。僅有治者。終恐蕪駁。有識之士。咨嗟歎息。此書筆削乃文王此文。褒貶則周公之法。禮義大宗。伯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守經事而欲知其宜。更變禮而欲知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繩準。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世所希聞。傳業者

優柔浸漬，積久轉解，實不易領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綴，惟經之經要，固天下國家本務。邱明受經仲尼，厥爲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細繹三代禮樂，上紀禮樂，唐虞禹湯，周孔遺軼，皆伯主仲樊王室，捨此何據焉？又公穀二儒傳經，子夏二傳，乃孔徒遺旨典則，非後世所及。西漢賈誼、賈逵、相與纂繼此道，光武中興，立左氏博士，唐文皇早歲受經之誼，皆代杜預宗趣淵源，大賢所業，夫治春秋之學，如買及杜，皆名世偉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場屋詩賦策論，命題指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闈取人特優，此孔經參數，不妨以聲律定去留，求求精悉，傑俊知類通達者，從在博學師儒之列，如誼、預、才、諱、飛、龍、邁、然，未必乏其人也。俾瑣瑣博學，雖欲奪世亦不斥而自屏矣。臣愚爲足以究其闕奧，極其高堅，不勝懇懇披寫之誠，所有越職，不敢逃罪，進止。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竊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本路帥守、監司，各令具所以安輯緩盜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事者，續編伏詳味聖意，憂憫元元，省刑薄斂，視之如傷，待遇僻遠，一如優較，此憂憫之德度，中興之基址，臣下並體此意，羣寇陳開，無有不悅，消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竊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又有越職，在朝廷莫若選賢能守令，任賢斷使，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今盜賊如本路近日三十餘縣，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姦民恃亂，以爲富貴之資，非但失業之資者也。竊竊惟推賢能，推賢能，則所在之盜，官私一空，人不聊生，鼠竄豕散，則莫已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太叔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太叔以其說治鄭之猛盜，若吹鴻毛耳。方今天下多事，而郡邑惟務姑息，姑息，朽索蒲鞭，寬待強狡之風，文吏自愛，不任梓革之事，爪牙鈐束之職，無不瞻弛，致使州兵縣卒，飽蠲游惰，而難使軍政無紀，師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耗庫錢不下二十千，故重于遣兵，布衣氓隸，固視而視國家之防，請誼而誼，一旦成市，盜賊自寡，而賊聚，官司覺舉，不可少緩，萌疑易與，滋蔓難圖，故平居無寇，亦當謹鄰保之法，嚴警察之備，盜若糾集，豈容不知，及勢孤力劣，爪牙缺短之際，不煩大兵，亦可擒制，此事今已無及，賊黨已熾，郡邑兵少，回遑之不暇，專務餌之以錢帛，廢之以官爵，一切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摧敗，或能以反間使之相殘併，盜必少弭，指此不務，與之官，惟恐不高，給之錢，惟恐不厚，含垢忍恥，莫敢擄捕，僥倖既開，小人嗜利，倣效者衆，今日此郡賊發，明日某村又告急矣，譬如養蠶長疽，厭棄城艾，坐視胸背之潰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羣，小失其意，則奮臂倍約，破壞縣鎮，掠千百室，太阿在手，無不可者，東漢李傕，唐朱克融，以不教而成大亂，故以招安爲務，然賊方蟻據，招之往往不歸，非能使之摧敗，詎肯歸我乎？漢時所以置緇衣直指，用干戈斧鉞，豈不仁哉，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門，不得不寬，禦其不悛之心，不得不猛，無辜之民，脅從叛援，若夫訓導柔輯，施其乏困，扶其疲弱，復其常產，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夫招之而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恕者也。節制將士，裁節冗費，振起驕惰，實重罰明，信俸侯王，以充其費，越急之際，州郡兵將，相與戮力，亦不煩朝廷顧憂，盧勝而戰，用惟其人，殲厥渠魁，分其徒黨，願爲軍者，撥其諸營，其勇力易以使遇它盜，發則以既降賊未伏皆

良策也。至于守邦之人，陟廉黜濫，選如冀遠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豺狼塞路，以力戰邀我，選如王尊、虞、即、文武之才，並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必無盜賊之顧憂，安民利物，賦在此耳，猶不勝區區區冒昧陳聞。

雙溪集卷第十

雜著

論風一首

治理之要，任人舉事，則天下治矣。其功在勉之而已。天下之不治也，譬如人病之必醫，而醫之必除，寒暑世之資，則萬民之望，所寤寐而求者曰：致君中興，芟夷凶讎，人或曰：彼能之安知其非才且傑乎？又安知非狂且妄乎？蓋論議美矣，事實必驗聽而試之可也。將使彼竭才力，蹈荆棘，爲吾用，所係休戚甚大，而其能否，殊未可見，誘倡鼓作之，惟其勇也，待遇試審之，惟其詳也，以其人之難知，功之難就也，一切磨絕，間有一二有志者，皆指爲生事，目爲妄作，厭惡而斥之，是倡天下之論風也。論者，淺浮儒薄苟且委靡之謂也。小臣論，則指其一職，大臣論，則敗其萬幾，昔之君子，竹周室，和戎狄，禦大患，與復宗社，雖赴湯蹈火而不顧，故虛心折節，褻褻忘發，以取智勇之士，延劇孟，拜尹逢，常患其晚，至于忌壯士以資敵國，抑高才而沈下位，未有不爲悔吝者也。妄作之人，亦何足患，吾爲國家大計遠慮，任此人，舉此事，固闕焉如農夫之望歲，其黜陟以公議，狂妄者，聞風引去矣。何至于因噎廢食，忌天下之狙詐，而不敢使絕天下之謀策，而惟自用，掄耳目，絆手足，政事垢斂，曰：適然耳。國勢倒懸，曰：時未可也。則安用彼和乎？夫懶者似靜，怯者似慎，用懶怯之徒，持靜慎之說，將使一國之士，苟容求全，守常即安，退縮謹情，拘羣苛覈，隨羣逐隊，一

呼再諾而坐俟衰壞朝不及夕耳。妒媚者進。庸狠者奮。有能者爲者。相率而去我矣。昔春秋晉趙武。魯孟孝伯。語儉。穆叔知其將死。以其嬪也。晉庾道季懷廉闇。于千載。且曰。曹鯨。李志。雖在。氣象奄奄。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理。但恐狐狸。鵲貉。噬蠹。夫氣象奄奄。此嬪之狀也。其肯以休戚自任哉。夫君子自致。不可隘。隘則不能以天下爲度。自待不可卑。卑則不能高一時之算。自守不可狃。狃則不能兼一世之智。蓋以爲忍歲月之勞。而除千載之患。豈徒然者耶。以其痛心切齒于既往。不得不抱冰嘗膽于茲辰。必也勉勉孜孜。提挈左右。收衆才。策羣策。諮訪延納。日邁月征。而後嬪風息矣。今有人臨危而不愛身。任職而不遺力。不幸無成。而朝廷不恕焉。厚其罰。而不錄其寸長。是不如全軀而保妻子之策爲優也。天下以不幸無成者爲戒。相與靡然日趨于燕安自珍愛而已。此豈不爲風俗之大患乎。昔堯之治世。用鯀而後得禹。故洪水之患息。燕昭之致理。延郭隗而樂毅來。故齊可破。夫取其似者。而其真者庶幾可致也。似者尙厭之。真者豈肯至乎。故一切不任人舉事。倡天下之嬪風。誠衰亂之原也。不可不誠也。

民憤

傳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蓋治國治軍，無出此焉。天下舉皆欲之，而我違焉，其誰附我？我既同天下之欲，以取天下，其豪傑智略，收之不盡，則亦得其梗概，而失其樞要矣。不可不察也。所謂情者，原之熟視，探之廣博，而後曉然也。知天下之情，則有以處之矣。情有不問而易見者，自神州陷覆，郡縣淪炭，元元被禍，不勝其酷。懷宗社之恥，倖骨肉之喪，苦之思樂，憤之思雪，切齒搥腕，豈待問而知？豈待令而勸耶？豈非其梗概如此乎？神策廟算，必將日夜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因其激怒奮憤而用之，其勢百倍，其心欣然，其有才，有伎者，爭自效矣。所謂易見者也。其深而難見者，天下智士謀夫，各有所蘊，珍其貨而未售，鑿其口而未啓，欲知其十，我知其一，彼知其大，我知其小，暗難機使之數，成敗精微之圖，得其說則安，失之則危，豈非其樞要乎？其可忽略也哉！故夫宵衣旰食，疚心焦思，無退托苟且之失，拯溺救焚，示天下以能有為，皆所以急民欲也。盡其心慮之必預，諸諸人計之安出，施設付度，視未萌，聽無聲，如是而攻，如是而戰，雖庶人至陋，當與謀也。補袞作礦之臣，使能辦之，亦不廢則訪也。智客有未盡，見容有未徹，而謂天下無人可乎？奇略遠圖，初固茫昧，宮闕廟堂，自然高遠，故開誘百端，慮衷延納，盡一己之耳目心識，合天下之耳目心識，率天下，總羣策而已矣。善治四海者，不出戶牖，而隱奧幽遠，無所不知，豈特運智見之博乎？既有同心同德之佐，又善待盡忠納諫之士，稽之於典，詳究之於心術，質之於耆龜，而切切焉勞謙接下，三省十思，既決其策，斷而行之，高爵厚賚，所以賞進謀者也。督責黜罰，所以貶無謀者也。不搖於二三之說，不奪於淺促之見，則所濟諸所欲從，得情由道故也。情之所在，無貪賤郊區遐遼之間也。無夷貊盜賊仇怨之忌也。內則在廷百執事，無餘論；外則漁釣版築，無隱藏。國是與衆情叶符，一號一令，沛然如降時雨，一取一捨，翕然如拱北辰，野無遺賢，舉無失策矣。自古撥亂而風驅電掃者，得民也。衰世而基局牢固者，素結人心也。昔漢高帝以仁取天下，恩育秦民故也。謀臣滿朝，可謂至矣。尚孜孜焉訪於側微，故于平九江，則假隨何之辯，問薛公之策，都關中，則納奉春之計，一不用則困於平城，曹參、賈相也。治道出于蓋公，淮陰、真

將軍也。而師事亡趙李左車。蓋天下之謀。知所以求之。則達。不知所以求之。則逝矣。仲尼不恥下問。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豈不然乎。嗟夫。今之長國家者。器度足以包之。智力足以舉之。膽決足以任之。以開濟爲心。興衰爲意。民心固宜輯焉。至於天下之理勢。顧以天下觀之。無拒逆耳。無厭多算。無執偏見。使有作有爲者。畢效於前。英傑者。不容緘默。樊王室。拔神州。可以無悔而有裕矣。庶無負于具瞻也。

進取

國步未廓。阻江保淮。營旂親駐。西轡中原。天下有志之士。宜日夜焦思苦心。求所以制勝克敵之策。以助朝廷。大概預怯者。膠于守。其爲計安佚而易從。預勇者。銳于攻。其爲計艱苦而難辦。嗚呼。智者謀之。才者行之。以集事爲優矣。若慮事以循默。愛身以避難。苦其艱而不爲。巧言自解。俾弱處休。則何貴于忠智哉。古之豪傑。任天下之憂患。皆奮然以身當之。傳曰。狂者進取。好謀立功。則非狂矣。古人未嘗不落於其初也。昔者三國鼎峙。魏武在鄴。仲謀之強。終身不敢北討。魏文帝雖無足道。司馬將其師。孔明以十倍之才。歲歲馳驅。亦不能立大勳。至于魏泓。慕容超。唐瑋。竊號宋武。取之不再觀。歷代攻守之說。可指數矣。大抵江左明君賢輔。誰不曰拓舊土。復戎狄。寤寐食息。未嘗不欲進取也。以怯而重敵。戰何以克。以勇而吞敵。所尚者計策也。自負其才。十五六而毀於取矣。夫不盡用兵之害。卽不得用兵之利。審勢之安危。量力之竭。藉惟其至明焉。讀者曰。方今天下復平。南北渾一之時也。吾君勵精圖慮。良算之多。致勝千萬。且我師日益。我馬日多。粟帛金錢惟優。將士不患賞之薄矣。愚聞之。周宣王。漢世祖。興復僭亂。若反掌之易者。當其時。中原無甚堅敵。天下涵泳其祖宗之澤至深也。今之與我爲堅敵者。在薊雲以北。設使爭權而來。不過一戰再戰。知難而退矣。三戰不崩。而舊境可復也。肯徐。汴。雒。雍。并之。聞我之所爭。僞齊。小醜也。觀其舉措。有割據之相。其抗拒我者。特救援藉聲形。以吾累歲降攻討之詔。出擣虛之兵。然實亦固壘練士。有此名而無此事。師不出境。邊延退縮。劉豫不度吾之強弱。謂吾不能戰。去冬悉兵犯順。吾邊吏擊之。如振落拉枯。金人未暇救之也。彼金人。漠北鳥獸之羣也。巢穴不可以任中原。况江左非其所欲爭。願得吾地者。豫也。其理在于不可得。吾涉江取吾故地。兵力粗能抗。則豫不勞攻也。使金人果能據中原也。暴骨而得之。何不固居之。破都屠邑。棄而昇之僞豫。豈復顧懸於吾地哉。以盜賊之雄。檢炭椎埋。驅逼劫質。此亦是無住意。民心憤懣。切匪風之思。虜亦知地土人民非已有矣。又其性樂冬便寒。炎暑膺疫之後。人馬死者無算。其俗畜牧騎射。往來轉徙。逐善水草。非可處于棟宇窮闔之下也。彼亦見天皇帝之賜死矣。何敢居吾宇也。狃其百勝積威之後。負燕弧冀馬。不憚遠征。謂我不足慮者。見我降攻討之詔。以爲但先聲而已。近歲絕不侵我邊境。自川襄皆然。以爲其所得之厚。爲自全計。非有統御南北長久之道也。虜之強兵銳旅雖多。僞齊安能役使之。虜政以賄成。貪婪無厭。豫斂億萬之賦。買其竊號。歲增重幣。劍腐植櫓。未嘗恤也。虜所以必救者。實由此也。但恐其援助僞國。與我戰時。非若其自衛夷落之戮力致死耳。戍兵亦疲病久去。穹廬卒。勉強編卒。難以禦。奚非其情者也。我師北出。謀帥如王景略者一人。俾其自選副貳。參佐以次。而勿用不嫻戎務者。又專任一二人。善治國如夷吾。狐偃者。使與勁兵買將。一半居守。昔句踐使

種彙分治內外。此東南舊國也。內外之備既設。進者無卻顧之慮。虜不過以騎兵邀遮我於平陸。當求便利先勝。而後與之戰。假合僞齊。倚虜重兵。相爲唇齒。豫借倩它人之力。進退周旋。虜自爲謀。屯駐豈能久也。我師孤軍。當說豪傑以爲助。助多而力強。則軍不孤矣。虜知難。亦將避我。則僞主成獨夫。僞衆皆息。弛矣。時昔諸將與賊爭鋒者。或欲橫行沙朔。犁其王庭。臨渤海。路障林。此誠不易矣。漢唐名將。尚優爲之。方今之計。收甦葢不耕之地。撫荒裔不恤之民。我衆視我黔首。如草芥然。顧郡國如聚塊積薪。然豈復固拒必爭耶。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向者。天以中原資金人。而夷德判然去之。徒使土龍鴛狗。竊號假威焉。殆天意人心。其將復以授吾宋也。朝廷枕戈寢甲。忍詬蓄憤。十祀於茲。二聖之恥未雪。百世之責未塞。謂虜方強。嗚呼。使虜割據如石勒。魏太武。當且以中國委之。今戎狄無居於中國之理。徒使小醜滔天。何可置也。王師乘便。旣爲守計。又爲行具。水陸戒期。數道並攻。連虜濟江。救民於水火之中。舊邦豪傑。謳吟望思。革面倒戈。爛河響應。撫我封略。取豫繁之長纆。鐵之塞街。擒雜虜之爲僞守者。陳其俘誠。告於太廟。所以副吾君孝悌之至。而出萬方於塗炭也。愚嘗論取齊之期。無然太速。無然太緩。乘百出百金之勢。輕銳先驅。而重兵繼後。量力所及。匿形持重。不貪小利。不求近功。一旦據官渡。杜孟津。虜又何足深畏哉。猖狂薄我破之必矣。雖然。豫亡虜破之後。豫雖灰滅。而虜猶山立。我師能帥中原豪傑。併威合勢。與虜力戰數合。而不折乎。當此尙須必勝之將也。故曰。攻之計艱危難辦。豈非以此乎。嗟夫。今日是聖賢馳騁之時。豈在乎碌碌之士哉。雖然。舉弄之則過矣。事濟。則小夫爲鉅人矣。

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驍柄之專莫雄於爲將。先王興戎撥亂必求天下驍雄之魁焉。不可失也。得其魁。築壘增堅。因門而出。禁暴除害。賴其英威。然視所以觀厥由。保其終於用命乎。權任久大。豈易收哉。亦在善馭而已。其初必精察其趣向。否臧。幾變成敗。因以定其委寄重輕。表裏指縱。監貳之紘。制勝千里。況目前之能否乎。爲計百年。况他日之事宜乎。不容千濫且繆矣。旣無致敗招侮之由。嘉雄無間隙可乘。故害人之心已焉。世祿常才之痿劣。乃若非常之才。豈必馴謹悲慝之士。往往跡弛狃賊之倫。取其沉鷲多略。其細行。譬如乘馬。無取於筋下。汗血之駒。騰山飛壑。王良造父。手其轡銜。控抑而樽節之。則燕越容與而至。不然。顛墜蹶齧之是懼矣。請借漢以喻之。昔高帝以一劍之任。削平四海。得將將之術焉。先換奇傑精識之士。以爲腹心耳目。揣摩操縱。擢淮陰于爪牙。諸將如百鷲之遇一鶚。能用其鋒。世無強敵。此天下之大計也。高帝曉然知信足以制項氏。而一六合者也。於是推以赤心。專任篤信。大封重賞。至無復加。評其爲人審矣。一時之事。舉無遺筭。異日之虞。或有不肖之心。素蓄預圖。萬全之策。固已辦之於未萌矣。查竭其才力。制其死命。帝與謀臣宦。張陳舉目臨足。無不該也。信并秦敗楚。在于掌握。至討陳餘。遂田橫。鹽獵狐兔。然惟帝以術籠置。信故遂爲漢用。不肯負遠也。趙陳諸公。制其死生有餘。大抵瞻前而忘却顧。見利而弗思患。觀面而罔相背。論貌而不付心。知縱而不知擒。何足以權大事乎。高帝興王四百餘祀。知人任使之當。此其最大者也。又其次恩分兼濟。以駕馭彭英盧吳。列爵數級。以酬斬灌噲。傳預期周勃。王

國等異日之所爲。謂柏直。偶欽。項它。皆非諸將之敵。冒頓攻圍韓王信。賜書示之。死生安危存亡之地。以責其懷貳。譬如用藥。正中其病也。此在信爲良圖。當奮匈奴死中求生耳。其叛。趙醴之計也。考其權勢。節制。區別。揣摩。人不能欺。則見曖昧。天下孰不爲其用。况麾下之諸將乎。上至鷹揚之帥。下至翹關負重之能。馭之之理。帝盡其道矣。其後文帝賢周亞夫之治軍。屈己以伸其威。委于景帝。卒平吳楚之亂。至於武帝。教孝廉之專毅。以誘進猛士。大得其效。數楊僕之五過。以振起其驕惰。遂平南越。此皆有父祖之英概矣。夫成大功。必天下人聚使之而不通其方。遠彼才。失彼志。此但能爲患。何功之有焉。漢之事可觀矣。漢之後。司馬文王仗鍾會之勇以伐蜀。知會心術難保。密圖制其機。既而會果下蜀。勢欲爲亂。而衛瑾征之。亦無深害。齊神武平生任侯景。得其死力。身沒之後。恐景不能事嗣子世宗。所圖所以制之。謂莫如慕容紹宗。世宗用其計。景雖作隱。而紹宗追敗之。梁武帝納景之降。玩寇而不防患。梁遂以亡。使司馬文王藥鍾會。擒衛暹。則蜀何時可取。使齊神武不察侯景。昧於慕容紹宗。則侯景之禍。在齊而不在梁矣。夫用奇能絕路以禦強敵。彼誠如趙充國。郭子儀。德度修飭。固天下之福。然千百一二也。夫人君待君子長者何難。誠無術亦可也。假若淮陰輩苟無覆霜之慮。將貽噬臍之悔矣。方今以戰止戰。用武之時。將帥之徒。不可謂不多矣。任資大者。平居習說。蓄勇。鞠撫士卒。如其治戎緩急。提鼓抗旌。倡率師律。司命吾人。安危注意於此。烏可不慮不思哉。歷代明主賢相。朝念夕惕。任使將帥。所以研覈窺較。斟酌機輒。至熟至詳。竭彼所能。赴敵死綏。無不授命。何敢有忤心哉。蓋舉動常。則姦人帖妥。無以藉口。佐貳賢。則疑芽其間。逆節不行。恩威遠。則渾然悅服。無從爲非。形勢安。則兇黨孤單。不敢妄動。如是制馭。則善矣。才宏者可使之不敢。任重者可使之不致疑。功成事遂。朝廷安枕而無憂。至於異日。無失策焉。誠由其道故也。屬者山林亡命。閭閻博徒。誤副軍籍。積勞驛位。瞋目怙氣。不遵法律。恃金帛充廢之資。狙擊射御之伎。政臨不悛。怯公戰而勇從亂。所乏者。絕衆之智識也。少弛制勒。肆圖不軌。背叛返噬。莫之誰何。嗚呼。馭將之理。豈如此無效乎。此小將也。主帥制之。必有策矣。使復有才大者。所係愈大。鑒古而制今可也。

僕竊考自古聖王治要必隆於禮而矜於刑舜用伯夷秩宗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二事兼官聖人所以化服天下奉遵典常治七情修十義俾人嚮方循理訓諭之本三代以降見於六經諸子先儒之說皆此道也古今諸作者因革既已該備書稱舜之五品罔不由茲僕飯生茲爾然其說所係者大欽念而竄論之國家法令詳具役吏以誦習持守爲任職拱手而進行之敕令至爲繁碎律之外科條數萬立法者日增而不已弊策繩糾特此以爲至矣千岐萬緒殆無以加焉古之知法者以省刑爲本今之知法者以不失有罪抑末矣先王要在人法兼用故曰律設大法春秋鄭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世晉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將俾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民將不懷鄭其敗乎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今律令緣人所犯適變無窮若情見狀具詞伏理遠不在巧詆若患網之疎而加之密至於苛刻乖仁民之旨趣也患罰之不衷而裁酌之斯於使事多立收坐遂至於滋彰在夫清直之弊慈恤之師明

慎較量焉。故曰：任人任法，兩者缺一不可。夫觀表裏，決嫌疑，非大人長者處仁達理者不能。詰姦軌敗常，非辨智精覈者不能。人法兼用，美矣。伯夷遠矣，豈乏賢者而任之乎？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所賴率德之卿士也。仲尼曰：重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晏嬰曰：禮與天地並，是以先王尚之。太史公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其旨意豈務苛法也哉？方今稽古，重事郊宗，明堂禮弓，以至子曲禮內則之屬乎？故切切密誨，不若孜孜修義訓，執持德義而明，折衷古今，綿蕙時變，參用適宜，可以指喻萬彙，約束風俗，以俎豆代推杆，必將使天下起居飲食，習其耳目，和其志氣，周旋威容之間，畏而不忍，潛而不放，遠溫良欽順，恪恭莊敬，所謂禁未然之前也。名檢不可，揉化者，有司罪皆無過焉。刑實非本務也。恭惟徽宗皇帝，嘗教修五禮新儀，與群所修，同歸於治。今宜因循舊之目，在朝儒服之士，擇三五人，第於窮理者，加之緝熙，精論撥道，尊學富士，流推予者，提領之。寬假年歲之限，刊定軌儀，歸於適道，周浹審固，咸書錄版，內外凡百有司，隨事所行，隨宜頒降，俾家有其書，人究其說，禁其為非，修其從是，奉行繩檢，至纖至悉，皆讀未加，避就判然，所欣慕者，名教也。不傷朝廷有司和氣，如此施設，遂正風俗，闢邪方履者，必視效矣。誰敢違之？或謂服戎者，亦有遵行訓以警之，如此朝廷必富有守道執德之士，固必富有端慝馴行之民，由是思之多，詳可措，不貴綱罟繁悉，示之恭肅，節節，原本既立，防範既具，未法匪勉，太息不得已而後果矣。謹昧死出位言之。

鑒戒

運人理之常，處世不過親朋之陪游，師友之事契，然後諸其器識，詳其本末，如此耳目所及，亦狹隘矣。或者當天下之重任，負發實之危機，挾用人之利柄，登激清駭，坐觀列位，奈何默然循循乎哉？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洋不足以盡其變，至於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隨乎風波而罔測夷，陷於優劣，端的不易分也。昔白公勝有勇，楚令尹子西使舍于邊境，而衛落焉。葉公曰：勝好復首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悔之。厥後勝憤嫉執政，因獻我捷作亂，遂殺子西，皆稱舉陶論知人，遂陳九德，意在於立擇士之法也。莊子九侯之論，大小之才，從可觀矣。若鮑叔之于管仲，道何之于淮陰，盡言極力而薦之，果能係一世休戚，此非尋常之立賢也。鮑叔可謂精識奇偉之傑矣。嗚呼！它年異時功名富貴之事，赫然千古之名炳然，雖然辨之何其早也。奇則奇矣，由此觀之，舉善去惡，進賢退不肖，循常者固難必精覈耳。上古皋陶、皋、秋、皋、公、漢之蕭相，談者不說也。近世承平，亦有其人焉。廟堂以舉陶為師，流品昭著，因以選任，士有素定之價，優劣先具，度德稱位，愚昧不才，亦無所容矣。惟惟達聰哲之君子，則能用舉尚英特之士，勢之必至者也。前望之舉，有不識古人者，昔劉樞督若水，諫詳符王，文正公與宰相器，啓於章聖皇帝，以致大用。文正公因觀奏議，知老呂申公，謂參政李公迪曰：此人它日與公對秉鈞軸，此非常之獨見也。王文正家外舅趙參政昌言，蓋將謂湖外，知李公流台輔之量，以女尚文正，許其遠大。文正當軸，所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皆登愛立，不為相者二人，凌策、李及，皆為名臣。諸公藻鑒人倫，拔乎其萃如此。王公門人則揭文公大年，此公一見士類，品評其賢能，爵位壽夭，無不立斷，見於歸田錄，世所共

悉。古今之鑒戒，可謂世不乏其人矣。前望去古人何遠，小生故感慨而言之。長國家者，博舉慎擇，不可忽也。東漢范滂著邪有道傳曰：好事者附益，增張華詞不經，類下相之書。嗟夫！人實難知，挾術者亦勿深鄙，加以道理揣摩之，百舉百全矣。

任將

御天下弗可忘外虞，謂其戰克守固，計然曰：知關則修備，厚賂戰士，遂報強敵。蓋珍冠權機，受服摧鋒，虎臣之儲，邊隅之警，豈不急于效一官守文法，處平世，此士易得也。奉承廟略，奮銳鞠旅，建號尚功，威不若康不父，鼓旗之教司命，王師用才之日，長國家者，務在傾心注意，而省錄旌褒也。其視晚往狂騷者，為何如乎？夫吐哺走迎者，誰委倚待用者，誰眇然笑不索具乎？且以貌取之，龍將豹頭，姿體雄異，此許負姑布子卿之目可鑒也。態度自有常規，揭旗翹關之流，至于簪緌，扛大鼎，姑謂一至之能，偏寡之性，校勇絕羣，語識未見，非可以輩雜倫伍，齊齒庸流，區別付受，必有所宜矣。要不可湮沒于時，必享豐腴而衍厚饋，去卑卑而升冠軍，其或為人嘆喟者，言於復使氣，得恨不羈，歸中食，方將使之，亦小想之，凡欲附倚，較厥聲實而已。經濟念亂，遠慮長獨之君子，身雖不進，以武毅佐時，拯世繼冠之雄，何可忽也。求焉而善視之，屬焉而聽信之，志士達者，宏議遠紹，盡知古今，始悟此術也。凡論將帥，威烈忠智，動著盟府，行應規繩，必以唐汾陽、西平、二公為準的。此至論也。器人於提軍帥師，窺人之膽力術略，挾雄俊之見，竄蟻姚之英，有卓超超絕者，其糾糾桓桓，圖事授策，風樓紀律，必非常也。當輻輳者，付擬揣測，審圖考覈，養育候伺，詳訪博探，非一視而觀，一叩而悉，大抵致力搜討，傾懷驗實，忌於辭避拒蔽也。疑者不使，使者深信，萬一天錫神武，則哲之產，精能推擇，又有獨取常情，問然明哲者，不須臾而得之，常論取天下之才，必掘其魁傑，極天下之選，用盡其伎藝，證品而定高價，委任而責成績，將帥懷奇，請索數情，宜用孫武子五間，昔秦患魏公子無忌，與諸侯合從攻秦，秦求諸侯行金萬助，魏王果聽，廢黜公子，漢患楚之范增，倚陳平相，金四十萬助，而項籍君臣解體，漢伐趙，上將軍求廣武君，嘉賞亦千金，既而北面師事之，坐降虜而聽其計，遂脅燕定齊，三者皆因聞之上策也。漢高之於淮陰，初由道何所薦，前後累歲，又追亡至登壇，開導甚苦，蓋賢明卓絕之識，高祖英偉，詳味而信任之，至俾斯人口陳其方略，必取之，諫光武之聽耿弇，使自道其施行舉動，韓耿後無一語不備者，此優隆大知而大受也。可謂偉哉矣。宮之奇在虞，管獻不寐，衛青居位，淮南寢謀，此有備防患者也。陳湯召對，屈指計烏孫之圖，五日當解，已而信然。羊祜舉杜預自代，奏王游奇略，二人竟平吳，此所謂知人矣。周亞夫堅壁以對吳，吳七國削平，司馬懿與蜀爭強，知孔明才智籌算，以不戰而屈其兵，料敵有如此者，趙充國之滿器精切，馮異之不伐其功，段熲仁愛士卒，在軍不離疑者十餘載，蘭、廉、相下以濟國事，朱然之臨急膽定，王猛之涵容鄧光，五代李存孝腰纏錦襪，身被重鎧，獨舞鐵錘，辟易萬胡，近世劉昌祚與羌人遇，以一矢斃厥酋，所乘瓦解而遁，凡選將臣，歷試成效，此例可究悉也。大凡分關專征，懸門受律，納忠責成，此不御之權，其人性行謀略，最為至要。呂蒙、陸遜是謂真賢，關羽、蕭摩訶，意突直前，不必百全者也。嗚呼！天子操海內生殺之柄，大臣任國家股肱心膂，後

思却顧。曾以爪牙爲篤念耶。客府庫之蓄。不能用。問虜情。何由知。休戚一時所係。建立元帥。部勒偏裨。發謀効計。軍士惟命。酌其所爲。輸厥誠心。俾之盡力。蓋無號維人耳。漢武數楊僕五過。所以勸其驕夸之慢心。建武天子詔岑彭過家上冢。糾留問太夫人起居。所以深獎其戮力也。高崇文討蜀。杜黃裳從中指授。以劉潼憚之。謂曰。不捷則以潼爲代。崇文懼。出死力。縛劉闢以獻。蜀賊削平。周世宗不教樊愛能。何徵。諸人等。退覲之。愆。張永德贊成之。世宗擲枕而決。戮者頗衆。非一一有不饒已也。謂之得策。嗚呼。凶器危事。御世本用斯文。先王慎重。深戒尚武。予聞之。范公德孺。其人家世。及見天下名帥。范公言。每讀號令誓書。申明軍法。頂踵如被屠冰。論兵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用唐汾陽。西平。二王傳爲標榜。三代以還。仁義之將。夫復何加乎。

知人

竊覽古昔二帝三代理世興王。至公至明。得其人則治定。用非其人則危殆。堯資元凱。周任十亂。書云。在知人。何其言之簡而當也。人主有意於鴻圖。究悉于前古。深考夫言動。主善養邦。孜孜勉勉。撻提繩尺。賞勳有章。閔斥有叙。近密顧問。叟索探討。評品較量。庶幾時人在廷。黑白輕重。有裨能否。鉅細不繆。授效酌能。使衆人材各伸其所爲。君國子民者。斯且而起。日及而不食。曰。吾今日爲某事果濟乎。其人果良乎。如是察焉。不退其心。欲興至治。素立吾朝者。疑丞輔弼。必有忠義智識之可仗。有鑒燭考慎之機要。有諸詠訪問之職益。概乎庶矣。近臣未有忠實明澈之委倚。遠臣如何可信憑。愚竊謂知人有叙。自本以及末。由上以及下。自親以及疎。此不得不然也。夫規先哲王之訓誥。稽唐虞之典懷。願治之意。典學無厭。信而好之。克己復禮。以行其仁。惻怛之實昭。或彼之情著。昔管仲對齊威節制其六柄而用之。其目生殺貧賤富貴。凡此六者。一人有嚴揆道修法稽古知務純篤該明。揣摩思慮而行之。則操得其柄矣。蓋柄實不易當也。左右近密。廊廟元老。據上下。僉言推爲賢達。德虔誠副厥位。故欲聽其獻替予幹也。如此人君操柄易爲力耳。蓋知賢委任。得失利害易致。安平危殆隨應。自本末上下相須以爲之。威多否少。朝廷措置。不過由此。此在主相望陞之間。股肱耳目。各極其處盡也。利益國家。更欲何尚乎。古人建言此道曰。既實審舉。詳而求之。博訪研窮。皆不可已。夫計功論績。辨僞取真。古今推子皮之取國僑。鮑叔之知管仲。皆素與交遊。備觀始終。探其志行。閱其器宇。守道藏用者。可得而見。沽名飾貌者。不容其詐。蓋鑽其學。窺其賢。度其才。質其行。或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大概厚德者未必才周。才盛者必建殊勳。無求備於一夫。或採拾於衆言。欲知治經。治獄。治財。治兵之任。其間軌範百慮千端。又或付一州一邑一官。考詳斟酌。至精至當。揄選之間。其大僚必智識高偉博達。所以吐哺握髮。其操術豈不欲有其具乎。世有異人深窺絕智衆所不測者。觀之尤難。非常常之見。瑣瑣之智。所能究悉也。華歆表曰。屬俗宜化。莫先於表裏。班祿叙敘。莫美於顯能。是以楚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嗣。漢室江公之德。用顯其世。遂以鄭康成子小同爲五更。其年紀久遠。清議素著。此尙易見。其所謂尤難者。漢高祖以天授絕人之智。倚蕭何。聽子房。自謂不及信而重之。數年間登韓信大將壇。又令子房封信齊王。此非常之舉措。知人之甚大者也。故曰尤難。才敏如惟陰。識如蕭張。

明如漢祖所以誅黠項籍天下歸漢創業垂統身繫湯武實由智慮審時也蓋人之不易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雲不足以紀其變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雖盜跖爲伯夷可也非常之傑超世之雄有補於天下安危如韓信是也知人而不論其大者不足爲知人之難矣若夫不察不明魯濞督維獨狗而求盧鵠之功架鷁驚而實鷹揚之效驚藉易位鹿馬倒置茲咎敗約灼古來必喪之邦也夫復何言乎

雙溪集卷第十

疏

天中聖節疏

千齡聖瑞。連叶亨嘉。四海樂推。道隆康濟。虔假三乘之妙。鴻延萬壽之祺。凡庶同詞。普天善禱。悲惟皇帝。陛下乾健不。離明正中。仁增益高。施博彌廣。受天之祿。如川方興。雪復神州。綏靖華夏。永御無疆之歷。固安不拔之基。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真疏

伏以日月告凶。天地震裂。紫微罔迷。御駿已遙。凡在照臨。豈勝攢拜。伏惟太上道君皇帝。登勞二紀。化育萬方。逮北狩之不還。劇函生之延企。伏惟寧德皇后。坤元柔順。屯難遭迺。法宮未返於椒闈。斯懿遠陳於棹狄。爰假大雉之妙力。以資仙馭之神游。伏願威靈在天。並生兜率。福祚垂世。寧寧寰瀛。

功德圓滿

石紐發祥。天命不顯。猗爾鍾慶。那祚有聞。凡亨育之範。樹贊征鴻之睿算。悲緣願力。祇叩佛乘。仰十力之覺茲。從萬方之懇願。悲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軒轅海隅。咸樂生而遂性。金玉王度。益固蒂而深根。等人大於乾坤。齊光靈於箕翼。

能焉。古人謂辭之不可已。故題勉而題。是歲九月丙辰。

跋般若心經後

佛告舍利佛。般若第一義諦。無心而成正覺。初祖國師。頌釋益曉然。即羣迷為覺。照大圓為光明。衆生動念。本源自性。由此致悟。頤川元輔。意殊融通。將心所書。虔奉般若。志願篤矣。以梵夾示余。欲彼此同證。善果不容無言。紹興丙寅歲首夏中休日。眉山蘇籀題。

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予晚生。希仰前修。竊汲與能。耳目相接典刑。故老昇平。如獲麟鳳。歷於晉唐。不知而作者。論文指卷。每每興歎。顧念九原莫作。此者有跡可傳。不忍沒也。雖日正始羣賢在朝。黃秦見三公。羣翔並闕。追想其奏篇大廷。華紳文雅。據梧揮犀。石渠東觀。質健排折。泯然逸矣。所餘著書。名章大論。煒煌照世。其樽俎折衝。款款名勝。高閣新倡。以使酒清言。融金石。成鬼神。咸開離騷。幽春白雪。總將勢駭。其風流雅尚之盛。吾人所欣珍。實天下奇聞。嘉聞也。嗚呼。東阿豆萁之敏。子敬菰葦之愚。四明開情之賦。三公度曲。與此何遠。嘗竊評之。黃太史鐵礪精。體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棄鋒鋒。有佩玉之雍容。秦校理落蓋駐。天心月魄。逸格超絕。妙中之妙。讀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見前宮中。處言近文緩。高處新現。勝致。朱莊三歎。要覽皆自成一。種委致。故考其才識。皆內重而外。物輕。淳至曠達。學無所遺。水鏡萬象。謝道勢利。漁獵陳。發為新雅。有謂富貴。罕能名之。三公同相照。並駕而馳。聲稱彰於天下。斯文經緯乎一世。漢唐秦。歐劉裂無稽之徒。煥矣。吾儕。生風。吟。劇目。煥心。編文字之。昔謝安石中年傷於悲歎。與親友別。作數日惡。王右軍曰。正賴蘇。竹。陶。寫耳。嗚呼。吉。日。良。宵。皆主。醉。飲。筵。前。時。難。使。曠。世。橫。阿。之。倫。求。諸。意。之。相。和。窮。詩。調。之。抑。揚。上。激。青。雲。游。散。吾。輩。胸。懷。所。謂。陶。寫。也。揚。俾。耳。熱。鳥。吟。鳴。五。噓。狂。歌。亦。茫。渺。耳。烏。能。述。此。而。成。耳。耳。非。牙。牙。安。知。幻。妙。之。旨。答。曰。三公之詞。非專玩而獨。鑒者。實四海九州有識之士共焉。故予言而不憚起耳。

跋伯時二馬圖

先祖黃門喜馬。陸王韓道跡。龍眠集三馬見貽。效之者三人。其風儀雄傑。皆可任健銳。三槐所取。始天慶之。也。兵火後。粉繪羽化。惟絲字。庶堪在。今觀此。勢。驚。風。威。俯。展。慨。而。已。紹。興。辛。未。秋。五。蘇。籀。跋。

書輞川圖後

余懷務。空。倦。浪。俗。浮。世。煩。促。海。涯。敗。度。甄。道。涉。筆。占。位。不。謀。食。息。願。釋。此。而。清。其。思。即。西。進。止。寒。暑。間。遊。搖。手。而。弄。儼。舒。動。足。而。隨。皆。驚。詰。侮。客。難。遠。荒。絕。何。津。願。設。此。而。新。其。說。有。憐。而。示。之。以。唐。王。右。丞。輞。莊。矮。紙。圖。披。閱。屬。爾。清。然。慕。之。按。摩。詰。開。元。詞。宗。張。助。江。之。客。孝。友。補。說。畫。畫。絕。世。仕。而。隱。歸。其。區。處。門。閭。樓。臺。山。新。奇。嶽。嶺。今。卓。哉。嘖。遠。騷。人。之。思。也。其。疏。舉。二。十。許。處。城。塢。園。坂。皆。字。上。遊。編。管。綠。杏。木。欄。聯。欄。茶。英。沂。澗。楓。柏。江。落。篠。簹。嶺。北。南。湖。堤。露。曉。煙。澗。層。巒。遠。跡。人。之。處。沿。涉。信。步。隨。適。之。適。臨。清。池。柳。翻。碧。波。樹。白。石。萬。翠。金。屑。少。飲。千。歲。橫。機。爲。里。吟。歌。擊。響。辛。夷。爲。車。桂。舫。自。舉。有。用。故。割。之。林。善。

衍遠條之。固山居之殊勝。詩眼之讀。披如此。予壯歲游藍田。不暇更覽。用古。良可恨也。蓋城市熾熱。泉石寒涼。往往負炎。捨冷。誠知。得。勝。非。粗。不。在。極。少。深。湛。高。蓋。驕。馬。豈。若。柴。車。烟。艇。賦。於。平。余。老。矣。辯。論。著。造。不少。貶。而。解。顧。何。益。焉。游。止。溪。山。希。真。泰。伽。斜。川。愚。谷。誠。不。易。可。圖。也。玩。味。默。存。其。間。無。欲。隱。之。願。又。無。顯。最。高。明。之。暇。林。端。水。次。并。香。綿。幕。何。容。阻。礙。巖。谷。過。風。光。素。雲。自。相。倚。倚。絢。錦。之。賦。菟。裘。之。餐。真。與。羅。綺。乎。此。矣。主。人。既。以。斯。畫。見。贈。置。之。坐。右。朝。夕。寓。目。抑。流。覽。養。恬。素。爲。幸。豈。細。也。耶。金。穴。羅。室。之。家。玉。照。象。牀。之。席。無。施。於。邱。壑。矣。紹。興。辛。未。孟。秋。眉。山。蘇。籀。題。

雙溪集卷第十二

啓

代謝呂丞相啓

右某。蒙恩受前件差遣。已於某月某日赴上。訖。分安。僻壤。自便。養病。祇奉。恩光。仰煩。造。物。體。轉。沃。若。溫。節。慨。然。撫。民。夷。風。俗。之。殊。幹。山。澤。財。幣。之。夥。詳。味。獎。予。恐。懼。叨。隆。伏。念。某。少。不。逮。人。老。未。更。事。初。無。進。擢。之。望。終。冀。而。良。之。稱。華。省。振。綱。窮。達。失。子。哀。悼。所。迫。衰。疾。相。仍。懇。個。一。陳。光。榮。曲。假。此。意。伏。遇。某。官。帝。所。寄。寶。王。佐。異。才。社。稷。元。功。掃。閭。閻。之。氛。校。那。家。保。望。補。資。職。之。工。能。國。是。定。而。紀。綱。明。兵。勢。強。而。姦。邪。伏。計。鼎。鼐。而。顯。赫。大。南。治。以。挺。銳。致。茲。一。介。之。微。亦。獲。寸。長。之。效。量。才。受。任。藏。疾。包。荒。某。敢。不。收。晚。暮。之。桑。榆。增。太。山。於。版。露。庶。幾。一。簣。以。補。萬。一。過。此。以。往。不。知。所。措。

賀張樞密啓

伏審。誕。慶。辰。全。付。樞。衡。復。辟。云。初。論。功。第一。黔。黎。大。慶。將。相。調。和。獲。此。具。瞻。榮。逾。倫。等。竊。以。北。邇。未。復。謳。歌。允。歸。南。渡。疾。趨。環。衛。羸。弱。值。汲。黯。之。在。外。顧。公。孫。如。發。蒙。髮。生。雙。闕。之前。援。乏。它。師。之。助。介。甲。而。呼。者。爲。吠。堯。之。犬。伐。鼓。而。奮。者。揮。誅。錯。之。戈。孟。賁。駭。于。狂。童。神。龍。制。于。孽。虺。大。地。尙。賴。於。邦。國。朝。廷。豈。乏。于。仁。賢。皆。力。稱。而。勢。孤。雖。心。非。而。口。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使。趙。重。于。九。鼎。周。太。尉。以。一。呼。之。和。安。劉。氏。于。

太山古常有之。今則復見。伏惟知院樞密。剛大憲乎天地。忠義一於死生。有且莫千里之才。會春納百川之量。步武霄雲之上。身名北斗之南。梓敬者百列城。聲飛仁者之勇。同心者三大帥。汗流烈士之顏。若王正位於法宮。將士悉還于天仗。見股肱爪牙之助。察脂韋首鼠之徒。消惡運而遏亂原。抑姦鋒而奮誠節。解腹心之疾。而罔施靈。除城社之鼠。而不假靈燭。天下隨之。軍中肅若。深悼艱難之國步。共思英毅之王臣。願得失存亡之際。非蓄縮鄙凡能辦。以閣下妙齡之人傑。立朝端允代于天工。必進仕于元台。益更張于治具。中興可觀。大業彌隆。相與命圭。分因當于得免。兵機國事。目不見於全牛。念祖宗之法度可循。講賢哲之建明未泯。何止江南之王謝。定配中原之管。願藉桑梓之坤維。仰節旄之公府。方且揚眉而吐氣。不勝榮目而愜心。歡欣交通。歡詠不足。無任為天下喜忭之至。

賀謝參政啓

伏審入覲嚴宸。延登近朝。虛襟前席。咨大計而條陳。運規從繩。獲真賢而柄用。巖石增峻。飄風自南。立政平章。同心參貳。竊以左右洪造。執持大權。弛今日之憂虞。請當世之備禦。可為痛哭者非一。如解倒懸之未蘇。天子思治勵精。志勤宵旰。元臣遠納。良告刀衡綱維。武夫肅。始矣偏見。文史遺。疾哉淺聞。廟堂須不世之才。著德成往。事之失。實符人望。宜亮天工。恭惟參政相公。斷金制。絕處超。誠邦國遠大之體。得軍旅信伏之心。論思代。窺伐苗命。說之作。紛排難。舉射聊。喻對之辭。惟其正色而立朝。固已折衝而御敵。仁厚惻怛。斟酌參。微之。時。官。擢。精。華。致。豪。傑。與。起。之。助。太。平。之。資。尤。寒。勤。庸。之。盛。當。然。猶。入。道。不。優。尊。門。為。愧。蠅。室。之。瑞。久。矣。伏。所。牛。角。之。歌。新。蒙。採。總。時。趨。直。轉。離。斷。福。無。勞。可。言。有。願。自。效。風。俗。四。維。之。克。舉。對。嘉。片。說。之。必。行。竊。聽。倚。毗。佇。觀。施。設。王。度。金。玉。共。式。昭。於。儀。音。人。材。而。萃。益。廣。開。於。賢。路。仰。頌。之。喜。敷。述。難。工。

賀宮中丞啓

伏審東年夏。擢領風憲。任隆獻替。用又拾遺。當大有為。蓋非常調。多士攸。前修不亡。竊以道不虛行。人惟舉類。念昔烈祖之輔。有如鄭公之賢。門。然。則。望。卓。爾。廟。食。赫。非。鼎。彝。著。明。後。昆。實。似。其。淵。源。世。俗。豈。知。其。勞。勩。取。效。家。之。成。效。在。高。位。必。仁。人。溫。故。益。新。象。賢。崇。德。典。刑。有。自。茲。訓。可。追。今。海。岱。失。于。太。平。而。於。黎。黎。其。當。產。約。己。陳。錫。將。以。收。敵。愾。之。心。公。聽。使。能。將。以。建。勳。與。之。業。此。意。其。切。厥。功。惟。從。容。訪。道。之。求。類。非。俗。吏。之。事。必。明。哲。同。于。山。甫。而。剛。大。比。于。孟。軻。其。智。辯。足。以。平。厲。陪。其。仁。強。足。以。道。美。志。汎。應。曲。常。無。類。至。公。伏。惟。中。丞。妙。講。規。模。深。識。靈。輿。塞。講。匪。躬。之。節。高。奇。足。用。之。文。論。思。甚。確。而。朝。無。闕。遺。執法。尤。明。而。士。知。趨。向。聲。郵。傳。於。天。下。諒。輻。輳。於。上。前。定。傾。不。平。制。勝。未。戰。求。懿。德。而。肆。時。夏。總。彙。策。而。殄。妖。氛。諷。鬼。姦。魂。巨。靈。轟。於。白。簡。散。材。泛。觴。小。吏。稍。洗。於。丹。書。知。無。不。言。尤。副。殊。容。位。鄰。授。路。邊。補。擬。漢。之。大夫。進。參。調。元。副。任。方。今。之。近。例。竊。相。為。君。子。所。與。陳。聞。長。者。之。風。讀。先。正。之。書。愚。不。希。其。萬。一。拜。高。軒。之。日。理。有。契。於。三。言。瞭。然。超。軼。之。蹤。率。爾。狂。狷。之。作。慶。咏。之。切。敷。染。奚。殫。

賀宮知院啓

伏審不奉龍休。擢司密察。聲望。瞻。益。深。凡。在。在。休。與。有。榮。耀。竊。以。有。世。臣。者。所。謂。故。國。建。明。德。者。其。後。遠。人。豈。特。為。附。奇。異。之。觀。實。能。任。邦。家。輔。相。之。美。以。才。業。之。絕。異。正。名。位。之。尊。隆。無。替。茂。勳。復。仍。舊。貫。嗣。朝。廷。之。企。盼。厭。華。夏。之。傾。瞻。惟。茲。有。武。之。要。掄。思。得。佐。時。之。機。略。雖。列。豆。填。典。之。事。吾。儒。守。文。而。難。鼓。金。革。之。間。諸。將。易。得。指。世。大。安。則。有。道。使。敵。遠。道。則。貴。謀。頃。刻。微。差。安。危。所。係。呼。吸。生。殺。最。處。尤。難。折。衝。於。帷。幄。之。間。度。兵。于。枕。席。之。上。六。奇。五。間。之。策。可。應。無。窮。九。流。七。略。之。術。何。所。不。用。是。山。文。墨。之。士。自。許。驅。馳。之。勞。側。聞。登。庸。實。允。允。允。伏。惟。樞。密。端。明。性。與。道。合。意。叶。才。周。閉。戶。搗。蟻。已。儀。式。文。王。之。典。前。席。獻。納。實。啓。沃。高。宗。之。心。有。長。園。家。之。令。名。以。安。社。稷。而。為。悅。約。身。屏。操。比。虛。懷。真。之。清。因。事。建。言。若。廟。望。之。正。歷。簡。附。櫟。之。美。痛。繩。僭。偽。最。詳。馬。校。之。施。獨。予。善。類。務。農。蓄。聚。訓。兵。俟。時。以。代。謀。為。奇。功。以。自。守。為。進。取。馴。致。遠。夏。之。修。好。庶。幾。調。晉。之。復。歸。度。越。前。芳。非。但。無。愧。竊。末。品。下。秩。綿。力。散。材。不。因。筆。楨。之。儀。文。莫。錢。於。羅。之。附。倚。意。向。殊。切。竊。竊。難。周。

謝閣門下相公啓

伏以樂陶德門。寶。竊。頌。過。形。薦。曲。被。於。憐。言。重。鼎。鑄。光。生。腐。朽。飾。說。嘗。于。百。里。載。名。致。濟。於。三。公。自。緣。顧。念。之。乃。致。恩。知。之。深。竊。以。自。別。于。常。人。者。必。有。高。節。辱。知。于。大。賢。者。並。抱。殊。能。雖。求。之。乘。田。委。吏。一。間。而。其。輔。世。安。民。之。具。十。難。稱。惟。才。鮮。克。堪。蓋。古。今。致。理。之。權。公。卿。報。國。之。志。獎。擢。之。途。忌。隘。引。之。門。在。寬。拔。十。何。得。五。猶。半。將。以。備。委。任。之。大。甘。徒。掠。好。善。之。名。方。今。智。勇。俱。勞。寇。攘。未。弭。宜。助。華。之。澤。而。明。俊。德。分。禹。稷。之。憂。而。建。勳。勞。裁。成。執。掌。之。時。始。由。舉。措。之。當。凡。有。為。而。有。守。皆。因。明。揚。誠。無。黨。而。無。偏。豈。容。魯。鈍。此。蓋。伏。遇。官。使。門。下。相。公。丈。丈。自。得。者。極。中。所。履。者。深。深。家。傳。亞。聖。之。風。世。濟。哲。謀。之。寶。尤。協。一。德。恭。謝。萬。機。居。常。綠。竹。以。為。經。不。惟。毀。家。而。成。國。發。聖。而。事。舉。綱。綱。巧。而。功。深。建。無。處。於。事。官。四。攝。生。十。應。氏。直。諫。無。隱。會。聞。汲。黯。之。召。還。未。俗。未。敦。宜。使。楊。公。之。頌。川。恢。闢。風。化。保。養。道。黎。捨。我。其。誰。考。慎。其。和。留。意。人。物。振。起。綱。維。大。下。將。被。其。休。功。國。勢。始。從。而。安。固。竊。願。下。秩。流。落。塞。下。希。昔。仁。賢。讀。古。墳。籍。羣。喧。卑。之。俗。狀。困。喪。博。之。儒。紳。既。蒙。品。藻。之。優。足。改。朋。儔。之。觀。益。祈。博。約。無。辱。提。攜。不。問。衰。窮。眷。殆。倫。於。竹。肉。在。夫。吳。味。願。終。効。於。金。分。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閣門啓

右。被。命。天。闕。改。官。海。邦。未。聞。貴。語。之。誰。賦。忽。觀。除。書。之。騰。播。繼。承。開。府。說。欲。登。門。請。驥。仰。高。已。云。積。歲。舊。雲。附。德。官。獲。素。心。道。路。交。欣。願。儲。增。發。伏。惟。知。府。安。撫。待。制。儒。術。先。覺。朝。論。咸。推。辭。綺。心。精。才。高。行。峻。宜。處。廊。廟。之。上。暫。淹。藩。屏。之。繼。東。在。淵。衷。益。當。委。重。蓋。備。官。風。俗。之。利。病。得。以。為。條。教。之。弛。張。旋。節。備。臨。何。止。昔。權。之。惠。鄉。村。所。在。斯。為。寶。錦。之。榮。翕。然。大。慰。於。風。謠。何。特。鄙。凡。之。受。賜。竊。願。下。秩。官。秩。最。卑。崎。嶇。隨。牒。之。行。艱。苦。喪。家。之。狀。無。任。自。給。待。祿。紆。首。幸。遇。寬。明。稍。於。衰。朽。庶。殫。風。夜。有。補。毫。分。

謝帥司舉啓

伏念每懷。及。寡。過。未。能。特。達。飛。章。貶。屈。羣。臣。荷。瞻。矚。之。明。想。忘。蹤。跡。之。誠。微。廣。度。包。荒。深。仁。扶。弱。懷。微。

愧汗。僕友改觀。竊以時運艱難。才識淺乏。惟用能可以致理。故懷國莫如斯賢。邀劇孟而拜尹。遂事其可。緩其樂。而王。勢固宜然。筦庫之卑。本何關於算略。判司之秩。但稍擬其久淹。既獲大田。亦兼啟其。禮。則勳勳。不遂。于疾風。拔十。于五。收。慮千。豈無一得。而甄選之已。何事。為之可。稱。此。蓋。伏。遇。某。官。簡。邸。案。與。新。招。多。知。往。事。拾。甲。乙。之。科。第。通。接。名。流。鼓。事。之。文。儼。花。蘭。葉。方。人。之。論。雖。枯。吹。牛。聲。飛。九。牧。之。先。恩。決。八。州。之。內。惟。符。魚。之。條。教。復。桑。梓。之。黃。髮。朝廷。方。倚。其。才。吏。士。顧。其。德。豈。乏。鄒。湛。之。輩。共。登。元。禮。之。門。擬。以。空。疎。棲。沾。清。舉。獨。歎。歐。陽。流。落。餘。生。深。何。何。城。雖。無。取。力。薄。不。足。以。承。緒。業。使。拙。不。能。於。謀。稻。梁。親。承。海。青。仰。止。莊。和。孤。事。寡。予。世。俗。之。所。忽。遺。舊。聞。不。忘。新。議。之。所。詳。味。半。已。至。於。不。惑。道。應。得。於。少。分。惟。有。進。修。是。其。志。趣。念。裨。益。之。效。淺。徒。銘。刻。之。心。牢。策。蓬。蒿。鈞。為。山。學。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迎柳進啓

右。宿。伏。念。一。去。門。闕。十。更。歲。律。遠。適。空。谷。渴。見。華。夏。之。衣。冠。願。親。除。書。肅。振。霜。臺。之。聲。采。仰。高。有。素。佩。風。載。欣。竊。以。遠。民。履。屨。而。難。安。諸。僚。乘。間。而。驕。發。取。以。寬。恕。則。愈。生。茲。抑。之。悵。心。慘。乎。疎。夷。則。累。及。無。辜。之。衆。撫。隨。道。使。指。奉。將。獎。意。于。遐。方。果。得。香。英。壓。塞。清。刑。之。重。寄。豈。弟。之。誠。尤。驚。惻。但。之。實。愈。致。伏。惟。提。刑。中。大。龍。圖。窮。經。最。明。思。自。得。負。抱。佐。時。之。略。相。涵。絕。世。之。姿。校。理。秘。文。卓。榮。諸。儒。之。冠。制。煩。將。濟。幹。旋。五。路。之。儲。遠。朝。廷。胥。吁。之。時。處。祠。館。消。遙。之。濟。玉。堂。鳳。閣。方。且。登。躋。金。節。耀。水。復。還。舊。物。倏。然。素。著。之。名。續。卓。爾。輝。臨。于。吏。民。朝。論。共。推。典。情。咸。悅。筆。端。甄。品。屬。城。格。嘉。於。六。條。柱。後。惠。文。羣。冠。豈。勞。于。併。按。猶。願。生。無。似。驥。尾。叨。榮。佩。伏。知。情。不。忘。造。次。但。深。欽。發。曷。究。惻。懷。官。守。所。拘。台。旆。殊。遠。

賀富樞密啓

伏。審。出。輪。揚。命。近。輔。隆。賢。樞。政。處。中。樞。議。密。勿。禮。秩。甚。重。身。遇。更。光。竊。以。副。胥。吁。之。求。則。無。疑。乎。殊。寵。妙。裁。成。之。業。乃。得。位。而。可。欣。蓋。論。定。于。鄉。校。之。游。談。望。隆。于。將。士。之。節。制。蒼。生。懸。命。相。經。理。之。遠。圖。有。誠。快。心。情。先。正。之。遺。烈。赫。赫。愈。著。新。新。不。窮。致。茲。邪。憚。國。之。私。人。使。寇。攘。回。慮。以。革。而。裝。度。進。而。朝。廷。市。召。伯。成。而。下。心。事。伏。惟。樞。密。知。院。中。大。務。古。制。今。懷。仁。中。義。以。道。往。之。略。承。天。曉。以。不。倦。之。智。收。人。才。司。耳。目。於。臺。端。言。必。有。中。贊。心。得。於。授。路。知。無。不。為。慈。深。實。之。誨。雖。靜。積。之。學。應。對。鄰。敵。折。衝。伐。謀。備。禦。盛。秋。據。險。知。要。惟。其。卓。學。之。片。曾。無。官。繁。之。輕。咸。具。爾。瞻。無。出。其。右。支。傾。補。綻。正。九。伐。之。綱。維。端。本。整。禁。慰。萬。方。之。機。渴。善。和。增。氣。所。章。舉。行。鹿。鹿。山。甫。之。賢。不。忝。丞。民。之。雅。爾。附。于。龍。津。驥。尾。鼓。于。風。舉。鴻。軒。念。多。事。之。且。平。獨。空。賢。而。自。愧。同。獎。王。室。咸。用。九。牛。之。一。毛。走。巖。台。所。尚。須。十。駕。於。千。里。敢。辭。裴。整。之。陋。將。恐。桑。榆。之。枯。欽。咏。之。私。最。榮。笑。既。

謝程殿撰啓

伏。念。欽。承。嘉。惠。誤。玷。殊。私。度。廣。包。荒。恩。多。內。恕。修。辭。警。納。愧。汗。惶。惶。竊。以。選。部。典。常。公。庭。殿。最。詮。綜。既。有。成。憲。考。課。無。失。大。綱。雖。奔。駭。凌。厲。之。人。以。為。拙。官。而。深。實。詳。練。之。士。多。出。此。後。庶。績。則。其。宜。力。也。懇。保。任。

則。其。量。才。也。審。願。藉。五。斗。更。盡。三。年。彈。竭。云。為。僅。書。中。考。即。勉。或。經。於。三。仕。雖。跌。有。至。千。半。生。亦。知。京。秩。之。微。芒。冀。脫。判。司。之。冗。瑣。猶。之。晚。進。自。以。竊。公。希。當。世。之。科。舉。豈。迂。寸。步。留。前。賢。之。和。柏。未。得。一。毫。彼。哉。何。堪。缺。然。無。取。便。令。倒。冠。而。落。佩。豈。期。結。綢。而。決。魚。非。妄。垂。隻。字。之。褒。數。增。九。鼎。之。重。此。蓋。伏。遇。知。府。安。撫。待。制。韓。公。應。祥。慎。察。微。學。停。及。物。之。誠。辭。富。韓。民。之。罪。親。典。冊。之。潤。色。援。引。古。今。知。識。論。之。津。源。多。誠。成。敗。故。能。振。將。帥。之。精。略。寬。國。家。之。顧。憂。移。檄。聯。聯。斥。埃。釋。結。金。鼓。流。衍。器。械。精良。厚。結。羣。心。茲。為。全。策。所。向。三。軍。佇。瞻。旂。尾。一。揮。衆。兇。屏。息。不。出。櫓。所。恃。機。籌。威。德。更。顯。部。勒。勇。怯。纖。悉。舉。措。深。副。倚。毗。王。良。當。車。轉。無。訛。竊。和。負。龍。刺。必。珍。奇。主。如。循。若。蹤。跡。飄。搖。燕。幕。榮。華。羽。翮。摧。秀。鸞。表。飛。馳。老。矣。轉。瞬。賤。而。有。恥。片。言。小。物。不。敢。代。帥。而。受。名。乘。心。奉。公。戒。在。侵。官。而。冒。上。循。循。乎。實。集。而。有。退。稍。捐。乎。畫。防。而。夜。思。庶。幾。屏。風。以。須。不。忝。稱。知。之。實。補。衰。朽。終。相。挺。陶。詩。禮。在。躬。豈。云。無。補。再。拂。篋。中。之。筆。仰。謝。終。出。之。維。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聖參政啓

伏。審。光。膺。制。命。參。貳。戎。司。股。肱。惟。人。典。刑。增。重。保。兵。民。之。欣。慰。符。夷。夏。之。傾。聽。溫。恭。遜。避。以。得。之。將。順。謀。明。之。至。矣。洪。惟。向。道。之。主。必。有。命。世。之。臣。稽。古。以。制。今。訂。議。而。果。斷。當。天。下。之。劇。務。昨。發。之。機。宜。首。陳。變。終。於。前。大。安。社。稷。以。悅。出。于。口。而。成。于。手。其。實。而。獲。其。名。乃。者。給。賜。路。車。虛。佇。已。久。逮。夫。入。覲。法。庭。見。晚。興。夜。重。煩。詞。翰。之。林。遂。付。機。衡。之。位。卓。然。自。結。於。中。展。會。裁。其。卷。于。宗。工。拱。揖。廟。堂。鎮。鎮。橫。濱。伏。惟。參。政。相。公。珪。璋。大。器。鴻。禧。高。標。道。有。覺。于。後。來。才。應。幾。于。前。輩。橫。風。驍。之。奇。致。備。訓。誥。之。坦。明。遙。軼。兩。京。靈。該。七。略。偉。中。興。之。石。畫。妙。正。始。之。金。聲。難。進。易。退。而。羣。士。推。提。綱。正。紀。而。萬。事。理。久。處。閒。燕。無。競。榮。光。自。得。孤。高。公。威。成。子。衆。狂。且。親。奔。衝。石。而。安。前。道。阻。且。長。却。驍。驍。而。不。御。名。望。雖。掩。時。命。大。來。管。夷。吾。治。于。高。儀。臨。罕。虎。知。夫。東。里。務。在。救。衰。而。已。亂。未。嘗。苟。且。以。即。安。陸。相。之。術。彌。精。賈。生。之。言。悉。用。下。九。天。之。膏。澤。出。萬。國。於。窮。途。神。助。人。謀。淮。漚。侯。常。武。之。舉。編。電。掃。河。洛。快。匪。風。之。思。運。籌。英。謀。已。得。全。策。並。鼓。作。于。賢。傑。致。風。俗。于。太。康。簡。仰。止。門。闕。視。微。繩。矩。誤。垂。善。誘。洞。照。空。疎。深。思。自。託。于。陶。鑄。庶。免。排。抑。于。權。批。干。彼。縣。令。飾。小。說。以。徒。勞。渾。于。俗。徒。竭。大。壑。而。自。失。敵。帝。猖。狂。于。英。豪。奮。躍。若。乎。芳。座。咸。依。德。範。之。崇。不。知。形。跡。之。害。喜。而。不。寐。允。也。大。成。玉。樹。瑤。林。畫。歸。拾。遺。朽。株。枯。枿。亦。出。蘭。芝。竊。仰。聖。哲。垂。蔭。非。寶。但。切。稱。慕。烏。能。游。揚。

迎張大資啓

伏。審。釋。會。稽。之。組。虛。講。讀。之。司。改。命。魚。符。眷。想。節。鉞。同。寅。異。簡。均。佚。民。政。之。藩。海。徼。東。南。悉。屬。天。子。之。老。維。無。緒。之。都。自。維。西。貢。之。島。夷。瘠。土。勤。民。連。年。多。事。屢。致。竊。攘。之。寇。尤。難。靖。靖。之。人。老。者。安。而。少。者。憤。非。常。才。之。所。任。虛。其。前。而。寬。其。後。皆。大。賢。之。所。長。備。吟。休。命。之。行。實。諸。中。外。之。望。誦。十。行。之。語。上。恩。惻。惻。于。撫。存。總。八。州。之。人。悅。俗。堪。安。於。節。制。威。風。單。被。諸。煩。何。窮。伏。惟。知。府。安。撫。大。資。相。公。達。六。藝。之。旨。歸。該。九。河。之。倫。類。應。廟。之。寶。柱。石。其。才。高。落。萬。乘。之。知。喧。赫。千。載。之。遇。竭。誠。論。列。百。神。聽。而。兆。人。瞻。將。瞻。謀。明。一。

穆協而九睦。鼓。網正紀。慮遠而微。誦蘇。禹汗。耕稼吉士。典誥大誥。追還伊。傳之書。政理而能。遠過。黃。之譽。出入將相。師保羣黎。絃坐論于公朝。雖久留於外服。發黷。群拜。改觀。還方。國矢先驅。叨榮。尉吏。平生珍。遊。遊。還。還。大懼。剽。有。玷。幕府。幸許。揚。眉。于。賓。次。欽。聞。溢。耳。之。歡。聲。延。跋。來。塵。頡。頏。成。廈。依。向。之。至。歎。頌。無。窮。

示徐潛啓

伏以命秩日邊。暇羽翰而干進。論碎月旦。辱聲猷而有餘。堂室高鑒。豈易贊仰。門目浩博。雖或不收。惟札按細陟之間。有辦治公清之舉。悉取魁彥。笑類循常。猶自媒包羞。冒漬貽誚。足將前而退卻。口欲說而囁嚅。免于譴彈。爲惠已甚。盛于觀聽。負愧實多。遲勉衷情。曲折布露。五仕委命。七稔喪勞。憂思乘陵。歲月二紀。兵戈遷徙。近里百程。大喪其家。接託無所。熊落千樞。掣援奈何。世方須才。時屬多事。願竭愚與乎正路。仍拯生類于窮途。事國激昂之心。孤憤曷已。陳力衰賤之際。守局胡爲。冀高位之仁人。拔孤跡于要地。尚古人之不苟祿。幸君子之弗遐遺。庶曰非愚。肯試甄寵。伏惟某官。廊度量于河海。鍾風采于雲煙。致主憂民。奉法循理。併用周臣之五善。盡遵漢詔之六條。望隆蕃宣。譽振岳牧。儲顯當代。宜冠從班。課最諸州。卽歸朝右。妙郊島爲餘事。筭班左之道芳。題品則林宗。子將知識。則鮑叔。翠虎銖稱寸度。不失毫分。弦急草柔。悉承旨趣。再令猶少也。狂簡便茲。相如之名。老矣不才。竊附子臧之義。求而後值。幸同時之有若人。漫不知非。惟等列之多美。十銓選冗瑣。難以發其器能。民政設施。粗可崇其術業。保持無吝。補報是以。稱于天下。曰已知。以揭令聞。登于王朝。而引達。果決當仁。

謝劉志全

右猶伏水燄命。保舉某充改官親民任使者。誤同竊盜。收錄芻蕘。辭避屬還。竊懼兼至。竊以陳力就列。右賢援能。考課實而事賴光。鬯彥作而品品辦。中都。有選賢之銓。鼓力州。任轉吏之明。揚人才。由是盛衰。國勢以爲強弱。豈鄙判司之冗。木蠹筵屨之卑。達于家邦。由茲及引。咨于捨牧。所幸稱後。通者必能舉窮。顯者宜於索隱。外臺重寄。所治無疆。卒歲頒賞。薦聞有幾。豈期冗瑣。在所知猶。使銅珠。增重于鼎鑪。而欬唾隨生。於珠玉。藉之壓倒。望絕陸華。巢林一拉之資。久矣安分。極市半錢之利。殊不欲爭。素無狎俗之能。安得佐世之具。寡偶希合。倦飛拙鳴。山竄海陬。平人歸于生。天寒日暮。待丹葛之當溫。汝穎田廬。岷峨松檟。固肯多于奇士。門庭咸謂之故家。鍛錄之少空名。繫劍之口合抱。悲嘶絃之莫續。號良治而何爲。方且斂板走趨。仰皇華之六德。振衣擊鼓。窺竄之一班。伏遇提刑少卿。人道醇深。秉心挺特。厚氣勤和。接下儼然。世德荆舒。學推敬向。悟宜官之波畫。似居巢之博聞。使斧抗威。百城以肅。從囊歸魏。衆公允諧。信積藁之千箱。欲扶搖于九萬。昔樂天之思元亮。妹愛陶宗之人。文舉之憶中郎。猶買虎賁之貌。或出或處。而能同心。無古無今。共歸一揆。號呵衰治。庇護低貧。永惟此思。其何以報。猶更當鑽研吏道。靡敢怠迫。格警官箴。如恐弗逮。勉自激勵。不辱門闈。求爲可知。益敦來効。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履任恭啟

有猶伏以記室聲報不棄咫尺之書東閣指延紙摩聯誦之故虛度英容優遇殊私訓誨矜愚深察熟察拳拳珍仰養謀道而非貧容容甄拔致懷刑而後惠其以光幸何以克當念古人之事賢欲盛美而歸往應對進退之末請畫指授之多師親而習專業勤而志立咸號登龍之士皆來隱豹之徒掃門執御以服勞升堂入室之尤密平時坐論於經旨他日擢升於廟朝依王公游敘之榮華仕州縣抗塵之汨沒猶一介得純十年具瞻才不副心求稱職而安在學無所就願承誨之末聞徒有耽古求善之情好節慕聲之願世不知而奚憊時所尚之爲賢希管蕭之榮途顯仇梅之末品求其遇合實難自媒譬如弱羽必棲於高松蛟龍先階于尺木蠅附驥而行地鵬積風而負天無物不然惟人猶是況今詞林之根蒂此時聖上之時者一諾如錫於千金一見如封於萬戶狐裘豈容反衣不借挽轡馬棧無取凡材何祈輒附寸長尺短稍微機構悅於見知孰不奮勵此蓋伏遇宮使參政大賢清純養素博篤通方協指紳之公言被旋冕之聽納勞勞以日及之務優游於道味之腴學識堅高謀猷邁遠斥破碎黷說之繆嗤浮躁少年之狂雅意屬於本朝羣情待於爰立天下有未幾之事週夷念昇付之諾不止居季孟之間行且已楊陳之歎洗六合而懷獲麟維四方而撫拔我救民于水火之中行師於几席之上爲家國深慮而審畫寬若王吁食而宵衣凡所賢愚於焉果指猶捨焚庫而領邑隍從事而治中省循寸進之階誠爲拙宦之喜至若提挈不聞乎棣萼吹噓悉取於弓箕曷嘗小補于纖微豈意荐叨於寵待猶敢不服膺惠貺益勉操修松累編錄增裨遠大舟駛輿壯亦祈衆力之同履履陳陳實惟羣木之助孰云小已無益高閣過此以還未知所

改秩謝資政

伏念在淩城之巔，進退命我。上泉山之巔，佩戴揜揚。就日盟雲，入朝法座。跼天踰天，被奉恩綸。黃鵠龍津，追迫遇路。知人必當，聽衆咸孚。寡乏何人，祇慄俊公。竊以鈐管千條之密，鈎考五仕之嚴。抑欺濫與僥浮，慎裁量而澄法。懷迫之徒，使其安分。規矩之士，豈不稍伸。公論夷塗，眞賢實績。假令冒昧，反玷高明。如稽者，偃辭迂純，孤編題梓。承學以詩書爲業，扞格未精。吏道以法令爲師，黽勉無害。二十五年于隨牒，十生九死于亂邦。隨月河冰，窮游最壯。蠻貊夷落，屏却未能。思所以獎王室之圖，庶幾不忝天下之士。所臨機而遇事，顧廢俯而敢辭。非博扶搖，則耕衍沃。此蓋伏遇侍讀大賁丈，淵源冲遠，器識爲宏。治豎義皇以來，若燭照而數計，梓隨岳牧之首。如鳳舉而鷗養，嫌媚上前。神用卓絕，雄飛朝右。風旨英華，鑒精授之至和。消戎醜之姦孽，喪變過庭之誘。拳拳隨履之勤，不憚題詠。見顧豈無其本末，未諸補益。狂猖政賴於甄收，虛徐進寸之階。昂錢直尋之勢，塵埃冠劍。吹拂有待於牛公，習謨聲歇。減放必資於楊子，幸阿峻之廣納。使品彙之備成，厚義所存。小禮奚川，汙泥涅。屑之後，氣融管樂之前。器使不造，願究上臣格天之業。區別素定，亦使小草因地而生。恭惟負鼎之心，實軫納溝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腹胡椒

竊以提綱而萬目起。欲食者烹魚。歸式而百節全。願求者善馬。累累勞劇而始得。多多並蓄而後收。物理

當然人品納是周南之歎未已。冀北之羣豈空。使榮賤之勢判然。則視聽之知眇爾。互掃除四海以爲度。調一萬彙以爲心。聖賢所以驅馳。風俗從而趨就。嚴嚴赫赫。高位固有常尊。勉勉退退。遐遐思有所試。凡挾發材之柄。必卑知人之明。相期仁義之途。相引事功之會。附炎喪貴。則凡庸之所貪。向道佑賢。乃豪傑之所願。聞大公而廣博。奮至鑒以昭融。甲第朱門。何厭篋橐。軍符侯印。各祈代更。芻蕘肆言。屠釣寡合。豈習熟卑隆之仕路。而鄙陋恬曠之山栖。入吾選中。易於籠絡。居吾術內。罔或遐遺。朝廷不可以空虛。天工殆急於分治。拔十五而半獲。得者一于已知。勤禮貌推。甄隆題品。天下喜樂。人皆往歸。寶儲彌隆。緩急難用。蓬棧梁杞。合輯而成廈。臺萊考紐。蔽覆而爲山。朝無曠官。士無失職。此自古類能之効。以人事君之誠。不由狂途。亦復何說。忌之則往而不返。抑之則汗而自若。樂同歡讎于泥中。恥並伊優于堂上。毀裂冠冕。欣尉林邱。臨事而嘆乏才。治國者奚所賴。藝菴不保。茲軌奈何。隨塵埃糠粃。草野間見。夙有事道之慕。久懷量力之心。妄意古今。自待者敢不厚。繆收義理。俗說者非所攻。居多長者之游。許予不凡之操。咀嚙腐儒之執藝。酣咏素王之典彝。小彈缺而悲吟。夜指枕而太息。蓋常處約。自守泊如。分終爲樞軸之民。無復視朝廷之列。談王霸之餘策。意廣心勞。遇管。脂之亞流。汗顏血指。非有陸生之新語。又如皋春之便宜。何以少屈華簪。遽叨後乘。以嘉魚善馬之賞。或凡麟炳骨之容。上冒坏陶。口舉槐棘。今明主勞精於復古。口東於陟明。殿帳前經。儒查重席。獎遇忠義。網羅放道。圖辨從容。舉直措枉。所擬難查。念功計勞。昔晉元中興。多搜中邦之世胄。逮宋武北伐。亦賴江左之人英。砥礪百官。係屬三府。樞密閣下。登翼鉅亮。斟酌裁成。積學高文。冠乎當代。潛計默識。準於古人。戮力一心。革士風之淪薄。銜命萬里。緘戎醜之服馴。綽然表異之權。開六丹肯之信。賈生之學相埒。君叔之勳未授。介立孤標。智辨寡二。方且極變訕之洪業。體伊葛之處心。三命益恭。百度咸理。至於好古而信。求善無厭。雖居功德之崇。略無所抗之累。故摘近者忘其疎遠。飾其顯愚。拜排奉承。神思消發。宜在擢而不省。孰謂高而難親。徒步貴門。計拙百僚之下。擢衣末半。蒙問五載之淹。使其忘故園之思。不至劇寓公之窘。微願易滿。小憤即酬。租給燕旨。不恨枯槁。道前修而譽盛。德愈加令聞之光。試家法以補明時。庶幾先達之訓。非所望也。敢悉布之。亮惟垂矜。稍緩誅譴。

賀趙相公啓

伏審寔廷敷號。經府策勳。首冠冢司。瞻臨右輔。蔡公襲承于處決。含生鼓舞于設施。朝廷意許。國勢增重。凡居大下。何曾小事。餽以國之隆興。必有命世之佐。士之光顯。蓋逢知己之君。磊落殊常之委。得于考慎。特達難酬之遇。矜于經綸。帷帳時咨。廷臣莫比。爪牙宣力。廟略居多。逮戎醜之攸寧。嘉指縱之成効。臻德口口之賞。寵褒特異之功。恭惟某官兼文武之官。好帝王之學。操持綱之大度。守補袞之小心。白簡霜威。霄落姦邪之膽。追車日下。再掌宥密之機。副叶虛懷。從容爰立。霖雨未敷于三日。羽檄香至于百函。調勝安邊。俱用休環之晚。御軍御敵。悉皆德裕之裁。威令嚴明。將士奮勵。逐他僭盜之類。落吾術數之中。解服。爲樂郊。決發抗手俄頃。方且扶口口論。削匪事之屬階。撫輯黎元。爲百年之長慮。熟講全策。以防盛秋。富民振兵。實舉措之優裕。治內脩外。道條畫之無遺。以我自守之餘。無厭進取之計。符移汴雎。知劉子之

不足摘。表餌則荒。見黠磨之將屈伏。尤囊中與之貴。捷疾亨泰之剛。簡仰止門闌。寄辱顧盼。恭惟格天之
輔。譬如涉海之舟。不容一木之或虧。豈有一夫之不獲。尚祈草芥。亦與甄陶。欽聞休命之闕。倍切輿情之
喜。

智張卷政人觀經筵啓

伏藩掖。傳急詔。欽想。嚴裝。馳赴金華。異等殊渥。紫綬黃閣。虛位以須。中外樂聞。士夫交慶。竊嘗備官屬。企慕光塵。忝荷軒輶。倍切欣喜。竊以明主好要。理世須賢。惟晚時咨。春秋起廢。招延舊德。開濟遠圖。慎人物之評。求討論之益。上遵先定。僉言允諧。蓋貫悉古今。故能爲萬世之慮。博約經術。乃厭服羣士之心。其在當今。無逾執事。伏惟觀使侍讀大資。柔嘉維則。信美且仁。莫際波瀾。藝極奎奧。高文典冊。挽回正始之音。經武振兵。尤有中興之策。夙參大政。未究研謀。愈練典刑。不擇劇易。凜然岳牧之首。蔚爲議論之宗。惟憂國殷渴之心。見給兩難之日。至符款爾何之傑。訓詞褒韓漫之勞。輟保質于藩維。俾左右於天造。贊襄于規隨之際。斟酌乎獻替之間。建功名於鼎彝。形歌頌于竹帛。再念竊能扶三載。待次一官。大喪其家。託跡無所。詎落干戈。攀援奈何。敢懷儼凱於超陞。自安分限之涼薄。惟流落之未艾。迫屢空以難堪。仰止高明。未遂遐。使霖雨徧潤於枯槁。丹霄翔于羶魴。拯拔窮途。允歸洪造。殫竭頑質。少答深恩。

賀張卷政啓

伏簪上卷僑勞復還大政命傳疾置問不食詣道路欣拜於鋒車指紳屣詠于綸紵惠繫國體甚盛民情
前古建極之君至精考慎其相風雲感會霖雨敷施雖天縱日新之姿亦人謀弼諧之助恭惟治本要在
得人梅賾循名較修量知驗於已試東其真才莫如孟子之恭王必曰仁義亟召程之而峭亮同濟艱難
迫促詔召參陪道一凡密勿邦家之務待時咨國老而行相時會通若虧受寵伏惟參政和公金玉王度
書諸帝謨留峻烏臺詞高龍禁快議無隱礙世之旨清節無華幹國之器若安世而簪筆持橐如次公而
增秩賜金以萬姓勞苦爲憂以四海焦枯自任著書傳道履聖域而優長重席談經參睿學之高妙文士
宗其題品武臣賴於撫循寡悔與尤當世誰比或出暨處底績見知數移百六之秋速際陞平之日督勵
耕戰寬恤閭閻頓振綱維善厚風俗拯遺黎而逐簞食資左衽而係長纆尤副淵衷之懷果慰天下之意
霜萎傲管似此得君而成蚬蚌命舉豈曰安民之易陷風事芙蓉之府樂逢桃李之蹊被指拾臨難之餘
犯而登校僑瀟沔照臨之末公生至明竊惟屏退之蹤豈忘致非之禮於恤孤拙祇恃仁恩欽想于衷數
鴻災既

賀陳參政啓

伏審光奉宸章進陪國論誠告週欽欣交通伏惟慰竊以內修外攘之艱大勞小廉之後惟道德才
謂之醇固所以拯患而致祥惟將相士民之協和所以同心而造事忘於斯者或昧其術謀於斯者或擴
其權大政之幾非賢不乂必也抱魁壘之質挾清警之資故侍凝旒則聽納被知逮居黃閣則貲恭竭盡
算多而勝業廣惟勤中國倒懸告歛能解生靈淪陷援手釋憂如通閉破結發越人之桎梏若引而致遠

韓趙父之樹銜。在指置之錫錄。係安危之視。故應廟虛位。妙米清忠。招神公言。吳如執事。伏惟參政資。嘉絕異。規略最優。沈涵仁義之淵。點翰詩書之圃。典司八憲。宿學儒宗。勳績六經。每舒皇眷。夙夜匪懈。密勿贊佑之功。諷諭從容。啓沃多聞之益。韓厥爲人之不黨。子產臨事則慎辭。國蕃祿而世表儀。帝股肱而天筆舌。報榮昆而翰海。微巴蜀而射。倚馬操觚。祛迷決。尺一有中和之氣。方隅誠。聖之心。布繁悉化俗之言。播委曲。離之旨。陪。造。之。古今而處便宜。而補遺闕。允執大柄。光輔明時。殆將致主于唐虞。自信許身之稷契。引類而真賢舉。而治功成。而源流。素所蓄積。猶風叨獎飾。幾免牢愁。綸綍頒行。喜而不寐。光塵眇末。仰之彌高。綿宇蒙庥。倖哉造物。餘波所澤。盡出生成。素整枵疎。豈道賤。頌之切。敷。榮。榮。

賀趙丞相再入相啓

伏審被召。東來。歸。注。清。更。而。發。立。探。黎。庶。之。公。言。東。賢。允。念。于。前。勞。用。再。先。于。元。老。誕。屬。半。號。皆。慶。興。情。竊。以。協。一。德。而。冠。羣。公。維。四。方。而。調。品。食。夙。契。風。雲。之。會。幾。過。于。戈。之。虞。近。遠。心。勤。務。繁。日。淺。效。著。聞。于。詳。試。積。功。究。于。成。能。欲。盡。其。施。設。之。方。必。假。以。淑。月。之。久。遐。轍。調。羹。之。手。豈。仲。負。負。之。心。條。得。失。之。將。然。均。籌。之。可。倚。增。廟。室。之。嚴。選。還。題。柄。以。編。綸。任。責。不。平。尤。願。殊。遇。非。惟。僕。附。相。公。舉。尹。望。之。術。助。堯。舜。之。明。恢。恢。乎。宜。然。之。而。炳。炳。乎。付。授。之。際。榮。理。精。一。察。玉。衡。之。端。按。轡。邦。家。無。金。匱。之。缺。過。實。將。勇。當。朝。國。之。召。公。民。吏。吏。循。斯。長。化。俗。之。揚。播。惟。用。意。之。高。遠。故。圖。畫。而。必。成。解。中。原。之。倒。懸。配。前。修。之。奇。士。簡。自。惟。陳。元。晉。誤。生。成。一。至。何。補。于。門。闥。即。日。十。萬。千。轉。吻。執。事。根。蠶。之。弱。亦。謂。霖。雨。之。秋。倘。一。觀。東。閣。之。英。將。稍。釋。衡。門。之。嘆。日。者。編。策。之。意。時。哉。幸。會。之。期。陳。作。之。誠。數。以。笑。既。

賀富中丞啓

伏審弄印。登。首。膺。職。任。專。席。朝。右。祇。陳。觀。瞻。應。傳。郎。許。義。當。以。伏。惟。某。官。聞。見。遠。大。體。履。醇。深。談。王。霸。施。以。究。古。今。要。術。將。皇。明。之。思。治。奮。直。諫。以。輸。忠。陸。陸。義。以。隄。防。承。舊。敝。由。原。本。官。於。黎。于。疲。瘵。登。典。章。之。闕。遺。沐。雨。霽。風。不。愆。講。義。提。髮。吐。哺。唯。在。用。賢。天。地。之。間。氣。浩。然。而。不。撓。出。雲。之。下。身。獨。當。而。弗。辭。敷。文。章。而。契。上。心。建。統。緒。而。定。國。是。亦。端。言。動。袖。釋。倚。相。之。良。右。掖。調。一。潤。色。鄒。倚。之。博。一。舉。出。守。三。節。而。受。命。延。閣。於。置。生。揚。耀。難。忘。於。杜。榮。初。貳。秩。宗。之。綿。蕞。遂。執。風。憲。而。糾。綱。悉。協。朝。會。豈。谷。子。敢。薦。卓。然。天。獎。如。裴。度。召。來。方。今。形。勢。搶。攘。夷。虜。變。詐。所。貴。先。勝。之。計。結。爲。滅。賊。之。香。俟。廟。堂。端。特。有。德。而。獲。天。助。制。敵。致。勝。雖。不。戰。而。屈。人。兵。殆。將。竹。馬。傳。勳。宜。胃。吁。之。志。分。別。忠。佞。爲。月。日。之。評。切。當。世。大。機。紹。前。修。序。緒。無。我。而。副。公。望。計。國。而。非。隱。情。人。曰。康。哉。邦。其。庶。矣。論。分。甘。山。藪。望。絕。昭。赫。逮。夫。休。命。之。揚。豈。勝。不。寐。之。慶。付。仁。賢。之。變。理。舉。明。主。乎。升。平。正。始。返。於。風。規。知。舊。與。其。齊。澤。欣。頌。之。至。敷。榮。榮。

雙溪集卷第十三

啓

代仲虎兄回將揚州啓

右某啓。叨。上。詔。俾。代。王。言。恐。遲。莫。迫。兢。營。禮。措。愧。我。朋。好。稽。謝。附。牘。况。夫。爾。衰。之。家。朝。紳。所。屬。發。處。朽。鈍。有。相。顧。評。其。燭。火。依。日。月。之。明。摩。吻。造。帝。風。之。假。念。憂。思。飄。零。之。志。數。討。論。潤。色。之。文。謂。之。稱。職。充。家。無。能。爲。役。期。於。致。君。及。物。但。切。疚。懷。切。兢。兢。于。清。規。顧。代。敢。煩。于。妙。斷。至。多。極。美。無。乃。過。情。某。官。軼。鄙。杜。之。能。總。商。假。之。學。以。博。聞。而。直。其。誠。以。宏。才。而。肅。外。羣。淮。海。相。於。撫。循。朝。廷。之。所。欽。注。必。歸。益。聞。實。堪。師。言。台。并。可。期。即。駕。四。驅。而。入。奏。絳。水。好。因。當。十。幾。而。寶。誠。感。佩。實。深。敷。榮。榮。

上樓仲虎啓

竊以文粹。餘。致。成。而。川。濟。大。鼎。銘。格。佑。儲。任。暨。皇。興。大。資。正。始。之。英。自。結。容。文。之。東。賤。本。末。栖。此。桑。粉。遐。隔。絲。綰。之。徒。稍。際。青。雲。之。附。頌。文。章。而。瞻。德。茂。接。旨。趣。而。觀。儀。刑。賜。超。白。朋。見。榮。高。戶。下。風。引。領。未。至。掃。門。清。餐。沐。燕。息。之。私。猥。干。主。記。道。古。今。盛。美。之。譽。準。擬。前。修。上。臣。事。君。在。雅。懷。之。素。舊。尊。賢。道。宜。仁。者。之。位。高。爵。門。不。拒。於。病。羸。亟。謁。更。增。於。默。慕。參。陪。省。府。陞。擢。大。僚。出。元。常。而。贊。國。內。似。仁。傑。而。撫。河。北。刺。投。櫛。比。于。進。後。塵。爲。吐。春。溫。甄。明。前。意。逮。夫。松。蘿。旋。旆。屬。里。登。行。壽。親。帶。九。牧。之。黃。金。過。家。養。五。

鼎之豐饌巨鱗縱壑以決意威鳳以輝而發祥匪曰易得之時卓爾殊常之選寔名望顯著天子倚重而齊嘒惟談貴無雙元老稽疑而取式狐白不容反衣太阿非所例持用善良則國不虛多君子而邦無難相巖巖崇峻推衡有度量之中缺缺叟求忘漁釣制義之鄙其大綱既得雖小能不遺昔國僑取不歸之委鄭事以茲鮮收博陽寬通漢之智漢邊所以稱許孫令君進善非用而勿休房元齡一物失所而不忍要在存公而屈己歸于國治而得人伏惟樞密閣下山峙庭中巍然特立洞達機心周乎內明審諦開詳夷易恬謏獲之圖與不見畛畦迺其銘銘悉當宣繁揆指神之宗向訓黔黎之具瞻平陽以隨于咸京公瑛瑛亮於益都以今究度未足貴珍獨蕭煒髦特引忘兒女之好呻吟汗簡屢省聖賢之遺性理切磨利名迂闊偶竊主詞之三載敢議作者之七人若如激而惡奇邪務搗納而尚捷直自詭林藪之浪漫不能才智之憂勞龍鍾實然雖伏何特仰止施設未聞公疎旨味粉然或求藥餌之物衆弊若若未揅事經之什倘遜近以冀闕增激昂而勉慙猶前何算于艱屨哭而尋知屑屑至卑聖或受容而受察誠自輸于肺腑殆將玷于坏墜歸依之情敷染奚既

賀王中丞啓

伏希顯膺休命，擢領南司，席經百僚，訓清衷之重委，隨傳萬口，誠望上之知人。凡在聽視，莫不欽悚。恭惟
帝王立本，建中之道，朝廷褒直，蓋下之辰，按策於無告之途，置器于永康之地，致君子小人咸遇其分，使
庶工羣品各竭厥能，寬恤疲民，無排邪枉，屈人兵于不戰，消禍釁於未萌，老成優刑，師衆動靜，虛佇諮訪
之益，尤若憂勤之深，百志惟熙，萬國必理，伏惟中丞閣下，有專通新一之學，極切磨磨之功，析蜀執戟
之元文，究舊成麟之旨，澄清恒樹，民譽攸歸，模範賢關，士風不格，不枉己以阿徇，信道而全醇，告老
投閒，窮而不憊，窮遠收失，擇且難當，初無辭職之心，寧復得喪之患，邱樊恬佚，甘獨樂于無何，杜絕僇來
縉中庸而克合，遷陟二史，超歷三臺，誠優休之圖，疏仍平津之布被，詞章藻鑒，宜與掌於文盟，誠正威風
妙鑄輪於國是，顯顯大師，郁何高談，如著忠勞，殆登疑病，然不鄙蓬蒿而捷路，因曾走車以移交，笑常情
之猥卑，見達人之大觀，僕邀小史，俯伏下風，甘何毫末之神，每借江湖之調，叨恩選取，出自稱知，誤玷闕
行，方依獎誘，褊衣坐末，或偶合於小言，仰首朝端，真難逢之嘉會，不願執轡而求宮，幸觀棹鉅以賦王，欣
戴之私，數頌難悉。

擬答館職謝啓

伏審待對北門。數陳切務。進直東觀。典校祕文。公言所推。僉聽皆提。竊惟隆儒大本。精選掄樂育之途。待士最高。號刊述是正之聘。廣經籍而考閱。得英俊之朋游。皇王之學。並列其間。公輔之儲。多從此出。某宜陸華賢路。擢爲茲林。研精黃卷之言。宜殿青藜之照。過形簡管。深認摛誠。縱披芬綯之章。欲致醴酒之養。珍藏爲幸。玩味何窮。裁謝之私。敍言罔既。

謝轉朝奉郎燧

右籍啓准詰轉前件官者。望品機微。坐澤沾被。投勞何取。加秩過優。朝澆難勝。衷情悚慄。近者緝熙盛臬。

光顯丕稱備吉獨之情文起琢磨之工伎悲惟徽宗皇帝詒謀施於罔極廣聲振乎無窮如日照臨在帝左右并跨所以固結精誠所以變和善繼祇承威靈於赫以爲節以立惠豈足以闢巨美而闡英猷加於衆名則可以紀閭閻而昭盛積蓋視府玉宰妙形容而評擬於風閣俱會議而欽崇頌述聖漢之章象瞻金縢昭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發冊彤庭弼節命使於是珪幣稱惟馨之薦廟祐虔至饗之儀作民悲先惟聖純孝幸處位著也賤有司遭逢至榮豈期嘉賜臆察不遺於卑遠責成日有于度程命日就功包寬濟務至於熙事之輯允賴公聽之明伏遇太師公相深喻誠明之原挾持禮樂之寶不以三公而易其介勸歌九鼓而俾其成前著之籌每先知而應猝造膝之語不嫌道而稍輕優如子產之擇能寬若巨源之多可勵精東顧宏溥鴻恩品彙自然得其宜自工安敢愛其力服冕放倭乘駱驛詔封博望以柔鬼方賞叔孫之兩時務補苴蠲漏興造廢遺致身爲而出河圖皆平生之素蘊殄瘁盡而拔涸鼎亦次節而垂成猶澣叨錫予之階從臨升平之節黃髮垂杖咸欣覩於隆康軍政國容頓復仍於舊貫上眷因尤爲卓越勵跡難掩其塊塊念惟牖燭之蹤喻若爲山之址苟聽其注務致思以竭才必得其官荷提攜而改觀無任依歸感戴之至

謝轉朝散郎

右繡將准請轉司件官者俟罪元錄庀工陳力偉中興盛典之舊謀攸司榮觀之遐委辦落成計功子悅
漢絲綸之側恒涉班超于瞻瞻傲夫草木之生決此盤天之澤偶值託命賜賚所恩竊以階太平而禮樂
興觀會通而聖神作豈干戈倥偬之後廢文物聲明之昭誠習肄更始之秋副致登眺瞻之榮東觀曲臺
之軌多得殘書總章衡室之聞咨訪故實誠稽古制今之際聊息馬講藝於茲循枝派而尋根源酌沿革
而求通變順達品彙統叶天人豈唐末之所知賴真儒之爰立鴻惟主上偏雕玉之龍鳳建虹霓之絳旌
三辰游旗前殿正衡之仗衛五色比象太室親視之文容翕九奏萬舞以祝南山天日澄朗製六樂三雍
以納和氣遐邇允諧董叔孫謀薦要務則漢高知皇帝之尊張純答昭引經而光武定祿命之義昔號喜
會今固昌期典章著明英髦雜遝抱國謀鉛鋟而訂議者殆國倫向戾之儔執斷鑿並編而精新者必歐
冶工倕之侶裁成悉具尤嗣資成殆將比三代而符同何特超二漢而融赫猶繆督監掌展究格恭懷敗
材傷錦之羞祇注瓦鎔金之戒幾希廢扁顛輪之誦敢萌辟祿徐疾之心幸無吝竄之嫌各竭精能之佐
侍上仁之淘汰俾下情之奔趨悉皆樂職之常姑免鄙儒之誚近蒙奏最逐玷恩光再惟太師公相稟
明磊落之姿佐游哲皇極之主嘉謫猷之凝遠據美利之無窮大節大勞冠映前後一心一德致理清寧
從容兩社之間進止弗失尺寸倉卒萬難之會酬酢不改色聲貫穿流略而潛函師範羣儒之視傲自得
乎度數紀律之表研精乎載籍根本之元發端古文贊翊洪造緝熙辦畫和洽光明矚神孰不盡乃心供
庶亦使同其利念枵腹遡疎之迹探膚末冒進之勳假借鉅收庇廕迂拙獨方且激昂志見警策事爲叩
聞懷殷未爲報效執經授道久願依歸上特寬洪恕其庸懦

樓辟幽

伏念親仰椿楨。日朝右。履殿軒。趨詣門闈。珪璋宜瑞於宸廷。符節每翔於外鎮。雖託冗吏。遐寓下廕。麻大府而承流。選小邦之倅乘。屬爾更代之始。唐突典記之曹。香綠侍從如冒。發露狂斐而無避。伏惟某官英概特立。幾識挺生。文武兼資。貫澄清濟。濟物之度。中外迭口。有偶。值曜世之奇。牧書馬而伏馴。俾亂絲之條。才藝第一。當冠從臣。政術絕倫。久淹侯社。近者海邦。極動以資。略而任分。憂軍國諸。唐統督而莫要。劇金珂畫角。珍蜂蟻於立談。羽檄捷書。勳地鼠於。八州調。三方悉平。信廟堂之知人。窮室旋之念。即隆名器。以答勤勩。利。殊常。方且析介圭而。穿豹尾之。被卓爾之殊恩。贊郁乎之文治。猶貪。新方。永逸之規。觀。府從長之。衷情。往。竿。願。莫。陳。

迎吳中啓

伏審明輪妙。康。按。詳。刑。親。覽。風。俗。之。宜。布。宣。詔。令。之。意。疑。霜。被。節。甘。澤。隨。車。凡。在。庇。麻。咸。懷。欽。跂。伏。惟。提。刑。中。大。郎。中。體。履。鴻。懿。持。操。淵。澄。發。遠。韻。於。朱。弦。清。清。于。蘭。露。國。梁。棟。而。民。儀。準。詩。老。成。而。易。丈。人。案。陰。道。愛。於。口。山。曉。乘。全。臨。於。閩。部。雲。粉。粉。星。列。於。中。直。指。補。衣。威。震。雄。於。天。下。微。范。會。之。端。委。致。綠。林。之。豎。奔。人。境。抗。旌。遠。邇。皆。悅。出。教。屬。邑。民。吏。肅。雍。蟻。錯。識。評。喻。若。秋。茶。之。密。游。刀。辯。盡。溫。然。冬。日。之。和。清。節。不。寒。廟。堂。子。召。期。非。遠。展。展。來。能。道。道。而。橫。經。岐。持。臺。而。簪。筆。縉。塵。勞。元。吏。漂。寓。爰。聯。引。領。使。塵。先。於。星。而。快。觀。依。歸。民。譽。仰。高。山。之。誠。懇。欣。慕。之。深。造。次。問。述。

同發解舉人謝啓

伏審秋闈選。擢。芳。廉。秀。之。林。貢。籍。能。書。地。驚。青。冥。之。路。有。司。樂。育。鄉。黨。推。賢。狂。淋。腹。題。過。垂。龍。海。伏。惟。解。元。先。輩。研。六。籍。之。魁。士。奮。一。上。於。英。鍾。睡。手。雲。橫。仙。桂。空。於。月。窟。榮。觀。玉。節。風。雷。化。於。春。官。勳。勳。及。期。公。室。受。道。頌。之。悲。數。述。笑。輝。

衢州張舍人啓

伏念近者解。龜。新。命。易。倅。大。邦。值。中。和。樂。職。之。秋。屬。右。移。更。代。之。日。願。附。青。雲。之。素。敢。陪。阜。盛。之。游。天。幸。適。然。官。途。優。調。伏。遇。知。府。舍。人。待。制。文。盟。蔚。苑。人。瑞。國。華。口。副。春。求。極。當。年。之。束。倚。分。憂。重。委。付。陪。輔。之。屏。藩。奉。計。雖。許。於。三。年。偉。業。口。博。於。九。萬。高。舉。忠。肅。悉。振。起。乎。懦。懦。公。大。懿。醇。不。苟。沽。於。名。譽。銓。鍵。惟。謹。雍。水。興。謠。俊。柔。貴。勝。之。口。淵。敦。崇。禮。義。於。防。範。縮。豎。浮。流。寓。彈。缺。歸。來。依。披。吏。道。之。宗。師。仰。止。詞。林。之。根。蔕。所。祈。祥。口。尙。幸。樹。微。將。慕。之。誠。敷。易。既。

衢州交代林通判啓

伏念昔陪朝。籍。並。出。位。著。之。聯。恐。避。換。州。祇。踐。仁。明。之。獨。自。惟。歷。迹。每。獲。雲。麻。伏。遇。交。代。通。判。守。丞。冠。冕。朝。倫。毛。羣。民。表。修。飾。治。績。振。能。聲。英。妙。武。州。執。出。高。能。之。右。口。移。更。成。政。路。舊。政。之。宜。馳。登。清。規。欣。趨。幸。會。揚。劍。津。之。捷。批。旨。賴。同。慶。製。柯。山。之。芝。蘭。自。茲。借。潤。願。交。之。懋。染。翰。曷。輝。

迎衢州知府章郎中

伏審詔恩成命。授。委。休。嘉。發。輔。殿。邦。清。選。英。重。地。接。行。朝。之。次。舍。民。孚。隣。境。之。甘。棠。持。節。斯。來。扼。車。允。治。

伏惟知府郎中。承。奉。勅。於。廷。右。久。佚。樂。於。侯。封。冠。門。闕。於。其。書。儼。朝。紳。之。領袖。粉。閣。迴。首。啓。臺。閣。之。榮。途。金。節。按。登。肅。肅。肅。之。儀。俗。根。藝。學。於。敏。諒。裕。風。力。於。繁。難。詳。諸。通。方。警。放。適。當。功。名。顯。耀。方。且。鼎。來。嶽。嶽。藩。隅。匪。藉。峻。陟。縮。輪。聆。華。聞。官。叩。鈴。鐸。既。周。旋。於。惠。慈。又。貶。柱。於。音。謨。不。意。抗。塵。之。迹。縉。叨。別。乘。之。榮。照。關。所。因。參。陪。良。幸。頌。詠。之。切。攀。述。罔。殫。

回江少卿啓

伏念引。嫌。避。地。換。鎮。暨。州。邦。國。不。空。兼。倚。賢。侯。爲。重。獄。市。所。寄。分。安。俗。吏。之。勤。九。棘。移。書。五。雲。拜。賜。輝。華。蒞。室。喜。動。蓬。心。伏。惟。使。宮。中。大。少。卿。炎。漢。子。真。之。才。華。西。晉。稚。川。之。襟。趣。資。清。秩。峻。羽。儀。平。步。于。天。京。禮。備。樂。純。劍。履。周。旋。於。郊。廟。天。將。降。任。身。享。壽。康。謬。蒙。前。聞。繼。起。威。震。於。賢。業。捐。紳。推。子。聲。華。籍。甚。於。班。聯。琳。館。湛。研。丹。臺。密。邇。獨。層。儒。自。晒。晚。官。思。歸。布。氣。蟠。枯。疊。所。受。款。建。官。發。曠。敢。望。盛。方。可。聞。霄。壤。之。始。元。無。礙。突。與。之。榮。燭。

婺州錢龍圖

伏審光。騰。選。倚。榮。奉。蕃。宣。冠。內。閣。之。鴻。名。專。輔。邦。之。重。鎮。輟。耳。目。之。傑。殿。股。肱。之。隅。假。伏。英。風。翹。舉。碩。望。恭。惟。知。府。龍。圖。大。中。有。毗。翊。奮。起。之。績。得。功。名。顯。達。之。圖。天。授。衆。才。世。承。丕。德。煥。文。華。而。外。發。勵。公。實。以。衷。誠。進。自。結。於。容。聽。退。仰。酬。於。東。任。裕。民。足。國。無。非。遠。圖。宜。化。承。流。更。觀。共。理。政。在。賢。整。祐。我。台。履。實。心。坐。數。于。新。亭。游。刀。發。矚。於。餘。地。扼。車。未。幾。輿。請。彌。佳。必。奉。堪。書。將。展。屬。屬。籍。籍。族。賢。裔。薄。官。孤。疑。難。其。籍。於。劍。南。今。僑。寓。於。浙。左。仰。高。平。風。幸。非。梓。以。爲。口。口。貳。何。厭。從。賢。賓。而。獨。臨。

建吳尚書

伏審光。騰。品。命。再。口。口。藩。榮。郊。爭。競。於。儀。刑。絳。帳。樂。從。於。辯。畫。以。當。口。之。風。望。副。舊。德。之。精。求。好。音。布。應。惠。風。翕。若。伏。惟。某。官。慈。仁。無。極。柔。輟。警。明。勤。恤。素。聞。於。天。聰。愛。口。久。治。於。民。譽。端。端。而。密。溫。溫。法。從。之。宗。工。鴻。博。而。文。嶽。嶽。儒。林。之。先。覺。雅。韻。常。優。於。厚。俗。者。乃。宜。於。牧。人。蓋。源。遠。而。流。清。由。形。直。而。影。正。方。且。來。宜。美。意。班。寬。大。之。世。咸。奮。獻。爲。歌。中。和。之。什。密。結。深。知。於。黃。屋。豈。淹。揮。翰。於。紫。宸。虎。符。一。應。召。擢。伊。邇。驅。程。九。萬。資。略。難。量。籍。籍。籍。治。城。特。紆。顧。盼。其。爲。扶。保。實。逾。等。倫。

睦周尚書

伏審光。騰。褒。詔。寵。昇。近。藩。東。漸。虛。股。肱。之。邦。中。臺。輟。喉。舌。之。老。摺。紳。選。承。而。舊。若。吏。民。隸。附。以。誼。誼。遐。被。車。塵。想。旌。旗。伏。惟。某。官。窺。古。今。之。奧。適。時。務。之。宜。超。冠。素。崇。之。曹。馳。來。陸。嶺。攝。空。清。瑩。之。長。注。倚。精。詳。爵。秩。達。年。而。九。遷。才。具。一。日。而。千。里。委。重。文。昌。之。樞。委。以。公。食。之。民。瞻。究。宜。周。變。之。能。加。崇。牧。伯。之。柄。會。齊。甚。渥。召。節。俯。仰。稽。聽。鄭。履。於。朝。端。官。獲。親。近。買。寶。積。於。部。內。實。賴。惠。慈。仰。存。海。之。盛。緣。形。庇。麻。之。僞。冒。其。爲。欣。幸。殆。逾。等。倫。

迎吳中大啓

伏審昨被詔除。近。登。符。守。任。優。舊。德。榮。屈。雅。口。凡。百。爲。僚。尤。出。幸。會。伏。惟。知。府。中。大。公。清。良。弼。方。重。嘉。讓。

剛。疎舉昂。拔出倫萃。絕編汗簡。洞澈根源。高過秦。喻蜀之篇。宮仙漢。北都之製。瑞相好文。景實。畫之故。實。姚崇舉正。觀房。魏之便宜。念天下未獲之事。指設設施。搜海內無窮之材。鉤深引遠。奏御贊書之訓。大辯英詞。夙夜府府之誼。深圖宏斷。練典常權。變號該治而貫通。或澄正改。更析羣疑而發切。便蕃助近。煩。藉。閱。詳。外。懸。九。功。內。苞。一。德。談。笑。規。隨。之。際。雍。容。造。化。之。工。權。衡。效。驗。於。三。階。鼎。錯。調。鑒。於。六。氣。裁。成。聯。發。其。素。蘊。扶。持。有。振。於。斯。文。再。念。簡。晚。托。雲。麻。稍。承。風。旨。借。勢。豈。云。於。借。譽。附。義。愈。親。於。附。賢。欽。同。中。外。之。所。宗。致。忘。榮。賤。之。殊。等。游。上。宰。之。門。闕。皆。明。廷。之。孔。覽。幸。世。隆。平。逢。年。亨。會。區。區。僑。習。老。未。引。忘。繼。成。小。知。匪。幾。一。得。更。祈。予。進。乃。獲。依。投。焦。卷。根。芽。仰。鴻。沓。之。霖。雨。應。埃。冠。劍。俟。披。拂。於。德。風。嘉。願。之。衷。敷。述。罔。罄。

履判府張參政

伏審判府參政大資。榮分瑞節。作鎮嚴邦。詔命嶺南。與頌歸藏。伏以任倚元老。日及忠勤。體祝宗工。均昇勞佚。治理優於重寄。資秩懸於清華。未聞惟範注圖之隆。固有鼎鉉絕倫之遇。恭惟判府參政大資。道侔。德。履。學。貫。典。墳。鶴。路。鵬。程。駐。凌。上。俊。絕。之。首。天。靈。鳳。閣。冠。朝。中。之。班。周。雅。老。成。之。典。刑。魯。語。述。作。而。信。古。賦。屏。鸞。諸。之。量。庶。替。彌。縫。之。才。補。衮。心。精。貳。公。積。著。勤。業。更。新。於。大。受。經。筵。密。侍。於。清。光。出。蓋。憲。舒。百。辟。宗。其。模。楷。著。宜。屏。翰。列。郡。陳。其。規。繩。魚。符。之。問。鼎。來。歡。呼。之。聲。相。屬。豈。圖。慶。句。有。此。道。逢。簡。係。籍。小。生。邊。嶺。資。佐。願。慕。王。之。風。旨。奉。同。鄉。校。之。民。瞻。吏。士。深。和。郊。關。相。慶。輒。當。敘。板。於。下。道。庶。幾。企。佇。於。前。塵。龍。坂。臨。高。學。臚。局。展。

履陳參政

伏審光肅。詔策。延貳台司。命布幅員。譽洽朝野。伏惟履。竊以往諸邦柄。卓識注意之賢。參求國成。允矣。濟時之傑。副代工之三事。必費鉅儒。擇聖教之中庸。莫非至道。泥運鈞而俾又。石投水以因。符虞典。以齊命。合契周家於盛際。恭惟參政皇。聖恩。思。謝。酌。研。幾。照。微。塵。遠。龍。圖。當。世。度。宏。誠。優。閱。機。務。親。視。而。敏。詳。誦。典。故。淵。源。而。弗。厭。出。入。金。華。之。闕。從。容。玉。符。之。班。稱。職。當。官。陪。聖。恩。輝。絕。域。稀。好。之。持。鄰。壤。綏。懷。常。伯。銓。綜。之。精。益。開。龍。圖。益。者。區。區。外。轉。去。嚴。密。通。聯。汲。汲。本。朝。復。鑒。及。重。任。須。知。新。畫。東。記。荷。勞。嚴。防。缺。子。小。知。食。議。期。於。大。受。調。羹。中。和。有。體。諸。度。正。始。高。風。攬。總。清。門。進。退。神。益。有。言。有。績。無。黨。無。偏。處。心。存。忠。恕。之。懷。除。吏。廓。思。皇。之。量。贊。教。化。而。美。風。俗。興。禮。樂。而。弭。兵。戎。方。且。錫。鼎。勒。銘。衣。勤。闕。之。顯。赫。越。麟。圖。繪。著。補。佐。之。隆。平。振。業。範。世。之。全。人。率。風。稽。古。之。能。竭。遠。猷。明。著。盛。美。鮮。儔。安。祈。洪。鈞。倍。超。愚。分。庭。居。朽。德。險。阻。長。途。乏。劣。孤。窮。攀。躋。無。計。居。二。瀾。七。旬。之。夏。憚。九。江。三。峽。之。行。敢。明。叨。竊。之。心。實。欲。便。私。之。計。願。徒。真。於。近。地。移。老。病。而。憫。於。親。休。生。成。之。慈。庶。脫。如。沛。之。患。故。稱。賀。之。末。簡。陳。悃。款。之。鄙。情。祈。冀。爾。今。願。生。仰。偉。哉。乎。造。物。意。金。傾。吐。筆。嶺。荒。蕪。碩。賢。之。歸。數。驗。笑。既。

賀王樞密啓

伏審榮膺中詔。進任西樞。凡預臨游。概有光幸。竊以中興開廓賢路。徽猷遐倅。變化鵬鳳。駕馭龍虎。騰騰。

驥於大路。翔鸞鴻於紫霄。嘉注奮庸之俊髦。咨諏考慎之詳諦。彈一心以體國。申公議而得君。啓沃智辯。之哲謀。揆揣幾微之圖。贊贊夙夜之忠。篤明明。賢實之聖知。恭惟樞密相公。清警昭融。冲裕高特。學推。神。笏。道。著。嚴。廊。蘊。拔。萃。之。委。副。典。常。之。獎。容。慈。來。需。信。效。輯。成。倚。馬。仙。掖。之。贊。書。批。鳳。淮。南。之。視。草。密。勿。兼。官。於。起。部。清。切。備。直。於。右。垣。裁。定。朝。章。演。訓。國。紀。金。鑾。密。旨。真。瑞。世。之。典。彝。玉。清。討。論。信。代。天。之。喉。舌。委。繁。樞。提。著。述。之。柄。任。黃。閣。主。文。藁。之。盟。奏。篇。機。鑒。於。帝。謨。封。章。緝。熙。於。王。度。斗。杓。掌。武。無。假。惟。人。鼎。好。用。和。非。賢。弗。又。正。始。之。開。博。備。太。平。之。基。愈。隆。越。石。偶。遭。於。晏。嬰。淳。光。遂。服。乎。鄒。忌。筋。骨。隨。意。源。本。柯。樞。擅。揚。甄。藻。以。英。明。咀。嚼。經。濟。之。能。事。珍。策。重。計。終。非。腐。功。師。律。將。符。鈴。鈴。熟。講。官。儀。士。範。衡。石。精。明。詳。味。渥。恩。尤。旌。盛。美。竊。能。更。川。峽。之。成。即。安。琳。館。之。祠。近。傳。好。音。下。風。驚。喜。附。詞。林。之。根。節。託。鈞。量。之。軒。輊。綴。陳。載。之。言。難。寫。依。依。之。意。

履賀參政

伏審光肅。詔冊。擢瑞柄司。備鼎鉉之贊。調。際。風。雲。之。威。會。龍。圖。廟。廷。之。右。地。諸。將。嚴。廊。而。與。邦。奉。惟。履。出。恭。以。參。政。某。官。殿。內。無。雙。士。類。欽。戴。錦。京。辟。雍。之。行。藏。載。義。縫。掖。之。人。英。一。聞。登。知。十。之。治。淹。五。行。累。數。萬。之。閱。覽。按。經。籍。之。成。效。隨時。運。之。適。宜。斟酌。裁。量。敬。昂。廉。慨。老。成。如。周。雅。所。謂。調。一。載。孫。卿。之。言。青。鎮。敷。陳。啓。迪。通。天。之。解。金。華。納。海。該。詳。紹。祖。之。規。鍊。達。發。明。論。萬。機。之。理。致。宜。慈。雅。正。字。百。辟。之。衷。承。倚。委。宗。工。扶。持。國。是。嘉。猷。副。宸。心。之。恒。可。珍。策。先。衆。臨。而。聯。聯。論。文。武。之。遠。圖。諸。戎。服。之。情。高。算。多。每。茲。於。人。意。樽。前。能。折。乎。微。衡。作。股。肱。忠。智。之。尤。爲。社。稷。公。誠。之。鎮。莫。匪。皇。王。之。蹟。研。暢。周。孔。所。懷。豈。特。如。仁。之。前。修。宜。號。與。王。之。聖。輔。蓋。日。辭。繁。而。避。地。每。新。晴。靜。而。投。閑。肯。先。以。優。待。於。儒。宗。似。季。其。道。崇。而。文。翰。有。議。擬。方。乎。先。哲。非。常。卓。爾。而。過。倫。極。其。所。建。之。高。明。孰。測。殊。勳。而。茂。績。將。底。至。治。展。盡。異。才。一。德。不。同。千。載。符。契。簡。卑。屑。不。侵。論。思。老。勤。鶴。鶴。體。微。街。賢。非。稱。驥。驥。名。混。疎。野。招。尤。敢。忘。時。義。之。知。傾。軀。酬。接。必。冀。扶。搖。之。助。脫。驢。見。收。頭。領。須。假。於。鐘。鼎。焦。桐。終。借。於。河。海。願。見。魯。衛。之。士。齊。賦。邱。樊。之。姿。冠。劍。塵。埃。簡。版。登。燭。香。飛。履。尾。拭目。附。符。

履陳僕射

伏審光奉冊。進路宰席。顯近詳試。協贊度恭。蓋心齊鑒而股肱良。由陸康運而室皇峻。復金鑑之表。加玉鉉之利。享先志定於當陽。治言食於口正。造膝計議之藩。審爰立慶會之非常。概有識知。符同疎賀。恭惟本朝。虛佇以圖贊邦治理。褒錫於口瑞世真賢。忠智接策而執權。容文前席而贊納。上下相須而相濟。聖彥相值而相求。不棄乎樞軸紀綱之條。密勿乎章程課駁之訓。坐論對時之務。柄揭援拯之力。蘇海內之倒懸。次第六奇。詔計。制中原之左任。雍容九合。廟功。料敵伐謀。應機全仗。異士。攀雲附翼。同寅莫匪。鉅才。生民將樂於華胥。羽衛佇歸於洛汭。持衡尺照乎帝載。儼端委代於天工。致主意諸。庇人彌夥。伏惟集賢僕射相公。純粹元精。稟監神岳。間出挺生。於拔萃。淵懿自得乎時中。光明顯融。講一新美。該典竊理。世之具。廟廊朝循道之規。兼四科而有光。論萬機而至悉。可以應無窮之資略。故允出益辨之彌綸。諸。

審顧遠長缺每彈竿版小智欣屬之切歎發奚碑

迎知郡吳侍郎

伏審詔音新渥使符舊邦天豈鑒裁奉方隅之殊東地官劇柄虛發輔而後賢聲敷道遠欣溢鄰境設想旌旗之色掃澗甘棠之陰恭惟知府待制侍郎懿實光輝淳誠暇裕調達士林之標矩雍容國器之珪璋論議建明適宸衷之虛佇枉直獻替欽柱下之威稜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諸允酌王度而裁國制幹運機通調軍賦而節貨泉錄詳取予究稽清之重委無中外之密疎聰子淵宣布之謠流次公豈弟之政期召節之何遠奉奏計於片時簡風蒙庇於雲霞久假伏於風範心誠素依於惠愛氣合馮願於趨承引領貴關經裁訥啓龍坂可登之際毛穎無盡以陳

迎丁侍郎啓

伏審出給選選剖竹頒符擬獎倚之貴遠昇股肱之上郡簪紳愛戴道路光華凡在蔭麻孰不敏狂伏以知府侍郎某官慈顧印之廉仕彰顯璋之清能黜陟善惡之顯拜嘉閣名品卷聯上列之英圖例持憲而橫經亦分髮而制綱精嚴詳審之老手該廣允切之則才惇仁民取吏之條懲正躬公聽之政旋節部伍談笑而齊肅朱墨移檄紛錯而有倫聲實軒騰何止餘陳之望謨畫淵懿超出黃之前編樂事豐稔綏綏封部非因刀筆之末位曷表景仰之衷情恭惟高明不見疵議

陸越帥吳侍郎

伏審光華輪旨妙東鎮東顯拜惟新柄彙文武會齊榮獎器倚功能權均九牧之雄任總十連之要建旗植榮列城遵總於聖承飛檄頒條庶政格新於撫御勵禁國之精采詔嘉褒於盛時恭惟知府安撫殿撰端靖先勳慈良凝重天豈司會物望望隆華嚴論思章奏臻美禮律國倚之詳尤考課次公之精明重臨餘刃之何勞亟去衆情之懷懷會稽曳鉅將庶幾之盡竭驅使賜環必三公之誥召繼抱嚴廊之矩範時注彌綸之設施理體當然與談其屬伏念穠樸枵代祿造請承顏渌水紅蕖不圖幸會榮等稍略誤實空疎祇慙軒輊謙度職局更臨上術之提掖願彈下走之拙愚聞禮樂而致詩書擬職大帥之威惠秉刀筆而縛繩尺瑣尾密察之請求歸憂忱誠造次無敷

迎喻提舉啓

言念昨者際晤標表悚承警音實未容請益而質疑又未許升堂而望室留落頑薄遑遐遠嘆茲文儒博約之規平生冰炭展部使公參之禮今者幸遭陟鎮東油幕之僚拜記室泥軼之裏塵埃俗狀玷瀆高明通下走之微情斯古人之三語恭惟提舉郎中端敏昭哲士林所宗侯府公廩朝京允洽課績權衡於邦計舉職冠冕於時流銅鑄之幹浩穰朝廷之知倚辦任分參察事重按廉諮訪度諷致精力乎五善格遵庇敷察殿最於六條豈弟布宣優游有裕攀援交能納卑吏之憂趨徐聽召音佇名賢之虎變猶附山仰德補隨塞官受任權輿於代更卑飛上賴於寬政親近門闥佩服訓言嚮慕之誠敬述奚既

幾紹興帥陳左揆

伏審詔恩倚重時推良弼之名高鎮抑成衆附愛立之讓允榮華甚耀控督維雄屏毗王室之忠勤表率海隅之政理頒行旨意振激幹能屯營訓齊閭里咸久不忝陶鈞之賜將蒙調一之宜伏惟判府少保安撫大觀文相公精選誠明公正慈惠偉度當朝之柱石妙略應物之權衡經綸崇瑗之才該貫孟揚之業篤尊主贊邦之畫慰傾耳拭目之僑東注彌深寄委特渥冠先九牧之方伯不晚三吏之贊元宣化承流素同心德糾茲旌善度遐律文綱條格碩乎藩州課最優隆於江國霖雨即濡但輿論之不伸蕤水風流實吏戎之欣幸頌舊德特贊之詩歌樂職宣布之時念倅屬景仰誠心願追錄未諧迅召親依提誨奉行教條仰感欽崇荷堪欣悚

雙溪集卷第十五

辭

秋辭三首

其一
澹天高兮景微警鳴鳴兮霜曉何吳天之疾威絕千里之寸草蛩蟬蛩而更咽鳥寂葉而驚嘆息人心之浮競猶狂志而縮爪登南阜之高樓晚快觀之嘉矯手不去於楸上思胡爲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遠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登心精之雪操

其二

息依台之煥煥兮金餅凝而火流天風淒以澹兮悲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思吾人之好修揉殺蝶兮豆淡幸汚邪之滿簪居老氏之藏室揖邱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爲馬而天游悞鈞天兮帝所俯覽圓如浮海崎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崑崙縱風行而雲臥瀟石瘦而源收日昇上兮眺九山澗澗兮股股崑崙二儀之大全得三秀兮巖巖獨策馬而歸來莊莊草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飲露而與謀心八極而氣完得逍遙之至游

惟昔先正。岳岳騰揚。差肩英衛。紀於旂常。載勳盟府。短絛顯印。公奮妙齡。玉璫蘭芳。好節慕聲。蹈履允臧。出降金根。甲舍康莊。橫華異數。親儀真王。譽望器懷。指紳綽綽。魯館秦臺。帝婿蓬芒。貴戚溫文。將種慨慷。宸扈眷懷。獎予輝煌。齋鉞建旄。寄匪弗亡。符爵亞保。書社歷陽。列和相繼。班列所望。車侯累將。厥聞愈光。某獲陪從。荏苒星霜。不圖英重。鄰棄老蒼。使仰幾何。臥病在牀。一代風規。夜暨升歲。傳與子止。蟬聯不忘。翰藻如新。弔客涕滂。昭歟爽靈。此此一觴。

哭亡兄尚書龍學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十月有二月戊戌朔初六日癸卯。弟持服蘇縉與諸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兄開學尚書仲虎之靈。嗚呼。肇基二祖。穎川有輝。希古岳陳。宜哲世模。步趨治從。探討詩書。香傲闕里。吟咏而零。郊鄒松楸。墳籍衣孟。簡編積傳。吾道豈離。公弱敦敏。耽玩經旨。康成王弼。風雅繁繁。語孟擅弓。發微究體。斟酌心精。應用詞翰。爛然獨擅。洒落清製。縉袍顏巷。淹此國器。偉哉東坡。百代之師。公其元孫。家學在茲。舉朝注之。賈嘉子思。真主龍翔。百材馬悅。廟廷許衡。俞音首東。橫經資善。注記黃省。舒華發藻。不殞先紀。忠告之求。宜居給諫。超擢西垣。代大筆舌。論言雅奧。封章密勿。第七屬車。甘泉世職。請闕論事。燕閑玉色。宸官彌近。嘉開群。命實連選。三返喉。天涯地角。水陸奔波。牧守鄰邦。程路遠遄。排抑根御。奉祠婆娑。悲治解。此多塞遠。推食解衣。周給衍衍。待人孔熾。自處疎淡。克家之珍。佐時之彥。猶等無堪。友愛豈弟。採其偏長。於其不至。解手宿門。尺書相繼。竟不一面。襟抱曷既。計來西南。宗屬殫殫。陟國除。揮涕雨淚。秩大常伯。七旬何對。正一誠明。安有淪。下從高會。即夢濟美。新刻鄉粉。梅香不味。念以飲。擊。奠。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故中奉教文閣王公墓誌銘

某之先伯東坡公。先人襲城公。夙從太原伯數甫游。嘉祐文安公猶子也。以能出入持節浙部。時地危。以寬懷。詳諦。切見遠識。微之明。倭友賴焉。以為有不可及者。子家侍旁。冠而補朝。城以味氏歸焉。蘇宗石女。倫次李。公蚤仕。勞勩。晚為郎。出按閩部。資望彌峻。朝廷以城公舊德。稍公才節。圖任之意。頗然。以莫齒。非可進。為自說。退休。脫落氛埃。秩琳宮。凡五。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享壽八十有五。棟等。然苦次。謀所以葬。具行事。求為誌銘。某不容以老。勤為解。謹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祁縣。晉八世祖。為後唐。州刺史。子孫避亂。徙居單州。陽山。去應天不遠。至國朝。移家于應天。處城。會祖諱通。守泰州。州太守。中書令。曾祖。徐國夫人仇氏。祖諱純臣。任漢安懿王宮教。授。遷河東。通。金紫。光祿大夫。祖。建康郡太夫人吳氏。父諱廷老。任南。漸。左。宣奉大夫。妣。碩人元氏。所生。令人何氏。公諱。明。字子家。熙寧八年。以世資。補太。少。教。采。晉。拔。周。詞。日。課。千。言。繼。熙。事。業。令。問。發。開。於。吏。理。向。公。不。擇。劇。易。健。敏。曲。全。元。祐。五。年。任。宿。州。司。法。歲。滿。調。陽。穀。尉。老。吏。宿。將。敏。戢。變。伏。

紹聖間。河決新隄。東注。川。邱。陽。穀。正。當。其。衝。老。壯。遠。避。盜。賊。乘。間。充斥。獻。舉。朋。扇。一。日。之。間。至。十。餘。萬。本。路。安。撫。使。發。將。兵。捕。賊。渠。首。竄。伏。餘。衆。傍。徨。無。歸。公。慮。武。人。貪。功。濫。殺。非。辜。旋。榜。諭。以。禍。福。大。書。招。出。誘。陷。之。人。名。姓。于。其。衣。背。以。口。印。記。之。分。道。歸。業。但。推。首。惡。主。名。報。于。帥。司。及。統。兵。官。由。是。所。全。活。者。動。以。萬。計。徵。公。良。民。旋。至。塗。炭。以。不。自。言。功。故。無。賞。典。中。靖。國。間。辟。陝。右。茶。司。官。屬。舉。職。最。聞。諸。司。交。薦。遂。遷。京。秩。授。其。州。六。合。又。沂。州。新。泰。兩。邑。事。務。劇。民。大。服。其。政。既。去。思。之。如。父。母。然。政。和。三。年。賜。五。品。服。章。金。龍。門。背。車。丁。所。生。何。氏。憂。服。闋。通。判。婺。州。終。更。提。舉。福建。茶。事。建。炎。初。建。卒。為。亂。凡。職。掌。兵。民。之。官。束。手。歸。諸。公。誠。至。豈。弟。衆。所。共。知。一。言。撫。存。千。夫。帖。然。由。是。魁。首。就。戮。朝。廷。詔。貸。其。罪。遂。以。交。寧。除。知。泰。州。所。騎。犯。邊。江。淮。壓。境。孤。堡。守。捍。沮。遏。其。銳。以。功。遷。直。秘。閣。改。知。建。州。初。郡。中。有。招。降。賊。兵。數。千。屯。駐。已。而。復。叛。坊。市。盡。為。誘。脅。賊。黨。伺。隙。勢。如。蜂。蟻。公。徐。行。避。寇。以。仁。厚。素。著。賊。不。敢。害。上。章。自。劾。請。領。宮。祠。復。起。知。秀。州。未。幾。又。授。越。州。不。果。行。紹。興。七。年。賜。三。品。服。改。知。常。州。未。赴。開。召。拜。尚。書。兵。部。郎。中。尋。遷。司。勳。郎。中。久。之。領。福建。清。計。朝。論。委。重。陞。辭。條。奏。民。政。賦。役。繁。雜。時。宜。利。姦。禁。暴。之。蠹。上。意。嘉。之。到。官。夙。解。解。縛。盡。蠲。積。弊。檢。出。舊。人。關。境。歸。厚。建。安。歲。貢。新。茶。官。固。素。號。賢。廉。而。繼。培。苗。莽。歲。頗。不。登。循。日。取。足。私。園。鄉。戶。買。茶。輸。納。病。於。侵。擾。官。固。科。撥。荒。廢。公。始。議。補。治。區。城。增。茂。歲。入。優。裕。民。力。益。蘇。士。人。德。之。建。生。祠。像。碑。以。頌。其。美。公。止。絕。之。事。疑。上。聞。詔。陞。直。敷。文。閣。再。領。宮。祠。實。以。優。佚。其。老。遺。衣。上。陳。遠。適。士。流。興。嘆。惻。然。略。借。曰。吾。人。亡。矣。公。扶。危。拯。溺。心。如。金。石。解。紛。釋。結。信。發。於。聲。仁。形。於。色。故。亂。庶。定。本。上。臨。下。未。嘗。詬。訐。交。際。酬。酢。之。間。謙。審。抑。畏。與。物。虛。邪。故。無。怨。惡。孟。飲。聞。虎。達。之。訓。切。於。膚。染。其中。所。養。者。厚。矣。非。止。篤。於。行。世。之。道。也。中。饋。慈。慈。嫺。儀。溫。淑。故。鞠。子。衆。多。無。不。均。一。仕。官。七。十。餘。載。歷。任。二。十。官。階。至。中。奉。大。夫。勳。文。安。縣。男。尊。榮。壽。考。可以。無。憾。矣。諸。子。以。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公。於。蘭。溪。縣。紫。巖。鄉。昭。化。寺。之。南。麓。蘇。氏。令。人。附。焉。從。日。者。之。言。也。男。八。人。棟。通。判。鎮。江。府。口。從。政。郎。棟。棣。權。從。事。郎。柄。械。通。事。郎。女。六。人。皆。適。良。士。孫。八。人。銘。曰。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會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它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義超然之旨，公乃遂所解予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識公殺以日月土地爲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纖縵，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誦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誦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紅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爲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佐、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穰始議極力撙取，其間遂因，穰引陸贄閱共事，類至一百萬貫，陸師閱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權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閱百端凌虐編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請其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疑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摹倣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節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爲

遺言

眉山蘇轍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慨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爲摘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猶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

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鮑照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勢窮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賈父嘗謂公所爲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讀之，得爲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筆，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乃其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李，所以可奇，韓駒詩似儲光羲，程正叔引論語云：『兩郊行事，不啻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李之區，自反而縮，如王蔡不供，無以縮。」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稱王介甫之說，以爲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益，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曰：「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犬與鳳凰。」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兩音謂公曰：『富七獨不。』」

斷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城北極觀緼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續云：「聞吾語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勢極迫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後人也，但喜用字說，尙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擅，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免五等說，曾祖樞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幾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公讀新經義曰：「乾鐘了渾樸，倣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三篇，皆寫八漸傷於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文氣不振，偏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則錢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王于平拾遺記：「孔子生之夜，二龍也。」

猶年十有四，侍先祖顯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樂餌玩好，公泯然忘懷，一日，因公籍籍莊子二三段，公曰：「顏子章氣所吞，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編作詩文，六五年後，忽謂編曰：汝學來學去，遂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公謂編曰：蘇軾訓頌，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頭受板，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蓋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書，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慧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揮筆而下，不獲終畫，公不以爲忤，時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山圖，伺其能去，追至劍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元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公嘗與吾祖書，有廚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殺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洛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被公書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歷積遺簡中，未嘗開視，猶偶開之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讀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起之於斯，大慈圓通開記，公偶爲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范淳父雖中間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論，范誣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倖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座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貴雷州，威命甚嚴，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於貧賤，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爲愛天倫，盡棄別業在浚都，鬻之九千數百緡，悉以助葬，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剛，過軍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舊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輟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楊屋之微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楊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公蚤歲教授宛邱，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膏神之法。公言：近世學問，滿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清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未理會，猶弱齡時性，儼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東坡遺文流傳海外，中庸論上下篇，嘉祐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潛公亦須是加敬，所言當信重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勸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竹史唐質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猶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篇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經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聽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測矣。

公恬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廢和之，七十餘年，其一步，朝來詩學兒孫，夢思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蓋文章供世用，中年神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

錢觀王彦若在張文定公門下，被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被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其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錄，公極賞其文，奇嗟不已。公頤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有口上似維漢口，帝遣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遠道老意，一枝頗似維人家，稱道維家，隱歎不已，政想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若花者，德偉人也，風流追憶不遠，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楊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井碑，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其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兵火失其書，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備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及，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右雙溪集十五卷。宋蘇頌撰。案王炎集亦名雙溪。字仲滋。眉山人。轍之孫。遜之子。遜小名梁。東坡詩所謂高談付梁羅者也。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其上册稱二書。及庚申年擬上宰相書。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情者。無所不至。因深中其失。然考汪藻浮溪集。蘇軾孫符。改宣教郎。收買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蕃之烈。人門並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南宋君臣致敬蘇氏。恩最優渥。而朱子語錄。稱梁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蘇叔黨如親弟兄。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又稱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其耗而往。則某人先資經在帷下矣。又宋稗類鈔。稱買秋聲。栖國時。浙西宋漢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乃晦翁曾孫也。噫。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而欲其克繩祖武。風節文章。兩無所愧。亦甚難矣。竊又嘗賦南園詩云。花驄油壁隨輕雷。消卻冰山不復來。填土未乾。爲饒鬼。園花雖好。爲誰開。國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之。今載集中。殆暮年之作。閱歷已深。亦知冰山之不足恃歟。宋人舊秩。流傳日少。舊藏鈔本。特付梓人。原附梁城遺言一卷。提要本另著錄。謹仍之以當躬貽。聲款云。咸豐辛亥清明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雙溪集後跋

先公暨丞。繼城公。長孫也。在穎濱親炙教誨。十五餘年。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州近三十載。哀其平昔所述古律論撰。以十五卷。目曰雙溪集。并所記繼城公遺言一卷。因鐫板於獨之公裕。庶幾廣其傳焉。淳熙六六年中秋日。男朝奉大夫。權知獨州軍州事。朗謹誌。

毘陵集目錄



- 卷一 劉子十三首
- 卷二 劉子十七首
- 卷三 劉子十七首
- 卷四 劉子四十八首
- 卷五 奏狀九首
- 卷六 表三十八首
- 卷七

毘陵集 目錄

一

- 毘陵集 目錄
 - 表五十三首 跋二十首
 - 卷八 外制十五首
 - 卷九 內制四十二首
 - 卷十 啓二十四首 狀十八首 書四首
 - 卷十一 記三首 序四首 跋二十一首 題後三首 銘一首
 - 卷十二 贊二首 頌一首 祝文一首 上梁文一首
 - 卷十三 祭文六首 誌銘三首
 - 卷十四 誌銘三首 墓表一首 神道碑一首
 - 卷十五 賦一首 五言古詩十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 卷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六首 附錄讀藏二首
- 臣等謹案，毘陵集，宋張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即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毘陵集，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樂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尚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益爲一十六卷，而以妻機等所作讀藏文二篇附之于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乞修德，諸劉子史所不載者尚多，無不摭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于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黃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遽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一時之正論也。

毘陵集 目錄

三

至其薦汪伯彥秦檜。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發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毘陵集卷一

割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真經筵，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爲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編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勁兵，蓄憤奮銳，固可折箠而箠劉豫，頓楫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爲一時美觀，而未爲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封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於彼，就使克復州縣，能有保其土地而撫征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爲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爲別都，儲粟練兵，自爲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率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忤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僉庭，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逆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

宋張守節

昆陵集卷一

—

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遷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致疑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肢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資其成功。堯之用舜。而陞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舜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卽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其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陪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闕闕。不才之人。夫閭井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僥倖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我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持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至以危言上惑慈順。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墮。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恩僥倖之漸也。何謂蔽朋黨。朋黨之禍。向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彌鮮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化。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皆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為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息。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跻。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備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降福。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願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御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急之路。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問遐邇。務聞至言。竊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被庭。不當枝詞。豈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緩急。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東顧江淮。通號令。相聞。肝膽相照。車馬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盛。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歸。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裝有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使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戶。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並所用之數。責諸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輸。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開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無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緩急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蟻聚之易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我允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關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恐欲乞將應破格州縣。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即乞特降容官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軍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茲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福建路。每州備軍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鐵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資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福州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福州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鴉。已爲奇物。一鴉可用者幾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又數目浩繁無從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揮使用。他日雖贖官吏。恐亦無益。欲望容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皮膠。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錫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容照。

臣契勘錫毛本不直錢。只曰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賄貴可賂。訪聞目今一盤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稱。錫毛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抽錫毛。比見大箭鐵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錫餅。餅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敕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寧。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敕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敕宗院。各就大郡。諸運寺院或官舍。擇以充之。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為非。仰稱陛下停轍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盡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禁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誅剋。乞取仍不即時給放。因致逃亡。方陛下遣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恩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為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並賜賚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並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廢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為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阼。調勅丁寅。德音屢下。固宜操心殫行。一洗

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託故請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就死。各効所長。今乃幾涉秋冬。人自為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之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開闢戰國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南三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為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蓋貴高傑。等項之。而勦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潰。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擄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顧可緩乎。伏觀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致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為之意者。今朝廷雖有徵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尙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尚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求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頗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為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撥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為朝廷益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收。非若前日維揚。尚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散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致。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職。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籌畫期會。斷臆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勸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于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于郡守今去防秋幾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若此等無能為者新州王某是也有能而不事事者無為軍之王某是也欲乞容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請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多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益驛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尙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置防秋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頗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于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綿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盡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盧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新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和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候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御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泥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幾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慮諸光楚泗新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皆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尊崇竊恐他日遺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

令不明失于申警聊示寬恩以資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于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假援去歲陛下即位于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德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降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闕雖云變與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竝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貴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釋驢草竊時起合當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武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恤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于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城爲變本路監司因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于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雖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福留湖州趙普留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後倭大軍入境而後稍集夫以秀賊擁四百餘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于建鎮豈不滋惡松楸養成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于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頹望以爲當然臣恐他日六飛回輿而江浙之間復有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誦食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即會合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聖慈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

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應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爲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視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陳訴。稱本縣追曉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輒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壤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塌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沒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即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泛。隨即頽毀。所費浩大。實爲騷擾。具到畫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銀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爲軍興之時。官司節次。于人名下。備貸錢糧糧斛。應分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尚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皆盡出民間。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賊盜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容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緩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築。庶免騷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悉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趨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募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致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遣。知通押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歷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敵國之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歷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承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外攘。在于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夙夜。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廢休游。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順必期于正。持危必期于安。援天下之溺。必期于經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于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大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地處不迫之時。尤當愛惜寸陰。

昆陵集卷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側怛。凡擾于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于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典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審春府。當丘縣。屯駐高武路人馬。公行文移于壽春府。盧光。漳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武路人馬于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腳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爲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屢至。恬不爲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爲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爲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虛州縣不從。乃欲移重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高

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蹂躪京西。殘及陝右。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部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務在薄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宜帝用是總攝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于今日。臣言狂僭。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豫爲備禦之計。願蒙聖慈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臨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甚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強。豈能窺覷。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于此者。臣本路鈴轄張琦者。頃在僞齊。雖年而歸。臣嘗詢致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與兵攻之。決不相救。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若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衆戰。何往而不克矣。臣疾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言。惟陛下裁教。取進止。

聞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金人恃勝憑陵。爲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浒。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約以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聖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微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爲進退。時序尚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効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綱籍散亡。祖宗諡號。有司不復省記。故于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未具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僚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諡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咸悅。以爲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願隨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巢未靖。貽將來

之憂。疊殺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足。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查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于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布。責之將領。拊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于數百里外。仍又聞于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務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賣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爐之鋒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實以旬日畢工。庶不以整頓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爲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豫定。以防變遷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采。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書。中外咸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餉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己。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言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之僭竊。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乞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南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州、泗水、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汴河趨東京。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穎昌、蔡州、順昌府、廬、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穎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荊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蕪、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懷遠、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棧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真、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荊南、黃、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伴帥臣。登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于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資之募戰士。資之儲芻粟。資之繕甲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陸

下親降手詔。委曲籌策。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敵。效死弗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豫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旨。然而蒙洛未清。瑞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遠。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阻。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堅守。以爲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輻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變。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資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容慈。詔旨四路帥守。督司。指授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鑄諭切實。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豫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徐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恐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轅事官。其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渡。渡。德。魏。側間游騎。又于濟寧。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神補于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道范。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圖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于建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于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于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一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東。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渡。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願。勇于私鬪。而怯于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旗而變色。聞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一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變與南遷。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兵多。而人未。未必樂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患。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變與既動。則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揚州。又必有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

相形。故得神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于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豫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輕。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諸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偏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爲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過。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衝。出入兩關。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于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容慈。詔大臣將帥。豫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後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爲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案）此下

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猝南渡。駐蹕鍾離。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歸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偏狹。股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設法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兩三月間。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被寇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歲年。而不敢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留風棄城。或開門投降。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爲與其委城于敵。不如委之于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並徵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費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寇。解嚴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爲番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案）此下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爲急。經賦之外。猶有所徵。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已無復有異議也。伏觀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爲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効臣子之忠也。又觀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納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稍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豈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剝削。遠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剝。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爲軍期所須。亦無敢稍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剝削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効奉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干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咸竭澤以妨支費。

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資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僑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積不可備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降敕即減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追誅少延歲月則軍實所資尙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于公則藏于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備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違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臣準向嘗省劄子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于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冊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于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頃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缺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缺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尚多不敢素煩朝廷止從本州舉收收解那移借貸僅能卒歲又以去年旱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故未有支準若不求于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早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缺

乞除給上供元軍糧劄子

臣伏觀近降敕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稅斛斗轉運使盡將支撥應付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卻于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撥出本處軍糧即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以之于民德意寬厚聖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闕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頗設而所費仍在倉廩空虛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于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竄竄名雖謂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椿辦上供尙權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磨發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于當年苗米內支撥應付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撥重責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恤之意所加教恩不爲文具取進止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向嘗省劄子並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道蕭表章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琥珀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真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奏其餘珊瑚琥珀琥珀子玻璃等物津發赴行在割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于分受回割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遣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卻之以示聖明不寶遠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蠹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敢令帥司論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昆陵集卷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脈理微細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發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溫滋養其血氣絕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脈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爲得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于此則無異疾病危懼而復朝袖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于未行願爲陛下舉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于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涉大江取襄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爲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剽掠因以饑饉殺伐騰踊州縣空虛屬車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尙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

而苗傳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則必據江。浙之墟。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多陝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他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幾三程之近。垣墉之遠。偶值由涼。疾病疲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繼于道。若更冒險遠。不即生變。決致播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論秘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繁安危。固當博采羣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尙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豫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于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姑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僅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絕浮議。天下幸甚。

乞捕飛蝗劄子

臣聞京東。京西。飛蝗爲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悉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萬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搗。所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殞。歷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以時上帝顯降咎于朕躬。幸得象對曰。臣不能補理宜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譴。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

措置賊劄子

臣近奉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賊事。奉聖旨。提刑司每月奏報無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即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昨日備旨。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至奏稟。臣竊見喫菜事。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蓋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少。往往止喫蔬菜。至于事廢之跡。則流移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卻慮未必得實。則致騷擾生事。因循涵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于未然也。臣今略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既有師授。要須絕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涇縣根。勘賊。臣即時行下。令提問要見當來傳授法之人。今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二等供通。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將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賭。索食。名曰夜聚。契勘俗俗。當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聚賭。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即下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結在前。伏乞容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賊。斷了當。臣已開具姓名及刑名。錄出榜下本路州縣。

鄉村曉諭。庶使愚民稍知畏戢。所有印榜連結在前。伏乞容照。

論措置度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度賊。宜其稍有懲艾。漸安隴畝。近乃復有鍾十四。郭四開。等。嘯聚于瑞金。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兵措置。竊緣度州諸邑之民。素名兇悍。小有嫌怨。便相讎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搖。其間雖有善良。既被侵迫。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之內。鮮有良民。而又度之爲郡。介于閩。廣。江西。三路之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擊散鳥沒。無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勦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潛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奮平。如或四散。賊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許從宜招收。仍將應于境內。會爲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軍使喚。賊自便。並隨軍前去。一路至今安帖。然後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上副陛下綏遠方之意。

貼黃

所有劄子措置捕招度賊次第。如或可采。即乞從朝廷劄下江西。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度施行。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閫。屬江西諸郡。久因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願無他才能。可以自効。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懲罰。土獍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羣寇。次第掃滅。十一州軍人。粗獲安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人。乘夜劫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竊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犷悍。亦緣軍興之後。編戶死于兵火。田廬變爲丘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于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發出多于平日。而貧吏更緣爲姦。結怨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爲永事。又況今秋旱傷。因以饑饉。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還委屬官。徧行郡邑。延見父老。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奏消弭盜賊善後之策。往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蓋以著業之民。幾三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椿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罄空經費。不過催理積欠。晦收苗稅。頃會其數。以塞責。而民不勝其弊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維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寬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爲一路分朝廷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開具于後。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盤詰，亦逃亡而後已。臣與勸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優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于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腳乘之費，及有不中選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繁，臣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路發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數內江西，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台起，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番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百一十二兩，生羊皮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張，各長四寸八分，條筈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早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輸人戶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辦軍衣計十萬九千餘匹，又爲慶州南安軍不產紬絹，亦是餘州應辦州處官兵衣賜，謂之慶州紬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慶州紬絹係吉州臨江、興國、應縣各合夏稅紬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漢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裝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椿，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于人戶均敷，每匹折夏稅銀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嗟然。次年，戶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情充歲額，難處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付吉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爲盜賊，宜無足怪，而追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慶州紬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軍衣權罷三二年，應俟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債，以資官吏之利。除已具申尚書省外，伏乞容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巡尉有責而無訓。盜賊所以滋蔓，而至于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即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案，致發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曾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椿，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椿錢數，見蒙朝廷取會，致乞早賜檢會施行。

貼黃

論指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觀近降聖旨，指置民兵，蓋亦寓兵于農之遺意。臣竊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十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井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生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于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應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準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縣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道贊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瘠不同，以中等田爲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鹽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爲兵，則下戶重困矣。臣愚欲乞以戶下田畝爲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鹽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計數。

一、據戶下地主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爲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于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戶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爲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併本戶支移折變，則害必及于下戶。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戶，上戶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于下戶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以上，如有可采，伏望特降聖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與勸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新州，並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煽動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防範，臣與勸行朝所恃以爲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衝要，宜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必不能南也。萬一敵

人透漏渡淮。由光黃舒新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關。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効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効用使臣。數目雖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費國用。無補事功。爲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于親舊之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潰。亦由事勢不精。充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汰。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司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敵區。今則屬車駐于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賦。尚未修也。二聖留于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間。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楸失于保護。財用窮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憤懣。而無所稟。加以苗劉之變。生于肘腋。今雖背逆。而公肆剽掠。浙東賊然。爲患未艾。政如虛囂之人。病久變生。疴痢。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休心。未聞經濟之路。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竄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僞。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句踐。爲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爲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于陛下爲天子之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儲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躬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守關守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兩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遷陵中都。殘破都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實則失當。亦導誤近習。故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機。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齊。濰。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照。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衄。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副。而。世。忠。名。將。統。帥。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

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類。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能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祗事荅喪。誕敷文德。無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暴而降。夫舜非伐叛之謀。豈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舉世雖遙。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勸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勸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忝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處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爲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求容納。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舜等劄子

臣伏見直隸開州張舜。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該史。嘗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隸開州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博雅。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在使。無所不宜。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市舶使韓溫厚。廉靖。強敏。疏通。諫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鈇鉞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儘不如所薦。臣甘縶攀之。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孜孜。當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材爲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闕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冒言一二。以備采擇。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端嚴。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賞之功爲多。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橫。邑內姦盜悉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達。公廉強敏。將樂介于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靜。達撫諭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爲等。侵尋入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

又忠勇有謀。精于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度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並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面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誠笑可辦。臣忝辱奉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于蔽賢。伏望容慈。更加詢致。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補于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罰。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等。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劉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違事。已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為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殘破。理難選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于私。發外迫于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之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于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察其情。如臣所言。為是。特賜施行。所言之非。特加黜責。庶幾知所勸懲。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悚懼。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揚州王庭秀。建機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揚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杖。錄用所長。宜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重。幹略強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辭說。用于今日。宜盡所長。試加致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秘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督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敘用。陳東已蒙聖恩。賜理獨未會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謙遜廉靜。氣節端諒。淹州州縣。憂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為州幕。凡所建明。多能惠民之政。若蒙賞之。豈無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俾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賞之。則列。可以獎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遜。學問詞采。指神推服。才能智術。州縣錢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備蒙聖慈。試加致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察取進止。

乞特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禍。為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于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洲下大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為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為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標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

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沈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于是商賈行上水。則自無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舟稍後。即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蹤緒。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為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為害不細。朝廷向來雖于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闊遠。又士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于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昆陵集卷四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開命震駭。不知所為。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癢之則人心危。而有遷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怠。而有陵遲之患。乃于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疎。頃備位于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于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相繼。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使私之計。且復勉勉。以進。竊恐。敢謂過聽。有此超除。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容慈。追察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為心氣耗弱。舉動怔忡。兼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駭。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病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之要。武庫之重。豈臣病瘵。可以冒居。伏

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陞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即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旨。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怔忡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極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居鄴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飢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且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職。可罷之詞。屢聞聽覽。比者迫不得已。而布個誠。伏蒙慈哀。曲垂憐恤。許能中司。從外補。今復參武宗伯。仍玷近班。若止于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効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顯。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懇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舊在言路。未欲投閒。即乞一開優小州。使之自効。儘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督廢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茂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報。雖夙夜匪懈。訖無補于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艱。冒龍不言。有慈清誠。欲望聖慈。垂哀十年。惟艱之。俯從懇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衰。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複飾詞。上煩威。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俾獲善。庶幾他日。不至上累陛下春獎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武政途。備位當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憫。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輿馬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辛。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聖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迫于病衰。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廢職。所能報稱。伏念臣。備位虛。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事獨不愧于心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慰忱詞。辭禮尚優。未如俞旨。伏念臣。材既凡陋。身復羸殘。還陪政事之通聯。徒駭歲陰之

再易。臣。環顧羸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關粗安。顯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迴淵察。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前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容私未懇。尚闕俞旨。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姿。固陋之質。龍驤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勉自効。訖無補于秋毫。伏望聖慈。許罷政機。敢乞早降睿旨。檢會前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相安。陛下別有驅策。督當廢捐。以圖補報。臣無任虔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邁。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于再三。及四具奏。乞在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尤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憫。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盡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以便養病。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疎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溫厚之言。曲加存。雖捐頂踵。何以酬恩。然臣獲侍軒。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寔多。昨日瞻望天顏。具披誠。仰窺聖意。似沐。欲望聖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于此。績效蔑聞。禍過災生。疾病間作。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奏繳進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說。已蒙聖察。至謂尾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望聖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于外祠。庶少安于公議。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道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溫。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慙愚。誤被簡。閱日既久。罪戾寔多。比緣病衰。實懼瘳。輒披肝膽。上瀆聖慈。伏望聖慈。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武政無狀。招致煩言。力丐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愼斥。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于分義。不能自己。伏念臣。孤外一介。自頃召還。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每思竭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強。績效靡著。早衰多病。祿尸食。兼自。首尾五年。冀身政途。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飛語。豈復可以。而罪

長有無。固亦難逃聖鑒。言者必欲臣去。其意固非偶然。若被容留。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檢會。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者。臣以屏隔。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術。今雖處從鑒。取相保無虞。顧州縣凋殘。俯仰慙作。加以疾病。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遣譴詞。復有褒陟。不惟非才。難資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慈。追賜以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擬肝膽。新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露之恩。萬死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便郡。既還。職又進兩官。禮遇之優。近歲鮮儔。皆非微臣所敢安也。特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睿獎。入侍帷帳。首尾十年。福既過而提獎。氣早衰而補。備位無補。素餐有愆。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為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辭。至于郡寄之重。非所以。發荷。增秩之榮。不聞于近世。大懼苟簡。而失陛下垂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偏陛下慎惜名器之。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蔡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駁。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已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開命廣。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器止近用。偶叨春獎。寵任隆。比緣病。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一外祠。取。未賜允。愈更蒙收召。願雖。豈足酬恩。至如日侍清間。敷釋經旨。必資耆碩。以備諮詢。況于。明。日。瞻。豈。臣。玄。慶。病。瘳。可以。神。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進。通。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令乘遽馬前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限。越。感。涕。難。勝。臣。昨。于。七。月。二。十。四。日。準。御。前。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遵。依。容。旨。交。割。職。事。限。內。起。發。即。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展。干。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麻。茶。誤。蒙。前。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轡。而。臣。不。惟。筋。力。愈。于。晦。明。之。沴。又。以。學。問。廢。于。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咨。詢。少。俾。聖。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遵。蒙。超。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慈。明。矜。惻。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之。疾。少。差。敢。不。廢。阻。圖。報。大。恩。臣。進。通。至。前。路。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臣。謙。虛。淺。聞。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真。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比。經。三。月。五。月。之。變。既。不。預。禍。靖。亂。以。效。死。節。而。太。后。垂。憐。臣。復。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月。復。正。大。位。臣。實。慙。忤。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憲。臺。比。其。辭。免。及。乞。寬。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以。圖。中。興。願。自。効。犬。馬。以。神。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為。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他。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不。才。力。辭。但。負。重。責。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矜。察。憫。恤。僅。未。忍。竄。逐。即。乞。改。授。在。外。宮。觀。或。開。慢。差。遣。一。次。取。進。止。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觀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野安輯賑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尚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河東。以至淮甸。見在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不具。困于飢寒。竊寓行在。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襄陽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投。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蘇驗實。量支路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之人。許破格差差。赴吏部。以稱陛下嘉惠多士之意。取進止。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開命廣。不。知所裁。伏以昇琳宮之清逸。侍經幄于燕閒。日奉新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疲于治劇。仍中煩暑。拙于衛生。足弱目昏。神氣憤耗。更加勉勵。必致顛隳。不免上覆。旋。旬。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致。意。春。求。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會。前。奏。追。駁。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違。聖。旨。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觀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開命廣。不。知所云。伏以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効之時也。至于通奉容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謬。帥。一。路。既。不。獲。執。轡。約。以。屈。屬。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循。職。分。以。効。所。當。為。者。豈。有。功。勞。可。當。崇。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捍。江。將。士。不。少。資。未。備。速。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愚。臣。非。據。是。懼。亦。恐。朝。廷。賞。罰。人。得。以。竊。議。也。伏。望。聖。慈。特。賜。追。駁。以。安。愚。分。以。允。公。言。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丐。宮。祠。尊。蒙。聖。恩。降。詔。不。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詎。勉。累。月。積。憂。重。心。所。苦。增。劇。方。幸。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踴。躍。不。遑。寧。居。併。乞。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隕。圖。報。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為具奏辭免。未奉指揮。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

審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愚。不免披瀝。上瀆天聰。伏念臣本無寸長。何以辦事。雖聞警報。鑒格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勉殉國之誼。訖無秋毫。可以自効。而籌議之論。誤簡淵衷。既賜溫言。曲垂獎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倘倖已甚。敢圖奢意。未敢錄效。官之小節。隱秘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受。竊緣閣中二三年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于價錢。自合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況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功倖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疑。則臣之寵榮。過于被受。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懇祈職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慙。外積妨賢之謂。力陳升擢。上廣淵衷。所解煩機。少道官謗。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祿殿之隆名。乃備臣之極選。豈臣意所敢冒。居伏望聖慈。追疑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誤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誓竭疲瘁。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汪伯彥所薦。汪伯彥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汪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運使。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過。而其人才碌碌。固宜棄有彈劾。臣今乃于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悸阻絕。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言無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育。而微臣蟻蟻之私。何以自安。又況憂憂憂心。神志憤耗。多事之日。豈容妨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咸與外任宮觀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惶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悃。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僞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陳聞聖訓。惶懼阻絕。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況不善于汪伯彥在朝之時。而當之于汪伯彥得罪之後。則跡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鑒知。尚更俯察。職于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采納。臣雖謫戇。無補于事。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成溫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聰。臣以凡陋。誤被獎知。擢長憲臺。已踰三月。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寧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呵。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忡。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聖慈。於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堪。溝壑。尚期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聞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庸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發個誠。仰祈容鑒。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謏聞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憤耗。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丐外補。不圖簡在。就易貳卿。殊具懸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丐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懸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非清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除中書舍人。嘗權直學士院。屢蒙恩寵。自勤終。憂聖度。涵容。裁加獎擢。游歷臺省。今則復請罷職。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于此。已不敢受。況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跡。追疑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即乞仍舊通都供職。庶于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第二劄子

臣茲被美恩。擢登魁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旨。伏念臣偶蒙簡知。收置侍從。才質凡陋。自信淺淺之學。議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廢收。比由中憲。力丐外祠。繼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即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丐罷中司。非緣疾病。懸辭宗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容知。下貽議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堪溝壑。不敢輒違使令。臣無任懇祈職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疾病。丐易外祠。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相棄。非臣慶阻。所能報塞。固宜開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于私義。不忍復冒宸聽。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況緣疾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病臥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為。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得請就閒。節歲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溫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于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頑有。尚此儉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聖慈。追疑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轉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情舊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容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輪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臥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議。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懇憫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尚期歷限。同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觀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龍移近輔。咸恩載德。九隕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于五月內。曾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敵犯中原。督報遏止。義當效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即申前請。不謂疎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瘵。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益衰謝。引去無嫌。伏望容慈。俯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養。臣緣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投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醫丐投閒。未奉俞旨。遽聞警報。力疾從事。勉至今。忽蒙恩移。實為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因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病臥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譴清議。比擬暫解上流之寄。尚無避事之嫌。已背于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容慈。俯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于二十日起發。進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于近制。亦有妨礙。併乞容照。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踰。迫于衰暮。茲獲善能。仰沐殊私。至于列職祕殿之崇。增新愛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亂加峻秩。尚有危懼。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丐閒。觀親樂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觀難之時。不容臥治。欲勉自効。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病。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効。若乃大臣出入選官。雖見于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惟招物議。伏望容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駁。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驚駭。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丐投閒。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禮。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榮之渥。必貽煩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癯。追還成命。俾退司于祠館。以養疾于田園。庶幾愚分少安。奉言允稔。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伏蒙聖慈。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閣門引見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于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轉具奏辭免。續奉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鄰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備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僅或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懼。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未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就權閑越。言不能敘。伏望慈哀。俯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轉具奏辭。奉詔書不允。以臣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邁。不堪劇務。力求閒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慙。復補帥藩。況于七閩。稍遠行關。寇難方靖。民力未甦。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于私義未安。不免披訴。倘誠上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還恩命。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于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容照。

乞張說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觀聖旨。除張說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銳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昧平生。而說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于宗姻。以庇其鄉里。不特于私義未能自安。亦恐于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說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乞錄用會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撤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會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

器人。令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錄。愛勸會紆。故率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新進。待其更議。開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昭昭。旌其材錄。用取進止。

乞落丁職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職。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並無疾思。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山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奏。

移歸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開陛下移歸吳門。理宜一覲天顏。乃蒙記情。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關。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愚悃。伏望容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瑄討苗傳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傳劉正彥。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將官王夜叉戰殺。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蟻有聲。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爲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會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瑄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瑄。委令指畫。提殺二賊。實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又聞范瑄昨在淮西。嘗作書傳告鄰郡。稱毒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爲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瑄之來。必以苗傳之事勸王。因而獎用。必能効力。更乞容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于病。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途軒輊。再閱歲華。倦倦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任職事。伏緣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恐稽遲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容慈。許臣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指畫捕賊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潤州。腹心之疾也。成于諸寇。最爲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臥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爲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爲內應。則爲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惟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容慈。再委光世指畫捕賊。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則杜充將至。若聞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壽爲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容斷。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又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廢。盜賊猖獗。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潤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計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潤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計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壖。遂逼行在。殆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計者二也。或謂姓名合于圖讖。或謂相貌異于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親伺之謀。不可不計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計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計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衆。順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備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剿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竊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容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傳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指畫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收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士兵相遇。其將兵士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兵士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攔搜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將被傷軍員吳益。及士兵符昭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爲統領。官兵出以來。未付立到功效。卻將士兵兵吳益符昭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職。候領官。拘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

奏爲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教旨。

論平江府吳興劄子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文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六斗有零。甘認送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

開苗稅。越年止作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某縣見今歲綠一熟之後。雜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其力。下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數舉人戶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于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矜念本府雜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于法許人告首。罪實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割不獲實。而朱運使爲已申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昆陵集卷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容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燹。二聖播遷。聖輿出狩。南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隴。尚爲賊巢。遼寧無以鼓之。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關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旨。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務。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皆置教授矣。餽廩所出。不可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急于昔也。宣和之末。幸無救于禍亂。方今痛懲往愆。急所當先。獲車是道。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閑可授。姑欲以此。增遺滯留。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使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豈不通曉。若取策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

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圖乎。故先言斬將搢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俟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于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徇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雖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捍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耶。今謂士人多聚東南。仍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于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閑之可授。則人固息于僥求。及其有閑而不及。則人必懷于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兩賜駁罷。再取進止。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憲臣擅政。內則閣寺弄權。相爲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危殆。陛下繼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僚。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爲刻員高貴。呼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密覈。本臺接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並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聖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致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誣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于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臣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資政閣陞狀

右臣伏觀臣僚上言。京朝官竝替成資。以二年爲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尉留滯失職之士也。然于資序

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致而後陞。今若率以兩年爲任，則幾及四致，便可開陞。而資序暗陞，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開陞者必多，開陞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任，須兩任以上，實有六致，方許開陞。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辯正薛昌宋遠御筆罪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敘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爲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實爲非辜。乞嚴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于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廩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對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處，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格管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即無違御筆事跡。止坐有失申惟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其案奏開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實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經領左藏庫，朝廷急其擅權不法，罷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憤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致令退換。又令梁平嚴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均見非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宋支數限一日，具析開奏，緣行違問。又奉御筆免勘疎放，于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即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過大藩，稍已奉敕，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爲大不恭，大不恭爲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僚同官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遂以十惡濫執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觀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宜遂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開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薛昌宋詣臺訴，臣既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效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咸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因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敷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爲親戚，因其欲貸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爲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于親傳，設或康伯與臣有腹孕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于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諱聞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數實于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圖朝列，伏望聖慈，早賜寬釋，以戒狂妄。臣見以疾病在假，無任

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翰林畫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寬釋。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于私義，尚敢泣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屬望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過。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實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說少裨于盛德，知自効于孤忠，不謂慙慙，乃貽謗議。期遠中傷，蓋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嚴實于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辯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置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于智慮之不敏，罪戾積于仇怨之寢多。職當糾于官邪，身自貽于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簫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請，豈迫自爲安便之圖。正屬多難，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備蒙矜貸，未忍寬流，欲望聖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于愚分，亦旁引于人言，益督廢捐，以順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辭免萬壽觀中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王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曾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久視。兩脰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憤懣，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昇琳館之隆，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隕。伏望數奏追罷收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中內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今月十六日，奉詔許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紙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于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責，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三避免。尋聞容訓，勉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茶。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浼宸聰。況殊庭經轡，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俯默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復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司屏翰。謬布教條。念久侍于清光。亦粗知于德意。坦然明白。奉以周旋。何止楚王。拊三軍而挾纊。敢師漢吏。期千室之鳴弦。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試無狀。拜恩有加。臣聞國敗由于官邪。必借重于紀綱之地。主寵然後臣直。故樂聞夫樂石之規。茲明辟反正之初。當實祚祐危之際。要使姦邪不起。肅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遺而補過。或救盜而扶衰。如臣性甚慙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從吏役。久已散于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于憂患。以緣遺過。冒昧獎知。踐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多。偏非假寵于蓋容。何以分憂于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恩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所覽兼聽。以通羣下。鼎新庶政。方瞻落日之光。克受泰長。俾盡回天之力。致茲玄歷。亦有叨逾。戒虛美之蕙心。敢觀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尚冀謬譔之昌。或有効于萬分。誓不辭于九限。

謝除禮部侍郎表

病發自刻。念無補于艱危。量廣兼容。尚叨處于最近。循牆莫獲。踣地難勝。中興伏念臣。竊第于上皇臨御之初。久服勞于州縣。賜對于陛下中興之旦。遂叨侍于筵席。游充耳目之官。圖竭股肱之力。然無一得。窮有百罹。精神疲于思慮之煩。病瘁甚于憂憂之後。力致翻天之懇。仰丐投閒。敢懷擇地之私。但期遠責。逮辭榮于專席。乃承乏于武卿。將使論思。則已試罔功。復有曠廢之懼。止充員品。則于時多故。豈無尸素之愆。具漚危衷。繼申前請。敢謂包荒之度。特寬犯上之誅。傳溫詔之褒。曲煩近朝。察寒蹤之孤。留真本朝。仰厚德之不貲。揆初心而有覲。強顏就列。力疾造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親御英豪而大有為。拔去凶邪而罔不服。優容羣議。廓通遐邇之情。眷禮臣鄰。曲盡始終之遇。願惟裁贊。亦玷鴻私。念正人端士之言。齊紳自勵。報厚地隆天之施。刻骨為銘。

謝除翰林學士表

旬間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勳榮親于綏紳。寵不獲辭。視無所寄。中興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罕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嚴謹。聞道非深造。詩書託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老自慙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劍之銘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選容瓦缶之鳴。願認綵之便蕃。躋禁林之密勿。顧冀泝羽檄。未清郊壘之憂。而遽竭錦袍。猶想贊坡之盛事。叨蒙已極。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己。致圖教訓。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擢。雖登禁禁。仰玷龍光。謹當緝飲。餽之陳言。袖腹忘之。曲留朝宇。已銘正人端士之譽。助發德音。期咸俾卒武夫之涕。晉彈千慮。圖報萬分。

昆陵集卷六

表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殫。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輝。超然路以知榮。中興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試足。屬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吳鵬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樹之名駒。病骨支離。容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徇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簡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備不愧指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宣諭詔書表

臨道星軺。撫傷痍之遠俗。俯頒帝綽。形惻怛之溫言。仰容治之東漸。騰歡聲而北拱。中興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性湯寬仁。總攬權綱。體德刑于冬夏。巡行方嶽。省耕斂于春秋。願黎元久困于干戈。慮詔令徒施于牆壁。深求民瘼。益同邦某。尚憂聖澤之未宣。分遣使華而申諭。還求時望。假之憲府以重其權。賜對便朝。付以璽書而稽其課最。欲大蘇于凋瘵。期盡瘁于煩苛。武夫感涕以銜恩。羸老扶藨而觀化。臣猥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晚境臥疴。伏詞屢瀆。至仁藏疾。溫詔頻頒。恩既過而言殫。感益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志廣才疎。心勞政拙。顧七閩雖稍遠。在諸路爲最優。茲盜剽除。民方奠枕。雨暘順適。歲有積倉。使臣自擇以居。易地豈復加此。況于衰謝。豈不懷安。但以稟氣素弱。衛生仍拙。節宣無術。致六沴之陰乘。湯劑罔功。逮三醫之偏謁。遂被情赤。仰叩稟請。庶幾少避劇煩。暫休羸瘵。亦匪專爲便私之計。誠恐自貽曠職之誅。豈謂慈憐。尚闕俞旨。頒明之帝制。申其孤蹤。瞻咫尺之天威。收遠寄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大。湯聖日躋。久任以資成功。發容而收衆智。故雖病瘵。不忍棄捐。再念臣視息僅保于餘生。精爽未還于舊觀。愧內少卿之德。寧復襲封。非汲長孺之賢。詎能臥治。終冀羸敗。上玷使令。替殫體國之誠。庶幾稍朽而摩鈍。尚有首丘之志。終期盡散以投閒。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謹告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一節賜環。寵領通英之列。撫病軀之晚。晚省舊學之荒。唐虞雖遠。于職聞。曾莫回夫漢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建言。上聖啓復之圖。尤欲酌今而稽古。自非學該義略。識洞經權。何以廣容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事不自知。初誤辱于獎。遂偏重于華。要周旋二府。每慙意廣而才疎。師帥一方。自笑心勞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爲隱憂之甘心。既道謫詞。復叨收召。庇職琳館。既無倦德之勞。數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爲地。命實自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智有餘。維熊是力。真既高于天縱。德更就于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興。致茲孤藐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愧于支離。讀八索九丘。詎能追于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尚期從欲之深仁。俾遂投閒之素志。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伏詞屢瀆。方甘斧鉞之誅。容曉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德意。周諮民風。咸云機權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禹貢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實望甚深。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容獎。周旋政路。但知數馬之恭。鎮撫帥垣。僅堪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問。蒙恩召于三秋。溫詔頻頒。俯逢夙駕。密陪清燕。榮冠選。第迫衰殘。久苦負薪之疾。坐尸寵祿。淺聞橫草之勞。再三遷危。備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況閭閻之故國。爲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悅已迷于陳迹。憂遊歷歷。擬復見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幣屨屢空。歲幸登。而幸亡載道。夫豈既愆之力。可收其治之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守邦。欽明迪德。網羅衆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親大臣。下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越之地。粗免環官。付臣以三吳之民。更觀來效。親承褒誥。不許辭榮。臣敢不殫身以字民。力疾以從事。僅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逐機宸。實馳魂于象闕。願瞻梓里。庶經始于花叢。尙期終惠之私。俾遂養病之志。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具奏乞在外宮觀一次。今月五日。伏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臣實忱詞。期遂養病之素志。俯頌溫詔。猥蒙藏疾之深仁。假寵使蕃。撫懷優渥。中謝伏念。臣名浮于實。用過所長。二府偏更。守樸忠而自信。三州詳試。暫善狀以無聞。嗣既過而撫獎。氣早衰而病。茲容暫大有爲之旦。正臣工思自盡之時。固將効州縣之微勞。庶或佐朝廷之大計。心勞政拙。欲陳力而不能。外強中乾。歎衛生之無術。與其坐俟曠瘵之責。曷若亟披個。暫解塵符。庶少親于藥石。未煩俞旨。復申錫于絲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靡上聖之英姿。建中興之偉業。雅重牧民之寄。不忘念舊之心。知臣粗糲。當更資成于悠久。謂臣雖嬰疾恙。猶堪臥治于平時。坦然深厚之詞。責此羸孤之跡。敢思至渥。伏瞻咫尺之威。避事有嫌。且懼再三之瀆。欽承容訓。勉竭薪材。備後效之可圖。登餘生之足惜。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臣某言。昨知平江府。以疾病奏乞宮觀。五月十九日。準教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即時望闕謝恩。祇受。交割府事與次官訖。沈疴淹久。屢控忱詞。雖德包荒。曲從私欲。得養宜之榮。劇即隨畝之便。安朝拜茂恩。夕有生。中謝伏念。臣夙稟庭殘之質。復非衡在之宜。李廣數奇。猶知安分。長卿多病。每懼療官。方聖主大有爲之辰。宜羣工思自盡于下。亦圖策勵。少答恩私。事與願違。氣隨志索。況以郡縣股肱之要。其可冒居。豈伊病在養育之間。而能臥治。獲伸危懼。仰恃至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格九功。武昭七德。責成近躬。坐收破竹之功。加惠舊臣。深軫負薪之疾。故雖衰謝。不替初終。獲依晚景。于松楸。庶遂首丘之願。尚保餘生于蒲柳。收忘體國之心。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臣某言。謹告以郊祀大禮赦恩。加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者。竊禮對天。甘豆蓬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稱履之弗遺。未獲懇辭。亟聞申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凋落。病骨支離。理故園之丘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少報天恩。會三歲之親祠。竟多健之久廢。禮樂明備。神祇宴娛。茲事闕丘。想靈旂之來下。均釐寶宇。仰容澤之菊流。欣際難逢之辰。叨蒙多與之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中興。孝允格于幽明。誠克參于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慶帝慶親。致四海以職來祭。雖莫贈于盛典。亦竊冒于殊榮。曠然三府之仁。普霑赤子。假以一成之地。增責隸人。未堪濡壑之。終効涓埃之報。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謹告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已望闕謝恩。既受訖。配天之澤。光被縣區。加地之榮。猥寄寶宇。控辭靡獲。登受惟慙。中謝伏念。臣學不造于淵源。器僅容于圭撮。虛名浮實。寵祿逾涯。茶然類寡之餘。傷若滿盈之懼。際中興之盛旦。慶絕古今。靡至冒之深仁。榮均遠邇。抱疾久尸于祠。甲恩復衍于爰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以有臨。神武而不殺。兢兢業業。外消北顧之憂。洩洩融融。內盡東朝之樂。茲蒙休于上帝。遂加惠于微臣。明試以功。會乏絲毫之補。多與之邑。尤慙綸綍之華。暫度香火之緣。仰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擇上流之重寄善狀無聞。分近輔之名藩。寵靈加渥。扶衰就道。觸熱到官。父老咨嗟。豈意十年而復至。教條習熟。不煩三令而自孚。既便且優。以榮爲悴。中興伏念臣兩叨政地。頻竊藩符。皆道曠瘼。率由全度。年齡晚晚。道德有負于初心。疾病沈沈。神明未返于舊觀。加以非功之慘。相仍于私室。軍旅之事。未靖于中原。積憂所重。生埋幾盡。欲囊裳澁足。則力有不逮。欲處蔭休形。而志有未諧。固思沒効于櫜箱。終恐無裨于政化。下陳蕃之相。已莫繼于前修。懷買臣之章。懼難圖于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丕祚。力致中興。聖自日躋。殆五帝其功不及。順由天助。符三代有道之長。捷音累聞。敵氣遠沮。益務培于基本。尤遜簡于蕃宣。察臣處心。樸忠而無他。可以布宣德意。謂臣爲政。靜治而不擾。粗能銷弭姦偷。不忍遐遺。特從內徙。顧技能已試。類既祭之土龍。而齒髮更衰。魏來迎之竹馬。圖報僅伸于毫髮。養痾期返于丘園。

謝宮祠表

臣某言。昨知紹興府。以衰疾再具奏乞宮祠。準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痼疾益侵。弗容強勉。伏詞繼上。遂沐矜從。得劇郡米鹽之勞。卽眞祠香火之奉。感深增悖。恩大莫酬。中興伏念。臣蚤歲獎知。備更華近。五分郡綬。兩玷輔藩。屬抱病以連年。歎衛生之無術。以湯劑爲飲食。以方論爲詩書。身累亡聊。第覺餘生之可厭。王事靡盬。更懷失職之深憂。漚危惛以叩閭。賜俞音而出紱。旣寬百誦。復俾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大燭幽。仁深念舊。指麾卻敵。坐申道德之威。器使隨才。內擴中和之化。處臣之禮。每降于體貌。察臣之疾。欲至于宵旰稍假便安。曲全終始。桑榆之景。雖已遠于燕閒。葵藿之心。敢少忘于傾向。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案〕宋史本傳。建康軍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偏望者。惟能守可。至道中。臣知平江府。闕。表前今序訂移此。

表生
前因
今大
序号
訂注
移序
此

臣某官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兩具辭免伏蒙賜詔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于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于帥闔不踰數舍之遙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書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渡艱難之初實從于羈勒中興暇豫之旦已迫于桑榆嗟臂力之既憊敢壯心之不已況復抱疴于漳潞豈能臥治于淮陽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氣常迴仰初幸賜名之詔有行宮管綸之重有列戍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簡求于循吏以綏撫于疲氓曲軫遺轡猥叨出綽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賦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付兵民之寄起之間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睿懷辦殫駑鈍力行所事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勵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顧憂是爲報効

代謝撫問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籥。愍恩宸扆。游遣星軺。寵靈載加。榮悴交集。中興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屢更。蔑事功之可紀。進貳九列。已愧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儉安于歲月。期少造于典

刑政謂慈憐申加撫諭使華俯暨德重其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量極包容仁均動植已格登成之治不忘宵旰之憂念臣下之勤勞發訓詞之溫厚三軍挾纊千室鳴弦臣敢不益竭知能仰宣條教王度已同于金玉惟在奉行聖言更炳于丹青未知稱塞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竄名謫籍已分樂捐假守要邦復叨甄敘省循汗下感激涕流中闕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不足以出衆徒以遭逢熙且冒昧容知追上國之俊游綴甘泉之法從曾無小補自抵大訶積憂一身投閒七載仰明時而自絕望天何異于戴盆悲涉世之多虞視地常同于跣足莫完玷缺倍費洗滌終賴乾坤之私復叨民社之寄矧是彭城督府禹貢雋封當汴泗二水交流之衝實楚漢羣雄角逐之地氣鍾慷慨俗喜寇攘必擇能臣以當重鎮豈伊衰晚可稱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迨極寬容仁均勗植典禮復元豐之化賞刑契神考之心念臣舊侍筮旒可以推原德意察臣久安田里或能綏靖遠民乃于起廢之初付以承流之重臣敢不奉賜書之一札體以愛民凡宣力于四方孰非報國誓勤夙夜仰答生成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不遐遺恩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興伏念臣早綴藝文淺蒙獎拔越從罪戾復殿藩維更旌河圖之微勞還畀蓬瀛之舊職念已周于歲律訖無補于秋室紆使指之光華發帝輪之溫厚繁丹衷念舊之篇出銀臺薦新之餘蔚若浮英想靈芽之濯茂殘膏醴醕流煤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啻百金之泊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驚蹇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賜加一級祇愼隕越之憂

代提刑謝賜茶衣

使華遠暨遼沐溫言容渥俯加更叨寵錫龍鑒載祐榮華交深中興伏念臣猥以妄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闕出傾使臺已再閱于星霜甘莫稔于毫髮祗虞罪戾難道典刑敢意宸衷特渙中天之寵夙馳使指分
霑北苑之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邇特頒恩紀俯慰衰邁仰拜皇慈媿素餐之叨冒退
管餽品流操吻以清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

代内和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綵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雖襲于故常。恩實超于夷等。中興伏念。臣才非東里。結忝北門。坐冀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燭熱。幾逃樞機之譏。進退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況燭蓮夜直。人以爲榮。懷肉早歸。心焉竊媿。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熿。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實爲先。念暑暵之侵時。酌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昃。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涼于黎庶。臣等敢不懼如天之詔。深懼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閒。更勵飲冰之志。

代內相謝作讀表

昆
隆
山
莊

代言拔擢。會無深厚之詞。適直經權。復待清閒之燕。龍驤狎至。榮梓參井。中興竊以荷蒙論思。固推榮于從列。金華講讀。尤密邇于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略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仰承訪問。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于大方。才不周于世務。偶以遭逢之異。拔于冗散之中。偏歷清華。居翬梧陋。三輔十束。粗獻足于支離。八索九丘。詎追參于倚相。復陪邇結。實忝容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域中。謙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于緝熙。益成之功。又不忘于持守。參稽治忽于前世。博采耆明之大儒。蓋將資益于多聞。豈止奉行于故事。遂容一介。輒筵羣英。固當深體慈憐。彌加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絀繹之求。庶萬分之或補。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出臨瀛郡。未聞報政于其年。入貳春官。復幸承顏于咫尺。兼金增資。命服疏榮。拜寵數之有加。揆庸虛而曷勝。平辭靡獲。竊據惟慙。中興伏念。臣門地不高。天資極陋。奮身塞選。遭世盛明。偶緣一日之長。遂際千齡之會。拔從章布。驟起摺紳。掖垣槐府。命之才。預闕冒論思之職。旋繼成均之教。繼參宗伯之司。恩積丘山。效微毫髮。巧承流于支郡。勉試吏能。遽尸祿以周星。訖無善狀。方俟黜幽之典。敢圖錫命之中。驟膺漢札之十行。再覩葵眉之八彩。復叨舊物。益愧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旁明。至仁兼濟。運鈞陶之獨化。埴埴無垠。參覆載以成能。區萌有狀。致茲屏瑱。亦預生成。臣敢不退激儲衷。欽承新命。體潤冰臨履之戒。祇慎百爲。報天地蓋容之私。誓堅九隕。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歷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臣面內。叨蒙堯歷之頒。仰被寵靈。俯深榮待。中興竊以彝齊七政。治罔違于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于正朔。豈伊絕域。輒預頒時。伏念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吳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敢不來。祇修賓禮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陪鳴玉之朝。嶺海不毛。懸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賁之綸綍之榮。獲披周諮。賜以節旄之重。遂識漢儀。賁予有加。恩華絕擬。乃屬清臺之課。歷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之肇新。動蠻邦之榮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道日。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羣后。體陰陽于刑德。同文軌于車書。序璣玉燭之和。歲協金縢之慶。畢獻方物。已開四海之俗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資。推此占天之要。達于率土之氓。實是荒陬。亦沾茂渥。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寒耕暑耨。願從火食之風。

昆陵集卷七

表

天申節賀表

伏以炎德中興。祥發明離之旦。虹光下燭。欣逢出震之期。凡屬含生。率形齊頌。中興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古。勤儉保邦。德刑體冬夏之常。信順獲天人之助。義師雲集。已清汝穎之風塵。凱奏星馳。行復閭河之氣象。順迎嘉節。茂擁純休。拱衆星于北辰。但虔封祝。占老人于南極。益永榮齡。臣一去天墀。兩更歲籥。奉璽書之一札。乃恪守乎藩條。上金鑑于千秋。匪敢忘夫家訓。

又

伏以大火中天。協曜明寢昌之運。祥虹流渚。啓載震載夙之期。慶篇宗祏。福均夷夏。中興恭惟皇帝陛下。躬湯勇智。服禹儉勤。念久履于車蓋。則力同于豐泰。省觀風俗。獨幽遠于耳目之前。總攬權綱。運寶樞于指掌之上。茲天休之申命。見王化之復行。佇垂拱于巖廊。永照臨于遠邇。臣猥分帥國。選在海隅。拱北極以馳神。莫遙矚鴻之列。指南山而獻壽。敢殫犬馬之忠。

賀金人退還表

皇威輝赫，雷震大震于要荒，敵衆奔亡，氛祲一清于淮海，傳告鄰邦而播告，發其宇以騰歡，中其茲強敵之
僕，本逆臣之借勢，大意悔禍人謀與能，親御戎衣，發至神之獨斷，俯臨郊壘，飛萬旅之先聲，猛將星羅
營屯衆，備師電掃，凱奏累聞，螳螂拒于降車，魚向游于沸鼎，前窺天塹，駭巨浸之春生，側聽風聲，與疲
兵而背道，占彼鳥之樂，知其孤兔之逃，我方賈勇以鷹揚，勢必追奔而獸散，江淮靜謐，廟社奠安，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建大中以承天心，有常德以立一事，樹包荒之大度，建撥亂之良圖，戎騎肆行，烽火雖連
于三月，變與一動，羽于自格于七旬，固將恢復中原而還六飛，萬平朔野而迎二聖，以天所相，指日以須
臣謬忝蕃宣，獲覲露布，屈人兵于不戰，仰廟算之無遺，數軍實以飲歸，想天顏之有喜，限以守藩在遠，不
獲稱慶闕庭，（三）下注 謹稱慶闕庭，（三）下注

賀明堂禮成表

清時巡，深軫四方之多事，合宮大獎，格道三歲之章，誠既格而神娛，慶遂行而民賴，中其茲禮成
隆而成，紀有報而有所，爾敵之肆行，致庸典之幾，未暇備降于百禮，特殺其文，謹曰大報于三神
以祈爲主，愛舉紹興之近制，實遵皇祐之成，天地合其，祖宗致佑，聖明之能，述作盡脫拘羈，衷正以昭
馨香，自膺顯享，恭惟皇帝陛下，生知恭儉，躬履艱危，非禹食以寧神，土堯附而率下，齊明盛服，黃請上儀
五室九庭，制就嚴于路，三牲八簋，誠自接于高靈，臣忝維繫之舊臣，備藩垣之煩使，再逢熙旦，獨遠周
行，職事受贊，莫贊鬼神之間，疏恩作解，獲霽雷雨之施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綽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盛，母儀增重，聿臻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
祚，誕育聖神之質，圖成貽燕之圖，屬戎馬之內侵，征髮與而遠遁，未崇位號，徒想音徽，恭惟皇帝陛下，哀
天縱之英姿，輔日新之聖學，不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
然以未開北狩之還，尙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
冀上天之悔禍，盡洗邊虞，佇行殿之遺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
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觴，阻預臣鄰之列

賀冊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狀，今月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備禮冊命者，極哀敷號，極極正儀，
展盛禮于內朝，溢歡聲于率土，中其茲禮成，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咸賴坤成之育，欲格人倫
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家而治國，念贊蒸嘗于九廟，而從溫清于東朝，中
虛與情，缺望，欽承太母之訓，俯徇羣工之言，金璽盛，正隆名于寶冊，袞衣重，昭懿範于威容，佇開
夢日之祥，以表祝天之異，臣叨明政路，久竊仰于徽音，今際休辰，慨莫贈于盛事，望雲不及，攀壇惟均

代李憲賀法慈生芝草表

至仁善貸，慈誠履空，和氣發祥，靈芝毓秀，吐柯甚異，按牒詳聞，事越往初，慶傳遐邇，中其茲禮成，以貴于衣冠

而民不犯，屬稱聖帝之時，德至草木則芝自生，式著前賢之訓，眷東南之廣袤，稱吳越之浩穰，俗習悍頑，
人輕抵冒，故應獄罕聞于良息，而比年數記于空虛，計是會稽，亦無留訟，本聖神之欽恤，格天地之休嘉，
故茲瑞環之英，發于詳獻之所，盤根磊砢，發幹扶疎，煥金彩以陸離，容露華而富清，究觀黃澤，自得火德
之昌，式選誕彌，仍表椿齡之茂，歷稽青簡之載，故多朱草之珍，銅池寶記于九莖，山澗亦誇于三秀，竹未
有當圓扉鞠草之後，見華滋流虹之時，實掩前開，豈爲盛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高太極，澤被縣區，微
功協于登三，治具明于畫一，好生之德，獨察察之繁文，長發其祥，燭煌煌之上瑞，川集封禪之慶，益光載
籍之書，臣愧無明敏之才，獲際熙治之運，星占寶案，共欣千載之逢，歌奏芝房，永播萬年之頌，望雲雖遠，
攀壇惟均

代大理寺卿賀新歲奏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恥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職之辭，或下平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其茲
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應于密網，求情必以五刑，故詳懼失于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上聖以刑用
中罰，而斯民不犯于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八荒之遠，亦三覆之煩，況辭既息于郵傳，當罪不
勞于吏議，事無倖，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畫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
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以無盡地之譏，致因繁之慶，刑章之幾，臣等獲承嘉會，親觀極功，
絕筆丹青，安用惠文之彈，（三）下注 青史，下卑宣室之齋居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戰臨天統，物迎六氣之元，參亞歲儀，延備八能之奏，中其茲禮成，道伴天大，福與陽昇，茂膺滋主
之休，永御舒長之日，臣職忝繁，恭當雨露之私，時正黃宮，願上闕慶之祝，
天統爲元，歷重三正之首，雲官告瑞，靈先五物之占，中其茲禮成，盛德應昭，神功不宰，福與陽而
發長，明效日以常昇，臣位忝後星，拱密依于北極，禮逢亞歲，歲切擬于南山，
氣至以和，合八能而備奏，陽舒而復，推五福以類升，中其茲禮成，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爲宗，對時育物，運陶鈞之
獨化，嗣歷服于無疆，臣託跡宸闈，望天顏而密邇，謝陽候管，識君道之方昌，
氣鍾于子，潛通解谷之和，天統爲元，允協周時之正，中其茲禮成，恭惟皇帝陛下，德進十日，序合四時，丁復旦之
初陽，茂履長之景福，臣趨庭佩訓，欣觀亞歲之儀，舞手稱觴，敢上後天之算，
占五物于魯臺，休祥紹至，合八能于漢殿，協氣昭宣，中其茲禮成，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于四時而
序合，宜五福之類升，臣身託璫源，觀嘉時之有假，慶符神策，知景祚之無疆，
氣鍾于子，知萬寶之潛萌，道兼于天，與一陽而來復，中其茲禮成，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休德昭清，祥開御辨
之辰，寵受履長之慶，臣謹依宸極，推遷天顏，定輝善頌之誠，謝永無疆之歷，
寶歷延鴻，啓迎陽之協氣，祈朝告慶，歲歲歲之盛儀，中其茲禮成，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時亨，道伴天運，膺萬年之
景照，滋庶賴以潛萌，臣身託璫源，仰沾寵光之厚，時調三燭，第彈鼓舞之誠

解律布和時重三正之首。魯彙觀象。祥先五物之占。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乾行。文明貞飾。禮四時之
不忒。曆萬壽之無疆。臣欣逢嘉辰。居極弱植。慶但深于蓬紐。歡敢後于嵩呼。
晨連月合。載臨天統之元。陽長陰消。允協雲官之瑞。中其恭惟皇帝陛下。神躬萬變。道體二儀。滋生育之
初陽。躬舒長之化日。臣仙源毓質。既欣千載之逢。帝所稱福。敢後萬年之祝。
圭履舒景。爰先五物之占。律本導和。樂備八能之奏。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功侔乾覆。德與陽亨。坐臻有永
之年。以御無爲之化。臣分祿寄極。身獲通于威顏。稱慶宸庭。心實勤于結頌。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致天度于珠璣。斗回寅次。輪人時于玉燭。氣襲東郊。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欽奉三無。惠綏九有。運陶鈞之
獨化。燭歷數以在躬。暖然似春。氣和泰萬物之應。就之如日。陽明知五福之升。臣夙侍慈闈。親逢穀旦。第
慙弱植。阻陪鸞駕之班。敢藉丹誠。共上闕闕之祝。
受圖啓于三朝。禮行獻歲。執玉品者萬國。共慶北辰。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功天大。惟辰以凝
庶和。受福以浸繁。元日陽而陽。行四時而不忒。出甲于甲。育萬物以皆昌。臣謬忝藩封。恪循子職。駕行朴
舞。未陪東閣之班。雲輅旋深。徒切北辰之拱。

漢受圖啓于四海。會以三朝。周垂治象于萬民。效以揆日。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躬萬勤儉。而湯寬仁。誠克
奉于三無。時歷臻于大有。得天之紀。坐收不宰之功。維春之祺。永受無疆之福。臣留方羈弱。身託靈察。淑
景晏溫。竊慶逢辰之幸。天顏悅豫。益深就日之忱。

端月始和。垂周官之治象。發春東作。授堯歷之人時。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無方。化孚有載。天地位而
萬物育。日月照而四時行。迎穀旦之光華。後天不老。納蒼生于仁壽。與物爲春。臣猥以屏榮。獲逢熙盛。受
圖啓于四海。竊傾觀瞻。瞻壽考之萬年。第形祝頌。

歷本夏正。定四時而成歲。禮隆漢會。旅萬國以受圖。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舜治巍巍。周文郁郁。德應期于
木盛。歲預卜于金縢。維春之祺。已仰膺于春願。同明而治。斯永御于昇平。臣願以窮詒。親逢獻歲。慈闈與
綏。阻陪東閣之班。秘殿稱觴。敢藉南山之祝。

漢殿受圖。丕壽三朝之會。周邦布象。肇新扶日之觀。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乾德資生。聖明繼照。際天所履
逢熙旦之光華。與物爲春。播至和于動植。臣忝依寄極。欣履歲端。謹分茅土之榮。敢後國慶之祝。

夏時協正。物資引遠之和。漢會受圖。朝旅貞珍之盛。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配德天地。玩心神明。撫于五辰
致四時之不忒。中以百福。緣萬壽于無疆。臣謬奉天支。尤荷照臨之德。欣同星弁。共彈呼舞之誠。

魯史以正次王。式謹履端之序。夏時以人爲統。蓋先引遠之功。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一德孚心。四時合序。
配天其澤。既丕旨以無私。維春之祺。復垂休于罔極。臣居懸弱植。後添休辰。欣鳳歷之載初。遙隔行而竊
抃。旅圖籍于漢京。肆歲雲龍之會。垂治教于象觀。一新邦國之觀。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治格太寧。功深不宰。

包涵覆絜。繁妙化之範圍。引遠肇萌。由至神之鼓舞。臣仙源毓質。欣逢四序之新。帝所承顏。願上萬年之
祝。
慶歷更端。定四時而成歲。漢儀高會。膺萬國之貞珍。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日新。道律乾始。施恩動植。
仁已浹于嘉生。比壽國陵。數莫窮于巧歷。臣猥緣弱植。獲侍天顏。時乘端月之和。彌格後天之祝。

代皇子賀觀禮成表五道

德茂刑家。播徽甘于椒糝。收先教本。藏盛禮于桑壇。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仁以厚民。治惟稽古。乃至擇權
之重。不忘絳紆之勞。臣猥以弱齡。觀茲鉅典。王化自近。已大竦于觀瞻。民生在勤。當不預于勸課。
治本儉勤。禮義行于縉室。化孚觀聽。欽逢浹于縣區。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以身先。治由近始。帝藉既終
于千畝。公桑復始。于三條。臣託近慈闈。分封外壤。鞠衣從事。欣瞻三瀝之儀。紅女勸功。行奉八緇之貢。
治本農桑。爰著躬行之實。禮成宮室。事觀神化之施。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茂勤邦。仁深厚下。載瞻露宮
之事。增嚴龍衮之華。臣昨土藩。託身宸極。三宮布爾。已瞻陰教之修。五畝植桑。更卜民財之裕。
載開帝籍。既終一壇之功。從事公桑。中請三條之禮。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若稽舊典。敦勸庶邦。孝季春之
吉辰。示長秋之盛德。臣猥緣弱植。欣觀上儀。竊瞻獻功。行庭三宮之布。絲人載績。更新五采之施。
負展端朝。半闕不言之教。載鉤就室。用彰敦本之仁。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欽明若古。曾是椒宮
之盛。不忘綢繆之勤。臣猥被皇恩。親逢盛禮。絳紆組紱。庸是勸于女功。朱絲玄黃。曾克成于帝服。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翠華就次。極帝意之祈恭。黃玉奠方。仰靈心之嘉鑒。備威盛典。同切歡懷。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膺命溥將
凝謀不顯。天地明察。達禮樂之中和。中外辨嚴。藏威容之浸盛。臣居懸弱植。祇觀上儀。雖微顯相之勤。均
相榮懷之慶。

朱夏適中。前過車而嚴辦。方丘歲事。欣登禮之嘉成。靈祇宴娛。賓海呼舞。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宅中立極
正隆。擬符。追兼于天。發萬邦而獨化。祭重于地。謹三歲之親祠。臣屬奉天支。親逢聖旦。觀文明而竊抃。
福祚之增隆。

雖明御治。極聖孝以享神。坤載親祠。接神娛而慶事。靈祇歡祐。海宇歡康。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配二儀
化驗九有。克應克祀。勤天步于六飛。來燕來宜。誠祝游于八極。臣猥懸弱植。親遇聖時。仰紹典之嘉成。淑
需裏而抃舞。

至日躬祠。扶上儀而蒐舉。方丘歲事。仰協氣之流通。神人協和。內外交慶。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高太極
孝格羣神。榮奉銜金。已備兩鍾之八簋。禮成奠玉。想開喬嶽之三呼。臣謬託藩封。遙觀神禮。莫能親行之
列。竊深嘉慶之誠。
萬物資生。咸不忘于本始。百神受職。咸自浹于幽明。嘉事休成。滿恩汪濊。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律坤載。
明效日升。泰折觀祠。內最志而外盡物。靈祇昭答。山出車而河出圖。臣仰託慈闈。莫陪顯相。祇覩文明之

化第深鼓舞之誠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星火謹時。秩繁壇之禮。郊宮夙興。躬盛服之發明。恭惟皇帝陛下。德茂蓋容。誠通幽顯。嘉粟以奉旨酒。式嚴坤載之承。精潔以昭馨香。遐想靈旂之下。臣叨依宸極。暫遠寢門。冒茲梓若之期。宜有純嘏之祐。剛日載臨。奉令芳之嘉薦。柔祇祇事。昭衷正于馨香。恭惟皇帝陛下。大道無私。至誠不息。躬行典禮。輔相于天地之宜。夙次郊丘。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同寮。窮極馳心。履茲炎酷之辰。茂介與居之福。祇建郊丘。本坤元之博厚。夙臨齋帳。極母事之寅恭。恭惟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化孚有載。抑成貶定。每親事于壇場。齊心服形。用肅將于圭幣。臣禮愆夏涸。心極葵傾。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鑒之恬適。夙陳法駕。歷辭蒸潔之勤。前即郊宮。備極精禱之享。恭惟皇帝陛下。高明體道。恭儉宅心。講希闊之彌文。增光丕祚。藉齋明之盛服。祇見方輿。臣關侍寢門。馳心齋帳。茂想靈輿之遙。允宜福殿之綏。親祠泰折。丕昭希闊之儀。夙駕郊宮。備極齋明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道體靜淵。慎博厚持載之功。禮儀既備。精潔潔潔和之意。夙夜惟寅。臣猥託宸闕。暫違寢膳。式履炎歊之候。茂膺祉福之綏。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孝隆嚴父。洞吉且于九秋。禮洽寧神。得歡心于四表。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儀刑舊典。被飾彌文。既嚴布政之居。尤謹親祠之德。臣居數禩。莫預駿奔。天其右之。既謹我將之祀。神之至矣。但歌天保之詩。九秋洞吉。肅修嚴配之祠。百執駿奔。式慶熙成之典。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丕登帝命。躬奉天經。講曠古之上儀。享太平之備禮。臣叨封列國。託茲其闕。宗祀明堂。整莫陪于顯相。受釐宣室。但同極于欽呼。季秋協吉。躬展事于合宮。嘉禮告成。坐受釐于宣室。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昭設嗣服。大矣絳熙。極事帝之小心。黃殿父之達孝。臣居數禩。欣際彌文。奔走立運。初無顯相之效。博揖翠雲。但形率舞之容。陽館親祠。竭誠心于嚴配。形庭皆慶。欣盛禮之嘉成。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堯德允恭。禹功致孝。歲講合宮之享。坐維四表之歡。臣猥以弱齡。欣逢華旦。告嘉栗而奉酒醴。具獲神靈之歆。駿奔走而執豆蓬。莫預臣工之列。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泰盛豐備。卜吉日于九秋。圭幣肅將。合高靈于五室。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功追先烈。道匹天休。歲當萬物之成。禮嚴上帝之配。臣叨膺昨土。莫預執獲。對越在天。仰精禱之克饗。竝受其福。繁慶賴之惟均。合宮恭祀。載蒐講于上儀。路寢先期。致齋明之盛服。恭惟皇帝陛下。孝惟嚴父。明以事天。欲通幽顯之情。爰極精誠之享。臣夙居宸禁。暫去寢門。道默成于三靈。動宜庸于百順。合宮肅事。禮欲竭于孝思。路寢齋居。享用昭于精意。恭惟皇帝陛下。率時昭考。對越在天。俟信于肅肅之時。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定省。第極瞻依。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鑒之怡適。展事明堂。大備九秋之享。飭躬祕殿。載嚴三日之齋。恭惟皇帝陛下。孝以奉先。聖能饗帝。告嘉栗以奉旨

酒。致精潔以昭馨香。臣久獲趨庭。暫違同寮。想神明之調護。宜福殿之來綏。太室親祠。本孝思之問極。路朝夙次。竭精意于先期。恭惟皇帝陛下。饗帝盡恭。率親爲大。將奉旨酒之嘉。栗乃躬盛服之齋明。臣仰竊瞻臨。暫違定省。昭受上天之佑。允膺多福之貽。饗帝明堂。肅致精明之德。儲神齋帳。離辭夙夜之勤。恭惟皇帝陛下。禮備情文。誠通幽顯。欲奉令芳之嘉。薦必昭衷正于馨香。臣暫去慈顏。但馳丹悃。仰意靈心之格。茂膺福履之綏。

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斗杓迴子。幹萬寶以潛萌。天統爲元。協三陽之肇復。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化隆內治。德茂坤承。時乘荔挺之和。福萃椒塗之懿。臣蚤依慈訓。欣逢嘉辰。丕承滋至之休。永贊無爲之化。周正應律。是爲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柔明逮下。博厚承天。壽倍愛日之長。福衍大川之至。臣猥緣弱質。獲侍慈顏。冀乘荔挺之和。永播嘉章之頌。珠璣正度。圭延愛日之長。綏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大集椒塗之慶。臣託蹤霄極。佩調慈闈。壽永配于天長。喜實增于龍抃。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于寶曆。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仿躬。乘嘉旦之芸芳。獲遇齡而椿茂。臣疏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于厯鴻。喜第深于鼓舞。耀篇均時。播黃宮之協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其恭惟皇后殿下。位正坤承。道昭陽長。乘荔華之萌動。擁椿壽之麗鴻。臣謬列藩封。欽承盛訓。式際光華之旦。第深鼓舞之誠。定於圭臬。衍祥曦于北陸。飛灰玉琯。動協氣于黃宮。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茂迎五福之升。臣竊贊璫源。承顏椒帳。欣際歲長之旦。敢殫善頌之私。天正歲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荔挺之芳辰。椒塗之景福。臣綴緣弱質。密侍慈顏。敢殫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得登占象。先五物以觀世。解律播時。慶一陽之襲管。中其恭惟皇后殿下。道全翕開。躬履儉慈。達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依慈訓。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克配闕陵之固。斗回建子。重一統于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于律本。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益茂承天之德。臣分封藩國。竊託宸庭。瞻殷旦之光華。撫微躬而拊膺。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綏十道

玉璫移春。淑氣潛回于動植。椒觴獻壽。歡心自格于華夷。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內則。順履更端之旦。茂迎長發之祥。臣猥以弱齡。獲承于慈訓。欣逢歲歲。第極于虔祈。履端于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于寅。氣得夏時之正。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

至和。集長秋之多福。臣等源誠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撫微躬而竊抃。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其恭惟皇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醴旨。錫椿壽之麗鴻。臣等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旦。尤深抃躍之誠。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戴元會于昕朝。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爲德。體陽和之引達。贊聖治之重熙。臣等誠質天源。疏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歡。肇新寶曆。仰觀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羣生。樹玉律之回春。宜椒宮之錫羨。臣等以佞慙。莫報鴻私。欣吉日之親逢。竭誠心而請祝。一歲更端。輪微陽于提室。三朝歲會。薦椒觴于椒觴。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厚德承天。徵音邁古。迎四時之首氣。真百順于懿躬。臣等誠質仙源。承顏秘掖。陰消六沴。寧煩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之慶。三元首祚。迎淑景于東郊。六服會朝。旅貢珍于北闕。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氣凝翕闕。德體儉慈。履端月之至和。膺永年之景貺。臣等居翬翬。獲侍慈顏。葦索雖寒。已消消于瘴疫。椒盤獻歲。敢自竭于忱誠。陰翳寒律。已畢就于歲功。氣襲春郊。復更新于歷紀。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之期。益大資生之德。臣等居翬翬。獲際昌辰。桐葉賜圭。謹疏封于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于慈闈。鳳歷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其恭惟皇后殿下。順承天寶。寶慈逮下。迎歲元之啓旦。儉慈極以同休。臣等誠質源。承顏紫禁。分榮茅土。早謁忝于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于善頌。璫璣審度。日始正于虞璽。珠緯宣精。斗載臨于寅次。中其恭惟皇后殿下。至誠寶德。厚德資生。乘引達之陽和。贊重熙之聖治。臣等分輝瑞極。竊花宸幃。綵服承顏。欣際光華之會。椒觴舉壽。永期福祿之祚。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駕歲

戒葦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瀨之儀。仰盛德之時行。誦芳聲而遠播。中其竊以勸則示臣。安賢敗名。制被裳衣。是乃禦寒之制。休其雲緇。可忘卒歲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禮必貴于肅雍。則緇縠絲枲之功。身宜致其誠信。爲時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坤元。助陽功而理陰德。乘來揚于帝藉。既觀萬乘之行。載鉤篋于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音。預瞻懿範。教刑幽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母儀之化。

昆陵集卷八

外制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朕撫懷兩夏。式重陪京。維昔林陵。有孫仲謀。劉玄德之論在。于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俊傑。且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閒。學廣問多。務緝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靳近俗之名。嘉挹注之不盈。越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藝菴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爲江左之重輕。爰陞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往敷于聲教。以思啓于封疆。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

履至尊而制六合。莫先觀海之圖。賞有功而勸百僚。敢後酬庸之典。顧予寡昧。撫時艱虞。眷右武之辰。思復隆平之業。矧本兵之寄。尤資英傑之才。咸造于庭。明聽朕計。具官某。識慮精敏。性資沈雄。久宜衛社之忠。茂著干城之略。竄山西之勁氣。事不辭難。運堂上之奇兵。算無遺策。蚤頒將鉞。祇辱殿巖。外總制于元戎。內視儀于公保。威名播于夷夏。嘉績備于旂常。爰念敵騎北侵。鑒與南渡。衆披靡而引避。獨慷慨而請

行擇江流，屹若長城之固，折衝淮甸，隱然敵國之威。繫控扼之殊勞，會獎崇之未稱，是用酌詔功之上賞，進掌武之崇資，位蓋久虛，器非輕授。若古命敷，有加印綬之榮，視今官儀，實亞台衡之俊。增衍爰田之賦，併加其食之封，下儉于師言，外增華于帥閫。於戲，有常德而立武事，朕方依爾微猷，無寵利以居成，功卿何勞于戒訓，尚懷遠略，嗣有寵章。

華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朕惟天下之事，總于文昌，綱維政機，實賴承轄。日者敵騎北乘，匹馬南渡，政事衝決，圖籍散亡，朕欲經聖庶務，舍其舊而新是圖，非得者明博通之士而謀之，鮮克有濟。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乎古今，強敏之才，不擇乎劇易，兩直鑒然，蔚為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類虛之位，據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為，是所望于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

盧益除尚書左丞制

朕以眇眇之身，率丕丕之緒，雖隨御斷，仰法祖宗，而謀謨贊翼，實賴承弼。眷求俊德，協圖康功，具官某，德度粹夷，英姿亮達，經濟之才，足以決巨細之務，淹該之學，足以通古今之宜。中外踐揚，望實休顯，昨登右府，參幹樞衡，寄其濟于艱難，未少愆于素蘊，遐辭機政，殊堪師言。念強敵之憑陵，想哲人之風采，載惟二輔，實總萬幾，有嘉難進之風，申昇類虛之位，尚期展略，以副虛懷。

張澈除尚書右丞制

朕聞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當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此人所以難言，言所以難聽，而上下蔽塞，禍亂相尋，人主往往悔悟而不能救。朕遭時多艱，匹馬南渡，登用賢俊，庶幾改圖。具官某，學造古人之全，才周當世之用，赤心奉上，有孜孜奉國之公，正色立朝，有塞寇匪躬之節。雖由詞掖，擢長近臺，進退石之良規，發著龜之先見，南渡之事，卿皆豫言，庸臣蔽蒙，以及于難，中夜悼念，流涕何追。今方易柱改弦，鼎新百度，揆之清衷，嚴于朕心，進繕文昌，參決大政，朕蓋有期于初，而圖功于後也。益茲遠猷，以濟大業，朕意所屬，爾其欽哉。

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立后王君公之職，惟以父氏，須股肱心膂之臣，共為同體。不有君子，孰成厥功。眷我舊人，乃心王室，俾復預政，罔有間言。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柔而不茹，秉大雅之明，和而不流，蹈中庸之德，乃者釋位承韉，宣勞輔藩，思聞嘉猷，復昇舊物，用皋陶不仁者遠，國其庶幾。開張正好善則優，人有所恃，爾其謹守國是，克協典常，使六官羣卿，效序厥位，四方庶俗，永底于成，爾亦休哉。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朕惟艱難之時，雖從事軍旅，以圖恢復，然亦必有威賞之令，文告之詞，風動四方，使之退聽。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具官某，學博而貫于古，才敏而宜于今，文詞之工，士論推美，即曹幸周，游更劇煩，奉常蠲蠲，載歷華近，茲時人望，俾代予言，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捐循疲民，而父老情須臾之死，鼓舞流俗，而武夫懷

感激之心，則于當今，乃為稱職。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朕觀三代而上，訓誥誓命，載為六經，後世老師宿儒，白首不能究，至唐奉天詔書，雖一時武夫悍卒，至于揮涕感泣，何三代之言難明，而奉天之詔易喻也。蓋三代之言，醇質簡古，貽萬世之訓，奉天之詔，哀痛深切，濟一時之危，精粗淺深，固不相準，其有補于世，亦豈異也。朕博求舉賢，冀之詞掖，具官某，學該綜而能文，氣剛方而有守，發宣和之冊，具開譽謬之言，立靖康之朝，尤著謫思之益，茲久淹于湖海，諒彌富于經綸，乃復賜環，俾從掌制，蓋將求樂言于季輔，問古事于仲舒，不特取詞命之有補于世而已也，尚勉之哉。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朕惟大江之西，為支郡十，悉統于豫章，郡蓋據九江上流，凡由荆襄，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顧朕時巡建康，嚴飭備禦，而豫章之地，實為襟喉，簡求時髦，作我藩翰，具官某，精古之學，足以濟時，應變之才，足以撥劇，登廊廟而贊經綸之業，制國用而幹發慮之權，無施不宜，有言底績，擬從遷列，殿此大邦，使隱然長城，有以折衝制勝于無形，實朕所以用爾之意也。祇服朕命，往其懋哉。

張浚除禮部尚書制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記禮者必曰：軍旅有禮，故武功成，用兵者必曰：少長有禮，而師可用。則禮豈獨為治世設哉。朕遭時多艱，方以馬上治天下，而不致忘組豆，意出于此，具官某，高明而重厚，剛毅而務和，博敏之學，足以濟時，清修之節，足以厲世，論事則鑒鑠而不懼，治劇則游刃而有餘，雖山臺燭耀，武宗伯因時，縣絕咸適所宜，以至贊軍謀以居中，總戎旅而殿後，智勇之略，尤簡朕心，長茲春官，宜繼羣聽，然豈特用爾以禮文之事而已哉。盡思獻納，以助朕有為，蓋所望于爾也。往祇厥官，無替朕命。

孫觀除戶部尚書制

朕獲承至尊，適際艱難，郡邑殘破，而賦人滋削，邊鄙假擾，而費出無窮，將因陋就寡而不為遠圖，則有國不足之憂，將仰取俯拾而不遺餘力，則有民不堪之患，欲付是柄，實難其人，具官某，學問醇深，言奇而適于用，智慮英敏，道變而知其權，才無不宜，用然後見，當乘輿一旦南渡之後，而行闕百須，竄起之時，幹旋盈虛，指顧辦治，效見已試，而隆八座之崇，國恃以強，佇富九年之積，周家幸制，國用五垂，量入為出之規，唐宰相兼度支，乃貽絳下，雖上之謂，其體慈儉之意，益圖均節之方，爾所優為，寧俟多訓。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天下無事，則繼繼繼繼以進取而有餘，天下有事，則憂憂憂憂以馳救而不足，君子之行藏進退，適于義而已矣。厥今海內騷擾，國勢單弱，羣聚天下之英雋，而其圖之，蓋義氣滿足之時也，具官某，才周而用博，學富而詞工，奉對廣廷，文冠多士，陸華從養，望臨一時，頗當強壯之年，而有乞身之請，雖揮金娛老，有慕于古人，念人庸求賢，豈存于王室，況天官高選，銓鈐羣才，僉曰汝請，勉為朕起，其體眷待，務務論思。

中書舍人賈唐傳林通除特制宮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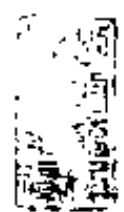
朕以冲眇，屬茲艱危，加惠臣工，使之均勞逸而全進退，不吝名器，所以興豪傑而圖治功。矧予遐邇，以疾來診，式頒寵渥，庸示眷私。其官某，學術粹醇，性履端潔，通云學識高掌綸言于西掖，方矜于論思，屢嬰駑以南巡，偶愆于衝養，重違勸請，俾即便安，爰陞次對之華，乃昇其祠之逸，顧朕宵衣旰食于上，羣臣繼冠濯足之時，諒雅意于朝廷，當不忘于賦畝，往服朕命，思慰乃忠。

鄭致除中丞制

晉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肆予寡昧，奉列聖丕基，重權多艱，大啓言路，思得直諫之士，付耳目之寄，肆加詢致，實難其人。其官某，以剛毅敢言之姿，懷積忠奉上之志，踐歷諫省，規益居多，深明治亂之機，力排忠賢之實，已試之效，著乎朝會，執法于中，蔽自朕志，爾其展盡底蘊，人告嘉猷，朕當心委，已以聽焉，必體至懷，寧俟多訓。

黜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此下）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錄宮使制

參華秘殿，久陪清禁之嚴，錫命齊壇，就易其祠之逸，豈名器之可假，實文武之兼資。允綏師言，誕揚渙號，具官某，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碩學貫乎九流，敏識通乎萬務，資以忠諫，知無不爲，安于行藏，粹有餘裕。夙懋踐揚之績，寢陪華近之途，頃參乘于政機，糾綱展于帝載，式是百辟，拯此萬邦，俯從均逸之求，益閱宣勞之舊，肆加顯職，雍容琳館之游，仍侍中宸，紬繹金華之業，閱日滋久，告猷益嘉，是用載時顯庸，申錫徽號，眷東吳之輿墳，肇建節旌，繁上清之殊庭，實藏金簡，豈獨侯藩之倚重，亦惟道化之由興，併獎者明，庸勸羣下，於戲，專節制于外，朕方隆體貌之誠，侍燕閑于中，爾尚罄論思之美，顯惟舊德，寧俟訓辭。



毘陵集卷九

內制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

卿以元勳舊弼，出殿大藩，蓋允亂常，提師薄伐，冒犯鋒鏑，跋履山川，雖未收斬將奪旗之功，亦可見推轂徇國之誼。方時艱棘，寒氣滋隆，次舍之間，節宣是慎。今遣中使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省所奏乞宮觀事。卿出師外藩，力捍狂寇，臥護諸將，嚴遮行朝，隱然長城，中外倚重。忽覽來奏，引疾丐閒，雖高沖退之懷，冰拂倚毗之意，今諸將進兵壓境，軍聲已振，精神折衝，敢有資于元老，樂石自輔，其務究于遠猷，協濟多艱，毋復有請，所乞不允。

又

省所奏乞宮祠事。具悉。比者李成越境南渡，抗逆王師，有吞噬江左之心，卿以舊弼，臥護諸將，扼其奔衝，使諸將盡銳征討，克復郡縣，而賊不敢出一騎以窺饒信，行朝恃以無恐者，卿之功也。朕方倚毗，共滅此賊，露章引疾，殊拂朕聞。朕之待卿，自謂無愧，至于兵將分合，務濟事機，非關重輕，殆不得已。諒卿體國，必

悉朕懷卿宜少安厥次勉卒乃功以稱朕始終眷遇之意勿復有請

又

朕以卿勳勞委卿江南所賴精神折衝儀刑百辟亦非專以吏事責卿向聞移疾求去數遣使輅手筆開諭至于再三朕之待卿盡矣比覽來奏猶未視事欲遂前請何未體朕眷委之意也以卿平日志不辭難乃貽避事之議忠以享上而蹈慢命之戒朕竊爲卿惜之況今寇攘未除防秋在邇遠近百執宜惜寸陰卿爲大臣與國同體而必欲求去何以責將士之用命率臣庶以赴功朕顧江南非卿誰可卿雖力請朕志不移今遣內侍某撫問候卿視事訖奏卿宜深諒勿復有辭

賜呂頤浩詔

卿以元宰出殿藩州慨然帥師援九江之圍引義竭誠不擇劇易比覽捷報已收奇功斬賊執俘前後非一戰艦旗獲致亦多細想忠勞良極嘉歎輔臣奏卿出入行間衝冒風雨稍愆調護尤用慨然今專遣內侍撫問仍賜卿馬一匹并鍍金銀鞍轡一副至可領也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朕比委卿提重兵制置浙東事宜本圖數日間與卿會于明州今聞明州錢糧空乏豈能聚兵又聞敵人或由常州或由宜徽或由衢婺以犯越州設謀指意專在朕躬若失浙邦朕將焉避中夜思念寢食靡寧今已委郭仲荀辛企宗同力捍禦惟卿忠勇事朕累年共嘗險艱備著勞效昨者提兵勤王定計復計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舍朕則前功俱棄君臣之際休戚是同今則水陸道窮宗社危甚卿宜協謀戮力共捍賊兵若能破敵保我越邦當加王爵以酬忠節卿宜深悉朕不食言

又

朕自艱難以來竭國帑以養士捐好爵以勸功緩急之際鮮復爲用或望風畏怯或臨敵奔潰朕甚悼之今者敵騎遠犯浙東朕方避地海隅這邇復懼卿獨奮忠誠請留明州秣馬厲兵爲決戰計刻章來上三軍實勇載觀志盡良極嘉歎比聞敵遣偏師止數百輩涉遠勞敝勢宜易圖卿以精甲十倍阻險迎擊必可萬全朕有不次之賞以待卿下及將士次第褒擢更宜申嚴紀律毋致侵擾官私惟卿腹心之將朕所倚毗必副眷懷寧俟多調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邇者金人南渡遠陷建康復遣偏師徑趨杭越朕以宗社之重暫避其鋒然念敵人勞師深入冒犯阻險殘暴無厭殆天亡之時也比在會稽呂頤浩欲會京口邀截歸路以爲永圖方須卿來諸究利害遠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倘能投機一戰取勝則中興宋祚征卿之功不次之賞朕不敢吝凡獲賊所有資財玉帛盡予將士已令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及助軍需勉踐爾言以副期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卿比統率舟師邀擊敵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距大江殆將兩月杜傷莫計俘虜良多茲提奏之屢聞嘉茂勳之鮮備豈謂濟師之失援致墮定亂之全功然成敗者天理之難知而勝負亦兵家之常事度向所亡之少豈足介懷准陰益辦于多多向觀來效卿其撫傷旅之衆上俘賊之功以及戰亡故當賞賚今差內侍某前去撫問如欲便赴行在即仰疾速起發前來或且駐師江陰休養士卒即令下戶部行下所屬應副錢糧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朕眷七閩險遠瘠薄俗既纖喬以趨利聞多推剽而爲奸州縣之吏初既失于拊循盜賊之萌又復藉于彈壓馴致紛擾莫獲寔居朕比委卿制置一路入境開俗不憚險艱折賊執俘肅清勝地士卒之氣既振嘉尤之鋒自摧細想忠勤良極嘉歎益賜除于無期期綏靖于里閭訖其外庸勉有襄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陝西宣撫使張浚詔

金人去冬兩路深入南蹂洪撫以至筠袁東陷舒杭以及明越朕以宗社至重父兄未還遠避敵鋒同保基緒而我將士憤積年憤鬱之志乘驅敵勢敵之師各懷賊心人自爲怨張俊迎戰于鄧水劉光世邀擊于江西周望以大軍控禦于嘉禾趙立擁義旅驅于淮甸捷書日報俘虜連來敵人挫傷前所未有愛念既得地利之險以保江浙兼亦因天時之便以規河山惟卿忠勇朕躬動在王室宜風邊微備著勞效宜賜壯猷共恢遠略蓋聞敵人用兵深忌暑月要即騎卒解甲弛鞍之際稍資秦兵投石超距之餘于五月間徑掃巢窟一由同州渡渭以取蒲解一由鄜延界渡河以取晉陽俯從戰勝百倍之氣仰符前王六月之征用我計之未嘗出敵人之不意竊謂一舉可圖萬全卿宜審度事機益深籌慮勉卒賢業無規近功庶幾盡復兩河迎還二聖以底中興之烈豈不偉歟

又

朕以疆場多虞風塵未靜東巡江左倏已逾年西顧秦中遠隔萬里念王靈之阻闕將使指以宣風卿位冠樞衡勳昭社稷挺忠精之特操早被簡知乘經濟之遠猷臨辭煩劇難時咨而臨道獨懷慨以請行載涉炎涼備宣忠力克卒補乘既大振于軍聲猶伏奸復少蘇于民瘼每聞封章之上具形憂國之誠爰遣使輅往宣德意載念高秋在候殘敵未還恐尙肆于貪謀蓋有資于外援宜提勁旅豫控上流諒惟心德之同必體國家之急朕所倚重寧煩調劑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又

卿宣威關陝備著忠勞遣將出師屢開勝捷昨得七月奏已復鄜延一路及京兆府等載觀規畫良極歎嘉仍期八月進兵圖取蒲解自是之後首尾不聞夙夜惟念頗深西顧之憂蓋聞金人會兵進說以窺陝右深恐萬一或墮敵計更宜珍重以收全功今朕留會稽沿江捍禦頗嚴准甸敵人不敢南渡但江南諸盜未靜已遣張俊同池帥呂頤浩悉力剿除皆不足慮計卿欲知因令密院遣人問卿動息軍事曲折可

悉以聞。

又新題

比聞金人糾合重兵，力圖開陝，惟卿倚重，實我顧憂。雖提五路之全師，乃當百戰之勦敵，非實謂信，號令不明，不撓不疑，鮮克有濟。邇來縱敵玩寇，驕情成風，卿能明節制之權，正逗撓之律，則一勦百執，謂不然，引咎歸章，益見忠謹。況乃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所亡不多，無足介意。更圖後舉，以收全功，其堅乃心，益務持重，庶幾盡復境土，以成中興之烈，朕之所望也。所待罪放，想宜知悉。

又

朕嘗聞中天下根本，卿將使指，為朕遠行，載涉歲華，其宜忠力。自得去年九月所上章，尋降親筆，放罪去訖。比覽呂頤浩奏，謂卿失利之後，退保興州，欲取山道，至熙河點兵，以圖再舉。朕復聞此，皆吁增憂。重以山川阻修，道路梗塞，音驛不至，已逾半年，機事之難，于遠度，復念自古成敗，不可必期，卿宜審量事機，擇利而處。敵人既悉重兵，以窺秦蜀，而我師挫傷之餘，或未能長驅而深入也。第宜謹守關塞，益務持重，備或牽制狂敵，不能南侵，則亦惟卿之功。當思小忿，徐為後圖。近者李成跳梁，剽殘江南數州，已委呂頤浩、張俊、韓角進兵，大獲勝捷，想此逆賊，不日勦除。而淮甸殘敵，亦稍引去，諒卿聞之，當亦少寬憂國之意。人向宜悉具彼中事宜曲折，一一開奏。

又

比得卿三月四日奏待罪，及乞選委重臣，鎮撫關陝，事具悉。卿宜風陳厥職，久著忠勤，失地喪師，頗增憂慮。夫敵以乘勝不可當之鋒，我以新集不素練之卒，衆寡懸絕，固不可恃。欲一戰以收功，豈萬全之可必？天未悔禍，既往莫追。然敵人既得志于三秦，必垂涎于全蜀，而又南牧之寇，尙頓淮揚，則吞嚙江左之心，猶未已也。卿宜收合殘散，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川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亦惟卿之功。兵忿者亡，古人所戒，毋疾戰以規近利，毋深入以蹈覆車，益遠乃猷，毋忽朕命，相去萬里，音驛罕通，次舍之間，更宜耐煩，所待罪放，免。

浙西親征詔

朕念中原之微，憤強敵之憑陵，固嘗屈己以請和，尙復阻兵而肆虐。比由海微，還次越邦，赤子流離，殆失耕桑之候。衆庶焚蕩，盡為瓦礫之場，咎在朕躬，禍貽爾衆。幸民心之未替，知天命之攸歸，然而殘寇尙假息于江境，潰卒復肆行于近境，坐念傷痛，詎容懷安。是思晉文桑下之謀，遠跡漢高馬上之路，斥煩御膳，羞之奉躬，鞍馬甲冑之勞，董率六師，巡行列部，既欲撫綏于凋瘵，又將殲于姦偷。庶幾消弭禍吳，圖回基緒，尙賴朝廷將士，州縣吏民，戮力奉公，忘家徇國，各務殫于忠赤，用宏濟于艱難。朕以四月某日巡幸浙西，所有六官百司，並留越州。

賜門下詔

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虞，臨民駭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貴躬避位之

圖專為講好息兵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還歸，庶保丕基，可致四方之綏靜。今則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沖，致兵民推戴之誠，諒內外請祈之切，謂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為，謂遣使出師，恐尋盟而未遑。竊思狎至，復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下之情不可卻，遲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眚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有踐阼承承之託，上徵稱于長樂，以致四海之歡，正家嗣于青宮，以繫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贊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敕書，應于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違，重與典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遭時艱危，兩宮北狩，實賴隆祐皇太后，母儀天下，保佑朕躬，非德寡祐，奄臻禍變，伏讀遺詔，貶降禮儀，固宜仰遵慈仁之訓，爰念太上皇帝，繼統于哲宗，靖康垂簾，授位于沖眇，中更苗劉之變，尤高社稷之功，雖正隆名，未極大養，非盡尊崇之典，曷昭仰報之誠？隆祐皇太后，應于典禮，可比擬欽聖憲慈皇后故事，令有司討論詳定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惟隆祐皇太后，坤儀如昨，敢奉有期，永懷天保佑之功，務極其哀榮之典，爰念慶祐于紹聖之末，即瑞華而退居，復位于上皇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嘉諫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未洗謗傷，久淹歲月，肆朕纂紹，逢時艱難，雖正隆名，未伸褒冊，將即廟庭，而登配，豈容典禮之久稽，用詔攸司，載加追賚，可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中尙書省。

太后賜門下詔

敕門下，以公議私者，哲王之明訓，右賢左戚者，治世之遠圖，吾以寡昧之資，際艱難之運，永惟付託之重，寧辭保祐之勞，聽政垂簾，非眇躬之得已，遭時多艱，豈故事之敢違？已哉御府之瞻羞，仍損家庭之恩數，應敢伸于私諱，恐涉僭踰，復申勅于本宗，以防干撓，乃章兵于內外，咸庇職于朝廷，事屬嫌疑，理宜避免，克自抑畏，期或格于天心，始于憂勤，庶幾繼于治道，咨爾有衆，咸體至懷，除膳羞已裁，裁外，其因垂簾應于恩數，痛行減省，故事當諱父名，亦更不避，以稱吾恭己抑畏之意，本宗子弟，已降詔旨，不任要職，不予私第見宰執，不干預朝政，可令今後不得任內外掌兵官，及在京并行關職事官，忠厚見提舉巡幸一行事務亦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赴闕詔

敕孝迪，朕遭時艱危，宵旰求治，實賴左右前後，協恭戮力，以圖康功，卿學望才猷，前于朕志，圖任共政，時惟舊人，召還廟堂，尤資經濟，固宜朝聞命，夕引道也，倚注滋久，未聞造朝，其悉大臣體國之誠，無徇匹夫小廉之節，亟祗新命，以副虛懷，已除卿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晨夜起發前來赴行闕，不得更有辭免，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春臨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承州殘敵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即指揮茲聽節制比見探報王師
若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特命卿為重宜速渡大江以身督
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而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敵朕亦議遣大軍以為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
懷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浚躬率將士列屯兩淮以至經理上流皆中機會運者遠賊據衆深入蹂躪淮西浚親臨大江以身督戰
將士賈勇一戰無遺而襄漢之間捷書屢上勳勞顯著深用歎嘉宜有褒陞以勸列位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朕比裂江北之地分設鎮撫以捍外寇眷惟江南密邇行在復擇勳望之臣建三大帥所賴心德惟一精
神折衝藉之公言敵自朕志卿惟衡錫朕所眷知九江上流倚卿為重意其朝聞命夕引道也抗章避
殊拂朕懷朕以艱難累歲夙夜究圖小大之臣所宜戮力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復辟之勳當一面之重授
任而往罔敢懈行庶幾公忠表倡列位卿其體國勿復固辭除已令學士院降詔并遣使撫問外故茲親
筆宜悉朕懷

又

朕建三大帥控臨兩淮率用勳望大臣以隆方面之寄卿惟故相朕所眷知昇卿九江選任實重除命之
下已淹歲時猶未奉詔之將襄帷視事彈章累上謂朕失刑命令偏或虧于大臣法度豈復申于百執朕
亦恐道途尚梗或致稽遲期而典憲遽加有傷體貌益思全度務極始終卿宜念九江收復之初百姓渴
之極即日引道往見吏民拊摩瘡痍招撫流冗不獨道阻通慢之責亦得以副朕勤恤之心毋復稽留重
招物議故茲詔示其體至懷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朕遣時多艱移蹕暫避眷關中阻山帶河之勢為天下勦兵健馬之區擇我邊虞倚時將略選在選外傷
然顧懷擬臨遣于樞臣俾昭宣于德意惟卿委稟沈毅世篤忠勳久提雄虎之師式著驅馳之路比覽行
臺之近奏益知分關之賢勞已建殊名俾護諸將旁兼制于五路外折衝于二邊用彰推轂之誠復嚴廉
車之秩寵嘉特異眷倚可知庶圖展盡于微為豈復疑于譏問朕念隆上都而觀萬國孰能同朕之雄
得猛士以守四方遠相韓彭之烈其體朕志無幾前修

賜孔彥舟詔

汝頃事朕藩邸具知忠勤從軍累年頗著勞績比聞提兵進入湖南公肆侵擾遠近驚疑以謂汝有攀附
之恩亦復如此為天下笑朕為汝惜之諒因軍兵關輻非汝本意昨已除汝正任觀察使湖南副總管想

已祇受今聞李成道馬進攻圍江州江南大擾呂頤浩已統萬人問罪朕以行在防秋未欲繼發大兵汝
可統率部曲解圍江州併力以討馬進候勦除淨盡入覲行在不特以功贖過朕當以節度使授卿勉立
大功務全終始故茲親筆宜悉朕懷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朕以金人渡江移幸勞郡委卿宣撫浙部統率將士以捍強敵始欲俟朕駐蹕明州期卿等來今會到錢
錢數極微少深憂乏絕以飢我師而又探聞敵師已圍建康分兵由常或宜微或衝藝以窺會稽則區區
之意專在朕躬又思敵人雖強勞師遠戍已非所利而況吳越四山帶江地皆沮洳道復險狹得地之利
于茲為多若以逸待勞以少擊衆實卿忠智誠非所難又思國家艱難以來裁損百費竭力養兵若俟緩
急以保衛為名不復接戰已非本意而又君臣聚首置身海隅縱維生存豈不有愧朕中夜思念寢食靡
遑今卿與張浚辛企宗有甲兵二萬并率鄉所聚民兵亦約萬人西圍諸江南依山險以此衆戰誰能禦
之卿宜審思以身督戰大將以下有不用命當以軍法從事俟卿戰退大敵功狀來上即除卿同知樞密
院事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賜嚴州柳約詔

金人入寇遽犯臨安復遣偏師遠及明越朕方避地遵海而南將士倚賴時復用命卿守偏邦慨然請行
欲與諸郡台從克復吳會比覽來文良用嘉歎今張俊在明州已聞捷報韓世忠全軍在仙李杜充在嚴
與各屬連擊已令周望道陳思恭統兵前去收復臨安卿更審量事宜統率將士士氣以決進討如不可
躬行即選將官前去候立功績當不次褒擢其餘將士士氣等節推恩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賜浙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汝諧免恩命不允詔

鄭汝諧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慕承丕緒蒙訓東朝國步多艱尤賴股肱之力遂隆嗣統尤先惟艱
之籌博選入蒙俾參兵柄卿純心許國厚德鎮時謙抑多補過之規憲府著權剛之節直而不撓屹砥柱
于中流行其所知灼元龜之先見已信願言之行並圖濟武之文宜密贊于樞機亟延登于廊廟允符公
望何事攜謙往即官常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浙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昉辭免恩命不允詔

李昉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寡昧屬茲艱虞內外險阻有陪危之勢將驛卒情人無買勇之
心顧經世之鴻才付本兵之重寄卿器委閣遠問學淵深榮然華國之文藉甚挾時之望復登彗彗小心
盡得于鄭綱肆演綸言大手每煩于德裕已賴揮毫之助更資借箸之謀入贊鴻樞實諸清議曷過形于
奏簡欲懇于恩章往即欽承體茲眷待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浙除戶部尚書孫觀辭免恩命不允詔

孫觀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文舉政事昔為兩科文學之士思于虛浮而無實用政
事之才思于固陋而無遠謀求其兼全付以劇任卿以文學則博通古今而有可用之實以政事則緣達

利害而有經遠之謀。惟時地官。實總國用。制多寡之數。以節其出入。幹登虛之權。以通其有無。卿蓋優爲。何足遜避。惟長與貳。事任略同。循次而遷。公議僉穆。願祗成命。務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邦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李邦辭。省所奏辭免恩命。具悉。朕惟纂承大統。雖有事于戎詔。鼓動多方。亦莫先于文告。簡求耆老。寓直禁林。卿學探本原。文參經緯。發揮七制。義開黃絹之詞。流落南朝。宜復青氈之舊。仍於論思之益。豈專潤色之工。成命既頒。公言皆穆。事煩沖挹。願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右諫議大夫鄭欽之待罪不允詔

敕鄭欽之。省所奏乞待罪事。具悉。比以強敵歲侵。中原日削。奄入淮甸。駐蹕吳中。引咎責躬。以弭禍變。卿以忠義之節。審諱之言。宏益居多。庸臣沮傷。不悉聽用。肆于滋味。方賴箴規。屏居固辭。非朕之志。往安厥次。益罄乃忠。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欽之待罪不允詔

敕鄭欽之。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惟求諫言。有補治道。方勉告猷之益。式圖已試之功。卿遠識遠猷。純誠許國。踐揚諫省。箴規久著于青蒲。擢長臺端。彈駁於觀于白簡。宜顯彈于忠赤。以弘濟于艱虞。何執抵諫。尙形遜避。往祗成命。益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王孝迪。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天下有緩急之勢。君子有行藏之時。上既求賢。而圖濟于艱虞。下思行道。以自期于若見。則君臣相得。而治功可成。卿望臨一時。身兼數器。顧予眇眇。允賴于交修。惟爾傷人。乃先于圖任。況茲國勢未振。政本久虛。何弗爾于眷懷。尙曲形于謙抑。亟踐厥次。無復有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徽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康允之。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省方觀民。錄德定位。式示臣工之勸。豈容名器之私。卿論虛精。明風力強。敢壽春假守。而羣僚辟易。隱若長城之賢。武林開藩。而千室晏安。肅然慈父之政。肆加訓致。備見忠勞。可無勸賞之公。以慰借留之願。賜金增秩。頒漢室之璽書。晉筆持荷。綴甘泉之法從。增華使節。允協師言。何必抵諫。尙仍固避。往祗成命。願體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敕葉夢得。省所奏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之士。可與有爲。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于衆。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鎮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實行闕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鎮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鎮服姦

暴。允穆清議。寧煩固辭。式遵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淮南諸鎮詔

朕乘德弗類。遭時多虞。敵騎憑陵。食殘滋甚。乘輿播越。艱險備嘗。永懷祖宗積累之勤。遠念父兄劫遷之難。下憫黎元之荼毒。近傷井邑之陵夷。割地賠天。痛心疾首。比旋師于江浙。尙牧馬于淮壖。靜言淹久之因。復有窺乘之意。爰念肇分列鎮。實控賊巢。奮忠誼以致身。必思買勇。願寇戎之在境。諒已疚心。矧盛夏之亢陽。屬敵營之解甲。弓弩弛緩。鞍馬疲羸。事亦易圖。機不容失。宜倡齊公九合之義。共成宣王六月之征。擊其惰歸。庶有符于往志。貴乎拙速。當毋失于天時。想建非常之勳。即膺不次之賞。候詔書到。日可會合。諸鎮同共剿除。淮南金人餘黨。以成大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賜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詔

朕比委卿于會稽。固非得已。始聞駐蹕。馳驛召卿。今聞敵師之東。專欲窺朕。四明空乏。無以聚兵。朕之稍兵。皆會吳越。若不依地利之險阻。作士氣以驅擐。則君臣以寡。去將焉適。中夜思念。圖濟艱危。已詔仲荀。俊。戮力協謀。以捍遠寇。況聞分兵而來。其徒必不衆多。惟卿宗族。被遇累朝。卿之忠嘉。朕所體悉。告辭之際。屢布惻誠。若皆以入衛爲心。則天下非朕所有。卿宜體國家之急。忘位親之殊。買勇爭先。無致嫌隙。實謂之柄。朕不敢私。倘有成功。即頒旄鉞。示茲親筆。朕不食言。

賜州奏捷賜詔

朕觀國家自命。人入寇以來。士氣沮喪。莫敢攬其鋒者。今復遣輕兵深入。四明卿買勇先登。以身督戰。大獲勝捷。忠誼之節。作鹹之功。獨高一時。載覽封章。良極嘉歎。已令張公裕具海船二百隻前去。以俟凱還。更宜勉勵。以全大功。毋使匹馬生還。是所望于卿者。懋功之賞。朕不敢私。故茲親筆獎諭。想宜知悉。

益注朝廷之意。惟是閩粵稍遠于行關。矧經寇虐之震。猶爲東南全盛之奧區。故屬老成而臥治。諒諒鄭崇之革履。卽如宣帝之璽書。而某頃以非才。亦嘗承乏。近觀舊政。故懸播稅之前。側聽與言。必謂無稽之昔。尚賴虛取之大德。庶逃司敗之深文。先辱勝。第深銘感。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啓

伏審外庸既著。克宜輟揚之威。次對復隆。謠布絲綸之寵。藩垣增重。紳笏交歡。伏惟某官。識量敏明。才猷秀傑。學問由于世濟。風績藹于民謠。自結重旌之知。履膺特委之選。鏤金之口。歎滄譚之交。匪石之心。歷險夷而不貳。比者捍禦乘之強敵。撫凋瘵之餘民。恩威並行。聲實兼茂。宜遠從列。以慰公言。歸僑境之優。更賴折衝之略。致行朝之翼枕。益隆夾輔之勳。屬引駕之云初。拜飛緘之遽及。未遑贊喜。先辱謙光。欣感之誠。敷宣罔既。

回賀知溫州章尙書啓

伏審輟六卿之長于中。牧千里之民于便郡。襄帷視事。擊壤隨歡。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涵剛大。志節更險夷而不貳。才術遇盤錯而有餘。折狂悖之氣于危疑之時。抗忠嘉之言于獻納之地。張旆絕域。自請終軍之纓。返命行朝。不棄蘇武之節。益隆天眷。進長地官。方須柄用之榮。退得華宣之請。惟義所在。與時偕行。誠革履之聲。豈容久外。促鋒車之召。勉聽來歸。數慶眉之未馳。辱榮函之先及。靜言欣感。曷究敷宣。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啓

昆陵集卷十

啓

賀范相公知溫州啓

伏審注想舊弼。誕揚明綸。起殿東南之邦。稱中外之望。惟大賢之出處。繫一世之重輕。雖辭榮避寵者。前哲之高風。而求實念功者。明君之先務。況乃邊虞未靖。方深仄席之憂。人望所歸。宜示賜環之漸。恭惟某官。學識足以貫古。宇量足以鎮浮。發大策于寶誼之妙年。登本朝猶馬周之素宦。大河喬嶽。鍾此山川之靈。寶鼎介圭。挺然邦國之鎮。驍騎柄路。旋正台司。與時偕行。密勿經綸之業。不可則止。雍容進退之風。久安綠野之居。寶繁蒼生之望。車轡暫假。聊借重于偏州。鼎鑊正虛。佇歸榮于上宰。某同升固久。辱照尤深。陪末議于政途。莫贊變調之術。假餘光于鄰榻。復親撫字之規。念稍迫于桑榆。且久荒于松菊。矧復支離之難強。不堪倥偬之徒勞。方乞身力請于聖時。期拭目永觀于賢業。願言調護。益副瞻祈。

回賀知福州竹尙書啓

伏審起從祠館。就領仙籙。望實前乎。已歎何來之暮。教條始布。因將不令而行。屏翰增隆。指紳胥處。恭惟某官。剛毅有立。惇惻無華。懿文足以潤色帝猷。遠誠足以經綸庶務。雖揚要劇。舊著事功。久從嶺海之游。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啓

恭審漢號大廷。晉陞良弼。宸衷簡注。見考慎之得人。國勢尊榮。知治安之有日。竊以君臣相遇。古今至難。

玩歲愒日。則必悔于噬臍。趨事赴功。則每虞于掣肘。故時君克斷。委度所以成功。而朝議多違。羊祜不能如意。自非天意悔禍。人謀允臧。則何能用大度之言。于以啓中興之運。恭惟某官。奇才命世。遠畧濟時。洗日咸池。功素高于社稷。擢參蜀道。名已振于蠻夷。雖更夷險之殊。不替始終之遇。屬傳羽檄。趣駕鋒車。復

正位于樞機，仍撫師于疆場，運籌帷幄而決勝于千里，致敵騎之宵奔，端委廟堂而為準于百僚，副輿人之夙望，實惟圖治，何止策勳，伊尹一德以享天心，無間然矣，漢高五載而成帝業，尚猶遲之，益堅帶礪之盟，增煥鼎鑪之勳，某辱知最久，贊喜尤深，聞海相從，已熟養廢之迹，判溪休老，願諸退縮之心，頌詠之私，名言罔既。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伏審決定大策，建中興不拔之基，褒賞元勳，正上宰久虛之位，王庭平賊，海宇交歡，竊以赤烏褒衣，美征東之姬旦，命圭和印，答平蔡之裴公，播在聲詩，光于簡冊，況御選陵之巨敵，有開恢復之宏規，示丕勳于羣工，宜首膺于異數，恭惟某官，直方面不撓，懷大而有容，獻納論思，夙著排姦之節，贊襄輔弼，尤高經遠之謀，惟光武能推赤心而釋侯可，周大事，會羽書之遺至，奉革輅以徂征，師律一新，坐據江山之險，捷書屢上，幾成京觀之封，致醜類之皆奔，本嘉猷之長告，射雕賈勇，雖多季廣之無雙，指微收功，誰出蕭何之第一，宜頒宸綽，首冠台躋，舍爵之賞既行，歸疆之期可待，某逃聞謨告，喜越常情，昔忝同升，謬託金蘭之契，老思自放，願諸丘壑之求，頌詠之私，敷宣莫究。

回馬運使啓

伏審抗旌俯次于近封，視印已從于前日，姦雄之吏，登滅望之前半，凋瘵之民，敗寬條之下逮，羣心相慶，一路所同，伏惟某官，智識高亮，而詳練于事機，才猷敏強，而緣飾以儒雅，念江表瘡痍之未復，繫淵衷宵旰之不忘，願將上不乏于邦儲，下少舒于民力，類非文俗吏之所能辦，故屈老成人而不為嫌，某恭然資病之蹤，求去未遂，仰止軒轅之託，為幸滋多，修廢闕而未遑，辱榮函之遽及，感慙之至，敷述災周。

代郡侯賀運使啓

竊審榮拜宸綽，就使節，允資心計，上幹邦儲，入壇宣風，消辰視事，恭以某官，機敏敏濟，業履粹明，出逢熙盛之辰，益茂經綸之志，久茲詳試，肅有休稱，淺膺容哲之簡求，游被光華之臨道，領均輪于淮甸，已開百室之盈，總轉漕于浙邦，用充九年之需，佇時茂最，入踐華資，某偶此叨恩，鼎來假守，松間德望，適在鄭君之鄉，行途郊迎，聊繼蜀人之寵，依仁竊幸，稱慶無階，跋詠攸深，名言罔既。

同賀郭少傅啓

伏審煥大廷之顯制，進亞傅之崇資，凡預觀瞻，同深作誦，恭惟某官，勳高列辟，望著三朝，入冠殿廡，壯儀刑于階戟，出分帥閫，登威譽于邊陲，曩聞烽火之累傳，屬仰海邦之靜治，介圭歸親，宜膺眷獎之隆，孤誠隆華，增重蕃宣之寄，某披瀝惟危，荷照尤深，側聞綸綍之誕揚，方婉藤屨之獨後，過蒙謙眷，等極感銘。

回江東二漕啓

叨膺宸旨，俾鎮陪都，搆分引辭，方微九重之聽，飛文垂慶，蓋隆十部之賢，深惟留輪之司，非曰養病之地，願官情已矣，老將至而止合投閒，病骨枵然，力既瘁而宜任重，此蓋某官，誠心樂善，屈已定交，借妙語而陰移推揚，先衆人而俯加勞問，方煩諭詔，少安衡宇之居，莫敢謝誠，姑報珍函之寵，感慙之至，敷敘奚

彈。

福州到任謝宰執啓

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效，委寄加隆，雖于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于是具宜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竭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顧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時，進無補于謀謨，退不堪于煩劇，承流輔郡，曾訟牘之未清，假寵輕權，辱召境之遠及，第緣衰茶，屢控忱誠，未奉俞旨，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凋郡，當解煩苛，故畀付于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拚磨瘡痍，僅正信之教興，庶幾引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觸熱之官，諒辰視印，在私良使，仍昔所臨，政拙心勞，吏民習知其鈍，頗冀齒豁，魚鳥亦怪其殘，伏念某，向誤聖神之知，偏更中外之任，由寵榮之隆分，致位滿之挺炎，疾病相仍，長恐晉冒之逼，聰明不及，益知雙解之難，顧其拙之寄，大懼于曠察，而投閒之章，屢關于聽覽，既不責其遲事，又復畀以便藩，此蓋伏遇某官，光輔聖時，丕降寶業，威加有載，收召公辟國之勳，鈞攝無私，得伊尹格天之道，欲借循于湖海，尤慎簡于循良，遂致陳人，復叨舊物，適使輅之轅至，乘帥閫之暫虛，某搜括甚于察濶，公取不嫌于竭蹶，方遭夷之猶夏，當海微之方秋，而乃罄無宿儲，吏能月俸，欲剝膚推髓，恐非仁政之宜，而折骨絕筋，何補公家之急，尚賴至明，燭隱，盛德包荒，惠以初終，免于煩苛，田廬在望，少休抱疾之身，溝壑未填，盡是報恩之日。

轉官謝宰執啓

承流無補，增秩為榮，游選避而弗請，終競暨于非據，伏念某，學既老而益落，氣被病而逾衰，誤膺分閫之求，僅弭弄兵之習，兩年黽勉，敢欺周南之禮留，六沴侵陵，真作漳濱之沈痼，數祈罷免，少道曠瘵，豈向闕于俞旨，復明陞于顯秩，買刀買犢，庶暫反于農時，求牧與劉，愧數關于朝聘，幽撫字之心，分而催科之政拙，功何有于絲毫，緊高明之位，列而亭育之功全，物率歸于陶治，此蓋伏遇某官，德格天之賢業，建時國之遠猷，約以待人，故每棄瑕而錄用，懷于行賞，將使趨事而赴功，枯荄繼費于密濡，老馬徒勞于鞭策，上流甚重，誠非臥治之時，下澤可乘，終假投閒之便，永惟未死之日，期報不貸之恩。

回賀湖州方侍郎啓

伏審光膺眷注，榮領蕃宣，公議稍伸，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受才宏毅，稟氣中和，早貢謬言，藉甚外臺之譽，晚時賢望，揚于法從之華，一從祠館之游，殊憐指紳之論，起臨輔郡，作屏行朝，佇還漢棠之持，豈容孔席之暖，某久欽賢範，欣覲除書，屬明寵之云初，念慶函之未及，遠貽翰墨，第極感銘。

回賀常待制啓

伏審得請其祠。暫雅志。躋榮從。藉慰公言。恭以某官。學問見于躬行。直諒由于世濟。扶持國是。共高
譽。謬之風。謬色帝。不廢論思之益。暫均勞于支郡。賢簡卷于淵衷。自厭風波。有懷丘壑。直西清之五閣。
仰觀出梓之優。親北闕之九重。行被賜環之寵。某比因假道。幸遂披風。屬稅駕之云初。致賀牋之獨後。先
蒙翰墨。第劇成銘。

謝給事舉改官啓

竊維鼎來。未能暖席。扶章甚難。實堪窮途。佩德不貲。寄願無所。竊以賢否異趣。迹每混于淄。貴賤相求。
勢實侔于胡。越疑似之迹。則每離于必見。遠絕之勢。則不能以自通。故有公卿不揖客之譏。英俊沈下僚
之歎。惟誠解超世。則賢否之濫。相絕于千里。以人物爲心。則貴賤之胡。越不問于一毫。用能得其材于
稠人之中。卓然振高義于流俗之外。如某者。愚無一得。窮有百罹。雖科舉腐儒之常談。無經術高世之遠
見。謀及親之三釜。蚤餉口于四方。一昨遷禍不天。痛枯魚之銜索。益身無地。類窮猿之投林。謬策足于詞
場。偶竊名于青局。拜恩四易。待次三秋。訖無補于秋毫。竊已垂于素髮。加以秉性迂僻。與世闊疎。留滯天
都。未暇三書于宰相。竭來鄉校。正期一讀于荆州。豈徒效版以走下風。庶獲執經而趨文席。潘令厭斗臂
之役。雖懷色之遠。顏氏無簞瓢之憂。蓋得依歸之所。既發藥其膏肓之疾。復借重于布帛之言。耳受心
維。日開月益。假道逢之獨晚。故蓬蓬之是宜。豈期酸寒流落之蹤。曲致哀憐收拾之意。茲蓋伏遇某官。人
倫標的。吾道主盟。立心則和而平。故雖疎賤而接以誠。待人則輕以約。于至愚陋而收其寸長。不勞假
借于先容。雅欲振明于公論。顧未能執筆。輒獎借其藝文。有以謝世。謂博涉于墳史。是欲一顧而增價。端
非兩喜之溢言。豈獨推挽以脫于冗曠之中。又將誘掖以堅其問學之志。儻容卒業。庶幾君子之歸。固將
終身以圖國士之報。

同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梓宜威顯揚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懽心。恭以某官。誠洞古今。
望高夷夏。忠烈貫于金石。勳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渴告猷于左右。外庸既訖。理難循次以褒升。用正
機衡。誠數輪梓。庶盡撫于遠路。遂協濟于中興。川陸非遙。莫預造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奠枕之期。暫慶
履之未幾。辱榮絨之先賜。感銘之至。敷敘奚殫。

賀林提學啓

竊審聖承帝選。就領使華。並正師儒之職。振明庠序之教。允符公論。同極欣榮。恭惟某官。學極淵源。文參
經緯。奮揚賢業。光嗣家聲。早闊步于詞林。即橫翔于英殿。雍容學省。夙傾衿佩之心。留滯泮宮。久鬱指紳
之望。惟義所在。與時偕行。果協贊言。遂基鉅用。星輅臨道。雖暫寄于行臺。文旌對揚。諒已膺于前席。某猥
緣塞陋。荷荷春憐。遂聞用之則行。幾欲喜而不寐。山川悠遠。益嘆眉宇之瞻。竿版鼓陳。難極心旌之戀。靜
言抃蹈。實倍等夷。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

茂膺宸選。出擁使華。並正師儒之職。振明庠序之教。消辰視事。揭節宣風。伏惟某官。學造淵微。行成矩矱。
早飛英于藝苑。遂擢秀于詞場。寢履亨途。允膺妙簡。談經學省。已模範于宗英。將命使臺。緊表儀于鄉秀。
諒令吳越之地。追還鄒魯之風。佇列僊功。入登華貫。某祇宜條教。幸託花輝。望眉宇以非遙。致心旌而竊
抃。

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宸恩。與陞右轄。出聖神之獨斷。符朝野之公言。一札播聞。多士交慶。嘗謂經遠者實本乎器識。
垂後者莫大乎文章。字量宏深。于以臨大節而不奪。詞章超邁。用能揚偉績之無前。嘗歷致其兼全。蓋絕
無而僅有。絳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孫弘號爲名儒。或譏其多詐。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時。
亦爲難逢。問自負其所長。輒每悲于不遇。佐佑六經。如韓愈。未免流離。度越諸子。如揚雄。終甘寂寞。上方
講求久遠永寧之計。時乃登用協謀一德之人。宜有卓爾不羣之才。庶幾曠然大變其俗。恭惟某官。氣鍾
英偉。道極醇深。碩學通乎九流。懿德備乎三俊。絕世之器識。在乎萬頃之波。華國之文章。沛然三峽之水。
身既兼于數器。會復際于千年。自膺密勿之知。益發經綸之蘊。便蕃三接。清切九邊。鳳閣擢華。復見坦明
之制。烏臺執法。具高聲譴之風。汲長孺之忠。謂賢育不能輕。董仲舒之道。雖伊呂。無以加。前召登于禁林。
繼入承于密命。發揮典冊。煥耀摺紳。蔚矣邦家之光。偉哉廊廟之具。果由內相。進轄中臺。蓋將力振宏綱。
大明清論。上以告嘉猷于后。下以施實德于民。若曠若舟。即正鼎司之重。如綸如綍。佇聞廷告之期。某江
湖孤蹤。口耳未學。抗塵走俗。自悲流落之餘。誼筆和鉛。尚泥平生之好。比竊名于英殿。實借重于文衡。竊
懷斷復之言。妄起彈冠之志。然而開關一命。在再再非。謀生無負郭之資。望祿有倚門之切。自笑守株而
待兔。可謂迂愚。念昔披霧而觀天。實爲幸會。遂聞新命。尤激儲衷。雖覽連蛇。故喜知音之誤。大鈞塊札。
端如播物之無遺。但阻川途之修。莫預門闥之慶。靜言抃蹈。倍越等夷。

同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啓

伏以勳向書之履。暫別宸廷。懷太守之章。復開府府。恭惟某官。三朝耆碩。多士宗師。學貫九流。而獨探其
精微。文追兩漢。而尤高于典冊。蚤以人望。滿於聖心。直道而行。榮莫甘于茲否。見度而作。後何悔于噬臍。
自詭侯藩。益隆天眷。敦惟惟舊。道愛當新。入境抗旌。擬歡迎之竹馬。當寧側席。行趨召于錄車。某久此周
旋。慨然離索。雲裳滿足。魏明哲之高風。綏帶輕裘。想蕃宣之樂事。方深慶。還好職。以懷之私。鼓陳問
既。

代賀應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命帝宸。登名册府。增寵耀于使節。動榮觀于儒紳。伏以某官。稟姿粹明。應運通敏。游歷光華之寄。
益擅經濟之才。持榮輓之權。邦儲已羨。紀將明之效。天眷有加。膺王綍之崇。登道山之清切。是基持鑒
之選。行奉賜環之榮。某梓里備員。久叨輝光。蘭臺寓直。獲附英游。抃喜之誠。名言罔殫。

回李參政啓

久嬰疾。志在投閒。忽便辭。辭不獲命。胸熱運于遠道。疾驅及于近郊。顧惟舊學之荒唐。加以頹齡之晚。晚。千巖萬壑。設記于昔游。十東三顧。第暫于虛受。況幣屨一空之後。仍過陸多壘之時。宜有傑才。以當重寄。豈伊名壇。可付陳人。此蓋悲遇某官。惇大有容。直方不撓。暫去巖廊之遠。尤傾海宇之瞻。博采衆才。陰借齒牙之論。曲形高誼。首勤竿牘之私。獎與過情。詞華溢目。而某獲聞令尹之政。今復玷鄭公之鄉。條教具存。竊詠嘉棠之戒。風化所繁。願觀拔薤之規。欣幸之私。名言罔既。

狀

回汪相公遠迎狀

伏以四牡駉駉。久涉川途之遠。三台兩兩。行瞻次舍之光。父老駉迎。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望高鼎鉉。勳著旂常。保佑清藩。成五龍之夾日。贊襄清蹕。疎八柱以承天。久避地于炎荒。實銷心于丹扆。向麟濟川之舟。輯暫適高懷。行開鼓物之雷。風雨還荷。某雖竊依于陶冶。茲喜奉于光塵。候館已虛。尚幸臨率之未竭。前旌俯屆。莫訝寄矢之先驅。敢謂攝。首勤華問。咸銘之切。數敘奚殫。

又回鄧侍郎遠迎狀

阻奉晤言。伏迷歲月。迷閱殊用。大樹喬紳。正從靈之清班。洗沈痾之永歎。伏惟某官。才華廊廟之具。器業郭家之光。屹若老成。表于朝著。躋榮武部。方有賴于論思。將命剡庭。復暫勤于行役。願衰殘之屏處。望聲采以非遙。莫遂披瞻。過形問勞。方際霜風之厲。益調鼎餼之和。速返旌旄。上符旋展。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輶鳥臺之南榻。增重舊宜。策龍閣于西清。式昭晚遇。拜恩易地。取日下車。伏以某官。德高。受才英敏。片言悟主。應龍飛天而雲霧來。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藂蕪茂。勉從懇請。暫寄承流。行即還于馬。諒不吝于駿。政途聯事。久聞婉畫之優。江國避嫌。行達寶鄰之託。敢闕謙德。先辱榮函。欣感之懷。致陳罔既。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伏審輟從宰局。出領侯邦。策榮冊府之清華。增重行朝之屏翰。已加條教。第極欽。伏惟某官。學問淵深。器資凝遠。蚤擅指紳之譽。凝結冕旒之知。冠蓋。已想聞于風采。含香閣省。復詳試于猷為。旋陞宰士之要途。宜即從臣之峻列。勉從懇請。暫寄蕃宣。地僻控于江。淮。政資備。人雖經于寇盜。尤賴撫綏。行報政之成。即有賜環之寵。某分符在遠。阻修桑梓之悲。視印云初。竊聽荷福之沐。先蒙問勞。第極感銘。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奉祠宮之香火。病臥漳濱。瞻劇史之髦。喜依河潤。途詠何來之暮。人事快觀之先。伏惟某官。學以躬行。賢由世濟。踐揚要近。盡登論思侍從之聯。流落燕閒。光蹈用舍行藏之義。比從人望。暫領藩符。故大惠于偏州。詎容淹久。奉細書之一札。佇有雲。茲以衰遲。處于閒散。獲研韓之託。勝爲首以非遙。修桑梓之悲。槐魚腹之不敏。首蒙謙。第極感銘。

回知信州夏太傅狀

寶晚投閒。方養病于賦。賦。聖明念舊。復假寵于藩維。已見吏民。具宜條教。敬惟江右。故號吳頭。鑒取在行。尤謹上流之寄。演池未。更深南顧之憂。會是疏遲。莫知稱塞。伏惟某官。義敦久要。學富多聞。貴以幾題。寧論十部從事。副之簪紱。真是五言長城。既增朽質之光。仍託善鄰之寶。庶幾龍勉。少道詞。或婉之私。名言罔既。

回江相公賀正狀

伏以王春肇序。人正。惟國元臣。受天純嘏。恭惟某官。厚德表世。純誠格天。早依日月之光。功高。晚避風波之險。身遠。茲薦祉于椒觴。佇歸榮于槐鼎。方圖修慶。先辱飛緘。或頌之誠。敷言罔既。

回賀九月望日狀

伏以物華就實。序極杪商。月魄分中。歷占既望。恭惟奉使。飭躬謹。乘志忠嘉。順履霜霜之辰。茂膺好德之福。遐蒙華翰。良極感。

又

伏以金風既肅。民興築圃之功。璧月載盈。節紀降霜之候。恭惟奉使。天姿忠恪。使節光華。茂對休辰。具膺遐福。珍題之俯及。仰厚德以難忘。

謝土物狀

伏以暫假旌旄。獲展郊迎之禮。遠煩箱篚。分落庭實之餘。祗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爲銘佩。曷既敷陳。

又

伏以輶軒授節。輻使節之光華。聘幣造庭。分土毛之珍厚。婉無以報。義不獲辭。或陳之誠。名言易。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貢珍遠。良多衡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祗修薄具。少奉清塵。婉率爾以伸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彌激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勩。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祗慙非具。更蒙謙。曲示華。良深。喻言罔既。

代趙帥答高麗使副遠迎狀

伏以遠飭使航。來從出日。肅將貢篚。入觀中天。欣旌旆之俯臨。辱絨膝之遽及。瞻迎伊邇。慰林難名。

又

伏以祗率邦。遠。風馳使傳。俯次郊坊。佇披奉于光儀。遽先蒙于珍。其爲欣。曷既敷宣。

回賀除進大寶狀

備位副藩。久。升華秘殿。復玷寵光。實不副名。榮祗爲。伏念某。學雖泥古。智昧知幾。壯歲固已無。

聞投老安用。平時僅能寡過。遇事則疎。雖強敵之憑陵。固羣心之憂憤。欲資調度。訖無橫草之勞。敢意褒遷。叨拜出綸之寵。懇辭莫獲。忝冒難勝。此蓋伏遇某官。稟氣中和。待人輕約。念勛功必慎名德之重。故開善陰借齒牙之餘。遂致衰遲。亦叨擢序。移書贊喜。辱奉惠之相先。拜命懷慙。識謬恩之有自。其為感激。未易敷陳。

同趙提點狀

聯事江湖。久託提封之庇。臥病衡泌。頓疎執訊之儀。方深眉宇之懷。忽奉誨函之及。馳驅遠道。審畫鶴之鼎來。竊窺光儀。欣景星之先覩。其為感抃。罔既敷宣。

代答鎮江李尚書狀

伏審拜恩。易報。前日開講。凡竊芘蔭。同增抃附。恭惟某官。學養親于聖域。望風著于賢關。獲逢黼履之知。度越精神之右。使舊三接。清切九遷。亟登八座之榮。久降容容。履奉一麾之寄。彌著休稱。報政淮壖。而莫遂借留。下車江國。而已歌來暮。諒履歷之既諳。好環召以過歸。曾幾幾。久茲賸選。方結心旌之戀。復欣眉宇之瞻。念塵腦之未馳。辱榮函之遽及。悚佩之素。鼓陳易殫。

書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伏念攀附英游。蚤辱金蘭之好。棲遲田畝。遊興野草之悲。勉壯殘魂。力伸危懼。某官身處寒苦。遭世盛明。晚誤容知。叨陪政路。奉身而退。訖無橫草之勞。尸祿既盈。已積負芒之愧。更蒙起廢。復承承誼。收材難進。于人非。豐屋復貽于鬼瞰。乃嬰疾苦。以迫衰殘。竭精竭髓。勞瘁。毒乘沴氣。遂通言旨。念聖代之雅選。望台閣而永臨。懷恩莫報。竊恨無窮。向勉須臾之留。以通咫尺之問。伏惟某官。慈昭賢業。允補聖時。調御至和。永肩許國之誼。維持極治。用廣格天之勳。恩既渙于幽明。威難忘于存歿。神離形殄。氣索詞窮。瞻望門牆。無任依戀之至。

答吳公為顯謨書

某頓首。臨海使君子。慕顯謨執事。人主。辱惠書一通。并先公文集六十卷。及雜論疑難。柳子厚所謂如入羣玉之府。珥瑋瑋。各有列位。動心駭目。喜可知也。且欲求品題于固陋之一言。以爲重。則執事不能無過也。某童卯時。喜讀書。綴文。然絕無師承。又少資。不能要極重。問道于四方。每聞先生長者之風。則服膺而心師之。自東坡先生主斯文之盟。則聞先公與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輩升堂入室。分路揚鑣。蔚乎其揚袂。炳乎其相輝。每文一出。人快先覩。某嘗親見一二。而恨不預執鞭之役也。每念士生斯時。獲游東坡之門。如取平于衡石。實疑于繩墨。收名定價。萬世不易。借使後之君子。問學詞采。人物之鑒。出東坡右者。欲加損毫末。亦不可得已。況如某之固陋。而強駁一言。不惟不韙之罪是懼。亦安所措詞哉。來書乃謂揚子雲著書。使不遇桓譚君山。則十三篇之作。遂有齟齬之厄。某竊以爲不然。君子信道篤而自

知明。初不因入而輕重。司馬子長著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世君子。而雖固有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則子雲之書。脫不遇君山。其遂泯滅而無傳乎。至于信道不篤。而自知不明。以得一人譽而喜。一人毀而慍。故左太冲賦三都。以時人未之重也。乃欲取決于皇甫謐之一言。使不幸而謬見小異。遂棄十年之功于一夫之目。豈不謬哉。所以王弼誦郊居賦。僅得其音律。而沈休文拊掌於銜。以幸知音之遇。亦云陋矣。先公信道篤。自知明者也。固不假人言爲輕重。少以文顯。初無子雲一時之謾。而有東坡器許之重。閣下又欲增重于後人之一言。不惟某所不敢。舉世亦莫之敢也。某固以爲執事不能無過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閣下所謂居上位則功業見于時。在下位則文章垂于後。信然。君子處世。必居一于斯二者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于世。立言則有益于後世。其爲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于義命。而無苟免倖得之心。雖然。遠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始有定乎。疑不得兼也。先公名位屈于一時。而文采表于萬代。豈棄除之理。固如是乎。然閣下既以文世其家矣。方且力行先公之學。而見之事業。所以顯揚先公。照耀不朽者。夫豈資于人哉。閣下其勉之。不宜某再拜。

爲外甥定婚書

合好所以繼後。茲重大倫。納采而復問名。式嚴嘉禮。占鳳鳴而協吉。贊雁幣以通勤。伏承令姪女。幼習婦規。頗著容德。容功之美。而某小姪某。長聞義訓。粗免驕奢淫佚之邪。綴緣瓜葛之餘。敢卜絲蘿之好。矧惟自出。久辱深恩。如母存焉。固託消陽之義。非吾耦也。敢忘齊大之嫌。

代答書

事非人謀。夙表刺眉之異。理嫌自獻。或先坦腹之求。念雖採對之有緣。亦貴因親而曲照。伏令姪某。知名有自。居然表氏之甥。而某姪女。幾娘。傳業無人。孰是中郎之女。來從萬里。子孫一身。得告宅中之賢。託此宗盟之重。玉臺下聘。綽著于風流。荆帶贈行。敢忘于訓戒。

無志。志苟不奪。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娛。固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自是射策決科。與鐸聲拾芥等耳。都生一枝。可指日俟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昆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母。泊三梓宮。于是疆場牧宰。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瘁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于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爲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屨。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麋鹿之饜。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逼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石怪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于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于沈痾。俯仰笑詠于一堂之上。固有餘于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頹然四翁。辛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趨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釣樞在坐爲誇耶。于是名其堂爲四老。時兄養正。自樞密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奉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祿閣。爲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爲浙東鹽司屬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憤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爲人。一日出藁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遺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于手。與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于文學。而晝窗夜燭。抽肝擢胃。苦心龍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瀟灑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爲駒龍。雖風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采。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開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什一。且要余爲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逸。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顧不下視屈宋。豈耶。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詩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齎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進道知進道不坐。疑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昆陵集卷十一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爲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褒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梓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繼以郊壇軍書。略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其臨時。太守率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領帥事。竊歎儒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司遵故例而行。實自魏焉。既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祇見祠下。廡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毋曰可緩。毋憚小勞。歲舉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昆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既而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即居之南園。築爲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致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尉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園廣數畝。梧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思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絕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屬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遠于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躋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附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頃以布衣游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士大夫亦顧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蓋歉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膝有請，上欣然從之。于是雲章奎畫，鳳藻鸞迴，赫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爲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真復見于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榮耀焉。公欲鑲之金石，以修上賜而傳不朽，因爲敘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竹簡，不復見于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于魏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並爲于塵閣，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于經，亦愛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糟粕，結廬剽竊，挂燈扶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于利而已矣。公識慮超世，服膺絕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于窮陋未遇之時，能精悉力，辦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掠火毀，一簣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于利者能之乎？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宸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靜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內，則用之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睹，且將什襲寶藏，以爲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之久，又可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沈，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指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今一世人，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爲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瞋，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導師，輕談空寂，遂令未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覲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嚴密，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歇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即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師，繁風捕影，疑語後學，異日道也，因書篇首，廣衍流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侮所難，端的不差，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慈照禪師語錄序

慈照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應機，接引調伏，如大將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瘳，建炎以來，震漢莽爲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帥師，闔閭挽師來

乾元繼主，雪峯與其弟了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後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霄萬而不及，識乃識其子，師蓋嫡嗣也。次卽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登住四明之天童，一家三傑，皆爲東南大導師，聞者奔趨，見者厭滿，所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爲叢林龍象，亦盛矣哉。慈炬所燭，皆靈自消，猶且開方便門，以無說說，普度一切，無茲攀上品，就宮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卽見與聞，而自悟入，豈無其人耶。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序。

跋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路公之功名，荆公之譽遇，非異時幸相比，而二公廷靜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賓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下殿，而辭益堅，路公遂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蓋臣言事，職也，顧不加罪，殆貶春州別駕，而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路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監郴州稅，尋倖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路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槩見也。至林夫之論荆公于裕陵，委已信任之時，越班叩陸請對，而願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路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者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援之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道，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鑲之石，既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雅味于無窮，則道之居官行己，必將無愧于其先云。

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排斥，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槍大劍，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書，爲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爲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于呂蒙也。劉君將權，以忠勇智略世其家，又能博采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意力行，乘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于世。劉君將赴官陝右，出示詩卷，要余志其後，因以勉之。

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惡，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于其子靈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鄉先生，以謬言勁節，冠映指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途躋登茲，念艱難以來，風俗頹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僞使家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跋丁晉公詩

故龍圖閣待制唐公仕於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晉公乃能深知于布衣時。其人物之盛。過人遠矣。詩句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逖。出示所藏聯句。為題其後。

跋唐詩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賸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尚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俗慕尚。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能跋及。況刀筆吏乎。為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不若信此經。或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游戲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觀。歡喜同贊歎。

跋唐于文帖

景晉所藏于文。或以為褚河南。非也。當是薛少保書。凡闕五字。曰世。曰民。曰乘。曰治。皆避唐諱。則唐實真蹟。可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曾祖道衡諱耳。少保師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蹟。刻意摹寫。頗有典刑。此書有膚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蹟殆絕。此書無一字刻缺。當與夏瑣。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慈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于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老人將寂。猶為廣濟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歟。諄諄于表之。蓋為道也。

跋辛金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為榮。間有非真蹟。而不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廢。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非一所得。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讓之。豈浮屠氏之學。所在貶耶。

跋顏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于心。書法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遒勁。初若無意于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壘。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繁欣戚。世之淺丈夫。臨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婉也。紹興十年二月八日。

日。昆陵張某子固觀于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操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為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為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冢。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熙寧己酉春二月。王荊公始參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敕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溫公嘗辨論幾萬言。廷臣以為非者。亦十七八。于是御史中丞呂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顗。極論安石專肆智慮。輕易速度。旋駭物聽。動搖人心。以至會公亮畏避固寵。趙抃竊括依違。反覆數千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意異。故貶錡。顗。當而勅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冤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于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勸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呂獻可首以論交石得罪。氣餒焦灼。不覺則懼矣。公復毅然。曾不為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既造公餞別。又以手帖勞之。實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于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瞻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為天下道也。溫公善隸。故楷法有隸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婉矣。鮑君以謙卑受二公之知。其賢于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蕭散。有闕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康誥畫

山水一變于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康誥尤為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丘壑。不能辦也。所謂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顧豈工人能描筆耶。知吾者希。真奇殆絕。臨本之優厚。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傳也。為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為親訟冤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

年亦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雖封既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蓋遺體也。襲藏巾箱。猶懼遺逸。乃龜石而瘞之。先益之側。且舉。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爲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于孫叔靜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種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于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猾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六大士于黃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慶祈之意。閱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早勢既廣。疑天數默定。雖仙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雨霽。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傳說躬養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于子者。學爲王者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後

題樹樹圖後

嗚呼。以僞漢僞劉劉之小國。劉聰篡逆淫暴之虐主。賊殺不辜。如蓬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以納賢名國。魏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劫停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于非命。雖味樺木之智。其忠于所事。賢矣哉。官怪士處明時。事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誤以誤國。視元達宜有愧。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八月望日。書于建康郡齋。

題耆英圖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頹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實政地。早夜恤勉。圖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讀不能去手。況文富司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摹。復手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書。昆陵張某子因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聘其詞華。乃或夸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遒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

坡道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銘

銅雀瓦硯銘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承可。昆陵張某銘之。其製則疑。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欽仰靈異。因爲贊于後。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于一刹那頃。香山大因緣。慈念苦海衆。慈慈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扶眼斷兩手。不啻棄諸唾。欲然千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贏餘。是故將示寂。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霆。須臾各歸止。太虛自寥廓。我今仰盛蹤。歡善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畫像自贊。

頌

漢神魚舞河頌并序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庶政。齊居臨決。登用內親。綜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滂澍。百穀豐登。昆蟲罔殫。熏爲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黃龍神爵之祥。史不絕書。越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見于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成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物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爲武王受命之符。而諸侯繼踵之盛多。亦以輔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感格。三靈嘉應。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游于濠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高宗。周宣致之于此。端知其不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修盛德之事。頌曰。物固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地報貺。垂恩儲祉。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邦隆大業。輝威耀盛。水陸陸。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罔殫。既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德。匪神之私。乾符坤珍。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變與絕河。天氣清靜。非龍非螭。發祥流慶。罔罔洋洋。如出禹穴。頽首莘尾。揚鬚鬚。疾徐俯仰。助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生。安于深渺。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其發龍門。棟頭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具瞻龍顏。喜欲翫。背在庖犧。河出馬圖。

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虞舜。詔作歌。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鯨。北溟之鯢。披圖攷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既受帝祉。改元之詔。煇耀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義興。中宗中興。繩其祖武。時而興之。用繼樂府。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維正生以忠勇英傑之姿。撫臨一方。發以聰明正直之德。廟食百世。闕越全盛。踰二百年。生齒日繁。衣食滋殖。推原所自。繫神之休。某來帥此邦。越今兩稔。風雨時若。民兵晏如。德神之私。其敢忘忘。願瞻廟貌。頌徽弗厭。乃捐公帑。命有司飭而新之。以稱一方崇事于百世之意。工既訖事。不敢不以告。

上梁文

德飛亭上梁文

伏以老馬伏櫪。已無千里之心。倦鳥投林。惟幸一枝之託。倦游居士。效官三紀。遇主十年。再入政途。屢臨藩郡。易盈之器。每虞富貴之危機。多病之身。復有烟霞之痼疾。率真祠之香火。收暮景于桑榆。揚子一區。足庇風雨。蔣生三徑。旋理林泉。製東閣非曰宴賓。倚南窗敢云寄傲。冬延可愛之日。夏迎解慍之風。固將蘇病骨之支離。亦復騁幽懷于眺覽。小山秀發。屹衡嶺之奇。萬沼清深。助潞潞江湖之趣。景絕尋丈之內。意超宇宙之間。土木不煩。工徒自力。既謀辰于龜策。遂趨架于虹梁。聊贊歡謠。且形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聲聲擊響。躍中居士。未忘憂國念。吾皇十載。尚行宮。
兒郎偉。拋梁西。門去長安路已迷。長願窮冬。開夜柝。臥看落日吐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五柳陰陰。翳碧潭。小沼無風。開曉鏡。奇峯得雨。上凝嵐。
兒郎偉。拋梁北。瀕洞風塵。何日息。將軍有意。定三關。老臣願上。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煦煦太虛。包萬象。悠然舉目。送歸鴻。不放纖塵。礙清曠。
兒郎偉。拋梁下。盤壤耕田。陶聖化。相期努力。事軍須。四郊幸有。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漸偃。萬乘言旋。夷狄遂平。于鳥鼠。邊陲永息。于狼烟。四海九州。共慶中興之旦。五風十雨。長逢大有之年。俾居士安山林而老矣。與親朋接盃酒而欣然。謝利名之奔走。脫世俗之拘繫。

昆陵集卷十二

祭文

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羣羣。朝廷重輕。實繫臺閣。表表辛公。勁節清標。表裏端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屢詔不回。望實彌隆。天子注想。起公南林。念時多艱。翻然來翔。崇論宏議。舉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諛不激。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即大用。被病乞身。香禮彌重。臨漳便郡。延閣清班。暫煩臥治。跼促言旋。既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即長夜。百身何贖。某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存歿。露電一空。觴酒寓哀。侑以斐詞。公亦無憾。惟時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少監文

嗚呼。公家三秀。定交蒼川。離合升沈。逾三十年。雖伯季氏。繼踵下世。獨公倜然。又以病廢。念昔猶子。贊我幕府。因復見公。嚶嚶笑語。倒指再闔。計吾忽聞。賢人與嗟。歲實辰辰。嗚呼哀哉。孝友慈祥。家以雍穆。學問詞采。士所傾屬。越在靖康。刷羽登朝。蟬陞蘭臺。咫尺烟霄。天膏其予。忽復垂翅。其密不施。老于跋屨。抱疴十年。衛生有經。謂雖阨窮。必永其齡。蒼蒼不淑。何奪之遽。匪公是哀。善者其懼。某謝病里居。欲弔道阻。緘

詞寓哀有似如雨向變

祭謝參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而直出入累朝騰譽赫奕晚踐政地言則神益造次忠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暖席天乎不淑喪我耆碩嗚呼哀哉某謹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席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亦趨召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催周訃音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食有干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顯顯公實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寤寐侑觴矢詞莫為悽惻尚饗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寇南渡將士辟易遠遁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乘機務予泰西極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東顧西望無所歸依公時入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難不敢固予亦游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沈痼藥下咽立致厥仆凡所施設勿亟勿遽補綴漏網生息保聚拊摩飢飢洗刷積蠹遠近偷以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賦詳慎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啟沃不吐茹不茹慨念憂朝茲謀逆路得實猷溢衣冠垢汗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一始頒食香竝怒翻然奉身有赫其髮予亦隨月復以病去公居于溫脫履世故島嶼雲水日尋杖屨若將終焉情友國賢予帥既懷懷綏南赴遲近之笑置酒修具送于水濱遺色凝沮解手背面數杯尺素後公守溫上意益注謂公還朝其掖天步我歸里門奄不聞計朝餐未終驚失七筵盛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頽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驟翼飛兔後腐爛膏良樂莫御曾不芥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少假年茫昧孰喻嗚呼哀哉某抱疴里門南北異處莫不臨棺送不及室同朝之契生死懸負疎詞寓哀莫寫情懷尚饗

祭胡尚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編明殿學士台州使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閱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予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略同白髮在顏頽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溫尋復南遷尚存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冊之文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于從臣未究業蘊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予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談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啻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能衛生宜極期頤我哀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於世別我逾年屏旆遙歸予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肴羞庶品寧如

平生大嚼痛飲拂龜告吉歸定有時俯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楮紳慶鍾其家綽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嫺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順所格家道以肥舅踐政途夫持從妾炳蔚後先登茲龍閣名號顯榮衰衰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堪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某謬領州麾稔聞懿德敢緣末契薦此薄物哀哉尚饗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公誌銘

建炎三年春女直犯淮南余以史官扈跸車南渡抵錢塘亡友陸虞仲之子景端與其仲過余泣且請曰不肖孤奉先君子之喪至自京師既克葬而未有銘念先君子之友無厚于君者惟惠顧先君子之好施及不肖孤乃賜之銘則景端死且不朽余方履蹕行在未果諸明年冬待罪政府景端請益堅念余與虞仲交久且篤哀其生不遇而死可悲也乃以其實告之公諱韶之虞仲其字也世為錢塘人曾大父滋以高行聞仁宗朝拜本州文學贈宜教郎大父逢休不仕父申累贈中奉大夫公幼孤鞠于大父器資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為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時學諸基調復州景陵尉次蘇州常熟丞改宜教郎知開德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其定府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為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科復首中有旨除齊局官時宰相汙于勢利護衛寒俊命久不下公恬不介意亦不為小屈或勉之則曰吾嚮技有司而幸中竊已愧矣天子有命實之文字職而執政者不我與命也夫有直公于朝者宰相乃曰彼欲自致富貴耳久之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上會減員罷遂授公大晟府按協律律公亦無愠色或賦簡兮諷公公曰為貧而仕豈曰能賢奚敢沾沾為高耶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會有詔裁罷在京冗局公敏版諸政事堂曰樂府有協律郎又置按協律律完孰甚焉宜罷後果罷通判宜州且攝郡事數月精明豐庶吏民愛仰之漕臣有挾宰相親黨推剝為姦利屬邑迎意風靡無敢逆者時徽州新殘獨賦俾鄰郡輸糧以饒民方告病而微偶能自辦漕臣乃撤諸郡曰已取給他州矣當以應輸見償且轉移之費解迫錢一千二百民益病之公率太守張公叔夜聞于朝宰相下其事漕司反劾奏稱一官益縱衰斂無所憚令民租以次色輸十益六及賤估均經追理積欠民不堪命一日至宜城公折之曰米之精麤斗校十許錢爾奈何欲十許錢取六升耶均經本路惟以若干貫不以若干石蓋朝廷不欲多取于民也今斗米二百而以半價售之不太傷民矣乎積欠皆謂且多亡絕皆不可行漕臣怒譴奏公四罪寓家閩中以聞得旨衡替人皆冤之公自謂無愧不復辯由是人益知公時相既免除太常丞繼擢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公端靖溫厚不輕愠喜人有過失不以挂口燕居接下未嘗妄戲笑見者必為之正容莊語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為詩文以意為主不事華靡所著五百餘篇遺寇亂僅存其半貧而喜施家人或難之乃曰我貧不恤于彼耶便

我每有以千人亦復何幸。至于親故婚姻喪葬不能辦。不待請而助之。坐是難祿仕二十年。家無餘貲。與弟襲之。友愛特厚。妻俞氏。封安人。三男。長卽景端。次景莊。次景寬。景端。迪功郎。二女尙幼。積官至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景端謐喪。藪于錢塘城外僧寺。建炎元年八月。陳通叛。近寺皆焚。而藪塗所在獨不及。人皆異之。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壬申。葬于南山履泰鄉之積慶原。銘曰。

離杯墓誌銘

政和某年鑿三山回大河復禹故道倚山爲梁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毘陵詹公成老知唐濟軍之定陶下車未幾適是役再舉也乃慨然歎曰吾邑小而貧力竭而役未已屬民以苟祿非吾志也遂拂衣而去焉于時僉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于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衆羣小靡靡和附并爲一談公獨以病民至于謝事嗚呼賢矣夫公諱朴成老其字也詹氏周桓王屬大夫家父之後曰強者仕吳爲會稽太守曰俊者唐武德中爲雲陽令子孫家金陵至公曾祖避亂始居于常遂爲常州人曾祖儀祖泌考誼皆潛德不仕考以公贈朝奉郎始朝奉饒于贊樂館延客縱其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于貧不悔公幼警悟與兄揭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賞異之甫冠舉于開封俊譽煜然試禮部不中再舉復報罷繼丁從母內外艱不獲試于有司者十年益刻意問學以功名自期卒于五試禮部策于廷授某府助教主饒之樂平簿黃州司理用薦者陞從事郎泛思進文林郎就移衛之西安丞復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定陶以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年而卒實某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公純孝天至每言平生惟飲酒貽吾母憂終喪因不復飲伯仲謀分異公曰先人之敝廬在其忽忽之西圃有小亭先人所游憩也幸而獲居敢以漱隘爲病伯氏許之凡別業他貨一不取由是益貧晏如也敏而強記讀書輒一過目尤達于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公主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其收科第登禁從者甚衆最賢有聲如鄒公浩交游亦多名公卿陳公瓊俞公偉尤厚善嘗欲同薦公于朝會二公罷黜乃已公卒流落不偶以死有識所深悲也公吏事強敏案牘經目則宿姦積弊無復隱情而卒處以平恕其在樂平郡守曹宣符延致郡下事多諮決時學法峻急公權獄官有胡潤色者以傳授就逮特未嘗受賂公訊所傳義則伸紙疾書所自爲人者凡十篇不留思無一字抵牾公異之遂緩其獄卒會恩免其全謀士類如此曾彥和守饒益器公遇以賓客終吏率郡僚宴饌于郊門外州人榮之凡當塗賢部使者一見必改容加禮雖在州縣不知塵埃趨走之勞也其調定陶故人在要路欲稍薦用之公曰定陶事簡而俸優老而貧者幸也徑歸待次權鹽官令縣瀕海獄多鹽盜公稍寬其禁囹圄遂虛而課亦辦邑人德之既至定陶以三山之役歸意決矣復會使者以度牒糴米數十萬公謂使者曰山東饑魯非江浙比俗不爲僧道故寺觀絕少而廣濟小壘止定陶一邑天寧一寺而經數與諸州等且僧牒數百將安用之使者怒語

頗侵公。公辯詰不少阻。退又歎曰：是趣吾行。章旣上。郡官挽留。公不可。曰：某仕不如志。祿不及養。老通朝籍。恩亦及泉壤矣。而貧者吾所安也。又將何求？遂歸。稍葺故居。開軒名曰友陶。自爲記。大要闢與淵明之出處無媿云。對親舊。置酒盡歡。不問家有無。公雖不飲。客必徑醉。賦詩奕碁。無虛日。客退。覲書不從。家人勞苦之。則曰：吾對書史。如見故人。道舊耳。不以爲病也。寢疾且革。處後事不亂。命筆留語。如釋氏偈而絕。妻邵氏封孀人。賢能相其夫。後公十一月亦卒。子一。必明。性資孝謹。承顏不違。克盡子職。故公居貧而樂。女二。長適龔雲。早卒。女不復再適。次適張宏。皆舉進士。孫男二。惠迪。允迪。孫女二。皆適仕族。公氣韻高雅。商略古今。言辯而理暢。音吐清越。聽者忘倦。詩文敏贍。有思致。談笑立成。若借書于手。至尺牘亦燦然可觀。文集五十卷。易書二卷。語說十卷。藏于家。必明以宣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乙酉。葬公于竹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旣葬十一年。求誌于某。念從公游且久而公次壻某兄也。知公爲詳。敢辭銘。銘曰：三山之役。遠天罔君。吏規功利。竄國病民。公獨有云。吾職撫字。忍毒斯民。趣辦吾事。挂冠神武。如葉蕭睡。里居再閔。郢唱絕和。才豪氣剛。噤不獲施。老于下僚。捐神所悲。有蔚其文。有赫其名。陵谷僊夷。其攷我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璉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且訴于晉陵張某曰始璉之先伯父直講公登進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鞭履滿戶外時叔父編弗侍坐竊聽講論問答皆默識不少還直講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談笑處決悉得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稱貴人時從之游振貧紳孤不問多寡士緩急叩門有請必悉力赴之既去且責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也祿閒修撰蔣公回爲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公康國召與語奇之表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宜和間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爲屬既至見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預其譴處滿人如此不見施用以致士大夫歎息之夷攷其行應銘而璉之先兄璘昔嘗爲無錫令所窘移江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璉具以訴令令遷怒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營救乃免不肖璉報德無日矣惟是忍死乞銘于當世聞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璉得沒于地藏而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以死請念余與通直味平生固辭璉繼來請益勸又以余族父之命鑄諭切至乃鉞而銘之公諱璉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氏亂徙江陰遂爲其軍人曾祖延訓祖維正父文雅皆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封承事郎致仕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年四月十七卒年七十五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卽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璣次璘皆應進士舉孫九人峒峒巖巖嵩岡二未名嶧預鄉貢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璉賢業表于薦紳言可信不誣余旣載其語且系以詩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山之陲納石琢詞萬世是詒

除提舉在京外諸司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知無爲軍無爲縣。未赴。改提舉西京北路學事司。知樞密院張公康國。挽公爲編修官。公謝曰。足不登公門。姓名何自聞耶。張公曰。知公理會氏田。不爲時相屈也。修經武要略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公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特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爲鑒。上嗟美之。擢開封府判官。時京尹苛酷少恩。公約其過而濟之以寬。吏民畏服。府中爲之語曰。不畏府尹杖。但服判曹筆。尹亦德之。表公自代。昭懷太后園陵點檢。公知鄂州。陞判官。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曰。唐崔郾嘗治鄂。開土沃民。刻難以夷俗。非威莫能服。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數奏悉稱上意。上謂輔臣。將圓奏對有體。議論可觀。武昌今得人矣。至鄂。以軍食不繼。洵洵幾變。公慰撫之。郡以無事。明年辰。沔。漢。峽。黃。安。俊。拔。公以糧萬斛饋二州。遣兵援之。賊平。被賞。辭不受。終更知普州。未行。徙知澤州。澤西大旱。澤爲甚。公欲蠲賦。其僚懼漕臣之督過也。噤不敢應。公獨銜以聞。且乞蠲十之九。會周武仲察訪淮右。凡州不以旱聞者。勅治之。得公狀。薦于朝。敕書獎諭。未幾。徙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擄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所哀假道。公嚙然陽應。偵食盜。督兵壓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回。卒投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除開封少尹。輒乘驛詣闕。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贊貳浩穰。智力不少衰。以治辦聞。被旨拘漕寇力。臘。賜三品服。元夕從登樓。上命貴人以寶杯宜勸。一府以爲榮。御筆除大卿。翼日。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秘閣修撰。知通州。復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歲滿再任。素清儉。歸即故居。人不堪其淋隘。公裕如也。子時。欲極溫清之奉。稍易而新之。公聞與姻僭。自娛。終日夜無倦容。子孫歲時爲詩。極水陸甘。無一日不滿意。優游八年。士大夫榮之。靖康間。聞二聖蒙塵。號咷幾絕。尤念太上皇。杳杳知。鬱鬱不得志。疾發。遂上章致仕。嘗戒子姪曰。吾疾殆不起矣。歷仕四朝。臨四十年。以廉約自持。雖無餘貲。伏臘粗給。慎勿嗜利。玷吾清規。一日。跌坐榻後。事訖。手加額上。誦佛而逝。首項堅直。經宿不變。了了于生死之際。其能爾耶。實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宜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妻扶風馬氏。再娶丹陽葛氏。皆有賢行。先卒。拉贈令八子男二人。時。右從事郎。時。將仕郎。女。孫女。並嫁爲士人妻。孫男二人。逢吉。右迪功郎。永吉。登仕郎。遺表恩及其外孫。以其年九月二十六日。附葬于安樂山宣奉之域。公姿醇茂。不妄語笑。始居窮約時。撫四女弟如其子。皆擇配嫁之。好學。老不廢卷。爲文有體要。表章古今詩等二十卷。藏于家。後五年。門人鄧佚狀公行。求銘于某。念頃同里黨。不辭。且致其賢宜銘之曰。

惟得也茂。惟積也厚。以衍其壽。以大其後。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某誌銘

左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詹卒。季弟。狀公之出處行實。治歷官詩。而其尊奉議。自楊李寓書南走三千里。問銘于闕。粵帥張某曰。壽寧行負神明。老失家嗣。悲不克自勝。惟是詹之平生。哉。豈狀不誣。

昆陵集卷十三

誌銘

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某誌銘

公諱圓。字梓仲。蔣氏系出周公。至漢左衛司馬員外郎散騎常侍郎。領會稽郡。子孫因家暨陽。公即其後也。鄉弟兩亭鄉侯澄。居義興。故禮部侍郎堂。知樞密院之奇。即其後也。冠冕相繼。爲昆陵右族。公曾祖某。祖某。考某。皆隱不仕。考以公贈宣奉大夫。母丘氏。贈淑人。初宣奉遭公就學。年十五。誦書史。夜分不倦。宣奉嘗異之。謂淑人曰。他日必大吾門。恨老人不及見云。宣奉臥疾。侍藥歷不去側。有爲人所不能者。宣奉卽世。毀不勝喪。既冠問學。詞采日開。月益。雋譽藉甚。邦人遺子弟師之。常百數十輩。昆陵故號多士。凡四預薦書。一爲舉首。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理參軍。治獄明恕。當死者必求生路。所全活良衆。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雨。行路多渴死。公鑿井道旁。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將公泉。曾丞相布買山于邑人。鄰者訟之。曾爲上鄰。法當得。公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于曾氏者。不遺餘力也。謂公奪民田爲曾氏罪地。屬潛臣劉何劾治甚急。何面詰公。公恬不爲意。敍版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爾耳。何怒。語侵公。公不少屈。何卽悔悟。謂州曰。丹徒奉法如此。吾其可誣人以微禍耶。遂反薦公。時人兩賢之。丁內艱。終喪。

得名世君子之則老人死且瞑而儻不朽矣。君其聞嘉之。余念請之勤言之哀也。敢不諾而銘諸公諱。字巨山。魯氏伯禽之後。望出扶風。上世徙居秀之嘉興。今爲海鹽人。曾祖延厚。祖惟辨。皆德隱居。父壽寧。始遺子官學。以公封右奉議郎。致仕。公幼即警悟。鄉譽煥然。東遊太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揚州天長尉。用薦者陞通仕郎。以勞遷文林郎。移蘇州常熟丞。邑事劇。公攝令。談笑而辦。民愛吏。公豪右慙服。郡人朱勛父子。怙寵陵暴。而禍福州縣吏于嘲笑之間。衆皆媚承。公獨不爲少屈。延安帥趙公銓。詳府儀曹。以親老辭歸。銓授亳州鄭令。邑小訟簡。治行益高。七邑之訴冤獄滯訟者。皆願以屬公。部刺史交列其才。凡十有四人。故相張公商英。樞密王公襄。中書侯公蒙。皆薦之。俄丁內艱。服除。始改宣教郎。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舶。舶司憲朝廷而多奇貨。吏肆自潔。商人亦困于侵牟。公私兩敵。公檢身律下。一掃故習。歲入倍稱。會省提舉官。以漕司兼之。估客挽留。公遮道涕泣。漕臣張穆以吏能自高。亦歎公規畫之善。還朝。復論市舶費寡而利不貲。官不可罷。從之。除提舉兩浙市舶。尋遷福建轉運判官。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明年春。車駕幸永嘉。公慨然曰。天子蒙塵。既不能捍寇難。護駕車。而職在轉輸。宜具一日之積。以佐調度。乃同憲司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賜詔獎諭。且召赴政事堂。仍賜對。詔諭今秋議大舉。器械未備。已屬卿繕治甲冑數千。備以時辦。當不次擢用。公進曰。陛下啓恢復之謀。社稷大計也。至繕治器械。臣子當盡力。不足煩聖慮。退又白宰相曰。修器甲。易事耳。利害有大者。聞去朝廷遠。守倖多罷老。及自本路關歸吏部。州縣多權官。苟偷盡民。皆害之大者。于是得旨易守倖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員。一路便之。尋上所造鎧六千聯。宸筆稱善。建州范汝爲反。怙險跳梁。官軍失利。部使者多以招安爲便。朝廷因遣謝壽。陸榮。撫之。壽。榮。自謂汝爲故部曲也。至則誅以美官。幾幸有功。卒不得要領。公累言壽。榮。儉人。養寇滋患。願別遣大將擊之。既而賊果熾。壽。榮。助爲聲勢。脅制州縣。建劍汀。邵。不逞輩。和附議起。卒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而壽。榮。亦抵罪如公言。尋以繼殺募海舟。不擾而辦。除直祿閣。公自以才結主知。益展四體。修職業。知無不言。上移閔盜連年。詔監司牧守。條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計。公上疏。其略曰。盜賊滋多。由招安之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之得人。便民利物。乞悉罷行戶。以至發常平粟以平穀價。減上供銀以寬民力。上顧謂大臣曰。魯詹所陳皆可行。于是縣令巡尉。衰懦失職。聽易置而免行之。利及天下矣。他悉如所請。致賊財賦。未嘗加橫斂。而用不乏。至軍興或不免于率貨。則約實費。稅吏姦民。不告病。始建賊之張也。朝廷遣將萬人入邵武。駐兵不敢進。邀取軍須。威震一路。官吏踴躍趨命。公曰。本不相屬。何至爾耶。公事止移牒。遂大失將意。而忌公者。從媒蘖之。既而將陞制置使。哀軍食益急。促公至軍。人爲危駭。公即往白事。因曰。朝廷倚制置辦賊。而邵武餽糧。未至乏絕。今餉道梗。戶知之。乃責漕臣飛輓他州以取贏。則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將度不能屈。改容謝之。然公自是歸志浩然。卒以親老求閒。除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拂衣還家。若將終焉。未幾。大臣有薦者。上亦簡記。召爲度支員外郎。凡三賜對。言切事機。不爲甚高不急之論。既遷檢詳。衆謂自是用矣。獨告歸親。俄被疾致仕。不數日卒。寶紹興三年某月日也。官止左朝奉大夫。春秋五十二。士大夫識不識。

曾歎息至于流涕。公至孝。仕稍遠庭闈。則不能一日安職。以故進取泊如也。淵聖登極。以所賜鯉魚。回授其親。及謁告而歸也。曰。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當復旬閒以終老人意耳。晚學佛有得。病。劣無一語及他事。忍死之言。拳拳于老人。可悲也已。公頎然秀整。醇白寬厚。言動有法度。雖與孩稚語。必盡誠信。端人正士。一見則契悅。而儉巧貪鄙之流。疾之如仇。家饒于貲。未始問出入。而于公藏。則稽較精詳。不容毫髮欺也。喜讀少陵詩。以之箋釋。爲文有理致。所著詩十卷。雜文二十卷。奏議二卷。吏役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藏于家。妻范氏。故承事郎直祿閣致沖之女。尙書左丞致遠之姪也。賢能相其夫。男一人。可封。捧公表賀。上即位。命以官。女三人。一先卒。二尙幼。下以三年十二月丙申。葬于湖州歸安縣至孝鄉高峯塢。余既與公友善。而余兄之子。許妻公之子。故得敘載其實。而系以詞曰。才周令德。表粹溫兮。萬不試兮。一出玉垂虹兮。蘭芳入贊兮。紫樞聯雲霄兮。朝鳳儀兮。帝庭嘉。賜止兮。君堂抱奇蘊兮。弗施。農長夜之茫茫兮。若之木兮。清寫高峯之塢兮。君歸。坎石兮。幽扉。且千載兮。騰輝。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冬十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以不起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以左光祿大夫告第。明年既葬。其孤走昆陵。奉吏部侍郎晏敦復狀。號且訴于某曰。先公頃同御史府。相繼登政事堂。先公平生。惟夫子知之。先公即世。盛德遺澤。不絕如綫。不肯孤懷弗克負荷。以沒。儻有詞刻諸石。惟夫子銘之。余曰。嗚呼。余其敢以不敏辭。于是敘其世次。官闕。行實。年壽。卒葬。而書之。公諱綱。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徙河南。至公之五世祖秦懿王審琦。事恭祖。以佐命功。賜第京師。遂爲開封人。高祖承衍。尙秦國賢。肅太長主。累官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鄭王。諡恭肅。于是爲京師甲族。曾祖世融。內園副使。贈太子太保。祖克存。都官郎中。贈太傅。考發。宣德郎。贈太師。宮師。學行著稱。元祐中。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進策十卷。行于世。嘗上書論時政。坐黨錮貶二十年。公幼敏悟。始冠。游太學。試藝數占前列。士衆翕慕。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郎。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雍太學錄。辟雍正秩滿。再任選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于進取。未嘗謁請權貴爲身謀。士論歸重。遂擢尙書禮部員外郎。有吏代書文案。爲姦利。公案獲。法當得賞。公曰。人被罪。吾受賞。安乎。兼王府直講。賜對。徽宗曰。卿德行素著。宜爲人師。由是宣和初。皇子出閣。必以公兼講席。元年。賜緋衣銀魚。明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明年。爲廷試詳定官。天子以得士爲喜。褒詔有舉善以善知賢以賢之語。擢起居郎。獻中書舍人。宰相與公有舊。嘗遣客私于公。要結爲黨。助。公不納。惟公事往見。未嘗輒請問也。宰相不悅。留掖垣四年。而後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貢舉。姦京復用事。根排異己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固留。乃諭京曰。如郭三益。王紱之賢。不可去朝廷。說不得入。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中。虜用者。起公知壽春府。及境而潰兵至。公呼首領諭遣之。皆俯伏叩頭去。秋。毫無所犯。鄉民有嘯聚爲盜者。逼府城。聞公至。相語曰。給事非秦王家耶。王皆持中正節歸鎮。有德于我邦。今其子孫來。奈何犯之一夕。迨

去視事三日。謁廟堂出城。忽復潰兵宵集城下。有司請易日。公不聽。啓關則兵露刃立。從者懼。公沛然如平時。叱馭而行。衆有宣言者曰。此雍丘王給事也。揮衆就列。聽命。蓋公嘗居雍丘。邑人識之。其世德純誠。頃伏強暴如此。金人寇亳社。壽春城惡。岌岌不自保。士民相邀。引避。公留家城中。不爲動。衆特以安。今天子卽位。草恩犒軍。郡幣空乏。不能辦。衆洶洶幾變。時有經制使。寄帑十萬有餘。莫敢輒用。公命給之。衆遂定。卽上章自劾。朝廷置不問。再除給事中。自宋都冠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天子初詔取進士。命公條上所當行者。公因論經義兼用注疏。不當專王氏之說。學者以爲然。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近侍有超轉使額者。引舊制論列。時相道客諷擊其所憎。公曰。中執法天子耳目。可聽以私耶。相惡之。除工部尚書。雖遷。實奪之權。建炎己酉歲。金人渡河。遠近驚懼。以爲必犯行在所。公率二三從臣對便殿。陳迎擊退保之策。得旨詣政事堂與大臣議。宰相曰。諸公之言。三尺之童。皆能及之。不聽。卒破淮南。遂致南渡。公倉卒感怒。不復至其家。儲宮初建。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未幾。元懿太子薨。公惶恐上疏曰。臣爲傅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卽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蓋天子欲大用久矣。移建康。遣大臣宣撫川陝。公奏川陝重地。不可專任。宜求同心同德之臣協贊之。雖不行。士大夫以公言爲然。其後大臣以專命被罪。亦頗悔不以命副爲請也。始上踐阼。太學生陳東言事忤權臣被誅。上自建康幸臨安。至鎮江。公言東以忠死。此其鄉里也。于是賜金其家而官其子。退諸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上幸會稽。韓世忠邀金人歸騎于楊子江。公議遣兵與世忠夾擊。雖格不行。士論韙之。在位數年。稍厭機務。上章求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公雖得請。上眷不衰。嘗于講筵。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之句于扇。以賜公。又嘗遣御器械幸永宗至私第。宣示御製徐熙墨梅花詩。命公和進。俾書于畫卷。及忌躔還臨安。請外愈力。上面諭曰。卿清靜無爲。豈宜遽去。抗章不已。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專務德化。民不忍欺。艱難以來。鄉校墮圯。上丁釋奠。顧瞻而歎曰。斯吾責也。乃捐俸葺之。齋館一新。多士益集。積次淮南軍衣絹。及禁軍關額錢糧。數多。朝廷責償甚急。公度無以辦。卽疏以聞。且移書宰相曰。寧以償欠不足獲譴。不欲以遠詔剝下被罪也。浙東地瘠。詔求直言。復申言之。尋求奉祠。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雖開退猶以國事爲念。應詔上民間及邊防利害十數條。優詔褒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公自登侍從。至政府。于時得失。多所建明。章既上。必焚藁。故世莫得知。晚喜佛書。頗契宗旨。寢疾。家人命醫。且灼艾。公曰。時至便行。留連無益。至革不亂。以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戌字示左右。乃屬纊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將至清源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娶高氏。贈廣陵郡夫人。再娶強氏。封建康郡夫人。子陵。有奉議郎。前通判嚴州。孫男三人。瞻。高。瞻。皆右承務郎。瞻祖。未仕。孫女二人。尚幼。以八年五月一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永定里。公天資醇厚。不事矜飾。行己恭。待人恕。好賢下士。與人語。聲無倦容。人一言善。則手自記錄。族既衆大。南渡以來。往往流散失所。公存撫調卹。曲盡人意。婚姻喪葬。皆身任之。官未仕者數人。每以祿不泊親爲恨。衣食裁取溫飽。服用簡樸。雖位通顯。退然如寒儒。處一室。

惟書帙縱橫。無一種長物。應几蕭然。不異在學校時。人不堪其陋。公晏如也。博涉強記。議論有根據。周文該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翰墨之選。人不以爲過也。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又援取佛書密議。號內典略錄一百卷。藏于家。銘曰。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闢秦鄆。本支碩茂。冠冕聯聯。篤生醇儒。有光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三朝。不茹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鎮鼎山林。孰胤孰欠。俯仰一室。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蒼溪。山蒼水清。勒銘弗緩。萬世之寧。

昆陵集卷十四

誌銘

徵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猷。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且而生公。少英邁不羣。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獄平九郡。太守賢之。事多資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冤。而尉挾怨之貴。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遂罷。其料事明審如此。除鞏州教授。時童貫宜撫五路。氣餒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注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于貫。公辭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公曰。內侍估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忽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至。除國子博士。改官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瑄。捍金無功。剽殺郡邑。擁兵上流。徘徊觀釁。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詣瑄。使人觀從。

之軍車至豫章。徑造其營。環營兵列戟而後見。屠割人以懼。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于子孫。垂名于竹帛。召命之至。當效郭汾陽。朝聞夕引。道也。復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環顧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關。公入對。上勞問甚甚。曰。潛邸舊僚。行擬用矣。進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略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乘旆鉞。非闕茸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于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紹聖初。節鎮守臣。雖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人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觀切時病。所上疏無慮千言。雖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于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又論齊桓。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勳。願陛下躬親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賣勇。而醜敵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尙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罷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估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願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移。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嘉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敵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略謂省衛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捕。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敵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叢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勳。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叢奉。而授異時闕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祔泰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闕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制。復異其名。外有總領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遠太后慈儉之道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叢宮一切備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鈺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綱綱。恐緩急不爲用。于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詞。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愷道加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霑足。人以爲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竊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贖。公私憂危。公至。裁

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于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公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閒。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錫嘉發伏。豪右惕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軍費。賦十而加五六。貧吏乘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爲贏。省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贏。總數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諱竊松溪。妻令人梓卒。聞計痛悼。復累章求外祠。遂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觸熱還鄉。咸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鼎。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尙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遠。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肅之奉。居喪不設戶庭。赴急難。竭貲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予。輒卻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早世。撫其孤猶己子。婦妹百指。撫挈于官下。復推賢讓于之。胸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賈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內午。葬于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產。敘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寔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于時知之爲詳。敢辭銘曰。

太夫人時氏墓誌銘

太夫人時氏。故贈承事郎嘉興陳公獻臣之妻。監察御史繼之母也。年十八而歸。聰敏絕人。遇事迎解。事姑周氏。恭以勤。待姻族。無親疎莫不滿意。御下嚴而有恩。婢妾慙且懷。閨內肅如也。經理生產業。不避寒暑。承事于舅。務以樂石濟人。而家事置不問。姑且老。于是喜曰。自婦入吾門。吾心泰然矣。太夫人躬非約。幸苦以助成其家。然好施予。雖服用物。視人有欲得之色。則不小靳也。篋中常蕭然。歸十有七年而喪姑。又三十有三年而承事下世。既專內外。斬斷一如姑與承事無恙時。晚年事付諸婦。有不能決。必資太夫人一言而定。衆皆歎其不及。遇勝日。必修具命家人訪佳山水。以自適。諸子環侍笑語。彌日不倦。清尚之趣。殆不類女子云。御史通朝籍。遇宗祀恩。以紹興五年二月受封。而其年十二月二十日。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二。明年正月十有七日。葬于嘉興象賢鄉深葉村之原。附承事之墓。子男八人。長未名卒。次公明。公曉。法昭。爲浮屠氏。公陽。公晦。公曜。而確其幼也。惟公陽。公晦。確。奉大事。餘皆先太夫人而卒。女四人。長適陸璋。次吳堯佐。次楊汝霖。長與季亦先卒。仲女早寡。不再嫁。孫男二十一人。女十有九人。已嫁者七人。仲孫男十人。女四人。承事天資醇厚。樂善而不利其貨。鄉人稱長者。先妻馬氏早卒。壯未立嗣。再娶太夫人。而繼衍如此。嘗謂承事曰。自入君家。資用粗糲。羣兒戢戢。他日所乏者非貨也。況君以醫活人多陰功。其後必大。恐不當僅仍故業。承事曰。是吾心也。始命確從師讀書。于是弱冠取科第起家。而學行詞藹。

爲時聞人。擢監察御史。引疾請外。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情實修飾有立。兄弟孝友。諸孫亦彬彬知文藝。族大而睦。中外無間言。里閭有闕。其父母必呵之曰。汝不悅陳氏家兒耶。太夫人素無疾。歲時子孫上壽。綵衣盈庭。長幼序列。膳羞豐甘。慈顏得舒。御史亦不樂遠宦。多從諸昆侍左右。善社康樂。世亦鮮其比矣。會祖供儲庫副使。祖康左侍禁。父允不仕。世爲安樂著姓。父從侍禁至淮南。生太夫人于真州。遂爲揚子人。放其行應銘。而御史頃官余望。中從余守越。復在幕府。知之爲詳。以狀請銘。其可辭銘曰。孰婦非順。鮮正而義。孰母非慈。鮮實而智。夫人有家。爲世才婦。亦既有子。爲世令母。其德弗愆。惟家之肥。爲御史。一鶚奮飛。孫曾環旁。蘭玉茂蔚。既壽而康。遂不以疾。惟公陰德。啓其慶源。卜降起家。以成其天。表于鄉閭。而福全美。鑒銘幽室。以信彤史。

宋故蜀人邵氏墓誌銘

率議郎致仕詹公成老卒之明年。妻蜀人邵氏亦卒。既葬十有一年。孤來泣且訴于余曰。必明不天。併失怙恃。宿夢卒事。久而未銘。大懼先君子先夫人之事。實泯絕于不肖孤之手。重不肖孤之罪。敢以死請。余曰。某從先公游。且親已誌公墓矣。于夫人敢辭。乃爲之言曰。邵氏其先吳興人。乾符中。右補闕安石。以吳興卑熱。徙常之宜興。會祖靈甫。祖藏。父宗回。皆隱居不仕。邵人鍾愛于父母。不輕以予人。公方英妙。鄉譽藉甚。貴人右族。爭以女歸之。公不爲意。獨以邵氏女賢有聞。又羣從光剛。如叶。相繼登進。士第學行著稱。因顯交焉。二家始平章。各意滿。即以配。蜀人天姿靜淑。入門事尊章。曲盡恭順。接姻族。恩意周洽。中外贊曰。詹氏得賢婦矣。歲時祭其先。必親臨修具。四女姪撫如己出。諄諄誨以女工。婦道。女懷其慈。以母事之。謙虛精敏。遇事迎解。公臨官有疑。或謀之。婦人則從容指說。悉中理宜。自奉菲約。不喜華靡。爾佛書日不輟。夜輒秘咒。施餽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數有異應。自書觀音偈。心念不空過五字。于經行坐臥之地。人初莫能曉。及感微疾。夜分索粥。已興坐。斥遣婦婢曰。吾欲少憩。遂枕臂側臥而逝。當盛夏。腐理如生。異香襲人。皆以爲好善奉佛之證云。憲宣和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若干。一男。即必明。二女。適具雲。張宏。皆進士。雲先卒。孫男。惠迪。允迪。孫女。適張庭幹。蔣天友。蜀人至孝。居家事親。先意順適。既歸詹氏。安問一月不至。則憂見顯聞。逮從公宦游。去庭闈益遠。饑食不自安。髮爲盡白。父母歿。屏棄茹苦。日常七八。以終其身。平生容色莊重。不妄語笑。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至過惡絕口不言。救急難。濟貧乏。竭力弗少靳。故死之日。獲無餘貲。必明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與公合葬于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銘曰。處而孝。歸而正。字而慈。信上下。睦內外。具盡儀。外百骸。反其宅。契圓機。播清芬。顯有永。銘斯垂。

墓表

從仕郎臨安府錢塘縣令贈宣教郎朱君墓表

建炎三年冬。金人犯錢塘。縣令朱君死。上嘉其節。贈宣教郎。而官其二子。明年。孤大廉等。奉其喪葬于湖州安吉縣安福鄉之郎灣。後十有三年。大廉以行實狀。泣訴于昆陵張某曰。先君子之死節。太史氏必不

沒其實表。惟是罪獄一紀而無銘。學行志業。與夫死事之始末。未及知之。不肖孤夙夜是懼。宜得當世聞人表于墓。敢請。余曰。先君余友也。將何以辭。遂以狀證所聞而書之。嗚呼。金人初犯中原。大將握重兵者。往往聞風而靡矣。州縣吏或引避。或迎降。無復施一矢出一語以抗者。方其越天斬。犯建業。蹂桐川。而窺臨安也。君乃慨然。請于郡太守曰。賊逼境。宜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扼其喉。徐定守禦之計。守嘻笑曰。吾城可保。吾人可戰否乎。君變色曰。如公言。十萬戶赤子可若何。或謂此成江潰卒耳。非金人也。願得半紙書。往諭之。不然。當緩頰以款敵。使杭民爲逃死計。則某死亦其所也。守婉其言。許之。于是檄錢塘。仁和。捕盜官。率弓手土軍。即日就道。同僚或勸止之。君曰。此書生報國之日也。策馬不反顧。行二十里而遇敵。始知爲金人。稍驅部曲以進。矢集如雨。我兵潰。君兩中流矢。不能騎。左右掖至天竺山。而鄉民有識君者曰。吾邑大夫也。與致于西溪。敵入四略。君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再至再卻。卒遇害。是二月十九日也。嗚呼。君之死。可謂知所處矣。君諱錫。字子美。姓朱氏。世爲安吉人。朱氏出自曹姓。顯帝之後。周封其苗裔。曹挾于郭。爲魯附庸。春秋後八世。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自賈子禹。坐黨錮誅。子孫有避難丹陽者。三國時。故鄣人治。輔吳有功。封昆陵侯。後徙封故鄣。今安吉即其地也。至今蒸嘗于安吉。而朱氏爲大族。君曾祖而上。隱于農。大父璠。始起家爲池州青陽尉。父南強。從仕郎。知越州上虞縣。始高祖某。有智識。嘗自謂其後必大。稍遣子孫官學。于是諸父從兄及從仕。繼踵登進。士科。然皆仕不達。君少有大志。力學。思自奮厲。以亢其宗。亦累舉。始中政和上舍第。授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出爲河東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三舍法罷。去河南教授。陞從仕郎。丁內艱。卒喪。除河東雲中府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改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易京西。皆不行。會金人大入。京師戒嚴。天子命吏部侍郎王蕃爲京畿制置使。挽君實幕府。突未黔。敵薄城下。蕃跳襄陽。坐罷。君籍制司金帛告教等。亟上之。且爲蕃申理。人皆賢之。上即位。駐蹕維揚。近臣薦其才。召赴行在所。除太學錄。君每歎主憂臣辱之時。欲効尺寸報國。不樂爲校官。呵使金國。會遣宇文虛中報聞。余爲殿中侍御史。被旨撫諭京師。遂挽君偕行。時道梗。公欣然戒途。問關賊盜兵戈中。相與爲存亡。抵京師。則金人渡大河。破滑臺。都城盡閉。君略無悔懼意。還朝。復除太學正。甫半月而敵騎至矣。大侃南渡。朝廷稍欲用之。而君詣政事堂曰。縣令近民。類非才。而民被害。願得一邑自試。遂除錢塘令。治行有聞。上自建康幸吳。越。呂丞相諸公薦對。余因論前日撫諭屬官之勞。故事當得賞。有旨轉一官。皆未及行。而金人南渡矣。死年纔五十有一。紹興改元四月壬午。葬其妻史氏墓而合葬焉。三妻。先史氏。次沈氏。後賈氏。四男。大廉。右迪功郎。監衢州都稅務。孝廉。右修職郎。鎮江府司理參軍。士廉。思廉。皆從學。三女。長適右承直郎台州黃巖縣丞潘莘。次右承直郎添差台州司戶金安雅。次進士。二孫男。尚幼。君資孝友。從事及兄疾。衣不解帶。嘗徒走數百里。訪醫于他郡。事繼母呂氏如嫡。居家和。訓子嚴。鄉黨急難。無親疎。身任其事。少以功名自期。遭時艱難。憂國如飢渴。而志不少伸。以死。命也夫。

神道碑

崑崙玄英孫。開風自鄆川。方為瀟湘客。余亦楚湘人。王事亦復聯。相遇一傾蓋。論交即忘年。開口見城府。落筆生雲烟。尋春五亭岸。釣月雙溪船。杯行各酣適。賓客忘拘牽。放辭發奇偉。搜句窮纖縝。我時怯欲降。退避常自堅。俯首試外臺。一矢雙鵰連。聯轡仲與季。三秀來差肩。羣僞為辟易。拱手不敢前。折筵破大敵。未足煩戈鋌。風低忽垂翅。信命付諸天。公飛東陽扇。我訪蘭亭賢。雙魚數流問。五馬方薦延。攝事古山陰。晤語復粲然。禪心扣空寂。誰復捐葦簾。一洗靈玷缺。皎皎尺璧圓。繼從甘陵遊。假道仍周旋。飄零我蓬轉。渠敢自意全。邂逅鳳凰關。公亦仍連連。官學舊輩行。金枝覆文驤。以及後來秀。青雲各聯翩。公方駕別車。去即三山顛。侯期下吳越。寄跡無一塵。向及秋風殘。飽膾鱸魚鮮。我陋不足數。生理亦可憐。爾來龜不隨。策足英俊驪。文羞白羽扇。中豈青銅錢。家風故不惡。幾步徒加鞭。途途得蹤跡。奄奄如寒蟬。別公起歸思。端欲驅其先。經營一莖粟。攀附嗟無緣。隨耳聽知音。拂拭朱絲弦。一札行亦馳。兩葉定復還。關步白玉堂。一揮筆如椽。

貴溪道中寄信州夏蒙夫使君

薄晚雪逾密。助寒風更劇。長塗客衣薄。僕馬慄不前。綠林移玉食。渠敢欺獨賢。行喜見故人。轉領得披宣。冰花散勝弄。玉樹爭清妍。遙知坐獻餘。鈴齋響吟肩。

再和

六花照老眼。令我喜欲顛。頃刻萬株玉。巧趁春風前。佇立聽風語。誦言使君賢。不事廚傳飾。皇化憂不宣。相見雖蒼顏。妙語加韶妍。小邦猶射鼠。安用驚黃肩。

來詩過有稱譽再和

任重非所勝。位高憂疾顛。歸耕半頃秫。榮枯付樽前。來作江南牧。衰謝愧五賢。蘇自謙書范南華故境中興頌周宣。賢能不復道。紆餘定為妍。勿笑百僚尾。三署會須肩。道觀為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月府

謝孫仲益察院借示詩卷

客游跨兩春。曾次飽塵滓。無人挾河漢。為我一浣洗。故人富清製。放筆如劍水。此間渺無津。滂沛到筆底。長發遺大軸。光采照窗几。我時食對案。驚喜失筇匕。風雅問何闊。稍復開正始。滌除塵想滅。肝肺絕清泚。早早上金闕。氣摩諸彥壘。風斤運無旁。四座羞血指。駸駸跨驄馬。奔輪不容規。負大難為力。得坎聊復止。熙辰崇盛典。潤色待東里。風雲吐憤鬱。事業振奇偉。餘暇賦天台。金聲追祖廟。

洪慶善提刑能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若人儒林秀。俊聲自孩提。振聲日千里。衆服驚月題。盡登要路津。獻納蘇黔黎。聊乘使者車。枳棘非鶯栖。戢翼下吳會。客路秋風淒。張帆江之濱。歸夢先君慈。寄傲水南北。忘懷玉東西。況乃味禪悅。已知昔途迷。坐笑老婆神。杖拂勞提撕。祇願浩然氣。中宵吐虹霓。功名儘來逼。未免雲衢躋。祇今寵辱際。淵澄看旋規。龍鍾林陵守。短髮那勝篋。邂逅見塵塵。野鶴羞凡雞。言句謝空機。未易窮端倪。歸來見詹尹。寧復問突梯。

題王巖起樂齋

靜者悅山林。考者慕鍾鼎。人生各有適。所樂滯一境。王郎超世姿。名教得深省。窮通付風雨。一笑萬累屏。閒居祇疏水。開卷味自永。從事雖賢勞。游刃失繁肯。此心故休休。閱世徒耿耿。開軒理松菊。留客辦果茗。得趣地自偏。無塵句尤警。他年觀出處。應廟即箕穎。

澄懷齋記

（案）詩中與君云。當有為某入補議。或謂。澄懷即。此。前。題。因。永。樂。大。興。分。額。錄。載。記。去。
憶昨避寇亂。與君連一壑。別來幾寒暑。杳如參與商。君與喪亂際。徜徉水雲鄉。十年林下夢。不到聲利場。結菴劣容膝。不為大盜藏。此懷那須澄。已作冰雪涼。花竹供四時。飲水樂未央。何當謝塵鞅。解纓濯滄浪。

嵐光臺

雲山屹長空。烟水涵深綠。築臺萬象表。領略在吾目。凝嵐翠欲流。澄光爛堪掬。盡洗塵上塵。長照杯中醑。四達亭（案）此亦說。中。浩。無。旁。吞。納。九。雲。夢。高。懷。有。所。寄。亭。中。亦。空。洞。涼。月。侵。風。檻。寒。烟。逼。曉。樓。達。人。意。有。餘。未。許。俗。子。共。題。關。丘。氏。巢。鳳。亭。以。其。子。登。科。胡。茂。老。名。之。

令君命卿家。一經世道子。煌煌丹桂枝。寂寂隸五紀。竭來山水縣。闕館貯書史。竹梧森翠碧。鸞鶴自停峙。開闢升穴。一鳴驚衆耳。粹羽覽輝耀。百鳥各披靡。英姿凌雲氣。玉頰顰貝齒。唾手取青氍。父老為驚喜。事無英妙年。亦或拾青紫。上堂拜重。此。事。世。無。比。他。說。竹。所。開。烟。霽。千。萬。里。五。斗。折。折。腰。百。鍊。無。纒。指。矯。翼。儀。鸞。作。瑞。明。光。裏。來。者。既。茲。亭。甘。棠。同。勿。毀。

和曾宏甫告別兼簡幕屬

奉詔辭北闕。把麾到南州。向來政已拙。老去語更偷。修教雖屢下。創痍何時瘳。猶喜豺虎息。稍解聖主憂。英英幕中彥。紅蕖汎清流。袖手聽婉畫。藥石兼珍羞。衰邁轉樸樸。萬一桑榆收。吾人南豐秀。未應仄席求。飄泊乘別車。惠然肯來游。周旋見家規。會合非人謀。清詩日轉琢。不厭枯腸搜。束書赴嘉招。掉臂不我留。我無青玉案。何以報所投。從茲謝沮洳。龍門看吞舟。

秦楚材和六一先生秋懷因次韻送別

抱憂久羸疾。兀若朽木枝。別離故作惡。未別意已悽。況此清商時。木落水潦歸。艤舟話心曲。未了舟欲移。借問何匆匆。直恐違官期。念此登臨意。何止騷人悲。子行不可留。子驢殊未衰。痛飲役人事。江上鱸魚肥。

客居聞鴈有感

延延社燕尾。嚙嚙霜鴈聲。兩物巧相避。寸陰不得停。我來燕未歸。倏見鴈南征。客游何當返。節物嘆可驚。哀歌撫長缺。獨夜羞短檠。念營堂上巢。魂爾飛冥冥。

常山神祠

盤輿破結曉。駕言郡城南。雲山為好色。風日仍清酣。古祠據山腹。深堂靜澹潭。我來何所詣。禱祠久已諳。頑冥亦天資。乞靈謾懷慙。同來得我輩。勝處思窮探。爽氣排俗慮。渴應伯清談。臥碑一拂拭。古鏡開塵函。

斯人已仙去。寒泉獨清甘。扶藜山嶺峯。放目窺渾涵。前曉羣峯翔。九仙駐飛輪。後俯歸路迷。城郭埋煙嵐。北望鄧城。平生丘壑姿。回首不我堪。歸來耿不寐。青燈對窗牕。

姚志道有寄輒不借戲呈

我來春未動。兀坐秋忽老。客懷飽世味。塵土不容澡。向餘筆硯癖。俯仰半華皓。中年得異書。夜讀或至卯。剛來口生棘。妙語時耳剌。故人吾臭味。藁紱富綢繆。什襲秘不傳。深若鑿在趙。念茲訪逸遺。從人綴殘藁。何當發其藏。困廩一頓倒。窮途百態惡。歸思疾飛鳥。終當饒所有。共此絕代寶。歲晚同吟哦。乘風上蓬島。

七言古詩

客居坐無茵褥賓至常苦之戲作

廣文坐客寒無氈。少陵人來坐馬韉。胸中富等千戶侯。不使囊中餘一錢。嗟予久客賓到骨。兀坐長恐寒。寒穿才名未踏雨。公調窮愁何遠容。爭先畫餅端知不湖口。鉅薪輒亦遺無年。愧無文茵薦佳客。促膝危坐如寒蟬。君不見漢朝博士能說經。五十餘席輸戴憑。又不見袁尚索席藉凍地。不意頭顱行萬里。空榻蕭然亦安穩。得失榮枯付天理。金鉞覆鞍容壓傷。禍福由來相伏倚。

題舍弟舒嘯亭

不羨高門聯甲乙。欲傍林泉老蓬壺。田間築室路三叉。亭子蔭茅簷四出。春霖竹簷上。蠅牛夏夜藜牀吟。蟋蟀茅草小容舒。丘壑胸中故超軼。晨窗晚徑足披風。細柳修篁長障日。閉關已作柴桑趣。況有田田供種秫。客來共醉豐頭春。長嘯一聲百憂失。遙想妖氛驅象貌。忽見風塵侵轡蹕。勿學蘇門真避世。要似武侯時抱膝。我紆郡紱病且衰。欲報君恩老無術。簪裳未覺柴欄殊。鼓吹殆與池蛙一。簿領幾回迷老眼。況復伸眉縱狂率。已慙成瑨功曹謫。空憶劉琨胡騎逸。還想東臯落處。欲往從之足雙桂。夢君琢句俯清流。春草池塘到詩律。便應投綬賦歸來。肯待子平婚嫁畢。

題畫

二松偃蓋勢曲拳。二松疎幹凌風烟。霜姿舒卷全于天。笑看草木爭春妍。杖藜誰子行踟躕。欲渡略約過溪船。令我清夢歸林泉。章江流駛行可沿。

和族叔祖古風

去年謝病辭黃屋。夜夜鄉心夢相續。今年罷郡理荒蕪。喜在家庭廟蘭玉。阿翁年德冠吾宗。時親典刑聽約束。懷奇終待玉三獻。世路不堪殊九曲。愛酒惟憂北海空。居貧不作揚雄逐。如何疏懶肯淹留。不爲盤殮爲宗族。忘懷一醉見天真。窮途寧煩詹尹卜。歸作長歌寫悲壯。千載騷人可奴僕。客星在天翁莫愁。赫赫太陽升若木。

送提刑公嶠解印還朝二首

贈君吉水縣煤之玄玉。昆陵免額之毛錐。玄玉磨研勝點漆。毛錐揮灑如印泥。增光臨龍之太字。煥發吐

鳳之英詞。玉旄光邊借前箸。便好再勒中興碑。

贈君西蜀衛生之藥。南臺送別之詩。藥驅陰邪葆真氣。詩鼓平昔同襟期。願言加餐錫難老。念茲分袂送將歸。時有平安寄來鴈。慰我別後長相思。

次韻范參政孟冬大閱之什

承平不用衛與英。赤子頻弄潢池兵。魏贄向侍七國險。韓休欲醫三辰明。吾皇南顧念凋瘵。舊臣雖老堪一行。奉詔褰帷問瘡痍。一意摩拊無他營。爾來松溪掃遺孽。卒歲不聞枹鼓鳴。九農豐登四郊靜。孟冬大閱張軍聲。摩天金鼓動霜曉。井鉞色正參旗橫。羽箭犀利七札薄。鐵騎馳突一鳥輕。是日射獵多中。閱戰士人人逞驍健。猛將一一懷忠精。吾軍如此粗可用。縱有綠林何足平。蜀公之家雄洛京。人物接武多名卿。天涯邂逅見典刑。豈止一善宜肝膈。胸中韜鈴想餘事。筆下文采嘗知名。登場縱觀重感慨。那堪萬騎聽使令。通和息戰固卜策。自古三王猶有征。得君若艾將神武。定看卻敵賢長城。

豐歲行

早禾飽熟收山場。晚禾碩茂青吐芒。五風十雨作豐歲。一飽何以酬蒼蒼。牛遺癘疫大半死。挽犁豈誇人力強。妻兒翁媼共耕鑿。勤勞有此一稔償。人言穀賤三農傷。我喜不乏三軍糧。邊騎長驅自送死。卒致一怒煩君王。將軍輸忠士賈勇。獻俘獻捷來相望。忍令戰士有飢色。努力收斂輸太倉。勿言無以飽妻子。須知餓死勝兵死。

五言律詩

晚霽獨坐。戲呈周元舉。劉希范。許少伊。同舍諸兄二首。

吏散無人跡。風回掃積氛。虛涼客際得。遠靜中間聞。樹色深留暝。蟲香細裊雲。此間應有句。端合與君分。疾風過急雨。碧瓦散晴氛。幽趣何人共。微吟得自聞。扶筇翻倦鳥。岸幘送歸雲。病惱新涼夕。孤斟負十分。

出郊奉祠

薄霧林花潤。微風沙水清。鴻歸心共遠。鴨泛眼偏明。寸綠秋毫累。分陰尺璧輕。滄浪端可濯。蘊食了餘生。

題潤公看經室

潤公看經室。山氣翠霏霏。花雨當軒墮。松雲入座飛。鑿池泉繞室。探木露沾衣。欲覓三山石。空慙心賞違。

元舉希范。見和佳篇。皆有懷歸之意。頗合鄙趣。因次元韻。

湖海關幽夢。峯巒想翠氛。詩囊開事業。禪衲舊知聞。白簡留任昉。玄文付子雲。飛潛俱有適。物理聽羣分。

撫眉游君病起惠詩次韻

蛇影沈杯裏。牛鳴震坐旁。晦明生瘴疫。神物護忠良。喜復神明舊。閒便日月長。關心一枰上。黑白已分行。

王承可惠官字韻詩次韻二首

才疎空許國。老去謾爲官。長病同玄晏。多言愧嬾殘。歸心隨轅水。愁眼望桑乾。自笑髮如鶴。羞看鏡裏鬢。

昔年留建業，授館圓嘉賓。香綈懸高位，淹留有故人。相逢青嶺在，誰信白頭新。晚歲良田熟，東阿豈謬云。
發從樞密徐公游者累月，雖接名理，不敢言詩。念揮斤般郢之門，古人所謂也。日者惡語流傳，不聞
微聽過蒙獎譽，形之篇什，輒復次韻敘謝。

時壇推宿將，一諾重千金。長怯雷門過，惟堪澤畔吟。數篇真謾興，三款悉知音。佳句如傳法，慙慙慰渴心。

和王巖起惠二詩
頻年分將闕，那敢厭塵官。花著雙眸暗，霜侵兩鬢殘。四郊綠罷整，七澤忽憂乾。時方雨未報君恩重，清高愧
伯覺。

勝流還入幕，賢否數嘉賓。起燒盡無遺慮，佳言更可人。中郎才簡亮，開府句清新。淶水稱佳麗，于今不足
云。

和答少伊
秋雨厭煩濁，清時靜垢氛。向來佳句法，不遺俗人聞。少伊詩和氣回霜簡，開心付嶺雲。只應明主眷，符竹
未容分。少伊平章有衣袂情將

獨夜耿耿至旦，蚤作偶書
久客迷歲月，勞生念斗升。寒侵風卷幔，夜靜月窺燈。暗穴鳴飢鼠，晨窗上凍蠅。起來看鏡嬾，種種髮鬢

野飲途中
斜日明官柳，飛紅綴客衣。隔林鶯對語，掠水燕爭飛。野飲聊排悶，羈懷得解圍。言歸歸未得，今昨兩俱非。

胡已茂端明同年挽詞二首
孝友終身篤，詞章一世英。艱難尾行在，憔悴老承明。歸院花輒影，趨朝革履聲。一塵隨逝水，塵迹想平生。

道德文恭公，才猷修簡親。中庸漢伯始，清獻晉平春。望襲高華冑，身終侍從臣。不諧三老約，華屋總惟新。
公嘗與叔祖及余爲同年三
老之約，歸里社相從，竟不遂。

昆陵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送秦楚材使高麗二首

齋鹽太學賢先秋，乘輿聊爲汗漫遊。戲把漢旌行絕域，不因印竹取封侯。波神伯飲鯨翻餉，海雨催詩
吐樓。不獨雞林傳好句，會看弭節上瀛洲。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
新簾。淹留卻恨歸行役，不得飛觴駐蹕前。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

老懷欲別已辛酸，再歲周旋瞬息間。離遠暮潮催兩漿，卻應清夢挂三山。功名不許淹行色，談話何時復
解顏。鷗鷺行間如借問，爲言衰謝合投閒。
紹興丁巳，以大禮館客恩奏，族叔祖有詩見戲，次韻和答二首。
少室山中計已成，臥看朝市等蟬營。對門山雪推詩思，過眼秋雲即宦情。長恐招紳嘲捷徑，勿緣升斗請
虛名。翁看肉食顏如甲，何似村醪一笑頻。

衣冠相望兩鄰家。列鼎當年辦咄嗟。後裔不應猶短褐。除書未怕失丹砂。恩光謾欲沾宗族。品秩何勞問等差。莫笑青衫同畫餅。也勝辛苦踏槐花。

送仲并仲湖州司機宜

佳麗江山得共遊。一時賓主亦風流。鳥飛魚泳皆油幕。虎踞龍盤白鷺洲。坐席未溫俄告別。題輿催上莫淹留。若溪尺五烟霄近。入手功名不自由。

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虛百餘人矣且命屬和不可辭次韻

滄江洗盡眼中埃。飽看江山句更裁。風引前旌如挽去。山迎歸棹欲飛來。捐軀許國憂心在。袖手還家笑口開。應笑龍鍾豫章守。沈迷簿領日回回。

次韻張輝惠詩三首

詩鄰可卜擬誅茅。好句人間見一毫。吟就鉢聲應未絕。流傳紙價頓能高。謾成燕雀追黃鶴。已作蟾蜍避伯勞。清夜月窗裁警句。霜梧風竹助蕭蕭。

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親珠玉看揮毫。風牛絕敏驚曹植。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閒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蔭堂茅。寒夜微吟自創毫。漢子筆通霜氣勁。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蹇足追隨苦。便覺長纜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器。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詰其過因次元韻

咳唾成詩未許攀。腹中應著綺千端。蛇思巧因饒足。倚馬才高肯駐鞍。割肉固非方朔社。燕壘曾入老盧盤。小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曰本城以餘餘盤爲盧盤也

王承可再示次韻

爲飲東越肯忘年。南越相逢兩皓然。杜守謬容居召後。楊文那敢在王前。誰能狡兔營三窟。深羨神龍襲九淵。便合從公下吳會。濟時無術擬求田。

張子華辱爲唱篇有詩要余爲首唱次韻謝之二首

百篇無一可譏評。落紙銀鈎慕伯英。足蹇向來甘後乘。敵勛真合避先聲。深矚君每珠先獲。頻驚吾暫鵲不成。十五大都須趙璧。無勞鼠璞換秦城。

詩名宗黨不虛傳。又復春容見大篇。李蔡名甘居廣下。照鄰文合在楊前。盤針敢下長鯨釣。引路須煩老驥先。紙貴章郎一千首。不妨頻覓浣花錢。

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高誼天涯日講聞。欲趨函丈畏深文。佳言阻聽霏霏屑。秀句欣披藹藹雲。冠序略同慙晚遇。鑾坡竝直記宵分。中朝多少登龍客。應擬沙隄御李君。

楚材出示汪廷俊唱和詩次韻

大篇作者闕春容。肯爲明時歎不逢。通塞任分螭兩角。唱酬應禿兔千鋒。光依日月從初載。名在蓬瀛第幾重。聯轡查歸歸廟去。支離容我受三鍾。

丞相惠詩復次前韻二首

學道居廛郭。典刑今向海邊逢。德容璞玉長涵潤。才刃剛刀始鑿鋒。發露不憂潘鬢二。趨裝行覲舜瞳重。期公展盡調元手。盛取勳名勒景鍾。

開函三復似南容。入眼清詩左右逢。絕唱自應開奧製。全提誰敢觸機鋒。朱弦清越宜三疊。寶玉森羅富五重。袖手吟遊無好句。冥搜空恨五更鐘。

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

澤國秋霖漲渺瀰。天都久客厭驅馳。不辭短褐供萊戲。苦憶長頭課楚辭。帳望巾車陶靖節。浪聞推轂鄭當時。此身長恐儒冠誤。已愧當年學稼遲。

秋空目斷白雲飛。過隙奔駒激箭馳。愛日王符空著論。悲秋宋玉謾徵辭。問天擬決行藏計。擇地猶難喜懼時。負郭僅容供旨味。窮年衡宇足棲遲。

次川字韻

此生休問小行年。合抱遺經老玉川。處世長懷方外友。羨君今作地行仙。風塵京洛傷羈旅。雲水江鄉渺接連。歸夢但隨南雁去。願追鵬鶴上青天。

再惠詩有學仙之意次前韻

紅塵飄轉任吾年。蓋塊丹砂爲稚川。海上龍盤誰可駕。淮南雞犬故能仙。乘家似欲追梅福。琢句何妨學惠連。待爾藥爐丹就日。御風同訪洞中天。

雨中復惠詩仍次前韻

性靈陶冶賴遺篇。秋水慈看灌百川。索米誰憐身是客。餐霞還恨骨非仙。烏髭急雨來還去。雲散衝風斷復連。好句時時慰愁絕。仰高難繼薄雲天。

又詩有卜荆溪之意雅合鄙懷因次韻二首

短檠心醉發生篇。擬築高峯看近川。野性合休林下軌。枯腸常愧飲中仙。化羶未是左元放。傲虎先煩顧少連。何處羽衣從汗漫。君山大山千仞水如天。

心醉微言九九篇。浩如滄海竊支川。著書柱史家傳道。辟穀留侯世學仙。益簡僊推三豕渡。長弓那解兩禽連。極知無用宜幽隱。杜曲無田擬問天。

被召赴經筵途中偶成

度嶺三年歎陸沈。一拋城市洗塵襟。雷轟激石泉聲怒。烟雨瑤雲樹色深。食肉向無緇貝齒。憂時空有未灰心。歸門勸講高華地。倦鳥終當返故林。

汴上小雨復霽

隄沙不起潤如酥。坐看飛雪自卷舒。麥隴人閒牛舐犢。柳陂波淺鱖魚肥。殘花移徑東風後。碧草黏天暮雨初。分付榮枯兩角。濁醪香杏送春餘。

伯恭要賦薌林

相門舊舊典刑餘。戒里豪華習氣除。游徧巖山行樂耳。種成香草賦歸歟。綴芳蘭畹餘幽佩。辟薌芸室有舊書。香燭煌煌照林壑。只應門外看蜂車。

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

開築池亭古剎邊。厭將動業寫凌烟。柳湖寄傲王摩詰。丹鼎怡神葛稚川。樂聖一樽濃琥珀。平戎三尺舊龍泉。一丘勿作淹留計。夜歸歸時席夜前。疏泉斷石寄高懷。仙藥名花取意栽。履道醉吟齊步武。平泉景物付雲來。菰蒲雨洗雙池淨。松竹風傳萬壑哀。怪底茅簷頻下榻。故時賓客滿翬材。

就居城南人皆笑其陋戲作因以自解

紛紛甲第照清都。誰信鳩牛亦自廬。未厭簾櫳聊近市。不須高大擬容車。甌牼夜月陪清冷。入戶風埃痛掃除。豈屋從來招鬼瞰。卻因容膝得安居。

題沈心亭次韻

不貯閒愁學子山。此心分付水雲閒。臨池鰲釣魚同樂。隱几忘機鶴伴閒。爲喜經書依絕境。故安禪榻面孱顏。漁仙事蹟遺遺遺。笑李謫仙謫仙謫仙。

豫章離濟江亭

擬上藍輿趁曉晴。不妨小立聽江聲。青山合處江疑斷。野渡喧時潮欲平。雨脚又從天際起。霜毛偏傍鏡邊明。綠林未靜頻宵肝。敢爲龍鍾款遠行。

久客感懷

自笑行蹤愧古人。歸歟有意坐長貧。霜毛不種自生髮。雲路無梯事致身。春韭秋菘聊當肉。冬裘夏葛總懸身。何當買扁扁舟去。醉兀五湖烟雨春。

夜坐觀書

青燈雙影夜迢迢。賴有塵編洗鬱陶。此事長懸作吏腹。少功又笑爲儒勞。行藏老驥思千里。用否九牛亡一毛。端爲鱸魚挽幽興。擬飛烟艇破秋濤。

睡起戲書呈葛魯卿席大光周舉同舍諸兄

午夢初殘日未西。人情節物睡偏宜。花開花落紛無定。春到春歸總不知。香綉細盤環堵室。槐陰清翳一枰棋。此閒粗有超然處。誰琢天真卻坐時。

春晚即事

風條日萼半披殘。不用登臨意偶然。宿麥吐芒風卷浪。垂楊吹絮暖生烟。送春鶯友分明語。泣水鳧雛取

次眠。觸眼風光渾有味。人生行樂且加鞭。

早秋書事

江城晏退葉驚秋。環堵蕭蕭草樹幽。掃盡塵心清似水。靜看人態曲如鉤。一樽楚醴醉無敵。半榻湘波冷欲流。午枕日斜呼不省。夢魂還上五湖舟。

次韻曾天猷贈知宗趙端禮展鉢詩

幾人能信見前因。滿意肥甘紫色身。曾是鼎鑪華貴貴。肯同瓶鉢苦空人。招呼善友明初地。降伏心魔淨六塵。翻笑花間鶯醉客。空看高冢臥麒麟。

送德遠樞密初召赴經筵

長驅敵騎傍淮涯。又是忠賢許國時。扶義東吳回日較。宣威西蜀正參旗。暫逢貝錦辭黃閣。卻續金華上赤墀。聯事烏臺餘病骨。仰看麟閣寫英姿。

舍弟寄和送行詩有倦游之歎因勉之

幾年頭角鬢蕭蕭。今日事辭盡一杯。好向明時聊自試。莫緣荒徑憶歸來。白頭休歎從人後。青眼多應爲汝開。官及歸時。老去豈堪頻作惡。風帆日斷首空回。

和人晚秋白菊

真真清露灑嚴妝。靜倚疎籬吐芳。不逐黃花候秋節。笑看敗葉隕風霜。寒潭誰致雨陽。曉徑宜登靖節堂。我對冰姿廣雪唱。騎驢無計度飛黃。

游鳳池寺

鳳去池荒今幾年。碧梧翠竹故依然。鳴簫流水涓涓下。排闥羣山寂寂前。幸有清風繼遺社。不堪斜日近虞淵。歸途滿眼春耕了。勸課無功愧力田。

友人惠猊猊毛筆一枝甚佳作詩戲之

猊毛重如鵝毛。老不中書一恨然。宜付削毫貧鄭灼。政堪握筆賈僧虔。判其即合防拋失。恐其甘便棄捐。瓦硯蓬蓬吾臭味。禿翁相對且忘年。

婢子翻羹

杯羹卓午薦朝餐。一飽鵲腸亦爾難。窮鬼還來調韓愈。夫人真欲試劉寬。尚餘食案圭三種。早悟官亭鑪兩盤。傳語厨人莫嫌釜。不應餓死悔儒冠。

李似矩尙書挽詞二首

元禮清門有四龍。雲孫遠跨舊家風。持荷人侍聲名早。仗鉞宣威節制雄。晚歲獨拋塵軌外。高懷聊寄藥爐中。堂堂玉樹埋黃壤。何事凌烟欠此公。

只今耆舊幾晨星。又失三朝一老成。許國忠規關社稷。經塵奇表照簪纓。祇因鼎裏金丹就。無復廷中革履聲。才大故難供世用。空餘拱木翳佳城。

胡進彥挽詞

朝領餘刃發矚刀。使節藩符久謫勞。腰綬六朝知壽考。懸車一紀足清高。光陰不用悲駒隙。溫席無違有鳳毛。晚綴遐年公已病。送行無路首空搔。

惠彥光挽詞

聲馳太學俊游先。膏火窮年味絕編。百戰收名丹桂籍。一麾送老白雲邊。心閒要路門無轍。歲惡窮閭露有烟。全福略無毫髮恨。更餘身後一經傳。

趙約不遠千里命駕相過中道寄示三詩姑和客一篇

誓水論交今有誰。兩翁華髮映朝衣。功名晚晚君流落。衰病栖栖我倦飛。叔夜相思能肯顧。子猷乘興卻言歸。人參動是參商別。三復清詩對落暉。

七言絕句

題明皇聯鑣圖

風流雅復似三郎。故轡春風盤路香。謾說宮中行樂秘。畫圖千古記興亡。

戲題四老堂十首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收身。蒼顏鶴髮團圓坐。知是時平有幸民。兄弟當年七葉興。精神如鶴齒如冰。升沈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已是平頭六十八。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窗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一派荆溪過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臥送飛帆落照邊。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何時更作閒花草。亦遣羣芳次第開。四時花草逐時新。衰年華過眼頻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迎人。繫舟長傍柳陰陰。曳杖時穿竹徑深。蘼草澆花親憶僕。更無餘事可關心。多病經時不著冠。岸巾長對倦雲閒。年來衰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閉關。鶴養丹成鹿養茸。羣叟對舞傍衰慵。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商嶺偷生計已疏。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

題荔枝亭

色味清香美莫名。更憐圓樹碧亭亭。結根得所天然勝。爲對三台第一星。上踐碑。公昔拜相。

花塢

意匠潛符造物工。笑談花塢出榛叢。風條日蕙隨時看。須信春藏指掌中。

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不惟收子看花開。清香篩辣歸春甕。準擬高人勝士來。

閨室

分得騷人九畹香。時人不復更幽芳。小窗低戶維摩室。冉冉奇芬春晝長。

夢室

笑取功名指顧間。歸來心與倦雲閒。閉關不作南柯想。睡起香凝金博山。

圭招

方銳新池臥介圭。水光如玉夜騰輝。不應只作韓侯覲。更喜姬公著袞衣。

菖蒲澗

蟠根帶石傲年芳。秋雨春風拂水長。不用引年勞服食。相公勳業似汾陽。

雙蓮閣

小閣幽深枕淺波。直疑湘水見英娥。不將詩酒傾料理。奈此風前二妙何。

和答錢文高四首

閉門不復過高軒。夢蝶悠悠揚柳村。睡起杖藜經略約。靜看鷗鷺浴晴川。聖恩精思婉婉宜。如如不動契金仙。回觀爭奪紛紛地。已老吳雲不復眠。跡拋朝市不妨清。心照空華故自明。但憶滄浪時鼓枻。肯從金谷聽鳴箏。覓句高攀孟浩然。幾經遠夢漢章賢。深林小隱成幽趣。我得爲卿婉子先。

和答諸兄弟四首

昔向丹墀侍玉軒。路無神補髮蒼然。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三州皇化未歸宜。山水清奇記九仙。白首弟兄長挂夢。喜聽夜雨對牀眠。門對芙蓉碧沼清。蕭蕭五柳似淵明。遠聽林壑風鳴籟。戲看兒童草鼓箏。見相如傳注。如兄弟各有別業。通塞升沈亦偶然。山林高臥更稱賢。似聞小築西湖上。擇勝潭潭一著先。

族叔祖示四絕句次韻

摧頽病鶴怕乘軒。歸路風帆任渺然。環堵故能容兩膝。掃除荒徑老斜川。不樂從軍學仲宣。那能辟穀慕飛仙。直緣衰病干明主。乞得南窗一覺眠。衰頹底物能陶寫。社舞村歌眼暫明。誰似玉人供巧笑。不勞長笛與哀箏。追陪杖履已悠然。把酒詩篇更覺賢。局上頻煩問瓜葛。吟邊端不敢爭先。

竹亭詩和韻

直上烟霄碧玉抽。靜搖月露冷光浮。堂堂勁節冰霜後。元老如今有壯猷。

送客

南渡登舟卽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問爲官意。不買昆陵附郭田。

罷酒

罷酒

罷酒尋花涉斷磯。願將猶復強裝衣。可憐醉眼無分別。卻把旁邊柳折歸。

人惠方竹杖

多病扶筇老自便。得君方竹更輕堅。平生正以方爲累。擬付山僧任削圓。

題崔慈登

風折枯荷蘆葦秋。蕭蕭鶴鶴上沙洲。關心滿眼江湖趣。何日扁舟得自由。

附錄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謚議

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張公謚議文

議曰。嘗謂真儒之用。至無敵于天下。自古撥亂反正。將大有爲也。未始不知兵。夾谷之會。夫子勸容變色。遂使魯弱爲強。儒效何如哉。國家靖康之後。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高宗皇帝。撫艱難之運。念將圖回經。理。擇所用人。爰有雄雉寶臣。以道德縉紳于初載。力挽中流。共濟之舟。風雲一時。自然相感。天同神化。夫豈偶然。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經世正君之學。淵源周孔。自少策勳翰墨之場。輟輟三光。手織五雲。踐揚冰清。亦既極文章禮樂之選。上方惕日太平。責成輔佐。公雍容暇豫。以應天下之機。事物之微。藏于眇眇。衆人甘寢于細娛。而公獨出千慮之表。前知如著。與蔡曰。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才。專意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務。悉付都司六曹。俾廟堂惟防秋是圖。曰。處宮室。享膳羞。服輕煖。對嬪御。以及視朝監人之際。必思二聖母后。謂淮西兵政不可改。謂荆蜀駐蹕爲非宜。撫諭京城。而料敵必入寇。初破淮南。以命帥非其人。所以盡忠竭節于干戈倥偬之際。惻怛懇到。用能輔成祖德。遂躋登茲。非有道德人所爲能若是乎。博士張公。其德其義。則閱諸銘誌。證以所聞。致按證法。且以文證。吏轉官于寺者。以議白其長。合辭爲然。不可易也。然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寬洪之量。不見涯涘。當言者論斥時相。上以章付公。倚公相矣。公竭力爭辯。上稱歎其賢。且以近世不相傾軋者爲無幾。蓋公惟務靖國。協和羣辟。并包翕受。尺寸不棄。雖時相意所不快者。公悉調護。潛爲銷弭。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似宰相。以形貌肖公。嗟賞莫及。後亦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于既歿之後。容譽不忘。顧何修而臻此耶。稽紳相傳爲美談。公未老即退就閑逸。視中興之佐。前後幾公。功名盛矣。鮮克全備。獨公優游里居。身名俱泰。生而望尊。歿而禮崇。平生無一毫之玷。可謂善終如始者矣。按證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今加靖以體文。尤爲當。衆從機爲議。機曰。文且靖。議之盡也。其敢有異。遂諡文靖。謹議。

朝散郎秘書丞兼權尚書郎官兼權考功郎官鍾必萬覆議

議曰。嘉泰元年九月丙子。太常上故參政張公易名于部曰文靖。于是命考功鍾必萬覆議。必萬謹按。證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備是二美。自昔實難。竊觀國朝故老。若李公沆之直道事君。幾閱百度。

呂公夷簡之沈靜有謀。鎮安社稷。證之文靖。孰曰不宜。維公學問淵源。文足垂後。孜孜論建。合古便今。可不謂之道德博聞乎。安于命義。正色立朝。推廣上心。始終一節。可不謂之寬樂令終乎。跡其乞增資諫。以廣耳目。所以明君道之公。論時宰宜專意大政。遠謀所以明政體之要。念二聖之未復。請于居處飲食之際。莫不致思。所以明天下之大義。應天當以實。則謂不可徒恃罪己之詔。言路所當廣。則謂宜如襄攬切至之書。方時相之見斥于言者也。蓋倚公相矣。力爭以爲國步未安。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之望。其識量宏遠。徇公忘私。類如此。至于夙夜寅恭。協和羣辟。惟靖國是務。善類之進。當路有不快意者。公悉力調護之。歸休里門。身名俱泰。歷數公之言行。而授之以李。呂二公行事之迹。豈非異世而同符者乎。大抵易名之典。貴得其質。告于當時而莫不服。垂諸後世而不致譏。以公平生大節。炳炳若此。致之碑誌。質之僉論。太常議是。謹議。

昆陵集拾遺

賀天節節表

下武繼文。適逢昌運。上帝立子。甫屆誕辰。儼圭璽以相趨。舉臣鄰而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昭祖武。幸格上靈。三典用中。普洽好生之德。五兵載戢。坐收不殺之威。允當華夏之心。日致天人之助。臣叨紆郡。級介處江關。神色飛馳。願上萬年之壽。情深鼓舞。實居百獸之先。

賀天中節表

伏以瑞表榮河。協千載一時之嘉會。聲呼喬嶽。壽九州四表之歡心。凡託蓋容。舉深林。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禹功時懋。湯聖日躋。軫國步之多虞。念時巡之淹久。蓄威而待。成道德之安強。履順而行。從天人之佑助。寢消外侮。坐致中興。迎二聖以回鑾。置四方於奠枕。必得其壽。有驗于今。臣叨領銜。欣逢聖誕。且葵菴雖晚。不移傾日之心。蒲柳固衰。但祝後天之算。

賀植刑表

乘錄御天。屬聖神之在運。對時育物。均雨露以布慈。繫畏景之方隆。閱祥刑之未措。上嬰宸慮。渙發詔音。逮及遠方。一清幽圉。中興竊以泣辜流念。見大禹之至仁。扇賜軫懷。仰周文之懿範。欽惟前勳。垂裕後昆。於皇本朝。比跡振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昌遠。舜智燭幽。欲躋羣物於太和。不忍一夫之失所。故出號風。

令。期四海於無刑。玉律金科。庶有生之難犯。茲未革。向干有司。惟深憫於炎歊。重自罹於囚繫。或匪惟良之吏。必與慘獄之嗟。特頒細札之丁寧。痛喻守臣以欽恤。臣敢不倍勤夙夜。仰副哀矜。播厥官。倣謹茲。監獄。職惟宣化。躬佩服於訓詞。國無冤民。庶竭迎於善氣。

賀九鼎成表

王莽敗節。陽德布和。蔡仙掖以凝輝。絢龍文而發彩。數彌海宇。喜溢民心。中其竊以文鼎出於山川。甘露零於草木。而前王已爲盛事。儒臣載於信書。以彰不世之珍符。以示無前之偉烈。未見聖謨獨運。寶器載成。天鑒潛通。殊祥降降。有如今日。登絕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明燭於萬方。麗澤洽於四海。嘉生繁植。協氣薰蒸。顯當天地之心。密契神明之德。故得九牧之金。製器五色之瑞。騰文神物。護持。豈止黃雲之下覆。靈仙降格。且瞻白鶴之來翔。光播無窮。尤昭至治。某適居江介。叨領郡章。職在承流。恭布十行之詔。心存將獎。忝逢千載之期。

謝除攝密表

疏草無聞。已玷嚴疑之直。出綸甚寵。還陪密宥之謀。錫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循牆固避。渙汗莫回。中興伏自兵威既挫。於北敵之強。國勢益微。於南渡之後。衆類傷弓之鳥。將猶肉之鷹。念郊壘之風塵。想籌帷之豪傑。時開真主。固有以駕馭於英雄。事總天營。又有以統臨於將帥。至於參貳攝機。幾亦奉行。文書。曾是艱難。豈容尸素。況如臣者。才極下中之品。進無左右之容。挾策讀書。居懸軍旅之末學。泄官行法。相安州縣之徒勞。由謬簡於攝機。遂濫陪於籌畫。任論思獻納之寄。訖何補於聰明。更文章翰墨之遊。但徬徨於親切。每憂職分。屢丐投閒。取謂卷禮有加。鴻私未慙。付以本兵之重。試其經武之長。倘非効節。於難捐。何以分憂於宵旰。此查伏遇皇帝陛下。撫育萬宇。集勞百爲。從善如轉圜。已兼收之衆智。與人不求備。會同棄於寸長。遂令樞機之委。亦副機衡之任。痛遠人之阻化。終期尺鑑之咎。來羣策以宣猷。敢忘寸陰之惜。尚幾小補。以答萬分。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心勞政拙。宜在誼阿。德厚恩深。猥叨擢序。採居官之薄效。陞祕殿之隆名。薦控忱辭。冀回聰聽。終視顏於虛受。但刻骨以知歸。中興竊以學士之有。大名儲臣之最。高選。景德創制。示舊躬之殊榮。康定限員。見先朝之慎簡。如臣質衰蒲柳。景迫桑榆。無收民御衆之才。第知不擾。有愛君憂國之意。其實甚疎。雖然橫草之勞。行矣及瓜。而代。曩聞警急。莫效馳驅。勝在目中。料敵愧伏波之略。饒流地上。理財謝劉晏之謀。僅知謹於官常。期不違於德意。敢圖簡眷。遽沐褒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圖中興。廣覽以收衆智。開機夷未免於猜。每勤勸化。故名器有時。而假人。雖雖從子。遂令驚劣。亦玷龍光。仰容調之過優。瞻聖人之所屬。循名責實。未知塵露之調。居寵思危。俯謹涓冰之戒。

謝轉官表

紀十年歲底之微勞。申加調論。增三品清華之峻秩。莫獲同辭。登愛以還。懷慙罔措。臣中謝伏念臣。名浮

于寔。用過所長。氣既衰而當戒得之時。位已高而有疾頹之懼。居懷退抑。新免悔尤。況律令三尺安出哉。率祖宗坦明之制。所損益百世可知也。實察吏憲修之勳。自惟罔功。何有于賞。敢謂制祿之書。來上。策勳之典。遂行。例辱進官之榮。曲憐承乏之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賞。敗中興之圖。孝通神明。坐復甯人之疆土。恩被動植。灼知臣下之勳勞。既講信修睦。以和諸戎。故任賢使能。以成其政。功雖微而必錄。事益久而不忘。教令不才。叨此非據。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位之譴。顧政拙而心勞。未敢報恩之所。

謝詔書獎諭表

昔言冒獻。演已懼於再三。瞻聽衆容。慮不遺於千一。肆頒溫詔。俯實寒蹤。稽首拜恩。銘心戴德。中謝伏以。因難狂悖。挾勝驕以長驅。容主憂勤。正戎車而夙駕。天威臨赫。士氣賁餘。紛萬里以爭先。莫寧策而並用。臣頃陪帷幄。久備藩垣。衰遲蒲柳之姿。蹇淺蕪蕪之論。初非言貴。視敢意于代庖。竊歎時危。驚崩迫于恤。綽輒被個。少助節謀。政聞仰契廟謨。特形天獎。煥發絲綸之重。慰增鬱屈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即康功。湯昭聖武。陳師鞠旅。捷書屢上于甘泉。舍己從人。訪問每勞於衛室。猥加勞勉。踰及庸虛。一札十行。不替始終之遇。四郊多壘。示通遐邇之情。臣敢不殊深厚之訓詞。體蓋容之大德。老當益壯。誓九鼎以爲酬。知無不言。庶萬分之或補。

謝傳宣撫問賜藥表

臣某言。十二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主管。合同。憑由司王錫。到府傳宣撫問。並賜臣銀合。臘茶。者隨遣星輅。速若置郵。而傳命。俯頒靈劑。或無咫尺之遠。而登受以還。兢榮自失。中謝伏念臣。叨分近輔。莫著微勞。頽齡浸迫。於西山。況嬰衰疾。短景適隨。於北陸。尤苦邪寒。是資服食之良。以禦晦明之沴。豈茶然之枉質。特簡在於清衷。既賞溫言。復加珍賜。尙方修製。靈於紫府之丹。御寶封貯。貯以白銀之器。王人俯泊。父老歡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上克明。使人以禮。俾盡股肱之力。口全體貌之誠。念臣頃參帷幄之籌。義同休戚。憐臣密備藩垣之寄。衆所觀瞻。特假溫靈。以榮觀聽。起涖涖之沈痾。指日以須。存魏關之精誠。戴天知感。誓圖九隕。仰報萬分。

謝獎諭表

臣某言。近者本路諸處盜羣。相繼平殄。緣久勦聖慮。略具奏知。今月初三日。伏蒙詔書獎諭者。四郊多壘。盡陶簡勺之和。一札成文。既被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臣中謝竊以盜起貧窮。故詩人詠盈止而後甯止。治貴清淨。故循吏謂勝之不若安之。矧惟江西。稍遠闕下。狂匪訟之習。而稔熟其甲兵。遭焚掠之暴。而墮廢其田廬。蟻聚蜂屯。既結而不散。草薶羣蠹。垂盡而復生。上矜九重之憂。尤艱一路之寄。如臣本無術略。加以衰遲。親承調勸之音。恭布寬大之詔。人非木石。固知懷德以歸心。惟有豺狼。亦或畏威而革。而至於遣戍兵而督捕。職首惡以示懲。政以罔悛。殆非得已。故稍戢弄兵之俗。乞可小康。未能臻冀枕之期。曠然大變。心既寬於憂。跡頗類於言功。乃蒙旌闡制之微勞。降璽書而褒諭。人所助者信也。實由聖德之誕敷。臣何力之有焉。從愧恩言之重。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德大德。達舜四聰。孝通神明。外默乎

於強敵。化行江漢。內自格於筆倫。欲獎勵於庶工。故推揚于一善。臣敢不仰體勸功之至意。銘深厚之訓。俯思善後之口方。息愁歎於田里。庶幾晚節。不辱容知。

謝赦書表

際河之封。再歸版籍。配天之澤。覃被幅員。疾雷流傳。輿情呼舞。臣中謝。臣聞晉歷符秦于渭水之上。猶動八萬之師。吳奔曹魏于赤壁之下。僅保三分之地。糜爛其民而戰。功烈如彼而卑。坐視中原。以資敵國。會未有不煩遺難。遂得侵疆。卓然標一代之勳。煥乎如今日之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配天地。孝悌通神明。料強敵於沈機。決大疑於獨斷。修政事而復周境。何愧宣王。敷文德以格苗民。遠符虞帝。既獲和我之利。大推肆眚之仁。夙贊鈞衡。薦分藩翰。惠此中國。已共沐于湛恩。守在四夷。願永觀于丕顯。

謝賜戒石銘表

陸所勒銘。夙仰祖宗之訓。輅軒傳報。載新郡邑之觀瞻。賜受以還。兢榮罔喻。中謝。恭惟太宗皇帝。削除僭偽。統一寰區。屬四方新脫於干戈。期百執格遵於軌度。肆頒聖製。用謹官箴。炳若丹青。揭頌庭而咸觀。寫之琬琰。垂永世之不渝。吏有勸懲。人亦廉又。閱歲華之湛久。致容藻之弗宣。有懷在位之荷輪。深軫斯民之困敵。得故人之遺墨。見夙世之宏規。爰廣勸賞。親加贊述。大書深刻。燦然盤鼎之文。俯觀仰思。策若韋弦之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仁厚下。勤儉保邦。率由舊章。紹復大業。何必官刑之儆。自然民模之除。紫詔相輝。隨漢王之一札。黃堂增煥。配章聖之七條。臣久遠清光。猗明重寄。惕然拜賜。曾無咫尺之違。願何以酬恩。尚勉期年之報政。

賀李參政啓

伏審顯奉制函。榮躋政路。正人登用。固知道之將行。善類傳聞。殆欲喜而不寐。非惟慶慰。伏以參政。議高而虛深。學博而造微。納忠不暇於謀身。嫉惡盡由於秉性。鍾錫烈炤。莫揣百鍊之剛。雪霜沍寒。不改後凋之操。堂堂侍從之老。赫赫蕃宣之勳。履難進之高風。蔚具瞻之輿論。公道既開。天意乃回。用拔黠於漢庭。淮南自定。見夷吾於晉室。江左何憂。究觀宏規。灼見典運。唯是上尊隆於王德。下博採於真才。內銷姦欺。朋比之餘。外戢跋扈。飛揚之漸。裁抑奔競。賢貴荷輪。凡此數條。諒闕深念。某支離病骨。臍腹棄才。謬託交承之私。終慮責任之重。蒙成矩矱。固無假於施為。伏老江湖。政有資於造化。餘寒未艾。機務方繁。益調茵鼎之宜。佇正鈞衡之任。區區欣頌。寔倍等夷。

賀席參政啓

仰膺綸制。入秉政機。槐位久虛。盡簡求於宿望。巖瞻既峻。寔大稽於師言。欣圖任之得人。知治安之有日。竊以車親自南巡之竣。廟堂深北顧之憂。一人啓勝而念寇仇。羣公借箸而決成敗。閱時滋久。至計未聞。欲陵厲中原而復土疆。則敵勢尚強。蓋德車覆之戒。欲□□江左而聽天命。則國威日損。或有凌夷之憂。當寧遂履興嗟。盈庭莫執其咎。豈中興之業。難以速於得志。而非非常之事。未可輕以屬人。故茲黃閣之開。宜慰蒼生之望。非時英傑。孰副倚毗。恭惟參政。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想累朝之故老。綽有典刑。閱當代之

名流。蔚爲領袖。雍容禁從。密勿中嘉。果膺黼房之知。報贊鈞衡之重。方當協成長策。宏濟多難。力王室而復神州。少快茂宏之志。修政事而攘夷狄。載廣山甫之章。某比以病衰。託於輝潤。兩臺冠蓋。早欣草木臭味之同。西省賜環。尤見松柏歲寒之操。辱知固久。歸老有期。遯閑除命之頒。切倍常情之喜。

賀秦禮侍啓

伏審光奉溫綸。益隆異數。蓋繇稱職。爰昭因任之宜。卽所居官。誕拜爲真之寵。自開除目。靡不甘心。恭惟某官。道德淵源。智略輻輳。視儒者以百數。經誼獨高。隲甲科其幾人。策名第一。上從衆譽。俾忝春官。凡所建明。率遵周典之舊。不爲疎闊。盡存漢制之祥。本乎六藝之文。以定一王之法。學師於古。文便於今。願可見之事功。其有識矣。遂使正其祿秩。何以假爲。繫此殊恩。無煩滿歲。維太師嘗掌是禮。而侍郎今貳其官。父子一朝。規摹百世。上扶真主。知皇帝之彌尊。下逮斯民。歎官儀之復見。某自惟鄙陋。綴屣知憐。雖翻倒喜心。有不假寐。而形容盛德。曾弗能文。更復登庸。以慰新望。

帥到任謝兩府啓

竊窺真祠。方遂投閒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頒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念某。知非絕俗。才不適時。蚤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初篤。徒欲慕於古人。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既過。傾擠之計。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博照。俯藉公議。不入厚誣。縱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謝榮途。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昇行殿。保釐之寄。懸辭不獲。龍勉起行。乃容趨使殿。以對揚。疑夢遊於帝所。致屈台旂而下。臨辱降禮絕之朝規。皆近比之所無。豈孤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挈孥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於懷。罔知所措。必欲撫循於彫瘵。尙祈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官堪末路之難。烏倦飛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適。尙期終惠。遂懷私求。銘感之深。敷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啓

一麾出守。徒費歲月之勞。十國爲連。益添事權之重。暨涉川而問俗。遂涓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伏念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意於功名。所願止期於州縣。偶逢盛旦。登日清塗。璧水文昌。入都華貫。補衣卓蓋。出奉優恩。矧江左之名城。號浙東之都會。遺風餘烈。有夏禹句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皇鏡湖之美。刑典事簡。民因性淳。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於竊祿。其爲優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某官。學通天人。功在社稷。奮盛德於百世之上。舉吾君於三代之隆。俊父旁招。既悉悉於髦士。巧細難進。尙兼用於散材。遂致孤愚。亦膺付畀。某敢不口視民隱。講求政經。惟朝廷法令之明。既皆周密。儻郡國推行之謹。自可持循。皆殫夙夜之勤。少積涓塵之效。

謝漕使薦舉啓

泣職儲宮。曾愧拔犀之譽。陞名京秩。更叨薦鷗之榮。左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作賢。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博于百世。有能

觀者是以似之。非惟運使太博。道贊天人。文堪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鍾漢溪之餘慶。蓋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所長。皮裏陽秋。皓皓乎不可向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踴躍之質。誤蒙側僑之知。伏念某。器小才疎。地寒官冷。未列心于大體。徒刻意于高風。素無落落之奇。甯有飄飄之氣。爲貧于祿。既壯登科。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書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邊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刻版。卽泮水以備員。溫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雖經辨志。庶幾學者有成。畫帷漫欲潛心。邊管豈能滿腹。知名教有樂地。望絕觀鏡。視富貴如浮雲。志慙饒饒。顧盤根錯節之無用。豈登整昂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辱山公之啓事。雖黃冠衆。聲價增前。最爾何堪。凜然失措。某敢益修身檢。恪守官箴。以來事之可爲。庶古人之必慕。繼自今日。效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致顯。

謝監司薦舉啓

無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黜而褒。孰欺左古之聽。伏念某。器非世用。學與道疎。翰墨爲娛。經病寢而巳廢。山林作計。悅夢寐以空存。惟五斗之倦遊。蓋十年之陳迹。長裾不遂。短製還新。撫弔影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尙繁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標。爲降諸侯之重。高堂坐嘯。許陪下客之餘。語有聲而姑容。慮雖愚而或取。傾蓋之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固陋。更累知人之則。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遊并駕。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奇自亦中廢。烏虛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官之選爾。自非宏偉。不主故常。豈由煢煢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而拔其尤。匪材曷稱。此蓋伏遇某官。體國重寄。爲時遠圖。道尊前輩。而善誘于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于未至。盛矣孔融之坐。蔚然韓愈之門。介以妄庸。是爲虛點。某敢虔益所事。毋替厥初。微纖寸誠。徒記賞音之賜。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

謝第三名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爲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浸隆而禮義愈晦。上則設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下則競持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世取衆。不知其非。爭爲巧說便詞。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適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惟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爲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尙賢。務惟政要之謀。罔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踴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條。盡言毋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慙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精誠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賸索隱。俯察仰視。內揆一身。外稽萬事。通知文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策試。從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猥并。衆猶或病其闕疎。竊疑雅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觀擢。處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

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襲魯國鈞。上戰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私恩。

謝及第啓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總之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爲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于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徵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取盡出于至公。而上下莫容于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于進士得人爲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于自苦志力。而莫效稽古之功。相修章句。而無一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尙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顧于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況復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之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邱園。適有蜚聲。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野固陋之人。奉盛高明之問。休惕危勵。不知所言。敵問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于上第。何慙尙列于內科。視彼在前。邇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主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于空語。藉諸故事。固不止于具文。方將繼天下之英。擊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顧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又舊人

竊以不才。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于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爲法最詳。得人最多。莫此爲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于取材。或有未盡。又爲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尙未登於名第。許從章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愈衆。如某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刑之失。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圖於先進。然而書持所學。見黜有司。姑忍一慙。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爲尤。況夫平世之尙文。時乃異人之閒出。風聲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則以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竊伏惟思。用自砥礪。甯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材。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徐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違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謝與交伐啓

仰高浸久。竊懷慕用之私。從宦于今。將隨仁賢之後。以茲幸會。寔慰生平。伏惟交代。撫翰學士。質性高明。同學通博。持其能事。顧無往而不宜。凡所居官。必有政之可紀。尙淹幕府。而仕諸侯。頗聞當路之見知。固已上章而交薦。會膺除召。亟即顯揚。某自視非才。何堪任職。往思夙夜。勉遵可守之規。曷有歲年。能盡無窮之好。敢陳青臚。少布腹心。若其精微。未易敘述。

上秦少保啓

頃罹憂患，疑隔死生，不自意全，得以至此。雖自念疾困凶衰之迹，未宜踵高明盛大之門，仰託知憐，敢忘冥昧，伏念往歲比試羣儒，方時於經最高，惟公奏策第一，京師尊貴，材鮮可踰，天下想聞，人爭先覩，而乃獨輅藏能事，謙禮諸生，不聞賤微，悉敦契好，而某也，竊科甚下，進謁云初，獨於衆人之閒，而以國士見過，傾意氣以相許，非流俗之敢期，方幸從遊，更蒙鈞禮，士固伸於知己，誠豈能忘生而得此於人，蓋實所寡，每思磨厲，用副推稱，夫何某殃罰及身，喪亡無日，生理不治，氣息僅存，適者某官，榮升諸公，下澤四海，顧當有嚮者慕用之意，而適當在憂憂憂服之中，書疏不修，禮文俱廢，獨竊聽與人之誦，而益欽長者之風，未省餘年，猶有見日，恭惟某官，道德純懿，學術通明，既通簡而在庭，用承弼於厥辟，正直是好，有勤勞王家之勳，寬裕以容，懷長育人材之意，顧如衰陋，何所短長，姑襲衣冠，以持門戶，固知夫時命有所不敢，以賤貧爲羞，然而踵父之業，未能事生之道，咸缺負米有志，乞食何顏，持是安歸，非公無可，惟大臣務爲國得士，而君子樂以祿及親，論其爲士，則或有可慚，至於養親，則尤其所急，於斯二者，倘垂著庇，冒之情，則有一焉，願力竭始終之報。

回張開學啓

賦率宸恩，猥叨郡寄，方密依於大庇，側聞長者之風，將習布於尺書，已辱一介之使，寵貽腰輪，下逮鄙人，竊窺筆墨之光華，仰服德意之謙厚，內顧不敏，罪焉所迭，恭惟某官，材任大臣，望隆法從，文章爾雅，蓋盡見於典刑，論議有餘，宜與聞於政事，尙淹在外，未使居中，方今神明之不遺，必屬柱幹之風，守會聞閣下，亟以公歸，某自分迂愚，何心游宦，顧甚矣衰殘之久，聊復此來，而鄉者幕用之誠，於今增劇，敢意曲全於契好，適蒙儲賜於柑存，匪惟小子之增榮，益使孤踪而有恃，炎暑正爾，燕處格如，諒繁祉之方來，相直道之所履，願體睿意，加輔寐興，瞻領之深，敷宜罔既。

回蕭提控啓

疊付謙勤，驅後車而來過，方欣晤語，恨行李之言歸，政欲裁書，少陳謝意，遽貽翰墨，具見情辭，伏惟某官，師友淵源，文章爾雅，有聞于世，偶時命之未遭，以彼其才，尙陸沈而在下，稽諸論者，孰謂且然，願豈無人，爲言于上，會見詔書之來聘，亟聞除目之新頒，某僅接從容，又將乖隔，重荷褒揚之過實，豈其愚陋之敢蒙，既感德以彌深，唯嚮風而增翹，以上俱見五自家編芳大全集

謝幼樂文集序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趙士麟

宋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 題



謝幼樂文集目錄

第一卷古詩

賦陳虞中振芳堂

三益齋

十八學士寫真圖

汲同樂泉烹茶

王坦夫靜寄齋

哭董嘉字

復用樂字韻示內

寄題雲臥庵

次蓬蓬示翰老韻

聚雲道中觀稼

中秋示座客

第二卷古詩

雙溪閣

顏魯公祠堂

觀文忠公墨蹟

讀呂居仁詩

示何之忱

次樂字韻

送董彥遠遊仙巖

初夏園中觀草木

食藕

喜劉世基至

臨川謝無逸，諱逸其，文章學業為指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道淵，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盡茲職，於是搜訪閭道，以相參訂，曉得溪堂書本於前學正易藏，又得幼樂書本於其子敏行，咸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述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乃雖方與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頗致其集者，日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樂聲聞益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歿之後，為之傳序，為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所書，摹其真蹟於後，庶幾因呂公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 挺
右文林郎軍事判官陸 圜
左迪功郎荏菴州教授苗昌言
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嚴仲遠

雨後秋山

同董蒼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用尊前鳥歌花舞得字字舞字
開蒼光田舍遇火

澹園

題文與可墨竹

登同樂亭飲泉

次董蒼光乞米韻

翠雲分韻得神字

王摩詰四時山水圖

送朱尉

題呂隆叔詩後

咏二疏

第三卷古詩

次韻李成德筆几

次韻郭子中所藏筆几

次韻成德謝人惠墨牛

和李成德養字韻

感白髮

次董蒼光字韻

有懷覺範上人

喜汪叔野見過

寄題朱氏小隱園

高麗墨詩

貫時軒

第四卷古詩

陶淵明寫真圖

約諸人遊維坊觀

題石鼎聯句圖

讀三都賦

喜雨

種松

許巨源送菊

題許道士圖

寄孫子稷

吳民載樂意堂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次劉世基韻

同陳虛中觀水漲

晏如室

次洪駒父遊明水韻

集庵摩勒園分韻得時字

復次前韻奉和

賦李成德墨牛

午日

碧筒

秋日登鳴玉亭

次韻董蒼光睡起病目

追和柳子厚二詩

次韻董蒼光南見贈

竹友軒

讀莊子內篇

斷蒼軒

戲問無逸病目

讀葛洪傳

田父招飲不赴

賦木犀花

二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求定齋

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

寄李商老

第五卷律詩

觀陽關圖

次韻董蒼光送珍上座

讀何易于傳

觀魚二首

隱居

秋暑

喜蒼遠自仙巖歸

夏夜對月

問劉世基族

觀基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送香與蒼遠二首

晚春書事二首

螢火

朱深州挽詞二首

題千逢辰畫

端午即事

題陳陽木石二首

杞菊

倦夜

懷鮮首座

第六卷律詩

寄李商老

青精飯三首

示李商老兄弟

亦愛軒

寄饒次守

汲古齋

招李成德

探金櫻子

讀嚴子陵祠堂記

悼潘邠老無逸兄二首

秋日登擬岷臺二首

寄汪伯更二首

真莫堂新竹

煎藥漿湯二首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喜晴

春寒

暮春久雨

和陳虛中唱酬口號

七夕

哭無逸兄三首

戲咏榴花晚開一首

書真牧堂賦後

哭汪伯更二首

絡緯

喜蒼之南歸

畫臥二首

送潘吳安如居士二首

夏日遊南湖

四

三

五

咏金來禽
次李商老韻
投贈通守陳虛中
鳴鳩
種竹
懷鍾陵舊遊
食蟹四首
送王坦夫入京
聞無逸兄下第歸
久旱喜雨
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贈別董彥遠四首
次汪伯更寄無逸兄韻
立夏日四首
招李商老兄弟
用前韻和彥遠
寄李商老
第七卷律詩
玉茗花二首
飲酒示座客
悼亡
示弟
寄無逸
秋興
寒食出郊
懷潘子真
暮春二首
梅花四首
寄題高善時醉月堂
吳彩鸞寫真

書懷
招汪叔野
晚晴步塘上
聞呂居仁病
次韻李智伯送茶三首
湯泉
槐子送之南二首
遊安樂寺
傷李穉侍兒二首
植菊
寄王立之三首
次韻無逸兄見寄
送蘇魚養與何之忱三首
寄劉世基
次劉世基韻
夏日書事
寄呂居仁
漫成
和季智伯不見舊題二首
呈無逸
寄桃鄉居士
伯時陽關圖二首
聽曹道士彈琴
寄洪鴻父
食菜
黃梅花二首
送都仲獻
與江右佐五福寺觀竹
鼠鬚筆

山間四首
次韻吳民載告別免酒二首
題華山高臥圖
復次韻一首
從陳妙香免酒二首
送黃柑與彥字二首
獨登有美堂
送王山人
第八卷雜著
懷故園賦
過附論
送邵尉序
適正堂記
第九卷雜著
讀仁宗教養
書賈誼傳後
溪堂先生畫像贊
竹友軒銘
陳無惡室銘
尺銘
第十卷墓誌祭文
董彥字墓誌銘
朱夫人墓志銘
祭無逸兄文
潘邠老哀詞
移松二首
偶書二首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次何之忱韻
次韻董彥字獨臥逸室
過金山下作
雨中漫成四首
竹夫人賦
孝辯
秋空祠室記
書元稹遺事
書鄭常時傳後
雙柏頌
何之忱抱輿圖銘
墓局銘
吳伯禽墓志銘
朱夫人墓志銘
祭董彥字文

期公垂天雲。佐郡試嚴翼。尙開榮榮徑。引領望三益。背開榮榮臺。千里走樂劇。市骨捐千金。廢棄盡虎跡。公乃真好事。履履見逢掖。定知子與輩。一笑皆莫逆。

願魯公祠堂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銀篋分印屬兒曹。二十餘州皆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赫。平原白首列班行。忠義深謀其嚴霜。歷事四朝唯一節。當年舌盡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嶮巖。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爲祛其衝。臨風志士長悲咤。矧瞻遺像嚴祠下。未能立草迎送祠。一奠椒漿淚盈把。

十八學士寫真圖

虬髯少年龍鳳姿。手提一劍平九維。瀛洲學士十八輩。如雕虎嘯清風隨。到今丰姿傳粉粉。皎如琪木參瓊枝。秦王功高蓋天下。脫略世故容小疵。數公不語意有在。欽宗流輩曾何知。倘收王魏文學館。事如反顧當早諫。美哉貞觀猶有憾。洗蘇秦像一長歎。

靜寄齋觀文忠公墨蹟

董何呼我顛倒姿。杖藜階西過王郎。郎君好事初舉觴。平頭奴子昇兩旁。開視文書浩拍攘。其間桂枝煩播。忽忽墨彩益有光。問誰所書曰歐陽。而我豈手方取將。覽之三過神色揚。反嗟從來見未嘗。字體遒媚筆意剛。公爲文章札子長。立朝義氣凛秋霜。借如春蚓紫行行。亦當珍之什襲藏。况公字畫乃如此。銀鈎金繩紫蘭紙。公嘗臨池墨池水。尙言如船逆風使。後來誰評新麗體。出公一頭子蘇子。

與諸友及同樂泉烹黃蘗新芽

尋山擬三山。放箸欣一飽。汲泉泣銅餅。落磴碎磨爪。長爲山中遊。頗爲世路拗。矧此好古胸。茗碗得搜攪。風生覺冷洽。苔雨亦稍稍。夜深可無睡。澄潭數參鼎。

讀呂居仁詩

吾宗宜城守。詩壓顏鮑輩。其間發拔句。江練與直綺。居仁相家子。敏退若寒士。學道期日損。唯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尙恐宜城未。今晨開草堂。舊帙亂無次。探囊得君詩。共讀過三四。漫詩如蜜甜。中邊本無二。好詩初無奇。把玩久彌醇。有如庵摩勒。苦盡得甘味。口候南州傑。論文極根抵。讀君詩卷終。曰此有口地。期君高無上。二謝以平視。要當掣鯨魚。豈但看翡翠。

王坦夫靜寄齋

狙猴在深山。騰踴不少停。大龜藏神屋。縮首都無聲。其觀靜躁異。洞見萬物情。吾聞子王子。絕角遊帝城。歸來猶猶綠。閉關惡淵明。曲肱北窗下。風聲肅冷洽。夢覺忽忽起。猶疑車鼓鳴。危居萬萬處。乃以靜寄名。是中得其趣。君門可長局。倘知定能應。子冠猶可縷。銳以靜故明。水以靜故平。茲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銘。示何之代。

往年君別去。上馬越深洲。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雪點髮。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前別。

謝幼榮文集卷第一

宋謝道撰

古詩

賦陳虛中振芳堂

青腰按節臨天關。幻成主壁驚人寰。一朝忽起枯槁想。喧作人間冰雪顏。國香端擬避清絕。鳳車安得窺幽閑。雪中長疑肌起粟。挽住直恐乘風還。風流別乘似何遜。哦詩興健排江山。華堂燒燈呼客醉。況引玉顏依瑞闥。廣平題賦工婉媚。杜陵索句愁飛翮。小人徑欲悟香寂。何當步屐橫斜開。

雙蓮閣

水芝凝露披芳塘。淺穠穠盡爭煌煌。其間豈異不世出。連芳並蒂知何祥。有如一座兩殊色。盈盈植立漢昭陽。九回沈水不須沐。風梳露洗皆生香。公如瑤林映紅粉。粲然一笑傾澄觴。故開華閣挂銀榜。大篇金薤垂琳琅。吾聞草木正端世。范滂居暑芝生房。須知丹青願陸手。親取絕豔歸明光。

三益齋

元龍湖海豪。蓋代聲藉藉。只今觀耳孫。才皆萬夫敵。叔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什襲襲雙璧。

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哽咽。君家嬌小女，可念其玉雪，朝嬌繞君傍，忽作幻泡滅。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溪洲毛，須細不容插，相逢顏未開，苦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舌，君歸數過我，不厭酒麼設，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哲。

哭董童子

川流日夜去，逝者乃如此，平時所知人，強半今爲鬼，頃者哭子兒，淚痕未洗，寧知少日間，俄又哭董子，憶昨招君談，時維六月，君方以病告，一臥不復起，啓手無別言，慟哭長已矣，初君在董，非特敬無與比，讀書五行下，大父嘗驚喜，謂當寄門戶，豈以韋布死，死生事亦大，誰能獨免耳，願沾甘露味，倘悟無生理，歲將除，因誦前賢祭字韻詩，慨然有改次其韻，請查光同賦，蓋予與董光皆年三十九矣。

春糧適百里，九十居其半，駭駭入老境，就起末路歎，在世無他能，聊以滑稽玩，所鑒金石交，契濶或星散，詩位西堂語，酒藉南鄰伴，共爲終年醉，莫歌何時旦，文書誤進眼，插架復檢案，四愁不堪擬，九歌僅能亂，登春只數日，故態期類，寧知性本慵，矧復肉亦緩，人猶樂新故，事止仍舊貫，酸寒益生窮，飲誤韓子懷，惜哉連城珍，不覺三日疾，玉人可求見，何暇定令館，退藏亦聞道，飲水知冷暖，更當崇明德，不愧三英榮，復用前韻示內。

昔聞龔範詞，破鏡喻月半，爲期望夫還，顧影與婦歎，乃知同室處，一笑口可玩，所悲孩抱中，聚沫何易散，噫然唯一難，單栖苦無伴，撫枕中夜吁，不寐常達旦，藥囊具一杯，日舉天隨案，還勝在板屋，祇使心曲亂，小雙難稱項，聊可奉梅壚，每觀續麻手，提急其不緩，娉婷或階前，今古同一貫，願知食後消，深潭可立換，乃甘作詩窮，烏銀以喻炭，行看春日晴，婦事勤勤，所求亦不吝，勿遺兒輩暖，布衣幸無恙，不換角枕案，送董遠遊仙巖。

吾聞天竺峰，簪若在天，峰前溪萬仞，激石吼寒浪，室中老比丘，碧眼照林莽，徜徉君處遊，局趣我思往，此行何所求，豈欲除二障，聞呼試回頭，未可踏折杖，茅簷燕寂地，山氣日夜爽，不斬凌雲屐，君歸藤自長。

寄題雲臥庵

閒居不事事，枕簟信所便，臥形先臥心，心靜形安然，複壁非不完，加以整石堅，其如方寸亂，一夕宵屢遷，榮寵奉一門，寧免百慮煎，雖有水品屏，何由得安眠，章華諸諸娘，連臂在榻前，何如山中，人結茅臥山巖，白雲宿簷間，對鏡心自捐，我亦遺垢氛，曲肱寄林泉，茲庵倘壽我，一睡要經年。

初夏觀園中草木

翠葉蒼夏初，清陰勝花時，閉關軌長掃，步履園屋窺，青青溪中蒲，移植井之淵，下有九節根，服食可不迷，往往手種桃，只今與簪枝，枝間有美實，少日將成蹊，採菊香滿仁，撫薔甘如飴，綠龍窺新綠，倚梧長孫枝，觀身要若蕉，衛足當如葵，節憐孤筠直，惡殺蔓草滋，天津白玉郎，看花驚洛師，吾人守環堵，草木相娛嬉，逍遙各自適，慎勿相唐嗤。

次董遠示輪老韻三首

法昌僧中覺，孤絕翔千仞，似聞三竺老，續此燈無盡，君遊千峰上，邂逅一笑哂，當知絕諸惡，如草已芟藎。

二

君如千里駒，但欲見驂影，既明才越都，未暮已燕境，適楚或北轅，空歎道里永，是中皆坦途，幽巖試深省。

三

黃花散若金，翠竹森如束，此還有妙義，機發同箭速，可憐鈍根士，每墜力不足，須知日月疾，領得羊脾熟。

食稻

人憐淤泥上，出此萬朵蓮，須知淤泥中，有藕大如椽，本清擬冰雪，未點方嬌媚，玲瓏衆竅通，轉轉數節連，甘寒固不數，卻暑最所便，髯奴來城市，負籠口我前，開絨向帶泥，未啖先垂涎，雀巢磨霜刀，溜溜挹淵泉，切玉隨冶列，已覺沈疴痊，芝蘭角紫，雞頭刺珠圓，秋盤薦此果，頓使二物捐，念此濕不絕，餘品莫爭妍，而能節愛思，令我心款然，奇功更耐老，合作飛行仙。

翠雲道中觀穫

代田誰爲西漢議，耐旱幸有古城禾，祥鍾正見八月後，拾穗遙憐一老歌，爲言使君屬五馬，北陌東阡納耕者，汝曹力穡更當勤，慎勿惰遊孤使君。

喜劉世基至作詩留之

君家飛猿西，我寄驢馬北，驢馬望飛猿，渺若千山隔，十載一會面，一年三寄書，書中無刺語，只有問何如，去年秋風初，君馬林雲臥，處名鶴立望君來，迴轅不我過，今年薰風後，取道凌雲來，山名解鞍偶我處，握手慰我懷，胸中所蘊藏，言下皆傾倒，挽留莫思恩，索去還草草，室有鴛鴦母，室有蓬首妻，屋前虎豹怒，屋後麒麟啼，遊蹤未歸，旅寓安得久，三年勞夢現，一旦接杯酒，君歸太早計，此樂未易辭，人事雖好乖，與盡當語離，壯時須摩厲，老矣但談空，芝蘭本同芳，霜雪有一節，君識飛猿句，飛猿識君詩，所語皆情也，我和驢馬詩，驢馬與公書，賦詩他時兩相寄，抑亦慰相思。

中秋示座客

去年中秋時，我病起復休，苦遭水帝子，百計推不去，牀前客問病，草草盡瀟具，酬獻呼稚子，應答煩老嫗，今年幸強健，佳節欣會過，况有座上客，蕭散如鷗鷺，登前清興發，登數飛蚊聚，南山又朝陽，晚雨細如霧，難追阿連玩，徒咏希逸賦，陰晴天下同，吾事亦何預，不須淵有珠，邊恤食無免，人無百中秋，對月復幾度，幸逢方外交，姑樂酒中趣，君看清夜徂，草上已多露。

吾人但取醉何必浪自苦

開查光田舍遇火幾焚其廬

睡龍未覺山澤枯其誰濡待不虞炎官領節飛廉怒小屋旋徹大屋塗營攸飛空百鳥噪輝赫照樹騰
狼呼綠林灰燼一瞬耳況乃田父蠲牛廬天公似惜詩人癡約束風伯爲回車百神教廢鳥工狂不待梗
而澆焚如尙令太瘦逢飯顆幸未飢死同侪儒怪奇敢追陸渾豹弔賀不必參元書作詩嘲謂供一笑迂
人舉似應胡盧

許巨源送菊

君家造屋青琅玕驚雷裂地千兵攢入山長鑱不汝赦日獲玉版登君盤有餘鼠壤幸分似憐我糗稀筋
易寬厨人取給畫餽膳願使齒頰生甘寒韭菹蘿菹豈復數饌美似覺無口饒嘗聞幽士愛風竹忍啜其
子吾何親願君養成四時葉它時犯雪同君看

灌園

春初非爭妍秋末益更好嗟我喜蔬食如人嗜羊棗何嘗厭滋味政自樂枯槁念彼蠅蠹蟲性命欲自保
變相驚網罟將口擬蟻探故於園日涉藉此可食草邇來秋雨餘三畝淨如掃畦丁猶汲澆小甕亦自抱
問許機事忘何如漢陰老

題顧凱之新道士圖

虎頭凝絕自不羈丹青妙處手得之石竈戲畫幼與子酒狂更貌黃冠師一人坐睡真被酒一人杯杓不
停手一人回面愁不歸二人直視開口笑上有醉墨背者誰翰林手題獨酌詩題詩真識醉時味畫圖如
寫詩中意珍藏不換一斛珠李詩顧筆今世無

題文與可畫竹

我昔居西園手植竹數箇慨然如德友節行不敢破朝吟玩霜枝夜聞蕭瑟清風吹一旦忽不見似覺塵
土汚人衣竭來翠雲籠日唯見山不見竹雖云山氣日夕佳尙恐無竹令人俗昨得與可畫自掃廬壁挂
門開風動之如狂故人烈對山看畫信不惡何人更覓揚州鶴

寄孫子瓊

我家大山君清詩跨陰何尤工婕妤怨不愧青草歌後生遊其門玉石例琢磨是中知味少莫辨白黑鵝
獨開子孫子銷然應處和君嘗喜其似謂可同日科劍池佳山水清澗映曉蟾孫子居山開新詩日吟哦
探囊有投我百篇未爲多論文定何時一醉金巨羅更當期結首共理釣魚簑

登同樂亭飲泉

何人愛斯泉結搆泉上屋空亭何所有冷氣宜三伏冷泠石甃淨須眉真可矚欲飲無甘澀挹彼縹緗掬
何時近亭房更種亭畔菊日飲澗中甘庶用移死錄

吳民戴棄意堂

謝幼榮文集卷第二

古詩

雨後秋山

宿雲散曾陰秀色還疊障如將螺子綠畫作長蛾樣光浮竹木杪影落梧楸上何人妙盤礴淡墨寫屏幃
五絃豈須撫衆響亦清亮我病不出遊素壁倚藤杖舉觴酬羣醉歲晚一相訪

種松

清晨課僕奴遠舍誅蒿蓬身非郭泰屨學作種樹翁胡不種杞柳但種青青松念汝受命獨勁氣凌三冬
明年見汝生何年嬌蒼龍和德亦吾願穆如松上風安知百載後無人思角弓麥陰行可賴不必荒茅中
唯當護以練養視如嬰童此法豈浪傳聞諸下局公

同蓋蒼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二首

蒼輦蒼厓陰下馬古寺門老僧乞食去獨酌無上尊相將二玉人焚香共一爐境靜悟塵垢林香誦蘭蓀
何年鉢羅老同訪花柳村

鳥能貫珠歌花能折腰舞老人如帝江識此真律呂擊節復長謠急觴猶插羽春風已趣裝行樂更幾許

此身聚沫無堅強，斧工伐性藥腐腸。寸田蕪穢尺宅荒，玉石落落不滿房。黃婆居中補四方，焦勞亦坐意所藏。士如硤瘠草不芳，令人槁項誠亦黃。世人紛紛各背向，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濠梁，從渠委耐狼如羊。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痼疾生天光。漆園發樂君得旨。

次董蒼光乞米韻

董侯朝飢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杜陵太瘦緣作詩，玉川辛勤坐僧俗。細君憂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君粟。不妨更就乞糴榔，他日金梓供一斛。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長懷鳥衣遊，親姓何股股。吾曹乃其後，何不追往迹。向來鴻雁影，賦若星長隔。沈思不可見，佇立久悵惻。去年霜荻中，送別衢路側。今年冬風至，猶未見顏色。念我如楚囚，欲往終未得。倘能為我來，不遠道里百。要觀衡茅下，有此座上客。新歲秋已熟，老菊寒尚折。端年心佛懺，可以一笑釋。仍當戒後乘，聊酬載三益。

翠雲分韻得神字

杖履信所適，溪流忽漲漲。行入武陵村，偶入桃花源。剽然見華屋，佛界開青蓮。忽忽伊蒲饌，一飽腹果然。同遊得吾黨，曠達真能賢。遙何龍俱勝，欲扣諸龍肩。兩王亦豪舉，一擲富萬錢。周郎秀眉宇，要是佳少年。衆中兀坐予，少味亦寡言。困眠借僧榻，自嘲邊腹便。平時所懷人，磊落星辰懸。會合不易得，茲遊豈非天。重來恐寡伴，獨訪祖師禪。

次劉世基韵

兒時親見一斑斑，晚學一技千金彈。齊房芝草不並秀，且淩秋菊綴春蘭。無心時共白雲出，忘機日對沙鷗閑。窮人與世各異調，取望一唱仍三歎。昨來卜居向高邑，玉川破屋幾數間。朝看爽氣遠岫，夜聽遠舍鳴清湍。幾何欲掉酒船去，賀老不見空稽山。劉郎好事肯過我，入門矯矯其翔翮。平生飲客愁腐死，望君復來酒今旨。君如止酒要談道，同酌寒泉淨無滓。哦詩雖復落君後，強舉猶將効賈里。懸知吾處不落莫，有客同盤飯葵菹。已呼搗手縫錦囊，更遣長其芒屨。相攜踏踏獨翠雲，得助溪山應有作。

王康語四時山水圖

欲知摩詰詩中畫，桃紅柳綠皆摹寫。更含宿雨帶春煙，一段風光生筆下。欲觀摩詰畫中詩，小幅短短作四時。山平水遠含變態，是有句無人知。此公盤桓萬物表，胸中炯炯秋空曉。戲墨淡墨汗絹素，世上丹青擅場少。何人乞與輞川圖，裝成小軸四時俱。壁間仍題六字句，人言雙絕古今無。

同陳虛中洪駒父登擬岷臺

雨聲何浪浪，溪流勢洶洶。莽蒼兩溪間，不辨馬牛風。翻疑坤軸裂，渺與天河通。林杪窺寸碧，瀾浪奔蛟龍。機搖扁舟下，袖手閒當工。疎烟媚晚霽，飛雲帶歸鴻。境物復可寫，妙手無作崇。登茲百尺臺，令人豁奇胸。尊開河南守，坐有西山洪。遊目託遠懷，平水念禹功。視河不治行，它日望南公。吾儕何所樂，白首臥船篷。

送邑尉朱登仕告老歸華亭用玉局老仙寄王慶源韻

君不能黃冠遠遊乞鑿湖，又不能擊舟逐米煩胡奴。白頭真負平生志，妙手毫端離萬夫。向來惡少虎負隅，職當疾走驅其羣。符釋不是老耆事，腰間羽箭吾初無。揮杯勸影古寺底，日有野老爭壺盧。頗遭官長勸歸歟，婦能右掖兒左扶。但令妻病足鹿脯，何憂兒寒止熨襦。華絲作藥鹽未下，蠟髓切玉秋不羶。華亭自昔託孤嘆，趙岐後夜聞猿呼。不羨人間治容子，團圓十五正當爐。

宴如堂詩并序

季智伯渠州使君大夫公之長子也，早以學問稱。其家兒不幸壯歲失明，不能世其祿。治聞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尤愛陶明詩，常使細君誦之。至會意處，擊節不能已。舊以女家人木蘭隨其後，木蘭既辭去，常扶杖獨行，逍遙自適。客至必具酒，與之商論古今。飲酣興健，仰天而歌。未嘗以貧病擾其胸中也。廬山李商老，命其所居之堂曰晏如，且作銘號智伯。晏如先生可謂名稱其實矣。智伯求予詩，為賦雜言一篇。

西都執戟郎，田少家無儲。雖云貧賤不戚戚，著書防患何多虞。榮榮避俗翁，疑逢安香廬。如何尚作貧士詠，更賦楚詞長嗟吁。乃知兩賢皆自愛世也，不如先生無日自晏如。朝哦詩千首，暮對酒一盞。木蘭能歌作行雨，但聞簾櫳時誦陶田居。開樽訪竹自索塗，醉或起舞舞人扶。輻巾深衣端可畏，每嘆伯時何在無。人圖往日山陽徐仲車，不聞世事唯耽書。使君早與合堂坐，詩今諱古定自娛。徐能開口論事以難客，君當書空作字以曉徐。吾知二人可同傳，不知袖詩太史今誰歟。

題呂隆禮詩後

岐山鳳多雛，鳴必中律呂。乃知忠厚家，要作謙退語。中三公三世後，有子筆甚武。四公如日月，映照萬萬古。此郎磨如斗，一筆要運注。不知秦陳輩，渠欲置何許。它年品斯人，戰國一豪舉。

次洪駒父遊明水韻

道也學耐好，況負三宜休。頗有幼與風，自許壑與邱。仙境想方丈，山形懷不周。如何在眼山，未暇著屐遊。翁鬱明水峰，爽氣常不收。遙公釋門老，苦節無匹倫。食訖自澆畦，挈水端若抽。到今巾屐在，連勝境亦幽。常許左輔賢，當從古人求。從政獨何有，未說賜與山。幼耕偏所附，民謠勉田疇。幽尋到山寺，引節聊滯留。衆賢各文采，榮榮五穀秋。賦詩雜流麗，如柳春映清。何必打兩梨，歌舞催莫愁。聞風我滋悅，待勝行且謀。朝遊可暮返，豈曰山川悠。

詠二疏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嚴罵談詩書。歸來分家養華繼，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疏高蹈要齊驅，長揖儲君歸里闔。如爲羽翼還商於，豈如飛刀鎗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子孫勤力舊田廬。同時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造鬼歐歎。平明爭入七香車，華屋擬用黃金塗。壯心雖在過桑榆，長歌擊碎玉唾壺。宦成名立盡歸歟，江湖之上可寄疏。君不見渠家父子並轡出，東都十今粉繪寫爲圖。

集庵摩勒園會者十人以它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爲韻得時字

生涯水中萍，漂蕩信所之。十年劍其口，不食故園葵。思歸同越鳥，長是吳南枝。終憶郭北隅，小屋如蓬栖。園開十肘地，草木方華滋。紅榴媚夕陽，初筵搖輕颺。招我賞心舊，於焉持酒卮。合離如日月，果有絃望時。詩境失老將，一鼓氣已衰。賴我如虎負，典型獨在茲。相款且盡醉，莫咏驅駒詩。

酒初相屬，吾詩戲作異香山。唐衛驥見何山哭，見公真玩爲君賦。銅鉢聲終字益幅。

朱端甫以畫牛一紙遺李成德，成德以示予爲賦長韵。
畫牛驢角四十八，猪牛鹿骨僅可開。頭頭爲地各逍遙，不惹牽車喘見月。紙筆和墨誰氏子，定是道人非畫史。把鼻牽回得真牧，信手摹成妙如此。朱公自是老斷輪，不惜是牛持贈君。願君成誦石鞿語，更將此畫同參取。

次韻李成德謝人惠墨牛

君不見八百里誇王氏，常教家童坐驢角。綺襦執符競香豪，臥席不安愁禍作。何如傳寶墨牛圖，不飾青黃如素樸。向來奇畫勝千金，宜在蘭臺天祿閣。兩牛方圓未雌雄，或奔而從或小却。其餘三四亦殊絕，或如虎臥如兔臥。王妹雙東丹馬，嘉陵山水青田鶴。如將優劣比人材，長文何必題文若。人言愛畫亦一癖，被野牛羊何用覩。是家持論果非耶，如君試爲評其略。

午日

今晨定何祥，桃柳各映戶。粉園高氣薰，鵝鴨振葉覆。朝霞隨士風，杯酒晚來共。綠絲纏祭簡，畫楫誇競渡。楚人哀怨情，正以屈子故。當年葬魚腹，坐入宮姑。榮華一時好，放逐千載苦。得失吾不知，持杯自欣豫。

成德不面逾月，僕以病苦未能出謁，輒和所寄詩字韻奉寄兼柬子中。
門前蓬蒿無人掃，客去題陰藜藿老。我家城北君城南，相憶何其挂懷抱。不聞叔寶方外談，澄也何因令絕倒。君君不作遊暑飲，閉門亦深荒徑。釣章錄句日吟哦，玉軸牙籤時探討。邇來聞草鹿脯帖，盤湘十日虛蘋藻。搗丸藥恐不免俗，客縱縱何足道。恨我猶嫌穢齒嘲，不敢熱行唯夢到。君收奇功翰墨林，筆陣可掃龍駒島。願言不學司馬公，萬事逢人盡稱好。我詩燕石初不如，浪欲珍爲夜光寶。殘暑促裝行造詣，曉來涼氣迎秋早。定邀鄰舍廣文公，同聽誦詩傾腹稿。

君簡

君不見，韓潮州，銀作飲饌誇工匪。鑑花鍊葉太銷碎，何言豪士亦爾爲。又不見，六一翁，嘗吟鸛鶴紅螺詩。華堂一頓豈不樂，清歌妙酒須蛾眉。吾儕山人寧有此，競折蘭荷爲飲器。細傾初作露珠圓，滿引忽驚雲夜碎。鼻中寂寂聞妙香，舌本徐徐識真味。採蓮當殺花當妓，豈有登臨百金費。安得城西十里塘，水光容裔暑風涼。時引碧筒如象鼻，仍看翠蓋立堂堂。

成白髮

吾年昔冠冠，已有一髮白。作賦數百言，嘲罵等戲劇。只今尋舊作，一字不復憶。恍然如夢寐，了不見往迹。但有髮間絲，冉冉如堪織。南方地卑濕，壯歲多老色。行年四十二，髮髻那容惜。洗蘇將拔白，諱老嗟何益。一染復星星，此語記阿客。人生光景促，倏忽如敲石。詩成亦寢語，成歎初無得。後應不識今，今已不識昔。

秋日登鳴玉亭

山路秋陽何赫赫，山亭淒涼多秋色。豈唯醒耳玉琮琤，照眼光寒如練白。舊聞瀑布垂雲間，恍疑銀河墮。

謝幼榮文集卷第三

古詩

李成德作二筆凡以其一見遺云得模於都子中家并示長句輒次其韻奉酬。
琴不安絃製可古，可憐不入文房譜。鼠鬚龍尾玉蛇蟠，與汝俱成會心侶。誰能好事爲品題，逼効廣微亡輒補。讀仙傳樓桂林家，以暗投人吾竊取。我書太俗如墨豬，下懸羅趙何足數。蒙公厚貺試臨池，一字不成如畫虎。欲報初無青玉案，哦詩况乏驚人語。淨鋪滑薄待君來，慎莫踟躕畏今雨。

李成德復用前韵見貽亦次韵奉和

蔡家筆法追今古，楷書尤誇諸支諸。後來誰筆最通神，要與渠伊爲伴侶。只今書學貴瘦硬，弟子閭閻誰可補。君持此几要投人，字畫不工那得取。小人俗書如俗馬，骨少肉多今不數。當君此贈恐不堪，大似無功鑿鹽虎。新詩擬作苦難和，只賞君房妙言語。嗟予老矣亦懶書，留與兒曹寫時雨。

次韻都子中所藏筆几

聞君文史三冬足，家居未奏三千牘。明窗幾几淨無塵，筆硯清幽真不俗。小琴承臂筆縱橫，章草真行隨所欲。家藏數帶將何用，時人尙作千金畜。此雖奇物君不惜，似把隋珠當魚目。小童傳觀許見貽，與君杯

天關西望香爐不得往。箇中元有小廬山。

次董彥字韻兼柬之南

大門江南英詩名重當時。兒時得其甚。同輩爭誦之。不及拜諸門。常恨生苦遲。只今諸孫子。籍甚皆能詩。大篇每投我。就非黃絹辭。我詩不成句。落筆爲衆嗤。如人食土炭。嗜好終不移。君何獨賞味。與衆異其馳。相望老南北。不面令我思。歌聲亦若哭。此意誰當知。阿大一門傑。相爲農外期。風流竹林會。應許仲容隨。

次韻之南讀彥光詩有作

君家父子俱能詩。天遣淑鳥鳴春時。文窮抵掌定不免。齊竿不學君何疑。平生說詩餘三尺。只今泰吃成。期期願君高處古無上。抑以自警無邪思。

有懷覺範上人

道人心與貌俱古。哦詩不復効等伍。清疑仙掌露華瑩。新似秋空玉鉤吐。要將餘事付風騷。已悟玄機窺佛祖。淵源老子乳於菟。果在叢林嘯風雨。何當掃室祇樹園。夜看金盆聽軟語。我雖不是龐德公。懶製柴車入城府。公如歸結白蓮社。留我山邊一廬許。

次韻彥光睡起病目

雙夢遊揚臥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觸牙籤書五車。黑繩著眼君勿睡。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言當過我。樵青竹裏爲煎茶。

喜汪叔野見過

太狂樵奇汗血駒。小汪連翩驚鷗雛。垂頭未過伯樂廐。覽輝將下朝陽梧。豈知青衫埋朽壤。更令班駟困泥塗。喜君翩翩過我廬。握手借問今何如。苦云難遂白髮志。渴來翻作青衫徒。急呼數伯置坐側。解顏談笑聊相娛。語及阿兄平日事。往往眉長秋秋。怪君長不滿六尺。高談似是膽滿腹。且寬是事飲此酒。達人但作掌中珠。若留君住騎勿驅。明朝酒盡爲君沽。更聞月落起浩歎。四面宿鳥鳴相呼。

追和柳子厚二詩

讀書

吾生後淵明。頗亦念黃虞。要知千載外。所學須殊塗。兀坐對聖賢。無卷一長吁。彼智自明哲。惟狂益昏塗。一源同濫觴。派別乃差殊。我觀載籍中。世事何所無。疑人不識古。謂與古人俱。相望何遙遙。清都視積蘇。咄此不可欺。諷誦聊相愉。嗟哉子柳子。文章蓋羣儒。迷途自貽誤。南冠成繫拘。天孫不與巧。溪神亦爲愁。讀書雖滿腹。何曾識飢飢。乃知任文輩。要路難齊驅。

飲酒

世故不料理。萬事付一樽。呼賓陳肴蔬。乃爾不憚煩。秋茲初嚴冷。稍稍笑語喧。有如邵子律。聽回寒谷溫。哀哉獨醒人。顛倒拾蘭蓀。寧知阿堵中。端有妙理存。

寄題朱氏小隱園

吾聞滑稽兒。避世向金馬。刈草吉雲鄉。探風荒城野。斯人玩世耳。豈必蒿廬下。趨車本僧牛。君平垂卜者。朝市亦堪隱。山林實難處。君居占深源。境物繁可寫。老柏上千雲。孫桐已拱把。雨窗修竹響。風磴寒泉瀉。此翁少年日。射巧如注瓦。百金裝寶刀。千金買流結。晚歌紫芝曲。情性妙陶冶。蒲履般皮巾。何取綬若若。嗟余亦曠蕩。與世口露直。方期訪桃源。更欲結蓮社。

次韻彥之南見贈

章甫不入越。夏蟲多拘時。生無適俗韻。舉世誰知之。鍾嶸不並世。無人識邱遲。雖有落花句。知爲何等詩。如逢賀賓客。方歎鳥相辭。我初出險語。俗子爭唐嗤。僥倖欲從事。復恐遺文移。亦知適楚車。安可從北馳。董家名父子。平生所懷思。雖云識面晚。相聞已相知。君詩有古意。且結結首期。端能喚杞菊。時復過天隨。

陳循中求賦高麗墨詩爲作長句

老松收煙琢玄玉。可試洮州鴨頭綠。來從萬里古樂浪。傳到麻源第三谷。要須佔那鹿角膠。搗成方解土炭。嘲諸君摩研寫新作。一弄潺湲弔康樂。

竹友軒

舊時王子猷。愛竹儼成癖。斯人向千載。論世心莫逆。吾軒證竹友。寓意比三益。俗士齒南來。今雨定補迹。願言登子軒。哦句呼阿客。看君陰森下。玉潤映連壁。龍吟秋夜永。臥聽風撼撼。或當命柴車。獨咏此君側。與君悠然返。誰能駭君席。

賞時軒

畏夏苦執熱。開軒除鬱蒸。新禽鳴啁啾。朝旭上朱甍。席間裁函丈。詩書清凝情。焚香環堵間。幽獨懷友生。古人在黃卷。千載使我傾。出門窺物變。草木各鮮榮。青青牆東竹。見汝忽眼明。愛玩不能忘。移根傍軒楹。俯仰與竹俱。定交見深情。不是無朋友。此君冰玉清。風吹萬籟響。寒梢韻竿笙。我獨哦其閒。詩作秋蟲鳴。琅玕亦有實。期汝向秋成。鳳凰何時來。翩翩翔我庭。

讀莊子內篇

經春十日雨。卻掃閉無車。伏枕夢鳴榔。淙淙行溜渠。端坐發深省。妙香浮素裾。豐澤披陳編。誦讀臨前除。陳編爲何誰。漆園傲吏書。奇辭通叢說。空語接虛無。得意榮辱境。脫身憂患餘。胸中灌頂句。身上如意珠。逍遙有妙處。領略歸一途。塵影閱千世。風波連九區。投足寄其閒。鼎鼎一何愚。倘同蓬蒿叢。勿笑溟海魚。

陽夏吾鼻祖。人物傾九州。開闢東山枝。文靖極風流。展齒步飛磴。快哉康樂遊。耳孫牛馬走。闕情無匹儔。但有愛山趣。尙能繼前修。願厭城市塵。拘繫如楚囚。渴來龍泉上。杖履隨沙鷗。幽尋風露靜。江月動金鉤。青山帶長江。佳氣日夕浮。旁有列仙家。丹口連飛樓。琴書靜無華。竹樹煩更幽。約我雲霞交。茲遊及清秋。朱絃滿康嶺。芳樽寫牢愁。道士如彌明。長頸高結喉。初無石鼎句。峻怪壓劉侯。從渠倚壁睡。吾屬足冥搜。無逸病目以詩戲。

六根無牢強。萬事有戕敗。丹白豈不加。能令眼根壞。溪堂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果。過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爲天所愛。恐君墮塵劫。豫比小懲戒。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爲君結于天。君病立當痊。未忘觀詩書。不敢窺粉黛。

題戴崧石鼎聯句圖

衡山道士熊豹安。夜過剡生逢說詩。止于座隅初莫識。口不能言心自知。坐中清逸校書郎。新有詩聲誰過之。豈知老子殊不淺。何但逐鬼愁蛟螭。須臾擢鼎出佳句。脫略凡韻生新奇。二生得句不敢吐。鳴聲強作秋蟲悲。慢如蒼兔避鷹隼。健如敗將收旌旗。借問賦筆蒼者誰。定是盤礴真畫師。退之斯文有妙處。丹青寫盡初無遺。彌明學道如不死。應在衡山深處栖。端能過我挑詩敵。與君周旋吾敢辭。

讀葛洪傳

葛洪鍊丹砂。卻老得還壽。鶴駕安在哉。巖穴遺井甕。勞生亦何爲。荏苒度昏晝。煌煌鳳山芝。未暇攝三秀。寄謝浮邱翁。何由追其袖。

讀三都賦

漢遺陽九運。無復見中興。不聞黃眉處。郊野盡旌旌。三人已成虎。況阻三國兵。揚塵日月暗。鏖血郊原腥。作都雖云美。其如九鼎輕。十年輸墨手。模寫費丹青。人與骨俱朽。山川空所經。吾懷鮑明遠。寂寞賦蕤城。

陶淵明寫真圖

古詩

淵明歸去得陽曲。杖藜蒲糲巾一幅。陰陰老樹嘯黃鸝。點點東籬繁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足足。廟廊之姿老蓬華。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嬈愛梨栗。老妻日暮倚鋤歸。欣然一笑共蠅室。哦詩未造愁肝腎。醉裏呼兒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聞桑麻長。提壺早趁柴相親。一尊徑醉北窗臥。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閒道窮亦樂。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濁流。山林高義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豈與也不蘇。

斷茶軒

萬鍾解犀羊。五鼎食主父。是閒多毒脂。可茹亦可吐。緬懷陶隱居。朝服挂神武。餌苓期卻老。曠蕩適林莽。我家城西偏。有地一區許。開軒俯長松。倒影接庭廡。嵌空宿龍蛇。隨暖藏雲雨。流脂入地脈。凝結歲月古。長鑱白木柄。生事聊付汝。想彼塵外人。遐尋肯同異。但當捐兔絲。敢望擊麟脯。

約諸人遊羅坊觀

涉冬無一雨。元冥阻陽陽。上田塵沙飛。下田蒲稗荒。鋤犁不入土。龍具挂壁牆。村居巷無井。抱甕汲長江。汲多恐流絕。無以飲牛羊。昨宵天意動。浮雲盡月光。灑然潤物功。洗蘇及枯楊。先帝劍弓冶。小臣裾袂滂。屬聞建中號。謳歌騰路傍。雨從蒼澤沛。風與和氣祥。山林獨何幸。預喜霑稻粱。尙能賦時雨。激烈歌阜康。余賦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詩。盛稱此花之妙。而江迪華賦梅花詩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數篇。二花優劣未決。故復長韻示之。

君不見杜陵布衾冷如鐵。朝來米盡炊烟絕。偶然乘興江上行。無奈被花惱不徹。城南隨巷在江濱。讀書

謝何易子傳

更皆愁死自焚詔。農正勤耕身挽船。墨綬紛紛滿天下。不知誰拍此渠肩。

讀嚴子陵祠堂記

羊裘不見釣臺傾。山到臺邊分外青。天上故人新補鰲。身前萬事一籌空。章侯筆法通秦相。范子文章原易經。劉湛名臣久磨滅。此碑千古紫雲星。

觀漁二首

腹腹端可飽新歡。柳貫霜鱗照眼寒。莫惜寶刀煩玉腕。要看飛雪下金盤。

二

活我波間雙鯉魚。待傳千里故人書。嬌娥莫道留君掃。怕捲珠簾總不如。

潘郎老官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郎老亡後無逸兒。用此句足成四篇。今茲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而面也。

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卻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

二

阿兄溫潤玉界。我友淡蕩朱絲絃。只疑蟬脫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

隱居

消時甘小隱。卜築在山阿。家有傳家室。機如使行婆。閒看新菊話。差作扣牛歌。不出又三月。柴門生薜蘿。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步上溪邊百尺臺。新新秋色正傷懷。千屏巖巖巖巖合。一字欹傾鴻雁來。

二

徘徊欣與賞心同。讀得碑詞字字工。共歎黃鐘封白壁。一時悲淚灑秋風。

秋暑

秋暑不可奈。秋風殊未來。何時疎畫扇。無處覓涼臺。誰謂月離畢。空驚山殷雷。愁聞老農語。南畝半黃埃。

寄汪信民二首

泮水傳經老。蓬山佐著才。宦游思引去。祿養可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馬何健。君馬獨能隨。

二

繁纓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羣社。有夢向江西。不見揮犀柄。頻驚響馬嘶。殷勤且雞黍。多謝德公妻。

喜董彥速自仙島歸

鉢盂高挂同僧夏。遠寄嵩間一把茅。地僻相親長作伴。食貧賤苟不充庖。瘦藤拄下萬竿頂。野鶴來歸千歲巢。點檢籃中詩幾首。蒼頭時道爲君抄。

莫莫堂新竹

僻寂漏茅屋。蕭蕭新竹枝。徑迷人不到。蔭密鳥還知。綠色恣恣換。薰風細細吹。即看柯葉老。不受歲寒欺。

夏夜對月

掃月追涼清夜分。是閒風露別乾坤。山林長住地多願。雲漢昭回天不言。平野極瞻南紀閣。稀星遙拱北辰尊。時平萬里無兵革。靜愛雞鳴犬吠村。

煎鹽粟湯一首

萬粒勻圓割罌子。作湯和密味尤宜。中年強飯卻丹石。安用咄嗟成滷糜。

二

松黃浮碗色蒸栗。初味餘甘如苦茶。粉栗爲湯兩奇絕。甚甘純白勝醍醐。

問劉世基疾

君如寒涕環環。如何久苦造化兒。清涼嬰疾古所歎。淋雨裏飯今其誰。探囊苦乏黃金藥。壓眼晴爲三世醫。它年上疏恐不免。細君莫念眠牛衣。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畫翁元勝斷輪扁。驗子丹青如有神。平遠還堪助詩思。故疑摩詰是前身。

二

淡墨江山作小屏。碧紗煙裏護寒泓。蟾蜍寫盡看倒影。身在山陰佳處行。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多病迫嗟蒲柳弱。故交閒似曙星疎。達人休問金篋術。殺簡宜翻石室書。

二

訓釋雖工非世好。風流未減已形枯。固知商也真無罪。豈謂穹穹不可呼。

三

應知露肘貧堪忍。只有哦詩興未疎。莫道木蘭當戶織。須煩阿買八分書。

四

老來頓驚詩筆退。愁生唯怕酒腸枯。尊前學得新翻曲。早晚揮杯奉見呼。

春寒

冉冉雲生嶺。翻翻雨決渠。提壺成蠹戶。惡溼問生魚。始怯春衫薄。俄驚團扇疎。天憐憔悴骨。莫遣峭風梳。

觀葵

客愁茂林晚。風生涼簟秋。從橫飛碎玉。勝敗決中流。北叟暫亡馬。西風還覆舟。誰能關許事。滿目且忘憂。

喜晴

十日江村煙雨濛。曉來初快日升東。接莎蕉葉展新綠。從更榴花開晚紅。得句又從山色裏。撥機渾在鳥聲中。披衣出戶眴四野。好在良苗懷晚風。

送和香與畫遠二首

侯莎新補詩宗傳，香燭凝結疑可憎。試往博山元不俗，小園分供在家僧。

二

窗間一柱結跏坐，萬象森前應眼口。不印香嚴未敢欺，何妨人誦太口僧。

暮春久雨

季月何多雨，經旬不見山。雪師工蔽塞，羲叔久閑關。水已澤中滿，寒應天際還。堪憐登盜入，只益鬢毛斑。

晚春書事二首

春來畏病不飲酒，孤負山南山北花。有客款門驚刺刺，無人追得車斜斜。獨酌初下二三子，豈憶城南章杜家。不覺詩窮嫌水厄，時時搜句索新芽。

二

未曾留客十篇醉，已是飛花三月時。忽悟病來真老矣，倘逢聖處一中之。眼前用意半乾沒，世上忘形皆白癡。誰似陶翁有名酒，呼兒覓紙又題詩。

和陳虛中與呂少逸嘲口號

龍潭玉唾勝三語，澗瀉金荷傾十分。櫛外備時疑有雨，林間張燈豈須真。臨溪尚憶童時釣，問俗仍寬柱後文。珍重公家新句麗，落花流水草紛紛。

螢火

日出知何許，宵行有底忙。自疑絲寸草，不敢近扶桑。頻碎豈堪數，神奇安得長。微風迹未掃，更待九秋霜。

七夕書事

燒燭留今夕，銜杯憶故年。風前失二士，句裏問三姑。隨分瓜蔬設，占星古老傳。不須文乞巧，只有直如絃。

朱濠州懷詞二首

俊軼金閨直，風流粉署郎。憂民形玉色，治郡極鸞行。籍甚聞前席，居然歎後芳。何人殺青簡，惠政在滄梁。

二

公才真霹靂，令德故從容。未錫九環帶，俄傾千丈松。清香銷燕寢，遺札陋登封。身後繁榮印，紆青已二龍。

哭無逸兄三首

久客思鄉社，長歌去國門。還家未偃息，樹旆忽飛翻。苦淚不勝滴，悲懷誰與論。平生急難處，愁絕望鴛原。

二

文口不用世，歲忽值龍蛇。運使賢人隕，長與志士嗟。有兒穉句讀，無地可桑麻。賴有與元尹，能酬孟氏家。

三

溪堂載酒地，無復故人車。敗壁龍衣委，荒畦馬齒疎。淒涼閉關賦，淪落廣徵書。但有清風在，時時爲掃除。

題于廷辰畫

踏遍江南岸，歸來試解衣。誰言物外賞，不與筆端違。石帶蒼苔瘦，風凋折葦稀。令人清興發，欲問釣魚磯。

戲咏石榴晚開二首

旌旗江離只嘆愁，眼前何物可忘憂。疎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

二

無復幽窗淡澹綠，胭脂深染薄羅裳。芙蓉影裏避三舍，石竹叢中許擅場。

端午即事

卯飲綠佳節，萬陽薦一厄。兒時射柳事，妻語賜衣詩。懶檢三閭傳，爭羅五絲絲。平生雙端午，隨分作兒嬉。

書李元亮吳牧堂賦後

揮翰眼中元亮牧，牛何處。願仙公，擇如今。不泥。當家諸子俱賢。

題陳陽樹石二首

寒藤高數百尺，枯木大七八圍。撓取到公奇石，俱還數幅寒溪。

二

解寫枯松潤石，陳陽筆意名家。弟子蔡規今老，古人王宰何加。

哭汪信民二首

竟欲游梁苑，聊甘食楚萍。酸醜謝執持，植髮想槐庭。看鏡鬢毛改，橫空煙霧冥。誰評貞曜體，更讀退中銘。

二

徐穉生何陋，袁宏輩豈如。誰知十斛水，中有百金魚。肘見貧非病，疽成憤不虛。銘旌返南國，寥落正愁予。

紀菊

雨洗幽窗清客襟，樹人採掇獨何心。根苗扶老或名杖，蓓蕾舒黃無數金。

結緯

聽人長向井邊啼，在字丁寧戒授衣。絨素盡輸官事了，秋來工女正投機。

倦夜

山月斜臨帳，山風細拂簾。蕭蕭碧煙靜，炯炯白閒涼。境寂萬緣息，心灰千慮忘。無端懶睡鳥，底事厭宵長。

喜董之南歸

乾鵲飛翻曉曉林，阿南歸騎果駸駸。青衫黃綬新新命，白石清泉是素心。金鑪多情洗雙鬢，葛巾從此避華簪。來年往歲東巡鎮，今日聊爲梁父吟。

懷祥首座

師在荒廬西復東，無心還似鳥飛空。月鈎雲幕今何處，禪板蒲團只眼中。未悟竹間鳴瓦礫，擬隨童子問鈴風。前身倘是胡居士，打破虛空對沼公。

南人雖號鳥桐飯，過熟翻成作薄糜。太極真人方未試，茅山道士寄何遲。
送酒與安如居士二首

南人飯酒訖深紅，注瓦真成琥珀濃。與藥相投莫宜此，急分多病安如翁。

二

此翁曾把春債酒，醉插姚黃更乞花。多病只今猶解飲，細傾聊爲遣生涯。

元李商老五首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口修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於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得飲倒家釀，莫厭樽前持蟹螯。

夏日遊南湖

麴塵甚與草爭綠，象鼻筒勝瓊作杯。可惜小舟橫兩漿，無人催送莫愁來。

咏金來禽

枝上雕羅金彈丸，宜隨玉食薦金盤。從來物以遠爲貴，酷愛園中荔子丹。

舊懷

頗有舊遊眼，初無客就談。身閒唯取醉，髮短僅勝簪。學僻今何用，囊空實不貪。老師行駐錫，準擬問前三。

次李商老端字韻

臂中磊落夜光寒，霹靂驚飛在舌端。夢去幽尋遶山麓，詩來喜色上門闌。四時更運不停軌，萬物並流皆疾湍。兩鬢凋零壯心在，忍窮懷抱若爲寬。

招汪叔野

夜語僧前雪載途，別來夏木又扶蘇。兩牛鳴處地非遠，萬竹陰邊吾所廬。兒能竊聽從忘筆，子盍徐行可當車。莫訝南鄰狂處士，珍場傾坐一軒渠。

投贈通守陳處中

前驅負弩旌旌忙，陳陳寒風挾曉霜。人道茲歲有三穴，公知民病極千疴。搖毫端是辭羅手，抵几還驚覺驚行。莫向琳宮坐閑冷，太阿何事匣中藏。

晚晴步塘上

漫踏斜陽隄上行，偶逢白叟問年登。去年禾乾龜兆圻，今年雨多禾耳生。

鳴鳩

雲陰解盡卻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煙雨裏，鶯鶯相並溼紅衣。

聞呂居仁病未瘳使寄問

消渴文園苦病多，蕭條子美臥江沱。士窮不遇古如此，天實欲爲人謂何。忠義名家希申許，文章秀氣望

謝幼槃文集卷第六

律詩

寄李商老兼東文若季弓

有客春來傳尺書，書詞字字敵瓊琚。經時伏枕沈吟甚，異縣論交消息疎。物外高情想三鳳，眼中何物當雙魚。遙知小弟淒涼意，騎省歸來正望虛。

畫臥二首

書魔縱後睡魔推，鼻息俄驚吼怒雷。夢到逍遙大庭館，不堪檐外鳥呼回。

二

剝啄啄啄無俗客，清冷冷冷多好風。一枕本無憂樂累，何須遊宦大槐宮。

青精飯三首

崑山王鄂兩真隱，駕鶴乘雲飛九天。當時服餌定何物，同飯青精三十年。

從來見說青精飯，晚遇真人隱訣中。長恨聞名不相識，那知俚俗號烏桐。

鐵鰐期君煉玉英白石色比嬰童何翅過

種竹

臨地種修竹得方緣秘經成陰向北戶倒影落中庭直取內含素豈惟枝圓青龍鍾玉川子猶擬抱添丁

次韻李智伯寄茶報酒三解

數伯風流可解憂疑君此外更何求揀芽搜我眞拙卻不是能詩薛許州

二

二生相逢委機鳳我今真成酒易茶腐腸銷骨亦可戒與子服藥殢朝霞

三

君如張籍學古淡屬處往往凌陰何長句短章時寄我爲君翻入竹枝歌

憶鍾國書

五年二度過鍾國上春驛驛裏南浦江波迷綠東湖煙柳半天青從來地處驚卑薄怪底山川終炳靈又見徐家有高士他年重作聘君亭

湯泉泉在法水寺後

龜泉如沸出灣環錦嶺猶帶野寺閑偶與山僧流塵垢蓬蓬溪隄在驢山

食鹽園茶

離爲懷遠取鹽芒豈緣多足惡勞績焚臈未用鹽鼠輩惟隨方綠太便生

二

分付歸人苦見緣十勝元有九勝尖要知其中未必有驗與蛤蜊如蜜甜

三

論功直與酒杯同何事生憎在水中不使落湯頻下箸終令骨醉耐春風

四

有國黃髮以味亡須知有毒味中藏誰能不累口腹事莫趁秋風卿稻芒

以牛膽漬槐子遺董之南二首

雪霜無賴點君鬢五十龍鍾處老翁急分槐實要腦滿行見頭青雙頰紅

二

解牛得膽大如斗投以元槐功更加來歲青袍映綠髮不妨看盡九衢花

送王坦夫由淮南入京

王郎乘興上扁舟數道書來寫我憂葵腹三千符金馬卷簾十里夢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棹蓮葉杯香銷客愁白髮倚門長望子細看應賦大刀頭

遊安樂寺陳妙常詩

謝幼維文集 卷六

四五

遠郭尋春未見花不知春在梵王家林間新翠張猿轡席上殘紅當臉霞與逸持杯脫雲漢飲酣揮翰走龍蛇主人不是陳驚座投轄歸時日已斜

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手各消魂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脊又令點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李漢家有侍兒妙麗善歌舞諸人惜其死爲賦詩予亦賦二首

草頭朝泣露漙漙機歌暮歸邱圃寒當時座上客半醉琵琶不許近羅彈

二

郎子風流極枳枳上單栖泣夜闌窗前邂逅一笑榮夢中猶作在時看

久旱喜雨

誰言旱魃虐敗奪雨師權瀾漫溪流漲滿翻星露懸占年豐穰穰快意滋祥延疎懶知何幸茅齋穩盡眠

植菊

憔悴靈均老蕭條子美醒演英謀自潔摘蕊恨猶青事往成今古人亡尙典型老夫今白髮願汝制頽齡

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寓江湖乞食候門缺屢彈歸鴻臥絮何處去不應投老累儒冠

二

每憶詩人賈浪仙投冠去學祖師禪塵埃不染心如鏡妙句何妨與世傳

寄王立之二首

扶欄修門裏蕭條處士廬僧人玉川子憤世竹林書家有來賓帖門無載酒車諸公生死隔不是故人碑

二

舌本初傳強仍聞右臂枯經春一句臥見客二兒扶吾道何多聞夫君台洗蘇世無懶洗手藥味且時須

贈別董查連四首

人間底處與遠塵莫莫室中豈定居我尙滯留君去遠荒園三畝夢歸歎

二

多謝清風日掃庭與君同種菊青青開花爛熳君何在莫忘蕭條我獨醒

三

欣同衆鳥托吾廬投杖行當歎索居不是酸寒孟東野吾言能聽果誰歎

四

機事都捐憶大庭茅簷相對眼俱青期君別後文章健往弔沅湘屈子醒

次韻無逸兄見示

謝幼維文集 卷六

四七

憔悴誰能賦大招。會將蘭桂種中椒。春南鄰里頻相過。水北山人近可邀。細酌敢謀長袖舞。苦吟空咏寸
毫纖。耕種有陶潛。不羨孫郎對大溪。

次汪信民寄無逸韻

時爲寂寞閉門居。珍重山陽信不疎。但報七言當玉案。何須千里駕柴車。樂天官滿應歸早。揚子家貧只
晏如。它日往來隨二老。共甘五飯與盤蔬。

送蘇魚頭歸萊與何之忱三首

和蜜煎膏學雞酥。兒誇甘味比醍醐。老夫舌本不知味。強解嘲爲羊酪奴。

二

放浪三江又五湖。頭顱見隨亦何辜。世無剛者不用覆。往伯一廬隨蜜酥。

三

雙底寒蔬冬作蔬。春來把酒必時須。廣郎鮭菜二十七。還得何郎下箸無。

立夏日作四絕

雨脚連雲苦未收。曉驚池面日光流。田家飯裏封蛛網。即漸歌謠麥有秋。

二

小簾含風六尺牀。竹奴從此合專房。吾身飄落都無用。占得山閒一味涼。

三

製得綺衣一番新。幅巾輕軟最宜人。花時氣暖長愁夏。竹裏風微又勝春。

四

學作蒲葵扇未工。手揮聊有古人風。君王別用機中練。定破南來長養功。

寄劉世基用世基寄之忱韻

劉公雖能鼻不傷。虎黃何取似中郎。吾人身健聞何闊。昨日書來喜欲狂。華屋不存長念昔。用文增事金
蛇蟠。在莫干梁。用劉氏事。雖時燒燭留君語。更向東窗畫一牀。

報李南老兄弟時聞權守陳公留之未聽其來

十年不見令兄弟。眉宇長懷元紫芝。相顧事殘成獨往。翩翩書札慰相思。求船貨馬事應速。酌醴焚魚香
豈辭。敢恐孟公投轄飲。惜君高論解人頤。

次劉世基韻

孔世已傳三十八。諸孫猶自見長身。試將後謝追前謝。豈料今人愧古人。華子頭頭千疊秀。劉郎詩律一
朝新。吾家鷄犬洞紅泉。聊欲煩君作後塵。

用前韻和黃彥遠

得句可傳千古意。搜奇攻苦百年身。河梁贈別初無對。錦里吟春復有人。我已汗顏驚手縮。君猶瓊樹賞

朝新。從今習氣須磨滅。二字唯當悟客塵。

夏日書事二首

蒼虬蟠礎濕生雲。翠符搖風水有紋。涼臥北窗呼不省。蟲飛遠處夢中聞。

二

雲峯矗立駐金輪。夢斷桃宮影未斜。屏騎御風遊不返。南山空轉阿香車。

余嘗會李南老於海香識呂居仁於符離今已五六年矣偶見二公偕和詩各次其韵一首

憶昔逢君夜雪中。高談未了酒尊空。清輝綠綠今輪我。白璧黃金政負公。渭水流清終異濁。池花變碧舊
曾紅。欲評此意君何在。長是蒼茫立晚風。右書南老。

維舟濁汴偶相逢。彈缺歸來四壁空。耕道十年常九潦。謀身一國自三公。似聞風論能知白。豈作詩詞要
比紅。中國傑然生氣在。故知郎子有家風。右書居仁。

謝幼樂文集卷第七

律詩

玉茗花

佳園昨夜變春容。清曉驚開玉一叢。素質定期雲液白。淺粧羞退鶴翎紅。似聞金谷初無種。欲盡鴟溪恐
未工。底事餘花避三舍。孤高元有使君風。右書公也。

騷人浪說東坡谷。本在風流刺史家。直與堯林共高徹。可須梅影鬪橫斜。芳標莫待紅粧賞。幽豔長令烈
士嗟。憑仗邊堂折枝手。應宜展障玉鴉叉。

誤成

年來任運學騰騰。愛酒還同醉李僧。痛飲亡何緣客至。時穿不借遠村行。檐間燕雀新聲好。門外池塘春
水生。曉起坐窗無一事。捲簾南望見高樓。

飲酒示座客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牙籌在手彼爲得。塊石支頭吾
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輩拍手云公癡。

和季智伯金石臺不見舊題之作

塵鶴書蹤逸少齊。華陽長使後人迷。姓名不得芙蓉手。何用金牛捧硯題。

二

復憶高人張季鷹。每將杯酒勝榮名。登臨叔子緣何事。湮滅無聞一竹情。

悼亡三首

舊聞林下趣。既見即心降。月冷同秋夢。燈寒對夜窗。孰知身是幻。深念涕如江。仰歎朝飛雉。微禽亦有雙。

二

三公吾豈取。曾為忍飢寒。擬聽簫聲雨。猶悲苜蓿盤。煙雲昏璧月。霜露殞香蘭。佇立東風泣。忘情良獨難。

三

去作三秋隔。來歸二載餘。臨風還念汝。傷女更憐渠。頻領衣園賦。飄零髮幾疎。吾今多病久。誰付茂陵書。

呈無逸兄

讀儘章句文勝質。魯國衣冠實愧名。但遺詩書長在眼。可令聲利苦關情。咄嗟若飲有時辦。夢想溪堂何日成。對泊寒沙臥明月。此期終欲與君盟。

示舍弟

蕭然環堵獨何有。自謂過人唯一邱。野性定為滄海客。妙齡須寄道山遊。江寒沙靜鶴鳴晚。雲闊天低鴈雁秋。休歎烏衣成往事。一樽相對且忘憂。

寄桃鄉居士

桃鄉野客無消息。寄食招提豈定居。倘有風公知德操。何須程鄭識相如。食魚它日勞彈鋏。詎得今人剩得車。流落生涯俱寂寞。因風時遣一行書。

寄無逸四首

三足祥鳥曾集冠。平生菽水奉親懷。從今五鼎應無補。不可奈何君自寬。

二

聞說清郎寄食貧。何年會面慰慙慙。北風如有寄安使。為報相思頻夢君。

三

故園風物長如舊。松柏參天六月涼。岑寂北窗風雨夜。獨吟詩句送胡牀。

四

浩蕩江濤碧渺渺。西山清絕助新詩。好因歸雁傳佳句。要見羊何共和之。

觀李伯時陽關圖二首

坐對丹青傷別離。淚和朝雨想頻揮。道邊垂柳年年在。看盡行人長不歸。

二

春草春波傷底事。青青柳色最銷魂。龍眠自有離家恨。貌得陽關烟雨昏。

秋興

雨隔千山暮。風驚一葉秋。朱顏傷歲暮。青眼賴沙鷗。畏酒游揚夢。因詩點染愁。有懷誰與語。多病獨登樓。

題曹道士彈琴二首

淡泊絲絃誰與聽。試開塵匣寫幽情。琴中自有無窮怨。彈出離騷意外聲。

二

小窗疎箔列仙家。彈盡遺音曉景斜。賀老當年定場屋。虛將妙曲付琵琶。

寒食出郊

水晴鴈影影沙。曉馬嘶塵。密竹斜侵徑。幽花亂逼人。深行聽格磔。倦憩倚輪囷。往事悲青塚。年年芳草新。

寄洪鴻父

兒時訪道滄江上。燕雀羣中見阿鴻。南浦飛雲看畫棟。北窗欹枕臥瓊口。讀書長憶登山勝。作尉聊甘食弄窮。想見吟懷非一首。鈎章棘句定能工。

有懷潘子真

沖和庵裏潘居士。旅食京城久不還。玉吐銀鉤長在眼。瑤林琪樹未承顏。大門曾是鄭嚴。吾子卻居夷惠間。想見紅塵車馬底。夢魂隨雁過西山。

食菜

道人真是伊蒲客。頓領園蔬入饌茶。紫芥寒蔬參雜韭。黃橙苦酒伴鹽梅。蒸豚不羨貯人乳。飯豆亦能與芋魁。但恐酪奴不解事。授令枵腹轉春雷。

暮春二首

溜渠鳴玉雨成霖。春草池塘數尺深。後院落花人不到。無聊獨下海棠陰。

二

晚雨繡窗暗綠槐。清陰庭院鎖莓苔。委堦紅藥將春去。貼水清荷與夏來。

春日黃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豔寒香亦可憐。政使北風吹得盡。一枝金萼始嫣然。

二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腹前。縱使輕狂能拂掠。含酸結子為誰圓。

梅花四首

姑射神遊閱九關。水精宮殿不勝寒。下窺人世生塵想。故作梅花與俗看。

二

清曉微開淺淺黃。蕭疎無奈北風涼。幽姿不許人窺見。故向寒林度暗香。

三

舊歲驚染玉肌香。疎影寒光照野塘。長使詩人動幽興。不妨桃李鬪春粧。

四

冷香零亂點寒莎。眼底愁生萬種多。收拾餘芳無處惜。只傳佳句似陰何。

送仲猷

酒樽懷壁暫投閒。假許朱輪未賜環。殿閣涼生應在眼。宮門聯唱合趨班。鳳皇觀德翔千仞。虎豹窺人礙九關。只恐蒼生傾望久。未容投綬老家山。

寄題長沙高善時醉月堂

亂山岑秀繞湘濱。君築茅堂底處村。蠻國戈矛真夢幻。醉鄉風露別乾坤。平生不負南樓興。何日能同北海樽。聊欲揮毫書楚些。憑君招取獨醒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二首

老子平生與竹羣。清風溫濕勝三熏。江郎定自興不淺。共打僧門乘此君。

二

小池環插碧琅玕。氣韻蕭蕭六月寒。一夜清霜華木落。獨留孤節與君看。

題吳彩雲寫真

天上鳳皇難獨宿。人間翡翠本雙栖。丹青不與文簪共。誰遣雙眉東逐西。

戲咏以韻筆

編髮持取蠟毛簪。裁管縛成鴛鴦長。誰言鼠輩不足齒。也復論功翰墨場。

山間四首

離落秋花未得霜。嫣然一笑媚秋陽。可人風味掇詩興。不記姚家宮樣黃。

二

野老緣岡拾廢樵。溪童收網度橫橋。高懷盡在行歌裏。豈信人閒有市朝。

三

未羨顏生樂一簞。一簞懸磬若爲憐。有田如使揚雄足。亦學前賢在澗槃。

四

舉案齊眉老孟光。隱居無計可須忙。殘年但使精神在。亦付生涯與醉鄉。

移松二首

古貌蒼髯十八公。纔纔獨出衆材中。朝來挽致茅堂下。爲我商量送好風。

二

河出崑崙派九州。屹然砥柱立中流。蒼松若比邱山重。豈但回頭費萬牛。

次韻吳民表告別兌酒二首

君詩起予者。自爾爲君開。世俗唯何苦。予心不可諧。獨思南去楚。衆欲北之回。何處可休影。期君歸去來。

二

齊下老從事。相逢青眼開。有朋方恤款。得汝更談諧。老興此非淺。後車君與回。嘉蔬實空額。併道木奴來。

偶書二首

大儒讀書如布帛。小儒據几如王孫。道人竟日無一事。臥看前江煙雨昏。

二

平生塞吃不解語。終日坐窗從客嘲。它年若使登要路。定被人譏無口飽。

題陳先生華山高臥圖

落葉開花秋復春。睡中榮悴豈關身。那知五起雞三唱。亦有寒窗不寐人。

和董蒼光立春日二首

梅蕊飛翻柳色新。雪泥乾盡已成塵。愁看節物獨驚眼。醉吐詩詞君可人。藁杖應門原避病。鷄黍贖酒茂陵貧。朝來似有飛揚意。可但無情草木春。

二

交情自昔白頭新。富貴移人成望塵。願我喜求方外士。得君端是眼中人。謫仙詩富舊無敵。東野囊空今不貧。已道珍珍難結古。獨共搜佳句賞新春。

查光示詩有釋氏之語復次韻

歷眼浮榮逐日新。誰知澄寂本非塵。吾曹例作區中士。此味全輸世外人。空裏轉生均是病。衣中寶在卻憂貧。是閒枯淡君姑置。且辦芳樽醉早春。

何之忱用前韻示詩復次韻

楊子牢愁更美新。賈生悲賦在承塵。忘懷久已裁章句。行樂尤欣見玉人。邂逅題詩聊可意。平生嗜酒豈憂貧。明年剩作顛狂計。劇飲狂歌莫負春。

從陳妙音覓酒二首

雪窗凝坐撥寒灰。萬斛清愁掃不開。排遣此懷將底物。慙君催送麴生來。

二

長恐閑人抱頭羞。何當更脫觀鵲裘。試煩郎子傾家釀。不用平原老客郵。

次韻董蒼光獨臥逸堂之句

逸舍擅壘五月涼。歲寒高節亦難忘。期君鴻鶴應高舉。願我蜚蜚豈自量。索價舊曾賸少室。荷鋤猶可繼柴桑。巖堂若許連牀臥。待看風吹細細香。

送黃柑與蒼字二首

送黃柑與蒼字二首

殘臘才經一番霜。青青三寸作金黃。故園兄弟懷思我。特地分甘到草堂。

二

手折奇苞遺細君。更思持送逸室人。甘寒定可錦繡口。看吐新詩泣鬼神。

過金山下作

揚子江中風浪生。小舟如葉任吹傾。紫搖齊指金山寺。塔暗初疑鐵甕城。絕頂迴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它年來訪結庵地。吾與此江春水盟。

獨登有美堂

龜趺雙峙日星懸。讀罷微闌心浩然。綠繞峯梢浮野色。參差樓閣起晴煙。湖光淨照山開寺。江浪遙連海

雨中漫成四首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鵝翎俱未識。梨梢空有淚闌干。

二

向老逢春懶問花。惡風吹雨故斜斜。一城桃李應飄蕩。不到城南韋杜家。

三

一樹山礬宮籟黃。曉風微送雨中香。鼻端空寂誰知計。莫怪雄蜂取次狂。

四

纔見花飛掃不開。只今青子落莓苔。當時一笑冰雪面。曾勸揚州詩興來。

送王山人

秋風蕭瑟賦歸歎。此去應知食有魚。我亦羨君無事翫。長沙終負過秦書。

謝幼榮文集卷第八

古賦論辯序記

懷故園賦

余故園之幽寂兮。拓荒榛而經始。面銅山之蒼翠兮。挹清溪之爽氣。搗天矯之蒼松兮。參虬龍之游戲。時便娟之修竹兮。儼萬夫而環侍。築屋其間兮。將以隱居而求志。盤旋不出兮。殆不知老之將至。夫何漂泊異縣兮。莽流萍之無蒂。山岑岑兮植壁。泉涓涓兮鳴佩。玩山水之清佳。亦足以樂飢而忘味。雖信美非吾土兮。昔之人所以登樓而橫涕。嗟三畝之寬闊兮。豈一簞之莫償。畦西澁乎秋菊兮。瞻東繁乎春蕓。晚食可以當肉兮。徐行可以當騎。冬裘夏葛兮。苟不完兮。寧緼絀而製裘。效鹿門之俱隱兮。近優游而卒歲。群鷗猶可以易粟兮。吾豈從播聞之祭。繫古人之不食兮。獨質質然而懷袂。事有成於予心兮。聊拙室以寫志。

竹夫人賦

棋園之下。涓水之濱。有物森然。其色青青。刻畫以檀。鑲以琥珀。娟之狀。組豆以碧。鮮玉潤之名。有匠若睨而歎曰。是物也。非松非桂。非樅非梓。孤潔似介。一何高士。溫潤似德。一何君子。是必良材者也。於是伐以斯棘之斧。運以斷泥之斤。製而為器。強名曰夫人。竹友居士得之而喜曰。夫藻扇璇室。朱宮玉闕。延羅幌之清

風掃象牀之秋月，神女詭其雲雨，始射逞其冰雪，有談夫人之高致，誦夫人之貞節，雖欲率幣以享金，無乃獻璞玉而遺則，則吾方遊息於瀛洲方丈之上，結廬於銅陵碧澗之下，以蟻眉曼曼爲伐性，以錦衾角枕爲階砌，或偃息於風樞，或遊回於涼榭，炎燄鑠石之晨，璧月澄空之夜，與夫人其同夢，或莊周之物化，俄而商飢，其將換，御多須，狐白之溫，嗟昔幸朝陽之暖，唯斯之無所取材，願以給廚人之饌，居士請曰：今茲秋矣，歲其將換，御多須，狐白之溫，嗟昔幸朝陽之暖，唯斯之無所取材，願以給廚人之饌，居士曰：噫，子獨不聞夫僕著而哭亡者耶？子亦不見夫采詩而道下體者耶？物或故則不忘材，有用則不廢，豈得顧乎廢棄，乃棄捐乎憔悴，自古亦莫不然，吾又何增乎感歎，雖然，吾方念此，欲以悲膝而休，賢子出，居士乃據竹而歌曰：姑姑南北兮雨蕭蕭，匡牀之上兮吾與汝其道遙。

過隋論

隋高祖藉椒房之親，假黃鉞之制，乘國政以輔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於是詔五王劍履上殿，以慰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欲觀其行事而陽示不疑，手持太阿之柄，雖陰謀發，曾莫摧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修守戰之具，欲以此一區宇，西斬吐谷渾，北破突厥，東誅高麗，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爪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旌旗樓船，千里相望，大軍南渡，日陰未徙而亡陳，天下已定，銷兵無武，有臨朝勵治之心，躬覽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崇尙朴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乘輿以避老幼，能魚龍之戲，藉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王之盛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邵之徒，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室室平隋，不可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爲天下之志，而無爲天下之量，操持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札已，譬如閭巷，一旦有十金之瘡，意其有瘡而趨者，備備恐傷，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家父亦有體耶，當此時，雖綽綽有餘，而容舍無餘，公驗者，望及守令，朝廷之上，言未卒口，而銖鎰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之兆已萌，而高祖不悟也，此其過在於無爲天下之量，所以無爲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刻薄而虐，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虐，疑也，如秦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之愈密，而患輒隨之而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人十二，蓋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陳涉之起，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奮臂一呼，而金城不守也，秦法革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蓋疑左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荊軻之匕首，乃發於燕督亢之地，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擊筑以扑也，事有驗于百年而合者，符契者，秦隋是已，秦世皇刻薄而虐，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祖刻薄而虐，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忠厚之德，修寬裕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淫荒之子孫，宗廟尙可以延，漢高帝不過泗上亭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之耶，故曰：亡秦隋者，非漢與唐也，秦隋自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爲天下，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寬猛之宜，仁風德澤，洋溢人心，歸之如父母，指天下於磐石之安，誰得而侮之耶。

孝辯

或問孝曰：頃步不忘親，終食之間不忘親，孝子哉，曰：有食於親人之坐，饋之羊，舍而弗食，言於衆曰：羊甚美，吾有念母之心焉，請以遺之，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子以爲何如，曰：是孝也，食之甘者，念其親，此人之情也，非孝之難也，則考叔食而舍肉，鄭莊公母子如初，桑下餓人食而餘其半，趙盾遺之簞食，與肉，則考叔非欲以遺母，而桑下餓人又才必其誠孝也，莊公因而有政，宣子不以爲疑，此人之情故也，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亦豈無人之情哉，斯人之說勝，吾不忍孝子之忘親也，今人知愛其子，必朝暮求其所好以悅之，豈愛親不若其子歟，嗚呼，人皆知易其愛子之心以愛其親，天下豈有不孝子刑哉，或人謂然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然則孝子之心，其亦可知也已。

送邵府序

大凡有心於得而得者，其心勞，而所得也不完，唯無心於得而得，然後其心泰然，而所得者亦多，莊周列禦寇之徒，其言荒怪，而得其要一歸于無心，故晉謝海濱之人，機心一萌，則鷗鳥不下，而索珠赤水之北者，唯象罔能得之，金路邵府公，弱冠登進士第，仕宦優游不達，垂二十年，猶財品邑，平居無事，種學自娛，未嘗飾一詞以求知於要人之門，其於窮達得失之際，泊如也，爲尉之明年，盜賊於境，探丸爲彈者衆，吏皆以聞，公徐應曰：除盜責賊也，其可以藉吾行耶，於是衣戎服，執鞭馬而出，不淹日，掩羣盜，梟之四境，填溝，抱鼓不鳴，邵府公其功上之朝，未幾授宣義郎，而使者又論其功，其賞猶未已也，邑之有諫之士，相與言曰：往時尉吾邑，有心於貧者，往往交通舞文吏，以陷人於死，貧未及行，而惕惕然意其臥不安席也，今公無心於貧，而刑者自不冤，疑一日九遷，其官可無位，公丹陽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其爲人號稱厚長者，而貌偉然，古所謂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者，異時勒銘燕然，立功後，其功可謂大矣，雖客邸之，其可量也哉，邑之士望公者如是，將因辭以達意，故於其行也，屬予爲序，以贈其行云。

狄守祠堂記

撫於江西爲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貨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取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椎埋掘冢，自盡劫人於市，寢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析楊者相推，案租賦，通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餓殍之餘，公喟然歎曰：民弊如此，其可苛急治耶，於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爲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二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於困，困權咎之中，伏我髮老於凋瘵之後，蓋公之德也，公歲滿且代去，盡立生祠以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它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爲也，將請於公，立於州之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嚴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德禪院，院之主僧又有才智，能辦其事，於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咸來請於余，願有記，夫沒而而後尊太牢，不如生而而酒一肉也，沒而而食自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旌旌未去，民已圖其像而祠之，可以爲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亡窮，公去而而後，於天朝，豈能忘情

於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爲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適正室記

昔之儒者。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談仁義。禮樂。教化。刑政之具。自以爲至矣。學老子者。從而非之。以爲博而寡要。勢而無功。吾師之所傳不如是。要以無爲清淨爲務。亦自以爲至矣。學釋氏者。又從而非之。以爲久生近乎貧。養形近乎愚。吾師之所傳不如是。以寂滅爲宗。以無生爲樂。夫三者之相非。豈有既乎。然今之世。學釋老者。雖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駭世俗。而儒者反取釋老之言。以明六藝之學。嗚呼。安得孟軻。楊雄。韓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聖人之道廓如也。吾友吳迪吉作樓於其居第之西。其下闢以爲室。闢孔子。荀卿。揚雄之像於其間。又取韓愈原道之書寫於其壁。而名其室曰適正。蓋取揚雄法言所謂適變歸文王爲正道者也。迪吉屬予爲記。且使道其名室之意。余前通古子坐於中堂。瞻數子之容。而思其學。觀原道之書。而詳其義。則堯舜文王之道。參乎其前矣。雖然。理固有待物而明者。嘗試登君之樓。以望長江之流。浩浩乎其必歸於海矣。乘舟而往。順流而不止。經欲至海可也。航斷港絕潢。是適諸子百家之他道者也。我知吉曰。我知之矣。泛長江而歸乎海。是適聖人之道者也。航斷港絕潢。是適諸子百家之他道者也。我知之矣。子其爲我書之。余曰。唯唯。

謝幼槃文集卷第九

題跋贊頌

讀仁宗政要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海涵天覆。百姓鼓舞而不知。及夫鼎成鼎覆。望白雲而號者。偏乎天下。父老至今能言之。往往咨嗟歎息。至有泣下者。蓋感人之深。人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書載堯之事備矣。至所謂大而民無能名者。書亦不能名也。余讀仁宗政要。求其所以感人之深。殆不見其迹。然從其所任用者觀之。庶幾可概見矣。盛哉盛哉。歷之中。二三大臣同在廟堂。洋洋乎忠厚之風。藉使生逢其時。雖掃舍人之門。所欣慕焉。

書元稹遺事

予親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於無辜。竊怪在廷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歎恨。以爲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愛憎之懷。爲安平仲列傳。書其解左貽以貽趙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安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予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廷臣有一晏平仲。豈忍坐視遷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而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廷濟之園牛元翼也。朝廷命愈

使而人莫不危之。是時廷議擁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謂朝廷失一賢士耶。得不謂天下後世笑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爲愈言者。獨元稹言韓愈可憐。程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不特僥倖安於朝。又沮毀以害君子。與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身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爲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於愈如此。使其在漢廷。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後世復有司馬遷。亦必特書其事。且願爲之執鞭焉。彼作史者乃不載之本傳。而特見於愈事之末。是可歎也。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黠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槩。交結魏弘。沮抑裴度之言。以浮纖險薄稱於時。至于知賢救難。奮激敢言。凜凜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況不爲元稹者乎。

書賈誼傳後

賈誼說文帝以諸侯強大。天下之勢如病瘡。失今不治。必爲痼疾。文帝入絳灌。東陽。馮敬之言。未盡施行。而誼亦不幸死矣。疑錯得幸於帝。乃諸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於是七國連兵。西鄉。以誼錯爲名。吳王謀反。已兆於高帝之言。豈爲錯發哉。豈盡一說錯遂滅其宗族。悲夫。使誼不死。故帝之時。絳灌舊臣無在者。誼必得志。得志必盡行其策。則疑錯之禍。誼其當之耶。誼之不幸而死。乃誼之所以爲幸也。禍福倚伏。無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稱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固亦有見於斯耶。

書鄭當時傳後

司馬遷稱鄭當時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悉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此時諸公翕然稱鄭莊。而後世言推轂好善者亦必曰鄭莊云。然觀武帝時。莊所進言見任用者。東郭咸陽孔僅其人也。武帝內與宮闈。外事邊陲。言利之臣析秋毫。而天下蕭然不聊生。咸陽僅提於國。大治。其言利殆與桑宏羊等。此其爲害於天下豈少哉。謂莊好言長者。而長者固若是耶。抑所言多長者。而武帝不用也。方觀其武安東朝。廷辯灌夫。汲黯與莊同是親其。而莊獨不能堅其說。武帝詎以爲灌下駒。司馬遷亦言其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蓋莊天性樂善。至上不能用。則亦順旨而從諛。嗚呼。誰謂鄭莊推轂士爲足尚耶。觀其所進者二人。卒爲天下羞。然則衛將軍之於士大夫無稱焉。賢於莊遠矣。

溪堂先生畫像贊并引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磐石。目飛鴻。脫屣石上。濯足於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

以君爲在山林耶。則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有表襮。以君爲在市朝耶。冷然之泉如濯足。則然之鴻與寓目。蓋用之而行。則服鑿鑿。涉澗絡。而爲奉輿之駟。舍之而歲。則脫斤鋸。老鈴擊。而爲斂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雙柏頌并引

子謝子有讀書之館。有雙柏峙于庭下。枝葉蒼然。予顧而譽之。且曰。世之君子。遭時斥逐。守道不變。蓋有似乎茲柏。昔屈原作橘頌。以自況。結固美材。然冬夏青青。唯松柏獨則枯槁。爲下矣。頌雙柏以寄吾意云。

后皇植物。柏嘉樹兮。亭亭雙峙。季孟序兮。繁枝脩幹。花庭廡兮。寧固根本。傲寒暑兮。四時更運。不改度兮。葱蒨茂蔚。紛其可譽兮。蒲柳弱質。秋如女兮。挺立不衰。獨何權兮。維聖有作。誕育宇兮。巋然異材。中梁柱兮。不虛不傾。亘千古兮。明告庶士。莫予侮兮。

竹友軒銘并序

謝子開軒於其館。細荒荆棘。植竹數十本。游居翫臥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爲之銘。

屏冰義義。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燦燦中林。我觀茲竹。淨綠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籥。斤斧勿侵。以保天年。我挂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游。

何之忱抱壺園銘

彼愚而夸。飛宇綺疏。雕鏤朱丹。遺巧則亡。此哲而窮。蓬戶桑樞。是豈固然。今古一途。我觀何子。孝友愉愉。不爲於陵。離母以居。總角寄巢。迄於霜髮。其勤其懇。以有屋廬。環堵蕭然。風雨僅除。愛開小園。荆棘自鋤。前有瓜田。後有芋區。早韭晚菘。可需可蔬。斑衣兒啼。將奉板輿。素齋華顙。以翼以扶。穀難無贏。客至飯蔬。畦丁告。雨物不濡。耕鋤行役。色類力勉。胸中純白。豈曰朱愚。海客有心。鷗鳥凌虛。機春原冠。智則有餘。是皆機械。有道所誅。君寧惜拾用力。抑將謂結棒之不如乎。

陳無惑安室銘

子陳子安坐靜室。牀敷居中。文史在前。桴觸干戈。日歷於外。而吾心澄寂。若止水之淵。朝於是。夕於是。出於物。搗而須臾之間。似此乎盤旋。其視鼻淵。寂然如閉息之龜。其道形骸。枵然如委蛇之蟬。能如是坐者。雖維摩詰見之。其取曰不然。若夫身居一室。而心遊四海。是猶因虎豹而檻猿狙也。其誰以爲安耶。

基局銘

世傳神仙。游基山阿。樵者踐旁。斧鑿其柯。謂堯教子。此理則斯。不有博奕。猶賢乎已。爲之不止。收豬奴戲。不以自樂。曷告子弟。

尺銘

童子適市。老僧不欺。較短量長。惟爾其無私。

謝幼榮文集卷第十

墓志祭文

董查字墓誌銘

君字查字。諱某。姓董氏。家撫之金谿。贈承事。諱某。隱居田里。孜孜樂善不倦。於君爲曾祖王父。隱君生承議。郎通守虔州。諱某。清修刻苦。居官守正不撓。工詩。博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虔州生信州玉山主簿。諱某。越州司戶參軍。諱某。同年登進士第。以經術文章擅場。一時稱江西兩董。越州早亡。玉山性剛。不肯俯首事大吏。以是官不達。玉山生君三歲。姆抱觀壁間畫。一日弄筆寫十餘字。乃壁間所書見者。玉山驚異之。四五歲。誦書如建瓴水。賦五字詩。有文采可觀。稍長。下筆奮迅如風。遠聲。觀者辟易。虔州指其背曰。異時以文學大吾後。必此兒也。後數從進士試。其爲文汗漫。喜出怪奇語。卒不含有司繩尺。益放情爲歌詩。其悲歡護屬。一於歌詩見之。年四十一以卒。時政和二年六月甲子也。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興源山之側。王母壽昌君曾氏。春秋高。君左右事之。常得其歡欣。於是壽昌君哭之不成聲曰。天乎吾老而見嫡孫之亡也。室王氏。二男。回壽皆童稚。四女。長許嫁。幼在襁褓。二季需養才士也。集君歌詩五百篇藏於家。撫其孤且教之。君其必有後乎。余妻君之姑。知君最詳。爲銘曰。

挾才以爲傲，拔經以爲孤，惜榮名之不立，撫轡服而號呼，季也懷之，羽翼其難，尙克奮飛，釋憤幽楚。

吳伯倫墓誌銘

余昔讀書龍泉之陽，見其地肥衍，有稻梁魚果之饒，意其必有素封之民居於其間，面山而帶溪，氣象清曠，又意其必有俊秀之士出焉，既而識吳君伯倫，君諱余曰：吳氏自高安徙臨川，卜築於龍泉溪上，不知其幾年矣，吾祖吾父皆力穡，爲善不倦，逮吾治生，而益益奇，吾是以構屋買書，延四方之才士，使吾兒從之游，已而見其子果皆好學而文也，君以政和四年二月癸卯卒，壽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穎秀鄉之仙游原，其子克明錄其賢，哀其走百里乞銘於余，辭之不可，遂序而銘之，君諱什邛，伯倫其字也，曾祖諱道珍，祖諱文侃，考諱仁遠，君喜觀書，尤長於陰陽五行之說，善飲酒縱談，客至無不醉，飲後，低微憤以惠貧民，疾病不能語醫者，爲發藥治之，賴而活者頗衆，有負子錢數百萬者，焚其券弗問，有妻其兄之子，貧不能自給者，分田以養之，其伯於鄉里，厚於宗黨類如此，三男子，曰克明，曰克明，曰克從，孟前君七年卒，仲初授衡州耒陽尉，季賢貢于辟雍，先室陸氏，樞室周氏，一女子，嫁進士饒，早卒，孫男四人，曰邵，曰郁，曰郊，孫女三人，孟既嫁而卒，餘未弁，銘曰：富好行其德，知其志之無窮也，德必發其樂，知其家之有後也，嗚呼！百歲之後，近其墓者勿樵也。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撫州金谿人，贈宜德郎諱查國之孫，處士諱獻可之女，同邑人陳策君諱之妻，爲職方員外郎，出守漳州，諱獻明者，夫人之叔父也，夫人以大觀四年七月戊申卒，享年三十有七，以政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歸政鄉交龍原，男三人，曰德厚，曰德厚，曰德厚，女四人，長嫁進士周均，餘皆幼，夫人喪父母蚤，王母崇德君之，不許嫁，凡兒，深州承德之命，擇所宜適，以歸君諱，夫人爲兒時，承順稱於宗族，及爲婦，爲妻，益以孝敬聞，其姑曰：吾爲陳氏繼室，髮時尙少，左右就養，俾吾安其室，之惟子子之孝，亦子婦之力也，君諱曰：吾治家有法，爲士無過行，吾妻每有助焉，夫人之卒也，其姑哭之哀甚，君諱日持棺，哭不絕聲，出與賓客語，然不知涕之交頤也，或謂君諱悼亡之詩，足以寫其悲懷，不然，出遺服極似陶佛以授浮屠，亦足以寫其悲，二者君諱皆不取焉，乃日夜悲傷憂慙，至於病猶未已，雖仇僕之君，君諱所難忘，亦夫人之賢實使之，君諱病且危，叩余門泣涕，言曰：吾妻葬得日，願有銘，余既聞夫人有賢行，於是撰次其事，又嘉君諱能爲於夫婦之恩也，乃序其情作哀詞以弔之，使銘諸石內之城中，以當銘，其詞曰：朝之容顏，惜乎于豆于觴，夕之容顏，我我我我，一日乘余而往，今葬不知其何鄉，姑當饋而買，弟今兒嗽嗽而在傍，我我平生兮，婉若觀其清揚，既覺而非兮，徒有泪其浪浪，身如朝露兮，何者爲強，餘生幾幾兮，憂又克傷，淵閣玉兮，何日而忘。

朱夫人墓誌銘

金谿陳大將將葬其妣，以其父命來請銘，且曰：大將從君伯氏溪堂先生游，又辱知於君，溪堂工文詞，銘貞士烈女，節行不誣，吾母葬得日，而先生適謝世，微君誰宜銘者，不得銘，其何以掩諸幽，余不得辭，乃諏

其家世行實，序而銘之，夫人朱氏，撫州金谿人，朱氏大家有官於朝爲顯人，而仕於州縣者相望也，夫人祖諱宿，考諱宗良，皆隱德不仕，夫人年十八，歸爲陳師堯聖從之配，於是姑老矣，夫人於伯倫次爲家婦，事姑孝謹，至于疾病，獨養無不察，而家事無大細皆親之，其從夫以教，其訓子以嚴，其友婦婦以和，其御僮僕以恩，其言其動無纖毫本不於誠者，故陳宗無疏戚莫不敬愛之，姑捐館舍，既終喪，夫人以家事委諸婦，而聖從亦放曠樂酒，不躬事生業，歲時諸女來親，孫子侍側，春耕耨，夏耘，秋收，其暇，合姑弄孫，蓋將以佚樂壽考終焉，而夫人不幸止此，其可哀也夫，卒以政和二年二月甲子，享年五十二，以其年十月己酉葬于歸政鄉之柳原，男三人，大球，大信，女三人，嫁彭通，一黃以許獻可子，與培皆從進士舉，孫男女九人，皆幼，銘曰：

祭無逸兄文

嗚呼！華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華從，此邦則然，荷與幾希，豈惟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狂子云亡，自楚計開，衆爲驚傷，豈知此來，兄又完容，僅閱三稔，乃歷連璧，凡今知聞，孰不常思，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我視我爲，不曰兄教，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款然之恩，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祿欠升斗，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於京師，風雪脩途，開以凍飢，逮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病醫，提藥饋漿，鮮克以時，從者忌肩，哭聲在轉，嗚呼！我不忍思，尙忍言之，兄之詩文，爲世所珍，廣微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銘，酌以祖行，肺肝爛然，有淚如瀉。

祭董查字文

嗚呼！查字學足以入官諱事，而無祿以代其時，智足以發姦摘伏，而無地以施其巧，顧世之暗瞶，或施施而得志，而君之智術，乃皇皇於一飽，茶雖欲殺而莫憐，子亦從卑而須臾，頃刻言而寓居，嗟諱面之不早，我每倡而君和，子或可而予否，初疑疑納之難合，卒若酸醢之適口，共娛嬉於文字，亦殷勤於杯酒，方子之疾，我獨執其手，方子之斂，我獨撫其棺，始也哭子以詩，自謂足以寫哀，既而銘子之藏，人或意其不朽，適消反而啓墳，復撫事而垂淚，夜漫漫而莫旦，魂杳杳而何之，酌一觴而告決，庶幾其來思。

潘那老哀詞

予離羣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褐而懷才兮，臥柯邱之林藪，賦幽懷於秋夜兮，雖愛君而面不見，託筆墨以寫心兮，蓋定交其已久，歲乙酉之將薨兮，始識君子大梁，面蒼蒼而髮星星兮，何茲時之不偶，君曰無傷兮，緊吾道則然，相從于漏屋之下兮，日與詩而飲酒，越仲春之未望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踟躕而不忍別兮，步河隄而攜手，念會合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點然而分道兮，舊睦焉而同首，謂別君其幾何時兮，會書聞之不通，驚凶計之奄至兮，爲投箸而喧嘩，予固知自古皆有死兮，誰能免夫，屬下夫何奔走於道路兮，竟死于奴隸之手，矧比年之凋喪兮，巍然皆國之植，雖學而未仕兮，天又賦而莫之壽，意

君死而無憾兮。從諸公於九泉。奈生者之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于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於今兮。固傳于後。嗚呼。君身稿壤兮。君名星斗。

右謝幼樂文集十卷凡古詩四卷律詩三卷雜文三卷自宋以來流傳絕少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前有苗昌言序呂本中原跋及肇淛與其子景以下六跋與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稱本同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從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題爲竹友集十卷亦卽此本惟簡明目錄著詩七卷文四卷爲十一卷疑偶誤耳書無刊本傳寫多訛嘉善曹氏宋詩存選錄一卷頗有異同乃不得其意憑臆改竄不足據也此本由雪枝從父守山閣藏書借抄其巨謬者第三卷末據目錄有竹友軒貫時軒讀莊子內篇三題相次卷中貫時軒詩全首誤歸於讀莊子內篇詩中又割竹友軒前八句合於讀莊子內篇末四句題爲貫時軒而次於讀莊子內篇之後錯亂顛倒致不可讀今爲更正其他卷中篇題次序亦有與目次不合者抄本相沿姑從其舊原有空字無可校補者仍缺之不敢妄增又據苗昌言原序似與無逸同編今溪堂集反無兩序殆傳寫失之歟咸豐建元歲次辛亥仲秋月朔錢培名識

原跋

謝康樂詩規摹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熒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嶽外北還過臨川去幼熒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熒書於其子長誦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熒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發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近寒京師儲蓄甚貴需銓旅邸費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爰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附驪湖手題

先大人書法步趨右軍故平日行似聖教草有十七帖獨真書最少卽不肖杲亦罕見此二冊乃先君己酉歲服闋餽補都門手抄謝幼槃先生集字畫端楷無一筆潦草杲偶得於亡侄殘篋敗篋中手捧臨誦惡喜交集嗚呼物經七十六年茲以無意中復歸於杲豈非在天之靈有默相耶因重加修葺謹識時日以傳子孫使後來知余得時情狀詭永永珍惜未必非孝思之一端上元甲子嘉平月朔不肖男杲拜手敬書

甲子臘月一日青門翁屢過手捧二大冊。履趾重前。若不得前。遙呼曰。我昨自猶子宅拾其遺稿。得先方伯手錄宋謝幼楚全集。言未已。飲聲欲噎。蓋喜極而轉悲也。余因得受讀。省觀細指精辨。首尾第一畫錯伍。自記云。需銳旋邸。借內府祕本。深冬沍寒。窮二十日錄成。合三萬餘字。時爲萬歷己酉。赴補多官之日也。迄今七十有六年。手澤如新。後人撫拓。掩而興感。能禁青門之掉。而欲泣耶。頃讀福唐相公敘謝公北河紀。亦稱公入都時。借內閣祕籍抄填校勘。可知公方銳進之時。汲汲芸窗素業。無一毫熱中嚮仕之念。俯仰今古。是何等品。館耶。謝幼楚名在崇寧大觀間。以峭然不淄見稱。呂舍人本中章章有述。公目中豈異。以其詩文爲模楷。願自有欽崇之道耳。惟青門讀其意。未必不常謝家之寶訓哉。東山後學黃晉良頓首敬跋。

情生十餘載得讀先生五雜俎一書其羅籠名物錯綜天地真蹟若發隱晚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茹如來易究其源流也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宣先生淵博推能始曾先生先生與之顛顛而會集長薰三百年來吾鄉先進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幸得覩遺墨于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于前耳甲子臘抄後學林倩敬識

前于友人處見陳元愷先生莊子一卷荀子一卷實見龍先生程墨一冊並手書端楷精謹絕倫并此可爲三絕因思前輩同學淵源勤篤不憚如此此東坡所以致慨於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爲可惜也書以志愧作再題

予幼不善書讀唐書至心正筆正之對未嘗不歎古人立言之旨與用心之處有卓越華藻者歲戊辰夏入闕閱善安方伯謝先生手錄謝幼榮集青門稿而藏之以爲世寶竊歎今人何必不如古人古人又何出今人下也褚大夫書名甲李唐一日帖成而須髮白視先生之呵凍何如也庾氏爲晉名流而子弟輩以家雞葉之視青門之惱惱然以圖世守者又何如也噫書小技何足重先生于遠述先儒之稱幼榮者曰尊其行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非二于立言之本旨恐亦非先生手錄之意也云爾康熙戊辰陽月浙西後學臧胤錫謹跋

康熙壬辰陽月高平邢村范氏手鈔

原敘



集王武忠岳

撰飛岳

岳忠武王集

南京上高宗書略

宋岳飛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我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關，迎還二聖，率車駕日從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保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為今之計，莫若請東駕還京，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巡迴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招曹成不願乞進兵簡

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虞，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戢，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為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為臣子者，思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聞日雖久，扞格是聞，臣當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為，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為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藍山以往，即行措置，用兵掩殺，速除盜以綏彼民。

乞復襄陽簡

岳忠武王集

吾徒屏跡可處，流覽史冊，恆遇千古忠邪之林，國家存亡之故，未嘗不臨卷興懷，憤然欲絕也。粵考往古，忠誠天植，殉國泯泯，自關漢晉而下，若睢陽常山，指宋勝趙，願使人聞風悲憤，涕泣裂眦，莫若趙宋岳鄂王之事，豈非王忠孝大節，貫日月，泣鬼神，乃至罹巨奸之酷，毀垂成之功，抑異於授命疆場，致效時數者哉。當思陵御札頻頒，寢閣裁命，詎不知恢復之圖，匪異人任，一旦入縲獄之計，自毀長城，論者謂淵聖南顧，黃屋非吾有也，矧黃龍直搆，或有劉裕滅秦歸晉之憂，雖小朝廷奚可得，斯皆帝意中事，殆遂建議逢合，忍輕社稷，雖背徒馳，竟成三字之獄，由今觀之，即其說豈盡謬耶。迨乎鍛鍊既成，從容就義，韓何冤之，而弗聞於上，三大理士，僅劉允升諸君子，證其冤，而上弗察，王雖志抱餘憾乎，假令王不率班師之節，僥倖成功，有如後之安議者，王以為憾乃滋甚，故勿為耳，王一死，誠可無憾，惟宋室偏安，卒至版宇日蹙，中華淪喪，而莫可如何，此仁人志士，讀其書，論其世，所為太息於陰陽小大之間，而徬徨天人之際也。王少力學，好左氏春秋，有闢漢書風，漢書自一二體牘外，撰著罕傳，而王所為表劄詩記，沉鬱壯涼，使自寫浩然之氣，又與武侯出師二篇相上下，余故採程史諸書所載，哀次錄存之，庶幾千百載忠孝仰止之懷，他若遺言佚事，雜見於金陀粹編，及諸忠諸錄，率多瑣復，又後賢憑弔之作，竊嫌掛漏，並錄弗存，觀者尚毋嗤其未備云。時崇禎十一年，庚寅人日，單悔題於東阜之白燕庵。

岳忠武王集

竊惟神機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內有楊么之禍，俱為大患。上慘宸憫，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為腹心之憂，其實小；虜之援，今日之事，正當進兵。陽先取六郡，李成不戰而遁，則亦與師遠，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為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中原，此為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鄂守襄陽等郡劄略

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鄧，益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湖湘，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解，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饒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餉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資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見，在乎速備糧食，對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謹開不敏，陳其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讐雪恥之心。幸遇社稷威靈，前後相立，薄効而陛下錄臣微勞，報以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宜撫諸路，臣一介賸微，寵榮超邁，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盡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結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流計日生。它時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瀋州，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而退河。北京畿險要，可以盡復。至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使下。臣然後分兵沿滄，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擒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號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饒運，臣須敵兵還保上流，賊定遠與，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掩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持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咸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儲，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案卒伍，有飢餓困乏，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戰地陷陷，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赦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為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

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崇德皇后梓宮，奉還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

連豫通謀，向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嗣偏安，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符分命將臣，鼎峙江淮，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關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疑劉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築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願言之咎，以成陛下將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為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

乞進屯淮甸劄

伏觀陛下移輝建康，將遂恢復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散，鄧瓊等進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必彼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叛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

乞乘機進兵劄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機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而前，殄滅此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論虜情奏略

金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詐，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敢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抵謁陵，察因以往觀敵，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當廢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譟者。所欲乘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
鸞鳳。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以開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于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勤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
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此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
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以身。借補修武郎。器門宜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
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為國捍難者。不為無人。而其間誤國
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令其身名。與喪
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於將。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
排。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命。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愚悃。方切憂惶。復蒙天語
之丁寧。告戒備至。臣使臣心之誠。誠。進退維谷。敢事虛辭。仰達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
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明旨。以臨勸
非謂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為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固所以收曹公于赤壁。使
失其策。陷何所以取鄧布於益江。雖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客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蟻蟻之誠。使
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于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侍親疾劄

臣極其危懇。仰祈睿聽。臣愚懇之迹。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甘不足
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
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
察臣惻惻。無他規避。整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義。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
母稍安。依舊管轄職事。恭聽驅策。結草銜環。罔報恩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

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捐埃之效。遠明節節之榮。若不嘔辭。干冒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遑安處。
方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服服公議。臣雖三頁片誠。哀哀求允。敢
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終制劄

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祖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東旋從事軍旅。習期歲序。不知
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般。得脫磨網。驚悸至我。遂以歸綿。

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緩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
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養之
制。而願有視。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般扶
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庸情奸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
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
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疑。示四夷以不可調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
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容照。

辭開府第三劄

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口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容聽。謁地籲天。不知所措。夫
爵賞者。人君所以為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
得所當得。固以為榮。受所非受。反足為辱。伏念臣奮迹羈旅。被恩優厚。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
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連顯階。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
有臣為將。不效獻言。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陳陳。更不敢諂。素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
子。追疑成命。特降命旨。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辭開府第四劄

臣已三頁辭章。出於誠懇。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猶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
臣草茅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開府之位。實領孤卿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
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秩。是以心不自安。終難甘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為辭避。伏望聖慈。於
察愚衷。收還成命。庶令臣少安愚分。臣不勝虔祈候命之至。取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

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
見尺寸。而厚恩隆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
躍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舉策。雖粉臣骨。不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為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
之寵。必起負乘斯弊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疑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
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

臣頃以多病易哀。仰祈宸聽。乞退處邱壠。以便養病。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尚憫命。不克按撫肺肝。再據
憫恤。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心腹之士。可付以軍旅者。賴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遜君之嫌。今謹好

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假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勝。臣不接唐恩。幸免此二事。止以疾
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晝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銑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
鴻恩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憫。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達其欲。特許退休。就養歸鄉。

辭男雲特轉三官劄

臣聞君之取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吝以近功。臣昨恭依容算。與賊決戰於陳頤之間。雲隨行
迎敵。雖有薄效。殊未付立到大功。遐超橫列。仍領郡防。實與過優。義不追處。所有請命。臣不敢令雲祇受。
伏望聖慈。俯垂天鑑。追還恩恩。庶使雲激厲諸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
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蒙一綬。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賞。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勝。
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應勵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
聖慈。特降容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
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付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職等。驟進官階。不惟使雲志
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疆場。固自負有僥倖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使之冒其可
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容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相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
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遠。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屏廟之資。
將軍旅之衆。顧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校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
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愚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已。
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俯垂天鑑。察臣愚衷。早賜命。容臣男雲他日更立戰功。然後
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聞。忠臣之事。若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
甘苦。則將佐以恩威。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忍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
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陛下。雷震
之威。此宗廟山嶽之福。終竭愚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
於再三。干瀆天威。臣不任戰戰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

臣聞。爵以取其貴。祿以取其富。得祿者。人君取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
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樸。久叨寵榮。每懼滿盈。
弗克負荷。況乃孤卿。實爲異恩。若更無功。祿有食言。臣賦分庸庸。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俯垂天鑑。特
降命。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于冒銑鉞。伏候教旨。

辭少保第五劄

臣之事君。義無有二。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荆胡敗盟。再
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馬橫戈。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將騎寇邊。
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殊何
贖。伏望聖慈。追寢成命。特賜命。姑留以爲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殊未練
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驂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遑安。不免披瀝愚誠。再
于天聽。

乞敘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臣契勘參政與樞密銜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妻竊孤卿銜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竊
仰聖慈。伏望聖慈。曲垂昭鑑。許臣只依近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唐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密第三劄

竊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聞會香之下。逮再陳愚懇。仰清淵聽。伏念臣濫膺樞密。誤陪國
論。食榮滋甚。補報難然。豈惟瞻瞻之可憂。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
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容旨。許罷樞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充萬壽觀使第二劄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致其積
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榮。錫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
願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
若不自列。當當優擢。必致貽誤。上孤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謝講和表

臣等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臣等已即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
時制。仰聖哲之宏規。齊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容澤誕敷。與情肯悅。臣
等誠懷誠作。稽首頓首。竊以聖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聖恩未乾。願口血猶在。俄爾雨牧之

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箠誓之求。國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虜長蘆而脅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戡之權務。和衆以安民。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但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諸書。面有慙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虛。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稊穎以稱滂。

奉詔移爲齊徵

聖朝僞稱僧號竊據汴都舊委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副宗廟養之澤諒爲愍怨率中華禮義之俗廿事腥膻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其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烏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洺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拔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誠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墮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徐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日獵師而哭虎飛當躬行天討玉石俱焚禍並宗親姪及父祖拊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爾逆二寇豈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御密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慕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懇田獲利若三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微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堅中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邵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邈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臨宸翰鋪述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樂無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顛運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特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中軼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稽顙謹書

中劉光世乞進兵狀

陸忠武集

竊念飛以行伍賤隸。忝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平。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付此正飛等捐身殉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尙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狀申。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遵至常州宜興縣于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
二日至江州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速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
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
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
飛已差張憲橫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光宗皇帝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
尙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句芻蕘糧糗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
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口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
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碑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

五獄同盟顯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尋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人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譬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收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盤桓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營侯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弭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蛟嶺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邈。后軍王團練并幟。樹隨娼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霞。勝景涵涵。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遽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脚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超。

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樓湖南帥岳飛破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薄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實忠

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
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鄧陽石山寺

菟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嘲語語。爲爾濟民憂。

從僧遊西內應制

敕報遊西內。春光滿上林。花開千朵錦。柳嫩萬條金。燕逐龍旗舞。鸞隨鳳管吟。君王卽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微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陳。長驅渡河洛。直指向燕幽。馬蹕關氏血。旗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翠光亭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晴弄日。秀色隱空山。鳥樹蕭蕭外。征帆杳杳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閒。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覽向雲山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
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符密掩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流離處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作赤
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時時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
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
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宋史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畔侵其地。割而與之。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滿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溢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剝皮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翰募敢戰士。飛應募。和有剽賊陶俊。買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道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
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將敵敗之。從浩解東
京。與敵相持于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應其徒曰。敵雖衆。未知我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曉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還乘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
集。彼方謂吾索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待以國士。借補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賊枝葉繁。以敗刑。聚散無常。以致殺。皆謀定也。所望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遇賊。則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援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賊。則提兵應。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摩賊。奪其糧。而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於兆川。身被十餘槍。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賊劉豫。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劉劬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殺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園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割交縛兩束。夜半。敵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皆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圍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其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賊。皆敗之。成遣騎劫。遂臣。驍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爲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以先通。諸將皆潰。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凡北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荷薪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番番軍。爭來降附。四年。凡北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遂郭吉開飛來。道入湖。飛遣王貴傳慶道破之。又遣辨士馬卓林。聚眾降其衆。有戚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相以爲。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平。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凡北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凡北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凡北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凡北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成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飛益兵。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遣通奉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爲楚援。時抵承州。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同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新橋。金大敗。殺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戰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吾不殺。殺而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新州。降。爲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吾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寧。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奇。趙建昌。飛遣王萬餘。嚴討之。陸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疑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益力強。則非。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勸除。議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報。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伴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朝翌日來追。飛命士厚食潛趨。遠。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營。成據險拒飛。飛縱兵掩擊。成大潰。成走據北嶺。嶺上梧岡。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破二隘。據之。成又自梓嶺置。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帶十餘萬守。遂頭。飛都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賊從者可。則復聚爲盜。今道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盡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病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賊。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武。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度吉。遂連兵寇掠。循。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因石洞賊彭友。悉衆至。等。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皆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飛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可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由赦。人感其德。給像祠之。餘寇高。張。成。犯虔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阜。皆隸焉。爲齊遣李成。挾金人入。破襄陽。唐。鄧。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湖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腹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命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羣。曰。飛不懷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道張憲。徐慶。復兩州。

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果縱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給而馳。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兵屯新野。飛與王貴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屈。劉豫憐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國。誠易爲力。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誠懼足。即過江北。勸成敵兵。時方重深人之舉。而營田之說。自是興矣。進兵郢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列營相拒。飛遣王貴。張憲。韓世忠。劉合。李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郢州。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郢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賊如此。又復郢州。信陽軍。襄陽軍。飛降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郢州。最爲上游要害。乞令飛屯郢州。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安妥。乃以隨郢州信陽軍。並爲襄陽府路總制。飛移屯郢。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龍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陷中騎五千。通城。飛張信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閭閻。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朝。封母國夫人。授飛鎮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軍騎按其部。指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漸而止。黃佐與周倫。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與王貴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倒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計。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說等降。飛流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澤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檣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泅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梗橫。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果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皆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山。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爲讖。遂賊舟于岳。鄂諸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

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稷等。首領人葛繁。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輿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請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魏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嶺。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乘時討。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巳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止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其間。詔即日啓行。未至。驛報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陽陳蔡有幾。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於其營。奏曰。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雖極中而不怠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泉。飽不擇草。未安驕驕。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驕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用爲兵部侍郎。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精卒因得休兵。觀登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瀋陽。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洛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義兵。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用與秦檜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秦檜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附飛曰。沂中視德用等。豈能服此軍。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母憂。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練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或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從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川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鄭瑄叛。浚始悔。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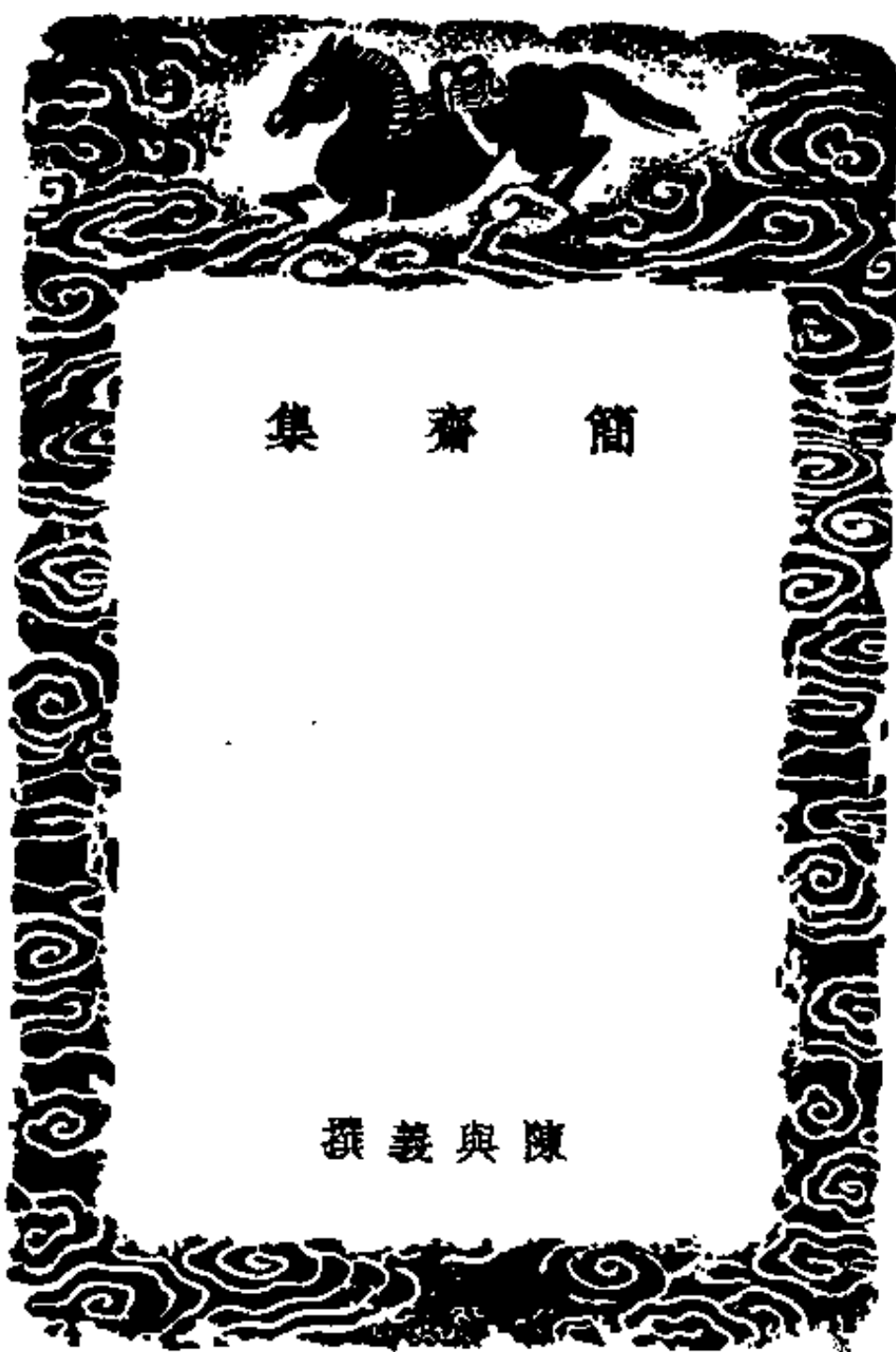
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密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作書之曰。汝非我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亦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能死。即僞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豫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劉股謂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遣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此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誠。恐貽後世禍。相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慰諭。乃受。會遣士復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增。實欲觀發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相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寧。懷慶。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圖中原。將發密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屢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革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傷。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都將王剛以五十騎視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將背鬼賊於城西。雲以其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兀朮遁去。梁興曾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頗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遣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餘。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陸榮。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由時輩得其言。盡遣相。開。德。澤。潞。晉。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背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而益食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

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五千戶高勇之屬。密受飛旗號。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猶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說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低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聊賴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而奏以漢上六郡。開田廬之方。兀朮棄汴去。有齊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金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持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澤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飛思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檢又川恭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兼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諜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還糧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作相。欲與飛分其背。世忠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某。與總領胡紉言。二禍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世忠。飛馳書告以情。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倡言飛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相。相大怒。初。趙鼎罷。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趙鼎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世忠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議其主耶。兀朮遣使。許以汝朝夕以和。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相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與飛有怨。風高勦焚。又風中承何結。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而而不進。比與俊接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密。尋

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椿志未伸也又諡報後令劫王貴誘王俊陳告張憲謀遣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錡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錡有蓋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錡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盧中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章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自槍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牟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議募獄不成槍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貧徙家嶺南暮居于鵲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懷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勸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槍詰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減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蹏怒而鞭之卒有取民廩一種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顧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撻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葬以少聚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勇嚴缺一不可不可調軍食必豐饒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背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敗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槍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訟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裂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槍死歲復飛官萬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闕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槍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宜撫荆襄放部曲令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霖霖雲飛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瘋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提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鄂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選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虛得其官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列張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顯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出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桮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贗榮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顯天辨謬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晉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憲修武郎閣門祇候

簡齋集目錄



簡齋集

撰義與陳

簡齋集 目錄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卷七

七言古詩二十九首

卷八

七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九

五言律詩五十七首

卷十

五言律詩十七首

卷十一

七言律詩四十四首

卷十二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卷十三

五言排律三首

六言絕句四首

卷十四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卷十五

七言絕句五十八首

卷十六

無住詞十八首

卷一

賦三首

贊二首

跋一首

卷二

五言古詩三十七首

卷三

五言古詩三十六首

卷四

五言古詩四十首

卷五

五言古詩三十三首

卷六

五言古詩三十三首

簡齋集 目錄

簡齋集 目錄

三

二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絕句二十七首

七言絕句四十一首

臣等謹案簡齋集十六卷。宋陳與義撰。與義字去非。簡齋其號也。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傳。是集第一卷。爲賦。及雜文九篇。第十六卷。爲詩餘十八首。中十四卷。皆古今體詩。方回瀛奎律髓。稱簡齋集中。無專題雪詩。惟以年華一首。有春生殘雪外句。金源道中一首。有後嶺雪樓句。編入雪類。今攷集中古體絕句。並有雪詩。與回所言不合。蓋回所選錄。惟五七言近體。故但就近體言之。非後人有所竄入也。與義之生。視元祐諸人稍晚。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然建炎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爲文章宿老。雖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于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開蹊徑。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雖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後。師道之前。實高置一席。無愧也。初。與義嘗作墨梅詩。見知于徽宗。其後又以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句。爲高宗所賞。遂明至執政。在南渡詩人之中。最爲顯達。然皆非其傑構。至于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託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造次不忘憂。憂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其表姪張曠。爲作墓誌。亦云公詩體物高。與清遠超特。紆餘闊肆。高舉橫厲。固可謂善于形容。至以陶謝章柳擬之。則殊爲不類。不及克莊所論。爲得其真矣。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翁方綱

簡齋集卷一

賦

覺心畫山水賦

天事堂中。黃面老禪。四海無人。碧眼視天。有一居士。山澤之仙。結三生之習氣。口不停乎說山。聊寄答于一笑。夜乃夢乎其間。重巖復嶺。虧蔽吐吞。紛應接其未了。萬雲忽兮歸屯。亂晦明于俄頃。存十二之峯巒。有木偃蹇。橫斤所難。飽千霜與百露。根不動而意安。澹山椒之落日。送萬古以無言。彼棲鳥其何知。方相急而破烟。須臾變滅。所見惟壁。有木上座。夢中侍側。問上座以何見。口不能於噴噴。豈彼口之真無。悟前境之非實。管城子在旁。代對以臆。忽風雨之驟過。恍向來之所歷。此其畫耶。則草木禽鳥。皆似相識。抑猶夢耶。則已見囿于筆墨之迹矣。居士再至。問以此故。復寄答於一笑。持畫疾去。

玉延賦

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爰播盈斗。可獲連城。資陰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赤堊之腴。煌煌白虹之英。驚山水之潤發。冒朝采之餘榮。逮百嘉之澤盡。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食爲寶。辭秦玉而

陋楚斯。雖三獻其奚售。乃舉費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內之雷久鳴。寧石鼎而自濯。據家腹之彭亨。春江浩其凌濤。遠擊颶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于晦明。擅人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盃孟而笑領。映牖戶之新晴。斥去爛熳之華。盡棄接輿之青。收奇勳于景刻。亡未落而體輕。凌厲八仙。掃除三彭。見蓬萊之夷路。接閭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宿醒。汗之以蜂蜜。辱之以羊羹。合舊逸少之疾。同傳孝儀之鯖。歎超然之至味。乃陸沈于鸞宮。豈肯能于我遇。亦或雍而或烹。起投筆而三叫。驅蛇蚓以縱橫。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放魚賦

仲冬良日。二客過予。請觀魚於寶氏之陂。攝衣而興。從客往嬉。日澹寒郊。木影陸離。顧道旁之拘異於他日。浩如潮之方溢。客曰。是殆水師不仁。將平地以盡魚。空其池而寓之斯也。至則水不膚寸矣。而百萬之鱗。濃稠聲沸。金橫玉假。失據狼狽。赤手下捕。易若拾塊。翻倒窟穴。不遺細碎。問其所以得取。則輸金錢以買諸寶氏。噫嘻。見魚之愛其生。與我無異也。奈何使充初之性命。帶喉咽而就割。繼以易一朝之費。彼任公子。雖永負于一魚。而瀾河以東。蒼梧以北。皆歌舞其賜。則乘除而逆計之。其得失有以相濟也。聊解我衣。救爾戢戢。爰得數斗。誰以微溫。豈不指勳。易生相急。將逸爾于隋溝。資淮海以供給。已趣湯而幸見。赦同伏鑕。而偶不及。其亦知遇我之不可常。而教鮒鱖以慎出入也。僮奴笑曰。美則美矣。抑此賜不終。夫巢梁之禽。智困深叢。草秀巖下。出山不豐。是魚安樂于止水之淵久矣。而一旦投之衝沙走石之流。亦鱗敗鱗折。未十里而取窮耳。不虞生異。使我辭索。遂用其言。脫魚再厄。步驛門而左轉。得渺然之平澤。其深黛黑。其淺縹白。窮源委而四顧。知我輩之責塞。罄一瀉而莫留。亂藻荇之寒碧。乍圍圍以洋洋。忽四散而莫迹。異乾魚之還鄉。類羣鰭之徙宅。念宇宙之偉事。或偶成于戲劇。豈特爲今日之一快。吾將候風雷于他夕也。衆客欣然。三過而退。歸泚我筆。以記斯會。庶幾寶氏子聞之。爲來歲之戒。

銘

研銘

無住菴。老居士。紫玉池。娛晚歲。不出菴。書誦偈。誰使之。隨朝市。入承明。司帝制。如晉井。久不治。百尺泉。來莫窮。古之人。輕百計。惟出處。不敢易。嗟已晚。覺非是。勒斯銘。戒後世。

書室石室銘

嶽麓仁祖。軼堯邁禹。授厥所因。中外有人。有懷周公。聰明正直。推原厥本。功在石室。仁祖在天。公在列星。石室在茲。公實臨之。咨爾山鬼。謹而勿失。咨爾裔孫。肅茲草木。後有興者。無媿茲石。

贊

以玉爾卯爲向伯恭生朝贊

簡齋集 卷一 銘贊

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毛。色比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除厲凶。以迎朋王。南門不鍵。有室則強。三肅元侯。既贈既禧。曷其報我。當以剛卯。

甘泉吾使君。畫史作簡齋居士像。居士見之大笑。如洞山過水觀影時也。戲書三十二字。兩眉軒昂。厥像如寄。而服如此。又不離世。鑑中壁上。處處皆是。簡齋雖傳。文殊無二。

記

頤軒記

余客汝州。譚治猷陳德潤。與之語。肺腑無溪壑也。奔走百僚之底。未嘗一日有怠容。後官太學。而其弟道醇肄業焉。官學萬里。貧不振。天子幸學官之。澹然不色喜。余以是婉其兄弟。道醇聞語曰。我又有隱居不仕之兄。廬西山之下。其燕居所。榜之曰頤軒。前崖岫之嶢峩。後澗壑之琤琮。烟雲草木。晦明寒暑。出天之奇變。以娛軒中之人。世之得喪利害。無所經其懷。我與汝州。揀心不能忘也。余面贊之曰。鍾結有兄不仕。時亦遠巡難進。居官有聞。何點棲遁求志。而其子弟遺進退之節。後世莫替焉。而今而後。知二子之師友不在他。在頤軒爾。于其歸也。申以告之曰。大丈夫用世。非難也。無愧于頤軒之兄爲難也。其亦告于頤軒之兄。不仕。非難也。行義風烈。有聞于鄉里。無愧乎前之山後之澗爲難也。古之君子。居也。其仕也。其道一也。而已。二子方將爲軒冕所廢。異日風績振耀。而用舍行藏。可觀可紀。則頤軒之進德。亦可占矣。道醇曰。是蓋頤軒之記。盡書之。乃錄大略。使歸書之其壁。且以告德潤云。洛陽陳去非記。

跋

跋郭節度父墓志銘

自古將帥之世。其功名福祚。鮮有克全。至漢幸武賢父子。始傳世爲名將。史氏賢之。又發于序傳。榮華至今。本朝郭氏。乃有累世之美。勳業書于竹帛。闕闕燿于一時。至殿帥益顯。遂以宿將用也。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其受社若此。則其所行可知矣。夫當願以規者。同郡之至情也。天下方有難。非血誠壯烈。不足以解國家憂。殿帥勉之。亦以告意氣之同者。

定知張公子，能共寂寞。執此以贈君，意重謝禮。破帽與青鞋，耐久心亦舒。危處要進步，安處勿停車。成虧在道，不在功利。區收視以爲期，問君此何如。開尊且復飲，醉後道已迂。閉口味更長，香斷應樞珠。

八音歌二首

金張與許史，不知塞十名。石交少瑕疵，但有一麴生。絲色隨染異，擇交士所貴。竹林固皆賢，山王以官累。飽酌可延客，藜藿無是非。士思非不深，無屋未能歸。革華雖可侯，不敢踐危地。木奴會足飽，寬作十年計。金章笑鶉衣，玉堂陋茅茨。石火不須臾，白駒隙中馳。絲蟹那可避，會當來如期。竹固不如肉，飛騰莫辭速。飽竹且勿喧，聽我歌此曲。土花玩四時，未覺有榮辱。草木要一聲，好異乖人情。木公不可待，且復舉吾觥。

次韻張元方春雪

雲黃天爲低，應白雪初作。幽人睡方覺，簾外舞萬鶴。斜斜既可人，整整亦不惡。不知來何事，遂失梅花約。東風桃李暖，不受珠璣絡。聊回萬斛漚，點點付藜藿。幽人無酒飲，一笑供酬酢。歲晚會復來，相期在丘壑。

舍弟諱日不和雪勢更密因再賦

密雪來催時，似怪予不作。蒼天自漫漫，難辨鷺與鶴。坐令天回笑，未受風作惡。急飛既繁麗，緩舞尤綽約。稍積草木上，斷續非聯絡。終然要白日，印彼葵與藿。滿眼豐歲意，空時惜難酢。慎勿辭典衣，已不慮填壑。

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

一官專爲口，俯仰汗我顏。願將千日飢，換此三歲閒。冥冥雲表雁，時節自往還。不憂稻粱絕，憂在羅網間。絕勝杜拾遺，一飽常開關。曉知權冠眼，猶戀終南山。

簡齋集卷二

五言古詩

次韻謝文舉主簿見寄兼示劉宣叔

斷蓬隨天風，飄蕩去何許。蓬草不自振，生死俱無補。兩淮俱寂寞，衆手劇雲雨。坐令習主簿，下與雞雲伍。遙知竹林交，未肯一時數。翩翩三語掾，智與慢相補。髯劉吾所畏，遠屈空去魯。子才亦落落，傾蓋極許予。四顧照河漢，一笑寬遠旅。堂堂吾景方，張備學李。去作泉下土，未知我露電。能復幾寒暑，思專久未決。食膏轉覺苦，我不逮諸子。要先諸子去，不種楊柳田。但懼呂安國，未知誰善讓。可作孔文舉，十年亦晚矣。請便事斯語，來時有十年之約。

題劉路宜義風月堂

長風將佳月，萬里到此堂。天遊本無待，邂逅今夕涼。北牕舊竹短，南牕新竹長。此君本無心，風月不相忘。道人方燕坐，萬物盡清光。不獨挹霜雪，似聞笙鶴翔。乃知一念靜，可洗千劫忙。明當攜繩生，往問安心方。

次韻張矩臣追功見示建除體

建德我故國，歸後追我羣。除道得款伯，荆棘無復餘。滿堂秋色，未覺飢腸虛。平林遇西風，爲我起笙竽。

如何求二頃，歸臥洞明庵。曠背對青山，鳥鳴人意舒。試數門前客，終歲幾履車。

仲舒老一經，策世非所長。元鼎薦蔬食，但取充飢腸。偉哉賈生書，開闢有耿光。既珍亦可飽，舉俗不見嘗。揚雄平生學，肝腎困雕鐫。晚于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于玄。顧有一言善，酒箴真可傳。蕭蕭十月菊，耿耿照白華。開牕逢一笑，未覺徐娘老。風霜要飽經，獨立晚更好。韓公真躁人，顧用擾懷抱。青青堂西竹，歲寒不凋瘵。蓬蒿衆小中，扶眼見長身。澹然冬日影，此處極可人。子猷幸見過，一洗聲色塵。

風雨

風雨破秋夕，梧葉墮前簷。不聽黃葉近，滿堂作秋聲。客子無定力，夢中渡城隍。覺來俱不見，微月照殘更。

曼陀羅花

我聞殊不俗，墨莊敷玉房。秋風不敢吹，聞是天上香。烟迷金帳夢，露醉木蓮妝。同時不同調，曉月照低昂。

與周紹祖分茶

竹影滿幽廳，欲出腰纏纈。何以同歲暮，共此晴雪晚。摩挲盤雷腹，自笑計常短。異時分白雲，小杓勿辭滿。

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

狂夫轉軒冕，自許稷契身。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不如兩忘快，內保一色醺。偉哉道山傑，潘此汝水濱。大來會關步，小憩得幽欣。一齋有琴酒，萬事無纖磷。不作子公書，肯受元規塵。人言君侯癡，我知丈人真。月明泉聲細，雨過竹色新。是間有真我，宴坐方申申。

陪諸公登南樓懷新舊家弟出建除體詩諸公既和予因次韻

建康九龍美，倚以八味珍。除瘴去熱惱，與茶不相親。滿月隨九天，紫面光瑣璫。平生陪奴奴，厭厭氣未申。定論得公詩，雅好知精神。執持甘露碗，未覺有等倫。破睡及四座，愧我非嘉賓。危樓與世隔，萬事不及唇。咸公方坐嘯，賞此玉花勻。收杯未要忙，再試晴天雲。開口得一笑，茲遊念當頻。閉眼歸默存，助發梨棗春。

諸公和潤明止酒詩因同賦

愛河深一世，既溺不能止。不如淡生活，吟詩北窗裏。肺肝亦何罪，因此毛錐子。不如友麴生，是子差可喜。三杯取徑醉，萬緒散莫起。奈何劉伶婦，苦語見料理。不如一覺睡，浩然忘彼己。三十六策中，此策信高矣。政使江變酒，誓不涉其流。尚須學王通，藝黍供祭祀。

周叔易子觀我齋分韻得自字

小草浪出山，大隱乃居市。功名一畫餅，甚矣癡兒計。傾身犯火宅，顧自以爲戲。汗顏逢冰子，更復問奚自。三唐齋中人，本是青雲器。雖然山止山，政爾吏非吏。蕭蕭蕭蕭竹，見引著勝地。世間劇寒暑，了不受榮悴。門前刺啄客，欲問觀我意。但持那那枕，贈客一覺睡。

觀我齋再分韻得下字

一簾得雨脚，閉戶了晨夜。夢華城西樹，起造君子舍。索綯出堂堂，見客披衣謝。平生功名手，嗜靜如食蔗。小齋劇冰壺，中明無外罅。要知日用事，跌坐看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閒暇。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

平分齋中閒，風月不待惜。要須酒屢費，不用牛心炙。

寄題商洛宰令狐勵迎翠樓

西來金衣鶴，書落汝水湄。雲霞映道路，中有迎翠樓。遙知五斗粟，未辦買山資。政要百尺樓，了此浮天眉。森然詩中畫，想見懸關時。朝曦與暮靄，百變皆令姿。君方領此意，簿書何急爲。衆手劇雲雨，惟山不瑕疵。當年四老翁，視世輕于芝。坐令山偃蹇，不受人招麾。誰歟樓中客，俯仰與山期。願要君折腰，督郵真小兒。因之感我意，故巖歸已遲。便攜靈運屐，不待德璋移。

次韻謝天寧老見貽

庭柏不受寒，依然照人綠。霧收晨光發，可玩不可掬。道人方出定，不復辨羊鹿。微雲度遙天，一笑立于獨。嗟予晚聞道，學看傳燈錄。三生畫書魚，萬卷今可束。較雖已破碎，猶欲大其幅。是身堪底用，況乃五斗粟。自從識師面，日月驚轉轂。受師爐中烟，無處著榮辱。周妻與何肉，恨我未免俗。從今謝百事，請作龜頭縮。卻笑長沙傳，區區問淹速。聊將非舌言，往和無韻曲。

留別心老

老心霜下松，名與陸公齊。人物北斗南，佛事東院西。平生四海脚，不踏四海泥。晚說汝州禪，飽噉天寧齋。夢中與我遇，相扶兩枯槎。每見眼自明，不復煩金篴。卻從夢中別，未免意悽悽。他時訪生死，林深路應迷。

九日賞菊

黃花不負秋，與秋作光輝。夜霜猶作惡，朝日爲解圍。今晨豈重九，節意入幽非。孤芳擅天地，衆卉亦已微。殷勤黃金鑿，照耀白版扉。沽酒欲壽花，孔兄與我違。清坐絕省事，未覺此計非。夕英豈不腴，騷人自難肥。

遊葆真池上

鴈厚不盈咫，人間隔蓬萊。高柳喚客遊，我輩御風來。坐久落日盡，淡淡池光開。白鷺行水中，一笑三徘徊。鳴兒輕歲月，不受急景催。試作弄篙驚，徐去首不迴。無心與境接，偶遇信悠哉。再來知何似，有句端難裁。

端門聽教詠雪

雲葉垂難半，雪花眩鸞旗。一天豐年意，飄入萬壽卮。茫茫玉妃班，影亂千官儀。也知樓頭喜，無難方自持。教坊可憐女，面赤婆娑時。天公一笑罷，未覺風來遲。小儒驚偉觀，到笏不敢吹。歸家得細說，平分遺妻兒。茅簷玉三尺，坐玩可樂飢。生活太冷淡，倩以一篇詩。

遊玉仙觀以春風吹倒人爲韻得吹字

清遊天不借，破帽沙疾吹。下馬棲梅塢，未恨十里陂。風餘簫聲落，坐定爐烟遲。新春碧瓦麗，古意喬木奇。黃冠見客喜，此士定不羈。但嫌城中塵，沈子青松枝。人閒爭奪醜，我亦寄枯槎。輪贏共一笑，馬影僅歸時。路歸馬上再賦

俗子膏滿壁，澹然不生噴。惟有太行山，修供獨殷勤。

浴室觀雨以催時走筆韻得走字

微雲生屋脊，欲枕看培塿。崔嵬亂一呼，秦華入搔首。須臾萬銀竹，壯觀驚戶牖。攜擊竟自碎，映空白烟走。餘飄送未了，日色在井口。去冬三寸雪，寒日澹相守。商量細細融，未覺經旬久。誰能料天公，辦此脫穎手。一涼滿天地，平分到庭柳。葉端噓餘風，送我一杯酒。畫屏題細字，盡記同來友。俗眼之所遺，此事當不朽。

夏至日與太學同舍會葆真二首

微官有閑閒，三賦池上詩。林密知夏深，仰看天離離。官忙負遠興，應至及良時。荷氣夜來雨，百鳥清晝遲。微風不動蘋，坐看水色移。門前爭奪場，取歡不償悲。欲歸未得去，日暮多黃鵝。明波影千柳，紺屋朝萬荷。物新感節移，意定覺景多。遊魚聚亭影，鏡面散微瀾。江湖豈在遠，所欠雨一簑。忽看帶箭禽，三歎無奈何。

夏日

赤日可中庭，樹影數不開。燭龍未肯忙，一步九徘徊。夢中驚耳鳴，忽覺閑遠雷。屋上奇峯起，欲枕看雲來。變化信難料，轉頭失崔嵬。雖然不成雨，風起亦快哉。槐葉黃青白，少振十日埃。白團登辦此，擲去蒼蒲才。蟬蛻泊牆陰，近人故多猜。牆西豈更熱，已去復飛迴。

試院春晴

今日天氣佳，忽思賦新詩。春光挾晴色，併上桃花枝。白雲浩浩去，天色青陸離。餘霽過曉日，彩翠紛新奇。天公出變化，驚倒癡絕兒。遠遊或耐久，美好固暫時。平生一枝節，穩處念力衰。淡然意已足，卻赴青燈期。

寄題兗州孫大夫絕塵亭二首

不讀遠遊賦，放懷茲地宜。雲山繞隱戶，萬壑爭紛披。世故日已遠，風水方逶迤。倚杖夜來雨，東山烟散遲。人間許長史，不與此心期。境空納浩蕩，日暮生沈寥。竹聲池邊起，欲斷還蕭蕭。丈人方微吟，高象各動搖。林間光景異，月出東山椒。門前誰剝啄，已逝不須邀。

休日早起

臘臘隱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閒，明朝復羈紲。

夏夜

幽隱報夕露，微月在屋椽。手中白羽扇，共此夜寥寥。六月天正碧，三更樹微搖。緬懷山中景，茲夕感路遙。長嘯送行雲，可望不可招。夜闌林光發，白露灑青條。

與伯順飯于文緯大光出宋漢傑畫秋山

焚香消午睡，開畫逢秋山。皇都馬聲中，有此四士閒。離離南國樹，閃閃湘水灣。悠悠孤鳥去，淡淡晨暉還。

簡齋集卷三

五言古詩

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綠陰生畫靜賦詩得靜字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荷真柄。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羨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廢。邂逅一尊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烟艇。

遊慧林寺以三峽炎蒸定有無爲韻得定字是日欲避暑閣下面守園童子持不可

我如東郊馬，鼓側甘瘦病。今晨舉足輕，起行得幽勝。撫臆喚懶融，橋面初出定。眼明無常物，坐久爐烟正。門前幾鳥帽，往來送朝暝。豈知帽影邊，有地白日靜。寶閣陰蕭蕭，童子色不令。年來惜遠人，一笑取歸還。願言捐何肉，終歲奉清淨。簾櫳豈印吾，出門有餘聽。

登天清寺塔

爲眼不計脚，攀梯受微辛。半天拍闌干，驚倒地上人。風從萬里來，老夫方岸巾。荒荒春浮木，浩浩空納塵。夕陽差萬瓦，赤鯉欲動鱗。須臾暮烟合，青飭映窗淪。萬化本日馳，高處覺眼新。借問畫中仙，坐穩今幾晨。

履上十年蟻，未散腰纏。不如一詣君，坐此巖石間。遠峯如脩眉，近峯如修眉。青生飽作紫，眼亂紛纍纍。一笑遣世人，聊破千載顏。詩成即畫記，可益不可刪。

冬至二首

少年多意氣，老去一分無。閉戶了冬至，日長添數珠。北風不待節，鴻雁天南驅。烏帽獨何幸，七日守屋廬。石爐深炷火，撥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人生本是客，杜叟顧未知。今年我聞道，悲樂兩脫遺。日色如昨日，未覺墮陰暉。不須行年記，異代尋吾詩。東家窺窺娘，融爐幻梅枝。但恐負時節，那知有愁時。

將赴陳留寄心老

今日忽不樂，圖書從糾紛。不見汝州師，但見西來雲。長安豈無樹，憶師堂前柳。世路九折多，遊子百事醜。三年成一夢，夢破說夢中。來時西門雨，去日東門風。書到及師開，爲我點枯筆。畫作諸官圖，羸驂帶寒日。他日取歸路，千里作一程。飽喫殘年飯，就師聽竹聲。

赴陳留

草草一夢闌，行止本難期。歲晚陳留路，老馬三振鬣。自有鞭袖影，曠野日落遲。柳林行不盡，想見春風時。點點羊散村，陣陣鴻投陂。城中那有此，觸處皆新詩。舉手謝路人，醉語勿瑣瑣。我行有官事，去作三年癡。遙聞醉艷仙，閱世河水湄。時從玩水影，政爾不憂飢。

種竹

種竹不必高，搖綠當我樓。向來三家墅，無此篋簞聲。皇天有老眼，爲爾十日晴。誰我蕭蕭碧，偉事鄉鄰驚。同休偶落此，相向意甚平。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明年萬天嬌，穿地聽雷鳴。但恨種竹人，南山合歸耕。他時夢中路，留眼記所更。蒼雲屯千里，不見陳留城。

再遊八關

古鎮易爲客，了身一盤與。食遊八關寺，忘卻子公書。青霄天氣肅，淡淡春意初。東風經古池，滿面生紅餘。卯申轉壯士，人世信少娛。時來照茲水，檢點鬢與顏。日暮登古原，微白見遠墟。念我遂初賦，徘徊月生裾。悠悠不同抱，悄悄就歸途。

食筍

竹君家多才，楚楚皆席珍。成行著錦袍，玉色映市人。惠然集吾宇，老眼驚光新。麴生亦稅駕，共慰藜藿貧。不待月與影，三人宛相親。可憐管城子，頭禿事苦辛。按譜雖同宗，聞道隔幾塵。詩成聊便寫，一笑驚比鄰。

初夏遊八關寺

閉門睡過春，出門綠滿城。八關池上柳，絮罷但藏鶯。世故劇千端，今朝此閒行。草木隨時好，客恨終難平。寺有石壁勝，時無康樂聲。扶筇不得上，新月水中生。

題酒務堂

呼馬本不羈，無奈叩與申。當時彭澤令，定是英雄人。客來兩繩牀，客去一欠伸。市聲自難吞，爐烟自輪囷。登時節節改，杏葉雨氣新。佳句忽墮前，追尋已難真。自題西軒壁，不難徐庾塵。

秋夜詠月

庭樹日疎疎，稍覺夜月添。推愁了此段，掩我三間簾。黃花牆陰遠，白髮露氣嚴。平生六尺影，隨我送涼炎。踏破千髮地，投老乃自嫌。尙想采石江，宮錦映霜蟾。夜半賦詩成，起舞魚龍鱗。辦此詎難事，取快端宜廉。

入城

竹與聲啾啾，路轉登古原。孟冬郊澤曠，細水鳴蘆根。霧收浮屠立，天闊鴻雁奔。平生厭喧鬧，快意三家村。思生長林內，故園歸不存。欲爲唐衢哭，聲出且復吞。

夜步隄上三首

世故生白髮，意行無與期。平生木上座，臨老始相知。月中沙岸水，歲暮河流遲。留侯廟前柳，葉盡空離離。百年信難料，腰賦奇絕詩。人間睡聲起，幽子方獨步。倚杖看白雲，亭亭水中度。十月雁背高，三更河流去。物生各擾擾，念此煎百慮。聊將憂世心，數徧橋西樹。旋買青芒鞋，去踏沙頭月。爭教冠蓋地，著此影突兀。樹寒棲鳥動，風轉孤管發。月色夜夜佳，人生事如髮。夢中續清遊，浪露濕銀闕。

早起

覺夜聞落木，兩歌應如新。披衣有忙事，簾前看歸雲。初陽上林端，鴉青明紛紛。我亦迫經課，日計在一晨。再燒結願香，消洗三生勳。羣公持世故，白髮到幽人。幸不讀奇字，門絕車馬塵。誰能共此勝，竹影可與分。

晚步

手把古人書，閒讀下廣庭。荒村無車馬，日落雙梧青。曠然神慮靜，濁俗非所寧。逍遙出荆扉，佇立瞻郊坰。須臾暮色至，野水皆晶熒。卻步面空林，遠意更杳冥。停雲甚可愛，重疊如沙汀。

同楊運幹黃秀才村西買山藥

潦縮田路寬，委蛇散腰脚。勝日一枝杖，村西買山藥。開樽相吞吐，遠木互前卻。天陰野水明，歲暮竹籬薄。田翁領客意，盤餐堆磊落。玉質細色柔，用世乃見縛。屠門幾許快，夜語尋幽約。石鼎煮雲翻，門前北風惡。

早起

曉寒生木枕，曉白夢難續。自起開柴扉，空庭立喬木。濛濛井氣上，淡淡天容肅。虛心忽昭曠，何異居洞谷。學道書不遠，忍飢差已熟。皇天賜豐年，菜本如白玉。一飽了百事，狡獪噉齏歎。幽鳥行屋山，悠然寄吾目。

八關僧房遇雨

脫履坐明牕，偶至情更適。池上風飈來，斜雨滿高壁。深松含歲暮，幽鳥立晝寂。世故方未闌，焚香破今夕。

次鮮陽

客子寒亦行。正月固多陰。馬頭東風起。綠色日夜深。大道不敢驅。山徑費推尋。丈夫不逢此。何以知嶠嶺。行投舞陽縣。薄暮森森林。古城何年缺。跋馬看日沈。憂世力不逮。有淚盈衣襟。嗟哉西北雲。想像折寸心。

次南陽

今日東北雲。景氣何佳哉。我馬且勿驅。常有吉語來。春寒欺客子。滿意旗亭杯。百年耳類熱。萬事首不迴。臥龍今何之。有家今半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鳴徘徊。懷古視落日。愧我非長才。卻憑破鞍去。風林生七哀。

海棠

春雨夜有聲。連林杏花落。海棠已復動。寒食豈寂寞。人間有此麗。赴我隔年約。花葉兩分明。春陰耿難幕。東風吹不斷。日暮胭脂薄。何可無我吟。三叫恨詩惡。

雨中觀兼仲家月桂

月桂花上雨。春歸一灑開。東西南北客。更得幾回看。紅粉映玉色。薄暮無乃寒。園中如許樹。獨覺賦詩難。

簡齋集卷四

五言古詩

題簡齋

我雖三尺餘。可以開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女。而況使鬼兄。世間多歧路。居士繩牀平。未知阮遙集。幾履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印老索鈍菴詩

人言融公懶。牀上掛賓客。我來兩忘我。團圓一毫白。戲談鄧州禪。分食天寧麥。竹風亦喜我。蕭索至日夕。出家丈夫事。軒冕本兒劇。願香驚餘烟。世故感陳迹。固應師未鈍。使我不安席。時求一瀆水。為洗三生石。

登城樓

去年夢陳留。今年夢鄧州。髮夢即了我。一笑城西樓。新晴草木麗。落日淡欲收。遠川如動搖。景氣明田疇。百年幾滄閭。亦有似我不。城陰坐來失。白水光不流。丈夫貴快意。少住寬千憂。歸嫌簡齋陋。局促生白頭。

遊董園

西園可散髮。何必賦遠遊。地曠多雄風。葉聲無時休。幸有濟勝具。枯藁支白頭。平生會心處。未覺身淹留。

散坐青石牀。松意淡欲秋。薄雨青衆卉。深林耿微流。一涼天地德。物我俱夷猶。東北方用武。六月事戈矛。甲裳無乃重。腐儒故多憂。珍禽叫高樹。且復寄悠悠。

夏雨

三伏過幾日。坐數令人癡。片雲忽西行。庭樹生光景。須臾萬銀竹。壯觀發異境。天公終老手。一笑破日永。龍公勿憚煩。事了亦俄頃。俯仰竹竹變化。依然半隱影。

積雨喜晴

積雨得一晴。開牕送吾目。疊雲帶餘情。遠樹增新綠。天公信難料。變化難神速。夕霞盡意紅。諸朝固難卜。西軒一杯酒。未負將軍腹。竹林懷微風。餘韻久回復。熱官豈辦此。何必思爛熟。曳杖出門行。棲鴉息枯木。

北征

世故信有力。挽我復北馳。獨衝七月暑。行此無盡陂。百卉共山澤。各自有四時。華實相後先。盛過常同衰。亦復觀我生。白髮忽及期。夕雲已不征。客子今何之。願傳飛仙術。一洗局促悲。披襟閱風觀。濯髮扶桑池。

晚登萊城

竹輿開兩扇。秋色爲橫分。左送廉纖月。右接離披雲。詩情滿行色。何地著世紛。欲語王縣令。三叫不能聞。

美哉亭

西出成阜關。土谷僅容駝。天挂一匹練。雙崖闢嵯峨。忽然五丈關。亭構如危窠。青山麗中原。白日照大河。下視萬里川。草木何其多。臨高一吐氣。卻奈雄風何。辛苦生一快。造化巧揣摩。險易終不償。翻身下殘坡。

山路曉行

兩崖夾曉月。萬壑分秋風。今朝定何朝。孤賞莫與同。石路抱巖轉。雲氣青濛濛。籃輿扶露枝。亂點驚僂童。微泉不知處。玉佩鳴深叢。平生慕李愿。得此行旅中。居人輕佳境。過客意無窮。山木好題詩。恨我行匆匆。

題董宗禹園先志亭宗禹之父早失母萬方求得之此其晚節色養之地也

作客古南陽。問俗仁孝教。坐讀杜羔傳。起訪城西園。儼哉是家事。作傳堪千言。當年懷橘處。華屋淡曉暉。大松蔭後樓。小松羅前軒。風露所沐浴。千載當連根。我已廢蓼莪。感茲淚河翻。葉聲含三歎。送我出國門。

題崇山

短篷如鳥翼。載我萬斛愁。試登山上亭。卻望沙際舟。世故莽相急。長江去悠悠。西南漫山影。晦明分中流。蕩漾寶鑑面。翠髻千螺浮。去程雖云阻。茲地固堪留。客路惜勝日。臨風搔白頭。衆色忽已晚。川光抱巖幽。三老呼不至。我與方未收。下山事復多。題詩記曾遊。

與季申信道自光化復入鄧州書事四首

孫子白木杓。富子黑油笠。我獨白竹籃。差池復相及。夕陽橋邊盡。岸嶺歸雲急。勿語城中人。從渠慎出入。賣舟作歸計。竹輿穩如舟。霧收青阜濕。行路當春遊。老馬不自知。意欲踏九州。依然還故壠。寂寞壯心休。再來生白髮。重見鄧州春。依舊城西路。桃花不記人。卜居得窮巷。日色滿廳新。微吟驚市卒。獨鶴語城闌。

城西望城南十日九相隔。何如三枝杖。共踏江上石。門前流水過。春意滿渠碧。遙知千頃江。如今好顏色。

述懷

閉戶生白髮。逍遙步城隅。野外晴林滿。天末暮雲孤。水容淡春歸。草色帶雨濡。物態紛如昨。世事再嗚呼。京洛了無在。山川一何迂。乘槎弄未辨。且復小踟蹰。

寄題趙景溫舊居軒

相逢漢江邊。盜起方如雲。當時著黃意。亦可無此君。俗士固鮮歡。王孫終逸羣。清秋不可負。獨登看脩筠。碧幹立疎雨。兼消冒斜曛。引君著勝地。世事從糾紛。何時微月夕。胡牀與子分。高吟呼天風。夜半笙簫聞。

夢中送僧覺面忘第三聯戲足之

兩鴻同一天。羽翼不相及。偶然一顰面。別意已超忽。去程秋光好。萬里無斷絕。雖無仁人言。贈子以明月。

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張家

久謂事當爾。豈意身及之。避兵連三年。行半天四維。我非洛豪士。不畏窮谷飢。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今年奔房州。鐵馬背後馳。造物亦惡劇。脫命真毫釐。南山四程雲。布襪微險巇。雖聞老疾背。無意管安危。知我是朝士。亦復擊其眉。呼酒軟客腸。菜本瀝玉肌。窮途士易德。歡喜不復辭。向來貪讀書。閉戶生白髭。豈知九州內。有山如此奇。自寬實不情。老人亦解頤。投宿悅世外。宵燈耿茅茨。夜半不能眠。濁水鳴聲悲。

十七夜詠月

月輪隱東峯。奇彩在南嶺。北崖草木多。蒼茫映光景。玉盤忽微露。銀浪瀉千頃。巖谷散陸離。萬象雜形影。不辭三更露。冒此白髮頂。老幼無前遊。危處有新警。調光如翹翹。變態發遙境。回首房州城。山中夜何永。

獨立

離門一徒倚。今夜天星繁。獨立人世外。惟聞澗水喧。雲薄疑露氣。羣峯帶春昏。偷生亦聊爾。難與衆人言。

與信道遊澗邊

斜陽照亂石。巖屋下雙筍。試從絕壁底。仰視最奇峯。迴瀾發澗怒。高鶩生樹容。半巖蒼蒲根。翠葆森伏龍。豈無避世士。于此倘相逢。客心忽怊怳。歸路遂行蹤。

咏西嶺梅花

雨後衆崖碧。白處紛寒梅。遙遙迎客意。欲下山坡來。窮谷受春晚。邂逅今日開。綠領承玉面。臨風一低回。折歸無可贈。孤賞心悠哉。

遊東巖

散策東巖路。夢中曾記經。斜暉射殘雪。崖谷徧晶瑩。鴉鳴山寂寂。意適川冥冥。乘興欲窮討。會心還小停。新晴遠村白。薄暮羣峯青。危途通仙境。勝日行畫屏。豈獨淨一念。將期朝百靈。不同南澗詠。悲慨滿中脛。

雨晴徐步

百年幾晴朝。徐步山徑濕。忽悟春已深。鳴禽飛相及。雪消衆綠淨。霧罷羣峯立。澗邊千嶺巖。今日何復集。

同信道晚登古原

幽懷忽牢落。起望登古原。微吹度脩竹。半林白翻翻。日暮紛物態。山空銷客魂。惜無一尊酒。與子醉中言。

寒食

竹籬寒食節。微雨淡春意。諠譁少所便。寂寞今有味。空山花動搖。亂石水經緯。倚杖忽已晚。人生本何冀。

出山宿向翁家

紙坊山絕頂。直下夕陽斜。卻看來處路。南北兩巖花。田翁邀客宿。笑指林下家。問我出山意。無乃貴賤譁。

出山道中

雨歇淡春曉。雲氣山腰流。高崖落絳葉。恍如人世秋。避地時忽忽。出山意悠悠。溪急竹影動。谷虛禽響幽。同行得快士。勝處頻淹留。乘除了身世。未恨落房州。

咏青溪石壁

青溪宜曉日。曲處千丈晦。天開蒼石屏。影落西村外。虛無元氣立。明滅河漢對。人行峰巒下。鳥急活潑內。向來千萬峯。瑣細等蓬塊。老夫倚杖久。三歎造化大。惜哉太史公。意短遺此快。更欲訪野人。窮探視其背。

均陽官舍有安榴數株著花絕稀更增妍麗

庭際安榴樹。花稀更可憐。青旌擁綠節。伴我作神仙。日遲景不暮。微陰眩彌鮮。一尊兼百慮。心賞更悠然。

同左通老用陶潛還舊居韻

故園無非路。今已不念歸。秋入漢水白。葉脫行人悲。東西與南北。欲往還覺非。勿云去年事。兵火偶脫遺。可憐玲瓏影。殘歲聊相依。天涯一尊酒。細酌君勿催。持螯望江山。路永悲身衰。百感醉中起。清淚對君揮。

同通老用淵明獨酌韻

紛紛吏民散。遺我以兀然。悄悄今夕意。胸臆馳騰間。向來房州谷。採藥危得仙。忽覩太守車。出處事非天。何妨暫閱世。謀行要當先。西齋一盞酒。微雨新秋還。蛛網閃明晦。葉聲饒歲年。呼兒具紙筆。錄我醉中言。

均陽州中夜賦

遊子不能寐。船頭語輕波。開牕望兩津。烟樹何其多。晴江涵萬象。夜半光瀟灑。客愁彌世路。秋氣入天河。汝洛塵未消。幾人不負戈。長吟宇宙內。激烈悲蹉跎。

石城夜賦

初月光滿江。斷處知急流。沈沈石城夜。漠漠河漢秋。爲客寐常晚。臨風意難收。三更掩樓底。身世入搔頭。

晚步湖邊

客間無勝日。世故可暫逃。杖藜迎落照。寒彩徧平皋。夕湖光景麗。晴鷗聲音豪。天長衆霞響。水落城壕高。萬象各搖動。慰此老不遭。楚臺經行地。處處餘離騷。幸無大夫貴。得伴諸子遨。終然動懷抱。白髮風中搖。

晚登燕公樓

開干納清曉。拄杖追黃鶴。燕公不相待。使我立于獨。霧收天落川。日動春浮木。舉手謝時人。微風吹野服。

詠水仙花五韻

仙人相色表，綺衣以綈之。青霓紛委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弄影清晝遲。寂寂離落陰，亭亭與予期。誰知園中客，能賦會真詩。

寒食日遊百花亭

晴氣已復潤，虛館可淹留。微花散寒食，始覺在他州。自聞擊鼓話，不恨歲月流。亂代有今日，茲園況堪遊。雲移樹影失，風定川華收。曳杖新墻下，日暮禽語幽。羣行意易分，獨賞興難周。永嘯以自暢，片月生城頭。

簡齋集卷五

五言古詩

王應仲欲附張恭甫舟過湖南久不決今日忽聞遂登舟作詩送之并簡恭甫

我身如孤雲，隨風飄湖邊。雖東木陰好，初識避世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披君三徑草，分我一味禪。胡爲黃鵠舉，忽上湖南船。竟隨文若去，聊伴元禮仙。洞庭烟發渚，瀟湘雨鳴川。三老好看客，天高枕樓前。子魚獨留滯，坐送管籥遷。作詩相掉詠，寄恨餘酸然。

過君山不獲登覽

我夢君山好，萬里來南州。青眉橫玉鏡，色照城中樓。勝日空倚眺，經年未成遊。今朝過山下，賊急不敢留。峽空浪吞吐，蒼蔚風颼颼。龍吟雜虎嘯，九夏含三秋。了與遙賞異，況乃行嚴幽。此好何當掃，延佇回我舟。獨去九節筇，囊裏走林丘。會逢湘君降，翠氣衣上浮。山椒望蒼梧，寄恨舒冥搜。

泊宋田遇風作

逐隊避狂寇，湖中可盤嬉。泊舟宋田港，俯仰看雲移。造物猶不惜，顛風忽橫吹。洞庭何其大，浪挾雲車馳。可憐岸上竹，翻倒不自持。老夫元耐事，淹速本無期。會有大風定，見汝亭亭時。五月念貂裘，竟生薄暮悲。

蕭蕭不自暢，耿耿獨題詩。

二十二日自北沙移舟作是日聞賊革面宛宛轉湖灘，遙遙隔城邑。是時雨初霽，衆綠帶微濕。曉澤瀟不波，菰蒲覺風入。我生并未定，世故紛相襲。雖然賀蘭面，安視一座泣。豈知虎與狼，義賊功反集。衆俗可盡封，嗚呼吾何及。氣蘇巨浸內，未恨乏供給。日歷會有窮，吾行豈須急。近樹背人去，遠樹久獨立。聊以憂世心，寄茲忘快悵。

舟抵華容縣

驚舟入華容，白水繞城環。夾津列茂樹，倒影青相接。遠色分村塢，微涼動蘆葉。天地困腐儒，江湖託孤楫。

夜賦

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盡蕭聲。窮途事多遠，勝處亦心驚。三更螢火闌，萬里天河橫。阿瞞狼狽地，山澤空嶢嶢。弱強與興衰，今古非難平。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

月夜

獨立夜嚶嚶，重聲泛遙津。月下風起波，莽莽白龍鱗。陰彩襲草木，暑氣森星辰。天地塵未消，江湖氣聊伸。人生幾今夕，亂代偶此身。胡爲不少樂，況乃逢易陳。三更大魚舞，悄悄驚心神。永懷騎鯨士，發興烟中新。

曉晴

幽臥不知曉，橋梢見斜日。披衣起四望，天際山爭出。光輝湛清淨，意氣沙鷗逸。避盜半九圍，兩脚不遺力。川陵各異態，艱險常一律。胡爲作孤矢，前聖意莫詰。豈知百代後，反使姦宄密。腐儒徒嗟歎，救弊知無術。人生如歸雲，空行難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念此百年內，可復受憂戚。林木方翳然，放懷陶茲夕。

寥落

寥落洞庭野，微風泛客裾。哀宏詠史罷，孫登清嘯餘。月明流水去，夜靜芙蓉舒。城郭方多事，野興一蕭疎。

自五月二日避寇轉徙湖中復從華容道過沙還郡七月十六日夜半出小江口宿焉徙倚樓

書事十二句

回環三百里，行盡力都窮。巴丘左移右，章華西轉東。江聲搖斗柄，秋色彌葭葦。羣木立江上，芙蓉披月中。鏡湖應足比，剡溪那可同。世將非議事，孤嘯聊延風。

九月八日登高作重九奇父賦三十韻與義拾餘意亦賦十二韻

九日風景好，節意滿天涯。書生尊所聞，登高亂城鴉。雖無後乘麗，前驅載黃花。兩樓壓波壯，衆澤分天斜。居夷驚有苗，訪古悲章華。蕭條湖海事，勝日一笑譁。興移三里亭，木影雜蛟蛇。二士醉藜杖，兩禪風袈裟。奇哉古無有，未覺欠孟嘉。天公亦喜我，催詩出微霞。賦罷迹已陳，憂樂如轉車。卻後五百歲，遠俗增雄誇。

粹翁用奇父韻賦九日與義同賦兼呈奇父

安穩輕節序，艱難惜光娛。先生守首節，朝士誇朱黃。前年鄧州城，風雨傾客居。何嘗疎麴生，麴生自我疏。豈無登高地，送目與雲俱。門生及兒子，勸我升籃輿。出門復入門，戈旆填街衢。去年鄧州岸，孤棹對瓊郭。

莫招大夫魂，誰使君靈。題懷古句，枯硯生明珠。亦復曉荒戍，日暮野如圖。白衣終不至，妙妙空慈予。今年洞庭上，九折餘崎嶇。時時岳陽樓，山川看紫紉。孫兄語蟬連，王丈色敷腴。不用踏筵舞，秋風掃菊株。樂哉未曾有，是夢其非歟。丈夫各堂堂，坐受世故驅。會須明年節，辭倒還相扶。此花期復對，勿令墮空虛。明日風景佳，南翔先一飛。何言知幾早，政爾因鱸魚。分襟肝肺熱，撫掌歲月迂。歸家問瓶錫，生理何必餘。相期衡山南，追步凌忽區。回首望雲中，中原莽榛蕪。臣豈專愛死，有懷竟不舒。老謀與壯士，二者慰俱無。

九日自巴丘適湖南別韓翁

離合不可常，去住兩無策。渺渺孤飛雁，嚴霜欺羽翼。使君南道主，終歲好看客。江湖尊前深，日月夢中疾。世事不相貸，秋風撼瓶錫。南雲本同征，變化知無極。四年孤臣淚，萬里遊子色。臨別不得言，清愁漲胸臆。留別天寧寺，永慶乾明金鑾四老。

別岳州

朝食三斗飯，暮飲三斗酒。事受此酸辛，莫行歲晚路。丈夫少壯日，忍窮不自恕。乘除冀晚暮，乃復遭變故。經年岳陽樓，不見南宮樹。辭巢已萬里，兩腳未遑住。水落君山高，洞庭秋已素。浮雲易歸岫，遠客難回顧。飄然一瓶錫，不知所往處。寂寞短歌行，蕭條遊遊賦。學道始恨晚，爲儒執非腐。乾坤杳茫茫，三載出門去。

遊道林岳麓

耽耽衡山麓，氣橫古今。濟勝得短筇，未怕山行深。路盤天開圖，風動龍噴吟。峯巒慘淡處，照以布地金。世尊諸天上，燕坐朝千林。回來修何行，不受安危侵。道人輕勝勝，來客費幽尋。恍然結願香，未會三空心。山中日易晚，坐失羣木陰。勿嗤此山地，後日重幽臨。

跋大光所藏任才仲畫二首

遊遊吾不恨，扁舟載幅巾。山色暮暮改，林氣朝朝新。野客初逢句，薄暮欲生春。因知子任子，胸懷非世人。前年與蘇子，共作南山客。扶疎月下樹，便覺洞邊石。賦詩題古碑，三叫風脫帽。任子不同遊，毫端有嚼著。

別大光

堂堂一年長，渺渺三秋闊。恍然衡山前，相遇各白髮。歲窮應欲罷，人老情難竭。君有杯中物，我有肝肺熱。飲盡不能起，交深忘事拙。乾坤日多虞，遊子屢驚骨。衡陽非不遠，屢意猶超忽。一生能幾回，百計易相奪。酒酒江受風，耿耿客孤發。他夕懷君子，嚴關望明月。

舟泛鄧江

老去作新夢，鄧江非舊聞。攤前華蓋起，枕尾川華分。落花樓客夢，孤舟過歸雲。快然心自足，不獨避羣紛。江行曉興

曾聽石樓水，今過鄧州灘。一笑供舟子，五年行路難。雲間落日淡，山下東風寒。烟樹盡花照，夕陽華蓋盤。

生身後聖哲，隨俗了悲歡。淹旅非吾病，悠悠良足歎。

今夕

今夕定何夕，對此山蒼然。偷生經五載，幽意獨已堅。微陰拱衆木，靜夜聞孤泉。惟應寂寥事，可以送餘年。

賦色

殘輝度平野，列岫圍青春。柴門一枝筇，日暮棲心神。賦色著川嶺，高低轡輪困。水光忽到樹，山勢欲傍人。萬化元相半，幽子宜自新。蕭蕭夜將久，空明動邊垠。田鶴吟相應，我獨無克鄰。短常不可就，所寄聊一伸。

貞丰書事

留侯辟穀年，漢鼎無餘功。子真策不售，脫迹市門中。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撫世獨餘事，用舍何必同。容茲貞丰野，息駕吾其終。蒼山兩中高，綠草溪上豐。仲春水木麗，禽鳴清畫風。禍福兩合離，既解一身空。榮華信非貴，寂寞亦非窮。

入城

昨經汭溪來，款段踏山去。入城緣虛事，要識崎嶇路。稻塍白縱橫，茅嶺青盤互。牧兒歌不休，孤客自多懼。士行猶遲疑，文公亦習步。我敢忘艱難，衝烟問荒渡。

曳杖

柳條一何長，我髮一何短。餘日會有幾，經春臥荒圃。曳杖陵西去，悠然寄蕭散。田園樂高低，白水一時滿。農夫事猶作，塊我讀書懶。且復棄今茲，前峯青曉曉。

開壁置廳命曰遠軒

鍾妖鳴吾旁，楊柳舞吾側。東西俱有礙，華蓋何時息。丈夫堂堂氣，坐受世逼迫。仙人千仞岡，下視笑予厄。誰能久鬱鬱，持斧破南壁。壁開三尺明，空納萬里碧。巖巖羅川霞，奇變供几席。誰見老書生，軒中岸玄幘。蕭瑟浮世裏，超遙送茲夕。倚欄發孤嘯，呼月出荒澤。天公亦樂然，林壑受珠璧。會有鶴賀賓，經過來見客。

再賦

清曉坐南軒，望山頭屢側。居士亦豈康，飛雪方未息。樂哉此遠俗，亂世免惶迫。那知百戰禍，豈識三空厄。閉門美熟睡，開門瞻翠壁。遠客謝主人，分此一隱碧。新晴鳥鳴簷，微風入席簾。然此白首，豈更冒朝幘。暫將老茲地，不復數晨夕。但恨食無肉，履仙出山澤。雲雷轉空腸，吐句作圭璧。一笑示鄰家，向來無此客。

又賦

我昨在衡山，傷心獨路側。豈知得此地，一坐數千息。易安生痛定，過美出飢迫。誓言如青侯，常戒在莒厄。要將萬里身，獨面九年壁。如何不已那，開門玩霽碧。招呼面前山，浮翠落衾席。一笑等兒戲，都忘雪侵幘。人生何不娛，今夕定何夕。向來萬頃胸，餘地吞七澤。念此亦細事，未遑環生壁。聊使山中人，永記山下客。

山齋二首

夏郊綠已徧，山齋晝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遂遙遙。寒暑送萬古，榮枯名一時。世紛幸莫及，我應得常持。

山齋二首

夏郊綠已徧，山齋晝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遂遙遙。寒暑送萬古，榮枯名一時。世紛幸莫及，我應得常持。

驀曉荷鋤曳，朝來亦不開。自翦牆角樹，盡納溪西山。經行天下半，送老此應閑。日暮烟生嶺，離離飛鳥還。

六月六日夜

暹隆豈不壞，涼氣亦徐還。獨立清夜半，疎星蒼樹間。晦明莽相代，天地本長閑。四顧何寥落，微風時動關。

六月十七日夜寄邢子友

暑雨雖不足，涼風還有餘。樂此城陰夜，何殊山曉居。月明蒼檜立，露下芭蕉舒。試問澄虛閣，今夕復焉如。

簡齋集卷六

五言古詩

遊秦巖

秦巖昧舊聞，勝會非復常。興發五里秘，發此一日狂。鑿破大陰柱，杖入仙鄉。散途楊梅實，承露葡萄房。石液白瑤漿，泉氣青霓裳。度危心欲動，逢衍興未央。駭人點谷深，覆我翠極長。降登窮田壩，開闢到鞠場。龍蹕側岸路，結繩高鳳藏。力士倒屣空，應真嚴成行。橫缺神所吝，棲空仙莫量。水鳴穴窅內，鳥集森羅旁。語聞受遠響，力極生微陽。夢中出小竇，立處忽大荒。屢緣僧深重，仙事豈渺茫。靈武唐葉開，湘濱羅文章。望夷秦政壞，嶺底長禍殃。隱顯非士意，安危存國綱。且復置此事，更將適何方。賦詩意未愜，吾欲棲僧廊。

登海山樓

高航如鳥翼，一水如虛空。此地接元氣，歷以樓觀雄。我來自中州，登臨眩神融。白波動南極，蒼雲承東風。人間路浩浩，海上春濤濤。遠遊爲兩眸，豈惜勞我躬。仙人欲吾語，薄暮山愈幽。海清無屢氣，彼固歸萊宮。

題長樂亭

遠山雲迷嶺，近山淨如沐。客子曳竹輿，吟嘯遍山麓。我行一何遲，時序一何速。東風所經過，林水一時綠。

疎雨忽飛塵，聲在道邊木。淑氣自遠歸，光景變川陸。遙知存存子，明亦戒征軸。霽色雖宜詩，不見此清福。

題長樂亭呈韓升大光

久客不忘歸，如頭垢思沐。身行江海濱，夢繞嵩山麓。馬何預得失，歸何了淹速。匣中三尺冰，凍雨生新綠。胡爲古驛中，坐聽風吟木。既非還吳張，亦異赴洛陸。兩公茂名實，自是宜鼎軸。發發不可遲，帝言煩郁積。

甘棠驛懷李德升席大光

破驛難拉休，塗池便薪水。山川會心地，還思對君子。道邊千尺榕，午蔭清且美。極知非世用，我愛不能已。東風吹雨服，莽莽綠萬里。此地亦可耕，胡爲爾予趾。

題大龍湫

曉行蒼壁中，窮處乃高崖。白龍三百丈，欲下層巖來。映日洒飛雨，繞山行怒雷。潭影納浩蕩，雲氣扶崔嵬。小儒歎造化，辨此何雄哉。亦知天下絕，尊者所徘徊。三生清淨願，俗緣故難開。踐勝吾豈敢，稽首僅興哀。

喜雨

秦望山頭雲，昨日驚風舉。冥冥萬里風，浙浙三更雨。小臣知君憂，起坐聽簫語。風力有去來，龍工難文武。燈花雖我意，一笑相媚嫵。泥翻早朝路，瀾灑光欲吐。鬱然蒼龍關，佳氣接南嶽。千官次第來，豫色各眉宇。記事以短篇，不工還自許。

雨

聽雨披衣襟，衝雨踏晨鼓。萬珠落筍輿，時中有新語。老龍經秋臥，歲暮始一舉。成功亦何遲，光彩變蔬圃。道邊聞井溢，可笑遠如許。舊山百尺泉，不知早與雨。

幽隱

貧士工用短，壯夫溺于詩。破壁爲幽隱，我筆還得持。高鳥度遺影，風聲語移時。迫我休暇日，與物聊同嬉。古來賢哲人，吟賦策安危。一行成大器，半隱良亦癡。寄言山中友，卽歲以爲期。

休日馬上

休日不自休，騎馬踏荒徑。卻扇受景風，今朝我無病。春雲隱隱橫，華綠淡相映。山川與朝市，一動自一靜。九衢行萬人，誰抱此懷勝。不得與之語，蕭蕭寄孤詠。

小閣晨起

紙帳不知曉，鳴鳴當吾與。開牕面老松，相對寒曉晴。幸無公家責，微燠還不能。汲井煎我面，銅盆旋漱冰。梳頭風入簾，散髮霜滿牕。四瞻郊澤間，蒼烟慘朝凝。卻望塔廟日，光景舒層層。乾坤有奇事，變化忽相乘。客來無可語，語此不見嫌。今晨胡林冷，愧我無氈氍。

小閣晚望

澤國候易變，孟冬乃微和。解襟凭小閣，日暮歸雲多。蒼蒼散草木，莽莽雜山河。荒野蟲亂鳴，長空鳥時過。萬象各無待，惟人願紛羅。備物以養己，更用干戈戈。天風吹我來，衣袂生微波。幽懷渺無寄，蕭瑟起悲歌。

詠江梅

雪

風雪集歲暮江梅開不遲。朝來幽隱底。明瑤綴青枝。上天播淑氣。百卉分四時。寒村值西子。足以昌吾詩。

元夕

今夕天氣佳。上天何澄穆。列宿雨後明。流雲月邊速。空簷垂斗柄。微吹生叢竹。對此不能寐。步繞庭之曲。遙聽浮屠韻。數星紅燈煜。悟知燒燈夕。節意亦痛目。歷代能幾時。偏賦難珉玉。接騎亦未定。更鳴伴余獨。百年滄海內。憂樂兩難復。惟應長似今。寂寞送寒燠。

西軒

平生江海志。歲暮僧廬中。虛齋時獨步。適此西隱風。初夏氣未變。幽居念方沖。三日無客來。門外生蒿蓬。輕陰映夕幌。窈窕瓶花紅。未知古今士。誰與此心同。

病骨

病骨瘦如輕。清虛日來入。今朝僧閣上。超遙久風立。茂林榴萼紅。細雨驚黃濕。物色乃可憐。所悲非故邑。

登閣

今日天氣佳。登臨散腰脚。南方宜草木。九月未黃落。秋郊乃明麗。夕雲更蕭索。遠遊吾未能。歲暮依樓閣。歲華日已彫。飛葉鳴古瓦。白頭倚危檻。高曼覆平野。遙瞻疎柳林。下有清溪瀉。三春既繁麗。九秋亦蕭洒。平生萬事過。所欠茅一把。山川鬱日夕。有抱無與寫。賦詩老不工。閑寫詠風雅。

偶成古調十六韻上呈判府兼贈劉興州

稽首蘇耽仙。乘雲去無迹。尚留橘井在。與世除狂疾。誰能不飲此。識味亦可錄。坐令鄭玄牛。亦抱荆山玉。偉哉稚川翁。神交接朝夕。游戲及小道。造化入大筆。優為吳詩父。雅命楚騷僕。豈其橘井助。本自同仙籙。坐中子劉子。知是當日客。寄題元和脚。語經建康力。先我登公門。不數驚鳥百。曾挹兩仙袖。自然生羽翼。嗟我無長才。學架屋下屋。詩雖兩牛腰。事亦幾蛇足。已窮猶不悔。政荷師友德。文盟僅許予。幸不疑籍湜。再用述字韻成一首呈判府。

風雨一葉過。黃花已陳迹。人貧交舊疎。歲暮日月疾。貧人猶胡轍。智不到鬼錄。那知庾郎菜。地瘦飽金玉。不如學服氣。清坐了晨夕。尚餘烟月債。驅使入吟筆。曉逢葛先生。憐我出無僕。借車得時詣。認覽文字錄。談詩不知疲。或作夜半客。揮毫寫珠玉。治郡盡餘力。不羨江千萬。不慕李八百。願傳公句法。容我附風翼。城東劉子政。著書方滿屋。昨示一篇詩。三日數未足。仍聞供筆硯。家有樊通德。但恐裴公門。從此近拾遺。元惠有傳焉。劉某曰。若人有可愛。吾當記書中事。不啻使之尋。雖知其處。許成或使之寓。亦佳佳。

示黃潤佳詩三讀欽羨輒繼韻仰報嘉賜

癡兒了官事。官事那可訖。豈知公偷閒。臨水照纓綬。雖微八川雄。暴怒常至沸。上林賦說八川云。漢平帝起。漢音弗。僅或似山陰。清流可共飲。食德實似濟。行地不鬱鬱。一作地中。趙洛與陶丘。相比亦彷彿。萬其濟水東。出子瞻丘北也。避道逢公賞。一洗伏流屈。可愛不可唾。衆議那可曉。彼是公餘波。本來非俗物。

蒙示涉汝詩次韻

城南天倒影。綠浪搖十里。使君雲夢智。猶復錄此水。舟行及雨霽。秋色在蘆葦。烟涵翠霰潤。月照金波委。知公已忘機。鷗鷺宛停峙。向來趨熱士。說似願應泚。俗子與清游。自古劇函矢。如何有雙腳。受垢不受洗。異哉公殊嗜。記此兩苦李。詩成讀衡門。名字汗紙尾。公詩屬某及某弟也。明當議公迹。佳處不待指。會逢白沙清。我台真可從。鳴鶴隨重來。傍舫傾我耳。

再和

洪河豈不壯。餘潤彌九里。海內所詠歌。在德不在水。德人經行地。可敬及蒲葦。況有水如此。浪去劇雲委。念昔涉汝江。怒濤如山峙。天風怖殺人。舟定鼓有訛。惕然三夜夢。沙礫下飛矢。至今逢清霽。敢照不敢洗。忽爾涉汝詩。五字挺蘇李。快言擊汰事。想見魚掉尾。十年疑此樂。始誤斗柄指。使當策我足。歲月忽轉徙。未辦志和舟。且洗子荆耳。

遊峴山大韻三首

夜度一程雲。平明踏山址。山神豈妬我。飛雨亂眸子。重岳衰衰去。前傑後俊偉。晦明更百態。始望那及此。路窮得精廬。殘蕙香祖姑。老僧千金意。佳處相指似。先生一笑領。得句易翻水。安石未歸山。卻要山料理。奇哉此一段。驚世無前軌。酬山以快飲。春嚴正滋旨。一丘僅許予。高臥飽松髓。城中謔挂笏。那知有茲事。高人買山隱。百萬猶恨少。客兒最省事。有股一生了。東莊良不遠。十里望縹緲。紫紵並麥壘。翠浪四山繞。先生滯鹿車。去程通風沼。暫來山泉上。思與飛雲杳。雲北接雲南。一逕絕紛擾。竹林懷風雨。目斷極竊竊。從來無世慮。相對真不撓。龍兒爭地出。頭角已表表。先生賜支郎。勿使斤斧天。終當乞一杖。險路扶吾老。轉路山突兀。衆山之所望。縹緲不下山。揖山會虛堂。巖前第四卷。曰老萊。巖前詩云。人言此公。謂一本改。此巖巖作縹緲。非。大空出盤纏。小空時侍旁。我遊縹緲風。力盡隨木羊。石應非人世。意欲凌風翔。縹緲巖中人。出定要有霜。過眼幾浮烟。關身一禪林。教我安心法。入鳥不亂行。似知使君尊。起炷柏子香。縹緲亦堪寄。分我作歸裝。好在縹緲竹。仲師老蒼蒼。

再賦

堂堂李杜壇。誰敢居其址。先生坐壇上。持觥令餘子。由來文字伯。不但表裴偉。高懷淡無嗜。寓興或留此。平生上林手。遊詩淹二始。登臨意超然。筆墨風雨似。事具柳司馬。辛苦記山水。樂哉邦無事。那待狂政理。驚言謝吾民。不嫌城門軌。看山笑都滿。句外寄深旨。巖樹閱幾客。向餘幾時歸。宗朝登山詩。是松列縹緲。

下馬與時。撫板歌公詩。未暇知餘事。

與公賦天台。千字一何少。峴山逢巧匠。體格六時了。餘情到娘子。心動雲縹緲。勢歸山阿人。薛荔一身繞。殷勤供泚筆。路轉得龍沼。應龍喜公來。噴氣紛雲杳。忽然張蓋起。知不受人撓。山有雲。雲有人。日與山俱遠。雲歸。事出三木小。願寄。與文。詩成中有畫。幽情縹緲。從公驛一快。願有和詩。是事姑置之。歸路迷日表。安得永茲樂。彭蠡倚爲天。但愁歸城中。念山令人老。

脩眉入幽夢。起費西南望。城中望山正。西窗終願學。柳文買泉鑿。懸堂。結廬高壁翠。日日在我旁。忽在新野鄉。行從泰山羊。城中瞻使君。駕鶴高馳翔。詩成墮人世。字字含風霜。平生仰止勤。不但上下牀。願許俗士爲。平參丈人行。封壤豈墳子。驚怒挾阿香。知公終可恃。不記舊懸裝。清歡豈有極。夜色來蒼蒼。

秋月

神暑推不去。快風喜來過。西榮遲明月。與子聊婆娑。初如金鑿。稍若玉鑑。亭亭倚華輿。蕭蕭倚凌波。夜氣清入骨。奈此光景何。一杯幸相屬。安能廢吟哦。纖阿無停輪。衰發氣已多。及時會行樂。無惜醉顏酡。

寄題康平老圃柯亭

高懷志丘壑。既足不願餘。惜哉三徑荒。漚彼天一隅。小築聊自適。空園闢榛蕪。清影弔高槐。氣與西山俱。何以開子庭。庭柯作森疎。月露洗塵翳。天風吹笙竽。方其寓目時。萬象供嘯呼。終然成坐忘。天地猶空虛。券外果何有。浮雲只須臾。乃知鍾鼎貴。未勝山林雅。淵明死千年。日月走名譽。不肯見督郵。歸來守舊廬。可憐骨已朽。後有誰繼。願子嗣名實。此事吾欲書。

簡齋集卷七

七言古詩

題牧牛圖

千里烟草綠。連山新雨足。老牛抱朝飢。向山影數鰭。犢兒狂走先過浦。卻立長鳴待其母。母子爲人實貪。爾汝飽不暇。人境汝牧。牧豈生來日日。只憂身大當把鋤。日斜睡足牛背上。不信人間有廣輿。

題易元吉畫鹿

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廬有林谷。雄雌相對目炯炯。意閒不受榮與辱。撥皮豈真肯自知。坐令猶犬差奴僕。我不是李衛公。欺爾無魂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餘。明雖無塵。塵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營宮車下羊。

題唐希雅畫寒江圖

江頭雲黃天。風雪樹枝慘慘欲欲折。耐寒野鴨不知歸。猶向沙邊弄羽衣。黃茅終日不自力。影亂蕭蕭相因依。惟有蒼石如臥虎。不受陰晴與寒暑。舟中過客莫敢侮。閒伴長江了今古。

江南春

簡齋集 卷七 七言古詩

兩後江上綠。客悲隨眼新。桃花十里影。搖蕩一江春。朝風逆船波。浪惡暮風送。船無處泊。江南雖好。不如歸。老黃鸝。人得肥。

蠟梅

智瓊額黃且勿誇。回眼觀此風前葩。家家蠟燭作杏蒂。歲歲逢梅是蠟花。世間真偽非兩法。映日猶看真。是蠟。我今嚼蠟已甘腴。況此有蠟。蠟不如。只愁繁香欺定力。重我欲醉須人扶。不辭花前醉倒臥。經月。是酒。是香。君試別。

螢火

團團飛蛾掩明燭。見其青油罪莫贖。嘉爾螢火不自欺。草間相照光煜煜。卻為已錄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不覺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難為光。

北風

北風掠野悲。黃塵漲街人不度。孤鴻抱飢客千里。性命么微不當怒。梅花欲動天作難。蓬萊上天得。盤桓十年臥木枝。美惡。獨自人關不受寒。

送張仲宗押戟歸閩中

翩然鴻鶴本不羣。亦復為口長紛紛。去年弄影河北月。今年迎風江南雲。還家不比陶令冷。持節正效相。如勳。青天白日映徒御。玄髮絲絲明江濱。舟前落花慰野老。浦口杜若愁湘君。遙知詩成寄釋使。萬里春。色當見分。贈人以言予豈敢。不忍負子聊云云。舊山雖好慎勿過。恐有德瑛能勒文。

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

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黑髮。顧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龐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餓餒。白鵲之盟可同諾。三間瓦屋亦易求。著子東頭我西頭。中間共作老萊戲。世上樂。有此不。同夢青宵應已夢。歸來歸來無久留。竹林步兵非俗流。為道此意思同遊。

聞萬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

如來性海深復深。留書與世消塵心。畫沙累土皆佛事。況乃一字能千金。老郎居處念不起。法中龍象人。獅子前身智永心。了然結習未空猶寄此。怪公聚筆如須彌。經成筆盡手不知。凌雲題就章誕老。願力所。到公何疑。珠函繡帙芝蘭室。誰持金剛鍊神物。枯葵應感不足論。毛穎陶泓俱見佛。

陳叔易賦王秀才所藏梁繡佛圖詩道同賦因次其韻

維摩之室本自空。忽驚滿月臨丹宮。稽首世尊真寶相。不比圖畫填青紅。天女之孫擅天巧。綵緯星宿超。庸庸。滄精入此三昧手。一念真到祇園中。意匠經營與佛會。七寶欲動聲璫璫。眉間毫光放未盡。指下已。帶旂檀風。飛梭本是龍變化。挾大威德行神通。恍若祇園遇佛影。豈彼臺象能比崇。共惟此事不思議。細。看未巧無遺蹤。日浮難國赤爛爛。天入寶嶺青叢叢。那知金臂是正倒。但覺已挫千魔鋒。龍天四衆儼然。侍。喜滿火宅俱成功。向來八風難搖地。衆寶行樹無摧搖。老蒼區區佛所憫。豈與十二蟠虬同。重雲之殿。

珠作帳。一朝入海奔雷公。幸留此像不為少。福聚萬紀幾千總。餘休八葉終灰燼。堅固卻賴三眠蟲。似聞。法狂癡絲像。當時已不隨烟東。煌煌二寶照南北。各各萬鬼專其雄。龍華已耀東坡墨。驚夢不假撞洪鐘。惟有茲圖降魔藏。留待公句貽無窮。畫沙累土皆見佛。而況筆墨如此工。亦念衆生業障厚。要與機杼聊。分攻。從今俱盡未來世。買絲不繡平原容。

送秘典座勝侍者乞麥

一春不雨但多風。家家買龜問豐凶。天事就頭與天通。此筆未了雲埋空。一兩三日動老龍。雙頭滿眼十。分豐。法中福將兩英雄。自能去立丘山功。堂頭老師言語工。一時自直三千鍾。不憂乞米送虛空。末車該。已藏胸中。

食蜜

君不見。領軍家有鞋一履。相國藏椒八百斛。士患飢寒求免患。嬰兒已足憂不足。伯龍平生受鬼笑。無錢。可使宜見讀。但當與作謫仙詩。聊復使渠終夜哭。時中有味甜如蜜。佳處一吸三鼓腹。空腸時作不平鳴。卻恨忍飢猶未熟。冰壺先生當立傳。水奴魚婢何足錄。顏生狡獪還可憐。晚食由來未忘肉。

古別離

東門柳。年年歲歲征人手。千人萬人于此別。柳亦能堪幾人折。願君還歸與君期。要及此柳未衰時。

次韻富季申主簿梅花

東風知君將出遊。玉人還立林之幽。故牆數苞乃爾瘦。中有萬斛江南愁。君哦新詩我聽聲。句裏無塵春。色靜。人人索笑那得禁。獨為君詩起君病。欲語未語令人嗟。桃李回看眼中沙。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驚公主花。典衣重作明朝約。聊復寬君念歸洛。笛催疎影日更疎。快飲莫教春寂寞。

錢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親為賦長句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士。走上樓櫓聽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卻寄書林汗襟袖。豈如此瓦甃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波餘泣。通衢未許弘農陶。事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盧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滿本弟昆。越尚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望韓公無惡文。

以石龜子施覺心長老

老龜十年作一息。天地併入支牀力。何年生此石腸兒。非皮裹骨裹皮。君家元緒不慎口。遂與老桑同。一朽。知君遊世磨不磷。往作道人之石友。道人莫欺此龜無六神。試與話禪常點頭。

以紙託製秀才擣治

古人爭名輸墨戲。柿葉桑根俱不朽。固知老病下歐陽。控御管城須好手。嫌非時好聊自強。輒則甚短氣。甚長。聞道蔡侯開石臼。為借餘力生銀光。

述懷呈十七家叔

兒時學道過悲歡。只今未免憂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竹林步兵亦忍辱。長安閉門出。

無僕門前故人擁。應見政坐向來甘。錄錄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蟬仲長統。明月爲燭張志和。塵中別多會日少。世事欲談何可了。胸中萬卷已無用。勸公留眼送飛鳥。兩翁觀光今幾時。賦歸有約時已移。未暇藏身北山北。且須覓地西枝西。願從我翁歸洗耳。不用妓女汗山水。肩輿亦莫要僕夫。自有門生與兒子。

秋雨

塵起一月髮無禾。瓦鳴三日髮雨多。衛生重口輕肝腎。不如鰲角蚯蚓方長哦。少昊行秋龍酒道。風作萬木皆商歌。病夫強起開戶立。萬籟銀竹驚森羅。人間偉觀如此少。倚杖不覺泥及靴。菊叢欲倒未足道。老景知奈梧桐何。是事且置當務本。菜園已添三萬科。

中秋不見月

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密襟萬條血。姮娥留笑待今年。淨洗金觥對銀闕。高唐妬婦心不開。招得封姨同作難。豈惟恨滿月宮裏。腸斷西山吳綵鸞。卻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人聞今之趙知微。無復清遊繼天柱。南枝鳥鵲不敢譁。倚杖三歎風枝斜。明年強健更相約。會見林間金背猿。

來禽花

來禽花高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日不貸春。昨夜胭脂今日雪。含東蕪菁滿眼黃。胡蝶飛去轉斜陽。妍媚都無十日事。付與梧桐一夏涼。

送王周士赴發運司屬官

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人。寧飲三斗醋。有耳不聽無味句。蕭東草深蘭發蕙。君先夢我我夢君。夢君小憩翻詩。燈花起聽外。北風怒未已。書生得句勝得官。風其少止盡人歡。五更月暈一千丈。明日君當泛淮浪。去去三十六策中。第一買酒塵北風。

初至陳留南鎮與赴縣

五更風搖白竹屏。整冠上馬不可遲。三家破口難堪噀。早于昨日朝天時。行發弄月醫復吐。林間明滅光景奇。川原四望鬱蒼下。萬搖蒼茫森陸離。客心忽動羣雁起。馬影漸薄村墟移。須臾東方雲錦發。向來所見今難追。兩眼聊隨萬象轉。一官已判三年癡。只將棄除了吾事。推去木枕收此詩。寫我新篇作畫障。不須更覓丹青師。

同楊運幹黃季才觀取魚于黃家池以錢得數斗置野塘中圍而遊我輩皆欣然也

閉門讀書生白髮。開向村東看魚穴。會隨樹影數圓波。幾面漁翁肝肺別。向來腹腹負此翁。只可買放蓮塘中。萬事成虧等閒裏。他年此地費雷風。

贈黃家阿幸

君家阿幸如白玉。呼出燈前語陸續。可憐郎罷窮一生。只今有汝照茅屋。猶生十子豚復豚。阿幸明年可當門。階庭一笑不外索。萬事紛紛何足論。

難老堂

城南鳥聲和且都。我識丈人屋上烏。難老堂中一尊酒。不敢霜雪上鬢鬚。樊侯種梓用真鳩。丈人向來亦種德。挽回萬事入繩牀。花竹相看有佳色。人生知足一飽多。當時恨我棄漁養。題詩素壁蛇蚓集。五百年後公摩挲。

鄧州城樓

鄧州城樓高百尺。楚岫秦雲不相隔。傍城積水晚更明。照見綸巾倚樓客。李白上天不可呼。陰晴變化還須臾。獨撫危闌詠奇句。滿樓風月不枝梧。

方城陪諸兄坐心遠亭

客中日食三斗塵。北去南來了今歲。暫時亭中一杯酒。與兄同宗復同味。博山雲氣終日留。竹君蕭蕭不負秋。世路明年儘無故。卻攜藜杖更來遊。

簡齋集卷八

七言古詩

遊南嶺同孫信道

遙瞻南嶺深復深。雙崖與天藏太陰。青鞋濟勝不能懶。踏破積雪窮崎嶇。空中朽樹抱孤篠。無數蒼壁生橫林。孤禽三叫危石裂。欲返未返神蕭森。磴迴忽然何處所。當面烟如翠蛟舞。石門泄風無晝夜。古木截道藏雷雨。丹丘赤城去幾許。下視人間足塵土。放身天地不自知。導以龍蛇驚熊虎。山中異事記今晨。杖藜得道孫與陳。

欲離均陽而雨不止書八句寄何子應

江城八月楓葉彫。城頭曉曉江動搖。秋雨留人意戀戀。水色泛樹風蕭蕭。綸巾老子無遠策。長作東西南北客。不如何遜在揚州。坐待梅花映妝額。

里翁行

里翁無人支綬急。天雨壤牆百叟集。賣衣賣人藥得贖。不慮僦兒披戶入。夜寒千板不經過。僦兒若來知奈何。君不見巴丘古城如培塿。魯廟當年萬人守。

居夷行

遭亂始知承平樂。居夷更覺中原好。巴陵十月江不平。萬里北風吹客倒。洞庭葉稀秋聲歇。黃帝樂罷川果杳。君山嶺寒橫歲暮。天映湖南白如掃。人世多違壯士悲。干戈未定蒼生老。揚州雲氣鬱不動。白首頻回費私祿。后勝誤齊已莫追。范蠡圖越當若爲。皇天豈無悔過意。君子慎惜經綸時。願聞羣公張王室。臣也安眠送餘日。

陰風

陰風三日吹南極。二月巴陵寒裂石。長林巨木受軒輊。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處竹扉聲策策。中有始嶺落南客。曾經破膽向炎官。敢不修容待風伯。

送王因叔赴試

楓落南紀明。秋高洞庭白。自是天涯人。更送湖上客。人生險易乘除裏。富貴功名從此起。不須惜別作酸然。滿路新詩付吾子。

留別康元質教授

庭儒身世已百憂。此去行年豈堪記。岳陽樓前一杯酒。與子同舟復同味。洞庭秋氣逐蒼梧。天高地冷魚龍呼。莫倚仲宣能作賦。不隨文若事征途。

奇父先至湘陰。齊來戒由嶺南。唐路而僕以他故。由南陽路來。夾道皆松。如行青蘿。步障中先寄奇父。

父

雲接湘陰百里松。蕭蕭穗穗湖南風。隨時憂樂非人事。迎我笙簫起道中。竹與兩面天明滅。秋令不到林西東。未必祿唐能辦此。題詩著畫寄與公。

正月十二日至邵州十三日夜暴雨滂沱

邵州正月風氣殊。猶見之南更山塢。昨日已見三月花。今夜還聞五月雨。歲與天公一破顏。走避北騎趨南嶺。夢到龍門聽澗水。覺來簷溜正潺潺。

謝主人

春禽勸我歸。主人留我住。一笑謝主人。我自無歸處。擬借溪邊三畝春。結茅依樹不依鄰。伐薪正可煩名士。分米何須待故人。

雷雨行

憶昨炎正中不融。元帥仗鉞臨山東。萬方嗷嗷叫上帝。黃屋已照離陽宮。嗚呼吾君天所立。豈料四載猶服戎。禹巡會稽不到海。未省駕船觀民風。定知陳諱有張猛。不可危言無萬共。自古美惡周必復。兵戈汝真窮妖凶。吉語四奏元氣通。德音夜發春容改。雷雨一日遍天下。父老感泣語其胸。臣少憂國今成翁。欲起荷戟傷痍。小遊太乙未移次。大樹將軍真振功。劉琨祖述未足雄。晏殊一戰烟塵空。諸君努力光竹素。天子可使應常康。君不見夷門山頭虎復龍。向來佳氣元蔥蔥。

遙約軒作呈使君少隱時欲赴召

我本山中尺一喚。喚起趨埃塵。君爲邊城守。作意邀山入隴關。朝來爽氣如有期。送我憑軒一杯酒。丈夫已忍猿鶴羞。欲去且復斯須留。西峯木脫亂髮擁。東嶺烟破脩眉浮。主人更客山更好。醉裏一笑驚蠻州。丁寧雲雨莫作厄。明日青山當逐客。

同范直愚單履遊涪溪

瀟湘之流碧復碧。上有鐵立千尋壁。河朔功就人預龍。湖南碑成江動色。文章得意易爲好。書難劍矛天假力。四百年來如創見。雷公雨師知此石。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側。

已酉中秋之夕。與任才仲醉于岳陽樓。上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南遊過道謁姜光遠出才仲畫軸則寫是夕事也。剪燭觀之。恍然一笑。書八句以當畫記。

去年中秋洞庭野。寒瑤萬頃兼天湧。岳陽樓上兩幅巾。月入闌干影滿酒。世間此影誰能孤。狂如我友人所無。一夢經年無續處。道州還見倚樓圖。

夙興

美哉木枕與菅席。無禁當興戴朝幘。巷南巷北聞鉦聲。舍後舍前惟月色。國事無功端未去。竹與伊軋猶昨日。不見武林城裏事。繁華夢覺生荆棘。成敗由來幾古今。乾坤但可著山澤。西湖已無金碧麗。雨掠晴妝尚娛客。會當休日一訪之。摩挲蒼蘚慰崖石。只恐冷泉亭下水。發明白髮增歎息。

秋夜獨酌

涼秋佳夕天氣耶。河漢之涯秋漢漢。月出未出林彩變。幽人露坐方獨酌。自歌新調酒如空。天星下飲舫船中。忽思李白不可見。夜半喬木搖西風。百年佳月今幾夕。愛樂相尋老來疾。瓊瑤滿地我影橫。添酒賦詩何可失。

黃修職雨中送芍藥五枝

微雨濕清曉。老夫門未開。煌煌五仙子。竝擁翠蕤來。胭脂洗盡不自惜。爲雨歸來更無力。老夫五十尚可癡。憑軒一賦會真詩。

均臺詞二首

小臺借春春已來。平分和氣入均臺。夜來臺邊草環綠。今朝芒生滿三木。街頭拍手聞千兒。齊唱中和宜布曲。使君坐嘯聞如雲。請釀百川壽使君。但願使君長樂職。不須更看杓虛實。

東家西家爾我來。聽說空園如春臺。決曹高臥印生綠。靈槎化爲交運木。策勳此木那可遺。動地風搖枝不曲。願我無訟到來堂。莫辭著力借寇君。借得賢侯雖爾職。但恐朝廷要人調鼎實。

留別葛汝州

平生師友處莫數。兩眼偏明向公許。一時盛德人中曉。四海知名地上虎。東序階墀再轉板。西州杖屨三

寒暑我方臨兄湯沐。公乃小兒楊鶴祖。未幾還朝尺一詔。不塊專城丈二組。爲公制買無管筆。容我時親玉柄。應近紫雲五字落珠璣。杜牧之詩云。五字落珠璣。如服一丸生翅羽。別離真成惜夜燭。感歎更值歌朝雨。行看入侍玉皇案。與進不待金剛杵。勸公慎勿學孔光。萬士何妨似張禹。孔光傳。弟子見光居大位。廣得其助。光終一無所爲。其公如此。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張禹影寫。孟大同。空。神。郭。張。張。少府九卿。

蒙賜佳什飲款不足不獲隨韻次元韻

遇之高文仰東伯。籍湜傳盟其足賴。固知法嗣要龍象。先生端是毗陵派。方駕曹劉蓋餘力。壓倒元白聊一快。向來班門收衆材。寶履費公珠幾排。三曹會有堪此舉。華吹未免驚所怪。但知樓仰百尺傾。豈覺波瀾千頃外。南州短簿令公喜。鐵錐鐵冠陸離佩。有如若士那可無。筆勢已超聲律界。相將開道留十日。滿座真成折牀會。清詩忽復隨華棧。要使振瑜誇等輩。

蒙示詠家弟所撰班史屬辭長句三數之餘輒用元韻以示家弟謹布師席

雋永難俎難甚旨。何似三冬足文史。漢子皮裏西京書。議論逼人驚聖臺。戲爲韻語網所遺。人皆百龍子千之。雖非張巡偏記。豈與李翰爭毫釐。不待區區隸古定。便令景宗知說病。擬要盧煩四十篇。三卷之博能擬聖。儒林文人摘藁春。作詩印可融心神。我亦從今悔迂學。不須更辨增稱臣。

蒙再示屬辭三數之餘讀美巨麗無地託言輒依元韻再成一章非獨助家弟致謝區區少爽之

使進學焉亦師席書詩之意也

書如嘉穀要知旨。區區太冲空詠史。百年能挂幾牛角。火急編摩時聖臺。柳家文類今無遺。可忍行事空遠之。此書真是羣玉府。事辭所不遺毫釐。子不見劉勰書成要人定。豈但令人愈頭痛。偶向車前問沈公。果符夢裏隨先聖。兩詩入手喜生春。從今謹持知有神。便可繕寫持獻御。注解不須煩五臣。

昨日侍巾鉢飯于天寧蒙示佳什謹次韻

朱門未知禪脫義。富不期者有自至。二蓮雖寒故是公。萬羊買禍徒封衛。我公居處不染塵。便隨一鉢遺甘辛。出家雖非將相事。食菜要是英雄人。願儒一生用心苦。何曾夢見難快。中丞情福幸見分。晚食從公當羔羊。後趙公問。魏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爲。由李學。國。處。補。汴。州。康。使。問。一。師。曰。弟子。與。酒。肉。是。不。與。酒。肉。是。答。曰。若。是。中。丞。豈。不。與。是。中。丞。耶。

蒙再示佳什不敢虛辱再進用韻

先生明經今蔡義。念佛仍師大勢至。大勢至王子曰。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地。食菜不待周顧。要斷食殺。豈自衛。顏回平生拾遺塵。夢蟲食夢忘其辛。先生種福我無禍。成佛定是同功人。兩詩見戒言甚苦。昔賦黃雞啄秋黍。從今但見爛殘芋。不敢求嘗慶慶。以上五言。原本連補。實。到。嘉。州。詩。餘。未。暇。所。指。何。人。

承知府待制誕生之辰輒廣普思菩薩故事成古詩一首仰惟經世之外深入佛海而某欲託辭

以寄款款適獲此事發落於心似非偶然者獨荒陋不足以修此殊慶耳

以寄款款適獲此事發落於心似非偶然者獨荒陋不足以修此殊慶耳

歲星欲吐芒不開。昂星避此光低徊。麒麟驚驚紛夾侍。善思菩薩當重來。仙公風流今幾歲。再託高門瑞當世。買香趁俗驚衆。要識此僧今我是。金粟後身何足言。釋迦親從非虛傳。稽首西來大菩薩。住世小劫須千年。宰官說法聊應會。餘事文章亦三昧。世間底物堪壽公。本自金剛無可壞。萬仙公起居注云。于時在萬壽宮。與書年八十。始有此子。時忽有沙門自稱天竺僧。于市大買香。市無同僧曰。昨夜夢菩薩。善哉。生萬壽宮。書。以。香。浴。之。對。生。時。前。至。燒。香。右。繞。三。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蓋。寶。法。輪。經。云。萬。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告。仙。公。父。母。曰。此。是。西。方。普。賢。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

遊紫雲洞

我不願封萬戶侯。願向紫雲從公遊。鄆州溪堂號州洞。未有退之詩可留。水近山流清徹底。竹飽千霜節如此。廊廟之具千金璧。底事便著山巖裏。蒲鞭挂壁一事無。環珮聲中丁朝哺。祝融不到深林處。客至五月懷孤。徇華大夫無此樂。樂從渠過山用翠幕。若問此間奇絕處。但道胸中有丘壑。

雪

仙人手持白鶴尾。夜半朝元明月裏。羽衣三振風不斷。下視銀潢一千里。玉軟軟花分後前。欲落未落天恍然。鈴標從向人間去。乞與袁安破曉眠。

簡齋集卷九

五言律詩

送呂欽問監酒受代歸

以我千金帶。送君萬斛船。要知窮有自。未覺嫌相先。筆在三年夢。簫聲四海傳。忽忽林歸馬。離恨滿霜天。

寄新息家叔

風雨淮西夢。危魂費九升。一官遮日手。兩地讀書燈。見客深藏舌。吟詩不負丞。竹林雖有約。門戶要人興。

年華

去國頻更歲。爲官不救飢。春生殘雪外。酒盡落梅時。白日山川映。青天草木宜。年華不負客。一一入吾詩。

茅屋

茅屋年年破。春風歲歲來。寒從草根退。花值客愁開。時序添詩卷。乾坤進酒杯。片雲無思極。日暮卻空迴。

秋雨

雨過無桃李。惟餘雪覆簷。青天映妙質。白日照繁香。影動春微透。花寒韻更長。風流到尊酒。猶足助詩狂。

蕭蕭十日雨。穩接晚秋歸。燕子經年夢。梧桐昨事非。一涼思到骨。四壁事多違。寂寞繁華地。西風吹客衣。

西風
木末西風起。中含萬里涼。浮雲不惹思。盡日只飛揚。夢斷頭將白。詩成葉自黃。不關明主棄。本出滄陰鄉。

題許道事畫
滿眼長江水。蒼然何處山。向來萬里意。今在一層間。衆木俱含曉。孤雲遂不還。此中有佳句。吟斷不相關。

送張迪功赴南京兼二首
士固難推挽。君其自寵珍。時成建安子。名到斗南人。晚歲還爲客。微官只爲身。向來膏壘熱。去不燒張巡。

連雨書事四首
九月連連雨。蕭蕭穩送秋。飄然無乃倦。客子不勝愁。雲氣昏城壁。鐘聲咽寺樓。年年授衣節。牢落向他州。

風伯方安臥。雲師亦少驚。氣連河漢潤。聲到竹松高。老鶴尤貪食。寒蟬遂不號。相悲更相識。滿眼楚人驕。

塞入新簾櫳。連天兩眼愁。生涯亦蕭瑟。契分黑貂裘。烏鵲無言喜。蓬蒿滿意秋。同時不同味。世事劇悠悠。

白菊生新葉。黃菊失舊青。俱含歲晚恨。併入夜深聽。夢寐連蕭索。更難亂晦冥。雲移過吳越。應爲洗餘腥。

道中寒食二首
寒食春猶冷。離家食更寒。飽供幾歲月。不辦了愁歡。刺史葡萄酒。先生首肯盤。一官連壯志。百慮集征鞍。

斗粟海蒼蒼。浮雲笑此生。有時聞歲月。無夢到功名。客裏遙歸願。愁邊有亂鶯。楊花不解事。更作倚風輕。

放鶴
暖日熏楊柳。濃春醉海棠。放鶴真有味。應俗苦相妨。官拙從人笑。交疎得自藏。雲移移杖屨。燕坐獨焚香。

試院書懷
細讀平安字。愁邊失歲華。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投老詩成癖。經春夢到家。茫然十年事。倚杖數棲鴉。

某
長日無公事。閑園李杜詩。旁觀真一笑。互勝不移時。幸未逢重罰。何妨著戲之。晴天散飛絮。驚動隔牆兒。

赴陳留
馬上摩挲眼。出門光景新。鴉鳴半院雪。路轉一林春。舊歲有三日。全家無十人。平生願夢夢。今夕最關身。

至陳留
烟際亭亭塔。招人可得回。等閒爲夢了。老健出關來。日落河冰壯。天長鴈雁哀。平安遠遊意。隨處一徘徊。

客裏
客裏東風起。逢人只四愁。悠悠離離唯。莫莫更休休。應影鳥雙度。水聲船逆流。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河頭。

遊八關寺後池上
落日生春色。微瀾動古池。柳林橫絕野。荻杖去尋詩。不有今年興。爭成此段奇。殷勤對銀老。隨客轉荒陂。

草草隨時事。蕭蕭傍水門。濃陰花照野。寒食柳圍村。客袂空佳節。鶯聲忽故園。不知何處笛。吹恨滿清尊。

雨
沙岸殘春雨。茅簷古鎮官。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欄。日晚舊歡重。樓高燕子寒。惜無陶謝手。盡意破憂端。

發商水道中
商水西門路。東風動柳枝。年華入危涕。世事本前期。草草權公策。茫茫杜老詩。山川易蕭索。不敢計歸時。

西軒寓居
牢落西軒客。巡簷費獨吟。桃花明薄暮。燕子闌微陰。辛苦元吾事。淹留更此心。小牕隨意寫。蛇蚓起相尋。

縱步至董氏園亭
池光倚竹臺。筠杖牽春頭。客子愁無奈。桃花笑不休。百年今日勝。萬里此生浮。非非非前事。題詩記獨遊。

春雨
花盡春猶冷。心只自驚。孤鶯啼永晝。細雨濕高城。擾擾成何事。悠悠送此生。蛛絲閃夕露。隨處有詩情。

雨
忽忽忘年老。悠悠負日長。小時妨學道。微雨好燒香。簾櫳移時立。庭梧滿意涼。此身南復北。彷彿是他鄉。

夏夜
閒弄玉如意。天河白練橫。時無李供奉。誰識謝宣城。兩鶴翻明月。孤松立快晴。南陽半年客。復此滿懷清。

將次萊城道中
冠野少人去。竹與伊軋聲。晴雲秋更白。野水暮還明。寂寞信吾道。淹留語物情。王喬有餘鳥。借我一東征。

至萊城
蘇武初逢雁。王喬欲借鳬。深知念行李。爲報了長途。難繼三更枕。遙憐五歲雛。卻思正月事。不敢假樓臺。

岸橋
岸橋立清曉。山頭生薄陰。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時改客心動。鳥鳴春意深。窮鄉百不理。時得一閒吟。

雨
雲起谷全暗。雨晴山復明。青春望中色。白濁曉來聲。遠樹烏華集。高原人獨耕。老夫逃世久。堅坐聽陰晴。

聞王蓮溪陷敵
海內堂堂友。如今在敵圍。虛傳袁盎脫。不見華元歸。浮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雲孤馬面嶺。老淚不勝揮。

夜賦寄友
賣藥韓康伯。談經管幼安。何來甘寂寞。不是爲難難。明月扶疎樹。空園活潑寒。細題今夕景。持與故人看。

雨
霖霖三日雨。飄飄一團青。雲澤含元氣。風花過洞庭。地偏寒浩蕩。春半客伶仃。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

細雨

避寇煩三老。那知是舊遊。平湖受細雨。遠岸送輕舟。天地悲深阻。山川愍久留。參差發鄰舫。未覺壯心休。

別伯恭

竹酒相逢地。江楓欲盡時。猶能十日客。共出數年詩。供世無筋力。驚心有別離。好爲南極柱。深慰旅人悲。

再別

多難還分手。江邊白髮新。公爲九州督。我是半途人。政爾懷全節。終然卻要身。平生第溫飽。未必下張巡。

別孫信道

萬里鷗仍去。千年鶴未歸。極知身有幾。不奈世相違。歲暮憂餘事。天長鴻雁微。如君那可別。老淚欲沾衣。

適遠

處處非吾土。年年避敵兵。何妨更適遠。未免一傷情。石岸烟添色。風灘暮有聲。平生五字律。頭白不貪名。

道中

雨子收還急。溪流直又斜。迢迢傍山路。瀟瀟滿林花。破水雙鷗影。掀泥百草芽。川原有高下。隨處著人家。

金潭道中

晴路籃輿穩。舉頭開望餘。前岡春決瀉。後嶺雪樵柯。海內兵猶壯。村邊歲自華。客行驚節序。同服送桃花。

曉登杉木

古澤春光淡。高林曉氣清。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客子鴻雙翼。田家自一生。有時遺忘記。無酒卻思傾。

初至邵陽遠入桂林使作書問其地之安危

湖北彌年所。長沙費月餘。初爲邵陽夢。又作桂林書。老矣身安用。飄然計本疎。營軍遠海上。何得便端居。

過孔雀灘贈周靜之

海內無堅壘。天涯有近親。不辭供笑語。未惜得殷勤。舟楫深宜客。溪山各放春。高眠過灘浪。已寄百年身。

夜抵貞牟

野獸猶聞遠。川明不恨遲。焚山隔岸火。及我繫船時。夜半青燈屋。離前白水陂。殷勤謝地主。小築欲深期。

曉步

曉散意不釋。出門聊散憂。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乘興夕還作。孤懷行轉幽。溪西篁竹亂。微徑雜歸牛。

雨

雲物淡清曉。無風溪自閒。柴門對急雨。壯觀滿空山。春發蒼茫內。鳥鳴篁竹間。兒童笑老子。衣濕不知還。

洛陽書事

輪巾古鶴驚。日暮潮林間。誰使禽遊客。應聞屢壽山。占年又得熟。勸我不須還。村酒困壯士。水風吹醉顏。

夏夜

遠遊萬事裂。獨立數峯青。明月照山木。荒村饒夜螢。翻翻雲度漢。歷歷水浮星。遙舍燈已盡。幽人門未扃。

愚溪

小閣當喬木。清溪抱竹林。寒聲日暮起。客思雨中深。行李妨幽事。閑于試獨臨。終然遊子意。非復昔人心。

宿寶聖院閣

暮投山庵寺。高處絕人羣。遠岫林間見。微泉舍後聞。閑虛雲亂入。江闊野橫分。欲與僧爲記。今年續作文。

過下杯渡

夜宿下杯渡。朝鳴一棹東。湖平天盡落。峽斷海橫通。冉冉雲隨舸。茫茫鳥遶風。仙人蓬島上。遙見我乘空。

泛舟入前倉

曾鼓鹽田棹。前倉不足言。盡行江左路。初過浙東村。春去花無迹。潮歸岸有痕。百年都幾日。聊復信乾坤。

簡齋集卷十

五言律詩

病中夜賦

抱病喜清夜。形羸心獨閒。不知藥劑毒。錯認雨聲寒。歲晚燈燭麗。天長鴻雁哀。書生惜日月。秋枕意常哉。

瓶中梅

明麗淨寒几。玉立散無鄰。紅綠兩重快。殷勤兩面春。會爲廣嶺客。本是洛陽人。老我何顏貌。東風處處新。

除夜

噦噦追歡事。如今病不饒。等閒生白髮。耐久是青燈。海內春還滿。江南恨不冰。題詩隨殘歲。總被曉風興。

雨中

北客霜侵鬢。南州雨送年。未聞兵革定。徒使歲時遷。古澤生春草。高空落暮雲。山川含萬古。鬱鬱在襟前。

渡江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搖棹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

得張正字書

送我茅屋底。天寒入跡稀。一簞尤有味。萬事已無機。歲暮塔孤立。風生鶴亂飛。此時張正字。書札到郊扉。

小園

闌干橫草蔓。徒倚度陰晴。木落太湖近。梅開南紀明。病餘仍愛酒。身後更須名。鶴鶴忽雙起。吾詩還欲成。

得長春兩株植之隨寓
鄉邑已無路。僧廬今是家。聊乘數點雨。自種兩叢花。雞落失秋序。風烟添歲華。衰翁病不飲。獨立到棲鴉。

拒霜
拒霜花已吐。吾字不淺涼。天地雖蕭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時妝。濃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裳。

心老久許爲作畫未果以詩督之
布衲王摩詰。禪餘寄筆端。試將龍事迫。肯作畫工難。秋入無聲句。山連欲雨寒。平生夢想處。奉乞小幀旣。

知府示秋日晚圖佳製次韻四首
歲月移文外。乾坤杖屨中。雖然五字律。健在百夫雄。秋入池深碧。寒欺葉遞紅。此間兼吏隱。端不減遊嵩。

客有遊嵩山者歸以贈公公以不得遊爲恨
鳥語知公樂。山晴及我遊。畫排物外事。擲作酒中浮。菊蕊離雙鬢。林聲隱四愁。騷人例喜賦。政自不關秋。

竹際筵黃起。同聽衆韻微。時陪物外賞。肯念日斜歸。草色連秋意。池光淨客衣。吟公清絕句。政爾不能肥。

一笑聯開口。千憂不上眉。林深受風得。柏老到霜知。小憩逢筠洞。幽尋及枳籬。願公勤秉燭。裁詠聚離離。

萬里功名路。三生翰墨身。暮年銅虎重。浮世石羊新。天地懷豪傑。山川泣吏民。空傳四十赫。竟不識斯人。

劉大資挽詞二首
天柱欽傾日。堂堂墮急圍。遙聞王蠋死。不見華元歸。一代名超古。千年淚染衣。當時如有繼。猶足變危機。

一死公餘事。由來彼亦人。使知臨難日。猶有不欺臣。河洛傾遺憤。英雄歎後塵。爐中興業公。合冠冠麒麟。

七言律詩
次韻周教授秋懷
一官不辦作生涯。幾見秋風零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木。陶潛無酒對黃花。天機寂寞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

夜雨
自料誤來書三十。東門何地不宜瓜。
經歲柴門百事乖。此身只合臥蒼苔。蟬聲未足秋風起。木葉俱鳴夜雨來。滿局可觀浮世理。燈花應爲好詩開。

詩開獨無宋玉悲。歌念但喜新涼入酒杯。
連雨不能出有懷。同年陳國佐
雨師風伯不吾謀。漠漠陰陰斷送秋。欲過蘇堤泥浩蕩。定知高鳳麥深流。蒼前甘菊已無益。階下決明還可憂。

安得如鴻六尺馬。暫時相就說新愁。

目疾
天公嘆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談瞎馬。但妨中散送飛鴻。著龜令惡誰能對。損眼方奇定有功。

以事走郊外示友
二十九年知已非。今年依舊壯心違。黃塵滿面人猶去。紅蕖無言秋又歸。萬里天寒鴻雁瘦。千村歲暮鳥烏微。

烏微往來屑屑君應笑。要就南池照客衣。
十月
十月北風催歲闌。九衢黃土汙儒冠。歸鴉落日天機熟。老雁長雲行路難。欲語熱官憂冷語。且求濁酒寄清歡。

孤吟坐到三更月。枯木無枝不受寒。
題小室
暫脫朝衣不當閑。澶州夢斷已多年。諸公自致青雲上。病客長看白髮前。隨意時爲獅子臥。安心懶作野狐禪。

爐烟忽散無蹤跡。屋上寒雲自點然。
次韻張功甫春日
年年春日寒欺客。今日春無一半寒。不覺轉頭逢歲換。便須揩眼待花看。爭新遊女嬌垂髮。依舊先生日照盤。

從此不憂風雪厄。杖藜時可過蘇端。
又和歲除感懷用前韻
官情吾與歲俱閒。只有詩盟偶未還。變色定從今夜改。梅花已判隔年看。高門召客車稠疊。下里燒香篆屈盤。

我亦三杯聊復爾。夢回猶覺出朝端。
張功甫攜詩見過次韻謝之二首
黃紙紅旗意未闌。青衫俱不教飢寒。久拋三徑未得返。偶有一錢何足看。世事豈能磨鐵硯。詩盟聊可敵銅盤。

不嫌野外時紆轡。敢要相從叩兩端。
黃雞白日唱初闌。便覺杯盤耐薄寒。坐上客多真足樂。林頭鳥在不須看。更思深徑探紅藥。敢待移廚洗玉盤。

苦恨重城催曉盡。歸時落日向雲端。
即席重賦且約再遊二首
簾櫳花定覺風調。簾外池深酒亦香。馬健莫愁歸路遠。詩成未許俗人看。釣魚不用尋溪水。濯髮真如到清盤。

一笑得君天所惜。尊前無地著憂端。
時情不與歲情關。春氣猶兼水氣寒。怪我聞花終不語。須公走馬更來看。共知浮世悲胸臆。即見平波散笑顏。

失聲得一老兵雖可飲。從今取友要須端。
次韻家叔
寄家諸公車馬塵。先生孤唱發陽春。黃花不負秋風意。白髮空隨世事新。閉戶讀書真得計。載看從學豈

無人只應又被支郎笑。從者依然困在陳。

次韻答張迪功坐上見貽張將赴南都任二首

足錢便可不須侯。免對妻兒賦百憂。一笑相逢亦奇事。平生所得是清流。藍天安用如鄒子。掃地還應學

趙州。南北東西底非夢。心閒隨處有真游。

千首能輕萬戶侯。爾君佳句解人憂。夢聞塵裏功名晚。笑罷尊前歲月流。世事無窮悲客子。梅花欲動憶

吾州。明朝又作河梁別。莫負平生馬少游。

次韻謝表兄張元東見寄

平生張翰極風流。好事工夫妙九州。燈裏偶然同一笑。書來已似隔三秋。林泉入夢香宮隱。花鳥催詩歲

不留。安得清談一陶寫。令人絕憶許文休。

若拙弟說汝州可居已約卜一丘用韻寄元東

四歲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馬帝王州。陶潛迷路已良遠。張翰思歸那待秋。病鶴欲飛還踯躅。孤雲將去更

遲留。盡簪共結雞豚社。一笑相從萬事休。

元方用韻見寄次韻奉謝兼呈元東二首

大難詞源三峽流。小難詩不數蘇州。了無餘生青氣。正值甯子商歌秋。鵲飛千里從此始。驥絕九衢誰

得留。歲晚頗公起我病。兩篇三數不能休。

一飲玄髮水東流。兩脚黃塵閱幾州。王湛時須看周易。虞卿未敢著春秋。不辭彭澤腰常折。卻得邯鄲夢

少留。有句驚人雖可喜。無錢使鬼故宜休。

元方用韻寄若拙弟並同賦元方將託若拙覓顏淵之五十畝故詩中見意

夢中與世極周旋。錯認三刀是得州。擬學耕田給公上。要爲同社醉春秋。囊間已辦青芒屨。桑下想聞黃

栗留。倘有幽人露出處。爲言無況莫來休。

西郊寒事入老境。元方欲出遊以無馬未果今得詩又有舉鞭何日之歎因次韻招之

毛穎陳玄雖勝流。也須從事到青州。重吟玉樹懷崔子。欲唱金衣無杜秋。官柳正須工部出。園花猶爲退

之留。監與自可煩兒童。一笑來從櫺下休。

答元方通懷作

不見圓機論九流。紛紛騎鶴上揚州。令之敢恨松桂冷。君叔但傷蒲柳秋。汝海蛇杯應已悟。襄陵駒隙竟

難留。來牛去馬無窮債。未蓋棺前盡少休。

次韻家弟碧綠泉

七孔穿針可得過。冰霞映日吐寒波。練飛空詠徐陵水。帶斷疑分漢帝河。川后不愁微步機。蛟人暗動卷

銷梭。才高下視玄虛賦。對此區區轉患多。

次韻光化宋唐年主簿見寄二首

謝齊集 卷十 七言律詩

茂林當日決羣賢。也喚畸人到席間。棄我便驚車轍遠。懷君偏合鬢毛斑。夢中猶得攀珠樹。別後能忘側

玉山。遙想詩成寄來日。筆端風雨發天慳。

高人主簿固非宜。天馬何妨略受羈。會有梅花堪寄遠。可因葦菜便懷歸。相如未免家徒壁。季子行看妻

下機。且復哦詩置此事。江山相助莫相違。

再用景純韻懷二首

路斷赤墀青瑣賢。士龍同此屋三間。愁邊潘令鬢先白。夢裏老萊衣更斑。欲學大招那有賦。試謀小隱可

無山。一饒留得真堪笑。未到囊空猶是慳。

木枕蒲團病更宜。從教惡少事羈羈。元無王老又何怨。不有麴生誰與歸。六日取蟪蛄世用。三年刻楮費

天機。只因杖履從公處。未覺平生與願違。

同家弟用前韻謝判府惠酒

街杯樂聖便稱賢。無酒猶堪臥壺間。使者在門雖僕僕。麴車入夢正班班。不煩白水異人力。來自青城道

士山。千載王弘同拉美。未應杞菊賦寒慳。

日飲知非貧士宜。要逃語罪稅心慳。楚辭小賦稱而不。所須惟酒非虛語。以醉爲鄉可徑歸。鸚鵡鷺

俱得道。螺蛤螺贏共忘機。狂言戲作麻姑送。無奈關人與我違。

從舍豪大成賜詩(案)此詩與前二首原本同體第第十二卷集說再示佳什二章之後致前二

首所用韻及後一首謝揚工曹所用韻各離隔不屬今修正

南北東西共一塵。得坻隨處可收身。卜居賦就知謀拙。入宅詩成覺意新。三徑蓬蒿猶恨淺。九流賓客未

嫌貧。不須更待高軒過。袖有珠璣已照鄰。

謝揚工曹用前韻

借屋三間稍離塵。攜書一束謾娛身。客居最負青春好。世事還隨白髮新。造化小兒真薄相。市朝大隱亦

長貧。獨無芋栗供賓客。虛辱先生賦比鄰。

次十七叔去鄭詩韻二章以寄家叔一章以自詠

鄉里小兒真可憐。市朝大隱正陶然。因應聊屈原橋底。底事便歌楊柳田。廣陌遙知駒款段。曲池猶記鷺

聯拳。對牀夜雨平生約。話舊應驚歲月遷。

蚯蚓堪笑亦堪憐。撼樹無功更憤然。賦就柳州聊解祟。詩成彭澤要歸田。身謀共悔蛇安足。理遣須看佛

舉拳。懷祖定知當晚合。次君未可怨稀遷。

鏡中無復故人憐。卻愧謀生後計然。叔夜本非堪作吏。元龍今悔不求田。懷親更值薪如桂。作客重看果

過拳。萬事巧逢高枕臥。憂來一夕費三遷。

謝齊集 卷十 七言律詩

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次韻謝心老以緣事至魯山

禪師瓶貯幾多空。欲問以書無去鴻。魯縣人迎波若杖。天寧樹起吉祥風。荒山春色爲章裏。快士交情筆硯中。一日塵沙雙眼碧。歸時應與去時同。

友人惠石兩峯。峯然取杜子美玉山高並兩峯寒之句。名曰小玉山。

舊喜看書今不看。且留雙眼向屏顏。從來作夢大槐國。此去藏身小玉山。暮靄朝曦一生了。高天厚地兩峯閒。九華詩句喧寰宇。細比真形伯仲間。宋有畫中九華石則。

次韻王堯明郊祀顯相之作

奏書初不待銜譚。莫壁都南萬玉參。黃屋倚霄明半夜。紫壇承月眩諸龕。聲喧大呂初終六。影動玄圭陟降三。可是天公須羯鼓。已迴寒馭作春醺。

道山宿直

離離樹子鵲驚飛。獨倚枯筇無限時。千丈虛廊貯明月。十分奇事更新詩。人間路絕懸扉語。天上雲空閣影移。遙想王戎燭下算。百年辛苦一生癡。

雨晴

天缺西南江面清。纖雲不動小簾橫。牆頭語燕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盡取微涼供穩睡。急搜奇句報新晴。今宵勝絕無人共。臥看星河盡意明。

十月

十月天公作許悲。負霜鴻雁不停飛。莽連萬里雲山去。紅盡千林秋徑歸。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睡過三冬莫開戶。北風不貸荻荷衣。

漫郎

漫郎功業太悠然。拄笏看山了十年。黑白半頭明鏡裏。丹青千樹惡風前。星霜屢費驚人句。天地元須使鬼錢。踏破九州無一事。只今分付結廬禪。

送善相僧超然歸廬山

九疊峯前遠法師。長安塵染坐禪衣。十年依舊雙瞳碧。萬里今持一笑歸。鼠目向來吾自了。龜腸從與世相違。酒醒更欲煩公說。黃葉漫山錫杖飛。

對酒

新詩滿眼不能裁。鳥度雲移落酒杯。官裏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強索書生老。歲月忽驚癡子回。笑撫江南竹根枕。一聲呼起鼻中雷。

後三日再賦

天生癡木不須裁。說與兒童是酒杯。落日留霞知我醉。長風吹月送詩來。一官擾擾身增病。萬事悠悠首

簡齋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趙虛中有石名小華山以詩借之

君家蒼石三峯樣。磅礴乾坤氣象橫。賤子與山會半面。小廳如夢慰平生。爐烟巧作公超霧。書冊尙凝秦皇域。病眼朝來欲開煙。借君巖巖障新晴。

次韻樂文卿北園

故園歸計墮虛空。啼鳥驚心處處同。四壁一身長客夢。百憂雙鬢更春風。梅花不是人間白。日色爭如酒面紅。且復高吟置餘事。此身能費幾詩筒。

歸洛道中

洛陽城邊風起沙。征衫歲歲負年華。歸途忽認楊柳影。春事已到蕪菁花。道路無窮幾傾轂。牛羊既飽各知家。人生擾擾成底事。馬上哦時日又斜。

龍門

不到龍門十載強。斷崖依舊挂斜陽。金銀佛寺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乍來還徑去。流鶯多處最

獨同。不奈長安小車過。睡鄉深處作奔雷。

對酒在陳留賦

陳留春色撩詩思。一日搜腸一百迴。燕子初歸風不定。桃花欲動雨頻來。人間多待須微祿。夢裏相逢記此杯。白竹屏前容醉舞。烟村渺渺欠高臺。

感懷

少日爭名翰墨場。只今扶杖送斜陽。青苔草木浮元氣。渺渺山河接故鄉。作吏不妨三折臂。搜詩空費九迴腸。子房與我同羈旅。世事千般酒一觴。

招張仲宗

北風日日吹茅屋。幽子朝朝只地爐。客裏難時增意氣。老來惟懶是工夫。空庭喬木無時事。殘雪疎籬當畫圖。亦有張侯能共此。焚香相待莫徐徐。

寓居劉倉廩中晚步過鄰倉臺上

給巾鶴氅過荒陂。滿面春風二月時。世事紛紛人易老。春陰漠漠絮飛遲。士衡去國三間屋。子美登臺七字詩。草遠天西青不盡。故園歸計入支頤。

晚步順陽門外

六尺枯藤了此生。順陽門外看新晴。樹連翠篠圍春晝。水泛青天入古城。夢裏偶來那計日。人間多事更聞兵。只應十載溪橋路。欠我盤飴物物行。

秋日客思

南北東西俱我鄉。聊從地主借胡牀。諸公共得何侯力。遠客新抄陸氏方。老去事多衰杖在。夜來秋到葉聲長。蓬萊可託無因至。試覓人間千仞岡。

寄季申

兩畝城西泥未乾。遙知獨立整衣冠。舊時鄰下劉公幹。今日遼東管幼安。綠陰展盡身猶遠。黃鳥飛來節已闌。安得一尊生耳熱。暫時相對說悲歡。

重陽

去歲重陽已百憂。今年依舊歎羈遊。離庭菊蕊花惟解。笑鏡中頭髮不禁秋。涼風又落宮南木。老雁孤鳴漢北州。如許行年那可記。幾排詩句寫新愁。

送客出城西

鄆州誰亦解丹青。畫我羸驂曉出城。殘年政爾供愁了。末路那堪送客行。寒日滿川分衆色。暮林無葉寄秋聲。垂鞭歸去重回首。意落西南計未成。

得席大光書以詩迓之

十月風高客子悲。故人書到暫開眉。也知廊廟當推轂。無奈江山好賦詩。萬事莫論兵動後。一杯當及菊

殘時。喜心翻倒相迎地。不怕寒林十里疏。

無題

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雲集。洛下先生宰木春。孟喜何妨改師法。京房底處有門人。舊愛讀書今懶讀。焚香閱世了閒身。

清明

雨晴開步潤邊沙。行入荒林聞亂鴉。寒食清明驚客意。暖風遲日醉梨花。書生投老王官谷。壯士偷生漂母家。不用鞦韆與蹴鞠。只將詩句答年華。

觀江漲

漲江臨眺足消憂。倚杖江邊地欲浮。疊浪併翻孤日去。兩津橫卷半天流。龍鱗難怒爭新穴。鷗鷺驚飛失放洲。可爲一官妨快意。眼中惟覺欠扁舟。

舟次高舍書事

漲水東流滿眼黃。泊舟高舍更情傷。一川木葉明秋序。兩岸人家共夕陽。亂後江山元歷歷。世間歧路極茫茫。遙指長沙非瀟去。古今出處兩淒涼。

登岳陽樓二首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凭危。白頭弔古霜風裏。老木蒼波無限悲。

天入平湖晴不風。夕帆和雁正浮空。樓頭客子杪秋後。日暮君山元氣中。北望可堪同白首。南遊得看

丹楓。翰林物色分留少。詩到巴陵還未工。

巴丘書事

三分書裏讀巴丘。臨老遊兵初一遊。曉木聲聞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四年風露侵遊子。十月江湖吐亂洲。未必上流須魯肅。腐儒空白九分頭。

再登岳陽樓感賦詩

岳陽壯觀天下傳。樓陰背日隱縣縣。草木相連南服內。江湖異處關干前。乾坤萬事集雙轡。臣子一隅今五年。欲題文字弔今古。風壯浪湧心茫然。

除夜

城中爆竹已殘更。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蠻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明日岳陽樓上去。島烟湖霧看春生。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魂傷瓦礫舊曾遊。尙想奔烟萬馬遒。遂替他人作正月。絕知回路想巴丘。書生性命曾經試。客子茅茨費屋謀。惟有君山故窺窺。一眉晴綠向人浮。

望燕公樓下李花

燕公樓下繁華樹，一日遙看一百迴。羽蓋參差常盡立，綈衣風急過難來。洛陽路不容春到，南國花應爲客開。今日豈堪簪短髮，感時傷舊意難裁。

陪醉翁舉酒于君子亭下海棠方開

世故驅人殊未央，聊從地主借繩牀。春風浩浩吹遊子，暮雨霏霏濕海棠。去國衣冠無態度，隔簾花葉有輝光。使君禮數能寬否，酒味撩人我欲狂。

春夜感懷寄席大光

管寧白帽且歸隨，孤鶴歸期難計年。倚杖東南觀百變，傷心雲霧隔三川。江湖氣動春還冷，鴻雁聲迴人不眠。苦憶西州老太守，何時相伴一燈前。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巴陵二月客深衣，草草杯盤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夫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闊，茫茫身世兩堪悲。

周尹潛以僕有鄂州之命作詩見贈有橫槊之句次韻謝之

一歲憂兵四閱時，餘生不恨隙駒馳。如何南紀持竿手，卻把西州破賊旗。僅有青油盛快士，何妨畫戟入新詩。因君關我還增氣，男子平生竟要奇。

次韻尹潛感懷

干戈又看繞淮春，歎息猶爲國有人。可使翠華周廣野，誰持白羽靜風塵。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共說金陵龍虎氣，放臣迷路感烟津。

贈傅子文

漁子收兒談笑新，先生勝日步湖濱。沙邊忽見長身士，頭上仍披折角巾。豺虎不能寬遠俗，山川終要讓詩人。蘆花如畫斜陽裏，拄杖相尋無雜賓。

江行野宿寄大光

檣鳥送我入蠻鄉，天地無情白髮長。萬里回頭看北斗，三更不睡聽鳴榔。平生正出元子下，此去還經思曠旁。投老相逢難邂逅，共依詩律據瀟湘。

寄信道

衡山未見意如飛，浩蕩風帆不可期。卻憶府中三語掾，空吟江上四愁詩。高灘落日光零亂，遠岸羣梅雪陸離。廣欲平生持寄子，白頭才盡只成悲。

衡岳

野客原耕嵩岳田，得遊衡岳是前緣。避兵極度吾豈忍，欲雨還休神所憐。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非無拄杖終傷老，負此名山四十年。

簡齋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元日

五年元日只流離，楚俗今年事事非。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歸。攜家作客真無策，學道窮心卻自違。汀草岸花知節序，一身千恨獨沾衣。

先寄邢子友

作客經年樂有餘，邵陽岐路不躊躇。山川好處歌紗帽，桃李香中度笛輿。欲見舊交驚歲月，剩排幽語說艱虞。人間書牘非吾事，一首新詩未可無。

立春日雨

衡山縣下春日雨，遠挾青山綠樹斜。容易江邊數客袂，分明沙際濕年華。竹林路隔生新水，古渡船空集亂鴉。未暇獨憂巾一角，西溪當有續開花。

山中

當復入州寬作期，人間踏地有安危。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白水春陂天漠漠，蒼峯晴雪鶴

離離恰逢居士身輕日正是山中多景時

三月二十日聞德音寄李德升席大光新有召令寄寓永州

塵隔斗牛三月餘德音再與萬方初又蒙天地寬今歲且掃軒牕讀我書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機謀零陵併起扶顛手九廟無歸計莫疎

題東家壁

斜陽步屢過東家便置清尊不煮茶高柳光陰初罷絮嫩鳥毛羽欲成花羣公天上分時棟閑客江邊管物華醉裏吟時空默宿惜君素壁落棲鴉

散髮

百年如寄亦何爲散髮清狂未足非南浦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沾衣松花照夏山無暑桂樹留人吾豈歸藥杖不常軒蓋用穩扶居士莫相違

觀雨

山客龍鍾不解耕開軒危坐看陰晴前江後嶺通雲氣萬壑千林送雨聲梅壓竹枝低復舉風吹山角晦還明不嫌屋漏無乾處正要羣龍洗甲兵

寄德升大光

君王憂國起羣公也復攜夫尺一中昂著青衫隨世事難將白髮犯秋風共談太極非無意能與蒼生本不同卻倚紫陽千丈嶺遙瞻黃鶴九霄車

次韻邢九思

百年鼎鼎難悲歡老去初依六祖壇玄晏不堪長抱病子真那復更爲官山林未必容身得顏面何宜與世看白帝高尋最奇事共君盟了不應寒

題道州甘泉書院

甘泉坊裏林影黑吳氏舍前書榜鮮牀座略容摩詰借桂枝應待小山傳兵橫海內猶紛若風到湖南還穆然勉效周生述孔叢賦詩吾獨愧先賢

度嶺

年律將窮天地溫兩州風氣此橫分已吟子美湖南句更擬東坡嶺外文隔水盡梅疑是雪近人孤嶂欲生雲不勝去路三千里少住林間看夕曛

次韻謝呂居仁居仁時寓賀州

別君不覺歲時荒豈意相逢感結鄰簾幕詩書總寥落天涯形貌各昂藏江南今歲無征戰嶺表窮冬有雪霜儘可卜鄰我欲住草茅爲蓋竹爲梁

舟行道與

會稽尚隔三千里臨賀初盤一百灘殊俗間津言語異長年爲客路岐難背人山嶺重重去照鵲梅花樹

樹殘酌酒挽今日意題詩船壁後來看

康州小舫與耿伯順李德升席天光鄭德象夜話以長更愛燭紅爲韻得更字

萬里衣冠京國舊一船風雨晉康城燈前顏面重相識海內艱難各飽更天闊路長吾欲老夜闌酒盡意難傾明朝古峽蒼烟道都送新愁入櫓聲

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去程欲數莽難知三日封州更作遲青嶂足稱天下士錦囊今有嶺南詩共登小閣春風裏同望中原夕偶時萬本梅花爲我壽一杯相屬未全癡

雨中再賦海山樓

百尺闌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山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樓上春容帶雨來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世間猛士今安在非復當年單父臺

贈漳州守黃叔厚

過盡蠻荒與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十年去國九行旅萬里逢公一欠伸王粲登樓還感慨紀瞻赴召欲違還繩牀相對有今日廣醉齋中軟脚春

自黃巖縣舟行入台州

寒坐峯前衝雨急黃巖縣裏借舟遲百年瘦點不相補萬事悲歡豈可期莽莽蒼波兼宿霧紛紛白鷺落山陂只應江海淒涼地欠我臨風一賦詩

送熊博士赴瑞安令

衣冠衮衮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枕夢悲歡各隨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予亦飢笑領銅章非失計歲寒心事欲深期

醉中

醉中今古興衰事詩裏江湖搖落時兩手向堪杯酒用寸心惟是鬢毛知稽山擁郭東西去禹穴生雲朝暮奇萬里南征無賦筆茫茫遠望不勝悲

懷天經智老因訪之

今年二月凍初融睡起蒼溪綠向東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西巷禪伯還多病北窗儒先只困窮忽憶輕舟尋二子給巾鶴氅試春風

和孫升之

鉅國餘芳代有人干今公子秀溪濱處心如水向書市能賦臨流靖節君花鳥紅雲春句麗月梅疎影異香聞盡開古錦湖山出何意一星窺妙文此和升之原韻歷仲十二年刻周子題詞有時曾見之故有

寺居

招提遠占一牛鳴。阻絕干戈得暫寧。夢境了知非有實。醉鄉不入自常醒。樓臺近水涵明鏡。草樹連空寫素屏。物象自堪供客眼。未須覓句戶長扃。

與義竊慕東坡以鐵拄杖爲樂。全生日之壽。今以大銅瓶上。特府待餽。庶幾因物以寓區區。且作詩二首將之。亦東坡故事。

要學東坡壽樂全。此瓶端合供儒先。鐵如意畔無憂畏。玉唾壺旁耐歲年。項似童童真是強。腹如邊孝故應便。與公剩貯爲霖水。不羨宮門承露仙。

又用韻奉雪

急雪催詩興未閑。東風肯奈鳥烏寒。最憐度臘勤勤意。更接飛花細細看。連夜拋回三白瑞。及時驚動五辛盤。哀安久絕千人望。春破還思綺一繡。

次韻邢子友

壯士如今懶莫收。尙思抽矢射旄頭。不堪苦霧侵衰鬢。稍喜和烟入戍樓。萬里中原空費夢。三春勝日偶成遊。青松遠嶺猶驚眼。薄晚闌干更少留。

余讀景純家弟出其詩見示喜其同臭味也輒用大成黃字韻賦八句贈之

阿奴喜氣照人黃。傳得新詩細作行。可愛懸知似楊柳。忘憂不復待檳榔。魏收已獲崔昂譽。摩詰仍推相國長。曷不少留東閣醉。剩收篇詠作歸裝。

次韻景純道中寄大成

聞道歌行伏李紳。古來賢守是詩人。久欽樂廣懷披霧。一見周瑜勝飲醇。海內期公黃閣老。尊前容我白輪巾。佳篇咀嚼真堪飽。此日何憂甌有塵。

景純再示佳什殆無遺巧勉成二章一以報佳貺一以自貽

院院休休幾笏與。如公本是九包人。東歸云還山移巖鹿皮巾。讀書只用三冬足。學道從來一色醇。太尉談辭揮玉麈。侍中風韻更紗巾。誰言上界多官府。亦許散仙追後塵。

諸公案案坐垂紳。誰信北風欺得人。遮眼讀書何用解。發顏要酒可須醇。文選時時發願。十年白社空看鏡。萬里青天一岸巾。少待奇章到三日。試將冠蓋拂埃塵。

次韻家弟所賦

曹劉方駕信優爲。不廢東郊坐保釐。投壺間公逢老手。聯珠及我愧連枝。定知來者傾三歎。共了流年費幾詩。瘞瘳車斜敢將去。樂天那長一傲之。

次韻宋主簿

九折灣中萬斛舟。怪公隨處得心休。未應菊徑關心急。聊爲魚槎盡意留。陸子舊蹤餘馬頂。羊公遺蹟見

龜頭遙知太白無多事。醉裏詩成不待搜。用大成四桂坊韻贈令狐昆仲

鄉人洗眼看銀黃。得桂連枝手尚香。盛事固應傳雁塔。新詩不減住雞坊。醍醐乳酪原同味。羯末封胡更合堂。從此葛恢門下客。知名可但一揚方。

陳叔易學士母阮氏挽詞二章

典刑奕奕照來今。鶴髮魚軒汝水濱。避地梁鴻不偕老。弄烏萊子若爲心。送喪忽見三年乘。奉祝那聞五百年。披霧識儒先。欲拜萱堂未敢前。庭萱要傳紗幔業。王哀忽廢蓼莪篇。秀眉隔夢黃墟裏。落日驅風丹旆邊。佛子歸真定何處。空令苦淚漲黃泉。

侯處士女挽詞

嗚呼翁才比太師。因應生女作門楣。人間似夢風塵出。佛子何之宰樹悲。五百祝金空總帳。三千車乘忽荒陲。他年不共江流去。哭兀張林婦德碑。

簡齋集卷十三

五言排律

道中書事

臨老傷行役。驚與歲月奔。客愁無處避。世事不堪論。白道含秋色。青山帶雨痕。濃雲斜照水。喬木密藏村。易破還家夢。難招去國魂。一身從白首。隨意答乾坤。

感事

喪亂那堪說。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北顧。江漢故東流。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云何倚國步。持底副君憂。世事非難料。吾生本自浮。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

晚晴野望

洞庭微雨後。涼氣入綸巾。水底歸雲亂。蘆花返照新。遙汀橫薄暮。獨鳥度長津。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悠悠只倚杖。悄悄自傷神。天意蒼茫裏。村醪亦醉人。

五言絕句

同家弟賦蠟梅詩得四絕句

朱朱與白白，著意待春開。那知洞房裏，已傍額黃來。
韻勝誰能舍，色莊那得親。朝陽一映樹，到骨不留塵。
黃羅作廣袂，絳紗作中單。人間誰敢著，留得羅春寒。
一花香十里，更值滿枝開。承恩不在貌，誰敢關香來。

蠟梅四絕

花房小如許，銅鑿黃金塗。中有高斛香，與君細細輸。
來從底處所，黃露滿衣濕。綠葱翻得機，亭亭倚風立。
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璣。
亭亭金步搖，朝日明漢宮。當時好光景，一似此園中。

題持約畫軸

日落川更闊，烟生山欲浮。舟中有閒地，載我得同遊。

梅花兩絕句

客行滿山雪，香處是梅花。丁寧明月夜，認取影橫斜。
曉天青脈脈，玉面立疎籬。山中爾許樹，獨自費人詩。

正月十六日夜二絕

正月十六夜，竹籬田父家。明月照樹影，滿山如龍蛇。
二更風薄竹，瑟吟連夜分。村西遞餘韻，應勝此間聞。

出山二首

陰巖不知曉，路轉見朝日。獨行倚竹盡，石崖千丈碧。
山空樵斧響，隔嶺有人家。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

入山二首

出山復入山，路隨溪水轉。東風不惜花，一暮都開遍。
都迷去時路，策杖烟漫漫。微雨洗春色，諸峯生晚寒。

與夏志宏孫信道過巨山同集澗邊以數髮巖岫爲韻賦四小時

曉時谷虛響，微步下巖半。披髮澗影搖，集鳥紛然散。
亂石披沙淺，水紋如紺髮。馳蹕忽西沒，林光相映發。
舉頭山圍天，濯足樹映潭。山中記今日，四士集空巖。
張子臥石榻，夏子理泉竇。孫子獨不言，捲簾數烟岫。

衡岳二首

城中望衡山，浮雲作飛蓋。竭來巖谷遊，卻在浮雲外。
危亭見上方，林壑帶殘陽。今日豈無恨，重遊卻味長。

絕句

野鴨飛無數，桃花漲滿枝。竹輿鳴細雨，山客有新詩。

九日示大圓洪智

自得休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耐菊花枝。

九月八日戲作兩絕句示妻子

今夕知何夕，都如未病時。重陽莫草草，剩作幾篇詩。
小聖今朝熱，無勞問酒家。重陽明日是，何處有黃花。

六言絕句

六言二首

莫賦滿松鬱鬱，但吟酸麥青青。爲婦讀劉伶傳，教兒書虞咸經。
種竹可伴千戶，擁書不假百城。何必思之爛熟，熱官無用分明。

題顏持約畫水墨梅花

未央宮裏紅杏，羯鼓三聲打開。大庾嶺頭梅萼，管城呼上屏來。

不見梅花

荆楚歲時經盡，今年不見梅花。想得蒼烟玉立，都藏江上人家。

七言絕句

襄邑道中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隄半日風。臥看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

和張矩臣水墨梅五絕

巧一作荆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殊。從教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

病見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蕊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

榮榮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含章簫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苑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梅花

高花玉質照窮臘，破雪數枝春已多。一時傾倒東風意，桃李爭春奈晚何。

題畫

碎身鷹犬豈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落深林可終歲。雄雌雙日莫忘機。

秋夜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盡。卻愁無處著秋聲。

歐外祖存誠子帖

亂眼龍蛇起平陸。後身義獸已黃墟。客來空聽哀公賦。淚盡無緣補悼書。

詠蟹

量才不數蟹魚類。四海神交屬長康。但見橫行疑是跡。不知公子實無腸。

中牟道中二首

雨意欲成還未成。歸雲卻作伴人行。依然壤郭中牟縣。千尺浮屠管送迎。

楊柳招人不得媒。蜻蜓近馬忽相猜。如何得與涼風約。不共塵沙一併來。

清明二首

街頭女兒雙髻鴉。隨蜂趁蝶學天邪。東風也作清明節。開遍來禽一樹花。

零地風拋市井聲。病扶危坐了清明。一簾晚日看收盡。楊柳微風百媚生。

春日二首

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

憶看梅雪滿中庭。轉眼桃梢無數青。萬事一身雙綠髮。竹牀軟枕數難醒。

柳絮

柳絮腰肢日幾迴。更教飛絮舞樓臺。願狂忽作高千丈。風力微時隱下來。

秋試院將出書所寓題

門前柿葉已堪書。弄鏡燒香聊自娛。百世聰明隨處裏。題詩不用著工夫。

秋日

琢句不成添鬢絲。且撚筇杖看雲移。槐花落盡全林綠。光景渾如初夏時。

次何文瀾題韻持約畫水墨梅花韻二首

隨風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隨拋心力喚真真。

春得斜枝不放歸。倚牕承月看寒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

爲陳介然題持約畫

層層水落白灘生。萬里征鴻小作程。日落微風過荷葉。隴南陂北聽秋聲。

九日宜壽苑午聽幕中聽大光韻宋迪功詩

酒醒耳熱不成歌。奈此一川黃菊何。臥聽西風吹好句。老天無恨暮生波。

西省除臘架上殘雪可愛戲同王元忠席大光賦詩

除臘花底當年事。夜雪樓前照酒闌。北省今朝枝上雪。還惜病眼作花看。

寶園醉中前後五絕句

東風吹雨小寒生。楊柳飛花亂晚晴。客子從今無可恨。寶家園裏有鶯聲。

海棠脈脈要詩催。日暮繁華無處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不見海棠相似人。空題詩句滿花身。酒闌卻度荒陵去。驅使風光又一春。

三月碧桃驚夢人。滿園光景一時新。腰纏老子尊中玉。折盡繁枝不要春。

一尊相屬莫辭空。報答今朝吹面風。自唱新詩與明月。碧桃開盡雨聲中。

冥坐之地靈錄覆之名曰蓬齋

不口口口了三冬。旋作蓬齋待朔風。會有打聽飛口口。地爐孤坐策奇功。

鄧州西軒書事十首

小儒避地南征日。皇帝行天第一春。走到鄧州無脚力。桃花初動雨留人。

千里空攜一影來。白頭更著亂離催。書生身世今如此。倚徧周家十二槐。

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陸不同居。易求蘇子六國印。難得河橋一字書。

莫嫌喚蔗佳境遠。橄欖甜苦亦相并。都將壯節共辛苦。準擬殘年看太平。

皇家卜年過周歷。變故未必非天仁。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邊烽作爭臣。

楊劉相傾建中亂。不待白首今同歸。只今將相須廉頗。五月井門未解圍。

不須夜夜看太白。天地景氣今如斯。始知蟬蛻相攻策。可惜中原見事遲。

詔書憂民十六事。父老祝君一萬年。白髮書生喜無寐。從今不仕可歸田。

范公深憂天下日。仁祖憂民全盛年。遺願只今香火冷。時時風葉一飄然。

諸葛經行有夕風。千秋天地幾英雄。用古不須多感慨。人生半夢半醒中。

同繼祖民瞻遊賦詩亭二首

邂逅今朝一段奇，從來華屋不關詩。諸公且作留連意，正是微風到竹時。
浩浩白雲溪一色，冥冥青竹鳥三呼。只今那得王摩詰，畫我凭闌覓句圖。

題繼祖蟠室三首

雲起鍾山久未移，功名不恨十年遲。日斜疎竹可應影，正是幽人睡足時。
萬卷吾今一字無，打包借處野僧如。短檠未盡殘年興，欲問班生借賜書。
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頤利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

有感再賦

憶得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瓊東。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

坐澗邊石上

三面青山圍竹籬，人間無路訪安危。扶筇共坐槎牙石，澗水悲鳴無歇時。

探菰蒲

閒行澗底採菰蒲，千歲龍蛇抱石臚。明朝卻覓房州路，飛下山巔不要扶。

晚望信道立竹林邊

脩竹林邊烟過遲，幅巾藜杖立疎籬。恨無顧陸同攜手，寫取孫郎覓句時。

醉中至西徑梅花下已盛開

梅花亂發雨晴時，靄盡紅綃見玉肌。醉中忘却頭邊雪，橫插繁枝歸竹籬。

和王東卿絕句四首

少時走馬洛陽城，今作江邊瓶錫僧。說與虎頭須畫我，三更月裏影雙增。
來日安榴花尚稀，壓欄丹實已垂垂。何時著我扁舟尾，滿袖西風信所之。
只今當代功名手，不數平生粥飯僧。獨立江風吹短髮，暮雲千里倚峻嶒。
平生不得吟詩力，空使秋霜入鬢垂。太岳峯前滿尊月，爲君聊復一中之。

又登岳陽樓

岳陽樓前丹葉飛，闌干留我不思歸。洞庭鏡面平千里，卻要君山相發揮。

除夜

萬里江湖憔悴身，羣羣街鼓不饒人。只愁一夜梅花老，看到天明付與春。

火後借居君子亭書事四絕呈粹翁

天公惡劇逐翻新，賴是今年有主人。君子亭中眠白晝，燕公樓上眺青春。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不知惜，月明清樹十分開。
斫竹和梢編作籬，微風如在竹林時。無人來訪龐居士，晚日疎陰光陸離。

簡齋集卷十四

七言絕句

縱步至畫氏園亭二首

槐葉層層新綠生，客懷依舊不能平。自移一榻西廳下，要近簾簾聽雨聲。
客子今年曉揭寬，鄧州三月始春寒。簾鉤挂盡蒲團穩，十丈虛庭借雨看。

香林四首

絕愛公家花氣新，一林清露百般春。是中宴坐應容我，只恐微風喚起人。
丈人延客非俗物，百和香中進一杯。乞取齊奴錦步障，與春遮斷曉風來。
誰見繁香度臘時，碧天殘月映花枝。故應撩我題新句，壓倒章郎宴後詩。
簡齋居士不飲酒，一入香林更不醒。願使小詩調曉露，絕勝辛苦廣羣經。

夏夜二首

虛庭散策晚涼生，斟酌星河亦喜晴。不記牆西有脩竹，夜風還作雨來聲。
待到天宮放月時，東家喬柏兩蚪枝。懸知滿地疎陰處，不及遙看突兀奇。

入山從此不須深。君子亭中人不尋。青竹短籬圍畫徑。梅花兩樹照春陰。

用前韻再賦四首

西園芳氣雨餘新。喚起亭中入定人。爲報使君多釀酒。梅花落盡不關春。

揚州雲氣鬱佳哉。百慮方橫吉語來。卻看詩書安穩在。竹籬陰裏得時開。

危樓只隔一重簾。誰見扶筇獨上時。如許江山難瘦句。燕公應笑我支離。

春寒

欲識道人門徑深。水仙多處試來尋。青雲素面天應惜。乞與西園十日陰。

次韻傅子文絕句

二月巴陵日日風。春寒未了怯園公。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

風雨門前十日泥。荒街相伴只筇枝。從今老子都無事。落盡園花不賦詩。

周尹瀟湘雪中過門不我顧。遂登西樓賦詩見寄。次韻謝之三首。

晴曉飛雪偃幽巖。起覓新詩自啓扇。不覺高軒牆外過。貪看萬鶴舞中庭。

城上晚思

塔笑羅仙也耐寒。飛花端合上樓看。深知壯觀增詩律。洗盡元和到建安。

尋詩兩絕句

敲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簷雪虛君馳去。蓬戶那無酒一杯。

楚酒困人三日醉。園花經雨百般紅。無人畫出陳居士。亭角尋詩滿袖風。

愛把山瓢莫笑僕。愁時引睡有奇功。醒來推戶尋詩去。喬木崢嶸明月中。

五月二日避貴寇入洞庭湖絕句

雨中

鼓發嘉魚千面雷。亂帆和雨向湖開。何妨南北東西客。一聽湘妃瑤瑟來。

兩打船篷聲百般。白頭當夏不禁寒。五湖七澤經行徧。終值吾鄉八節灘。

國八月十二日過奇父共坐翠簾軒賞木犀花玲瓏滿枝光氣動人念風日不貸此花無五日香

矣而王使君未之知作小詩報之

清露香浮黃玉枝。使君未到意低迷。極知有日交銅虎。可使無情向木犀。

再賦二首呈奇父

國香薰坐先生醉。秋葉藏花客子迷。曉使曉風同勝地。東軒不用鎖帷屏。

香過東園花一枝。尊花覓路忽成迷。先生莫謂心如鐵。喜氣朝來橫角犀。

十三日再賦二首其一以贊使君是日對花賦此韻詩落筆縱橫而郡中修水戰之具方大閱千

燕公樓下也其一自敘所感憶年十五在杭州始識此花皆三丈高未嘗賦詩

我丈風流元祐枝。晴軒雨電筆端迷。從容文武一時了。賦罷木犀觀水犀。

武林曾識最高枝。百感重逢歲月迷。向日驀然須彩鳳。如今執盾要文犀。

兩絕句

西風吹日弄晴陰。酒罷三更湖海深。岳陽樓上登高節。不負南來萬里心。

二十相隨風滿巾。兩潭同隊景彌新。但得黃花不半落。莫嫌驚倒岳州人。

初識茶花

伊軋鑿鑿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青裙玉面初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

衡岳

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檢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

跋江都王畫馬

天上房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聽聞八尺龍。

與王子煥席大光同遊廬園

二枝筇竹興還新。王丈席兄俱可人。僑立司州溪水上。吟詩把酒對青春。

除夜次大光韻大光是夕婚

一杯節酒真留殘。坐看新年上鬢端。只恐梅花明日老。夜瓶相對不知寒。

除夜不寐飲酒一杯明日示大光

萬里鄉山路不通。年年佳節百憂中。催成客睡須春酒。老矣此下原本缺

甘棠道中

筇輿嶺石一盤然。正月微風意已便。桃花向來渾不數。山中時見絕堪憐。

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

春風漠漠野人居。若使飽時我不如。數株蒼桮遮官道。一樹桃花映草廬。

羅江二絕

荒村終日水車鳴。陂北陂南共一聲。酒面風吹作飛雨。老夫詩到此間成。

山翁見客亦欣然。好語重重意不傳。行過竹籬逢細雨。眼明雙鷺立青田。

題水西周三十三堂二首

下管先生巾欲捲。雨中艇子便撐開。青山隔岸迎人去。白鷺衝烟送酒來。

周子篇中早得春。喚人同度一溪雲。貪看雨歇前峯變。不覺潮時已十分。

續集卷十五

七言絕句

寄大光二絕句

心折零陵入夢。更修短札問何如。江湖不是無來雁。只恨平生作報書。
芭蕉急雨三更雨。客子殊方五月寒。近得會稽消息否。稍傳荆渚路岐寬。

村景

黃昏吹角聞呼鬼。清曉持竿看收鰲。蓋上樓時桑葉少。水鳴車處稻苗多。

偶成

諫議遺蹤尚可尋。東甌不必效鄒陽。但修天爵要人許。始信書堂即玉堂。

水車

江邊終日水車鳴。我自平生愛此聲。風月一時都屬客。杖藜聊復寄詩情。

山居二首

點檢行年書閱。山中其賦幾篇詩。如今未有驚人句。更待秋風生桂枝。

續集 卷十五 七言絕句

一一〇

宅園不必煩秋令。已卜東坡瀾水邊。更與我爲燒藥處。只愁君要買山錢。
拜詔

紫陽山下聞皇牒。地祇階前拜詔書。乍脫綠袍山色翠。新披紫綬佩金魚。
別諸州二首

風送孤蓬不可遮。山中城裏總非家。臨行有恨君知否。不見離前稻著花。
隔雲知我欲船開。飛過江東復復回。不似周顒趨闕去。山靈應許卻歸來。

題向伯恭過峽圖二首

旌旗翻日淮南道。興罷歸來雪滿船。正有佛光無處著。獨將佳句了山川。
過峽新圖世所傳。峽中尤說泛舟仙。柱天勳業須君子。惜我茅齋看十年。

題趙少尹青白堂三首

小謝爲州不廢詩。庭中草木有光輝。一林風露非人世。更著梅花相發揮。
使君堂上無俗客。白白青青兩勝流。添得吟詩老居士。千年一笑澤南州。

雪裏芭蕉摩詰畫。夢天梅蕊簡齋詩。他時相見非生客。看倚琅玕一段奇。

石隈病起

幽人病起山深處。小院鴉鳴日午時。六尺屏風遮宴坐。一簾細雨獨題詩。

戲大光送酒

折得嶺頭如玉梅。對花那得欠清杯。不煩白水真人力。便有青州從事來。

次韻大光五羊待耿伯順之作

康州艇子來不急。過岸櫓聲空復長。百尺樓頭堪望遠。淡烟斜日晚荒荒。

和大光道中絕句

已費天公十日晴。今朝小雨送潮生。轉頭雲日還如錦。一抹葱蘢畫不成。

又和大光

寂寂孤村竹映沙。橫櫓迎客當煎茶。嶺南二月無桃李。夾路松開黃玉花。

雨中宿靈峯寺

雁蕩山中逢晚雨。靈峯寺裏借繩牀。只應誰得綸巾角。還費高僧一炷香。

王孫嶺

已過長溪嶺更危。伏龍莽莽向川垂。斜陽照見林中石。記得南山隱去時。

梅花二首

鐵面蒼髯洛陽客。玉顏紅頰會稽仙。街頭相見如相識。恨滿東風意不傳。
畫取維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夢回映月應問見。不是桃花與李花。

題伯時畫溫溪心等貢五馬

漠漠河西塵幾重。年來畫馬亦難逢。題詩記著今朝事。同看聯翩五匹龍。

題畫

分明樓閣是龍門。亦有溪流曲抱村。萬里家山無路入。十年心事與誰論。

題崇閣閣二首

兩公得我色敷腴。藝杖相將入畫圖。我已夢中多識路。秋風舉袂不踟蹰。奔奔天風吹角巾。松聲水色一時新。山林從此不牢落。照影溪頭共六人。

與智老天經夜坐

殘年不復從他鄉。長與兩禪同夜缸。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無數落天牀。

觀雪

無住菴前境界新。瓊樓玉宇總無塵。開門倚杖移時立。我是人間富貴人。

題俞秀才所藏江參山水橫軸二首

客中寂寞溪山出。筆下明明開闢初。不肯一揮爲婦計。俞郎作意未全疎。萬壑分烟高復低。人家隨處有柴扉。此中只欠陳居士。千仞圓頭一振衣。

梅花

一枝斜映佛前燈。春入銅壺夜不冰。昔歲曾遊大庾嶺。今年聊作小乘僧。

櫻桃

四月江南黃鳥肥。櫻桃滿市樂朝暉。赤瑛盤裏難殊遇。何似筠籠相發揮。

葉梅惠花

無住菴中老居士。逢春入定不銜杯。文殊口口俱拱手。今日花枝喚得回。

牡丹

一自遷廬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鍾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盆池

三尺清池曉外開。芙蓉葉底戲魚回。兩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遙從震澤來。

松樹

黯黯當牕雲不驅。不教風日到琴書。只今老子風流地。何似茅山陶隱居。

玉堂偶直

庭葉瓊瑤曉更青。斷雲度日照寒廳。只因未上歸田奏。貪讀楞伽四卷經。

晨起

寂寂東軒晨起時。朦朧草木暗疎籬。風來衆綠一時動。正是先生睡足時。

芙蓉

白雲飄蕭一病翁。暮年身世藥瓢中。芙蓉牆外垂垂發。九月憑欄未怯風。

微雨中賞月桂獨酌

人間跌宕簡齋老。天下風流月桂花。一盞不覺兼遺盡。暮雨霏霏欲濕鴉。

畫梅

蛾眉淡淡自成妝。驛使還家空斷腸。脂粉不施憔悴盡。失身未嫁易元光。

竹

高枝已約鳳爲友。蒼葉能留雪作花。昨夜常娥更瀟灑。又攜疎影過臙紗。

長沙寺桂花重開

天道幽花兩度開。黃昏梵放此徘徊。不教居士臥禪榻。喚出西廂共看來。

和若拙弟得陪遊後園二首

西園冠蓋坐生風。更欲長繩繫六龍。惟有病夫能省事。北牕三友是過從。壯夫三窟功名手。儒士百篇藁業篇。莫道人人握珠玉。應須字字挾風霜。

李商送酒

自接麴生蓬戶外。便呼伯雅竹林頭。真逢幼婦著黃絹。直遣從事到青州。

羅巖二首

鄂州遷客一花說。仇池老仙五字銘。併入晴窗三昧手。不須辛苦讀羅經。

右蘭

人間風露不到曉。只有醉奴無世塵。何須更待秋風至。蕭艾從來不共春。

右意

上知府用家弟韻

萬里平生養蛇足。九州何路不羊腸。只應綠士蒼官輩。卻解從公到雪霜。

與義以兩有嘉應遂占有秋輒採用家弟韻賦二絕句少資勸恤之誠也（案）此二絕句。實亦是上知府之作。而獨錄者缺書。

上知府之作。而獨錄者缺書。

雲氣初看龍起。雨聲旋聽樹驚秋。已教農父歌田守。更遣虞人信魏侯。比叢前或遊富家。明日微雨。猶不廢出。故有是句。

梅

紀德刊碑不厭繁。龍眠深澗一官潘。坐看綠浪搖千里。拔薤栽榆未當功。

送人歸京師

愛歌纖影上雕鞍。無限輕香夜渡關。一陣東風瀟灑雪。要將嬌淚學梨花。

送人歸京師

蘭亭集 卷十五 七言絕句

門外子規啼未休。山村日落夢悠悠。故園便是無兵馬。猶有歸時一段愁。

賦康平老銅雀觀

鄴城臺殿已荒涼。依舊山河滿夕陽。瓦礫卻隨今日硯。似教人世寫興亡。

和顏持約

半篙寒碧秋垂釣。一笛西風夜倚樓。多少巫山舊家事。老來分付水東流。

早行

露侵曉褐曉寒輕。星斗闌干分外明。寂寂小橋和夢過。稻田深處野鷗鳴。

憶秦娥

五日移舟明山下作。

魚龍舞。湘君欲下瀟湘浦。瀟湘浦。興亡離合。亂波平楚。○獨無尊酒酬端午。移舟來聽明山雨。明山雨。白頭孤客。洞庭懷古。

臨江仙

前題。

高詠楚詞酬午日。天涯節序忽忽。榴花不似舞裙紅。無人知此意。歌罷滿離風。○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凝笑牆東。酒杯深淺去年同。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

虞美人

大光祖席。醉中賦長短句。

張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歌聲頻爲行人咽。記著尊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

點絳脣

紫陽寒食。

寒食今年。紫陽山下。蠻江左。竹籬烟鎖。何處求新火。○不解鄉音。只怕人嫌我。愁無那。短歌難和。風動梨花朵。

虞美人

邢子友會上。

超然堂上閒賓主。不受人間暑。冰盤團坐此州無。卻有一瓶和露玉芙蓉。○亭亭風骨涼生屋。消盡尊中酒。酒闌明月轉城西。照見紗巾藜杖帶香歸。

漁家傲

廬山道中。

今日山頭雲欲舉。青嶂素嵐移時舞。行到石橋聞細雨。聽還住。風吹卻過溪西去。○我欲尋詩寬久旅。桃花落盡春無所。渺渺籃輿穿翠楚。悠然處。高林忽送黃鸝語。

虞美人

予甲寅歲。自春官出守湖州。秋杪道中荷花無復存者。乙卯歲。自瑣闥以病得請奉祠。卜居青墩鎮。立秋後三日。行舟之前後。如朝霞相映。望之不暇也。以長短句記之。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病夫因病得來遊。更值滿川微雨洗新秋。○去年長恨擘舟曉。空見殘荷滿。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

浣溪沙

簡齋集卷十六

無住詞

法駕導引

世傳頃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亦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面亡其二。擬作三闕。

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簷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綸。歸路碧迢迢。簾箔淡。簾箔淡。天濤一塵秋。自洗玉舟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

虞美人

亭下桃花盛開。作長短句詠之。

十年花底承朝露。看到江南樹。洛陽城裏又東風。未必桃花得似舊時紅。○胭脂睡起春纔好。應恨人空老。心情雖在只吟詩。白髮劉郎孤負可憐枝。

離杭日，梁仲謀惠酒，極清而美。七月十二日晚臥小閣，已而月上，獨酌，送了接續復事，闌干生影曲屏東。以看孤鶴駕天風。○起舞一尊明月下，秋空如水酒如空。謫仙已去與誰同。

玉樓春

青墩僧舍作。

山人本合居巖嶽，聊問支郎分半境。殘年藜杖與輪巾，八尺庭中時弄影。○呼兒汲水添茶鼎，甘勝吳山山下井。一甌清露一爐雲，偏覺平生今日永。

清平樂

木犀。

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

定風波

重陽。

九日登高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多病題詩無好句，孤負黃花，今日十分黃。○記得眉山文翰老，曾道國時佳節是重陽。江海滿前懷古意，誰會，闌干三撫獨淒涼。

菩薩蠻

荷花。

南軒面對芙蓉浦，宜風宜月還宜雨。紅少綠多時，簾前光景奇。○繡牀烏木几，盡日繁香裏。睡起一簾新，與花爲主人。

南柯子

塔院僧閣。

燭燭千年鶴，茫茫萬里風。闌干三面看秋空，背插浮屠，千尺冷烟中。○林塢村村暗，溪流處處通。此間何似玉霄峰，遙望蓬萊依約，曉雲東。

臨江仙

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南澗甲乙稿目錄

卷一	賦三首	一
擬騷一首		
卷二	五言古詩七十九首	二五
卷三	七言古詩二十八首	三七
卷四	五言律詩一百十五首	五一
卷五	七言律詩八十九首	六九
	七言排律四首	
	五言排律四首	
	南澗甲乙稿 目錄	

南澗甲乙稿	目錄	二
卷六	五言絕句十二首	八九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一百八十四首	
卷七	詞六十四首	一〇九
卷八	表五十三首	一二五
	牋三首	
卷九	狀二十六首	一四七
卷十	劄子二十二首	一七一
卷十一	進故事十三首	一九三
	議十一首	
	策問一首	
卷十二	啓二十五首	二二三
	書十六首	
卷十三		二三七
卷十四	序二十二首	二五九
卷十五	記十九首	二七九
卷十六	題名二首	三〇三
	題跋二十八首	
南澗甲乙稿	目錄	

卷十七.....三二七

詩十六首

辨一首

說二首

考一首

卷十八.....三三三

詩十首

贊二首

文十二首

祭文二十首

卷十九.....三七三

碑銘五首

卷二十.....三八七

墓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一.....四一七

墓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二.....四四五

墓誌銘十首

墓表一首

行狀一首

臣等謹案南園甲乙稿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開封雍邱人南渡後流寓信州之上饒集中自署曰穎川不忘本也元吉宋史無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門下侍郎韓維元孫江西通志則以爲韓維之子考宋史維本傳卒于元符元年而集中繫辭解序云淳熙戊戌年既六十有一則元吉生時自在徽宗重和元年前上距元符元年戊寅凡二十年安得爲維之子集中又有高祖宮師文編序稱紹聖中公謫均州又稱建中靖國以來追復原官與維事迹一一相符知江西通志爲誤當以陳氏爲是矣陳氏又稱其初與從兄元龍皆試詞科不利後官至吏部尙書而不詳其事迹今據其赴信事詩知初爲幕僚據其送運必遷序知嘗爲南劍州主簿據其凌風亭題名知嘗知建安縣據其謝表狀則知在外嘗爲江東轉運判官兩知婺州又知建甯府在內嘗權中書舍人守大理寺少卿爲龍圖閣學士爲待制爲吏部侍郎中間一使金國兩提舉太平興國宮及爲吏部尙書又晉封穎川郡公而歸老于南園因自號南園翁併以名集南園者一在建安城南爲鄭氏別業見本集詩序一

在廣信溪南見書錄解題考元吉官于閩中家于江右似乎非建安之南園當以廣信爲是也元吉本文獻世家據其跋尹焞手迹自稱門人則距程子僅再傳又與朱子最善嘗舉以自代其狀今觀集中故其學問淵源頗爲醇正其他詩文酬酢者如葉夢得張浚曾幾會豐陳殿貴龔頤正章甫陳亮陸游趙善若諸人皆當代勝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師承其婿呂祖謙爲世通儒其子名澧字仲止者亦清介自持以詩名于宋季蓋有由矣朱子語類云无咎詩做著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囁嚅之音誠定評也集本七十卷又自編其詞爲焦尾集一卷文獻通考並著錄歲久散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總纂爲詩賦六卷詞一卷文十五卷統觀全集詩體文格均有歐蘇之遺不在南宋諸人下而澆沒不傳殆不可解然沈晦數百年忽出于世炳然發輪墨之光豈非精神光采終有不可磨滅者故聖物猶阿得以復顯于今日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吳典

南園甲乙稿卷一

賦

宋韓元吉撰

萬象亭賦有序(集)集中集少保韓注詞公在園中作萬象亭某爲之賦則此題應有存字原本脫去今據補

紹興十有三年石林先生自建康留歸移帥長樂惟公以文章道學伯天下推其緒餘見于政事時閩人歲饑餘盜且擾曾未易歲既懷且戚倉廩羨贏野無煙烟民飽而歌乃闔府治燕寢後築臺建亭遊覽四山之勝字曰萬象公時以宴閒臨之命賓客屬酒賦詩以紀一時之盛某適以舊契之末獲拜公于庭知邦人之德公而公之能與其樂也退而爲之賦其詞曰

石林先生治閩之初邦人詠歌延覽登眺臨城之阿面長江之迴旋俯重嶺之嵯峨翦凡草于荆杞發層臺之新基收攬宇宙以萬象而目之先生曰天地之內所謂景與物者不可以既也方其交于吾前而其象無窮觸于吾心而其意無窮惟達者可以道會而不可以知通矣斯亭也處于戶庭重複之末而出于閭閻塵擾之中危梯直上十尋倚空窺井邑之麟次張九衢之飛塵驚聲畫起人烟繽紛鸞絲竹之餘響

都椒蘭之清芬。當其連山如環。秀色四出。林鬱鬱其映帶。烟雲度而髮鬚。陰晴變態。所獲非一。極東南而凝眸。并游目于窮髮。海波瀟瀟。蛟龍驚蟄。紫朝日之初升。數山川于異域。颶風角于天際。卷千帆之飄忽。或一瞬而千里。或窮年于咫尺。瞻雲鵬之獨運。哀斥鷃之短翼。天池發其九萬。光決起于蒿蕘。莊子我決起而飛。猶枘枘。又云。朝菌。朝菌之問。此運用其理。而改蓬蒿為蒿蕘。考時傳。平蕘。蕘也。郭璞曰。今蕘蕘也。義與蓬蒿可通。但蕘是九。蕘與上下句用。用蕘。通叶者。不合。疑有誤。自鷗去而西飛。濤長烟之遠沒。田疇俯見。禾黍如積。耕夫耦而長。牛羊散于沙磧。餘霞被于林杪。明月皎其東壁。掛北斗于欄楯。瀉銀漢于雄珠。披風露之冷爽。想飛仙之來接。聽鷄犬于雲中。奏笙簧之激越。歡佳賞之奚盡。雖妙意其莫述。惟吾與之所寓。與彼物而相得。故可以追蘭風之遊。而謝華胥之國也。客有聞而歎曰。嗟嗟先生。百代之英。玉堂金馬。載蜚聲。厭帝所之鈞天。飲光芒于一藩。而餘風所被。猶足以息潢池之盜。而慶高唐之豐年矣。今夫此邦之形勢。最于八州。隴周垣其百里。渺澄瀾而為濤。三峯峙而鼎足。蓋有類夫蓬萊與瀛洲。自無諸迄今。千有餘載。中更王氏。窮修自泰。異時離宮別館。乘山瀾海。而今之所存。大則浮屠老氏之室。小則公卿大夫之廬。鳴鐘相聞。擇勝以居。飛欄危榭。往往而在。倚巖壑之幽清。翳松楸其晴蔭。雖一斑之或見。曾未若斯亭之宏大。碧油畫戟。來蕭此府。往賢近臣。蓋已百數。慨登臨之遺跡。咸福隨而無取。獨先生至而有之。舞山光于簾幙。近地勢之襟帶。維支離之萬種。爛錦曜其旖旎。蔚離于樽俎。列珍錯之鯨貝。發角徵之清唱。挽行雲于天外。使邦人聚觀。白首驚拜。豈吾先生浩然之氣。六合為隘。蟠萬象于胸中。耿星辰而不昧。遇至美而一發。借佳名以自快。而景物之來。適際其會。彼千古而莫識。信一時之有待者耶。于是先生聞之。驤然而笑。衆賓避席。迭起為壽。

拙齋賦 王寅年作

韓子晨起。視牕中有物。延緣投隙抵穿。口如飛蛛。足若螭螭。呼嫗輩問之。嫗笑曰。是拙齋也。絲疏而弗績。食飽而嗜眠。亡所用。戲置此焉。韓子感而賦之曰。緊樗櫟之木材。今信能保其天年。豈有用之則貴。今抑不用之或偏。吁造化者。奚私私。查亦賦之自然。惟桑蟲之何知。今生蠢蠢而比肩。資採摘而不自養。今甘鼎鑊之烹煎。大則施于紈綺。細則麗為純綿。雖曰衣被四海。今猶為蠅蚋之所憐。方衆巧之競驚。今萬族仰哺而爭先。何蘭葉之弗為。今恥營軀而自纏。匪畏死而遁逃。今將羽化而飛鸞。宜婦姑指以爲拙。今蹇蹇心于棄捐。彼莊生取喻于轅牛。今支離擢臂于兵間。不能務悅于人。今殆亦自全其天。聖有抱璞而深藏。今時有不爭于尚賢。粵撫檻而三歎。今吾亦樂乎太玄。

湘竹賦

余懷古而不見。今將弔舜于九疑。望湘江之云云。憚囊囊而涉其涯。款二女子于叢祠。庭有翠篠而參差。晚枝幹之爛熳。今淡猩血之淋漓。手欲觸而不敢。今心欲置而復思。故老諗余以前聞。今此皇英之淚痕。帝遐征而不復。今淚濕漫于竹根。朝日暴而不滅。今嚴霜洗而不昏。度淒風之蕭瑟。今如有餘哀之遼聞。彼聖人其亡。今豈曜髮而感私。雖楚者其抱情。今何一哀之至于斯。夜將寐而太息。今夢恍惚其見

之。委玉佩以絃琴。今有美一人。其頤。碧青蛾而啓皓齒。今甫子前而致辭。曰。吾父之至仁。今擇吾孺子有虞。惟虞之能繼。帝今功甚親而不居。藝稷黍于艱難。今淚百川而東駛。制禮樂與法度。今世蓋躋于極治。憂勤終以損壽。今南巡五月其未已。乘白雲以逍遙。今無復帝車之可還。悼子躬之至弱。今撫子婦而長嘆。考祖考而夫逝。今子之思又不令。天下其將安歸。今生民又焉取正。息既不任于養。今驛子死其執瘏。天既高而莫升。今地之厚其可入。塞念此以長號。今涕交墮而弗知。滋草木以如雨。今與江水之爭流。惟此君其諒余。今余余淚之莫收。歷千祀而弗改。今亦其節之素修。彼昧者其勝口。今殆妃嬪之後先。抑子哭猶聞于夜。今顯于此則豈然。嗟神言之諄諄。今菴不知其夢也。且端拂以求諸神。今雖龜策其不貳也。退而告于君子。今咸舉以爲信也。遂再拜而謝之。今吾將敬而植此也。

擬騷

騷風節

我家既遠。今改水爲鄉。中有騷風。今飛頤頤。朱爲冠兮。翻爲裳。五色烟兮。耀文章。音律呂兮。韻宮商。竹不實兮。拾則他。騷葉散兮。飢稻梁。虞舜作樂。變在堂。集阿閣兮。麗朝陽。胡爲去我。今天一方。友是離兮。侶鶯。願可騷風兮。其來翔。

五言古詩

遠遊十首

我行蓬萊嶺。俯首見月窟。誰言滄海深。涉之不濡。鰲波驚魚龍。起舞相瀟灑。衆真爲一笑。黃霧生絳闕。獨乘風中天。蹀躞波上月。東隅有神人。被髮兩目丹。手擎扶桑枝。騰光射乾坤。朱鳥爲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瞬。衡以千炎官。暫當掃霜霰。九萬常不寒。置出九地底。化爲萬鼓聲。豕首柄石斧。剗然四海馳。變態與罔象。辟除靡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隨之。苟能仆夷伯。何怨兒女爲。宋皇宴瓊臺。以新樂且歌。翠簾兩仙女。倚歌奏雲和。秀色炯雙璧。晴雲疊秋波。曲終顧我笑。奈此人間何。贈以白雲環。綢繆期匪他。大鈞轉一氣。急鼓無停鑼。是非與生死。膠漆于其間。朝昏互變滅。倏忽千萬年。豈知達道人。直作須臾觀。天地本無物。何之足足言。海水赴大壑。雷奔隨空虛。火輪煥金剛。蕩然爲尾閭。一闔復一闔。乾坤猶戶樞。萬生保靈樞。至神守虛無。嘗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

崑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茲惟衆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翻。問津牽牛星，濯足洪河源。九關幸方闢，乘之遊紫垣。巨軸載厚地，沈沈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咸拘囚。負臣與支祁，亦爲舜禹憂。視彼世上兒，對面行紆繻。國章幸可脫，天刑此焉投。生死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澹然無朝暉。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呼吸爲陰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若能獨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亦不吾欺，持以御一世。

戊辰二月清明後三日見葉丈于石林承命賦詩作古風一首（案）葉少藹字夢得，石林其居也，少藹爲元吉前輩，故稱葉丈，原本作文論今改正。

東風易陰晴，一雨曉便止。拾舟欣徐行，鳥鵲聲爲喜。岩巒石林谷，蒼翠間紅紫。丈人厭調元，玩意丘壑裏。鄭公化鄉閭，鄭侯盛圖史。千載發詞源，一點詣真理。假借月中仙，珠履天下士。時從詩酒樂，不負湖山美。方瞳照玄髮，眉壽端自此。種懷西湖春，荊棘迷故里。兩髦看公遊，玉節旋屢弭。風塵三十載，碌碌類餘子。晚登載欣堂，暫效閑正始。檢枋望天池，奮迅思決起。當謀白雲居，敢援赤松比。臨流整游觀，三沐聊洗耳。子雲兄命賦緣際。

子牟居江湖，而有魏闕心。方朔待金馬，與世相浮沈。古來曠達士，豈必棲山林。吾兄官湖南，一室橫古今。朝披祝融扇，暮涉湘水深。問爲漫郎飲，戲效愚溪吟。望賢雖云遠，彝訓夙所欽。斗水幸見收，西江等歸潯。吁嗟咸陽市，敲紳希千金。應繼忘言子，一和無絃琴。

少年喜登臨，兩脚不憚軟。支筇上雲山，得酒輒三返。自從老將至，所向意先懶。豈惟心事乖，要自脚力短。不如空齋坐，此畫一舒卷。超然兩丈間，意作千里遠。漁舟已逍遙，茅屋更蕭散。江干所遊歷，物色猶在眼。浮生固幻景，況乃幻中幻。低頭顧吾廬，何如住山澗。

梵陸大師公詩隆能琴阮爲數數行
扁舟望湖山，一塔白雲裏。東西互迎送，自遠三十里。前有布金園，軒牕面流水。上人富願力，物物盡經始。莊嚴萬人緣，功就只彈指。空齋了無事，鳴琴對清泚。游魚應朱絃，萬籟入流徵。我來不忍去，一聽賞幽耳。雨餘新月上，雲物紛可喜。莫作箕山吟，秋風坐中起。

逢人
逢人似相識，初不辨名字。折腰致寒暄，但道久睽異。歸來省眉目，髣髴猶夢寐。自非知心交，君輩定難記。將無半面別，正恐呼聲似。中年況多忘，錯認固無意。典刑要深思，摸索豈難事。尙想睢陽公，一見了奴隸。寒食前三日攜家至丁山

春事已過半，懷風雨憂。苦無親朋樂，自攜兒女遊。丁山峙城南，老稚載一舟。狹徑登詰曲，軒牕居上頭。遐觀接去鳥，俯視臨清流。溪花正爛漫，堤柳綠且柔。香齋煙雲間，前瞻帝王州。田野亂桑柘，山川莽相繆。病妻不能飲，取酒自勸酬。鮮妝誰家婦，造席爲我驅。風光亦可醉，景物似見留。惜無百金資，買此林壑幽。歲月實易得，更問何沈浮。歸來暮鐘響，頻風動滄洲。

上巳日王仲宗趙德溫見過因招趙仲續任卿小集以流水放杯行分韻得行字
春事倏已晚，飛花送啼鶯。長安三月三，水邊盡傾城。緬懷杜陵老，感之見歌行。青鳥忽飛去，素鱗盤水清。往事誰復識，夢繞白玉京。竭來官國隔，江湖渺餘情。嘉節閉門臥，客愁隨日生。風光入樽酒，何我嗟獨傾。良友慰寂寞，惠然成會并。金枝三萬里，未可程。王郎烏衣舊，高論玉塵橫。相逢寄歸詠，樂與天氣清。不知山陰會，輕唱曉能廣。庭隅有幽花，榮若萬玉纓。好風亦知人，微月相與明。蕭蕭城東路，頗復歌吹聲。景物正自佳，天涯意難平。不須恨陳迹，且用催詩成。

上巳日與客遊張園
簿書有餘閒，春日亦已永。況逢佳節休，朱墨得暫屏。名園跨江郊，危樓俯千頃。平蕪雨初勻，弱柳風自整。芳尊寄蕭散，意適忘醉醒。持觴挹花色，散策步林影。雖無歌舞妍，所愛亭館靜。佳辰天氣清，泉水助幽令。緬懷山陰會，修竹帶崇巒。應知佳客臨，懷抱均一驛。君看結綺地，茨棘隨甃井。當時驀踐人，正復對此景。江山幾興廢，歲月侵老境。但願中聖賢，瞻能計鐘鼎。

避暑靈泉分韻得水字
閒居亦無營，歲月駛流水。適聞新蟬鳴，神暑還如此。佳哉二三友，久要復鄉里。憐我疾病除，慰我懷抱喜。居然首見顏，容寂聊啓齒。空山百無有，翠阜映清泚。幽泉俯伴月，疊疊真石髓。坐久得清涼，山餅還展恥。一杯樂所遇，醴勝有真理。誰能走懸箔，結門趁朝市。炎歎不可觸，暑雨欣漸止。幸有故人風，相過時洗耳。

七夕與孟增約湯朝美率徐行中遊鶴山
城市號時節，幽尋因難同。舊聞鶴山奇，欲往歲屢窮。茲辰尙殘暑，風駕乘西風。楚俗候飛鵲，階庭聞兒童。誰能事針黹，覓巧瓜果中。起攜東牀友，泥得下榻翁。青蒲有傑客，放懷適相從。一招雲中仙，共呼潭底龍。翠壁登巔峯，龜魚潛遊空。泉源幾萬斛，石竇藏陰隆。久知神物交，解致零雨濛。我田甚無多，例思年穀豐。公才正類此，時至會有庸。竹間小招提，圓靜無鼓鐘。枕石漱甘井，荔丹啓筠籠。若據兩石羊，摩挲古狄銅。高談劇索屑，壯氣吹長虹。可無樽酒綠，遂使老顏紅。醉語或不省，嘯歌亦容容。歸歟與難盡，月明照風松。雪中以釣釣寒江分韻得水字

常年待三白，此語未免俗。誰言歲將徂，一雪自云足。魃妖與癘鬼，不待巫荔逐。初喜沒馬蹄，還驚上牛目。三日雪不休，冰漸被窮屋。我貧固無事，尙賦一囊粟。長飢望年登，政恐麥不宿。天公豈相憐，饋以萬頃玉。朝來一堪喜，若梳薦新菊。應中有佳致，一水臥寒綠。城闕開在眼，況復見巖谷。相遇二三子，共喜酷覺熟。狂歌且暫醉，夜半還秉燭。猶勝杜陵翁，山中掘黃獨。

南園甲乙稿 卷一 五言古詩

雪中從飛樓正乞酒

獨具高柱，飛樓客長安。長安不宜客，歲暮仍苦寒。夜間陰風喧，曉看雪漫漫。天公非惡劇，笑我貂裘單。坐令歌南山，白石空巉巖。正不妨我嘯，憑高事遐觀。四海同一雲，更覺天地寬。平湖發遠景，松竹如龍蟠。巖巖兩峯高，玉峙巖巖冠。縹緲那公子，重城有家園。水石帶林沼，幽亭厭雲端。仙粧映疏梅，秀色若可餐。璇題散冰筋，晶璫貯牙盤。清歌出絕唱，筆間走波瀾。幾欲泥君飲，持杯聽幽蘭。君家碧琳瑯，到手無復殘。正豈須羔兒，肯能追清歡。寒飈不敢出，強作哦時酸。詩成不能寐，起舞清夜闌。儘可致趙生，當藥白玉環。

自國清寺至石橋

出郭天氣陰，驅車日亭午。漫漫山中雲，猶作衣上雨。仙山八百里，勝槩隨步武。稽首金地尊，樓心玉京侶。浮空方廣寺，樓殿若可睹。石梁瀉懸流，下有老蛟怒。我來淨焚香，千花發茶乳。擬訪林下仙，飛來但金羽。

嚴泉道中

出郭心易清，看山眼難飽。疏疏水中梅，殘雪相與好。歲華云已晚，官況良自笑。日暮城東門，霜風動衰草。

續嚴泉道中

蒼崖兩分張，絕壁千丈起。溪流忽奔注，萬石相披靡。跳波作驚雷，跬步清見底。攀藤上巉巖，卻立半空裏。幾年天師廟，欄柱及無址。幽禽答遠響，山花亂紅燄。我來不知疲，危棧劣容履。同儕具壺觴，脚軟正須此。塵埃得遐眺，真賞契心耳。只應潭中龍，見客亦驚喜。

寒巖分韻得水字

青山如幽人，不肯住城市。客從城市來，一見消客鄙。平時與周旋，況復非俗士。我初見南山，秀色紛可喜。謂言官塵埃，洗滌端在此。經時未一至，引望若千里。昨朝得休暇，佳興難自己。秋原脫新晴，景物爲清美。獨遊已不惡，更約二三子。初從澗壑危，稍入巖石倚。白雲隨杖藜，香煙生屐齒。主翁亦好事，結席倚竹底。庭空百無有，屈曲但流水。客來了不問，花草自紅紫。豈無一樽酒，欲飲還遽止。歸鞍不可遲，吾亦聊洗耳。

松江感懷

忽忽倦行役，栖栖問窮途。生涯能幾何，所抱詩與書。淒涼吳松路，不到十載餘。當年路傍柳，半已陰扶疏。繫舟上高橋，看水正瀟瀟。鷗鳥如有情，見人遠相呼。境豁目爲縱，興長心特舒。尙想張季鷹，此焉賦歸歟。生前與身後，底用論區區。但當酌美酒，一醉江中鱸。

丁丑仲春將度浙江從者請盤沙予畏而不許既登舟乘潮以濟中流膠焉捐千金募數力竟至沙上僅達西興狼狽殊甚從者笑之感而賦詩

桑田變東海，此語聞自昔。嗟我百年人，耳目詎能識。誰言錢塘江，遂有車馬跡。漲沙莽雲屯，衣帶僅尋尺。我初未稟信，東轡俟潮沙。是時月既望，春晴好風色。同舟二三子，擊楫意頗適。中流類坳堂，竟作膠柱瑟。寒雲亂波濤，植杖負囊笈。居然濯我足，長堤慰行客。西興忽在眼，曉渡猶頃刻。鯨鵬定何之，魚龍豈遷宅。斜陽照高岸，得酒候寒濕。平生忠信懷，對此似感激。謝成僕奴笑，撫事吁莫測。莫問曲池平，空悲峴山側。

望靈山

嶽鎮古所錄，茲山諒其遺。憶從西江來，恍惚欣見之。初疑春雨晴，雲物出怪奇。稍稍對巖壁，森森而嶺奇。紛紜列翠障，散漫如連帷。磅礴千里間，衆景皆奔馳。頗訝地軸湧，未覺天柱虧。不讓崑崙高，遂使秦華移。諸峯七十二，磊何略可推。巖觀擁佛髻，遠隔凝黛眉。大或覆鐘鼎，細亦銘刀錐。石樞一何高，梯天此爲墀。崩騰礙馬羣，中有大將旂。身居萬石貴，氣壓衆卵危。雄傑亦莫狀，清深亦餘姿。蛟螭護絕磴，草木忘四時。豈知水晶宮，闕處神所司。陰崖彼何靈，顛斷不敢悲。

建安城南鄭氏居號南淵山水甚幽予始至欲遊李奪以事秋九月事少閒前二日折簡招客客半

辭無命留辭者復先在相與追逐詰曲由田中梁溪並山麓隆不可與行二百步始得寒巖磴磴磴羊腸而上鉅竹生石間舉武疲曳休小亭至上方隱戶明遠從疎林瞰遠山如綺疏中望通衢也西漸走水養魚植菖蒲石上纖巧可愛有僧隱焉云山故銅冶也指其穴已蕪穢火之跡亦猶在山半有巖隔小淵橋壞不可越門有水閣平田秋色稼穡彌望主人畏客戒勿置酒因取茶烹之求觀其

間一過僅得人則流觴亭初爲劫沼亭中稍集亭下水車輪轉別亭俯方池環植海棠少坐日已西攜酒詣開元僧廬絕溪而南中流見城市水面平直如大江舟行尾巖壁相上下意樂之集丹青閣

開底巖巖壁巖而置之樽俎將登陸羽亭體不果取泉試小春新芽舉白歡甚分韻賦詩明日又以秋氣集南園爲韻自賦五首云

朱墨日過眼，溪山誰復遊。夜間西風喧，起看天地秋。王事有休沐，駕言指林丘。新晴鳥鳥樂，路入南淵幽。

高峰左右列，野水縱橫流。問舍苦不早，求田亦良謀。高岳跨層巖，一徑入蒼翠。三休徹上頭，卻立晚平地。當年寶巖興，中夜出光氣。至今石縫裂，篝火尙能記。盤崖誰可測，開闢神自秘。空房有殘僧，骨冷夜無寐。入山衣履濕，出山衣履濡。初迷煙雨來，稍識雲氣集。空濛掠面過，可玩不可執。不知市塵地，去此凡幾級。

青松入長望，白鳥伴危立。冷然笑身世，萬事何汲汲。有酒不得飲，呼船過溪南。溪南亦何好，古寺依晴嵐。上有百尺樓，下有千丈潭。城闕一目盡，晚山日相銜。

烹茶弔陸子，蠟屐登巖巖。相逢作行樂，猶勝空坐巖。秋風何時來，午暑忽已散。娟娟木犀花，弄葉亦堪玩。清香不自惜，擁鼻得奇觀。古來達道人，至樂在山澗。藝蘭與種蕙，探掇契幽願。置此勿復言，吾方因遊宦。

李仲鎮懷集癸未年作

我性天下懶，自謂世莫雙。場來官中郎，懶極濟以養。有如子黑魚，東西轉橋柱。又如鸞脫臥，厭逐羣吠虎。鼻漢任縱橫，胞轉徒降虜。紛紛夸尊兒，見我語輒瞋。平生李公子，老大同鄉鄰。奈何奪我有，收數付一塵。作窠寓以名，異音乃同腔。金馬可避世，何殊鹿門龐。君看富貴塗，機危甚綠穽。爭榮僅錙銖，力欲九鼎扛。金朱擁丹戟，視之亦螻蟻。愛君陽羨居，有田種蘭芷。溪山帶城郭，松竹環旌幘。連娟幾脣眉，清歌飽明紅。

客至即盡醉。不待金石聲。向餘詩語工。詞源倒三江。好懶得真懶。使我心益降。何時半作分。臨流聽滄滄。

趙仲猷梅川

堂前面華山。堂下俯流水。揚雄一區宅。歲晚何在此。將無山水佳。更爲風物美。城隅三家渡。華屋照清泚。舉手招梅仙。低頭叫陸子。前松後梧竹。左桂右蘭芷。江花漾茶蘼。巖樹排棠几。客來索無有。樽酒問圖史。不作隱士虛。合號君子里。吾人天潢秀。時至當決起。飽餐南嶽芋。閒曳東郭履。山名不負僕。因之得名字。彈冠可前卜。問舍真早計。笑殺陶淵明。酒資良未遂。

題鄭舜舉廬

吾州富佳山。脩竹連曉嶺。居然縛塵埃。一見輒心醒。豈知刺史宅。跼步圖清景。古木盤城隅。石徑幽且迥。當年徐常侍。坐愛雲水冷。溪南翠峰秀。巖巖鏤出穎。鄭公閉閣暇。獨步昆廬頂。曰此氣象殊。逍遙步方永。嘆客倒清襟。燃薰煮奇茗。庭空無一事。賓吏絕干請。佳處由漸入。斯語煩記省。淵明嘗有語。結廬向人境。恍如白蓮社。揮塵對宗炳。誰云忙裏閒。要識動中靜。我來款妙論。數策步林影。心田豁蒙茅。氣馬罷征聘。他時記棠陰。老意亦深肯。

朱元晦清澗亭

青山足佳遊。遠眺欲無路。稍尋絕澗入。始辨雲間樹。泉聲若招客。倚杖得夷步。驚濤瀾亂石。激激有清趣。風微鳥嘯幽。日微魚影聚。居然魚鳥樂。正欠幽人住。野僧豈忘機。作亭以茲故。因君賦新詩。我亦夢其處。

題潘叔珍家遠觀亭

車塵蔽重城。俯首但闌闌。誰知遠觀亭。自與空闊對。青山接蒼煙。白塔見雲外。迢遙眼界淨。妙處心境會。平生九埭期。洗耳聽天籟。一爲簿領縛。局促無可奈。每過君家欄。曠若解鈴鈴。躡躡得遐矚。頓覺天宇大。頗憫北山移。欲賦楚臺快。泰然發天光。開目了無礙。

列岫亭用范伯升韻

自我來南溪。池塘幾春草。結茅依雲端。愛此山四抱。奇峯七十二。羅列景逾好。豈殊謝公廬。澄江更縈繞。孤城千家邑。一目可盡了。植葵思夏深。種菊待秋杪。物華靜中見。至理得深造。東山與魯郊。庶用評大小。平生丘壑心。計拙詎能巧。亭阜遠俗客。與杖日頻到。簾櫳樂未改。在澗槩亦考。況有吾人詩。飄然異郊島。

凌風亭(案)集中有凌風亭事狀

西山如層城。壁立有堅對。遙遙煙境出。一水相縈繞。殊茅發頽垣。偶與嘉景會。天風無邊來。雲日爲破碎。誰能了蘋末。直欲跨鵬背。飄然壓塵土。九壤真一塊。王喬幸齊驅。禦寇亦同載。不知吏役縛。且樂公事退。春光到花木。爛熳愜清快。相期晚南溟。整我飛霞佩。

丹青閣

傑閣踰巖壑。危欄轉層峯。城郭麗朝暉。山水涵秋容。幽尋適暇日。況有佳客從。微官厭趨走。野性便疎慵。少墟泉石願。一洗塵埃胸。卻上陸羽亭。囊囊踏風松。東軒俯喬木。高花爛芙蓉。感此節物換。愧爾機機蹤。

清談且蕭散。酌飲亦時供。興闌勿遽嘆。勝遊當復重。

清隱閣

臺府填都會。乃與山水期。青溪帶秦淮。渺若萬頃陂。主公金閣舊。官曹日追隨。閑閣理萬事。朱欄俯滄漪。晴波納遠景。搖蕩扶桑枝。浩然江湖興。頗與魚釣宜。風月朝暮佳。軒牕有餘姿。向來非無人。未發此段奇。嗟我老病軀。時來矚須眉。停杯待舉綱。屢醉倒接羅。意適反無語。欠公壁間詩。只今入幽夢。官居類雞栖。公亦那久留。濯纓詠來思。不知鳳凰沼。何如習家池。新霜著華木。歸舟聽旌旗。寄言坐上客。酒至幸勿辭。

溪山堂次韻

幽人誰與娛。作堂面溪澗。堂中有山色。朝暮來雲間。正作杜老狂。頗異韓子奸。超然物外景。便覺非人寰。登臨得遐眺。似破天壤壅。詩成隱几笑。溪山亦開顏。綠繞明鏡中。參差巖巖巖。苦無俗客語。但聞鳥關關。出門曳藜杖。賴有此往還。虛名兩蝸角。自爾觸與蠻。時平衆賢聚。君胡得長閒。會從車騎出。勒石燕然山。正恐萬里塗。高轅不容攀。

歸樂堂(案)朱子文集載歸樂堂記云。予嘗爲吏于泉之同安。而與樵漁朱唐侯實同僚。即此堂也。

百步自逆旅。微官更周旋。應知歸樂樂。不減萬戶侯。淵明二縣尹。折腰情督郵。松菊饒東籬。田園事西畴。素琴酌樽酒。稚子相獻酬。朱侯青雲士。頗復有此不。方爲功名驅。乃與賈逵伴。樂堂寄閒暇。笑談指林丘。蕉黃開荔丹。蟻山薦新菊。嗟我實何人。市朝亦淹留。因君動佳興。擬作汗漫遊。安得二頃田。可以百尺樓。

護國寺次前整州韻

雙娥渺雲端。流水但空谷。倚窗雲外山。娟娟作眉綠。佳人不可見。夜半風滿竹。竹聲入清夢。野客慰孤宿。山中富蘭若。欲往事良獨。老僧亦知人。逢場共竿木。林芳得清心。幽澗供濯足。便可賦歸歎。簞瓢勝鼎肉。

喜呂令防歸

閒居玩編簡。蕭然罕朋儕。古士信可佳。欲語不見酬。豈如平生交。臭味能相投。別久得會面。笑談解人憂。況君復比鄰。共此一壑幽。招邀接步武。文字資討求。昨朝喜君來。快若沈疴瘳。開口四五笑。憂憂談未休。鷄鳴任風雨。時能記窮愁。因知名教地。至樂真天游。新涼動梧竹。柴門掩清秋。三徑無雜華。莢莢散金甌。年豐魚蟹熟。樽酒亦易謀。相過勿厭數。此外俱悠悠。

毛文仲惠文編

平生毛公詩。訓傳固已久。紛紜齊魯失。浪自開戶牖。至哉一言蔽。可用嚴墨守。淵源見雲仍。夢澤吞八九。雕章與棘句。錦繡間瓊玖。凝如犀始擢。繁若蚌初剖。肉食乃聞誦。晝日或見斗。三百篇未忘。七十子何有。應如摩天刀。要是修月手。時來豈無用。妙處端不朽。君看夸奪兒。在後熟顧叟。喧嘩蛋負戶。嘈囂蟬噪柳。誰令口鴨志。正使心欲嘔。豈無熊羆士。底問牛馬走。岩峴金闕門。豪傑自先後。而君尙窮滯。履敝衿見肘。才名三十年。散髀驚白首。我懶拜嘉賜。幼婦連雞白。相望百里遙。曾未共樽酒。期君顧中興。步出次山右。寄趙德莊以過去生中作弟兄爲韻七首

悠悠功名期，其若歲月過。勞生閱半百，僅能脫寒餓。山林有夷塗，此責當萬坐。閉門歌陽春，非君諒誰和。憶昨鍾山來，君亦溫浦去。今年赴溫浦，鍾山復君住。出處每相似，屢觸衆狙怒。毀譽久自定，子賢吾亦庶。士苦不自重，貪名乃忘生。向來望塵子，得車定何榮。浮雲蔽天壤，豈礙日月明。惟餘金石交，可論藏與行。築城始議成，寓兵復言攻。二年大江南，兵戈在日中。憂時亦千慮，惟子與我同。謂關請長纜，終軍本兒童。我初見君詩，謂世無此作。飄零三十年，文思各衰落。俱持使者節，恨別還作惡。未置白玉堂，端須著嚴壑。我生少孤貧，四海兩兄弟。拊嫻賴母慈，離別幾揮涕。宦遊與夫子，中外輒相值。所恨姓氏殊，孰云情好異。處世那近名，居官敢言清。平生阿堵物，時能字之兄。春風一杯酒，與君花下傾。窮秋動搖落，江湖渺離情。

送湯朝美還金壇

騰駒輕臥曉，野蔓欺落木。舉頭便干霄，春至亦重綠。人生百年內，萬事紛過目。得爲緩步伸，失作嬌頭縮。古來曠達士，一視等蠻觸。功名本時命，用舍豈榮辱。湯公涉南荒，歲月猶轉轂。幾年臥新州，寧肯事雞卜。身安一瓢飲，志大五車讀。揭來靈山隈，定然慰虛谷。濯足山下泉，愛我泉上竹。相從一長笑，忍效阮生哭。胸中經濟略，欲語動驚俗。誰知天意回，歸棹如許速。春風正浩蕩，江水清可掬。海濤拍干峯，挂席下浮玉。遙欣倚門念，三徑歡僮僕。送君得無恨，我步嗟局促。要須萬里途，更試靈雲足。家山幸毋留，吾思思陳蹟。

送楊安止罷信幕赴調

後生仰前輩，今世思古人。豈重歲月久，所懷風俗淳。昔我家閩中，龜山實其鄰。出門尚羣盜，欲往志不伸。相從朋舊間，得語盡可珍。俯仰今幾何，還編半埃塵。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應屬見祥麟。曉同柱後史，無心問平津。典刑在眉睫，溫然異羣倫。向來簿領中，挾書聽諄諄。豈不聞我塞，異聞此其真。亦或舉樽酒，笑談忘賤貧。同僚各分散，世事日以新。遙憐鄭公鄉，俎豆猶莘莘。彈冠定不苟，家庭有書紳。道學固未泯，吾謀復誰陳。尙想金馬門，西湖醉餘春。

送趙任卿燕湖丞

青山照滌須，江駛不可渡。當年黃髮兒，跨馬譏其處。奸雄有遺跡，草木尚西顧。孤城千家邑，政爾橫故戍。翩翩佳公子，儒雅稱風度。金門向蓬萊，曾未試闊步。嚆令一官卑，僅乃高尉簿。得非多言窮，定坐能詩故。相從十年間，了不見喜怒。千金第深韞，至寶可輕付。江山落君手，判斷得佳句。誰歟招得仙，我欲起謝傅。似聞王師出，鼙鼓近營駐。老生固常談，愚者亦千慮。一樽別時酒，且用慰遲暮。去去無久留，功名有夷路。

送杜少卿起奉知憲事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爲韻七首

勇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忠嘉極蟻臯。尙友千載餘，斯心豈徒勞。十年天壤間，久矣聞公名。詞華少陵系，臭味修水甥。一著獬廌冠，議論驚縱橫。九卿固美秩，不如偃專城。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久庸，始愚亦終賢。得失安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在愛君心，豈憂時命還。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患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堯舜資，事業方復古。公行幸遲遲，去國猶去魯。靈旂出江淮，犀甲下秦隴。先聲敵已寒，百戰有餘勇。手飲權貴避，膽落將士懍。誰歟任司直，用舍繫輕重。

西京蜀都望，淵雲暨相如。節誼知不足，文章焉取餘。凜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峨峨眉山陽，不但聞三鵠。征帆轉吳楚，涉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以爲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清曠亭送子雲得字

歡期苦難逢，離別乃易久。天涯老兄弟，況復親白首。田園固不足，功名亦何有。今年送兄行，正爾作太守。池陽古名郡，地控大江口。舟來武昌魚，車載桑落酒。登臨得齊山，繼不負重九。公餘亦堪樂，尙有此客否。天威動江淮，狂寇行授首。努力幸馳驅，腰看印如斗。

別子雲

離觴不解醉，愁多令酒醒。別懷亦云惡，況此兄弟情。春風懷塞雨，十日未肯晴。回頭易千里，江南短長亭。

次韻韓子師遊三洞過赤松

山城一雨足，水滿高下塘。好風從西來，蕭然終夕涼。變彼池間蓮，當軒洗紅粧。官事無時休，涉筆鴈鴒行。豈知青雲客，夙駕遊寶坊。坐厭市井塵，步尋松桂香。陰崖有靈湫，玉簡帝所藏。摘石收洞碧，梯空擢林芳。金盤薦麟脯，冰壺注瑞漿。更語妙道根，寶篆開函琅。路轉九曲溪，蒼蒼足千仞。聞舊聞井中丹，清霄發神光。直欲餌羽霞，誰能攜玄霜。朝來得君詩，險韻句復長。使我鴻鶴心，敢爲天際翔。仙人亦舉手，笑我徒奔忙。語默付一笑，物我當兩忘。獨攜非有生，但醉無何鄉。

次韻祐父秋懷

詩人固多窮，飲水但飢臥。誰能趨權門，殘冷分湯唾。爭名與馳利，到眼不一過。居然流俗罪，我爾乃同坐。得爲荀郎弔，失作劉生賀。卻笑貨殖翁，高談六雄破。愁來挹黃姑，悲至邀白鵲。感時忽秋曉，蟋蟀正相和。

依韻恭和御製秋懷

商飈起層霄，爽氣靜瑤海。聖皇撫時運，喜色動眉彩。雲旗佇西指，乘轅行北改。濤聲鼓萬壑，夜半響竽籟。漢儀欣復見，周鼎知德在。猗歟沛中歌，雲飛風正大。

次韻升之叔秋懷

客至得濁酒，共飲消百憂。涼飈颯短景，感此歲已秋。忽驚草木隕，尙喜禾黍收。九鼎豈不暮，二頃亦良謀。往聖實有言，未覺當可求。

平生八見女而存者五人比又得女少稷作詩見寬次韻謝之

漸老思似續，撫懷良惘然。空餘歲暮心，凍凍松柏堅。平生孔明婦，貧賤房且專。生女不生男，造物實我偏。繼彼五嬌兒，弄瓦相隨肩。人言可禦盜，無乃縶以干。囊金不辦嫁，擇壻那敢全。今年又增一，比比安求旃。覺貧與覺富，可笑還可憐。向來兩重鳥，泡幻隨變遷。應門固未計，時復與我玄。我家豈無人，文章紹編箋。退之稱其子，云固宜當有人。文章紹編箋，經心不能釋。欲語氣已填，遂言晚當見。默結資明綱，行年且四十。那得恁眼前，陶公謂勝無。此論吾師焉，舒宜儘可待。弓裘猶足傳，謂明詩云。弱女惟非男，悲情良勝無。則五子亦後出也。今者事方殷，煩君費詩篇。君詩妙難敵，巨刃迎小鮮。炯炯明月珠，一一照眼圓。吁嗟人

生事歲月如奔川，豈不舒我憂。熊羆夢豐年，蓬門亦何祥。但見巾帨懸，會當亦添丁。荷鋤賦歸田，老妻鼓掌笑。子意將誰從，須知百男惡。未若一女賢，矧子四壁空。蓋頭無尺椽，兒女分所定。庭用相饒饒，尙應具扁舟。江湖窮濟沿，爲君聘絡秀。推牛事烹煎。

明遠次韻超然談道因以謔語爲戲將無同耶

忘機亦忘言，政作口挂脾。因君強一語，習氣乃乘隙。昨夕飲君家，看朱忽成碧。醉歸城南路，不記足所歷。尙想兩紅粧，翠袖香襲積。我歌君爲舞，舉手還恨窄。詩成漫不省，歎我眞惡客。賸有來看山，未厭一水隔。

次韻子雲送兒女至昭亭見寄

巖巖昭亭山，度歲一再行。吾親在其下，有路如砥平。風物歲時佳，豈問楚與荆。胡爲不得往，使我涕泗橫。出身備王官，敢自顧家聲。聖皇察庶獄，小大必以情。哀矜且勿喜，死當使之生。念昔棲閭閻，孤童共營營。菽水曾幾何，青紫望一經。弟兄亦云幸，假節仍專城。別離乃頻有，僕奴費遨迎。安仁賦閒居，要自賢西征。板輿日數侍，兒女森在庭。豈比隔山岳，空書問安甯。薄田可負郭，不歸定誰令。壯士志中原，邊塵暗幽并。擬議冒頓居，端謀渭南耕。蒼生復何事，三入老承明。應知當饋歎，廊廟資扶傾。忍作寒蟬暗，願爲威鳳鳴。

次韻子雲種竹

官居地多隙，種竹及春早。蕭然三畝園，便可事幽討。層巒寓巖石，一目惜盡了。移根互掩映，取徑作深杳。飛來鸞鳥鶴，相喚亦樵樵。微風與新月，屢舞欣嫋嫋。乃知亭館間，有竹自能好。堂前藝梅花，堂後列萱草。叩門有俗客，未至跡已掃。遙憐敬亭下，巷僻客仍少。庭隅方解籜，相對亦社保。吟哦五字句，飲水良不飽。春雷發頭角，蘭葉未應小。卜居如有得，破地出池沼。胸中千畝計，豈願萬事擾。他年醉林間，準擬成二老。

連日得雜花數株藝之池亭感而有作

七十已過半，所向意不如。一官計大州，僕僕畏簡書。酒薄不可醉，歌舞見已疎。亦有淡生活，詩成自相紆。池面數尺地，荆棘試剪除。爲覓桃李花，養根待春初。日暮公事已，呼童細耘耨。稍稍淨朽壤，依依列荒墟。歲月能幾何，坐見紅綺舒。更須土脈動，藝柳分芙蕖。賞心固難事，寓目良有餘。卽此且痛飲，三年冀安居。勿言傳舍耳，吾生亦遽虛。苟無名利著，朝市均樵漁。

對梅

吏事紛俗語，新詩固難成。朝來見梅花，詩興還自生。江頭十日雨，雲色開小晴。高山帶微雪，北客眼爲明。應憐此花開，與雪猶爭衡。天公翦六出，未散枝上英。蕭然北牕下，冰壺看斜橫。坐想南山中，晚風千樹清。平生一尊酒，肯爲桃李傾。幽香莫零落，送我扁舟行。

食田螺

幾年客勾吳，盤饌索無有。腥鹹咀彭蜆，臭腐羹石首。牛心與熊掌，夢寐不到口。渴來靈山下，空腸向雷吼。昔看映朝餐，杞菊富者綴。相過有賢士，無以侑卮酒。昨辭樽俎間，見此青裙婦。百金買市城，競拾不論斗。柙中本隸化，黽質具坤輅。稍稍被寒泉，紫紫付清滷。舒腸頗甘餐，望戶還畏割。莖葉摘其元，瓊璆置瓦缶。

中年消渴病，快若塵赴壑。含藥與文蛤，未易較先後。吾生亦何爲，甘此味豈厚。隨之自周官，況我乃田叟。尙殊鼠供齋，復類螭餉柳。北風飢竹實，南俗夸針取。北人以蠟作鼎，吳中富家以銀針食。雖非絳紋酌，僅免青泥噀。據龜定應用，噉腹良可醜。誰能事顏色，此腹嗟敢負。詩成觀兒曹，吾意眞亦偶。

雲洞原注在信州西(案)此詩據廣信府志補入

揮策度絕壑，撐空見樓臺。丹崖幾千仞，中有佛寺開。老僧如遠公，層門走蒿萊。下馬問所適，褰衣指崔嵬。飛閣倚石磴，曠蕩無纖埃。坐久意頗愜，爽氣生襟懷。仙棺是何人，脫骨藏莓苔。舉酒一酌之，慨然興我懷。丹砂固未就，白鶴何時來。不如生前樂，長嘯且銜盃。

南潤甲乙稿卷二

七言古詩

跋北齊校書圖

齊文宣天保七年，詔樊遜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遍與諸郡秀孝高乾和、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傅懷德、古道子、李漢子、鮑長暄、景孫、及梁州主簿王九元、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偕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刊定祕府經籍。于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山谷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州謂逸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勢疑耶，高氏起北方，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立石經，興書序，定尚書于涼風堂，質經義于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歆豔之。故相傳于圖畫，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興，御覽之書繼作，無愁之聲已播于天下，不揀其亡。故予感而賦之云。淳熙八年正月庚申韓某題。

高齊校書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儒非眞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未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假武事益踈。轉頭郭城已丘墟，峨冠廣袖長眉鬚。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麗侍女曳紅裾。兩雕帕鞍立奚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其擬信樂歟，不

知畫手安用摹無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秋獻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事業皆功臣瀛洲舊圖應更真諸君尋觀爲拂塵

陸務觀寄著色山水屏

我居面山俯潺湲。軒臥牖皆見山。山光水影人懷袖。秀色爽氣非人寰。故人憐我新結屋。猶恐看山未能足。丹青寫作何許圖。不礙閉門聊縱目。千峯繚繞生白雲。小舟蕩漾橫江濱。樓臺高下出蘭若。杳渺似有鐘磬聞。坐驚巖壑環四壁。寥落高秋變春色。方壺瀛洲遠不隔。武陵桃花定誰識。君不見韋侯絕筆畫古松。黑雨白日摧虬龍。杜陵老翁三歎息。況有山木洪濤風。又不見玉堂真仙草詔罷。靜愛春山郭熙畫。文章信美身不閒。青幃白波眼中借。我今乘閒身未衰。杖藜獨步哦新詩。出門見山入見畫。佳興自喜來無時。臥龍山腰鏡湖尾。知有高齋照清泚。功名逼子未得休。歸坐玉堂應記此。

檢詳出示所賦陳季陵戶部巫山圖詩仰窺高作歎息彌襟范成大管考

時本無據依及襄夢之命玉爲賦但云頰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後世弗察一切溷以嫖語曹子建賦宓妃亦感此而作此嘲誰當解者輒用此意次韻和呈以資拊掌

瑤姬家山高插天。碧巖奇秀古未傳。向來題目經楚客。名字徑度峴巖前。是耶非耶。莽誰識。喬林石廟常秋色。暮去行雨朝行雲。翠帷瑤席知何人。峽船一息且千里。五兩竿頭見幡尾。仰窺仙館至今疑。行人問訊居人指。千年遺恨何時伸。陽臺愁絕如荒村。高唐賦裏人如畫。玉色頽頽元不嫁。後來飢客眼長寒。浪傳樂府吹復彈。此事牽連到溫洛。更憐塵穢有無聞。君不見天孫住在銀河游。塵間猶作兒女語。公家春風錦瑟傍。莫爲此圖虛斷腸。

題陳季陵家巫山圖一首〔案〕此首卽前韻疑卽所謂檢詳出示者恐非韓元吉作今無別本可校

姑仍其舊

蓬萊水弱波連天。五城十二樓空傳。行人欲至風引船。不知路出巫山前。巫山仙子世莫識。十二高峯作顏色。暮去朝來雨復雲。却將幽恨感行人。江流東下幾千里。日日飢鴉噪船尾。蠻嶺風生醺酒漿。古廟煙青客遙指。崧高漫說甫與申。道旁況有昭君村。蛾眉妙手不能畫。枉學瑤姬夢中嫁。黃牛白馬江聲寒。昭君傳入琵琶彈。漢庭無人楚宮遠。陽臺寂寞空雲間。君家此畫來何許。照水煙鬟欲相語。要須嬌服令侍旁。不用作賦迴枯腸。

鄒仲南五梅圖

江南酒美樽不空。十年醉倒梅花中。經行所見略可譜。一一秀骨含仙風。不將鉛華污真色。亦有醉臉勻春紅。重英千葉兩何好。玉立俱喜肌微豐。紅綰金縷變新樣。品異獨許天香同。花開到處卽吾園。水寒月淡煙空懽。醉來踏雪更起舞。長歌目送南飛鴻。自後春歸厭寂寞。坐覺桃李難爲容。忽驚橫軸人吾手。世上猶有丹青工。扶疏清影臥空碧。一笑似喜曾相逢。君家亭館安用此。此物自昔深詩窮。詩成妙手憶不惜。晝我曳杖穿芳叢。

南潤甲乙稿 卷二 七言古詩

113

總發行

南漢甲乙稿 卷二 七言古詩

三

吾聞靈龜不願死有用於清廟但願曳尾安泥塗所以陳國史坐蒙清江使者逢蒙且龜峯之龜定何物不在泥塗之下乃在萬仞之上高突兀是耶非耶遠莫測安然不動藏其穴伊昔帝堯有聖德此龜無乃負圖出圖成授帝堯其骨猶使琢石志之存髣髴又疑神禹碑刊在衡山巖碑高上與日月並此猶其昧棄不取神鬼守護踰千年我欲詰其端此事恍惚無迹往往皆在太古前斗中神人被髮立輻輳佐之從汝暨九陰司存當在此今汝巢南失其職又聞巢縣事願以伊尹生空桑母媪避水欲徒去待汝兩眼生赤光遂令萬室之邑化作魚與鱉汝乃遁走至此巖上天震威越汝壽使汝扶服死且僵醜形質鑱在石筍上不可以鑽不可以灼不可以指拊奈何猶復不自斂荒崖斷壑反以名字彰因思支祁鎮壑泗水中帝以巨鎮壓巖壓其宮名之以山不以峯豈有形狀與此同吁嗟此山氣象繁囂亦雄偉奇峯羅列三十二城如威鳳昂其頭或如俊鶴立且戲石鍾孤撐危欲墜巖樓矗起見天外大眺么麼不足記神旗鐵壁非一類何用獨取汝之名字豈汝黠且庸鼓妖怪徑百里內使汝生存跌宕安可制我初信汝靈今復知汝凶江湖波濤洶湧不一滯汝足雲霧呼陰陰暗變態猶無窮不知造物安用此徒以動蕩耳目考兒童何時巨靈引手擲汝八荒外舉頭直見天穹窿

永豐行

丹陽湖中好風色。晴日波光漾南北。湖岸人家榆柳行。風颭低昂似迎客。繫船並岸聊一呼。老農指是官田圩。長衫紫領數百輩。見我羅拜長嗟吁。敗和回頭五十載。官長築圩宛然在。東西相望五百圩。有利由來得無害。官圩民圩奚所拘。此地無田但有湖。圍湖作田事應爾。底用徵地還龜魚。民圩不堅自招水。水潦何常鎮如此。官圩六十里如城。削平爲湖定何里。隨看今來禾上場。七百頃地雲堆黃。縣官糴米三萬斛。度僧給牒能商量。我聞此語汗生面。千聞豈如目一見。吾君神聖坐九重。輕易獻言難復辨。卻憶吳中初夏時。舂鋤去決田湖圍。雞驚上屋犬上屋。水至不得掛妻兒。無田赴水均一死。善政養民那得爾。寄言父老且深耕。爲汝馳書報天子。

建德道中

風雨四驅已十日。野花狼籍春可惜。水深泥滑行路難。但見千山好顏色。青青稻畦初布秧。人家掩扉喜
事忙。無言有程不可駐。鷓鴣一聲歸夢長。

桐柏觀三井龍潭下爲瀑布

一水赴壑如奔雷。兩山壁立堅難開。山高石限水不去。萬古騰怒何轟轟。盤渦散作鍾與釜。往往石上相
崇迎。泓澤歲久深莫測。人言海限良可猜。不知蛟龍處無用。局促石竇真窮哉。未能九土霑一雨。尙與千
里清炎埃。往時金斛墜玉簡。中使奉詔從天來。百年舊事今寂寞。但有雪浪飛崔嵬。杜鵑花開蘭正發。雙
闌高丈晴雲堆。寒聲徹耳心骨爽。凌風一上吹笙臺。

玩轉享

南園甲乙稿 卷二 七言古詩

三

黃鵬鮮卑勇無策，自馳駿馬來窺賊。賊奴但怪日繞營，起看飛塵已無跡。寶鞭不惜棄道傍，坐令老嫗知興亡。百年社稷有天意，新鋒逆焰徒張狂。孤城遺跡森在目，平湖無波春草綠。卻對青山憶謝公，公老猶嫌人姓木。邊兵已重朝土輕，中原有路何由行。柙中虎兇不可制，江左夷吾浪得名。

魯公堂

魯公之節非一死，其誰碑之子曾子。魯公之德人未知，其誰堂之張紫微。繼公作郡五百載，登堂思公宛如在。江南遺墨處處傳，魯公去作麻姑仙。一杯相與借風月，但見雲碧開池蓮。紫微聲名今第一，歸上鸞臺應不日。笑談千里無兵戎，臨川草木生春風。他年道傍兒女說，不思魯公思張公。

歸耕堂

退之手板愧丞相，淵明東帶差督郵。紛紛雀鼠待一飽，豈若植杖耘西疇。劉郎大耳最叵信，剛道田園不可求。摩挲神肉事鞍馬，堅臥百尺營高樓。安知南陽扶耒手，談笑爲君分九州。我來龜溪二三載，此策未辦誠淹留。喜君負郭有餘地，百金買劍歸換牛。樹頭布穀曉相應，築室坐占林塘幽。詩成使我佳興動，叩角便作商聲謳。他年釜餼得長滿，區區肯顧監河侯。

李編修器之惠詩寄

塵埃僕僕日走趨，胸中劍戟一字無。迫人簿領推不去，眼明忽見千羅珠。飄然驚呼此詩歟，如醒乍解病癡蘇。歸來明燭喜無寐，手不忍釋自卷舒。語新格健意有餘，風骨峭硬中含腴。猛如橫陣舞刀劍，清若雅宴調笙竽。我窮已極君益迂，學此似費千金屠。前有太白後長吉，君家詩名宜復初。明明天子開石渠，款我短後追長裾。時平台第從臣頌，請君早上承明廬。

少稷勸飲每作色明遠忽拂袖去戲呈

無多酌我盡可憐，不能滿觴田將軍。坐中幸免沐猴舞，且復周旋非貴人。人言勸飲無惡意，君胡作惡使客起。少陵亦遭田父肘，況我忘形友君子。從今勿勸亦勿辭，我欲眠時君自歸。先生一斗一石醉，真箇喧爭與嘲戲。

戲韓子師

讀書堂前霜月明，讀書堂後霜風聲。主人讀書已萬卷，足踏省戶還專城。揭來掩關臥不出，左擁韋編右蕊蕊。似聞天女亦愛靜，便喜隔房長英物。我舍應門幾一兒，趙子尤作仙果遲。白頭相看輒浩歎，玉樹獨滿君家埽。我歌聲長君且聽，不特交遊幸同姓。極知玉壘有新醅，每恨金觴乃無柄。事見趙子從君泥飲不作難，景物過清天復寒。犀餠湯餅未免俗，琵琶與箏當合彈。

戲贈范元卿

憶昔若溪醉中語，屈指淒涼十寒暑。紛紜世事去如雲，兩鬢蒼蒼各如許。春風學省數會面，抗袂吁嗟走塵土。我慚展報不能奇，袖手歸來作農鼓。喜君射策有新功，雙鵬聯翩仍一壘。胡爲不上金馬門，驛馬車接猶增伍。風前未厭鸛鵒歌，筆下懸玄鳳凰吐。聞山千里要佳句，應弔雙龍一懷古。元戎好士見此客，定

蕭弓刀按歌舞，素英丹荔離已過。海珍正可羅樽俎，鷓鴣勾舟木葉墮。秋晚上寒更風雨，請君強飯聽歸程。莫爲梅花思騷旅。

次韻沈信臣遊龍結

武夷仙人厭塵埃，金鞭白馬飛崔嵬。丹砂已就不可識，尚有瑞草分靈裁。千花剪巧綴密露，秀色不待春風催。東溪路入三十里，山如舞鳳連翩來。槍旗未動供採掇，壘鼓夜作空山雷。蒼虬繞圭龍繞壁，而爲鐵石口瓊瑰。烹煎瀾水出好事，珠璣玉宇相縈迴。已嗟雙井甘退步，況復日注真難儔。我來竊食端爲此，把玩一日三徘徊。手斟清泉吊陸子，處用濁酒窮數貽。頭風快意春睡散，老眼尙爲羣書開。知君此遊更不惡，坐有纖纖時捧杯。杜牧之詩，若登纖纖時，信臣戲後樂以遊，故云。

重九日中甫子雲二兄會別龍山

秋風作霜楓葉丹，扁舟未發龍山灣。山頭翠堵半天出，十年笑我幾往還。今年結束值重九，愛此山水照高寒。親朋話別情總厚，兄弟白首仍蒼顏。相留一笑不易得，爭奪美酒羅盤餐。登高正爾在高許，下視擾攘真塵寰。追思姑孰有故事，雅意亦復同此山。雖云小異得佳客，主人殷懃懷胸肝。滄波至今洗遺恨，豈若我輩同清歡。是時郊原新雨足，歷歷煙樹明江干。放懷自知人境異，極目頓覺天宇寬。惜無五絃寄妙手，已有征雁橫雲端。南飛休論九萬里，東游更渡五百灘。明宵酒醒會相憶，夢繞百級懸飛欄。

送朱元晦

前年恨君不肯來，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來各千慮。君來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諫疏。詎謂百事推遷學，請復國難施一怒。天高聽遠語不聞，袖手翩然尋故步。我知君是諫諍才，主上聰明得無誤。一紙底用教國冠，百戰應當啓戎路。江山千里正風雲，歲月聯聯條將暮。有田可耕屋可居，君計未疎吾亦去。君歸爲謝武夷君，白馬搖鞭定何處。

送許侍郎知宣州

我公名滿東西川，一持使節幾十年。橋經萬里坂九折，兒童學語知公賢。上皇詔下嗟見晚，歸來荷葉趨甘泉。平生所學欲盡試，新語僅奏囊中篇。公歟所著書，大上皇稱善。兩淮破碎類盤理，百工疊散資錢鎔。念公雖老欲自壯，何謂宜去請益堅。玉音三聽不可挽，一麾且復臨江壖。宣城景物今更妍，木瓜如瓠果如拳。敬亭山下躡遊屐，疊嶂樓中呼酒船。謝公已往詩句在，公有妙語真齊肩。卻招李白弔杜牧，收攬風月關雲煙。中原未復敵未滅，政成請公須著鞭。吾君有意詢黃髮，廟堂之謀當萬全。

送蘇季真赴湖北憲司屬官

憶昔開君未相識，春南驛船吳市側。逆風白浪不成行，坐聽親朋說屢屢。豈意飄零晚相見，俱捧江東從事檄。拙拙未省厭樵枿，威風雖令安枳棘。今年喜君若有遇，去我還爲遠行役。一樽忍話故園事，重輝吁嗟髮今白。君家聲名塞宇宙，翰墨縱橫富奇策。未容世職騰明光，聊佐轡車司郡國。衡山洞庭忽在眼，萬里黃車有遺跡。詩成不用弔靈均，爲訪桃花招隱客。

偶得佳酒懷尹少稷聞其連日致齋在臺作長句寄之

孔君一月二十九日醉太常。一年三百五十九日齋。人生百歲駒過隙。直與外物勢形骸。君非太常何用爾。豈無有令時當差。朝廷禮備百神秩。不比頻與猶嫌柴。念君幾日得閒暇。歸昨壓飲妻奴哇。重門咫尺不得見。使我酒空相懷。憶昔過從水南寺。風廊雪屋塵不侵。靈山懷玉了。在眼蒼翠突兀石。荷鐵柱如簾排。醉來起舞對山水。狂歌亦和襄陽鐘。一時取樂未云足。後會回首何其乖。今者相逢號朝士。僕僕聽鼓趨天街。欲觀禮樂問文物。但見聲鼓鳴江淮。喜君頭上冠作鳳。文筆愈健詩愈佳。青雲萬里要直氣。幸勿矜孤當矜材。我今勃率百僚後。自覺迂鈍難爲儔。一杯耳熱不共醉。夜長獨坐燒寒香。隔牆將新授節。絲竹間響餅金釵。時逢富貴難可羨。擾擾得失真蟬蛻。江山到處有佳趣。故應赤局輪青轅。明年春風我欲賦歸去。佇君功成作頌磨蒼崖。

方務德元夕不張燈留飲賞梅務觀索賦古風

昨日風雨今日晴。綠水橋南春水生。使君元夕罷高宴。亭午邀客花間行。危亭直上花幾許。水仙夾徑梅縱橫。不須沈沈水簾盡。簾幕自有香風清。門前紛紛誇鶴亂。隱几坐愛寒江明。憶昨淮南戎馬動。豈謂景物還新正。道民歸公十萬口。擊鼓日日嚴刀兵。眼看指麾盡瘁撫。閭里愁歎成歡聲。酬功端合待玉璽。安得坐嘯江干城。景龍燈火公尙記。舊出語兒童驚。我來兩月滯黃客。況有別駕能詩名。相從一笑說萬事。重費美酒勸杯觥。東風搖蕩入煙柳。歌管錯雜雜離情。韶書微拜那可後。爲公前馬遙相迎。

次韻少稷梅花

君不見江城梅花春欲動。剪冰仙人作花供。客來酒盡甘酸醺。常恨公田無種。雪晴梅更可愛。百匝來看地猶凍。杖藜一笑答春風。豈必鳴鸞與歌鳳。幽香要自己心清。冷艷不禁還目送。興來往往得佳句。落紙揮毫字尤縱。卻驚車陣有勁敵。旋結趙盟盟衡雍。孤芳未省須剗畫。百卉應先厭嘲弄。我如蟋蟀鳴苦逼。君似驪駒驕難控。相如上林晚奏雅。靈均喜橘工記諷。不妨聊繼廣平公。東閣疎枝與君共。

士人池中有新荷戴鏡而出者少稷明遠相率賦詩戲作長句

君不見紫髯將軍射無敵。志目中眉猶動色。晚年驚見賣油翁。一線穿錢曾不失。人言手熟會當爾。世事由來真一劇。紛紛剗楮技已窮。厭看人力須天工。湘妃撫掌漢女笑。爲我試手馮夷宮。芙蓉生葉不自展。胡爲正在阿堵中。青銅翠羽光相映。莫遣游魚動荷柄。芳心滿眼誰得知。坐使詩人發嘲詠。我言羞澁囊久空。井中飛蜨那得逢。不如青鴨爲銜去。贖買明月酬清風。

觀蓮

唐寒仙子衣作裳。夜從宓妃款英皇。朝游洛浦暮瀟湘。紅粧翠羽森成行。仙姿不作時世妝。或凝朝霞豔秋霜。臨流顧影滌滄浪。游魚屬玉雙鸞鴦。長庚北斗相低昂。笑中如花語如香。徘徊醉著清潯長。炯然開蓬照湖光。湖風吹水洒面涼。明珠落佩千鳴珰。碧甍宛宛中可觴。爲君行歌酌天漿。瑤池玉井遙相望。歸舟浮空月茫茫。

同尹少稷賦嚴桂

江南秋盡猶無菊。只有幽香滿巖谷。紛紛千樹散黃金。翠葉離披剪寒玉。繁枝疑從缺月墮。嫩葉不受微風觸。芳枝冷淡誰與妍。霧雨陰晴自膏沐。不妨松竹共行伍。要使芝蘭羞巨僕。小山有句嗟未盡。嚴經已斷誰能續。每至渴零足惆悵。何喜爐薰駐餘燭。爲君掃地斗量歸。猶勝胡椒夸百斛。

隆興甲申歲閏月游焦山(案)此時據江府志補入

荒村日晴雪猶積。巖巖焦公山下石。江潮斷崖石破碎。煙鶴千年有遺跡。瘦藤百級躋上方。浮玉南北江中央。橋竿如林出煙浦。酒船遠與帆低昂。老鷗盤風舞江面。殺氣淮南望中見。神龍只合水底眠。爲洗乾坤起雷電。觀音巖前竹十尋。大士不死知此心。醉歸更喚殷七七。願種好花開鶴林。

南潤甲乙稿卷三

五言律詩

南劍道中甲子年作

曉渡春潭側。提轡踏曉晴。回舟聽山影。映日見魚行。壁遠孤煙出。江深白晝明。巖勢消底計。對此覺身輕。

步月

山靜水逾響。我行清夜中。月華霜著地。雲影浪搖空。有酒不惜醉。無人誰與同。燈蛾搗仙藥。應厭廣寒宮。

端午日張園分題

客少無塵語。官閒省吏文。醉眠千嶂日。危坐一牕雲。酒戶時通籍。詩壇漸策勳。平生不龜手。郢客渾揮斤。草草重陽節。黃花惜未開。故人猶有酒。行客且銜盃。日落登聲苦。雲低雁影來。南山足佳氣。獨立意徘徊。醉著山堂夢。初涼枕簟清。秋聲迷夜雨。月色誤天明。爲客心長憤。思親意未平。歲華容易晚。寂寞壯心驚。古郡青山合。乘高眼倍寬。風驚梧葉陣。雨暗菊花團。涼色宜欹枕。秋光怯凭欄。向來疎懶意。景物暫相歡。

怪底西風別，秋香一夜繁。橫金差可擬，採蠟巧能刪。買地宜多種，移牀且細看。江南離菊晚，賴爾慰愁端。
繡閣跨城樓，連天海氣浮。長空去鳥盡，落日斷雲留。鼓角深秋壯，山河薄暮愁。勞生知底所，倚杖寄滄洲。

聽雨
昨夜燈花暗，今晨雨意深。殘花惟有葉，新笋已成林。未辦扶頭飲，聊爲擗鼻吟。興闌幽夢斷，簾際足清音。

豐樂樓
今歲西湖上，經行始此過。輕煙認花柳，細雨讀樓臺。春半已多日，官閒能自來。情知欠樽酒，倚杖且徘徊。

清明
老去驚時節，春來念物華。青煙百六日，同社兩三家。醉著凌風舸，歌成滿路花。滄江萬里意，獨立送殘霞。

閒居遣興
著雨柔桑暗，吹風小麥齊。江深涵日淨，野闊並雲低。車馬能相問，琴書故可攜。村花自好，不奈子規啼。

道中遇停郊祀詔書
丹詔西來急，沿淮次第知。應隨聖帝日，卻作視師期。七苦三年戌，人懷四郡悲。平戎可無策，帷幄定誰咨。

建業舊事
千載西州路，何人不此行。山橫桃葉渡，江動石頭城。天闊雲猶舞，秦淮雨後清。敢論風景異，舉目笑平生。

過芙蓉對鏡嶺
世事日千變，勞生憂患多。誰知度炎熱，正爾陟嵯峨。峰巒連初綻，崖枯鏡未磨。江東茲絕險，歎我兩經過。

慈雲嶺
極目慈雲路，看山立少時。湖光經雨闊，柳色泥煙垂。琢石觀蹤跡，鐫崖讀斷碑。西關知底險，撫掌笑兒嬉。

山行
意適都忘遠，行歌未覺勞。崎嶇一徑入，上下數峰高。嫩白憐新菊，輕紅訝小桃。得梅花數枝，歸來情興動。

風葉亂蕭颺
秋盡暑猶劇，今朝涼意新。輕陰能障日，小雨不生塵。度壑時投策，看雲一岸巾。鄰僧問何往，若果愧情親。

登玉京洞遇雨
俗物祇散意，市朝那復情。未能蓬島去，且上玉京行。古洞深無底，幽泉細有聲。山靈知我意，贖乞片時晴。

雨中同鄭德飯白雲菴
小雨不成雪，凍雲猶沒山。若無官事縛，聊傍野僧閒。濁酒問何闊，清遊阻且艱。相看成冷淡，得句不空還。

龍華寺傳大士真身像
僧情已成癖，幽尋湖上臺。應知千里近，動作半年來。一徑草仍碧，兩山梅未開。猶憐雨濕路，路入亂雲堆。

青陽龍池山湖泉其應有時勝于泉上坐頃三應山中人以爲未有也
古寺郊丘側，鐘魚曉未喧。雙林有遺骨，瑞夢記名園。粒石墜餘飯，神槌想叩門。驚桑猶有藕，鼓舞動山村。

八月錢塘岸，江湖畫舸留。豈知驚浪浪，不轉此岑岑。古蹟深無際，神淵秘莫開。山靈如愛我，三接雪成堆。

寄題尹少稷借竹軒
借屋復借竹，主人貧可知。清風時引酒，長日最須茶。歸臥秋聲過，庭空月影隨。遙憐對高節，幽興更題詩。

萬古須彌頂，青于芥子看。憐君作書室，喚客集詩壇。默識眼界淨，忘憂心地寬。老來同此味，廣廈任高寒。

僧仲儼芥室
設席幾方丈，誰將芥子看。須彌藏自穩，琥珀拾應難。脚底芒鞋破，頭邊羽被寒。遙知八萬座，一笑且團圓。

易安齋
紫陌猶千里，禪房自一家。翠深穿小徑，紅濕動迷花。絳石寒梢亂，欒巖碧幹斜。春江夜來雨，如爲洗煙霞。

過松江寄務觀五首
四海習鑿齒，雲間陸士龍。酒狂須一石，文好自三冬。風水客愁遠，煙花春事濃。還將枕流耳，來聽景陽鐘。

風浪白如屋，垂虹煙靄間。清心太湖水，滿眼洞庭山。放鶴迎人舞，飛鷗伴我閒。是有佳句，詩思未容慳。

一別未十日，舉頭楊柳黃。蜂來知酒美，梅度覺船香。岸柳春容好，翻書畫景長。無人共談麈，自酌引壺觴。

湖岸見亭館，誰家長鎖門。主人留好事，涼水但名園。借我安茅屋，容君共酒樽。風波正奔走，獨立望江村。

並舍畫垂柳，出簷多好花。獨尋江岸路，靜愛野人家。水暖分魚子，沙晴曬荻芽。放歌吾亦醉，漁戶即生涯。

寄趙德莊二首
報陟西樞極，遙憐勢未行。難觀書有請，去國豈無名。松菊關心在，江山到眼青。琵琶洲畔宅，歸計幾時成。

早辱交情厚，年來事輒同。自知榮宦拙，甘爲好詩窮。幾屬且依水，馬牛還信風。故應懷李白，但欲老江東。

送子雲五首
四海雙兄弟，南來幾別離。未成春草夢，先動白雲思。滄海三年隔，風塵數月期。生涯奔走裏，卜築定何時。

薄宦何堪遠，兄今奉板輿。雞頭供美菊，玉板薦嘉魚。川陸餘行李，賸寒懷起居。會因回雁足，時一問何如。

楚國富山水，衡湘千里餘。人皆思太傅，我獨念三閭。貧賤真勞矣，功名果命歟。官閒道林寺，洗眼臥看書。

別意能淒楚，驪駒且緩聽。百年三過一，萬事醉還醒。策馬身猶健，看山眼倍青。東風有底憾，吹柳暗長亭。

水闊湖南道，春深可當遊。鳥聲喧綠樹，花影趁行舟。短袖那容舞，良時不易謀。有親垂白髮，飲飯未應羞。

送漳赴分甯尉
挾策度秦水，飄飄花易開。吾衰聊玩世，子壯且勤官。雨後半篙綠，風生萬棹寒。懸壺酌雙井，爲試茗芽看。

客裏親朋別，詩成倍黯然。春風動花柳，歸路繞雲煙。共絕過門盜，子與仲夏俱。六女子，俱無使鬼錢。生涯知底許，消息幸頻傳。

氣概青雲上，聲華碧海邊。交遊俱得譽，伯仲總能賢。幕府需淹薄，諸公肯薦延。功名第遲速，強飯且加鞭。

送梁士衡歸餘杭
一水分他縣，音書近可傳。飄零俱北客，憔悴各中年。破屋春風裏，扁舟夜雪前。故人逢短檣，夢裏作詩爲話意茫然。

古寺荒山曲，相過日自宜。插花狂壓帽，折屐醉爭茶。世事關情懶，風光逐意移。歲寒冰斷港，君去復何之。

送弟邵陽
春水生南澗，吾衰久索居。三年還作別，數字且頻書。文史差無負，田園慨未餘。常存愛民意，門戶有橫輿。

送中甫兄之淮南
憶昔湖陰道，邊聲日夜聞。遠峰明積雪，疊鼓隱層雲。未款河山異，常憂玉石焚。三年真一夢，相見且論文。

老情親朋別，貧知客寓愁。齊燈耿迢夜，濁酒對窮秋。寒日催征騎，新霜倚縣樓。因君問泥水，莫渡北來舟。

流赴貴池簿
四十幾生子，今年亦効官。國恩期共報，世路覺尤難。簿領猶應暇，詩書且細觀。傳家門戶立，卽此慰衰殘。

次韻子雲春日見懷二首
每惜春光去，生憎鴈鴨鳴。倦遊心易賞，多病戍仍更。風雨山花過，池塘野水生。買牛歸間舍，此計會應成。

山寺驚花裏，懸知載酒行。青春隨夢斷，白髮伴愁生。爛醉真吾事，亡機豈世情。書來得佳句，雙眼暫增明。

次韻張晉查書事
韻利何時轉，康居久未灰。天威如自震，敵勢不難摧。日月丹心在，風塵白眼開。受降城旋築，且緩羽書來。

次韻任信儒見過
關雎嗟窮巷，鳴鶴枉故人。塵埃生破甑，風雨墊烏巾。別久情逾厚，詩來語更新。囊空得珠玉，此段不全貧。

次韻趙任卿至北苑二首
行樂須春事，微官日自忙。輕雲弄天色，細雨出風光。第甲連山破，林鶯夾道蒼。擬尋花鳥去，更待茗芽香。

好雨驚連夜，疎鐘喜報晨。池心春漲綠，花面曉粧勻。野渡經年別，官茶幾焙新。風光爲傳語，何事曲江濱。

次韻魯如暉雪晴
臘近千門雪，風高一夜晴。醉餘和被擁，夢破覺牕明。鼓鼓三年戌，關河萬里情。應憐鐵甲冷，烽火未須驚。

次韻金元鼎新年七十
七十古稀有，君今還倦游。危機直虎口，薄利祇雞頭。黃髮宜登用，清時忍退休。遙知江上宅，聊近水邊鷗。

論文似滿座，嗜酒見天真。舊憶李君叔，今懷王翰卿。歡情知老大，詩話倍清新。莫作懸車念，滔滔且問津。

與學餘家法，宏材邁古風。朝煩樽俎上，樂侮笑談中。勳業中興殿，規模大觀宮。公道應難行，苦學須濟制。

度在舊哀聞，父老泣遺愛六州同。望實諸公右，文章百代師。匡時存節令，謀國見丞疑。易難悲麟意，難追吐鳳辭。公傳春秋周，未學門生滿天下。惟願蔡邕碑，伯喈作公碑。

官達平生早，高年及引歸。安車榮綬節，黃髮遠憂衣。未致生芻美，俄驚薤露晞。孝心天地備，相望兩靈幃。

精舍湖山外，天開萬石林。五車娛晚歲，一壑遂初心。激水穿巖竇，栽花繞洞陰。佳名端不朽，揮淚記登臨。

輪囷通家舊，吁嗟大父時。追隨千里駕，酬唱百篇詩。小器慚非遠，孤童誤見奇。感教授簡意，敢負昔年期。

公在國中作，萬事其爲之賦。
憶罷儀曹試，登門語更親。故懷如昨日，一醉賞餘春。佳句猶霑墨，遺編竟掩塵。公欲厚高文，猶雲變朝暮。感慨獨傷神。

故資政殿大學士樞密洪公挽詞二首
世學推東楚，文名冠異科。弟兄聯玉笋，父子擅金坡。籌帷淵謀在，陪京惠愛多。無因奠靈酒，清淚灑江波。

甲第湖山美，人知小隱名。天方開樂土，地忽起佳城。秘殿疏殊渥，珍臺錫異榮。勳勞纔石府，曾未涉魁衡。

故贈太師丞相文恭陳公挽詞三首
拱揖消狂寇，從容奉兩宮。臨危嚴謝傅，忍事實襄公。陶冶無偏黨，經綸盡樸忠。再來金鼎地，高臥亦成功。

扶疾祗嚴詔，邦基整屢危。紫宸朝奏事，黃閣喜興悲。德望儀千載，恩榮冠一時。石龜山下路，誰爲記豐碑。

凜凜循良吏，休休一介臣。投鞭推字量，禦侮賴精神。給侍恩雖渥，懷歸志莫伸。平泉開甲第，花木未經春。

故太師和王挽詩三首
宿衛登環尹，榮恩四十春。威名傳瀚海，功烈上麒麟。卻散崑山岳，臨機妙鬼神。中興奉朝請，勞勩總無人。

淮右偏師出，江津督府開。秦皇賊陣蹙，瓜步敵鋒摧。寶劍時能舉，神旗倏莫回。悲風若水路，千載有餘哀。

甲第神京冠，王封異姓優。風雲開傑閣，水月轉芳洲。種玉階庭盛，揮金族緒周。諸郎自持囊，食貨尙公侯。

致政龍圖給事吳公挽詞二首
風采儀三院，循良著六州。譽高青瑣闥，名動紫雲樓。經世餘閑議，興邦闕遠猷。君王問黃髮，柱石可能留。

勇退湖山地，心期白傅論。仙風占蒼嶺，樂土並桃源。壯節傳交舊，儒科付子孫。俯齡纔八十，殄瘁只聲吞。

致政龍圖給事徐公挽詞二首
磊落南州士，家聲二百年。失身難利吻，得路已華顛。青瑣元虛位，黃扉久佇賢。上欲大用公，而不越九原。

味道蘇仙井。言歸鸞尚青。僅周新甲子。還仰舊儀刑。秘殿欣疏寵。華鐘待勒銘。追隨樽酒地。愁絕最高亭。

挽任諫議詞二首
身致高門重。心無閭室欺。威孫宜有後。伯道不無兒。公無子以族。子後千載君如此。流年疾若斯。事無百人贖。遂作九原悲。

故端明尚書汪公挽詞二首
未冠登華選。高文動漢廷。持身嚴禦席。慮世炳丹青。庶府咨沿革。諸儒見典型。空墜廊廟略。不上鼎彝銘。獻納高門地。君王識履聲。闔山歌惠政。蜀道憶威名。逝矣嗟天命。誰歟應國成。弟兄無六十。殄瘁亦堪驚。

致政許侍郎挽詞二首
海內循良政。高名實吏師。銅符嘗五換。玉節更三持。慷慨平戎策。雍容聖德詩。公嘗數十一說及時百。願太上獻甘泉。值持秉。功不負明時。

蜀道煩司馬。宣城屈謝公。風行萬里外。身老十年中。厚德今瞻。深知昔誤蒙。佳城閭千載。難酒恨何窮。

故宮使侍制侍郎陳公挽詞二首

政譽京江口。威名峴首山。折衝章實外。制勝漢淮間。零落金閨意。淒涼玉笋班。文章與功業。未老竟長閒。結綬同郎省。幽居願卜鄰。遷事良自適。坎壈遂無伸。壯志嗟猶在。交情晚更親。秋風散亭路。西望一霑巾。

故宮使參政觀文公挽詞二首

忠孝全家法。清修極道腴。雍容調庶政。談笑靖邊隅。許國心猶壯。安時貌不枯。情齡幾七十。誰爲隔黃垆。甲第依香火。樓心不離神。願神雖綠野。紀績自凌煙。榮觀丹丘外。異遊弱水邊。佳城近劉阮。覺路有飛仙。

故致政參政大資張公挽詞三首

海內推耆德。朝端薦直聲。金輝餘烈火。玉價自連城。正色清華柱。高風警後生。君王問黃髮。猶憶陟台衡。益都煩分陝。金陵起御戎。逢時身已病。憂國志彌忠。廊廡舒謨外。丘園夢寐中。彈冠與歸老。盛節有初終。憶荷公車薦。多慚禮面求。驚心異生死。倒指十春秋。國士懷青眼。門生慨白頭。東爲催老淚。東與大江流。

挽曾伯充大夫詞二首

作吏餘家法。臨民有古風。政推平易外。人在典型中。道擬莊生合。公留遺老。年幾衝武同。清時記舊舊。揮淚楚江東。

方務德侍郎挽詞二首

壯歲分符節。飛騰四十春。吁嗟循吏傳。無復老成人。三輔勤勞舊。西清寵數新。青山問何許。猶與謝公鄰。上聖詢黃髮。清時慨莫留。居中二千石。典外十三州。禁闕多閑議。籌帷格遠猷。交親半天下。注海淚空流。

周元特贈事挽詞二首

道學尊閭里。衣冠見偉人。鸞羣真野鶴。鷹角目祥麟。議論追前輩。清時諫靜臣。他年激貪懦。風動雲溪濱。

挽徐教諭中詞二首

南渡推人物。彝常有世家。州廳三上最。使節五分華。通籍恩初渥。登車病已加。甘泉垂入侍。華屋漫興嗟。賜學三冬足。高談四座傾。書成唐北海。文似漢西京。籌幄當神畫。星曹僅掛名。生爲縶一束。聊寄淚縱橫。

挽傅安道郎中詞二首

節槩存先烈。文才稱備聲。弟兄聯應仕。父子擅英名。密勿樓郎省。光華擁使旌。甘泉虛從棄。會未庸恩榮。蚤負凌雲氣。長懷流水音。詞場俱白首。世路只丹心。妙語空成誦。懷盟詎可尋。泉山幾千里。涕淚但沾襟。

范泉州挽詞二首

淡墨標名早。飛騰僅石渠。學傳外家。論合古人餘。議本楓宸疏。評和相第書。忠言與危行。青史未應虛。玉節江南道。銅符海上州。登車人自化。殺體士爭留。不作田園計。長懷世事憂。秋風閉黃壤。誰爲子孫謀。

挽張元幹國錄詞二首

左學馳聲舊。中朝得錄初。宏材知底用。壯志亦成虛。歸航三千遠。親年八十餘。蒼天誰與問。行路亦歌歎。一第固已晚。九遷人共期。功名雖有命。壽考獨無時。門士相珪璧。諸郎襲禮詩。他年振儒學。猶慰九原悲。

尹少稷挽詞二首

蚤擅奇童譽。中蜚處士聲。談鋒榮開闔。筆力妙縱橫。主聖由官悟。官清以諫名。故交零落盡。老淚與河傾。今代賢良策。中興未一陳。文章如漢士。家世亦齊人。遇合嗟云晚。忠嘉慨莫伸。朔風吹蔓草。毀譽付千春。

毛平仲挽詞二首

與學窮千古。奇文擅兩都。功名一盃酒。身世五車書。未奏揚雄賦。長懷仲舉輿。溪塘殿下水。豈羨石爲渠。蚤歲聞嘉譽。論交幾已絲。長言雖面隔。千里但心期。故壘生芻蕘。庶幾幼婦辭。倚天長劍在。欲掛漫興悲。

宋傳道挽詞三首

德履無遺恨。絃歌有去思。親親三釜樂。作郡十年遲。壯志沈黃壤。英遊閉赤墀。豐碑頌遺愛。誰爲繼羅池。留落東州。相期幸卜鄰。簡詩餘唱永。樽酒記情親。舊國歸無日。諸鄉見有人。佳城千載恨。雪涕楚江濱。

故秦國太夫人鄧氏挽詞二首

諸父聯承列。元夫總化鈞。光華人莫並。恭儉古無倫。沐國三茅土。儀家五鳳麟。塗車閭里慟。矧此故園親。信國太夫人墓容氏挽詞 丞相母。

望族尚書舊。宜家壽考神。無人知善教。有子冠鴻鈞。笑寄惟安禮。詩書不待鄰。鵲堂高麗養。風水倍慈辛。

瑤山直上玉梯橫，不用銀花散火城。著柳共看飛絮動，打牕渾作亂蚊聲。路尋鸞鶴天疑近，石蹙鯨鯢眼易京。便擬乘風跨滄海，更須新月趁潮生。

春日

霏霏小雨映煙光，睡起文書正滿牀。芍藥倚窗嬌弄色，酸醞堆架漸吹香。林端好鳥猶相應，葉底殘花欲自藏。便覺春風如我老，須君駐世有奇方。

春日山中

杜陵愛飲愛南鄰，我亦顛狂不奈貧。漸有好花宜過雨，應須美酒細酬春。十年鄉國無窮思，千里江湖未老身。真向空中厭愁寂，杏梢桃葉一番新。

雨後睡起有懷

菊枝黃草亂庭開，旋卷珠簾臥看書。枕簟涼生秋雨後，軒牕睡足晚風初。官閒自愛門無轍，計拙猶慚食有魚。莫道功名心易老，只應湖海氣難除。

夜坐聞簾下水聲

書史懸知伴此生，敢求身外百年名。青燈又暗吹牕雨，流水長聞入夜聲。玩世久忘榮辱累，定交諸盡死生情。悄然隱几焚香坐，不獨心清境亦清。

曉霽再用前韻二首

牕外幽花無數生，亂紅相映不知名。長條自轉風前影，別墅還添雨後聲。閉戶苦無佳客語，披書聊慰古人情。詩成步逐山腰月，相對茅簷夜色清。

新菊成行嫩菊生，故人爲作小軒名。十年敢有旌麾意，兩郡空遺鼓吹聲。世事如塵紛過眼，風光杯酒最關情。曲肱不作南柯夢，槐影陰陰枕簟清。

七夕亞之置酒再用前韻

烏鵲無聲夜向闌，空庭梧竹巧難看。長生殿裏金釵脫，百子池邊玉轡牽。夢破清風吹雨脚，醉餘新月上林端。閒來不辨論時節，願喜秋花共夕餐。

九日獨酌

茱萸滿把半青紅，強擬登臨少客同。碧樹池塘秋色裏，黃花時節雨聲中。官閒寬句能消日，酒薄看山尚怯風。高李故人今健否，一樽懷古意無窮。

病中放言五首

松蘿永日度涼颿，坐覺清陰寸寸移。境靜故應閑可樂，形羸猶有病相隨。塵埃末路思千里，風露何年飽一枝。百歲窮通吾自了，閉門長歎子桑時。

長夏空齋冷欲冰，幾愁無米涸鄰僧。途窮誰爲一舉手，計拙自宜三折肱。風靜驚飛猶點點，日斜蚊聚已嘖嘖。此身示疾非吾病，臥看南山翠作層。

南潤甲乙稿卷四

七言律詩

鹿鳴宴

金殿春風策雋賢，上林孤矢更爭先。不辭老儒聊推轂，要見飛騰總著鞭。勳業臺端登鳳沼，公姑登政地詞章接武待甘泉。待從諸賢前後多領文字之職，明年貢籍還增倍，定作東州盛事傳。東歸解額五

立春感懷

南北驅馳老病身，不堪節物更催人。梅梢白白猶藏臘，蔬甲青青便作春。鐵馬漸欣邊塞靜，土牛還祝歲時新。聖朝文物從茲始，元日郊丘得上辛。

喜雪

苦寒無那歲餘癩，一夜陰風雪滿城。莫問牛羊迂使節，卻思鵲鴨潤軍聲。庭空臘喜羅珠樹，履敝猶堪步玉京。更碾新芽試湯火，從來冷淡是書生。

元夕再用韻

歲月催人易百頭。只應蝴蝶夢爲周。昨晨久悟人間世。汗漫已期方外遊。化鶴自知迷故國。斷蓬今見立神州。蓬萊水淺須記。蓮葉開時可舟。

萬意平生止墨卿。轉喉無奈觸神。敢將名利期當世。直欲文章似古人。積雨尚添門外轍。順風不掃甌間塵。倦游儘有凌雲賦。肯爲黃金巧致身。

少日功名兩立成。壯年漂蕩已心驚。正平只合依文學。元亮何妨慕孔明。臺上征西真底用。生前杯酒未宜輕。田園待足何時足。歸赴空山猿鶴盟。

有童子市龜七以百金得而放之
百金爲換七玄衣。自啓筠籠俯釣磯。白水真人聊並聘。清江使者遂同歸。負圖可但逢時出。曳尾寧須與世違。好去漁波真回首。餘不亭下柳依依。

記建安大水
孤城雨脚暮雲平。不覺魚龍自滿庭。托命已甘同木偶。置身端亦似麻餅。浮家卻羨鴟夷子。弄月常憂太白星。當日乘槎使仙去。故人應罪曲江靈。紹興甲子歲子歲建安。夏大水。學家謂此僅說。因此作詩。自謂乾道癸巳。將命過高郵。遇杜愛言。猶子。以見示。讀之恍然。蓋忘之矣。愛言時爲提舉茶事。事人。極予者。出。煙實見之。將卅三十年矣。死生契濶。不勝慨歎。同月二十七日書。

與蘇訓直約遊招隱寺
十日春晴未放梅。靈輿端爲看山來。路尋絕壑空流水。寺倚蒼巖只廢臺。處士尙餘三畝宅。野僧合買萬松栽。故知佳興難爲敗。上盡西峯眼界開。

聲鼓初歸塞上師。京江酒美勝年時。春來逆旅真無事。身到名山合有詩。石底於菟窮作穴。泉間科斗闢成池。荒寒景色君休問。後日應懷此客隨。

雨中同伯恭至湖上
莫嫌鞭馬踏春泥。茶鼎時時煮共攜。山色雨深看更好。湖光烟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閒須洗眼。蓬蓬只在帝城西。

清明日雨中同中甫子雲二兄集湖上
莫辭沖雨濕春衣。要看湖山霽翠微。絮重欲飛提柳暗。花寒無賴海棠稀。官忙未覺追遊少。醒美猶堪盡醉歸。屈指薰風來幾日。綠荷猶水已依依。

清明後一日同諸友湖上值雨
出遊初不計陰晴。聊喜湖山信馬行。弱柳自隨烟際綠。幽花還傍雨邊明。嫩蒲碧水人家好。密竹疎松野寺清。爛醉一春幾幾日。可無佳景付詩情。

元鑣以詩留別用韻示之
密竹疎松一水邊。高春自古曲肱眠。心如古井真無浪。跡似寒灰豈復然。舌在未應甘寂寞。地偏猶可小

南園甲乙稿 卷四 七言律詩

回旋。春風又綠池塘草。清夢從今只惠連。

淵明遠屋樹扶疎。大似蓬蒿仲蔚居。老矣強營三徑菊。閒來未厭五車書。詩成歎我同招隱。賦就須君數子虛。努力青雲家世事。他年簪筆待嚴徐。

清明前一日與客自光孝登般若菴觀鐵塔舊基因至鐵獅頂
青輶藜杖破層雲。勝日猶能眼界新。空塔已摧豪士手。狻猊猶現法王身。寺藏松竹疑無地。路接烟霄不到塵。車馬喧闐城市客。舉頭相望幾由旬。先是山半舊有鐵塔。事予以爲不利秋試。棄手碎之。絕頂有鐵獅。相傳郡南山爲軍。形似以鐵獅子厭勝之也。

夜宿斜溪閑社
船牕初日弄暉暉。起坐胡牀自攬衣。無數青山隨岸改。幾聲幽鳥喚人歸。鷗盟好在重遊戲。蝶夢驚回果是非。便擬走書問稚子。歸來同買釣魚磯。

過武夷
不到仙山二十年。道人雙鬢亦皤然。卻看翠嶺千尋石。又汎青溪九曲船。目極已高聊自喜。身輕欲上可無緣。只應猿鶴遙相認。笑我歸耕未有田。

雨中望靈山呈明遠
騎曹公事日紛紛。荷令香爐欲罷熏。冷雨定知還作雪。好山無奈只藏雲。看花便覺名何用。勸酒誰能耳不聞。歲晚官倉塵滿眼。只應清坐獨輪君。

陪曾古甫遊中山
去天尺五城南寺。目極層軒得此遊。山闊雨收雲點綴。江清日淡柳風流。僧羅繚繞牛鳴地。樓閣參差斗大州。公自蓬萊舊仙伯。一麾真復占龍頭。

勸耕至赤松山
謾說君恩再領州。名山猶幸復春遊。苦無羽客追元放。尙有羣兒識細侯。麥穗雨晴迷野岸。桃花風急滿溪流。隔林布穀如相應。更酌丹泉爲少留。

自天封登華頂將自桐柏以歸土人謂之望海尖
連天松影轉崔嵬。夾道桃花迤邐開。便覺胸中有東海。不知腳底是三台。閒雲自作千峰雨。流水真成萬壑雷。喚起吹笙王子晉。夜深乘月上瓊臺。

望下山懷石林翁
卞山若水共蒼蒼。中有先生萬石堂。早歲英名類終賈。暮年眉壽到劉楊。人琴遂欲成千載。鷄酒猶能醉一觴。身後遺編尙塵積。豐碑誰復付中郎。

遊鹿田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南園甲乙稿 卷四 七言律詩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南園甲乙稿 卷四 七言律詩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躡蹻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剛羨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深紅。極知靈運真任守。蟻展穿林與未窮。

同葉夢錫趙德莊遊牛首山

不辭扶病觸春寒。及此新晴一日閒。雲外經年見雙闕。馬頭乘興數前山。清泉細酌巖巖上。佛窟同探紫翠間。我亦無心話禪悅。衝花百鳥自飛還。

寶林院次韓廷玉韻

山繞孤城水拍空。惜無殘月照疎桐。江干雲斷夜來雨。木末涼生秋到風。六代興亡知寺古。老禪神異載碑豐。詩成極目蒼茫裏。惜別情懷醉夢中。

會稽道中有感

稠紅亂紫正芳菲。寒食青門客自歸。江上酒醒聞燕語。日斜睡足看花飛。功名老去真何在。丘壑平生豈願違。尚喜繁船探禹穴。稽山雲淡雨霏霏。

九華道中

行人脚底不生塵。絕壁仙凡路已分。一水奔騰崖覆雪。九峰羅立嶺填雲。謫仙才大三千首。國老謀深十萬軍。莫對青山歌華髮。丹砂未就又論文。

至日建德道中

聖皇初歿帝中墳。羽檄交馳玉仗寒。佳節又看當警急。勞生應用較悲憫。腐儒憂國成千慮。強敵窺人詎一端。夢想淮南風雪裏。可無消息報平安。

葉丞相最高亭

丞相園林景物繁。花亭那更得躋攀。平看溪上千尋木。不數城南萬疊山。歌舞恍如銀漢外。笑談常在碧雲間。醉酣欲問劉公客。百尺樓中亦汗顏。

賞心亭亭後世傳張鳳舉墓

北風吹雨冷如秋。更上江干百尺樓。瓊樹佳人閑黃纈。石城華屋變滄洲。三峰已覺蓬萊近。二水真成汗漫遊。六代風光幾人物。不妨擁鼻向南州。

重遊極目亭

曲閣十里畫。開氣壓凌歊。百仞臺。不盡溪光空外見。無窮山色望中來。旋規北檻栽新竹。更開東牕對野梅。老子興來真不淺。清秋忍負十分杯。

次韻張子儀倉司展翠亭

官事常忙心自閒。故應挂笏爲西山。舉頭但覺來風月。著足何妨涉闕關。振旅功成聊共醉。追鋒詔下合俱還。陳天典爲中和篇。有叩關把鏡之句。二公皆即召用矣。須知蒼翠看無盡。輸我巖居畫掩關。

晚登凌風亭戲作

咄咄真成了事奴。功名何在鬢霜垂。清談安得如夷甫。佳句無勞發曼卿。山色倚江秋更好。煙光連市晚

偏宜。田園底計歸能決。且攜黃花付酒卮。王夷甫清談終日。縣務亦理。口未嘗言。終日之見。張融海賦云。但恨不道。墨耳。因增點波之句。二事皆所困者。因以自嘲。

再至凌風亭

目盡西山落照邊。危亭風景故依然。重來身悉二千石。老去心驚十九年。種柳已高丹檻外。栽花猶占綠隄前。不堪素髮紛紛領。還愧青春令尹賢。

題長春亭

一徑清深不起塵。芳菲紅紫意隨人。應知地勝無非景。但有花開即是春。萱草自隨蘭葉茂。棠花還與桂枝新。綵衣兄弟人生樂。莫惜支筇步武頻。

題蒼筤亭

手種蒼筤數百竿。築亭相與枕書看。故知落落非春事。直有青青共歲寒。一壺自欣幽意足。三年獨得此君歡。蕭然風露千尋影。搔首哦詩獨凭欄。

采芡亭

山繞重城水拍堤。雨晴秋浦靜相宜。新篁弄日千竿玉。紋簟披風八尺漪。坐對芳洲端自樂。興來小艇亦頻移。他年穩侍蓬萊殿。聊記高亭一笑時。

畫寒亭

月裏瓊宮一禁寒。誰令白晝墮人間。陰風淅淅來深谷。晴雪霏霏濕澗山。靜愛飛流聊洗耳。坐看絕磴可忘餐。紅塵熱客那知此。赤脚青松意自閒。

凌歊臺

山到西江勢卻回。倚山樓殿更高臺。天容水色望中見。帆影車塵空際來。桑柘基分千里迥。波濤壁立兩峰開。登臨擬問興亡事。白塔亭亭鎖翠苔。

蓬瀛臺

雨餘天宇湛澄瀾。及此秋郊一日晴。軒蓋翩翩度林影。笙簫隱隱雜溪聲。風隨廣席歌呼轉。雲滿高臺步武生。記取今年作重九。丹崖絕壑是神清。

錢伯同新明輝閣

使君談笑兩成。人向晴虹鏡裏行。更開軒牕待遊覽。要看山水倍澄明。波寬十頃知魚樂。歲熟千家響磬聲。收拾風光付華月。一樽還記昔文清。閣名用晉文清詩語。

題金元鼎至樂堂

百歲休論七十稀。羨君林壤得閑怡。賦歸已久同元亮。至樂真能慕啓期。一壺過人聊自足。萬鍾于我亦何思。故應不羨紆朱貴。元鼎辭作得。何帶索行歌世未知。

題十二兄野堂

少年行樂記鄉關。月落霞洲一夢間。爲愛軒窗臨野水。只疑風景是家山。荷香柳影情偏厚。竹色松聲意自閒。堪笑主翁持節手。卻來垂釣傍溪灣。明月潭。蘇東洲。許昌湖也。

韓子師讀書堂置酒見留

除蠶插架未成陰。水滿方塘數尺深。入戶幽花真有意。拂簷高竹更關心。鳴禽喚客知開景。舞鶴迎人作好音。莫道相逢欠歌管。一觴酒盡讀書林。

山橋

倚杖溪橋暮雨垂。春寒空翠著人衣。凌空怪石如旗豎。噴壺清泉作練飛。乘興正須隨地飲。醉狂聊共插花歸。從教拍手兒童笑。要是山深客到稀。

范良臣見過云有食粥之憂以解米助之因得長句

口飢豈復衛文子。關食尚憐顏魯公。定知腹餓可糊口。未至腹疾號山青。東方千牘養飽死。顏氏一瓢隨屋空。我家無錢但解粟。與子共坐詩窮窮。世傳顏魯公爲都其有一塊之斗粟者并諸糧中僅得數錢以養其持齋至夜都士叩門假一二錢市油鹽書則嘆曰盡之美哉而愧甚曰食有餅斗可分于也故用爲韻。

伏日諸君小集沈明遠以小疾不預作詩戲之

廣文官冷酒饑空。平日清樽一笑同。苦儘車公來座上。翻成三老隱牆東。定中示病應非病。詩裏能窮有底窮。涼月滿天新雨足。試憑微語愈頭風。

聞吳端朝作真率集

他年曾作社中人。就勝歸來白髮新。關別常思其杯酒。舊交那得更比鄰。黃鸝白酒可勞動。青菊烏絲未絕貧。恨不從君語終夕。空齋愁坐獨傷神。

令防得女招飲以病不往走筆戲之

平生諸女重吾貧。敢意君家亦效顰。醜惡未妨猶盜賊。長成難讓卜比鄰。子與令防品仲鄰居。比皆得女。遂憐四十稱郎罷。豈惜千金辦主人。美酒尚須留待我。明年應見玉麒麟。

次韻陳子象謝新火詩

曲水流觴迹曷陳。水邊那復御廚珍。茶煙永日看輕颺。槐火今年又一新。鄰舍未應煩束縵。官庖猶幸有興薪。須公更試長桑夜。應照歌臺拂曉塵。

李彭元過會吉甫詩卷數帖見過

十年松竹瞻茶山。君有時聲舊將壇。食齋誰如東野苦。無甦不奈廣文寒。閉門久臥高軒過。彈劍今嗟行路難。我亦凋零舊賓客。遺編聊共拂塵看。

李于永惠道中詩卷

踏雪衝寒獨幾州。世坊樂與作清遊。風橫白絮歌殘樹。月滿青山問釣舟。夢繞征途深屢歷。老諸世事總南園甲乙稿 卷四 七言律詩

悠悠塵埃映掌君。休恨自有詩輕萬戶侯。熊子復惠十詩作長句謝之

白首相期輪墨中。衰齡況是甲庚同。久懷妙論傳犀塵。尙喜清詩附驥簡。柳長五株知鰓少。麥呈兩穗報年豐。去天一握歸來近。密令瞻瞻可拜公。

姜特立寄近詩

雙溪巖曲蘆江岸。每見君詩句益奇。漸喜青雲今得路。豈訪白雪尙攜詞。斷蛟入海功何壯。披腹排雲世共知。新卻月中丹桂手。朝陽應占鳳凰枝。姜五中鄉黨今爲春坊。

周航定國書公所贈詩求次韻

拾青紫本一經明。得失由來信可驚。美玉固應人未識。千鈞何自俗能輕。馬曹寂寞心空在。驢子昂藏骨更清。蘇子瞻有子昂驢步煙霄遲速耳。筆端夢覺已花生。

李元衡寄示三池戲藻

文彩風流冠一時。三池聊作鳳凰池。新詩到處傳桐葉。麗唱他年滿竹枝。歸夢故應懷古括。清談還喜對蛾眉。玉堂待草山東詔。解纜春江莫放遲。

曾丰惠文編

簿領裝懷筆擁塵。經年舌強不論文。寬然步武心還喜。藉甚聲華耳舊聞。曲水賦詩須鮑謝。甘泉策頌憶淵雲。相期穩上芸香閣。要策清時翰墨勳。

徐應龍惠文編

渴雨空齋畫不眠。疎簾竹簾意悠然。借君妙語清詩暑。起我哀涼似壯年。得意每看雄覓句。逢時曾奏白雲篇。漢庭久重春秋學。凌厲煙霄更著鞭。

寄懷子雲兄

長年游宦已堪嗟。寓舍無田豈是家。母子分飛還歲換。弟兄相望各天涯。塵埃閱世丹心在。朱墨繁人鬢髮華。聞道過庭新奕。開書空有淚橫斜。

赴信幕寄子雲叔處及同寺

田園未辦各身謀。兄弟今成迭去留。游宦三年方啓足。寄書千字又從頭。家書以千字文爲號。白雲不定山容晚。碧水無窮樹色秋。回首寺橋同社客。想因明月話離愁。

謝三船上醉同歸。黃四花邊手壓巵。巷裏何曾吳南北。屋頭還復記東西。一杯相屬情猶在。千里分飛意自迷。堂下秋來足萱草。定傾家釀飲黃鸝。

初至上饒寄子雲

險阻艱難客路除。東南西北問生涯。秋聲瑟縮生梧葉。野景蕭疎上菊花。去國已驚身老大。無家空有淚橫斜。遙知載酒齊山寺。應憶年時醉月華。

寄梁士衡

江上潮聲日夜來，相望蹤跡共塵埃。亂花洗雨紅成陣，疊嶂連天翠作堆。山市放歌知屢醉，沙津獨步想千回。松林月出溪橋夜，猶憶當年對野梅。

夜坐有感寄子雲

風景新亭舊往還，離魂舉目較河山。官情老去秋多感，官事忙時夜始閒。隱外橋梧風惡縮，竹間亂石雨淙淙。青燈已作江湖夢，同約歸期早晚間。

過龍祐市

半畝方園水到門，地偏人靜恰如村。聲名不用卿王衍，文字真能僕屈原。舉世知君如我少，平生學道欲誰論。何時共結柴桑社，離下秋來菊正繁。

劉子淵盤廟年八十六耳目聰明能飲酒舉大白喜賦詩比過之因示長句次其韻

才疎政拙愧能名，黃髮猶欣見老成。林壤固知聊自樂，門閭要是已堪旌。持盃激濁千眉發，落筆縱橫四坐驚。筵鼓進君應一笑，平田兩部足蛙聲。

過趙仲綸

山下清溪溪上亭，竹陰芳徑眼增明。已知數日逢寒食，慶喜今朝作好晴。酒美故應容客醉，歌長不自覺詩成。春深準擬多行樂，卻作花前送我行。

秋雨新霽過趙慎中留飲

門外黃塵有底忙，主人高臥興何長。春風竹樹蕭蕭轉，雨足軒窗笑語涼。耳熱漫思官裏事，眼明猶識醉時粧。紫雲莫厭頻來客，未抵當年御史狂。

陸務觀赴闕經從留飲

溪岸風高霜作枝，杯盤草草對青燈。已甘鹽菜待梁柳，況有酒漿延杜陵。歲晚蠻毛紛似雪，天寒門巷冷于冰。春風穩送金闕步，看爾驚山最上層。

寄徐滁州

青瑣金鸞跡未容，賓公猶在昔賢中。著書定已追迂叟，開闢還應繼後翁。得郡何妨號醉翁，憑欄猶憶魚動鏡。清流閣下馬嘶風，獨倚欄干猶奔走。不得登臨一笑同。

寄別子雲

江干風雪散貂裘，兄弟相看已白頭。兩月追隨無十日，一春離別甚三秋。清時官職難頻覓，異縣田園合早求。並戲母前端有日，省郎雖美不如州。

次韻沈駒甫留別

筆下縱橫自學林，胸中玉海更清深。識君異縣見眉宇，過我空山聆足音。月近中秋還惜別，雪飛窮臘會重臨。聞門劍咏誰相問，與客寧論舊與今。

別范元卿

晴林綠樹越江邊，聊泊東來倦客船。風引花香微近酒，水浮月色淺連天。驚心朋舊皆千里，回首光陰又五年。莫笑相逢俱離別，此生身計已飄然。

松江別范至能朱伯陽

彈鋏功名易白頭，歸歎未辦五湖舟。送君與我皆爲守，到處逢山且縱遊。薄日連雲千嶂晚，斜風吹雨一江秋。買魚斫鱸垂虹上，更爲今年好景留。

吳飲灣月韻江船，屈指同行二十年。勝日五湖看老矣，倦遊雙鬢各蒼然。擬尋詩酒平生社，未了塵埃薄宦緣。後夜西風相憶夢，琵琶亭下水龍烟。

留別傅安道

華髮相看四十年，飽諳世事欲忘言。一春離別當寒食，再歲追隨作上元。湖外溪山明小棹，雨餘花柳暗西園。極知老大交朋少，相與論文更一樽。

場屋俱爲拜賜師，別雲獨喜鳳毛飛。壯心似鐵何曾老，健筆如椽合一揮。北渚青山勞我夢，西垣紅藥待君歸。留君不作經時隔，沙路薰風卷繡衣。

南潤甲乙稿卷五

七言律詩

送湯丞相帥會稽

淮岸春來罷夕烽，君王委凱大明宮。守關豈但勤蕭相，分陝猶宜屈召公。綵綬不妨龍蓋貴，錦衣真與故鄉同。政成更上平戎路，歸作麒麟第一功。

翰墨英名多七先，經綸長策萬方傳。久知燕許文章大，要自臯隲事業賢。曲水蘭亭脩竹外，都門祖帳百花前。去天尺五調元舊，肯使邦人惜一年。

嚆噐追風幸執轡，詞場好在筆如椽。十年歸隱猶嗟若，晚歲登龍未偶然。下客陽春驚白雪，何人綠水近紅蓮。尚應九里蒙河潤，他日一天今二天。

送周承勛赴荆南幕

周南留滯幾年餘，筆力追還兩漢初。無地真君羣玉府，因人貽我萬金書。未隨王粲依油幕，聊喜安仁奉板輿。夢想風帆轉平楚，眼明江樹綠扶疏。

送馬莊甫攝幕鄱陽用趙文鼎韻

送馬莊甫攝幕鄱陽用趙文鼎韻

杖策衡衡不作難。弓刀結束笑談間。使從幕府清民訟。已佐戎車靖蠻蠻。風雪幸無千里路。江湖遙隔數重山。金南桃李新開徑。屈指春融及早還。

送陳天與知徽州

暮閣英名二十年。卜居那得便林泉。履聲舊振星辰上。諫墨猶存雨露邊。欲考治功三輔近。且施惠政一州先。黃山看盡須黃閣。六月天池更著鞭。

送陸務觀得倅鎮江還越

高文不試紫雲樓。猶得聲名動九州。金馬漸登難避世。蓬萊已近卻遲舟。燒城赤口知何事。許國丹心惜未酬。歸臥鏡湖聊洗眼。雨餘萬壑正爭流。

前年邊馬飲江水。烽火瓜州一水關。正使樓船多戰士。要須京峴作重關。平戎得路可橫槊。佐郡經時應賜環。把酒賦詩甘露寺。眼中那更有金山。

送陸務觀建德提倉

航船相對百分空。京口追隨一夢中。落紙雲煙君似舊。侵巾霜雪我成翁。春來老葉還爭白。臘近梅梢儘破紅。領略溪山須妙語。少迂使節上凌風。

送呂令防赴海門寧

五斗由來豈療貧。尙應性節對秋雲。未幾薄宦來還去。但覺頻年我送君。舍北水生思共賞。淮南米賤好相聞。白魚青笋平生事。懸絕江潭屬影分。

野閣山扉舊卜鄰。竹陰花徑每情親。舉觴契闊又千里。聞社淒涼無幾人。濯濯未妨如月柳。悠悠真不奈風塵。海門應去蓬萊近。我欲乘桴試問津。

送趙蕃辰州司理李昌甫

故家零落眼中稀。歲月嶢嶢路路岐。詩解窮人君莫恨。錢能使鬼我方知。片言折獄非無日。談笑封侯會有時。一上梅山弔楚氣。腰題佳句寫幽思。

送張幾仲知泰州

紫雲甘泉不願留。虎符聊試海邊州。長城底用騎圍鐵。下瀨直須船有樓。草木已應知世望。江山好在得詩流。春風桃李西溪路。宜室歸來伴黑頭。

送施徽州二首

御史英名世罕儔。義冠聊復漸承流。治功要自先馮翊。大惠何妨始徽州。野燭定知還去虎。山民從此罷黃牛。二事見唐劉蕡元。華任狀州刺史。百年善政須公繼。尺一書題願少留。

江出新安見底清。黃山高勢碧嶙峋。袴襦會遣民皆有。抱鼓懸廳夜不鳴。蠟展未須懷別墅。虎符今喜得名城。他時一榻容徐穉。端共與人樂政成。

送李子永赴調改秩

逸驥騰騰十二閑。追風那復駐輪間。向來官況誠留滯。此去詩情記往還。會課未妨更美秩。趨班聊喜近天顏。劉劉莫費千牛力。奏賦金門入道山。

送王德和赴調改秩

樽酒盤蔬語夜閒。三年猶得幾追歡。海棠半折春方好。楊柳都青社正寒。籌畫定應瞻武帳。文華端合侍金鑾。劉劉莫費千牛力。奏賦金門入道山。

送葉夢錫赴荆南

南郡開邊古上流。君王側席用嘉謀。壯懷何止入雲夢。雄略行看半九州。風勁聲聲連岸動。雪晴江影與天浮。一樽莫作新亭語。勳業歸庸尚黑頭。

送韓子師守婺州

功名相望十年前。白首官曹接後聯。良玉要須更九火。明珠那得屬重泉。清風遂作雙溪詠。老手懸知劇郡便。奏課不妨聊第一。歸來更著祖生鞭。

送沈千里教授邵陽

數枝江畔得君詩。俊逸清新字字奇。一笑偶成歸妹約。幾年還見外孫辭。橫經絳帳地雖遠。給劄金門天未遲。痛飲離騷吾事爾。湘山風物與春期。

送潘元鳳教授欽州學正

文筆超然自不羣。胸中豁豁未全陳。距離遠教嶺南士。會見來清塞北塵。桂海接天聊縱目。火雲堆處正調身。元戎在昔同科進。一鶴飛書上紫宸。

送澤赴新途尉

少年薄宦幾東西。送汝臨歧意尚迷。作尉未嗟官職小。致身當與古人齊。短篷載雪看梅蕊。古驛衝風信馬蹄。爾父漸衰吾已老。寄書時一到南溪。

送李直剛鹽官縣尉

蚤接君家大父遊。迢迢暮齒尚淹留。文華遠見諸郎秀。名宦懸知異日優。朝雨拍溪梅正熟。晴雲烘路麥初秋。潤南自昔多賢尉。官近長安不用愁。

送元修歸廣東

十年門戶苦彫零。屈指天涯幾弟兄。羈旅可堪懷世事。典型難與振家聲。驚心朔岸秋風急。極目南溟瘴霧橫。好過貧泉未應酌。少年游宦要冰清。

送沈駒占

官曹邂逅得情親。一賦松蘿遂絕塵。天祿校書元有路。甘泉策竊可無人。江山興味不知老。芋栗生涯未覺貧。我欲追君寺南住。春風聊與杏花鄰。

送孟增植還臨川

西風同泛江船。倒指光陰六換年。秋色又看梧葉老。離懷遠對菊花前。塵埃左宦空搔首。功業青雲更著鞭。兒女關情易來往。一樽臨路亦悵然。

送郭誠思歸華下

忘懷物外且如愚。何事勞精據稿枯。以馬喻馬即非馬。數與無與方得與。莫執斧斤過樸社。懶施几席向蓬廬。好歸玉秀峰前座。閑看晴雲自卷舒。

依韻和御製秋晚曲宴詩

輓輓舜治洪嘉生。宴組豐年萬寶成。然輭雲深開曉色。上林風迴起秋聲。威加鼙鼓雷霆轉。喜動龍旂日月明。應手神珠看電掣。旋頭消盡鐵山平。

次韻子雲春日

林塘欣樂有餘枝。杖藜常及曉鶯初。春風入戶花開落。晴日當牕雪卷舒。契闊經年千里面。平安滿眼數行書。弟兄州縣勞勞爾。嗚呼交遊半石渠。問舍求田苦未成。定逢丘壑眼先明。極知官事無時了。且作青山任意行。元亮折腰應自笑。子荆洗耳耻忘情。不妨同是催科拙。下考他年更類城。

次韻子雲途中見寄

輕風獵獵轉殘紅。春去荒村暮雨中。花影帶寒猶黯黯。山光含霧更空濛。百年排卻身長醉。五斗由來計日窮。慚愧實朋有膠漆。不堪兄弟若西東。十年計拙未能伸。四海滔滔總是津。但得有山供醉眼。不憂無地著寒身。鶯花掠亂空三月。風雨淒涼過幾旬。莫道衡陽無雁信。故應時有北來人。

次韻子雲野貽道中三首

海上狼烽不起烟。兵戈猶記舊年前。嚴居有客能招隱。肉食何人爲結綰。但得生涯類盤谷。可無風景似斜川。共尋朝口田三畝。仍辦遮頭屋數椽。江南淮北市初通。人語忻忻作好風。抱耒只思耕隴底。買船誰復渡遼東。向來熊耳真投甲。此去天山擬挂弓。上策聖君今自治。白頭憂國寸心同。桑間無揭半飢人。斗粟千金不換銀。末路多慚道溝壑。長年敢笑走埃塵。江聲直下黃牛峽。河勢遙分白馬津。回首向來征戰地。壯懷俱在只傷神。

答金元鼎喜雨

幾日雲陰合又開。良田秋近起黃埃。一觴未致靈祠禱。半夜先欣好雨來。政拙自知容我懶。詩清要是得君催。不妨暖睡曾珠玉。漸喜新涼入酒杯。

再次韻

南後紅蕖滿意開。風前綠淨縹緲埃。獨憐病守孤吟賞。猶幸詩翁數往來。農事已知溝澮足。歡聲不待管

絃催。旋春玉粒添冰醴。莫負樽前鸚鵡杯。

次韻趙文鼎雨中

老病幽栖不厭閑。未須消息夢長安。一春意淡連牆竹。終日香清小檻蘭。紅蕖便驚風裏盡。青林猶隔雨

中看。故人詩卷從頭讀。似酌芳樽爲解顏。

次韻中甫兄九日同集張園

湖山秋盡作幽期。未覺浮舟蕩菖葦。佳酒自憐多病後。強歌還憶少年時。平蕪半綠煙猶接。好菊微黃雨

更宜。單父層臺在何許。一樽懷古少陵詩。

雪中走筆寄鄧延碩

去年雪裏共清遊。蕭子酣歌幾唱酬。竹葉又看新醖熟。梅花還作暗香浮。青衫尙想君奔走。短褐空嗟我

滯留。南北兩峯銀色界。不應孤負水邊樓。

和同僚賀雪應祈

臘近春臨雪意遲。裘衣敢憚走靈祠。夜聽小雨猶傾耳。曉看羣山頓展眉。好句懸知得冰柱。香醪試爲壓

燕兒。使應風月臺中客。不減梁園賦就時。

次韻韓子師雪中二首

九門盛望耀朝暉。不比千燈作上元。天與繁珠開漢殿。人將冰玉奉堯樽。寒威已覺邊聲靜。春意都隨韶

語溫。夜入蘇州將曉。肯容敵騎妄稱尊。

曲欄高檻倚崔嵬。要是仙京白玉臺。雲色自連鳩鵲動。天顏亦爲近臣開。光翻午夜潭疑月。花滿新春未

數梅。自笑詩成無好語。但知綰帶與銀杯。

次韻黃文剛秀才雪中見語且惠新柑

填空密雪借風威。深閉蓬窗盡掩扉。待學仙人乘鶴駕。未容寒士泣牛衣。連篇妙語千金重。滿合黃柑數

寸園。細酌清樽酬夜月。更看庭樹作花飛。

次韻梁子張雪中約遊湖上不至

東風開雨麗重雲。賸喜天街玉作塵。梅已著花還點綴。柳能吹絮便爭新。湖光照坐偏宜晚。酒力欺欄別

是春。慚愧相如未能至。卻將冰柱語驚人。

次韻子雲歸興

湖海周游未卜居。好山時一夢衡廬。苦無事業堪調鼎。薄有生涯可負鋤。玩世阮公方蠹屨。歸田陶令亦

巾車。屋頭早晚東西住。愁絕江船夜雨餘。

次韻會吉市題畫屏風

何許江山發興長。渾疑塵世對彭郎。胸中丘壑元蕭爽。筆下煙波故渺茫。落落疎松長映座。冥冥飛雨欲

侵牀。冷然已作華胥夢。便有華仙到枕旁。

次韻王季夷時同宿蔣山

亭亭石塔寶公龕，廣喜僧牀得對談。坎壈詞場君亦滯，驅馳世路我何堪。軍書又見紛南北，敵勢由來說二三。淮岸西風晚更急，似傳烽火過江南。

次韻沈千里玉山道中見寄

霜晴懷玉自生烟，寒色淒淒過隔邊。路轉湖南知幾日，山連楚尾又窮年。相期鷄黍情歡甚，惜別塵埃意黯然。馬上哦詩衝暮雪，清風懷我北牕眠。

次韻沈廷

平生作計本山林，便腹空餘貯古今。致主未忘他日志，歸耕每動十年心。疎懶浪喜煙霄近，弱植多慚雨霧深。早決儒科猶望汝，雖然虛谷佇聞音。

次韻季子永見慶新居

旋移桐樹占高岡，更喜松筠翠作行。簷外參差見林影，門前溶溶足溪光。天涯留落還相識，地上經營豈太忙。好事肯來三徑在，已添離菊在重陽。

次韻沈駒甫觀石井

湖裏驚鵝亦洞天，最奇山下石坊泉。一泓白覺寒光淨，六月都無暑氣煎。清似錫峰飛雨霽，迥如簞嶺闢風煙。壁端舊乏騷人句，從此須君妙墨傳。

次韻王亞之來過橫碧

君到層軒眼爲寬，諸峰還得雨中看。風光照座蒼翠出，寺影拂波金碧寒。詩興豈妨隨望極，秋聲不索起愁端。相逢莫怪無樽酒，秀色崔嵬尚可餐。

次韻宋傳道夜雨聞捷

松庭竹戶野僧家，獨坐荒齋到日斜。門外江風寒作雨，城頭戍鼓夜啼鴉。對牀更欲論心事，擁褐還驚過歲華。卻憶巴山舊詩語，夢回應竹已生花。

邊地山川自漢家，靈旗圖畫拂雲斜。江干戰騎磨如虎，塞上神兵杳似鴉。羽檄放應煩號令，星車虛用賦皇華。軍聲指日騰三捷，陣勢他年本六花。

再用前韻戲傳道

空谷天寒翠袖遙，無人曾見玉釵斜。詩成落日千尋竹，歌就殘陽萬點鴉。粧額淺深知內樣，舞衣裁翦勝京華。自憐已作高唐夢，須信飢腸眼易花。

次韻趙仲績久雨夜坐有感二首

春雲黯黯未成晴，落盡桐桃見紫荊。薄宦驅馳雙鬢改，流年荏苒寸心驚。幽花映水淺深色，啼鳥穿林高下聲。幾許風光欠行樂，夜寒和雨聽殘更。

十日風斜雨更橫，一春能得幾新晴。便須蠟屐穿花去，莫惜泥污傍水行。酒興未妨隨處發，詩狂猶判隔

年程。醉來乞得西山藥，勢騎雲間吹鳳笙。

次韻張晉書事

舉世諸兄事孔方，平生學易問歸藏。漸欣過客知吾懶，未怪小兒如我長。鶴怨猿驚成底事，鳥驚兔蹶自奔忙。便須耳熱追行樂，更擬心齋得坐忘。

次韻吳明可與史致道會飲牛渚

月出千山捲暮雲，遙知玉節會江濱。便應擊楫酬今日，不用然犀歎昔人。煙外笛聲誰送晚，水邊花影自迎春。風流三百年無此，況有清詩句法新。

次韻徐應祺小樓

漱漱清波泊路衢，垂垂高柳對扶疎。已知百尺樓堪臥，況有三重茅可居。我老詎能廣飽謝，君才端合紹嚴徐。直須座上千鍾酒，洗却胸中萬卷書。

次韻答沈明遠

如君絕足向風塵，願我宜爲途路人。阿買八分時自笑，阮瞻三語詎能新。狂談尚欲嘲風伯，妙筆真堪賦洛神。得酒相尋那厭數，醉歸官長未應嗔。

亞之出示其祖叔公墨迹及惠崇小景且和前韻復次答之

壁上看江萬頃寬，錦囊遺墨幸重看。功名世路真多舛，貧賤交遊敢自寒。新有詩聲見侯喜，舊懷懷抱得蘇端。極知鼎食君家舊，未厭堆盤舊箸餐。

新晴梅花可愛欲招明遠少稷陳季未熟

瘦兒了事不能閑，猶喜騷人共往還。歲晚真成廢書史，雪晴那得負江山。多情春與梅花厚，一醉天于我輩慳。腹作新詩催酒熟，曲池冰漸水潺潺。

紅梅

不隨羣豔競年芳，獨自施朱對雪霜。越女漫夸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半依脩竹餘真態，錯認天桃有暗香。月底瑤臺清夢到，霓裳新換舞衣長。

陸子逸惠桃花戲贈

故人招我千山裏，也有仙葩巧送春。麝馥染衣金縷重，酒紅生粉玉肌勻。洛城景物知誰紀，寒食風光觸處新。莫把天香調行客，曉粧留與綠隄人。

次韻陳子象十月惠牡丹

芙蓉掃地菊花陳，國色天香一夜春。愛景自催芳意動，清霜不礙曉粧新。長生便可書仙籍，上瑞端宜貢玉珍。是日會慶節，(案)幸崇生辰名會慶節。詩就只應開頃刻，先生筆力起千鈞。

用前韻以小春茶餽子象

仙花不用惱詩人，亦有靈芽特地春。數朵嬌花真綽約，一甌醞白更清新。眼明共識西都豔，齒冷應懷北

苑珍佳者奇葩堪放賞。須公品第入陶鈞。

次韻余寺正瑞香花

香爐峰下異香風。長憶幽芳夢寐通。渴雨旋傾茶作碗。誰霜新織翠成籠。丹青點綴瓊瑤上。蘭麝飄浮錦繡中。花品羅來誰第一。似接玉葉問程紅。

故致政宣義葉公挽詞 葉山父

植德由來不自知。成家今見事繁兒。名駒有種龍千里。仙桂騰芳定五枝。公有三子二孫。綵綬蟬聯地方致。養素車雲路忽與悲。死生了了真餘事。流水斷煙空好詩。

挽王僑卿右司詞

壯年嘉譽滿瀛州。衰袞諸公並儔游。獻納未持天上策。光華頻繼嶺南州。半盆鹽算波熬素。蒲澤終期劍買牛。世路榮枯真莫問。浮雲山渺淚橫秋。

挽汪南美大夫詞

年如衛武尚安強。名似康成善一鄉。三邑久知歌惠愛。西州何幸著循良。真清在昔傳家世。治狀由來籍廟堂。千載蔣山分未朽。芝蘭玉樹滿餘芳。

挽知秦州宋公大夫詞

投老溪南幸卜鄰。一廛頻見範章新。養花別圃成三徑。種木佳城度十春。公自營商處甚久。前席遂孤明主意。公入對天時甚盛。留鞭難繼澧陽塵。空餘樽酒追隨地。同社淒涼淚滿巾。

挽故鈴轄趙公遠詞 子直父

平昔長材未一施。尚餘嘉譽滿天支。事親養志人爭仰。教子成名世共推。盛德故應傳後裔。清規誰爲勒豐碑。華林岡下寒泉水。隱隱雷聲紀孝思。每夫人長言。他日聲名滿海濱。

楊侍制挽詞

妙齡著足道家山。壯歲升華玉笋班。千里應符機假手。幾年香火竟投閒。詩書坐使家聲大。簪紱誰令壽履輕。太傅功名有遺恨。鵝湖湖海淚頻潸。

周查廣待制挽詞

淮海歡騰五袴歌。政聲京兆益中和。鄴侯并在功場紀。鄭國渠成利更多。紫禁遙躋知異眷。珍臺歸臥本微疴。功名方展凌雲步。奈此佳城白日何。

故運使直閣少卿劉公挽詞 子履

清時得路每投閒。垂上甘泉玉笋班。借箸幾看趨魏闕。請纓常欲度天山。放懷俠氣千夫上。抵掌高談一夢間。使節塵生人共惜。朔風吹淚太湖灣。

故致政敷文少卿魯公挽詞

左學鴻文舊鶴軒。青雲接武二難兄。主知自紀宜三院。使節更持僅九卿。庭下芝蘭方競秀。舍南桃李已南園。甲乙稿 卷五 七言律詩

成陰掛冠不待甘泉裏。愁絕高門淚滿襟。

故致政提刑少卿方公挽詞

籌策需榮譽最賢。青雲回步接英躋。請纓莫遂終軍志。投絃方期衛武年。原隰觀風頻玉節。省臺聯袂近甘泉。一舟五鶴符佳夢。波水成湖問葛仙。

挽主事路分趙公詞 文舉公

畫舸安輿水清。春風猶憶送君行。無家舉案人方恨。有子分符世共榮。德履未容居祭酒。聲華端合主宗盟。太支耆老凋零甚。蘭玉階庭獨擅名。

故提點判院魏公挽詞 公濟

常年卓魯盛材猷。循吏聲名始一州。功在龍津看雨施。風行金穴見錢流。褒庸合上清華貢。奏課俄驚疾疴留。茲嶽諸郎富儒雅。蓋棺十世可無愁。

劉子宣侍郎挽詞

妙齡嘉譽滿江東。晚接甘泉豹尾中。煥赫身榮知有道。從容心計不言功。威行峴首追羊叔。名在都江憶魯公。種木十年歸莫遠。塗車千里恨何窮。

李壽翁卿挽詞

開解銓衡並把麾。五年相望楚江湄。鄰壘會面曾談易。吏道還聞更說詩。北客遽逢人共歎。公臨歸日。上有北人離得之。南州流轉事難知。投簪自有江湖志。雲白天青淚滿頤。公臨終作時。有白雲青天之句。

挽周仲深郎中詞

才力軒軒動漢庭。清時指日致功名。一聞在昔歌遺愛。兩郡于今有治聲。使節暫分秦望重。郎星初近太微明。死生契闊空泉壤。轉與殊恩世亦榮。

王中奉漢老挽詞

符節光華二十春。壯猷曾不侍嚴宸。棲心香火纔同社。放意溪山幸卜鄰。再世簪纓宜袞袞。一門蘭玉尚說說。霜清三港追隨地。丹旆飄然淚滿巾。

呂伯恭挽詞

青雲塗路本青氈。聖顯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以疾。山林空歎我華顛。傷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諸生續舊編。斗酒無因相沃酌。朔風東望涕潸然。

周濟美挽詞

通翁持橐舊知名。兩郡分符見典型。禁闕方應馳僦步。中臺俄忽隨修翎。故人零落風前葉。北客漂流雨後萍。白馬素車三巷路。淚兼臘雪濕林坰。

陳仲叔挽詞

材業光華薦薦紳。由來孝子出忠臣。七十叔祖世稱孝子。載樹陰庭話五年。字邑祗明詔。兩路觀風惠遠

民徐揮湖邊棧卜築葛翁山下忽棲神朔雲千里人揮淚遺命歸從大母鄰

五言排律

次韻唐與正喜雪二十韻

窮臘逢三白山城兩換年。破寒初浙灑。作態正翩翾。倚杖心逾喜。搔頭意自便。直疑填巨壑。豈惜涸長川。宮粉慚施白。仙禽恨奪鮮。銀牀凝露綆。玉柱滋風絃。徑滿巉難認。牕虛隙易穿。共尋芳草路。俱歸蕪草篇。獵騎朝羣擁。漁燈夜獨然。凌風巖間苑。照日盡藍田。勝約佳賓集。先煩好句傳。荷枯疑壁碎。柳細訝絲牽。有士迷青眼。無人笑黑眉。豐年期不日。瑞氣藹非煙。竹密還爭舞。梅疎只圓妍。輕鷗隨浩蕩。戲蝶伴聯翩。續續麻衣詠。真逢綈帶賢。凋零屬國節。片段廣文氈。短棹尋安道。高樓憶仲宣。名駒紛照夜。無復愛連錢。

湯丞相生日二十韻

馮丞相生日二十韻

寶歷千齡會神機。八月流人知挺生傑。天欲中興周。文筆超三古。聲名溢九州。宏才自伊呂。餘事豈應劉。繁書開黃閣。于今尙黑頭。裴公旋臥護。蕭相暫居留。馬奕稽山綬。光華綠野遊。銀興壽母貴。玉耳上公優。嗣聖資愛立。昌時副聿求。來歸嘉季子。入覲偉韓侯。今日恢王略。蒼生跋廟謀。中原尙紛擾。絕塞要懷柔。勝算如先定。成機會可投。洪源端欲汎。前箸匪無籌。日月符義取。乾坤協禹疇。行看靜蛇豕。俱議息鴟鵂。考有中書第。官無太尉酬。兩京期迅掃。九廟得重修。社稷天方錫。勳庸世未休。斯民納仁壽。公壽幾千秋。

投贈徐平江三十韻

上聖恢方域。吳門翊帝京。千秋季子國。百雉閭閻城。屏翰資良牧。文昌轅貳卿。龍墀虛紫橐。虎節駐紅旌。河潤功初洽。棠陰政已成。農桑歸愷悌。弦管樂升平。世仰章公譽。人高白傅名。雲樓凌月府。花島爛蓬瀛。香霧凝春晝。橋虹臥曉晴。清規三不惑。盛事四難并。舊俗寧論化。重臨倍有聲。向來宣使指。曾是格刑清。自覲銅魚拜。欣聞竹馬迎。五湖歌吹滿。兩郡吏民爭。公嘗按刑浙右。面自明移蘇。嚴勸書頻賜。蕭卿治欲更。退應對宣室。俱議直承明。鼎席猶虛位。戎亭正息兵。安危均注意。中外等持衡。補衮才猷壯。康時智略宏。天津飛驥足。雲路逸鵬程。疇昔參賓從。頑疎荷鑒評。馳驅奉刀筆。談笑接簪纓。夢結關陬遠。心驚漲潦橫。寄身伴困鮒。畫室道長鯨。官牋霑微祿。恩波拯再生。膺門憐舊契。補薦及難兄。未釋鹽車轡。徒懷瓦釜鳴。幾年良自哂。一飽定誰營。洛下裘空敝。新豐酒獨傾。知公行入輔。故吏敢言情。

少稷家觀雪賦江字三十韻

雪暮來無際。長吟坐北牕。未嫌光奪月。先恐勢填江。雲色生冰柱。風聲倒石缸。疎簾縠的縠。破屋漸錚鏘。始訝烏鵲白。旋驚馬盡驅。會朝瓊飾弁。獵較素綢杠。玉帝開宮闕。瑤姬擁旆幢。抑空絳作陣。窺徑蝶成雙。價重連城璞。明逾釘壁缸。冷烟紛莫辨。凍溜不成淙。計拙夸遼豕。塗窮笑越虜。戴牛迷象齒。覆鹿誤羊羶。酪乳浮茶鼎。花蘂登鼓樓。崖枯頻畏住。鵠瘦暫勝肝。共想周王宴。誰虞漢使降。獻衣知念札。加璧殆追遙。蹇蹇深憂沒。驚與重莫扛。淹鍾應預賜。增斗定先糧。短日棲窮巷。豐年卜萬邦。緇塵異羈旅。華髮逐蒼厓。

處士欣尋戴參軍豈遇龐裘穿心易怯屢敗足微登荷笠閒垂釣迴船穩繫椿清狂時仄帽泥飲屢空甌
酬唱才皆敵歌嘲語或嗤閉門嗟懶惰授簡愧愚慙戈戟森磨厲韶鈞富擊拊絮鹽翻雅況蘭竹襲新腔
取醉華燈爛催歸戎鼓聲晴簷成夜雨更聽離頭顙

南園甲乙稿 卷五 五言排律

八八

南澗甲乙稿卷六

五言絕句

遺直堂六首

萬葉自與臺松桂猶伯叔便合追孔林無庸號寒木
虬龍舞雲端風雨來海上尙想堂中人詩成一迴向
苦心有深思勁實無軟語質科廢因公此事互千古
種木已如此高賢有餘思賴公酷似舅其誰羨牢之
鄭虔骨已朽孔父天不遺他年從事賢手板空倒持
棟梁乃不取得地且深植妖燒紫薇花歲晚猶伸直
夜宿斜溪聞杜鵑

解覆山街日移舟雨暗溪無情子規鳥夢斷隔林啼

燕鴻望南飛。春至還北去。託食波浪中。瀟湘幾回渡。

遊子思故鄉。天涯兩相逢。時平甘如蜜。定交各塗窮。
濯濯機中絲。粲粲錦繡段。自非同心人。千金孰肯換。
江湖多青山。舟楫長往還。山色難送客。不如住山閒。
中宵燈灺發。滿窗明月。月黑君忽行。恐墮蛟龍窟。

六言絕句

題日出雨歸圖二首

絕壁春林映綠。半山曉霧迷紅。長憶西巖夢覺。小舟欲乃聲中。
隱隱遙分樹色。蕭蕭似聽風聲。何處江傾海墜。隔山鬆白煙明。

次韻趙公直題米元暉畫軸

天際歸雲挾雨。江干亂木藏山。耳冷似聽蕭瑟。眼明驚見屏顏。

七言絕句

春雪得小時五首且約客登賞心亭

東隱坐愛枝間雪。大似醉醒壓架花。天氣更晴宜有月。夜深來看玉交加。
淮南山色一千里。落水層城江更濤。何地江山有如此。與君聊趁雪中看。
臘前未見梅如雪。春到還驚雪似梅。可是天公有情思。便令花樹一時開。
江南絕景賞心亭。臥雪難尋舊畫屏。白雲洲前夜來雪。故應此畫勝丹青。
竹爐聽雪坐蒲團。長笑詩人不耐寒。未辦貂裘走南陌。肯來高處一憑欄。
夜雪
爐火深紅蟻炬明。打聽風雪正縱橫。瓦瓶旋注山泉滿。卻作瀟瀟細雨聲。
伴眠文書細作行。昏昏愁臥雪穿廊。何人恰弄風前笛。錯認梅花到枕傍。

詠晴

愁眼東。萬里情。山雲斜度水風清。客行歲晚忽春盡。看到枯林綠葉成。

春日書事五首

十年騎馬聽朝雞。老竊州符領領迷。衙鼓不聞春睡足。閉門聊喜得幽棲。
曉猿夜鶴寂無聲。春至山禽百種鳴。步繞新泉聊洗耳。由來心與地俱清。
極目亭邊花定開。野棠山杏手親栽。春風拂檻知何似。應記劉郎兩度來。
憶上金華第一峯。相君官重酒樽同。夢尋絕壑誰重到。零落山桃小院風。
溪邊亂石蛟龍臥。煙裏千花錦繡圍。記得年時作寒食。山橋吹笛雨中歸。

晨興
北隱松竹夜蕭蕭。詩就呼兒進酒。睡美不知新雨足。曉來南澗水聲高。

聽雨

伊軋簾與不計肩。五更殘夢尚悠然。紅油畫重聽朝雨。卻似西江坐釣船。

題張幾仲所藏醉道士圖

何須坐客總能文。呼酒相逢日暮雲。醉倒儘如狂道士。夜歸誰問故將軍。

前一日會飲上饒傳舍觀圖戲有南園翁雜詩某無告

浙江觀潮

江翻海湧勢難平。電掣鵬搏目不停。編爲君王洗兵馬。參旗井鉞萬雷轟。

大湖秋晚

片帆幾日下西風。湖色秋容暮靄中。買得鱸魚弔張翰。臥聽欸乃度垂虹。

海門斜照

雲夢懸知八九吞。銀山萬疊漲天門。長江日落魚龍舞。古寺煙深鳥雀喧。

武昌春色

樊山宮殿已成陳。煙雨陰晴到處春。花柳不知興廢事。隔江相倚鬪時新。

七夕

銀河翻浪拍空流。玉女停梭清露秋。天上一年真一日。人間風月自生愁。

秋懷十首

朝行佛屋魚千里。暮借僧牀鷄一枝。隱下秋蟲解人意。似憐羈客伴哦詩。
酒熟燈黃盛物華。重陽無客不思家。鵝兒剪雪開巖桂。鶴羽橫金散菊花。
小雨驚秋滴夜闌。晴雲和日曉斑斑。誰憐客舍塵埃底。猶得西湖一兩山。
何許砧聲清夢回。丁東猶作珮環猜。卷簾風露涼如水。端爲嬌娥向此來。
城外秋荷一半黃。尚餘疎柳照回塘。江南底許風光好。塞雁來時未有霜。
右手持杯左不空。蟹螯已作雪蒙茸。秋風莫起鱸魚夢。未似先生阿堵中。
八月海頭舊有名。今年潮淺岸纔平。應緣亭帝千靈在。盡使魚龍不敢鳴。
寒草初黃邊馬肥。邊塵莫便向南飛。江頭鶴髮秋風起。看取陰山六騎歸。
江南四百八十寺。未抵西湖勝處多。不用樓臺帶煙雨。只看宮殿壓晴波。
閉戶踈疏意已清。爐香燒盡一燈明。空庭葉落知多少。一任西風百種聲。

聖政更新詔舊正告訢之罪因得小時十首(案)通鑑續編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秦檜死。猶檜姻黨。
十一月。韓趙汾及李孟。王之奇等自興。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從李光。胡銓。

于近州二十六年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此時所請十年言路皆支，肅州司戶卿生國，肅公精爽故依然，曾記其事，附錄。

惡復凶終事久知，豈知聖斷不踰時。小儒未數周南滯，但喜逢人敢說詩。
植溫將死謝安起，翟氏初除魏相來。誰與聖君安大業，魏巍廊廟可無材。
聖朝遂失誅元載，公議猶能去霍山。落膽徒聞溫御史，不知審意在羣奸。
元祐諸公乘國均，詔條先請惠吾民。孤雛腐鼠何勞逐，準擬朝廷政事新。
金貂七葉誰能必，石槨三年計自愚。得鹿覆蕉真一夢，求魚緣木信狂圖。
獻可爭先詆荆國，壘中屠首論前朝。十年言路皆支，肅州司戶卿生國，肅公精爽故依然。

臥病

有身自覺皆爲患，了事從來卻號癡。貧裏定知強健樂，未妨斗酒百篇詩。
夜宿青陽旅舍，起觀林端積雪，半消疑山勢盛開。

風卷千林夜雪晴，九華山下月微明。不須更覓唐昌藥，樹樹珊瑚玉刻成。

去草

永日荒園獨荷鋤，草根蔓草喜無餘。誰憐仲舉平生志，卻學齊民種樹書。

偶興四首

桂花飄盡菊花黃，開對芳叢靜愛香。堂下草深須一丈，會看春意滿池塘。

小園無數菊花開，準擬花殘便見梅。不恨無花正無酒，敲門誰送一樽來。

江南菊少開金色，只有霜葩雜御黃。乞得黃花真愛惜，明年臘種壓羣芳。

愛水仙成百計栽，三年一笑漸能開。金銀豈是吾家物，惜我虛名付酒臺。

市人有弄虎者，見聲請觀，伺以豚蹄，視其攫噬，戲作四絕句。

耽耽出柙小於菟，猶憶他年見畫圖。養汝由來得無患，卻驚赤手競編鬚。
呀然一嘯朔風生，兒女驚難笑且驚。檻內應憐只搖尾，山中不記舊橫行。
長年肉食定何功，乞汝豚蹄且慰窮。狼臂將軍應老矣，南山忽憶夜彎弓。
焚裘目色爲生寒，蠻獠歌呼意自閒。莫倚便能探虎穴，勢卑還畏越王炎。

傳金既盡家人問，所賣物戲答。

讀周豫傳

年來三十過平頭，笑卻周郎卻自羞。但得小喬歌一曲，未須辛苦向荊州。

乘潮遇順風

忠信平生自可期，江神于我定相知。順風鼓棹潮如席，世事由來卻險巇。

山行二首

晴日烘林百草香，杖藜徐步興何長。殘花的儘明幽徑，老笋參差出斷牆。
寒來南澗水初生，鷗鳥逢人自不驚。步繞幽花隨樹歇，望尋高柳趁隄行。

行計渠中

東海桑田未可期，隋河高岸已鑿犁。樓船錦纜知無地，枯柳黃塵但古隄。

剡溪道中五首

擬賦歸田未有田，春風聊泛剡溪船。青山滿眼留僕住，處士茅茨阿那邊。
戴家家住此溪頭，買酒尋春得勝遊。夾岸楊花渾似雪，不應與盡便迴舟。

平湖恰恰亂蛙鳴，斷送江南春雨晴。綠野細看桑眼破，紫茸還見草心生。
心隨天末江波遠，愁似沙津柳帶長。向晚飛花度牆影，半晴煙雨發山光。

抱琴不作王門客，曾代高風只此人。故老底須三上疏，竹林諸子未天真。

隱靜山二首 乾道戊子七月五日

山鎖松行一逕遙，峰迴樓殿更岧峣。飛來雙鶴知何處，只有泉聲下碧霄。
海上蟠桃手自栽，紅塵一墮隔蓬萊。風帆弱水無由到，乞我當年渡海杯。

猿山

天外奇峰認九華，路人指點是猿牙。他年刻石題車馬，曾遣山前屬漢家。

初見龜山塔

煙裏微茫第一山，眼明白塔俯清灣。塵埃滿面三千里，一笑相看似夢間。

山口道中

芳草連雲水拍溪，春山樹樹子規啼。東風何事催行客，偏遣殘紅趁馬蹄。

望雲壽致拜祖塋

白馬岡前眼漸開，黃龍府外首空回。慙慙父老如相識，只問天兵早晚來。

宿石橋聞水聲

野橋曲折渡千回，古寺懸知水面開。一夜寒聲喧客枕，卻疑風雨轉山來。

洞溪絕句三首

桃李欲開天雨雪，二月山城無奈寒。賴爾孤猿來送客，更須樽酒放愁寬。

南園甲乙稿 卷六 七言絕句

杏花無數連村落，也有人家掛酒旗。春色撩人只供醉，卻怕風吹易醒時。
溪流直傍長堤去，綠柳半山桃李花。極知渡口好春色，卻下扁舟步晚沙。

西湖絕句戲題

淺白深紅幾樹花，波光浮動竹交斜。怪來詩思清人骨，知是西湖處士家。
流水當階山對門，擬尋茅屋住荒村。誰憐九里松間路，猶有人間市井喧。
人道西湖一曲屏，只應真色畫難成。柳隄竹塢無窮意，更著荷花百媚生。

渡河有感

衰衰河流到底黃，誰言一革便能杭。傷心擊楫無人會，舉酒回頭醉太行。

同翁子功之平江午憩涵山淨慈寺

蘋花吹盡藕花香，日落風生水面涼。淨洗扁舟載明月，共君長嘯飲湖光。

曇花亭供茶戲作二首

問訊高真此住家，伊蒲未辦且煎茶。故應一笑來迎我，五百瓶中總是花。
一聲鐘響有無中，樓閣山林本自空。不向雲端呈伎倆，猶來靈裏現神通。是夕始聞鐘聲而金燈不現。

山數書今亡

樓外風高霜月明，步虛山裏步虛聲。龍琴剗燭初長夜，又得人間一夢清。
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望長生。閒雲強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
龍虎驅馳戰阪泉，荆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處存遺跡，忍使君王不學仙。

溪山堂次韻

溪岸人家高下居，紅雲樹樹綠煙蕪。故應曲水傳佳句，還喜青松入畫圖。

又溪山堂次韻四首

堂前松竹挺千軍，堂外青山萬馬羣。橫策時來按文陣，要須筆力起風雲。
欲漱溪光白鳥前，曾留雨腳暮雲邊。一年風景君應記，五月來看說渡船。
九衢塵土鬢毛蒼，只有溪山意味長。但得楓林供款乃，猶勝斗酒博伊涼。
梅子青青杏子紅，繞城荷葉已掀風。莫嫌春盡無花柳，猶得清樽阿堵中。

紫極觀二首

小雨輕雲卻解晴，菰蒲蘆葦浪過船聲。已無桃李占春事，濃綠滿山風更清。
楊柳花飛杏子新，園林無地可留春。卻尋風雨江邊路，慚愧煙霞物外人。
漢光武廟
涿郡漁陽此路分，用兵諸將總如神。白頭浪說關中事，鄧禹當年已笑人。

賀子忱抱膝庵二首

紫囊光華穩致身，會看功業上麒麟。丈人久俟人間世，莫忘他年龍帳春。
紅覆薰籠錦不如，萬株相倚占春餘。小憩睡足花陰裏，何似天香下玉除。

釣臺

瑣溪亦有釣魚人，一笑鷹揚掃戰塵。不食先生辭漢祖，投竿深坐此江濱。

答人問易

陰陽妙用表三才，卻問陰陽底許來。若識陰陽由動靜，何人更作有無猜。

鐵鏡贈仲儼

石門江畔鴈山前，芥室遙知更豁然。百鍊精明真是鐵，不妨照破野狐禪。

明老惠炭戲以二小詩

雪裏難逢送炭人，地爐炙手便生春。酸寒東野真堪笑，解道曲身成直身。
道人作喜每逢場，一束烏薪發電光。便使樽前化紅袖，不妨笑殺許旌陽。

訪吳元鼎如村五首

野竹漫山水漫門，未離城市卻如村。何須更問柴桑隱，三徑離寒菊尚存。
我住城南君在西，柴門草長與人齊。不妨共踏溪津路，日日雲山入杖藜。
經旬泥潦路難乾，煙島長林雨暗山。常笑詩人愁屋漏，卻思寒士與千間。
昔年曾數馬相如，才氣飄飄賦子虛。未怪家貧徒四壁，先生四壁儼人居。

我生甲子幸君同，君自飄仙我秃翁。要拍銅鞮論歲月，莫嫌相對只詩窮。

史十伯強浮沈市廛自號道人而筆力議論不可掩抑豈隱者耶觀其詩卷贈以絕句二首

未容君識得君時，添我幽栖一段奇。會有吹噓天上去，沈香亭北要新詞。
頭上塵冠豈易彈，匣中長劍篋中丹。放懷風月其餘事，好向朝廷策治安。

次韻李平叔直舍竹二絕句

寒梢到地不肯屈，迸筍出簷還作行。故應餘韻占風月，要自勁節含冰霜。
詩翁愛竹有佳句，詩就移官可奈何。密葉歲寒應更好，臘來和雪看婆娑。

姜特立寄詩編爲賦四首

十年文場未奏功，驕冠一笑且春容。遙知橫槩荻蘆岸，海闊蛟鼉赴筆鋒。
少年耽句千篇在，老境忘言半偈無。失喜因君還絕倒，但驚寒雀費隋珠。
榕葉青青荔子紅，三山十寺粵王宮。爾君好句渾如畫，寄我清遊夢想中。
宗景文爲工學問，賀方回亦擅詩歌。半山人去東坡沒，妙墨空殘曉榻上磨。

長安米賤不難居。玉署金闕有直廬。指日君王嗟見晚。凌雲誰似馬相如。
沈香亭上未傳宣。斗酒揮毫自百篇。研雪新蒲甌弄碧。遙知獨酌意悠然。

九月送酒與朱元晦

平生愛酒陶元亮。曾繞東籬望白衣。底事秋來猶止酒。重陽須插菊花歸。
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遊。應知命駕無千里。惆悵山堂暮雨秋。

航弟自廣潤省墳金華作二絕句送之

族緒彫零不計年。戶曹一簪更蕭然。恨無收歛冠巾計。送汝安心穩坐禪。
烏玄鶴白從來事。免角龜毛本自無。日用不知何許是。漫言實相與空虛。

送沈信臣赴試南宮五首

山城寒渺夜飛霜。楓葉青紅帶夕陽。夾道梅花有春色。不妨衝雪到錢塘。
僕射吳興自世家。通翁勳業著金華。似聞玉座詢名字。會伏青蒲掌白麻。
共踏槐花記昔年。一簪新月夜移船。君行爲問靈泉水。夢到松林石壁前。
漫仕雖同官事殊。故人來往未全疎。因君時一論文字。難我窮年困簿書。
吾謀不用可無人。小技文章亦有神。一第區區兒戲耳。請君折取桂爲薪。

次韻石林見貽絕句四首

平昔勤名步玉除。碧油幢下見懸車。定知他日平泉記。不數當年種樹書。
敢從州縣歎徒勞。斗米真成費束蒿。一醉石林巖下月。世間無復武陵桃。
青山白水對開簾。佳句中邊勝蜜甜。機杼由來千丈錦。區區割截笑江淹。
先生德業萬人雄。尋尺猶收鐵下桐。乞與朱絃弄流水。坐聽巖壑起松風。

次韻沈明遠春盡書事

街槐園柳綠初連。花盡春歸思黯然。密葉鳴琴清夢斷。白雲雙眼暮山前。

次韻子雲春日雜興五首

馬上還逢江上春。冷煙和雨作紅塵。不堪柳絮催行客。也有桃花似故人。
鸚鵡鳴時春事空。滋蒲葉小未成叢。已拚江草無情綠。不奈山花恣意紅。
瓦盆傾酒未全貧。歲歲田家肯負春。不恨酒醒花落去。花開猶畫最愁人。
綠陰池沼亂鶯流。眼底春來變卻秋。不用黃金買白日。待尋三徑作歸休。
山如眉綠畫新就。江似蒲萄始潑醅。收拾風光付佳句。此行隨我未空回。

又次韻子雲春日絕句三首

亂離誰意有新春。共醉春盤能幾人。但道沙場無匹馬。使驚羅綺轉爭新。
春來殘雪自消簷。只有愁人鬢雪添。未省雙鸞談豹略。且聽紅袖唱香奩。

日月行天自漢家。十年京洛恨無涯。兒童不識鄉園事。說說江南春後花。
次韻子雲寄楊仙姑酒絕句二首

海上冰漿冠八州。舊傳仙姥下層樓。一樽壓倒長安市。白墮青春未解愁。
蒲萄底用博涼州。有酒逢秋更上樓。留取楊家風味客。對牀來此話離愁。

次韻子雲中秋見寄二首

風雨經時憶對眠。秋聲愁絕雁橫天。未應放卻西樓月。得酒事須問聖賢。
水繞孤城意自由。遠山無數鬱相繆。月明又作中秋好。白髮相望在兩州。

次韻歌韻

宛宛溪流九曲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茶竈山中樂。大隱蒼髯日月閒。

次韻趙文鼎同遊鵝石五首

繚繞雲山溪水南。溪光溶漾滴晴嵐。不知日暖花爭豔。但覺風和酒易酣。
桃花臨水喚人看。花在巉巖翠石間。真惜持杯酬爛漫。更須扶杖俯潺湲。
長憶湖山天意新。昭恩大尹宴羣臣。休尋盤穀紛華夢。且作林泉自在人。
欲飲煙波帶月華。渡頭江浦兩三家。細傾社壺醵兒酒。共聽山村楊白花。是日駐。
幾年家住玉溪頭。乘興時來上釣舟。古寺幽情未曾到。尋春一爲野僧留。

入冬苦雨晴晴幸應劉若訥惠詩爲賀因次其韻

雨餘雲杪澹疎星。老病癡癡眼自明。農事已知今歲好。天公不放十分晴。
酒難忘處能消日。雨不黏時任戴星。欲和新詩無好語。竹爐燈火夜晶英。
燈花作喜夜來占。樓角初晴月似蟾。使說市亭新酒美。好風寒日舞青帘。
麥田秋熟未休工。糴穀如雲白雨中。乞得晴明三十日。披襟可詠快哉風。

次韻鄭守舜舉喜雪四首

好雪相仍歲又除。豐年瑞事總堪書。未嫌款段追千騎。化作張仙跨白驢。
使君仙骨迥無倫。合上瓊樓倒玉舟。雪裏漁翁詩更好。盛傳僧舍與歌樓。
銀似豪家沒奈何。玉成高壘更巍峨。幾年共擬看三白。酌我從今未厭多。
湘吳醉耐懶兼衣。多病難禁玉帶飛。月下更期看國豔。波波那更舞江妃。

鄭守用前韻見示因亦和答四首

臘裏三看雪滿街。使君當率十行書。先生履敝人應笑。泥滑東家許借驢。
九陌歌呼屬後遊。一簑風景付漁舟。相逢且向南溪看。玉作蠻山萬石樓。
振廩糜金氣自和。政聲誰爲勸燈裘。牛羊壠上飢民絕。鵝鴨池邊勇士多。
天巧由來不露機。冰漸剪出萬花飛。瓊瑤似識漢川女。瑤瑟更逢湘浦妃。

次韻務觀城西書事二首

臘盡雪晴春欲柔，濛濛烟柳認瓜洲。
潮生潮落無窮事，江水東西不限愁。
川流百艇陸千車，多是淮南避地家。
黃紙赦來戎馬去，兒歌婦笑搗砧聲。

次韻王季夷時同宿蔣山

北山應見太清年，興廢由來亦偶然。
自我得之還自失，老禪刀尺尚相連。
草堂一壑轉山腰，杖策無因隱士招。
慧帳只應容我老，冷猿孤鶴夜寥寥。
當年丞相讀書林，誰識更張萬事心。
塵上牛羊共回首，插天喬木暮陰陰。

墨梅二首

西北佳人絕代姿，傾城傾國未為奇。
自然冰雪生顏色，不用人間朱粉施。
影落寒塘月照時，夢爲蝴蝶繞高枝。
畫工欲畫無窮意，不道幽人勝得知。

栽梅

人將粧額半凌晨，天與仙風自絕塵。
歲晚相逢有如此，爲君傳取雪中真。

暉仲惠梅花數枝

霜餘不用怨年華，已有寒梅一兩花。
眼冷故知春意動，瓦餅終日看橫斜。
莫問南枝與北枝，香幽先與小春期。
直從的皪寒梢數，看到飄零似雪時。
江上春風幾日回，一枝先傍小堂開。
恨無冷豔連天白，已有生香特地來。
賸買青春不費錢，眼明江靜月爭妍。
詩人每負梅花債，屈指今年第一篇。

蠟梅二首

白蠟黃金取意裁，極知變態自江梅。
風流一樣香仍好，共趁春前臘後開。
未慙羅帶染御黃，天香特地剪蜂房。
應憐雪裏昭君怨，洗盡鉛華試佛粧。

燕山道中見桃花

今日風橫車少塵，卷帷聊看塞垣春。
已驚漠漠花經眼，也有濛濛絮撲人。
去歲得歸江縣牡丹數種，今年開一枝，蓋白者譜中所謂水晶毬也。
影江新漲水晶毬，冰雪肌膚體更柔。
彈壓風光知第一，酸醲玉藥見應羞。
汴都至南京食櫻桃

銀盤日日飽朱櫻，不負歸轡過兩京。
身到江南梅未熟，故園風味夢關情。

以雙蓮戲韓子師

兩洗風梳雨刷新，淺波微步藕生塵。
真成紅玉嬌相倚，不減昭陽第一人。
並舞連歌意態新，水晶宮裏向無塵。
一時風月誰能許，要是君家兩玉人。

種竹

香苞吹盡翠成團，觸角蕭蕭一徑微。
已喜軒窗無俗韻，更憐風月有清輝。
謝陳秀才送詩

偶因借得官書讀，小札于君一向疎。
忽寄江湖詩百紙，梅花擔上雪晴初。
用梁士衡韻還鄧器先道中詩卷

夢繞江南雲水鄉，麻姑壇下月如霜。
風光景色一千里，都在君家古錦囊。

悼老環二首

歌舞相從六換年，秦箏已斷不能絃。
荷花滿眼垂楊綠，腸斷清宵月正圓。
江水東流湖水西，水邊花影夢回時。
南屏山下風吹土，猶作蕭蕭暮雨垂。

紙鷂

排風決起鬧羣兒，勢力由來一線微。
天上鷗鷺徒似耳，卻驚遮日傍雲飛。

廬山雲色

山北山南佛寺開，煙銷日出更崔嵬。
讀書誰伴陶仙老，沽酒要須陶令來。

豐隆冷泉

山涵水影兩空明，水到山前百尺清。
洞裏羅仙應一笑，抱琴時爲寫寒聲。

南潤甲乙稿卷七

詞

點絳脣 十月梅花

木落霜濃，探春只道梅花未。
嫩紅相倚，灼灼新粧膩。
真箇仙源，且問花前事。
休辭醉，想君園，總是生春地。

浣溪沙 次韻曾吉甫席上

真惜清樽傾客同，已無花伴舞衣紅。
強歌歸去莫匆匆。
細雨弄煙煙弄日，斷雲粘水水粘空。
餘醺飛下晚來風。

霜天曉角 歲暮

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
天際兩蛾凝黛，愁與恨，幾時極。
怒潮風正急，酒醒聞塞笛。
試問謫仙何處，青山外，遠煙碧。

前調 夜飲吳興將家有感

驚聲殘角，月照梅花薄。
花下有人同醉，風滿檻，波明閣。
夜寂香透幕，酒深寒未著。
莫把玉肌相映，愁花外，遠煙碧。

見也落。

菩薩蠻

春殘日日風和雨。煙江日斷春無處。山路有黃鸝。背人相喚飛。解盡宿酒醒。軟枕殘香冷。夢想小亭東。蒿薇何似紅。

前調

江南雪裏花如玉。風流越樣新裝束。恰似金盞。濃熏百和香。分明離菊院。卻作醉梅面。無處奈君何。一枝春更多。

前調

薄雲卷雨涼成陣。雨晴曉覺荷香潤。波影澹寒星。水邊燈火明。白蘋洲上路。幾度來還去。軟枕恨茫茫。笛聲依夜長。

前調

詔書昨夜先春到。留公一共梅花笑。青瑣鳳凰池。十年歸已遲。靈溪霜後水。的的清無比。比似使君清。要知清更明。

前調

牆根新筍看成竹。青梅老盡櫻桃熟。幽牆幾多花。落紅成暮霞。閉門風又雨。只道春歸去。嬌臉笑持盃。卻驚春思回。

前調

梧桐葉上秋蕭瑟。畫欄桂樹攢金碧。花底最風流。相逢不上樓。數枝添寶鬢。滴滴香露秋。杯到莫留殘。霧縠疑廣寒。

減字木蘭花

壺中春早。剪刻工夫天自巧。雨轉風斜。吹作千林到處花。瑤池清淺。璧月瓊枝朝夢見。莫上扁舟。且醉仙家白玉樓。

前調

風梳雨洗。玉闌瓊樓何處是。萬里秋容。喚起嬌娥酒未中。相逢且醉。忙裏偷閑知有幾。況自豐年。須信金華別是天。

訴衷情

疎疎密密未開時。裝點最繁枝。分明占斷秋思。一任曉風吹。金縷細。翠綰柔。畫欄西。嬌娥也道。一種幽香。幾處相宜。

調金門

春向淺。誰把玉英裁剪。儘道梅梢開未遍。卷簾花滿院。樓上酒融歌暖。樓下水平煙遠。卻似潯金門外。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見聚飛波影亂。

前調

幽檻暑。又是一年重午。颺颺風蒲吹翠羽。楚天梅熟雨。往事瀟湘南浦。魂斷畫船驚鼓。雙燕石榴紅半吐。倩君聊寄與。

好事近

華屋翠雲深。雲外晚山千疊。眼底無窮春事。對楊枝桃葉。老來沈醉爲花狂。霜鬢未須鐸。幾許夜闌清夢。任翻成蝴蝶。

前調

秋意滿芙蓉。紅映小園叢竹。風裏鳳簫聲麗。有新粧明玉。詩翁相對兩悠然。一醉繞黃菊。目盡晚山橫處。共修眉爭綠。

秦樓月

鶯聲寂。春風欲去難蹤跡。難蹤跡。幾枝紅藥。萬金消得。青銅鏡裏朱欄側。照人也似傾城色。傾城色。一樽莫負賞心良夕。

清平樂

危亭崛起臥蒼龍。絕景畫圖中。便作龍山高會。千年樂事能同。使君憂處丹楓。影淡黃花香濃。不惜歸鞍照月。直教破帽吹風。

賀聖朝

斜陽只向花梢駐。似愁君西去。清歌也便做陽關。更朝來風雨。佳人真道。一杯須近。總眉峯微聚。明年歸詔上懸臺。記別離難處。

西江月

一度難逢佳節。今年兩度重陽。菊花猶折御衣黃。莫惜危亭更上。況有飛觴團玉。從教醉帽吹香。與來相與共清狂。頻把新詞細唱。

前調

山路冥冥雨暗。溪橋陣陣花飛。一年寂寂又春歸。白髮自驚塵世。不惜障泥渡水。且尋團扇題詩。杜鵑休說暮煙啼。我欲風前重醉。

燕歸梁

涼月圓時。翠帳深鎖。非霧沈沈。廣寒宮裏未歸人。共結屋。住黃金。繁枝未老秋光淡。好風露。總關心。香不奈遠相尋。更剪巧。上瑤簪。

南柯子

急雨朝來過。濃雲曉半收。荷香便傍酒樽浮。極目淡煙斜照。滿芳洲。消盡人間暑。翻成一段秋。使星南。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楚轉東風只恐禁林歸詔未容留

前調謝道中過重午

野杏嬌枝熟我莫拋棄開村村敲鼓畫船回客裏不知時節又相催
角黍堆冰碗兵符點翠釵去年今日共傳杯應憐榴花獨立望歸來

浪淘沙 覺度寺

席地黃鸝紅少駐孤蓬一春不奈雨和風雨自無情風有恨花片西東
在此山中萬古消凝多少事目盡晴空

前調謝道中過重午

倦客怕離歌春已無多閑愁須倩酒消磨風雨曉晴今夜月不醉如何
玉笋團金荷情在雙蛾二年能得幾經過花滿碧溪歸棹遠回首煙波

前調寄蘇

鷓鴣怨花殘誰道春闌多情紅藥待君看濃淡曉粧新意態獨占西園
風葉高枝繁猶記平山五雲樓映玉成盤二十四橋明月下誰凭朱欄

鷓鴣天

山繞江城臘又殘朔風垂地雪成團莫將帶雨梨花認且作臨風柳絮看
煙香渺路瀟瀟千林猶待月爭寒還君細酌羔兒酒倚遍瓊樓十二欄

前調九日雙溪樓

不惜黃花插滿頭花應卻爲老人羞年年九日常拼醉處處登高莫浪愁
初浮多情雨後雙溪水紅滿斜陽自在流

前調九日登赤松山頂

老去休愁節物催菊花端的爲人開攜壺幸有齊山客懷古還如單父臺
重來不須細把茶羹看且盡豐年酒一杯

虞美人 送韓子師

西風斜日蘭皋路碧離連紅樹天公也自惜君行小雨霏霏特地不成晴
滿城桃李春來處我老君宜住莫驚華髮笑相扶記取他年同姓兩向書

前調金華九日寄葉丞相

登臨自古騷人事慘懷天涯意金華峯頂傲重陽月地千尋風裏萬枝香
醉雙溪明月亂山青飛夢時時猶在最高亭

前調七夕

煙霄脈脈停機杼雙鵲飛來語踏歌聲轉玉鉤斜好是滿天風露一池花
離多會少從來有不似人間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久歡情離道隔年還須信仙家日月未多時

前調葉夢錫十月海棠盛開

詔書昨夜催春到綠野花爭早幾枝先見海棠開全勝鵬頭衝雪寄江梅
破寒清酒嬌如醉不比春餽睡萬紅千紫莫嫌遲看取滿城花送衣衣歸

夜行船 再至東陽有歌子往臨重九詞者

極目高亭橫遠岫拂新晴黛蛾依舊策馬重來秋光如畫霜滿翠梧高柳
時重九樓上清風溪頭明月不道沈郎消瘦

南鄉子 龍泉寺觀古碑

江路木犀天梨葉吹風樹樹懸只道荔枝無驛使依然贏得驪珠萬顆傳
香露滴芳鮮並蒂連枝照綺筵驚走梧桐雙睡鴉應憐腰底黃金作彈圓

前調中秋前一日飲道信中家

細雨弄中秋雨歇煙霽玉鏡流喚起佳人橫玉笛凝眸收拾風光上小樓
爛醉判扶頭明日陰晴且漫愁二十四橋何處是悠悠忍對嬌娥說舊遊

醉落魄 夢瑤席上索賦

樓頭晚鼓佳人莫唱黃金樓良宵燈火還三五腸斷扁舟明日江南去
離腸欲醉誰能許風前蝶鬧蜂兒舞明年此夜知何處且插梅花同聽畫簫雨

前調戊戌重陽龍山會別

菊花又折今年真是龍山客杯行激灑新醅白一醉相歡莫便話離側
從教破帽頻欹側樓頭霜樹明秋色憑高待把疎星摘天近風清不怕暮雲隔

一剪梅 夢瑤席上

竹裏疎枝總是梅月白霜清猶未全開相逢聊與著詩催要趁金波滿泛金盃
多病懶非作賦才醉到花前探得春回明年公已在鸞臺看取春風丹詔重來

臨江仙 次韻子雲中秋

記得年時離別夜都門強半清秋今年想望只鄒州星連南極動月滿大江流
雲閣老仙多妙語雲階清夢曾遊展聲遠認庚公樓金波搖酒面河影墮簾鉤

前調寄張安國

自古文章賈太守江南只數蘇州而今太守更風流薰香開畫閣迎月上西樓
見說宮粧高髻擁可左卻是遊頭五湖莫使具扁舟玉堂紅藥在還勝百花洲

江神子 建安縣觀趙德莊

十年此地看花時醉題詩夜彈琴湖海相逢曾共惜芳菲前度劉郎今度客
嗟老矣鬢成絲江梅吹盡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柳橋西。雪粉飛。畫船移。滿眼青山。依舊帶寒溪。往事如雲無處問。雲外月。也應知。

前調金山會飲

金銀樓閣認蓬萊。曉煙開。上崔嵬。風引孤帆。誰遣卻船回。鵬翼倚天龍背穩。驚浪起。雪成堆。翩翩黃鶴爲誰來。醉持杯。共徘徊。四面江聲。腳底隱晴雷。織女機頭憑借問。何處更有瓊臺。

滿江紅丁亥示應詔南

梅欲開時君欲去。花誰同折。應恨望。江津千樹。晚煙明雪。花似故人相見好。人如塞馬多離別。待留君。重看水邊花。花邊月。臺城路。山如闕。追往事。傷時節。但春風春雨。古人愁絕。多少揚州詩興在。直須清夢翻蝴蝶。問他年誰記飲中仙。花應說。

前調自鹿田山橋小集清微寺坐中贈陳子象簡

寂寞山城春已半。好花都折。無奈向陰晴不定。冷煙寒食。莫問花殘風又雨。且須爛醉酬春色。歡使君華髮又重來。人應識。丹井畔。山橋側。空翠裏。煙如織。便直教馬上。醉巾濡濕。丞相車茵端未惜。孟公好客聊爲客。算明年溪路海棠開。還相憶。

前調再至丹陽每值雨有歌其所製者因用其韻示于季美章冠之

江繞層城重樓迴。依然山色。有佳人猶記。舊家離別。把酒只如當日醉。插毫贖欠樽前客。算平林有恨寄傷心。煙如織。湖平樹。花連陌。風景是。光陰易。歎新聲漸在。斷雲難覓。暮雨不成巫峽夢。數峯還認湘波。憑但與君同看小槽紅。真珠滴。

水調歌頭席上次韻王德和

世事不須問。我老但宜仙。南溪一曲。獨對蒼翠與孱顏。月白風清長夏。醉裏相逢林下。欲辯已忘言。無客問生死。有竹報平安。少年期。功名事。竟蕭然。如今憔悴。蕭蕭華髮抱虛編。萬里蓬萊歸路。一醉磊臺風露。酒得全。笑指雲階夢。今夕是何年。

前調七月六日與范至能會飲張虹是時至能赴梓潼予以九江命追和至能樂賦

江路晚來雨。殘暑夜全消。人言天上今夕。飛鶴漸成橋。杳杳雲車何處。脈脈紅蕖香度。瓜果趁良宵。推枕斷虹卷。撫檻白魚跳。五湖客。臨風露。倚蘭橈。雲濤四起。極目人世有煙霄。我送君舟西渡。君望我帆南浦。明日恨迢迢。且醉吳淞月。重聽浙江潮。

前調寄陳善叟

明月照多景。一話九經年。故人何在。依約蜀道倚青天。豪氣如今誰在。腰對峽峨山水。落紙起雲煙。應有陽臺女。來夢隱中仙。相如賦。王褒頌。子雲玄。蘭臺麟閣。早晚飛詔下甘泉。夢繞神州歸路。却趁雞鳴起舞。餘事勸燕然。白首待君老。同泛五湖船。

前調次韻子雲惠山見寄

漱漱桂華滿。搖蕩楚江秋。去年今夜。相望千里一扁舟。滿目都門風露。離別淒涼幾度。霜雪漸盈頭。山水

最佳處。常恨不同遊。少年約。談笑事。取封侯。田園歸晚。休問適不用吾謀。身外功名何處。屈指如今老去。無夢到金甌。腰買五湖月。改笛下滄洲。

前調水洞

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踞巖上崔嵬。放目蒼巖千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古寺倚修竹。飛檻絕纖埃。笑談間。風滿座。酒盈杯。仙人跨海。休問隨處是蓬萊。洞有仙舟。落日平原西望。鼓角秋深悲壯。戲馬但荒臺。細把茱萸看。一醉且徘徊。

前調雨花臺

澤國又秋晚。天際有飛鴻。中原何在。極目千里暮雲重。今古長干橋下。遺恨都隨流水。西去幾時東。斜日動歌管。黃菊舞西風。江南岸。淮南渡。草連空。石城潮落。寂莫煙樹鎖離宮。且闌樽前酒美。莫問樓頭佳麗。往事有無中。卻笑東山老。猶與與誰同。

前調和韻贈南見寄

落日滄芳草。煙際一鷗浮。西湖好處。君去千里爲誰留。坐想敬亭山下。竹映一溪寒水。飛蓋共追遊。況有樽前客。相對兩詩流。笑談間。風滿座。氣橫秋。平生壯志。長嘯起舞看吳鉤。紅白山花開謝。半醉半醒時節。春去子規愁。夢繞水西寺。回首謝公樓。

醉蓬萊次韻張子永同飲謝德興家

聽清歌初轉。翠嶺雲橫。乍飛遶。紅水落秋明。正千巖呈露。況有賓朋。飄然才調。畫樓空鷺。步繞西時。同尋南潤。郊原新雨。好客聲名。鄭莊風韻。松菊栽成。放侯瓜圃。燕去鴻來。笑人生離聚。老子儂閑。愛君三徑。共一樽芳醕。待約梅仙。他年丹就。騎鯨飛去。

念奴嬌中秋攜兒輩步月至極目亭寄懷子雲

去年秋半。正都門結束。相將離別。激激雙溪新鴈過。重見當時明月。步轉高樓。淒涼看鏡。綠髮紛成雪。晚晴煙樹。傍人飛下紅葉。還記江浦潮生。雲濤天際。涌金波一色。千里相望渾似夢。極目空山園碧。醉拍朱欄。滿簪丹桂。細與姮娥說。倚風孤嘯。恍然身在瑤闕。

前調再用韻答韓子師

定交最早。歎西津幾度。忽忽論別。世事浮雲山萬變。只有滄江橫月。長憶追隨。湖山好處。醉帽吹風雪。竹陰花徑。與來題盡桐葉。誰憶此地相逢。鬢毛君未。白眉添黃色。屈指煙霄歸詔近。路入龍樓金碧。千載功名。一樽歡笑。會作他年說。倚天長劍。夜寒光透銀闕。

前調次韻陸務觀見貽金奴嬌韻

湖山泥影。弄晴絲目送天涯鴻鵠。春水移船花似霧。醉裏題詩刻燭。離別經年。相逢猶健。底恨光陰速。壯懷渾在。浩然起舞相屬。長記入洛聲名。風流觴詠。有蘭亭脩竹。絕唱人間。知不知。零落金貂誰續。北固煙鐘。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綠。紫臺青瑣。看君歸上翠玉。

前調又次韻

春來離思正樓臺燈火香凝金戟。楊子江頭嘶騎擁。楊柳花飛留客。枚乘聲名。謫仙風韻。更賦長相憶。酒闌相顧。相看月墮寒壁。樽前誰唱新詞。平林真有。恨寒煙如織。燕鴈橫空。梅蕊亂。醉裏隔江聞笛。白髮逢春。湖山好在。一笑千金直。待君歸詔。買船重話晴香。

水龍吟 湖中有浣衣石

亂山深處逢春。斷魂更入桃源路。雙雙翠羽。潏潏流水。潏潏香霧。花裏鶯啼。水邊人去。落紅無數。恨劉郎鬢點。星星華髮。空回首。傷春暮。寂寞雲間洞戶。問當年佳期何處。虹橋望斷。瓊樓深鎖。如今誰住。綠滿千巖。浣衣石上。倚風凝睇。料多情好在。也應笑我。卻忽忽去。

前調在留化城得張安國長短句戲用其韻

五溪深鎖煙霞。定知不是人間世。軒然九老。排雲一笑。蒼顏相對。星斗垂空。月華隨步。酒醒無寐。廣寒已近。嫦娥起舞。天風動。搖丹桂。極目層霄如洗。正千巖。稜稜霜氣。飛泉半落。蒼崖百仞。珠翻玉碎。金粉松成。葛洪丹就。如今千載。歎謫仙詩在。騎驢未遠。且留君醉。

瑞鶴仙 送王季夷

西風吹暮雨。正碧樹涼生。送君南浦。蟬聲帶殘暑。滿高林斜照。暝煙橫渚。故鄉路阻。更秋入江城。鴈度。天涯幾許。閑愁對酒共成。旅。休問功名何在。綠髮吳霜。素衣塵土。離觴緩舉。收玉筯。聽金縷。歎凌雲才調。烏絲欄上。省把清詩漫與。見洛陽。年少交遊。倩君寄語。

薄倖 送安伯弟

送君南浦。對煙柳青青萬縷。更滿眼殘紅吹盡。葉底黃鸝自語。甚動人多少。離情。樓頭水闊山無數。記竹簾題詩。花邊載酒。魂斷江干春暮。都莫問。功名事。白髮漸星星如許。任雞鳴起。鄉關何在。憑高目盡。孤鴻去。漫留君住。趁醉醺香暖。持盃且醉瑤臺露。相思記取。愁絕西廂夜雨。

南園甲乙稿卷八

表

賀冊寶禮成尊號表

天地明察昭輝孝之無遠。日月光華慶壽齡之有永。鴻稱大備。喜氣橫流。臣聞極天下以事親。斯啓安榮之運。本人心而御治。茲爲仁壽之基。洪惟慈闈。膺萬歲之期。實繫聖君。觀四海之化。惟勤不顯。不顯其符。隆大德必得之名。建綱文于寶牒。紀泰元增受之策。崇嘉號于法宮。恭惟皇帝陛下。道際堯舜。恩霑動植。敷均海宇。不遺小國之臣。禮登天正。亦尙一人之慶。然而身濟大業。躬行至仁。視膳問安。匪徒區區曾閔之事。勝殘去殺。共推赫赫禹湯之明。是宜尼父之從心。遂見周王之復古。臣屬嬰符竹。阻望宸極。帝夢無疆。豈但同符于文武。邦儀曠舉。冀成度越于漢唐。

賀太上皇帝表

九州致養。坐凝景命之申。七政呈祥。運格宸心之縱。光增典冊。慶溢家邦。恭惟尊號陛下。若聖與仁。能寬而惠。功成白水。邁建武三十二年。道備崆峒。陋廣成千二百歲。脫履萬機之重。怡神五閤之餘。宜膺睿算之無窮。豈視歷歷而可紀。神妃價極。共放金匱之書。聖子當陽。長奉玉卮之壽。臣屬拘職守。阻造闕廷。帝

典謨以難名，第切康衢之頌，周王勉勉而壽考，彌瞻雲漢之章。

賀太上八十受尊號冊皇帝表

臣某言：伏觀聖書，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玉卮稱壽，儼二紀之升平，寶冊增名，伸兩宮之大慶。禮嚴八秩，歡動九圍，臣聞惟壽考，斯啓聖期之祉，若文與武，式彰帝之祥，考載籍之攸傳，歷漢唐而未覩，於昭聖代，肆舉上儀，一生二生三，肇炎緒之符，于有永，萬取千，千取百，迪慈闈之算，于無疆，一時並上于鴻稱，嗣歲成新于編典，恭惟皇帝陛下，系隆本始，德邁永平，泝中國而撫四夷，將整渭橋之駕，坐明堂而朝羣后，益表雲臺之功，而乃龍龍衰以下同老萊之衣，調神鼎而躬致天下之養，豈爲盛事，彌介萬年，臣屬傾具，祠阻趨觀，福祿宗社，久知上帝之顧歎，惠及昆蟲，更納斯民于仁壽。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言：伏觀聖書，皇帝帥羣臣詣德壽宮，（案）宋史高宗稱壽聖宮，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尊號者，膺受命之符，久照神于物外，增泰元之策，爰加號于域中，掩載籍以彌萬治，華夷共慶，竊以期頤在宥，自堯舜而有間，壽考逾中，歷漢唐而未見，況脫履而安天下之養，垂衣而與造物者遊，王則次春，御常珍于副歲，孫又有子，貽不緒于本支，斯惟無得而名，是爲必壽其壽，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好生本天地之大德，凝兵成帝王之極功，三十六年，躬行慈儉之寶，萬有千歲，力致太平之基，宜典冊之慶書，與皇圖而俱永，臣欽奉盛際，屬領外祠，九賓禮備，雖莫奏甘泉之頌，百神率舞，第惟伸嵩嶽之呼。

會慶節賀表

良月就位，夙啓誕彌之旦，五星聚，事迎元命之年，宗社騰輝，華夷協慶，恭惟皇帝陛下，恩沾動殖，道貫堪輿，體處舜之無爲，慈介兩宮之祉，聖周文之至德，益深四表之歡，策增授于泰元，禮獨行于昭曠，本支百世，已觀孫子之施壽考萬年，將見帝王之冠，臣久叨祠館，阻造闕廷，六樂成儀，莫預鈞天之宴，九賓在望，第開嵩嶽之呼。

聖神出震，凝寶命于昊天，歷數紹堯，啓昌辰于良月，乾坤薦祉，夷夏騰歡，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好生，休功不殺，孝悌而光四海，恭儉以屏五兵，治格文明，將經六經而七，祥開壽域，允膺萬歲之三，臣屬領祠庭，阻趨觀，雖田穀之仰膏雨，莫謝于生成，若澤葵之傾太陽，彌深于頌禱。

神聖健生，昭格熙平之運，乾坤錫義，式彰宸鳳之辰，海嶽騰歡，華戎共慶，恭惟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功光祖宗，整法駕于園丘，彌文訓畢，奉慶儀于前殿，載籍未聞，舊傳河水之清，茲見壽星之會，臣屬叨祠館，遙瞻闕廷，莫陪嵩嶽之呼，恭趨盛旦，第切華封之祝，益介萬年。

千齡啓運，於昭上聖之生，萬歲成純，式副下民之禱，見歲闌，海嶽歡呼，恭惟皇帝陛下，勇知表邦，寬仁御世，體乾元之用九，萬化默成，法離照之繼明，四方歲久，候祥輝于良月，增神笑以後天，臣屬假慶，符阻

趨觀闕，續天地之頌，莫追考父之能，廣立國之謨，第切封人之願。

生商定位，仰神聖之誕生，日月光華，瞻基圖之復旦，四方來賀，萬國咸寧，恭惟皇帝陛下，陟禹之迹，誦堯之言，通孝悌于神明，惟勤不怠，成安強于道德，未占有孚，載臨宸鳳之辰，益著升平之象，體太極之三爲，一功即僊于華戎，膺眉壽之萬有千，治彌高于今古，臣屬叨祠秩，阻造闕廷，舉壤歡呼，第切康衢之頌，稱觴作舞，如聞嵩嶽之呼。

昊天成命，有開載鳳之祥，良月就登，益仰誕彌之節，照臨所被，鼓舞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勇智以表萬邦，神明而光四海，政刑修于閑暇，不昭有載之威，道德成乎安強，共介無疆之壽，茂建系隆之業，半臻恢復之期，臣徒深望日之誠，莫預造廷之慶，紹登封之七十一，俯觀世祖之成功，膺歷數之萬八千，仰繼天皇之盛際。

占履武之祥，序開良月，紀流虹之旦，慶及渚天，真酬在宥之恩，其上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丕承武烈，重協帝華，修車馬以會東都，聖功可待，詰戎兵而陟禹迹，德政用修，治四表之歡聲，介萬齡之眉壽，臣屬拘祠館，阻造闕廷，率百末之觴，魚龍在望，上千秋之蟠，恭惟傾心。

祥開良月，占五星聚井之期，慶洪寶區，啓大電繞樞之旦，乾坤丕應，宗社延洪，恭惟皇帝陛下，睿智以有臨，常德以立武，會期長樂，率求萬國之歡，獻獲大安，坐式九圍之命，懋建隆平之業，於昭宸鳳之辰，合二氣于無窮，測三光而不老，臣叨塵從，久去宸廷，履土戴天，莫罄華封之祝，望雲就日，第增嵩嶽之呼。

天中節賀表（案）宋史高宗生辰名天中節

紹炎圖于三紀，久釋萬機，嚴端節于千秋，茂迎八秩，祥占嵩嶽，喜溢康衢，恭惟尊號，德輔至仁，功高再造，怡神物外，自得逍遙之遊，玩意域中，不遺慈儉之寶，仰聖子神孫之共慶，宜普天率土以均歡，臣屬領真祠，阻趨觀，候如復旦，瞻神光七十五來，禮盛祈年，頌眉壽萬有千歲。

中天紹復，漢儀莫盛于南京，垂拱耆期，堯壽特高于五帝，祥占星火，喜溢康衢，恭惟尊號，道大難名，功成不處，丕謨與子，無憂宣惟文王，好生在民，盛德孰加虞舜，脫履萬機之外，怡神四海之尊，八千歲爲春，坐賓河清之運，九萬里而上，行觀輿地之歸，臣久去班聯，尙縻祠秩，仰房心之叶瑞，莫遂窺瞻，驗箕翼之齊輝，第深作舞。

九州致養，仰太極以居尊，四表騰歡，慶誕彌之紀節，恭惟尊號，功成不宰，道妙難名，跡並商周，茂建中興之烈，批視堯舜，猶全高蹈之風，椿齡迎八秩之祥，天壽啓萬年之永，臣叨塵從，阻造闕廷，瞻火德之重明，徒深歡舞，祝乾符之增授，第切嵩呼。

道契崑崙，甫迪期頤之慶，光凝華渚，式昭載鳳之祥，燕及敷天，歡騰萬國，恭惟尊號，功高漢祖，仁並唐堯，踰建武三十二年，授之聖子，迎天皇萬八千歲，重見神孫，倬然壽考之符，信矣古今之冠，臣屬拘祠秩，阻造闕廷，出丙入丁，共仰星躔之極，先庚後甲，益知帝命之中。

天命不顯其符，久格系隆之運，大德必得其壽，式昭宸鳳之辰，夷夏均歡，人神共慶，恭惟尊號，功超運古。

治復承平，再造不基。隨漢唐其培塿，允恭大業。備舜猶批棘，方觀累洽以重熙。自得長生而久視，後乾坤而不老。廣歷數以無窮，臣猥竊其祠，阻趨宸陛，仰儲京之燕，惟深葵藿之傾。聯嵩嶽之呼，第切昆蟲之禱。

進銀絹表

萬機脫屣，仰瞻訪道之辰。四海貢珍，盛華渚呈祥之旦。度修方物，恭賀大庭。前件銀絹，美異見田，實諸文館，不勝歡賦。敢為幸旅之歸，無疆惟休，共上封人之祝。

賀太上皇帝表

堯舜在上，紹成復古之勳。任姒比隆，其格齊天之算。禮新二代，慶洽萬方。竊以日候再中，故月承而有輝。乾元用九，茲坤順以無疆。仰泰皇迎增壽之祥，乃柔極兆同休之慶。道均不老，理合自然。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脫履怡神，握符御世。文王之與聖子，既共保于鴻基。帝壽之有元妃，宜並申于寶命。肆差春旦，繼壽慶儀。願煩八駿之馳，坐致七桃之獻。臣愚嬰祠秩，久去宸廷。願九成之簫韶，第想雲龍之會。祝萬歲之眉壽，徒彈葵藿之誠。

太上皇帝慶壽禮成賀表

慈闈介壽，亘古未聞。慶壽告成，普天同慶。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仁參高厚，道貫華戎。克運成功，父子自侔。子堯舜，系隆庶豫。君臣未數于南周，屬茲萬歲之期。翁受四方之賀，啓祥輝于南極。候淑氣于東郊，不險矩以從心。既驗降年之有永，強為名而字道。益知受命之無疆，臣屬守蕃宜，阻趨象魏，歌聯雲之爛。備聞海岳之歡，受神災之增，更仰日星之紀。

皇帝賀表

慶集華庭，仰聖人之得壽。禮行漢殿，知天子之有尊。宗社增輝，華夷受福。恭惟皇帝陛下，守先王之要道，備中國之至仁。法地法天，叶事神于無外。盡倫盡制，極養志而不違。常慈開廣，歲歲之祥。實壽算擬傳家之喜，占斗牛之王氣。盛舉冠于百王，會日月于壽星。歡聲騰乎四表，臣適叨郡寄，阻望國光。莫陪洛下諸生，作受命中之頌。尚與海隅父老，詠燕民立極之詩。

太上皇后七十賀皇帝表

千齡紀運，式昭帝載之隆。七秩迎年，更上母儀之慶。歡騰海宇，喜溢宮庭。竊以漢興而尊太公，婚後不書于長樂。老而授大舜，女皇莫著于平陽。惟一時並養于宸闈，且二聖聯躋于睿算。在今甫見，亘古未聞。恭惟皇帝陛下，齊日月之運行，事天地以明察。垂衣拱手而致化，道合于兩儀。問安視膳于無違，教既刑于四海。金簡同開于壽歷，玉卮益奉于慈顏。臣遠遯從班，欽聆盛典。宴西池而歌黃竹，小融融淺淺之詩。禮南岳而倡卿雲，美蕩蕩巍巍之治。

孝慈淵聖皇帝上優恩表代前司

佳兵罷警，方期鑾輅之還。遠使來庭，遽告龍髯之逝。哀輿哀極，痛淚哀區。伏以孝慈淵聖皇帝，漸德春宮。

天下陰受其賜，永休寶位。生民無得而稱，蓋仁孝本于自然，慈儉存于先務。慶歷三紀，阻觀萬方。合文王之明夷，固已行乎患難。有高宗之無逸，曾未享于春秋。恭惟皇帝陛下，坐致平康，躬修佛順。東朝遠養，幾歲月之周。北顧在原，何禍災之存。至音容遠邈，聖情難居。臣適以使事在遠，不獲奔赴闕廷。云云。

太上皇帝慰表

中盡貽災，遽失婦容之順。慈闈軫念，諒同子聖之悲。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脫履萬機，顧神四表。雖自家刑國，宜俯記于內朝。而制禮緣情，願稍寬于聖慮。

太上皇后慰表

母道遐臨，方嚴慶養。婦儀奄隔，進移慈懷。恭惟壽聖太上皇后陛下，厚德承乾，至明儼日。願微音之欲嗣，假柔範之莫遐。願寬中節之哀，以副從宜之禮。

皇帝慰表為皇后上

災延椒掖，悲動楓宸。凡在照臨，舉深愴慕。伏以大方皇后，化行恭儉，德茂柔嘉。正九御之盛儀，懷焉未久。助兩宮之大養，條爾不終。恭惟皇帝陛下，治極事親，功深御宇。願抑倪天之威，俯從率土之所。

又為太子跪

前星失次，少洎沈輝。痛極本支，悲纏寰宇。恭惟皇帝陛下，治功日起，齒德天開。宮掩長秋，願哀悼之未遑。苑空博望，乃變故之春。願思付託之隆，少抑哀慈之念。

太上皇帝慰表

國有神孫，方啓重輝之盛。天開聖緒，乃貽大本之憂。恭惟尊號備王者之無私，膺天下之至養。甲觀占夢，茂迎四世之祥。緣車在廷，遽有一朝之感。願益觀于道化，庶少抑于聖情。

太上皇后慰表

主器占憂，遂虛儲禁。含飴興起，倍軫慈衷。恭惟尊號體備仁榮，躬行儉實。審此重明之照，夙昭大慶之符。帝祉未施，天災遽有。願抑悲思之威，益綏壽履之康。

知婺州到任謝表

入塵法從，歲曉悅闕于再周。出假便蕃，道路僅更于數舍。仰體曲成之眷，敬宣寬大之恩。伏念臣，知力不能踰人，學術無以異衆。才疎意拙，少嘗粗志于功名。心折氣摧，晚實重傷于憂患。豈謂衰頹之朽質，寢蒙特達之聖知。始寓直于掖垣，旋參華于選部。文惟飲餼，屢承褒褒之加。議本慈恩，悉荷威顏之假。感洪慈之未報，端微分而敢安。願此東陽，今為輔郡。財殫粟匱，適遭饑饉之餘。訟劇政繁，尤重藩宣之委。執云房儒，可副選掄。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慈儉以保邦，體寬仁而御下。謂臣早更州縣，或知撫字之方。憐臣久侍禁嚴，備識憂勤之意。責之列職，寵以分符。敢效昔賢，樽俎但期于賦詠。庶幾漢吏，里閭稍遂于莫安。

再知婺州到任謝表

冠西清之美職，已冒殊恩。分太末之名邦，仍叨舊治。稍違行闕，卽屆都封。伏念臣，少嘗竊慕于古人。晚始

觀逢于聖主。豈謂迂疎之質。遂蒙特達之知。造膝而實狂愚。既展嘉其一得。披肝而導忠慮。曾何補于萬分。罔知歲月之遷。遂荷寵靈之異。昨膺召節。親長從班。執云銓敕之平。益愧論思之謬。葵藿徒知向日。忍負寸心。犬馬猶有戀軒。敢懷去意。第每處于譏議。仍滋懼于滿盈。自說爲州。實惟報上。況滋賢整。特近太微。地輒重臨。治行靡追于黃霸。時容著詠。郊居肯慕于沈侯。祇佩容私。若爲稱塞。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參天地。道貫華戎。泰和在于唐虞。肅臣工而器使。仁風惠于黎庶。擇守令以布宣。施及安甯。若加優渥。臣敢不恪求民瘼。寅奉藩條。官聯喉舌之司。願敢忘于左右。郡亦股肱之寄。誓益告于謀猷。

謝賜寬恤手詔碑表

宸恩寬大。衣被于羣黎。容獲昭回。照臨于萬寓。承休甚寵。拜命惟新。竊以方國賜書。本建武中興之盛事。爲民下詔。實孝文務養之深仁。於鑠聖時。兼休二代。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德紹祖宗。功烈無前。孝治靡于四表。嘉祥荐至。豐年應格于萬邦。憫茲穀賤之或傷。尙致戶輸之過取。賜頒寶墨。申戎攸司。榮然雲漢之垂。穆若春陽之布。臣濫紆州組。躬受詔函。周賦有常。詎敢多于什一。幾言在上。庸知告以再三。

辭知建寧府表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建寧府。不候授告。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臣欽聞成命。愧懼無任。伏念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上聖特達之知。擢實三銓。已乏論思之效。試守一郡。迄無善最之稱。徒知奉行寬大。以拊摩餽餉之餘。不慮自貽曠廢。而招致悔尤之積。懇祈散地。實微分之攸宜。以畀使藩。匪私心之敢望。況建寧之鉅鎮。本酒躍之名區。雖異時嘗叨宰字之官。豈今日遂有鎮臨之幸。已試無狀。啓處不遑。伏望皇帝陛下。遴選循良。布宣德意。俾內外咸舉其職。思小大務盡其才。寵以真祠。庶少安于庸儒。假之歲月。斯曲示于保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臣除已交割婺州職事。以與次官。一面起離前去。備信州應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知建寧府到任表

滯懇願天。莫遂請閒之願。疏恩易地。仍叨共理之榮。優假至深。凌兢罔措。伏念臣奮身疎遠。遭世盛明。入參侍從之華。每蒙異眷。出領藩宣之寄。曾乏微庸。況歲月之僅周。積過愆而靡追。孤蹤易毀。事分近甸之憂。全度兼容。特畀酒藩之重。眷茲建水。實控閩陬。代藉初基。覺豁山之改觀。官游蓬老。慨民社之膏臨。雖馳驅頗愧于壯年。然委付有光于前日。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惠綏羣獻。明燭高微。器使人才。舉絕重輕之弊。衡持天下。悉無內外之殊。不遺宵劇之微。尙費乾坤之造。軫其迂鈍。錫以便安。臣敢不仰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未俗。猶粗識其二三。利澤深仁。或有宣于萬一。

謝降官表

外臺羣戾。難遁于深文。中詔施仁。第從于寬典。恩隆命薄。威極涕零。伏念臣猥以庸材。叨應輔郡。野無青草。適歲事之荐臨。月有厚集。復土風之善競。慨疲瘁之既竭。漸尺寸之功。財貨未贏。陽城之政甚拙。教條靡善。延壽之過自知。至于報應。或縈于文移。請識移伸于法令。重貽刺舉。宜在譴詞。羸瓶之責。井渫之羞。

有濟而甚者。弊車之避道左。是宜瞻而去之。敢期覆轍之深。曲示保全之厚。就移職守。特損官聯。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湯網務寬。舜戮惟察。念臣久更州縣。常自信其迂愚。憐臣昔侍禁嚴。每洞知其拙直。刑于善貨。責以後來。臣敢不仰副殊私。益堅素履。雖桑榆之收暮景。莫知補報之方。若葵藿之傾太陽。尙有靡捐之所。

謝放罷表

彈文甚峻。請從流放之科。宸度兼容。聊示汰歸之體。恩深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猥以非才。叨應異眷。文詞淺拙。管瀆甚善之衷。議論闕疎。展勸蓋高之聽。久冒清華之選。皆緣特達之知。昨自典銓。復求試郡。與之舊治。曾無數舍之勞。課以字民。尙乏期年之効。徒以世需厚祿。身忝從班。稍知粗抑于豪強。不敢遽形于退避。明且張膽。期法令之是行。銷骨鑠金。乃謫傷之遂積。果貽清議。上負明時。然臣被拔擢于州縣者。餘二十年。荷委任于朝廷者。更十數職。寵爲過分。嗟有識之自知。貪以徇私。慨無從而可辨。僥倖皇慈之洞鑒。詎容小己之保全。茲重恭遇皇帝陛下。擴博愛之深仁。推好生之盛德。惟天爲大。獨覆包涵。而靡遺如日之升。遠近幽深。而必照。察臣性本于疎直。憐臣夙屬于樸忠。不忍嚴誅。尙存善貸。臣敢不洗心念節。銘骨知歸。追慕景之桑榆。若爲報國。視歲寒之松柏。所以事君。

謝提舉太平興國宮表

竊維郡之符。自貽謗戾。賦真庭之祿。俾追饒寒。滋佩恩憐。徒深感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學知爲已。仕切慕君。荷聖神識拔于衆人之中。遭逢特異。躋侍從周旋于六官之長。忌嫉已多。惟思樸直。以盡忠。詎敢窺觀而幸進。竭因請外。復玷承流。謂抑強禁暴者。則史之常規。若避事懷私者。古人之深恥。豈慮中傷之錄。遂能搖動于風聞。含沙幾類于短狐。射市乃遭于強弩。誣其怨望。固已鑒臣于深淵。饒以含汙。直欲錮臣于聖世。類至仁之在上。知羣下之隱情。洞見肺腑。保全軀命。然臣恐懼聞三時之久。弱窮懷十口之憂。未容放跡于山林。但有投誠于君父。函蒙鴻造。肆軫餘生。廢廩稍于安閒。貸馳驅于衰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曲成萬物。懷保小民。力辨忠邪。益恢張于治具。大明黜陟。庸不憂于士風。將尋尺之有施。示蓋惟之罔察。察其既往。許以自新。臣敢不砥礪素衷。激昂晚節。無功而祿。第爲餬口之羞。有命不渝。尙切粉身之報。

再任興國宮謝表

綴西清學士之班。尙叨美職。賦南紀祠官之祿。益愧罔功。祇荷恩憐。莫知報塞。伏念臣。才爲短拙。分實羸單。圭竇華門。竊有棲遲之幸。竹筍木屐。自嗟嫁送之頻。願榮遇之已多。曾生涯之未給。一昨坐謫于郡寄。職蒙予食于真遊。抱詩禮以傳家。詎忘所守。課蠶鹽而玩歲。僅活其孥。逮茲秋滿之初。復起年饑之慮。飛而控地。志宜遂于歸田。窮則呼天。心但祈于雨粟。果勸洪造。仍畀素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先從欲。體成周之歸厚。草木依仁。法炎漢之用寬。見蟲咸釋。肆紆臨照。施及安甯。臣敢不奮厲愚衷。激昂晚節。枯魚未朽。既均被于斗升。老馬載馳。咸粗知于道路。

伏櫪之心。用之則爲益。勵守株之志。

附加食品實封表

臣某言伏准告命以明堂大禮慶成加臣實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禮行奏室會草預于駢奔賞逮羣工乃例霑于惠術人微曷稱恩重莫酬伏念臣久玷從班尙叨祠祿散材無用自甘屏跡于丘園盛興有光豈復相儼于禮樂解澤旣敷于溥率敷聲實偏于邇遐未嘗趨造于朝猶冀多與之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覆萬方弗遺小臣欲賢愚之並施爰有大賚俾動植以知仁臣敢不誓竭疲庸仰思報塞三百戶而無咎足增寒陋之華八千歲以爲春但祝聖神之壽

代賀南郊禮成表

秦壇修報。實歷迎長。思渙百神。歡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仁如天地。德類祖宗。年穀屢豐。馨香薦于至治。禮樂大備。形聲協于素和。惟茲上帝之博臨。式見聖人之能饗。合飴允塞。益顯從周之文。並侑孔嚴。光昭復禹之盛。臣觸叨假節。阻預奉璋。聆熙事之備成。惟深忭舞。布詔書之寬大。彌切欽承。

代施資政謝靜江府到任表

擢從祠館就領帥符恩許自新顯馳驅之敢後榮踰始望徒踟躕以靡遑已見吏民具宣詔旨伏念臣性資凡陋術業空疎比叨預于政機迄無裨于國論老將耄及事迭負乘之譴禍過災生積有素餐之戾曲荷乾坤之造尙寬鈇鉞之威竊食投閒慨驚魂之未定銜恩起廢悅神觀以俱還惟茲八桂之封外控百蠻之壤率琛面內廟謀方事于綏懷剖竹臨邊閭寄益賢于鎮撫豈厝衰鈍可副使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明洞照任賢而福天下邁成湯還衆之仁進德以尊朝廷迪虞舜知人之哲洪啓同寅之治聿求共理之良臣敢不仰體睿慈誓殫綿力雖聽風觀化未能追循吏之規而有事清心亦足示遠人之意

代江南提舉范直閣謝到任表

千里造朝方蒙于收召十城命使遽玷于光華已屆都封恭宜詔旨伏念臣起家寒遠涉世迂疎一昨蓬跡于書林屢嘗賜對于便坐身逢聖主每懷造膝之忠意忤權臣幾致反唇之罪三祈閒館兩左遐州幸公道之復開獲清光之再覩懇衷自勵雖知僅免于悔尤宿學凝荒豈有發明于議論敢期齒獎曲賜容憐寵之內閣之名付以外臺之寄人微恩厚威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懇建大中敷求至治乾綱獨運節萬務以鼎新離照無私萃羣材而器使致茲庸瑣亦誤選掄臣敢不深究貨源持平隄政雖激濁揚清之事職所願爲若奉公守正之心義當無替

代劉給事謝復祕閣修撰致仕表

竊食異祠久逼桑榆之暮拜恩內閣遂榮田里之歸搆己贖匪荷天從欲伏念臣奮身寒賤賦分奇窮從六藝以決科僅而得仕接諸儒而奏技晚特逢時頃緣憲府之聯獲冒書林之選螭塲敷筆嘗預記丁王官鳳閣判花復濫司于帝制進薦預闕數侍清光乃遽遽于顛隕迄自投子閒散鄉閭作佚既閱十年香

火無功殆逾數任。惟是衰殘之質。寢登耄耄之期。力已弗任。無復爲駒之意。老將奚道。徒懷化鶴之悲。祇有布其腹心。庶自乞其骸骨。豈期睿眷。特賞殊私。稍還論述之名。俾識退休之寵。義兼念舊。恩出再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簪履興慈。蓋帷示軫。欲曲全于小物。肆紆照于容光。謂臣塵鹿之姿。豈軒裳之是適。憐臣犬馬之齒。曾鐘漏之幾何。許以傳家。尙爲報國。臣敢不効忠自勵。守道弗渝。擊壤而歌唐虞。預識豐年之瑞。閉門而詠周孔。益知化日之長。

代徐侍郎謝宮祠表

典銓法從久懷竊位之差賦祿異祠更遠養病之請恩頗逾厚感涕何言伏念臣性本閹疎才仍淺陋早緣執戟不爲當路之容晚預賜環最取衆人之後使北庭于將變持漢節以僅還擢副民曹顧已亡于善狀曷司吏選曾不畏于多言徒知肝膽之欲輸甘謂筋骸之難強衰頹彌甚疾發動者兩三災患相仍意不如者七八雖際飛龍之運自甘退鷁之踪尙軫皇慈曲從私志旣假珍臺之佚復聯舊殿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合無私功存善貸擴大明于日月獲望清光拯微命于風波少安散地示蓋帷之罔棄俾棧豆以知歸臣敢不益佩弦章自親藥石老馬或知于道路固絕望于馳驅犁牛無用于山川第服勤于耒耨誓堅晚節靡墜素風

賤

太上皇后賀歲

臣某言伏覩詔書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聖壽八十皇帝帥羣臣詣德壽宮加上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聖皇紀壽益上萬年之期神母齊徽方陸四海之養禮行常寧慶及敷天恭惟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殿下厚德承乾柔明媲日邇周郊之胥宇輔成再造之功踰浹掖之練衣同膺難老之貺載申顯號允屬昌辰日昃月諸共仰西池之宴天明地察更占南極之祥臣濫秩祠官阻越魏闕觀大父母人倫夙正于乾坤有聖子孫國祚永符于箕鬯

皇后賀牋

臣某言伏觀詔書加上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慶集親庭掩浚唐之盛事祥開壽歷紹堯舜之高年喜溢寰區光生典冊恭惟皇后殿下化行恭儉德茂慈仁肅陰教于中閨會朝惟謹率常珍于西內左右無遠穆卜柔神助成禱禱施于孫子嚴青宮而致綠車之遊燕及皇天贊玉卮而集瑤池之上臣猥叨祠秩阻綴廷紳稱萬歲之觴重霄在望仰三朝之會率土馳誠

代湯丞相母夫人賀中宮牋

迎嗣歲之嘉祥母臨萬國正長秋之顯號婦順兩宮喜動宸闈歡均寰宇恭惟皇后陛下體參坤厚德配
離明歷久襲于黼閼本塗山之自出譽夙彰于朱邸符嬀汭之來嬪果觀緯衣進瞻寶冊奉燕謀之文範

宜百斯男躬履館之懿緒。俟三之日。妾叨榮盛際。就養私庭。王化所基。方仰自家而刑國。人倫既正。敢忘教子以事君。

銜。係以管幹爲名。亦是措置錢糧。修飾學舍。振舉法令。招集生徒之類。即非干預講說考校之事。若令武臣守令。依文臣例入銜。亦足以資其應辦學校。不至闕誤。更乞朝廷詳酌施行。

看詳都轉運使申狀

檢准國朝會要。端拱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自是遂以爲例。應侍從官除轉運。皆爲都轉運使。有以兩路爲都轉運使者。即樊知古。河北東西路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李迪。龍圖閣待制范雍等。爲陝西都轉運使是也。累朝除授不一。其任侍從官。則不開兩路一路。並爲都轉運使。紹興初。向子諤以待制任兩浙都轉運使。趙子道以難學士任江西都轉運使。係差第三任轉運使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三任提刑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二任提刑資序人。若資序未及。即帶權發遣字。或任大卿監。有除轉運使。別無任侍從除轉運使者。今來若依典故。即合以侍從官任都轉運使施行。

論田畝數和買狀

本州先于淳熙五年三月十二日。准轉運副使吳修撰牒。尙書省劄子。戶部申都省批下。新知鄂州真殿撰奏陳。乞將經界已定田畝物力等則。逐畝均數和買。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先令吳淵行下兩浙路州軍。仰守臣同所屬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如今來臣寮奏陳。經久可行。從本司審度。條具申尙書省。劄付當職。當職照得臨安府富陽縣措置。已將第五等物力一十三貫已上。均數和買。已得適中。并據本司簽廳相度。將諸縣五等物力。比附富陽縣所行。以十分爲則。指出末後一分作下等不敷外。其餘九分並行均數和買。贛州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州司備錄。行下諸縣相度。供申去後。次第據諸縣申到。內義烏縣自經界後。從第一等。止五十貫物力。并金華。蘭溪縣各四十貫。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縣各三十貫以上。數納和買。至今經久。并無詞訴。若依富陽縣例。數止一十三貫。及轉運衙簽廳議以十分爲率。指出一分不敷。餘九分並行均數。竊慮優減上戶。卻致歸在下戶。事體偏重。或生詞訴。具狀回申去訖。至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後。再准轉運衙牒。准行下尙書戶部符。據婺州蘭溪縣王宗等四名。狀理本縣自四十貫文物力起數和買。豪猾肆姦。多立詭名。並以四十貫文以下立戶。不用科役。竊見臨安府富陽。錢塘。仁和縣。嚴州壽昌縣。自物力一十貫以上。並起和買。即無詭名等弊。恭觀淳熙五年。莫殿撰申請正令。所陳乞送轉運司。一就相度。供申贛州。遵依已降指揮守臣。同其餘縣分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指定供申。又准轉運衙牒。准行在尙書戶部符。准都省批下。權知真州陳通直劄子。陳言。乞將人戶田產物力各隨畝步數均出和買。又都省批下。權發遣南康軍與諒夫劄子。奏家富之家。皆爲詭名夾戶。規避和買。乞以和買如夏稅之法。數于步畝。使產多者和買亦多。產少者和買亦少等事。戶部勘當。緣已有前降莫殿撰申請指揮。令下轉運使。詳本官所陳。及已降指揮。一就審度。經久可行。條具保明。供申朝廷施行。贛州施行。具博詢民情。究見利病。一就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等事。須至供申。

南潤甲乙稿卷九

狀

看詳學事申狀

看詳國史院具到典故。元符二年。詔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知通事一管幹。即係自祖宗以來。至是方委監司。知通提舉管幹學校。並未入銜。後至崇寧三年。蔡京用事。欲變天下學校。盡爲三舍。始置諸路提舉學事官一員。以爲監司。大觀間。修入三省法。諸知州通判並稱管幹學事。大中大夫以上稱提舉。武臣知州不帶及宣和三年。徽宗皇帝已詔罷天下三舍。止令太學以三舍考選。諸路以科舉取士。諸路提舉管幹文字。並皆罷訖。至紹興十三年。因權發遣建昌軍李長民。以外郡小臣。倖悅秦檜。謂和議既成。儒風復振。欲令知通令佐依舊帶提舉。或主管學事結銜。以示聖朝優武修文之意。遂復從之。紹興十六年。諸路提舉學事。委轉運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俱無出身。即委從上一員。亦不專管提舉學事之官。和如元符舊制。而知通令佐入銜。猶用蔡京之法。殊非徽宗皇帝宣和三年罷之之詔也。竊緣州縣與崇寧學校。政事所先。守令專管。亦爲本職。若依元符及宣和故事。止令監司一員兼領提舉學事。而守令等專一管幹。並不入銜。始爲至當。今來知州縣既有通任武臣去處。則一州一縣之事。無所不當預者。兼元初繁

右州司所准前項指揮本州今與州縣官博詢民情講究利病相度莫虞陳通直吳知軍申請及蘭溪縣百姓王宗等狀若將物力十貫或十三貫以上並起和買除指最末一分不敷以防曉戶之弊竊緣和買之法止謂物力富實之家可以科買若併及小戶即是增添夏稅深慮曉戶夾戶之弊未能頓革而貧民下戶先被科擾且以一縣物力論之統計一萬貫上三等五千貫合出和買下四等五千貫不出和買今若都以上三等合出和買之數均之下四等則是上戶反減稅數下戶便添稅納其不可一也若以田產只計頃畝起收物力每畝以若干為則至若干畝即出和買緣經界起稅各有等則以田畝論之有水田有平田有高田以園地論之有平桑有山桑有陸地有茶地有竹脚有柴欄難以一例便計頃畝均敷必欲各等隨則分定則是又行經界情弊愈多爭訴不少未得了絕又坊郭營運房廊上亦有物力每至若干即起和買之數如此均敷則戶眼倍增丈尺繁碎縣道戶長催科益難其不可二也且以本州七縣目今所行亦自不同金華蘭溪則四十貫以上義烏縣則五十貫以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則三十貫以上始敷和買行之既久並無詞訟止有蘭溪一縣王宗等四人今來投狀尋喚上詰問並契勘得蘭溪縣物力共管物力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四十一貫其合起和買四十貫以上人戶計五十四萬三千三百貫其不起物力人戶計五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貫即是上戶少下戶物力錢三千四百餘貫竊慮日後下戶日增物力不等今議欲以一縣物力算定須上等起和買人戶物力錢與下等不起和買人戶物力錢各要數目中分一般每三年一次比算如遇下戶物力多於上戶一分以上即別立物力數均定和買每次以十貫上下為準如蘭溪縣元係四十貫以上即合減作三十五貫上下起敷庶得闕防減免之弊不至走失上戶物力常得均平即難以限定十貫十三貫之比卻致優減上戶均在下戶永遠為害或見今上戶物力與下戶物力數目適已相等即合依舊更不更改仍乞朝廷申嚴曉諭戶之禁立限百日許其首併限滿不首許人陳告以所告田產給之坐以違制之罪其官戶所置田產偶因前後官稱不同亦令改正若蒙詳酌依本州所請則上戶物力不至走失其逐歲和買不過舊數而下戶物力得有一半惠及小民比之只指一分大段不同加之曉戶既嚴必罰無貸自然可以漸消弊俸不必紛紛以從一切論之實為允當謹具申轉運衙伏乞詳酌備申朝廷施行

措置武臣關陞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大小使臣關陞從軍理任必以戰功為別其從軍者必以實歷為先稍用薦舉以異于職功之士等事緣有未盡送某限三日措置申尚書省今具措置下項須至申聞者一在法使臣兩任監當實及六年滿者年三十以上者到部方與關陞親民昨因紹興九年四川宣撫使申請隨軍大小使臣理當責任自給到吏部理任差帖印續日實及六年許免到部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無朝省付身以二日當一日緣有功人與無功未有差別欲乞從軍理任後會立軍功轉官實及六年依舊許行關陞外其不曾轉官人亦合依舊付身例以二日當一日一從軍使臣若在軍未成關陞者任因離軍任州縣諸司差遣自依外任通理關陞外其偶緣老病不堪

披帶揀汰差充不一務窺闕合行優假欲乞免行關陞止與通理考任依格陞注差遣一非從軍在外使臣舊法係合實歷六年乾道七年申請並于歷過考任內須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方許通理前後任關陞竊慮一能更歷事任欲乞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兩任四考通理六考方行關陞一宗室許歷外任正欲更練職事近來多注續廟差遣習為廢弛緣乾道元年已有復置宗室監當釐務窺闕欲乞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通理四考方行關陞一武臣薦舉狀止有陞陟任使一等自來僅當功分自淳熙元年于薦舉武臣陞陟狀內立一兩紙添作舉充親民任使稍為優異欲乞除從軍入外應武臣六考內並要陞陟舉狀二紙內舉充親民一紙欲使關陞一歸正歸朝使臣者不係從軍并釐務差遣既無職掌合與優假依揀汰人例免行關陞止令吏部通理所歷考任依格陞注差遣一所有軍班吏職出身及進納人等關陞已有專法指揮者並令依舊若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集議繁冗虛偽弊事狀

具位某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徐嗣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項下一中書天下之本不可不濟自諸大郡倅收為堂關加以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守倅除授益以不均故有改官後無一日考第而得大郡倅者有作縣以罪罷而得廣中大郡者其間腳色無瑕疵或曾任繁難大縣或諸司列薦人往往或注列郡倅或注諸司幹官開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長奔競之風成朋比之私其害莫大于此臣愚以為職事及監司若大郡守皆須率執擇才進擬其餘中下州軍及大郡倅宜盡發還吏部士大夫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以通封狀子遣人于都堂投之一切私禮悉令勿講照對舊法吏部知州軍運判員關甚多士大夫依資格注授其經堂除者號為權用而在堂關皆重地要藩守貳選任不輕士大夫亦以為榮至紹興初舊法不存止憑省記猶以知州軍二十七關令吏部注授蓋為堂關蓋吏部注授則限以資格也堂除則有不問資格者矣然畏指議防繳駁其不問資格者猶不常有自淳熙二年知州軍關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關以待孤寒資格之人而又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人人盡可于堂以望州郡使吏部銓法遂為虛設所謂川廣之郡實亦未嘗分其大小一例與之此公議所以籍籍也至于堂除通判窺闕發下者僅十六關爾今來職事官等若從吏部申請悉遵舊制諸在京職事未至監察御史以下履歷尚淺供職未久陳乞外任者不得除監司知州軍差遣特旨除授或實歷已及者不問而不用限年除郡之格則知州軍元係吏部窺闕及川廣小郡合還吏部緣其間職事官等補外卻有合陳通判之人難以逐一降指揮令吏部注授通判合以堂

除通判處之。則堂除通判。不可盡罷。乞自三省選定堂除知州軍。通判若干員。關外。餘關令吏部並依格法注授。亦足以息奔競之風矣。至于士大夫以通判狀經都堂。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亦是舊規。自合舉行。若私第一。一切不見實客。恐無以審觀人材。詢訪外事。宜遵守淳熙二年指揮。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私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實為允當。

一、修葺城壘。調發軍兵。修葺棟宇。皆官吏之職分。何有勞効。而特轉官資。又轉官資。或併轉兩官。進職者。或併進三職。尤為僥倖。仕子雖不可裁抑。少嚴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兼開近歲至有代名入試者。仍須場屋更加嚴密。照對修城壘。築堤堰。營造屋宇。已有今年臣僚起請。候經三年。委實堅固。方許推賞。正月十九日。奉旨令屬曹都置籍。宜令常切稽考。轉官進職。有差賞者。御史臺察舉以聞。其三年內有損壞者。追降所進官職。若仕子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試期太遠。祖宗立法。每歲銓試。春秋兩次。今已併為一次矣。十人取七。今已減為兩人取一矣。去歲大吏奏薦文臣二百二十八人。武臣乃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前歲科舉。特奏名進士亦三百三十八人。則文武仕子。自為不多。若更展銓試。則正奏名進士第五甲人赴銓試者。亦令又展三年。是陰廢其一舉矣。此不必議也。至武臣呈試。與銓試同。銓試自宰執子弟以降。皆不得用恩例幸免。呈試并戶部備綱。承受權貨務。號簿官。隨逐奉使。與接送館伴下官屬之類。資緣免試。此不可不革也。就使不習弓馬。亦當試以刑法書算。如人吏試補之比。其奉使出疆。雖曰稍勞。而文臣未出官人奉使所辟差者。亦不免銓試也。乞自今文武一例。不許免試。武臣累試不中。亦依文臣限。年四十許參部授職。在本等人名次之下。乃為至當。其餘代名入試之禁。今年二月已降指揮。依吏部措置。先召保職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入試日。責書鋪誠。特立賞格。重行斷罪。不須更用。難試虛文。每歲更令有司切中嚴施行。

一方今天下雖並修廢。而營較之下。為最甚。四方來觀。歸而效之。惟恐不及。宜命多聞有識之士。編綴法令。而參之以禮。凡室廬車服冠婚喪祭燕饗饗饗。皆立為定式。自成一編。如司馬氏書儀及諭俗書之類。頒而行之。但先治郡城之內。風俗既變。則四方無不從矣。照對淳熙三年十月十六日已降指揮。禁約奢侈。制事件。行在專委。隨安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罪。追賞有官人。取旨施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多出文勝曉諭。緣銷金鋪。用僱修。自有禁令。其屋宇器皿首飾。下至鞍轡轎轎。皆有定制。非不嚴切。然風俗侈靡。未能類革。竊見前代及本朝。皆有誠諭風俗之詔。若特降明詔。俾四方士大夫之家。欽承旨意。務遵禮法。皆事純儉。則閭巷小民。久當自化。風俗其何患不易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齊慶胃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項。

一、塞上書檄香之門。嚴吏職門客之格。凡日給使。不許其貨賈。凡日異姓。必覈其服屬。照對上書補官。係朝廷一時特恩。即不常有。吏職補官。自有逐司立究年限條格。率執并兩府使相。遇大禮。許奏門客。係登仕郎。不理選限外。大禮聖節生辰。太上皇后殿奏補使臣各四人。皇后殿各二人。陳乞回授與本家門客。并進奉人。逐時特降指揮。門客進士補將仕郎。主營進奉人。即謂之捧香。並係舊法。亦無可議之數。緣在法。諸后妃。諸王公主。內命婦。蔭補親屬。如父祖曾仕文資。謂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文解。免解同。而願就文資者。聽餘並于班行內安排。其門客進士。即非親屬。但以進士之名。直接文資。物議以為反優。于有服親屬。若令上件門客。如曾得文解者。聽乞文資。方為允當。其給使補官。係宰相執政官反依執政官合得入流減年之人。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已降指揮。並依舊法。緣今來所請。係謂以賄賂得之者。乞令法寺檢坐條法約束。如今後有犯。務在必行。其異姓補官。淳熙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臣僚奏薦異姓恩澤。並畫出中外所親姓名服屬。及升朝二員。委保繳連奏狀下部驗實。緣內命婦以上。奏補異姓。既不召保。若令被蔭人供具服屬。連家狀繳奏。亦為允當。

一、重祠祿之命。照對陳乞官觀。已有立定條法。知縣資序人。不許過兩次。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更許兩次。知縣資序以下。許陳乞官觀一次。郡守年七十。聽自陳乞官觀。知縣縣令。審察不才。許授官觀。祿廟。現任通判。應老疾病之人。許差官觀。知縣巡尉。應老不職。許差祿廟。已有累降指揮。自合遵守。若通判已下。現任應老疾病不職。與差官觀祿廟者。更令將在任歷過日月通理。官觀祿廟之任滿罷。庶得不致虛費。祠祿少。隆于合格官觀祿廟之人。

一、罷添置之員。有以不釐務通判陳乞改為釐務者。軍伍之間。既有統制統領。又有將副訓練。而額外准備之名。一切省之。照對不釐務員。關宗室戚里。自有定制。除歸正歸朝不釐務人。乾道八年指揮。許隨人材量試以事。委有成效。保明奏舉。與改釐務差遣外。欲乞自今宗室戚里等不釐務員。不得陳乞。改作釐務。其才堪釐務者。自令別行除授釐務。關所有諸軍正額統制統領訓練將副官以上。有額外准備之名。即不見得。自奉係以軍分。如何添置。合與不合減省。乞從樞密院行下三衛主帥。諸軍都副統制。公其措置。委合如何施行。

一、汰冗冒之兵。州郡或以衰殘風弱之輩。僅充其數。或以逃亡走死之額。權募游手。或一名而兼二名之額。以便其私。或禁軍而隱于廂軍之額。以避更戍。照對招收不及等。仗冒承逃亡。巧作名色。充占差出之額。各有條法。約束指揮。並許人告。科以違制之罪。宜令監司帥臣。常切覺察。嚴行糾舉。但州郡禁軍。縣寨土軍。固有招填未足之數。即合催促招令及額施行。

一、嚴補授之詐。進士特奏。有就人父祖冒而承之者。仕子補蔭。有妄通請系遷移。顯顯而奏之者。號為女之夫。實未嘗娶其女。曰異姓之親。實未嘗有姻姪者。照對上件自有立定條法。召升朝官委保。及州軍等處結罪保明。所保不實者。與犯人同罪。近來朝廷有恩恩。姚康朝等。冒受行遣。宜令有司取所犯案。逐抄節錄。行下州軍。常切覺察施行。

一、俗虛文之籍。商稅房園錢帛雨水之帳。類非確實之數。又如應在之錢穀。上下舉知。其無有而載之赤。歷常占虛數逃亡之苗稅保伍。既不可以備償。而載之版籍。照對諸色帳狀。州委司法。轉運司置主。管帳司官。而戶部總干在曹。通于金部。會于比部。蓋自國朝三司以來。有此所以勾稽檢轄。不可暫廢。如應在穀物。並是州部經常之數。間有存而實廢者。緣監司以應在虛數。妄行割剝。指為贏餘。是致州郡有受弊去處。但令監司不得以應在虛數割剝。此弊自除。逃亡苗稅。亦是州縣常賦之數。其不可去者。恐失元管稅額。以待流移之人復業也。緣州縣不曾倚開。將逃亡稅賦。使攤在其他典買得業人戶下。或勒令催科。戶長乃着保抱納。是致民戶有受弊去處。但令州縣覈實逃亡稅苗。合行倚開者。依條倚開。則此弊自除矣。

一、抑擯神奔競。照對奔競之風。從古為患。未仕之覺舉。已仕之干薦。自媒求舉。廉恥道喪。此蓋未易以刑罰禁。惟在獎拔恬退之士。有以激勵而消之。昔仁宗皇帝患擯奔競。諭近臣曰。括退守道者旌擢。則舉求者自當知恥。是時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舉張瓌。呂公著等。皆被擢用。王旦為宰相。以張師德文學高第。兩至其門干謁。即不肯進用。為知制誥。其言曰。以戒貪進。激薄。故也。仰惟聖朝。但得選用仁祖之訓。而舉臣悉守王旦之言。以戒抑奔競。亦何患有不後改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集議前宰相舉官奏狀

臣等竊惟國朝始制選人改官之法。自大中祥符之年。中外陞朝官。每歲皆得舉薦。置籍中書。嘉祐四年。仁宗皇帝乃召諸路帥守監司。各舉所部人材。而兩府臣僚。則許通舉內外。不問所部也。神宗元豐五年。遂定會任宰相執政官。舉改官五人。載在令甲。至今行之。誠以天下之士。入仕之初。多為選人。改官之後。復致朝列。以三歲科舉。與夫郊祀奏補之數均之。遂歲改官之員。不啻裁減其半。若不設薦舉。則才無以著見。若不限員數。則進取無以節抑。又慮帥守監司有所知而未盡。前宰相執政官者。天子嘗與之共天下之政也。故委以求天下之才。當時詔旨。正謂才行之士。尚有遺滯而已。然前宰相執政。雖得不拘內外薦舉。而所舉之人。又須兼用所部職司一員。始得磨勘改秩。此祖宗舊章。參考互察。最為嚴備。以成一代之制也。看詳臣僚申請。欲令前宰相舉一人。前執政兩歲薦一人。賜以召對。即行改秩。而罷其恩。以議舉者之罰。臣等以為歲貢而有定員。所以為常法。而開平進之門也。限以舉者五人。則足以參考互察矣。召對而改秩。此人主之異恩也。若臣下得以歲舉焉。又不限以五人之數。則獨薦而改官者。將無歲不有其可以為異恩乎。雖曰罷其恩。恐罷者之少。未若改者之多也。夫以選人改官之徵。在仕進之際。其事為甚重。故引見于廷。欲示恩出于上。猶進士唱名命官之比。而必待人主登之殿陛。自擇其才。則是屈至尊而下行銓選之事。非特舉者之不足信。百官有司。尚誰信哉。至于薦舉之開。于託請求之弊。法令具在此。諫官御史司公議者所宜察也。故臣等以為姑仍舊法。為便。乞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蔡洸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臣等具位。准尚書省劄子。安南國李天祚追贈及其子李龍翰合襲封事。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同共議定。開奏者。右臣等竊惟國朝故事。待蕃夷之禮。最為詳備。若高麗國子。則待其諸命。然後封以高麗國王。若占城。三佛齊。閩婆諸國。則待其入貢。而遂以為本國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則封交趾郡王。中間數年以後。則封南平王。及其身後。則追贈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蓋以安南本交州內地。實吾藩鎮。因仍世襲。使護安南一道。非他外夷自有土地人民不盡臣之比也。所以漸次封爵。時示恩榮。其稱藩鎮之道。不得不然。今來李天祚既薨。其子龍翰嗣襲。自合遵用祖宗舊章。以行封爵。恭惟聖慈淵慮。乃使臣等定議。豈以淳熙元年。曾以天祚為安南國王。已有國名。疑其禮亦異數故耶。臣等聞朝廷昨以安南國王命天祚者。初非其國抗章有請。特以貢獻馴象方物。守藩歲久。錫之此名。以寵天祚而已。安南本都護之稱。非可名國。而南越之封。甚大。自漢以來用之。則天祚既沒。宜用典故。追贈南越王可也。其子龍翰。雖云嗣襲。然未有功勳。亦宜只遵典故。所加節鉞官稱。初封交趾郡王。庶為允當。若朝廷謂已曾錫之安南國名。不敢虛設。則宜去其安南都護。稍加以為知安南國事足矣。蓋高麗嗣子。每次亦稱權知高麗國事。上表此其據也。彼或所乞。但令廣西昂昂監司明諭此意。俟他時職貢不闕。續當賜安南國王真命。不復更封南平王矣。如此。則昨所賜安南國名。姑以易南平王之號。猶須身後始得封為南越王。上不失祖宗漸進之意。下足以盡藩鎮制御之道。而于我之事體無所虧損。彼之名稱無所備改。似為可行不易之論。若便欲使其嗣子襲封王位。而賽贈天祚。別以節傳之官。且加美諡。則是朝廷自變其禮。而不以藩鎮小夷待之。驟與外國諸蕃一同。不知既襲王爵數年之後。卻加以是何恩數。其將遂以南越王與之乎。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臣等所議如前。惟聖主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准三省劄子。今月初一日。赴都堂集議。右某等近奏聖旨。集議安南國追贈襲封事。已連書具奏。緣某等所議。並是考據典故。委曲詳備。別無未盡事理。所有國名。係已帶知安南國事。即非違有奪其王爵。欲俟他日職貢不闕。然後加封。庶使外夷明知祖宗以來封爵次第。不至別有覬望。所議如前。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辭召赴行在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臣某召赴行在者。臣欽聞嚴命。悚懼無所。伏念臣資性疎直。學識淺陋。荷陛下拔于衆人之中。雖冀從班。曾不能効尺寸之功。圖報聖恩于萬一。昨者出守輔郡。繼移閩嶺。二年之間。罔有善政。惟知奉行法令。未至曠廢而已。然臣齒髮衰衰。心志不逮。比常冒貢危衷。祈就閑散。天聽高遠。俯聞俞音。方欲少俟兩月。再伸誠懇。敢意遽蒙收召。俾親闕廷。仰惟聖神念舊。未忍棄捐。在于愚分。實深驚愧。伏願皇帝陛下。察臣癯瘠。戒在貪榮。憐臣朴忠。非有避事。敢求名德之責。使造內朝。檢會臣前來奏請。昇臣在外宮祠一次。下以全微。臣易退之私義。上以副容主難才之公心。臣則萬幸。臣除已將建寧府事交割以與次官。一面起發前去信州。以承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起軍轉官狀

臣伏觀進奏院報。同九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奏兩浙。福建。江東路諸州軍起發禁軍士兵。赴逐處教閱。守臣以人數多寡。參酌推賞數內。臣係奉聖旨特轉一官者。臣欽奉恩命。驚懼無所。竊惟國朝軍制之密。凡日禁兵。雖募于方州。而皆籍于右府。故守臣號為知其軍事而已。是州郡之兵。實環衛之旅。高糧者也。聖神御宇。屬意武事。近年以來。又命選擇。日加訓練。紀律明備。虎符既下。津置起發。守臣職也。道途無虞。都押之官。蓋受賞矣。聖恩優厚。併及臣等。顧臣何功之有。遽此僥冒。況昨降指揮。止俟春暖。類當發還。若一二年間。再成戎役。則為守者。動有希觀之心。臣恐自爾。實過乎與也。方陛下綜覈名實。大明黜陟之秋。如臣守州。叨備侍從。義當體國。內省無庸。豈敢虛受。蒙臣昨因降秩。歲月未滿。驟有遷轉。尤不遑安。欲望聖慈。留此以勵軍中効命之士。推此以待天下立功之人。則臣區區愚忠。受賜一也。所有臣特轉一官恩命。乞不施行。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奉使回轉官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奉使回轉。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轉一官者。臣仰惟聖神在御。務廣至仁。聘問之使。是為常禮。如臣不肖。叨預從班。會何補于事功。實坐糜于歲月。暫將明命。臣之職也。初無專對之勞。可冒借賞。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特哀謨恩。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無矯僞。姑以舊典。推以官。俾臣且仍故秩。以効尺寸。庶稍安于愚分。期不負于聖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待制與郡狀

臣恭聞恩命。跼踖靡遑。伏念臣以寒遠之蹤。荷聖神之眷。擢實從班。俯仰再歲。技能短拙。曲賜并容。議論迂疎。每蒙獎與。惟自叨逾過甚。筋力弗任。已具巧開之章。方欲朝夕上列。敢期天造。尚使治民。碎骨糜軀。未知報塞。惟是西清次對之職。禮秩優厚。守符重寄。懼弗克堪。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從欲之仁。擴日月必照之施。憐臣粗守樸忠。素無矯僞。收還職名之命。改授一在外官。觀差遣。庶幾愚分稍安。免致清議。臣無任願越之至。

辭龍圖閣學士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龍圖閣學士與郡者。臣聞命過優。震懼無已。伏念臣猥以凡庸。久玷從列。蒙聖知為甚異。荷恩渥為至隆。玩歲惕日。尸位素餐。自知既明。冒昧有請。陛下天地父母之仁。未忍捐棄。倘欲徇其私志。界以承流宣化之任。在臣愚分。已為叨逾。惟龍圖祕職。首冠西清。稽之故事。則非賢達而罔居。質之近制。則須功勳而乃授。豈臣猥瑣。所可克承。至于郡寄。臣欲自効。則不敢辭。伏望皇帝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旁燭。收還宸渥。以穩師言。或乞依昨降指揮。檢會臣前來。除臣日職名依舊帶行。庶幾不至過有僥倖。以明聖朝選授之公。以全下臣知止之義。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除權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稟資愚陋。賦分奇窮。五叨宰掾之華。九閱歲躋之換。比更憂患。尤覺病衰。逮茲錄職之期。年不勝職。官而傷日。方欲自祈于遠外。敢期忽被于褒遷。揆之私誼。則非宜。質之公論。則未稱。況准臣部。尤號劇曹。倘微通鍊之才。曷任甄平之寄。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鑒。備亮危誠。別求當代之俊髦。以副一時之器使。額天之切。請命惟期。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除權吏部侍郎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臣以疎遠迂陋之質。家世荷國厚恩。今蒙陛下拔擢。俾列貳卿。在臣么麼。可謂榮遇。不當固有辭避。重念臣才力不能逾人。學問無以異眾。自還宰士之例。復承詢掖之虛。狂言屢發。而每被矜容。孤蹤久滯。而尤加軫惻。然羣查方疑于去就。而微臣獨冒于遷除。雖夙特于聖知。恐難免于衆議。況班列之中。多有在臣上者。遽茲超躋。尤不遑安。伏望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迴日月之明。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所靜退。收還成命。改畀異材。使之宜力于四方。尚能仰答于鴻造。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吏部侍郎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賦才甚下。造學不優。一辭州縣之勞。四冒臺省之入。孰云末路。誤簡聖知。敘洗品于三銓。粗叨滿歲。暢威靈于萬里。僅止踰時。尺寸庸長。毫分何補。徒懷中憤之激。妄意事功之期。丹陛獻言。但為昨日。黃扉受寵。乃不崇朝。雖大君欲彌于庶工。然微臣敢尸于異數。伏望皇帝陛下。推此施以待天下豪傑之士。擴此意以收海內智謀之臣。將力置于中興。宜坐屈于羣策。若愚慮獲伸于一得。則榮名何在。于九遷。曲軫危衷。姑仍舊列。惟有忱辭之自竭。尚祈淵聽之可回。庶俾厚恩。不為虛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除權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所。伏念臣去國雖更于再歲。承流尚玷于南州。課其治狀。則無以逾人。省其廉隅。則第知守己。夙被聖神之眷。繼躋侍從之聯。豈其記憐于九重之中。遂蒙收召于千里之外。內朝賜親。粗陳狂瞽之言。天聽不遠。曲賜褒嘉之訓。竊懷尺寸區區獻忠之意。敢有絲毫汲汲幸進之心。乃奉殊恩。寵班常伯。矧是三銓之長。實司羣吏之成。雖往歲暫冒于攝承。而一旦遽膺于遷陟。顧賢能之在列。且雋傑之尚多。揣其分義。則非宜。稽之公議。為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全舊物。特軫鴻慈。還渥渥于誤頒。東真才而擢任。有如愚陋。俾以退閒。庶幾微臣志盡自知之明。仰副官朝官無虛受之義。臣不勝願幸。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吏部尚書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稟資駑下賦性拙疎技能不異于衆人同舉無聞于當世自選周行之列親逢上主之興攝詞命于西垣薦承容獎濫銓衡于文部益荷聖訓承流兩郡而初無撫字之功錫命九關而復被招徠之寵遠膺常伯曾未踰年徒以世受國恩幼循家訓服其職業之問者罔敢違怨獻于聰明之下者每務盡忠雖乾坤之大無所不容然螻蟻之微退輒自懼豈期冀幸乃冒爲真惟念臣早歲驅馳固有功名之願中年遭過實無爵祿之懷臣言得用于明時則臣志已據于平日至于假臣之過分適以重臣之不安伏望皇帝陛下曲軫至仁特收成煥俾臣姑仍舊職亦足副于使令容臣少效微勞庶以逃于謗戾所有恩命臣不敢祗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張姑周垌狀

具位准吏部牒節文四月三日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職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八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保舉官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竊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舉監司若郡守其貳人者

右臣伏觀朝奉郎大理正張姑疏通明敏才術有餘昨任義烏知縣即有能聲本路監司薦聞審察除監登聞檢院改差通判信州權南康軍備著政績又爲諸司列薦特轉一官且被召命蒙恩授以司農寺丞繼遷今任雖理財治獄悉有可觀殊未究其所長又伏觀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垌性資介直臨事嚴明昨知弋陽縣本縣寄居豪強例不肯輸折帛錢脅持官吏只納本色垌一切摧抑不避衆怨舊弊悉除繼移祁門休寧兩縣催科有法辦集先期所斷獄訟人服其平並無翻訴臣時爲轉運判官親見其事曾任隨州通判經理邊郡深究利病特以流寓家貧入就祠祿貳人者皆可任監司或繁劇郡守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被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崇安建陽兩知縣狀

具位檢准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勅臣僚上言命監司郡守精察所部縣令留意民事政有實迹公其論薦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

右臣等照對本府諸縣內崇安建陽最爲衝要民頑吏猾前後知縣持身不謹取下無術少有終任不致訴訟其間留意民事政有實迹應得前項指揮者臣等不敢隱默臣伏見承事郎知崇安縣事王齊興遇事敏明律已廉恪斷決訟庭無不中理本路州縣皆重鹽綱以爲歲計齊興自到任搬運鹽綱措置出賣深村窮鄉皆實官鹽而勸諭有方略無科擾發納本府軍名及諸司錢物悉皆了辦募到上戶興修水利開成星王陂堰灌溉民田四千餘畝皆是衆戶樂然雇夫不會費用分文官錢及強有敷敘又伏見奉議郎知建陽縣事黃中立臨政寬和而事皆無關禁制盜賊摧抑健訟了納前官欠負播辦逐歲支費計置錢

本搬運鹽綱小大並舉本路諸州軍今年起發禁軍士兵無不經由本縣中立去替有日而能預備錢糧批請勞食日有支費白色應辦悉無科擾其王齊興黃中立二人委有上件政績在任滿替並無給繫不了事件臣某謬叨郡寄稽考並皆詣實臣自得係前知建寧府事今來復領漕計臣係在本府置司公其審究備見不誣敢具奏聞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能吏之勸如逐人後犯入己贓臣等並甘同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蘇麟自代狀

具位某准令諸侍從從授說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觀右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蘇麟議論堅明操履純正名臣之裔綽有典刑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所知狀

具位某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詔臺諫侍從各舉所知一二人疏其事實可以充是何職任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今具如後一左奉議郎前權發遣信州軍州事王師愈曾任潭州長沙知縣委有政績諸司列薦繼爲嚴信兩郡城吏愛民不擾而辦治持論疏通恥爲無用之舉堪充郎官以上職任一右宣教郎新差通判隨州軍州事周炯曾任信州弋陽知縣權抑豪強不避怨謗繼移祁門休寧兩縣持身廉介遇事嚴明更畏而民愛僅科並依省限先足堪充郡守監司職任一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報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饒歌鼓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又嘗爲資治通鑑要覽七十卷貫穿該洽議論醇正堪充館閣職任右臣所舉並是詣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傅自得自代狀

右臣伏觀具官傅自得元祐曾任中書傳奏命之後靖康首立死節傅察之子敏于文詞通于政事久歷郡守監司備著風力曾爲吏部郎官熟知銓選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朱熹自代狀

具位某准格諸侍從從授說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觀左迪功郎前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氣質端方議論通亮安貧守道力學能文雖累有召命而熹以祿不及親未肯出仕方今奔競成俗察之廉退所宜獎擢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郭見義自代狀

右臣伏觀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器資純厚力學能文超于世家早登科第而恬于進取累任遠地務以職業自修不事虛名時無知者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凌風亭事狀

建安邑治在郡城之東岡地極高爽聽事之西偏舊有南山堂山見于廡背纓髻髯也堂下有綠垣毀其西南隅築以爲凌風亭亭之基僅八尺其宇析二以爲三然其高視民居官舍如在井底皆不能爲障始盡見南山之麓而城西諸峯矗如連帷平遠散漫尤爲可愛長林巨坂映帶斜橫凡一郡之山得其過半

矣。前直子城之漆。水面演進。蓋數百步。如大川也。時則時桃李。架盤。爲三樓道而登。亭前臨溪山。後俯花。不官居無以語。朝夕之暇。遊無時焉。以其工築之小不足記。且不可以圖畫傳也。因書其狀。用求詩于好事者。

南潤甲乙稿卷十

劄子

論銓試罷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入試。無以辨其真偽。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葉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爲去留。刑法以律義爲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證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應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證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緣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選銓試。引驗事體不一。即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備試。欲移就別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爲冒名入試之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于廳前引閱。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即不須更用嚴試虛文。乞

自今年銓試爲始。應就試。先召保證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礙。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保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貢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次。書鋪重行斷罪。依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杜絕。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論和鑄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饑。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處收糴。以充大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值。數紐計。仍以足秤算爲省計。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于拘催。或戶部所撥錢銀。有未到。仍不盡時申請。例成科敷。似聞平江將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元。其餘州郡。有既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元。以符合漕司約定之價者。每石有加耗三兩者。有依舊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錢四百文充水脚磨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腳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免和糴。和無爲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于公上。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米。及尅留水脚磨費。若江東則已減二十萬石。所支錢銀。可令通融收糴三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腳等錢。委朝廷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加意。蓋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敷如此。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糴之費。顧不能辦。即乞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僅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爲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戒。夫江西湖南。既已均被賑恤之恩。而浙右江淮。穀賤傷農。卻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歲之豐。可不卜而知矣。天下幸甚。

論招集歸正民戶劄子

某竊見山東歸正民戶。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兵。漸至逃竄。歲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指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耕種。或別作名色。均管存恤。始爲利便。某比緣本寺勸諭。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段不同。可惜虛棄。愚慮及此。冒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論差役劄子

照對某因比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即曾具奏。竊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官戶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事役民戶而已。但令應追贖官不許立戶。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

漸革。尚有一節須論。寬鄉狹鄉。所謂寬鄉者。一鄉官戶田產少處也。狹鄉者。官戶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爲官戶。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年之弊。殊未去也。某以謂自經吳以後。州縣遷鄉田畝。並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爲率。內二分是民戶。一分是官戶。則官戶于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遷鄉官戶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直令與民戶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於天下也。殊荷聖鑒。開納。然某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既已奏陳。須至申稟。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冒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脩軍政。法據完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奸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魯員等。前軍使臣張懷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資。并保明不實將佐。並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尚有似此冒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並候指揮。到限一月。日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並與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卻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許。而軍無濫賞。有以激勵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勸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資。數內情願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願充效用之人。即與支破效用請受。撥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于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簡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某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爲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于舒州。和州于西關。光祿安豐于橫澗。而列城欄于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臺諫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既開。安可輒避獨善之嫌。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遠越之罪。而試詳焉。某以爲前之說既不可行。而後之

說爲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爲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蓋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即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于壽春縣。而移于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北控扼之地也。至于橫澗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爲州郡之所。又況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于內地。人心豈不動搖。且諸將皆以京東河北招討爲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營。聽州郡之自爲。恃山寨水寨。以爲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三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爲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于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爲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也。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和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鑾于宴安者二十年。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爲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爲營田。夫營田之不可爲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于營田。每擇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大將。置莊于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募軍士以爲營田。而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即其地以爲堡柵。籍其丁以爲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爲知城寨官。則淮南之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蓋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充。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賢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某所臆斷。恐無以裨廟謨之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兵于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爲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破石。踏弩放箭。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方。便至失事。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能得安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向有大軍多少。并成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糧。煮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會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諸將。皆以國事爲念。同心勦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使退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然。江陰相對矣。沿江網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爲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勵軍心。促軍駕未順勦。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

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俟數轉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失之心。一敵已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蓋慮其濟師遲緩，則我軍卻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原人心已離，所發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征正欲激勸將士，今敵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爲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人往年，嘗由此入，合有兵馬控禦，乞還將星夜沿路擇要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候，如來開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爲警備。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並入斥候，庶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候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達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備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于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此見樞密行府已招效，則行在亦宜招集，蓋疊敷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督鼓倡橫議，或于斜街暗巷，恣行鬪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實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奸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會刻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于道路巡警，若有此類，並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洞起夫劄子

某照對今月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洞，依白劄子內事理，江東轉運司于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填壩等用，元約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台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

州，并會開和州興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洞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爲要地，惟是有運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劄子所獻利便，正爲自澧湖水際開挑千秋洞，至石塘下接黃水溝，乃更斷歲豐橋，即有重水爲阻，又云，乘此湖塘無水，興工入役，即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已自無水，就使火急興工，以爲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爲阻，未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替，亦須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押，地頭差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市路人夫，張皇事勢，如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涸，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減水捍禦，即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少隙，次第興工，公私爲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爲名，而命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即望朝廷將上件事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爲名，庶得建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稟，或爲窮乏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冒威嚴，某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洞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均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淮西水利，愚情不省，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而具，竊計鈞慈，亦欲詳見，故列之別紙，以俟採擇。此區區窮蹙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內，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蓋昭關以北，大路駢來，所謂關者，有其名爾，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軍兵爲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退，直抵千秋洞，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洞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念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洞內爲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焉，其地接澧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爲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非關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陀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爾，而城寨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爲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興者三役，未與者一役，千秋洞一也，堽下河二也，草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洞成，粗可控制，堽下河所開沙夾，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棄，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目前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說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草游溝者，可濬溉以爲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未興之役，號清溪洞，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成，我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澄二湖水寨便破，徑薄城下矣，雖有千秋戌，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防，當亦自止，然防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懷而不肯任事已久，而防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民戶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也，某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倚，珍護寢憂，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遣任將帥。簡練軍實。爲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爲憂。雖則謀深秘。非中外所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爲朝廷不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既遣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止要。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爲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圍。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爲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既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別爲督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遲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侍門下一日之餐。用私布于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郎制子

某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祗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預見數事應詔。曾未副聖生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爲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者都陰知其說。監司明視其患。以經費所在爲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客入入納于權貨務而與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販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漕司認銀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添額取撥。又不論奏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遠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從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課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銀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爲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爲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宋廣賢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銀。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斂取。難然並陳。受納之際。憫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滄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

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爲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爲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爲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賣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會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納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與造不絕。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考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額。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賣于民。宿弊頓除。財用亦足。易爲改爲。革厚斂爲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侍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察。

措置武臣開陞制子

臣竊以文武兩選。皆有開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錄。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開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得親民。紹興以來。從軍大小使臣。許理在軍年月。以爲責任。宗室全用官親。雖廟。歸正歸朝人。止用不備。任數皆得開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朝。最重武臣親民。賢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略等。况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爲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開門舍人。同于親。小則通注知縣。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開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陞下文武並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開陞。又有親民開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開陞小郡州幹。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逐任開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文臣開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開陞親民。內有戰功者。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考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過大禮。既開陞者。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任其終身。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陞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制子係趙思中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尙書省制子。備坐臣僚制子奏。臣竊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古者卿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益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

而有未盡者。以拘于法也。爲文臣者。以治文事。職事有不舉。才力有不稱。爲州郡者。不得而變更之。爲武臣者。間有才之可任。有智之可使。爲州郡者。亦不得選而用之。以故職務廢。因循沿襲。官費糜粟。民受其害。難以頓革。臣以謂銓曹注擬。按資格而授之。其人之才否。初莫之察也。及其試吏于州郡之日。其人之爲貪爲昏。爲明爲廉。郡守者皆得而知之。知之而不放。輕而易者。以法之拘也。爲今之計。凡州郡之間。惟典刑獄任分教之官。不可用武臣。自餘職幕令佐而下。或有不稱職。許從守郡之臣。隨才而器使之。不拘以文武格法。若然。則人稱其官。官無廢事。文武並用。有得于此。取適止。

八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韓元吉。留正。同其看詳。措置開奏者。臣等看詳上件劄子。止謂州郡之間。文臣有職事不舉。武臣有才智可取者。欲許州郡通融任使。其用意雖若可採。其爲說則非也。緣州郡一時任使官屬。非有著令拘于文武者。自可通融。其職幕令佐都監巡檢等。自吏部注授。各有文武資格本法。今若遇有不職。一切不拘本法。直使守臣隨才改易。號稱器使。則是吏部格法可廢。而權悉歸于州郡矣。使守臣果賢而無私。則所改易猶云可用。亦不可常行。其或不賢。而率任私意。則所惡者下移。指爲不職。所喜者上遷。指爲有才。愈見紊亂。經綸竝興。有唐藩鎮擅用吏之風。未見其可也。仰惟國家銓選之法。循資任格。雖緣于吏部。而又設按舉對移之法。于外許監司郡守得以詳察。以故用吏之權歸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盡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縣官有許察其能否難易。而隨宜對換者。有許其對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職者。有許其體量老儒。而使令致仕者。有雖許對換。而放令離任。不妨後人者。有遇其不職。未差替人。許其奏舉以填現闕者。有遇闕無官可補。許其遷差罷任待闕官者。著令甚明。其責皆在監司。而不專在郡守。惟司理司法。則郡守得專對換。選人中老病昏懦。則守得專置。今如臣僚劄子所請。則不問許與不許。對換可與不可。填闕亦不中問監司。而州郡皆欲自專而行。前項條法。悉無用矣。文武交互。猶其末也。臣等竊謂若陛下但欲稍以民事試之武臣。則臣等近因看詳官制。已嘗申陳祖宗舊制。沿邊知縣。皆用武臣通差。與沿邊縣尉一等。今檢照在部武臣尉尉。已有百處。而武臣知縣。止有五處。蓋沿邊地分與舊不同。未曾增改。無緣可以差注。臣等不能遠度。乞自朝廷行下諸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沿邊地分。及湖廣屢經盜賊縣道。可通差武臣。開具申奏。候到俾吏部措置。依法注授。大使臣注知縣。小使臣注縣令。則爲經久之制。然武臣可任此者。亦須通曉文法。諳練民事之人。吏部每以舉狀定功分。緣武臣舉狀。止是一例。舉充陞陟。而以考地理爲親民資序。合稍分別。令應文武官。歲舉武臣陞陟者。于內舉二人。堪充陞陟親民任使。現今文狀舉狀。係有舉充改官親民任使員數。方授知縣。有親民舉狀兩紙。考第及格。到部之人。方得授知縣縣令。兼伏見諸路帥臣監司屬官內。有準備差使一職。文臣任之。則爲屬官。武臣任之。則與指使使臣一同。其逐司自有指使名闕。事體未均。欲乞將諸路帥臣監司下武臣。准備差使。並改作準備差遣。自今悉從堂除。與武臣例爲屬官。以選用武臣之才。者。自餘州縣監當通注武臣。係有常法。州郡一時委使。通用武臣。係有舊制。不在朝廷更變條令。復降指揮。庶得允當。伏乞睿慈。特賜詳酌施行。

辭權中書舍人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時曾兼權中書舍人。掌行命令。雖暫兼權。自來係差有出身官。重念某門蔭入仕。文詞淺拙。冒昧竊承。恐涉清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又二月再辭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某依舊兼權中書舍人者。重念某昨蒙指揮。緣林機差充接送伴時。暫兼權上件職事。今來係正有窺闕。而某以無出身人。尙茲攝承。恐貽衆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愚分。不勝厚幸。

薦郭見義蔡道劄子

臣仰惟陛下躬文明之治。旁求儒雅。以開帝王之制。尤以軫念故家人物爲先。如臣愚鈍不肖。叨蒙睿眷。每加殊獎。竊思報國。但有薦賢。臣伏見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故宣徽使郭達之後。力學能文。才藻宏拔。雖以進士登科。而恬退不務進取。甘心遠官。時無知者。又伏見從政郎蔡道。名臣文忠公蔡齊之後。學有家法。筆力雅健。得制作之體。久困州縣。無因自達。二人者皆中原舊族。忠信修飾。綽有典型。恐可副聖神蒐羅之意。資承明著述之選。不如所舉。臣甘被罪。惟是進越。冒瀆天聰。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自辨劄子

臣愚竊拙直。久荷聖知。初無尺寸之勞。仰圖報稱。委付一州。僅及期月。自速曠戾。祗荷寬典。不當有言。重冒宸聽。但念臣蒙提刑司所按四事。買羅專輒。止以去歲退剝者多。官吏坐罪。今年欲湊足綱運。以趁省限。故令遠限不納。及所納不中者。折納原價。數實不多。而坊場錢僅四千緡。及漕司賀璞蘭溪酒坊所欠。境內盜賊未獲。尙有有限。至于陳桂聚衆毆打稅官。臣以情重法輕。故暫奏請。惟是臣遇事率略。有失自顧者。提刑韓俱曾以劄子通與守倅。催督官錢。蓋亦公移之比。而竊慮官循例之面。因文。臣以兩非。偶忘報應。今始聞韓俱謂臣有輕忽武臣之意。臣材力庸下。自蒙陛下拔擢。屢與武臣同事。被命出疆。及叨館伴。看詳官制等。每務和同。何嘗稍有輕忽之疑。緣俱與臣素未相識。亦臣之疎。悔愧何及。臣深恐職事相干。別致悔吝。故不避銛鉞。欲望聖慈。許臣開退。而臣區區肝膽。敢具奏知。仰乞天地父母之仁。特賜容照。臣則萬幸。薦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伏念某昨自銓曹。誤蒙聖恩。再昇近郡。方俟改歲。即丐退閒。緣某政事之謬。不足化服豪強。遂形飛謗。行賄之疎。無以孚信士類。至謂鮮廉。曲荷保全。何敢自辨。惟乞賜陶鑒。一宮觀差遣。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愧懼之至。

建寧府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愚悃。仰干天聰。伏念臣賦才短拙。稟性疎直。蒙陛下特達之知。擢實從班。既乏絲毫之補。祗荷厚

恩二年之間。叨守兩郡。自整易建。曲示保全。天地父母之施益隆。臣罄竭駑鈍。未知報塞。緣臣憂患之餘。目力頓昏。素苦怔忡之疾。心力不逮。酒薄重地。非所久安。幸今郡境年穀豐登。好盜警戢。汰軍散吏。俸給以時。上供餼物。不曾虧滯。非有規避之私。欲望聖慈。矜憐病瘵。除在外宮觀一次。俾臣少就閒秩。休養筋骸。庶幾他日。尚可復被使令之末。臣不勝萬幸。冒瀆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整州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鈇鉞。干冒淵聽。臣守藩無善。近貽監司按察。分當汰斥。聖恩寬大。第從鰥等。天地父母之仁。雖臣粉骨碎身。未知圖報之所。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犯而無隱。要在盡情。臣之肝膽。若不披露于陛下之前。臣則有隱情之罪。伏念臣迂拙。因荷陛下拔擢。實之侍從。昨奉清光。每蒙異眷。試以輔郡。適遭旱暵之餘。公私空匱。飢民滿野。臣不敢辭難。以孤任使。罄竭駑鈍。左枝右梧。幸及豐登。無所規避。方欲新就閒散。少息疲憊之軀。才疎政拙。遽被刺舉。事之曲折。何敢自辨。固當仰體陛下重易守臣之意。勉効職。但臣多病。憂心志凋耗。逐年哭女。目力頓昏。自難久居煩劇之郡。况臣賦性疎直。動乏周慮。若不引避。誠恐職事之間。有重悔吝。在臣孤跡。委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素無他腸。憐臣非有避事。特降睿旨。畀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延歲月。未填溝壑。皆所以事陛下之日也。上瀆宸聽。臣無任隕越戰慄之至。取進止。

代留守司起居劄子壬午

臣伏審車駕進發巡幸。已抵建康。竊以疆敵滋盟。自貽隕命。天師截難。所向奏功。尙勤鑿鑿之時。巡南屆陪都而肆觀。凡在觀聽。孰不歡呼。恭惟皇帝陛下。體勝殘去殺之仁。修安民和衆之武。事之皮幣。初豈吝而不爲。鑽乃戈矛。非得已而後用。天之所助。鬼得而誅。旌旗方動于江淮。號令已宣于河洛。惟時機會。繫國安危。冀觀餘孽之豆分。少俟中原之響應。庶出萬全之策。以恢復世之基。既驅圍之肅清。將與國之盡復。臣久叨眷遇。粗有樸忠。屬暫司管鑰之留。不能執轡勒而從。歧望行闕。臣無任拳拳激切之至。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續前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設多去國者。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皇納諫爲難。而以自不爲之。使人無可諫爲善。大言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責。所以不樂也。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爲悔爲戒。兢兢業業。罔敢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冒忌諱。其用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

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挾奸導諛，務爲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於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高遠，于三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絕其私諂，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固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太祖，謀猷施設，罔不誠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效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八月進故事

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皋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爲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發太宗，必躋于無過之地而已。至于忠良別，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以輔佐爲良，諫諍爲忠。然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言合履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書，則稷、契、皋陶，何嘗不獻言于堯舜之世？惟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然天下幾于亂，非必徵、魏、房、杜之類，而後以爲忠也。自徵爲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于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爲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爲之事，有不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爲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爲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最爲詳盡。且謂太宗輕棄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然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諫，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爲忠亦至矣。特于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出之，以俟上聖之擇焉。

九月進故事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室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諫，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僉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土，加有雷霆之威，彼豈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常恐不致，今乃欲誣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自亦謂之謬謫，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爲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問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

果于黜也。終能開主意，至憲宗翻然起悟，知諫之爲益，而不罪其過。後世且不知諫者其爲誰？君臣之間，納諫輔德，可謂混然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于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誇己，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惟植黨之疑，猶爲易辨，好名之譏，最爲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爲御世之物，人君爲此，既設臣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後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爲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書鄧禹傳：禹公略地陳留，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變易人有大略，此其吾所願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食其至入謁，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庸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計安出。

臣聞世之論漢高者，類以不喜儒爲言，及觀食其之事，豈誠不喜哉？蓋高祖所不喜者，惡夫盜其名而無所適用云爾。食其一言六國成敗，遂推之食，而問之計，既下陳留，而封之爲廣野君，是一時有用之才，帝未嘗不喜也。自周衰道學不傳，士之號爲儒者，徒能誦說陳言，而不達當世之務，故聽其語若可行，責其實則罔效。且復自處于優閒畏儒之地，以苟俸世之富貴，所以動見厭棄。儒者之名，殆爲此輩汙之也。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議，陸賈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之近似者，而帝已喜之。惟張子房玩意黃老，雍容近道，未始以儒自名，帝亦不悟其爲儒，而獨見尊禮。況夫荀卿所謂善調一天下之儒，使帝遇之，安得而不喜哉？以是言之，尙文詞，窮訓傳，非人君好儒之實，而後之儒者，第欲談經，而不肯任事，皆高祖之所不取也。臣竊以爲今中國之所，以未操勝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虛名有餘，而實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無以自振，惟聖天子作成，砥礪而易其俗，且人材猶金玉也，鎔冶久然後其精良，琢磨工然後其質美。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之能官人也。陛下知此久矣，臣固未可以立談盡，然人材衆多，要皆有用，而養其資力，俾無忘進之心，責其實效，俾無遊事之意，庶幾虛名之患消，將有真儒爲時而出，漢高之風，何足儀也。

八月進故事

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于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騁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慚而退。

吾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相之才，以方略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

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效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劍者何人哉。若從義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蘇祖嘗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譽論之大哉言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頗頗馳騁之患爲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蘇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語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倖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蘇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軍習射于顯德殿庭。論之曰。四夷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爾師突厥入寇則爲爾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爲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已也。蓋唐初外夷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即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權其爲助。故卑詞厚幣約以連和。其禮有爲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爲詔若敢其會爾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破渭橋。時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爾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未幾月即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強。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爾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遠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爾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率突厥說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係爾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夷之恥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爾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既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願陛下沈幾先物。據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顯。屬太宗之志以圖之。如聞敵境早蟻已久。民心離貳。諸難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如聞。豈無顧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恥。未必不啓。吾定義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吳志張溫傳。溫引致暨。以爲選曹郎。至尙書。暨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省混濁。清議多非其人。欲

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當拘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成處士橫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噓枯吹生。而甘陵有南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河議遂爲無實之言。故山簡以爲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際。暨暨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降爲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太分。請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間。故終至于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暨與徐彪亦不保其身矣。嗟乎。自公議不行。而清議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爲清談。皆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損紳之禍。今日士夫以爲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爲虛名。昧世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辨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貢議。量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策。

臣觀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略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爲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爲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跋望而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繇得相爲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漢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圖師旅。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以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既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既多。而郡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爲不冤。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效爲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往往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爲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其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丁酉正月進故事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創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與者在德薄厚。不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爲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觀天下郡國之衆。怛然

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清懷之屬。勳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救濟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為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復。則與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強敵縱橫。幾踰五十年。其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為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聰。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譴。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罔上為人游說耶。彥博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元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意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于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子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追述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汲汲然薄房元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諫諍孝孫。以教宮中音技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愛。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元齡輩勿怨。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諫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者。蓋曰。志於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為道。以其貫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位雖不同。其為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即剛柔也。剛柔即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為道亦一也。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為者。道動而有為者。亦道也。後世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于思。則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蓋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己。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為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為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為道。而以視聽言動者為前塵。于是判而為二。始不能合而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既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以為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為道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與天下之事。以為前塵外物。而皆欲不為。則失其為人者矣。失其為人者。而欲為天。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並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興。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簡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噍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殮。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必罰。執事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刑神疲體勞。勞耳目之然。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業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頒布將。頒頒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綱輩。號號懷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負其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散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豁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為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但易新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勸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諫。李絳之論。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為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綱而任之。則安得為明。開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于可明。斷于可斷。

得其人爲先，則向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賢足以常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太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賜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特勤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停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大安計哉？臣以爲諸稱藩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所謂行處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停招撫，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尙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撥會豪爲將軍，卽將者，尙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隸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不咎，故欲無事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爲捍蔽，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王之寬，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仰惟國家屢中興之運，殷勞就衰，義勸顧者，被負來歸，旣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系屬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豫爲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漢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儒諡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史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強，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揜將壇之節，疏王社之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祿，受兼金之賜，富亦極矣，率吝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諡法，敬事賢恪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之籍，纂漢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爲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其敬事賢恪，有如此者，女笄擇歸，靡不富室，孤嫠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局鑄之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權無以稱廉饒之厚，而請外自試，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昔夫子答子張之問，以恭則不侮爲先，惠則足以使人爲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己爲恭，以其養民爲惠，二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微矣，請以是告其廟，謹議。

議節財賦十事

武臣俸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寵元勳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轉，惟常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備同三司宜視宰相，太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尚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優異，則別定，蓋俸錢宰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內庭妃嬪，蓋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橫行俸錢，分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人無異議，況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爲大創，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饋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還其俸以正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上自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戰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人關門入內諸司，往往濫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爲泛濫，外如都督府准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輻設，尤可省者，須取索權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旣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於禁庭閣分宜借數目，權審院過關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文使

古者闔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蓋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爲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爲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節，若以爲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蓋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關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南、福建之類，皆上供并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關額，廂禁軍宜且勿招。

取所繕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從利司逐時專一棍刷取撥。蓋遂州禁兵。既不可倚仗。須藉殿前軍彈壓。則亦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雜買

雜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尙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月不過數百錢。而逐歲部中行下。卻依兩浙價買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宜點檢。

策問

掖垣試開門策問

閭閻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爲是營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蓋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爲之。夫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爲兵。然則古之制其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爲農。猶農之不願爲兵也。昔之善爲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百八十人耳。其次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贖罪吏九百餘。俾募人爲之。皆未嘗役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贖吏。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責。抑不如是。不足以圖功。或捨是而別有道焉。然東南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爲之也。以五萬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興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司農。外則總于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畝。而定爲三等之糧。今之法制。亦可倣乎。必有至當之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

啓

謝司農簿啓

百里之才。曷勝選用。一介之賤。誤入招徠。俾廁王官。殆雖已望。竊以人之所慕者富貴。蓋富貴有時而不可求。士之所志者功名。故功名無往而不可立。然狃于富貴。則見利不知有義。急于功名。則遇事或至失身。此聖賢以爲行藏之幾。而古今以爲治亂之要在。我而已。其誰念之。惟國家取士。既小異于漢唐。朝廷用人。抑又拘于格法。雖紀綱大治。承平過于百年。而風俗變倫。禍患生于一旦。重以權臣之荆棘。了無國士之可旌。恩必已歸。爵惟私市。幸聖人之更化。仰明哲之佐朝。苟一善之薦聞。皆趨召而賜對。布在列位。使無遺材。自非猖狂疾病之流。孰不奔走竭蹶而至。不特引君子道。又將觀國之光。夫何慙慙。亦在齒錄。伏念某少知學問。長迫飢寒。一經之傳。既不足以自奮。五斗之養。特未免于爲貧。竊嘗安意于古人。故亦希蹤于諸彥。三從吏選。僅爲祖述之先。五試詞場。迄拜孟明之賜。竭縣縣宰。始見公車。詢事考官。曾乏過人之虛。料敵制勝。妄陳決策之謀。方懼觸于嚴誅。乃遽叨于美仕。官于九扈。職預百司。祇懷受粟之羞。詎識獻芹之陋。此蓋伏遇某官。道存經世。業懋亨天。藻鑑士流。欲賢愚之並用。權衡帝載。思邪正之兼分。舊

豪一盼之私。曲示棄容之度。致茲幼賤。猥荷甄收。某敢不力探師友之淵源。恪守高曾之規矩。惟農夫之有畔。豈敢越思。若射者之反求。粗知正己。庶靡墮于職業。以無忘于恩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提刑樊郎中啓

右某。敢伏惟照。舉某治績顯著。宜在陞擢者。銅章問政。久懷百謫之虞。玉節觀風。乃預四條之薦。靜言僥冒。惟切悚慚。伏念某。稟質迂愚。降材庸陋。事業獨承于家法。技能罔取于世資。束髮從師。雖斯文之粗見。折腰爲吏。曾所學之未行。凡今之官。莫難于令。弛其規繩。則下或侮玩。急于鞭撻。則動致怨尤。加之率辦之微。先重以撫綏之易。失此畏事者。所以如避原火。而盡瘁者。至于若涉冰淵。深惟朝廷。近置選擢之科。將俾使者。力行考課之議。不爲虛文。而所求實跡。雖有定格。而曾無限員。故四方未見于薦聞。蓋當路弗容于請謁。矧茲一縣之壯。號稱八州之繁。剽賊成羣。士風形于帶佩。負販爲市。獄訟極于錐刀。徒殫刻鵲之勞。偶脫聚蚊之謗。登特度。選于法令。是皆恪恭于教條。敢希仁惠之名。以玷循良之舉。此蓋伏遇某官。道追先學。德備老成。清刑罰以服民。坐變海隅之俗。順謀猷而告后。式存王室之心。將歸輔于巖廊。斯預收于人物。寵綏幼賤。曲借品題。某敢不益勵廉隅。嘗酬知遇。病駒依舊。豈無歷塊之思。倦翼因風。或有干雲之便。其爲感謝。曷罄敷陳。

謝施資政薦舉啓

十年知遇。久自信于生平。千里薦延。迄遂償其素志。奇窮已甚。眷顧有加。伏念某。賦性迂疏。降材庸陋。學無所用。敢希當世之榮。愚不自知。每志古人之事。遊士夫之門者。既罕。識公卿之面。則又疏。一官姑切于爲實。三仕實忘于幸進。昨從吏役。早玷品題。屢蒙載之遺。偶獲封之未上。周流歲月。仲卿未免于牛衣。轉奕功名。君房已至于鼎足。豈意連遭之跡。竟紆藻鑑之收。諾有重于白金。古聞其語。書或賢于十部。今慶其豪。提擢之意。愈加。褒假之詞。甚寵。姬姜在列。獨慚憔悴之容。糠粃何知。乃費錫揚之力。此蓋伏遇。府經略參政大資先生。道追前哲。德重本朝。機務均勞。暫出分于閭閻。賢愚同閱。思盡實于門閭。敢云故舊之不遺。是亦典型之尙有。致茲洪造。遠施賤微。某敢不佩弦而韋。循規以矩。慕荆雞之化。祇荷于生成。懷尺蠖之伸。亦期于報塞。

謝司農寺丞啓

入聯簿正。已參列寺之華。進貳司均。更冒部丞之選。知憐逾厚。愧負有加。伏念某。才匪適時。學惟爲己。猿猱林而競鳴。窮已弗任。驥伏櫪以長鳴。志徒未改。轡軻技能之莫售。棲遲祿位以常淹。頃辭負弩之勞。亦預招弓之寵。獻言文陛。初何補于明時。竊食太倉。乃濫叨于滿歲。詰曲常思于避。繁劇豈憚于揮。得路彈冠。嗟簿書之已暇。閉門挾策。較州縣以過優。方懷乞外。以便親。敢謂銜遷而易命。介之推未嘗言祿。夫豈遐遺。獨之武少不如人。孰云可用。祇荷無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儒表。奮勵盛際。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民。舉天下一子仁。俾伊尹之重任。撥亂世反之正。倚周公之近衛。未忘特達之私。益示棄容之度。某敢不督全家法。恪奉官常。俾司萬石之儲。詎知報國。倘守一經之舊。猶足事君。過此

以還。未知攸措。

謝周倉舉陞陟啓

湖海真已仙遊。敢記追隨之舊。山林未能獨往。尙紆論薦之公。感激肺腑。喜傾意氣。伏念某。迂疏自信。謬落誰憐。玩章句于簡編。學惟甚拙。釣聲名于場屋。技輒不售。什實爲貧。法當爲縣。過事幾同掣肘。于時敢復動心。方薄惠三年之淹。信已歎羈窮于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憤。慙于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于道路。加以轡銜。斷木或中于樽罍。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誠誼嘉于坐中。適緣小異。得讓幾于堂下。本自一言。秉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肯似。遂不遐遺。某敢不據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逮。儲第全于名節。是所報于容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

什實爲貧。年遂臻于還祿。學未聞道。老何有于從心。特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裏嘉過甚。藏弄爲榮。東之尙附于賢良。久忘此志。充國漫懷于方略。徒激儒衷。

謝生日啓

夢我與威。已迂都騎之臨。華衰增爽。更奉佳章之況。撫桑樞而自笑。慨蓬矢以何施。意厚情親。既乏報瓊之愧。文高辭縟。第深懷璧之榮。

京館回生日啓

輔贊無堪。玷槐棘兼釣之位。愛憐有素。記桑蓬垂戶之辰。貽以琳瑯之章。溢于錦繡之軸。百圍不材之壽。樛幸蓋自天。萬斛莫窮之詞源。流非擇地。展玩不容于去手。感藏第劇于覲顏。深惟永隔于親闈。莫逮慈鳥之反哺。且懼久妨于寶路。祇同倦鳥之知還。

賀虞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冊。升冠樞庭。二府薦居。久已注安危之意。四夷聳動。蓋將開道德之威。矧在知憐。尤深抃舞。恭惟樞密知院相公。負時雅望。爲世真賢。雋路黜黜。輾轉諸儒于步武。軍門秉羽。摧勅敵于笑談。未酬澠水之勳。猶命東山之駕。揭從政地。自伏真祠。曾何破斧之傷。已見賜環之召。上心有在。英公寧計于去來。與論益歸。令尹距懷于喜慍。惟茲省密。足副經綸。明君可與忠言。既有資于啟沃。上策莫如自治。當遠底于安強。佇聆彝鼎之書。進陟魁衡之拜。某受知惟舊。去德未遐。斷木委于溝中。固慚刻畫。病駒伏于轅下。敢憚馳驅。尙欣難遇之時。以觀可大之業。

賀施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冊。擢貳樞庭。預閣論思。允著弼諧之望。巖廊注意。併資寅亮之謨。睿眷有加。輿情胥慰。恭以樞密參政。量宏而德粹。學富而行高。文華兼兩漢之英。議論躡衆賢之表。出臨藩翰。爲一時撫字之良。入步禁塗。極當世儒先之選。璧水道山之布武。螭坳鳳掖之並遊。況羽翼于春官。繼儀型于夕省。中立不倚。

知無不言。果聆驚曉之聲。仍預政機之機。同寅以司有密之化。佇見殊勳。夾輔以立太平之基。尙觀顯拜。某蚤瞻德宇。久闊光塵。託跡鄉粉。竊有依憑之幸。庇身祠館。尙蒙陶冶之歸。扑蹈之私。實倍夷等。

賀張留守除端明啓

伏審報政陪都。弁華秘殿。除音所暨。嘉物望之遠歸。詔旨甚明。知上意之攸在。恭惟某官行高當代。道合古人。敏識洞于籌龜。宏材屹如柱石。長策遠慮。恥爲近世之規模。謙論忠言。懷有諍臣之風采。一去文昌之座。屢分連帥之符。豈此居留。可淹鍾用。果觀恩榮之異。備開東注之深。表裏江淮。願久煩于臥護。扶持宗社。將佇慶于還歸。庶幾慰斯民之瞻。豈但爲今日之賀。某頃叨殊遇。遙遠崇禩。俛仰一官。敢歎衆人之待已。經綸四海。尙觀君子之得時。扑蹈之情。倍越倫等。

賀施參政啓

伏惟擬從銓部。榮貳鈞衡。老成延登。未覺典型之重。有德並進。益知朝廷之尊。成命甫傳。輿情大慰。竊以士君子之行道。所貴達時。卿大夫之教身。必將輔國。中興在御。不次用人。苟非一代之豪英。曷副四方之公望。恭惟某官器端厚而不撓。學粹純而有源。月旦之評。至行存乎孝悌。番宣之效。成績懋乎循良。久寓跡于林泉。幾功名志大而不偶。連環環于臺省。真富貴時至而自來。然丞疑之任。雖協贊于上公。而政事之聯。亦調娛于萬務。歷觀近歲之比。殊乏大臣之規。自非從容中道。而咸適其宜。則曷以進退有度。而不失其正。真賢得位。多士嚮風。行觀鼎之書。遂正衮衣之拜。某受知特厚。趨塵莫遠。願首轅問。敢有彈冠。

字下徒懷望履之心。扑蹈之情。實倍倫等。

賀樞密賀知院啓

某伏審入對路朝。登冠右府。眷注攸在。聲聞益隆。竊惟道學。要在力行。苟不合則孟軻有浩然之志。事君本于難進。倘可就則伊尹亦幡然而來。洪惟主上思致于明公。是亦古人難逢之盛際。溫詔甫下。安車亟東。信平時深蘊之永輪。故一見常寧而可決。克合上意。光奉明書。朝廷隱然。天下幸甚。恭以樞密知院相公。行足以砥礪當世。名足以變動四夷。一弛一張。識文武之大者。三仕三已。無喜愠之私心。蓋遠引慕道。初如李長源。高臥憂時。中若謝安石。濟以議論之堅正。施之智略而疏通。頃繇銓衡。嘗副贊政。使節不屈。李揆幾于見留。情實備知。柳渾指其將時。雖遠告老。逮茲盡歸。倚精神之折衝。副帷幄之決勝。注想所得。聘咨若時。一軍任于疑丞。實制司于鼎軸。昔秦繆詢于黃髮。故能雪般陵之恥。魯僖朋于三壽。是以荒龜蒙之東。今碩輔資于老成。真賢布在左右。協濟大業。共躋中興。庶幾寬一人之憂。敬以致四方之賀。嘗觀上之臨御。所起者靈龜一二公。世之典型。考其猷爲無三數事。亦既同升于廊廟。旋聞歸逸于里閭。謂一君之興邦。迄五經之掃地。士所慨歎。微夫子無以發言。蓋春秋之所責備。嗟時深患。豈獨外夷由羣臣莫肯任事。而不能無私。故人生因是致疑。而謂之有黨。紀綱從而廢弛。上下相與苟偷。當度越于拘繫。用作與于瘞痺。譬之治疾已劇。非大爲湯餌。則無以回陰陽之和。作屋既傾。不亟加斧斤。則無以防風雨之暴。日月逝矣。神明聽之。佇觀素定之規模。式建非常之勳業。某蚤緣末契。誤辱深知。未爲溝壑之。

歸。政望錫楚之獻。飢寒已迫。每恨無田之可耕。廢置自甘。孰知有路之爲報。

賀周知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升冠樞庭。廟堂裁萬化之原。久資共政。帷幄決千里之勝。茲賴本兵。眷意式隆。輿情胥忭。伏惟歷歷。恭以樞密知院相公。器博而量遠。學富而識宏。黼黻之文。濯江漢而並麗。金石之操。互寒暑而不渝。蓋絲異科。獨備華實。出處繫天下之重。議論發衆人之難。載詔北門。明白適帝王之體。典經南省。澄清無流品之消。遠入輔于政幾。果重承于帝寶。是瞻偉望。獨總事樞。太尉而掌北軍。幾資妙算。家宰之均四海。佇見延登。某夙荷深知。欣聆渥渥。少年場屋。敢論逸步之先。晚景丘園。尙費鴻鈞之造。其爲欣蹈。實倍等倫。

代賀葉觀文致仕啓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施于重鎮。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失身之累。上之待下。亦著貪賢之心。蓋去就之際。爲難。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蓋世。至于有文章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養艾之年。終始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偶來。非公而誰。誠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于禁林。晚歲八司于丞轄。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餘。密勿蕃宣之勞。飾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聲播閩粵之間。勳庸屢書。眷倚加重。安車賜杖。甫予香火之閒。閉戶著書。自足林泉之勝。茲爲稱壽。何遽引年。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忠信勸以厚祿。上方有寵其行。載惟舉望之隆。久著登庸之峻。雖孔戢未覺衰老。不爲南省之留。然委公繫于安危。難緩北門之拜。願少安于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生。嘗叨下客。鉛刀一割。未忘鑄冶之收。廣廈千閒。已被榑嶸之賜。尙懷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回殿試第一人啓

伏審射策展廷。親被聖神之選。錫名天陸。蔚爲凌造之先。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率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與百狀元學士。學優而博。文贍而才華。達君子之中庸。知吾道之一貫。九重虛懷。而動色欽味。謠言多士。敘冠以嚮風。共推雋望。發英聲于月旦。首登事于明時。尙觀翰墨之騰庸。以取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覩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深。敘言奚既。

賀第二人啓(案)此賀啓三首。中同但易數語。前後皆相類。蓋一時應川之文。宋人集中多有此類。

結仍其舊

伏審射策展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陸。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

制作之原。率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蘊學至厚。賦材不羣。貫穿百家。以求孔孟之中。酬酢萬事。以爲晁董之業。小試絕塵之步。果先衆而鳴。深惟平日之所期。蓋已盡言而無負。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觀翰墨之騰。以取功名而得路。某早承雅契。獲際英標。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報。非所敢承。感佩之懷。敬言爲既。

賀第三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陛。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率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學問深博。才猷俊明。氣貫騰虹。貫井絡千尋而下。詞源翻水。導岷峨萬里而來。聲華靡愧于淵雲。名第果追于盧駱。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高翰墨之騰。以取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覩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報。非所敢承。感佩之懷。敬言爲既。

回李賢良啓

大廷發策。盡循天聖之規。多士騰風。復見元光之舊。茲爲甚盛之舉。宜得非常之才。伏以賢良學士。與學自于家傳。敏識殆其天賦。議論不苟。悉本仁人之言。治安可期。賢明王事之體。蓋設施之有待。登庸說之徒云。久馳藉甚之聲。果占襲然之首。願慚衰懦。獲際清揚。究觀落筆之雄。重枉飛書之貺。文章擅于天下。豈特振眉山之風。功業盛于朝廷。當遂繼平津之蹟。

回周伯中宏詞啓

伏審校藝詞場。擅清時之偉譽。奏篇麟座。膺顯命之重褒。喜勸簪紳。光生簡冊。竊以國家設科取士。雖均爲羅海內雋傑之才。天子制度考文。蓋將以備朝廷著作之選。故于茂異之次。別設宏博之名。運際中興。禮爲特異。豈止儒學之冠。準惟卿相之階。宜得英賢。乃厥與議。宏博省幹學士。器宇深厚。材猷俊明。蚤擅秀于能書。尙卑棲于左宦。習三墳五典之奧。問新招而足知。通九夷八蠻之殊。識楷矢其來遠。遠茲奮筆。果見塞旗。追劉柳之詞華。信爲餘刃。繼裴陸之事業。即上要津。某久渴被承。重迂顧速。應隨早機。祇有負于壯心。凌厲烟霄。第徒欽于雋躋。其爲愧佩。曷罄敷宣。

回得解舉人啓

伏審光膺里選。榮與計偕。朝廷合經術詞賦之科。事新多士。有司考學問文章之蘊。蓋難其人。伏惟解元。典範德履粹純。才華敏妙。詞源如倒峽水。久知制作之工。科第猶摘領額。將有飛騰之便。矧建安之名郡。號儒素以傳家。鼓篋來遊。小流水鏡師之數百。彈冠並進。多魯堂高弟之十三。既蒙傑之薦道。宜鄉閭之無負。解元云。既蒙傑之薦道。宜鄉閭之無負。解元云。既蒙傑之薦道。宜鄉閭之無負。

墨子門閭。惟知取諧。

回熊校書啓

竊審。委北門之策。親逢上聖之知。警東觀之書。進陟諸儒之右。爲賢得路。善類舉欣。伏以役書學士。積學宏深。摘文雅健。揭聲名于江夏。久自無雙。課治行于武城。仍推第一。固宜在華玉圖書之府。乃迴翔百工技巧之司。茲觀除音。允符公論。授相如之簡。即瞻翰墨之功。著祖述之轍。行赴功名之會。某久叨論契。復幸齊年。未遑尺牘之修。先辱雲箋之貺。其爲什慶。曷罄敷陳。

與趙運使啓

伏審。輟從公掾。榮昇使華。平日從遊。既誤叨于取友。二年出處。乃皆幸于爲僚。聆鄧命之初傳。與部封而加喜。恭以某官。器全瑣璧。材大杞楠。遂學雄文。帝支固已無出其右。嘉言美政。士林詎可多得其人。自歸贊于樞庭。尙迴翔于宰府。持從臣之橐。謂宜即侍于清光。乘刺史之輅。乃復僅伸于雅志。然聖朝方均內外之勢。而君子亦有去就之幾。將暫倚于轉輸。亟入承于選用。顧慙衰懦。已積曠竊。六關橫霄。稅駕未容于增伍。長鳴伏早。齊驅敢在于盧前。庶幾瘳疾以匡瑕。得以奉令而承教。其爲欣慰。莫罄敷陳。

與交代張憲輔啓

十年淪落。久依親誼之隆。一邑蹉跎。乃預交承之末。雖絕塵之塵後。真揚批以在前。觀德可期。嚮風增慕。恭惟交代知縣學士。抱才宏偉。蘊質粹良。問學有原。得外家之奧要。詞章甚蔚。追前輩之典型。屢隨計吏之僭。垂上金蘭之籍。謂宜親國。尙屈字民。願茲百里之淹。豈待三年之最。重書亟下。端爲華近之歸。車馬且來。聊副空窮之望。某舊叨末契。遙遠英標。無令尹告新之言。固知獲戾。有大夫失伍之愧。益冀掩瑕。歲律方春。征途尙遠。願謹生經之術。行須詔節之頌。

與諸司啓

據于公府。既懈神贊之能。職是祕廷。更冒轉輸之委。上恩已厚。己分則疏。某學不成名。仕由爲養。彈冠而從左宦。自知庸懦之才。機被以遊周行。宜在詔詞之域。閱歲時之無補。叩軒陛而有祈。尙玷使華。得司漕計。此蓋某官素推厚德。夙慕純成。環玉渾金。器莫涯于近用。盤根錯節。志當在于有爲。即膺從棄之聯榮。已擁輅車而報最。致茲汲引。獲遷迂愚。珠玉在傍。既仰餘光之潤。芝蘭同室。庶祈騰馥之沾。感愧以還。敢陳笑寃。

書

回呂氏定婚書

宋魯通盟。聲子嘗聞于離室。郭崔論契。伯深亦記于續婚。願漸舊族之餘。疊奉高門之貺。伏承令姪孫。宗教從政。早傳世學。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運判位第三女五十一娘。未習婦功。恐粗聞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將鳴鳳以重占。盛事衣冠。既婚姻之是託。百年琴瑟。庶藉履以咸宜。

回呂氏聘書

淪落天涯。尚有通家之舊。振聯門地。欣開合姓之期。惟親契之凝隆。沐情文而甚濃。隨箱將意。固當傳示。子孫。棣棠告度。庶亦宜其家室。

回吳氏聘書

奉箕帚以從人。舊儀敢廢。實隨箱而致禮。厚意有加。惟男女之及時。將室家之望汝。蓬蒿自蔽。早爲瓜葛之聯。蘭玉相輝。益重絲蘿之託。

回呂氏定書

鼎鼎相望。久經百年之契。嗣有託。遂聯再世之姻。願齊秦晉。豈云匹哉。然孔李之交舊矣。伏承某夙敦家學。將克紹于芝蘭。而某幼習婦功。曾未知于蘋藻。既辱親之厚禮。敢不奉承嘉音。惟親睦之益隆。庶和鳴之式繼。

沈姪與呂氏定書

契誼接于高曾。嘗言舊矣。婚姻逮于兒女。亦既再焉。滋重親盟。敢忘幣聘。伏承某人第幾孫女。內承慈訓。綽有采蘋之儀。而某第五十九姪沈。長乏師模。詎知操縵之學。行以棣棠。和于瑟琴。撫外家之餘。尙每裏于宅相。介夫人之喜。庸申詠于鵲巢。

回孟氏定書

宦遊南北。雖微韋杜之姻。交契雲仍。且有愈鄰之舊。辱委禽之盛禮。懷鳴鳳之好音。伏承令姪主簿迪功。早襲纓綬。志自收于科甲。而某第五女子。幼知筐篋。躬未申于容儀。敢云蓬梗之疏。乃幸絲蘿之託。欽承嘉命。第切感懷。

回孟氏聘書

棣棠未修。甫結通家之好。節箱在列。更勤委幣之儀。辱厚意之有加。荷嘉音之疊至。宜其家室。庶諧鳴鳳之占。如鼓瑟琴。益行乘龍之喜。

沈言定吳氏書

金石定交。記兩家之父祖。絲蘿論好。懷累世之婚姻。敢云淪落之餘。復有振聯之幸。伏承令弟通判位賢。女七十二小娘子。擬委淑厚。宜遂友于瑟琴。而某弟特制位長男。將仕郎沈。稟質順淑。特相聞于詩禮。慨茵憑之未遠。辱契誼之彌敦。跡企高門。仰致委禽之禮。輝增節室。庶諧鳴鳳之占。

吳氏納聘財書

聞名有誦。既辱親之好音。委幣無多。願敢忘于厚意。尙慚衰系。薦締高閑。雖飄零俱吳越之鄉。實往來有歲時之喜。百年夙誼。孰知王謝之故家。再世姻姻。尙繼朱陳之舊事。

上辛中丞書次寄

某之得見于門下三矣。始則閣下之在春官。某以妄應科目。贊其業而見焉。中則閣下帥閩而歸。某爲縣

于建安。以屬部之吏而見焉。今也閣下召還于朝。居中執法之任。某亦遂預千百執事之列而復見矣。購而趨。寒暄而詞意。此下雖有脫文。閣下曾未省其面目也。閣下之名滿天下。某之愚。仰慕盛德。固將卜其遇否。七年之閒。乃三見而不得致其言焉。亦異于古人一面而談當世之事者矣。今當世之事。非某所得談也。雖然。不敢廢也。蓋天下可憂者一。可慮者二。夫天下有所謂大計。有所謂先務也。先務者矣。餘則可以序而推之。今國家不議其大計。與其先務。而乃姑試爲之。戰則姑試而戰也。和則姑試而和也。守則姑試而守也。朝夕自治者。徒欲百廢具舉。一旦緩急計。將若何。豈非可憂者乎。主上之求治。亦云切矣。然前日在藩邸。一二小臣使令干削。故得與議論。今有天下之大。則天下之才皆我用也。外廷之士。曾未盡獲進見。而左右近習日有閒焉。宰執侍從之貴。盡諫一職。則逐之矣。內侍而典戎器。武臣而治權。配章四立。上而幾不可逐也。後有甚者。臺諫之言。何自入哉。此可慮之一也。諸葛孔明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人君之患。莫大于以近習爲腹心。而朝士爲外人。漢元帝有蕭望之。劉向。不與之共政。而乃任恭。順。唐文宗有裴度。李德裕。不與之謀事。而乃委訓。注。後世觀之。則固顛倒錯謬。當時爲之。未之覺也。蓋小人得用之始。莫不言財利。其終則足以盜威權。不言財利。則人君無以謂其能。不盜威權。則無以引奸邪而自助。今主上勵精庶政。每事欲親。而未得其要。涉于衆難。則其閒易入。以酒坊一事言之。小人駁駁其倡財利之端矣。既已薦用人材。士大夫閒豈得無劉柳輩。億復寢盛。安能保其不從哉。此可慮之二也。夫事固未至此。要將有以折其萌而創其根。且以德壽宮官屬觀之。不還大臣從官爲使。而獨任宦者提舉。宜其無所裨益。致私結之謗聞于天下。而土木花石之運未已也。尙使儒士參于其閒。當必有規正者矣。故某竊願主上亦求儒士。以與謀事于宮中也。然士風不振已久。以爲不肖而無過之可指。以爲賢而無善之可議。要之其才爲無所用。徒欲儉儒苟容。以僥倖于富貴者甚衆。不大有以區別之。亦無補于國家之事也。夫天下大計不定。人君之側猶有小人閒之。而上大夫風俗如此。閣下宜所深慮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格之者。漸之以言而後可也。以閣下操履之正。名節之偉。主上不即登之政路。而尙以屈耳目之寄。是蓋欲朝夕聞閣下之言矣。他人徒能言之。而閣下之言則能信于主上。安有不格者哉。皇祐中。仁宗患臺諫之任輕。王安石公以前執政。命爲中丞。安簡受而不辭。乃慨然論事。至留班以事。張堯佐四使之除。又言河朔根本之地。將帥之非其人者。又言唐虞肅之貶爲過。而致言路不通。狄武襄不當任樞筭之寄。意氣凜凜。廷臣爲之變動。仁宗謂其得風憲體。蓋風憲之地。非老成重臣。無以振舉大體。而搏擊瑣細之論。世不乏也。主上之待閣下。有符于仁祖矣。閣下之自任。其無愧于安簡。意者造膝之言。有不得聞于外也。而某也北方之鄙人。守家世之訓。不忍自同于流俗。猶復曉曉于閣下之門。多見其不知量。然就有道而正焉。斯學者之事也。故不敢自以爲是。併以前者所上封事之副爲獻。惟閣下不鄙其愚而教之。或謂其可取。因其言而陳之。則某之幸也。非敢望也。不宣。

上徐總卿書

總領少卿閣下。天下之士。徒知以其所有責人。而不知以其人責人。蓋以其所有責人。是猶貧者之望施于千金之家也。夫千金之家。其勢可以予人也。積之千金而予人以十金。此何如爾。匹夫匹婦一旦號呼于千金之家。以其所求。蓋未始欲分其富也。欲丐其餘。以爲其朝夕之計。不則終歲之計而已矣。彼能徇其欲而予之者。則亦其人之好施也。如不好施焉。雖旦旦而號之。僕僕然呼之。僵仆凍餒于其門。曾不足望其食豆羹之賜。而況于所謂十金者乎。雖一金之微。猶將握其掌而不顧也。故以其所有責人。雖簞食豆羹。有時而不遇。以其人責人。雖十金之微。蓋未爲過也。士之望于公卿大夫之門。何以異此。夫公卿大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奔走于公卿大夫之門。孰不望其進哉。肅拜以爲恭。飾詞以爲文。而常欺于不遇。是何也。亦徒以其所有責之。而不知以其人責之也。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者。公卿大夫之所有也。于是而不顧焉。是亦其人之不好施云爾。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夫賢者然後可以責其備。如其不賢也。聖人蓋未嘗責之。而況于求其備哉。某不佞。竊誦此久矣。故其學也。內以存其心。外以周其身。而不敢自謂于人。其仕也。上以養其親。下以盡其能。而不敢妄悅于人。行年四十。而自安于州縣。未嘗以希尺寸之進。今也。主上躬聽斷。起二三君子于閒廢之中。布之中外。以圖天下之務。意者風俗將遂稍變。此士之可以自奮。而託于公卿大夫之時也。然而責者在朝廷。遠者在方面。不可遽見。而聲名卓然。有千金之儲。而不吝于施者。閣下其人哉。恭惟閣下文舉行義。著在朝野。暫爲九卿。以司戎馬之賦。是固未足以究平昔之蘊。然動心忍性。捨窮海之濱。而立于近甸之地。其于天下之士。宜有以留意焉。某是以忘其固陋。爾其所聞。以卜于閣下。不知閣下將何以予之也。于冒臺嚴。悚惕俟命。不宜。某惶恐再拜。

謝張魏公書

某愚賤無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覲。幸獲趨拜。履舄之光。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瀆嚴聽。豈謂未賜誅責。特枉書教。慰藉甚厚。仰緝摛抑下情。豈勝悚惕。重惟國家安危之寄。元勳舊德。無出相公之右。主上躬不世之姿。志清中原。一時身任大事。爲中外所仰。四夷所畏。亦孰能相公者。士挾區區一班之見。豈真足以助經綸之素哉。惟其相公功成名遂之切。是以各務進其所有。以爲門下獻。而忘其愚焉。而相公又不自居其宏遠高深而納之。則天下之善。將舉爲相公用矣。何往而不濟。昔楊修丁敬禮作文。《案》丁敬禮作文云。見文選書。檢與楊修書。今此云楊修丁敬禮作文。疑楊修二字上有脫誤。好使他人潤飾改定。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恭惟相公功業之就。將自有之矣。後世誰知助相公以言者。而不開微賤無拒之意。盛德偉度。是以出此。故某撫衷自幸。而姑述以謝萬分。

答吳傅書

某頓首再拜。知縣學士足下。舊聞雅譽。未有一見之幸。每用慨然。人至沐惠書。副以盛文。展玩披味。不能釋手。比辰祁寒。伏審撫字之餘。尊候萬福。薦賢之道廢久矣。某何足以預此。屬在其職。竊欲庶幾焉。昨者臨辭。亦嘗極論此弊。上意是之。故到官以來。雖有持鉅公要人之書。以取必者。未始敢輒與。俟有見焉。非有見者。拒而謝之。十七八年。況于百姓之長。朝廷所命。以考其治狀者。曷敢易哉。上以歎其君。下以歎其

心。誠不忍爾。足下爲邑。得于衆多之論。因不自已。敢以名聞。初不在于識不識也。顧何能爲足下重。近者李深水之政。嘗一再薦之。又合諸君子之力。然後有濟。夫薦之濟否。又不當爲足下道。某蓋其職而已。足下益善其政可也。乃辱貽賸爲謝。禮意與辭。皆過其宜。甚非所望。亦非所當得者也。雖然。向見足下學校間舉進士之文。演迤紆餘。既臻其奧。茲辱賜以盛製。傑然議論。有古作者之風。馳騁步驟。如千里馬昂昂。歷塊未見其止。然後知賢者所長。無施不可。足下所謂三變其學者。願少留意而無泥于文章。求聖賢之蘊。而期進于道德。則將又變而無疑矣。古之爲政者。觀一時之宜。舉前人之偏。救未來之弊。使適其平。而不顧于流俗之議。然後可以有立。自一邑而上爲一州。自一州而上達之天下。曾不外是。足下既欲成一邑之治。而小人之侮。非意之謗。當有能辨之者。抑又奚卹。而來書切切。尙以爲言。亦所未喻也。無由面晤。臨紙遙企。冀爲遠業。倍爲愛重。匆匆布復。不宜。

上處守施察院書

某聞之。藝莫貴乎士。而餘民不能及也。然餘民之業。莫不得售。而士之業。反有不得售者。今夫農。朝而耕。暮而耘。以播殖五穀。一旦負五穀以適市。則市賈爭趨焉。而世之人且曰。此天下之良農也。今夫工。執技巧以事上。賈列其貨于肆。而人見其器用之精。珠珍之富。則亦曰。此天下之良工也。良賈也。其術益夸。而人益貴。天下莫不以其名歸之。惟士則不然。六藝之文。無不習也。百家之說。無不講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窮也。古今治亂之原。無不通也。藏之惟恐其不深。養之惟恐其不固。苟暴于外。曰。我能工是道也。我能明是說也。天下之人。非特笑之。又從而賤之。且以爲終無有矣。夫以農商百工而得良名。以士而得賤名。故爲士者。或老死而不遇。則亦號于世曰。人不我知。則貴矣。人不不知。亦謂賤。農商百工守其業。士守其道。固自有輕重。後世之士。不知守道之爲務。反自賤而輕用之。此所以益見薄于世也。雖然。古之君子。豈不欲用于世哉。孔子孟子。歷聘諸侯。轅環天下。至于不得還而後已。蓋上之予道。其用也從而見諸言事。非可豫定也。而發于言者。有所不可隱。當其可與言而不言。君子以爲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君子以爲狂。何者。以顏氏之如愚。非仲尼莫能識。至顯明之不言。雖叔向幾亦失之也。某北方之鄙人。少習于書。願其不才。方爲縣之小吏。以從事于簿書米鹽之間。而幸閣下來守是邦。其于分際之相遠。名實之未加。固不可輕進其說。以貽賤士之嫌。而石林葉公。辱道其姓名于閣下。意閣下亦欲聞其言。而察其爲人。然不敢以請。姑道其志。恭惟閣下以通亮特達之資。濟博厚高明之學。嘗爲天子耳目。以觀聽四方之事。地方千里。而爲之侯伯。可以禁奸暴而安百姓。退不肖而舉賢能。而某者。猥先衆人。以卜于閣下。于是不可不言。閣下其亮之。不宜。

上葉運使書

運使直閣郎中閣下。論世之治亂。孰不曰人材。論人材之所以爲治亂。孰不曰賢不肖。夫以一賢者與一不肖者在上。茲固未足以爲治亂也。惟其一賢者在上。而衆賢者將由是以進。一不肖者在上。而衆不肖者亦由是以進。賢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舉。不肖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廢。此其所以爲治亂之極。

歟。雖然天下之事。所以不舉者。此固不肖者之罪也。而賢者預有責焉。夫既已號為賢矣。而天下之事。願有不舉者哉。是有二說焉。本肖者之弊。在于不能為。而賢者之弊。在于不敢為也。夫不為者。是其智不足。而力不任也。不敢為者。非其智不足。而力不能。時有以禁之。勢有以奪之而已。天下之事。不患不肖者之不能為。而患莫大于賢者之不敢為。昔者西漢盛時。汲長孺至以矯節而發淮南之倉。及其後也。諸葛豐以司隸而返去其節。以二事而校之。豈不繫于敢為與不敢為之時哉。國家比年以來。天下之吏。大而在朝廷。小而在郡縣。諂諛相師。儼儒相承。號為不肖者。蓋已不勝其衆。而其間所謂賢者。縮手畏避。亦近于不敢為矣。今也。主上舉權綱而大振之。網羅天下之賢者。思盡付以天下之事。不啻如退阿衡而復也。然而不能為者。固無足以議此。而能為者。顧亦何所畏避而不為哉。要須有人焉而為之倡。然後天下風俗可以少變而趨于大治。竊嘗反覆而思之。其舉而倡之。莫如閣下。夫以過情之語。而妄說于人。其亦不忍為也。蓋去年冬。主上始新政事。驛而召者十人。閣下實在其中。曾未數月。自博士而為郎。自郎而賜對。遂寵以延閣之名。而付以一路之事。青名御屏。賜以鞍馬。禮遇之數。皆近世所無有。是主上之待閣下。將不止此者矣。以主上之待閣下。將不止此。則試于外也。豈不亦觀閣下所為。而將有以付與之歟。不識閣下何以為也。以他人之材。固有不為者。閣下自少年以直亮聞于當世。而志氣日以宏。聲名日以大。苟從而見諸事業。是猶驚八駿于九軌之道。縱橫馳騁。無不如意。信非不能為也。閣下又素負敢為之名。而遇可為之時。八州數十縣之衆。亦不為少。貨財之虛。獄訟之緩急。奔走之吏。引其廉能而罷其貪。儒與夫國家之利病。民人之休戚。問之使者。所不敢為者。豈無可為者哉。某嘗怪世之士大夫。類知以其職之為職。而不知其職之所以為職。夫以其職之為職。是猶富人之營其家。苟以利于我者。為足以富而已。知其所以為職。是猶廉吏之營其家。得一物焉。必究其所從來。不徒欲富而已也。夫所謂部使者。按籍而督州縣之賦。執筆以奉朝廷之命。限歲以舉小大之吏。是不可謂有為也。州縣之賦。敢究其所當得乎。朝廷之命。敢論其可從與否乎。小大之吏。歲舉之外。敢有所論薦乎。是猶可得而名言也。至其不可得而名言者。則又在所設施耳。以一道而推之。雖至于天下可也。某北方之鄙人。仕為郡之小吏。願其平生。頗知自守。未嘗以進取為事。非有左右為之先。非有權貴為之援。特以慕下風而仰盛德。以求見于閣下。乃刺口而論天下之事。此在古人。則為言深。然主上以特達而知閣下。意閣下之待天下之士。亦當以此。是以自恃而不疑。恭惟閣下少審其威嚴。而幸聽其猖狂之論。上以副主上之所期。下以爲天下士夫之倡。則某者僅受知于門下。爲不忝矣。不宜某惶恐再拜。

上信守周侍郎書

君子之學。必其內有所主。然後外有所不惑。然世之君子。每切切然以得位為足。以行其道。及其末也。則歎然以為道將不行。而不知不行者。不害其為道。古之聖賢。其未得位也。則養其所謂道。其既得位也。則行其所謂道。苟位不可居也。則亦全其所謂道。是故投之富貴而不驚。屈于貧賤而不恥。凡吾之所以出處進退者。無非以道為準的焉。以一身而論之。則有窮達之殊。以道而觀之。蓋未始有二。吾知為道而已。

至此而不能惑者。惟其學之內有所主也。昔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皆以為聖人。其清與任。世固以為不可及。至于所謂和者。遂以為將無所往而不合。蓋世俗之所謂和也。及觀士師之三黜。與孟子之所言。然後知聖人之和。與世俗異。何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退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聖人之所謂和也。夫聖人之所謂和者。進必以其道也。使不以其道。是安能不怨而不憫哉。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之中。又有直焉。而天下之論。遂以為無所往而不合者。則亦昧于聖人之道。則有以悖為直者。及其困也。于道不能無枉。有以矯為直者。及其過也。于道不能無悖。惟聖人寓其直于和之中。故雖縱橫萬變。必至于道而後已。雖有鈇鉞之怒。不能威。雖有軒裳之利。不能誘。何者。內有所主故也。某不佞。學于聖人之門。有志于此久矣。少之時。聞閣下之名。常有願見之心。不意今者獲在幕府。是以敢冒昧而自進其所言。然竊觀閣下之在朝廷。自中祕而為御史。自御史而司言勸。真以道事君者。退自吳門。優游里社。若無意于當世。屬者天子感悟。驛召舊人。閣下始以連帥之重。留為春官。以總成均之政。意閣下之將自此而得行之。然而坐席未煖。出守于外。實諸道路。閣下議論之際。又有所不容者。士之聞閣下之風。意其特立獨行。以傲視天下之士。言不可得而交。貌不可得而接也。今也獲拜于庭。以望見盛德之容。寬然其不矜。退然其不容。凡小吏之所以事大官者。至忘其所畏焉。然後知閣下其和而直者也。內有所主者也。深得聖人之道者也。故某願三沐而受教焉。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

書

上建康帥張尚書書

某讀詩。至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未嘗不歎千古古人之難遇。又讀詩至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然後知老成之亦足以為古人也。蓋士方窮時。莫不有志于天下之事。惟其求之當世而無以告語。由是必思于古之人。苟或當世而有以告語也。則又何思于古之人哉。然學者之弊。常在好古而不識其實。則以為古之事不可行于今。而今之人不能盡如古。規規然守其說。以取高于世俗。是皆近于古而不切于用者也。何也。且此而百世可以為古矣。下此而百世豈不又以吾為古哉。彼其說曰。吾有取于古之人耳。古之人有堯舜焉。有桀紂焉。不獨有孔子。而有盜跖焉。則又可概取乎。惟其取于能獲我心。則可謂云爾矣。某之始學也。固亦未免斯弊也。得一言而信之。以為可行也。行之而望焉。則慨然以為無復古人之事矣。及其既長也。以為古人既不可見。得見老成者。斯足矣。顧其飢寒憔悴。猶以上世之澤。齒一命于州縣。然某之仕也。始亦未嘗求人之知。而待其自知焉。然而知之者無幾也。故屢厄于銓選之法。每更一官。則一試于吏部。蓋人獨試于始仕。而某獨三焉。世莫不笑其迂也。某之意蓋有所不得已也。竊嘗深念。聞閣下

之風而足跡不至于門牆姓名未通于典謁閣下過聽千里而召之意者將以察其貌而聞其言也夫以一命之賤而見于天子之從臣郡佐之卑而謁于運帥之大府其上下有等衰其貌貌有輕重是固未可以傾蓋而談更僕而語也閣下雖欲其言何自而聞之不然某試爾其所欲言者而閣下試聽之可乎今天下之事某不知其緩急先後也十數年來用事者所以藉口而謝天下不過息兵二字而已自息兵之外政事日以不修風俗日以大壞管籥人之病醉昏昏擾擾肢體與向者同而舉措與向者異固不可指言其狀天下之人蓋疾視而不敢言心語而不敢議也屬者主上翻然感悟勵陟善惡區別邪正將以大新庶政之原雖三尺童子蓋亦開口吐氣以望天下之治今既數月矣聖意焦然于上羣議紛然于下設施之事若未有統者何哉誠不知中外誰可以任此者也夫必欲以一人之言而更一事以一事而下一令此不亦失之太繁而議之太過為之要者莫若先變天下之風俗夫天下之風俗皆起于士大夫智者陳其謀能者趨其事而人君與大臣總其成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風俗既振則天下之事皆可以敘而施行欲兵而兵欲農而農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如人之元氣既充則外邪皆去百骸九竅怡然順適而無不可者今也賢士大夫猶復相與退避畏縮以為吾未至于其任不當以先慮其事且古君子君有問焉其應如響及其得位而行無不如志是豈不先慮而後發哉雖孔子孟子歷聘諸侯問政焉告之政問仁焉告之仁莫不盡其宜而適其常謂其不先慮吾不信也恭惟閣下聲名著于華夷風采見于事業隱然德望向之所謂古人今之所謂老成者也宜起而任此久矣意者規模素定于胸中將亦兼收天下之人物以資異日之用而某者不自知其淺陋猥綴其平生以冒昧于萬一之遇夫持方寸之木于大匠之門雖固不少此亦不可為無用惟閣下其亮焉所為文雖多不能盡獻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閣下觀之以為何如不宣

上張同知書

某聞之君子出而應世用其規模取舍必有素定于胸而人君之信賢莫大于進用之始蓋規模取舍不有素定則動為世之所移進用之始不竭底蘊以告于上則後日不為人君之所尊信孟子之見梁王守仁義之說而不易也雖不用其道益尊商鞅之見孝公每下其說以取合焉宜其有不終之禍矣士生于世其以孟子為法而執為戒哉此在賢者所以欲觀其進用之始也洪惟聖天子踐阼舉朝之臣不足以膺注想之重而必以微閣下為先手札而召親降色詞而問閣下所言其盡之也士復何憾萬有一焉思慮之所不及則天下之望何自而釋哉自權臣之死太上皇帝更燬萬化既七八年矣主上紹隆大統憂勤匪懈又數月矣揀天下之弊孰不曰人材閣下一善則舉之見一賢則招之百執事之位至無虛焉而天下之弊終以不去何哉有人材之名無實用也孟子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國之空虛非無仁賢也而有而不能信是亦空虛爾矣今之人材有不得其言者矣有不得其職者矣有不得其地者矣徒欲人人聚之本朝以為觀美譬之作室者問天下之有良材不惜千金而市然猶宿于野疾病者問四方之有良藥不憚千里而求然猶伏枕而臥曾不知所以用之也故大匠之用材不論大引而足以支大廈良醫

之用藥不越銖兩而足以已奇疾自古人材非天降地出特在用不用之閒不可不察也夫一人之智不若衆人之智一人之力不若衆人之力也今談事于人以一人為不足豈若合衆智以圖之合衆力以舉之哉合衆人者非一人往使一人親之又使一人待之也合衆多之論定其當而使一人行焉則無不濟矣日者閣下勸主上以諏訪天下之事固求治之要也然天下之事有先後患在門庭則先治門庭患在腹心則先治腹心今日之患外患也外患既急要先治之于門庭而閣下特欲付之將帥而不問此某之所未諳也蓋某嘗指端康而論矣當時更革號令無非朝廷美事惟禦敵之策未能稱是不過大臣將兵以救河東堅守京城以待四方勤王之師而已向使大臣果能用兵如周倫陸遜四方勤王之師果可倚重如李郭蓋未嘗也徒有其名而不知其不可用豈不上誤朝廷而下誤生靈哉今固未至此然去歲敵使與慢侮之言諛者皆曰可戰矣非天相我則幾至陷危而戰卒不勝逆亮既殞兩淮凋瘵已甚邇來先我致好議者皆曰可和矣使一往而後辱再行而不受而和卒不成自和戰之未遂也議者則曰可守矣若又如和戰之議豈不大可慮耶夫戰則常有其備和則常有其謀守則常有其地非可倖然妄動以僥倖于萬一也戰既無備而和既無謀矣則所守果何地哉以騎將御情兵而一二書生角無用之談者半歲往來而不決兩淮之閒未見其有控扼者也夫敵之強弱存亡蓋不必問苟有以自固吾圍要言法擇將帥簡練兵馬度要審之地高城深池而必守焉見利勿動見疑勿驚而彼能越吾地為盜者人不信也日夜以圖之假以數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然縣官所少又不過曰財夫財非所慮也朝廷能一戰而復中原雖仕者罷俸耕者輟食其誰敢怨惟其有無用之費但見其不足也今每事不欲撙節而止務財賦之增儒士蠲免任用不快必使豪健之吏馳騁四出以網羅利源就令得人如王猷楊慎齋延齡數輩當時非不號能自今觀之有益唐室哉近者已用一二小臣措置酒坊于外不識主上何自而知其人也此弊一開異時百官有司皆可自他塗出矣上之宰相執政次則侍從之臣臺諫一有論列無不能斥內侍之微武臣之賤閱月隨時章四五上而僅免焉不識誰為主上謀之也廟堂之賢安可遽遜退托而不任此方主上當于春秋踐阼未淹月舉措一不得宜無正之者則習熟而行後將有難正者矣閣下勿謂本等之位有常職而不可言也天下之士望閣下者以彼不以此主上之待閣下亦異于他人矣閣下而不言誰當言者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正閣下之事也聞之故老建中靖國初起范忠宣公于穎忠宣已自病不能視物慨然欲行其親戚子弟固邀止之至肩輿僞遊于園以為在道路忠宣悟而歎曰宰相吾為之矣夫復何求爾蓋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上新即位欲訪治道以吾老臣言可信也使吾得見主上一言勝于他人之百言矣忠宣之論正閣下今日比也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山甫之補衰在于能舉其德而人之愛山甫在于圖德而莫助閣下今山甫也凡某之言閣下或以為然則固某之幸以為不然其委而置之無俾某有好名之說不宣

上賀參政書

某慈不候。荷知遇爲甚。異屬者弟兄皆辱論。內顧何人。可當厚意。竊聞使事之還。既以累月。不敢以寒暄無益之間。上勤省覽。誠不知閣下所使何事。然自故歲天下藉口。頗以敵入爲慮。朝廷施設。較之往日。亦似稍爲之備。者。疏迷小官。不當預聞廟堂之論。猶念既備一命。以從官于州縣。且又世受國恩。宜與社稷其休戚。方時安平。固未享富貴之利。而患難或生。則亦均受其害者。私憂過計。懷不自己。輒極愚意。以陳于左右。或者所以報盛德也。蓋國家越在東南。垂四十年矣。自講和之議興。敵之結好。又二十年矣。其果以和好爲萬世策耶。抑亦計不獲已。姑欲自治而款之也。以爲萬世策。則自古無倚外敵而可以立國者。如欲自治而款之。則二十年之間。不爲不久。何向未有發也。昔越晉屈己而事吳矣。故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已而勾踐之報吳。果不出二十年之外。越小國也。其地直今會稽數郡。故生聚教訓。必待于二十年而後。可以我之大。二十年之久。曾不知所以報敵者。得不愧于越歟。蘇者徒知歸咎秦檜。今檜死遂五年矣。國勢之強弱。視前日爲幾何。夫講和之議。未大失也。敵雖吾讎。然一旦許我以還母后。復梓宮。休甲兵。而許之和。亦何說以拒之。其所失者。歲入之幣。始不當甚厚。以坐困吾民。爾何也。祖宗以全盛之時。幅員之大。其餽敵者。未如今日之數。且前不與我。而後與我。和者。是亦畏我之盛。將以圖己也。彼既有畏我之心矣。蓋亦少忍以持其事。雖薄其幣。和議安有不成就哉。然事已往矣。天下之事。有未往者。不謂朝廷何以待之也。如聞敵入逃吾使命之至。必耀其兵甲。陳其車騎。以自示其強盛。且大治東都宮室。浚汴渠。力役並興。未知信否。夫冒頓之過漢。惟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使中國無所畏忌。故高帝有白登之敗。今敵乃自示其強盛。蓋亦無能爲者矣。阿房之工未休。關左之戍繼起。足以致勝廣之盜。而秦遂以亡。敵之大治宮室。力役並興。蓋已不勝其擾。天意人事。于此極矣。得無乘隙而奮者。是特遲速之閒爾。雖可爲朝廷賀。亦可以爲憂也。可爲賀者。敵于此有敗亡之漸。可爲憂者。大盜崛起于中原。則有倍費驅除者。則諸道路。去歲使人之來。其禮稍有不至。夫亦何恃而敢然。其所需乞。又非外廷所可知者。使其果遂都汴。自汴而下。順流鼓楫。不數日可抵泗口。則淮南其可不慮耶。又汴京四通五達。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時。徒以東南之衆。便于轉漕。歲運八百萬斛。然後汴京可得而都。今其來也。勢亦無所得食。萬一欲以歲幣少易東南之衆。不識朝廷又何以待之也。夫天下有大勢。有定理。所謂定理者。曲直順逆是也。所謂大勢者。當自其時而論之也。今天下之定理。我爲甚直。亦爲甚順。固不必深議至于大勢。竊嘗借三國爲喻也。三國之時。吳蜀皆欲取魏。然魏卒不可取者。以蜀不能與吳。吳不能與蜀。後吳蜀交通。而魏以爲病。今敵據有中原。勢猶魏也。北盡江淮。南盡嶺海。西控三巴。而接漢河。則吳蜀之勢。吾既兼之矣。反不能以取魏何也。關羽下襄陽。魏人幾欲移都。今襄陽蓋吾有也。劉備得漢中。曹操始不能與之抗。其後由之出師。而關輔至于響應。今漢中蓋吾有也。荆州之地。魏得之足以制吳蜀。吳蜀得之足以抗魏。今荆州蓋吾有也。夫理與勢。吾皆有之。則亦何懼于彼。而甘爲之下。所未可爲者。竊謹俟其機爾。曩者敵與我三京陝右。而遽以敗盟。此一機也。順昌之捷。合諸將之力。可以收汴。遽復退師。關中之大。隨得而隨失。不能據有一縣。猶之可也。厥後敵復結立。其一二官長。狼顧靡靡。未有歸附。中原之民。引領南望。

此又一機也。是時與十萬師。下一紙詔。勢必瓦解風靡。雖未能長驅幽薊。近可以得京洛。下不失削其畿幣。俟其請命。而與之正君臣之分。然大臣方以養河而罷謀。宿將方以估貴而苟安。返以遺敵人之資。得不爲之捐膺頓足。流涕而太息哉。故願朝廷亟爲自治。以俟其機。非欲無機而妄動也。自治不過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財。某請先論人之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古今不易之論也。在上則得其財而用之。在下則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數年以來。招置人材。不爲不廣。布之中外。不爲不多矣。而庶事未至振舉。風俗未以大變。士風猶爲閭閻然者。此豈無說然也。昔姚崇被次郎吏。而明皇不答。德宗親擇畿令。而柳渾不賀。蓋人君所擇者輔相。輔相所擇者百執事之人。此各有其職。今也人人而薦之。主上使必親見而後用。此殆諸公懲前日權臣專恣之過。遂嫌疑之爲也。欲以盡人材。而懼其未也。人君之必自用者。惟將與相爾。否則有將相之材而未試者。爾當親見而識之。至于介之士。實之列位。豈必人君之盡識歟。且文臣以是。可矣。近者所任武臣。有遂轉一官。遷一職者。俟其終更而審察者。此復何耶。苟以爲軍帥多非其人。是不待一日而易之也。如皆其人矣。姑欲收遺材以備緩急。則籍于密院。以次任之足矣。安有未見其功而予之官職乎。予之官職。而置之于閒地乎。徒爲虛名美觀也。至于人心。則尤不可不收者。急于財則民怨。吝于財則軍怨。軍怨者禍遠而易見。民怨者禍遠而難知。事雖不可概舉。然人心之所悅者。公所服者。平所慕者。信。推是三者而行之。則人心得矣。其次請論兵之利害。夫師克在和。不在衆。用兵圖智。不圖力。非必援引古今而後見也。國家僣乎漢唐。實以養兵爲大業。自渡江以來。西北之兵。率于東南。則其意尤甚。今西北之兵。既已老矣。近所召募。無非東南之人。與西北士卒之子弟。而猶用西北軍額以填之。是務多不務精也。昔者嘗怪謝幼度之破苻堅。是時江左爲晉已五十餘年。實用東南之兵。以卻大敵。陳慶之送元顥。是時下官又已百有餘歲。以兵七千。轉戰魏地。破其四十萬衆。無與抗者。豈東南之兵。果不可用耶。顧將之何如耳。且又有甚焉。西北軍額。皆繫于殿前衣糧之外。日有食餼。諸路將兵。則衣糧而已。以諸路言之。江西非無禁兵也。而駐殿前一軍于章貢。福建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汀泉。二廣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潮梅。皆以彈壓盜賊爲名。是逐路禁兵爲不足用矣。則逐路禁兵。雖闕之可也。猶復促募不已。而外復有彈壓之軍。向者禁兵與廂軍爲二。今又爲三焉。縣官安得不匱。殿前之軍。給以經總制上供等餼。逐路禁兵。給以州縣之常賦。然殿前軍所募人。與逐路禁兵何異。而所給過倍。爲之計者。莫若選殿前軍有關。選于諸州禁兵而用之。循祖宗出軍舊制。更番迭戍于彈壓之所。加其糧餉。用以激勵。而以逐路彈壓之軍。理爲逐路禁兵所缺之額。取其費以充。則經制上供之財。亦可省矣。此養兵之利也。西北之士。雖老。近稍汰而出之。方州小者。百許人。大者幾二百人。彼雖得釋軍伍之勞。而反有道路流離之苦。州郡驟添使臣數十百人。夫亦何用。且係給有不可以時辦者。此輩誠筋力不逮。然亦習熟戎事。經歷艱險。豈無可用之才。今近自江東淮甸。渡自荆湖襄漢。皆有曠土。與其募民力田。曷若用所汰之士。給其糧具牛種而耕之。一歲之外。使得食其所入。積聚其衆。略陝西城寨之法。閱習控禦。以爲屯田。因擇其強幹有勞者。用爲巡檢。而命帥司州將督之。不納倉於不釐務指使之科。而坐食哉。此汰兵之利也。朝

廷往歲嘗以兵權付於一二大將。收之御前。號爲都統制。因遠慮也。然御前都統制者。其名也。其自爲一軍。猶自若也。嘗觀祖宗所任邊帥之效矣。河朔關陝十數大鎮。無非宿兵之地。帥則皆用大臣。下亦兩制。其將兵之官。不過於副總管與鈐轄都監正副將而已。其後慶曆熙寧。用兵亦命文臣。爲宣撫。故二百年間。將帥無握兵之患。今諸路帥司。所將者州兵。而大兵所駐。則惟都統制。陪都之重。莫如建康。留守之臣。而都統制蓋與之分庭抗禮。他州在所不論也。近日沿淮上下。間用武臣。爲安撫。雖欲潛師爲備。廟堂得不深思耶。至於蜀道之遠。與夫策輟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則非某所敢議也。下此有財之說。天下莫不以財爲急。而某獨以爲後者。夫財之在民與在國。實無以異。後世培尅之論興。始以歸之公上。爲富國之術。今朝廷用度亦窘矣。誠使百姓充實。一旦有大費。雖細民餅鹽糶糴之物。散而用之。其誰敢不從。然不知大費之後。足以資枕耶。民亦願輸而不憚。如其未也。安可窮民而自利哉。且財貨之目。異于承平時。固已不可勝數。常賦之外。有總制。總制之外。有經制。經制之外。有和緩。有折帛。有月椿。算丁于借道。需餉于富民。買田于州縣。所未賣者度牒。未收者殿租而已。劾革羽毛。銀銅鹽鐵。名爲不得科歛。而使州縣自任其誘。以應上之須者。事亦不一。雖欲復取其又何加。朝廷既知以節財爲務矣。乘輿之服御。宰執之賜予。官吏之廩稍。肢損蓋未已也。然不知諸軍之僑券。其果皆去耶。置官總領。實未能數其數。役使于道路。假借于鄉舊者。日紛如也。三衙之軍。富有定額。天子之都。白晝掠人于市。刺以爲軍。特欲克其數耳。緩急何所用之。此宜密院自招刺于承旨廳。以消其弊。且諸軍之糧餉。皆係于總領。而所辦回易者。獨不隸之何哉。前日蓋嘗罷之矣。未幾而又復之。今其言曰。吾軍衣糧之外。裝飾泛用。皆資于回易。故人人以爲不可罷。然主將假之以爲妄費者。戶知之也。罷之誠未盡善。蓋亦隸于總領官。而權其出納。殿司則專命版曹。一官掌之。其弊將不勞而自去矣。僧道日益就少。則寺觀爲可併。勝于取其寬剩也。官吏日益就少。則祠祿爲可減。勝于斷其權攝也。餘則儀衛禮文。百司技藝。伶官走馬之費。又有宜省而不必盡備者。昔周宣王不藉于畝。漢光武未嘗具大駕。皆不失爲中興之盛。此蓋因時損益。享實利而不爲虛文者。朝廷今日患在好爲虛文。而不求實利。謂宜置官講議。而以次更革。不特一人之言。然後改一事。罷一條也。竊嘗深歎。朝廷政令或出。不爲四方之所尊信。未幾果亦變易。正坐輕用人言。未嘗深加講議故也。試以一二明之。遞鋪既已統于州縣。提舉于監司。巡轄于使臣矣。而逐州復以指使。輪月掌之弓手。既已職于縣尉矣。又以州兵官兼其將領。不知皆有益耶。如以尉爲文臣。不可倚仗。參用武臣可也。巡鋪使臣爲不足用。擇道里遠處。增置其員可也。何在一官之外。又使一官也。閩中近籍海船。且立賞格。紳士豪墓及水手千人。則以承信郎命之。是糧食常自備也。私家雖富。無能日贍千人之理。不知朝廷將以此警海道耶。抑以禦大敵也。傳聞敵亦漸治舟船于山東。其意何測。沿海之備。信不可緩。然海路從橫。惟藉風勢。一夕千里。若以兵屬于舟楫之上。萬無決勝之道。或值風濤。安可會合。惟常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輕舟往來。以爲巡邏。嚴其斥堠。堅其城壁。使敵至不敢越。既越不可歸。乃謀之善者。某以爲此非土豪所募水手。能辦也。所募之人。以禦小寇或可。禦大敵誠非計也。且敵萬一用師海道。蓋亦掩我不備。直搗舟楫。以張

聲勢。必不爭利于舟楫也。水手但知爭利于舟楫。遇其衝突。州縣安能捨舟楫而與之戰。徒有駕舟而遁爾。不知州縣孰爲守哉。凡此之類。皆望朝廷更議之也。雖然。閣下今者位實參預。必以爲上有二輔。次有右府。任不我專。故有不可盡言與不可盡爲者。然前輩如寇萊公。范文正公。皆以參預而行大政。當是之時。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終于共濟國事。其後王安石。呂惠卿之爲參預。始以制置三司而侵宰相之權。惠卿復欲據安石之位。故近者多以是爲嫌。夫如安石。惠卿之爲參預。則不可。如萊公文正之爲參預。則亦何所不可哉。倘聞聖上恭己。委任大臣。實無有間。而諸公同寅協恭之效。道作志合。非有前日專制忌克之風。閣下于此而云不可爲與不可言。非某所論也。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一日不圖。則貽患日深。閣下幸而言之。與幸而爲之。而果不可也。則當引去山林。以全往年掛冠之美。無爲久孤賢士大夫之望。而不決也。昔魯使樂正克爲政。而孟子以爲好善優于天下。衛之諸臣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某之庸陋。不敢自附于賢者。而明公之好善。實過于樂正。是以仰侍深察。嘆嘆于茲。恭惟恕其狂妄。少加聽察。如有可取一二。冀施行之。非某之幸也。不宣。

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

某輒有愚見。待相公方開公正之門。用敢贊諸左右。江東之于淮甸。蓋唇齒也。某之効官。既踰年矣。江淮利害。亦頗講之。士大夫孰不欲朝廷增修邊備。日者諸郡往往自請築城。諸將且爲關隘之設。其說甚美。其費亦甚大。使費而有益。不問可也。然探之輿議。謂諸郡之所少者兵。而非城也。今兵數未之益焉。地將誰守之。建康都統司。不過五萬人。所守關隘。將十有餘處。每處以三千。則僅足以分。三千果足以抗敵乎。敵衆而不分。常以大勢壓我。而我兵不如敵衆。復自分以弱其勢。利害蓋較然。欲緩急資于民兵者。恐尤不足以敵也。爲今之計。莫若益募州兵。以壯淮甸。俾足舊額。而移築城之費以養之。兩淮得十萬人。則亦甚矣。至于關隘。非至要之地。姑俟他日可也。夫千金之家。其治生財利。亦有先後。苟力之未給。而每事欲舉焉。其自困必矣。不審鈞慮以爲如何。伏以相公經理萬務。諒無遺策。而某懷仰知遇。不能自已。取因修廢。布露其大略。干冒威嚴。愧恐無地。

與任信書

比竊報命。伏承執法殿中。不任忻快。久欲具一書爲賀。效世俗作牋牘。則懼涉不情。輒以幅紙。又似太簡。遲回至今。已而思之。不若以意之所欲言者。薦區區于左右。或遂少助。則其勝于尋常之禮萬萬也。蓋臺諫之風。不振久矣。至謂中書奉行臺諫風旨。十數年來。遂爲宰相私人。朋奸報怨。固無足論。自主上赫然更化。士皆親擢。其間姓名著于中外者。亦不爲鮮。而某獨以爲不振者。誠見祖宗之時。臺諫論事者爲多。而彈擊者爲少。近世臺諫。彈擊者爲多。而論事者不特爲少。乃近于絕無也。夫論事者。將以裨時政之闕。失也。彈擊者。將以去朝廷之奸邪也。今于時政之闕。沒不之省。而于奸邪。亦不能大有所去。姑取其失勢易逐者。虛張痛詆。以買直欺世。未見其爲能振也。蓋時政之闕。皆君相已行之事。言之常有拂意忤旨之患。不若彈擊臣下。可以持撫細故。下及小吏。藉口而塞責。然使人君以爲時政真無闕。而朝廷真無大奸。

大後故臺諫之論止于此則其爲忠可勝言哉且人臣論諫而惟忠拂意忤旨云者此吾之志不堅理之不勝爾非必激訐鬪怒然也唐之善論諫無如魏鄭公次則陸宣公以鄭公之遇太宗宜其諫行言聽而德宗之猜忌猶于宜公無不從者蓋二公之論皆委曲至當合于人情而切于義理人君雖欲拒之無得而拒之也是觀之人臣不知論諫之道而特以畏避爲事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包孝肅公在仁祖朝最爲勳正敢言嘗取其奏議讀之明白簡易一無虛詞其論事則曰伏見某日指揮某事有不可行而已其彈奏則曰伏見某人授某官不審此職而已如人家立語于父兄之前雍容閑暇不爲緣飾其可爲後世臺諫之法也下此又有一弊以爲論事失之苛細欲俟其大者而後發如陽道州之爲者是殆不然前輩譴道州任諫官七年都無所論幸而及襄陽之事而去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則是終無一言此猶資道州之淺也夫臺諫之爲職要當朝夕納諫以格君心之非俾德宗預知延齡爲不可相不待于既相而欲毀其麻也既相而欲毀其麻則是言無所益故決去就以爲身名不知七年之閒所陳于人君之前者何事所以開導啓迪者何說說之不合則宜去久矣豈必在于相延齡一事哉凡此者某之所欲言也至于條具纖析又非某所可言矣不識執事以爲然乎竊聞主上之撥執事得于向時登對之初而執事近爲裏行復首論水災以廣上德自觀除目與望實爲慨然恭以素深厚必有所處敢幸志其遠者大者而勿蹈近世之規使如僕輩不復能有所言則臺諫之風指其自執事振矣

答朱元晦書

某叩首再拜啟去冬既遣人修慰即過宣城春盡還舍始觀所報教甚以院釋欲再奉一記乃久無佳便愧向實不可言旬日前方領得機宜所附四月手墨蓋滯滯如許也且聞尊夫人已舉大事以我之觀知元晦辦集尤不易矣仍舊少留留次動止之詳豈勝慨歎比日秋冷孝履何如某憂思寓居號慕益遠僅未死滅無足念者江左苦旱早晚稻皆損歲事殊可慮也哀苦亡聊杜門卻得理舊業但殊無晤語之益耳見教不必觀佛世固然正以師性魯鈍少年多寓僧寺中歲復就文詞嘗出入其說及利窺聖學之門若禪宗則久見其病特欲窮佛之說所自不敢使以他人之言爲據也兩歲居現乃得取其經映大者觀之料元晦高明染指絕塵不必如是之迂也今亦盡止矣其詳未易遽陳要之吾聖人妙處在合故一以貫之釋氏之弊在分爾餘不足論也如何承諭亦悟口耳之習至幸情相距離數舍未由面請爾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言乎窮理者情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聞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恐意則以爲須去取爾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修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豈能盡記其意有贈夏嬰數語因以錄呈試熱復之貸金荷不外某窮悴止江東有少俸連遣二女子且置得數飯米去歲了兩處葬事今年又從人假借矣他時稍有餘尙當相助亦已轉語趙德莊矣渠爲地主必能周旋也因其

行得以布問不覺縷縷向寒更覺節哀爲遺體愛重不次某叩首再拜

又

便人奉此月三日手教至慰馳向之情秋氣日清伏想尊候燕居萬福某竊食亡補不足貽記蒙諭出處荷不外前日因書偶及之持久照也此自不當與吾兄商最爾兄既久不出則一出固宜自審非若僕輩平日汨汨仕塗以爲貧者也綴詞則須自諒案朱子答韓侂書力辭處召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末云若成命已行不欲追隨則願因其請免復昇擢官之秩故元吉云然朝廷意雖未可知亦不應便以徽祠除下爾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致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急激恐取怒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已但人于道不熱使覺處之費力耳如何如何偶來介不俟即歸因趙仲穎行得以附此自餘仲穎當能言之所冀若時爲器業倍萬珍厚勿勿不宜

答李塾書

七月日某頓首復書賈良李君足下某昨與令外舅遊聞足下雋才甚著日者復幸尊公同制而升得奉周旋每以未見足下爲恨也中都空冗日力不暇給雖欲從多聞之士以講明道藝之蘊如無繩而繫馬敢意高賅不遺意然足音乃臨于蒞室寵以書教述古今言行之要取士之略知唐制不逮于漢而本朝獨近于古者然其文之華也儼然其韻之美也淵然其中之宏而渾然其外之澤也夫制舉之缺自元祐以迄今聖天子蒐羅于四方而足下昆弟襄然爲首以振眉山之舊禮樂法度之源兵農刑政之本足下講之熟矣六經之說無不習百家之言無不通此猶未足道竊嘗念之中原困于兵革者逾五十年衣冠淪于塗炭天子蓋不忍爲之屈思得非常之材以植天下之憤而復致周道之興故鄉舉里選爲未足而前史以爲制舉者所以待非常之材也上心嘉焉足下宜有以副此也某之老儒徒將拭目于斯雖然不敢忘也既勤厚意之辱故輒上以爲謝異時功名之來足下徐舉武而收之始可以爲今日賀也不宣某再拜

答陳亮書

頓首復書同甫上舍足下比承過臨遠甚未及款然一奉餘論亦足慰平昔願見之心伏辱示教審問舍安穩且蒙惠賜文卷連日偶暇方得盡讀不翅如釋調飢也足下學力既博筆力健甚且于歐陽公文獵其精華而咀之宜其不蹈近世畦畛矣至于攷究文中子之蘊詆訶陳壽之未善皆合至當之論鄉閭銘誌序記意皆不苟然持此方駕于古信無難也況足下謙言宏議又有蘊于胸中而未究者某哀憫不進何足以祇大惠徒知感愧藏棄而已夫君子之待時亦猶智者之用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苟有以待之矣其于世之用何必焉惟不至于用而卒無有也則善矣誠願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然偶有一事欲資于左右未知然否比見宗忠簡公遺烈甚壯而無狀之與傳之者足下與其家子弟既善又爲之銘墓若其乃祖在仁里名德不可一二數自靖康以來名臣巨公中亦不可一二數也足下一爲紀述何如承許稍涼至郡城甚幸今歲一雨應期遂當有秋願疏鑿于此得無一二

可以警教者亦願足下之不鄙我也。勿勿布謝。不能盡所欲言。尙幸恕照。不宜。

答汪尹書

某頓首。復書作教授學士足下。道之不傳久矣。天下之士其號稱學者。孰不曰吾欲學夫道。然而世卒莫之許焉。豈道爲終不可傳哉。幸有許焉者。其不詭于聖人幾希。其言合而近者復幾何哉。昔夫子之言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以教于門弟子之本旨也。所謂志者。勿忘之。謂游者。則或出入焉。據不可失。依則不可離。自後世以文取士。雖曰爾詩書之言。習禮樂之說。漫然不知以道爲何物。逮其無所得。則又反取佛老之書。與吾儒之相似者。緣飾求合。以爲必如是然後可也。嗚呼。其果可乎哉。今者足下貽書。首以志於道爲言。足下其知所本矣。抑好之而遂欲求之乎。願僕何足以預此。雖然。自寓于仁者之里。聞足下力學該博。以取上第。意者亦厭于文詞之末。欲究夫道。則猶有可言者。爾足下所稱唐之韓公。本朝之歐陽公。二者固自以爲紹聖人之傳。足以証近世者也。及韓公作原道。其欲推明聖人之心亦力矣。至于以博愛爲仁。則亦淺于聖人之道也。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謂其端緒之始見者也。非仁止于此。爾不知顏子之克己者。果何事哉。歐陽公論性。則以爲性非學者所急。而六經不言性。不知窮理盡性者果何事哉。二公者是猶溺于文詞而未究。況他人乎。足下或以爲然。試推而觀之。則亦見夫大原者矣。僕雖老鈍。猶將鞭策其後。繼此有進于左右。不難以爲然否。伏幸照察。不宜。

答史千書

某頓首。復書伯強隱君賢弟足下。曩聞從者嘗經上饒。不獲一見之幸。每以悵悵。小兒來自秋浦。竊知從長者遊。乃辱書牋之貺。辭義粲然。三復不能去手。既已至慰。芥菴小亭。又蒙惠然題詠。增光林壑。以重老朽之幸。且拜近詩一軸。因歎足下才氣議論卓偉如此。湯諫序文畫之矣。猶踴躍塵埃間。理有未喻。造物者抑將大其蘊而後發耶。來書所謂人才不可偏廢者。確乎至當。安得用材者。人人言此言哉。則天下事信無不舉矣。何由而布。憑紙耿耿。蜀道遼遠。西歸豈易。所寓尙可留否。更希與時消息。以樹漢業。區區不宣。

答林黃中別紙書

龍示春秋新解序文。得觀妙製。有以見考證之詳。恨未盡窺全編。以發蒙陋也。然左氏丘明之辨。近年惟葉石林之說最備。蓋以其下及三晉之時推之爾。愚意猶謂吾兄今既窮經旨之奧。若丘明是非。似不必深究。不然則是杜元凱。蘇子由之襲也。頃嘗語學者。古人廉于取名。如左氏文學如此。竟不知其名字。近世士夫。一詩一曲。幾佳句便欲揭榜四門。惟恐爲人所擯耳。

答祝允之書

某頓首。復書貴顯學正先嚴足下。比辱過顧。承惠修書。指言道學之傳。欲趨于正。辭采爛然。已深慰幸。且示中庸發原一編。連日熟復。有以見用意之深。學問之力。猶不鄙于老儒而否焉。感歎何已。上饒禮義之鄉也。能文之士接武。某今者寓居。遂爲里閭。每恨于斯道若未見切切者。敢謂得此于足下。不翅適虛谷。

而聞窅然之音也。幸甚。爲大夫中庸之書。子思受于曾子。而以孟子所傳于子思者合之。可惜不評。足下指其首篇百有九字。以爲要旨。實先儒之未及也。甚善甚美。學者能盡心于此。不患乎無得矣。然中庸之爲義。則猶體用云也。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易相表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首以性命。終以天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即中庸之義。但後世未之識耳。足下發其首篇之要。是也。至其餘二十九章。自性命之原。以及於君臣父子之際。天下國家之經。與夫知仁勇之德。禮樂之作。而復歸于上天之載。蓋有奧妙。而本末次序亦未可略焉。要當成己成物。則率性修德。施之于天下。皆吾之中庸也。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惟合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足下倘以爲然。願益廣其說而大之。知粹然皆出于篇首之旨。而不離于道。此正子思子所望于後世也。

答子雲示吳生三物銘別紙

養生固是一事。既有此身。何可不養。以受其正。若只要不死。便一邊去。不知或遇橫逆。而至于死。則何以處之。莊子所謂虎食其外。仲尼所謂夕死可矣。須理會過也。釋氏既仙以爲守屍鬼。蓋謂待千萬歲而後死。校之凡人則久長。實以閉道猶隔一塵也。

釋氏只是說一悟門。故以山河大地六根四大皆爲前塵妄想。要人悟見本來面目爾。若便悟得固善。未至于悟。則執持此說。所失反多。所謂癡人前說夢也。果用此說。佛從何來。然佛之說。卻自有教此處。故曰一切權道攝人爲善。華嚴經許多境界。隔了方咄。善財法性如是。摩詰經諸大弟子自言不堪往彼問疾。足以知其權道。今人以其權者爲正。以其反說爲常。豈不哀哉。雖其徒號尊宿明子者。錯亦多也。伊川以爲無一人卻太過。

吾儒至孔子而後集大成。上古聖人因時成務。猶各用一說也。以三易所起。三正所建。可見孔子直是不肯分開。故最爲難曉。以此養生。以此坐禪。以此治天下。要之是分不開。可離非道也。莊子所謂盜亦有道。雖未知所擇。不可謂非道也。今于周易觀之。看自己合做甚事。卽爲隨時之義也。子思孟子說。誠孔子猶不說。只說無妄。釋氏先說。妄故好聽也。蓋无妄卽誠也。則其妄者。皆不必說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與天一也。特位不同。而事有異。易地則皆然也。吾儒所謂天者。理之自然而無二者也。欲人易曉。非當然在上之物也。故曰天理。盡性知天。釋氏則以神明之尊者爲天。故于外別說曰佛。士大夫不能不惑。然其說有如來圓覺及無佛無我則是也。三界外境然在上。果何謂耶。

道非只在氣精神也。氣與精神爲吾之內爾。天地萬物日用者皆是也。孟子有所謂浩然。子夏有所謂未始有氣者。則深矣。張程光論易。乃以神道易三者言之。便自有差。今止以氣精神爲道。若此三物從何而生。守而養之。便以爲道。則膠柱矣。老子所謂恍惚者。謂其中有物有象。而不可名狀也。若著在恍惚。則釋

氏所謂弄精魂矣。然孔子亦不肯說恍惚中有物有象。只說太極。而曰見乃謂之象。此更不疑。後學也。老氏雖說無。亦不拘于無。釋氏雖說空。亦不拘于空。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則有無一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則色空一也。猶一陰一陽道矣。孔子更不肯說無與空者。恐人之習其說。入于泮沆無實。而道治道也。後世之有玄虛寂滅之說。而不能治天下者。由二家之學有以啟之也。人要功用。且以存心養性為先。真積力久。則自見而長之。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日用之間。縱橫自在。益有可樂。若謂氣以養生。收心以坐禪。亦不妨事。然既是士人。是須做士人事。便要絕粒飛昇。果劫入定。則是有貪求之心也。須要素富貴。素貧賤。素夷狄。素患難。皆無入而不自得。即仙佛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生死一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只要生不要死。是未知其說。知其說則死生俱不礙。故釋氏以元無生滅動。人要須識其實。若但以生為幻妄。死為真實。又卻病也。

南園甲乙稿卷十四

序

繫辭解序(案)元吉繫辭解朱學章題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即言。凡陳于詩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則謂為繫辭。或曰。大傳也有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為贊易道以勸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聞又講之而不倦。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十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遺。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言。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既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

于吾言為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穎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案)通考韓元吉焦尾集序一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為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為教也。士之習于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聞矣。其所恃以為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雖以鄙俚。間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于情。其不及于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為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于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舉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為人傳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為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于南園。因為之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為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為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諱。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墓。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為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選事會叔祖留司御史。諱宗實。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編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于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義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為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為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嘆。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濯而觀于淵。歷階而望于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娶之牙城東南隅。有亭。構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既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徒倚而愛之。主人僅為茗飲。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也。予再為娶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為稱。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意與經從賢士大夫也。蓋整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為雙溪樓。西為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臨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園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鹿鹿之姿。遇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筇踰屨。徜徉于茲。蓋溪光山色。奇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

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勝，則嘯歌觴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綴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淳熙六年十二月，穎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間，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寫其窮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猶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誥，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瑄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勗姑父之文也。姑父家望父，其先正顯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為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冤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湖，視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奮筆而為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歛衽焉。信哉姑父之奇于才也。姑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于君相，下亦不見憐于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譌謬，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暮終以送瘟，開以舜陵湘妃之事，而姑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于騷者，舉而論之，亦莫能曉也。姑父平生好為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為之，不挾其萃不已也。予辱與姑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神符而為受命書，刺七發，皆周而為楚辭，奪遠游大人賦而為羽人賦，而今又見其輓九歌而為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感觸姑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璣璫，不用于世久矣，今關地而得斷璧，壞家而得靈區，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予兄子雲之官長沙，而姑父寓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則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幸知于神乎？蓋其志尚如此。雖然，世之人觀姑父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昧于其文，以遂識其為人，則庶幾真知姑父者哉。

富修仲家集序

離陽富補，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于伯父樞密公華中，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為令子弟也。既壯，為他文辭益賅，又刻意進士舉，累薦于清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展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既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遠終，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為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為之序引，以藏于家。予于是惕然而驚，愼然而感曰：豐子與修仲昆弟，同寓于闕，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為之一言。雖然，士之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于時與命，而志之所向，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于天子，而不獲盡于一州，年纔五十，則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于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閒，樂易而無忤，至其趨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顧，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當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為其身謀，則其志為可知。其為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為世俗饒鍊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

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探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于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穎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于志之所寓，而形于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為離騷，荀卿、宋玉，又為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懣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此與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效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于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寢盛，有得于天才之自然者，有資于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于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為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閒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澧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荊渚，其慷慨感慨，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為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其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為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援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求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而知其為一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穎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閒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沍氣好之則搖，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烟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戾，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內，呼吸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為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宮室，執戈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積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簞豆，設嘉肴，以行禮，制袍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知輕車，聘駿馬，水戴而陸負，贏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歷異域，近者數千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為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過于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害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熟得，惟君子循理而動于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于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于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為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于禮部，時予兄官于杭，方其入門，而拜吾叔，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既而厄于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于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懷也，歷時且歸，而離羣羈旅之狀，又嘗慨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

笑而皆起于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吉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德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爲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爲難。則于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顧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于晚懸弧而命中。躡驥封而不亂。始可以爲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于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于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衡之尉于仁和也。人以爲尤難焉。蓋令自朝廷而下。郡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畿輔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板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意則無以應于上。而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于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爲難耶。則既受不辭矣。以爲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于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衆矣。異時職事無闕。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陳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更廉。伯樂。非士衡。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于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問政輕議。蓋舉一孝。謂己必有愧于孝之名。舉一廉。謂己必有愧于廉之名。而真孝廉廉潔者。又以爲茲吾道之常。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黷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于兩漢者歟。嗟乎。若翁子功。其可以副茲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而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于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內奉其親之顏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遠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于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翁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爲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伴門。文書總總。皆不悉爲何許事。間以舉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提州縣。鬪怒其長。開闢其黜陟。賈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諷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爲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其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真子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

也。自麓而躋于嶺。自漣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爲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棹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南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巖泉兮津有彭蠡。其蔽芾兮其鱣鮪。鯉其茶孔兮其耐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漫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宣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即。嗟搖搖兮春非。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候往兮易失期。子于高塘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于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譁呼。而諧謔。亦惟吾秀實昆弟之閒爲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譁呼。而諧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于時。而才業見于用歟。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退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殿室之選。角逐于時。未知其孰爲後先。而乃使之僕僕于令丞之末。與小吏課米墨。磨升尺。斂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顏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于掩抑歟。某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土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則見焉。治之則見焉。則其質愈精。使世不用金則已。如用焉。飾瑞山之車。模甲父之鼎。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玉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黼黻。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于道也亦然。退然無以異于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宰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宰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爲。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于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內。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況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于爲彼而樂于爲此也。念無以紓別者之意。因撫是。以爲贈。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于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真偽。無不若睨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虛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未有不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于主序。以門蔭選者。率利于游幕府。蓋上官苟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勢佚也。不差其質不肖也。由是勢而質。有不遇之歎。不肖而佚。有幸而貴。吏部之籍。

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美秩者莫不仕于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于不用者莫不仕于州縣然也聞異于此十不一二矣趙魏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爲之計者將寬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與常矣莫若俾其必試于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煥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溫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于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既未得見用于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不可爲者也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于彼又宜爲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進而後發異時所謂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庶幾見于平叔哉平叔去爲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士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爲蓋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鄭德章序

仕將爲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爲道也亦爲利耶不耕而穫而資于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而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于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祿而後養也一于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詘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誦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既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于利豈有已乎且上以是求旂吾以是應旂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懷于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于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爲迂且闊也晉陵鄭德章有意于古者也始予見德章于吳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于仕矣予與德章復偕寓于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羈縻益甚德章不以夸予予而以資于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于州縣而德章暫得財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于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爲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鄉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豐體眉皆有似于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于淮南今德章之子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當爲義之所可行毋徇于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議于其位法于其言然後以爲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于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爲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傳其賢德動烈號爲名臣而身試爲縣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爲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于墮陷穿觸網罟引領求援之不暇幸而至于終更則又如棄蟻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幾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某濫爲縣于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爲資樂易以爲政平其獄訟而拊其羸癯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于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爲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于租賦之外一物有缺則令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興獲罪故爲今之官者莫難于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還而更其秩者必爲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爲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惟陽富修仲嘗爲縣者也而復爲貳于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耶蓋修仲之爲縣其于潔廉樂易平獄訟而拊羸癯信有餘地而于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于陷穽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爲贈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于學而賁于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于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爲縣之難以復于上而革之則異時書于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送蔡道庸序

市之肆百貨故萃也其文炳然猶也其誠蔚然猶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于荆山者歟淪于泗水者歟出于隴上者歟實于壽夢而藏于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而力不勝斬告于上而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于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寶難乎以爾其解量乎其漸進于公乎亦遂否于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取象莫若鼎足奇而不峙所以正而奠也耳偶而上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爲鉉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策以之推神奸魘魅以之懼而遠今野人負之而趨獨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于野也又何疑陽翟蔡道庸之求仕于朝也有以異于鼎之在肆者難希蓋肩吾名世之後也其行較以方其學遂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爲無愧吾意其器于清廟可期矣然而吾願幾絕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爲柘之桂陽令是猶見售于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祿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阻而無所待焉豈必待于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于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爲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忍以數千里爲遠嚴邑爲陋而遺之乎于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說以申之

送連必達序

輪州縣之職下主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尙氣者或不屑爲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

升階焉。雖其級而躋其顛。必至于堂奧而後止。官雖卑。其與民苦通。故尉之職。日還于鄉。月周于境。邑大
一吠。則援枹而從之。凡里閭銖兩之軒。影捕足躡。志于必獲。死者在道路。則爲反覆驗視。惟恐民之無告
也。主簿之職。總邑之文籍。凡民賦之上于官者。雖錢以釐計。米以撮計。必躬印其券。執朱墨以與小吏校
惟恐民之蒙擾也。簿之職。稍安而尉之職。稍勞。然簿雖安閒。奉檄以走他郡。官冷僕隸呵叱不前。所至公
字蕭然如傳舍。蓋天下則同。而尉之將送警護。法不出百里之內。設部曲。張旗幟。聲金鼓以怖遠近。行色
有光焉。一旦鼓寇有加。則受賞而遷。更爵而去。故吏之好閒而無能者。往往幸爲簿。喜功而望進者。往往
幸爲尉。二職均賤。而猶有美惡焉。予世之無能者也。貧不能發。方爲簿于劍川。而延平連君必達。適爲之
尉。君之言曰。吾豈惡閒者哉。是特偶然爾。進退吾有命。功名不可以妄求也。由是必達之在尉。安靜而不
擾。間獲盜賞。則推而與其下。曰。吾躬不能捕也。安可誑人而冒法。且殺彼以榮我。亦不忍。問邑之士大
夫。必曰。必達蓋賢也。問邑之民。必曰。尉君于我有惠愛。故予雖不獲久與君遊。而悉其爲人。雖然。必達通
經力學。自少有聞于鄉。從天子得科第。試吏于此。而稱于民。稱于士大夫。其于當世之富貴。宜乎將由此
而遂進矣。信乎其若階而升者矣。而予何足以自見。因其行也。知其所由然者。

送陸祐甫序

龐子將歸矣。而告于韓子曰。子盍爲我言乎。吾窮于世久矣。意天下之窮者。莫我若也。而吾有幸焉。夫世
之人類多蓬蓬然也。今吾之生。而口能道言辭。手能作字畫。知古今。別治亂。識士之賢。不肖而親疏之。茲
非幸歟。然而蓬蓬然也。年加長而仕不進。故吾之志。率寓于吾文。而吾之爲文也。亦庶幾于古而
已。酒酣而歌。上徹雲漢。放意而行。不知所之。世雖不吾求。而吾亦未嘗即之也。雖然。用舍君子之事也。人
之生也有涯。其將若是而已乎。抑亦不若是也。子以爲何如。韓子曰。子窮于世而不即者。吾嘗即之焉。
仕者人之甚慕也。吾爲吏者十年矣。而無知焉。名者人之甚趨也。吾從事于有司者三返矣。而無獲焉。吾
聞之。山之窮者益高。水之窮者益清。人之窮也。其行益峻。故吾方將效子之爲。以自慰。是何子言之悲也。
凡人之生也。心志不通。耳目蒙昧。若是者。名爲天窮。衣食不足于身。爵祿不副其材。若是者。名爲人窮。天
窮者不得于天。人窮者不必用于人。今人之所謂不用者。無過于失夫富貴之期也。王公大人。身存而名
滅。山林之士。已死而言立者亦衆矣。名滅者。天絕之。言立者。人不得而絕之。其爲用也。不亦遠乎。今吾與
子也。其皆窮于人者歟。苟其不用于彼。猶有用于此也。而子何患焉。于是相與抵掌而笑。擊缶而歌曰。山
木兮。依依。澗草兮。萋萋。猿禽兮。嘯嘯。虎豹兮。往來。耕田兮。何所。山有轅兮。不我育。江有倒流兮。類波湯湯。
子舟既具。今何病沾裳。遇其途兮。遇潦則止。我車無傷兮。從子萬里。

送沈信臣序

馬出渥洼。蓋千里也。日乎渥。風乎野。自他人視之。與凡馬無異也。善相者遇焉。知其爲千里也。羈而致之。
納于上闕。其馳騁步驟。未嘗改而調焉。而足以備法觀之容。合和驚之節。然後知其與凡馬異。何則。馬之
質固良。非善相者無以識之。非羈而致之。無以得之也。士之厄于窮。事亦類此。騁而趨。啗而言。與衆

人無異也。舉天下之大。其善相誰歟。周行之位。未嘗不虛。文章諫諍之任。未嘗不闕。羈而致之。復幾何人
也。故不仕者。既窮于時。而已仕者。亦窮于仕。今吾信臣非窮于時者也。然挾其技。以自獻于有司。歷上而
歷下。以其才與其文之美。僅得爲部使者之佐。而無施焉。幸而實于蘭臺東觀之中。金門玉堂之上。其筆
力論議。當不在衆賢下。今將造于朝以求仕也。吾聞朝多君子。上而公卿之尊。次而侍從之良。必有善相
天下之士者矣。其羈而致之。亦可期矣。然猶慮之過也。因借喻以言之。

送尹少稷序

予嘗觀戰國之時。重士。士之見其君。至有立談而爲卿相。不則厚幣加禮。而不敢風焉。蓋楚不用則之曾
齊不用則之燕。皆以士爲富貴。而士亦自恃其才力辨說。以爲舉世之大將。不可一日而無我也。及夫天
下既一。士之獲見于君。率以爲難。設科置目。雖有長材異行。非自賈者。蓋有不得選焉。何也。貴賤之勢殊。
而取舍之時異也。士固輕矣。必有人焉。自好而特立。返其重者于己。移其輕者與人。俾在上者不得以其
名利爵祿而要之。此視其道之何如爾。今年春。友人尹少稷召而至京。方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
部使者顯言之。以爲宜在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
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史聞之。揚于廷曰。尹某之直諫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之選矣。翰林西掖
諸公。又有誦其詩于衆者曰。少稷之文。蓋如此也。已而降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佳士。何以處
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少稷既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選于吏者三十年矣。
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焉。與其誦吾志而徇時。孰若安于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
者色然異之曰。編修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大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恨然望之
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入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嗟乎。以少
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
徵。有列于右府。士之得此。足以爲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避喧。蹊蹶焉行而不止。真明于去就者哉。然予
聞之。自逆亮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強。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
受辱。此君相之謀。蚤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
尙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送陸務觀序

凡世俗所慕于爵祿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嘗居之官。相與誦嘆。以爲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黃霸。言
縣令指卓茂。言別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爲丞相。爲太傅。于向之所謂爵祿富貴。誠有之也。而
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爲己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別
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嚴國也。其地偏處。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弗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
別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焉。殆亦可悲也已。國家之制。自卿相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
叢陪。自王畿至于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界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且而引之東隅。暮而實

諸西陸亦無害福員之廣也。吾友陸務觀之移倅東事也。則又有疑焉。然東事大府也。為運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重。此固周禮魯意所望于統。而不可得者。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于丹陽。則既為貳矣。運而遷之遠輔。而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顧右顧。不異于離殍之商。揭囊而賈。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頗類于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獲選。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復軍之蒼茫。鳬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瞻昔寓于時。而未盡其勢。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為之感。而曾亦不知務觀者耶。

潘顯甫字序

潘叔度之仲子名自晦。而叔度字之曰顯甫。取程氏謙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也。甚矣叔度之善教其子如此。夫故所謂晦者。非昧然不白之意也。內有甚明。外有所不可見者焉。其猶水乎。且水之積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厚。人望其淵然而幽者為晦矣。酌焉而視之。激焉而揚之。其明始不可掩焉。君子之用晦亦然。時不云乎。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顯甫方進于學也。宜以是思之。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潤川韓某序。

南潤甲乙稿卷十五

記

浦城縣劉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歷以應于時也。漏以應于歷也。嘗考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為歷。而得為漏。蓋歷者所以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為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聖氏不能掌其職。則齊魯焉。今郡縣實古諸侯比也。朝廷每以國歲頒正朔于天下。而郡縣之閒。更無取具。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于男。為修。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幾星。起事者候雞。風雨其晦。則居若瞽瞍。然為政者往往視為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銳意成之。泮衙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示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為記之。夫為政之道。貴不欺于民。不欺之先。要在其一視聽。今郡縣之閒。于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况于他乎。使今之示于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為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于今之忽。而趨于古之重。則既知所先後矣。其進于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于古也。因為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既望。潤川韓元吉記。

談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真于信陽。愛其溫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既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為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于口而悅于目。雖吾不異也。酌吾知其為甘。雖吾知其為鹹。雖吾知其為酸。雖吾知其為辛。至于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黃者吾知其為黼。紅紫者吾知其為綈。至于混然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為江河。發為井泉。挹之澗然以清。激之澗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于天地。小而限于一室。山嶽室之而不為盈。淵壑貯之而不為幽。開以五色。而隨所寓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動。則酸者不可以為鹹。而青者不可以為黃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應于事。雖酬酢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為是說也。苟以為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慾。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味之汨。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汨于五味。而暮離于五色。固未有害。彼其明于體而未達于用耶。李真曰。然。子之說信辯矣。吾將實于壁而徐思之。子其以是為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藏經堂記

閩之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率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圍亂。四郡之境。蕩為炎埃。而下州獨帖帖無事。因相與營病。以為是不率佛之應。自兵火事起。上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說。以警懼動化其俗。凡所以率佛者。相親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徵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脫其居如傳舍。然歲有興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為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為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于天下。僧籍最富。今竟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在。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為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為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會時其中。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為之記。予笑曰。宋穎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穎曰。不然。凡吾州之民。樂為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為者。恥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為。俾民遷善而樂為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廕于世。有不可誣。宋穎今為台州從事。畫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于句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于外，而洞壑逶迤，草豐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退出于埃壘，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帥道恭，常乾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圯于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植二樓，時僦于南，開丈室于背，周廊重廡，環室數百，無一椽，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為積此歲月，其志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開藏二朝御書，白有二十軸，規制卑陋，不起宏麗，章寶璽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憊然曰：吾敢後此哉。是以度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之請，懼不可為爾。可自為耶？可自為今為矣。于是鳩工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為之記，謂其甲于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于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嘗言曰：以極數之，從衡為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為七十尺，中以度御書，後為複閣，以安毗盧遮那之像，左右飛閣道，墜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昧者于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僭武修文，躋于極治，萬幾餘閑，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為多，高出唐貞觀右，頌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嚴師杯渡遺囑，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璠巢焉，書以僅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典治此山，能竭己力，美輪奐以修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傳，用錢凡四百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之費不在焉，志勵而意廣，誠可嘉者。書讀華嚴，考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妙峯極海岸，轉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而山嶽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遍，是遺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于坐，既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緣，猶示此閣，善財不生，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為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者此也，遂書以為記。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既往而歸，謂之復，其于物，凡既失而得，亦謂之復，是復之義，曾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為人，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于坤之震曰：見天地之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卦也，既不可以為陽，又不可以為陰，非復無以命之，豈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地亦幾于息矣。故無之說與釋氏乃以空損其宗，學士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饒子細，自精而流于粗，自明而墮于幽，自常而極于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孟軻之言，出于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世姑以吾言為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考，夫復至于敦厚而不薄，則真積而不可已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于初，則曰：下仁，六四之應于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之要，夫難勝者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苟不溺于無也，不陷于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陽陳龍圖，嘗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志夫自考之意，而求予言以記。願余何足以進此，然竊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心，則推而至于治天下，本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一身為可外，況于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今陳龍圖亦知考于中而自見矣，其母入于異端，以務施于天下者，則陳龍圖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潯川韓元吉記。

大理寺焚瘞救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繫囚毋得決，將親慮于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錄繫囚，有可用故事，僅以一二見上，願以爲文具，欲革之。粵七月己丑，罪無小大，命脫桎梏，殿門外，咸見于陛，玉音宣昭，恩以次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風背，慙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怠忽，其蔽罔敢弗時，以奉承德意，又旬有六日，寺之獄始得以空閒，越三日，而重書被焉。臣等下拜驚惶，此陛下留神庶獄，休澤所致，且函表被慶，臣子常禮，乃聞弗命，尚惟何功，肆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用獄，豈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于離而行于巽，離爲日而巽爲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也。絲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令，故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攬權綱，南面而治，既取諸離，爰勸萬幾，日昃不暇，而發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未既于法官，陰沍滯于獄，固圖遂嚴，繫自茲始，天且不遠，而況于人乎。在書有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典時臬事，奚足贊刑措之治于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獎，有榮耀焉，敢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既封矣，然墓而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家人祭墓爲尸，然未嘗有守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與其禁令而已。兩漢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而祭祭而守，豈後世之俗，寢不逮于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怙者矣。謹其兆域之原，誰其松楸之殖，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自浮圖氏之說興，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爲寺，則亦自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爲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累，潔齊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年哉，秘閣修撰韓公之爲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也。當紹興之十五年，請于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于信州上饒縣，詔俞之。于是兆于明遠鄉，寂寂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于蜀，又帥于饒，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公之柩，將遷焉。越五年，于嘉左始為屋數十楹，以處浮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僦金為鐘，樓居其上，門闔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斷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于墓木而甘，夫人慨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廬而度為僧者二人，買田以贍夫僧者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既不可族矣，修撰公蚤以才辭自奮，歷尚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為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盡發其蘊，平生未嘗營產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沒數千里外，取二猶子之，孫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開闢東歸，既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儉然自得，以從浮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為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人之力，闢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于某為祖父，某寓于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為難，故為道禮之，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秘書閣修撰李公齊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館之士，而校藝未有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為矣，既而鄉老士子咸以為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請為助，于是取于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通判州事趙君奎，奮然願督其役，起于三月壬子，僅數月也，今幸而集焉，凡為屋三百六十有四間，培塿以為高，剏礎以為平，廊廡四開，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嘆嘆，以為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取自以為能哉，斯郡人之志，諸大夫之勢，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于我，而適臻茲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為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于是奔而不暇辭，曰：古者養士于學，以為絃誦肄業之所，選士于宮，以為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暨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辟布練，羣試于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實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緒，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擴盡，非居處閑敞，庭陞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寶鼎之初，稽諸星躔，上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紉，而事組紃，物產地廣，中興則為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至五六百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為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于僧廬，編陋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既歌，深愧于俊造之說，始得爽垲于郡城西南隅，負巍峩，俯大川，廢摧詰之場，徹二廡以廣之，工築方興，而某易守建安矣，遂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于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寬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飾廚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校字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具，問于其境，蓋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于人，不擾于物，為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于吾焉，夫天下之事，不難于基之，而難于成

之，豈特是役為然哉，惟成而不自以為功，則其于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美政惠愛，又何俟于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二十五日之閒，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于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泉記

東泉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慨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遠為尚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問為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共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為東泉焉，東泉中為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帶，以極于湖之涯，作亭曰駐履，西則又為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為亭為楊者尚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益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瀾迴，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子之未見也，可不為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泉壑，使我欣欣然，而樂歟，且山林泉壑，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櫓，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于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泉，相與傾杖而耘，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為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頤川韓元吉記。

崇勝戒壇記

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寧二年，移陶官秦池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為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為棺，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于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考也，考之寺記，晉武帝甯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為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于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昇元為崇喜閣，亦燼于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難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清，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為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聞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于此，則此地宜為講席久矣，相與廣其側，以告于有司，請于朝，得其地幾什一也，施者漸集，而講道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

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廩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以了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頃予將清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忘也以為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于事之必集如此然予聞佛之說以空為宗以寂滅為樂以身為偽以諸相為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明中盡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說義乃欲竭人力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勞髣然神通示現者無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詆以為生民之蠹而事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茲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荆榛瓦礫之墟復為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大閣崇且百尺造為千佛以五時教法寶機輪之藏遠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觀正觀昇元寺宇之舊若三千大千世界納一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蚌游戲自在不知是大是小是別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鑲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願長康會千寺手資金粟如來之像號為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于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于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往問金粟或說半偈常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為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藏中得唐人所謂古文苑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聞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為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為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為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莧子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鄧熒乃五言也夫文章流矣唐虞之盛詩歌如聞魏晉以還制作遼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其有考焉惟說外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額川韓元吉記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常聞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于此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勁節不容于常路者屏居避諱發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為最久杜門靜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

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僧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既叨瀛壖之職矣俯仰瞻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廬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曰焉于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遠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其遠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思也存時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說者曰爰之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爰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祇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作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隱隱現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渟若留懷玉高峯出長閑森植猶束笏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宜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治歸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數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壁圯檣櫓摧朽殆將廢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栢山中秘書來莅茲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疊敵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為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陷于水乏土不可斷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庚有堆阜侯呼庚更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于是焉取之衆議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與其役增卑以為高撤故以為新凡舂鐻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于民者踰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為兩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向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闔廟賓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為庫門天子象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象應二門之策亦周為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為言高也將將為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歟國朝著令門度藻棋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鸞覆觀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為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為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瀾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展冠天下

而宰輔之出，開亦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陞之典，克合于古，斧藻而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旂既矣，不解以思，不感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之書。

雲風臺記

一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底滯則思高明爽曠之適。古之人，作園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呂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而未始縱其情，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靜，升高以望遠，俾山林泉壑，接乎吾前，而塵垢秕糠，不溷吾中而已。永嘉黃使君堅，更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爲園，面山者爲堂，面竹者爲亭，作室于花間，置檻于溪浹，則既有名之佳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爲奇秀，聯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聳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踞而虎臥，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還四出，堅更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更遊，其山川勝概，歷歷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子之爲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盡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更喜曰：雲之與風，卽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于四方，得郡而將行，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潏然之奇，潏然之清，以爲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予曰：予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更之才，遇事有立，自爲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于世，而婆娑晚境，猶爲天子守千里之地于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爲不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爲依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慙縮于此乎。堅更謝曰：吾豈爲是也。君既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予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穎川韓某記。

風鶴樓記

樓在合淝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爲廬江，實今西路也。自春秋季年，吳會于橐皋，而漢封諸葛，皆社于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淝爲揚州之治，築爲新城，昔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于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潁皖，隱然爲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倫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隄，增其甃地，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衛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遒其遒。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鎮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艱阻，侯內撫飢羸，整財治軍，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于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哲故象，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于是民服侯之化，知所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于我矣，宜有以佚之。

先是，州麻之背有臺，號臨風，爲歲時登臨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圯，頗復其舊，以紀吾成，以修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爲樂乎。然民之幸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隙之際，卒伍之暇，爲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舞臺之作，而願首縱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哉。其冬，樓既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嘗行燕趙魏之野，有感于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爲長雄，勢莫相下，世則以謂兵爲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強，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于兵，特以人爲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今合淝，是時晉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烏駟，寧有在者，而能用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以爲長城，以爲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曠克任此，而折衝厭難，俾數千里之地，既庶而教，習于技擊，而隱于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爲安強，如侯之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竅之號，九臯之鳴，聞于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而舞而歌者，今遂以風鶴命之，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不有死，世以養生爲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噏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骸骨，可無死也，而爲西方之學者，從而誦之，以爲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見其不妄者存，是謂發其歸元，而得以出于死生之外，二說既立，未有不奇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死生爲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即天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累道哉。在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生既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不以其說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且曰：口哇，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于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爲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爲何物，則又特以爲不遇于君臣父子之間，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士貴也，而道常在于虛無恍惚之中，清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繫夫人事，然後足以爲道，而儒者蓋亦效托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撫其近，而求合焉，是天下有二道也，盡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于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歟。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閒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既連喪其室人，買地于金華之別麓，號葉山，以營其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爲他日自歸之所，築室于傍，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舉。

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爲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目其食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人之精舍也。亡慮爲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是。予兩輜爲整之守。值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于文爲之記。蓋潘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遠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于什。氣貌雖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爲是庵。是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密。景物之閒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慨然自得也。夫士大夫耽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爲葺宇。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觀倖幽冥無窮之福。于吾聖人之學。率未之究。故予追思義與伯恭所談。爲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存彼也。淳熙九年六月。穎川韓元吉記。

廬州新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閻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于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其其廟貌。雖若奉其先者。非觀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源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于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于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于墓。及移之事。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靜臣之風。海內稱其姓位而不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也。始公之子。誨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向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廢妾。生子于父母家。貌其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捐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荆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強我留。當殯于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既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巍然獨在。號爲節婦臺云。因相與塑公像以爲祠。凡兩陽疾疫必禱焉。棟宇庫廩。非所以爲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既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爲之。寓公之像于中。而肖其張夫人與子及婦于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源。皆嘗與其鄉鄰。稟有惠愛。今俱繪于學宮。博士諸生。以時饗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于是即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既興。遠近嘉歎。棟檁接檁。今日以具。既告成。崇屏邃宇。規制其備。侯躬率僚吏。率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欽紅。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于黃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爲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山太平興國起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尚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能內降爲難。而某獨歎其初爲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

得其實。嚴路稍幣。非禦戎之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至於用。然識諸名公于未達。自呂文靖。田宜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劃繁劇。縱釋通負。破械脫縛。全活詰誤。前後千有餘人。領應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爲民除害也。速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漕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真誠樞機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于廬。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淨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散幾。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矧取斂于民。顧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燕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既驗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于此乎。後兩月。會予還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說曰。子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于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霑。四郊之禾。盡與遠近呼舞。謂將有秋。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爲記之。于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檻。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詫也。又取其餘舟。以抗于南港。蓋兩橋爲舟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爲制。屹在有司。凡州縣之濱于巨川者。得用爲法。然或爲或否。君子常以是爲觀。非苦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息云爾。信在江東。爲衝且巖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閒。未免焉。異時爲是橋者。必資于民。頻易而廢。政和中有縣令鄭政。始市田爲之財。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都侍郎趙公汝愚爲州。既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幾十周。舟已復壞。今錢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于暫費。而圖其永久。可不謂難。未占而半。雨以時應。人和之威。可不謂速。真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更不憚。事集而下不驚。則政之無。于是可見。嘗聞其費。工亡慮五千四百有奇。錢爲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贏。殆三百斛。較之前幾于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率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與趙之裔也。家世衰微。而儼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選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于民。移豆觴餽餉之悅于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況其兩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爲喜。而士夫之喜。即其民之喜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爲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于更生。猶未忘其所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絕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于吾儒所爲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于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大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

時世傳以爲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于巨盜，而末輯。長老僧懷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開殿庭，興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基，蓋其嘗夫新爲僧者，自紹興三十有二年，移置于此，而猶寓于方丈之地，非天子之廟，而得宜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至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瞻桑之餘，合爲之費，鳩工庀材，壁石三成，琢鏤鏤巧，極其精製，衡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繫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皆其隅，以爲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虛三千緡也。而竊欲予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率佛爲美，而佛之虛幾甲于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毀之餘，能從事于土木哉？壁書爲僧信二利，人所欽向，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下之事，不思于人之不能爲，而思在人之不肯爲，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歸，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以術其徒，而以有于吾心者，舉而示之，然璧亦老矣，聞其築室于山，蓋將休焉，因爲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嬉遊，梅山曉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肇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記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蓋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其子孫，皆所以爲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第其考者垂三十年，而漢之楊氏爲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入遂以百年之報爲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雞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蓋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爲不善，實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爲善，有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善，天即爲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既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爲？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已哉？予少高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闢爲里之豪，而善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若力後十有餘年，令闢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貢更其秩，鄉閭始

歎異曰：令闢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蓋爲善之報，其所以爲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爲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之齒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宰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爲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昭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予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說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獵，衡麓之嶺，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無不走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濤，既歸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尊丈之室，隱几而臥，履未始蹈乎閭也，瞑目而游于何中，而四方萬里之遠，子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內也。願安用僕僕然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固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且旦而求之，有方士者，書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室之美，續續靡御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留，涉筆而志其端，明日視之，則盡己之宮也，是何哉？由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於知足。況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貴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厨，千間之厦，不是過也，豈不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執筆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愧，豈不爲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賤，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雖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予尙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竹友齋記

趙直相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大謬，而不可以出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顯，然子之論議卓然益高，文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齒壯而髮鬢，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爲？吾將更以爲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

人何得以友之乎曰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蓋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秋而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爲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懷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蘊松柏後凋之節雖匪卉豔發澹然不爲之遷雪霜沍嚴挺然不爲之摧依乎山嶺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爲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足以爲威鳳之鳴協律呂之和挺而簞之足以障洪河而庇廣廈薦之清廟而爲簞宮納之金匱而爲簡策惟堂以爲簞設几以爲簞總竿以爲簞傳羽以爲簞旅于菁茅而不爲修難于木屑而不爲賤則竹之用無施而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人而能爲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懷中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年三月穎川韓某記

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于垣間元符己卯歲座明略舉宋廣平之事題曰龍賦堂以泥尉君會敬之也明略既爲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爲人固可知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爲尉于此乃茸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坊而增培之亦治其車偏爲小軒實筆研書映其間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秩滿將更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遠矣晁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會君以相家子文采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來歡黷後輩其子廣平之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顯子之望于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爲梅花而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達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異時爲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穎川韓某記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副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於曹體亦有間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而縮而舉聽于丞漢魏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蕭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謫爲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選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其脫去畦畛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儒而無譏焉智可之賴爲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廡之樓以爲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爲之記故爲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婉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爲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爲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日穎川韓某記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爲徒務爲夸大既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苟費不具則有弗爲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唐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

士之官居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縣範草創殆無必背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始詔官廨增葺初造對舊于新舊官廨其不葺者殿一還至景德三年又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更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整尤甚饒爲望州安仁爲劇縣丞爲上佐其解在縣治之西而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蠹壞久不可居至萬子他淳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爲丞始銳意新之懼其費無所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送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用以市一山之木梁極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敢盡廢銖兩積之以陶瓦伐石且爲工匠之募邑以剝粟助之閱再歲而僅集其廳事堂廡庖廡廩庫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無一詞以爲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願望退縮以爲不可爲者特繁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穎人也于吾族猶諸父行績學守官箴蓋有家法故不敢溢美以書而書其實以識于字下淳熙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秦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駟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歛浮桁以制衝樞扉以置鑼曾無以示禁而嚴關閣也錢塘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修乃重理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燬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繕饒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早曉繼作而幸應麥菽旋登稗稌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犬吠之警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隍之防奸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向茨于茅草而守之舍則亦寢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咨言之賓客士大夫愆思之曰樓之于郡府泉門之地也筵轡之旆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頰雖若不繁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著自古也考其近之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蓋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爲之樓既成翼以二樓樓于外遂爲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沽整辦之譽以衛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盡于民適資匠胥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園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和而繼繼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爲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爲之輪奐葺飛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費月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共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士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耄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爲之立法。雖曰欲絕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鬭閥。殊無睦姻忠厚之象。賢士大夫每以爲病也。信安之地。犬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類多大家。周氏世爲舒隱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恭。有聲三舍間。晚不事舉。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逮其病亟。常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興熾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芾。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憑。有司方下州縣。數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乞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都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與賣者。官爲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閔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于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以記予爲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爲本土之訓。子以義方爲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諄語于母。漢興猶或有之。故歷代以來。子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其戶租。以表厲于衆。此無他。由爲士者徒能誦六藝之文。以干取祿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善意。則亦宜乎風俗寢壞。而未之或革也。昔陶靖節督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財爲首。唐之崔鄂。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三品。史以爲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爲誨。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巍科。非積善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是可見。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而虞氏故殿中丞。猷之孫。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既受封色。尙惟保其夫之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故事。其申資于嚴邑。以風勸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入不能二千斛。內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其嫁婚。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亥。具位韓某記。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面其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爲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爲

今聽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爲。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樑者。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謁諸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橫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僦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乎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蓋非特世之罪也。世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歎于無材。而材者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爲然耶。方予之爲是堂也。廢爲瓦礫之場。鞠爲荆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合抱之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甃爲樵薪燔之利。一旦瓦礫荆榛者。變而爲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合抱者。引而致于雲霧之上。施斤斧。被丹雘。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豈取必于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爲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嶮隙。不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塵埃倥偬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走勢利者。蓋亦願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既有所處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爲堂之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爲知言。請書以爲堂之記。

深省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磬之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磬使然也。人之聞鐘磬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磬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而後悟哉。時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內省其身。如識其遺忘。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蓋當如何。盱江鄧器先。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開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上。器先因以深省命之。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衡。亦何事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矯亂。器先之爲是室。左右圖史。日與賓客吟詠。飲弈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者。亦參其間。蓋以此說問之。常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顯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經藏一夕而火衆皆聚泣以爲不祥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于佛乘池人亦敬異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爲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爲藏者五募諸經分置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爲機輪轆轤運動復以無量金絲五綵而爲嚴飾又以無數幡幢寶鐸網幔而爲供具珠珍閒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勩乃謂之曰吾之不託于文久矣況爲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重譯而僅傳其難僞紛舛殆

與儒書未開者同。而中國之學者。穿鑿傳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皮而弗讀。乃為是機關技巧。以街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諸無異。不幾于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妄用五為。寧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為經。經之說以藏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為聲。聚而為色。散而為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為誰。有動者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真經。當在何處。子見夫琅函犀軸。輻輳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即動與靜。一刹那頃。于此藏中。常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為塔。或以爪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況吾此藏。衆寶所成。顯力所就。諸經所集。天人所證。以為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糜金錢一萬七千緡。為日月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何幾何。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三尺四。旁者崇減于中六尺。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為誰。曰。和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予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獲。又若此。吾文何者哉。于是施之以為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刹。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即山種茶。泉乳甘潔。草木清潤。刹西南隅。實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寶色。天宮樓臺。徧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沒。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簪篸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此土所有諸佛菩薩。真經妙義。分卷析軸。兩翼其中。有主藏神。紺面赤髮。雙角巖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內。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墮險處。出手雲間。拯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摧塌十大力。不能搖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璧。來往是刹。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即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興此藏。汝有珍寶及錢穀米。當即隨捨。毋作愛慳。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雷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謂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為我決疑惑。爾時長老笑謂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輻互設。阿僧祇劫。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蟲蟻蝕蝕。諸濕生類。得其間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真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既還。手足自用。由此故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間欲證如來。無上妙果。能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真心。不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秘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幾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現前。

汝心本無。我法安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當得自在。于是四衆同聲以偈讚曰。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即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既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他方悉瞻敬。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衆妙經。絲其心病未即除。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顯力度衆生。圓滿布施彈指頃。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劫塵徧莊嚴。盡未來際無有壞。慈相院重月泉題記。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敘聖有明等句。義不可曉。隨依原題。附存于記之末。

紫溪道神。導自嶽嶺。厥堅宵明。祀蠱弗治。易筮而石。泉用錫潔。施及壇宇。既液既境。益飲以滌。澤瀉其永。休工識勤。敬誌來奇。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育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火潛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戊寅歲來幸建安。遽茲假守。今年上元後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蓋恍然遠鶴之遊也。淳熙丙申。穎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思之政。猶甘棠然。汝或承乏之初。蒞治未幾。而公鎮是邦。不忘瞻昔。適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賜詩。前所未有。願汝或何者。得此榮遇。敬摹諸石。以修公休。是歲仲春。宜教郎知建安縣趙汝誠題。〔案〕此題原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題跋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黃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璞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真書。蓋未見也。親類叔所藏。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劍去而遺。鐙亡而寶。追慕顏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既職

前代欲使人君用爲總統是以知其所感者深所感者厚矣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穎川韓某書

跋會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嘗以詩謁會吉甫于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華髮蕭然猶連蹇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十日南河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時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爲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勳聞尙帝女筆力頗頡頏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概見也晚嘗授章副立故事新祿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蘊視富貴真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穎川韓某書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冊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酬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贊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已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穎川韓某記

跋仁風堂

晉袁宏爲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常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蓋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穎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至厚周綴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爲可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譏其豪飲不可常勸君謨以瘡愈當治內猶遲疑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爲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淳熙二年八月壬午穎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溫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勾注塗改甚多而無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年十一月庚午穎川韓某觀

跋荆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荆公好書此不知幾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爲蘭若者耶不然蓋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真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爲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穎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黃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題陳季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絕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絕句爲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時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待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既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頤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願可景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呂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旣其材德而著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跋李正之祖墳約東後

正之欲葬其親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既葬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爲條目以令子孫繼悉備盡可爲士大夫家龜鏡也願平時熟于陰陽地理之書雖日盆集經營殆踰年蓋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下于上饒而西安和舊又予之以烏巨之穴而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室人亦有歸焉此實純孝之誠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千夫力助其勢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茲可以興薄俗哉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爲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真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錄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考明道先生蓋歿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伊川聞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取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開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

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誣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十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爲十卷。刊置江東漕齋。聞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錄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頤川韓某書。

書頤川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尙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遺使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親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親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盟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爲聖主言敵之強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願思所以圖之。合謀正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覆。不必規小利以觸其幾也。上深以爲然。蓋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山守藝女。夏蠟書。見頤川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倅。秩滿輒丐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章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曾于郡齋。相與道鄉間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識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笑穎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傳于九江。一邢正夫家。而此爲最後。蓋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歲于潘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志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既假而移諸石。因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

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鑒。聞亦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微。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彥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撥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爲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爲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說又嘗曰。伊川先生頃亦爲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間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蓋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頤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爰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會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己說。蓋終身不忘也。故其壽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漢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爲鄧都。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脫所衣紫袍。兵部尚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狼坐。偕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縋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灌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即位赦。以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歸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有記錄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噫。何追。尙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既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劫寨事。送公子都統案。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爲之泣下。蓋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書。謂之熱敵情。僞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年幾九十。其福壽之邁。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書真清堂詩後

唐陸景倩任扶溝丞。按察使察其治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景倩真清也。予頃爲建安宰。作丞廨一堂。因以真清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蓄之。幾一歲。棟宇復新。益植雙槐二樹于南牆之下。整其西偏以舍客。爲庖廚。開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符同僚于東陽。力學經文。遂以決科。有志于事業。而不肯沾沾取譽。可謂不負此名哉。而摹予舊詩爲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讀管子

管子之書。戰國游士之述也。孟子曰。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學。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內政。以寓軍令。在于強兵富國而霸齊。今其書則尙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難爲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爲游士之述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爲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醇且正。漢興。賈誼。晁錯之流。莫不推崇管子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無惑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政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爲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淳熙丙午八月。南園翁書。

南園甲乙稿卷十七

論

易論

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夫一者。所以爲天下之數也。自一而至于十。十百而至于千萬。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蓋理者存乎內。而數者見乎外也。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舉。是二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易者。聖人所以窮天下之理。而非止論乎數也。然而天下之理。非數亦無以明。是故畫之不足。而定以爲爻。爻之不足。而變以爲卦。卦之不足。而繫以爲辭。辭之不足。而衍以爲策。後世以之窺天地。歷日月。占星辰。驗風雨。窺人事。知鬼神。而推萬物之變。自數而言。蓋有不可窮盡。自理而言。六十四實本于一卦。三百八十四實本于一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實本于一策也。何也。夫乾之初九。即卦之震也。震之初九。即卦之復也。坤之初六。即卦之姤也。巽之初六。即卦之姤也。夫豈非一卦耶。自陰陽而畫二卦。自二卦而生六子。自六子之交而爲六十有四。夫豈非一爻耶。六十四卦之爻。皆歸于乾坤二篇之策。皆始于太極。夫豈非一策耶。聖人以謂天下之理。一卦之畫。不足以盡。而一爻之辭。不足以盡。一策之少。不足以推也。是故自一畫而分以爲二。自二而變以爲八。自八而生以爲六

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散以爲三百八十有奇。自三百八十有奇而總以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明其時。以寓其象。以定其體。以作其用。使天下之人。由是以探焉。則亦庶乎其可喻矣。世之言易者。類不能喻乎此。焦贛。京房之徒。則曰吾知爲數而已。理則吾不知也。王弼。韓康伯之徒。則曰吾知爲理而已。數則吾不知也。其言數。則蔽于卜筮。而闕于聖史之淫僻。其言理。則溺于虛無。汗漫而流于佛老之迂妄。使聖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千載而不傳。謂之不達乎理可也。謂之不明乎數亦可也。蓋達乎理則知所謂數矣。明乎數則知所謂理矣。嗟夫。天下安有理之外別有數數之外別有理也哉。

禮樂論

儒者之效。莫先于禮樂。儒者之弊。莫大于拘禮樂之名。而不識其實。蓋禮樂之實。不可一日去于天下。而禮樂之名。則天下有時而不用。人見夫禮樂之名有時而不用也。遂以爲天下真無禮樂。夫天下一日而無禮樂。其可以言治哉。世儒之說曰。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陋哉斯言也。功不成而獨無禮乎。治未定而獨無樂乎。彼之所謂制禮作樂云者。惑其名者也。今夫飾黼黻。盛文繡。樂壇于郊。考廟而享。席而賓。豆而宴。可謂禮矣。擗鐘而伐鼓。總干而獻羽。鳴律而應呂。可謂樂矣。而禮樂之實。有不在于是。夫天下一日而無禮。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將大亂。而不可爲矣。一日而無樂。則陵暴鬪怒。爭奪賊殺之禍。將接踵而起矣。是二者禮樂之實。日用而不知者也。補綴文繡。鐘鼓干羽。禮樂之名。苟天下既已享其實。則夫所謂名者。存可也。亡可也。而必待夫黼黻文繡。鐘鼓干羽。禮樂之名。始謂之禮樂。奈之何天下其不疲且病也。夫世之儒者。不識其實者衆。故必竊其名以自耀于世。謂時君世主將與于所謂禮樂者。非從吾言。則不足以自見。師以是傳之弟子。父兄以是詔其子弟。謹謹然號于天下。俾天下視禮樂以爲難致而不易得之物。而時君世主。當功成治定之極。睥睨天下。無可爲之事。則亦欲以夸耀于後世。未有不溺其說而信之者。鑄鼎。作大略。不遠千里。登泰山之穹崇。釐石。泗濱。伐竹。嶠谷。有意于舞。百獸而張洞庭也。百姓之力已竭。大農之歲已虛。而世儒之論未厭。其教耗天下。有異于軍旅者幾希。嗚呼。是眞聖人所謂禮樂哉。善乎夫子之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蓋天下之論禮樂。始于名正。事成而刑罰亦在其間。于是而可以探其指矣。又請問禮曰。上下安之謂禮。請問樂曰。民和之謂樂。若是則先王之制禮樂。非耶。先王之制禮樂。其大要本諸此。其下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何也。人君者。其富甚矣。其貴極矣。其情則無以異于人也。而得肆而不已。必蕩蕩而不制。則患生。故必順其情而制焉。蓋人情莫不好尊安。爲之堂陛以嚴之。莫不好華好。爲之服采以章之。莫不好聲音。爲之歌舞以悅之。莫不好馳騁。爲之蒐獵以行之。莫不好顏色。爲之妾媵以娛之。莫不好飲食。爲之宴享以樂之。莫不好鬼神。爲之祭祀以福之。莫不好遊觀。爲之巡狩以適之。數者。禮樂所自出也。使人君之治。上下安焉。民庶和焉。則有不待堂陛而嚴。不待服采而章。不待歌舞而悅。不待蒐獵而行。不待妾媵而娛。不待宴享而樂。不待祭祀而福。不待巡狩而適矣。苟爲不然。上下亂而不能安也。民庶怨而不能和也。雖有堂陛。其能安之。雖有服采。其能被之。雖有歌舞。其能玩之。雖有蒐獵。其能舉之。雖有妾媵

委其能保之。雖有燕享其能居之。雖有祭祀其能宗之。雖有巡狩其能備之。何以言也。漢高帝未嘗郊天。豈妨爲創業之英主。周宣王未嘗耕田。不害爲中興之賢君。當是時也。天下謂之亡禮得乎。景王鑄無射。不採周室之亂。成帝好音聲。無益漢祚之衰。當是時也。天下謂之備樂可乎。故以漢高宣王之治。問其四夷則服從。問其諸侯則順朝。上之則天地悅豫。下之則人神協同。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實也。以景王成帝之治。四代之樂。雖陳于庭。三雍之儀。雖正于郊。竊庶亂而不分。外戚強而不制。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名也。說者徒見夫子之告顏子。有禮樂之事。遂以爲治道不越乎此。曾不知夫子之門。政事征伐。皆禮樂也。故以鐘鼓玉帛爲不足議。夫子之後。惟孟子爲能知之。故其論禮則曰。執中無權猶執一。論樂則曰。今樂猶古樂。唐之諸臣。如魏鄭公者。舉其君子堯舜。而世儒營之以爲不能答禮樂之問。嗟夫。使天下而不知禮樂之實者。斯人之徒有以啓之也。

詩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強天下也。一家行之。舉國異之。聖人不遽以爲禮也。一人是之。衆人非之。聖人不遽以爲義也。惟其一人言之。而衆人奉之。以爲則。一家行之。而舉國視之。以爲制。然後聖人揭而號于天下曰。如是而足以爲禮。如是而足以爲義。而天下莫敢不從焉。非聖人爲是紛紛。以矯拂于人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奈何務高其說。以銜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者矣。嗟乎。爲是說者。果足以知禮義哉。蓋其說出于老子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之所謂失。猶曰去之而一變云爾。非果以爲失之也。今夫穉而蒙。長而健。老而死者。人之常也。飲食壯壯。居處步走。曰異而歲不同。老氏亦曰。復歸于嬰兒者。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如使天下之人。去其飲食壯壯。居處步走之。而悉效于嬰兒之匍匐以乳。是何異于絕吾禮義。而必務于道德之說也耶。聖人之禮義。將以復民于道德也。禮義之興。則道德于是乎在。謂雅與頌者。則固賢人君子之所作也。其爲風與變風。有非賢人君子之所作。而出于匹夫匹婦之作矣。以匹夫匹婦之作。宜其于禮義有不能合。而當時君臣之間。一悖于禮義。則匹夫匹婦羣聚而譏之。至其甚則曰。不可詳也。不可道也。鴟鵂之不若也。夫國君之行。而匹夫匹婦乃以爲不可道。以爲鳥獸之不若。是其心必有感憤而不能安者矣。心之感憤而不能安。則求其所不安者。非禮義哉。若是則禮義其出于人心之自然也明矣。緣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雄雉之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由是言之。履加于首。徒隸忿怒。裸程適布。童子羞之。吾是以知世儒之陋。以禮爲僞。以義爲外者。曾徒隸童子之不若也。

三國志論

史之法。以記事爲先。然其大略不可以無春秋之遺意也。司馬遷作河渠書。述禹貢。作貨殖傳。述子貢。范曄班固因之。夫遷之書。五帝以來之史也。固之書。漢之史也。禹與子貢。范曄何以見于漢書。則亦不得乎記事之體矣。自遷固作后本紀。而爲唐史者。則亦作武后本紀。夫武后以女子而擅漢者也。其國與主

猶在也。武廢其國與主而稱周矣。何以得紀于唐乎。是大失乎春秋之意者也。陳壽之志三國。其記事亦略矣。欲取春秋之意則未也。壽之書以三國云者是矣。以三國云者。示天下莫適有統也。魏則紀之。吳蜀則傳之。是有統也。魏之君曰帝曰崩。吳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此何謂耶。夫既已有統矣。而又私于蜀。是將以存漢也。存漢則不可列于傳也。且蜀者當時之稱也。昭烈之名國。亦曰漢。今不以漢與之者。畏其逼魏也。然其名不可沒也。其所以名國者。則漢不存矣。無以則曰蜀漢乎。孫氏之有江東。其何名哉。諸侯割據者也。雖然。魏已代漢矣。紀之可也。吾將加蜀以漢。加其主以帝王。而並紀之。以其與蜀者與吳易其名與魏。而存于傳。庶乎後世知所去取矣。

魏論

魏論（案）集內上應康帝書有云。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此下所轉是也。

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故使奸雄之志。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我用。今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既獲于人也。可以玩之于掌股。而納之于行陣。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奸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夫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之志也。東漢之末也。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奸雄窺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已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于不可救。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視其窺之跡。而力爲其窺之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之時也。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爲天下豪傑。苟不至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與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同。陰持其權。以圖天下。而徐爲自取之計。且夫劉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爲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則難不爲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是故中原略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荊州。而備可得。苟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奕者之圖碁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奕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水陸並進。得一成焉而守一成。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既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圖于江湖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疏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掃境內之衆。合五路之營。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蜀論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皆爲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爲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樵草而束之者。此常雅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強有力者。又常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足以圖魏哉。雖不足以圖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其任者何耶。吾然後知善爲國者。真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見噓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之言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儲其強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日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驚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與。而愛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士木戕民之務。殷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爲屯田。久駐之基。而不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爲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既不治。而魏翹然視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詰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鬪者。奮挺而呼于門。此鬪之常也。挾刃而窺其室。此鬪之賊也。奮挺而呼其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疑且病也。疑且病不可常。故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兵也。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爲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疑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又論

人臣不可以無才。而人君不可以有才。人臣無才。則無以成其君之務。人君有才。必有以奪其臣之事。故君者。天也。臣者。地也。丘陵江河。草木人獸。皆附于地者也。丘陵之所以高。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華。且實。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皆因地而見者也。天固若無預焉。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也。夫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吾見其不足以爲高且大也。燭之以日星。沛之以雨露。鼓之以大風大霆。播之以大霜大雪。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天之所爲如是足矣。三代而下。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夫人君者。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人君而無其君之度。是幸而居君者也。兩漢之君也。惟高祖爲得之。而孝武爲似之。雖東京之光武。唐之太宗。未免屑屑而任其才也。

嗚呼。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玄德之爲人也。用兵則不若曹操。智數則不若孫權。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夫不若者。誠不若也。是以多敗而少成。狼狽而屢走。幾無以容于天下。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以其度也。蓋人君者。無事于用兵。無事于智數。無事于技勇擊刺。苟度之不足也。則不急于人。而急于自用矣。不能愛民。而至于害民矣。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皆人臣之事也。玄德之爲人也。二者常有餘。而數者常不足。其不能不有天下者。是其得臣之晚也。夫孔明之才。非屈于吳魏者也。非玄德亦不能屈也。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款。而不知其所以相款。蓋必有以相伏者也。漆之合者以膠也。酒之和者以藥也。益以水焉。則漆壞而酒醜矣。荊州之敗也。曹操之師。猛于風雨。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而玄德方受荆人之歸。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其言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嗚呼。此處。舜文王之言也。玄德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孔明之所爲屈也。冀城之拔也。得士女且數千人。蜀人相賀。而孔明獨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有死者。亮之罪。嗚呼。此伊尹周公之言也。孔明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玄德之所爲歎也。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君知所以爲君。而臣知所以爲臣矣。

吳論

天下之勢。一然後可以言治。天下之勢不一。而言治者。是猶同居而異戶也。其道必離。三國之鼎據也。天下其不可一乎。雖然。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曹操長于用兵。劉備挾君人之度。若夫孫權。有智謀而無遠略者也。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然不幸者備也。而可資者權也。備之不幸者。無先爲其資。權之可資者。蓋資以其世而論之也。毀齒而齒木于國。其實可資而待也。黃者而齒之。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操與備其年相若也。其死相先後也。權爲最少。居位爲最久。而其立國無可言。治國無可稱也。其君臣之日夜以爲計者。不過欲盡其長江而有之爾。且天下皆知魏之爲賊也。而己獨受其命。夫受其命則君也。名爲之臣而不實之。其可也。有事焉則戰。無事焉則聘。吾不知其立國之說也。外則變其臣以亂政。內則瞞其子以亂分。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故終身言兵。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其乘關羽敗曹休。皆市井之小數。而盜賊之淺謀也。淮南之近。曾不足以得之。而規規然遠求夷州備耳尺寸之地。且爲大言以三分天下。蓋亦可笑也已。嗚呼。使備而有吳之資。與權之年。其中志不巴蜀而止也。夫天下之相持也。常懼其無機。至而失之者。是無乘機之具也。蓋弩之發也。必以機。其乘機也。必以矢。機發而弦絕者。是無矢之過也。善爲射者。必厲其鐵以符機。善應變者。必厲其策以狗時。方機之初也。山越之衆。擗其東。交廣之寇。梗其南。武陵之寇。關其西。境內且未治。而魏亦未有聲。苟責權以討魏。是責人之無已也。及夫五十餘年。國內既富。寇夷且平。勢足以有爲矣。魏人一旦不恤其民。命司馬懿抗四萬之衆。以與遠東之役。常是時也。權臣自將而甲兵空。蓋踰年而後反。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躊躇不顧。魏兵既歸。而拾取其餘。此不亦雀鼠貪生之計也哉。官渡之戰也。孫策欲襲許。柳城之師也。劉備請伐魏。蓋英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機。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雖然。曹芳之踐阼也。魏人益弱。諸葛恪以二十萬。曾不能以取新城。今是舉也。能保其必勝乎。吾之說爲權設也。司馬懿既出。魏之諸臣非權敵也。恪之時。權死久矣。恪知賊之衰。而君臣幼。

弱。智能之士不用。而不知己之主少國危。亦何以異于魏也。噫。此孟子所謂燕伐燕。安往而不敗哉。

太公論

用兵之事。有制有法。而又有道。積人以爲伍。積伍以爲兩。積兩以爲卒。積卒以爲旅。積旅以爲軍。甲以副步。步以衛軍。此所謂制。教之以戰陣。嚴之以鼓鈸。表之以旗物。辨之以號名。勸之以賞罰。此所謂法。度彼己之強弱。較事理之順逆。量仁義之有無。明利害之輕重。此所謂道。嗟乎。後之用兵者。其詳于制與法者有矣。而知其道者幾何人哉。太古之論兵。天下皆曰黃帝。黃帝之兵。其制與法。不可得而見矣。其可見者。不過曰去天下之害云爾。非若戰國之士。角其詐力。以朝夕從事于軍旅者也。使太公而有言。亦用兵之道而已。文王。武王。得太公而爲輔者也。文王之用兵。載于書者曰戡黎。載于詩者曰伐崇。曰侵阮。曰共。武王之用兵。亦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已。未嘗久暴師用衆也。然則太公之武功。于是可見矣。故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太公之功。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伐商之事。其用兵亦略矣。戰國之時。天下方以兵爭也。好兵之士。思高其說而不可得。凡用兵之說。乃舉而歸諸太公。然則太公者。其亦好兵者哉。而又有甚不可者。任詐與術。反覆機變之論。從而著之于書。以爲此太公所以造周者也。天下從而信之。後世從而師之。曰是真太公之言云爾。今也。請無問其他。彼其所謂十二節者。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而誘之。然則紂之無道。皆太公有以就之歟。文王。武王。其以是而謀之歟。是非特文王。武王。不以是而謀之。雖戰國之君。未有以是謀之而成者也。其以是而成者。僅見于勾踐之亡吳。有近乎兒女子之戲。非夫差之聞其亦覺矣。嗚呼。而謂太公爲之乎。後世徒見其書。有以窺天道。察地利。明人事。謹符節。嚴號令。潛謀應變。變化若神。車旗器械。溝壑機之具。纖悉備見。遂以爲三代聖人之兵。亦復出此。不知聖人用兵之有道也。昔孟子稱太公以比伯夷曰。天下之二老。又曰。太公望見而知之。是孟子以太公同于聖人。從後世之言。則僅足爲孫吳之庸矣。

周公論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也。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禍。吾其無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爲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爲難。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啓矣。曾何足以爲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爲道不特有以弭聖人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爲聖人者歟。周之爲周。未再世也。成王幼沖。不能紹文武之業。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疑焉。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寢已長矣。其聰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政。則周公可以致爲臣而

去矣。公乃僊然自處于師傳之位而不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大臣。則惡忌之心易生。納讒聞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爲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故公爲言。則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用又厥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迪于前。而惡忌讒聞。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閒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周公之變。召公有不能處。而思弭其禍者。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而以責夫後世之臣。此周勃。霍光。不能自保者歟。

老子論

昔者嘗怪太史公之書。以謂申韓之學。原道德之說。蓋申韓之學。自以刑名爲宗。而商鞅用其術。使秦之民重足而立。身死名裂。爲天下笑。豈與老子所謂道德。同日而語。雖然。其弊豈無馴致者哉。夫老氏之說。以無爲爲宗者也。天下之治。而至于無爲。可謂極矣。後世之能致此者。莫過于虞。舜。而舜之時。書去四凶也。舉十六相也。修禮而作樂。巡狩之轍。徧于天下。皇皇然未之少休。號爲無爲。而亦無不爲矣。何則。無爲者。其治之理。無不爲者。其治之具也。是以儒者之學。每論其爲治之具。而不論其無爲之理。使天下後世守其具而施之。則亦足以至于無爲矣。尙有虛言之務哉。老氏則不然。不先論其爲治之具。而姑論其無爲之理。彼無爲之說。既勝。視夫爲治之具。若卑近而淺焉。則天下之人。惟其空言之慕。思所以致夫無爲者。蓋亦不知所爲矣。不知所爲。以號于天下。而天下將何從。是必紛紛紅膠擾。以不順吾之令。而吾之所謂無爲之志。無自而伸矣。言發而下不隨。命出而衆不應。故必刑法然後可以威之。刑法之威既立。天下之人始無敢犯。以成吾之所謂無爲之治者。嗚呼。是申韓之術如此。而豈老氏之意哉。今夫老氏之意。蓋將以明吾道德之歸。而致天下于無爲也。蓋世之欲行禮者。必教其升降揖遜之節。然後上下之分。明而不亂。今有人焉。惡其升降揖遜之繁。不若安坐拱手以爲無事。至于少者狎之。強者侮之。而無以禁也。然後爲令以齊之。曰。不安坐而拱手者。斷棄其命。則鞭扑不已。而刀鋸相尋矣。不知聖人制爲升降揖遜之節者。將以使民至于安坐而拱手也。申韓之弊。何以異此。嗚呼。孔子之不言性與命與仁。非不言也。蓋嘗發其端。而使人之可得也。老氏之學。則盡言焉。後之人用而不知其要者。流而入于刑名。習而不察其理者。流而入于虛無。刑名之弊。商鞅以之。虛無之弊。王衍以之。二者皆貽患于天下。吾是以知太史公之言。未爲過也。

孟子論

性者所以受于生者也。自孟子道性善。天下之言性者。猶惑之。夫惑之者。未能求之于天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其有異者乎。人之所以不能知性者。以不能知天也。言天之道。莫辯乎易。欲知人之性。蓋觀夫易之所謂天乎。欲知人之性。蓋觀乎天。所謂元乎。故易曰。乾。則曰大哉乾元。子坤則曰至哉坤元。由元而後有亨。有利貞。然則元者。果何謂哉。太極之未判。陰陽之未形。于是而有理焉。天地萬物。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元。是元者。善之所由出也。人之性。有以異此乎。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人之情也。情發于性。而性非情也。性則本中。而情則有正。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見。于是而有理焉。足以見夫人之所受者。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善。是善者。出于元者也。而天下之言善者。皆以對惡而爲。蓋無以表之云爾。今夫天下之人。指以爲性惡者。桀紂盜跖也。桀紂盜跖之惡者。不過于屠戮殘賊之暴而已。然其屠戮殘賊之暴。豈終食之閒。而無遠哉。其終食之閒。屠戮殘賊之暴。有時而不作者。則其所謂善也。所謂性也。其作于屠戮殘賊之暴者。情奪之也。使其屠戮殘賊之暴。終食之閒。而無遠。則亦不可。以爲人矣。知此。則知善之說矣。天下之所以不知者。止以善爲對惡而言。不知其所謂無以表之之說也。實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時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民之衷。天所降也。其好德者。秉其常也。是道也。惟易言之。孟子能明之。若荀況。揚雄。其皆未達于易者乎。

荀子論

天下之風。能變天下之士。而士之所守。要在不爲天下所移。夫天下之風。皆善。而吾無移焉。非所謂士也。惟天下之風。未善。宜吾有以易之。斯可以謂之士矣。吾之道。不足以易之。而返懼其有不合也。假吾道以務爲合之之說。則未見其爲不移者也。當孔子之時。天下未知以儒爲貴也。而孔子必自貴其儒者之說。彼雖不吾聽。而吾亦未嘗屈焉。故孔子之道。日尊。傳孔子之道曰孟子。當孟子之時。諸侯惟知以利爲急也。而孟子則曰。亦有仁義。惟知以地爲廣也。而孟子則曰。關土地者。民賊。惟知以兵爲事也。而孟子則曰。善戰者。服上刑。夫孔孟之說。其于當世。不翅如水火之殊科。方圓之異鑿也。惟其所守。不爲天下所移。而亦不務于求合。此後世之士。跋望而不可及也。若夫荀卿子之書。其亦未免于求合者歟。何則。卿所負者。儒術也。所謂者。戰國之時。非富不安。非強不立。非兵不雄也。故世之游士。持是三者。以多諸侯。曰。吾足以富爾國。吾足以強爾國。吾足以用兵決勝。而謀爾國之君。非是三者。亦莫之聽焉。而卿之書。皆有之。卿之意。以爲吾所謂富國者。非彼之所謂富國者也。吾所謂強國者。非彼之所謂強國者也。吾所謂用兵者。非彼之所謂用兵者也。由吾之說。亦足致富強而善用兵矣。故富國之說。曰。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強國之說。曰。道德之威。威乎安強。用兵之說。曰。兵要在乎附民而已。卿之言。非不正也。其所以爲言者。將以求合也。彼其見戰國之士。以是得君。則亦懼其言之不入也。飾仁義之說。以附于三者焉。然其論雄深而辯博。此其所以使李斯之徒。學之而失其所後先哉。然昔齊王好戰。而孟子請以戰喻。好勇而孟子請無好小勇。好貨而孟子以爲公劉好貨。好色而孟子以爲太王好色。豈亦徇時乎。孟子之言。因事而有。以誘其君者。非著之書以求合也。

管寧論後見。蘇子由嘗贊贊乃有同者。然以偶合。不復改也。

人君不能必以擇臣。而人臣能必以擇君。不能擇君者。一于失人。不能擇臣者。一于失身。或曰。天下一家。而君可擇乎。曰。不食焉而已。天下有大利害焉。食焉而不告之。是不忠也。不食焉而必告之。是強忠也。不忠者。非聖人之事也。強忠者。亦非聖人之事也。雖然。天下方貪也。而吾獨廉。天下方愚也。而吾獨智。苟天下之尚賢也。則其廉與智也。皆足成名。如不尚賢也。則其廉與智也。不足以保身。伯夷。叔齊。天下之廉者也。比干。子胥。天下之智者也。何伯夷。叔齊。足以及成名。而比干。子胥。不足以保身。所遇之時異也。伯夷。叔齊。而非武王也。則亦足以殺其軀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此。既不可以失身于人矣。亦不可以不保身于時也。當漢之大亂也。田豐。沮授。其爲計。非不忠且盡也。而不知袁紹之不足用。此失其身之罪也。孔融。繡衡。其智非不先見也。而皆陷于死。此不保其身之罪也。彼荀彧。郭嘉。之流。又以操爲真主也。拳拳然導其私。而成其志。天下之士。未有不惑而從之者也。其不從之者。得幼安一人焉。夫盜之擅主人之居。吾固知其非也。知其非而力不足以救之。請無汚于盜而已。迎而拜之。餽而受之。是汚于盜也。無汚者去之也。去之而盜知焉。則以爲將赴新而圖已也。露刃而見。則亦不免矣。故其去也。必將僞爲遊而遠之。及其僞也。必將婉爲詞而謝之。如是。則吾不汚而盜不疑。雖不足以救主人之亡。與其拜之受之者。亦有閒矣。操之盜漢也。幼安知其力之不足以救之者也。逃于遼東。則亦遠矣。彼有聘焉。則亦不可以不返也。雖然。其祿不義也。則亦不可以不辭也。故聘焉而返者。所以解其疑也。祿焉而辭者。所以謝其餽也。歷其四世。優游沒于腐下。而足不一至于其庭。嗚呼。其機謀智略。雖不外見。自其大者而觀之。吾意其爲不用之孔明也。雲無雨可乎。其可以見者。用也。其不可以見者。不用也。耶。原華歆。世以並于幼安者也。原既無足道矣。歆之才。亦有過人者也。然而躬引伏后。而斷其首。則大庭之不苟也。陳登之稱歆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夫清與潔。禮與法。果何事哉。清與潔者。處世而不汚也。禮與法者。君臣之大義也。歆之爲操用也。則既汚矣。而預弑天下之母也。則大義去矣。是語也。吾將移之幼安。天下其不信之哉。

孔明論

君子之事君也。必將告其君以所欲爲者。而濟其君之所未爲者。君以爲然耶。吾將起而就之。其不然耶。吾將引而去之。是故君不勞而臣不辱。伊尹之于湯也。將使爲王也。管仲之于齊也。將使爲霸也。其王與霸者。莫不一告其君而終身未嘗言也。其終身言者。附其王霸者也。其君也。亦不以其一告于我者。朝夕而問之也。其朝夕而問之者。亦附其一告者也。故上下寂然。安坐以待其成。嗚呼。今儒之言曰。吾君未能用我也。吾將以其小者告之。小者而用也。吾將以其大者告之。而君之待其臣。亦曰。是人其可用耶。姑試其小者。而徐咨其大者。且是而夕非者。有之矣。朝可而暮否者。有之矣。是待凡君與凡臣之道也。望其成功者。則不然也。孔明之始告其君也。蓋將以興漢室而取荆益也。興漢室者。所以正名于天下也。取荆益者。所以爲興漢室之資也。善耕者必有其地。善賈者必有其財。無地與財。而言耕與賈者。是惰農與游手

也。而天下非之曰：曹操之得罪于天下者，以脅漢而取之也。方誅之而亦脅人以取之，則何以正名于天下哉？嗚呼！帝王之興也，雖湯武不能無漸德。孔子與之者，以其救民之功，而贖其放弑之罪也。曹操脅漢而可以誅之者，漢非有桀紂之惡也，弱而不振，散而不守，爾玄德之于荆益，賓客也，非君臣也。雖然，景升之既死也，孔明欲襲其孤可乎？此玄德之失而敗于吳者也。玄德之在新野也，景升蓋嘗疑之矣。魏兵一旦加之，其孤不愛其地而降焉，而其民惟玄德之歸也。今也令民之歸，廢其孤而用其地，則不失為湯武也。非特不失為湯武，而其豪傑之衆，猶可以効一戰，戰而勝耶，則荆州固吾有也，其不勝耶，惜力于吳而勝之，則荆州亦固吾有也，何何用假于人乎？惟其小不忍，而終無以寓其足也。于是從吳而假之，夫假之者，他人之物也，假人之車者，必畏其折，假人之馬者，必畏其跌，夫折與跌，非所畏也，畏其傷輪與足也，既假之，必歸之，傷且不敢，而況于不歸乎？不歸而猶怒人取之，是已負其曲，而他人損其直也，就亭之釐于

韓愈論

君子之所學，蓋思以造于道也。聖人之立言，蓋將以明于道也。三代而上，聖人之相授者，以道，故其治有不可及。三代而下，聖人之道獨存于書，故其治不見于天下。後之學聖人者，能言其道者，既罕矣，況所以治天下哉？昔者，夫子之道，蓋詳于易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孔子所謂道，人與天地一也。夫子之後，言道者有子思，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子思之後，言道者有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子思所謂性，孟子所謂仁，其皆合于孔子矣。自荀況、揚雄，曾不知以道為何物，而仲舒、漢儒之盛者，亦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而已。又曰：大原出于天，則聖人之道，人亦何自而求之？何自而得之哉？蓋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其知之者，蓋鮮矣。韓愈之作原道，可謂勇于自信者也，非有假于他人之說也。其所見于道者，如此也，然愈者能明聖人之功，而不能明聖人之道，能明其功，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不能明其道，故以仁爲博愛，若仁僅止于博愛，顏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果何事哉？雖然，愈之排釋老，其無取乎？昔者，嘗讀中庸之書，愚與不肖之不及，固易曉矣。智與賢者，豈有過之之患？及觀釋老之學，然後知聖人所謂過之者也。且夫棄君臣，去父子，絕生養之道，然後得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則人之間道者鮮矣。曾不知君臣之不棄，父子之不去，相生養之道不絕，則清淨寂滅者何獨不存？子思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則非道也。蓋絕而修之者，易爲力，不絕而致之者，難爲功。彼其爲中下之人言之術，孰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哉？

辨

漢高祖戮丁公辨

王可以有私乎？何也？漢高祖之戮丁公，而封雍齒，其無私乎？雖然，雍齒之封則美矣，丁公之戮，是欲欺天

下後世矣。或曰：帝之拘于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帝之賓于彭城，短兵將接而退，使後之臣無効丁公也。其說則宜，何用見其不公？韓子曰：不然，高帝之危，有甚于鴻門者哉？前有范增，後有項莊，襲士欲戰，拔劍起舞，而高帝幾于不免矣。項伯者，羽之諸父也，因留侯以見帝，既爲之緩頰，而使亞父之謀不用，又躬蔽其劍，而使莊不得逞，然則使項王失天下者，果丁公乎？果項伯乎？彭城之奔，苟丁公聞兩賢之言而未退，則帝豈拱手而就禽者？其死生特未可知，非若鴻門之危，一舉衆而或敗之速也。嗚呼！臣不義之罪，孰爲重輕？帝之于伯，事未成則約之婚姻，天下既定，則封之列侯，而賜姓劉氏，于丁公則藉口而殺之，帝王之道，固如是哉？或曰：若是，則丁公不誅可乎？曰：誅可也，而項伯反爲列侯，二人者，均宜死者，誅其一而謝其一，謂之曰無私，吾不信也。

說

賈說

越之俗好賈，有大賈賈且十年，累鉅萬，因不賈，計曰：吾固賈也，今棄其業而忘賈，殆不可。雖然，吾老矣，當坐于家，縱不能賈，盡使吾子代賈，已而其子弱不任賈，召僕者一人，誨之賈事，賈視僕出入益信，盡付之，僕念賈不親行，又不買且久，物之貴賤，不侔于昔，賈付以十特，僕歸家者數十，賈爲之喜，旦日佐以百金，則黃金也，僕棄白金二百而入，僕稍稍得計，而賈家無甚怪怒，因大積其私，聘美女，建厦屋，爲樓居其上，器用服飾，猶賈之家焉。賈謝客過之，亦疑其己之家也。執馬者數以告，賈歸勸其子曰：是僕真能者也。賈賈以富吾家，又資吾以富其家，韓子曰：賈爲利者也，其資于人亦巧矣。

徐大柱字子功字說

玉之用，以圭爲貴，自天子至公侯，其制有別也。爲之耶？則以祀，爲之瓊則以祿，土云以測景，琬云以結好，其載于禮，則又不同。然圭之大者，則天子捐諸紳而未之或執焉，說者曰：其度蓋三尺也。舜之修五玉，史不具著，而圭之見，則于禹乎？始夫禹之功大矣，而特命之以圭，宜亦異于常圭，不獨以其色也。故曰：告厥成功，雖然，禹之德，非功則不可受，雖受之聖，非功亦莫敢錫也。則後世之以無功而享于命服者，寧無歎哉？太學徐生，以其親之命，更其名曰大圭，而子易其字曰子功，蓋子功之爲人，溫厚而能文，其質可用以爲貴，其進而自致也，不曰功乎？功不立能顯于世，則否矣。故子所願其勉之也。或曰：功則信然矣，而禹之功若之何，則可嘉乎？曰：不然，昔荀卿子以謂塗之人可爲禹，孟軻氏以謂回爲同道，吾夫子自以爲無間然，則禹之功，其果不可慕耶？故又爲之說以贈，乾道戊子十二月庚戌，穎川韓某云。

鄭光錫字說

鄭信靖王之孫，和州防禦使，始名與宗，字光祖。今年春，將命朝庭，還未數舍，驛吏中夜馳呼曰：御所有金牌書，鄭侯啓絨下拜，則天子親臨宸翰，更其名曰與裔也。某適與侯同使事，願而嘆曰：古之氏族，繼祖而別，則謂之宗，世守而傳，則謂之裔，宗者子之支也，裔則統言之矣。且鄭之得姓甚著，武莊爲周卿士，見于

縞衣之詩。漢則當時。唐則則瑜。餘慶。聲名事業。磊落相望。今君奮自岐嶽。而才力表表。受知聖主。持節七閩。析利病而明賦否。風采凜然。動一路之上。用君將不特此而已也。故玠圭寶玉。不以爲榮。路車乘馬。不以爲寵。而錫茲美名。俾振起其氏族。在本朝諸公間。被此賜者。不過一二數。所以期君遠且大矣。然而君之字亦未安。某請易曰光錫可乎。光以彰君之德。錫以昭上所賜也。鄭侯曰。諸君僭弗稱。願書而志之。于是爲之說以贈。乾道九年四月甲戌。穎川韓某述。

考

唐制兼官考

唐之制。雖隋舊規。文武各置散官。凡文職隸于三省六部。武職隸于諸府十六衛。未嘗相侵也。然自武德初。武臣大功重任。咸加之文職。以爲異恩。故李靖平輔公祏。則爲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蓋行臺如分司。然無職掌也。繼授刑部尚書。命平突厥。則復改兵部尚書。爲定襄道總管。是帶尚書之職。使之將兵。以示寵爾。靖自是遂正遷僕射而爲相。考太宗之時。武臣爲尚書者。例皆拜相。故李勣自并州大都督召爲兵部尚書。繼而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亮自相州長史召爲工部尚書。遂參預朝政。侯君集自右衛將軍遷兵部尚書。遂參議朝政。唐制左右僕射及三品。或參預朝政。皆爲宰相。未有宰相執政之別。非今參知政事比也。此其驗也。不然。當時諸將數十。立功者甚衆。如蘇定方。薛仁貴之徒。豈不盡爲尚書哉。惟屈突通會除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法固辭。見其不能預政矣。中葉後。武臣致仕。或除尚書。張仁愿。張萬福等是也。身後或贈尚書。薛從。郝廷玉等是也。以武臣平日不爲此官。于其仕及身後。以寵之。始足爲重矣。故未嘗悉使武臣得之也。夫太宗之法善矣。高宗中。睿猶能守之。遠明皇天寶中。胡方總管牛仙客。以無功而亦拜尚書。宰相張九齡固爭。以爲不可。九齡固是罷去。及李林甫代爲相。駢邪迎合。竟使仙客爲之。而明皇不察。復用仙客爲相。特徵于九齡之論。必欲用武臣。初不問其賢不肖也。其視太宗之用李靖。蓋亦遠矣。然終唐之世。無武臣任侍郎者。是未嘗除也。太宗嘗以番將阿史那社爾兼鴻臚卿。亦異恩矣。唐世武臣。遂以兼卿爲寵。高宗將伐高麗。尉遲恭自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止授太常卿。起爲左一軍總管。是亦帶卿職使之將兵。以示寵也。至明皇時。郭知運以昭右經略使。田神功以平盧兵馬使。高仙芝以安西都護。並兼鴻臚卿。肅代時。李嗣業以復東都。兼衛尉卿。馬璘以破史朝義。兼太常卿。段秀實以懷州兼司農卿。郭子儀鎮靈武。兼衛尉卿。其子曜以子儀恢復功至德初。亦兼衛尉卿。其子暉爲鴻臚卿。論惟正以募兵靈武爲光祿卿。尚可功自賊所來歸立功。載休願以平黨項立功。皆試太常卿。唐制以官爵今帶卿子。辛雲京積功至特進。渾瑊積功至開封府郡王。止兼太常卿。是武臣非有功勳者。不加卿職。其重又可見矣。亦未嘗悉得之也。然終唐之世。武臣無任郎中員外郎者。蓋未嘗除也。此其大略可考矣。嗟夫。文武之任一也。譬之舟車馬。車之行陸。舟之行川。皆隨宜而任重也。後世文武之名太分。而任亦偏于輕重。故文武相親如楚越。然文臣常任內事。武臣常任外事。武臣每以不得文職爲歎。故唐朝以異恩而加之。及

唐政之衰。武臣任藩鎮者。例必兼臺省長官。而其僚佐亦通領臺省之職。大抵以悅藩鎮之意。而臺省之官遂輕。正官不足。又增檢校。由是僕射司徒之稱。逮于阜隸。祭酒賓客之號。加于將校。名實紛糾。莫此爲甚。陵夷至于五代。不可考矣。此本朝所以一釐正之也。

南潤甲乙稿卷十八

銘

一經齋銘有序

漢章長歸父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當時爲之諺曰。遺子黃金滿。不如教子一經。儒者至今以爲美談。蓋庶幾于章氏也。予友何德循。故丞相正獻公之孫。而端明公之子也。弱冠好學不倦。予名其齋曰一經。而說者曰。古者自小學至于太學。三十而五經立。一經不亦偏乎。予曰。學之爲事也。苟誦習而已。雖歲閱百家可也。豈但五經。夫經淑諸人以道者也。自炎熙至于勳華。其歷千祀。經蓋未備。而道且安在哉。西漢去古未遠。故大儒董仲舒之流。皆號爲能通一經。而其言粹然與經無擇。後世記問之學。不遠遠矣。由是談之。五猶一也。一猶五也。未有能明于易而不能通于春秋。能安于詩而不能立于禮者也。故學者務聖人之遺。雖一經爲有餘。如其不也。雖五經爲不足。然則一經攝乎哉。德循曰。諾。子盡爲我銘。銘曰。我思古人。愛莫似之。其存者言。惟言之興。與道俱傳。自葉流根。禮樂春秋。書事詩情。易其大原。譬彼東流。三江九河。其來渾渾。究厥似歸。有會而別。孰爲吐吞。智者權之。以一知萬。斯獲其元。厥心孔昭。放諸四表。塞於乾坤。匪繁其行。亂其濤瀾。轍其藩垣。俾矣漢儒。睨于蠶金。其學不繁。嗟予勿忘。言遵其塗。茲道之門。

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徵詩于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爲也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幾于釋老蓋試爲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者日誦而易之故必即其端以求道不則其趨焉如其居類如色以爲容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于道也將以成天下之務非獨爲是積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利萬物君子其勉之哉銘曰

老佛肆行羣心曰盲盤生問死土木偶形弊甚諸儒白首抱經弗析厥理虛文第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久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遇衡聖人之運實作于天惟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或不盈子能終之天下可平

好仁齋銘有序

學至于仁而已乎仁者人道之正而道之所可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易之論道則曰顯諸仁而復之爻以初爲仁又以爲道是道也夫子以告顏淵而其心三月不違自餘告弟子或舉其一端也孟軻氏沒千載不能明近世先儒始有發焉雖然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蓋亦有漸云爾楚陽馬子嚴莊市于其財舍關齊以望鵝湖之高峯而其鄉先生朱元庵通之以表記仰止之意名以好仁且人之對是山不過愛其清高峻拔以動悅于心目而元庵獨取其靜者俾其徒嚮而習焉可謂善觀于山矣莊甫又欲于銘將志而不敢忘夫君子之學固在于不忘也其進而至于樂者執輿哉爲之銘曰

天之蒼然地之廣然人居其間有是道焉其道伊何克己而復復則無妄茲爲其目何以命之厥惟吾仁物由以生惟明在人操之則存念之作聖取譬如山其一而靜好而不平蔽焉亦愚寂而至無豈吾之徒內形諸心外施之率邈然四海罔不來暨有山在前室惟其常出入起居既而勿忘

汪南美二十八宿視銘一名翠嶺觀有序

嶺石以下爲正今嶺實石壁水生不可入或得之甚艱璞亦小然色澤與諸岳異可辨也汪杞南美頃爲肇慶通守得石于下岳僅尺餘烈爲翠嶺視其中容墨僅如掌大然上下有鶴鶴眼二十有八因號二十八宿視甚珍之南美年九十三而終予爲誌焉其子邦俊以爲贈辭不可因銘而藏焉銘曰

翠之無絃矧爲石規其窪中以藏墨先生守玄詎知白炯然光芒星四七端岳之傳此其嫡如金方寸璧盈尺吾非多言貫于一

呂景仲二硯銘

三星麗天雨珠在泉青紫雜然其中有玄寶之以傳式全其堅右大硯

炯然之眸表其質溫然而澤蘊其德磨硯古今茲有力惟銘之璫子其藏右小硯

比國良泉銘

鳳陽鶴之麓有杭而伏堂之坳圃之腹斯漢而沃東于溥潤于谷可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爲建人之福

淳熙乙未歲六月庚午記

崇福菴安靜泉銘

安靜道人倚杖視役撥別草開泉應而溢萬斗源源既甘且清四衆環觀爰以我名道人云亡泉流不息千畝深耕百夫聚食有僧住庵有墳在山嗟嗟子孫勿忘我艱環石砌銘毋俾泉壤泉本無生道人常在

君子泉銘有序

劉崎字子淵以學行爲鄉先生晚齒一命輒丐祠祿飲水曲肱雖仕而隱也年八十六視聽不衰嗜酒喜賦詩超然有高世之趣屏居城西山郡守韓某訪焉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間逾三十尺未

有泉也再過而鑿石窮而漢涌既冽且甘里人異焉以子淵之德履命爲君子泉爲之銘曰

菴德之深藏之堅今漢之益清斯其天兮鑿而用焉永千年兮欲知其人視此泉兮

兼淨亭銘有序

徐應祺種竹溪上給茅竹間曰爲挾策之地其宗人行仲取東坡詩語名以兼淨亭應祺曰此非特水竹然也亦聊以寓吾心爾予過而愛之應祺請銘以述其意爲作數語

古士愛竹朝暮竹間竹不泣水猶如住山有樂水者日臨清流無竹與依汎然具舟嗟哉徐子結亭自娛惟水與竹乃二者俱水清十尋竹密千挺澄波脩幹接影交映好事來觀目以兼淨是有象非色非想挾策徜徉契我心賞會不取舍魚與熊掌問之何得得于春秋春秋之本上下可求惟虛惟一以息以游吾聞聖賢道以治世匪若野人罔合內外于曷遠止時行則行雖明子心亦成子名

贊

呂伯恭贊

噫嘻伯恭不可見矣尙懷師生彷彿于此澹然其容淵乎其止有風扶搖何九萬里

王德修墓尹知靖先生畫像見寄因爲之贊

嗚呼儒學之要在養其正施之萬務動罔不應吾于先生以是爲訂其安而行曰誠與敬綽乎周旋而中執儼然色莊而氣勁故白刃在前而莫屈飯蔬飲水而奚病流離萬里謂有天命發明大道之原致人主之尊信本孟氏之知言蹈顏子之幾聖豈仁無終食之違而窮理以盡其性者耶

齋誠密記贊

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謹用寬章率至平右詩二十八言齋誠密記四字慶歷初穎莊敏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鄜延嘗冬至祀家廟公方齊居夢天星貫而成文曰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公爲是詩以志之誠題其上亦曰至夕密記皇祐三年公自西府入總百揆發誠視詩若符契然某舊聞其事于龐紳開以爲非夢而見也或者以其近怪而不語耶其後訪公之曾孫謙儒于吳興始獲拜公之手字而誠題之跡猶在悽然歎曰有是哉恭惟昭陵在位四十有二載廟號曰仁天下歸仁焉雖聖人之性出于自然亦當時輔相之助也然自乾興以迄嘉祐所相凡二十三人而天特

以仁付公。何哉。公之未相也。夏人賴西方。公築十一城以捍要害。而元昊請命。其既相也。智高畔嶺南。公編以師付大將。不為疑貳。而夷獠授首。及將老而歸也。猶復經營野之西。以為疆場之備。二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兵。宜與夫仁不相似。然蓋好仁則惡不仁。而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天下升平。寇夷小侮。不震以威。則不仁之患不去。而公之于仁也。蓋一司馬溫公于朝。元祐之政。至今賴之。昔歐文仲廢關下賢。孔子以為不仁。公之仁不既大矣乎。為之贊曰。

宋襄公不食二毛。兵敗于泓。見譏春秋。齊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九合諸侯。君子與之。兩漢以還。道術不明。君柔臣儉。以仁為名。惟予莊敏公。用之則行。能寬而威。匪殺而生。戎服治軍。遂臣夏光。寇攘于鬼方。制勝于廟堂。德威未綏。報國以人。子孫百年。賴其典型。蓋天非畜于仁。而人不勝其任。公之成功。天昭之矣。嗚呼。彼小星不顯其文。豈惟仁宗社稷之臣。士之趨仁。宜公是式。熙熙荷安。仁之賊耶。

文

婺州勸農文

國家之制。守令專一。勸農為職。婺之為境。至狹。民之力田者。蓋有不待勸者。然去歲一罹旱傷。闕食亦甚。勢延民種麥。丁事備悉。蓋慮其食不接也。今春耕已動矣。有田者自耕之。無田者為人耕之。皆可以得食也。而鄉村之間。猶有一二盜竊。或與販私鹽。以取重罪。是志在于食。而不知務本以求焉。太守甚不取也。父老其遺此意。以教訓于子弟。麥可望矣。若豆與粟。度地所宜。猶可致力焉。陂塘之利。當修築以備旱也。富豪大姓。亦惠卹閭里。鳩集而使之。至于賑救之方。均濟之策。太守其何敢辭。惟無怠于力。以服勸于田畝者。爾輩其自勉云。

建寧府勸農文

建寧之境。地狹而民貧。民之力農。蓋有不待勸者。然太守昔忝邑令于此。去之十五年矣。聖天子以為知此邦風俗之舊。復以千里付之。其出郊而見父老。不敢但循故事而已。蓋聞往歲旱荒。七邑之民。甚闕于食。至掘草木之根。以度朝夕。遊手未作。頗不務本。往往冒法。販茶鹽。十百為羣。以自取罪。犯而負逐。利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其可耕之地。類皆崎嶇崖谷。開闢有所收。不償所費。一至饑饉。則強梁嘯聚。迫脅上戶。以收糴禾米。類皆弗靖。足為鄉閭之羞。父老其為太守戒。務後生。後生務遂農。今造茶夫雲集。遠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招集房客。假之種。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年之患。以少觀此邦之俗。實太守所望于父老。亦聖天子委付于太守之意也。

又勸農文

嘗春勸耕。守令職也。閩中地狹小。民患無田可耕。爾。尚何必勸。然太守昔為令。今為守。頗知此邦之風。又行且去矣。父老其為我道。將以勸于民者。蓋地雖狹。惟有水者為田。其無水之地。可以種粟麥者。未如

泉。福之廣也。山雖多。惟茶果之植。其負山之原。可以藝桑柘者。未如江浙之美也。每歲茶夫既散。富家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至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盜賊也。桑柘所以為衣。粟麥所以為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捐。亦不至于凍餒矣。此非太守之意。實朝廷之令。俾太守奉行者也。可不念哉。

又勸農文

太守昨被命守此邦。時方旱災。賑救之不暇。無以慰爾民也。去之四年。聖天子不以為不肖。又使臨焉。雖然未知。塞責。連歲屢豐。米穀價賤。深可慶者。然朝廷督厲州縣。俾民多種二麥。至籍其頃畝。具帳冊。以于御覽。益以歲豐為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去冬嘉雪壓應。二麥必熟。向合增修陂塘。稍資灌溉。多植桑麻。益務織紉。若高原陸地之不可種麥者。則亦豆粟所宜。勸以衣食。為本。庶幾仰副聖天子勤卹之意。至于率禮義而惠閭閻。遴追呼而先輸納。則又父老所當訓于子弟。以善風俗。是皆太守之職。以勸於汝者也。可不念哉。淳熙六年二月十五日示。

建寧府祈雪祝文

歲寒未雪。方懷農事之憂。燥烈與災。復致市廛之懼。仰資妙力。庶幾前愆。伏願慈雲密布于上天。瑞澤遂周于平地。里閭靜謐。永無梗飭之勞。麰麥豐登。益有倉箱之望。

淳熙受官告廟文

淳化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孫男具位某云云。某茲緣郊禱。復冒蔭補。爰念從弟元功。頃者令于通山。無祿早亡。將死之言。以子見祝。今其子津。在諸姪中。適又最長。因以具奏。蒙恩補將仕郎。祇奉先訓。資奉以忠。躬見廟庭。禮考其祐之。

洪冠告廟文

乾道九年歲次癸巳正月乙丑朔。孫具位某云云。某之舅。年登志學。爰以正旦。加之冠禮。庶新保祐。俾克成人。

作主告廟文

粵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四月己亥朔初二日庚子。孫男具位云云。某祇荷先訓。茲冒從班。稽顙禮經。祀及五世。爰以孟夏初吉。作主于廟。涓日告焉。

秋祭告廟文

某以中元之祭。前夕先薦庶羞。而朝旦復用素饌。雖出舊俗。慮為煩瀆。輒議自今歲始。秋祭改用社日。專以素饌。獻于中元。庶幾獨潔。不相紊雜。仰冀神靈。特垂鑒察。

誦納婦祝文

淳熙四年十一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具位云云。某之男。流娶婦吳氏。朝奉郎新通判廬州子。閩之女。董以道舍人之孫也。爰以嘉日。歸見于廟。契誼既厚。子孫其宜之。

元諒納婦祝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十一月戊申朔初四日辛亥孫男具位某昨以族弟元諒既繼叔後遂娶嚴州分水縣進士王觀之女以九月望日往迎其家今者挈婦歸見廟下冀垂默祐俾克嗣續

納婦祝文

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孫男具位云云某第五女五十六娘納婿右迪功郎新安軍南康縣主簿孟植男女及時成茲嘉禮恭見于廟是宜佑之

祭文

祭葉少保文

嗚呼天乎而爵公乎典型其不可見而後生者卒無師乎天之生材弗異其全有能全之其用則忽或難于用而當其年茲世大患從古以然惟公之材可謂全矣雖有智者莫得而器貫穿六經馳騁百氏笑談千言落筆萬字時取其餘施于政事妙齡秀發獨步當世遂以文鳴入裁帝制萃因在朝公不詭隨晚逢中興丞相是司歷殿大邦有仁有威隱然江淮聲譽四馳聞盜假援尺筆管之公會不留山林是思歸奉廟宮年既七十掛冠之請靡俟終日上心嘉公賜以旌節子孫滿前邱壑自佚優游福壽數指可屈凡世所忠公無其一今蓋棺其何憾而天下猶且痛惜豈公之材雖用而不久于廟堂公之年雖高而不及于百歲徒令多士歸其文章四夷想其風采時無老成邦國殄瘁則孰不聞風而咨嗟過車而墮淚某早以大父之契登公之門無尺寸之長而猥蒙國士之待有通家之舊而不翅子弟之親訓誘之誼敢或不通曾數月之不見遽俯仰于千春此其所以呼天自悼而一哀有倍于衆人也

祭葉丞相夫人文

嗚呼夫人柔嘉之德淑令之姿蘊于閨門固已有異也爰卜其歸來續大家方合卷之夕而丞相遽登俊造之科鄉閭翬焉蓋以爲必貴也克佐元夫仕于四方內舉其親外睦其族和且有義也平津之封鳴堂既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詠周詩于鵲巢膺湯沐于大國則亦榮之至也慨甲第之初成俄一疾之遽嬰首如飛蓬奄忽至斯行道之人猶爲之出涕也奕奕衰哀自遠而歸而勢山川躬得吉壤以爲夫人之藏雖既老而真僧然始終哀榮亦可以無愧也某舊從相君之遊適守是邦豐車之選敬祖于庭是以敢言其契也

祭曾吉甫待制文

南波衣冠流離搶攘有赫一門兄弟相望德誼之美政事之良玉節虎符八座丞相公實其季發爲文章榮然一時珪璧琳琅曾未試之白玉之堂徒昌于詩詔鉤鐔鏘璣弁珠璣紹緒繼愛體呂軼徐追陳堯黃從衡蹈厲世莫敢當而公之學肆其汪洋執德不回用心允剛本于六經蹈乎大方中嬰險巇澹然則藏晚生有逢乘風而翔執又蒸之俾脫其箱公雖在遠告猷益咸道山曲臺與型有光諸公百年其壽而康

雖不見矣我涕用滂嗚呼哀哉我初拜公靈山之陽繼見于台從容豆觴我來過蘇公病在牀如察十年義何敢忘公今將葬禹穴之岡孰爲邦國老成而亡嗟嗟後生莫知我傷

祭許侍郎文

惟公蘊德淳大內懷篤誠見于政事方嚴而明發爲文章氣豪而清劇邑嚴州志無不行權臣炎熒願指任意公如不聞人爲公畏崎嶇萬里秉志自遂邇如幾何所全者大公論始昭命公過歸蜀道之民愛莫留之周旋九卿布武法從逢時休明不爲不用公席未安益獻其言權衡古今上稱善焉淮右瘡痍執節綏撫經營邊陲以禦敵侮屈指當代如公幾人奄不可見天其不仁嗟我識公踰二十年簿領之徒時昔有緣公侍明光辱薦相先契闊死生風館凜然自公告老猶冀公壽盛德不亡尙宜有後我來江東公葬有期往奠一廬以寫我悲

王樞密路祭文

惟公直亮之氣蘊于中方嚴之色見于外蚤以詞苑之英實際千齡之會精神折衝全蜀是賴堂堂山立以道進退歸視草于禁林適妖氛之橫潰遂同質于帷幄偉嘉猷之具在慷慨獻言彌切而訓謂叶輔于聖神用威臨于帝載云胡不留國則殄瘁當亡之思有華其國靈車既遷過者墮淚矧繁同寮一見莫再悵挽焉其孰推嗟欲助其瞻愛庶公聞之致此薄酌

祭致政張參政文

孟柯有言氣大以剛以直養之塞乎四方公之在朝出處有義不辱不驚蓋本于氣國有回邪正色靡隨廷有大議謠言不欺弄權者誰公則避退誰實忌公亦莫敢害屏迹十年天下望焉玉潔冰清莫知我全自劉引歸再臨江東敵騎逼蹙逆折其衝迄登廟堂俾翊大政上方責成公則告病平生之蘊百未一施亦獻其猷命于元龜意公雖老以界上壽以養于國有謀則就匪天不遺其又何咎嗚呼哀哉公于社稷有言有功如鼎鑄奸魑魅不逢公于字民有愛有威如彼谷風或煦或吹和戎方興我則聞之國本未建我則明之蜀道之遠建業之危餘欽之允勸諍之宜毅然英聲厥聞四馳今其已矣千齡是思某荷公之知于未訢而不俟其來辱以論薦假節舊邦益懷高風欲往奠公涕洟是從有臨其穴致此豆卮百身之贖豈懷我私

祭周資政文

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六月丙辰朔二十三日戊寅門生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大資參政先生周公之靈惟公勁直之氣閉于時溫恭之色見于面校書天祿蚤歷塊而不羣執法殿中遂干霄而直上方簪筆而入侍竟削符而出藩初無忤于龍鱗上聖之知甚淵中僅脫于虎口權臣之怒已深留落十年崎嶇一節運逢更化起閭里以來歸志則盡忠入朝廷而見嫉將焉往而不謝曾何病于弗容精金百鍊而益剛長河九折而逾駛天子初覽于庶政驛書所召者四人嘉其敢言趣以論事蓋士方競于謀利公獨指爲不然時方急于用兵公獨詆爲未可致宸衷之簡

在由誠之意盡輸果從武部之班。亟上政塗之轍。竊欲自治。以扶未危。邊鋒不戰而寢。廟諭弗成而旋。定進退不迫。張可觀。稍均琳館之燕閒。猶課海邦之治行。蓋未替股肱之眷。乃特以筋力為辭。公雖倦而臥家。士猶倚以輔國。掛軒車而不出。晚簪裳其若遺。久安泉石之遊。猶冀松喬之壽。迄成遠失。殄瘁與嗟。某頃以頑疏。夙承顧遇。滄官曹于幕府。即荷品題。列豫屬于中臺。負資陶冶。慨一達于麟切。恍九換于歲。建紆紆而來。未致尺書之敬。撫甘棠之舊。正爾馳懷。勸宿草之新悲。何期隕涕。雖素車白馬之已後。豈斗酒隻雞之敢忘。情見乎詞。公其亮此。嗚呼哀哉。

祭龐祐甫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察推龐兄祐甫之靈。嗚呼。祐甫之窮。一至此乎。凡人之生。匪哲則愚。口窮與達。是有二塗。語其命則不足。較其才則有餘。雖賦子厚。薄不可預料。而榮悴壽夭。得非偏歟。嗟夫。吾祐甫。其智識宏遠。足以蹈厲一世。其筆力雄贍。足以詆訶萬夫。坎壈不振。與木石俱。曾寸帛斗粟。不足以費。閉門寒餓。至無以衣食其孥。平生所自見者。獨詩騷之妙。暨苦節之不渝。中學佛而自誓。幾溺于樵漁。固富貴之難必。尚意其老壽。而為山林之隱。何遽往矣。使吾黨之士。莫不收涕而歎。歎。子之來。白髮見。鬚。論之或壯。爾然曳杖。已不任于馳驅。聞遠飲而墮淚。復仰天而歌呼。吾固已疑其氣之頗折。不謂俯仰數月而遂亡其軀。子之常言。欲以累子。惟翰墨之遺。與幼稚之諸。巧我序以傳世。諱諱望其不孤。我文非工。執信是圖。將率朋友之義者。共執百金。而買田湖山之隅。庶諸子之無憂。得自力于詩書。懋子九原。門戶可扶。子極在舟。奠此一壺。尚能飲之。斯言不誣。嗚呼哀哉。

祭趙德甫文

嗚呼。德甫。為時俊人。吾之迂練。固無得而友也。惟其平生。博取而汎愛。然臭味之同。宜莫如吾之久也。憶相遇。建水之濱。歲行甲子。與乙丑也。相與評文論詩。極當世之妍醜也。開振鬚而一笑。餐錦結與瓊玖也。我將官于龍淵。有奉檄于傳舍。閉關而飲。曾不計其升斗也。時各年少。而氣壯。謂功名可以立取也。其後為別。數年輒又一見。既相顧。已白首也。並遊建禮之門。分處中台之掾。方羣驚而四馳。誓各固其所守也。乘猜而共歎。幾悉墮于虎口也。既皆避而引去。去而復歸。其何所怨。而歸咎也。獨出處之幸。同周旋一世。視富貴于何有也。方君列于奉常。謂當在文字之職。繼常楊而襲韓柳也。迄有蘊而未盡。況可幾于大受也。嗟。君去之既遠。而我用之亦偶也。少我數年。計宜壽也。豈期奄忽而遽逝。葬時之約。銘墓之文。果出于吾手也。二妾惻然。一子其弱。君意之不如。信八九也。於越之人。思君之愛未忘。今遂葬焉。是亦為其不朽也。平時交遊。在亡者半。或相視而莫顧。豈必較其渾厚也。葬不得臨其穴。病不得問其廬也。死生見于交情。吾于此而則否也。孰知吾哀。薦一觴而致三韭也。嗚呼。德甫。其尚飲此酒也。

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旦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顧。非方皋與造父。孰得搏其銜轡。發嘉譽于兒童。首英名于多士。脫蛟鯢之垂涎。排鸞鳳而接翼。奮長纓于冊府。見諸老之嚴秋。日擁六州之駭。入裁兩院。

之制。標珠璧于文詞。捷風雨平政事。灑妙墨之淋漓。傾高談于意氣。邊陲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時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觀羣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難。固靡限乎富貴。眷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君。況屈君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一二。上則諸于父母。下則捐于兄弟。委澗藻之莫收。乏蘭之或。觸炎歟。而斯疾。臥空舟而倏逝。委蓋棺于朋友。付弱女于諸婢。功名鼎來。驚志沒地。他人不能一日行路。為之阻。而何三事之可希。百齡之足計哉。我方銜憂。公計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豐碑。絕筆于字。惟慟哭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酌。壺孤墳于鍾山。尤仿佛于一醉也。

祭汪舍人文

嗚呼。養元。抱器而厚。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苟。其仕于時。涅而不黷。其言于君。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焉。可以大受。真之諫垣。試之江右。匪日而歸。眷賞益懋。紫微高閣。威鳳來。羣飛。躍。臨。平。若。後。誠。實。之。寶。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又。誰。咎。意。其。少。邇。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乃。如。養。元。而。不。俾。壽。邦。國。之。悲。惜。莫。能。救。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為。僚。省。曹。但。蓋。如。舊。不。鄙。謂。我。宜。取。以。友。再。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疚。書。來。諄。諄。猶。未。去。手。詎。當。一。見。慰。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遇。公。柩。之。難。失。此。以。信。孰。知。我。哀。有。淚。如。酒。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際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越歲時。云胡一疾。遽謝淪棄。天不慈遺。而止于斯乎。嗚呼哀哉。公從子遊。十年于茲。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瑯金薤之書。瓊瑤瓊瑤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奠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今徠只。

祭許舍人幹譽文

嗚呼。上有文孝。行義信于朋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而坎壈一世。若有以厄之者。其為人耶。其將歸之天耶。嗟。嗟。幹譽。恬靜不競。強志好修。同官奉常。閱歲兩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贊道天步。日近冕旒。既還郎曹。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旨。及在靖康。棄筆立。嫺。嫺。既。張。鴻。鵠。高。飛。江。湖。放。浪。漁。樵。追。隨。落。落。難。合。耿耿自奇。公隱下峯。我守雪川。公來訪我。一笑愜然。曾未幾日。召對紫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懼焉。行未兩驛。遇疾不起。嗚呼。幹譽。宜享壽祉。胡不百年。而止于此。十載空山。真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人孰無子。反憂其親。執如幹譽。儼然反真。巨海一漚。太空浮雲。音容渺矣。欲見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令于丹祀。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牘。乃逢隨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舅。而仁廉究。我祖仲氏。實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願惟寡學。尚其

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攜我後生。冥宰之設。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其飲我誠。

焚黃告祭先考通議文

某比自天官得請補郡。蒙恩列職學士。遂以華典。上延福廟。贈階從班。追念墳塋。陷爲異域。輒因諱日。祭奠。用申焚黃之禮。神靈不隔。庶其鑒之。

祭伯父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正月甲申朔二十五日戊申。姪具位某。伯父通判率直。伯母恭人馮氏之墓。某昨者。試令建安。實奉伯父之訃。既官大農。又聞伯母仙逝。厥後賸婦繼亡。今某乃蒙誤恩。易守建安。獲拜墓下。感愴之情。如何可言。

祭叔父文

年月。姪云云。叔父將仕。養娘宋氏之墓。某之與叔。少歲三年。同學聚磨。情若兄弟。逮叔之喪。嗣猶未立。宋母無歸。某不投期養其終。且謂異時。僅得推蔭。謀繼叔後。官以尺紙。焚之柩前。厥後養娘歿于某之官所。遂附叔以葬矣。前歲某僥冒郊恩。乃克以族弟元諒爲叔似續。得尉都陽。行且授室。而某茲蒙朝命。易守建安。相與拜塋于墓下。閱四年。志願甫遂。幽明不隔。庶幾鑒之。

祭三十三司戶叔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迪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墓。僅乃得之。追念昔者。叔攝事于茲。相與甚歡。遂三十年。祖航爲僧。四十八娘。遠緣龍泉。無爲叔後者。感傷之懷。如何可述。

祭十四撫幹叔文

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易。族孫元吉。元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撫幹韓公之靈。嗚呼。古先聖人。謂葬曰歸。死戚未葬。魂猶如歸。惟公之喪。遠來自輓。旅泊萬里。險三十壽。匪有什者。歸曷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淚。某等咸寓是邦。連車載駟。禱寂之山。母弟所栖。公其往焉。庶安于斯。

告先兄墓文

淳熙十三年。歲次丙午。三月。弟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兄河圖大卿之墓。某往歲遭流。詣省。嘗令具言某之僥倖。奏補當以及兄諸孫。以厚先君之世也。去冬。復遇郊禋。遂獲有請。以蔭榮孫矣。今其受命。雖曰某之志願相伸。俯仰之間。僅逾三年。痛兄之不及見也。遙望丘壠。有淚如洗。敢祈鑒之。默賜保祐。俾之有立。克紹家規。庶吾兄弟之情。永永不忘。寓書陳詞。但切悲感。

南潤甲乙稿卷十九

碑

東嶽廟碑

嶽之泄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諸侯雖禮備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邇。舉爲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瞻祠之盛。猶或舉之。而陰翊降監。顯而獨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爲然。宋興三葉。升中告成。册以帝號。由是冠履宮室。率用王者之制。蓋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視公侯者。特其牲牢豆蓬用等而已。墳壝有地。非必廟爲也。去古既遠。事神之儀。悉務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宵像。動與人埒。土木崇麗。至擬于明堂太室。無甚愧者。將禮與時。極其致力。于神當如是耶。泉州故有東嶽廟。附于開元觀之側。規制狹陋。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澤瀉而德洽。豈察明神實陰相之。其曷以報。宜廟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東之山。是土也。澤而甚黃。俗號黃山。或曰皇者黃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踴躍割炙。老稚奮力。不日而垣爲平壤。遂以前殿基。剏高培薄。順其形勢。以楹計之。屋且百區。山靈演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母。拱揖後先。斯



年有方。司命有屬。觀境中時。六扇外開。張題丹碧。鼓翼煥爛。使望而進者。肅然懷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爲一邦神祠之冠。經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磨鐫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緡。以郡人唱。施者既集。而張君即世。其子塔右朝奉大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厥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年。海無飄風。里無鳴炮。稔穰露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利賈而業儒。登艘發舶。歲以時甞。既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是屬。踵屬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于是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祀神之章。俾聲于廟而碑焉。其辭曰。

神之祿。今自東。驅列缺。今取靈。玉策照耀。今石。磁穹崇。巖巖在望。今粵與魯同。若木出日。今丹崖火融。壁泉之陽。今既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衛兮萬靈從。坎鼓兮鐘鐃。蔚昭白兮荔紅。縹緲于嶺。今東。薦于山無毒。整兮海無颶。風。蠻雲委路。今卉衣葦葦。盡消厲。息兮歲仍慶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趨于宮。今惟成在中。猶千萬歲。今神施亡窮。

蘇文定公祠碑

歎之。積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巖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爲縣。愛其幽清。時往遊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即亭爲祠。中更簾箔。禁錮之餘。書殿跡滅。重爲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下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廨一堂。名以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積溪所爲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寢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秘閣修撰譚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備方祇縣事。愧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爲令者。以頻歲歉荒。故未能及。備至甫幾月。爾因將及之。其取用公之私錢。某適以行役過縣。憐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爲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矣。開亭爲四楹。得家廟本則繪公像于中。前爲軒檻。以面南山。後爲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積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爲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祖朝。已負取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離州縣。不得用于臺閣者。雖二十年。遠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積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會不數年。任言責。司輪墨。以竭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贈證不偶者。未足爲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計歟。今虞君之政。倦倦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于公所遊之地。則積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無民之謠。以爲祀神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巖巖。西懷樂坡。今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縉。公之來兮巖巖。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

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天壤兮。等于是浮瀛。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曾何異于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願謀。不爲此案兮。詎爲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巖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我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處州東巖梁氏祠堂碑銘

政和中。四方無虞。士大夫綴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太平爲事。是時處州麗水縣梁君生四子矣。皆舉進士。馳聲學校間。一日。有善擊劍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子習焉。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慨然太息曰。是固匪俗子所知。天下將勤于兵。吾懼子孫之不免也。越數年。盜起青溪。覆郡縣。二浙大擾。而君不幸已死。諸子巖巖有立。謀率衆拒賊。以成父志。而第二子將者。偉岸。鬚眉。尙氣節。乃挾守禦策于郡。太守不能用。當宣和之三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楊。襲據郡城。劫取大家財。散以募衆。又以妖術蠱郡民。置圓鏡案上曰。可以照人罪業。即殿出肆屠戮。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梁氏所居曰懿德。與其鄰宜慈。應和二鄉。猶恃其兄弟。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溫州。聞梁氏之子曰惠者。尤知書。識戰鬪。即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惠不聽。乃拘惠妻之父李生。而命李之子。要說適切。惠叱去之。載大怒。因害李生。而潛兵夜犯懿德。道險阻。至則黎明。衆得遁匿。廬舍悉被焚。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盡頃其家資。募壯士得千人。即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東巖。保焉。東巖者。四面斗絕。綠崖爲門。上則泉壑甚沃。草木可蔽。隱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開元末。士人避袁晃之難。書樓之。乾符中和間。舉盜繼作。章承越亦固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樓。承越嗣食焉。故三鄉之民皆來歸。推將爲部領。列保伍。定賞罰。漢隸者官所。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取爲暴。載數遣衆來攻。將常指麾坐守。而惠與伯仲齊驅出戰。鄉民之健者王墳。任祖輩。鼓而從之。閱三月。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輒大勝。斬首二千級。而惠年最壯。勇亦甚。身被十數創。屢潰圍而出。賊終不能下。至今鄉人過其地。必手加額曰。此梁諸公戰處也。載聞有王師來。欲逃于海。而溫已嚴守備。且畏義乘其後。遂就降。納賂于監軍童貫。得美官。會別命守臣至。始以東巖事上之。爲其所抑。建炎初。倪從慶囑亂于衛。部使者請將兄弟俱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命將文寶。而實惠以武爵。惠不肯就。然鄉民用是德其兄弟。而州縣亦敬異之。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擾及軍旅。事都必召而咨焉。將後爲興化軍。蕭田縣主簿以卒。而惠不復仕。因大聚圖史。萃雋秀。以教其子弟。紹興甲戌歲。及見其子安世登進士第。里閭以爲榮。好事者嘗纂其事爲東巖錄。且欲爲梁氏父子立祠巖上久矣。淳熙四年。安世自大農丞出守詔州。書來請曰。東巖之績。吾州戶知之也。向使先大父無先見之明。則子弟安知習武事。祖母顧客其財。則諸父無以募士。先君子不力戰以成功。則三鄉殆爲魚肉。童稚可觀文墨哉。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安世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以揭于定香祠下。某嘗官于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爲不誣也。蓋古者能禦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梁氏忠孝義烈。見于父祖。而子孫凝顯。且大其家。當書無疑。然自詔州之中科第也。其宗族與其鄉之士子。莫不競于學。往往通預賢薦。主簿之子季安。亦首貢國子。連三進士。勝有登名者。則梁氏陰德可既耶。因爲碑之。而繼以銘。

梁君諱宗善字明世其長子曰先字信甫次字新之三曰錫字聖與季字民懷其母爲潘姓皆預于祠者銘曰

天之蓋焉險不可升地之險耶熟爲丘陵匪人當之險亦何恃劍門峨嵋失則平地既粵之山有石纓巖與大比崇奠于東南窺樓閣張囑我鄉孰爲隄防敵其井疆烈烈梁君智則先見時方尙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昆令季強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就一呼其從如雲繼負而登蟻聚蜂屯既遇其攻折其奔衝畏我其乘不下于東三月之捷不世之利我耕爾桑食則以祭祿不報功天道罔愆有孫而賢貴富其聯繫德之積豈惟戰多勒銘山顛其永不磨

連公墓碑

宣和五年故賢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祕書省校書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真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才告太尉之期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爲祭奠弔慰使公前以面對東京秩天子記其才氣可用而蔡攸方領樞密陰忌之大臣亦謂敵有變可以虛聲動者欲稍變契丹舊儀合祭弔兩使爲一且詔公吾所奉賞設金帛與借糧米皆已副金人之需而西京應謝奉聖歸化儒婦等州遠今未交宜開諭交取以來公不取辭至敵果以祭弔並聘爲言公從容對曰告哀使僅留三日爾朝廷亟欲報命故因某送伴而遣殆有司失照例非有意也所請漫不答反以納張覺與燕山之民有所謂詰公慷慨復日本朝兵將蓋多何至須一張覺燕民之來稍乘未盡見爾論辯不屈遂成禮而歸歸即爲上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薊州卒有亂轍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良焉願還中國將帥以制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面奏劉延慶敗十萬衆皆重賞賞罰不明致其遁走且厚幣以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貫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蓋以所論付樞密院宜撫司而攸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還祕書郎既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低公爲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公曰慶源在河北正宜撫所緣何可居揭登聞鼓論其事願易他所即改濠州淮南小郡也而言者志未遠復請公謝表有譏訕降一秩是歲十二月敵果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赦下即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公曰吾惟備一州矣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甓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爲三丈立樓櫓竝城開稻田十里以爲淳二聖北狩或言僞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斯赦者當斬之已而宗室數十丐納官職以去公持之慟哭曰南夫宋臣且侍從也義當保茲壘況元帥康王在外必應天命諸君幸毋恐即遣人馳檄書勸進建炎登極詔公再任公又論講和致禍之由聞集議駐蹕即上疏祈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爲渡河經淮之計查捍禦策爲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用漢高捐關東以與鄒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遼東致高麗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繼有召命而敵已至揚州濠民懼無與守也挽公不得行明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幾月大駕駐江寧即府治爲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又乞江北置

三大都督分總陝西兩河淮南諸路而自薦一二大臣爲可用語出驚衆即可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金人已自江浙破豫章臨川遊騎至饒城公科丁壯爲固守敵雖不犯而羣盜遽起有侯進萬餘來攻公大開城扉以疑之賊惶懼未知計公夜燭火擊鼓震天進遂驚潰而劉文輝大驅數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都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叉駐兵廬陵公飛書邀之衆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爲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輝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有王念經者以左道聚愚民至十餘萬公勸德追擊至貴溪斬首數萬級復爲民者幾倍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公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于是饒以塊然小壘而能卻金兵捍羣盜獨立于江左饒人至今祠公不忘而公以疾得請歸安府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閒利病或邊防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敕令倚閣二稅爲非曰安有占田而不輸稅者軍旅調度頗可闕乎移泉州朝廷下福建造船以備海道遣使督促公曰舟用新木難遽辦且濕惡易壞若以度牒贖買商船二百艘則省緡錢二十萬矣從之時詔親征僞齊公慨然獻議引漢卜式願盡死節馬伏波以馬革裹屍之意乞扈從不報在泉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宜自章貢擾揭陽鄞廣周鼎抄海道而曾猷據蒼嶺山者七年其餘忘稱大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火動數千人也即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賢文閣學士兼措置虔閩盜賊公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誅惠州孔目吏與曾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年平定降者遣詣密院或分置軍中擒獲者戮于市脅從者還其業嶺南肅清詔書獎諭選官一等而公裁決明審滯訟悉空番禹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徽宗與寧德后因問至公上疏曰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恥宜乘軍民痛忿竭作北向也鄭璵既叛公又言豫賊得邊正在疑貳願以劉光世爲前驅討焉逮河南故地暫得公亦進封事以爲殆天授我機不可失也不可以得地小恩而忘二聖播遷大恥當乘其未備擊之復提舉太平觀蓋公自靖康深以和議爲非至謂不知講和爲何策國家之難皆和議有以致執論不變及故地雖失慈寧還歸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爲異論之人言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需恩放杜充之子自便爲非由是落賢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蓋應處十之曾孫也處士德安人諱舜寶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所謂孝友溫仁以教其鄉者贈至金紫光祿大夫其第三子諱庸公之祖也考則諱仲涉贈至通議大夫妣楊氏高氏贈淑人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穎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豐陽尉丁內艱調襄邑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應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文籍遂爲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氣正而言直艱難變故志在經綸其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真變也而通之道焉故始職議幸關中繼則議遷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做講筵之側置侍射侍駁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戶徵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則盜賊可無患然朝廷既誅六賊凡除授有討論之目公則曰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惟當共籌所以報金人而已又謂可以用人死命無過爵賞而朝廷吝惜太甚請優立告變賞格而增重帥守之權皆不願衆異州縣各關官而悉罷權攝

公則曰。議者不過爲朝廷請給之費。宜聽其權。而監司察其私。嚴其舉。同罪之罰。則無廢事矣。及舉行。嚴吏杖脊。朝堂之令。公自信州條具言曰。選人七階之俸。不越十千也。軍興。物價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職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誦。以爲長者。在深遇淵聖受禪。首乞不能天事。節宴設。及建康初。對行宮。即勸天子以漢高。唐太宗之英武。而行孝悌。又曰。宮闕少安矣。當思二聖在沙漠而未安也。于此朝羣臣。則問以迎二聖之策。于此見將士。則問以回二聖之謀。太上皇帝爲之感動。公于論思。靡不盡。而不爲拘擥。鯁之論。才略從極。僅見于誅劔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者。其帥嶺南。懼涉瘴癘。自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結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仕族之不能歸者數家。平生奏補。先其孤幼。輕財好施。家無餘貲。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懷安縣。下里崇福山之原。而末克有銘。淳熙之十一年。其子黼來告。因考訂其行事。敘而碑之。公官至中大夫。贈左正奉大夫。妻王氏。鄰臣之女。贈淑人。先公卒。男三人。黼。朝奉郎。權發遣邵州。黻。承奉郎。監秀州華亭縣。步鹽場。登。承奉郎。女二人。長以疾廢。次適將仕郎劉適。登。與次女皆前卒。孫男二。孫女九。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銘曰。

文武之分。肇自上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以爲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既。禦戎都津。殄寇海濱。笑談之閒。有勞有勳。政令恩威。英明愷悌。悉營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爲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我忠。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齋志沒地。懷安之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其有傳。

右朝請大夫知虔州通議大夫李公墓碑

紹興初。天子駐蹕吳會。詔者請嚴海道之備。從官有言。朝奉大夫主武。夷山沖佑。觀李公。嘗貳明州。能言海道利病。其才可用。于是詔添差通判明州。兼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即上備禦策。以爲異時諸郡四封立塙。設馬。拘保甲文具也。當募土豪。率鄉社。因民俗器械。以地險爲計。海道雖遠。數千里。其要害不過數處。宜用舟師如連之東。策料角。平江黃牛。梁頭是也。于是募諫。又言。公之說信而不夸。乞盡付之。以責其效。是歲天子下詔親征。遂命措置。防托海道。總舟師。駐許浦。又戍于通州之崇明。七年再其任。秩滿。防知南劍州。庚申夏六月。辭復諭平。朝廷大講守備。待從臺諫。各薦所知。又以公應詔。被召至行闕。太上帝問以海道事宜。而相張魏公爲福建。公撫大。招降海寇。得多。製船五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獻于朝。乞付公節制。而薦公尤力。衆謂公且用也。而時相忌不已。特不用之。第復以公參議沿海制置司。公請候事。息。即赴新任。移駐京口。撫取招降之人。與諸軍兵。上下甚肅。海道帖然。事息矣。莫有論其功者。公曰。吾知赴新任而已。然南劍湖。僻久。汀。度多草寇。爲鄰。公經其賦入。以不。而寇以不敢侵。會朝廷遣五分弓弩手分戍江淮。且命以其家行。公曰。閩俗安土重遷。道里甚遠。無舟車之利。事未便。奏諭之。乞依祖宗舊制。三歲而更。則猶可也。時諸郡皆應命。獨公州遷延未遣。既而有旨。罷之。老稚嗟呼。連

營。在郡二年。得官田數百斛。給郡學。養諸生以倍。郡人繪像祠焉。代還。除知虔州。兼管內安撫南安。南雄兵甲司。紹興十六年九月己酉。卒于嘉禾之寓舍。春秋六十有二。賢士大夫之與公遊者。公卿貴人。嘗薦公爲可用者。莫不悼恨嘆息。不謂其止此也。公嘗知杭之富陽縣。政有惠愛。未及代。而道其考少師公。憂因卜縣之白昇山。以葬。縣民相率來助。有出財者。公悉謝之。方臘之亂。民爲密護。其丘壠得不犯。至公之喪。遂附于少師之右。蓋其年十二月甲申也。二子。大。今爲朝散郎。知漳州。大正。朝散郎。漳州府路提點刑獄。泣而言曰。兄弟奉先人之澤。粗有立矣。而歲月寢遠。先人之善。未有誌述。富陽之人。願有以書于墓下。予既與二子交。又獲與公之二三。增遊。知其行與事。用書之曰。公諱文淵。字深道。按其譜。紹州。七世祖。遷仕五代。周。爲行軍司馬。六世祖。漢。捷。什。閩。爲王審知監察御史。東平。把。將。即建之松溪縣家焉。五世祖。懷德。襲父官。爲閩馬步軍都總管。建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至考諱。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中奉大夫。龍州路提點刑獄。贈其祖仲元朝散大夫。而中奉累贈至少師矣。妣吳氏。贈魏國夫人。分以少師恩。入官。主陝之湖城。知縣。氏。令。中使過縣。載物價。游手輩挾勢侵商賈。公爲禁。得無擾。再爲開封之東。明。方田均稅。公嘗開封。祥符。中。中。三邑。多權貴豪族。皆傲。莫敢取。好。號爲平允。調鄭州。榮澤。丞。用薦者。改通直郎。遂爲富陽。時府中。下屬。縣。公力。謝。吾邑民貧。不敢受。邑民至今稱之。知明之鄭縣。權。接。伴。高麗。奉。表。使人。宣。和。四年也。出戍卒。當。給。犒。賞。奉。吏。要。之。譁。噪。于。庭。皆。愕。眙。不。敢。問。公。爲。馳。入。好。諭。之。請。實。吏。于。法。郡。以。無。事。縣。西。有。廣。德。湖。延。袤。數。十。里。數。田。餘。二。千。頃。廢。以。爲。田。給。高。麗。供。備。之。費。公。得。唐。大。和。中。復。湖。事。跡。及。熙。寧。會。舍。人。輩。所。爲。修。湖。記。以。請。于。朝。可。以。還。民。奏。且。下。值。靖。康。之。難。公。亦。丁。內。艱。去。主。管。南。外。宗。室。財。用。不。赴。添。差。通。判。明。州。紹。興。改。元。高。麗。遣。奉。表。官。崔。惟。清。至。以。公。舊。嘗。與。其。使。接。也。又。爲。引。伸。至。行。朝。且。命。送。之。僅。逾。年。以。省。員。罷。遂。可。沖。佑。之。祠。在。明。三。仟。前。後。閱。十。年。積。官。至。右。朝。請。大。夫。公。少。習。于。文。喜。觀。昌。黎。文。公。之。作。老。猶。成。誦。亦。慕。其。爲。人。其。召。對。論。事。敷。奏。詳。雅。蓋。首。言。喪。亂。節。義。修。政。事。然後。可。復。境。土。且。乞。郡。守。以。三。年。爲。任。天。子。嘉。之。然。勤。直。不。肯。附。麗。以。取。世。資。平。時。家。居。不。妄。言。笑。教。子弟。必。以。禮。法。性。孝。友。與。仲。季。同。居。雖。能。官。歸。不。私。有。其。俸。積。少。師。澤。不。逮。其。季。公。則。奏。之。而。後。其。子。撫。養。妹。之。子。教。以。學。而。資。其。二。女。以。嫁。在。延。平。有。倅。貳。死。官。下。留。落。無。依。公。葬。而。厚。賻。之。爲。買。田。業。道。出。松。溪。上。家。會。親。族。贈。卹。其。孤。弱。故。其。鄉。黨。尤。稱。之。二。子。既。通。朝。籍。繼。贈。公。通。議。大。夫。妻。張。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徽。言。之。女。繼。室。以。其。姊。皆。封。宜。人。贈。碩。人。女。四。吏。部。侍郎。方。遊。直。祕。閣。張。祁。常。州。司。法。參。軍。胡。知。言。通。判。紹。興。府。沈。雲。應。增。也。孫。男。七。初。度。叔。度。公。度。幼。度。侯。度。景。度。伯。度。孫。女。八。曾。孫。男。二。女。一。公。生。雖。不。得。盡。其。蘊。今。四。十。年。二。子。以。才。請。嶽。嶽。著。見。諸。孫。好。學。森。立。慶。未。艾。也。因。爲。之。銘。以。志。于。墓。下。其。文。曰。修。之。在。身。用。之。在。人。君子。所以。自。貴。也。匪。時。不。伸。匪。用。不。行。君子。貴。乎。有。位。也。若。夫。位。不。既。其。才。用。不。副。其。志。在。我。者。亦。奚。愧。也。嗟。哉。李。公。時。非。不。逢。用。而。不。終。公。卿。侍。從。既。不。我。知。尼。而。不。施。子。孫。是。宜。富。春。之。陽。有。封。如。堂。善。政。嘉。言。公。其。可。忘。

曹俊德。孫男今三人。曰欽若。炳若。一未名。銘曰。士以成其身。女則成其家。德之令也。未有成焉。俱以待其子。宜爲命也。揚其名。顯其親。謂之有後也。雖不克見焉。孫其施之厚。沈氏之藏。人莫不哀之。而其後宜之悲夫。

左朝請大夫致仕李公墓誌銘

宜城士大夫。其爲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皆稱李公。公諱恢。而在朝僅爲御史臺主簿。外則淮南京西兩道轉運判官。年六十有七。官左朝請大夫。莫不以爲未盡其蘊也。有孫彥。謹厚好學。從吾兄子雲遊。能哀其事與言。而謂之曰。祖父之葬未銘。願得銘以傳永久。予既熟公之譽。且嘉彥之有志以揚其先君。此固何愛于銘。因考而系之曰。惟公曾出唐西平王晟。是生憲。憲生游。自長安徙宜春。有咸用者。爲吉州推官。避亂隱廬山。著詩名當時。號李再梅。生昭逸。爲南康大庾令。令生含章。登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官至太常少卿。祥符中守宜。後家焉。生公曾祖師文。任宜州涇縣主簿。贈中散大夫。妻陳氏。穎川郡太君。中散生公祖孝先。任朝散郎。妻梅氏。永年縣君。朝散生公父儒。任忻州助教。廣州番禺縣主簿。贈右朝議大夫。妻石氏。封太恭人。諱恢。公之字也。諱宏。政和五年進士。授深州教授。以便親。易廬州舒城縣主簿。盜劉五竊發。公首捕其徒六郎者。以跡問其巢穴。導官軍勦獲之。積受賞。承直郎。除父喪。闋饒州司士曹事。廟堂見公姓名。訝不我求。改涪州教授。道梗不得赴。權宜州旌德縣。守呂右相好問。李參政光皆深知之。呂公且薦公有文武才。大可用。公在邑。教士豪。練民兵。勤以節伍。賊張遇不敢犯。李公徽公率衆赴郡。以解劇寇之圍。邑民相率詣州。請于監司。可公爲真。以不應法罷。軍恩改宜教。授明州學。軍旅方興。士業儉。情。公榜于堂。聯以忠孝。而勝一二俊者。俾習制。舉。通判建康府。會車駕巡幸。繕修行宮。有勞。密賜秘閣新法帖茶香。甚寵。決獄屬縣。多所平反。紹興八年。用御史中丞常同薦。入臺。議論剛直無隱。一坐盡傾。因轉對乃言。陛下不可謂寬。蓋悔禍而忘修德之戒。不可謂夷夏。變推而懷自聖之心。願無忘在宮。敦明恕于天下。且謂大臣平用舍之心。則小臣無德之望。公道一舉。私恩兩忘。宜察其情。僞。明示好惡。上稱善。而大臣方怙權用事。見奏。果不樂。公因丐外。得知南安軍。不赴。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起漕淮南。許民輸穀粟以代餉。緡上供一年。增解常平米至三十萬斛。用吳序賓之說。通西南二漕。財賦。以便餉給。遂爲定制。廣州僧廣允以咒源。急疾聚衆。公曰。此左道也。邊城詎宜爾。杖而逐之。有旨帥漕。議團結禁旅。以備紅巾盜。公秘不發。卒無恐。代還。天子嘉獎。以爲得人。十九年。漕京西。治官吏之舍。易苦以瓦。定郵置程。限爲擺鋪。曰。襄陽距行都遠。驛實不可滯也。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諸路。遂獨公所部。以先辦。聞。刺舉務大體。不察察。鄂倅故堂吏。許其守衙大觀。以誘。被黜。因求公奏。辟。公正色拒之。或謂此人宰相耳。目。宜慮其禍。公曰。吾知養職耳。何可慮。論者果以爲言。遂罷歸。明年。復主管崇道觀。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九月壬戌。葬于宜城縣長安鄉黃村。公個儉有氣節。雅志當世。趙忠簡公再爲相。公見趙公。從容論事。切于治道。至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委靡。兵將驕惰。今強敵外窺。僭僞內侮。未足多懼也。秦太師與公布衣交。以公論用人爲懷。已。猶重公。復以爲都使者。至真鄧州。事入。諸事。雖陷。然公廉介自守。

論者不能深文中之。當官俸入。非令所載。一錢不受。公使酒飯。必償其直。平生不治貨產。父時有田二頃。屋數十間。悉推與二仲。曰。吾仕斯有祿矣。訓子弟以不欺爲先。婚嫁孤幼十餘。晚年雖貧。聚族至數百指。買妾。問知士族。亟嫁之。里人陳姓女。流落外邑。贖以還其家。郊恩先與其弟。故鄉里推敬。以爲師法。所爲文。號指劍集。若干卷。妻石氏。朝奉大夫振之女。繼蔡氏。朝奉大夫毅之女。子彥。迪功郎。淮西安撫使。准備差遣。女適進士翁升之。孫男。彥也。迪功郎。隆興府進賢縣丞。導早世。孫女二。塔修職郎。呂得中。進士石徽。曾孫男女九。故吏部侍郎陳天麟常云。太上皇帝既更化。諸賢彙集。一日問向爲清臣。李某安在。知樞密院湯思退對以物故。僅數月也。上慨然久之。乃知公之被簡記如此。使未歿。其進用豈後他人。鄉里至今哀之。銘曰。治道之興。略匪一士。世用以濟。逮其不然。以私害公。士爲不逢。時之泰否。士亦何病。茲爲有命。我來寓宜。舊聞公名。既忠且清。考其世系。訪其行事。足以垂世。直道正言。當路忌之。粵惟其私。才爲小試。外而不內。則以有悔。公雖逝矣。簡于聖神。猶公是詢。敬享歲祀。宛水湯湯。念公不忘。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侍從。蟬聯大家。郡人類其子孫爲爵里記。而黃姓其一也。編撰二。年有名震者。起進士。至諫議大夫。世浸以顯。多登儒科。至公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爲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從班。爲朝請大夫。實文閣待制。定州路安撫使。以沒。贈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龍圖之父諱好謙。爲朝散郎。知開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即公之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母李夫人教之有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金紫公率俸治其守家僧舍。鉤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見後必遠大矣。以大父恩。補假承務郎。蔡安持知順昌府。公始爲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掾。平決成。盡理。既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諱甚。令捕而欲治。則併令言。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侵平民。既犯法。復置吾長官。奈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命。公徐曰。吾不汝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券米。處與之。衆謂公少年有立。移額上尉。泰和鄉胥真百金以贖。公笑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准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季陵帥臨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率諸司屬于朝。而公前有捕盜賞。既還京。秩。猶用舊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金谿縣。時江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傾洞。莫知所爲。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祠事之。郡轉運使趙子濱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澄。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爲臨安。屈公自助。妻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有倉官怙時相親。慢不受約束。且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遽誣公。公雖不登。即奉祠。未幾。起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紹。紹安撫使。聞丘所姻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所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而永嘉郡兵鼓譟。嚴監官。幾爲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鎮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祕閣。知廬州。溫之士

民日數千人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與復于郡廨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假小吏輿。遁而登舟。衆覺而追之。所阻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非公也耶。某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爲縣。民敬而祠。逮其爲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不苛。廉而不劌。握節四方。再潛于幾。天府義報。兩治其師。富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施。人莫我及。上既眷公。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爲恨。天之俾公。則壽而威。厚德淳名。嗚呼此藏。

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呂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之次年。前禮部侍郎呂公自徽州入對內殿。言致治之要。當以內爲先。收人心爲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屢變。時天子新即位。切于求治。聞公言大稱善。欲任以事。公謝曰。臣蚤衰且病矣。理一郡猶不能。其敢任事。有詔除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佑觀。兼侍講。公在講席。凡可進諫。必因經陳說。反覆論辨。盡其說而後已。會敵使再通。禮有未定。上問公和議成否。公曰。彼利吾幣。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後。勿以爲無事。宜思患豫防之。未幾。以病乞外祠。章五上而不受。既不能朝矣。上猶問大臣。公果病耶。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十一月七日。終于家。嗚呼。公之論思。大略可觀矣。蓋國朝呂姓。自丞相文靖公始。大世有顯人。公會祖諱宗簡。于文靖爲兄弟。仕至尚書刑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魯氏。贈普甯郡太夫人。祖諱公雅。仕至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其配安氏。贈鄧國太夫人。考諱希朴。仕至承議郎。贈右正議大夫。其配張氏。贈碩人。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即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辭不就。得宣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理機宜文字。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劉一止。蓋交薦之。宰相專且復。指以爲黨。公與薦者皆罷去。李公自是南遷。且與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事。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無息。邑人相與祠公于學。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虔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復用。公始召爲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舊怨。又詆公禮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爲遣使覈其實。還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副使。異時漕臣多媚悅上。下媒進取。公獨屹屹無依倚。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因奏事。太上皇帝問所部人材。悉以實對。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時金人且畔。使者入見。無恭順禮。公曰。是求愛端不足計。願增邊備待之。既至盱眙。敵有宣徽使銜命越境來見者。公曰。此非常禮也。見之而不拜。其命時以爲得體。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一日。上曰。呂某練達。不沾激也。大臣皆未諗。既至中書。則御批除公侍御史矣。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

訂正。凡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歲饑。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爲人和易長者。與物無忤。而內實剛重。不可犯。每讀書。見昔人行事。有所感。或爲出涕。過倫。後校險之徒。至不忍視其面。其受知李泰發。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己者。周敦義與公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而世皆目以爲黨。屢擢不伸。非明聖在上。則朋黨之禍將復起矣。然公之任宰掾。常軍書旁午。與同列陰贊廟堂爲多。其爲池州。論沿江備守甚至。然後知公之用有不盡者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蔬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或見其市魚肉。而客饌無有。戲問之。公晏然曰。吾親所以爲養。吾徒可享。及貴。有遠族乞附公服屬。以就國子試。公曰。是豈特欺君。非幼子母誑之義也。不可教後生。蓋誠信不欺。類如此。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邊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實實之政。結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三。官至左太中大夫。爵太平縣開國伯。食其邑七百戶。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太府寺丞有之女。封令人。先十二年卒。男三人。得中。修職郎監行在草料場。庶中。皆早世。自中。承務郎。女適從事郎胡璉。孫男女三。尚幼。公家自河東遷符離。而世葬鄭州管城縣。因公之南。始家富國府太平縣。葬其夫人與其兄弟長壽鄉之古城山。且自爲穴。今遂窆焉。是宜銘。俾其後有考。銘曰。

世之誣賢。以黨斥兮。空而去之。易爲力兮。其不可去。聖不惑兮。既去復還。斯則德兮。不有君子。其能國兮。猶嗟呂公。蘊厥德兮。不玷不缺。如圭璧兮。致柔與中。則直兮。人皆曰賢。誰其舉之。抑又踏兮。出入事君。盡其職兮。有言必信。義不囑兮。以憲以決。如龜策兮。俾以重任。宜柱石兮。視彼愷子。孰失得兮。黃山之隅。聚族百兮。孝友中庸。善斯積兮。兄從弟從。永此域兮。

秘閣修撰鄭公墓誌銘

秘閣修撰鄭公。既葬于衡山。其孫景先來告曰。大父之未有葬也。命景先買地衡州。得衡山縣紫蓋鄉長興之原。且歎曰。昔吾考之壽。不登七十。今吾過七十者三焉。吾鄉在襄邑。生不可歸矣。死可無地而葬以累汝耶。于是爲兆。以遷其二夫人而虛其左以俟。景先聞其言之悲而不忍言也。大父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日。果棄諸孫。而景先以九月甲申葬公其穴。請爲之銘。嗚呼。蓋公。元祐大臣。尙書右丞公之子也。自黨籍之禍起。子孫禁錮。幾不容于時。故公晚而得仕。中興險四十年。元祐大臣子惟公在。天子嘗謂其材。潛風績。稱其家也。今又亡矣。在法得銘。按鄭氏世爲扶州襄邑人。右丞以寬厚忠信聞天下。諱雍。任資政殿學士。以公之恩。贈太師。右丞之考。諱有彰。任鄧州節度使。以右丞公恩。亦贈太師。鄧州之考。諱元吉。贈太傅。公諱安恭。字子禮。以避后諱。改思恭。四歲而孤。未冠。遊太學。有聲稱。黨禁稍開。始得以右丞遺澤。授承務郎。監湖州酒稅務。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道州。權發遣容州。改營林州。再爲容州。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權發遣肇慶府。就差德慶府。再爲肇慶府。知邵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西路。加直秘閣。陞計度轉運副使。移荆湖南路。進秘閣

修撰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復提舉崇道觀。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傳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公在武昌。佐其守禦。寇有勞。寇攻漢陽。守微公赴之。彼命即絕江至。躬自縊城。論以禍福而解。賊犯營道。公出戰。縛其酋。會曹威兵大至。郡僚皆遁。獨登城呼軍士曰。吾與爾守此。敢去者斬。衆謂賊不敵。公即持牛酒。直抵其營。曰。吾遣州卒來勞軍。飛矢雨注。城上皆爲公懼。成見公無甲。驚異。公徐曰。道爲州。數家聚也。產賦不滿千緡。何足辱諸君。聞王師且來。豈若束兵刃爲社稷立功名哉。咸笑曰。通判不疑我。所教亦誠也。願無犯城。留一夕于外。明日果去。而守令未還。宜撫岳太尉軍。集。虛空無粟。公召四郊父老曰。大軍之來。爲爾輩卻賊也。有粟宜以十三助我。與其餉軍。猶勝沒于賊也。衆感泣。得粟五百斛。岳軍少之。呼公至帳下。左右示以淫刑具。公不顧。對曰。郡無粟。取于民也。今民力亦竭矣。請爲民受法。岳公遽起曰。飛敢有此也。軍無食且怨。欲與君議其策耳。公曰。米稅未嘗輸。誠得幕府榜。俾先期輸。且得其贏。可足用也。遂從之。民知公且被罪。凡輸米不復計其量。迄飛之平賀州。無乏。即以書謝曰。當奏厚酬公官。宜諒使薛徵言。爲容州。在容幾三年。莫知公政之善者。既移鬱林。容民遮道留公。而鬱林之人相賀。轉運司職置鹽倉。鬱林公指其非便。議十上。且請于朝。得寢時諸郡守獻羨餘。都使者以爲言。公曰。吾郡無餘也。何所獻。高雷化三州流民來歸。義廩不足。公亟取常平米以賑。有司謂常平不當用也。遂捐俸米以償。再爲容州。盜賊屏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經略廣西。謂公能弭盜。辟置幕下。妖賊譚友諒作亂。公招捕之。既移肇慶。轉運。又以南恩盜屬公。因申嚴保伍。重賞以捕。盜者。漸海之盜。遂清。勸民植桑。萬六千株。在德慶三年。遇大水。常賑濟。同判者不肯。公曰。民無食即死。是死于水等也。吾專任之。再爲肇慶。認金坑額千兩。丐無擾民。舉境接溪洞。一切以寬爲治。嶺外銓擬。素不平允。至公則無間言。其罷而復起。信宜縣茶寇竊發。執邑尉屠令之子殺將高房。奔獲李宏。朝廷遣軍步騎千人來赴。又失期。公攝提點刑獄。會兵雷州。水軍統領皇甫謹逗撓不進。將斬以徇。同判叩頭乞使自贖。遂以勳兵敗賊。俄李云三千人犯容。營建黃巖。語僭甚。公以騎兵夾攻。遂獲云與其左丞相。而散其衆于農。有詔拜直祿閣。降賊中夜復變。公設伏以待。斬其爲首者七人。遂定。奏聞。遷中奉大夫。陸副使。帥憲臺皆闕。公佩三印。備禦。柳賊李金甚。至朝廷用是。易公湖南。俾捕金。且隨軍應辦。饒金既平。加祿閣修撰。職年。改提點刑獄。凡囚之屬死者。聞再四而後決。曰。是不可復生矣。爲人端厚長者。閑居無惰容。與物無忤。方臨淄歲饑。民相食。公持檄。單騎過暴客負而趨。僕者自後至。探脫之。將追刀其人。公曰。是于吾何冤。規食道死爾。安用必其死耶。故其數年。勵盜。先以恩信招撫。逮不從而後誅。至治兵臨戎。介然有不可犯之威。以是知公非苟然者。平生未嘗營產。第以教子孫。恤宗族爲念。所居號西湖。作佚老堂。以自適。衡人舉尊重之初。妻吳氏。未幾年卒。再娶梁公左丞。孫之孫。朝請大夫。願告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陳。丞相文惠公四世孫。朝奉郎黃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贈令人。會祖妣太夫人王氏。國子監。祖妣太夫人郭氏。國子監。妣李氏夫人。國子監。王氏夫人。國子監。母宋氏。追封令人。子曰。壽終。右從事郎。女二。適右承議郎周彭。迪功郎趙師。孫男。景先也。迪功郎。廣州司理參軍。次景文。將仕郎。會孫女。尚幼。鄭之去。襄邑也。至是始家于衡。故敘而銘之。銘曰。

元祐之政。偉矣一時。時之多賢。而爲目之。積其生全。俾沒于地。鋼其宗支。俾弗得仕。既清返夷。踰四十年。如木有朽。典型寓焉。云誰獨存。右轄之子。溫溫而良。克紹其美。惠及遠民。外殿七州。既去復還。民渴其留。帝曰。嘉哉。賜爾節。有威爾宜。有衡爾折。嗟時舉才。弗就惟武。寇懷方張。公則不懼。窮其燕牙。革其鼻吟。外削其鋒。內懷其心。曰。湖之濱。曰嶺之外。窮靡顧天。饒弗罪歲。豈無吏師。公惠實多。釋甲而田。士不荷戈。官參九卿。位首中祕。有來明廷。寧不我俟。公知甚先。佚老有堂。紫蓋衡山。遂爲公鄉。惟鄭之遷。自拱襄邑。伐石勒銘。其庶可議。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二年。詔資政殿大學士賀公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親御翰墨。累數十語。其略曰。朕嗣服以來。思得黃髮老成。詢咨政要。其爲朕輔而勿起。勿以髦疾爲辭。公捧詔泣而言曰。陛下龍飛。臣以得謝在田里。無絲一望清光。今恩意若此。年將八十。其敢矯情飾詞。尙以虛文未禮爲解。因不復具。免束擔就道。第辭所授職。願一見而歸。既入見。所陳治道之要甚切。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凋敝。而軍氣尙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即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譽望益高。謂且相也。僅數月。當路有忌公者。議率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啓。公拜而偶蹟。因待罪。上雖優詔開諭。繼而請曰。臣老甚。願賜骸骨。歷懇再四。天子重違公意。乃復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薨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計開。天子震悼。輟視朝。贈左光祿大夫。其年五月乙酉。葬于天台縣太平鄉善嶼山之原。公所自營也。淳熙八年。其孫敦仁來曰。大父之薨。與葬也。敦仁兄弟幼。未有知。嘗聞治命。將以銘誌。屬君。逮今始克請。幸加惠其死生。嗚呼。某頃少年。荷公鑒裁。辱薦于朝。熟聞公之行。事。今公蓋不可見矣。其可見而傳者。敢不次而銘之。按賀姓本慶氏。肯出于姜。春秋齊有其族。至東漢純仕。侍中。厥後避孝德諱而更焉。著于會稽。當三國吳。齊以武功顯。晉則循唐則知章。賢譽具著。逮公之七世祖。從僖宗幸蜀。爲眉州防禦推官。卒葬其地。遂爲眉之青神人。移籍蘇州。按陽。會祖諱息機。皇任尙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太師。配楊氏。贈文安郡侯。侯氏。贈同安郡。皆夫人。祖諱撫辰。皇任朝議大夫。贈太傅。配王氏。吳氏。皆贈秦國夫人。考諱現。皇任承議郎。贈太師。配王氏。贈楚國夫人。公諱允中。字子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積官至左通議大夫。爵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其歷官則任。昌府學教授。辟雍錄選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入祕書省爲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旦。公自少穎悟不羣。慷慨有大志。嘗遇異人授以兵書。曰。此吾昔授陳雨者也。讀之。非世所傳。遂默以經綸自負。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笑曰。是可視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時。敵之伴者。半歲暴鮮。公噙笑待之。而惟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諸藥師不可保。宜撫必不能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公後生。毋妄言。賜服五品。選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靖康改元。還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張邦昌亦鄂族。公獨不被其汚。衆始服公先見。建炎初。罷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公。公曰。士大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

某之居喪，盡士非自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即緣所被省，割不受，而被寇轉徙湖湘間。劇賊馬有迫潭州，守何子謹患無備，思以利害說之。公爲見有曰：宋祚更興，足下風貌勇略，正宜立功名者。何自棄于此？自古盜賊有壽終者乎？有不覺心動。改容謝曰：郎中將以教有耶？公爲留數夕，有卒不犯城，而公既飄泊，因自放于山水。至天台，受其幽深，得地萬年山間，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而范丞相宗尹以抱膝名其庵，地故無泉，公默禱于山，得泉舍下，自名曰應心泉。時已落致仕久矣，紹興八年，始得用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郎，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謹黜陟，號爲稱職。而宰相謂公不肯下已，凡主督崇道觀者，閱六月，又命公爲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抑之。公嘗持節本道，而回翔入幕府，處之怡然。人用是莫涯其量。復爲崇道觀，太上既更政化，始起公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院修撰，接伴金國賀正人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皇后殿奏補非親屬，吳國大長公主女夫轉行兩官，且陞事任勳臣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皆塗歸，無所顧避。宰相乞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關。公奏曰：塞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筭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則主司執收令之，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當忘其私，臣甚爲沈該惜也。不然，檮爛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公不能及，自餘如三衙制兵，改易軍分，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開職，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于是執政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以目覩公矣。然太上特知公深，眷之厚，凡中外奏封論事者，多付公看詳以聞。一日對論，君子小人事君之異，公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諂隨。此不可不辨也。太上稱美久之，因言聞陛下欲開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太上曰：誰爲此言？公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太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公知之無不言，類若此。或具奏，輒焚其藁，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論于朝，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必爲也。不從，再乞致仕，不允。公善書，筆法遒美，太上嘗以所臨王羲之四帖爲賜，且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張循王神道碑成，詔公書之。公因請筵三留身曰：臣蓋論張俊諸子除次對論，不當矣。今君命寵其父，不敢辭。若其家有所謂潤筆，不敢受也。既張氏果致金緡甚厚，有旨受之。公卒辭焉。拜參知政事，奉顯仁皇太后遺物，使金國，至汴京，敵就館賜宴，大合樂，且用常例賜花。時敵人已驕，倨有青堂意，用吾時將孔彥周押宴，公謝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也，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語訖復數四，其大使怒，至露刃脅公。公曰：王人毋暴慢也，事固有體，強弱豈有常哉？端笏不動，自副使而下，皆屏息驚懼。其使語益不遜，謂將殺汝。公徐曰：爾輩殺人外，得何能？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聲色俱厲，其使爲卻立。蓋周從旁解曰：兩國通和久，參政勿動心也。提公坐，令左右捧花侍側，曰：不須驚也。敵之甲士相顧竊語：二十年無此使矣。行次那州，逆者輒車騎疾馳甚遠，凡百餘里，道傍居民乃言：太行有什契丹者，欲取質相公爲都統也。至敵廷，掖門有闕者坐不起，其一肘之曰：是使者忠勇，可爲之起也。微偵之，蓋李氏之子，然後知公名已傳敵中，先是奉使者畏敵，人欲留北人例，詭以爲賈江潮，公待班客省，果問公鄉里年甲，皆以實對，莫不歎異，遂成

禮而歸，歸即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太上疑未決，而同列謂公之往，應故事爾，不宜生事端。先自紛擾，公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即引年丐致仕，章三上，且面奏，以母夫人薨葬漢陽，欲移厝天台，非親行不可者。太上惻然，允公請，錫金卣，金卣二，茶藥甚厚，御書二大字以寵之。特許朝辭上殿，率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中興以來未有。公既得謝，即走漢陽，遷楚國太夫人之喪葬天台前平山，買宅郡城，即城外野水營別墅，號小鑑湖，築亭于抱膝庵之側，號杉亭，爲記以敘其意。上在潛宮，雅聞公名，注想以待，僅決大計而歸，蓋公益老矣。嘗與士大夫論之，公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李長源，其隱臥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其出處始終，真盛德哉。有文集奏議共若干卷。秦太師檜與公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公素善趙丞相鼎，李參政光，故秦用是沮公特甚。反謂公趣向有異，而公亦竟毅然不顧，殆將終老山林，晚遇二聖，致位通顯，得非天耶？雅有知人之鑒，所薦至輔相侍從者十數，次亦名聞當世。每歎曰：吾老無能爲，薦賢所以報國也。性孝友，遇妻先與其弟姪，而後其子孫。照養宗族孤幼，婚嫁之甚衆，存交遊，所取嚴甚，至其愛厚，或千里命駕，有昔賢之風。和政郡夫人鄧氏，京東提舉鹽香洵之女，先公之二十七年薨，至是合祔焉。男利，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公二年卒。女嫁右朝請大夫直祿閣朱商卿，先公十餘年卒。孫男三人，敦仁，今爲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敦義，承務郎，敦禮，承務郎，新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孫女三，進士林憲，謝宗經，韓楨，增也，曾孫四人，光，登仕郎，詵，充，皆將仕郎。公平生疏財貨，未嘗治產業，在二府，得給使客，而不用，將薨，諸孫甚弱，招郡太守，俾視其篋，并賜金，面析之下，逮僕妾之信厚者，了不亂，蓋于死生如此，銘曰。

伊昔子文，仕嘗三已，見稱聖門，絲不愠喜，公之在朝，三掛其冠，老則故常，壯也實難，惟公存心，豈尚富貴，有位則行，以道進退，公之未老，志在經綸，及其既老，志則相伸，奸賊醜類，抗詞離懼，在我能全，矢死弗顧，公在東臺，正色厲然，敷書歷塗，以盡我言，公在二府，整綱立矩，思會衆材，以濟百度，孫吳之略，有龜自衷，抱膝巖壑，不爲不逢，既逢而歸，迄未悉施，左琴右書，樂我鏡湖，照運天飛，黃髮是咨，公不俟駕，竭蹶而馳，粵執事樞，行付大柄，成謀甫決，公亦告病，我評于公，清節令名，郡侯謝傳，及孔左丞，惟天降材，功豈易就，八十之年，徒俾我壽，赤城之山，上應三台，自公我開，式憲後來。

右通直郎知袁州萬載縣杜君墓誌銘

宋朝衣冠姓系，惟杜氏譜錄最遠，自漢建平侯延年，晉當陽侯預，至唐京兆族，望皆有其傳，而元和宰相宣獻公之子有名勝者，嘗爲揚州租庸使，遂貫于揚之永正，今懷真郡也。三世仕南唐，徙家建業，是生禮部尚書錫，以文學受知太宗，真宗，又再世，是生天章閣待制祀，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子照，仕不及顯，以其子大夫恩，贈右正奉大夫，而大夫公諱祀，仕至右朝請大夫，歷福建、江西路提舉常平，生二子，君其次也。君少襲禮義，而天資孝友，屹屹就學，爲人忠信不欺，居官以廉稱，遇事介然有立，僅更七品秩，得宰兩縣，年甫六十以沒，嗚呼！其可悲夫！始予寓閩中，與君父子遊，最厚且久，于君契誼實

弟兄。雖家人婦女猶姻戚也。君之兄錫既早世。而大夫公繼以壽終。今又哭君之喪。而君之子穎。乃欲于文以誌君墓。其何敢辭。君諱鐸。字文振。以父任起家。右修職郎。提點坑冶鑛銀司。檢踏官。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丁大夫公憂。服除。爲湖廣總領司。屬得監潭州南嶽廟。改右宜教郎。知泉州永春縣。再爲泉州萬載縣。未及往也。君才力實有餘。而退抑不自見。其在鑛銀司。被檄走諸郡。不擾而辦治。使者始稱其能。在總領司。會移軍分駐九江。君且受代。疾馳曰。軍至惟當得食爾。他非急也。爲之日夜經營。而餉餽悉集。營壘以次亦就。衆始服君識先後之宜者。閩帥幕府僚吏二十許人。多輕銳喜進。君獨恬靜自守。故參知政事賀公允中。工部侍郎王弗參議其軍事。皆器重君。與之善。逮爲永春。割弊剔蠹。政方有條。而君多病。蚤衰。告滿以去。既調萬載。歸治其家矣。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疾遽作。一夕不起。蓋大夫公嘗簽書郎武軍判官廳公事。因家焉。君事大夫公。孝以盡禮。而穎之事君。如君之事大夫公者。然大夫公之疾革。君適在官。號泣就道。既大斂而始至。而君之喪也。穎之至亦然。里人莫不哀之。遂以七年八月戊申。葬君香林之原。始大夫公自儀真遷正奉及夫人之柩于邵武。大夫公亦附之。至君三世矣。妻黃氏。左通奉大夫中美之女。男二人。穎。右迪功郎。南劍州尤溪縣主簿。河。尚幼。孫男女皆二人。大夫公以詩名當世。君亦得其句法。與他文類之得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三代之懿。以世象賢。委則有原。斯久其傳。惟唐杜氏。代有令系。事業文章。益顯于唐。詩甫論收。如晦黃裳。其在本朝。太真仁宗。遺孫服儒。有烈有功。我求典型。慨今五世。善其真耶。厥卻未試。玉潔冰清。志剛大行。豈不我思。定交平生。樵水道山。世亦有誦。過車弗馳。銘以弗愧。

故中散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則太簡舉進士。爲天下第一。被遇太宗。入翰苑。參大政。出眉山者。明允以布衣顯名。而文忠兄弟同時登制舉。典內外制。長春官。輔門下省。惟同安之蘇。盛于中間。翰林公以賢良方正。受知昭陵。出入侍從。而丞相亦冠多士于南省。歷事五朝。爲時宗臣。是相哲宗。具有勞烈。三父子孫。各紹其聞。文獻與型。相與上下。可謂盛哉。公蓋丞相諸孫。而翰林曾孫也。翰林諱紳。丞相諱頌。皆贈太師。公于魏國。有傳在國史。徙居鎮江之丹徒。其第五子諱京者。公之考也。終朝請郎。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與其兄景。談學識行誼。俱稱于時。鄒志完。游定夫。崔德符。蓋其交友。故門下侍郎諱南陽公。尤知之。而仕不獲顯。其贈安康郡太夫人歐陽氏者。公之妣也。實文忠公之孫女。亦諱師德。字仁仲。少穎悟。手執秀整。丞相甚愛之。撫以爲類。我飲食必置左右。未始令去膝下。既知學問。而明敏強記。其得于父祖。聞于外家。習于遊朋。皆過人遠甚。崇寧四年。始以丞相補遺。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初調和州。歷陽縣主簿。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丁內艱。服除。呂尚書安老。撫江東。辟准備差使。改右宜教郎。監都進奏院。充樞密院計議官。諱外。得廣德軍。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再久之。通判平江府。公之爲計議也。與端明殿學士胡邦衡爲僚。邦衡上書論和議。詆執政爲可斬。公謂之宜婉也。後邦衡謫嶺外。用事者罪公嘗預其議。而不以言。遂罷廣德矣。至是。王晦守平江。議多不侔。而晦移建康。公適攝府事。有小人之告者于公。以

私而不得逞。會公友塔常中丞子正沒于鄰邑。遂相與贈公。會與郡守周三畏持官錢二千緡致賻。且父子共爲祭文。有指執政語。實皆無也。併以邦衡之事爲證。秦丞相大怒。詠御史劾奏公。遂削籍。投汀州。且下都使者究其事。逮繫甚衆。勢焰熏灼。榜掠皆誣服。公之子玠亦傳官。查人人知其冤。在汀六年。踐蹈不敢喘息。而公買地種竹。莳茅茨其間。父子相對讀書。將終身焉。繼徙徽州。怒者亦死。太上皇帝更庶政。凡洗冤非其罪。悉俾自便。公父子始得生還。仍復故官。方上朝謁。太上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置者耶。衆謂公且進拔。而政路又有不能知公者。止除通判建康府。然盡還罪籍年月。凡一歲四遷其位。恬不見喜。居官暇日。則與佳賓客走郊野。訪尋六朝舊跡。萃集爲圖。以正昔人傳述謬誤。閱再歲。始得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囂亂。都使者多輪守將失撫。公曰。守固有罪矣。軍士可不懲乎。乃手書數十移督視府。乃廟堂卒用公策。遣裨將市馬。道清湘。捕首惡。誅之一路。以事代還。復主崇道觀。吏部尚書汪聖錫輩薦公。卒輔謂老成。恬退可用。有詔赴行在。而公以耄疾力辭。丐開。朝廷特許以再任。始築室會稽城西鏡湖之上。賦詩見志。超然有晉士之風。乾道八年。歿。曰。吾不復苟祿矣。即以右奉直大夫致其仕。時已賜服三品。爵爲丹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玠通朝籍。以郊祀恩。進封朝議大夫。淳熙二年。以慶壽恩。遷中散大夫。四年八月。玠日。將啓手足。與醫者語相酬酢。晏然而逝。享年八十。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陶山之原。初娶歐陽氏。朝議大夫知之。女。公之舅子也。再娶方氏。朝議郎元修女。先公二年卒。男三人。長玠也。今爲承議郎。新通判明州。玠早世。孫某官。女四人。長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正己。次適迪功郎舒康老。次適某官某。孫男七人。渭。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潯。將仕郎。溫。迪功郎。向。幼。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徐邦傑。次在室。公爲人溫厚樂易。介然有守。篤于信行。少事母孝。遭寇亂。與兄親負其輿而奔。呂安老之引公自助也。待公甚異。至相約同歸田里。安老不幸歿于事。公遂以女歸其子。爲小官。職不苛。華亭增鹽課至百萬餘斤。在邸院值鹽場多事。書奏旁午。詔令不可。稍率未有條。公以法律定爲程度。至今用焉。持節湖湘。大抵抑豪強。惠貧弱。民至越境遠之。戀戀不忍去。其爲詩文甚工。韓子蒼汪彥章皆稱以爲不下古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聞見彈治。議論有據。依自其家傳。士大夫多從之。質問故實。及將召歸。諸者謂宜在優閒文史之選。非必勞其筋力之務也。而竟不少見。嗚呼。可勝惜哉。始吾友蘇季真欲誌公墓。而自以病弱不能致思。屢以屬予。未之諾也。今季真亦下世。而公之二子又以爲請。近念季真之言。與夫家世之契。而頃歲尙及與公周旋。悉其始終。抑又何辭。銘曰。

右朝奉大夫致仕曾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二月甲申。右朝奉大夫曾公葬于池州貴池縣崇賢鄉長樂山之原。問其享年。則八十有四也。

聞其子若孫則二子嘗爲郡守縣令年皆過五十蒲伏哀號在道有孫俱出仕孫又有子矣遠近來觀相與歎息曰斯非積善植德之報歟是何乘考之隆而子孫之滋也始公之子猶得郡于龍城奉公以就養人見公喪衣長身視聽不衰而弈棋飲酒超然有自得之樂蓋莫不榮之今其亡也子孫盈前家道日昌考其平生無一可憾又莫不哀之古之所謂高朗令終者哉其二子來請銘因敘之曰惟會氏出于有夏自莒遷魯爲魯著姓漢都鄉侯樂四世孫據避新室之難徙江淮間唐末家于泉之晉江國朝有諱穆仕至殿中丞者公高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會以文學取高第仕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者公會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諱公望仕至虞部郎中者公祖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孝慈以才業事徽宗爲江淮發運使入戶部爲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曾祖妣吳氏黃氏贈太夫人于吳楚二國祖妣朱氏戴氏贈夫人于廣陵普甯二郡妣謝氏贈夫人于秦國母王氏贈太宜人公諱浩字德充少以父恩補承務郎調成德軍倉草場持太宜人心喪再調池州永豐監丁秦國憂方侍疾不解衣顏面者踰月及居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少師公撫之曰爾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服除再授官既以省罷凡十年乃歎曰人子事親職也今事親日少矣安能捨所事以從外物遂不忍去少師公左右居久之制置司辟爲蘇州司錄事少師除帥杭州即以親嫌丐罷朝廷命爲兩浙提舉鹽香司幹當公事未踰月少師公薨時四方倣擾公扶柩居池州葬于黃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劉洪道守池辟公青陽縣丞公以有田在焉爲請宣諭使過邑民遮道詣使者留公公不願竟去張丞相開都督府范濤知岳州以丞相意辟公岳陽軍節度判官濤怒其酒官諫公文致其罪公輒直之嘗俾公出按屬縣令誠曰毋徇顏情也已乃無一事可治吏輩怨甚公正色曰令有罪庇之是顏情令也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濫不能奪人皆服公長者又嘗遣公白事督府丞相問招復歸業人公具以告丞相愕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與郡文書弗合何也公曰郡之言文也某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實丞相異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別任事公又謝曰爲人將事而不報何爲忠託名而留何爲信丞相不能強也濤既去後太守至欲大新郡治公力諫之守怒命公無得預公曰吾甯得罪太守無得罪百姓既而部使者以是劾守擾民削秩罷郡而相率薦公以循吏万俟卨相時任提點刑獄故其爲中執法也又薦公可用荆南帥欲倍羨餘檄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詳爲辰州公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樂平縣丞以太母需恩賜五品服知宣州涇縣女魔周號三娘兵者帥府既招而戮之矣公可用荆南帥欲倍羨餘檄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詳爲辰州公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樂平縣丞以太母需恩賜五品服知宣州涇縣女魔周號三娘兵者帥府既招而戮之矣去知建康府江甯縣時相鄉閭也相家歲有逋賦公督之無所憚秦少保告歸謁墓所過振動州縣以應辦爲奇貨而幕在邑下掌留論者謂公其費母惜公計之當錢五十萬無一合支者僚吏爭進曰常平係省錢皆可貸儲公曰常平係省官錢也以官錢媚人吾首可斷此不可爲然吾不欲異他邑卽倒篋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少保問亦戒其下曰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也通判鄂州遇登極赦守未交印公實縣郡嘗以一子進表受賞而守既觀事亟遣其子行或勸公自列公笑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以訟受服

凡經歲禮部驗其月日報公而後從之。覃恩賜服三品。主管台州崇道觀。隨其子官廣右。再請祠祿。遂致王事。還次鄂州。以小疾而逝。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公幼沖淡簡靜。寡言笑。學欲窮理盡性。不切切于利祿。方大觀政和閒。權門盛開。或勸其進取者。公叱曰。大丈夫當守正以厲俗。何至泛泛若隨風萍哉。蓋少年自立如此。性嫉惡。不喜傾邪側媚事。聞人語及若負芒刺。故其仕也。能抗上官。拒貴要。進退視禮義。不爲身謀。然亦以是不得顯用于世。而臨兩邑。通守一郡。皆有惠政。其喪之在鄂也。鄂人相率奠哭。有涕下不止者。其去官十餘年矣。始楚公仲子宣端公。以盛德相仁宗。勲在廟社。族緒既廣。至少師。治家尤號有法。離亂來。故家典型殆盡。後生輩日入澆薄。公獨守其法嚴甚。聚族數百指。飲食起居。悉有故常。內外之言無敢出入。肅如也。嘗曰。田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無。家法不可無也。嗚呼。使公得用于世。以其治家者推之。效亦可知矣。娶王氏。先四十年卒。繼室應氏。先二十年卒。公之葬也。開墳得古鼎。鄉人異焉。二子種。石朝散大夫。前知柳州軍州事。次未。右迪功郎。前昭州平樂縣令。三女。長適進士章覽。次適右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張造。孫男三。蒙。右從事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常。右迪功郎。潭州平南縣主簿。晏。將仕郎。曾孫男一。紹。女二。臨終告其子曰。吾嘗爲恢復要略五千言。未上也。他日可陳爲我陳之。其子類其所爲文得十卷。藏于家。銘曰。

古者世祿得人于門其緒孔蕃其德有源是以典型百祀弗墜于邦有光于家克類惟宋氏族溫陵之曾如哲如參父賢子承有勳有庸曰輔梗柁豫章駢出其圖嗟嗟大夫不爲利回巖然之姿挺然之材強直自遂靡炫于世疇能舉之用則不器公雖好剛其政則和剴邑佐州民以詠歌內齊于家猶治于府曰儉匪嗜曰威匪怒卽此有法事食無田移孝而忠子孫其傳位不吾崇天則吾壽樂哉斯山式措厥後

劉令君墓誌銘

令君諱允恭字邦禮姓劉氏其先自唐司徒晏轉漕江淮子孫散處淮南其可見者八世祖陶與其兄隨居光州避地至閩王氏以其鄉鄰得之甚喜命陶爲秘書監隨爲閩門祇候二人辭不就福清縣東南有塘面鍾山愛之家焉兄弟居塘東西王忠懿曰公等無故鄉念乎取漢新豐義名其里爲新豐陶生可權可權生偶仕至千牛衛長史偶生文杲中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終登州司戶參軍文杲生日新日新生謙謙生軸軸生元善卽令君之考也累世以治生自力雄于鄉族君少知學問而精毛氏詩凡注疏與本義誦之如流終身不忘賦性方直氣象深厚後生輩爲不義事必詰之厲然見于顏面以是鄉之士大夫推爲長者紹興中軍旅未給朝廷募官以貲爲官張魏公鎮福州得初等文秩分勸豪戶衆未有應者君獨笑曰是將助國家爾何以官爲首輪而拜命惠州林使君仲堪素與君善因曰邦禮之才宜爲縣者也請以爲河源縣令已而亦謝之曰老矣安能舍己稼而耘他人田乎先是君築室塘東大治其塘廣袤數百尺且曰吾祖之所以居也敢不敬愛旁蒔花木刻石表橫塘因自號橫塘翁植桂百株以爲桂堂儲書數千卷招致名士俾其子弟學曰後世宜有興乎一時賢公卿之在邑者相與造焉君必爲擊鮮醢酒杖屨塘上談笑竟日若樞密黃公尙書郎夏之文及林惠州數公皆有詩什往來見于傳誦中于是橫塘之

佳名勝概。甲于一方。塘之隅有南谷僧舍。久廢不祀。君捐其餘力。微而新之。遂爲里人香火祈禱之所。有爭訟者。或詣君求決。君則爲之陳道理曲直。法令不可。往往差縮。遂謝以去。平生長于心計。而尤好陰陽歷算之書。山川面勢之說。占時日。候豐凶。悉造其妙。好事者請問焉。酬酢不倦。方經界法行。闢地最遠。莫知其要。君能度地形方圓曲直。爲步畝之則。纖悉備盡。人皆用以爲準。縣政自唐天寶間。墾流灌田。凡數萬畝。歲久溝湖爲豪右所侵。遇旱乾。民挺刃爭水。訟不絕。縣宰屬君治之。著規立籍。衆咸以爲利。溪畝有石梁。南直縣門。其不盡者爲堤。返過水勢爲暴。至漲溢通衢。君毀堤而益橋。疏爲十道。鑿錢千餘萬。逾年始就。縣市至今無水患。衆謂二役非君不能成也。君既滿塘水。大蓄魚鼈其中。遇水潦則泄而縱之。所居山林茂甚。禽鹿麋集。弋獵者不使道其下。嘗曰。吾無以惠于物。特以好生遺子孫爾。仲弟早世。爲婚嫁其猶子。且營其猶子之居。甚備。亦新其二子之舍。相視如一。君乃致家事。獨與賓客宴遊自適。耳目聰明。步武如馳。克享上壽。其五福之萃者耶。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三。男曰剛。曰則。女四人。長適封川縣令林師孔。次適將仕郎林丙。次適融州司法參軍高演。次適進士林翼之。孫男七人。遂之。適之。永之。進之。皆業進士。餘尙幼。始君喪其二親。縞衣徒行。營葬甚久。而後得地。因嘆曰。吾死毋以此累子孫。乃自兆其穴于仁壽里羅溪山之原。而君之室李氏。先二十二年卒。葬焉。至是將以十二月甲申合祔。而剛與則來請銘。蓋君之從女實歸于某。而辱與君周旋于橫塘之上。既三十載。不復見矣。其可以辭銘曰。

忘此其識。

南潤甲乙稿卷二十一

墓誌銘

方公墓誌銘

數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方公諱滋字務德其先有名儲者顯于漢至唐末于以詩名江南門人謚爲元英先生七世而惟正業儒以孝聞生子楷及孫蒙相繼登景祐治平進士第始大其家今爲嚴州桐廬縣人其諱楷者公曾祖也任鄒部員外郎贈中大夫妣吳氏贈太君于咸寧普安郡其諱蒙者公祖也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陳氏贈夫人于永嘉郡考諱元修任朝請郎贈特進妣王氏尙書左丞安禮之女也贈夫人于餘杭郡公生十三歲遭王夫人憂已能盡禮宜和末特進沒于魏墓羣盜方煽亂公號泣奉喪疾馳夜則闕地以殯與其家屢失僅歸附于餘杭夫人之墓以還恩起家迪功郎江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改浙東故參知政事張守知紹興府辟爲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仰有戊卒部曲謀變公獨從張公驅數騎誅其首朱丞相勝非繼爲帥益知之歸即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侍從五人又薦之賜對便殿獻壽台上憲改宣教郎肆行宮留守司准備差遣進陳十事復除計議官常同遷御史中丞以親嫌請外除提舉江

南東路鹽茶公事。又言謀畫不一。上下苟安。宜悉召廷臣折衷一定之論。斷而行之。上欣納。調獎甚厚。紹興九年。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知秀州。轉運使檄爲他州。輸御馬穀千斛。公曰。郡輸有常經。若爲他州償賦。當倍取于百姓。吾以罪去不能也。計者遂屈。既而又欲別取二萬斛。公亦奏拒之。貸常平米三千斛。以築華亭。禦海堰。至今爲利。除直秘閣。以言者落職。復得崇道觀。知楚州。民有與僧徒爲佛會。怨家誣告。以夜聚妖黨。繫獄數十人。公杖其首者。以脫罪。遣之。河南百餘家來歸。公以民迫苛政不可御。散之村疃。部使者劾公。擅出有罪。招納敵人。朝廷爲不問。而公力請引避。陞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復直秘閣。知靜江府。舊人楊再興叛服不常。可遣鄂州軍平之。以爲新米縣。有道士莫六名善才。能晝夜行三百里。數犯法。亡命爲盜。衆且千餘。以錢百萬募武士縛之。數州遂清。公方爲漕。時行經界法。常論黎落士贖人稀。難與內地匹。恐遂生事。至是瓊管騷動。曉聚近八千人。入州縣。劫囚徒。越朝廷記公前議。爲罷廣南經界。且命公招拊乃定。進直敷文閣。知廣州。放繁囚七百餘。會兼船事。非令甲所常輸。一切不取。資濟孫爲害十五年。公疑有爲之者。既而果得新州吏與賊通狀。蓋每調兵。吏輒陰告孫。使得遁去。兵退則復出。故不能捕。一舉獲之。移知福州。海寇犯境。公命水軍破賊。凡賊所有。官不問也。衆皆奮。海道肅然。知明州。罷城郭保伍之禁。決私堰六十所。以便民舟。主管崇道觀。三十一年。除京西轉運副使。時邊事日聞。公見宰輔。言備邊計。不能用。復奉祠。明年冬。知廬州。對於建康行宮。公言逆亮已死。彼國方亂。宜經理淮甸。以觀其變。即具上數十條。至則斬潰卒入人家。收橫鄉民兵以置屯田。邊境大安。移知鎮江府。賊繼者增沙田。墾場租賦。公疏五說論之。隆興改元。以言者罷。會王宣連嶺右爲盜害。雷州守臣擇靜江帥。公之去四明也。奪職文閣。遂復舊職。既召對。上曰。朕知卿治績。言者妄也。嶺寇方長。故藉卿以往。公請授方略。上曰。卿言治績。朕已平。改知鄂州。步軍司戍數千。歸自石城。總領所不肯任其廢勞。公曰。軍雖無功。可乏食耶。自市芻粟與之事。聞朝廷命總領所償公。復知鎮江府。其冬。敵亦犯淮。淮民渡江。亡慮數十萬。公日走江濱勞集。爲開舊港泊舟。使避風濤。時他州流移。類多剽奪。獨公境安。甚飢者皆得食。比去。無不感泣。大臣視師江上。欲五里置烽火。公曰。濱江猶有岡阜。可舉火。南則水鄉。汗漫易失。候望一炬而兩舉惑。且召亂矣。豈若嚴斥候。不數驛可至都門哉。有旨是公議。乾道改元。除兩浙轉運副使。罷敵使夜行火燧。去二十年之弊。又論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敢舉。請如舊制輸錢。除權刑部侍郎。刑法用例稍弊。已詔自是不得奏裁。公謂奏裁有定法。願依建隆舊制。若法所不可。勿許濫奏。上從之。吳郡所全有蓋四十人。又祖宗朝。士大夫爲臺諫。訟列。監司按劾。若事涉贓私。必加考覈。近年不復行。皆罷免。至遷官任子。刑寺約以罪。無不拘檢。請自今雖有論列。按劾。而未經鞠正者。並免約法。遂爲定制。兼權戶部。有請貸民貸富家粟第償其半者。公曰。是使富家不肯貸。而貧民無所資食也。議不行。假戶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公機度坦夷。吐論平正。敵人所指。公應答無留詞。敵亦用是推重。他日。五使至敵中。猶問公安否。爲何官。久雨。應詔論關政。竟罷沙田。墾場之賦。與拘收主舊之議。試戶部侍郎。未幾罷。假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請現錢五十萬緡。增置會子務。以安人情。上以出內府白金十萬兩。付總領所。以

爲稱提。拜吏部侍郎。假吏部尚書。館伴金國賀生辰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知荆南。且命至襄陽視城壘。與軍師議邊事。條上其悉。增置巡檢官。以消沅中盜賊。移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知紹興府。公初爲府從事。且佐帥幕。已四十年。吏民猶識公。喜甚。公亦周知其利病。遂力請滿羨餘米四萬斛。錢十六萬緡。以寬民力。收貧民之未葬者百九十殯。刻石爲義塚。遠近稱焉。以疾丐祠。不許。徙知平江府。既入見。上曰。卿爲佳部多矣。平江久弊。其爲我整之。公猶言會稽和賣之弊。上嘉納。且命毋下拜。公懼而下拜。不敢辭。行。至郡數日。疾果甚。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月丁丑。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一。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悼恨。謂公之用猶未究也。蓋公爲人。惇厚長者。該洽舊典。論事知本末。貫穿古今。務有用之學。不爲虛文。儀矩豐偉。望之若不可親。從之亦不可得。而疏也。遇事敢爲。苟利國家。使百姓勇決不顧外議。平生三爲監司。五爲郡。七領帥節。二廣則皆任經略。建康兼行宮留守。鄂州亦特置管內安撫使。處之。數歷幾遍天下。能免奪職奉祀者數四。氣不少衰。所至孜孜。務盡其職。發奸擿伏。嚴而不苛。經理財賦。緩而不弛。紹興中。以才謫。齊上。任使。用事者雖厚。公而陰忌之。故周流遠近。幾二十年。曾不得一親闕廷。然公在二廣。遇邊客流士。衆方持撫。視爲奇貨。而公獨與周旋。病則饋之藥。死則治其喪。與誰其家。以歸者甚衆。其在閩。有以口語忤大臣。繫廷尉獄者。下郡索其家文書。公得輒焚之。人爲公懼。公亦未嘗恤也。在廬。求包孝肅公孫于民間。請于朝。得齒一命。再爲鎮江。策敵志在和。以告廟堂。俾決及敵使至。江上較宴。設舊儀。公方領漕事。雖非其職。爲之區處成禮。所薦引多爲當世顯人。聞人有一善。汲汲錄之。不容口。歲時爲書。問親舊必備。晚居秀州。稍治居第。于宗族尤孝友。郊祭之。恩先以與孤弟姪。而後其孫。嗚呼。以公之已爲著見若此。則其未爲而爲士大夫所嗟惜者。可既耶。累階右通議大夫。致仕。爵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妻李氏。封碩人。右朝請大夫。文淵女。先公二年卒。公葬之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至是十一月丙申。合祔焉。男三人。導承直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至是十一月丙申。合祔焉。男三人。導承直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變。將仕郎。蚤世。詔承務郎。女三人。長適蘇州。次適安豐軍判官王明清。一尚幼。孫男二。叔恭。登仕郎。叔寬。承務郎。女孫三。文集奏議二十卷。藏于家。公既葬。導等請敘次爲銘。某少聞公名。及客于丹陽。官于朝。潛于江東。知公出處爲詳。故不復辭。銘曰。君古有言。黃髮是詢。更于萬事。緊老成人。猶與方公。練達疏通。恢乎有容。退然在中。仕于四方。使節州廳。有仁有威。有猷有爲。衆方疾驅。我安而徐。衆擯弗視。我收而視。其在審宣。幾半天下。政平而良。號公長者。其在朝廷。翮然羽儀。才無不宜。號公吏師。凡士之爲。得一可喜。公實兼之。其譽則偉。木之就繩。金之在甄。既曲且直。能方而圓。公蹟屢伸。公藏屢試。雖有知者。莫得而器。晚遇上聖。謂公其歸。一疾不瘳。天子用嗟。七十之齡。古亦云壽。惟德不亡。益昌厥後。

則曰子容豈久困于州縣其必有知者已而朝廷果用爲江州教授謂可更其秩矣而不論焉尙缺員復教授黃州學始改授宣教郎從吏部選知衢州江山縣子時典銓因勞之曰國家方嚴字民之選雖臺閣士必更邑而後用也江山距子之居非遠其母憚以勞子容則謝曰某病弱然矣其敢承君意且人有生死非命也耶子固訝其言之不祥而子容忽得疾被曳于道而歸則遺其兄順書曰殆不可至八月矣而果以七月二十六日卒實淳熙四年也家人視其文稿乃嘗作詩有甲子循環幸一終之句蓋子容至是年僅六十若自知其止此者其兄方俸九江以書來曰願兄弟淪落不得同居以視其死且藏也惟吾弟之才君辱知之而衆皆期之以大吾門戶今願何言願得君之銘以信于後其可乎子既聞其喪而惜之又因其兄之言而益哀之則爲銘之曰嗚呼子容蓋乾興承和魏國文懿公之五世孫也文懿公勞烈在國史而世爲河南府偃師縣人會祖殿中丞諱維申妣江氏祖武翼郎諱景溫妣余氏父通判蔡州諱鐸贈朝議大夫妣趙氏子容年二十併失父母毅然自立及爲文不專習進士之作而率見稱于人故公卿大夫嘉延之少年子弟多從之既累舉不能登始一意爲舉業會朝廷併流寓之舉于諸州又命進士治經者必兼聲律他人屹屹有難色子容談笑視焉既通春秋亦善詞賦紹興三十年遂以中第登舉然知其筆力無不可也至是而終則又知其命之信窮也子容娶康氏先二年卒二男長椿年三十五歲椿年十歲女子嫁諸葛校是歲仲冬己未葬于上饒縣開化鄉金地佛舍之山銘曰

承議郎新通判興國軍孟君墓誌銘

君孟姓澤其名德潤其字也右侍蔡贈正議大夫諱古之曾孫中大夫知棣州贈特進諱之方之孫中散大夫贈中大夫諱鑑之仲子也曾祖妣祖妣皆董氏贈夫人妣郭氏張氏贈夫人孟族家澶淵自正議之祖太子中舍日新者始中登明經第徙開封之長垣今寓于臨川矣靖康初天子登極棣州用故事遣君奉表入賀補將仕郎調紹興府蕭山縣主簿福州觀察推官丁內艱服除授筠州推官南安軍判官改右宜義郎知寧國府寧國縣歷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得通判興國軍未行以淳熙八年六月十五日終于家官承議郎年六十有四蓋君家自高曾以義居子孫孝謹守禮法仕則廉以有立君在蕭山尙少被漕委理閩西興已罷都夫數千整整有條不兩月而竟衆皆才之繼經界行縣官互覆所量田畝以造其籍蕭山獨三覆未能實使者以付君君辭當用他邑使者曰藉君之敏爾亦何嫌君悉召父老詢其利病析田以六等均稅以三則訖無閒言在筠則招輯逃田甚當賊李金犯南雄度嶺即南安也民洶懼官吏不知所爲君力自守貳請治械登陴警備惟肅賊既不犯諸司可用是薦其能甯國壯縣豪姓持吏短長國子認令多不滿秋去君晨起據案決事夜漏下數刻始休縣圖有池臺足未始踰其園果熟墜地童奴不敢收桑于本藉其利以贖徒囚得巨商匿稅倍征吏忻然請爲元夕費居乃以繕學宇方朝廷增戍瀕江治寨屋君區處甚裕鄉邑尙騷然而甯國之工已罷歸矣部使者欲厚君賞君曰此職也何可言于是向之號持短長者雖朝夕立縣門外伺問無所得縮頸視氣逮君終吏民遮道以泣然後知君之政無不善

也始予居親喪道甯國議者竊問其市井類能頌君之政故人林梅爲尉挽予宿財舍君來語終夕氣貌溫然質直無矯僞其年適與予同各話其兒女時予尙一女未嫁君自言其兄之子植若可婿者故予後以歸植今君既沒臨川士夫悉道君之行教惜其才之不得盡且言君少力學從師受春秋明大指母疾至割股合藥以進奉養嫺嫺教其子姪多預計僧開登進士第有姑喪失來歸養之二十年如一日女兄之子未有子而天君爲立其嗣且經理其生業猶己家也築室聚族餘千指里閭推其雍睦疾革尙能命酒酌親戚談笑而逝娶周氏吏部尙書武仲之孫男女皆三楷從政郎南劍州將樂縣丞掛承信郎監贛州興國縣稅札舉進士女適修職郎岳陽軍節度判官李章將仕郎朱翁嘉將仕郎晏嗣建孫男炎孫女三在室十月某日葬君金谿縣歸德鄉望州山之原其銘曰

朝散郎直秘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爲朝散郎新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弱多病願致爲臣時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文者也恬于勢利若此上恩允從寵加直秘閣然行之已屬疾其辭職勇退謂且寧也其年三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夫來弔皆失聲慟哭以謂文恭公之勳德固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觀其臨終所作韻語則超然脫去世累且區區其家事纖悉備盡無凝滯感亂之意然後知士大夫徒爲之哀而行之終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橫原而來請銘因敘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上名德世系與其勢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之幼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豐腴典麗既冠文恭將仕以恩行之謝曰姑欲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既而不獲上于禮部姑受監潭州南嶽廟及金主亮敗文恭不處其功天子內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旨改行爲右宣義郎繼主管官告院隆興二年敵復犯淮詔中使馳驛起文恭于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道既入對用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廷復用龐綱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教牒納尙書省而文恭薨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敢辭監尙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簿遷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請外除權發遣南劍州始至督廢空乏行之不事科擾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類不舉子行之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土風寢革而負販私隄率千百爲羣急則爲盜行之榜諭之曰若羣聚而來是爲盜矣吾不敢貸荷善去即平人不汝迫也羣賈道郡境相視潰去郡據雙溪積雨暴漲行之禱于神顯以身當其厄且爲排筏以援溺登倉庾以贖飢一郡以安暇日詣學舍指楊龜山陳諫諍二祠像以勸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生可外求哉羣是得所師矣于是郡民皆服其德而悅其能化行之驟得末疾郡之老稚扶攜日候于門至相與敘錢即州第爲醴醕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疾亦少間朝廷倚以爲部使者欲稍試其才嗚呼不謂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于天性居家孝而篤敬而和與物無忤語詢惟恐傷人從之遊益久而益愛平居聲色未嘗加于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爲小魯

公上嘗面謂之曰卿敦龐福艾甚似先相公也。未爲州耶。善爲朕牧民爾。所以期用甚遠。方辛巳之冬。文恭外理邊務。內裁庶事。延見賓客。人則密與行之商榷。議論其助甚多。父子之閒。自爲知友。行之既篤。于學問。復喜浮屠氏書。深詣其理。故居官不表襮。泊然若無意于世。異時部門之選。或遂爲郎。至行之爲監主簿。議者迂之。行之則笑曰。仕豈有迂直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既論對。力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陞辭。上雖稱文恭之功。行之一不復自敘。願効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一州。大略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願可量哉。居鄉惟杜門誦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樽棹者。不可勝數。至餘力則暨街衢航津。步惠于往來。故其喪。不特士大夫爲陳氏惜。而田夫野叟。咨嗟涕洟。亦爲其鄉之惜也。所爲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家。妣魯國夫人何氏。端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妻鄭氏。先二十五年卒。繼室韓氏。左司郎唐胄之女。二子。景參。景恩。皆承奉郎。銘曰。三代之懿。象賢以世。尹躬姬旦。亦紹亦繼。惟木惟喬。莫盛我朝。若呂范韓。勳名昭昭。噫文恭公。相于艱難。笑談廳兵。宗廟再安。文公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以第。才惟俊良。器實端厚。溫如春風。美若醇酎。曷以試之。外付一州。玉節皇皇。巍然好修。式行其歸。光于前人。何恙之亟。何命之屯。死生斯常。君所自識。臨絕琅琅。不憂不惑。豈無顯庸。世爲君惜。往後文恭。後其在德。

直實文則趙公墓誌銘

吾友趙德莊。將葬于饒州餘干縣某山之原。其婿方友陵以狀來曰。盡爲之銘。始與德莊遊。蓋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猶兄弟也。一日道前輩相約誌墓事。德莊忽曰。某死。幸子銘之。嗚呼。德莊竟先往矣。予何辭焉。予爲建寧。後德莊繼數年。方治郡圃一堂。德莊諸爲之記。聞其已病。將馳書問之。則訃已及門矣。其尙忍銘。蓋德莊。吾宋之賢宗室也。在士大夫亦曰賢。力學能文。風度瀟灑。詞辯橫橫不休。遇樽酒談笑。掀髯抵掌。一坐盡傾。然持身嚴甚。非其交不往。常議論是非曲直之際。雖難不可屈。雖坑穴在前弗顧。雖鼎探手可得。不能誘也。既受知聖主。亦且用矣。遭如于外。不得盡其才而沒。豈命也哉。德莊諱彥端。德莊其字也。于宣祖皇帝爲八世孫。曾祖諱叔。贈廣德軍節度使。封淮陽侯。祖諱澤之。贈右朝奉郎。考諱公旦。終左朝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贈左中大夫。妣某氏。贈令人。德莊年十七。應進士舉。南城亦領其薦。試進士。父子俱爲國子監第一。遂同登紹興八年禮部第。主臨安府錢塘縣簿。公卿貴人爭識之。聲名籍甚。爲建州觀察推官。丁外艱。釋服。得軍事判官于秀州。守不任事。德莊率爲之區處。不自以能稱。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有以德莊之文達宰相父子。欲用爲中都官者。德莊懼而歸。其人果敗。從吏部選。知饒州餘干縣。爲政簡易而辦治。故德莊謀居邑中。而邑人至今稱之曰。吾舊宰也。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近臣薦所知宗室。隆興改元。召對。上迎謂曰。聞卿俊才久矣。時王師北伐。還。德莊曰。臣宗室也。與國家尤其休戚。言敢不盡。前日議者惡人異已。故近臣有不得盡其謀。遠臣有不敢進其說。如無近者一戰之悔。則將贊陛下以羣言爲可廢矣。願深爲他日戒。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言元豐初。節度至觀察。使纔八員。今乃四十員。防禦至刺史纔二十員。今乃二百員。乞重名器。抑僥倖。又言本朝以兵爲國。官法

廂軍以益禁兵。宗室孤遺女。恩所不及。無肯娶者。請聽其夫得就轉運司試。以優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會參知政事葉公去位。有陰謂爲黨者。德莊曰。吾何黨哉。黨于是而已。即請外。除知州。不數月。召爲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而葉公既相。德莊爲言。人材巨細。可用不可用。大抵稱人之善。以助朝廷之選。始德莊父子甚貧。客四方。妣妣與其昆弟及妻妾之喪。皆棄葬。未厝。德莊曰。吾得去舉此幸矣。既諸公留之不可。除直顯謨閣。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即冒大雪走餘干。舉葬而後還。朝廷增修邊備。與予同論江淮事宜。及所俘去留。上批紙尾。俾與大將饒信州大饒。民強縮爲暴。官廩不繼。德莊行部。請留二州上供米。各三萬斛。賑饑。自是歲以爲常。民以不病。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過闕。請久任淮南郡守。休與築以安邊民。乞放池州被水人戶夏稅。故徽州折帛錢。俾輸本色。皆極一路利害。上遣中貴人諭旨。留爲左司郎中。假戶部尚書。館伴大金賀正使。前是宗室無出疆爲伴使者。自德莊始。遷太常少卿。復丐外。除直實文閣。知建寧府。德莊舊悉其俗。民以便安。歲餘。治倉廩亭館一新之。因嚴不舉之令。且曰。毋俾民畏。常有以利之也。乃乞下戶生子。給米一斛。與錢千。及獨其身丁。凡萬四千緡。而以府用之饒。債縣。宰相見其奏。歎曰。趙君平日不吾同。此議何可退也。遂著爲一路法。改提點浙東路刑獄。坐衢州帳歷稽期。兩秩。德莊恬弗辨。以小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餘干號佳山水。所居最勝。日與賓客臨詠自怡。好事者以爲有懷遠之風。德莊在朝時。每欲用爲文字之職。乞不得用。聞其詩詞一出。人嗜之。往往如啖美味。然宗戚貴游。欲以圖畫納禁廷。新爲題賦者。率謝不能。其據宰府。盡言無所遜避。以是多忤。與人交。坦然而事睦睦。其爲縣。務寬其民。其爲郡。務假其屬邑。其爲都。便者。則郡之細故亦不問。喜爲義事。重然諾。遇所施與。不顧家有無。親故客之經年不厭。其田園屋宅之計。如不聞也。官至朝奉大夫。享年五十有五。卒。以淳熙二年七月四日。葬以是年某月某甲子。先妻曾氏。繼室李氏。贈封皆宜人。一男子。良夫。將仕郎。二女。一嫁同年進士秘書省正字方彥之子。即友陵也。一尙幼。其所爲文。類之爲十卷。自號介庵居士。集云。銘曰。漢諸王裔。鮮克蹈義。惟向與飲。父子有聞。於赫宋宗。仕于四方。有才有良。文藝益彰。德莊父子。聲譽則偉。南城弗施。蓋在其嗣。主實遇聖。知其舊名。正色委蛇。首于列卿。人則愛之。其用弗究。天胡爵之。而弗俾壽。于越之濱。德莊所安。沒又葬焉。宜于萬年。

承事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淮南故多士也。自郡邑幾于兵。惟歷陽。近歲儒雅之風猶盛。昔中書舍人張安國。嘗爲予言。吾里有李君。最老者。長厚君子也。雖讀書不求甚解。至其所躬行。有博聞強識之士所不逮。嘗曰。吾家甚微之。常以農事爲本。每歲則治其溝洫。時其耕耨。莫不有法。由是君之田常登。一鄉之農。視之亦無敢惰。而鄉之士子。復見其躬率禮義。悉尊慕之。吾于最老父之執也。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問不敢對。其言有終身不敢忘者。予因叩其行事。則曰。最老生十歲而父亡。奉母王氏至孝。建炎間。盜入其里。妻奴皆被執。最老獨負其母。以逃。少輔于叔祖誼者。叔祖家亦被禍。最老聞其一孫尙在。百計求之。開闢得于建康市。爲授室。且贖其田園。給之終身焉。最老善治生。然其視財之取與。若不足。以動其心者。常負人緡錢十萬。既而其人亡。久

矣。一日遇其子墳。舉以還之。墳初不知也。歲有水旱。必損其粒米之直。以售于鄉。或以故衣敗絮准焉。笑而不拒。其無以准者。又從而貸之。亦不受其息也。方發會初行。淮民無識其真偽。最老聞得偽者。輒自焚之。不以聞其主。家有耕牛。必養使自斃。歲遇牛疫。而最老所畜獨不病。里有貧者。則給之食。死則助其葬。蓋不可勝數。宗族墳墓而無後者。歲時薦祭無闕焉。吾伯父待制公。晚得疑疾。他人餽之。輒不食。惟最老飯之。則舉匕箸無難色。故吾父以子女妻其子。而吾守臨川。遇登極恩。俾瞻奉得齒一命。蓋鄉閭敬愛最老者如此。非謂之君子可乎。安國體微尚氣。不妄許可者也。故予嘗志其言。厥後謫于建康。愛其溫厚有文。而以未識君爲恨。今年。瞻以耆來曰。瞻不幸。失所怙矣。生無以奉吾親。今葬也。願得銘諸不朽。予于是問君之喪。則曰。享年八十有三。瞻爲潯州來安縣尉。以慶壽之澤。封君爲承務郎。君遷延不肯受。曰。十月甲戌。吾元命所直也。當以是日受之。至期。沐浴具衣冠。捧告拜舞。與賀客相酬酢。無倦容。家人方具酒醴設席。君入正寢。端坐不語。左右趨問之。服目逝矣。呼亦異哉。夫死生于人。猶夜旦也。然居則貧其生。富亦徇其財。莫知性命之正。而不爲浮圖老氏之所誣。謬者幾希。君之生既有以裕其身。與肥其家。以教其子孫。而死也不但于化。豈有會于道者耶。君嘗以追修佛事戒其子曰。若捐金幣可使登天。則貧者富。隨無閒獄矣。此在持心何如也。以是知君之學道其庶幾焉。因追念安國平生之言。一爲書之。君諱良弼。字殷老也。居真州六合之定山。自君徙石佛。今爲和之烏江人。曾大父文智。大父明遠。父俱稱于鄉。安于氏。先四年卒。三男子。瞻其長也。次瞻。次瞻。三女子。適進士張雲翼。王允明。黃綺。五孫子。宗臣。宗龍。餘未名。君之亡以淳熙三年十月三日。以十一月辛酉。葬于定山祖塋之側。從君志也。銘曰。養其德足以爲其壽。積其善足以裕其後。其達于死生者大矣。孰謂貴可適于父也耶。

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後。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貽後世。于是詔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爲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爲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公以封駁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喪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慶補外。上以爲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嘗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其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官。復爲權直。公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侍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爲名。固不能稱。所權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即更爲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字諳說所可兼也。未幾。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醇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固人心振士氣爲言。且謂監司郡守。以屬屬之威爲強。以敏給辦事爲能。詞訟不理。

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爲知要。自直宿遞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瞻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爲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遇軍興。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爲判官參贊。又言宰執日見天下士。而偏裨將校。未有登其門者。宜令款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在帥臣方面。于外亦資其薦。凡侍從臺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略之士。籍名禁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德殿殿六箴。曰。政令聽察。曰。用與射。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于始。無忽于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爲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應故事。誕謾無實。願依真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虛言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口奏之事。錄本進入。以廣聖德。而肅儒臣之蘊。在西省。尤多繳執。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既降特旨。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覆覆。公言。此非所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則擇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逐鄉算傷。以定分數。而寬稅賦之期。是行倚閣。且乞減諸路丁錢米。出空名告身。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強貸之黨。毋久繫囹圄。以召和氣。皆切于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寬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雖元氣者也。願置一司。千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人看詳。陛下舉大臣審擇能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復論和緩之援。輪綱籍沒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寬民力。獎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賣鹽。以惠其鄉。時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費。公曰。此未也。獨資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造膝密陳。有家人不得視其業者。上深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遽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弔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博卹之特厚。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舉福鄉。泉山葬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葬于泉山。教建康府爲辦葬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瑛。祖涇。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行。以不殺爲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常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于秘書省。逮遷樞密院。除權直。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與內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博覽強記。爲文敏。嘗傲漢魏。至唐爲錢歌鼓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于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機。爲總說。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表裏。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鑒中。舉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藁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妻軍器少監錢俱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恩先與其姪。今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爲之請銘。是重可哀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諱細焉歌詩鉅典冊皇猷帝謨森潤色猶嗟崔公學允力辰歲遇聖壽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蘊其德從橫詞林論皆益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強衆所信生涯之堪葬于深

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王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登大寶恩沛天下全州守臣獨失撫馭實責不時給軍士李明等怨憤唱亂盜庫兵辱長吏傷其家屬通判州事到甫數日力不能制則以姑息好語諱之曰朝廷知曲在太守矣若輩非得已必不加罪幸毋殺其衆縱火也于是明目號提舉都官齊都虞候鄧福爲之長假輻勢以取帑庫假貨貸以取民財而還其衆陰伺郵傳凡遞角至先發之而州縣以事報上者追吏賈易悉如己意內外恐恐諸司不能制湖湘之南騷擾傾動已而朝廷既罷守臣欲擇智略可倚者善其後時中奉大夫王公待知全州素有能名落籍任事尙一政未當赴命越次之官衆以爲危公慷慨就道道中廉知賊情始末連三具奏且乞以偏將部兵三百取市馬于廣西爲名路由清湘庶得備患而無張皇騷動之擾會參知政事汪公徽督視在荆襄上以付督視府俾如公謀公比至州偏將牛信者部兵亦至公與之約日以數十人次第過郡潛舍近郊而密召鄧州一二以爲腹心從容治事如常事一日會明等倡亂者三人鞠問具伏梟首于市又七人杖脊配嶺表揭榜通衢餘置不問一州之人上下嗟然若更生當是時微公謀慮周密莫而後發不荷不擾則軍與民殆將均被其禍也士大夫始服公之才爲可用名聲喧傳而公推功其下被賞而官者三人有旨加秩一等任滿陞擢公則又曰賊之不殺縱火者倖韓慤胃游說力也願以予之慤胃由是亦受進官之賞其忠信不伐如此未幾除湖南路轉運判官移湖北路兼知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徽州陸辭上記之曰是有功于全者也即改授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得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者再淳熙八年七月一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四累贈中奉大夫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公諱次張字漢老世爲濟南長清人父諱衣尙書刑部侍郎贈少師諱宿武學博士贈宣奉大夫曾祖諱昇中散大夫直史館贈太師妣何氏贈魏國夫人少以侍郎恩補承務郎顯悟有智識善法令習之遂中刑法科歷浙東及湖南提刑司檢法官覆獄事號平允不務刻深郴州以三重囚來上公反之得不死負其才氣勇于有爲未幾舉盜充斥使者微公合巡尉兵討除之辟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帥胡輝陟節制三路平寇賀州公密贊其畫甚多安化蠻賊蒙自由鼓萬衆破宜州鎮寧寨公督戰破賊斬獲甚衆遂復鎮寧即通判宜州繼通判慶慶府鄧融三郡嘗言小使臣詐冒之弊請身故即批其付身又言溪洞蠻詐爲漢官士子帶家屬止鋪驛以誘市吾人一爲奴婢用以祭鬼請嚴爲禁州縣失察此常官之賞悉不與爲轉漕銀糾剔盜事加約束纖微備舉至罷黜引印賣官紙錢以紓民力朝論欲募勇千人屯豫章公率諸司條陳甚切以謂江右盜賊多凶惡逃亡輩復置以爲軍歲久運結窮何可不慮及相度于九江與國之閒松山口置寨駐兵百人絕茶商嘯聚之路則曰此所急也朝廷皆是之大抵與利除害常切于心而什多在湖熟于事宜方昨兵馬張莫敢何詰談笑指揮不見無色被命江西日條上六事則

乞守臣節制駐劄軍將進納人押綱運始許注授鄧州置轉般倉以貯荆襄糧運籍號渡游手以備水軍極言綱馬致難之由上悉開納而與國守者告公移書問事爲私朝廷雖以爲官罷守而公亦因是退閑自願其老曾未數年疾不復起嗚呼可勝惜哉子男五延年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延壽通直郎知鄧武軍泰寧縣皆前公卒常從政郎撫州臨川縣丞後公卒月亦卒獨第三子從事郎靜江府臨桂縣丞延之與幼子登仕郎延嗣在女四朝奉郎通判明州汪懷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鄭景山奉議郎通判房州趙伯厚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趙師周其壻也孫男七久大從政郎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校官至大保大皆將仕郎功大彌大皆登仕郎宏大尙幼孫女五長適迪功郎范子永次適進士張蒙餘在室曾孫男二均填會孫女一公嘗寓衡山會稽而買宅于信愛其風土家焉遂葬于上饒縣乾元鄉官源之山妻李氏封令人前卒于端而寄于衡山延之從公治命開闢奉其柩以合祔云淳熙八年十月庚申也銘曰

士之遇事每辭于難利器所施節錯根繁有如王公嚴然可觀談笑臨危儒者汗顏其在小官執法言人皆剴深我獨恕寬其爲長吏廉而有制匪利之撻惟民是惠既壽而臧子孫滿門得無陰功遠其後昆自濟之陽來家江東息焉藏焉甯爲不逢

高郵軍使君墓誌銘

會宜靖公相仁祖致太平晚預定策賜號亞勳其子孫儒雅才業自爲世家宜靖之子諱孝純者君曾祖也仕至光祿少卿光祿之子諱宜者君祖也仕至尙書虞部郎中虞部之子諱信者君父也字天隱方崇甯大觀間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奸臣擅朝政至蔡絛諸儒之說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遊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留落不偶僅爲朝請郎知大宗正丞以沒其身後之澤始及君也君生五歲喪母李氏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再舉進士不第則歎曰舉子之文務應程度豈若求吾所得哉益讀書史欲見諸行事起家監潭州南嶽廟調饒州縣主簿饒在公爲赤縣小官吏奔走不復能顧其職凡輸送之籍率不時注民被追擾甚君則督吏注籍惟謹至日夜稽攷咸廢寢食府尹趙子淵號嚴明遇僚吏不假詞色惟于君頗盡禮時俾攝其屬以自近就差衡州西安縣丞樞密劉球侍郎周揆相繼爲守皆器愛之屢決疑獄于旁用薦者改右宣教郎知湖州安吉縣浙之劇地民悍吏猾事叢集不可區別率得善去僅一二君獨以寬明處之乃坦坦服化關雎爲減獄罕重囚至以空閑乃新縣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爲善民相率詣郡刺史乞留君近臣亦薦君可應監司郡守而君之從父丞相懷適參大政以爲嫌僅除君通判臨安府其佐府事裁決無壅總工役新垂拱前殿建太學御書石經閣皆以辦治受賞秩滿除權發遣高郵軍陸對即言天下之弊莫大于無實今士大夫議論非不激昂可喜而職業類苟歲月且引漢文帝因張釋之言不拜爵大夫之事爲證願獎敦厚抑虛誕以變風俗又言兩淮州縣類多倍克資妄用徒知修城池開田野爲邊備然不知民和邊備之本也上異其言稱善久之君既至郡即以鎮靜不擾爲先

率斂橫取爲戒。而游謁饋餉。一無所問。先是。幣廣空乏。官吏營卒。俸不時給。君曰。吾不妄取。亦不妄用也。釋民之負。官錢貧。無所償。凡數千緡。謹征權。集罷工役。持之僅一歲。用果有餘。歡呼之聲。聞于道。而不幸。君已疾病矣。君雖寬于治民。而嚴于取吏。邑尉有非理掠里正致死者。數持達官書來。堂酷牙校犯罪。請以功贖。君一不顧。而竟實于法。人用是服君之平。莫敢犯。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治所。郡人相與罷市哭之。官朝散郎。賜服五品。妻陸氏。處士達可之女。封安人。君性友孝。溫厚長者。喪宗丞。廬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間言。先世之產。遜而不取。其仕于州縣。雖上官。屢知不肯務合以求進。平生喜書札。有楷法。然與子弟書。僕隸約束。未嘗輒草。所爲文。有約辭。藹藹若千卷。而教其二子尤力。其長者。年次延年。同時貢名禮部。入太學。有聲場屋。女五。適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叔介。承事郎。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王錚。進士毛适。元粹。一在室。孫男四。鄒。鄒。孫女一。尚幼。而延年後公十九日亦卒。昔年以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香山之原。其世次鄉里。國史有傳。曾祖與祖。則皆贈右正奉大夫。曾祖妣。趙氏。同姓而異族。皆贈太碩人。考累贈朝議大夫。妣贈恭人。君則諱崇。字希元。春秋六十有六云。銘曰。

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君墓誌銘

君諱叔介。字端直。世爲建康人。以其考葬王父于宣城縣。因家焉。遂爲宣城人。王大父贈太子太傅諱覺。夫人陶氏。贈于文安郡王父贈少傅諱樞。夫人林氏。贈于慶國。考則諱良臣。參天子大政。爲學士。資政殿。贈太保。諡敏肅。君子敏肅爲季子。生十二年。喪其妣。秦國夫人趙氏。哀慕如成人。既長。侍敏肅疾。至到股爲藥餌。刺指血寫佛書。祈以已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居喪盡禮。事二兄。弟睦。人曰。是可移以事君矣。初爲南嶽廟者。再服除。得監左藏庫。待次省罷。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南廂最號劇。衆謂君始仕爲難。君強敏自奮。裁決無留滯。老吏畏之。一時貴人賈公卿。稱薦之。異時頑惡好訟者。嚙不敢逞。聞再歲無一事。審訴于府于臺省。而君持以無私。始富商訟牙僧乞取積其職至數萬緡。監繫累年餘。百家貧不能償。君爲請于朝。釋之。然挾權勢以隱征者。則正色究理不顧。有發買以萬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君倍罰之。巨舶載海物。揭黃旗于上。每曰進御。而私售自若。君不問其詐。第籍其有。盡輸內東門。弊遂革。江湖。潮。嶺。岸。壤民。東宮領尹。工部侍郎沈夏貳府事。兼以屬君。他官特往來視役也。御府賞賜。以香茗絲幣。君以石質堅木爲岸心。築碎石以易其舊。窮貴乃居次。君恬不問。提轄推貨務都茶場。嚴私鹽之禁。舊例獲鹽和雜砂礫以增權衡之重。務加其罪。君悉除之。試補吏胥私託。不受曰。吏不嫻會計。害可勝言。時類歲課不登。增入至二百萬緡。選軍器監丞。其以軍器物驗者。定爲先後。程日綱。吏舉無滯。款淳熙四年正月幾日。以疾不祿。年纔三十有八也。嗚呼。以君之才。而資孝謹。閭閻有立。方復用于時。使壽而光顯。願

可量哉。君初以父恩補承務郎。嘗從所親使于敵。以權貨增義。皆得賞。積陪朝奉大夫。其始仕也。修賢以文。獨黃尚書通老。黃公留語終日。亟稱不容口。最後與司農韓卿子雲厚善。朝夕往來。遂以二女歸君之。二子。蓋君好學不倦。攻苦爲文詞。而疏于財利。務周人之急。或有勸其增治田產。則謝曰。吾籍先人業。僅亡以堪也。臨終。顧諸子。俾務學而已。有定齋。耘耨幾卷。藏于家。妻曾氏。朝散郎。權發遣高郵軍崇之女。封宜人。四男子。大中。承務郎。監常州在城都稅務。剛中。從事郎。秀州華亭場支鹽官。執中文中。皆將仕郎。二女子在室。大中等。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君昆山人鄉袁山之原。而未有銘。爲之銘曰。

朝散郎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銘

蘇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稱曰東坡先生。而不姓也。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隔。在許昌。相繼來歸。才望表表著見。天子識而用之。一日。矯字季真。歷諫省。給事黃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也。諱。字叔子。兄弟一時馳名。其任海陵縣丞日。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爲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操履。純有典型。願加甄錄。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職逾年。嘗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爲廷尉。平第知縣之闕。爲數等。以選能者。將遷大理正。以女弟之祈便親養。朝廷以爲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既而外舅曾丞相懷長民部。引嫌易將作監丞。因輪對。則曰。治道貴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承子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防遠圖也。語益切至。人以爲難。知鄂州。數月。丁內艱。掌船貨于闕。趙丞相雄爲樞密。又薦之。上曰。朕記其面也。召見曰。卿可謂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太府。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在。宜與職名。執政未及擬。詔充祕閣修撰。然後知公之節于聖衷益久也。而公舊苦肺疾。以哭兄逾歲。連歲屢作。淳熙之十年也。六十有六矣。疾旬餘。卻降藥不肯視。曰。東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似之。屏草茹冠帽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將葬。諸子以銘爲請。予與公既故。且却同里閭。其庚甲也。其何可不銘。公爲人清澹寡欲。氣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儉。接朋友以信義。恬不務進取。故自奉常辭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監。未嘗一以介意。方曾丞相當國。每以正論助之。人不謂其子壻也。竟以嫌引去。其提舉福建市舶。前官有以歲市乳香。增數授貼職者。公之增至三十八萬斤。不肯自言。還朝。主吏部右選。武臣類不知書。所理多不伸。公悉意直之。或俾召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同詳定敕令。遇邊官。輒燈鑪不怡累日。曰。用既逾分矣。祿不及親何益也。蓋公實文忠公季子。斜川公諱過之孫。諱箴之子。季真爲母兄。其還自北方。而文忠仲嗣無後。以諸父之命後之。從祖侍郎公。還知恩任公。祖諱道。朝散郎。尚書都員外郎。批安人歐陽氏。考諱實。將仕郎。累贈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數百畝。屋數楹也。而家于許昌。至離亂。獨部即世。歐陽夫人始居陽

羨大夫早世。世守志。公舉二夫人。盡禮無違。歐陽夫人既終。公以孫服喪。益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愛。納壻與公同居三十年。舍以正寢。而己造室于兩偏。雖百錢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閨門雍睦。人所歎羨。初爲鹽城縣。能舊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貧買小舟。都郵場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課以充羨。及丞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帥司市馬。徵公定價。公釐爲三等。帥謂可損。公曰。馬求諸民。擾矣。況重損其直乎。公去縣境。鹽戶率錢爲贖。公悉拒謝之。時郡方以事開公俸。聞是愧而還。公船使之不謀。多以私市珍貨爲利。公則自食物外。一不以市。今丞相梁公里第。與司爲鄰。嘗和公詩。戲曰。只恐歸無子。圖言公雖荔枝不肯圖。畫以歸也。公學有家法。喜賦詩。自童稚出語已警拔。晚淳淡不事雕飾。有詩語編僅三卷。曰此吾以適意也。時參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于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治功。求之則是用之。或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于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緩急。無可用。乞今制制官于部。曲各舉所長。上甚嘉納。曰文武一道。東坡詩固有云也。請罷州縣市令。司遂行于天下。文武提點刑獄不兼置。後亦行之。上嘗問。邵州瀕溪洞。常用武臣與否。公言文武惟所擇。然州縣之與溪洞。接者。法當禁僧道技術遊士往來。食鹽官亦置場貿易。今稍弛矣。願嚴之。其將赴船司。上詢以船商事。則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講究以聞。議者歎公忠實。既還。始奏二事。以鹽貨售于一路。而勿拘于徵司之地。船務官通于四遠。而必經任者。皆見納。大府布藥材于難買。務得不以時。公曰。藥以治病。茲實惠及民者也。請用舊法。市于外。戒監司郡官。不得以私意易置。縣令。閩之漕計以鹽筴。而州縣積負。公奏除十餘萬緡。江右俗號鹽賊。公爲條目。揭道周。有投牒不應法令。皆拒斥之。其語頑而貌很者。面諭以理。往往愧謝而去。訟亦爲省。平居誨諸子。以履踐爲先。詞章次之。嘗曰。忠孝本也。不移本而事文。所謂書畫是已。妾曾氏。贈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納迪功郎。嚴州桐廬縣尉。格以繼季真而天石。以繼族兄奕。世迪功郎。監行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移杞。皆力進士。欲自奮。公有遺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爲可知矣。女一。適施榮。孫男五。孫女六。納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興縣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曾恭人附焉。不謂則云。曾恭人久附于姑。爲之銘曰。

嗚呼東坡。夷夏知名。況其子孫。且有典型。典型伊何。見于三世。季真叔子。實令兄弟。季固顯矣。公僅九卿。康以篤躬。孝以事親。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學非嗜書。志在力行。自其少年。亦以詩鳴。陽羨之濱。吾祖有田。進退裕如。若將終焉。其逢允時。其命則天。凡今之賢。豈不富貴。公雖未極。視以弗愧。尙其後昆。克紹其門。墓遂有碑。公亡若存。

南潤甲乙稿卷二十二

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建寧府周公墓誌銘

公諱自強。字勉仲。世家衢州江山縣。其任尙書屯田郎中贈正議大夫者。曾祖也。諱源。朝奉大夫直秘閣贈金紫光祿大夫者。祖也。諱查。質。迪功郎德安府司戶曹事贈中奉大夫者。父也。諱夫亨。公幼讀學能文。伯父舍人公。離亨甚愛之。嘗曰。吾父與祖。及吾伯仲。皆以儒登科。獨吾季未試而夭。能大吾家者。其在爾光顯乎。以其遺恩。奏公。調興國軍大治縣主簿。新州司法參軍。嚴州桐廬縣丞。既而從進士舉。不利。慨然以應刑法。遂中其科。授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入大理。爲評事。用薦者改右宣教郎。授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再爲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又遷正。號稱其職。權刑部員外郎。陸郎中。上即位。兼權大理少卿。請外。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乾道元年。被召命。俄以郴州盜發。例降秩。明年。復召爲大理少卿。四年。改領右治獄。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加直祿閣。未幾。又召爲少卿。同詳定重修敕令。除直敷文閣。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九年。召爲大理卿。淳熙改元。獄空。被詔獎。會刑部侍郎缺。執政猶擬公兼之。上曰。周某明習法令。即除公權刑部侍郎。而兼詳定敕令。提領左藏庫。以獄議不合。請祠甚力。

明年除知寧國府。未赴。改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歲年加集。英殿修撰。罷拜敷文閣待制。再任。而湖南廣西盜相扇發。陳嗣祖封川。賊德徽二府。公故屬。諸將敗之于三江。又敗之于盧田。李接繼作。在級尤甚。有旨命公以捕鋒軍會合。公遣將張喜迎挫之于綠務。接以竄逸。而獲于鬱林。常是時。兩路雲擾。而番山中居。屹然數千里。倚以為安。賊既平。公即疏論。捕鋒軍既少。且額猶未足。宜足之。而增募義兵。四百駐于英連。以制宜章盜賊。上賜宸翰。皆如公請。進龍圖閣待制。而以歷丐奉祠。七年十二月。移知鎮江府。又以先塋田業在焉。解。改建寧府。至則疾復作。以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治。享年六十有二。官至中大夫。職冠待制。于龍圖閣。開國江山縣子。食邑五百戶。贈正議大夫。嗚呼。自古法家多刻深。而公兩為刑使之屬。再為廷尉。平四為寺長官。以至司寇貳卿之選。無秋毫慘其治獄。則先屏奸吏。躬聽斷。終得其情。編配入贖。償贖無已者。悉奏銷之。及其議獄也。大理有阿楊殺小兒案。而公以為可疑。不願乘論爭之。引向敏中。復若水所議獄。疑二事。欲傳中半之義。緩其死。以俟小兒之獲否。然後處刑。不合竟去。盡持心之厚如此。在廣西。請約民戶。身丁錢米之實者。而正其籍。嶺南號瘴地。西境尤闊遠。民病皆飲水。而無藥餌。公始乞置惠民局于諸州。而州以常平錢五百緡給之。市藥。俾同利。或募職專。人賴以濟。論繁囚各掠凍餒之罪。獄官以計分奏。裁。先是仕嶺南之貧者。物故。其妻女或不能自存。至誘賣為婢妾。公奏立法禁。使得自贖。官為贖。即嫁之。然遺孤有地。遠不能歸者。則置庫號接濟。計口賑錢米。俾獲度嶺而北。亦做江西轉運西師所請。取之公庫。而公懼其不能久也。為之措費。凡已俸之外。奮餽有不可受。且不欲驟異于衆者。積而儲之。得錢八千緡。置田三十頃。以贖于朝。則石具記。專為此費。而不取于他。司不得以他用于是。遂為一道。募旅孤。養之。利人之頌。公陰德。為亡窮。然公之治廣也。能入邑。豫借之賦。輸米之賄。增其耗者。務為寬政。而用常有餘。雖監司亦疑而問其故。公笑曰。是無他術。惟擇僚吏之賢。委而察之。使財賦不至欺隱。則用自足。爾。譏者以為知言。以暇日修治學宇。創二亭。飲六齋。儲書備器。用以誘勸其來者。始廣之進士。二十年無登科矣。至是。預春官之第。乃兩人士風翕然大變。浚南漳以疏其惡。決渠流以通于海。嚴水軍之律。無敢盜販。治逃卒拘之。捕鋒軍內外漸安。而公視公裕如私藏。一毫無所妄費。持已嚴潔。兩兼市舶。清譽尤著。州治有十寶堂。祀晉至唐牧守之有名者。公又集本朝諸武惠。向文簡公而下八人繼之。而士子因欲祠公像于學。以謂中興以來。未有久任之美如公者也。而公力謝止之。及移丹徒。邦人竟為之祠云。初張致遠之為帥也。嘗招海寇之餘黨。置海嶼曰大奚山。廣以効用之名。而實無所廩給。遇歲饑。或開出掠魚鹽之利。言事者指為公病。上察焉。第降一秩。公恬不以辯。至建未暖席。方盡還軍食之負。而嚴販商之盜。使公且壽而得盡其設施于時。其功效奚止是哉。然公之曾大父。好賢樂善。推重于鄉閭。嚴陽文忠與諸名公為賦。奉賢亭詩。大父著文名。嘗守循州。有善政。蘇文忠公以默化名。其室伯父則舍人。儒學入侍。持節四方。致其世德。厥有端緒。至公登法從。蔚然聲稱。信如舍人所期。而舍人無後。公遂以一子嗣之。會祖妣江氏。贈碩人。祖妣趙氏。永嘉郡。俞氏。榮陽郡。皆夫人。妣王氏。令人。妻徐氏。贈令人。子男四。待聘。修職郎。處州縉雲縣尉。待問。修職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待舉。將仕郎。命繼舍人者。

待取。承務郎。女五。壻則迪功郎辰州敘浦縣主簿呂友直。迪功郎新南劍州將樂縣主簿宋世本。其一早夭。二在室。孫男。元老。彭老。女尚幼。淳熙九年八月壬寅。待聘等葬公于其鄉之齊山。立諸銘。予與公同在郎省。先後為理。今同寓上饒。其何可辭。銘曰。國朝議法。始亦付吏。逮我神宗。設科取士。士習于律。或嚴少恩。寬恕不苛。亦惟有人。顯顯周公。少以學文。漫然應之。則以致身。矧厥治功。有仁有威。肅穆循和。抑為吏師。公在廷尉。出入四至。進退格如。卒登近侍。公在番陽。偃息六年。不貪于泉。追蹤昔賢。帝曰來歸。收我近甸。易藩之酒。曾未再見。天不我留。逝于武夷。嶺南之民。猶公是思。凡公施為。實本忠厚。明齋其齡。宜衍其後。江郎之山。倚天巉峴。其別曰齊。公墓在焉。

祐甫墓誌銘

祐甫。字。諱。其。名。祐甫。字也。單州武夷城人。皇祐中。有相仁宗。而公于國。諱。莊。敏。者。其曾大父也。額公之子。朝奉大夫。諱。元。中。者。其祖也。大夫之子。忠訓郎。諱。敏。孫。者。其父也。祐甫。少孤。留落四方。紹興十年。季父莊孫。以明堂恩。奏為將仕郎。明年。監南嶽廟。丁母憂。服除。調泰州海陵縣尉。代歸。得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以言者罷。居久之。得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以省員復罷。授鎮江府觀察推官。官為右文林郎。如是而止。爾。然世之稱祐甫者。以字不以官。知祐甫者。以詩與文。而祐甫性敏悟。讀書過目輒解。為詩。原于古樂府。有自得之妙。為文。欲如先秦古書。雅奧而奇出。為騷賦。屈宋以降。則不學也。皆不蹈世俗畦畛。不肯以近代文士為範。以是論。輒驚人。往往惇與之交。及見其作。無不愛也。始猶有田可食。既遇塞。不遇。鬻。其。田。與。山。間。屋。僅。數。椽。妻子不勝其憂。好事者至。則與衣具酒。論文。而終日不厭。親族有不能葬者。亦資田助之。且起蓬蒿。枕吟哦。草中。田野之人。識其為祐甫也。乾道三年。權監饒州景德鎮。五日而病作。既革。尚能為字。以託平生所厚故人曰。得錢五十萬。買田以活諸子。吾死。既矣。既而祐甫果死。予為遺吏。其喪。且。飲。故。人。之。錢。以。累。萬。兩。燭。國。瑞。買。田。付。其。子。而。與。與。士。夫。又。合。力。葬。祐甫于周塘村。其母夫人。篋。篋。不。哀。之。始。祐甫。挾。其。詩。文。遊。行。都。市。諸。公。貴。人。倒。屣。願。見。未。及。有。所。薦。引。已。復。排。去。去。而。不。復。仕。矣。天下之窮。有若是哉。彼富貴壽考而無祐甫之才者。獨何人耶。祐甫晚好釋氏學。每嘆曰。吾生甚不如人。死必求所謂極樂國者。其在村落。為念佛之社。將死。氣。僅。屬。囑。囑。爾。佛。不。休。問。以。家。事。不。對。也。祐甫。歷。官。不。再。其。在。海。陵。不。欲。以。捕。盜。受。賞。邑。有。妖。神。降。于。尉。卒。女。子。祐甫。取。其。像。輾。而。焚。之。母。夫。人。宗。室。近。屬。性。嚴。重。既。嘗。甚。欲。攜。之。依。他。人。祐甫。拜。而。請。願。獨。居。以。養。其。艱。食。盡。力。闔。里。蓋。難。之。及。夫。人。之。喪。乞。貸。于。親。舊。葬。祭。甚。備。其。妻。嘗。歸。寧。祐甫。與。約。吾。母。練。祭。則。來。已。乃。臨。期。祐甫。閉。門。謝。之。曰。若。忘。姑。矣。妻。從。闔。中。哀。祈。千。端。竟。不。顧。其。介。然。自。立。如。此。祐甫。死。時。年。纔。五。十。有。一。蓋。三。月。某。日。也。葬。以。十。二。月。十。三。日。再。娶。林。氏。子。四。人。師。憲。師。亮。師。潛。師。易。女。二。人。未。嫁。有。白。頭。文。葉。十。卷。詩。說。西。漢。刊。誤。睡。起。錄。皆。未。成。書。祐甫。于。交。游。寡。合。而。于。予。兄。弟。特。善。其。類。年。有。疾。輒。以。其。文。葉。屬。予。序。且。丐。銘。其。墓。予。每。謂。其。不。祥。未。嘗。答。也。今。遂。果。然。矣。悲。夫。因。收。涕。作。銘。以。成。祐甫。之。志。而。鄱。陽。章。甫。冠。之。為。書。于。石。冠。之。昨。與。祐甫。俱。客。于。予。四。老。者。也。予。穎。川。韓。元。吉。也。銘。曰。

呼祐甫才允良命則窮文有光抑而信道之常奄不復世用傷校彼庸執在亡安求旌馨水陽呼祐甫永此

詔州太守朝散大夫汪公墓誌銘

公諱杞字南美新安汪氏也英濟王七世孫景捷于婺源縣景生高生清清生丕丕生惟良是爲公曾祖隱德不仕翰林侍讀錢醇老嘗表其墓惟良生叔漸是爲公祖以子贈奉議郎叔漸生路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官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是爲公父以公贈至銀青光祿大夫宗人翰林學士意章稱其人以比元魯山妻萬氏贈新泰郡夫人張氏贈大寧郡夫人專生四子公其仲也舊名利國少篤于學方朝廷興舍法于天下公與兄利往俱選上舍繼而入辟雍解于開封府建炎二年太上皇帝龍飛策進士始中第授迪功郎南康軍司法參軍都經李成兵火大將韓忠武公提軍數萬過郡趨軍食甚饒守懼不給至乞祠公始仕獨毅然畫策請稅商船盡輸米以濟用度徵公攝倉官應之軍士諱不可止公呼隊長諭之曰券各有姓名在也一如律案其名告大帥申軍法矣皆嚙不敢出聲自卯漏下至五鼓乃舉人服公可取乘任建州崇安縣丞縣庫陷失籍錢數千公聲色不爲動第責庫吏限一月俾輸時建守魏邦達治有威嚴欲逮繫之公啓曰是無益也積弊至此願聽其所爲不效則責獄未晚既限滿果盡得之有兄弟五人餘家資累致不能決公列之庭下舉唐寶曆思意飲乳事訓之皆感泣遂均產課民藝桑柘十萬株守及諸司競論改右宜教郎知饒州安仁縣縣因寇退後版籍焚逸產稅之數殆失其半官佃匿稅餘五萬緡民輸絹及苗役悉增于舊公括而正之一緡減稅錢三百餘苗米役錢和買十減其四而豪戶兼井所不利相率騰訟于朝事下漕司委郡丞來治謂公必有妄用公謝曰一錢出入有簿籍在請以姓名所輸揭諸鄉有不實者當盡訴矣乃無一人訴者上下彌服公即興縣學以誘勸其俗略無懲治之意貴人寓公莫不譽歎知建昌軍南豐縣其治如安仁民以孝行著者凡十九家根正逃絕戶亦萬餘得稅錢六百緡米二千三百斛催稅之長始無償納之患屬歲旱發廩賑之活數萬鄉民爲立生祠易縣橋以石梁以公名有宿寇張小者據巢穴幾二十年公合弓兵一戰平之時經界始行不擾而辦鄰邑皆來問其法逃戶復業者四千三百增桑柘四十萬修水利四百餘所由是監司以公治狀上聞遂籍于中書後十有五年公赴官廣東經南豐百姓猶憶道送迎頌公未忘也知信州玉山縣以其餘力新縣宇葺館舍整塗路之阻而獻言者欲開運渠自縣以達常山公則拒之曰是不特勞民費用且壞人墳墓甚衆而山徑高險皆石亦豈能通也議遂格會鄰境有惡少奪食頑民鄭一龍亦嘯聚爲應公捕誅之百里又安通判肇慶府一口海舟數十百奄至若有異府洵懼失所爲公軍騎走岸次嘻笑諭之衆皆靡去被檄攝英州閱再歲有惠愛既還里中則曰吾老矣榮室治竹石聚書萬卷以教子弟延賓客飲酒賦詩自適

龍飛榜進秩而徵州守臣應詔以公年雖七十歷官治績精力尙強可選監司郡守亦莫能起也閒居二十年康健怡然與其室黃夫人皆上壽子孫數十侍側澹然無聲色之娛鄉閭敬之若父祠歲饗大家務

閉繯公獨發私廩損其價以惠貧者兩邑令致謝于門今年正月考妣加贈恩至猶與族屬慶會自以致家布衣叨世科雖不及養而贈官封邑俱至二品諱諱(案)此處有脫文九十有三官朝散大夫賜服三品有詩文數十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同邑進士造之女年亦八十九矣三男子邦俊迪功郎南安軍大庾縣主簿邦直當以遺恩受命龜齡舉進士有聲三女子婿則進士黃欽承黃時心左宜義郎簽書桂陽軍判官方正已孫男七詠謙壽該誼訓孫女七長適董燦次黃玠次夏朝宗餘在室曾孫男三女二公性介直資明敏歷宰三邑半刺二千石皆以廉能稱其治邑先教化必更學舍招延士子至今安仁之事冠于諸邑銀資公在小官有謂之真清者公因以真清所至榜官舍爲名其貳縣慶爲直南恩守訟事守以厚餽爲謝力辭不受出行屬縣率有以白金二百星助公修廡者公斥寄之軍帑後宰以賊敗人始服公不負于清名當路公卿知已論薦亦衆而不肯俯仰以求用老而靜退自營壽域于所居之近樊山造僧庵築亭宇甚備至是以十二月壬申葬焉予頃在信幕公爲玉山熟其行事往歲過其鄉見公猶精明未衰也今夏如宜城再經其門聞哭聲則公喪既數月矣因于其家而哀之及葬邦俊等來請銘銘曰汪姓之原陶範執干自隋迄唐盛于新安既祀既封我朝而王將相文儒顯于四方惟婺源宗十有五世聯芳登名父子以繼睦哉詔州廉介特立曉東一麾早製三邑善政美才足用有爲蓋奇于衷曾莫究施黃髮鑒然世其真清樂于家林壽幾百齡有子暨孫足大我後天祐善人豈惟其壽樊山瞻瞻自營其藏閭里敬思公爲不亡

朝奉大夫新知秦州宋公墓誌銘

宋姓自陳州南頓來寓上饒築室城南而葬于德源之山蓋左中大夫直秘閣諱孝先者始也秘閣生三子其長與仲亦典州治縣有聲稱不幸相繼以歿獨其季以才請聞于時淳熙九年由澄陽守賜對便殿天子嘉其對以爲才可用在近制既歷郡則應郎選而公恬然復以郡自乞執政驚嘆曰是何取之廉耶爲擇近次畀以秦州既歸閭里之賓客未竟公得暑疾暴下醫亦易之甫數日遂不起向之賓客皆失聲悲咤不特爲宋氏惜也將葬諸子來請銘而予之居幸爲鄰又與其兄弟往還亦舊義不可辭公諱字叔敏既秘閣季子也少嘗舉進士不利乃求爲有用之學聞其鄉先生選于易數者往從之遊得其說甚富既而補祕閣宗祀恩調溫州支鹽食所隸故多亭戶近新例夏白金以爲費至公獨不受籍其數還之衆服其廉三年不敢慢易宿弊悉除歷饒州軍事判官饒饒劇郡且刑獄坑冶二使者在此獄訟不得自專每有問不以罪州則以咎幕職公從容其間辨析無撓歲小歉元夕嚴守者尙欲張燈華飾且具公敘板平之屢卻不顧卒從公議諸司用是知薦秩滿改右宜義郎知邵武軍秦甯縣在閩爲嚴邑或勸急財賦緩民訟者公曰此俗吏之爲也悉意聽決務適其平則修學校迪諸生以禮義是歲鄉貢邑之士爲多間擢第春官既代者將至鄰邑伺其便換上官勢欲以賄數萬斤寄售公拒絕之然後以印付代者民爲立祠記其事得通判靖州靖荒遠有夷獠難馴經部偶許其闕親舊謂公曰是道旁苦李也公曰吾貧仰祿所願施爲以報國家亦何擇馳單車就道既視職俄報洞賊入寇衆號二萬公度主將不任事勸其在

任歎曰。任則廢學矣。父母皆不及養。吾何可不自立。約其弟俱奉祠以舉進士。凡五監廟南嶽。再貢于禮部。始中其科。待出身。改授太平州蕪湖縣丞。紹興丁丑歲也。任卿未登第時。嘗爲建州都院郡守。部刺史咸以陵夷屬之。待以文士。而任卿自課其職。益嚴。曰。不可以是而怠也。及在蕪湖。歲大水。周行田間。其下無敢秋毫取于民者。會敵犯淮甸。大軍道邑。日數千人。近鄉洶洶。盜且起。令移疾不視事。任卿慨然趨縣堂。皇上獨立指呼。無一不辦。治。敵居民壯健者爲兵。列五成境上。命士豪主之。鼓聲相聞。盜以不發。安撫使始命屬縣團結民兵。而邑以先具告。戶部侍郎劉季高按行江東。才之。委以鹿角寨。任卿曰。寨固易守。今淮既擾矣。民渡江接武。天寒無食。凍餒死道路。是敵未至。而先害之也。願以常平米賑之。兩月。季高是其請。由是所全活甚衆。明年。邊事息。任卿謁于縣。冀新縣學以起鄉閭之秀者。衆皆難之。任卿笑曰。縣官銜有天子命。以主學事爲名。今名存實廢。得乎。請無藉民力而以己力。因相與出俸。邑之豪于財者皆來助。而學以成。今參知政事虞公爲守。一見喜之。符檄下于邑者不他屬也。既虞公制置荆襄。將時以從。而任卿已疾矣。任卿初以盛夏受民輸。勞甚得疾。而醫者誤投其藥。縣民聞之。日踵門問狀。逮其亡。皆抵繼于地。號呼相弔。以爲如是不可活也。夫以任卿臨政無所自私。能制吏奸而得民情如此。使其致位。使高得年且永。則其施設庸可既耶。蓋宋興號寶宗室。不過工文詞。察吏事。類能表揚自見。至任卿則衣冠笑貌。退然如寒士。識與不識。莫辨其宗室子也。其爲文雖而蔚。時敏以妙。于書無所不通。而未嘗以其所長蓋人。遇事裁決精審。優游不迫。亦不肯近爲名聲。與之居。莫見其喜愠。然久而後知其益。又其人方頗而博。敦敏重厚。可望以功名者。而官僅七品。仕止縣佐。年幾四十有三。天之祐善非耶。人之骨相抑又何可期耶。吾聞天之道。資于與人。之賢而不吝于與人之壽。無以異其身。必有以昌其家。則人亦徒爲任卿戚戚也。娶吳氏。其母舅歸州司理參軍欽降之女。男三人。康夫其長也。次克夫。立夫。女六人。長前夭。餘尙幼。任卿卒。以元年秋七月十一日。葬以其年十一月四日。積官自忠訓郎換左宣教郎。後以年勞加軍恩。至左奉議郎云。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致仕劉公行狀

曾祖贈尚書刑部侍郎祖達太子中允贈左光祿大夫父撫贈右太中大夫母王氏贈太碩人公諱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爲知雜御史疏新法害罪者也御史之子擢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尙幼趨于前命賦詩操履立就語奇出舒州撫而嘆此異童子吾宗其興既公舉進士又少子舒州四歲未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籍甚丁內外艱既哭就道見者爲感動家貧力葬無遺禮有司欲以公應八行還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從多以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得監秀州都酒務人皆言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辭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也秩滿爲越州州學教授時

霍汝文知州事間出所爲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詫客曰願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傳移卿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即勸傳公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傳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邸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得用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而能圖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爲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爲也如其不爲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周公而執政者不憚也除祕書省校書郎致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患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是宜爲首及啓覽乃張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即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爲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則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爲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而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類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嘗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是則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欺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陳公曰法令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欺弊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敕令所定而頒焉公雖未嘗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命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宜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德四夷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遷近臣聽財利者倣唐劉宴法額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爲之及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否公而後決明年秋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尙記宜和間張徽李悅與臣實同願臣何以當此公既荷上知其在臺察已刺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官臣之議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卻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益清健閱二年召爲尙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溫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都其株連久繁者釋遺動數十百人守令至時而民咸感像以祠公然悍強冒法者未嘗故縱越有巨姓估富橫

甚。致仇人于死。貽二三遠官。求以爲受。屢觀未減。公治之愈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攝安撫司。即奏疏比年帥臣權稍輕。屬郡莫能統攝。調兵則不遣。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管內安撫矣。則諸郡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秘書。爲少監。既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爲卿言者也。公頓首稱謝。居兩月。復爲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會莫將亦賜出身。除起居郎。公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級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以爲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爲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僞之人。皆知諱其官。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足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呂伋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其下雖小事。悉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葉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汪伯章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依現任執政給俸。公曰。伯章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減尙不薄。况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爲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料。公亦奏料歷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功。而仲寶又其屬也。慶曆時爲中丞。謂其僚曰。臺常有言。皆爲劉公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居頃。劉公百許日。繼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罷公。公失實。又能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秘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諷誚。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秘閣修撰。九月再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嫌庶政。即起公赴行在。公雖屏居鄉閭。非無意于當世者。聞上有命。不敢即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老且憊。念竭力以報陛下。然足背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陛下貸而歸之。上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無隱。遂遣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月丁酉。葬于烏程縣澄靜鄉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戶。計開贈左朝散大夫。妻臧氏。同郡。配室參軍勳之女。勳儉有禮節。閨內巨細未嘗憂公。而勳公以遊學。及公既達。不以爲喜。既退。不以爲憂。先公十年卒。男二人。爵右宣毅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勳右承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宮。家。皆將仕郎。簡策。簡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穎周南。而一尙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星歷方技。佛老之說。莫不窮析要眇。爲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遠迹宏博。而闢絕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以爲榮。其爲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佻。雖書詞填委。一日數十。尙馬輒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羣卿屬坐之爲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頌。顏魯公孫特命官。公嘗制倬甚。上歎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爲詩高麗峻。雖下者猶足奴視。溫李。然清深簡易。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

無此作矣。有類墓八十卷藏于家。公儀短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詞隻句。可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爲文必可觀。然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上玉堂爲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忘克。預廢于祠宮者十有七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早得用。而不爲憐人間之既聞而歸不病。而至于復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市師市人。習者紙爲之貴。而公實冲澹寡欲。戲于翰墨。自布衣至登寺從。不蓄聲色。雖飲食奉養。未之少異。閒居不妄營一錢。客或謂公宜有以遺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則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臨終之秋。豫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蓋達于性命如此。予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爲深。故知公行事爲詳。而公之二子。且以治命來屬。因泣而次之。

南潤甲乙稿拾遺

大戴禮記跋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約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三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會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闕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難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說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致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明吳郡袁氏嘉慶堂嘉瑞癸巳重刊人戴禮。

四老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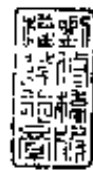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得請補外，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爲可用也。俸薄於江東，予平生喜交遊，其在中朝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際，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絢繹文史，講論古今，以爲樂。既驟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繫，猝猝不得款，雖強之亦往往不肯盡興，輒去而潛之治，頗有軒亭之微，花竹之茂，職事稍閒，可以周游閑放，而無前日交遊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爲恨也。歲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龐祐父乃自吳中來，過得之益款，明年春，鄱陽章冠冠之復從僕真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休，閒以議論難，而談辯鋒起，笑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歎若醉而醒，病而癒也。蓋留累月，其爲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吾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仕，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老蓋皆生於羣族，而長於貧賤，容貌蒼然，以衰髮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辭其名而不可得，爾又四人者志尚之伴，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于此，蓋將相老期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識也。然祐父幸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僥倖爲郎，以蒙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回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爲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賴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潁川韓元吉記。景定癸亥歲二十。

江東轉運使題名記

轉運之置，雖昉於唐，然第掌水陸之輸，其黜陟按察猶別命使，至國朝始得刺舉一道吏之能否，民之戚休，獄訟錢穀無所不當問，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爲河北都轉運使，則又請與開邊事，以調軍儲，察將帥，仁宗因是從之，然則重矣。今江東亦邊地，地總九郡而治建業，天子南巡狩建業，新立行幸之宮，宿重師以控江淮，餽餉繁而道里舒，故所謂轉運者，視它路爲劇，元吉之濫官于此，既踰年矣，欲求前人名氏以識其居職久近而碑志壞滅，莫可蹤跡，蓋開禧故府，開寶八年，江南興地始上于職方，以楊克讓知昇州，寔兼轉運事，太平興國初，遂以使樊若水，六年張齊賢去，華相繼爲副，旋又充使，時雖嘗開元舊制，分江南爲東西路，未幾復合，天禧四年，始定爲東西興國之三年也，諸路置轉運判官，未幾復省，嘉祐五年又置之，其間名卿賢大夫不能盡見，建炎以來所盡見者，則亦有其名氏而亡其官稱，或存其官稱而逸其到罷，權益遠而不可致，故自建炎次第錄之，得四十有八人，夫以朝廷置使之重，一道將輪輻輳之劇，寔失其傳，由吾不肯者而復焉，則賢者之來，其恐遽廢而不舉也。乾道三年九月戊子，潁川韓元吉記。景定癸亥歲二十。

右韓元吉无咎遺文三篇，亦據仁和務格讀書雜識內所補宋人文目抄補，勞氏原目尚有戒壇寺

記一首，注云見景定建康志三十三，乃考之志中，僅於戒壇寺條下標明韓元吉爲記一語，而並不載其記文，蓋勞氏當時失於檢核故也，故無從鈔補云，會稽孫星華原名詠雲，識。





夾深遺稿

宋 鄭

機筵 機·字通仲·與化軍田人·宋鄭興中·機有連功耶·遺兵部架閣通志查成·入爲秘書院編修·希範孫檢許贈陽文宇·

卷一 古今體詩

題夾深草堂二首并記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修竹榛榛所叢會與時風夜月輕煙浮雲飛禽走獸機新所往來之地溪西遺民于其間爲堂三間覆茅以居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顧其人家不富亦不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爾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窗盡是巖岐城北牖無非花葛藤能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尙穠穠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
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夢蟲不解知辛苦松鶴何能慰寂寥遙作還龍心力盡吟哦早覺髮毛彫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堯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間明月圓圓落古潭不向奔流隨浪擊獨將高潔伴雲閒
神房夜靜留清鑑閨苑仙歸墜碧環每到軒窗心轉過了無纖翳可相關

夾深遺稿 卷一

夾深遺稿 卷一

穀城山松隱巖

青嶺迴環翠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隨麥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于菽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園田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微藥草葱蔥翠脈脈肥植竹倚竿從茂謝栽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東解亂衣興動便携樽到嶺人生真性真教遠

湘妃怨

黃埃遊蹤散日冷旌麾龍去攀轡遠鸞孤對影微魂沉江縹緲汨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烽火劇盤飛橫笛滿湘暮哀猿何處歸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爲離命身那教關漢質翻與雪霜親臉膩勻脂淺班殘促恨聖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紅泪殘胡月輕衣半落塵琵琶淒切語愁殺路傍人

曉通判黃子方

歌成產露悲秋草正離離昔與修文事今同鬼伯司盾衰雙日落夷惠兩風遺衰俗吾無恨親曾識紫芝昭君解

望龜潭

巫山能雨亦能雲宮闕三千杳不聞延壽若爲公道筆後人誰識一昭君
泉心漱玉開心孔山色接藍樹眼花著手摩挲溪上石他年來訪汝爲家

北山岩

西風曳曳片雲間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岩頭秋獨望稀疎烟樹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曉風山前草木盡龍宮詩書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問藥龍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沿路過山家灼灼桃花噪暮鴉是處竹籬環草屋人間難盡話桑麻抱琴靜聽鶯啼急對酒閒觀月色香可笑南陽劉子驥欲尋風土滯京華

蘇林閒居二首

蘇林蒼翠甚極目可吟時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通半郭孤月隱疎鐘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

夾深遺稿 卷一

三

羣林蒼翠甚，雲色繞吾廬。四面鳥聲寂，一庭月影疎。有山皆入坐，無日不安居。好向牆東臥，看人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微，曉色淡初分。宿鳥林中噪，殘風葉上聞。蟬鳴催過雨，星落避行雲。獨立草堂內，淅淅聲動紛。

夜雨

夜雨滿庭至，天寒擁敝裘。空牀聽幻響，獨詠解深憂。次第園蔬潤，參差漁火幽。長江風浪息，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小雨自涓涓。寒氣侵人急，野花入目妍。看山頻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湖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候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聚羹。輕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淋瀝十首

荆棘何榛榛，狡兔不敢下。芳苓何嘩嘩，霜雪不敢灑。驕驕馳山麓，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想錫聊自把。天命既倒懸，將身賣椒糈。躬行畏日薄，暮行畏日暮。雖見珍，衆心未許。展轉彌鋪歎，取俟慶雲舉。孤風落鰲巢，啼聲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迢遞空自停，癡癡久已滅。親身入三門，龍蛇成吾拙。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嗚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忽其說，木舌暢所指。八荒有遺榮，遠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土賦不能育。古今貴天常，最厭彼嬰憤。嗟哉生不辰，繁項滋殺戮。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既和同，飛潛均不朽。吾生既病癯，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且夕謀杯酒。巖巖自沉淪，丘壑難爲後。

德行尊顏閱，股肱卑肅曹。明哲知幾伏，文章亦奔逃。縱彼振龍鱗，何如掉小舟。人生一世間，慎勿輕自豪。賢者不飽食，何爲仕與農。聖人不詭時，何爲世所宗。顯晦既有因，盛衰亦偶逢。先秋而後春，俄頃自雍容。金革久不息，羣方徒彈指。誰爲民請命，皇天猶未喜。茂德自不綏，眷眷我梓里。傷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齒。嗟余本固陋，滿身入花酒。未製芙蓉裳，已習離房語。綽約難多姿，卻容何如雨。李夏遭繁霜，天寒不可禦。

家園示弟稿八首

天下輕黃憲，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綈未爲狂。失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竹林讀史憤，土銼勿粘塵。酒掃王維德，澆鋤郭太仁。使才看若展，有道驗時新。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每恨執紼子，交遊半博徒。寒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風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燭，燭汝似狂夫。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味爭。脫冠神采足，擲履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花邊天耐名。佛徒過家族，陳狂自克家。看人呼狗寶，縱我泛漁槎。鑿穴安蜂案，穿牆避管筍。如能擬勝點，寒食賀臨邛。誰使余爲惡，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疑。早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園史滿，炳獨卻驚遲。學儉誠佳事，德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結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疎。雙空後死，千卷未辭恩。不辭看來世，貧生託立言。無家稱馬齒，何世世龍門。自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風颭松檜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遶奇傑，揮洒冬山書屋圖。岩巖幽樞坐高齋，數筆蕭瑟天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峯嶺曲形淒淒。驅禽逐獸但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呈，相外似覺風慘澹。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長年手携一卷書，讀則蒼虬飛瀑。欲奪造化齊冷熒，天下無幾焦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此何人。乃肯蕭條立煉谷，古今書畫技總微。貴有嶽器生眼目，我聞孫登居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昔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白霜胸際浮，名士連天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其意，擬向高懸遠遠至。筆光墨汁俱吐棄，但懸此幅清吾心。千岩炎伏曠景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正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休，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荻花滿岸江水深。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啼飛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鳥道迂迴應所適。千樹藤蘿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我生僊癯耽幽僻，撥草驅烟頻謁屐。采茶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收輕擲。龍園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憚。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鄭宅爲先別，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

秋水歌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蝦蟇共枕席。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羅薛。

負米歌

運舟冉冉雨紛紛，負米相兮出柴門。出柴門兮踏行雪，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今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曷曷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

餉鹽歌

提筐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兮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十首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欹枕，稚子病中解顏。隨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遠觀千載兒戲，賦見一時利名。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洳，何勞笠笠終朝。今古來去有數，乾坤闔闢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運甕搬柴。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階下花枝冷飈，堂前佛火微茫。

登山八面蒼翠。蘭水一泓湛湛。容我放歌同渡。想誰拄杖支頤。空山無人。堅臥冷庵。有飯晚餐。安得原憲與晤。雪霜不受天寒。花下開。傾濁酒。人前莫道清貧。殘生全無吝顧。歲月徒倚竹筇。臨水時思。下的。閉門聊學春燕。一身苦樂無定。萬事安危有天。鄰沽數盞微醉。坦腹北窗短眠。風送松濤。聽耳。驚回夢蝶。翩翩。

福寧州靈溪寺前開井

靜涵空碧色。海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懸山泉。

夾溪遺稿

卷一 重修木蘭陂記

論秦以詩廢而亡

獻皇帝書

寄方禮部書

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湖。據而爲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折而爲二。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與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二人焉。始則鍾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廢。鍾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冤。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問。且退長江之勢。使洪濤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季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曰馮智。日貫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將行曰。當與子遇于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略。晚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盒于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馮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于是依竹爲堤。功成不爽。鐘石爲檻。以爲觀。距檻爲障。以爲藩。壅川之險。循南以濟。相其高下。蓋爲三直。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于海。濱海爲四斗門。以禦舊洩。凡溉田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于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推。由于朽壤。江海之注。竭于漏卮。紹興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重淵如勺。魚鼈爲依。三衢諸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必留心灌溉之利。況吾邑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

險。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裁之。日夜從事。九旬而成。不愆于素。舉國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木蘭兆說者二。曰蓬竹則築。又曰水邊豈公山。甯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盡一邦之利。此利爲溥。使萬井生靈免于溝洫。則馮丞之績爲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買渠難涇。召隸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爲長久。沃州之山。自氏有緣。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音甚偉。于今有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論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皆觀之時。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枉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顧諟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撓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衰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獻皇帝書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人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傾。難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古以來未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觀秘書省藏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顧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獨恨無力抄致。默而識之耳。謹搜羅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彝倫。大槩梵書。亦爲益正。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繼塵而補遺。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磨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說。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證法。作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楚書編。作分音之類。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傳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傳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傳者。作爾雅註。作詩名物誌。作本草成書。作草木外類。以方書之所傳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草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統。

辨異其體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許慎實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統子。則爲諸母。子統母。則爲會意。許慎之曰立四皆母文也。如草木之類是母文矣。以虛附草爲虛。以秋附草爲秋。以虛附木爲虛。以秋附木爲秋。虛與秋俱從草木之類而爲之聲。不能自立體者。謂之子文。故五百四十之中。皆無虛秋文也。此之謂諸聲。凡從虛者有虛類。凡從秋者有秋類。凡從止者有止類。凡從戈者有戈類。虛止戈皆母文也。以蟲合皿爲蟲。以戈合止爲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體既敵。無所附從。故不曰諸聲。而曰會意也。凡此諸書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幾矣。雖百家諸子九流異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機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不史。又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機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尋紀法制。鳴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機不敢私撰也。營營之志。幸禮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文之命。謹內上本草成書五策。計二十四卷。外類一策。五卷。春秋傳二策。十二卷。春秋考一策。十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詩序安一策。百二十七篇。餘皆或著而未成。文成而未寫。如謂目錄一卷。詩傳四五篇。韻字之書極多。雖二三人亦未易得也。景章兄過蒙參政之知。此皆禮部餘論之及也。文字別已久。爲劉守交代來往往無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文字。已遣人去潮。想知在旦夕也。不宣。

夾際遺稿

卷二 上宰相書 與景章兄投字文樞密書 與景章兄投江給事書

上宰相書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再行。遣書獻于相公鈞座。樵生爲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誠盡先儒之圖。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以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故字。一入京華。載書詣相府。其一爲樵薪餘齒。形單影隻。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減淚人不聞。賴中藏秘書。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省投納。蓬山萬通。自隔塵埃。芸草芬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何憂焉。其二爲兵火之後。文物蕩然。恭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于地。士生此時。寧無奮發。樵也。願討理圖書。以自効。使東南之圖書已盡。今古之圖書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陳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長。特與嘉歎。既歲終。會計指撥。收入校讎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爲審音而鼓。馮驩之鼓。爲知己而彈。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爲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文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

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爲一書。每書之體。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觀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自成一書。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而面也。假遷之而面爲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固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爲綱。以其滋蔓者盡而爲目。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作表之意。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雖所底定。安得爲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爲水不涸於海。則爲濫水。途不通于夏。則爲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爲宋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萬一使樵有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積與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修濟。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蔣義李雍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讎。亦可以博經羣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顛倒之力。嗟自昔聖賢。猶不奈命。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窮達而廢著述。可乎。凡樵之志。所以益聖益勵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遂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志。觀羣書會記。則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志。觀樵分野記。大略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法運記。議鄉飲禮系。辨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注。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于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樵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集。于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著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難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風雨之益。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知。未終篇之。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難成。風波易起。竊恐傳者之說。謂擅修國史。將無容焉。

與景章兄投字文樞密書

樵生天地間。藝菴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矣。爲兒時。楚楚便有脫略流俗志。則君子長者風。即規繩矩矱。不避風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閻。輕薄年少。觀臨千百輩。若鷗秋。始讀古人書。而性真率。不一記憶。憚作時下文章。喜盤詰聲牙。風雅古淡。易春秋遠邁。欲效之而未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惜。寒月一窗。殘燈一席。風雨連旦。而喉舌不能勞。

纔不讀便覺吾本城強或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聞口不語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間弟兄二人手執飯囊酒壺買酒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人意向者即釋然坐臥一船一咏累月忘歸山林蕭蕭禽鳥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澤藪相逢呼而不就坐即疑爲神仙怪物不問姓名睥睨而去或探松食橡澆花種藥隨漁狎獵傍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樂趣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餓亦飽頭髮經月不櫛而面衣裳垢膩相重不洗而貞粹之地油然禮義充足弟兄親戚鄉鄰僚友謂爲痴爲愚爲妄不相親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沖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用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吐氣激昂雲耳熟視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旋節廟廟繫中排別其所不知我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色塞肅然白汗四匝胸中覺無芥疾不知周公吐握何以過此而機宜學士落落穆穆精神滿腹居然出羣之氣其名家駒也不鄙寒微兩風與從手授忠恪康濟大略千萬餘言承顏接詞調款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倘犬馬之骨未墜于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能厚也機也欽崎膝落可笑人也容言文賦體物瀏亮隨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凌造化點括風雲所得盤迴絕去翰墨路徑語出山間筆歸圖畫田夫女子誦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回既倒之狂瀾支已頹之岱嶽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條析理一緒連文揮壁周孔俾中韓楊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楊韓天才英俊豪拔不羣朝野挹其風格人物推其表燭落筆作文語妙天下下將莫邪難于爭鋒如日出冰融燭人耳目若不敢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并轉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酒酒令人忘倦疑不若蘇張裴樂鍾達宏博擅機古今出入義皇驅馳綿邈如經筵如肉譜如五經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觀禮樂器疑不若遷固向歆經綸綽略窮理窟盡地布藝豈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執毛髮厚也機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卻義存友道視死如歸瑟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機也程嬰杵臼其人也伏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彪虎而奪之氣其英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機也毛遂蘭相如其人也岩岩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其義氣凜凜逼人若有寒色厚也機也荆軻岳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負鉅鉞逐危亡于蓬蘚中壯闊節節昂華不吾厭使英烈之命不委于草莽厚也機也解揚其人鐵腸石心志勵忠孝身全君父銜笑就刑生爲萬夫雄死爲壯士鬼厚也機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直道鬱鬱對狼若象牙若犀角若有不可拔氣厚也機也蘇武其人也膽碎應辨隱有城府舉欽侯之旂斬邪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見西何其壯哉厚也機也陳湯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革羣尸而後已厚也機也馬援其人也標格逸亮酒出物表豪闊生風奸雄斂手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機也范滂其人也褒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百刀砥骨而峯巒不頓喉肝瀝血號呼欲絕天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機也何雄其人也主憂以辱主辱以死爲在三之義雖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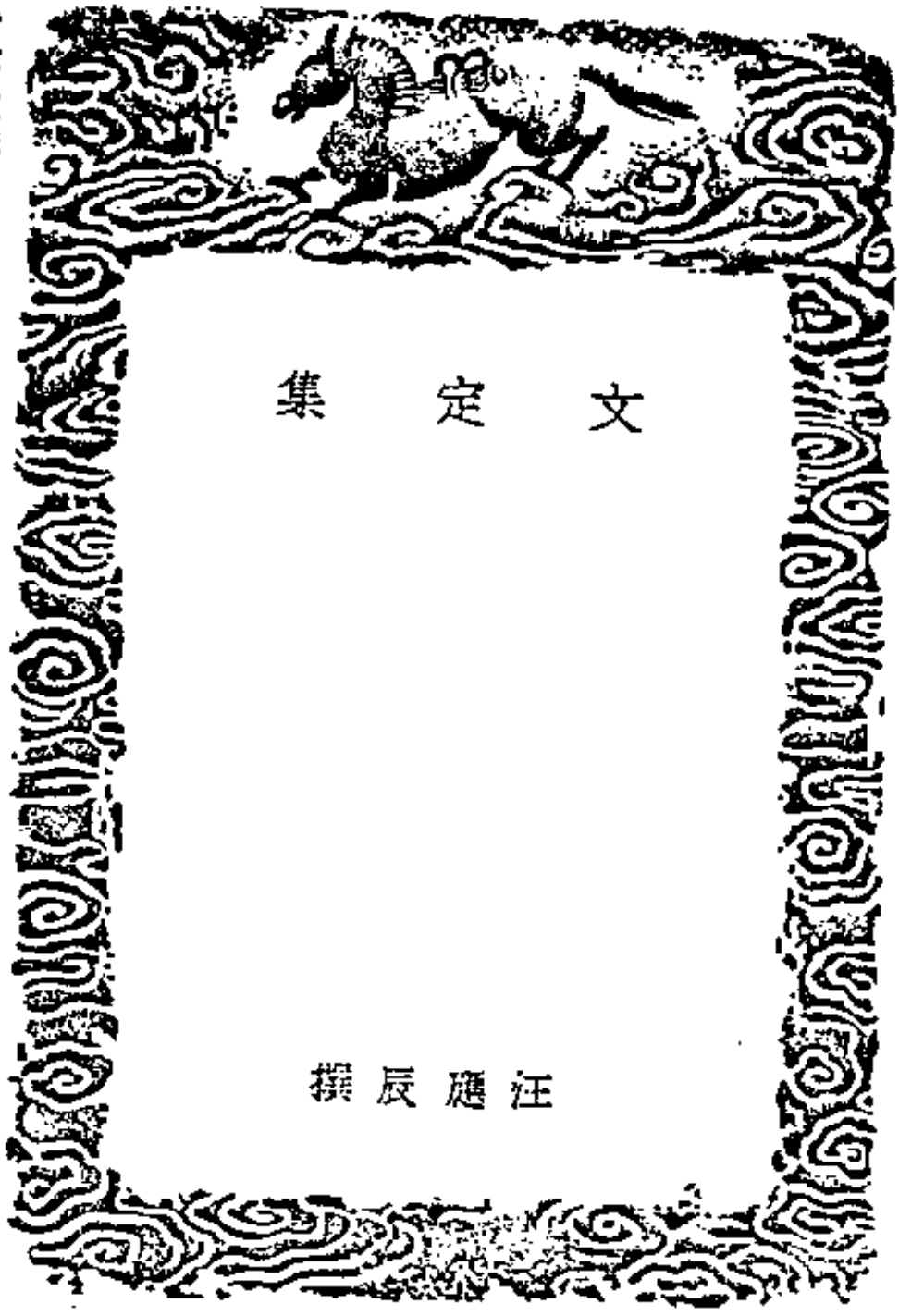
幅晉陽而端冕繡絳臣節愈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疾風中勁草厚也機也縉紹其人也張膽厲聲首奪色臨刀鋸鼎鑊而面言詞益壯吐忠飲憤舍胡而絕在今與古蓋千一焉厚也機也顏泉卿其人也一腔義氣剗奸剔邪而其饒萬丈使蜂毒狼威絕然疑阻而不得逞其禍害厚也機也何蕃其人也擁疲卒嬰孤墻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擊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爲鬼以繫賊皆裂面血疊尸通遼古烈丈夫也厚也機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栖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耕破北隴春煙叩角而歌歌殘南山夜月一丘一壑一山一雲便足了一生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機也向子平資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機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得知己而死死無悔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所也王彥章有言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謂其真忠蓋天性也厚機自卜其兆若胡越相視則知人豈真易哉閣下出三朝爲時元老厚機黃嘴經生耳且聞蜀相距蜀萬里遠近之相懸背腹之相懸實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數翻舉烽燧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問而分不問毛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期然而然者今既蟬寄蠶淺不逃鑒察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逸適而獨機幽運而機厚節絕機愚絕厚於世俗有領袖權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機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擊折稍遲耳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機于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機下視李白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險峻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厥失機下筆如大匠操斤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爲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機而後機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得機而後城壁固機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機千萬變而峰峭孤峭機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機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機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座和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虎跡使機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錄氣挫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機正固幹事不避鋒鏑能辛苦其身爲紀綱先機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機小心事君縉紳朝夕機亦優于厚至當廟廊機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機亦能之臨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爲百僚則厚能之機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疑結解紛排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之機亦能之厚也機也平昔蠶蠶中短長不出此耳推短論長于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于韓信羊祜之于杜預王導之于紀瞻李勣之于戴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機生平用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犬馬之齒未在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寒灰復燃特反掌耳惟閣下置之肝腦而終始之

與章兄投江給事書

國有可賀而弔。可弔而賀者。士有若達而窮。若窮而達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五。惑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固不容緩。按此機。即本。機。謂。有。利。而。害。隨。之。者。也。又。謂。有。害。而。利。隨。之。者。也。此。一。名。亦。謂。之。為。機。也。請。為。閣。下。開。敘。其。端。厚。樸。謂。陽。田。家。子。也。亦。經。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無。奇。旨。之。疾。解。紛。排。難。洞。肝。徹。髓。遇。不。平。事。則。熱。中。振。衣。遂。且。不。寐。奔。往。掉。赴。若。將。後。時。用。持。此。說。臨。履。磨。礱。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人。則。論。不。得。通。人。則。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長。揚。羽。獵。闔。廬。走。狗。吳。越。荆。楚。盡。態。極。妍。時。也。人。以。為。可。賀。厚。樸。以。為。可。弔。白。刃。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塵。百。官。連。頸。宮。中。生。棘。兩。露。沾。衣。時。也。人。以。為。可。弔。厚。樸。以。為。可。賀。昔。馮。道。馳。馬。之。喻。得。之。矣。懷。黃。金。帶。紫。綬。乘。肥。馬。騶。廣。厦。美。食。大。觀。重。門。高。第。凡。此。之。輩。人。以。為。達。厚。樸。以。為。窮。而。色。黧。黑。形。神。潦。倒。朝。夕。葵。藿。不。計。飽。煖。凡。此。之。輩。人。以。為。窮。厚。樸。以。為。達。昔。韓。退。之。放。利。假。時。序。得。之。矣。馮。道。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驟。矜。不。敢。怠。衍。轉。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錦。繡。絳。綃。之。妙。驪。山。極。土。木。之。役。自。以。為。太。平。磐。石。之。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帳。妖。婦。魚。肉。乘。輿。播。遷。蜀。山。草。木。相。對。何。心。厚。樸。與。樵。所。謂。可。賀。而。弔。蓋。已。然。之。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黃。巾。赤。眉。連。山。互。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家。血。食。于。此。已。矣。世。祖。赫。憤。南。陽。徒。步。奮。呼。天。下。不。約。而。從。者。總。百。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綫。未。幾。建。武。之。隆。如。聲。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樸。所。謂。可。弔。而。賀。已。然。之。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之。聲。淡。泊。哀。思。之。聲。要。妙。惟。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此。無。他。惟。惻。起。哀。思。膏。粱。生。痛。疾。人。情。之。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之。典。午。衣。冠。以。浮。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儒。雅。獨。成。門。戶。雍。容。風。格。酒。落。人。耳。目。以。為。雲。天。上。人。矣。及。臨。小。患。害。低。頭。畏。避。莫。敢。支。吾。類。牆。之。禍。殞。身。赤。族。此。夷。甫。之。達。厚。樸。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那。郡。田。舍。也。躬。耕。隴。畝。風。日。刺。其。肌。蔬。蕘。攻。其。腸。笑。然。曠。四。海。若。不。容。其。軀。一。旦。威。會。于。蘋。蘩。中。談。笑。而。取。峨。眉。君。臣。相。遇。以。魚。水。為。不。若。何。其。一。身。計。之。而。不。足。天。下。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樸。得。而。達。之。也。以。往。歷。今。正。國。家。可。賀。之。辰。而。繼。旅。求。達。之。日。然。點。塵。未。掃。亭。障。未。肅。皇。圖。未。復。調。發。未。弘。父。兄。之。恥。未。洗。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尊。肝。食。雞。虎。枕。戈。亦。上。下。愁。蹙。之。時。也。以。厚。樸。與。樵。觀。之。勁。敵。不。足。憂。弱。卒。足。憂。貧。賤。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為。厚。樸。與。樵。者。易。為。閣。下。計。者。難。矣。蓋。艱。難。之。主。勳。勳。則。易。曉。犬。羊。之。兵。驕。驕。則。易。敗。厭。亂。之。俗。易。成。飢。渴。之。民。易。得。況。以。夷。狄。之。五。不。當。中。國。之。一。驅。飲。債。之。民。伏。義。奉。辭。以。吾。多。算。制。彼。無。算。以。吾。重。地。制。彼。散。地。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專。為。一。彼。分。為。十。取。于。國。因。糧。于。敵。險。其。勢。短。其。節。如。轉。圓。罔。石。于。千。仞。之。山。縱。不。能。正。竊。街。之。戮。長。纓。之。繫。亦。足。以。據。生。靈。之。憤。廟。祖。宗。之。辱。兩。宮。帷。殿。必。不。寧。寧。于。穹。廬。沙。漠。之。鄉。也。為。國。計。者。不。亦。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導。不。明。典。刑。不。正。溺。于。疲。將。之。手。持。之。失。其。紀。律。進。無。銳。意。軍。有。亂。心。敗。之。則。亂。不。敗。亦。亂。敗。之。其。亂。速。不。敗。其。亂。遲。信。乎。為。兵。計。之。不。易。也。厚。樸。與。樵。野。人。也。身。不。紆。君。之。紱。口。不。吞。君。之。粟。得。志。則。行。其。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丘。一。壑。一。觴。一。詠。下。視。勢。利。如。摧。脫。鴻。毛。耳。為。厚。樸。與。樵。計。者。不。亦。易。乎。若。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患。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自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自為者。宜何如。信乎為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亦不足憂。為國計固易。為兵計不難。為厚與樵計固易。為閣下計不難。與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廉彈萬一。以所為難者而為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至而未達。不敢躁辭以求媚。如其不遇。則天也。命也。夫復何言。且為閣下言之。義冠博帶。曳裾投刺者。或挾視而見。或挾故而見。或陪綠親故。先容而後見也。迹相仍。袂相屬也。然有畫一奇。吐一策。為閣下計者乎。有人于此。親非崔盧。故非王賁。又無左右介紹為之先容。敢仗天下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賞鑒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齷齪不圖遠略。無足與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信于行伍。鄧禹薦寇恂于偏裨。周瑜交魯肅于閭閻。元直推穀孔明于隴畝。厚樸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既成。因風而騰。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樸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文定集目錄



- 卷一 奏議三首
- 卷二 奏議三首
- 卷三 奏議三首
- 卷四 奏議十首
- 卷五 奏議八首
- 卷六 狀劄十九首
- 卷七 奏八首

文定集 目錄

奏八首

一

- 策論二首
- 卷八 制九十二首
- 卷九 序八首
- 說一首
- 卷十 題跋二十七首
- 卷十一 題跋二十二首
- 卷十二 題跋二十首
- 卷十三 書十八首
- 卷十四 書十八首
- 卷十五 書三十一首
- 卷十六 書十九首
- 卷十七 啓十九首
- 卷十八 啓三十首
- 卷十九 啓六十六首
- 卷二十 祝文九首
- 誌銘二首
- 卷二十一 祭文七首

文定集 目錄

記七首
銘二首

祭文七首

誌銘三首

卷二十二

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誌銘五首

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古詩一首

七言律詩十二首

七言絕句十四首

臣等謹案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特爲改名初授鎮東軍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後與呂祖謙張栻相善于朱子爲從表叔恆相與商榷往返其授敷文閣待制也舉朱子以自代契分尤深故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秘書省正字時以上書注彙檢外請建州通判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于吳帝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高爲骨鯁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治中程敏政于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抄其要編爲廷試策十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今年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抄錄所採太狹故奏議長篇多所缺遺謹以浙江所購本與永樂大典參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雖未能復五十卷之舊而業已得其大半精華亦約略具是矣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沈孫璣

文定集卷一

奏議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

（原註）紹興八年五月

宋 汪應辰撰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動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爲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爲兄弟又爲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與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爲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曉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視之也是豈能惘然無疑于我哉又聞敵之還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顯然以與我和

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爲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思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專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訕訕之聲，晉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腎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饑人役哉？取進止。

（案）宋史本傳云：疏奏，竊情大不悅，出通判越州，遂請祠以歸。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于外善醫者察脈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于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爲命者財也取于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爲命矣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既已釐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爲常賦今之稅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緡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于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資辦于州縣名爲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

文定集卷一

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于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于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料昔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實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況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蓄可知矣夫取于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于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爲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爲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爲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爲會計錄元豐間又爲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爲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于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恤于上降丁寧之詔立煩悉之法初無益于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撥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故他用度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斂于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有逾半緡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賜糧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爲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于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僭僞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于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下每諭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已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關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爲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以爲聖人尊之者以爲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于一德元老至于輪囷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阜遠而風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僞獻畢集于相府而尙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衷于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爲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爲說必不自以爲拒諫也以爲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

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一夕之故，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規梗直之路，推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嘉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同其德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奸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于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成陳田文而得賢于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腹之心，猶將用之，況黃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要須使于附而忠于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歷間，陳官包拯上言：大臣顯政，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羣下雖衆，然有志于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同補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說，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爲奸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陛下戒懼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諫，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爲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體，迂闊而不适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僞，庶政之闕失，皆畢陳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于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爲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禦，常若寇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爲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亂，相繼稱兵，宗社危殆，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溫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踴躍奔走，惟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圖之重臣，提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修，器械不備，戢戢不立，烽燧不設，憚憚之民，擔負繁迫而不之納也，閉關之士，莽蒼極目而求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能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前備，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于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闊，營伍相望，外論頗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尙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剝剝其下，而奴隸使之，平居無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從

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肢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駭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爲爵命極矣，曰：宮廣矣，金帛溢矣，子孫富矣，焉肯勤于我哉？今師中不幾于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子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己，予以祿卒，而留其家貧，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爲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指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爲尤重乎？陛下誠留意于此，使將是以用其兵，兵是以爲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于疆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姦僞，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爲，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委其相應，勤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于是始詔報從之。慶歷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輿爲，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愒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善之于初，莫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陳其大概矣，而憊憊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敢遂冒之。今天下所望以爲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爲實用也。且臣聞人恆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言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爲難者，蓋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軍中功賞不實

（案）原本未註年月，據宋史本傳，參政李綱忠宣公在福州時，李心傳繫獄，綱與三十二年閏二月，應辰由權吏部侍郎，改權戶部侍郎，仍兼綱子發遣，則是該爲閏二月以前所上。

右臣伏見比者指揮令李顯忠，開具實立功人保明申三省樞密院，取旨推恩。今來李顯忠保明到安豐軍，正陽西迎見番賊，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五人，仍各開具合補轉官資，朝廷不待核實，即從其請，雖賞不踰時，固當如此，而事失其實，人所共疑。蓋自去冬以來，中外之論，皆以爲將帥擁兵境上，敗騎奄至，不能一戰，惟是望風奔避而已。如顯忠其一也，而臣亦有不能不信者。誠使官軍果能迎遇其鋒，大敗其衆，掩襲追擊，至于再三，如今來功狀所詳，然而敵數敗則宜退矣，縱使其堅忍而未肯退，亦不應遂能徑進也。我師數勝，則宜進矣，縱使其持重而未欲進，亦不應至于遽退也。今敵人長驅突入，蹂躪數郡，而我將帥之臣，自以爲戰勝者，已棄淮而歸南矣。此所以中外之論紛然，而臣亦不能不信也。今乃反以爲功，

列上五千餘人，率加以不次之賞，其可謂之實乎？王權亦當以安豐之捷入報矣。自今觀之，果何如也？近日常者，論劉光輔之罪，如妄冒功賞，乃其一事，況至于五千餘人者乎？其他士卒聞之，亦將以此而望于其帥，帥必不能抑也。又如而是而推賞也，則所謂五千餘人者，將至于數倍而未止也。將帥無所忌憚，則益驕，士卒無所勸沮，則益惰。允濫者衆，則國用益屈，民力益困，未流之弊，將有不可言者。此臣所以甚懼也。真宗皇帝巡幸澶淵，契丹通和，大將李繼隆、石保吉、葛繼、以戰功止加階封，內侍文質以射殺敵將，自高品遷殿頭高品而已。富弼以爲諸將不能大破敵人，卒至和好，真宗以是爲恥，主既恥，則將何功焉？所以薄其賞也。若無功而和，則將帥可罪，而賞亦不行矣。臣竊以爲時異事異，今固不能盡如祖宗時，然愛惜名器，甄別功勞，則當以祖宗爲法，從而斟酌損益可也。其安豐軍功賞，望聖慈寬諭三省樞密院，更加詳酌，取旨施行，干冒威嚴，臣無任戰灼之至。

文定集卷二

奏議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原註）續興三十
二年五月二日

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氣殄滅，金主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豫爲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今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爲金主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爲懦弱不立者，或以爲急于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爲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郭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爲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道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咸宮焉武，皆以匈奴發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邊尙強，而屯田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于此，要之爲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至于灑水之戰，敵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爲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晏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勤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

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窮極奢侈，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主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權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于今日財利，尙能有所增加否乎？至于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賴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椿曰：磨軍酒息曰：緡本總其所得，又什倍于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于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句之儲，至于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實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權估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于庫，粟餘于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通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俱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于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大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于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浸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充溢，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出于希功微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于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之初行，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與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于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于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式，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同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于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輸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于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于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于上，

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互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社也至于當損之時則二筵可用享況于匪頒好川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阻無二尤見于艱難之時陛下誠以東晉觀之國于江左中原分裂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殷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茲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金人之役甚于束皙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敵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持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令謂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寢產姓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于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之甚重憫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竊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國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攪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道將不知幾輩遺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計然秋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靖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爵祿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精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敗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隸之役既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漢之問而南淮之地蹂躪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羣聽急危之際彼皆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願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于或則之或賞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懷德傲服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剝削之計至于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懲賊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愬爾城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然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猛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

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于國者但勸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目之失為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于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殺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強之使行無慢恨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隸使之初不藉以為戰鬪之地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于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于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于大軍而追討捕防謹鄉井蓋所以銷患于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為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屬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吏徭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順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于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于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于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于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于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轉即罷罷蓋凡所以開闢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于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于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于無備田里不至于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莫不惶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常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資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騷恤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祖夫馬之善也何預于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于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于上也必誠裂又安能旋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變詐帥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錢穀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為罪或又從而貪之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慙慙獻其愚衷

惟陛下裁教幸甚

論敵情當爲備海道未可進
臣猥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遇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煩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而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邊嚴兵爲備。臣竊歎仰。以爲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金國遣人至。臣等使。以國有內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過聽。遂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于內。而變生于外。今敵入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示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嬰。敬以爲兩國相擊。此宜矜。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所以爲國憂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以絕口。今敵有內變。所宜嚴。臣等使。惟恐人知。而遽自振其短于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爲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怪其于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敵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爲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中國之所當患。而豫防者。無乃或甚于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三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能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敵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卻顧。務爲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竊恐之關。雖事變之來。應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于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于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乞朝廷應付人船器械。欲以直擄登岸。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于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以不貨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怪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敵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失被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敵無能爲也。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兩掠蹂躪。以充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于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興。固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況今日之于敵人。猶且竊廢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尙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措置海道回奏

臣伏見比者敵人既退。海道宜若無可慮者。然臣被旨出使。職當詢究利害。以歸報于上。庶幾不虞之戒。

將來之備。或有取焉。竊惟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講究指畫防括之計。無遺策矣。而臣愚猶有疑。蓋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憑風而迎敵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俾甚矣。或以爲扼其後而襲之。則我之與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後。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乘寡強弱之不敵耶。臣以爲舟楫之外。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則用力甚省。而功倍之。有不可同日語者。何則。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閑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後。舟爲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礮石火礮。乘間俱發。彼輾轉于泥塗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爲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捨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今專意于水軍。而岸上乃無一夫。持兵而誰何者。此豈非有所未盡乎。然方國用匱乏。而議欲益兵。此其勢又將有未易行者矣。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于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習也。敵之登舟。掀翻鼓。則猝眩而不能立。嚙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于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幾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數過多。適足爲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名爲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今若于軍中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爲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盡其長。備禦之方。始得其要矣。天下之事。必若人所已行。與今人所當試。乃盡能得其利害。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而近年防海道亦未嘗一用之也。是以因仍舊貫。不復他議。況舟師在海。乃曰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伏望聖明裁擇。幸甚。

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積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嚴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嚴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豈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習久，其流遷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于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

（原註）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問疏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于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于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于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雙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總管鈐轄與帥守不相統臨

臣伏見慶歷間西北二邊皆已和附，而韓琦、范仲淹同奏對，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今敵方請和，而陛下長慮卻顧，益修武備，仰見聖明所以思慮豫防之意。天下幸甚。然其施行節目，臣愚猶有未達者。反復思之，不能自釋，念欲以愚慮所及，冒昧奏陳。而臣身在遠外，則疑于出位，官為帥守，則嫌于自私，欲發復止。至于累日，仰惟陛下以至公治天下，以至誠待羣臣，而臣蒙恩厚，任責重，乃復顧避世俗嫌疑，有所不盡，則非臣子之義矣。是以終不敢自默。惟陛下幸賜裁教。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體不可以不正，法不可以不嚴。何謂立國有體？夫自朝廷以至郡縣，其尊嚴之勢殊矣。然而上下相維，表裏相濟，如網在綱，如臂使指，其實一體也。一縣之衆，必由于令，一郡之衆，必由于守，守之權必歸于按察。按察之權，必歸于朝廷。以郡縣論之，令失其職，則一縣之事廢矣。守失其職，則一郡之事廢矣。凡在郡縣之內者，未有非守令之所當治也。如此而後有所統壹。昔范仲淹知開封府，屬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縱馬踐民田，純仁執而治之，有勅其非法者，純仁詞不屈，乃詔畿縣兼主管牧地，既在縣境，不可以不聽于令。不然，則非所以為縣矣。唐憲宗時，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諸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分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諸各還刺史職事，應任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夫以天下之大，而一縣令之微，亦必使之正其職。此祖宗所以久治也。以河朔諸鎮，而刺史縣令皆失其職，

文定集卷三

奏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

（原註）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勸力而無所避，直官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誑。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于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奸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奸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于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于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嚴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懇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于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剽剽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

此唐自中葉以後所以亟亂也。惟是熙寧間朝廷經理西北議者請于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別置將官專訓練士卒。知州知縣皆不關預司馬光言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為將帥之官。州縣長吏未嘗不問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今為州縣長吏而于所部士卒不相統攝。將官與長吏抗衡。萬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號令其衆禦寇充哉。于是始詔知州知縣同行管轄。然當時守令所不預者。特將官一司爾。而鈐轄都監之類。所錄屬如故也。其不預將司之事者。特守令爾。而經略安撫都總管鈐轄司所以統攝之職猶在也。司馬光猶以為難。況乎悉以軍政付之武將。而帥臣守臣不相統臨。此殆非所以明職守存國體而為永久之制也。何謂治軍有法。夫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鈞是人也。豈有異哉。而石入之輪。以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公以至與臺皂隸。皆分定而不可犯。賈誼亦謂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若曰。莫非王臣也。混然一等。則豈所以尊天子哉。況于兵者。聚天下驍勇之徒。授之以不可禦之器。而教之以戰鬪殺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紀律也。唐季之政。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將帥。禍亂繼起。兵革不息者。凡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臺壘之間。不容侵越。是以令行禁止。中外肅然。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其貽謀遠矣。此萬世不可易之法也。今欲專任將臣。益修武備。則宜以名分紀律為先。而所任以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既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矣。或者以為今帥守之職。初不廢也。特教閱之際。不相統臨。其餘則自使軍制也。臣竊以為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將教人以父子之義。則必制為坐立拜跪之儀。將教人以兄弟之序。則必制為徐行後長之節。蓋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蕩然無文而以為其本猶在也。今既已不相統臨矣。則所謂軍制者。其能以獨立哉。孔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正則言順而事成也。有其名然後可以責其實。今名為不相統臨。則其實亦從而廢矣。此皆臣愚之所疑也。伏望陛下察臣芻蕘之言。斷自聖意。更賜詳酌施行。

論添差員缺

臣伏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臣雖不盡知其說。然反復思之。未見其可。蓋聞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夫為人擇官。固非治世之事。未聞為人而設官也。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改定官制。雖號為文物大備。然在京職事官。不盡除足。至紹聖間。六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也。河北河東陝西二廣帥府官屬。不過主管機宜幹當公事各一員。亦有無幹當公事者。至熙寧間。悉罷帥司幹當公事。既而永興軍帥臣辟繼主管機宜。神宗皇帝以永興近邊。又無邊事。其主管機宜亦罷。祖宗全盛之天下。關中重鎮。而于帥司一官之辟置。其重情如此。因未嘗有後來所謂參議官及準備差遣。準備差使之類。其他帥府止帶本路鈐轄。又未嘗有屬官也。太祖平定天下。革藩鎮之弊。州郡始置通判。然小郡往往不置。未聞又有添差通判官。慶歷間。詔天下州郡立學。後始聞有教授。如四川五十餘州。其有教授者。成都梓潼三郡而已。崇寧間。蔡京用事。恢崇學校。廣置師儒。以文飾太平。猶以郡小或應舉人少。則令

二三州學者聚于一州。大觀四年。復詔所在學生不及五十人者。不置教授。推此類言之。他可知矣。今自艱難以來。諸路皆置安撫使。有參議。有主管機宜。有幹辦公事。有準備差遣。有準備差使。一官或三四員。諸州添差通判。有至三員者。州郡生徒。僅有二三十人。或全無一生徒者。而皆置教授。太上皇帝聖明更化。屢降詔旨。固已去其弊之太甚者。陛下即位以來。博訪利病。獨見幽隱。凡無用冗費之官。皆經有司講究。見其決可罷。然後罷之。無不合于古義。當于人心。昔漢光武併官省職。十置其一。費減億計。唐憲宗用李吉甫為相。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中外之士。蓋望陛下因今日之已行者。推而廣之。以幸天下。如光武憲宗之政。竊料聖意必將慮之以漸。為之以漸。有所待而後發。奈何又取已罷之冗員。而復置之乎。今之州郡。凡百費用。蓋十倍于承平之時。如宮觀。如嶽廟。皆無定員。如離軍使臣。如養老軍員。如歸正。如歸明。如審官。其所創置員缺。未易悉數。又有特添差者。以此耗盡益廣。寔迫益甚。遠方州縣。至有公行科歛于民。名為養老添差。實為養老。官吏又或憑藉其名。貪緣為姦。無所不至。括克如此。而官兵請給。有三四月或半年不支者。今所罷無用冗費之官。雖未始能大有裨益。譬如蠲弊之人。負百斤之重。若省其十之一二。亦足以少寬其力。至于如前所陳離軍養老之類。此皆事之不得已而未能免者。又足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矜恤之意。未嘗不在斯民。特勢有所未行爾。若復以前此冗員。布列州縣。則是得已而不得已。殆非所以明陛下聖意于天下也。又況比年以來。凡諸軍冗濫。多所釐正。今于文臣則明知其為冗濫而特與之。何以使人信服乎。豈不亦起僥倖之意乎。或以謂方今士之未有差遣者多。非如此。不足以處之。此則臣所謂為人設官者也。士之守待堂除。與夫體例之當得堂除者。臣所不得知。然以事理度之。似非甚多。于非甚多之中。其有氣力勢援者。必多于孤寒之士。而才能績效。所當必與者。又亦有數何至此之故。而更革政令。增置員缺。欲人人而悅之乎。凡臣所陳。特其大略。竊謂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取進止。

又

臣輒有危懇上瀆天聽。臣比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曾具劄子奏論。以為無可復置之理。今來伏觀敕命。指揮諸路參議官。昨罷員缺。復置。又指揮通州無為軍。各復置教官一員。又指揮依白劄子所乞。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新判。教授。屬官等缺。以處待缺職事官者。伏念臣承乏吏部。識見偏謬。議論輕妄。今敕命已下。臣于官守之義。無所逃罪。見今居家待罪。不敢赴部任職。伏望聖慈。察其愚懇。特賜矜宥。以明典憲。臣無任惶悚伏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

所有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臣前已具奏外。今來指揮止令添差一次。則是朝廷知其冗費。不可復置。特出權宜。不為定制。然臣竊謂權宜之政。必甚不得已而後行。如近日離軍使臣。歸正。歸明官之類。蓋苟以應祿周之而已。故官雖冗而未能罷。費雖多而未能省。非以設官分職為當然也。今待缺職事官。豈亦有所甚不得已乎。內外庶官。自朝廷進擬委使之外。或堂除。或銓選。或辟置。必取其情順。惟有罪送吏部

者乃始直駐今待缺職事官豈亦與有罪者比乎臣頃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如何得士人崇尚節義為歎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竊謂士風厚薄亦在上之所以獎進激厲之者何如賈誼曰人主之待其臣如過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所謂在京職事官者蓋亦朝廷所簡拔而稍異于其等夷者也若謂其間有不足以當在京之選則公行汰斥明示好惡舉錯既當孰不心服今乃不問如何一切示以厭薄之意處之以添差強之以直駐使其有識見廉恥其肯強顏俯首以就升斗之祿苟且暮之活乎甚非所以待士而厲其節也臣雖愚陋不足以論天下士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除樞密院編修官朱熹家貧母老飢寒不給今缺期既到朝廷屢促其供職而躊躇不進使其聞朝廷所以待士者如此其敢來乎又新除太學博士呂祖謙未嘗有求于朝廷止欲就吏部射缺而朝廷以其試中宏詞特除博士今又可令直駐諸州添差教授乎臣所知者如此其不知者宜不少矣然而名為在京職事官而守待選缺有至八九年者此誠前所無有臣嘗試令契勘除學官多是選人例皆選缺及司農太府寺主簿亦係選缺外其餘者二三年近或不及一年方元祐全盛之時吏部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缺而堂除人有待缺及一年以上者今吏部京朝官使四年缺若堂除亦以此為差其過此者不復差除不過三五年則今之所謂選缺者亦無有矣自不必為此紛更也

文定集卷四

奏議

御劄問蜀中早歉奏一回奏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實封劄子伏蒙聖慈以問蜀中缺雨不甚有妨秋成否倘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聞奏臣遵稟聖訓謹具奏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軍惟成都府九縣今歲大熟其他雖豐歉不齊互相乘除亦可備得中熟惟是綿州旱甚田苗不實臣曾問權綿州李繁何以為計李繁云本州有常平米一萬石錢一萬貫若更以錢糴米可以添助賑濟伏乞睿照

一諸州通判係主管常平官正是奉行荒政若官不得人雖有錢米未必實惠及民契勘綿州通判鄧權以丁父憂去官本路轉運司先擬差右朝散大夫王會替鄧權吏部尚未放行但王會不甚曉事嗜酒多病難以倚仗竊見左奉議郎王惇諱詳練世務勇于為義頃者薦振為四川制置使王之望為總領惇詳皆在幕中多所補益又右通直郎雲安軍使兼知雲安縣任忠臣清介有守吏事疏通又右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史松老精力強敏奉公守法伏望聖慈于此三人內除一員充綿州通判填鄧權缺必能奉職愛民仰稱聖明寬恤之意如或吏部已差王會即乞將王會別與差遣

一臣伏見利路劍州早歉又甚于綿州自今米價每石錢引十二三道如武連縣已自絕市無米臣嘗問劍州通判宇文紹奕本州利害紹奕為臣言蜀中諸州如利閬綿梓等處屯駐軍馬並從官中應付錢糧惟是劍州軍馬總領所令本州自行和糴夏秋兩料糧六萬八千餘石馬料二萬六千餘石係以人戶家業糴均數總領所支到糴本米每石錢引六道馬料每石三道又更高折相估以目今時值計之民間不得半價至于搬運輸納之費又在其外況劍州夏秋正稅不過米麥二萬四千餘石而和糴乃加數倍如今年民間乏食雖使有錢亦無從得米其劍州近處地名水口係通水路頃年曾于水口置廠收支今若選委官員以糴本錢就豐熟去處收糴米斛于水口貯積支遣可以寬減民力贍給軍糧實為兩便臣竊謂州縣災傷雖合納常賦亦當減賦豈可重賦之外更此重困若不及時拯救民何以堪臣已為新除總領查籍詳言之若查籍到司之後必有措置伏望聖慈更賜行下總領所相度施行

一契勘縣令職在字民劍州梓潼縣號為繁劇其知縣右宣教郎任劭瞻視不明心力短淺職事曠廢臣曾問通判宇文紹奕如何本州都不理會紹奕云本州累曾申轉運司乞依條以縣之繁簡令之能否隨宜對換轉運司久未行下臣竊謂以繁簡對換雖古人所常行法令具載然其實不通只如雖是小縣事簡而知縣有能則州郡與百姓皆欲其留若度衆人所欲留者而以不能之人代之亦于人情不順是以所在往往難行伏望聖慈將任劭別與差遣令本路監司公共舉辟廉平強敏之吏充梓潼知縣一次或于王惇等三人中差一員知梓潼縣事亦乞自聖裁

一契勘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漑其灌漑川府路多是山田又無灌漑之利今來秋收歉薄米價漸貴民已艱食伏乞睿照

一麥路最為荒蕪號為刀耕火種之地雖遇豐歲民間猶不免食草木根實又非瀘川府路之比今歲早歉如麥州每常米價止是錢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內梁山軍廣安軍雖頗豐熟又不通水路止可贖給本軍伏乞睿照

一契勘四川州縣曲折不一但得米穀流通價值平和可以接濟待將來歲麥熟庶幾不為甚害而所在往往患于無錢束手坐視莫知為計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支降度牒五六百道委付官司出賣于豐熟去處收糴米斛卻量度多少于荒歉州縣出糴拘收價錢聽候朝廷指揮發納如此則既得米斛可以平糶濟民食又為朝廷變轉得度牒價錢官無所損民被其惠實為利便緣若降度牒到得四川已是三四月之後不能及事今來所請如蒙施行乞指揮于急遞中先次行下照會即所委官司可以且將其其他官錢支用趁時收糶

一諸州常平司錢米往往州縣缺乏那移借貸雖官司點檢符移取會止是文具皆非實在之數今欲分委曉事官員體訪考覈取具的實見在之數以備賑濟伏乞睿照

一臣竊以州縣之事全在官得其人其間有盡心職事惠利及民者為朝廷所知則益自勉勵其餘亦皆向慕所謂有功而見知則悅奉養而教不能則勵也臣竊見知果州趙不拙遇事不苟見義必為到官承

水旱之後，竭力撫字，發倉廩以賑之，作糜粥以會之，治療其疾病，收瘞其死亡，每事親臨，各有條理，在今日州縣中，未易多得，竊恐聖慈所欲知者，伏乞睿照。

一、臣今來所條具，止是以見聞所及，先次具奏，若別有合行事件，臣當接續奏稟，伏乞睿照。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再奏蜀旱狀

臣先據御前實封劄子，以蜀中缺雨，倘為旱甚，當作如何賑濟，令臣詳具聞奏者，臣除已遵稟條具外，今有續次合奏聞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惟綿州旱狀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查審書云：綿州屯駐將兵，歲支米五萬餘石，係總領所支錢，就本州糴買應付，今歲諸縣旱，自八月至今，絕無新米上市，官司雖追集牙人及買米舖戶多支本錢，勒令承買，例皆無米可買，往往請錢而去，即便走竄，上下息無以為計，今來總領所指置召募土豪自糴綿州米五萬石，更不于民間收糴，伏乞睿照。

一、利路惟劍州今歲旱狀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查審書云：欲蠲免本州今年民間科糴一料，又得利路轉運判官王璠書云：已差官檢踏本州災傷，俟見合減放數目，即依條施行，伏乞睿照。所有劍州科糴曲折，臣前已詳悉具奏，今來更不再瀆聖聽。

右臣竊以綿劍兩州，若免得糴買軍糧，又依條減放災傷稅租，將來更出糴常平米，可以接濟到麥熟，庶幾不為甚害，臣又契勘得總領所累年敗壞之後，目今軍糧缺乏，若以常人處之，但應急取辦，豈暇恤民而查商尚未到司，乃能于此時隨事措置，救濟百姓，其處心行事，實為過人，臣不敢不具奏知，取進止。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審所為，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懲。

十一月十一日
聖旨：依所請，令學士院詳議。

第三次奏賑濟旱狀

臣準向省劄子，伏蒙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者，仰惟陛下，軫念困窮，俯賜幽隱，惻怛之誠，特達之惠，遠方百姓，無不感戴聖恩，臣擬以疏拙，獲奉詔旨，敢不罄竭，以仰稱德意，萬一緣度牒未到，已先兌那別色官錢，逐急收糴，附量緩急，隨宜賑濟，所有體訪到諸州豐歉，米價低昂，及常平義倉見在米斛，已別狀奏聞外，目今諸處米價稍定，麥苗甚茂，氣候頗蚤，不過來春之末，便有新麥，庶幾可以接濟，竊恐聖慈欲知，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取進止。

御劄再問蜀中旱狀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實實封劄子，伏蒙宣示蜀中今夏缺雨，未知秋成之後，即今歲事何如，民間不知艱食否，可具奏來者，契勘臣先準御劄，以蜀中倘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奏，續準向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臣凡三次具奏，所有蜀中豐歉，米價低昂，及所以救濟之策，伏計悉已仰徹天聽，今契勘得旱狀州軍，成都府路則綿州、漢州、石泉、軍、利州、劍州、廣川府路則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其餘雖分數不等，未為甚害，所有災傷去處，已不住移文所屬，及時賑濟，務令實惠及民，雖據申到，竊恐其間曲折或有未盡，臣已選差成都府通判何耕，往綿州、漢州、石泉軍，制置司幹辦公事程价，往劍州，制置司準備差使謝中，往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令逐一體訪飢民數目，仍與各州軍守貳相度措置，內有缺乏錢米去處，即從制置司支撥應付，今畫一條具如後。

一、臣契勘綿州申到本府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三萬七百餘石，前此以守臣未到，制置司選差隆州簽判李榮權州事，李榮自去去年十月即行賑濟，抄割到缺食人四萬五千九百餘口，既減價糴米，其老疾貧乏不能自存者，支與食米，無衣者，給以紙襖。

（案）紙襖，本謂紙製之衣，今據說文，紙，繅絲薄也，從系氏聲，改正。

至十二月初十日，知州白麟到任，制置司復令李榮通判綿州，勸誘富民，或糴米，或造飯，皆官為主之，目今請飯者日二千九百八十九人，疾病者給藥醫治，死亡者差僧持課收殮，李榮又遍往諸縣檢察措置，尤更詳悉，外縣乏米者，從本州搬運應付，委是得以均濟，所有總領查審召募土豪，自糴綿州軍糧，臣前已具奏外，總領所近又將綿州合支移劍州稅米，與免支移，仍更不理網地地理腳錢，又將先所免糴綿州義倉米一萬石，依舊撥與本州，通融賑濟，又將乾道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每月合起糴本錢一萬一千四百餘道，令每月止先起一半，凡此數事，于州郡及民間，實為利便。

一、漢州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五萬五千餘石，知州劉儀鳳，竭力賑濟，與臣書云：凡事皆親自檢點，纖毫不容作弊，除減價糴米外，其造飯所給，城中日計六千餘人，德陽縣三千五百六十一人，什邡縣六千二百四十人，綿竹縣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人，又有鄉村鎮市去縣稍遠者，分委土人，就近賑給，本州既令各縣糴用合納稅米，又以車乘載米，分往諸縣，蓋漢州義倉米數目比他郡最多，又有富民相勸率出米者，委是可以足用。

一、石泉軍三縣內，神泉、龍安、兩縣不熟，共抄割貧民二千九百二十人，日選以義倉斛斗賑濟。一、劍州舊以軍糧米于民戶科糴，總領查審自行措置，非惟民間免得科糴，又留得米斛在劍州境內，先據劍州中赤米每石計錢引十一道半，緣住罷科糴之後，物價漸減，今赤米每石止計七八道左右，此可見其效矣，又宣撫司委官將梓潼、陰平、兩縣災傷去處，每縣約三千戶，每戶三口，每口給米一升，又以米麥粟豆共五千石，應付劍州出糴，又本路轉運司，據兩縣人戶陳訴災傷，凡一千四百五十三狀，將上件人戶合納秋稅，並行除放，所有除放過米斛，卻自轉運司措置收糴應付支遣，又兩縣有每年依額合解赴轉運司省計錢物，亦權住催理，又宣撫司將兩縣上三等入戶餘欠稅，候麥熟日帶納，并四等五等人戶秋稅權住催理，又制置司已將糴到米五千石，從眉州水路搬載前去劍州，令專充賑濟支用。

一、果州連歲不熟，知州趙不拙到任之初，止有省庫錢引一百六道，倉米三千一石六斗，而趙不拙檢察，欺弊，約穴費于窘乏中，措置賑濟，皆有條理，又積得錢引二萬道，收糴米斛，以備緩急，此一州可以無慮。

一、廣安軍每歲缺軍糧米九千三百餘石，自來于管下三縣科人戶隨稅中賣，其在市米價，每石錢引五道左右，官中止支兩道，又每一石四斗方量得一石，制置司已行下本軍日下住罷科糴，出榜曉示人戶，仍據本路轉運司從實計算，應付支道，庶幾寬省民力，近又得本軍簽判李若愚書，以爲勸誘賑濟，不可以威令驅迫，不可以產業之簿書爲虛實，不可令飢民專聚于一處，不可使胥徒預其事，見今專委鄉里忠信之士，自知軍簽判，躬率在城倚郭，俟屬各助錢糧，而鄉官亦以風誼敦勸大家巨室，不拘等第，止據見在物力，隨其高下，出備濟助，若是佃客，則使田主自給之，餘各歸其附近屯長，尋據本軍節次申到賑濟次第，臣亦令所差委官，齎錢就廣安軍、渠川、合州、羅米應付支用，緣目今各處米價較之常年，不甚增長，渠合州亦不缺米，但有錢收糴，即可濟用。

一、臣竊以周官荒政，曰緩刑，曰除盜賊，蓋刑雖當緩，而除盜賊則在所急也，制置司先訪聞廣安軍渠江縣界有強盜結黨肆行劫掠，巡捕官司往往與爲表裏，又有形勢豪爲之囊橐者，昨來果州，捕得兩火賊人已行斷配，其餘黨尙復出沒，遂具人數姓名，行下廣安軍，委知軍措置，續據申已捉到正賊七名，其餘見不住收捕，聞日來盜賊亦頗散散。

一、遂寧府民間雖稍缺食，不如他處之甚，臣得知府張震書云，在城及外縣抄割到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約二千名，或請米，或請飯，各隨其所欲，去冬差官賈鎮于恭澮等州收糴，可接續糴賣以平價。

一、臣得夔路檢法官李德修書云，夔路秋收大約不均，總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諸州米價，每石止錢引五道上下，緣荆湖歲稔，米船多上至歸州夔州，亦是一助，又云恭州飢民已近四百人，鄉村竊盜頗衆，制置司已行下委恭州通判趙汝明措置賑濟。

一、綿州諸縣多有流民，將幼小男女遺棄道路，緣力弱道遠，不能到州縣領米飯，臣已備條行下綿州，措置收養賑濟，務在存活，仍據四路提舉常平司疾速依條施行去訖。

一、四川四土無不種麥，今歲氣候頗早，大麥約三月半間收穫，小麥須至四月初間方熟。

一、先導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降支度牒四百道，專充糴本，不得他用，緣度牒未到，諸州災傷遇有缺乏，臣即以制置司錢米逐急應付，他日更不于度牒錢內除破，庶幾可以存留，專充糴本，爲異時緩急之備，右謹具如前，取進止，臣今來所奏，其間有與前奏不同者，緣州縣事宜，逐時不一，又有續次體訪取會方見的實者，其賑濟飢民，止是各州截月終申到人數，此後又須別有增減，伏乞鑒照。

謝御札

臣伏蒙聖慈，頒賜宸翰，以蜀中秋成如何，民間不至艱食否，仰惟陛下軫恤百姓，而以困窮爲先，照臨四方，而以遠外爲重，至誠惻怛，咨詢下逮，雖文王親民如傷，武王不泄遐，不忘遠，何以加此，臣以愚拙，蒙被

便令敢不夙夜驚惕，仰稱德意萬一，所有災傷州縣，及措置賑濟次第，已別具劄子奏聞外，伏乞容照。

又 臣伏蒙聖慈，俯賜宸翰，以蜀中旱歉，令臣條具所以救濟者，臣除以別具劄子奏稟外，仰惟陛下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至誠惻怛，咨詢下逮，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得于此時躬奉聖訓，布宣德意，竊不勝欣忭戰栗之至。

奉手詔奏邊事

臣伏詔手詔，陛下將親屈帝尊，以勞六軍，中外臣子，孰不感憤思奮，有敵愾雪恥之志，臣竊觀敵人雖以大舉爲詞，然如襄陽川陝，不過欲擾我邊民，分我兵力，以饒倖萬一而已，自西和州相繼獲捷，敵即引遁，雖詭計或不可知，然其大勢可見矣，今者蜀中人情皆復安帖，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奏邊事

臣契勘近日累據沿邊申報，探到北界事宜，皆云敵騎已去至平陽府，尋卻截住復回陝西，目今積聚糧草，修蓋廩舍，聲言欲七八月間用兵，臣竊料之，蓋緣地界未定，一則敵人未測朝廷之意，勢須自作隄備，二則欲揚此聲勢，指望朝廷蚤降處分，其情不過如此，愚慮所及，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乞蚤差與元帥臣

臣契勘與元府見缺帥臣，竊以興元都會，地處雄重，節制軍馬，鎮撫中外，邊防事宜，利害非一，而蜀道僻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伏望陛下出自聖意，蚤賜選擇老成詳練，忠義謀略之臣，付以方面，庶幾上流增重，根本強固，臣苟有所見，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奏已分地界

臣契勘敵入先以地界未定，屯兵聚糧，外示聲勢，臣近奉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四月一日聖旨，指揮令四川宣撫制置司行下所屬，照應舊界施行，不得差錯，臣已遵稟行下外，候諸處申到，即時照應施行，竊聞金人師旅疲敝，皆欲休息，今來地界既定，必自引退，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開陸及五致以上爲拘。如此則文理明白。簡而易從。既可以革去初官奔競之弊。而又不失所以取人才。致吏績之本意。臣竊見祖宗之時。諸路使者薦所部吏。未有限數。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任知州通判者。雖非所部吏。皆得薦。其法至寬也。然而選人引見。則有特旨。京官改轉。則有定員。是以薦舉雖多。而官不冗也。今法益密矣。而來者無窮。陛下致祖宗之制。酌時世之宜。而有所損益焉。臣輒因職事所及。而極言之。不勝惶悚俟罪之至。取進止。

論罷戶長改差甲頭疏

臣竊以祖宗法令。至于今日。嚴密詳備。所宜奉承遵守。而勿失者也。比年以來。官吏推行。或非其人。至于事失其宜。民受其弊。議者不察其故。而往往歸咎于法。偏見率意。出奇立異。輕議改作。苟以求售其說。而不究法之本末。不顧民之利病。紛更紊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蓋不少矣。如近日臣寮有請欲罷罷稅戶長。改差甲頭。此但見戶長之害。而不思有以救之。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民有產業。則有常職。今免役條令。每二百五十家。差戶長二名。以催理民所當納之賦。何復難者。然而戶長不堪其役。而或至于破產者。豈有他哉。蓋物力有厚薄。役次有久近。使縣令親閱簿書。依公點差。則民自無詞。今胥吏弄作弊。至有差一戶長。至于四五而不定者。此其害一也。稅租自有期限。追集比校。拘留勒罰。其害二也。官物已納。而不即銷解。往往重疊剋欠。其害三也。攬納人類。多與公吏相表裏。亦有公吏自爲之者。擅而不納。反以殃及戶長。其害四也。逃亡戶絕。不復倚關。而使戶長代納。其害五也。形勢之戶。稽慢苟免。官司不敢誰何。而惟責辦于戶長。其害六也。不能檢察姦偷。掩飾冗濫。而財賦失陷。用度空乏。則豫借稅租。有併催兩科者。其害七也。此七者。特其大概耳。其他煩擾侵刻。豈易悉數。使縣令得人。則爲戶長者。無此害矣。苟非其人。則難易置甲頭。而所以害民者。固自若也。大抵胥吏常態。利于生事以擾民。使其循常守舊。則無以濟其姦貪矣。故每朝廷改令之下。則並緣假託。疑惑上下。肆爲不靖。名曰奉行。其實違戾。如臣僚所乞以甲頭催稅一事。戶部勘當。下轉運提舉司。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即申請施行。蓋省部之意。本欲博盡中外異同之議。而審定其當。非使以爲可行也。而潼川府中江縣。遂差甲頭八百六十二人。又以點追不到。決杖罪者四百餘人。支散甲帖。其納錢皆有定數。又懷安軍金堂縣。差甲頭七百八十五人。一次比校。則是此七百戶者。奔走道路。無虛日也。其行移曉示。皆以被奉朝旨爲詞。制置司因人戶論訴。已行下住罷。令聽候朝廷指揮。仍牒四路轉運提舉司照會。外臣竊以戶長之法。無可更易。伏望聖慈。明降指揮。令州縣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勿復他議。仰惟陛下。察守得人。則屬縣治矣。至于獻言之人。勳欲改立法令。其紛紜而無益者。可以斷自聖意。而勿問。真宗皇帝時。李沆爲相。嘗謂在相位無功可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因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臣竊原沆之意。固非盡棄衆議也。蓋變更法令。古人所重。利未必興。害已先見。駭駭不已。流弊益甚。所以杜絕其漸。誠慮遠矣。若其通達國體。切于世務者。又豈可一概論哉。臣敢因事而極言之。不勝戰栗之至。取進止。

文定集卷五

奏議

論薦舉考限疏

臣契勘四川制置使司。先舉指揮選人。應勘改官。許從本司出給公據。申吏部施行。伏見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以每歲合舉員數。將一半舉已開陸。或實歷三致以上人。餘一半舉自歷任以來。通及六致以上人。如違今來改限。舉官與被舉之人。並行罷黜。雖去官勿原。又隆興元年三月初四日指揮。改六致作五致者。竊想指揮之意。蓋恐初官未及三致。而貪緣請託。多爲之備。收留舉狀。以待異日磨勘。非獨長奔競之風。亦以妨寒賤之路。故立此條約。以爲限格。然而其文有煩複而難明。其法有拘礙而難遵。選人于法必實歷三致或四致。方得開陸。固有以致三致以上而未開陸者。未有已開陸而非三致也。然則謂之舉三致以上人足矣。不必更云已開陸也。此臣所謂煩複者也。且薦舉之法。將以取人才。致政績。非苟以充數而已。今且以一郡論之。假令郡守歲合舉二人。而偶無實歷五致以上人。可以應格者。則將至于闕而不舉矣。又如有三三人焉。其二則三致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皆當舉也。其一則五致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爲不當舉也。則或將捨其所當舉。而取其不當舉。以就一半之數矣。此臣所謂拘礙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舉實歷三致以上人。更不必以已

論愛民六事疏

〔原註〕疏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于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于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戰動辱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于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棄之，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順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庸何鄙？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于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于詞令，見于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放其罪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于事則悖，民受其弊，當在于此，故昔人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數倍于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盡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逾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行細則，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備儲，繕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于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賠累，或更竄緣肆爲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爲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東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臣之見聞愚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于前，次第而施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論欽宗配饗功臣疏

臣準尚書省劄子，太常寺官劄子，欽宗皇帝廟庭配饗臣僚，尙虛其位，當時官僚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顯著者，適有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然事變非常，難拘定制，因循九載，宜以時定，欲望數奏，特降明詔，令侍從臺諫集議以聞，三省同奉聖旨依者，臣謹按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錄書于王之太

常，祭於大烝，蓋以其有功特褒異之，以示勸也。本朝一祖七宗，皆以幸輔配饗，名實俱稱，人無間言，恭惟欽宗皇帝，遭時艱難，其所圖任其政之臣，皆未有能稱其任者，非常之變，自古所無，今若欲應故事，苟令備數，必無以厭愜公論，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寺官所言也。至于當時死事之臣，前後非一，建炎以後，皆已次第登壇，今若欲令配饗，既與典故所無，萬一創行之，又當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宣宗，皆無配饗功臣，蓋配饗之意，主于勸功，司勳掌之，而名曰功臣，其常可見，非宗廟之禮，必待此而後備也。伏見本朝建閣立名，以寶藏御集，獨太祖英宗兩朝，既無御集，閣亦不建，蓋雖崇奉祖宗，然必審其實，必當于理，不虛尚文飾，以強塞人情而已。臣竊謂欽宗配饗功臣，無其人則當闕之，既合于周禮司勳之義，又有唐故事，又有本朝建閣體例，如臣言允當，伏乞聖慈，特降指揮，今更不議，取進止。

貼黃

臣伏見治平二年，詔議濮安懿王典禮，元祐八年，詔議郊祀，轉皆有指揮罷議，蓋或議或罷，惟其事之可否而已，伏乞睿照。

論金使名犯真宗舊諱疏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諱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于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

契勘金人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同諸司議定寺觀納餽剩錢期限疏

臣等今相度上件剩錢，元降指揮係于次年上半年內起發，昨來諸州措置不一，或趁秋成起催，則有穀價正賤，輸過其數之費，或令四季分納，則有期會迫促，非時舉貸之患，蓋緣八州地利所種早晚不同，寺觀大小，事力亦異，互有利害，難以概行，然必俟次年催理，則其間或以蕩爲他用，責之于無，反致勞擾，今欲乞令八州並自秋苗初限日起催，各隨土俗所宜，接續送納，至次年上半年內取足，或有情願自于秋苗前者，亦聽從便，官司不得立限期，其自來係納本色米，或折價去處，皆依舊例，庶幾少寬寺觀之力，州縣亦不至闕誤。

論勸合錢比舊增重疏

〔原註〕開兩運使奏

右臣等仰惟陛下力行仁政，勤恤民隱，凡中外議論，有以便安元元者，未嘗不嘉納聽從，此堯舜之心也，然而事有曲折，理有疑似，而利害頓殊，名實相反者，陛下雖有仁心仁聞，非特民不被澤，而愈更受害，此爲人臣者宜思所以將順聖德之美，而不可以苟已也，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寮所奏

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四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卻減作二十文。其下戶錢不成百。米麥不成斗。細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已付戶部施行者。竊以議者之說。以昔之取于民者三十。今減為二十。昔之畸零今盡除之。此所謂損利以予民。宜陛下之樂從也。而其實則大不然者。昔之三十。蓋以鈔計。今減為二十。乃以貫石四兩計。且以錢論之。或十貫。或百貫。均是一鈔。昔日不過納錢三十而已。今十貫則當納二百矣。百貫則當納二貫矣。參差不齊。絕長補短。總而計之。則其所多取之數。蓋有數十百倍而不翅者矣。謹按人戶輸納官物。以錢陌取之者。曰頭子錢。以鈔旁取之者。曰勘合錢。此乃兩事也。頭子錢。本起于除陌錢。蓋唐五代不得已之政。本朝因循未能盡革。然舊法止于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是頭子錢昔之十三者。今為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前此所未有也。至紹興四年。以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戶輸納稅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自不同。今乃不究事因。一例增取。則併頭子勘合之數。每貫為七十六錢矣。頭子錢固已重矣。又舉勘合錢而增之。是一之為甚而再焉者也。以鈔旁取之。而又計其貫陌。是名不正而實不順也。以減賦為名。而其實增之。是以白為黑也。取之以數十百倍之多。而于不成斗百尺兩者。獨之謂之優潤。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而小民無知。藉藉嗟怨。但謂有司利于措斂。而以虛名欺之。豈復知陛下聖意所在。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又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為知之。蓋百姓所見者。特其外之迹爾。宜其知之淺也。夫以蜀最僻遠。而陛下垂意加惠。無所不用其至。折估糴本之虛額。則屢詔除放。白契稅錢之積欠。則一切蠲免。豈有他哉。凡以愛民而已。惟是建言之臣。失于詳審。使百姓有以輕議有司。甚非陛下愛民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其後更定律令。民乃得全活。天下之事。固有以善為之。而失其本指者。自昔聖賢所不能免。惟知其非而改之。不俟終日。則德意明白。民志自定矣。或恐議者謂勘合錢所取微細。未足以厲民。臣等以為軍興以來。百姓賦斂十倍于昔日。剝削腹削。至此極矣。譬如羸弱之人。負百斤之物。間關遠塗。不得休息。若減其二。猶可少蘇。或稍增之。則輻輳疲乏。必斃路而後已。一錢之涸。久而穿石。存亡危急。間不容髮。未可以為無傷而弗去也。凡百姓疾苦。陛下固已盡知之。而臣等猶反復言之者。誠不勝惓惓之義。伏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指揮。其勘合錢。令依舊法施行。中外幸甚。

論左藏南庫疏

臣伏蒙聖慈。賜手筆。令臣子細開具徵實庫見在錢物。及諸處每歲供納數目。奏來者。臣竊以自置徵實庫以來。二十有七年。其間增損不一。費用亦異。今日開具。紹興三十一年見在及所入之數。可以見其大概者。唐宰相李德裕。奏請置備邊庫。歲入泉帛。皆有名數。以度支郎中判之。本朝更定官制。戶部侍郎二人。分判左右曹。而有曹實主封樁。議者雖或以為疑。然終不能易也。兵興以來。費用百出。封樁錢物。其

僅存者無幾。于是戶部侍郎。不復分職而治。其勢然也。陛下比詔有司。以御前徵實庫歸戶部。文詔以左藏南庫為名。遇有軍期。方得支用。所以示天子不私其財。與夫備豫不虞之意。祖宗之制。雖未可復。而唐之備邊。亦不過如是而已。竊見近歲如出賣官田。官告度牒。及進奉銀絹。雖皆已樁管。亦合撥入南庫。以見其為有司存。遇有缺乏。及緩急之費。須奏請得旨。然後可支。欲望指揮。更賜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六

狀劄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授編明殿學士舉查籀自代狀

右臣伏觀某官查籀。稽古之學。可施于今。應變之才。皆適于義。奉使入蜀。跋涉七年。隨事便民。為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薦尤袤劄子

臣竊以人才之難。自古所嘆。為國家者。所當博訪詳試。以見其可用之實。則下無遺才。而人皆得效其所長。以協濟天下之務矣。伏見左從事郎。江陰軍學教授尤袤。學問該洽。富于文詞。議論詳明。通于世務。隨處州縣。久安下僚。臣比者。誤蒙恩除。法當舉代。輒以其姓名仰塞詔旨。又前此蔣希。陳之茂。胡沂。皆嘗舉表自代。蓋公論所與。非獨臣知之也。而表貌既不揚。性復靜退。故久之未為時用。臣謂貌非所以取人。而靜退之士。尤當獎進。區區報恩之誠。不能自己。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取進止。

薦聞人阜民狀

臣伏見左通功郎福州州學教授聞人阜民學博而知要氣和而有守。福唐學校最盛每春秋補試常不下六七千人奔競請謁習以成風是非毀譽無所不有而阜民持身謹嚴守法堅確人既不敢干以私久之亦無聞言也。士之羣老者安存之敏秀者誘進之偏長片善必加獎勵人自愛重益勤于學。

薦鄭樵狀

臣聞舜之所以爲大聖者以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恭惟陛下與人爲善如舜之德凡爲臣子者宜仰體聖意有所見聞皆以獻之于上況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遠自外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踰七十辯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據疑者觀之不爲強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聖慈令福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聖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薦于親治狀

準都進奏院報勸會累降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具名奏聞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監司于部內各舉三兩人不許連衡守臣于屬邑各舉一二二人具姓名保明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姓名取旨甄擢者右臣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親操心公正遇事敏明縣係倚郭當紛華繁劇之會姦猾出沒訟牒紛紜繁夥最多紀綱難立本官疏通無礙健決有守吏畏民安政平訟理委是治狀顯著臣保明詣實謹錄奏聞。

薦何耕充文章典雅科狀

檢準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教節文依臣寮所請以六科薦舉內文章典雅科可備制誥節操公正科可備臺諫法理該通科可備刑獄節用愛民科可備理財剛方愷悌勞績著聞科可備監司郡守知縣議變智勇絕倫科可備將帥應文臣職事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見任將帥每歲須與于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富于學殖蚤以文鳴筆力敏贍詞理精確堪充文章典雅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職臣甘伏朝典不辭今來所舉何耕係第一員謹錄奏聞。

薦蜀中人才劄子

臣近者上殿伏蒙聖慈問及蜀中郡守竊以比年朝廷所差監司郡守類皆出于選擇雖非全才要亦須有一長可取而又明示好惡公行黜陟中人以下亦皆知所勉勵惟是遠方人才沈伏下寮無以自達于上臣苟有所知不敢隱默伏見左朝散郎通判眉州樊漢廣居家孝友當官廉勤可以爲奉法循理之吏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紹奕好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屬除劍州和羅以寬民力實自紹奕發之既而民間缺食紹奕親至外縣徧行山谷隨事措置皆有條理右奉議郎新通判成都府程俊明敏疆濟可以撥治繁劇撫養凋瘵左奉議郎許堯充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于觀材力優裕從容治辦聽獄

訟理財賦皆得其要今四川總領所實賴以濟右通直郎通判文州任忠臣公廉有守內行謹飭通曉民事盡心不苟左文林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謝中學問詳明操履修潔講究事務常有捐軀衛國之志左武大夫成都府路副將嘉州駐劄王价材勇忠樸而謹守法令久歷行陣屢立戰功前此以不爲大將所喜自乞離軍若付之邊郡必能安靜此皆臣所熟知者伏望聖慈特賜裁酌取進止。

薦張行成劄子

臣竊以牧養百姓在于郡守郡守之職否朝廷所當知而在遠方者尤不可不知也昔太祖皇帝命錢文敏知瀘州謂之曰知瀘州郭思濟監庫郭重遷拮据不法特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太宗皇帝時殿中丞知榮州李處己因上表謝恩太宗親批紙尾有良二千石之褒又屬其祖母錢氏五十萬改知遂州既有治迹又賜詔獎諭處己卒爲名臣夫以西蜀僻遠之地而郡守之職否其細微曲折太祖太宗皆知之如此則官吏無不兢兢下情豈有壅蔽治安之效其要在此臣以疎拙誤蒙委寄之重念欲罄竭竭誠以仰贊聖明萬一耳目所及不敢隱默伏見左朝請郎知漢州張行成通經博古尤達于易才高識明隨事能斷紹興二十三年王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筠閉閣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時爲都幹轄司幹辦公事獨排闥見筠邀請出廳整兵授甲指畫擒捕尋即平定今樞密王剛中作成都續記實載其事不然則事有不可測者其爲漢州觀察強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強退避措置財賦倉庫充實凡一境之內修舊起廢皆不擾而辦臣放其治行參以衆論實爲一路之最今去督止在十月伏望聖慈特賜裁奪或召對以察其人才或令再任以慰民願或別與遷擢以盡其所長庶幾遠方官吏皆知聖明在上燭見幽隱莫不精進以承休德其所勸大矣取進止。

薦吳拱劄子

臣伏見右朝散郎直敷文閣添差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拱資性厚重表裏誠實雖生于將門而更歷艱苦被服儉素人情物態曲折通曉謹守繩墨安于淡泊言不輕發發必有常有勉勵趨赴事功之意雖任將作監丞既而累歷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長其父玠精忠義勇效死百戰以保全蜀既沒幾三十年蜀人廟祀之如一日所有撫今任添差參議官已滿伏望聖慈特除攝蜀中合入釐務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拱亦得試用其才稍自見于職業必能奉法循理仰稱使令亦使將家子孫有所激勸取進止。

薦吳洵充郡守劄子

臣仰惟陛下垂意民事詳擇郡守攷察試用得人爲多惟是四川去朝廷萬里雖有人才未易聞達臣以疏謬誤蒙委寄之重苟有所知不敢隱默庶幾仰贊聖政萬一伏見朝散郎前通判永康軍吳洵和易而有守沈靜而有謀其于民情吏事究極本末推見微隱永康久關守臣洵兼權軍事聽斷詳審事無留滯詞訟之至于諸司者比他郡特爲絕少禁約山林以限隔夷人修治渠堰以疏導水利隨事措置悉周密皆有條理若付以一郡必能宣布德意牧養小民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栗之至取進止。

薦李紫知邛州劄子

臣等契勘邛州號爲繁劇所應辦贍軍錢物數目浩濶自知州何極到任之後夙夜竭力稍有倫緒今來何極致仕僅及兩月所虧欠逐月合納錢物已自不少又緣邛州自舊以蒲江并鹽子稅戶處和買絹帛出納之際弊倖非一本路轉運司措置令賣鹽買絹皆官自了辦方事行之初全在郡守得人約束嚴明防察周密乃能革去積弊伏見左奉議郎簽書郎中判官廳公事李紫才識明敏深已愛民向年彭州通欠贍軍錢在一路爲最多轉運司差撥兼權彭州通判解紛決滯政修事舉綿州屯駐大軍間或侵擾居民制置司差撥兼權綿州恩信著明軍民安靜已試之效皆有實狀伏望聖慈差李紫知邛州填見缺庶幾民受實惠財賦亦辦取進止

薦時紫芝歷舉劄子

臣竊以歷數之學精通者寡自古治歷必得儒學之士與日官通共審訂乃能成書蓋日官徒能分部運算至于索隱探賾則或非其所及漢更造太初歷雖唐都洛下閎各委其技而司馬遷登諸人實德之是非始得堅定今朝廷以乾道新歷測驗有差別加改正雖責之日官而久無定論臣伏見左朝散郎時紫芝問學淹貫而耽玩數象用意詳密著歷書五十卷辨析異同推究微隱多先儒所未到士人之明歷學者少見其比伏望聖慈令都堂審察如實有可取乞與一在京差遣仍令與太史官議定新歷庶幾仰稱陛下欽崇天道之意取進止

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宜撫劄子

臣伏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參知政事魏杞等與臣咨目宣示聖慈訓諭事件臣謹具奏稟下項一臣恭奉聖訓以蜀中將帥能高下朝廷無緣盡知令臣于軍中公選材略威望衆所推服不必材堪宜撫之人但得可總興州大軍者具職位姓名二人刻奏者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州吳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殉國爲志而詳審沈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迹益著其父吳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而或者指爲怯懦選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義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爲次又伏見降授鄧州防禦使充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爲將家關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陝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閒廢常有感慨憤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許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此三人者皆臣所知伏乞審照一臣恭奉聖訓萬一吳璘果不起令制置司徑作得旨一面收取印信權行主管職事申取指揮者臣謹已遵稟外伏念臣才力綿薄制置司一司已懼不稱比苦目疾職事曠廢陳乞宮祠差遣方且踴躍仰俟恩命今復蒙此宣諭尤非所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擇力授任庶幾緩急之際不誤使令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原註）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戶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慎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于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默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敝至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爲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爲經久之謀自非宏才膽智離倫絕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泉穀之事初未之學循常守職猶爾救過不暇今乃責之以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苟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嘗蒙聽許幸今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任懇到激切之至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慮義難苟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戶部于今日爲尤重臣于泉穀爲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于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轍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今方愛惜分陰修舉庶政而于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爲之迨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固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敢苟已也伏望陛下重圖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于曠廢矜憫臣下不使用過其量而至于顛隕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

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竊惟春秋之作以俟後聖陛下將推先聖之志指諸事業以幸天下微言要義既自得之又使承事之臣爾述所聞庶幾或有取焉而臣實性遲鈍問學褊陋雖獨抱遺經曠日持久訖不能有所發明豈足以稱備講勸仰承顧問伏望聖慈追還新命而簡名儒使得預于斯文以稱陛下稽古圖治之意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準行在內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送下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兼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委寄之重寵秩之優決非綿薄所克負荷震恐失措不知其何以得之臣聞天下之事習之而後能知察之而後能行苟或疆所不能隨地索塗冥行冒進必至于顛仆而後已伏念臣山林舊生涉世尤拙實性愚樸動輒與物忤諫見遲鈍安在人後奔走州縣不過守法令謹期會然猶救過不給況于去朝廷萬里之遠統四路兵民之寄當今自關以外未有如此其重者其間應變制宜防微經遠殆不容毫釐之差竊恐之闕而臣生長江南其于西蜀蓋夢寐所不及風聲氣俗山川形勢邊

部曲折將士能否既非經歷又未嘗講究以至朝廷所以置司之意前後累年措畫之大計皆莫知其本末昔鄭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國僑以爲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轍是懼何暇思獲今陛下之所委寄其爲邑也不亦多乎豈可使如臣之不才不習其事嘗試爲之苟以承乏而已也伏望聖慈察臣所陳出于誠實非敢爲僞爲慢以自取罪戾至賜指揮追還成命改界能者庶幾不誤國事

再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賜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恩命不允者曹陳危懼宜即嚴禁聖恩寬宏詔旨溫厚愧悚交戰不知所據惟天幸不可以數得君命不可以久違而臣授之于心斷之于義有終不敢以自欺者竊以人臣之義不擇事而安謂其才足以任事也若其才不足以任事而苟以承命爲恭至于誤國辱命則其不忠莫大焉此義之所不敢也況臣叨冒厚恩非衆人比念非捐軀無以報塞萬一命幸使令此正臣夙夜奔走以自効其綿綿之時其如軍旅之事素未之學西南之地又未嘗經歷而一旦付以統帥之寄譬如借聽于聾求道於盲雖欲竭耳目之力而從之愈見其迷謬顛倒而已苟或顧慮嫌疑貪戀名寵以不能爲能不以誠實控告君父則他日之罪將有不可勝誅者矣重念臣頃者蒙除權戶部侍郎臣以理財之事非其所長雖兩具辭免而迫于成命龜勉就職俯仰數月訖無可言不免棄煩天聽出守外郡臣竊痛自咎恨與其不任職而後去孰若力辭于未就之前況今蜀中去年朝廷萬里非如盤穀之下有所奏請可以即達苟或任非其人久此曠廢豈不輕失事宜數爲更易豈不重困民力此臣所以再三審度決不敢冒昧而受以重前日之罪也伏望聖慈至賜矜允追還成命臣無任激切戰栗之至

表

謝權吏部侍郎表

謹從清華非歷階之可至銓曹盡制必游刃之有餘曾謂臣愚亦叨帝舉伏念臣受材不腆涉世多艱綴紫寡聞不適于用單子獨立莫爲之先仰聖明俯燭幽隱雖或排根之云久終然簡記之不移乃者方勉就于外除亟召還於中秘躊躇四顧不意自全沐浴三薰復與人齒惟是猶無于他技幸今得預于斯文竊冀從容其間庶幾展軼之益遠蒙誤寵超置近班矧黎獻之惟帝臣豈其乏使而六官之皆民譽安可非人退省妄庸倍增戰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無私覆仁不遐遺底慎兢兢之萬幾兼收斷斷之一介運獨化於陶鈞之上執非曲成效薄技于周衛之中何以仰報惟忠義之是守要死生而弗渝

謝戶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迫威顏之咫尺弗獲終辭冒昧而居願隨是懼伏念臣受才不腆涉世尤疏退處鄉閭食不供于伏臘出書吏政每拙于催科聚心計之非長于自謀而可卜自棄誤寵獲備從官乃若理財實今急務曾微管穴之見少效芻蕘之忠闕所不知安于無用豈謂地官之乏還承帝命之嚴宜

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謀無遺贖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未見勤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及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永言國計之事太息人材之難以謂象罔得珠或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于物色之間故特取臣於愚類非資效於凡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徒切戰兢

謝兼侍講表

民部獨員方不遺于餘力書筵兼職乃得預于斯文仰聖恩之有加愧凡品之非稱伏念臣學雖好古材不逮人佔畢呻吟初未離于糟粕望洋歎息悅難究于津涯何意誤知俾陪勳業惟茲魯史裁自仲尼豈無詩書未若見之行事亦有游夏莫能贊于一辭況在後來敢云能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篤實輯熙光明獨傳先聖之心合符節博詢多士之說至于芻蕘雖甚無庸亦將有取與人爲善幸親見于聖時足與以言晉益堅于素守

福州到任謝太上表

入備從臣出專方面皆公朝之選豈獨力之克堪伏念臣起自書生遠隨計牒在庭多士首蒙擢第之榮去國累年兩被擢環之寵無左右涉談之助無期功強近之依獨賴聖明俯燭幽隱叨逾過分報效廣聞昔已免于譴阿今復當于委寄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誠參化育道極高明不自有于成功莫能名于至德凡是飛潛之類孰非長養之餘自顧么微若爲稱塞布宣漢詔敢忘三尺之循仰戴堯仁第切萬年之祝

謝授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連率之權非其他比職名之寵不以次遷內省無堪力辭弗獲伏念臣來自下土列于近班斗筭之人豈足言于遠略老馬之智猶可效于外官心雖甚勞課僅自效敢謂聖明之過聽復茲委寄之有加以不知兵而盡護于將屯以未聞歲而再升于華序愧懼交戰啓處靡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九重之選而垂念于遠方搜多士之富而曲收于片善察其謹畏謂可使令特捐寵光明示恩意可當一面願易稱於襄揚如履薄冰惟不忘於儆戒

謝太上表

神機特重名寵過優自顧么微豈能負荷伏念臣山林冷族軍句微生親蒙賜第之榮遂出在庭之右漫叨簡拔馴致超逾茲者獲奉藩條備逃官謫敢謂聖明之渥更當委寄之隆人微望輕力小任重殊未知于稱塞徒有愧于生成此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高不幸凡曰飛潛之類率皆長養之餘獨此孤生尤非衆比身非敢愛笑辭蜀道之難心豈謂還自託堯天之太

謝除編明殿學士知平江府表

自昔編明之職尤重選掄于今侍從之臣未嘗除授乃緣外補獨被優恩伏念臣頃自遠方入登近列念

遭逢之匪易宜報稱之何如三沐而齋竊收還于神觀再拜以獻庶少效于愚誠而臣災禍瀕臨疾病交戰身其餘幾奚尺寸之能伸處不遑東徒朝夕之是懼仰蒙聖鑒俯賜恩衷分符俾在于輔藩進職仍超於近列其爲忝冒益以稠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擴大明以照臨百官推至仁以曲成萬物謂臣才雖不遠固疎疎以無奇察臣志則庸他蓋愧愧之有義全其出處加以寵光名錄禁庭蓋無分于內外心存軒陛敢或替于須臾

平江府謝到任表

一麾出守實在于邦畿五月上官敢拘于俗忌第憂短拙莫副使令伏念臣託勢至孤抗塵滋久頃緣蜀道入覲漢庭親蒙一字之褒擢置六卿之長所兼職局皆極清華徒彈千慮之愚冀效萬分之報曠官益甚終日靡寧屬申詔之垂仁俾優恩而補外十萬戶版圖之盛昔尤謂其繁雄五百里甸服之中今實同于鴻翔矧施德之自近念爲政以何先雖要路之津幸容引去而大邦之屏豈易克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萬微道包衆有稱物平施皆適人材之宜視民如傷尤嚴郡守之寄豈特曲全其出處蓋將期望以循良而臣頃侍清光屢聞審訓軫念民隱洞知下情誓殫撫字之勞仰稱聖明之意

文定集卷七

策論

廷試策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于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日觀開治道之要願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于師者言之竊以爲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于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于義矣故愛人而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不治則是德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者也以修己安百姓爲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于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望則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肅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厚望于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于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者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爲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爲者但陛下未之爲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憚于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敵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于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爲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略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與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于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爲本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爲者哉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尊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爲縹緲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爲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爲上教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豈亦先于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爲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爲根本之圖故高祖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不然輟彼舟流不知所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繆蓋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惡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師舉師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卻又未始有定論也至于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于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于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卻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爲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臣竊恐爲敵國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烈正猶卻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發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爲此紛拏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爲之而成功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爲憂乎惟陛下力

行之爾。伏讀聖策。以其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亢食之未革。爲慮。臣以爲此誠當今之宿弊。而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竊謂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者也。今陛下下銓選之令。則誠有意于肅吏道矣。嚴科斂之禁。則誠有意于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于強兵勢矣。然而其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亢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聲而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于方寸。雖不形于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爲宵旰之憂。發于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爲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于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著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略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于上。而虛令阻于下。難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輟散。則厚其錢穀。以分其材。料竹簡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銜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爲限。實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旌號。白晝小隊。皆效敵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于冒請月俸。虛糜廩餼。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亢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爲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未至。則在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則伏讀聖策。且欲放課以核最。省官以節傳。稍屯戍。舊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末艾。則欲定武功之算。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制。臣以爲此皆今之良法。而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放課同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足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最而節傳。稍矣。然臣以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致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治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爲智。以是爲非。但徇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于是乎濶濶矣。此致課之本。所以在于正心術也。苟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此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哀樂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人之如此。則致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重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贍

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數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充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成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渠河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移書于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致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于廣德之二年。而終于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擢人才。經略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嘗于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其此爲甚。將軍告身。纔易一弊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觀望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亦取鑒于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爲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于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墮。諸衛之兵。遂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驕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豈亦取鑒于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攷之于古。驗之于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于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則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顓沛造次。不違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高而下。雖至遠而通。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于桴鼓。臣竊觀于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于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慘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爲。而推今日之所未爲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祐宋祚于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則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爲于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而脅。惟人主力于爲善。勤于進德。始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復行。蓋方其

側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光武于是乎招徠俊乂屈已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義旗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爲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于強敵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爲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竊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寧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爲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詞目沈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算竊以爲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爲他人皆莫能爲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爲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之事責之于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告廷之命以某爲有道以某爲有德陛下何自而待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方且畏懼而避嫌而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某爲正直以某爲善諫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又何所見而然也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爲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聖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爲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倦倦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爲虐環土三千里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迄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饒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國以來至于今

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復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中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厲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者雖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未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文定集卷八

制

除虞允文特授樞密使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于土或飲御諸友受祉于朝君臣俱榮中外作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斯庸既追繼于前哲式序在位宜特隆于寵章左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仁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眇編作炳識獨照于幾微酬酢佑神勳自諸子節奏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游陟政塗茂昭賢業俾宣使指往附神隅明師律于臺敵之餘拔人材于隱約之際振威靈于遐徼勿士行枚寬賦斂于疲氓以爲保鄣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遣歸協圖內治方倚毗于兵柄肆就正于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異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之嚴夙夜基命英雋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屬于壯猷以弼成于丕業可特授樞密使依前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于閒地肆頒新渥廣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贈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驍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而海晏清。公則捐軀而殉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于伊吾。乃威損于柁邑。勉從繡典。以塞輿言。然而折衝執俘。亦云勳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皆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于並授。今特出于異恩。內以增聲毅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過。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敷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邊鎮節度使制

周之六軍。隱于南畝。及有風塵之警。則按籍而起。于是以六卿各將一軍。是則武事不在乎拔距越乘之徒。而在乎仁義道德之臣。此杜預所以緩帶臨戎。安石所以赤綦制勝。我有明哲。授之師律。其明聽朕命。具官某。才高當世。學通古人。試之以制。而才愈出。臨之以難。而智益明。雄謀大略。信可以將萬兵。而獨遠人矣。秦亭當兵車之衝。西郛並戎。提按一道。必在能者爲之節制。夫斧鉞在前。六韜在後。不用命者有顯戮。用命者有厚賞。爾其勉哉。無墮兵律。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朕常思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關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累民。而道路云遠。糧糈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樞密使虞允文語口宣

帷幄之謀。方咨于耆哲。樞機之府。俾正于使名。其益懋于遠圖。以欽承于休命。

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延登傑材。進冠樞府。嘉猷告后。方俟于沃心。孚號揚庭。豈容于反汗。

新除樞密使虞允文再辭免恩命乞檢行累奏許解機政不允批答

朕居安思危。常懷不虞之戒。柔遠能遷。庶幾可大之功。卿秉國樞機。朕心德。乃言可續。率請定于規模。不已于行。復外宣于威令。迨茲入輔。示以褒崇。事權弗移。蓋因已試之效。謀畫具在。其尙克成厥終。勉副倚毗。毋勤訓告。所請宜不允。

尙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尙渚陳于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宜力左右。勉安厥位。

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赴行在乞解罷機政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眷言四川。選在萬里。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兼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肆頒召節。好望來朝。適引疾以爲辭。欲奉身而自佚。夫以忠隨徇國。功利及民。方與時而偕行。其何恙之不已。信人夙駕。宜毋事于回翔。元老壯猷。期即聞于入告。所請宜不允。仍疾速赴行在。

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卿入相初政。爲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皋之地。歲動再閱。低俗淡和。肆稽進律之文。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首歸。惟昔人臣。勤于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顯瞻鄉黨。實任四封。尙何異于家居。其即膺于朕命。所請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事史浩乞解府事賜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以卿望重朝。心存孝養。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奉。胡爲來訟。欲就退閒。而況年穀豐登。里閭宴謔。蓋又有遊適嬉戲之樂。綵舞無歡。息愁恨之聲。爲政若斯。養志大矣。益思錫類。毋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除知建寧府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厚德宿望。歸然一時。起于燕閒。付以師帥。矧洛紆郡。綏休有政聲。入長六卿。實倡九牧。令茲寄任。何足以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知建寧府景夏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謫守劇郡。綽有豈弟之聲。入踐禁塗。靜以侍從之裝。眷于賜履之舊。寄以分符之嚴。推平日之政以治民。藉本朝之可以重外。庶幾兩得。奚必再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景夏乞致仕不允詔

卿德齒之尊。典刑所寄。在昔甘泉之法從。實冠羣公。于今正始之名流。殆無幾輩。退奉祠館。清更歲時。俛仰湖山之閒。浮遊塵垢之表。既無外累。足以自頤。奚爲抗章。復欲謝事。其仍舊質。毋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資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昨。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良祐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乞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允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之政。朕所法也。卿蘊積淹博。造詣精深。秉風憲。記言勸。出制誥。司諫諍。平奏事。詳命令。因已盡議論文學之選矣。官之卿貳。分職帥屬。以趨平功之實。朕又將有致焉。勉祇厥職。稱朕所詳試之意。所請宜不允。

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昇外祠不允詔

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懲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

切然願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始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錄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舊任言者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耶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院陳良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卿夙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敬歷華要方益觀于遠業乃所去于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作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恆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材猷敏博器經綸閱入踐樞密甫周歲時任邦家之重知無不為應事物之繁綽有餘裕俾進參于議殿仍兼倚于本兵謂即欽承乃茲遜避昔李德裕之與唐室而陳執中之相仁宗卿事業之如何豈第之足問而卿朕命毋或他疑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乞于所除新命特免一職事不允詔

卿濟時之略左右具宜徇國之誠夙夜匪懈俾參庶政仍總鴻樞昔康定之紀元從晏殊之建請以共政之臣當同體氣凡安邊之議皆得預聞惟令兼官蓋出此意勉服定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參知政事王炎乞只令以舊帶端明殿職名充四川宣撫使不允詔

仰惟祖宗一視中外間道近躬往觀遠方初無末世五大存邊之嫌蓋得周家二公分陝之意朕念蜀萬里在天一隅繼否執政之臣以重宣風之任既藉故實亦合時宜載嘉許國之忠曾靡憚行之色而乃欲避權寵新還政機非事實之當然殆嫌畏之過甚而庸成命毋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修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屬萬機康濟羣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遺謬于宰司蓋甫踰于期月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彌縫之助胡為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置人實賴一德孔子為政尚云三年其盡兩階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政事康隆曷陵何以嚴國體謂將在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議宏遠清更兼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強致卜既精咨詢咸允乃真日倣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轉位豈曾見近事但以輕去為然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為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勸勵相向念分陰之情毋徒履瀆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試戶部尚書曾懷乞除一宮觀或外任差遣不允詔

朕與二三大臣講論治道以精擇久任為用人之方（原註）御製用人論略畢矧圖計繁重非他官比如劉晏

陳恕蓋皆久乃見效今朕之用卿既得人矣其益單乃心稱朕所以擇任之意毋汲汲于求去也所請

宜不允

右朝議大夫曾懷辭免除龍圖閣學士知婺州恩命乞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久勞暫逸者臣子之至情入從出藩者朝廷之異數既進退之無愧宜恩榮之有加卿自真周行即可邦計深達通之術兼明取予之方六年于茲多績用懋與履正資于獻納卿章屢丐于退閒冠西清最近之班付東道舊宜之寄裕民足國已歸晏忽之功宜化承流尚繼黃黃之政悉心思報避寵何名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以正直之德肅父之材尸我一方甫更數月威惠孚洽左右率從胡為抗章乃欲引去委寄之重方茲仰成其體朕懷勉安爾位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卿以盡忠諸將之略而鎮荆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為著而乃滯陳奏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希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昔漢氏得人之盛而以儒者通世務僅三人爾又不曾出于正也不其難乎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竊欲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閩外而付卿夫以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希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卿回翔禁籞登寶蓋勳績撫方面恩威一新願欲于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砥厥服所請宜不允

蔣希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差級隨行幹辦使臣等恩命不允詔

卿懇避上宰願持親喪念難奪于至情已特從于勸請若乃續廬庫之奉稍給戶庭之使令非獨示寵異之優亦以嚴等差之辨載在典故合于事宜雖卿素懷損撝之誠不異于物矧今方在閔難之際豈顧其私然此恩章查存國體勉承眷意毋復固辭所請宜不允

蔣希再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并依格法指揮差破隨行使臣等恩命依所允詔

卿富經濟之業冠鈞諧之司雖予事三年蓋無貳事而式是百辟宜有優恩既致與章始賴詔旨乃勳累奏必欲終辭重繫素懷勉從來瞻惟眷注之良厚尤歎嘉之願忘所請宜依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學窮活潑識造淵微蚤冠冕于辰髦遷騰揚于禁路出納惟允密贊邦家之宜從容以和益儲公輔之望俾預聞于兵政蓋蔽自于朕心庶幾彈帷之謀亦以驗詩書之效毋為謙挹其即欽承所請宜不允

卿宏材敏識，秉國機政，惟事叢任，而夙夜不懈之故，以逢霧露之疾，神明扶持，亦且良已。謁告旬日，曾何足言。卿其節思慮，輔近湯液，使過有喜，毋復以引去為辭。稱朕意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使兼知成都府某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新除荆南劉琪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恩命只令帶見今職名往知荆南不允詔

卿頃位樞府，盡心公家，見義必為，守正不撓，朕所未嘗忘也。荆居上流，晉比分陝，徒得君重，副吾四支，惟是端明之職，自明道復置，訖元豐初，無以舊弼為之者。卿雖無所增損，殆未稱朕所以不忘賢德與今茲倚重之意。進一等，蓋循故事，初未有殊特褒賞加于卿也。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楊傑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入踐省寺，出擁使節，理財之職，更閱幾徧矣。進貳民部，益觀來效。若乃知取予之有道，欲軍民之俱足，能陳此實，實朕心勉務力行，毋為退避，所請宜不允。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綽有文雅，富于材猷，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載瞻政績，擢實禁塗，既付以綏綏之平，亦需其默納之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為功。進思盡忠，其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遇心。所請宜不允。

新知太平州周鼎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頃任書省，有直聲，晚登禁塗，蔚為宿望，勉從便郡之請，蓋示優賢之意。學士之職，初非踰等，法所當得，義無可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吏部侍郎陳瓘作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敏識足以察微，宏才足以經遠，夙夜匪懈，知無不為。今之兵部，職分而事簡，非唐六典之舊矣。念未能盡卿所長也，爰正貳卿之名，俾司鈐筭之重，亟祗厥服，益究乃猷，毋執謙詞，以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劉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體。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黃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周葵辭免恩命不允詔

士之致其事者，朕皆有以寵之。矧卿德齒之尊，輔弼之舊，朕所以貴德尚齒，與夫優待大臣之意，其可已乎。體予眷懷，祇服新命，永錫難老，使士大夫有所矜式焉。所請宜不允。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軍府事錢端禮奏到任已旬月年踰耳順乞復令奉祠退就閒館不允詔

卿世濟忠孝，地兼親賢，入參政機，蓋實行于相事，出布德意，亦自昔之名藩。繁民具瞻，與國同體，宜盡股肱之義，益圖屏翰之勳，而乃游賁封章，力求暇佚，矧美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朕之義，益圖屏翰之勳，而乃游賁封章，力求暇佚，矧美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乞致仕不允詔

朕方責德尚齒，肆時耆壽，俊往往不敢寧息，實然來思。卿宿德雅望，而又近在輔郡，朕獨未之識也。雖以養疾之便，未能出從吾游，其可致為臣而遂已乎。所請宜不允。

捧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深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收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降授安遠軍承宣使成閔辭免復職恩命不允詔

卿自奮忠力，洊更險艱，間因人言，久去近列，雖稍遠于舊秩，猶退奉于祠官。屬閔寄之是嚴，歎人才之匪易，不以一告於人，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俾建元戎之節，往臨京口之師，非名器之爾私，蓋事權之宜稱，其祇朕命，益既乃心，所請宜不允。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廣州觀察使趙堪乞賜收還特轉行一官恩命檢會近上奏辭許賜自便不允詔

卿總戎于外，宣力滋多，特頒異恩，升昇顯秩，夫將帥之義，一于徇國，故在易之巽，進退志疑，則利武人之貞以治之。今卿辭避新命，而願以去就進退為言，豈其宜乎。其即欽承，思所以稱，所請宜不允。

四川安撫使兼知成都府某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外分閭閻，遷在坤隅，載嘉鎮撫之勳，方履炎敵之候，肆頒珍劑，以示眷懷。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輔相之崇，任蕃宣之重，屬炎敵之未艾，念鎮撫之良勳，式示眷懷，特頒珍劑。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趨造于朝，尚勳岐汭，節宣其氣，宜謹典居。念方屆于炎曦，肆頒珍劑于良劑，即期入覲，以副具瞻。

參知政事四川安撫使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參翊政塗，往簪蜀郡，既捐參之艱險，復觸熱之祥延，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使汪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望冠樞庭，任分帥閫，惟閩山之多暑，矧夏令之方炎，特頒劑和之良，以助節宣之用。

資政殿學士荆南路安撫使劉琪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西樞之舊德，鎮南紀之上流，既觸熱以就塗，方下車而開府，特頒良劑，以示眷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博陳敏吳拱員琦王琪楊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張青郭謀王明銀合夏樂教書

卿夙推將略外練師干有嘉守衛之勤方屬炎蒸之序特頒良藥以示眷懷

資政殿大學士知奉天府錢端禮銀合夏樂教書

卿以政府之崇任名藩之寄方對時之梓鬱其加意于節宣爰命疾馳往頒良劑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王之望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

禮資政殿大學士湖北安撫使劉琪銀合臘藥教書

卿義均股肱任重藩屏屬冰霜之方凜念夙夜之良勤宜有匪頒以資輔養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臘藥教書

卿綏拊西南勤勞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頒湯液之良往助節宣之用

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王炎銀合臘藥教書

卿吾輔弼撫彼西南道阻且長歲事其莫特致精良之劑式昭眷注之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博楊欽吳拱員琦銀合臘藥教書

卿戎于外宣力為多方此迓塞念其勤勤式頒珍劑以示優恩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王明張青王承祖張琪銀合臘藥教書

協贊元戎調齊勁旅匪頒之寵沾焉惟均均以慰勤勞式昭眷撫

鎮江府都統制成閔銀合臘藥教書

起從祠館外總師屯方卜啓行屬當寒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武鋒軍都統制陳敏銀合臘藥教書

輟從環列外總師屯受命云初祁寒方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正月一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入賀舉御膳御筵口宜

三元之慶萬物皆春春乃皇華賜之宴樂其承寵渥以對休嘉

正月三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宜

歲律方新春寒尚冽嘗言使傳留止都郵爰致甘滋俾諸燕衍

正月四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弓箭例物口宜

卿等循聲而發克獲于容儀承簡是將俾頒于器幣豈惟適用蓋以莊嚴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御筵口宜

卿等新元展慶暇日出遊射不主皮蓋云和志宴有折俎庸以示慈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宜

春爾新遊遊于禁籞莫而後發樂且有儀式嘉審因之能往致芳甘之品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宜

射以觀德樂且有儀載惟終日之勤特致上尊之賜仍加果實以助燕私

正月六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御筵口宜

乃眷使華已辭軒陛即其舍館錫以燕養蓋軫念于勤勞俾從容于衍樂

又

卿等趨庭告至整駕將行毋疾其驅尚少留于信宿既醉以酒式照示于惠慈

金使赴闕賜被褥鈔口宜

寒律云初使華來歲念久勤于道路方入榻于都郵爰致頒宣以昭眷渥

賜生餼口宜

嘗言使節展止都郵俾致餽牽式昭寵賚庶幾飽德亦足忘勞

賜內中酒果口宜二首

脩塗滋久授館云初錫以醇醪副之佳實出于內府時乃異恩

使介之華少留于闕下芳甘之品特出于禁中式致匪頒以昭寵異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大銀器口宜

春元均慶鄰好修和載嘉四牡之勤特賜中金之器茲惟優異其克欽承

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宜

遠會春元來臨近甸言念風霜之冽不勝道路之勞特示燕慈以將恩渥

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闕赤岸賜御筵口宜

使節飛華國爾修睦近在郊關之外想多川陸之勞式示燕慈欽承至意

赤岸賜金使御筵口宜

使節倭遲亦云勤勤都門密邇諒切欣愉其頒式宴之恩以示勞來之意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御膳酒果口宜

卿等入辭法座出憩賓軒念將命之良勤矧就塗之非久游加錫予以示眷存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龍鳳茶餅金銀合口宜

雲卉之英建芳所貢茲惟絕品非止常珍嘗使節之曾歸庶幾裝之增貴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宜三首

卿等聘儀告畢使節言還出舍于郊將復勤于跋涉既醉以酒尚少盡于從容

卿等已畢而竣茲復抵于遠役式燕以衍宜少駐于近郊尚體眷懷庶忘勞勩

華正展賀信使過歸方臨脩陸之勞宜有祖筵之盛庸將嘉禮以示至懷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宜

卿等還軍言過，甫出宿于近垠，飲酒孔偕，尚少留于祖帳，復頒芳旨，益厚眷存。

平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已畢慶儀，指燕路以言還，至吳門而少榻，申加燕勞，尚體存。

鎮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將命還轅，經塗會府，屬當寒凜，亦既勤劬，爰錫宴私，以昭眷渥。

盱眙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茲焉到節，行即渡淮，尚少遲回，于胥燕樂。

鎮江府賜金國賀會慶節人使銀合茶藥口宣

誕節甫臨，使華來聘，冒風霜之凄勁，涉川陸之悠長，特致匪頒，式昭眷撫。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眷惟使節，來會誕辰，適既濟于濤江，方少休于候館，往頒燕衍，庸慰勤勞。

赤岸賜金使酒果口宣

遠勤信節，來展慶儀，行即扣關，俾伸延勞，載頒芳旨，以助燕私。

賜金使上壽畢歸驛御筵口宣

誕辰紀節，信使造庭，進退周旋，見容儀之有恪，飲食燕樂，示吉慶之惟鈞。

歸驛賜酒果口宣二首

載嘉使介，入覲闕庭，已虔致于慶儀，復即安于公館，宜推好賜，以表眷懷。

誕節均歡，使軺修聘，俾之授館，行且經旬，游致芳甘，式將眷渥。

文定集卷九

序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爲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腑，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尾，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彼此也。以死生爲旦暮，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爲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文定集 卷九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爲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于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語，齊人之爲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于是有以文爲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于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于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己意，不牽于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強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已。僅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者，尚行壽卿之志乎哉。

送王公濟序

多聞識，有智慮，可以爲難能，而君子之道，或非所先也。河南王公濟，從事于桂林，而應辰得與之交，其間學決治極，極本末無所遺忘，議論馳騁，繼繼不窮。至于居官臨事，明敏精密，盤錯必解，隱伏必察，而纖悉無不舉也。世之稱道公濟者如此，而公濟所與余朝夕講貫，惟存心行己，求無愧于道之爲事，窮實夷致其行，以實其言，蓋其與人交而不欺也，受人之德而不忘也，犯之而不校也，貧至于饋粥不繼，而收卹猶遺，率養教誨，身執粗衣，微以爲之，率加以彌縫調順于其間，無所不至，內外無間言，而怡怡然忘其貧也。余所能言，而其所不能言者，亦可以想見其存心矣。夫趨操出于正，則聞識知慮皆一于正矣。由是而之焉，未始有二也。不然，則所謂難能者，吾未知有無之孰爲愈，此學者所當辨也。公濟將之官，問應辰所以贈行之言者，豈以應辰之相知，或異乎衆人之知耶？士之用心于內，非昭昭然以求聞知，是以知之者寡，應辰特以久相與處之故，而有見于一二焉耳。非敢以爲知也，使幸而相與處之日加多，則所知有不正于此者，今公濟之去也，涵養充實，德義益修，有不可知者矣。雖然，姑言其所知，而其不可知者，有待于他日之再見焉。

送鄭允升序

修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天爵，以聖人爵，孟子固已非之矣。至漢儒直爾言欲以明經取青紫，其陋甚焉。吾黨鄭生，家貧，急于應舉，惟是夙夕誦學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其爲欲速，不太甚乎？夫捨本業而特剽竊以爲生，何可長也。學者固不爲科舉計，若生之爲科舉計，亦疎矣。紹興十八年，余爲宜春別乘，生適來學中，未幾告歸，余言以贈行，余所以爲生惜者如此，相別不可以不盡也，故直告之如此。

送鮑以道序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苟也。永嘉鮑以道，溫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

恐不至，而貧而不憚，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爲貧者哉。昔者黃魯直問政于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爲政之務，虛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大雅之爲人遠矣，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嗚呼，應廣誦此言久矣，以告以道，以道曰：慮熟寡過，則誠所未至，睦僚佐，則吾固優爲之。夫君子自以爲不足，而優于天下，樂正子爲政，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言簡而直，魯直以一代文豪，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也。惟以道于未至者，求所以至之，于所優爲者，不怠焉，然後知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之耳。臨海之民，尙有望哉。

送趙允明序

洛陽趙允明秀才，訪僕于山間，將行，請曰：欲以至誠立身，大哉斯言，非自任以聖賢之重，其何能及之。雖然，世之以誠藉口久矣，諸子百家繁如也，顧求其成己成物，有如聖人所謂者幾人，抑其言之詭耶，行或整耶，是未敢易言也。試舉以問吾子，或者曰：君子誠心于爲善，小人誠心于爲惡者也。夫誠矣，又爲善，是誠與善爲二也，誠矣，而至于爲惡，是誠者非天之道也。隱于吾心，是耶非耶？子行矣，其繇是而疑，疑而思，思而得矣。

贈徐朝卿序

余故與徐壽卿厚，壽卿不幸僅得一第死，余念之，不能忘也。其弟朝卿，訪余于山間，且言生理益落，家世傳河圖書，不知其所從來，以人之始生歲月，按圖而致其禍福，無不驗，今將藉此以餬口，余爲再三嘆息，久乃使試其術，以至汎問錯取，參差不齊，而一一皆中，異哉，子之有是書也，朝卿本業儒，爲性靜慎，無世俗日者多言誇最之態，故術之精確至于如此，而不免于併辭統也。雖然，由子之術而論之，則既有所係矣，挾此以遊世，使人人皆知通塞之有所係，亦庶幾季主君平之意乎哉。

贈杜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致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適服藥說幸長生，而願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致者如此，何以致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問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于斯，夕于斯，從事于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爲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固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觀養所有爲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

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恥。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于杯水救薪之火也。是以紛紜難勝。莫能相向。能于此。不能于彼。勉強于所易。失之于所難。或僅能扶持。至于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感嘆于貧賤。而失措于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子之言。亦阿所好耶。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效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于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鑒于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適者亦幸有聞于呂公。權末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敏。紹興十五年。遷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盡以豹隱名是堂乎。時敏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于心而安。指于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此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難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于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野。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于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敏兄弟實護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執能禦之者歟。故于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敏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歟。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于吾前者。又誰歟。論至于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迥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于浸潤厭飫。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于身而安。施之于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于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者。推轉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于造次之際。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于春

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悟于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波。溫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揚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于此致意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浸久。板罅柱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扛輿梁之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願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啻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惜是博羅浮蓋。檢柅歟。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願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觀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漢集于此。而閩人所從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材工率爲平買。謹視出納。無積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于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況能于艱難傾側之中。委曲經營。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義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始闢而壯麗之。僧猷秩祝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遙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遷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廟。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適知王諱朴。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雒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雒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碑。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命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縣縣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幾日江天雨打蓬。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難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鉞以擊不平。死守雒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雲雲實讀嘆之。蓋雲之勇壯。士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果冠

假擾衛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露廬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肯丈餘，寇戰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祀，如潭、如邛、如柳、如檣、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兩貌疊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祠乃江東水絕處，香火速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游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襄邑士麻官吏遠迓，奉安于邑之暖水三山，實行繼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觸不應，邦人咸輸財勦力立祠于行轍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潄潔，凡有疾疫渴飲卽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微福，醉曰收瘟，稍茹葷腥，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雅羞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爲忠靖、感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陳陳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享碑可致異代之蒸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襲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之以報其忠耶？然則勤事定國，禦寇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類末父老俾述其概，且以誌邦人被編之修。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敘大略，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聖靈，滌息妖盪兮福羣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終身兮樂昇平。輪賊性酒兮薦芳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紱員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攷之圖志，槩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樹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又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啗而收，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恍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適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數圯不贖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況因接崖猶存舊地，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乏，無力議也。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俸千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追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蓋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成。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爲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也。故

文定集 卷九
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恥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聞塾之遠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廈明窗浮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髓其爲用詎有涯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于心故發揮爲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于郡邑上于國學赫然名聞于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鑲于石碑來者勉焉

說

黃玄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玄圭寤而名之請字于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爲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爲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盛美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爲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名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闡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銘

頤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此數子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案）是題爲陋室銘，而文係散行，又不用韻，蓋創爲之格。

端硯銘

應辰以端硯璞遺居中且爲之銘曰。厚重而堅。溫潤而澤。渾然其不雕琢。凝然其不反側。惟吾居中。宜有斯石。

文定集卷十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藝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大咸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州。且有旨促行。完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書糾謬正俗

右糾謬正俗八卷。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據所釋字于上。然所引論語。尙書。詩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跋。宋書爲道。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所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爲春秋也。又所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爲春秋也。

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揚。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碑謚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顧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于聲韻。易左氏語以率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碑。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端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臨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臨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考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藏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于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密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釐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考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詩。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于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考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駁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樂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樂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非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授爲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跋馮宿所爲某人碑文

妻氏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事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愬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即行。謂使府也。故簡以爲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斷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于著術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配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猶其中數語曰。爾傳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甚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事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勸懲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浸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此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曉。爲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

題包孝肅公奏議

文定集 卷十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不闕也。庶幾讀者尙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勅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適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僕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陽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于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陳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其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真輯。今皆存之。又以陳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廬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章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論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竄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麟考訂刪削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薰然。愈益闕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闕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佚。以爲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考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制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遊將歸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閒言問紫姑。此陵張子厚先生登第。以待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薦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離鷗雲鷺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價所願也。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榮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闊略事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數。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消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榮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道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章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至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文定集 卷十

一一九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謫居新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猶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緒公之所以爲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羹。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公奏稿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查回博聞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庚。得其奏稿于忠肅之曾孫萬。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荊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荊公秉政。士自疏遠。屢徵以片言一技。超取顯榮。甚衆。而昔所嘆惜以爲未遇者。適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荆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棄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

讀安撫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幕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疏略。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細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于是落職。而濤調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夫之則可以揚于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祕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爲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爲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勸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爲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

文定集 卷十

一二一

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稿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儼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文定集卷十一

題跋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旨略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司馬溫公賓客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爲色辭。輕昇官職。苟以敘惠徵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于此者。詩曰。鸛鳴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傳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開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親訪之。此其臨歧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穎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策釣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爾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沈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東萊端能廢謝履之句。故此帖問東萊而云致意彥魯也。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援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輅綽告開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尙。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敘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閉居談說名義易耳。類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適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權沮城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可信其爲信

道之篇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猶魯直所為字。較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為空言也。因為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為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凄凄然。至願燕芝蘭以效祥。為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親山谷。大抵謫人必以規矩。非特為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為鄆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為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達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為郡守勸免。居實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寄。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就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頗有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為人。士雖不可一概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釋耶。世或以為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綱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富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富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為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為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為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嘗當時大臣事。略不回應。今此集所載。皆既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既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金銘吳頤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為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于官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為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為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為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驥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遺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傳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謂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徵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傳慶遠軍承宣使。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傳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浚部尚書。傳正彥節度使。呂頤浩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頤浩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軍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頤浩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為太上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為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獲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傳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鄭穀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兒。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俯首。惟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為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遺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時朱猶在相位。今觀朱丞相渡江遺變錄。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官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于幸別宮之下云。幸

執百官皆從待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完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移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盛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生他事，更乞審斷，詳酌施行。

（風莊）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劄記

既改抑去微名，為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微名者，乃是時所上誓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略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渴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傳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徽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爲未嘗戰，勳王徽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今因說再貶汪黃三相，而謂張丞相爲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況是時爲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遺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概，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推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兌、喻樞，初九日內殿引見。樞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樞曰：敵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遂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令卿等便與我師無異，樞曰：過于殺獲，上以爲然。樞又曰：敵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憚，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樞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卻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兌奏曰：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特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樞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樞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敵人深入淮甸，陛下親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強敵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關智不關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敵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爲弔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圖志。樞曰：將士皆有圖志。松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迫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並擒獲招降之人，皆言敵中情狀，敵衆實攜貳，樞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劉子留下，樞即致于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樞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樞曰：臣等即使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樞松兌同曰：恭頌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能救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機罷知衡州。歸爲陶穀所譖。出爲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林。太宗即位。以爲承旨。爲文明殿學士。爲參知政事。爲同平章事。今譚叢記。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別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所載絕異。因記之。俟他日詳考。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悚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鑿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應不厭熟。則寡過。陸察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倍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者法。故附益于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家婦崔氏。夫亡子夭。悍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佑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愧于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也。

跋張右史送霍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霍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藉故語言。聞其長思如此。

題張魏公爲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者。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檻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肅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閨遠平瀟。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掩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文定集卷十二

題跋

陸羅宗約試辟錄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時。乃夸期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自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試辟錄。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聞門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雖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爲詳。蓋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已譚叢

右陳無已譚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錄。竊意或不止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

題許右丞簡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訥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陳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強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糶營田興水利開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驕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克國省經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饋饑河之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爲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務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于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論之顧疑且畏迄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毀木流布又屬于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趨向陋陋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畫此意乃微經析楊墨然者何也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略不爲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辭之其間公之名顯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拙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強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日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懷之朝廷議復元佑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考正當時所以廢繼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瑩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爲

虔侯自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衡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尙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鄧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爲疏戚以躬耕稼爲恥今晚出益嶺矣鄧元制始而富富而修而貧貧而甚而始倍乃歐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乏其身使復其本真耶然則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特勢使然顧愈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矣當他日常不忘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既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變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瓊二莞海濱遐遠文法闊疎捲擲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矣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草布之士且未嘗以圭泰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汨沒吏牘間得暇隙即詣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歎服也既而聞諸公之鄉人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爲武吏而清慎謹厚素爲州里所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著其先三世爲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然也

跋晏容中復齋記

晏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實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緊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爲妄人也晏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敘七略以道家爲諸子神僞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僞亦不以黃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黃帝爲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棄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謬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儕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玉山汪應辰書

文定集卷十三

書

論存留田契稅與執照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權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贖給，若一有闕發，積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于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積積不下千萬餘道，蓋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積積引所存者僅八百餘萬，內添印錢引二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內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并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爰錢引既不出界，必須措置輕重，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峽，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脚，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稅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契勘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面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散州縣，如此之類，所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管押馬綱，前司差殿侍關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

文定集 卷十三

一四五

文定集 卷十三

一四四

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據併關人管押，乞于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使員去處時，暫抽差使，是年樞密院行下押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申除承節郎以下，依本等支破五人衙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若並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衙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關押馬使臣，于待關使臣內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券，止立十箇月往回程限，限滿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戶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逐路州軍見任監當使員去處，或指揮內抽差相兼管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揮等，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四人衙官請受者，蓋欲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也，又添支七人衙官請受者，蓋欲優其祿而責之也，然皆于見任，或待關人內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圓，而參部不得者，或偽冒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綱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祿雖加厚，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為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觀那，比年以來，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弊效，朝廷所關植而優佚之者，履歷既多，則凡事諸練，見有差違，則顯藉稍重，又有久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閑坐食，而願得執役，且觀推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綱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令于四川見任使臣，去替在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郡內支借請受，蓋雖不管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既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弊，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即是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諸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為利便。

請免買寺觀贖剋田書

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額撥贖剋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既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概見，今欲以贖剋錢為準，每贖一貫得一貫之直，則福州贖剋錢額，管十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贖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隱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十八年，常平司出賣沒官田產，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尚且出賣未盡，朝廷既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趨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

文定集 卷十三

一四五

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既已割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贖利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買之不售其減至于四分因不可遂估以爲一定之價又不可堅執以爲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二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賣將寺院所收租課銀鈔除口食之外以其餘繼計償直起發即不曾將田段割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各行分撥以某爲存留以某爲出賣事行之初諸縣必且取責寺僧追集者保供畫圖帳標立界至令不嚴則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爲民害者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遠近孰爲膏腴孰爲瘠薄利害所在其間計囑欺隱何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弊愈甚獄訟自此繁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買者苗稅不辦必有糾配而使之納稅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爲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弊自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辨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重特賜教諭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極實莫大之幸

小點子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爲不然蓋如民家有二男或一人或兩人爲僧者今僧既無所得食人亦不樂爲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產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產者恐其不能偏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爲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福建一路爲多蓋歲納贖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既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觀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贖利田產盡行出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贖利案名又隸本司其何敢默輒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割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歸之贖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贖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贖之弊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贖利之數爲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贖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尙未能辦見今不住據人戶論訴今所屬之田其數浩濶其限迫促又非常平官田之比況閭閻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賣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贖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尙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彈既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贖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如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

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賣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既行僧道日增即不曾添給口食寺觀亦只于贖利數內將新蓋蓋那融贖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贖利今既絕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披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產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雖肯鄉道自是度牒必難發脫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勅軍大總經總制鹽鐵之類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贖利田產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爲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贖利數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舊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率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上之急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終爾此不爲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產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爲本柄者有見取關無人承買而向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絕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概舉正當分別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似坊場例皆拘借則貧賤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換爲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徵纒纒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用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寬民力省刑禁爲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即乞檢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明臺申請畫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文榜曉諭民戶使務吏不得貪緣賣弄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錄在前伏乞鈞察

乞免解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內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隨行使者兩淮曲折難不能盡知難以過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覺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削則官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蓋八九百之直須假錢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償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雖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爲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紹興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并

鐵鑄好肉。礦肥。搬運。積壓。損敗。甚夥。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行。下四川總領所。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勘。尚書吏部。奉都省付下。撫州奏。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爲安撫司幹辦公事。防藉王歷爲重。監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贊酒中。說諭。諸人。退還所使省地。防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並不曾得尺寸之土。而諸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同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縣尉。或行追捕。防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爲生事。或對移。或取勘。居民。惴惴不保朝夕。暨司郡守。亦共觀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戶被害。以至典師勞費。費錢悉被剽劫。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尚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論趙繼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軍。尚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勘得。符內稱轉運司差趙繼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實。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遣者。蓋趙繼之。見有差遣待闕。卻作無差遣。差遣以同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錢引務。行遣不審。兩者固有弊矣。而趙繼之。乃是以詐欺受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御置而不問。又符內云。會到差注。竊謂。即無趙繼之。差遣錢引文字。到部。契勘轉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尚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尚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失。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濫。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孰不欲效其所爲。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致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行。

小貼子

契勘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臣一員。實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竊關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其趙繼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添印。以足三百萬之數。以爲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近總領所。示及除放文字。鄙意。尚有未達者。蓋頃年。權住。僅理。及聚實。鹽酒。增羨錢。七十萬餘。不施行。又。多所。增。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虛額之外。卻看實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錢對補。前日。已具此因。依回。陳奏。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

爾。自當從長也。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爲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雖其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達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尙此特報。伏冀台照。

又

淳熙論。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僅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到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念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即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剩。錢欲作一名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與與棄之。既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爲虛額也。竊見諸部。往往言所增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觀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爲敗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補神福等錢狀

契勘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發錢。米。宿。設。修。船。體。板。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放。于。經。總。制。寺。觀。禮。刺。錢。常。平。義。倉。內。支。破。既。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準。戶。部。行。下。內。修。船。錢。平。鋪。體。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關。乏。別。無。餘。剩。錢。可。以。那。撥。不。免。卻。干。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又。船。戶。遠。役。其。家。別。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兼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兼。爲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清。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兼偶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元降省制。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列薦何妨。于親程。價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爲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類試爲四川多士之冠。既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處遠方。恬靜自守。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准陽縣主簿事、勸農公事、于親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吏慙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為善、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通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呈、欲望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為遠方士人之勸、伏候鈞旨。

契勘應辰等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親治狀顯著聞奏、近又以于親、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親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親、明敏公正、強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親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見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為、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攝州事、去諸邑積年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嚴禁姦盜、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教差知涪州、又差下賈仲鏐、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稅、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闕、所貴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親、今任已過滿、所有賈仲鏐、身故、成都府已具申、尚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侃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應辰伏見買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關、民政財賦、所繫非輕、又知劍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蓋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疏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侃、聰敏敏健、喜于立事、淹歷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侃于辦事中、不為暴烈、如根刷契稅、合得食錢、侃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宮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深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為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為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內、以一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為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關兩、僅為早甚、當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

已遵稟具奏外、皆是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即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不致失事、一、伏見夔路最為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應辰輒以知果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備科戶長、最為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為緣、賣弄、尤為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當、人自無詞、即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即追斷縣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催科之初、竊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俾得脫免、如事屬所至之縣、敢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十四

書

與周參政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謀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未易言者、近戶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以其他名色、先次兌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嚴繫曹掾者、若州郡盡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迫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貪殘者又貪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戶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內、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懼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統登舟、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

印。後到成都。別具啓狀。敬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執不咸聽。西和州兩提。敵即引遁。以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聞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抵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攻守二策。而棄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覆者。蓋臨機應變。難以遙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虛己。無所偏袒。願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所當料理者。非一。尚須續具陳裏。萬里之外。所恃者。參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敵。拘文牽俗。苟且歲月。爲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指揮。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幸甚。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准備差遣。傳錄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即七十也。傳錄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關申。乞許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幸。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與幸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意。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嘗有卓絕切至之論也。

又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運裏朱迪功。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皆甚。開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筭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倖近。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悲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勸止萬福。仰侍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自從仕來。其閒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通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求爲刺史。以爲甚于墜井者。求執執熟者。願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內郡。想亦非不得已者。不知近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論此事者。議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竊謂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旦起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驅徭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遠棄。重以蠶楚。未必有所濟。徒爲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謂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福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補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尚冀台照。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說。與夫未見顏色而言者。蓋方寸惶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諭。委曲開諭。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略。閉關息民。調度積粟。治斜谷邸閣。作木牛流馬。可謂謀無遺策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絕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敵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爲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以爲策也。

與張魏公

遠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巡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茲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半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孰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裏。心之精微。蓋有言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筦輅。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益。茲者主上願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乘輿論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兵未戰而已。敵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仰惟威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奇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權盡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舉朝譏諍。前功盡廢。蓋既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概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愆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裏。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

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擬使承乏。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爲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矜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即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既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憂。出于萬全。方且厚固吾圍。爲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爲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取克育可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通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編薄。學力不強。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內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末始到福唐。苟無疾苦。皆庇脫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嘗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驅勉求之。以無負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爲原明之助爲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尚有未盡。廣西之寇。久未平定。蓋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爲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帥守監司。爭獻羨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無所控告。以爲良民。則坐而待死。爲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執郡守劉長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遺。既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酣飲酒肉。而官軍嘗有飢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餘兩之報。人皆以爲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蔽蔽。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蓋欲示以聲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關一漕。若得鍾世明爲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可奮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合問爲之。若朝廷極除。固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僊智高叛。初遣楊政。曹修。再遣孫河。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爲討賊非養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爲前此諸人。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倏爾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

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與漢州張知郡

伏蒙顯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奧。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竊竇立解。莫不中者。蓋法如是。故非強爲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稟悉具奏。尚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提宮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運流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司抽差四路。廂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能益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異論難出一。東一西。但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陳。王伯庠副端。告詞。有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家之福之語。蓋有所指也。林王業皆求去。曾懷自度支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究。元章未開來期。龜齡書云。欲力請奉祠。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茲者游辱書誨。不勝慰荷。仲夏暑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日以愧懼。不足爲故人道也。武陵官況。當益有可樂。凌丈舍人遠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相識。俟有可告語者。隨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因子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敘。殊不逮意。惟冀隨時保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微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者。覺識之所及。知味者。覺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諸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繼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整卒至。伏領賜墨。存摺動勸。伏讀再三。仰頤至意。蓋不知應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焉于斯道者也。內

省涼薄不可大受徒知感服而已。惟其平日所聞于師與夫今日茫茫岐路未知適從者敢因是取正于門下。伏惟幸察。昔人嘗謂能碎千金之璧或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或變色于蜂螫蓋未閑道之心照物不蔽是以若是不一也。士方平時勉強爲善何所不可至于事有出吾念慮之所不及者其不失聲而變色幾希矣。每念至此若芒刺之在胸臆間居常惴惴栗栗猶救過之不給況敢語其他耶。頃嘗以是請問于詒先生先生曰學莫先乎致知古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以明明德于天下則本于格物自充實之美輝光之大大而化之以至于聖而不可知則本于有諸己之信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本于知性誠其身以悅乎親以信乎友以獲乎上而治其民則本于明善且不知知之亦何以行之哉。世所謂善從而善之從而行之雖能終其身焉謂之彊學力行則有之而非道也是故好學近乎知而非知也力行近乎仁而非仁也知恥近乎勇而非勇也三者固善矣然使其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善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亦衆人耳矣。惟卽吾所學所履而求之而後知夫仁之爲仁知之爲知勇之爲勇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事天矣。然而孟子曰勿忘也勿助長也忘焉者是不知之可求忽焉而不之省也助長焉者急于是急于求道而陷于私意也一有私意與道二矣是故私意之患與忘道同汝輩于求道之際宜以自儆也。僊師之說循而求之二年于今所恨雖有此志未能顛沛造次必于是也。不知何以免二者之病得一意于斯道乎。夫勿忘是也欲勿忘也而求之常近于助長二者之閒將何以處之。宮使舍人誤相期待有憲篇之使有成雖知不稱不敢不勉。願推日用之餘明賜指示以開未悟竊得以從事焉。困蒙遠實彌學寡聞古人以爲懼況于應辰乎。瞻望席下以日爲歲急于有聞不暇面見而請焉吐露本末不覺切切仰

慰魏邦傑

某頓首再拜。恭以先丈承事襟抱疏闊。不以膜外易。所以自樂者。天既畀之賢子矣。況平時飲啖步武。往往少年所不能及。謂且百年以享榮養。以爲世之修德者勸。豈意遽止于此。聞者皆爲之驚嘆。而交游聞之。重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伏惟孝心純至。當此荼毒攀慕。哭踊何以堪勝。奈何奈何。惟先丈之令德。而有邦傑之賢。以爲之子。有呂丈名德之重。而實爲之志其墓。此三者皆足以不朽矣。更冀痛自節抑。思夫往者之所以不朽在我也。不以無益而傷生。此實朋遊之至望。初聞欲歸葬于常山。意得面慰。繼聞俯徇邦人戀戀之情。遂輟初議。日念以尺書道區區。雖每與侍郎通問。不敢以此等事煩之。恐其有所忌諱。他又無便。遂至今日。殊用愧悚。錢五千陌。漫致奠儀。菲薄之甚。併冀垂察。比聞已遂襄事。不知得地何所。吉人所歸。宜不偶然。寓居復在何地。區區不勝懷念。呂舍人丈遽棄斯世。豈勝云亡之痛。想左合雖在哀疚中。其悲悼之情。亦有不能已者。已就信州城北十里卜葬。諸孤謀往婺州。依其二叔父。不知曾通問否。先丈埋銘。乃其絕筆矣。儻已刻成。因便願求一本。且恕干謁也。匆遽具疏。不盡萬一。

文定集卷十五

書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樹荷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于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水。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真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名與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尙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丈僧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丈云。恐如僧善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爲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原註）韓魏公罷相。荆公乃召。荆公曰。絳之甥。非締意。（原註）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原註）晉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韓太僕嚴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驢兕共工事。（原註）驢兕。鹿共工事。偶見于堯典。崇山之放。恐未必爲鹿共工也。荆公正如此說。不足以治之。故有刑。（原註）此語如何。不屈于法度之威。（原註）此意未足以當舜。責海之事。誠非獲已。令益寬所入益微。然更嘗

思所以救之，折衷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皆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用也。既而拘定寬剩錢，〔原註〕續世明所爲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懷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觀、朱報開、御各除知閣，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其甫以待制知會稽，其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塞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尊即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脫矣。後事皆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籍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才，何足以發明遺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審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證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尙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贊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宜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升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謂論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通，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敬遣使隨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如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闕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事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僞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原註〕見集中而子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質之弊，竊以爲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寢久，適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動仰。去秋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雖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外謬誤，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于窮經攷古之學，則往往闕略，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會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手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福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仰志否。僻處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倦倦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尚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書作相招。又以堂帖促行。查自得上已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觀未罪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率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動。即或全無所見也。又偏身疥癩。坐臥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面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耶。前蒙示論。于平易處。雖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道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僅度書語所能及。向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嘗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拔帖。見令華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慶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敬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福。某諸備如昨。雖此間居。略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論。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條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嘗作書報之也。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事。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上諭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愈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原註)至泉在蘇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新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鄒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蜜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觀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剛定其子爲張晉彥塔。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爲晉彥塔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喪。雲霧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驟然煩擾。益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教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耶。李炫。新州編管。處參政知建康。王職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尙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之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概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疎拙無取。謬當閭閻之重。曠日持久。寇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隳。力可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事。亦固有未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龔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諫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洛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遇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曲周旋。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當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相。懷御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徽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閑地。殊為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為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輜餉。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萬貫。有奇。起綱磨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培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說為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比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為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迭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謬謬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宜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惟易知歸。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輪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懷。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免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鋒。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權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鋒。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微舍人。以為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悚仄。勿遽上狀。不能達意。尚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聽察之聞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更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為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當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會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乘繼還。曾觀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卻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疎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聖出之。頃頃手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幸屋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為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真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聖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為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念。懇辭樞密。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為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昧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就執筆。不能詳謹。乞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為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幽夷。則責由求以不能正。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為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為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某愚陋衰情。盡情暢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延之

慶驗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聞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書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亦類此。輒以所聞錄呈上。書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致。然竟不知何人爲黨。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登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陽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再覆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登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登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致也。此兩段合載于登中傳末。視賄無作。欲改作于賄無作。道固如是。不由外鑒。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與

聞既還新泰。諸況安適。大抵事間之道。止是投子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與用心于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而篇甚有工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調。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親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釋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文定集卷十六

書

與汪叔嘉

慶曆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攷究。竊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爲舉業也。註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概。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于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理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與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註似誤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註疏。于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皋陶所謂也。揚子曰。義進重。和進黎。則義和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

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義和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于修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修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放帝典大學之意。而釋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修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敘。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盡難。至大學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註腳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顯天人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于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懷棄息。輒因來問。復爾切切。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

答毛季中

某待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劉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會少款否。呂丈于吾人甚眷。顧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疎。則似有意。至子世之親。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耶。某山居。卻頗得靜。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陷于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況異時盡善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憂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餬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會通書否。此間蓋闕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勸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管。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金國邊鄙。其途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具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深水。必須同行。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者。范忠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壓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寄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梅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瑣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懇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待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致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此出于銳氣。而非出于誠心者。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爲之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與土木。及仁宗即位。以爲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于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于冥冥之際矣。此真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爲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續用不戒。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勿勿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某近嘗拜狀。必已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矩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居興化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盡盡之徒。猶排轡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于此。然致之載籍。昔之以元勳盛德。而見勝舉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爲異也。故堯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已。無愧天地。至于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豫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諭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于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爲然矣。使行匆匆。上聞益加進修。追蹤故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與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謂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事。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英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隨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爾格物爲格。窮至末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頗甚佳。則既已懸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令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也。

答胡明仲

善以關學侍郎。開學在人。既更國進退之際。而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然。無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過門下。至于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于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艱難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于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剛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嚙昔。感賦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閉居八年。齷齪之味。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承嗣既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爲情勢優賢之異數。其子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諸君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竊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已鐫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閱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緒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僭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憚于教也。今因借至衡川。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過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隨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屢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嘉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嘉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于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遠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于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某名。更不書官。此蓋墳中已有志文。則

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當公題。廣平先生之意。蓋有自來矣。前人多認明道爲諱。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備重。當乃可傳。而先行遠。竊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作。好士樂善。甚于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意。則是安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某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問物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丞相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之徒。史稱其長者。宜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張丞相。安得長者之言。致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于稱道總行不免假之于人。所謂高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謀。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于無窮。慎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輕重更得教誨之尤幸。輒辭不成。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諭。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于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向書者。辱鎮撫之。其慶幸又有加焉。而天不靖民。橫流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裕恤之者。無所不至。況今遭此饑旱。漂蕩墊溺。子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于鳥。存者困乏。寄命于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賦畝。而賦畝化爲瘠壤。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餘。而自以杜門閑居。又不致僭易而言之也。伏見歸那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叩門而求之不得。于是嗷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傲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糴。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民與之商確。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閑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于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怨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往往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于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于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于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于不得不爲之時。消患于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

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獨租。德惠甚溥。民聞不免有所賂費。遠既獨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賂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豫行約束。會不若不獨減之爲愈也。至于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獨其半。所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獨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于艱難之際。宜若于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已修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納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尙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尙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一難。飢不及殮。飢渴飲食。適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于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譽。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自處。可謂有愧于心矣。伏惟尙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爲辭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修廢政以召和氣。懲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于未形。而起羈于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爲藥之責也。干冒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同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途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候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道而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關。深界矣。盡差如此。恨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于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次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孀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闕。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部司之命。遂復阻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偏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府云。少待結果。丁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權。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幸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是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聞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報。得于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于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待從前開例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詳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雖肯

自以爲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曾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于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于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爲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于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賊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枉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嘗擇巨耆者治之。以儆其餘。宜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亦足以懲惡。非謂縱盜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略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欲相中傷。然而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倖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概。某目昏甚。執筆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寶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事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于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于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于廟堂。以謂禍唐禁鹽。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備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罰。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于涼者也。竊聞便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于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攷究諸家之說。竊謂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于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于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惑。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整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託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于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實則不出于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不曉。嘗營于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憚指教。幸甚幸甚。至于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低悟。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耶。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耶。則麥不熟于夏。禾不成于秋。而冬乃納禾稼。藏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低悟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尋回輪。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鄰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于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鉏之際。又陷二十餘人于窟下。可歎可歎。每爲鄰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耶。果爾。更得略說及。乃有示諭。子由所作東坡志林。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停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教。遂助實其事。何以使人小人無詞耶。然觀其作頌。演道老傳。邪正分明。略無回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執若不作之爲愈耶。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機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作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且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嘗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翰。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兩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兩幸有生意。來日可臨。此因求一見之幸。豫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于此。今其效禍可睹矣。而學者尙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制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格貴甚可嘆也。思宜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諸宗孟。于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見矣。曾子開謂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惡。當不下卞。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卞在元佑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體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請。是果何求哉。顧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議論。真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爲不然也。是以道力關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繁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惜紙筆具此作報。未聞自愛不宣。

又

爲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惟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遠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瀉。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了齋集。並納去。溫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誠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敬頌。指揮附行。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洩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僥倖首嚴谷。結舌時事。蓋卓之舉。有甚于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苟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于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于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與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于黨禍。後不汙于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微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

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謂釋者莫非前首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致蓋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論語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陳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微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況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閣官所傳蓋溫公嘗屬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姦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感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書記學問廣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頌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文定集卷十七

啓

謝解啓

鄉里之選宜先老成輩行甚卑乃叨舉首初非所望敢以爲榮伏念洋

時作被命志大心勞才疎學陋徒蒙嚴選探求聖賢之用心束帶遠遊周覽山川之秀氣雖王公大人未嘗

識其面目而先生長者亦多惜之齒牙承師問道于庠序之間論世尙友于方冊之上篤在自修敢求速

成其爲士者笑之皆曰子之迂也賜盛時之側席下明詔以搜賢竊羞童子之雕蟲請對諸儒而折角視

荷揭買馬之作何足道哉有虞夏商周之書皆雅言也固當去彼而取此安敢是古而非今萍藕辭鋒聖

鑄磨闢千萬人吾往矣二三子何患焉其驚一介之微豪奪三軍之帥自量雖分推庇有階此蓋伏遇判

府侍郎閣閣名家珪璋素望揭二天之日月被千里之江山買轡買牛淨洗滌池之刀劍采芹采藻一新

泮水之衣冠熙然廣信之區盡被沐浴之化致茲庸下亦預選掄洋敢不求爲可知勉所未至騰文章萬

丈之儀掃筆隨千人之筆組化爲鵬乘北海長風之便豹變則虎脫南山隱霧之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伏以經武斗極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霄慶恭惟宜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仁爲救物之勇我誠則克蓋傳心于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于天理經畫世故調攝政機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遺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當宁太息命公往登塵俾暑行之勤以寬肝食之慮制勝堂上即坐收于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于盛舉益沛爲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應辰疏櫟無庸知照有素免于罪戾承蒙庇冒之恩幸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與呂經略

愆期有待欲罷不能忽承折簡之書已達交符之幸反初服而自慶稱故吏以知歸事有從來感無以喻伏念某寒鄉晚出薄宦遠遊數口無飢姑全生于升斗一日必營惟竭力于簿書既臘瓜時尙復飽餐鄰人見察偶未推擠親老懷歸自難啓處不迫假寐如有隱憂天其憐之分乃在止奉令承教開心見誠斷斷無他獨慰藉之良厚彼徒捷欲隨移浸潤之不行自惟眇然何以得此而復察私計之曲折閱微離之滯留使沿公牒之行實遂安與之奉招延更僕隨隨出郊特屬常尊茂聞往列惟本伍之凌難方道途之阻脩三令五申之既嚴百舍重趼而無倦顧故園之舊木初非敢期賴中流之一壘乃克有濟方將反命大府謝恩公庭事與願而相違漸且懼而交戰謂宜督過益厚州存有味之言曩拜嘉于翰墨無功之祿併受賜于塵席蘇室生光澗壑蒙潤迄依巨庇以獲終更此蓋伏遇某官美繼八元聲冠九牧負宏材而使人也器都貴位而急士之窮不聽嘲偏之辭自教特達之義應辰有同子立謹爲先容始末保全纖悉調護筋骨遷縮固無可用之資肝膽輪囷徒懷欲報之意仰惟遠業簡在清衷已奏銅柱之功即趨金節之名歸鰥可憫庶伏闕于道旁大廈既成永依棲于宇下

與廣西陳經略

伏審期年報政獨推漕最之優十國爲連就倚帥符之重惟周邦之咸喜如大廈之既成恭惟某官大界全能世濟其美屹若鎮時之望蕭然接物之仁深索羣言既逢原而自得醇醇萬變固投刃以皆虛無施不宜有本如是自舒翹于俊域即布武于要津紆郡綬則民有田里之安擁使華則吏有簡書之畏因仍舊部進領元戎昔已致于澄清今豈勞于施設應辰抗塵末路託迹後車將有賴于公庥尤不勝其厚幸

與方經略

甫罷郡佐復叨恩除飢寒所驅道路云遠惟是甚幸得其所依時昔諸公之並遊從容一顧之特厚志在流水每懷知己之言身如浮雲澁闊趨風之地竊不自意適爲此行託美蔭以息肩聞妙音而忘味事非偶爾天實界之某官器采錫明風度凝遠閱衆甫以致用追前修而與歸推自得之學以及人混泥乎盈科而後進挾不費之材而應物恢恢乎游刃之有餘所謂無施而不宜蓋其有本者如是帝念嶺表地遠朝廷特分委于漕樞仍就更于帥閣歲華再閱與頌四騰明試以功宜有康侯之舊錫入告乃后更觀方叔之壯猷自顧奇窮方欣際會嘗諸草木宜以臭味而見存畏此簡書庶乎罪戾之或免政恐即膺于召

節。不容久託于後車。瞻仰之誠。發言罔既。

與沈安撫

伏念涉道甚疎。抗塵云久。一遠册府。三奉宮祠。受祿無功。幸少延于潤轍。出門有礙。因自錮于荒山。方惟菽水之謀。寧復時膏之夢。茲蒙廟諭。俾僕郡條。彈冠振衣。復收還于舊觀。扶老攜幼。竊自比于常人。既奉令于屬城。敢修辭于下吏。伏惟某官。高文綽發。偉論鮮明。舒翹揚英。名不容于自晦。批卻導竅。才每見于並窮。不已于行。所至可紀。卓餘財于劇部。待明制于清時。雖仕路之所榮。願師言之未厭。自關以外。有嚴師節之雄。大江以西。尤謂份份之重。暨勸填封。普治隆平。旬月之間。令已修于庭戶。九河之潤。福更及于京師。凡吏于茲。豈勝其幸。迹同韓子。出意見以無繇。心仰翁翁。竊感嚴之是望。庶以恩臨之故。未爲罪斥之人。依頓之誠。發言罔既。

與吳提舉

伏審乘傳一封。來臨使事。先庚三日。宣布詔條。民言交欣。王命猶重。伏惟某官。天才卓越。儒術精詳。學達其原。以開泰南。文出于己。自成一家。有欲復見于有爲。所譽悉符于所試。而乃回翔久次之地。徧閱後來之英。屬結綬于中都。且問津于要路。願樂鄉閭之使。自祈原隰之行。遠有光華。雖式嚴于臨遣。周爰咨度。宜即率于論思。應辰自爲成重。則已受教。奇窮至此。姑爲升斗之謀。幸會適然。又託軒轅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吳宣撫

東臨蕃屏之嚴。未能報政。西蜀兵民之寄。益愧非才。奮力貢于忱詞。終莫回于成命。將就軒轅之庇。輒修咫尺之符。恭惟宣撫少師相公。貫日精忠。濟時英略。棠綠之華。蟬轉繼當。閭閻之難。南山維石。巖巖復陟。臺司之貴。應接關輔。蔽遮江淮。肇敏戎公。盡讓諸將。執訊獲醜。已摧羆狖之鋒。保勝安邊。方倚營平之略。地雖遠而實本根之勢。身雖外而爲社稷之臣。是謂功勞而位尊。尤宜託重而持力。願祈疎拙。竊幸依承。治法征謀。既取旅之未學。風聲氣俗。復語言之不通。第彈夙夜之宵。益謹周旋之奉。庶幾免戾。非復言功。歸向之誠。敷陳罔既。

又

賦事詔旨。謬持節。挖舟週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交符。歎州綬之未易。仰止宣威之重。隱然制國之雄。庶幾重休。其或免戾。恭惟宣撫少師相公。精忠許國。英略濟時。地壓西南。繫江淮之根本。望隆中外。兼將相之威儀。不自有于成功。方益恢于遠略。奮張師旅。靖強敵之窺邊。指顧關河。慰遺民之思漢。既策勳于爲冠。宜受社于無窮。應辰猗以非才。偶茲承乏。藜藿不采。但見田園之安。風雨餘除。實依夏屋之庇。其爲欣幸。罔既敷陳。

與總領任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觀。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塞薄之分。未免氣

寥之憂。仰蒙上恩。游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跡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于保持。今仍依于臨按。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勩。宿望獨高于省寺。羣知皆避其威嚴。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優流于地。雖稱制委之功。刃發于劍。豈識庖丁之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充身。苟焉竊祿。論臭味于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尙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提刑黃察院

叨蒙恩除。往佐郡寄。屬當會府。實建外臺。欽乃攸司。日得親承于善教。花其所賴。勢宜特異于他邦。竊自雖然。殆非偶爾。某官宏材絕衆。敏識造微。舒翹揚英。于多士之辰。明目張膽于可言之地。惟風憲無分于內外。而刑章尤賴于平亭。特迂使華。以惠嶺表。暨調游刃。曾何費于緒餘。策足要津。行即膺于枋任。應辰謀不及遠。仕止爲貧。中流方仰于一豈。百舍敢辭于重跡。幸威嚴之少霽。庶罪戾之可逃。不遂驛丞。或念送迎之費。願師委吏。每殫會計之勤。依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嶺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于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于仁政。開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聚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昭遠。有既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爾顯庸。盡發賢蘊。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急流而莫禦。敏此餘力。施于專城。人訪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閱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敷陳。倍萬夷等。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樹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仁厚曾如麟趾。夙著清芬。弦歌舊用。牛刀亟登最。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雖之處于臺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致之幕下。今豈待于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公儲帥之地。某去鄉云久。竊慕于茲。特承警款之音。更託軒轅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福建王運使

伏審祇奉詔旨。出持漕節。先聲所暨。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識造精微。學窮浩博。文采英華之盛。自成一家。風流清白之傳。于今五世。既上應于列宿。宜立登于要津。惟中外更迭之文。具存近制。方始初清明之政。尤重遠民。暨紆使轅。來按閩部。行聞最。益究遠猷。應辰方領州符。正依德庇。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與成都李運使

某官材猷敏勩。學識高深。明習憲章于殘闕之餘。緣飾吏事于倥傯之際。宜在登瀛之選。乃勩使蜀之行。誘弩矢之前驅。殆非素志。憂機蘇之後。益濟多艱。行奏休功。進膺異數。

與司馬運使

某官材敏敏，學識高明，惟阿衡專美有商，宜威孫有後于魯，蓬瀛高直姑循序進之常，襄漢宿師，暫倚轉輸之重，佇凝最課，即繼前休，竊承臨按于上流，當獲逢迎于中道。

與吳郡大

伏審載揚前旆，冒暑之祥延，俯歷近郊，適孟秋之初吉，念去轡之云久，每遇風而實動，將有遠行，尙少留于頃刻，亦既見止，庶自慰于渴飢，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與運使察院

伏審肅持漕節，臨按炎方，置郵之命初騰，載馳之聲交壓，恭惟某官，學貫千載，文成一家，追前輩以擅場，晚要津而策足，錄車促召，輕辭蜀道之難，黼座對揚，絕出漢庭之右，亟躋憲府，游委使華，遂令五嶺之區，亦幸二天之庇，宜聖主不冒海隅之德，運公家如流地上之財，即著休功，遂膺大任，應辰頃在京國，發登門，恨歲月之幾何，歎雪泥之相望，方且全生于斗水，豈期託蔭于華橫，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納幣啓

不顯亦世，仰風流之具存，惟好是求，忘門地之非偶，伏承某官，第幾女，富有家法，嫻于婦儀，而某從弟，朝議位長男，某甫逮成人之年，猥當貺室之重，斷辰其吉，率幣以前，藉之用茅，姑致誠于菲薄，花其所願，尙微福于方將。

文定集卷十八

啓

賀陳左相愛樞密使

伏審對揚休命，兼領鴻樞，注意方隆，具瞻霄慶，恭惟某官，高明而碩大，篤實而疏通，格于皇天，式是百辟，身任安危之寄，心忘物我之私，密啓建儲，首開萬世之福，決策禦侮，坐判衆人之疑，如丙吉之不言，如謝安之無競，志雖切于遠引，上益堅于仰成，惟萬幾當出于中書，迨五季始分于右府，雖聖明之有作，亦沿革之不容，議非食諸，勳輒低梧，或宿師而攻守之計不決，或奏功而賞罰之令各行，人無適從，事鮮能濟，欲救斯敝，必惟其人，爰咨上公，盡總二枋，既示君臣之無間，亦由左右之具宜，方且宜有密緝照之勞，專發縱指示之略，按邊郡策，益贊漢宣之明，披輿地圖，終歸鄧禹之責，有識所望，不謀而同，應辰分符海濱，引領門下，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沈左相進書加恩

伏審紀罔休于竹帛，趣具奏篇，增峻秩于銀青，繼頒渙號，郵晉勞遠，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與學造微，弘材輝遠，見幾萬物之表，發策衆人之先，竊主一言，帝知人而則哲，和戎五利，民受賜以到今，粵嘗總攬之辰，首冠阿諸之地，期年而變，庶績其凝，惟我宋肇邦，盡革五代八姓因循之敝，迨主上復古，邁追一祖七宗

丕顯之謨，宜有特書大書之傳，以明前聖後聖之懿，王通之序漢七制，韓愈之作唐一經，孰謂熙朝之邦，隆乃容鉅典之久缺，曠咨上宰，總領諸儒，發凡皆本于周公，折衷取裁于夫子，潤色祖業，既以稱我后率先之誠，楊王休，又以致大臣歸美之誼，恭維某官，之族姓，振振文武之子孫，或游測于淵源，或分別其源緒，毫髮殆無于遺恨，網羅幾盡于舊聞，惟大章實賴于一覽，故令聞有光于三代，薦之宗廟，簡在帝心，疊訂故常，申加徽數，作君臣相悅之樂，豈徒事于虛文，立邦家太平之基，將登觀于實效，應辰屬以補外，無由至前，瞻頌之誠，敷陳罔究。

賀呂經略進職

伏審祇率寵光，併增職秩，元侯以總懷遠，明主之賞當功，播爲美談，疊勳華勳，恭惟某官，機神穎邁，智慮高明，事雖甚難，決江河而莫禦，才無不具，吞雲夢而有餘，奸邪殺，則流移之民，機負而來歸，擁使華，則貪猾之吏，股弁而引去，席郎位之清要，總軍儲之浩煩，刃若發矇，鏡如流地，曰吾文武之略，往殿東南之隅，麾幟之色，增明，抱鼓之聲，不作，樞柱敢隨于約束，獻琛爭效于忠誠，惟彼南丹，恃其狡穴，溪巖重復，簞箚蔽通，種類旁連，易以喻聚，孔道百出，難于周防，秋旆緣以爲常，畫糧金而無憚，潦霧交作，兵久戍而多傷，舟車不通，民轉輸者倍費，付之無策，迨此累年，雖爲應戒于弗除，而彈雀復幸于所重，或恫疑虛喝，而適足以來其慢，或還更畏避，而不足以弭其驕，爰自教條一新，輿圖四治，聞先聲而震，仰嘉惠以垂，諭以至仁，捨其往過，皆委命于下吏，願爲氓于一塵，俾情列拜于轅門，職職悉輸于上應，屈其羣醜，同我太平，未嘗煩一卒之勞，何止活千人之命，飛章列上，褒詔亟頒，永爲已試之功，行有非常之寵，應辰去遠，麾下屏伏山中，莫陪冉冉之趨，第極欣欣之喜。

賀廣東經略方敷文

伏審進直西清，作鎮南海，是爲盛選，尤協會，恭惟某官，才具淹賅，機神穎邁，批卻導，從容皆中于宮商，舒翹揚英，特達不資于纖藉，無忝乃祖，克壯其猷，簡于淵衷，授以闕外，果報成于善政，復中錫于贊書，龍數維新，事權增重，內臨鎮于百粵，外屬于羣蠻，帕首符，爭望慶于道左，并食懸結，皆聽命于幕中，必且並行恩威，明示條教，吏有貪泉之恥，物無厲氣之虞，難五方之民，願藏于市，重九譯之國，來獻其琛，有以致朝廷之尊，然後居公卿之位，應辰開闢藩宣，竭厥長塗，方幸依仁，遠承易地，側聽羣官之慶，敢懷一己之私。

賀廣西曹運使

伏審欽承詔旨，典領清計，促行之命，絡繹于道途，交賀之聲，洋溢乎嶺海，諒戴星而就職，即詎日以煩條，伏惟某官，學識淵微，風猷翹爽，繼平陽相國之烈，光太史世家之傳，發舒智謀，顯著聲績，坐鎮上游之會，應登最課之優，登茲桂林象郡之選，付以山國虎符之重，疆聖主之澤，若決江河，備公家之財，不失圭撮，登觀能事，進對殊休，應辰久矣，仰高，幸茲備吏，及瓜未代，仍沿檄于江東，已事當竣，即瞻風于關右，依歸之至，竭厥而趨。

賀張樞密

伏審祗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盡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咸意其魁梧而奇偉。聞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王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頒。乞回驥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邦。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教。願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于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無不成。解弦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方之病。庶幾大節無愧古人。應辰方遠守于海隅。莫進趨于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音底可親。宣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參政機。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假戢干戈。仁雖存于愛。綢繆戶。患猶謹于豫。防曰吾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開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既茂建于使名。復優加于勳數。惟太尉之在漢室。與相維鈞。而熙寧之待潯公。其命特異。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愛立之意。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久遠之位。軒轅四海。師表羣工。應辰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于關外。阻望履于幕中。

賀凌司諫

光膺制命。顯陟諫垣。郵傳聞。爲紳胥慶。恭惟某官。學窮聖奧。德冠民彝。善不期于近名。仁固宜于有勇。待時而動。果膺聖主之求。正學以言。不負官名之重。茲爲序進。益示眷知。品秩雖殊。權實均于宰相。謀猷有補。澤將下于生民。登聽休聲。正觀治效。應辰夙冀。登方託餘光。屬郡授之拘廩。阻賓庭之旅謁。

賀楊總領

伏審亞卿太府。總計四川。明命既傳。輿情胥慶。恭惟總領少卿。風猷凝遠。氣度淵閑。前視禁塗。不詭終朝之遇。俯臨遠郡。自安直道之行。惟蜀一方。養兵億計。人力已困。曾無宿儲。邊隅雖寧。愈復增賦。詔旨丁寧。而惠澤之猶遲。文移旁午。而議論之未諧。必惟高明。能定取舍。茲利權之盡付。將政令之一新。僚屬洗心。疲氓引領。願惟疎拙。素辱照知。冀協濟于多艱。願敬聞于餘教。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賀虞宣撫

伏審某官。屈元樞之尊。大全局之寄。自任以重。陋昔人畫錦之榮。不已于行。體聖主宵衣之念。藐茲孤宦。辱在下風。將致屬履之恭。獲瞻望履之願。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趙安撫

伏審諒辰泰寧。開府神皋。威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學窮浩博。識造精微。懷游刃之新礪。自諧節奏。策要津之高足。豈限尋常。游擁使華。獨登課最。帝城不遠。暫借重于保釐。天子是毗。行入陪于近密。應辰

夙蒙知眷。方託庇休。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福帥曾尚書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慶。恭惟知府。安撫關學尚書。學高備苑。望重漢廷。夙崇靜退之風。入處燕閒之地。宸衷簡在。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褒。付以帥師之任。襄帷入境。已增煥于江山。頌詔宣風。行興謠于襁負。願茲迂拙。蚤荷照知。屏伏山林。幸遂依于餘庇。瞻承眉宇。欣將奉于緒言。慰忭之私。敷言罔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真龍科。凡在見聞。莫不歎羨。仰惟世德。蓋嘗參翊于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並升于勝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于聲名。必且遠追于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于得人。獲託宗盟。又庶幾于蒙潤。特勤都騎。躬致長履。藉膏之誠。敷陳罔遂。

賀浙東趙安撫

伏審對敷明命。填州大藩。關隴增雄。輿言胥慶。恭惟某官。宗支毓秀。賢路發英。皇華幾徧于四方。最驟潯登于二府。既資高而望重。亦屬近而行尊。大雅不羣。宜繼疏封之觀。徐行後長。訖全雅操之堅。帝眷瀾河。以東。地連魏關之下。命之作牧。倚以維城。方簡注之特隆。諒召還之不遠。應辰備員支郡。引領前驅。欣忭之誠。敷言罔既。

賀趙總領

伏審欽承明詔。進陟正卿。帝眷加隆。輿言胥慶。恭惟總領大卿。學覃浩博。識造淵微。年輩俱高。歸靈光之獨在。精明益劭。恢游刃之有餘。惟蜀一方。宿師億計。給餽餉不絕糧道。操贏貨以佐軍興。三年有成。孰先于課最。九德咸事。特峻于班聯。式遵其歸。可立而待。應辰依仁有素。聞命載欣。方坐困于簡書。莫進趨于藩屏。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正封。典策流傳。摺紳欽贊。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嶽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煩溫詔。促覲嚴宸。騰傳暑行。進承畫接。會朝絕席。見國體之增崇。惟輕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太常之祀。以降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應辰夙冀。登方託餘輝。引領門牆。第切拘廩之歎。庇身夏屋。庶無阻越之羞。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審造朝舉事。撥節言還。爰擇剛辰。肇開大府。宣威雖舊。易地維新。恭惟某官。識造神明。才兼文武。不顯亦世。與伯氏以代興。克壯其猷。擢羣公而爲冠。欽承溫詔。入覲嚴宸。密勿廟謨。便蕃天寵。謂外禦其侮。已底定于北戎。而我圖爾居。蓋莫如于南鄭。原隔平衍。舟車湊通。以填拊于上流。以指麾于諸侯。制專關外。

既益峻于等威。地亦關中。示不忘于遠路。增重坤維之望。永扶乾道之隆。應辰承乏無庸。託庇有素。俯觀遠俗。方蒙田里之安。仰企崇墉。第歎簡書之畏。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爲虞宜撫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雖與情之胥慶。尹躬一德。尤百順之交歸。民具爾瞻。理必有至。恭惟某官。爲時柱石。秉國樞機。金節煌煌。帝咨裴度之重。赤鳥几几。人望周公之還。宜茂對時。益多受祉。一相處內。方承冊命之嚴。三壽作朋。永協頌聲之盛。應辰猥以弱植。託于大鈞。閱歲循之涖更。望門庭而伊阻。其爲禱系。罔既敷陳。

爲吳宜撫賀正

伏以時惟行夏。歲且發春。陽臺進以成三。物類通而生萬。恭惟某官。精忠徇國。偉望冠時。鄧太傅之功名。豈專將略。郭汾陽之福祿。實系邦基。履端惟新。受祉滋厚。永毗興運。普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其預造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祝頌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以元善之長。物以更新。德福之基。神其交相。恭惟某官。太傅郡王相公。忠衛社稷。誠通神明。冠二十八將之功。卓爲帝傳。履三百六旬之首。益近天休。邁方叔之壯猷。倍汾陽之奮致。濟濟異數。永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其預登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祝頌之誠。敷陳罔既。

爲平江魏丞相賀正

二朝方更新于歲律。尹躬一德。實茂對于天時。恭惟某官。厚重而文。直方以大。入侍宰柄。密參造化之工。出休藩條。遠廣京師之潤。履端茲始。受祉其多。式遵其歸。永阿乃后。益修魏名之大力。扶泰運之亨。應辰仰庇。休屬拘獲。疾瘳轉隨。其修慶賜之恭。燕養清香。徒想威容之盛。其爲禱頌。罔既敷陳。

爲左右丞相賀正

獻歲發春。式啓亨嘉之會。大鈞播物。實參造化之功。時所由昌。福斯獨厚。恭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元臣。【原註】與神極密。四序密移。執見樸調之迹。三陽疊進。自符交泰之期。極萬目之具瞻。祝千齡之未艾。應辰肅遠省闕。出統郡章。莫伸鞠願之恭。徒切搖旌之念。

爲諸郡賀正

伏以首四序以爲正。靈經所重。內三陽而成泰。賈德其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材猷經遠。出臨名郡。已獲治最之優。對茂熙辰。宜協衆征之慶。進膺寵渥。以愜公言。念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爲餘姚趙知縣賀正

太族旋宮。謹獻歲發春之候。東風應律。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秀出天支。學優靈域。惟日不足。懷爲善最樂之誠。與時偕行。體自強不息之德。欲想履端之始。倍迎純嘏之常。屬繁迭于匏瓜。阻稱觴于椒柏。

遠蒙流問。祇服謙光。徒深頌詠之私。莫能動攀之意。

爲虞宜撫賀正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物。黃鐘初九。以統羣陰。時令一新。輿情胥慶。恭惟某官。誠實日月。望塞天淵。屬重華協帝之隆。應聖主得賢之盛。軒謨閱遠。履假和平。其往視師。式倚晉公之重。爰立作相。益圖商室之寧。既順履于修辰。即對揚于明命。應辰敷官有守。進謁無階。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代答常平儲舍人賀冬

天地之心。見于復物。且向榮。邦家之基。立于賢。神其薦祉。某官學窮聖域。望重士林。從容肯中于華繩。特選不資于繡藉。御于帝所。搜討論調。色之功。正是國人。倚師師承流之重。陽剛遠長。履履具宜。即膺圖任之求。以愜具瞻之望。應辰頃緣末第。書附餘光。疾病侵凌。久退休于聖世。飢寒轉徙。復託庇于部封。徒與安其田里之民。皆有俾爾壽域之祝。

爲吳宜撫賀冬

伏以士圭潤景。順迎化日之長。雲物書祥。豫卜豐年之慶。天其發育。人以歡欣。恭惟某官。望隆華夷。功在社稷。雲臺善象。執居都傳之先。并結宣威。正倚武侯之重。宜乘數旦。倍獲壽福。與國同休。俾民受賜。應辰方茲託庇。莫遂趨風。瞻頌之誠。敷陳罔既。

爲監司賀冬

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天資特高。世美惟肖。百城引領。皇皇使者之光華。三尺持衡。井井外臺之條理。王命因人而增重。休聲與實而並馳。應辰協于剛亨。福必緣于至實。實爲吏屬。仰託公麻。長此備書。會莫陪于進旅。俾爾戰戰。徒能關于陳言。

爲劉侍郎賀冬

伏以五緯連珠。起天元之密度。一陽發管。迎愛日之初長。恭惟某官。雅望冠時。忠規奔世。論思審諤。久膺明主之知。以治雍容。茂對與人之願。宜臨俯且。倍集殊休。應辰庇賴于茲。瞻依未幾。無從進旅。陪下客之後塵。徒與居民。所使君之難老。區區之意。言不能殫。

爲李知郡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德履粹和。材猷敏効。俯觀民俗。潛消愁歎之聲。仰順天時。謹樂舒長之日。益近朋來之祉。以符剛長之祥。惟鑿橋之相聞。辱移書之良厚。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文定集卷十九

啓

答沈德順

服在運使。復聞于報效。界之輔郡。仍假于寵名。引退而蒙優異之恩。負荷而當浩穰之寄。皆難稱職。方切戰兢。載瞻使節。實維邦計。庶幾託庇。得以養休。方欲修詞。遠動惠問。仰體光之過厚。愧遲鈍之後時。恭惟某官。學造高明。器涵剛實。存心惻怛。期康濟于斯時。持論正平。獨力行于是道。踐揚滋久。開望日新。豈徒蕭何給餽之功。尤得劉晏養民之意。迨膺大任。益克遠猷。念道謁以無從。徒依仁之是幸。其爲向往。罔既敷陳。

答提宮楊朝議

簡書之長。莫逾于披承。羊膺之勳。亦藉于修布。會謂存存之厚。特貽問訊之洗。恭惟某官。才猷淵宏。器實冲雅。周旋四郡。率多善政之聲。偃息一廬。而遂高年之樂。已釋簪裳之累。尙垂桑梓之恭。豈云見私。足以觀德。更冀珍育。益保壽域。

答查運使

奔瀾萬里。跋涉三時。蓋艱險之備嘗。殆形神之不屬。息肩馳轡。雖瘴茶之少憩。問俗觀風。緊撫綏之未易。

文定集 卷十九

二二三

敢謂存存之厚。特貽問訊之勳。無以克承。第知愧荷。恭惟運使直開。學問純正。識造精微。化未澄。暫倚登車之重。事雖肯綮。豈勞游刃之餘。已藹著于休聲。即進膺于大任。願惟疎拙。竊幸依憑。蒙露而行。自達不言之潤。同舟以濟。庶收必至之功。

又

向賴均苗之舊。方紆覆轡之嚴。庶幾蒙成。其或免戾。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情文並隆。感愧參差。恭惟運使直開。躬受異稟。學承正傳。傑然館閣之中。藉甚縉紳之譽。納約自厲。進盡忠嘉之言。舍車而徒。退安閑燕之地。屬元臣之開府。啓婉畫以濟時。宜遂贊于廟謨。乃出持于清節。矧遠氓之渴飲。復遠候之繹。方臨盤錯之交。尤藉調劑之妙。豈惟疎拙。得所依憑。念請謁之可期。冀與居之遂。謹

又

伏審乘傳一封。肅將清節。先庚三日。亟布教條。入境之初。望風而。恭惟運使直開。學傳正統。躬蹈聖言。探索達原。盡顯微之無間。從容應務。固左右以具宜。雖使指之游更。實蜀人之蒙幸。願惟疎拙。復獲依承。聞親戚警款之音。執云遠宦。從仁義燕閒之樂。復如昔時。方欲修辭。遠動惠問。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祝運使

伏審祗奉郵傳。進持清節。不待贊書之下。式遵禮聘之行。蓋宿師十萬之嚴。日需供億。而發駟再三之後。民久罷勞。願方急于得人。豈復拘于常法。恭惟某官。才猷淵博。德度粹和。踐揚屢著于賢勞。出入益推于久次。仕隨所遇。忘蜀道之登天。政底于成。俾體方之按堵。惟茲委寄。亦已褒優。應辰自視。拙疎。實叨雅素。乃幸同舟之濟。庶藉彼岸之登。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答周運使

伏審瞻咫尺之威。親承臨遣。持光明之節。出重轡將。泝峽良勳。襄帷云始。寬條既布。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學識疏通。材猷敏勁。從容曠。恢然游刃之餘。揚歷淹回。湛若重淵之靜。惟聖主不忘于遠俗。欲使氓庶。識于上恩。姑借重于澄清。即進膺于選擢。自惟承乏。所幸同寅。念請見之無由。辱移書之良厚。其爲愧荷。罔既敷陳。

答趙運使

伏審寓直瀛洲。將濟變。遠民良幸。輿論交欣。恭惟某官。以敏博之才。行仁厚之政。屬州縣水旱相仍之後。方倉廩朝夕不繼之時。賑給困窮。拊摩痼疾。盜賊遠屏。流備復還。既課最之著聞。果昭音之褒擢。愛人利物。諒誠心之不移。問俗觀風。將惠澤之益廣。願惟承乏。游獲同寅。特承問訊之勳。殊感存存之澤。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潼川提刑運使

伏審祗奉除書。游持清節。休聲云遠。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學識敏勁。材猷敏勁。從容曠。恢然游刃之餘。敬歷淹回。湛若重淵之靜。暫紆使節。以惠遠方。惟此疲氓。困于重賦。利入已贏于十倍。安取厥餘。昭音雖

文定集 卷十九

二二三

至于再三未知牧濟當按臨之甫始已利病之前知切聞緒言欲救宿弊惟誠心之所格終公論之必伸應辰去德十年週風萬里豈期甚幸獲遂同寅未遑問訊之勤先辱緘題之賜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答趙總領

伏審以其官召而率于昭音不俟駕行式虔于君命順惟疎拙久獲依承三尺狗廉莫陪于出祖一隅習潛徒仰于登仙方欲修辭遠蒙惠問既切連離之歎更增愧荷之誠恭惟某官學識精微才猷宏博老而克壯宿乃彌明繼出納于四川竭勤誠于三載宿師十萬平居猶患于闕供發軔再三應猝每多于餘裕將登卿列備在上心式遵其歸將益觀于遠蓋知與爲取當宏濟于多艱願庇護于廢棄以對揚于休寵

答觀使章節使

伏審揚于王庭授以峻節兼觀賢之盛選符中外之公言某官美秀而文威儀是力仰紹金鑑之學藉甚家聲久從琳館之游超然物表屬東朝之有慶眷外氏之多賢擇日設壇特重慶施之寄比名併牒更增踴躍之榮自惟州縣之徒勞所冀雲泥之相望不敢輒修于賀問適蒙先暨于誠懇三命益恭知龍光之未艾多文爲富願班隨以何堪欣感之誠敷陳罔既

答吳制置

召還萬里擢長六卿秋杜勳爵蓋特許于永久積薪居上竊自歎于後來每念叨逾豈勝戰慄敢謂眷存之澤特許歸閭之臨舉雖過情義豈云薄恭惟某官宏才任重敏謙造微御史諫官振直聲于多士方伯連帥流惠化于遠民律帝眷之惟新舉坤維而盡護雖節以制度前追忠定之規模而肅然結仁蓋本文元之心法願惟瞻告將獲瞻承偶遇繼免之科遂記踐更之契三年無補既蒙廢疾之私一旦誤恩並出噓枯之論道路云遠情文益隆惟感愧之所并豈敷陳之能幾

回總領王郎中

伏審進登郎位外總軍儲始布教條一新觀聽恭惟某官器能敏格識慮高明知無不爲期竭忠而尊主言底可績祕譯衆以取榮踐揚居多名實兼茂乃眷上流之重方嚴勸旅之屯陸走水浮轉輸之費增倍頗會其敏肅瘵之民未蘇竊聽平生之言每懷憂世之志將使公私之均濟佇觀次第之設施益懋遠猷願膺大任方圖修問遽辱賜書既懷不敏之慚且見相先之誼其爲感佩罔既敷陳

答李提刑

伏審欽率詔書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恭惟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彌芳常棣之華輝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吾青氈而乃俯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偏歷于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于要路矧茲薤露亦辱使軺庶獄紛紜幸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卹之有方荷種德之可爲豈屈身之足同願惟縶拙久幸依承茲復同寅庶幾榮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特隆感愧之懷敷陳罔既

回程提舶

曉遠風度海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遇風之稍近方圖修問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海舶四集益豐財貨之源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已被褒嘉之澤即膺進擢之優應辰方此巧開庶幾養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處穴所冀敷陳罔既

答勾龍提宮

祇奉詔除叨分閭寄惟蜀地實同于齊魯而漢朝繼出于淵雲究觀源流想見人物方願聞其姓字遽辱貽于審詞情文並隆感慰何已恭惟某官材猷敏勗學識疏通踐揚久著于賢勞敏退樂從于閒適賢不家食方屬于明時士有特招佇聞于休命將遂披瞻之願更新寢饋之調向往之誠敷陳罔既

回通判徐提宮

爲郎無補久宜棲被之行將母有求輒冒分符之寄地當旬服里有仁人方幸親依遽蒙問訊執謙過厚知鄉黨之恂恂養志自如審吉祥之止止恭惟某官材猷敏勗學識高明發游刃之新硎自諸節奏策要津之高足豈限期程何游佐于藩條復退安于祠館其室則通睡未遑于遠風厥木惟喬竊有期于庇賴

答馬舍人

奔走遠宦經從治邦頃背相望問勞之詞狎至看懷維旅殷勤之意有加屬既領于郡符恍已更于歲箭未遑修問又辱移書益診眷存之隆且增遲鈍之愧審弟之多裕固祥福之大來恭惟某官器識淵闊風猷凝遠崛起蜀道明揚漢廷講經書之業于禁中裁調語之文于天下暫茲出守行即召還念諸葛之無繇冀獲與之盛議其爲向往罔既敷陳

答程運幹

習聞聲跡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其能名愧無以稱恭惟運幹學士受材腐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曰家聲之是似願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利之有繼末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觀保綏亟膺進用

答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閩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迴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歎撫綏之未易伏辱眷私之舊特迂誨問之勤此蓋運使直關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願莫稱于褒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于告戒其爲感慰罔既敷陳

回鄭狀元啓

伏審某官條陳大對首魁諸儒凡在見聞莫不稱羨三年之科第尙矣而獨被主上親擢者尤榮一日之文詞燦然而素爲公論推重者未易兼此全美偶然休聲應辰頃奉詔音俾司貢士方竊得人之喜庶幾不職之愆辱都騎之過存貽長綬而見寵徒增感慰罔既敷陳

答吳殿撰

伏審某官俯就一麾。僅逾三月。正己以率下。節用而愛人。郡吏承風。皆有簡書之畏。疲民受賜。復知補苴之溫。方切依仁。遽聞易地。奔走投繯。皆願于挽留。喧喧盈庭。不容于揮卻。念下情之難離。因上奏以具聞。豈期道路之傳。特辱音題之賜。既欽勳。復見離沖。感愧之私。數陳同既。

回王尚書賀吏部侍郎

仰承帝制。擬貳天官。私切省循。倍增戰慄。伏念應辰。真生不虞。處世多艱。頃待養于松楸。俄備員于館閣。摧耗百憂之後。不自意全。低回多士之中。焉能為有所宜。汰斥乃爾。叨臨以非材。而領銜曹之繁。以不學而參法從之列。性既疎拙。勢復羈單。冒昧而居。頗隨是權。豈謂某官沈潛而樂易。篤實而疏通。久要不忘平生。每致眷憐之意。兩喜必多溢美。更加獎引之詞。念修謝以未遑。辱移音于先及。其為感愧。固既數陳。

答陳安撫

謬分閭寄。游閱歲陰。徒彈夙夜之勞。每切涸冰之懼。茲蒙賜召。得遂終更。釋重負之千鈞。稍寬疲茶。望故園之三徑。漸卜歸休。初非敢期。竊以自幸。伏蒙某官篤同寮之契好。念遠戍之艱勤。賜以尺書。問其行李。雖愧過情之譽。敢忘私淑之仁。屬道路之奔馳。幸門牆之密邇。即瞻符采。敬布腹心。欣愜之誠。數陳同既。

回洪州鄧安撫

陳力無補。敢曰厭承明之盛。誤恩過優。乃使修連帥之職。兼程就道。卜日交符。惟仁人之所居。蓋民俗之甚厚。庶幾變凋。遂辱賜書。既慚溢美之言。且見必恭之義。恭惟某官材猷宏遠。學識高明。覽登車早著澄清之最。輕裘緩帶。游推績附之功。宜還本朝。以究賢業。敢祈密鑒。前送殊休。向往之誠。數陳同既。

回季安撫

伏審祇奉詔書。鎮臨邊郡。申令一下。旗幟為之精明。歡語四傳。市肆至于慶賀。伏惟安撫觀察。才猷敏勳。識慮疏通。騰揚茲多。忠誠彌著。得聲榮楚。宜克紹于世家。率服蠻夷。今正需于方略。佇聞政績。以稱上恩。應辰屬在鄉封。實依庇貺。未遑貢問。先沐移音。欣感之誠。數陳同既。

回王安撫

竊承帥節。俯鎮邊城。惟游刃之有餘。庶同舟而獲濟。未遑修問。先辱移書。情文並茂。感愧參集。恭惟知府安撫中大材。敏勳氣守堅明。臨繁劇而不辭。雖多益辦。許貴權而無悔。于義必為。復用于聖君。獨斷之時。歷任于戎事。方興之際。忠勞尤著。夙夜具存。乃魯道川。實兼戎旅。式倚懷柔之略。益觀悠久之規。登壇抽棘。得所憑藉。尙阻披承之便。更新報錄之詞。

又

伏審升華法從。作鎮雄藩。自京邑而捐遠方之民。以文儒而易武吏之政。委寄特重。寵光一新。燭無觀節。瞻辰開府。恩威已著。親聽交欣。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裕。穎悟于妙錦之表。立則參前。從容于肯綮之間。發皆中節。處艱難而功效愈白。治活潑而風力益彊。刑居上流。誓比分曉。愛敬近侍。以分顧憂。某久焉去德。茲乃為鄰。所幸輔車之相依。庶幾葵藿之不采。方圖修問。先辱移書。感愧之誠。數陳同既。

答張都大

伏審欽承詔旨。就昇使指。總按秦蜀。拊綏夷蠻。盡操閭閻之權。馴致富強之業。委寄甚重。觀瞻一新。恭惟都大直閣。學富多文。才周萬事。穎悟于妙錦之表。立則參前。從容于肯綮之間。發皆中節。游奏澄清之最。遂膺擢任之優。蓋茶如飴。外通關市之利。願蠲孔阜。內壯師干之容。必且不勞而功成。可使所居之官大進。登要近。益究微為。應辰久矣。迴風。幸將展調。豈獨謹簿書之期會。庶幾開議論之緒餘。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為感愧。固既數陳。

又

欽承告命。優進職名。不獲終辭。第漸非據。竊念某學皆陳腐。事每闕疎。久滯近班。無補聖世。可當一面。誤被于詔除。比及三年。歲闌于善最。心已疲于大用。曲復迫于始衰。疾病交侵。形神俱敝。猶幸黜幽之未及。庶幾置散之為安。既莫遂于私誠。乃就更于華序。進退失措。起居靡皇。茲蓋某官正始名流。老成厚德。同舟而濟。夙幸于依承。有味其言。每形于獎予。曲成虛譽。聊致誤恩。更蒙臨問之臨。尤見眷存之厚。其為感愧。固既數陳。

回張都大

欽奉詔旨。謬分閭寄。捫參歷井。致憚驅馳之勞。臨淵履冰。未知填枵之策。瞻言宿德。隱若外臺。豈徒庇賴之蒙。復有交符之幸。人惟求舊。尚眷記之不遺。政必告新。庶拙疎之有望。方圖修問。先辱賜書。情文並茂。感愧何似。恭惟某官才猷敏勳。學識高明。風流追配于前修。賢行獨先于多士。戶口百萬。鎮荆楚之上流。驟壯三千。總蠻夷之互市。皆銷功而居最。姑增秩以示褒。宜還本朝。益究賢業。將遂承承之願。更新報錄之詞。欣仰之誠。數陳同既。

又

伏審祇奉茂恩。進升美職。重斯文之論議。慰遠俗之觀瞻。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博。游更要劇。久矣賢勞之多。獨閱後來。蔚然明德之舊。非特典司於坳收。實惟撫輯于蠻方。最謀著聞。褒章亟下。佇還大任。益究遠猷。應辰茲幸。依仁。方圖修問。先辱惠音之厚。益知秉德之謙。欣荷之誠。數陳同既。

答陳都大

伏審進直道山。出宣使指。在壩之野。欲馴致于富強。自陝以西。俾悉歸于康按。先聲所暨。輿論交欣。內顧拙疎。獨蒙知照。雖然孤宦。越在一隅。豈無他人。念執為于久要。莫非王事。尤有賴于洞賓。乃幸依仁。遠勸惠問。竊承湖洞萬里。縣歷三時。神明相休。啓處福祿。恭惟都大直閣。器涵剛實。學造淵微。惟于義以必為。故所至而可紀。好是正直。自處于靖恭。範我馳驅。不期于詭遇。雖稍淹于選用。益足見于安恬。蜀道惟艱。秋陽尚燥。將途披承之願。更新感護之宜。欣仰之誠。數陳同既。

答張路范運使

遠去使華。游更月朔。善及瓜之既代。爾行李之且來。拳拳此心。日日以俟。伏奉手海。如聞足音。屬神響之

未蘇宜起居之有相恭惟某官家傳正學躬受偉才見義必爲守職不撓已騰清域益著賢勞雖錦里遙迎將獲親于餘論而銜車趣召諒非久于遠方更新保綏以副願屬

答樊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游持清節地連榆社初無叱馭之勞民愛棠陰皆望廬之快恭惟運使中大清明亮直寬大惠和久矣踐揚之多居然聞望之懿力辭顯召志樂燕閑就乘使華姑爲井絡之重進裨衰職終倚樊侯之賢即觀晚之功名前繼古之風烈願惟疎烈夙仰着明傾蓋雖新情實均于久要同舟以濟幸將托于餘光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答范運使

竊承賢哲實重輪將仰游刃之有餘庶同舟之獲濟未遑修問先辱移書情文並隆感慰何已伏惟某官炳靈秀氣奕世清芬學得純全之傳才周左右之用閱職浸久蜚聲益休尙紆使華以惠遠俗矧發軔再三之後民力已疲雖算緡百萬之多軍需僅給方講求于寬卹尤有賴于將明益究遠猷進膺大任將遂披承之願更祈寢饋之調欣仰之誠敷陳罔既

答馬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典司漕計矧出守之惟舊而去思之尙新追茲持節之復來翕然比屋之相賀不勞施設可致澄清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學窮浩博近侍親承于言動直前屢効于論思敷釋精微之經納乎聖聽裁成雅興之訓揚于王庭已敏惠于兩州猶宜風于一道佇膺大任益究遠猷應展驅馳一司因循決策僅同贊附正賴波餘敢謂眷勤先貽問訊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利路張運使

謬領帥符獲同王事于彼原隰徒想于光華良此簡書莫諸于請謁敢謂眷存之厚游紆問訊之勤審臨按之多餘固吉祥之畢集恭惟某官質直而義參和以仁遍閱後來蔚爲久次肅將使指方轉輸以備邊仰繼世家宜孝友之處內尙祈慈謚益遐殊休向往之誠敷陳罔既

回江東向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出持清節賢才復用公議少伸恭惟某官器蘊恢闔機神穎邁慷慨于艱危之際義不辭難從容于盤錯之前動皆中節問者退藏之云久居然涵養之愈充豈容與世以兩忘果爲斯民而再起觀其所主實爲元老之薦揚欽乃攸司已見外臺之增重行膺大任益究遠猷應展夙仰高風喜聞新命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感愧之誠敷陳罔既

回周運使

伏審持外臺之使節已布寬條錫內史之贊書始承新渥坦然明白遠有光華恭惟運使朝議學識該通才猷敏勁踐揚云久左右具宜春晉夔峽之轉輸擇材方急不待漢庭之臨遣授任卽行申以絲綸之責煥乎原隰之龍不遠咫尺豈徒盡臣節之恭罔墜周旌有以稱潤衷之厚卽觀最謀前近殊休應展游獲

同寅每勤惠問其爲感愧莫既敷陳

回賀陳運使

伏審欽奉詔音肅持清節以御史按郡國示內外之惟均以儒者理貨財欲本末之有序上意可見輿論交欣啓行實始于七閩采入更踰於三峽雖徒駁備嘗于險阻而神明實相于忠嘉恭惟某官學窮淵源行中繩準蚤蜚聲于俊域寢策足于憲臺範我馳驅不期于詭遇好是正直自處于靖共懇避要塗出宣明命如蜀部之西僻亦使星之下臨遠俗有光疲民何幸願惟疎拙夙荷照知庶幾承議論之從容豈特謹簿書之期會方圖修問遽辱移書欣荷之誠敷陳罔既

答王運使

法當薦士歲有定員敢不盡忠庶幾報國豈謂眷存之厚特形遜謝之詞雖云私書是協公議恭惟某官心存仁厚體備中和寬而本之以明正而持之以重消田里之愁嘆已著政聲擁原隰之光華復登課最卽膺大任乃慰公言自願拙疎何能輕重徒增感愧罔既敷陳

又

伏審車擁清節按臨益州教條一新觀聽咸喜恭惟某官允迪厥德參和以仁澹若重淵非澄澹之能勵恢乎游刃蓋馴裁而有餘休聲亟著于本朝使轍幾環于全蜀洗岷峨之悽愴益懋遠猷浮江漢以朝宗卽登近列願惟衰病方幸退閒駐蹕之徑其空既茲窮僻馬牛之風不及矧復阻脣忽蒙惠問之臨特厚書褒之契其爲感愧豈易敷陳

答新嚴州張倅

遠過十載婉音問之闕然屏居三衢幸車從之至止未遑布訊先辱移書不忘平生良欽于厚誼既見君子將慰于夙心恭惟某官性資高明器蘊端厚故國喬木共仰世臣之存百川狂瀾獨傳家學之正勉隨官席待飲藩條卽聽休聲益光前烈歲華遒盡陰氣沍寒更冀保綏以符傾繫

回興業秦知縣

叨被恩除來丞郡寄誦韓吏部之句地實在于湘南求溫處士之廬羣已空于冀北方懷風味遠辱音題既荷芬若椒蘭之情又知敬止桑梓之義自顧涼薄何以職承伏惟某官學通聖言名播士類千室之邑諒宰制以何勞九層之臺抑階升之有漸佇聞休命益究遠圖更冀保綏以符傾繫

答童知縣

伏審勉隨官牒來領縣章凡在庇廕皆相欣慶恭惟某官富于學殖蔚以文鳴仲舒之黜百家實傳素業冉求之宰千室姑隨常塗卽聽治聲遂膺休命願惟疎拙獲遂退閒方幸依仁遠蒙惠問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回玉山知縣

桑梓之邦久依善政萍梗之跡越在遠方茲幸言歸將諧造請先辱惠音之厚殊欽眷意之勤恭惟某官

德履粹和才猷敏効俯循近制出宰斯民。簿書雖繁自得制裁之要早夜相繼尤殫撫字之勞。即聽休聲。遂膺異數。念承顏之伊邇先引領以載欣。

回新吳江趙知縣

佐州于此弛擔之初。惟十年不見之故人。在一章可杭之比境。未遑修問。遽沐移音。殷勤若接于笑談。俯仰悅疑于夢寐。伏惟某官。處心仁厚。持己方廉。如不勝衣。孰識王孫之貴。可使爲宰。姑從吏部之銓。曲教雅素之歡。彌見摯謙之美。其室則邇。無因而前。瞻詠之勤。敷陳奚既。

回萬載知縣

伏承都騎來領縣章。聞名久之。聯事幸甚。伏惟某官。以能自奮。所至可稱。位雖未充。亦云寄百里之命。志必有在。不獨爲三徑之資。自憐別駕之何功。竊冀同舟而獲濟。特紆問候。況佩勤誠。

回嘉興李知縣

伏以喉遠既久。瞻望益隆。闕然嗣音。是以負愧。尋書詞之甚寵。知眷注之不忘。欣承起居。倍納休福。恭惟知縣學士。材猷敏効。學識該通。淇水風流。從來者遠。常山政事。已去而思。惟今嘉興。素號劇縣。戶口億計。舟車四通。諒惟高才。綽有餘力。即登課最。行奉詔褒。益懋遠猷。以繼前烈。應辰守官。窮僻與世。闊疎無復趨承之期。第勸向往之望。

回山陰汪知縣

叨被帝命。出分郡寄。雖便私之良幸。顧治劇之非長。敢謂聽聞。特貽問訊。執謙過厚。知鄉黨之悔悔。爲政多餘。審吉祥之止止。恭惟某官。材猷敏効。謙虛疏通。乘朱輪者十人。夙推世閱。綰墨綬于百里。姑試賢勞。已著休聲。即膺異數。尙祈慈謨。式副傾瞻。

回高知縣

拜恩佐郡。誼日造官。竊企風猷。獲聯職治。伏惟某官。譽推月旦。節貫歲寒。尙沈下僚。雖未究于賢蘊。以望此府。諒無愧于前修。惟昔試言。蓋嘗接武。既歲月之云久。亦江湖之相忘。豈期于今。復適所願。未遑通問。先辱移音。感愧之誠。敬言罔既。

答玉山宰謝薦

備數禁塗。尤宜報國。投閒祠館。無所效功。惟于薦士之定員。尙有銓曹之著令。庶幾塞責。乃辱移書。祇服謙勳。第增悚戰。恭惟某官。家傳碩學。躬蹈清規。出宰斯民。已休聲之藹藹。進膺明命。豈常制之拘攣。更冀保綏。即開褒擢。

回宜春黃知縣

奔走一官。飄浮五嶺。蓋人跡罕至之地。亦交情可見之時。敢期百舍之遙。俯致雙函之訊。唱高風而敦薄。發妙語以騰枯。肝膽輪囷。倍切窮途之感。親戚聲歡。少寬去國之思。欣承撫字之餘。坐擁休祥之至。伏惟某官。材猷敏効。明識高明。叔度如萬頃之波。源流有自。冉求爲千室之邑。兩地何勞。即慶超遷。以伸久屈。

好翰藻其德。願益勵于遠猷。毋金玉爾音。尙不忘于惠教。

答關知郡

梁入益州。餞焉四載。仰望冊府。貌如九霄。竊承厥直以西歸。茲亦罷官而東下。邂逅相遇。幸獲償于夙心。雍容甚都。庶復見于今日。側聽舉音之近。遽蒙尺牘之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文章爾雅。方問津于要路。乃力請于分符。雖不敢寧息。方從奔走之勞。而願延須臾。少奉話言之益。其爲欣慰。罔既敷陳。

答吳知郡

伏以帝念邊郡。詔用儒臣。因其別駕之功。授以刺史之印。效既已試。去方見思。迨此復來。翕然相賀。恭惟知郡朝議。道心恬澹。世務該通。出其苦蘊之餘。發爲醇酢之妙。奏課連最。必將益著于治聲。終更亟還。矧已豫預于召命。佇膺大任。悉究遠猷。應辰游獲同寅。庶幾蒙益。辱書見及。荷意良勤。

回新創南傳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就分郡寄。瓜時甫及。輿議交欣。恭惟某官。元祐輔弼之門。靖康忠義之後。能濟其美。有聞于時。藹是遠方。久于隨牒。其容不改。所養可知。暫煩一麾。以福千里。佇疑最課。即踐要津。竊承前驅。將壓近境。方喜披隨之在。即。遽蒙問訊之良。感愧之誠。敷陳罔既。

回新化州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游府郡寄。遠民幸甚。公論宜之。伏惟某官。持己方廉。處心仁恕。悼今若僕。自忘健羨之心。歸然獨存。益見後凋之節。俯就潛臺之選。聊分越微之符。諒久屈之當伸。將大來而莫輟。應辰方圖貢問。先辱移書。仰瞻德之有光。撫懦衷而增感。

回化州知郡

衣冠之盛。昔嘗仰邇于名門。襁褓之謠。今復稔聞于此境。蓋欲修辭而未果。豈期惠問以相先。稱譽過情。避敢稽于三舍。文章溢日。重何翅于萬金。伏惟某官。世系高明。天資魁爽。敏悟于幾微之表。從容于肯綮之間。嶺外一麾。諒不勞于游刃。日邊三節。行即奉于清光。賓閣尙餘。歲律云晏。敢祈慈謨。以迓亨嘉。

答懷安李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進紆郡紱。瓜時而往。應辭梓署之勞。穀旦于差。即布先庚之令。恭惟某官。家傳衰緒。業茂箕裘。又采夙成。已出諸儒之右。材能小試。復高別駕之功。始以序升。乃茲出守。矧庭闈之就養。復伯仲之連城。石君一門。孟子三樂。其爲希有。夫豈偶然。屬叨分闈之嚴。實賴同舟之濟。移書見及。荷意良勤。感愧之私。敷陳罔既。

答信州唐知府

伏審厭直蓬瀛之祕。分符吳楚之交。下車云初。闔境咸喜。恭惟某官。學厚浩博。辭富英華。既聲名之甚都。復文行之相稱。好是正直。確守家世之傳。範我馳驅。退安郡縣之寄。雖少淹于遐躅。實少惠于疲氓。即臨詔音。以誦公論。應辰旻梓晚景。獨栖異鄉。竊欣桑梓之邦。獲被梓橋之澤。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慰荷之私。

答信州王知府

伏審欽奉詔旨。游紆郡統。地兼吳楚。實當水陸之衝。名繼趙張。咸仰世家之懿。恭惟某官。材猷閎博。識慮高明。黃閣調元。蓋源流之有自。朱轡共理。果風迹之特高。眷惟信美之邦。復藉惟良之政。諒因民之所利。必易地以皆然。即聽休聲。亟膺異數。應辰發綠鄉井。獲在部封。念修敬之未遑。辱移書而先及。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潼川張知府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于懇請。故特示于褒優。下車云初。決境胥慶。伏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學。俟後世子登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被召殆行于萬里。爲郎僅及于六旬。即當超遷。乃復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良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願惟疎拙。游獲依承。特蒙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回柳州萬司法

邂逅適我。願違復語。離。倅德裝其懷。遂藉致訊。敢期香記。先辱音題。緊獎予之甚隆。非庸虛之宜得。欣承勳止。倍集吉祥。伏惟某官。天賦異能。家傳素業。六經成誦。昔已號于奇童。三尺司平。今暫淹于列掾。佇聞休命。即步亨衢。所冀保綏。以符傾軔。

回新喻梁縣丞

彌封相贈。波所及者。君之餘。官守所拘。室則邇而人甚遠。曲貽惠問。仰服謙勳。伏惟某官。天材特殊。世美備育。一行作吏。雖久著于能名。再轉爲丞。猶未離于選調。張綠繭而之雅。誤辱賞音之求。方自困于泥塗。復何能于軒輊。其爲悚愧。未易敷陳。

回王縣丞

伏審載脂車轡。來佐銅章。得見可期。爲懷甚幸。恭以某官。生于名閭。好是懿文。實以世延。姑一行而作吏。事非力致。值再轉而爲丞。移書榮然。厚意勸止。其于感作。未易敷陳。

文定集卷二十

祝文

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春

伏願誠心感格。神聖昭臨。春日載陽。益廣發生之德。兆民允殖。悉蒙和樂之休。

孟夏

伏願倍迎神貺。茂對天休。家用平康。均庇萬方之衆。物無疵癘。悉陶一氣之和。

孟秋

伏願高真鑒臨。諸福填委。民之攸暨。皆涵泳于和平。歲以有年。永錫除于疵癘。

孟冬

伏願衆真平佑。萬福增隆。指民物于咸寧。決華夷而均慶。

太廟別廟殿宇抽換柱木等畢工告還神主還殿室祝文

前期奏告

伏以有覺其機。敝宜改作。不愆于素。舊悉更新。將祀奉于神靈。復還安于廟室。仰祈昭鑒。俯諒忱誠。

奉安神主奏告

伏以頃命工師，載新殿宇，揆靈辰而叶吉，奉匾主以遵初，仰觀安安，永垂庇佑。

修武成王殿宇裝塑畢工告還神像祝文

維師尚父，廟食學宮，棟宇遷遷，繕修甫畢，肆通像設，還復故常。

仲春補種昭慈聖獻皇后墳宮永祐陵墳宮奏告表文

伏以增植園林，繕修棟宇，爰卜仲春之吉，式虔每歲之常，仰觀安靈，俾諸庀役。

仲春補種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墳宮祝文

慶園所寓，繕修以時，屬此仲春，既諏吉日，將庇徙之云始，俾致告以惟虔。

祭文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力以爲賢，將導迎于善氣，必有與天爲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陋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己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之人之德，發揚普朔，綏之斯來，其孰能報，然而靈故百出，艱難倍嘗，拯神器于既傾，遏大難于方張，既顛危之變，濟亦進退之常，志雖馳于幽燕，跡乃滯于湖湘，二十年餘，再乘樞鉤，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紜，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自古所嗟，今復笑云，方晏適于林泉，爾永綏于壽考，胡不慈遠，喪此元老，應辰自昔，出入公門，期式瞻于儀表，以畢願于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而長號，淚淋浪而沾巾，嗚呼哀哉。

祭陳相國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高氣之和，體道之全，渾厚純粹，得于自然，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率物，以誠格天，仁者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特必堅，密啓建儲，見幾之先，決策安邊，達事之機，四方既寧，聖主初元，公拜稱首，巧歸丘園，歸未暇席，詔書促還，勸勞王家，病不復痊，嘗寧震悼，聖人涕泣，嗟世之人，挾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飲惠邀譽，公初無言，人自飲慕，生榮死哀，夫豈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拙疎，公實見之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但然此心，萬里致奠，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凌尚書文

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充養既厚，持守益定，觀其容貌，如不勝衣，執知其勇，見義必爲，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爲清，清而有容，謂公爲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靡寧，蓋以文鳴，出類拔萃，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侍從，惓惓獻納，退領異祠，遠老蒼蒼，平生百爲，無一可愧，夫豈偶然，有本如是，年垂八十，古昔所稀，人猶望公，胡不期頤，矧如愚魯，于世鮮編，公獨忘年，俾與

爲友，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因豪益，今則已矣，流涕橫臚，衰病疲茶，不能匍匐，誠詞千里，寄此心惻哀哉。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危殆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于蓋棺，恩特容于歸骨，備脫險波之險，獲至于斯，孰謂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防無濟酒之責，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呼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于幕府，忍自比于路人，莫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待制兄文

嗚呼，念昔兄弟，幼小艱苦，在鄉井間，未嘗相捨，應舉得官，始出從仕，間有離別，聲問猶繼，惟是入蜀，萬里相望，尺書往來，動輒經歲，首尾五年，兄再還朝，我亦被召，似非偶然，始拜見兄，驚歎良久，語音雖存，形容非舊，雖得團聚，未嘗笑樂，求醫之外，不暇他語，未及期月，兄請奉祠，飲食稍增，意氣亦快，終朝接應，不見疲倦，謂言自此，身心俱閒，庶幾休養，漸復舊觀，如何不淑，遽聞訃音，惟兄平生，忠信孝友，出于純誠，表裏如一，立乎本朝，知無不言，不顧禍福，不微名譽，雖有忤心，無所致怨，雖或異己，莫余敢侮，凡百君子，孰不流涕，矧惟手足，痛苦奈何，身廢于茲，欲往未可，陟國望之心，焉如割，嗚呼哀哉。

又

於戲，兄之云亡，于此五月，孤雛無歸，浮寄異縣，營奉大事，艱苦萬狀，地偶得卜，葬遂及期，天實矜之，初豈敢必，念昔與兄，同列禁從，兄既去國，誨言諄諄，曰宜退歸，行復相見，誰謂俯仰，遂成永訣，慟慟叩關，孰得引去，庶幾送死，猶可無憾，身非己有，事與願違，向風長號，孰知我哀，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孀嫗，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四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亡，于今一月，追念痛苦，殆無生意，汝夫于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而有知，可以無憾，今將舉汝之柩，歸卜葬于明州，于義當然，毋或驚怖，爲汝父母，事至于此，無可奈何，惟有撫養汝子，望其成立，庶能奉汝之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銘誌

黃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四年，應辰通判靜江，而黃君克己爲帥司僚屬，前此嶺南帥守監司，相爲敵讎，屢起大獄，其僚各爲曹朋，以相傾軋，至是，餘習未殄也，而黃君純厚靜重，不見圭角，衆人方譁，而泊然如不見聞，往來諸公間，亦莫得而親疎也，余竊心重之，既而有習于君之家世者，曰：此其家法有自來矣，因爲余言其先君子之詳，余歎曰：所謂故家遺俗者，此其是也，又六年，黃君以其先君子行實，屬余爲之銘，余固不敢辭也，乃攷其本末而銘之，曰：公諱陞，字進仲，殿中丞覺之曾孫，朝奉郎孝綽之孫，中奉大夫藝之季子也，世居建之浦城，至朝奉公遊東平，樂其風土，因家焉，公與二兄皆登進士第，而公則崇寧二年進士也，知授濟州鄆城縣主簿，丁中奉公憂，除服，爲真定府真定縣主簿，授鄆州南陽縣丞，丁母憂，服除，授順安軍

司戶曹事。改宣教郎。授嘉慶府仙源縣丞。知其定府。其定縣。廬州。合流縣。邵州。永州。主管。建州。沖佑觀。台。州。崇道觀。又除知賓州。以紹興八年十二月辛未。卒于臨安旅舍。積官至左朝散大夫。享年六十有五。諸孤以明年三月丁酉。葬公于撫州金谿縣。歸德鄉。傳山之下。公自爲縣佐。郡有不能決。率以委公。輒辦治。其定帥遇吏屬甚嚴。勸卽阿斥。公以主簿與之。論是非。不少屈。帥亦不敢以他吏待之。合流營兵與之。州有急。一切賦取于民。公隨事力爭。有不得已。視其等衰而均之。吏不得並緣爲姦。民亦無怨。湖南大旱。米斗千錢。公在永。既發官廩賑之。又勸富民出粟。猶不足給。乃請于運帥李丞相。願出諸司封棹粟以續之。丞相從之。沾丐一路。永民至今有遺愛焉。蓋公之爲人。雖平居縝密。似不能言。而剖析吏事。精明勇決。雖待人和易。惟恐傷之。而遇事有守。權勢不能奪也。終身小官。處之泰然。于書無所不讀。其文以理致爲。尙有家集十卷。娶魚氏。御史中丞周詢之孫。有賢行。封宜人。四男子。曰正己。右通直郎。曰克己。右通直郎。新知洪州。南昌縣事。曰行己。右從正郎。廣東市舶司幹辦公事。曰立己。未仕而卒。四女子。長適右修職郎。吉州永新縣令王田功。次適右朝請郎。通判黃州軍州事劉符。次適右儒林郎。通州軍事判官吳昇。又次適右從事郎。饒州錄事參軍孫勝。孫男四人。銘曰。

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常公。既葬後。十有三年。其孤格。使其弟校。以公之世次。官封。功行。來中都。泣請于應辰曰。孤格等。不天。惟先君子以直道事主上。盡善無隱。名節聞天下。不幸先君子無祿卽世。冢上之木拱矣。而孤格等。未立。茲惟執典。私心慙焉。子其爲我敘先君子光烈。以信于遠。而先君子之死爲不亡。而孤格等不孝之罪。或得以少逭。應辰作而曰。噫。先正猶日月也。非惡筆所能繪畫。追惟風采。起敬不忘。其開照豐之邪說也。如聞申商。尊元祐之正論也。如聞周孔。故呂本中行公之詞。有曰。排斥異端。回狂瀾于既倒。維持正論。發潛德之幽光。而張九成撰公之志。有曰。言路既開。臺諫增重。異端既黜。六經大明。世以爲名言。應辰復何所容其辭。扶讀不已。應辰閱其誠而且哀。曰。敢不惟命。試綴其尤者。讀之。讀按常氏自鼻祖先相黃帝。厥後曰季。曰惠。曰林。曰爽。班班見于史傳。不絕至唐。而衰相代宗。唐末。其孫有仕于蜀。世爲郾之鶴山人。國朝尙書工部侍郎。諱元者。于公爲高祖。尙書屯田郎中。諱導者。于公爲曾祖。大中大夫。諱某者。于公爲祖。監察御史。特贈右諫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諱安民者。于公爲父。光祿在宣宗朝。爲御史。論章惇如王鳳凰。漢林甫亂唐。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事。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惇京比而譏之。入元祐黨籍。實不能歸。乃徙于陳。公其仲子也。諱同。字子正。生而豐下。穎悟不羣。七歲傳異之。曾公嘗與客論近世君子小人。公前揖曰。陳水君子之魁。金陵小人之首。曾公喜。謂光祿曰。它日挺挺有父風。未可量也。十二歲。光祿授以六經之學。再三覆讀。無一字誤。尤長于周官六典。圖其儀物。驗諸制度不差。一日。光祿公詔之曰。吾老矣。汝其務求師乎。吾同年有元誠劉先生。同里有宛丘張先生。當世

偉人也。汝欲學義理。當師元城。欲學文章。當師宛丘。于是公兩師之。二先生高以評曰。政和八年。賜上舍及第。請康初。上以大元帥置東南道都總管司。差充專管機宜文字。建炎二年。應壽南渡。除知大宗正丞。洎戰。廣右四年。召赴行在。紹興二年。知柳州。又再召。三年入見。首奏今日之患。宰相之權太重。將帥之任太專。凡六事。累千百言。悉請更革。以圖國勢。除殿中侍御史。才十閱月。彈擊八十人。其間宰相執政四侍從十六。郎官寺監官十三。監司帥守二十六。庶官十五。大將六。臺綱大振。中外肅然。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朝廷命令有不允公論者。輒言之。坐是忤時。事意以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五年。請祠。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除禮部侍郎。七年。除御史中丞。奏疏凡五十上。所論皆小人。然所薦趙鼎。王庶。李綱。趙鼎。梁汝嘉。劉岑。張致遠。胡寅。張九成。魏矼。晁謙之。陳正同。孫道夫。徐度。朱松。張祁。黃銳。李燾。閻丘。所施廷臣。張綱。張戒。許忻。吳彥章等。事又舉之口而不筆之書。何者。退小人。公則任怨于己。進君子。公則歸恩于君也。八年。奏檜。向子諤。請與金和。潘良貴。請戰。公慮敵詐和。獨請善備。且奏曰。檜白金歸。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爲金地。願陛下察其姦。臣嘗論其兄梓。今又論檜。臣與檜初無怨隙。獨爲國事。爾上命侍從同議。子諤堅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交爭于上前。上無欲抵良貴罪。及公奏事上。意子諤戶侍之除。公所薦。必助子諤也。因顧問公。乃曰。前日以才可貳版曹。而薦之。今日之事。則不然。子諤請和而附檜。曲在子諤。良貴請戰而忤檜。直在良貴。上不悅。因巧補外。以顯諫闕。直學士知湖州。子諤良貴俱罷。當是時。趙鼎在廟堂。則奏曰。常某良貴誠得罪。不宜因子諤而出之。張致遠在給舍。則奏曰。不應以一子諤。失二佳士。張九成在講筵。則奏曰。若以子諤之故。逐右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諤。在內如黃觀。則治書于公曰。無將大車之時。大夫悔將小人也。其一章曰。無將大車。祇自填兮。其二章曰。維塵冥冥。其三章曰。維塵離兮。以言君子之將小人。其初則自取汚洿。以致病。稍盛。則能蔽掩使不得光明之道。其卒也。墮塞而自重。其累才則薦之。而後則斥之。于中丞乎何悔。在外如葛立方。則又治書于公曰。昔朱雲論張禹罪。成帝欲刑之。則辛慶忌死爭。王章直言。成帝欲殺之。則梅福申救。劉毅以晉武比漢桓靈。則鄒湛寬廣帝意。陽城論裴延齡不宜相。則張萬福損衆稱賀。數子非有言責。猶自奮若是。況爲聖主耳目之官。以古之正臣自任者乎。身雖暫退。而忠節義滋進矣。蓋檜專主和。子諤專附檜。良貴廷叱。子諤將得罪。公先論子諤以救良貴。及章章論檜。而公已罷。故諸賢皆惜公之去。當時公論其不可掩如此。九年。促召不就。請祠。得提舉江州太平觀。貧無立錫地。又徙于秀之海鹽縣。精舍居焉。歷祠祿三任。至十三年。凡三召。又不就。檜嘗遣其客謂公曰。人望所繫。莫如公。願幡然一出。毋持前論。當以參知政事處公。公語其客曰。前日之不附是。今日之附非也。吾寧老死丘園。豈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耶。檜益憾。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以疾薨于海鹽之寓舍。享年六十。積官至左朝議大夫。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實封一百戶。天下學士咸歎惜之。二十年十月。葬于平江府吳縣長山鄉。金山之原。公晚年自號處閑居士。有古律詩表啓詞疏劄制狀序題跋傳記碑銘二十卷。名曰處閑集。奏議十卷。烏臺日記三卷。多閒錄一卷。公自六經而下。凡子史百氏。天文地理。陰陽律呂。兵法字書。無不通達。雖事之多。秋筆不停。終今。藏書數千

卷大半手澤也。又嘗親校柳文刻于柳校蘇子由古史及編宛丘張先生集併刊于衢以淑後學其紀
衡之學必推明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邵堯夫程正叔之道俾諸生有所矜式湖之郡博士吳元
美能以翼之學規迪湖人則力薦于上公前後三典名郡其政必以儒術爲立生祠焉公爲人凝重端
方遼東鯁亮明而不察直而不訐嚴而不苛仁以庇民智以利物勇以興利除害論事人主前憂樂不倍
如乞減月椿免折民居等事咸以爲便乞減鹽法留宿遷縣降附等事活人以千萬計信乎有德者必有
官也初娶太子少師滕公友之女累贈大寧郡夫人後妻大中大夫方公元脩之女累封文安郡夫人男
八人裕率議郎新通判武岡軍禮朝散郎新通判湖州棹率議郎知江州德化縣參承奉郎知紹興府蕭
山縣丞承務郎早世孫承奉郎新知宣州寧國縣丞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祔承奉郎女二人適蘇
玘方導皆名父之子將通籍孫男十人叔孫御孫季孫潛孫昌孫顯孫盈孫漢孫說孫林孫孫女四人尙
幼初公與康與之並鄰居與之以里中子弟謁公于湖以養母爲請公創一檢察御書之員月賜緡錢三
萬俸奉甘旨與之乃不以爲養公聞之愀然因探取數月徑致其母與之軼去而之平江求一妓女子
知府事周三畏而通判蘇帥德公亞塔也知公絕與之止而勿與與之望公及二君適告于檜曰常某死
三畏屬師德爲文祭之有曰姦臣在位公棄而死檜爲之震怒命中丞俞堯弼劾三畏職命提舉浙西
茶鹽公事王珪鞠師德與其子玘于獄且遣吏卒夜圍公家似若捕囚辟公夫人與裕等備患待罪迄無
之儀脫虎口然檜猶切齒將族裕等干職因以羅織裕等終檜之世不敢開檜亡之明年公以左中奉大
夫致仕以左通奉大夫追贈之命方檜下後以諸子遇恩累贈至特進嗚呼檜非天祐正人不其殆哉
辰昔備員策府嘗因轉對及和議曰上下相蒙深爲可憂而檜亦以爲忤已擯之去國公時爲中執法不
因晚出嘉其臭味之同緣是受知非一日矣應辰亦以檜亡之明年蒙恩召對累遷至于邇列而裕以發
明公之事業見委秩又來請汲汲檜亡矣可以銘矣銘曰
常氏鴻臚代有顯人粵黃迨唐二相秉均委質皇朝再世御史皇極之扶是父是子元祐分察斥倖與京
紹興執法斥檜姦朋人不敢言而忠而議徽徽枋臣竟譴以黨惟明天子鑒父子忠其亡斯聞其存斯容
又子又孫盛德之驗人懷死羞公罔遺憾太湖之潯長山之顛山高水深安靈其間凡百君子仰止嘉則
刻詩于碑備太史擇

文定集卷二十一

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葬于
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晚進公嘗屈折行輩
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類多得于見聞者屬未及乘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
之子復以爲請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葬蓋十年矣公諱子履字伯恭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
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諡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
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
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悟強識過絕流輩元符三年以後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
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帥府幕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
與帥爭議可否府中畏服改官議郎監儀鸞司公恥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
咸平縣豪民馬氏倚蔭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方以圖空觀賞卻不受公直以聞詔許白論決章大怒勸
公以修學市木不如其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宮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

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爲運河
高江淮數丈河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開復作漢以瀦水故
水不之此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閉無朝夕復何暇歸水乎昔之堰閘往往不存今第修復故
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修畫壘使者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陸
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
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勳挾應奉爲姦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爲歎服莫敢誰何
兵夫不可校虛實一綱所費毋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覈
察公曰敕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
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覈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勸雖素橫亦少
戢淮上帥守往往挾權貴爲重公按治無所避宿毫通海四州饒方移與揚米販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
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在實直以聞于是不悅者益衆俄罷去金人逼京師
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于金人乞先定相見之禮適可往或謂公不能屈忍誤事
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公上言國初運東南糧于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石以卸納積滯
始以百五十萬爲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爲額至宣和末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
漸漸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慶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
浙殿最從京畿發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畿再困諸道兵集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
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祕閣爲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
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爲利甚博今轉漕廢而爲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
而歸權貨難本錢罷而爲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
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興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漸其一在京主交納理欠在泗州者
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適以爲直
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卿范萼遣人清野時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
聞詔許公以便宣行事今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勦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
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公糾合義士收集潰兵期
以入援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
汝翼由鹿邑至大康力戰爲敵所獲敵欲得李剛吳敏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
廷爲之遣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
檄郡拘廬其家又遣人以僞詔詣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澹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勸
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敵不意襲之救二帝危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連外結未易定也元
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爲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

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貴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
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爲非則今日不當以爲是時率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
猶降三官知襄慶府丁開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輒行夜半縱火
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更者一如無事時于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
明皆遁急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己酉也其冬敵騎自郢城南渡掠武昌入江西州
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查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
郡有一二能爲國家守敵其至此耶既而敵騎傳城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城督衆激以忠義將士
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而外救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敵柵奪門以出軍
于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敵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
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于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大掠西阻嶺
嶠不能前鼓譟而下公遣兵擊走之有李冬至者起兵于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招致
之激勵計冬至乞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據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土矣當
隨以計破之酒屯于衡之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遂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
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軍騎入其軍衆皆羅拜
公與約毋得劫掠皆聽命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于己復送公自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
召命公力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首詰
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于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嚮往來宿食處是
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一時善類交章論薦詔落
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于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
其謀先定于荊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
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弭外患難矣上嘉獎再三進祕閣修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
大將劉光州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僞齊入寇光世軍合流以乏糧爲詞請退保
公晝夜倍道至合流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
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藕林至是入覲
上親書藕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益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閣
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詔以爲無罪可待而公請
不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時王倫自敵中與其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爲禦戎
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卻而勿受且乞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
獎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廩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
草遺奏率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璫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

男七人。洛右朝奉郎。左承議郎。潘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謙。次適右宣教郎黃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顯。次適右通直郎劉荀。次適將仕郎章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李頌人沒。乞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莊。以贍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為。如恐不及。置義莊于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料。與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嚴。而本于仁恕。所至可紀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為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橫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俗往往指笑以為戒。風聲氣習。薰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為俗。故利在閭閻。在職臣。在賊盜。皆從之。有能于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為利疚勢回。而屹然自拔于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閣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曲曲直。不少屈。未幾變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汚偽。他亦退縮奔竄。為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擢其鋒。蓋僅脫死如毛。幾者數矣。既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于是人始服公為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曾謂公必有立于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

顏跖之分。曰義與利。孰勝斯人。學乃為利。舉世靡靡。儉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驚其中。如水萬折。必歸于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于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愧。我為此詩。以示來裔。後有攸者。尚論其世。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房齋。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能刻苦于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試。而備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涉洽。規摹古人。作為詩賦。蓋不專于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御史陳公師錫來居于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益得以攷正焉。于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文。而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汝官拘于尺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余知之。環琳瓊瑤如也。麟瑞駉駉如也。設不長雄于二千人中。猶當獨于一經也。或乃指其瑕而拾其瑣。議其牴牾。而棄其千里何哉。然自是試輒不售。至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教郎。又以從國信使出。轉左奉議郎。他兵火之餘。庶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頗多託宿于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圯。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邸舍。為富民占者數年。至是皆放究而歸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麗庫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貧。而于貨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營省。至其當官。乃留意

于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數。雖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甚。荒郊敝廬。藜藿寒飢。或飭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芥其心中。于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設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為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啻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所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強。而不意其止此。莫不失聲歎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孀人。其配鄭氏。贈孀人。左宣教郎。東隱之女。男七人。曰大忠。某某。女二人。長適進士鄭健。次在室。諸孤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橫山。奉公之治命以來。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白微來徙。分散既廣。莫可攷也。公于某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為友。臨絕之音。以銘見屬。某其何敢辭。銘曰。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瑋。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諱贈奉直大夫。祖某。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于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兵入。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饌。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暨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開辯析。詞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其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齟齬。公從容應答。略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枋。朝廷下有司。攷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為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參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賈翔踊。民匱于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稅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靜江歲于屬縣科取稅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租稅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而慶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拮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祿閣知潭州。兼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泰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譚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調羅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阻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間。

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臺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熙右修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于路煇右修職郎成都府路幹幹辦公事次燦次煇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于吏事尤精敏廉潔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盜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于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某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棄者公獨相知照惇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

文定集卷二十二

誌銘

黃君墓誌

公諱某字循聖姓黃氏其先建州浦城人至公之曾祖始居姑蘇曾祖諱某承議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信都郡夫人桑氏祖諱彥朝奉大夫贈朝請大夫妣宜人錢氏考諱策左宣教郎直祕閣妣孺人程氏公自幼穎異不凡直開公以元符末上書論事繫名黨籍公自以黨人子不復應科舉朝夕親側所以奉養盡其歡且益得以用力于學審正其是父子間自為知己靖康元年黨禁解公始出預薦書至貢部不補遂棄去蓋自紹聖以來用事之臣變論是非無所不至太上皇帝既即位首下詔書推明宣仁皇后功德崇奉隆祐皇后盡其愛敬民志定矣而異時權臣詭謀密計其本末曲折世往往不能知也初蔡京作相欲掩蔑元祐政事之善摘元祐日歷時政記中語言奏乞類此者悉焚毀公偶得其手書奏議上之詔付史官京之在翰林也被告草制復元祐皇后位徽宗皇帝諭以哲宗悔悟之意及制出初不知所論也京意蓋有在矣公又得其手書所進聖語副本上之且乞因此辨明誣謗以昭示天下會隆祐皇后遺詔出公論之益力太上感動詔有司討論合行典冊奏告天地宗廟直開公聞之歎曰伸吾志者此子也紹興二年丁酉開公憂服除會楊公據湖湘累年丞相張公出視師以公偕行官軍遣人往賊所輒被害無

敢往者公獨度賊勢窮蹙自請行賊自驚喜致恭然意尚猶豫公獨見其黨諒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賀其得為平人衆皆歡呼賊首乃隨公出降湖湘平奏功授公昌州文學未幾以母老乞歸養公前後數上書論朝廷恢復中原大計忠憤激切詞理條暢會車駕自建康還臨安公以為退守似安而實危進戰似危而實安已而金人廢劉豫欲得和于我公又以國家子歟無復通好之理使和議出于敵之誠心猶不可聽况其詐乎疏各數千言援據明白反復詳盡皆不報以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丁母憂服除以右修職郎主紹興府山陰縣簿未赴間改淮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又以右文林郎為淮西提刑司幹辦公事未幾移病歸以右宣議郎致仕命未下而公即世矣實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娶葛氏二子曰元振曰元衡皆業進士有聲能世其家者也

戶部郎中總領彭公墓誌銘

公彭氏諱合字子從吉州廬陵人世以孝弟仁厚稱于鄉里至公而益著以父致仕恩補官初以右迪功郎主臨江軍清江縣簿其臨事不苟已有能名丁母憂服除權虔州興國縣丞以獲盜中率改右宣議郎知虔之信豐縣虔俗健于鬪訟輕為賊盜信豐其甚者累致解以理去公強敏聰察訟至立斷皆得其情民既懇服于是謹保伍之法所條畫甚備明示賞罰行之以必盜無所容發亦輒得則又建縣學置弟子員稍旌異之以勸其從風俗一變監司帥守交章稱薦詔增秩一等且召對賜五品服添差通判虔州察臺革弊知無不為尋主管台州崇道觀知臨江軍知永州皆以政績聞會詔近臣舉可為監司有以公言者除提點廣西刑獄又移湖南其所停廢仲枉決遣通滯甚衆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初止武昌軍至是荆南九江皆屯重兵仰給益廣公計盈虛信期會不擾而辦且請蠲除逋欠凡百萬既得疾凡三上章致仕不報以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六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九積官至右朝請大夫曾祖諱仲素祖諱士忠贈朝請郎父諱衍任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蕭氏贈碩人妻劉氏李氏曾氏封宜人皆先公卒男四人長楚老右迪功郎先卒次商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周老右修職郎次漢老右迪功郎特就差宜州思立寨主簿女六人長適進士李孝敏次適右從事郎撫州司理參軍蕭達伯次適右儒林郎知靜江府興安縣事曾敏恭次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積明餘在室孫男八人女六人諸孤將以十月辛酉葬公于廬陵縣青原山楊桐嶺之原書來請銘應辰與公游舊矣知公為詳不得而辭也銘曰

凡世之才因事乃試盤根錯節始見利器就其所能亦或有異以刑立威以刻興利功無幾何害則不啻有如子從所至辨治何以止盜開其善意何以理財有取有施彼計其功我度于義世方用之公則盡瘁歸安此丘其尚無愧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應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

氏祖繼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
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于龜山楊文靖公之門
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
澄心以聽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
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
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
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汎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
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樂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惇恭化服其接
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待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當知其言
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
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于毫釐之間以為千里
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高邁而充養粹厚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
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說淫邪遁
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而憂時論事感發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
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聖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
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孫女八人曾幼先生以隆興元
年十月壬申卒于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通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
此元晦之為人也審于擇善嚴于衡道遺佚貧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節錄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
以為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該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某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于元晦為詳他日
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孤謹與
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于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某于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言見之
志而其墓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某所畏也銘曰
學以為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為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處以究天理
是中澹然塵垢不止其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若于布衣獨使一鄉化為善良
我為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效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婁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議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
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
張先生以為學者貴于自得而躬行可以為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說而修身治人析為兩
途則何貴于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于當時之有司資至鉅幣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太

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攷官奇之資高等是後
士人乃益得自致于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為第一途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
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敵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慮而豫防之者秦丞相
始不悅未幾敵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為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
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凡以疑忌
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為監察
御史茂實在臺中所裨依甚多未幾為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
生訪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
衰少還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于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聞多劫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
即獲間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想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勒輸之限盜始有
所畏建州兩獄充斥茂實至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為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徒知嚴
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略平民所至騷然人不取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
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買御鹽炭其實皆科取于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
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今上即位召為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
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肅語言確訥不知者以為
簡也自得罪秦丞相流落幾二十年入朝緣歲餘輒出蓋有不悅者既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
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為稱首茂實初無求于人也其以久在外吏部之命蓋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
以不起諱與不諱皆為之流涕也然茂實強學力行更閱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
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憲難著十卷藏于家娶陳氏算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
人子男三人擴左修職郎抑左通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擴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遜孫男七人
致堯致舜致禹致湯致憲致保成規宣孫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葬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
而移書屬某為銘某與茂實皆范陽張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為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
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
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顧不歎以終其身以昇其後人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時朝議郎右文殿修撰妣張氏陳氏曾宜人父
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鹽運使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
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于世至宗約復以道學
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辟塾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
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祖事府君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通

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大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忤意竄斥繁躡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旣而發粟賑贍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于惠愛無所惜而措置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略得首惡數人實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爲幹辦公事其募兵和鑾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秦檜爲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于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遣爲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于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爲言于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爲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塋于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以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旣喪耦卽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有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于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遊多所發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爲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爲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微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爲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修朱熹元晦所爲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

文定集卷二十三

志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故不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妣陳氏太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禦既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納口排岸丁外內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便安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官撫使賢之併以治狀聞除太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使疆來歸詔簽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公贊畫之際力陳敵必渝盟宜蚤爲備初大食國遣滿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例計置回賜官吏並緣侵剝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往廣州即訊獄乃許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爲提點一行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袁州公勤于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撙節浮濫檢柅欺隱久之庫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數司郡守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益以公笑不答則以

貸貧民之通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嗷嗷。雖頗捕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爲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椅推宗室。令於語。言以爲勝。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於請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行。人無敢過問者。公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漳州。中途改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丞相時。言于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達百餘家。公隨事救解。賴以爲多。會奏丞相。事亦息。上躬親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持附離以逞者。次第隨斥。于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兩敵。久流連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遭驅逐。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爲戶部侍郎。上勞問甚。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馬北境。宜禁止之。以塞邊釁。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整法。不復顧藉。因自棄爲盜。由引饒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乞別創邊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愚民。消弭華盜。上然之。遷給事中。兼詳定一司敕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尙書。進讀三朝實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爲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子。其要在乎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實訓。願摘切于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苦。寬通責。賑乏絕。民以不流亡。顯仁皇后。故宮事畢。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于嚴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其間墳墓當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獻之物。舊取于民。公謂聖孝通于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饋給其直。從之。和買絹絹。以資產爲多寡之差。而縣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奏請捐之。後亦略如公言。三十年。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時敵有渝盟。入憲意。道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實才以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于臣下壅蔽。敵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爲戒。三曰。擇將帥。謂朝廷宿將。軍中新進。不爲無人。願加簡拔。復移書執政。以蜀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帥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事。又請推行州縣巡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汀州。閩。粵。峽。暴民驚擾。州縣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賊通。械繫之。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于朝。于是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興隆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疾疫大作。道殣相屬。公既爲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乃適左朝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月。戊戌。薨于里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一月。甲申。葬于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曹氏。封淑人。六子。渙。右通直郎。前權通判寧國府事。流。右宣教郎。前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法。右承事郎。新南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

注。右通直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汾。右承務郎。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楷。杞。梓。總。朴。孫女十二人。會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爲表揚。以求赫赫。拊兄之孫。如己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久益不厭。既退居。自號適齋。所著詩文章奏。藏于家。自公仕宦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爲之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恤也。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適其適。康寧壽考。壽爲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念慮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惟王公。率履由衷。不矯爲異。不阿爲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己。利誘威脅。翕然風靡。時方格克。爭趨漢餘。公散其積。代民通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皇明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圖計之重。爾其開闢。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天官。乃眷大邦。于善于宜。塞賢賢。誰能不。移中外出入。雖能具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更閱事變。其儀不忒。進退有裕。壽考且寧。歸安斯丘。始終哀榮。天道與善。人或疑之。視履考祥。其觀此詩。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饒。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博覽。爲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親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鏗亮切直者。並置前列。無失忠諫。無尚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致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于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擇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缺。可特添差紹興府簽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人且背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爲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求。今若內若外。士大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爲用。可爲大帥者。或真散地。或守邊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受。處城邊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通卒亦加嚴。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于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聞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于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

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幾未及舉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民生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舜若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知我與戰守之機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于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察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盡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責反覆詳盡切于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闕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之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于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環殿開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其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稍屑于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敵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強敵入中國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敵情不測乞用浚等既而敵果大入太上皇帝親征遣浚知建康府陞下卽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陞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陞下任浚為難及王師不利橫議遽起臣嘗奏陞下用兵為祖宗懷慶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獨浚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政事俟時而動陞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既待罪臣豈可向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寬宥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教趣公力疾進朝上特御還轡殿而公足弱不能趨召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贈卹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陪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戩事母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阡頤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葬焉男三人聞時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遇郊恩恩皆委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于吏事未必數然也而自為郡佐遇事不苟

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審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服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即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輒拊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服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槩而用度有節故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究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卽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卽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于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泉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于文事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粲明白蓋自漢氏專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于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靳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子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于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柴君墓誌銘

左通功郎復州學教授柴端義以書抵余曰端義不天生四月而孤叔父實長養教誨之今叔父死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謹狀叔父行實授諸執事者惟先生幸而銘之庶幾叔父雖死而不朽也余于是取其言次序之君諱淵字益深其先自衡之江山徙信之永豐曾祖觀國父燧皆不仕君事親以孝聞撫育孤姪與其子無間閨門之內和樂而肅靜鄉人亦愛敬之連遭三親喪足不入私室哭泣幾失明蓋君所從遊多一時名儒講究經旨以躬行為本故其行如此既去喪年踰四十即不復應進士舉乾道八年二月甲子卒年五十有五安徐氏男端禮端善端智長女適陳舜華次適黃仁聞黃氏者先卒孫男女二人諸孤以九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永豐之宅山銘曰

樞密院計議錢君夫人呂氏墓誌銘

婦人德止于柔順職止于饋祀為善作儀則以為戒昔之表著內德形于歌詠聖人次之以首國風不遺曰能自防能循法度能不失職而已至于言節烈志往往多出于一時之不幸不獲已而有見于外雖非人情之可願而世之君子必且稱道而特齊之夫以死生之變交爭于前陵遺顧涕乃能奮夫所惡有甚

于死而患有所不辟此烈丈夫之所難而一婦人或能之則夫君子之所以稱道而特書之者豈獨爲婦道之勸而已哉以余所聞若夫人呂氏其不幸而類此者歟靖康間戎事起所至艱梗夫人偕其家避地來南屬漢河而潰兵有以讎禁爲名因而掠其間無所不至者夫人猝遇之懼不免焉自投于水以暫義不污賊賊相顧駭愕因解去旁舟亦賴以全相與成夫人之義畢力圖救竟以得活夫可幸以不死而能必死自處以必死而未必死所爲雖失其身而不顧者以生之可求也而死生果不可以避就其自爲計亦惑矣況舍生取義不問其何如者耶觀夫人之事愚者足以辨惑儒者足以有立志矣夫人其先東萊人至高祖文靖公三叔仁宗始賜第京師會祖諱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祖諱希純嘗任中書舍人追復賢文閣待制父諱聰問右朝請大夫直祕閣夫人十有八而嫁爲右朝奉郎饒受之之妻呂氏仍世相家而饒呂世嫡也夫人不以貴與故自挾所以承上接下惟謹既而天下未定轉徙道路數千里崎嶇山谷間人不堪其憂饒君流落于下位嘗一爲樞密院計議官不旬歲而罷自是閒居且十年生還日落而夫人躬服儉勤經紀家事無不自得之色觀其所以處生死者如此則貧富通塞之際固其所優者歟累封至安人以紹興十八年三月二日卒于袁州享年四十九男三人曰儀右通功郎曰某曰慶女二人孫男曰史以其年四月九日葬于袁之宜春縣湖崗里計議君狀夫人行事而屬銘于余余讀之而歎曰此夫世之君子所爲稱道而特書之者況余與計議君交游之舊而又以見屬者乎銘曰

夫人汪氏墓誌銘

夫人吾姊也姓汪氏信州玉山人父諱某贈通議大夫母魯氏追封淑人夫人年十有九嫁同縣程昂躬儉服勤人所難堪而夫人安之性質直未嘗僞色辭以欺人也蓋嘗曰吾老且衰欲致家事而自佚矣人亦以爲宜獎其報皆未及而以乾道六年九月己丑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長克勤次克和長卒次克成孫男八人女三人其孤將以七年十有二月壬寅葬夫人于玉山之塔田社來諸銘嗚呼其哭吾兄甫期月而又哭吾姊也子然此身雖幸而僅存亦何聊哉銘曰

文定集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

題鄭氏靈金堂

子雲抱道經寂寞飢欲死誰家千金郎車馬塞園里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要知靈寶心不爲取青紫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法海院龍藏亭

微茫雲雨角屈曲路一縷未容快先睹已歎行百轉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興樂幾盛年亭宇復明綺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養信哉善知識作此巧方便茂樹兩交蓋清風四揮扇祇恐境中人卻有棄下轡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靈水一洗眼花眩舉頭未及眸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巖不藏善道人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詭此城煙雲印全提松竹色半留去郭十里麻守戒僧二三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轡衡蕭條野店煙重靜彌勒龜念非塵外侶不分滋味甘受備作閒人自縛亦何懶于時日在房山色染蔚藍一徑盤盤青翠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滄鼎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餐疾步食聯鑪出雲門回首憐煙嵐公其吐妙語靜事須指南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詩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微公。身退道益尊。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能動毫分。洗垢既無垢。尚或求疵痕。嗟我與徐子。昔也掃公門。相期齊吾車。從公畢斯文。

事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茲辰聊散步。霽色如相親。日月不與吾。花柳隨時新。悠悠竟何事。悚然懷故人。家叔止其暮。春韻呈知止秘校。

再用前韻
一日復一日。山間已暮春。人事有忙迫。景物無疎親。誰知一雨後。滿目皆懷新。風光欠管領。付與得閒人。

駕官寫我憂。一覽無邊春。先生方閉戶。不可得而親。寧逐兒女戲。要觀物化新。不見舞雩下。冠者五六人。斯道有張弛。如天有冬春。雍容貴可久。促迫終難親。橫橋久乃腐。流水汲遠新。雖云不窺園。乘馬復何人。

〔原註〕乘馬。亦用舊事。

七言古詩

尤美軒

曉鏡絕塵照。仰視疑欲干晴霓。林樹狀狀還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嫌遠。嚙汗猶如夏畦。卻恐軒窗認行處。一覽不待騎驎嘶。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鳬鷖。歸舟刺刺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棋枰。方欣勝觀還當時。忽訝妙語來確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恍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爲逆旅。自使婦姑相物。暗明通靈還汝。無所遺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加屋。空囊囊中金裏時。

五言律詩

送剛定聞人丈歸嘉禾

漫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道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俯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園機應有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洞青苔盛。高岡彩鳳鳴。雨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潺洙泗聲。

執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全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爲吾州。

執參政王公

繼迹環吳蜀。艱難嘆委頓。乘釣繼數月。去國竟終身。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舊舊傳。寧復有斯人。

執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卻論兵。帳中多妙畫。關外即長城。曾未登三府。何言夢兩盤。空餘行樂處。畫像儼如生。

執詹事陳公

給諫皆官貴。論思本從臣。獨公異舉職。隨事肯謀身。再起名尤重。全歸跡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執呂舍人二首

連蹇成遺老。穠閒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萬事都歸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賈涕自難禁。

執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環列周庭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跡遠相望。名載鳳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臨湯。

七言律詩

雪中梅花

風弄塵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扁舟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窗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香來。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斗魁。

與談命鄭河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胸中。學術該通明若鑑。襟期豁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窮通。

陳經略生朝四首

喜誦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重。凜凜精神一座傾。暫使遠民瞻玉帳。要知聖主有金城。兜牟卻作貂蟬去。五筭難淹宋廣平。

〔原註〕今五筭皆難淹。

嬌姓從來莫與京。傳家初不爲金靈。只今八桂蒼蒼處。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嶺不關刁斗警。北轅行見衮衣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僥視人寰但一瀉。應緣來作聖時遊。英風蓋世桂林伯。相業傳家戶牖侯。號召即看持玉節。姓名已久覆金瓠。他時欲記中書放。簡策應須汗馬牛。

欲知今歲好生朝。召節開闢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次。空餘八桂舊歌謠。機神照物宜前列。質幹參天合後凋。他日凌煙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略二首

英委卓然衆長策。暫假威名鎮嶺南。忽報郵音馳尺一。即看隨次近魁三。照人風采離居右。致主功名在

萬年珍木綠陰成。殿閣微涼次第生。簡靜初非拘月令。懷冲履正自心清。

太上皇帝開端午帖子詞

道大光今古。功成付聖明。超然羣物表。但見四時行。滿轉銅盤永。風來玉殿清。天申佳節近。比屋盡歡聲。外物雖無累。誠心每在民。薰風能解愠。亦足助堯仁。

金碧畫中翠艾垂。正當午日一朝時。君王自進長生續。細剪菖蒲泛玉卮。絃歌密意寄南風。豈易形容長養功。地厚天高何以報。祝堯惟有壽無窮。飛來臺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勝境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

火德方居夏。端符帝運亨。化工初不宰。繼照付重明。和樂天中節。雍容物外身。羣生蒙長養。誰復識堯仁。

水殿風來細。槐庭日度遲。聖心無外累。動息自隨時。聖治從來本好生。擬銷劍戟助農耕。此心自與天無間。豈待丹鉛始辟兵。年年時節近天申。喜氣歡聲逐日新。請祝聖人如一口。定知德壽萬年春。冷泉堂上湖山勝。聚景園中草木芳。萬物欣欣供燕樂。自然祥暑變清涼。

太上皇后閣端午帖子詞

周室興王業。堯圖授聖人。誰知皆內助。功德古無倫。仁心均動植。風化正邦家。福慶方聯集。靈符尚辟邪。心境俱清淨。能令五月涼。芬香隨處有。不待沐蘭湯。

坤元厚德執能名。履正懷冲本至誠。自是從容常中道。非因欲待委陰成。俯視紛華等秕糠。隨時遊樂任壇墀。宮中圖書知多少。自有金芝冠衆芳。自然長壽又康寧。總合無疆萬物亨。聖主愛親恩盡美。更兼仙朮助延生。中興雖帝業。內治本陰功。天下供榮養。方知福報崇。

乾坤皆數五。日月正符同。但仰重離照。難名厚載功。寶殿名康壽。皇心在祝延。願從重五日。更閱萬千年。

陽居大夏方行令。已有微陰次第生。細察天時知物理。常將微戒保和平。

上古遺書究治終。長編通鑑更參同。端居坐照無窮事。何用江心百鍊銅。（原註）建德殿記載上諸云日復向書通鑑。晉國燔山求介子。荆人角黍祀靈均。聖君念舊仍從諫。千古忠賢氣亦伸。

文定集拾遺

賀郡王冠禮表

吉日敷洞。綢繆備舉。歷由赫掖。歡浹宸區。中賀臣聞。聖王察於人倫。蓋將敷教。男子重於冠禮。所以正身。奔有三加。實存一獻。彌貴成人之道。適當就傅之年。矧是皇家。恢疏王爵。天臨祕殿。俯觀展弁之容。星拱大庭。咸觀義冠之美。榮然嘉事。屬此盛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樂育羣材。儀刑萬國。不令多男之祝。登聞同姓之封。用壯本支。率循法度。俾其謹始。肅示有終。臣未遑外朝。側聞茂典。安榮相若。慶忭攸終。（原註）大元集卷一。

謝轉官表

伏觀勅命。以臣知池州日。守禦有勞。特轉一官。尋具狀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承流運職。恩寬罪戾之餘。判衆詰姦。責在封疆之守。徒知竭盡。敢觀褒嘉。願遜避之莫從。但兢慚而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休明。推遷浸歷。于華塗。放逐尚分于小壘。不虞羣盜。執擾隣州。終勤虎旅之來。坐致湯池之固。因人成事。碌碌無橫草之功。忘職必危。赴赴有干城之武。遠茲懸賞。輒復歸車。仰斷曠蕩之恩。均及偏裨之士。詔音開允。輿論豔歆。退自省循。實爲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示天下以大信。得民心以至仁。冠擢宜誅。羣穢舊之聚。膏澤所及。弗遺蕭艾之微。矧是孤蹤。夙虞從列。既佩循環之寵。仍叨進秩之榮。視若介鱗。猶

能思于報效。加之鞭策。期必拘于靡。 續芳大集 卷六

賀左丞相啓

伏審播告大庭。晉登上宰。曉班儀於左棘。首撥瞻於中臺。四夷聲聞。九鼎增重。伏惟某官。實推名世。道富經邦。繼降神而生申。實繼周輪。帝寶錫而得說。用作商霖。燧故履更。精忠彌著。棉除內亂。高五福夾日之勳。攘卻外虞。成一馬渡江之業。方轉事於法駕。將經略於神州。貝錦遠興。扁舟輕去。屬分江而不帥。乃銖鉞以臨戎。羽扇綸巾。已坐清於妖。命珪相印。蓋優賞於元功。矧獨兼文武之資。宜並注安危之意。連聞虛位。果繼昭環。非衣之誇何傷。有衰之恩成。願乃心王室。喜魁柄之重歸。而戮力中原。佇皇家之再造。天時有待。物理攸同。某滯迹一涯。神馳數切。聆制麻而相慶。會無瘳毒之殊。引賓雁以交趨。獨歎難材之困。其如瞻頌。莫盡名言。 續芳大集 卷八

賀中書林侍郎啓

竊被制書。進參樞務。輟詞臣於龍禁。訂國論於鳳池。精神登聞。中外交慶。恭惟中書侍郎。藝文華國。直道致君。以淵雲之學。自名一家。以冕蓋之才。親承大問。始終全節。被遇恩朝。踐揚皆極。於華遠。圖任委歸。於輔。屬司北門之獻納。總右省之機。深惟不世之委。洞達當時之務。靡勞施設。足見猷爲。方將沐浴於太和。何以撥擢於盛德。永垂方冊。屬我宗工。某一走門牆。六更符印。忽驚流落。獲在陶鑄。倘蒙蒞於衰殘。尙少圖於奮厲。其爲扶植。萬倍常情。 續芳大集 卷十

賀朱丞相紹興啓

伏審輟從經轡。就領帥藩。還祿殿之隆名。建行朝之巨屏。遂開新命。同極歡心。恭惟某官。德茂儒宗。才優王佐。高明漸盛之學。素博極於華香。疎通雄傑之文。獨兼全於素器。名喧宇宙。會成風雲。獨揚籌畫之華。五鼎夾日之功。惠嘉昭宣。顯量宏廓。久淹留於湖海。實注想於宸旒。衮衣纓裳。方趨還於北闕。朱轡卓蓋。聊借重於東郊。餘亦飄蓬。即還投路。某受知頃歲。阻國有年。早荷鈞陶。采及葑菲之下。比交印綬。實慚絀。批之。前承教導。遂向風竊抃。方炎離之在候。屬旌旗之戒遠。駭履之間。節宜是。 續芳大集 卷十六

謹案宋汪應辰文定集。宋史藝文志。暨本傳皆未載。明宏治間。程敏政於文淵閣得五十卷本。刪存二十卷。嘉靖中刊行。嗣後祇還本流傳。原本遂佚。此卷從永樂大典采出。共二十四卷。 續芳大集 卷十六

見續編堂集。今檢原書具錄全文。輯爲拾遺附錄。光緒二十一年孟冬十月。大興傅以禮。節子。識。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錄時中齋其論古如讀鄭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
開斷問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勝千歲日至無毫釐差暖睡隨風皆成瑣瑣便讀之者如嚼蜜
齒頗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隨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
孝祥使備制舉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爲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
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宜論制舉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
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提舉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
敎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府審府材譽赫然亦以是致景文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節者亦其學
校舊怨中以流寓孝宗皇帝盛明即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寄戲之
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口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計至
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以遺孀見尉乃爲搜羅刪次益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
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
橫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皆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
之而後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誠與不誠相隨証之如損仇施其遺未幾念茲歌詠恨其生之

雪山集 原序
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能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公較後前嗟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歿後原王阮南歸序

乾禧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海圖書館藏全書館藏將所藏永樂大典散篇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
劉辰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
致告尤爲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不肯爲即韓
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
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
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
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
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館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削存用昭評鑑之尤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
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程修集有曹操
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
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華言悉歸端正謝朕鑑右
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四首
卷四	表十首
卷五	序七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論四首
題跋六首

雪山集 目錄

記十三首	
卷八	齊八首
卷九	齊十首
卷十	銘四首
卷十一	傳四首
卷十二	雜著九首
賦二首	
卷十三	五言古詩十一首
卷十四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卷十五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六	五言排律一首
詩餘七十五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雜二首	

臣等謹將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鄉州人後徙興國軍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汝陽下志不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部督江淮先後時置幕府旋入爲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忌者所中罷去質處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副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嘗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經聞已別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爲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浚爲水旨時朝士多過之惟質與沈溫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溫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疎相乖刺故史稱質允文以質疑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懼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

雪山集 目錄

三

等權其傳動反證其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勸退
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爲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
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宋帝周
世宗四篇。又實自序西征遺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第二。又于
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條。有六條。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
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則俱云四十卷。致
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乃爲蒐羅刪次。蓋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實初有小集三卷。
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集。驚快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鑑
貴耳集。載其何處離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誠山爲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
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
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實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其論古
如諸鄧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議豐集尙傳。而實集湮沒不彰。藝家亦
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頗常事理。特命校正。刻以登
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
願勝化緣疏。其如修禱書開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數。
亦併爲刊削。以示別裁。仍恭錄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遏奇袤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四年四
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雪山集卷一

奏議

論和戰守疏（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實爲太學正所上。宋史不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屬。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于是先達義問。次
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遑驅逐而意終歸之。（案）宋史作葉義問。汪澈。遂決意用史浩。而諸亦不稱陛下意。于
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
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出。（案）宋史作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
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
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案）此上三所以
是相戰守本殊途而同歸者也。（案）此上三所以。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乎。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窮且亡。
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勦蕪蕪之志。或告陛下苦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

心或告陛下害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嗟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案）臣今宋史作使臣會三者爲一天

下島有不定哉。〔案〕定宋史作市。

上皇帝書

臣觀陛下卽位以來。初欲繁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敢抗。初欲焚庭犂而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盛。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斷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突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閘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穎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使謂誠然。倉卒委棄。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穎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關。退保其間。彼舟船得淮河運粟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可以能立。彼徘徊疑轉。列艦臨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追江面。雖得其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餉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將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淮河深。江湖應。閘口通。則騎兵徑驅蹙其揚之戍。舟楫隨進迫其揚之關。與我爭長江之利。無損揚之壘。可以持久。敵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懷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樊、鄧、均、房、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率其徒十萬。吳玠、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求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順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界。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擣淮南。瞰江而以窺國都。我又慮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賊。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盪。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搖則擊之可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餓于楊林。去歲又猖獗於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鼎之

丞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帥鼓勇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面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擄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僞有悼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憊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趨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擊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爲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過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於膺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舉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爲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僞陋幸甚幸甚

上泉帝書〔案〕續中平已有甲申及十年無
變云云蓋是乾山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游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撓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蜀吳自立。蜀吳自立。本紀不著。蜀有蜀主。吳有吳主。亦不著世系。漢司馬遷。而宋史于紹興十九年。著金甌王孫試其生。豈自立三十二年。唐金人立其東。宋守其西。王孫爲宗。與此所稱合。蓋當時移會之文。非本國實錄。故定史略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至絕念忘慮。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疲。未渡淮而盛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亮屢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亮者。亦同知彼濟其初欲。室河南。啗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愛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疫。我不能進而退。羅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亮勿采河南。已而割臣禮。損庫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極宜從之。葛亮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啗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爲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亮之彼表腹篋。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亮初年。金人已。有亡欲。其能存乎。漸攻康強者。和之徵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而威亮之患。亦將發。後此葛亮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

憤憤生靈散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律復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傳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久困，蹂躪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滿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從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誠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詐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驚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嫌。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厭。岐亮一動，而中原之發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如此。萬變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萬變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與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舉也。我又爲之，則我身身知其不爲亮，他人身知其不效我也。萬變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萬變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萬變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萬變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紛擾，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費，而吾當損之使費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僥倖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離僞而叛，彼不得不簽調調發，以爲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撓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萬變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則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點好，事雖難思，而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問遣一使者，復諸國，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疑，又問遣一使者，求誠款，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疑，或者以爲萬變將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使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無之使變作，彼不如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復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困，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遏止，遼久而復多，遼廣而復熾，彼方分刀以支中原，未暇全刀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就先，則吾雖處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擾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收中原之衆，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雖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鮮軻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惜女真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惜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渺，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

女真不得不迭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爲何奴，而羯滅之，石氏爲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苻氏滅之，復與而什又滅之，苻氏爲苻，而光滅之，復與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我，蹂躪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我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士摧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安苟活之計矣。使彼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盛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以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而自與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故腰一蹶，燕韓之在，雖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免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鼎、呂頤浩之法，以贖爲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獨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軾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漢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晉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劉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長久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爲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廢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漸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符、姚、劉、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還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長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殺族，爲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固然相疏于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相親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宜和取燕山，契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國，故遂易二州之外，其餘皆忍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我，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雖起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與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

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關東初旱，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陳留，公孫述二子于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于度外，以陳季孟公孫子臨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邁邁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思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信客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逼足可以鈐制英豪之生死，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侍陛下之爲英主也，惟陛下圖之。

雪山集卷二

奏議

論廟謀疏

一日浮言勿搖臣竊論之。夫人之爲國。利之不能不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未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驕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悅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導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內。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壁。趙人雖客于子壁。而喜于得城壁。既入而城不割。則倉卒攜壁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壁也。而趙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于加兵而不息。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秦。秦然又有欲勤之勢。

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偏懷。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望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空閒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請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荷堅之寇。而不爲懼。謝元之勝而不爲喜。(案)謝元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

蓋本于虛之素定而資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綴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而重害小利多者爲之
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紜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
少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分而多寡自有定量其不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
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合升斗斛而量則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斛不若石利害者
如衡之于銖兩鈞石量之于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勾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
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悅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愾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創七
國朱異之結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董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
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談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
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而覓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大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
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點焉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
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阿隔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
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川陸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
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操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置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
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
未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但以石計錢以緡計始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
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鹽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蓄火化之後頗不利于錢錢而生民器用一
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操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
之人誰能皆有以順納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諝夕誹固有不必聞者今之所聞

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紛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怠。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蹙縮踴躍。常若有所矧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無之。集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觀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囊裝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爲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特旋提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豁腹。以與天子共推無礙之心。不可爲曲盡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僥倖于久安而不替。夫曲盡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肯者。乃至于蘇循。趙涉。夫其胸襟。而無所疑。其上下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盤據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容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又水也。四岳曰。鯀可。孰能驍駘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堯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假充至重之責。自今觀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遂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罵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糾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雖章綸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雖章綸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也。然此二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厥。而求其無奔厥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厥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低大臣之論也。然慮其操其心太危。臨事太怠。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怠。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資之以大綱。使大臣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俊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說。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讀書。而學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進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府。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宮而西。則皆恬于爲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爲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思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聚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臣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爲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

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進功推而上之。必三制而後進。謂之關隄。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制而後進。謂之改官。而其上所謂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徒之有弊也。法爲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爲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迫則有所求。迫者求者交。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揭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訓。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取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其勢之請也。謂之舉而不敢。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薦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薦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情。從而爲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薦某物。則以某章薦。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訓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乎愛而有所求。臣愚欲留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書曰。臣以某事而果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府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部司。是其所以然。而最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弊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屬難。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后庭。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論取臣疏

一曰勿窮思。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留于人。而人不能無留于我。夫是只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望。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聖人默識其心。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情有所長。而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爲向。慷慨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故聖人制取才俊豪傑之士。施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恩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符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錄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斬斬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蓄。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七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當若無窮。有時而盡者。當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臣已窮

矣。臣聞之習厥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還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憐憫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雖免雞鼠日陳于前，其不圖去者鮮矣。向安能為我盡力于搏擊哉？則皇之于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然而隱忍而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秋青交廣，遂備智識，議者欲繼以樞密使，獨宰相顧籍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事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隱，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掩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者，蓋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不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知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其源，夫三者是操手而待變也，蓋臣愚之荷聖之寵，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因懷恩之望，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疑，朱克融皆然視其隙，而不為彌縫，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蓄，而不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驟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為之為其隄防，以殺其暴，其支派以洩其憤，其勢必咆哮騰湧，萬然而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彈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竊弄其權，內脅人主，裁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閭閻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其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區間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勳于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區間于楊思勳，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進，某人之退，臣非舉以為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為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呢，則必有所疏，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章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

因北司可以成姦，此其勢之和，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雪山集卷三

奏議

論因本疏

一日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肩臂于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斷，而分兩淮，蓋無處而不有，楊之營，然建康未嘗貽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符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于一郢，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魏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肥後矣，衝藩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遂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遏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以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盡淮，終不可盡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備，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蘇江必先于蘇淮，非以為淮之果可以盡江也，極之于蘇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開，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重鎧，被重鎧者一鎧，則則一鎧在而彼軍鎧者一鎧，則則肌膚所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蘇江之實，而無蘇江之名，有蘇江之實，則我得利，無蘇江之名，則彼

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戡勦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若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士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明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爲養士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緩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憂不可使懦夫處之懦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懦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爲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崛起于閬關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實。張忠之敗。靡尙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關。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遼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樸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雖有盜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橫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于柔忍樸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爲害。故唐之崔寧。章舉。皆積壓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依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章。大而爲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冒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誨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圍虎豹于一閤。跳踰奮躍。乃所以趣其圖。擬刃于人胸。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圍虎豹于一閤。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儲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皆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

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救恐爲專制者資耳

國鎮益城

一日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內之盜。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賊。其俗好大面。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悍氣。頑犢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以輕犯鞭扑。甚至於發家露刃。揭闕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藹覆郡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扑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違者數年。近者闕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竊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竊之且竊。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竊之勢也。故竊之盜坐而守竊。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餼餼。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竊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竊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皆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竊寇之援。所以易衝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鑿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鑿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殺衆之害過人。有是三者。桀黠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廕之以爵。以收其桀黠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誠概。蓋人之雄也。特氣以犯法。新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爲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諱矣。

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竊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容。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絕介乎可生可死之

固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盜賊則不得不爲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遠遁銷縮。返顧順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困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犯狂于三尺之外。以便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加呵曲蔽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按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設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閉閤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投。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面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誦派。今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米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爲誠可以有利益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十。夫而銜者兩夫。橫刀握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與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閩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閩戶我之所及制也。閩戶有茶而不致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賣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閩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鎔。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閩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歸。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緹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叛。閩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宜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雖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既。據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爲禁姦懲慢。謹藏盜出。猶爲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並慢。漁取有司之利。輸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撈沙。放手即散。原中觀勝。

轉瞬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通漕不集或滲漏不見通漕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通漕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爲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爲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溥博高明因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道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漫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於姦欺之手或委爲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爲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盡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嚴最則無以爲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爲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爲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省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割子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爲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惟忻怡悅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召督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符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皆有慕戀咸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鳥鼠之害孟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苢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裘績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常是時爲吏者優游汴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生雖有暴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慍慍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聞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聞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獄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戢天子之法令以折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

則紛然割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鋒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心。而反授以爭之具。以趣其禍。其初欲制盜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暗啗僕以伺其隙。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爲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牛于家。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擯發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豈可不卸郡縣。故實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卸郡縣。故實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投笞箠。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問。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爲非有大姦大惡。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若害民而盡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雪山集卷四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盡爲章。範模多士。降自聖賢之表。先生儒苑之圖。凡委質之諸生。舉錫思于方寸。中竊以英圖二百餘載。名家編擯于載生。記禮四十八篇。得難推深于經解。綴緝雖羣。秦之後。稷流蓋孔聖之道。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爲人也。喜人國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遠。燭奎壁于寶鼎。震龍蟠于樂石。豈結露渥之比。將亦文綬字之伴。是何榮幸之備。方竄衣冠之版。至爲疏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博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人才于拔擢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願贊漢之章。用改革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爲附隨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敬祗。維義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案〕張江州名季野。此表當是張季野與三十年所作。

賦政外尋。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郡。遡瞻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聞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踴躍。咸思

涕洟。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剽竊。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尚髮影容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寢迫駸駸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尚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慙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將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菲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紱璽。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官德。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僥獲有勇知方之效。

天申節賀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元年所作。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爲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真。雖令萬歲之三呼。通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瞻嶺大道。非下土之可開。姑射餘休。尙含生之受賜。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變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內之民。故元聖游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儀威靈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履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社。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繼。遠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代張魏公謝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初授直學士。督江蘇軍餉時所作。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既苟道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強顏拜命。流涕衡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平寵。自惜四朝之舊物。特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疏。乃自天而賦。主憂臣辱。管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纆之志。痛因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昔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顛。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還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敵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沈之憤。益深肝食之憂。需郊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較尉車而徇市。將奚悲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尙饒焚舟之舉。雖回路失律。他日冀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爲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諒臣區區之小信。尙足使人過橫議于風波。脫危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歸後園。臣敢不蒐擷智能。申明紀律。使前庭而舉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感王慈而道郭淮。行且報街亭之好。

代慰安恭皇后祈廟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六月所作。

升殿于天。莫瞻柔範。安靈于廟。永闡徽音。共衍厚祚之恩。益結無窮之福。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齊家。忽彫盛宿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遽臨池之燕方適。回王母之游。然幽離之應已成。斯損周南之化。

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園鬻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鬻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爲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豈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碯、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崛崛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實有所不可辭。而制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難于竊。文帝爲純于主。而不知實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讎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蓋嘗屢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闢百勝之威略汾潞卷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駭駭有亡徵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興收殲殘之餘而處羸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爲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晉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士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爲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折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城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汴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爲其所有全燕號爲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爲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彊盛開運之末契丹據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徨徬徨德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途班師歟已成之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

又豈可以不惜也。蓋晉深維其故，則以爲世宗用志深而爲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紹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忻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強，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扼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臥也？以史考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塞下，盛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太原蓄其銳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爲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這一將提五萬師，當忻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下慈、隰，而蹙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搗太原，既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拔之敵而乘之，使世宗挫勝而不知返，嗚呼！可憂也哉！

雪山集卷五

序

機密宣傳和公衆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庶公子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汝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達長西府太上是帝親書漢中大夫襲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譔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皋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嘗相也已而丞相蕭川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

（案）宋史乾道三年十一月建福陳杞罷四年六月滿清以母喪去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慮

其位弗可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曆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又安自漢達于淮海迺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敵蹙江漢者卽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汝陽王質謹序

西征叢紀序

乾道六年所作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己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宜撫虞公辟而西制置臯公檄而東事既成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廢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于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臯公檄而西臯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矣州無鉅于成都漢次之無秀于眉閬次之縣無美于新繁鎮無集于郫縣關無險于劍門鏡風次之市無翕于沙頭九支次之樓無敵于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雞鳴女媧次之灘無難于漢初之贈門石門新灘次之江無雄于大江湖無廣于洞庭峽無偉于瞿唐石無尊于滄源棧無危于朝天之韻詞蓋無妙于巫峽之神女磯無猛于荆之高伏溪無悍于堵陽之石口廟無宏于江濱寺無宏于大慈見異無特于鳳凰山之龍訪古無鴻于成都之石室畫無老于漢殿之人物碑無豐于學宮之石經遊遊無夥于浣花貿易無繁于藥市樹無大于下巖之槐花無茂于漢陰之山茶獸無奇于郫之鳥匪鳥無珍于囊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非能言之是紀也事繁日日繁月月繁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繁之時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自古紀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而未見有所超者所謂降才之作非耶雖然其亦異夫告矣

于湖集序

涉元年所作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寒賤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聞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放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篇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顯命。公拊掌髮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寢。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嗚呼。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蘇湖。而其歌詞數篇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太治。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富麗精世。儲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獲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册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佳會于荆

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沌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啻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衡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似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間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攷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冕屨漢唐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較事而有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論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潔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于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此某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費其未盡之志以沒仲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

哀哉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實也。王子少而爲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爲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爲尤多實淺而聲益于是以功名爲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爲之幸才之益爲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歲辛卯三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蹶然悔崔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悟端爲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爲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爲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爲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爲寬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爲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同奚以知之曰逢弗窮則弗回勢弗屈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火固自若也增之益昌損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爲蕭然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召此變無此變弗能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爲君子無此變王子爲小人非吾之責小人也此火迫而入之也熏蒸熾灼之心既息而溫純明淨之心乃生同者

火所覆滅而弗與也。人以爲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譴也。而吾以爲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譴也有時而復也。機穢所幹。鋒鏑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致其他。以吾身視之。形輕神怡。志遠簡。以吾家觀之。上賴下睦。門閭雍。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爲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禍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濱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墜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我。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齊。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中勢然也。

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若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吾爾善祥爲赤鵠朱馬圖器車麗玉葉芝石鑒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闕不麗其軀來如颯風去如擲虛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乘禮以趨以手拊心不虞以器以形視身不惕以起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遞藏穉穠羨餘家無喧聲里無謗譽其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信視此古書

雲輶堂楚辭後序

陸氏堦雅。比物性倍蓰增。則（案）陸氏先著物性門類後著堦雅見其子皕雅序中此省文但稱物性。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謂之造棋于物性。紀實于堦雅。上誦君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明以陶己。遂而已。可惜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於己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紙佛甚力遇其徒輒憎之于是引卻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寤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路豪霸繚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吝之則已無及顧遣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平生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捫胸之間而書之刺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繇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澀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過超羣有之心蓋人間諸境法中萬事至此皆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皆于斬絕之所盡力爲之而情識

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爲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牛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塗窮勢竭則亦無能爲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荆棘則踐荆棘遇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觸刃將及之則霍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事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栢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殞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弗可徹情枯味竭則益當勿捨而與栢樹子乾屎橛之屬深相往來久而浸熟則此心無異爲明道矣道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可不傳以激天下之爲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德洪來請序于余略述所懷語之吁其贅矣

題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強。王質。共嘆薦子于史大猷之介伯強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肝胎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強云云在庭搖響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編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喚吾黨讀可巢鳥聽流傳也

駁辦此事放印關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穎昌程君元開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巡檢鼎之捷源時希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鼎爲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巖壑烹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鷗獻之護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卽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如周視盡鳴弗忍去又久之白鷗從他來相與並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雖離耶仁心通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授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鷗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故其識之先君既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冀別貯之且暮視惟謹公今博大光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寄諸石君其爲我審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掇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玉救菽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鷗歸蘇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鷗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爲徵獻閣待制鎮營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名紹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本者得以知焉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爲無人時無憂懼。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執事是非，紹興講和，無實不肖，皆以爲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啻以虎三郵，舉國瀕浙，莫敢有掠頭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雖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餐成其威，爲可以勝言哉。惟公以單行鉤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內，暨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爲然，而會之所疏而卻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神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尙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己者于理，其人顯所謂天王號曰，有冤不雪，尙爲天王乎。神爲之口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屈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茲寶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符顏子之間，稍異于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子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雖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獨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運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觀禮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爲形。曲禮三千，動皆台經，又何其粲然也。僅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名目，力力省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銘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爲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晚爲之，亦寡作，不自以爲奇。故木石流傳，皆鮮記于竹。與可作校理，以疾請郡，欲養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既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晝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養汝或資簡，生事繁薄，俛首碌碌，爲竊竊人慚，慚所嗜好，都自撒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爲真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六

記

遊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開闢中出，並溪而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而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峭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袂，隆者如髻，圓者如壁，長林遠樹，出沒煙霧，紫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于其潭中，以意命名之，水數百脈，支離輳輳，經緯參錯，逝者爲溪，漫者爲匯，斷其爲沼，涸者爲池，洲汀島嶼，皆離合青樹碧臺，交羅縈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夷猶容與，若無所爲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嚴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中嶺復高，木蒼蒼，月一眉，掛路巖巖，遲遲若與客俱，蓋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而行，又西三四山折，及姚君貴聽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簾窗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蘼蕪，香氣勃鬱，初似冒細，掩苒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罍，蓋炎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錄而從者，曰：學童，此嘲。

順爲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頗使人愜而驚也。曰沈慶。能爲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靡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兩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排黃鵠。沈慶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結綺世家。皆積歲憂思。余亦羈旅異鄉。家在天西南。俱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昔應曰。喻子爲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于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峻。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鏡。擊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橫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激者猶如鬪雞。如獵犬。水盡汲以爭。石極力以拒。相迫數里。卒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橫裂。有如物擊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激而去之。則有平石疊衍數十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擊水力而赴之。盡墜于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鬪也。縱宛轉排疊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停頓。髮變者沮之。其勢則崩衝激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驚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震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激沫。如急雨如飛雪。其窮而下者。如激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劍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數爲淺灘。瀉瀉細流。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于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爲廟。夢有婦人阿黃。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是爲龍窟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龍之屬不納。人有負劍游者。劍忽躍去。應之。併投於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爲龍窟。信然不疑。聞兩龍若若。守土之臣。有必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來接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蟠見于崩落激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譬如鉤。或引吭樹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盤。側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謂南卿曰。是何爲者。予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極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則驚矣。尙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皆出焉。所聞正若此。以子豈有所求歟。何爲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于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真氣全也。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面天地。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隔則斷。則若南家者焉。則斷則疏。疏則隔。隔則神矣。而後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蒙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象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畜。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真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奚能神道喪而人低滋起。而後鞭策制馬。橋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懼。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未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爲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離。若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爲。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情有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然復知玉淵之爲吾

囊囊。而茲龍之爲吾而屬也。爾乃以爲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查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

沈氏歸栖室記

（案）此記當是孝宗
隆興二年所作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爲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閒民。就墾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從花竹藩飾其處。余爲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室。其時果室。其以勝極名之。二子齊諾。即所指地增築。將基爲室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爲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凡室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竹。蘭。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精潔。挾以蘇軒。引以脩廊。是爲勝極。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室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告意于今。形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雖千成。易毀難于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動後利。始說未成。成雖其中何成之云。不顧肯堂。惟室故成。無敢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其間。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驕。三而美。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憤。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則則衰頹。江河貴盈。則則涸竭。學問貴益。損則衰頹。道德貴崇。卑則衰頹。子以爲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于財。厚義薄財。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卑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室而室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子之能履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

興國太守題名記

（案）此記當是
隆興二年所作

榮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空髮不稱人意。郡關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問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雖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稱于兵。凡屬金。皆散。不可稍。我輩後于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語。數照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得難保。門有即。平原之功。至于今。諸之。然道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結憑其概見著之。懼有外焉。獨得王公琪以次實之。將于此乎。繼興。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實曰。著而外。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琪。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

汪公政生祠室記

（案）汪公政名。此記當
是孝宗乾道元年所作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鄧陽汪公宜。諭。自行部及。所過搜。凡格而不流。與。而不。上。述者。或。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音。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而。者。則。漫。爲。深。澗。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實。與。東。南。巨。寇。聚。聚。爲。巢。窟。蹂。躪。戕。

圯較一遺十州獨其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彼此毒以來。叩郡庭。淚使臺。竭省闕。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繹尺之外。故屢遣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詳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于門。且延于衙。千人一色。慘怛忱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生茲時。遠定安集。尙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頭顱。于今有年。顧假須臾之景。有請于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于是進曰。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黃河零掃。縑計一萬七千有奇。新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掃。新黃不代輸。而淮衣者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齊堯命殛。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縑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新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新黃爲興國供河埭。興國爲新黃調省縑。今新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道。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獨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真視兩儀萬物之上。敏履神器。義袞遺之何藜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室。于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諸于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豈隘則不稱德。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既具。以較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帥用兵五年。溝池摧靡。廩糧罄屯之役。金鐵絲織。殼粟皮羽之數。魚鱗鳥毳。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盡亦除之。吾儕小人。皆不知足之聊。願受而不避。無亦使感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屯藏。復常庸。獨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汝陽王質。求文以列實。實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善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于其上。通守王君濱臨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于公之去。而力不足于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嚶嚶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

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信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如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之佳政之吏，田野少歉，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養澆之人，培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海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留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于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洫之租，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于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猛毒垂發，公獵取數輩，亟修治之，而警其餘，竊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若江之顛，布民兵其衝，遠者數更調，存撫視，近輒自行，殲薪燕酒，躬酌以飲民，博埴互藏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強者奮，弱者不恐，南無誦言，野無走鹿，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亂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台忠義新軍于江州，屬食草宿，立須具廩，興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若竹若蘆若蘆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誰識相斲，欲通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斲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于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置直于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儲，內郭外郊，奔衝街局，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牧之，上供之運，銀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銀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半隨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不竭，愆俸以時給，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醴醴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廬，在廬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審其漏，錯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窮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僮僮，窮晝夜之力，半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束形，體寢食于寒暑之外，拾遺漏于毫釐之聚，輕掩盜于盜賊之懷，故財紓于上，而賦不及于下，勞切于身，而擾不至于民，自公觀之，以一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豈猶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富故人，雖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于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于公，惟贊其主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鄞人是爲記。

涪陵進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蔡家破產瘦與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殯之曰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邵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進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蓋篋皆賤強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遁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權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縻或攝受之無能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設遠陋人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同于故鄉其破固宜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虧非公道問津救世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獎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而此堂成而余亦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自定字天授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祕閣亂莫知所終以云終于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古城之老人村易姓追其今猶存云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歷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瞿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興主此白帝素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武于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與面更始之政已亂非武于漢也武于更始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爲號而稱天子于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尙笑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否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及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許無窮百姓能信當之又何爲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鑒書爲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拒而祖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寶晨而誤白帝寶晨以與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爲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隗氏誠止滿田戎敗公孫恢史興又敗而囂衰吉又敗上師說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則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万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璋之誼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與可也豈有保天子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陸少忠謀格矣岑存而陸少死何哀如之手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挈同運保安民安河西寶融則功智士之事也既不能悉紛盡力窮健決廢于一死不肯爲姚泓慕容超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況之果顧不及其靈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唐取王特易于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于餘敵且羅白帝之能高非解勢疑術之倫也岑彭來歙強對更白帝能開積之劉向敗吳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誠高也嗚呼誤白帝者卽乎其辭矣吾以爲白

雪山集卷七

記

涪陵進先生祠記

孔氏亡而寄存世以其善誘士以爲便外爲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于其間佛氏之于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羣之見植疑滯之具引學者以峻利之途天下豪傑由詠讚以爲依歸于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跼蹐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盡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爲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于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愧也普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捷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于詩書禮樂而潛寓于易時出于論語孟子而會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惠能道一懷遠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元馬融（案）元之元宋時道
廟諱所改 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呈孔氏之秘比佛氏所明益顯露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登
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爲飛騰之地異時插鐵繁竹成爲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

朝廷士奚作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于民有父母之道也于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與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于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于是工休而士說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藏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于是以時釋菜于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諸者周君之奇朱君綏何君若董君惟新萬君鈞陳君賄學之衛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謂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面可知也

張氏和政堂記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于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于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于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博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濟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刺也，慈溫肅側，如趙公行春令之于菴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于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于處也。合而爲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于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曰之日麗于晝而不能夜，月麗于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曰闢，夜則曰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跼蹐，臥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爲形，能柔能剛，斂放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室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誠有顯晦，則有邪正，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其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

而倉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于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醴醑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于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肆。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說不綏。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太守凡親者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潁湖爲郭其民與魚鱉爲種居水鄉則葭葦莽蒼又自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獨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勝者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書不驗錄若干粟若干諸常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臣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趨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倉庫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地鄉若鄉里可恃者若干不可恃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家漢制同卽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子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孝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爲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其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富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匪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堯斯爲亨也一爰幹母三爰幹父而終受則父母之盛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國公之德非委實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因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抑夫徐氏溫輕矣其故不力若履范涉難與死生相縈賴在勞心平時且吉墳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奚辭有所難于此則有所難于彼慎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互側者緩之使安勿散者嚴之使集怠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戲玩者震之使發蒙梗者鈴之使戢通滯者弛之使安形骸者屈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部郡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大平惟其閱義理明勘世故悉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剛易不問熾忽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汲黯于淮陽而君易于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獄凡審而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繁之辭從民志也辭曰義義其顯穹穹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止江湖表裏君登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春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脞斯虹萬望一欽往來懷懷有夢居葦律夜書弗猶弗驚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菱其陰無數道矣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訓也凡治其政古之度相今之宜以次舉請適有事于上帝又有事于羣龍公曰在田在園且在在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並野並水而揚靈即其所止之東兩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其高而巨浸莫能臨相傳與水俱升蓋神之久矣公曰龍皆震爲之雷亦震爲之正東之卦也地當用東以祠龍之舊儀也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嘉祐意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成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理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爲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成曰聖人之言在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于公乎乎之丁亥禮行是時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皆澤沛越三四日至足而有餘越七八日海至而不絕于是疑者皆信信者皆疑然後知神道非遠聖言非誣某以爲公致天澤厚民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于天下之心其功大天下不取信于聖人聖人不見信于天下雖有衆安得而食諸公名某字平其學導源于魯而會流于鄒故言行之氣藹如也信是理深和是禮篤起是工敏求足文切泮都趙某以之規是崇審紀是陳實汶陽王某以之建諸天地而不朽自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爲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案）祠公爲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爾柔柯者是（案）今故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迤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季翔要先生道富川論諸芳序所謂曾季仲覽自江南來者是（案）今藏下知李氏先生自臨泉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衡山者是（案）今故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案）今藏下知李氏先生自富川見詩曹總爲長江老者是（案）今故集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案）今故集見詞下知李氏先生自富川見詩元元未識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仙登自開闢者是（案）今故集見詞過湖攜手屢沾襟者是（案）今故集見詞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編尙及見修軀面衣短絛移縵及膝與杖藜士民家無不傳每微解輒相迎曰蘇學士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醪即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道古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七見詩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蓬豈可復見今藏下知李氏吾廬切與蒲蓬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始移居先生于江湖之間五年不知是笑以爲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

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致亦不忍考呼

昭毅武惠遺愛顯者王而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奉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晉穆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于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晉折衝將軍而都督王所居官也破曹公于烏林于濡須獲朱先于皖城追張遼于合肥走關羽于益陽解曹仁于南郡皆黃祖于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與雨澤救生靈于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具忠貞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元而能有陰功密澤者于是以王爲褒獎因公間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褒獎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錫之也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賊竊其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下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顯者王者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顯者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于吳公于開寶增號于元豐王于宣和一再增號于建炎又增號于紹興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順帝至德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興紹寧凡兩侯尚書若曾稱也建炎四年劉九世之請也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也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周瑜不能獨制羽使關羽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呂蒙也呂蒙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陸遜不能取關羽使黃祖中而立吳弗與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勸黃祖進伐劉表遂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同天下此高帝之策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雖終終爲皇孫南荆之地山陵形便山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愚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伐是也而規也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山陸遜班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王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爲偏將軍領陽下雒今在郡西大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初在陽爲富川又爲水與去西陵千餘里（案）傳未安也或言爲西陵之役易而陽初下雒上接武昌下接海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鎮陽陽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富口屯半洲不及富池（案）圖經未安也今下雒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故下雒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崇于千載之上計也可以

關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書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移北敵。永清中原。其跡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今迭爲高深。草木今秋春。明月今不倫。金支翠旗。今常新。波濤沸今。蕭鼓龍吟。今蛟螭。瑞雲今瓊瑤。江妃今漢女。危動今星流。挾擊今雲浮。格澤機槍。今播落。踰虛空。今百萬之雄獅。屈鬼魅。今疾走。沙飛。今石吼。玉劍。今不鳴。天河。今無聲。萬載。今元功。生死。今哀榮。殺我。今絲我。淮之右。今江之左。襟荆關。今提封。惠澤。今穹窿。赤縣。風塵。今蒙籠。揭龍旗。今在大宮。談笑。今播。今正帝。位于天中。有詔。臣某。今女其爲王。願之。拜手稽首。今曰。臣其敢辭。

壓波亭記

湖今以洪名者。是亭今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丹陽陳希顏。後湖蘇公語也。（案）蘇序者有後湖集。見陳希顏詩。或曰。公之行世。困于言語之波。淹老矣。其將窮之懼之云乎。抑憤之云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聞道最早。其視波濤。均于泉壤矣。奚其懼。奚其憤。夫以力御物爲壓。與物無競。養力不形。其相忘于道術者乎。何以壓爲。然則公意安在。吾不能追。特以所見明之。水之水性涵也。波濤其變。非本性也。風搖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勢。或緩或急。而波濤從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疑也。本性則無所使。瓦石窮。今常若是而已矣。吾觀于天下之水。環三蜀數千里之域。與夫西戎。南蠻。數十百國之幅員。自三十三江。與夫數百萬之壑谷。而走諸壘。他吾弗知。自夷州達夷陵。名灘四百二十有五。極天下雄奇。而其無聞者。亦且駭神墜膽。鬼神將御遊之。石使之也。至荆州水得平衍。而縱橫大肆。以微于海。窮諸才。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乍起。萬波隨興。瞬息變。天地爲之變。蛟龍爲之掀。陵谷山川。弗主故常。風使之也。風石之力亦大矣。而騷人墨客。一編一詠。可使安伏安帖。文章之力滋大矣。韓退之。于南山。杜子美。于洞庭。玩名山大川。于股掌之上。推此類。其言之。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公于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定交于後湖。春秋甚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故。自芽藥。棋把。而于寄情。後湖不及見也。後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服其奇矣。今三江五湖。橫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于後湖哉。後湖富有以處之。吾未嘗登斯亭也。而預觀于斯文。思亭下之風煙。魚鳥不驚。草木水石。幽暇澄穆。倘然有道之場。塵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其然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晚出于後湖。後湖之意。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並遣。無波濤。亦無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所壓。萬物之自然。而相爲徜徉。此之謂逍遙。而天下之至樂。莫以加于此矣。謂予不信。作後湖于九原。試以問之。

游無窮室記

爲說明之作

予王子問于子姚子曰。子好遊乎。吾將與子東絕大河。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牛斗接者。登岱宗。望滄海。而觀日出。西沂沂。涓涓咸陽。訪秦漢之故都。而想像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子能強而從

我乎。曰。能。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洲。醉廣澤之九。而弔英皇。北傳長城。數飲馬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強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離關。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軔于蒼梧。夕弭節于崑崙。聲氣不接。筋力不頓。子能強而從我乎。曰。不能。王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絃索以爲聲。新柳以爲聲。伐檀以爲聲。象駟以爲聲。合木以爲舟。緝竹以爲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而卒有所窮。何者。之臂則遠。楚向秦則背。越非齊。秦越之病。子也。吾將使子不履不履而能行。不輪不輪而能馳。不舟不筏而能浮也。如是則無言無楚無秦無越。是豈不在子耶。昔者子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覺。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蓬蓬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卑。迢迢乎遠而不疲。翺翺乎澹而不白。善矣。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委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鵬鵬。體。與化俱流。與妙俱宜。而後能游于無窮。今吾子之室。問函丈。席間容尺。人以爲隘也。而遂能爲遠哉。函丈之室。容尺之席。其間蓋有無窮之游乎。吾子盡歸而求之。敢命之曰。游無窮。而爲之記。

達磨大師行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作行記。與俱。以示某曰。爲我記之。達磨自竺乾來。且過建康。見梁武帝。旋踵而去。終其身于高山之間。夫事佛之力。他帝王未有如梁武帝者。藉此足以有爲矣。而去之何也。梁武帝雖名利之末。固不足以傾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之。魏明見之三。達磨卻之三。此非有所可否于梁魏也。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士。聖人。馳騁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巨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絕足之驅。而忽軋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爲事業。固與道異。所成如漢高帝。斯已奇乎。其王漢中也。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聖人雖無心于拯土。而勢所便氣所合者。多在夫七曜五行。純金結之所自。豈功業者言之。所謂建瓴水于高屋之上者也。文士遷館而太公來。達磨至洛。而慧可出。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哉。南印來東土。越海濠。爲法求人。見亦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達磨固自云耳。

夫深病瑋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憂時愛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爲人欺則未可知也。某亦安知某人爲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穡當問奴婢。軍旅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子僧。其知之固也。至于飲酒茹葷爲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呵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大夫。亦重以士大夫之談而言於帥。豈不以非其業故耶。古之豪傑。部賓客以軍法。是誠秦苻漢之規也。勳兒曹爲部曲。是駕魏陵吳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始謂御軍爲難。今又指盜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得便了。然兵非士大夫之所常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嘗略謂欽夫軍旅之權。官使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蓋之流。使居兵間。戈鋌刀槊之下。便有古人之風。今數大卒爲之。沒世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卒。而又燈燈相傳。源不絕。應厚殊不甚遠。尙有加焉。有陳金而置靡者。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德順之效。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也。還歸廟堂。維新憲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問金石。蓋有餘也。然精神寢改于前時。功業未滿于初心。徒使相公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忽動山林之興。退而飲夫道而傷之。諺云。指皇張三作王大。爭奈王大是老三。踐踏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爲之也。豈獨諸將之罪哉。張晉蓋聞已得祠。必退避揚揚。相公試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言洩。尙惟鈞恕。

與湯相濟

雪山集卷八

24

與張都督詩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覲聽求諸道塗。奇竄見聞。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略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之欽夫。持兵劫屬官之書。挺刃臨總領之輿。縱火焚編民之草。乘酒擁納婦之居。甚不祥也。某在相公左右。未嘗聞之。某猶不聞也。計不復至于相公之前矣。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也。大居人之上者。下之嬰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爲之諷洩。古之爲君也。或出入而誠之間。曾孫來止是也。爲吏者或旨否餽食之際。出暖至喜是也。凡爲此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神。視小吏如龍驤虎豹。可見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耳目浸狹。而下之人肝腸浸癢。幸而達也。未有無所歷。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有乖隔。況涉數傳之後。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見而敢言。言而敢盡者。又有數矣。故某惟相公平日之所聞。有非下情所成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爲良藥。以甘言爲美疾。何者。苦言之多出於情。而甘言之或浮于實也。雖不肯然。要十之八九矣。前待相公。因言趙沂來告吳璘之師復振。西人之歸不絕。近見舊時行移書。唐立

無山集卷八

八七

某于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劄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爲食。伺候二十七日不得報。適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劄子申前懇益切。伺候又二十日。猶不得報。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才超軼驚邁如張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効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殆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荅者阿。飄風自南。阿卷則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于相公。窮思深維。不可謂無可。然不得爲罪也。敢爲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苟非園公。綺里之流。誰能無求于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召爲卑也。故孽聽曲奉。促縮嗔吁。猶以爲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閱月而習至。夫爲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遙令且可謝得耶。此其罪則近乎傲。羣天下之士而教養之于郡。其名曰太學。以博士正錄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間亦頗有所擇。故金銀伏獵。稍不至其間。而某驟出草萊。未嘗爲朝廷試用。雖以舍選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某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幕府之廢。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于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蓋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致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竊結含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于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率。

雪山集卷

八九

易之爲而不知其非。夫江淮之行都千里而遠。東林之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微。而心非微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內舍。三年而中上舍。季放月書。苟以事而不至。蓋未有至而弗獲者。歷數前後。或者以爲某積累之頗多。而步驟之最近。且以爲其人能自別于其徒。略無錫錫落塵之氣。而其爲文無所大戾于繩板。雖間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隨等之太盛。與據其後者。不能無不平于其心。至數某不肯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雖京。反以得解而取重于世者也。今之爲學官者。率出于進士之高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聞人。而三舍所居且多于其他。某有其一而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年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冊府之召。近年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年而爲學官者。劉度也。四年而爲無他授者。某也。某似必勝。則猶有喘息。苟存于明時。似度則歲月遠過。殆或數倍過之。某之負費也。則以某人密授之某人而陰嗾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爲主。而不往見某人。則以某辭。某辭而面不肯行。而某人則奉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爲人。自有公論。某人死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伸。而某獨流落。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于與必勝同科。猶可以拔度而爲例。名近于儒。而實非儒也。相公淵博超明。豈不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其質。而牽乎其名。猶宛轉遲回于此。非相公有所靳吝而不肯予。特欲矯矯。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教誨之情甚至。某以服之心甚深。然而相公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三。相公搖尾而居。不可以有加。而某急切懇迫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以有進。其勢將窮于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待也。至其窮也。而不回。而後可以絕望。而無所待。天地之爲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怨。形槁精乾。而物之望不絕。何者。秋冬于今。而春夏于後也。使萬物知天地惟秋冬之尊。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絕矣。望絕則天地之造化亦窮。故天地于萬物。相宜而至。無所待。吾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絕。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天地造化之心。略去其傲鬱之罪。而深察其至切之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絕也。是用刳心瀝辭。重足叩命。

與虞宜機書 (案)此書當是事
宗乾道五年所作

某乍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辭言思之。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肖者。若合符節。龜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付渡者要須船。蓋記錄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餘尊。無他事。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渡。到岸自己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從南印來。東土。證悟。爲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印之急要。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善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法。則爲報佛恩。在世間法。則爲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分上事。自是尊宿性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覺捐軀以求嗣。西來之初。達磨磨舌。割腸。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輩立本來面樣。今世有

堪爲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爲子息。而不堪付授之客。豈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于恩門委身投誠。如須彌山。水無退轉。如恆河沙。水無窮竭。于是恩門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否。若謂果然。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空自橫。又未知其說也。老子問于常棣曰。何以教我。常棣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非謂其不忘故鄉。常棣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

與虞相書 (案)此書當是
乾道六年所作

某以涼冬之嚴。馬嘶。險風之險。以暑夏之烈。犯覆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閱。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一介之微。而當糾紛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苦。幸而死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餘。豈勿復道也。某心影意。無意從官。固與相公有言矣。自師友親戚交誼更諫。皆不以爲當。以義相者。以爲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氣。以相遷就。應授受之間。兩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者。以爲知己。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可遷延。持侯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除豪氣。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其勿侯命。命者受于天。人若之何。其說益可羞矣。某之所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願情有所迫。義有所當。然不得不爲相公陳之。父母既老。兄弟未立。全家所恃。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強行其所不欲。則俯仰所以資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君好學守道。廉介勤畏。兩任六年。爲統莅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滿。若至行在。則歸部。不惟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省體國法之所優。而同列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移之于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己官予父者。有司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穆之錄。可覆視也。伏望相公致祖宗之德。推父子之情。且念某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視察。就職以資親。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相公憐從此。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遂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能于某忘懷。或有耿焉。故某所請。所謂如坐針氈之上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之願。今而後相公可以想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官。既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事物者相通。此則器之所以絕于同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已。而及親。則私猶公也。相公雖擢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某惟前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于患難之際。其死生于我之問。一燈青。對牀而聽夜雨。兩騎蕭條。並舟以行。秋風。丞相之畫。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得公書。輒見顏面。此其心不可謂不知極矣。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之苦。心碎膽。受人之危。好之極。何冤何負。而至于此。異時丞相將何顏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成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也。今其去矣。爲之慨然。一且。張多士。率論不無傷若之歎。台庭既未並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富彥國於北事。開端而議已集。范希文。韓魏公。理西事。中道而興。與意者。本以諸公。諸公之身既告。而國家之事亦敗矣。遂平仲收遺瀾之功。而後子之諸公也。文寬夫策貝州之勳。而後龍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況于未必成哉。惟冀保嚴自任之軀。峻維垣之品。某稽首退。似

某伏以即日涼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鑒正居萬福。某適七月二十日，以書徹于相公。時則在武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興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句而致二紙。有嫌無嫌之異也。某之私，獨視景像生杜門避死之不惜，矧敢通率執之說，以重危疑之嫌哉。相公可以嘿聖矣。今以父子追切之情，雖有嫌且不信，況無嫌乎。伏念家君好古尊經，老猶不勸，居家臨官，介然自守。其勤畏廉純異，常雖當世，獨行立節之士，未易及也。惟是屈于不遇之命，少困場屋，老沈下僚。雖家君處之夷然，而為子之職，當無所不用其至。今夷陵之接垂滿，異時之計，不知所以裁之。涉數千里而調官，固非老者所宜待。三五年而得職，又非貧者所能守。私竊自念，某省能在法所優，而一等差遣，在朝廷所當予，而難卻者也。今同官王元子蒼自幹辦而升治中，省罷不一月而復命，到官未十日而獲選。此固非某孤寒懶退者所當擬以為例。而議者不能無美充而嘆某也。伏觀朝廷均賦稅，決無彼此，願以所當得而移之于親，此亦朝廷所樂為而易從。是以厚風俗，而非啓僥倖也。其在別處，敢請鴻造。某之自視，良亦固陋。有欲抑之者矣。安在其為抑之也。梁武帝作浮山塔，造長淮以灌北道，或曰：「四瀆天所以宣洩其氣，不可壅也。浮山一敗而淮南皆海矣。」故人之負英氣與物之抱俊具者，皆不可抑也。呂夷簡抑羣賢，而慶歷之新論興。王安石抑羣賢，而元祐之黨事熾。蔡京抑羣賢，而宣和之禍極矣。故不可抑而抑之，抑者受名抑之者受謗。則受禍豈不悲夫。孫河上封事，詆呂夷簡以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以逐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不遇賢才，但用不如己者，自為之計。仁宗遣中使持節，即第示之，夷簡讀而嘆曰：「書哉，元規之。」恨不早聞十年耳。至中公是時，適將退，知歸已無及矣。惜哉。相公之在位，未嘗聞斯言也。今雖去矣，尚可告之。庶有以哉。相公侯宏洪博，善與人同。天下所以繫望而歸者，以相公之大也。文潞公欲引恬退之士，謀于其客張子平。潞公曰：「宜莫如韓維、張璪也。」子平曰：「王安石以辭退者名，其可遣乎。」潞公不答。子平曰：「豈以穠事相公加勳，而安石無所加乎。」潞公默然。乃并薦之。願相公勿以事我之疏數為輕重。則天下之賢無遺矣。王文公數薦寇萊公，其辭曰：「臣嘗言韓過，而卿力薦之何也。」文正曰：「臣備位宰輔，政事多關，他人相顧不言，唯獨能攻臣之短，納忠陛下。此乃臣所以重卿也。」願陛下亟用之。願相公勿以子我有毀譽而為去取。則天下之賢歸心矣。今某乃獨以縲紲而不能有所開拓，取人主之輕受天下之責，則相公可不謂至公之。開衆正之門，上廣天子寬假賢豪之心，下快士大夫馳騁當世之氣。某此生永已無歸報恩，惟以相公以道事君，以德澤民，以公納士，以正保身。若乃勢位極乎鈞鼎，勳業溢乎旂常，此自所當有而不足道者也。不敢進以為獻云。

與李處全殿院書
（案：此書當是乾道七年所作）

某比者淡月，望二書，後日微聽久矣。第一議之傳，大哉言乎。天之氣候，世之風俗也。五日一候至十五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今是非混淆，而君子小人易位，風俗不正故也。欲正風俗，當先從廉恥始。嗟夫，廉恥道喪，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謾慢之風，俗之俗，而廉恥掃地，狂生猶子敢竊韓信、諸葛亮以干時。庸夫庸儒敢託管仲、范蠡以欺世。執事者公受其欺，莫能以理正之。及其敗也，又為之持調護之說，下分解之分。小人何憚而不為欺乎。漢高在廣武，械繫言何奴之不可辱者，歸自彭城，隨言何奴之可辱者，此令不行，其登壇其顧慮之言，永不可進。其夷吾、計然之策，永不得聞。而弄假三分影戲，貪十萬貫賄子者，出矣。殿院明日張膽，當使天下氣候，便寒暑分明。則白晝不得為盜，宵小不得為大。況大冬之為大夏乎。昔人有戲語兩轉，極有味。元祐謂元豐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又慮其後患大，率新舊之法並用。時人謂之對鈞法。或云：「豈惟法令，年號亦對鈞矣。今明知某事之非，而見某人之敗，公議所攻不可得而已。則調停和解，可否並用，賢否兩存。豈所謂對鈞者乎。近者公運之事，似聞正衙審章甚切。既朝廷兩解乃已，其事微損，而其章卒不出。韓魏公嘗云：「君子之居處，須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由此天下未盡知殿院也。數月以來，深山窮谷，無不以手加額，何其速且廣也。公誠所造次放過，則小人所窺之路，某處有饒然而逝也。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為，或放懷寫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于國家命脈，生民明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看亭，無與于世者之時也。某抱影荒寒，絕意休歸，好不必已。出殿院能不負所學以濟斯民，在曾猶在楚也。瞻望無期，惻惻不已。」

與趙丞相書
（案：此書當是孝宗淳熙六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威有一德，克享天心。如伊尹之暨成湯，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如傅說之迺高宗，明靈降佑，億兆知歸。鈞鑒正居萬福。某伏讀十一月八日制書，咨禹之辭，亮采惠疇之訓甚切。命畢之辭，正色率下之謨甚勤。某所居神州之域，將復上道之日，將行其關諸度數，協諸陰陽，天之所為，不可得而知也。雖官窺蓋，竊知其土宜緒，亦不能言也。非獨管蓋不能言，雖儀、秦之巧，深析萬字之情，亦不能言也。雖莊、列之機，盡觀六合之表，亦不能言也。雖佛祖之慧，洞照萬劫之初，亦不能言也。德山禪師有云：「窮諸玄妙，若一毫致于太虛，竭世權謀，似一瀉投于巨壑。致之吾儒，所謂大倉之佛米，大澤之福空。此某所以不敢重職益福，致詠詠揜揚之辭。自知其精義之無益也。然有一言敢述萬分，自藝祖以來，與國同姓而登庸，舉其尤彰明較著者，凡三人焉。運屬建隆，則有忠獻趙公。開平九牧，混一萬有，有宋之業，開創靈長者，由此之故也。運屬紹興，則有忠簡趙公。（案：忠簡趙公，即趙鼎，諡忠簡公）扶輿持危，撥亂反正，有宋之業，復興再昌者，由此之故也。運屬淳熙，則有我公。有忠獻公創平應變之路，而守天下之大經，有忠簡

公元鎮持正之操而達天下之大權有斯人生斯世遇斯時宅斯地此孟子所謂與王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致之則可矣其可謂非天乎其可謂非天乎竊獨未知相公經緯錯綜四海九州之度固已指掌于前孰爲先孰爲後孰爲緩孰爲急孰爲第一議孰爲第二議孰爲推轂孰爲合尖相公必宜以處之矣而某未之或知也茲事姑止某有至危至迫至哀至窮之情敢冀相公試垂聽焉相公應期乘運實存已酉而老父生于庚寅某生于乙卯接之常情事相公之日甚長事老父之日差短與念及此莫知身世之所在迫世垂年仕于遐邑欲挽而留之少安溫清之養而老父之官情未衰欲勝而上之積進後清之位而某之力不足將若之何將若之何昔丞相仙井虞公蓋嘗造化老父以湖北之帥屬又嘗造化老父以江南之帥屬非獨以不肖子而誕殖老父也虞公馬孝于老太師某嘗爲之畫贊有云五桂芬芳流香如水今茲其一尚餘其四三槐森森成陰滿庭其一屬子其二及孫大略云爾不獨與公之聲節又勳公之傷神所以某之福祿及于老父之間而公不忍拒也伏觀先太師克襄大事之時相公不鄙狀其行屬之俾製挽車爲靈輻之先驅相公曾亦記之乎其詞蓋云叩關陳陳疏三池歸社蕭蕭酒一鍾龍臥南陽呼不醒鵬飛北海去無蹤無年及見安車召有子能荒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其辭雖陋而已有驗矣可謂先見乎今老太師端居上清俯視塵寰未必慨然于功名之語也某輒敢憑此良緣叩于洪心相公其勸念于老父耶其不動念于老父耶虞公之舊思可援以爲例耶不可援以爲例耶吾惟相公之命錫類之仁聖賢之盛德也方相公期速未至從容於紅蓮綠水之時彼此爲之嬉笑者彌日今某可謂困矣嗚呼使之困者天也使之不困者相公也相公亦天也王仲淹云使如晦而得志于萬民其猶天乎天下皆戴相公之天而某感之尤深天未嘗有私復也某之情私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未嘗拒私情也顧其情如何蓋有似私而實公者某之所陳老父之辭是也相公良之和公憐之嗟夫仙凡之路異雲泥之分殊可以口觀而不可以迹親可以聲微而不可以足至惟相公厚誼種梁水毗箕翼偉績塞乎鼎彝茂勳溢乎游常某未畢餘生尚庶幾見之無以報効相公者獨公之所不能形容某能發而爲文著而成章徂徠慶歷之詩所謂仲淹獨一靈一契壯哉崇二老之煥燄也某則不然近取諸身則有廢缺之元首股肱遠取諸物則有乾之風虎雲龍卷天兩地而倚數則有禹皋陶五百歲之運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則有傳說呂望夢卜之祥庶合于聖人之遺意而爲不負于相公也徂徠復生僅以爲然乎相公裁之

與周樹盛益公詩

某伏以季春之月。在天爲中和之候。在世爲清明之辰。干邑應泰。于詩應頌。于書應典。而大賢皆乘之。豹候起居萬福。某藏天不知天之恩。惟知其一曰。予我以善根。藏相公亦不知相公之恩。惟知其一曰。舉我以言語妙天下。蓋十有三年之前。相府賓次。驟見而驟語。五字纔出一語。纔已而。藏公已降階。相公已升堂矣。古人以不見授意。儒門有之。荷篠丈人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以一字兩字授意。儒門有之。曾參

[illegible]

路用之禮樂。惟藉稱于光華。畏此簡背。相服勞于奔走。終坐才疏而意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擠涸谷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鑒。置尊拳于雞肋。何以當之。厝然火于鴻毛。必無事矣。顧惟么麼。安用誅鋤。既偶道于嚴科。苟自存于餘喘。塵埃滿席。祇圖飯飽。以從容。門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刺。味聽蒼狗白衣之改。變任雙兔乘鴈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于世事。纓冠往救。未能絕念于鄉鄰。但虞覆轍之車。幾作傷弓之鳥。敢謀更始。猶使治民。惟九江樓水陸之衝。當一面受襟喉之任。時維東晉。視荆豫以分權。歲紀紹興。肇新而授節。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量以乾坤之廣。蓄仁恩于河海之深。憐不諫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舊德。載遇榮期。經基不如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策收舉才。共集大事。自揣不堪於一障。何能有補于萬方。某敢不運雙苦形。飲冰厲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輿百艘。更鼓舞壯夫而効命。

上晁制置啓

（案：此啓當是孝宗乾道四年所作）

雪山集卷九

啓

代通王制置啓

萬坤軸于西維。藹著金城之譽。奉雲章于北闕。遺歸玉符之班。停鑄首于江干。望斗標于天末。望經緯傳于尺素。五雲喜近于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重望。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韻陰陽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間。峙冰玉於蟾蜍。見之屬目。演絲綸于鳳閣。聞者動心。四方于申伯之宜。九命作周官之牧。幅員萬里。歡喜一辭。身留玉壘之偏。聲徹劍關之外。版圖盡入。見黃河天上之源。鉦鼓不驚。下瀟湘雲間之戍。總蜀都樓于再闕。兼武侯僅數于兩人。尚猶游力之餘。未及叩蓬之底。或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西。册拜殊榮。將特進羣公之表。某久淪湖海。絕望盛明。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曾觀于英賢。望芙蓉之旌旗。今再逢于仙馭。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

（案：此啓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守詳守江州時所作）

持節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爲州。悼權髮之罪。益成殘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不逮中。竹大道之弗聞。致危機之數蹈。往雖司刑之密網。實蒙太上之深恩。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

十年而受坎壈。殊無官情。一旦而得依歸。頗有生意。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實在并包之中。託爲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內美與修能。有藍均與正則。日遺書而義和不窮于剝節。路曼曼而留舒不顧於先驅。伏念某神交吳下之一書。心醉漢中之數面。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神。而應以無方。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馳驚于鬼神天地之表。博學經綸于帝霸皇王之間。三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推移之至此。顧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悔。有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願相料理。恐事于此去矣。庚辰西至。迫殷浩以見從。其肯爲我來乎。烏大夫猶遺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而求託。孟平時慈我以來歸。惟所控從。以之奔走。頗有如此客。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亦何患于無勢。行將放板。豫達空函。遂迎有主人。都無遺恨。跪起如子姪。易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招。北地秋風之分。極老子有興之際。擬兒了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流。望黃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于方外。敢以此施于嚴尊。誌書記之名于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

謝四川制置到任啓

（案：此啓當是乾道四年所作）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宮牆之門。夫何窮步之得入。某貧病昭代。謫宦半生。與其放浪形骸。而溢死于江湖。曷若收召魂魄。而來歸于家。僕依魏國者半載。事虞公者非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憾于此。惟我三朝之舊。友于二老之閒。無日不可無公。託爲司命。在竹亦猶在楚。敢有他腸。恭惟某官負幹旋乾坤之才。而損至于無。挾龍絡宇宙之志。而容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盡舉。賜以服勞。惟誠育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屬羣于先聲。欲遣以芳聲。恨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瑞玉。恐不稱君子之所思。雖一再面以相逢。蓋千萬心之未吐。來期官守。甘作庭趨。過蒙綢繆。縉紳之私。頓解

獨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欲候洪之度足以感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平昔艱難之多阻坐此生倥傯之好修蓋不察今余忠義何似今愁苦登白蘋而瞻望則矧矧秋風之不可禁舉筆華而習芳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慨聯轡以徜徉方四顧動泣岐之悲忽三匝得依枝之所蜀道有時而或為豈復與青天之嗟王孫何事而不歸未能忘憂草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幃樂莫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偏於去速恐復怨今遠山曲然所親久念于來遲豈家室以相託託門闕而終老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少歸巴東三峽之長誰勸北人之莫上

賀晁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啓
(案)此啓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地開井絡肆時鐘撫之庸天龍牽騶增重運嚴之直竊以弓劍歸于永固訓謨秘于敷文既已有山君海王莫對以誼昭回之尤又當有地靈人傑典傾以鎮神明之祿偉五百年之名世統十六郡之提封雨潤松州不觀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與春色之新升華河洛之上游改觀峨嵋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漢之章在殿西南密勿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羣公事而弗友萬乘學而後臣幸謂有英靈驚九原之復作漢唐豈無俊彦登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年而不歸比山甫復齊之役而差心安知上意蓋有闡謀端家之遠東將以披蕞陽而登樓劍門之石北向將以率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名豪傑難成之事業謂上雖排之志既格于往日富平大舉之勳復隨于近時誰留唾啄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挂兼和印胡可無桃林賀捷之詩歸區落楚龍庭胡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既遇當泛水以依蓮寧不願攀鱗而附翼日如此客于公固未足深論問所從來在某亦可為幸會微生多難薄命少逢精神爽于言語之風波意度勝于飢寒之湯火寄百指夢魂之外山川脩阻而音希過平生道路之問風雪倒殘而力竭成老態影虛官情今茲自力以上來所望乞骸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己但當師心以行然死生既以託人敢不惟命是聽政使處山林之下何嘗隔造化之中惟期早定于中原俾遂生還于東園白摧朽骨掩靈柩先世之阡紅旛嘯咤剝竄篡故園之眾姑因贊喜少控戶裏繼此有陳對于得請

上王參政啓
(案)王參政名美此啓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南極一星歷剗揭而西上長成萬里護江漢以東流冠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緩路朝之顯冊卿士從而大同約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君臣之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治金蘭之契一日不見憂歲月之深曾命往登豈非得已大禹征苗之役未幾而伯益已贊其班師仲山祖齊之行無何而吉甫式道其歸觀想二臣濡轡驅馳之際使兩君馳神寤寐之間欽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文潞公之帥河北及闕下亦正大昭文之班韓康公之莅陝西即軍中而煩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今王亦遵令猷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即次趙公而秉鈞仁壽康公之還行與陳公而並位(案)以上言文獻韓韓韓

漢漢所期公居此地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闢幽以周公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義仲之日鼓舞萬物以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魏徵自比于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曾如魚之得水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興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爰利見大人有親上者而從其類蓋開天數非出人謀繼二火以制名符國家之運氣賦一王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贊之以澤生靈聖祖道之以貽孫子恢洪百度繼理四方文法技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東都之風忽千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祖宗有訓宰相當用北人周漢以來太平多從四起惟桑梓之名邦曰相而褒輔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益懋其美實河朔英豪之彥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以相當古至今而莫並謂上無耕之志既格于前代富平大舉之謀復墮于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當與而李為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可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視觀行臺之建即知昌運之開盡使孤生預知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實獲我心願終身依門牆之下

通官州許侍郎啓

竊維某官占大藩最角之雄輔輅轡南迎寶殿圖河之祿鬱五雲之多處居千騎之上頭敢擊鈴條校馳奮騰某官最涵海嶽氣塞乾坤孕楚東山水之靈為天下精神之選宏圖基遠博九雷駭聞之風揚力不搖扛萬斛龍文之鼎雖未見紫芝之眉宇固嘗聞夫子之文章月斧風斤驅英辭于筆下龍牙軸錦落佳製于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惟茲韓公之形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寶惟今日控赤鯉之駕行趨現于天恩臨白龜之域暫臨于郡會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彥之中奔走盛名之下四海聲靈踴躍絕望于亨途一識韓荆州晚晚終制于素願麥秋清淑棠蔭觀深願調六氣之用慰羣倫之望

代通鄧安撫啓

元戎十乘遙符節制之雄列國一同仰庇軒轅之大什未遑于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諱貫華宗才周數器大圭不琢貫通天地之純黃鍾為宮氣輻陰陽之正九命作周官之牧四方于南土之宜養以雨風春入窮樞之煖去其蠹賊霜侵嘉臘之寒刑德並流武文兼濟觀所謂滕王閣暫看孤鶩之飛趣獨之未央宮行從六龍之御某仰韓北斗賴楚餘波弓服矢房阻礙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區

通司馬守啓

風聞上徹願辭芸館之清班天度隆寬尚昇片宮之舊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遙行修斂板之恭豫貢空函之贊伏念某開而多蠶疎以近狂始緣畫餅之虛名旋致索瘢之巧謗舟離澤島悵紫芝丹草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千門而駐馬豈一飯以忘君索陌尋春敢避紅塵之撲面青衫獨往翻愁白首之關心雖銜去國之哀未替憂時之慮每切纓冠而往救何曾袖手以旁觀自憐牛馬走

之微。誰念蠶絲之盡。園蔬未鞠。幸叨倚席之閒。茅舍蓬荒。且綴來歸之賦。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地客悠哉。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將陪采藻之遊。恭惟某官學詣其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繼。爲紹興循吏之師。歸公侍聽于來歸。外服豈容于越在。紫宸戶外。即觀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信長城之重。及錄車之未至。尚賓閣之可親。得所歸依。忘其流落。自身罹于坎壈。猶念切于冰兢。耳喧林壑之牛音。目眩蒼弓之蛇影。仰憑德度。俾道官評。僞長老之知。甘受欺予之笑。本無怪事。何何咄咄之敢書。但乏酒錢。所賴時時而頻與。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假僊以辭榮。客遣雙魚。仰輝光而拜賜。雖重私心之魏。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賈惟佳士。必復其始。是爲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斬君子之澤。豈有海內之器。即安斗大之州。合殿春風。行玩紫宸之淑景。進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窮途。欲危小器。雙魚來順。本何係于滄溟。錯貝文。偶復加于病類。惟茲冒寵。定自噬枯。甘不崇朝。快爭先之觀。安知爲政。更資樂告之思。

代回鍾知府啓

已受二毛。難助五馬之寄。遺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勤。日爲增明。心知自愧。恭惟某官受才廣敏。聚器渾成。學術研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絕俗。亦推士直之餘。致所至之能聲。實今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兩露之滄海。相均。暫憩蓬臺。卓然之下。某從遊惟舊。託契最深。聯伯氏以策名。因戚在官之急。代准壻而承郡。更嘆會面之難。中更多故之百罹。行對故人而一笑。猶問梁之手久漂。泊以離羣共燈燭之光。幸從容而道舊。

代通王總領啓

序諸侯之上。非瞻禮樂之華。攝大國之閒。幸轉輸之部。入謁尚通于賓榻。修辭敢後于登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斷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內幅員之半。三軍宿飽。蓋胸中經濟之餘。其安枕席之行節。豈虛撫而後發。留關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行府泥龍。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遙致輔衣之直指。雖風便不險于一日。然雲從徒望于三台。方當公私並立之時。難圖近效。僅有溫掃不勝之咎。願賜隆寬。

回李知錄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于脩途。雙鯉魚之書。遠遞傳于尺素。無以下體。先于匹夫。鄰里錄觀。子孫用寶。恭惟某官維時吉德。爲世聞人。略無瑕疵。粹然操履之迹。具有本末。卓哉淺揚之勳。尚容步于脩門。首卑飛于下國。天子命我參卿。勿言州縣之徒勞。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思富貴之來遲。某隨綠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橫。屈指數清江之日。公家事丁。放懷爲同社之遊。

回嚴教授啓

王文公之故里。常預瞻于萬蟻戰之場。甘將軍之舊封。幸相望于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換。十有六年。目擊

道存。百無一根。惟慚客道于尺素。重嘆身先于匹夫。恭惟某官道韻閑深。文機妙密。學問出漢唐之上。風流在晉宋之間。將飛舉于木天。稍低回于芹水。範模多士。學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凡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虛宇俱空。膏癯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尙論古人而友之。勸春酌于燈前。時赴鄭老同儕之約。立諸生于館下。願聆韓公進學之辭。

雪山集卷十

銘

章德茂破硯銘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猶全。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發自水塘。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某甲。求得以行郵寄。居十有六年。作陷汚遷無暇矣。以緒錢千故硯一易之。更不爲難。剽剽營治。煥然端產也。以示余。余微張公直父。公爲之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鑄于石。藏不密。遭剽劫。熱于江。沈不極。受指擊。雖有眼。弗能鑒。欲避不能。鑒此誠。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兩生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

棠陰閣銘

耿耿新堤。有截中流。臥鼓千尋。弗復弗孔。崇崇其閣。以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視堯。冠佩鏘鏘。拜稽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如帝之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與燕喜。既多受祉。振振其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與。翼者從。維公之澤。如水之潤。維民之歸。視公其天。章以秋繁。運以炎

滋公則去矣。維公之恩。魚泳于潛。鳥集其茂。與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此邦。公實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道。

簡軒銘并序

古以永興爲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來爲政。弗以壯爲病。從容閒暇。必有道焉。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路呈圭角。出談笑而應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識陋庵。此理其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局境。實在此心。四遠百里。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焉。我簡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宏。旁多嘉山。亦夥奇水。意舉目。簡即其理。一寸湛然。七竅燦然。隨叩隨應。隨者弗遷。人瞻君勞。我獎君佚。秋乘涼風。春飯華日。何必撫絃。適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之琴。

嘆帶亭銘并序

士何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汝陽王質。施所讚詠。略與山陰蘭亭相符。于是以嘆帶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蘭亭已遠。右軍如遺。人有潤涇。地亦瓦玉。於繁修。乘甫成足。呂會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于獨。錯綜煙月。轉旋豁谷。雖無此手。亦不虛鹿。不能奮飛。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爾黃鶴。

贊

石林贊并序

石林。嶺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而者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靜者石之氣也。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質也。土含于性。故不根而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潛于氣。故液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故石裂而火明。箕子以金而磨石。金者石之子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誦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石作朋。以石之全。時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不然。以心相傳。葉葉巖巖。其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爲用。靜鎮羣動。對鶴百王。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尚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產。自古之幹。閱其孫枝。拂雲梢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或勢爲谷。而還爲陵。遼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暨叔範父。

陶靖節贊

陶靖節。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求心。爲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衡宇。松菊無荒。著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開美。層丘清澗。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遊船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

羅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桓將軍。樂肉不如納王。使君醇酎。醇酎銷憂。身名奚有。爲五斗米。不如耕東臯。東臯涼風。我懷良苗。從茲延威。不如臥北窗。北窗清陰。清風其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羞辭拙。不待已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醺。未能忘懷。而資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贈影容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游天化。而同死生者耶。

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翠翠。半癡半昏。橫節嶺石。風標則一。英氣飄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出於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羈。富貴足以爲浮雲。三旌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爲小隱。柱下或全于首陽。進而崇未必威。進而肥未必良。封侯萬戶。走子房。絕交一書。殺穢廉。莫若新勞袖手。血不染指。胸中觀闕。爭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毀。混濯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爲得計矣。

王稚川贊

靜澗不波。玉沈其底。清而微。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深。勁弩驟發。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飄以幽春。和而悅。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掃。一日千里。不如一歌。四海弟兄。不如鳥散。而雲飛。萬人鼓贊。不如金口。而木舌當是之時。望奔騰者。決贊夢水之陽。追軼駕者。鳥隨華胥之國。

徐行簡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吞大海。足踏須彌。步底雲飛。手玩昆崙。游戲指彈。堂堂管葛。不直一喝。巍巍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拈掌。羣豪鼓。野馬蓬塵。醜態幾天。你家父子。英氣蓋代。若見妙善。請禮三拜。

趙損之贊

大年一幅。小山並竹。應麟三至。洞庭春綠。遇蘇與黃。乃作金玉。寶袂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微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成衣。應此車轍。舉世英豪。眼相具足。事無雪堂。亦有山谷。

拙庵老人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鍊不說。多喜少慍。不校不求。易退難進。即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兄。有睡師德。師德不遠。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所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焉取斯。

京丞相贊

爾雲之虬。九霄之龍。橫海之鯨。萬仞之鴻。有林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躡。又或不然。三百六億。玉皇有子。蓬萊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氣。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產茲瓊者。乃其人耶。

許公緒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擬真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至于大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童子卻走。則巧與辯者。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上三升袋。盛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贊

嶺之森然。劍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黛吹香。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況以假託真。以形傳神。以死寄生。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

文石贊

數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而蒼。周其身淡白。雲也。衣半傾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一如精首輔。周其身深黑。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爲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多髯。呂衣白。且呂曉得鍾離劍訣。始能變化飛騰。世以鍾離爲呂之師。其弊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爲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獨掃塵緣。方之他。想賢也。佛者教人斷想。而蕭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妙善故耶。

汶陽王子。即李公之意贊之。案。贊與水。大異。故說。

傳

承元居士傳

膝修字曼卿。泰山人。後徙象郡。好嚴居。自號結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士鼓子。常春子。惠真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覆子。續斷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向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三三。乾下。坎上。之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其繇曰。木而顯。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剝。附首而居。遇暑而敷。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巽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畫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生。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給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壽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龍生。相生。倚生。皆爲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簾生。木簾生。

今爲平曲侯。木假師侯。子誠從遊。何髮不彼若。居士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曲相。梗陋。甚乃使金氏。鈺水氏。潘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已老。而華彩儼然。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輩。往來關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者。居士聞知。喜而歌曰。承嬌龍之首兮。執與山夫之盡髮兮。薦伏犀之屬兮。執與野人之獨頭兮。即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隆則不擢。下平則不傾。若是以爲天子近臣矣。寄奏。即召見清思殿。上悅。稍得親近。會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進石生。居士寢疎。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荊州進進玉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甚。七月二宴清暑殿。罷洗沐。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何道。居士大慚。是時上新奉文思使李奉詔。宮中早朝。贊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履雖新不加于枕。吾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明門外。問何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與我偕陳。終與我耳。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衰而不堅。漆生體敗而不固。度終無以助子。有子皆賢。吾爲料理之。更與子爲新交。居士依二子。稍復振。然益老不自持。木漆強訓護之。居士力愈斂。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巷中。與土生。壤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夢起。顛倒流落。至于土蕒同腐。出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誰粉矣。

平舒侯傳

新豐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新豐郡。漢征和二年。武帝疾。避暑甘泉宮。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召拜平舒侯。女兒四。爲婕妤。女弟通爲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別族。草孤高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黃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之。安枕而臥矣。上召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爲我致草者。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召杞生于南山。梓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辭謂召草。草微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微露之。草意即解。又使姑蘇人修。內黃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安。草身長八尺。廣澤凝澤。上臥涼風臺。望見草良悅。草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召臣。臣舒而來。弗用臣。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強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曰。草挺跡林野。不爲時用。適者。朕身試之。含節霜潤。體柔而性堅。列爲文章。揭比綜結。縝密華整。各中規矩。發分萬幾。炎蒸醞醞。神志憤憤。草風夜陪朕。清制爽現。解鬱瀉煩。安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草。草頓首曰。生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徵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爲曲成侯。人以此多草之賢。久之。草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鈞弋婕妤。後宮幸御者。草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詔引其

族自近然莫得與覃比族父青州刺史爲公與覃書曰子以長才清節植立山林爲衆所高仰今附近人主偃仰翻覆惟主意是視而又參錯嬖倖陪助恭專玩臣弄兒擁持拂墜子曾弗羞奈何覃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真之無疆則日南之西捲矣甚則與鬼薪同論舉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尚何言是歲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隲成侯溫蒲領侯厚從中黃門謁者卿攬覃偕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膳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罷中黃門欲納覃疑門令引卻之曰覃有大罪三乘直就曲摧剛化柔數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十時戀寵不知進退泚顏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府郎平徙陰館嬖奸圓徙重台夫人通徒曲梁覃願就國上不從徙渤海之東州更封漏臥侯食鮮阿之漏臥三百戶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溫室從御溫涼殿思竹氏兄弟使使視之皆垢弊枯槁而覃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方詔別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覃長子爽爲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瓚爲陰密侯調爲廣柔侯華爲細陽侯淨爲平曲侯分道給事長信增成掖庭椒房他諸宮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牛冒姓桃氏遷巴西遂以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而咸康之間成王病瘳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順命之遺宣王之興也爲之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新侯遇武帝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幸甘泉五柞長楊及祀雍時汾曲上闢珥封泰山觀塞外推移愛憎幾遷奚獨斯侯哉

趙生傳

石泉子，姓緣氏，麥城子，姓白氏，本同姓。趙氏也。初，趙氏與酒氏世相須爲官。酒氏者，仕周爲酒正，其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供王后世子饗賓客士庶子，若老孤子，凡饋酹酌數器，皆與名物，賜頒皆有齊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趙氏力。是時古近族姓簡，趙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絕厚善，無等比。其後酒氏更相傳授，遺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恩意，子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藎氏、宿氏、舒參氏、越椒氏，皆排抵趙氏，僂進譴曰：「石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感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趙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度以歸。關東士大夫以趙氏爲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汙讎之。二子內自醜，于是卽居石泉爲緣氏，號石泉子，居麥城爲白氏，號麥城子。他僂進者皆冒趙氏，而蒲氏、滕氏、連氏、喬氏踵出，亦竊借趙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曾有詔，緝王氏族，于是金城米氏詣闕上疏曰：『臣聞趙氏之先，后稷之子，不窋生而有文在手曰「鞠」。』

(案)史記周本紀不窋子名鞠，即趙氏也。志氏族略云：緣氏姓，后稷之孫生而

有文在手曰韜因以名之此卽以爲不留非有說

不留之孫氏之勳韜之變也趙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夢城問酒氏弗職引

異族蒙正宗真趙氏子孫顧反他外誕媒孽今緣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勳成當代

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趙氏之勳訓齊酒氏之官治辦他族之目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

下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僞之變。陛下幸赦弗誅。請按本始還之。臣願與趙氏締前好。規後嗣。靡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朕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錄才宜寬。緣氏白氏。可復姓趙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趙氏有連。其聽姓趙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爲支族。有司以故事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趙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賀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生之非也。鄭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天姿清白，自喜人多師伺之，發老獵自蒙翳。所謂埋光鑿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豈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爲鄰里所愛號曰蠻臭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寢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靜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待詔唐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顯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徵儀惟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鑄鼎受圖四方百蠻咸朝集京師后思之間語幸尙藥奉御顏澤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觀祕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奚他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擇侍御皆笑澤曰臣嘗以閒職下幸詔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奉詔陛下責試諸弗剛臣當坐問上后頷之澤引卻益母趨西廂益母轉見室屏服器惶怖戰栗澤爲飲火近之散衣冠面目熏灼蒼黑后偷覩見疾戲曰去姑自治己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錄則精人錄則明益母新征下土來微也其髮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無傷顧適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昇臣妻段氏妾盧氏爲氏收護遇旦夕視且欲迷則弗成陛下幸寬期俟之段若盧烏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既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靚者也遂大被愛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類面彩受朝益母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間不時爲容左右通傳呼益母益母至卽榮然他昭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僥進內熱順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娛之以故後宮鮮先而外廷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成寡欣平原文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卽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退徙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復和幸玉女初誦黃承間從容言顏澤妻供養勞苦狀乃以段氏爲懷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陰縣君澤爲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日雅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菀是也後轉側不當而以居中谷爲正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戚姬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居中谷者嘔歌嚶泣亦各其所也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尚且爲霖。一春以來，可謂常雨。支國何望，奔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溝之極，一之爲甚。旱與水其可驚。二者何先，麥比露尤爲至急。安希一得，已失十全。致之災時，則咎徵罔狂。稽之月令，則陽氣不勝，僅非造化，易致變和。伏願哀愍下民，保綏首種，若能得此，庶幾接西寶之秋，如或不然，雖以度南薰之夏，厥罰常雨，咎則有歸。彼蒼者天，民其何罪。伏念臣將明失指，咸召無方，自知蟻蝨之微，直下雷轟之譴，委一身而憂蒼生，冀百姓之國災。大地衆生，莫知所指。皇天后土，實鑒斯言。伏願降召鬼神，奮除宇宙，顯行白日，驟發清風，僅一極之無凶，庶九功之無壞。

祭昭勇廟陰兵文

千載英靈，與此邦而作鎮。一朝緩急，捨遺愛以誰依。方羽檄之交馳，鹿金塘之可恃。潢池弄盜，今時惟興國之多。敵騎詭行，前日有武昌之渡。雖恃邦君而不恐，有非人力之所能。敢告于神，無忘茲士。九歌之國，應既化。願普收鬼魄之雄，八公之草木有靈，或恐致人形之肖。

祭梓潼神文

物情多私，聖人弗憑。于是有祀，度量權衡，又不可信。則求諸神，是非紛紜，至神乃定。易維其然，大明至正。天地不忤，聖人不惑。其曰無疑，以神爲贊，似也有訓。參贊三極，某有沈寃，無與控告。神如傲日，爲某一職。某有竊憤，無與據發。神如震雷，爲某一澤。某有愚忠，無路可通。神其介之，上達帝聰。某有穢學，無地可取。神其道之下，及民福同。命東皇，靈有所感，已矣無人。非神孰可，某言孔悲。聞者則怡，流涕告哀。不得一嘆。某身良苦，見者則憫。鞠躬乞食，不得一措。某亦人乎，忍也如此。使國無法，某則當死。當死若生，維神所命。凡人之言，何足足聽。若此有罪，願下嚴誅。若其無辜，亦亦鑒諸。

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記水。泥距長江，尚隔千里。蛟虎之銳，銳于符堅。乘輅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流瀾。當其衝敵，顧與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難于棄國。潛起猶全，倚惟皆北。自古強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戢。歲至平城，命殲宗愛。厥聖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臣身殞。大耶人耶，鑒此其堅。堅還長安，餘年而斃。亮則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十年，強敵奚爲。國有不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印錦符。節將定淮，蔡遣元和。度將復河，道會昌德。裕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勦德。維朴在辛巳，紹興豈大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數。乘雲空飛，始首何及。貌在凌煙，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暨八荒。哀振我肝，液淚我眼。欲報無從，一會焉焉。

祭君益公哀辭并序

玉山汪先生，其言爲世所師。柴君淵之誌之銘之出也，其孰敢不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子端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誦諸幽，而聲諸顯者闕也。公其辭之，謹按諸銘所寄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雪山集卷十一

雜著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柴桑之辭。自蘇子瞻發端，子由繼之，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李端叔、又繼之。崇寧道微符，建炎韓子蒼，又繼之。居間無以自娛，隨意屬辭，姑陶寫而已。非自附諸公也。歸去來兮，朝而往，夕而歸。望雲霓而川明，幽風度而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無羈。觸一境兮皆實，徒一步兮俱非。披向陽而起塵，履背陰而生衣。人益遠而益稀，路轉深而轉微。嶺寒虎蹲，林麝鹿奔。聞春聲，微觀柴門，桑柘少苗。艾蒿多存，山肴無血。野醅無樽，畦丁老而斑首。儲婦稚而積顏，倚嘉木而假息。粉柔夷而求安，春容蕩其澹遠。春聲婉其幽閑，山苞擲而堪餐。巖花睨而可觀，雀歸耕而葉墜。見泛盪而波遠，俄羽毛其絳絳。有鷹隼其桓桓，歸去來兮。行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兮無取，水于雲兮無求。既無鄉其容，亦無國其容。憂深青兮陰陰，時潛潛兮平時。陸有芒屨，川有松舟。桃李側兮竹岡，羅衫外兮斯丘。杏谷兮幽音，曲蘆兮微流。月隱波而欲上，日微暉其將休。已矣乎，今爲何日，仍何時。非我孰能與于此。他人不可使知之，白蓮自有社，赤松自有期。樵玉樹兮何植，烟塢苗兮何籽。吾不知典謨訓誥之書，亦不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吾何事，窮理盡性吾何疑。

耕行其義也。故植芸櫟耕。孔子弗與同其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爲陪仕之哀哉。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祿。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而士之卑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威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爲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之意。始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其意而爲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爲君悲而爲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爲世悲而爲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基。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旣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爲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稿死。使榮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爲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其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窮極也。

王仲說哀辭并序

王仲說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勸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說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齷齪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齷色。不才失魄。非虛言也。蔡泰似刻。栗衆似莽。汲汲似躁。世所以病才。蓋亦有端。非苟而已也。真偽相形。能占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終無能爲。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劾死。蓋寬饒以抗直誅。李德裕。郭崇韜。以果敢斃。裕于才者凶其家。足于能者快其身。不亦悲乎。儉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塞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櫓，亂其深兮無舟。日冉冉兮崦嵫下，鬼出遊兮跳舞。庭有鐘鼓兮，擊考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虎弗驕兮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已矣兮。命之衰也，湘水之上兮九疑。查往兮陳辭，曰維帝其天兮。臣死無歸。

誌銘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珩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口。既致仕。以宣教。卽終其身。有文學。嘗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事。聲于道之長沙。擢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

斯亦無憾矣。嗚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燕安，人有慕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患必大。會本兵者方導，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賦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譖譴，無能爲天子語。二年，天子蒙塵于青城，敵帥以我臣爲力，相與鬪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瑗絕苦，瑗弗聽。嗚呼！推此類其言之。君子不得其位，不可以爲大事，非耶？當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卻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始庶幾乎故邦之興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既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之恬熙，見靖康之假援，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乾道、淳熙之淫盛。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舉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蓋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輸曰：袁曰：孫，其會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曰：佃曰：僖曰：侯，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黃氏，其婦也。初，王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牽驅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騰書以切誶之，遂不合。晚爲蘇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淺鮮哉？第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壑谷君子有之歸爾遐福歲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書以九齡狀以煥之質維陸氏有連于茲介茲之辭今寶以詩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格乃闕如其所志維君有室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盡放厥名華聖一門縣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室瓦解冰融謹謂君死如月宮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登科。始更爲儲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贏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蓋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以李觀之字爲名。而君錫表之。間關多依君玉。方秦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遺。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爲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誣弗諾。殊可壯也。某尙記其從都返。命形枯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藐無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登則嫉。見不羣則忌。寢憎而不已。則芟夷之。某嘗涕泗橫渠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闊。然樂見其兄飛騰。則驕。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爲之奔走。樂侮。此風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讀齊者比也。君錫遇事多機。間關往讓。見背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尙逢時仲志。事爲跡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嗟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汶乎生。漸乎死。惟汶悠悠。惟漸泚泚。魂兮魄兮。毋痛歸。父兮母兮。皆在此。

曰

雪山集卷十二

賦

閩北鴈賦

波激激兮江平。上有楓兮秋清。聆極浦之遙聲。曰此豈屬之初征。上手故勞。征行良苦。大荒多霜。長河多風。背河而南。川原蕭條。無食可支。幸而至于此也。既勞之且飢之。曰燕趙之野。土梗俗勤。慷慨大呼。前無白刃。後負東海。普挾義士。辯而智。尊高氣。洪三秦以西。御武喜功。今皆弗聞。有為無以。有耶固未。有蘇精忠之烈。建學效于中都者也。以為無耶。山川興氣。星辰定區。笑樹于今。而變于初。言未既。若將緩翼。俛味。嗟吐復吞。未及有言。又進之曰。凡汝所經。與汝所知。北屋赤子。為喜為悲。飢今何食。寒今何衣。故老遺民。為亡為存。城郭苑園。桑麻草木。為仍其生。為一掃而更。山兮崇崇。為陷而深。有闕其谷。為墮而平。古帝園陵。繞牆崇原。為雄茂而森肅。為寒涼而慘淒。秘殿崔嵬。遙前沈宮。為丹青兮不改。為荆榛兮灌蕪。異芳名英。瑰奇怪石。為形貌之猶然。為蒼莽而不可蹤跡也。吾惟汝問。幸告其故。勿值而疎。勿誕而誣。于是哀鳴嗷嗷。若避若。修辭去兮不可追。落日兮平麻。

綺川亭賦

君溪之北。有山曰貝錦之山。並山而西。有亭曰綺川之亭。仰視葛仙之丹鼎。旁招卞山之白雲。王子愛之。

雪山集 卷十二

一三五

坐見于。食見于。夔。後。航。溪。而。十。往。返。盡。履。山。而。百。降。登。客。有。問。焉。者。曰。造。化。治。形。耳。目。分。職。耳。則。司。聲。目。則。司。色。彼。聲。色。之。無。有。顧。耳。目。之。何。得。胡。乃。廢。職。與。輟。飲。食。墮。目。于。窺。窺。之。境。喪。耳。于。默。默。之。域。王。子。曰。子。嘗。覽。于。綺。川。之。亭。乎。曰。未。也。綺。川。何。如。王。子。曰。子。欲。聞。之。乎。曰。然。然。則。為。子。言。之。綺。川。之。上。巖。谷。淵。青。松。魁。奇。翠。竹。猗。媚。落。以。蒼。翠。激。以。飛。泉。聲。如。應。和。上。徹。雲。天。百。鳥。吟。呼。或。高。或。低。或。優。疾。而。激。烈。或。清。深。而。透。迤。如。天。球。大。鑪。並。作。于。庭。笙。以。小。雅。之。南。陔。歌。以。召。南。之。采。芣。綺。川。之。下。洲。渚。參。差。綠。水。紅。蓮。汎。汎。和。依。露。濕。而。清。風。搖。而。靡。月。麗。而。皎。煙。蒙。而。奇。白。嶺。青。巖。前。導。後。隨。屬。玉。矧。韻。戀。不。忍。飛。如。洛。水。之。浦。巫。山。之。陽。戴。金。搖。今。燭。耀。振。文。似。今。鳳。歸。此。其。大。略。也。故。曰。不。律。呂。而。聲。者。天。下。之。至。聲。也。不。歸。藏。而。色。者。天。下。之。至。色。也。且。有。喜。而。無。憂。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喪。有。成。而。無。敗。今。夫。洪。災。橫。溢。銷。神。奪。精。命。之。曰。伐。命。之。兵。豐。頰。長。眉。秀。骨。鮮。膚。命。之。曰。銷。軀。之。禍。非。獨。聲。色。而。已。美。酒。甘。餐。溫。醇。濃。溢。命。之。曰。腐。腸。之。毒。絳。衣。還。裳。紛。繁。鮮。命。之。曰。沈。溺。之。淵。子。亦。知。之。乎。於是。客。俯。而。思。仰。而。歎。曰。嗚。呼。殆。哉。容。與。夷。猶。而。戲。虎。狼。禹。行。舜。趨。而。涉。履。唐。然。則。流。蕩。道。遠。清。宮。洞。房。眩。曜。恍。惚。蜀。文。吳。章。邪。氣。凌。凌。正。氣。蕩。蕩。精。魄。紛。紜。若。有。若。亡。日。晷。月。新。乃。濫。而。也。嗚。呼。殆。哉。向。也。吾。見。子。之。陋。今。也。吾。見。子。之。高。小。人。敢。不。敬。再。拜。受。賜。

雅

擬相宜撫度公壽序并序

乾道三年丁亥十一月壬子二日丙寅仁壽處公生之日。壽雅所為作也。私驕也。私以雅大賢之生。天地有運。陰陽有數。星辰有度。鬼神有謀。關於天下大也。易為大宗。廟有儀。生靈有歸。禮樂有託。道德有宗。其為大明也。崑崙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燕民之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誦其人本其生。非以其躬。以其國也。故曰。維周之翰。又曰。天豈有周。私道也。私以雅當品之詩曰。以贈申伯。燕民之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禮則私情。則公也。易以為公。天生燕民。好是懿德。民之壽也。無詳于古。無浮于今。某無尤焉。維是有豐茂之德。而無肆好之心。有恢宏之功。而無程清之章。此則某之願也。

漢清

漢水之清。其石皛皛。仁壽公來思。漢水則清。漢水之濁。其洲渚渙。仁壽公往思。漢水則濁。

農耒于野。不疎一苗。賈地于郊。不斲一毛。公在襄陽。民生道遙。

公來自東。義民竄竄。止公毋西。

公來自吳。義民蹙蹙。止公毋蜀。

金我襄城。湯我漢江。春我之饑。秋我之箱。

我老婦。公昔年之而為捐之。

雪山集 卷十二

一三七

歸廟廊。十張風怒於菟。煥發海龍宮。滿朝桂葉芝香。三浦三登我冠裳。雙輪小車兩僕將。不然
扁舟下瀟湘。參差孤艇橫。浪復似淮南。耕戰場。傍柳春草臥斜陽。惠山樹石極意看。歸來相對高僧房。
送趙希聲

集英殿下識乃翁。道愛樓前又識翁。參差兩紀短一載。伏想髮髮秋蓬蓬。道阻且修不可見。何意老兄相
會逢。老兄顏色清而丰。娟娟秋水開芙蓉。纖纖城頭拭矚刃。晚傍咫尺春旗紅。舳舻金爵面成背。半帆楚
月迎淮風。相思西江子王子。尋盟來與白鷗同。江莎漫漶微一再。廣樓卻倚廬山峯。吾宗乃有此豚犬。掩
鼻急趨風露中。老兄久厭吳來遠。是行不復應相蒙。亦欲控牙把船尾。琵琶洲上攜手吟青楓。

陪林守遊南湖月下歌

紫雲峯頭雲霞湧。明月翠華洞裏煙冷生。清風水光上下相映碧。小舟乘入玻璃中。荷露白凝珠。菱花紅
纖米。沈沈水晶宮。金波幾千里。君不見風流太守醉似泥。倒著接羅騎馬歸。南湖風月君不知。問君何似
高陽池。翡翠杓。金巨觥。勸君一杯酒。聽我南湖歌。清風明月萬古長如此。有酒不樂將奈何。

和袁丞游棠

海棠不入草堂手。見梅子雪堂乃與同春風。見梅子草堂雪堂各千歲。唐劉宋朝無兩紅。露華風極非人為。
見梅子夜曉朝隨自化工。見梅子大洋之內煙漠漠。不似揚公禮樂中。見梅子名者悉自南園來。

墨梅

貴而不貴。妙在有無間。滿眼尋不見。約略見纖纖。貴者不貴。妙在榮枯際。芳艷滅初年。其中寓幽意。
貴而不貴。肥瘠愈清奇。瘦到無何有。政好板空枝。貴者不貴。開風度脂胎。游蜂啼不得。乃始抱全才。
宜在幽且遠。終日無人至。水繞山重。隔樹令人曉。宜在平且闊。大江驚濤激。激上稍連。半落忽斷。脫
宜夜不宜晝。更宜月波瀾。陰淨潤涼涼。幽子推簾喚。宜陰不宜晴。更宜雪花凝。五七點未足。封枝要全局。
宜與竹相鄰。白自參青。所恨花無香。問竹竹爲聲。宜與松相伴。扶疎交凌亂。松香盡則盡。亦能佐一半。
其鳥宜翠羽。否則碧落。山雀仍山鴉。遠去切勿駐。其人宜野僧。否則閑道民。宜疏綺執客。公子共王孫。
吾非僧。又非道。兩眼貯五湖。兩肩負三島。相煩健筆凌風掃。梅子王子成二老。

龍珠吟

蛇有黃龍有錦。蚌有珠。魚有枕。萬物隨身各懷寶。惟龍抱負超羣。龍之上。領之下。聲靈氣能辟光輝。威
力神通宏變化。小徑寸。大圓尺。口中皎月。腹吐香。掌上流星。悉拋擲。存此珠。千年萬年。鱗不枯。亡此珠。一
鱗一鱗。血可涸。有水即珠榮。無水即珠悴。有雲即珠騰。無雲即珠墜。太陽其火。力能燄。飛天夜叉。勢能制。
所以多潛巖。整驤。功成行滿。自在飛。天旋地轉。皆山之如人。賢愚有九品。如人貴賤有十戚。三尺島。弗能
脈。大力鬼。弗能搏。開通萬類。總圓明。照耀十方。齊廓落。珠正有。珠忽無。猶存一念。著慙惜。即入三界。龜空
虛。丹霞燒。佛珠。玩珠。關南打鼓。喜。珠。韶山心珠。本無色。大海龍珠。同一如。乾六爻。龍六。潛見。躍飛。以

次升。飛上九天。須一轉。元有悔。在上九。見無首。在用九。歲歲在首。不在身。若到無時。竟何有。祇園佛。闍里
翁。下土。雖分兩壘城。上天。同是一真龍。

起伏龍行呈張元亮

使君寸井通九淵。冷徹龍窟。不眠。翠閣。稽首玉帝前。青霓影裏一繁輝。羣龍下走如奔泉。電旗掀舞雷
車旋。怒蛟騰起。龍陰。四海五湖。歸一掬。黃塵白沙。飛滿川。頃刻變作。滌滌。何人此手。有此拳。散放風
雨。麾雲煙。一州千里。十萬。國。雨。散。歲。歲。豐。年。雲。花。散。金。連。使。君。倚。軒。將。朝。天。千。珠。萬。玉。傾。瀉。圓。夕
陽。捫腹。秋風。邊。此時。可。憐。不。可。賤。何。不。留。取。黃。金。鞭。

異蛇

奔蛟非龍。奚爲耶。查。處。是。蛇。或。非。蛇。舉。如。三。丈。中。庭。棟。舉。如。二。尺。單。夫。車。洶。湧。西。來。復。南。去。激。碎。滿。川。波
浪花。爾等。陸。產。殊。水。產。亦。有。水。產。非。其。家。平生。康。莊。在。管。莽。胡。乃。出。沒。同。魚。蝦。無。何。變。化。不。俄。頃。野。鴨。凌
風。揚。風。沙。向。來。鱗。甲。涉。煙。霧。但。見。浦。瀾。連。雲。霞。立。憑。石。樹。踏。莎。草。隄。前。隨。後。聽。蟬。鳴。南山。之。趾。西。湖。腹。是
日。有。物。橫。空。擊。一。爪。二。角。色。純。黑。亂。雲。奔。走。相。搶。得。非。此。物。即。此。蛇。是否。恍。惚。空。喧。譁。虹。腰。餘。飛。兩。脚
斷。夕。陽。半。闕。西山。斜。

登張安國石司官舍後園

東風吹塵。暗城郭。一見吳山。增眼明。文人筆力。轉蒼蒼。坐撫吳山。空髮。向來。嬌媚。玉局老。對公。談。龍。猶
縱橫。參差。萬。象。羅。雙。目。奔走。文。場。供。約。束。東家。梁肉。西。絲。竹。卻。與。青山。作。僮僕。

和游子明效李長吉體二首

江楓搖落。秋吹清。吳波夜澄。孤檣橫。白蘋花。老。浪。後。後。的。的。青。荷。雙。雙。明。煙。曉。雲。空。楚。江。遠。三更。夢。歸。五
更。夢。斜。陽。影。外。遠。山。稠。千里。不。遑。兩。望。眼。
樹。頭。參。差。山。接。清。漫。漫。秋。浦。無。人。行。征。衫。塵。土。老。歲。月。梧。桐。秋。風。桃。李。春。水。寒。露。冷。兼。葭。濕。眉。玉。橫。江。低
影。直。波。紋。搖。盪。九。秋。香。菱。葉。圓。圓。水。花。碧。

聽師師彈琴

君不能。百步。洪中。裂橫竹。一聲。吹。入。秋。天。綠。巨。魚。鼓。舞。碎。明珠。白。浪。軒。昂。動。浮。玉。又不能。多。欸。樓。上。推。飛
鴻。哀。絃。欲。斷。浪。浪。風。排。桐。舟。子。駐。不。進。江。妃。出。隱。煙。漠。漠。不知。何。處。得。此。蕭。風。琴。元。龍。六。尺。令。蒼。雲。恐。是
峰。山。孤。絕。絕。頂。上。萬。歲。不。老。之。宏。根。道人。兩。手。提。天。機。中有。妙。法。無。人。知。風。雨。兩。急。急。來。往。雨。收。風。定。游
絲。飛。欲。下。不。下。窺。魚。鵠。忽。前。忽。後。回。波。舟。恍。惚。浮。雲。捲。天。字。錯。落。萬。點。飛。星。流。世。間。萬。法。總。非。真。況。此。假
合。非。天。成。匣。琴。不。出。手。無。聲。袖。手。不。彈。琴。不。鳴。此。琴。此。手。兩。無。與。問。君。廣。陵。散。若。從。何。去。王子。有。琴。誰。復
傳。無。復。無。琴。亦。無。絃。若。人。解。得。非。耳。聽。爲。君。試。作。無。手。彈。

題觀政池橋

（案）此詩及題橋正副詩。當是孝
宗乾道四年。六年。實。其。題。橋。時。作。

西徵秦川東劍關。十有六州無阻言。威聲浩蕩流東南。與大江水同發源。節麾新銳補衣鮮。剛風吹上九天門。手從瑤宮撥明月。貯在官池水不渾。菱葉荷花淨晚曉。春細屬玉來頻煩。冷光烈烈射地骨。隨時易變煩冤。牛腰抱去馳行速。來敵皎潔勝玉龍。蟠底抱奇寶。獬豸試可呼崑崙。洞庭青草似天關。誰謂聖唐如馬奔。不如我池有幽致。寶蓋平開秋滿流。高人未到已神融。俗客若來應顛倒。

遊楊氏園

幽芳秀陰似琅玕。三四牛鳴通花。少陵醉臥元不死。強請起來殊更佳。向來娟娟隔秋水。誰與爲期同在此。總星分野到楊家。亦有致然非偶爾。蕭蕭騷騷詩韻寒。腸腸轉轉琴聲乾。彭彭湃湃酒波卷。便便旋旋茶眼圓。是日成都極炎熱。此堂陰風下浪雪。談笑天地不支吾。筆下龍蛇爭撇捩。所恨江南在天末。隔天鴻雁難同飛。彭彭湃湃隔秋水。他日豈不懷此時。他日安得如此時。楊家壁上更重題。

贈沈文伯

沈公真箇昔詩書。如大國楚吞江。平生讀三萬斛。化作木鐵來使腐。霜臺柏葉夜驚耳。大廈梅香春滿堂。世間萬法等一觀。寧知憂患非歡娛。三寶堂上一杯酒。風流未減承明廬。兩星煥爛南海。化州老沈儋州蘇。知公久閑談笑口。忍味三尺不敢呼。公故是大度士。豈受謂謂繁文拘。一朝青天返白日。冰山轉融成空虛。秋風下隸馬脫轡。逸氣凜凜橫天衢。盤旋不折壯士節。許卷已作牛腰書。見公臨貽賁月。轉轉尋常沈玉壺。酒酣妙語一咀嚼。舌根沉澁如醍醐。歸來清夢渺江海。波濤一葉凌孤蒲。十年故紙傳聞見。此喜氣生眉。何當杖履奉君子。看公快掃青松屢。

復和前韻

小窗紙牘牛毛書。徑思一葦航江湖。英英山色著眉宇。炯炯波光明髮膚。清風蕩空明月棹。爲我洗滌塵埃。功名暫寄擬兒手。煙雲且與閒人娛。浴兔飛龍相識。近水遠山俱可廬。東遊會稽略沿海。西跨凌澤窺姑蘇。小官趨事苦奔走。大官憂國多嗟吁。幸今未掛衣冠籍。浮家泛宅誰能拘。天朝多士森列宿。臣房坐壁牛女虛。如公第一等人物。故應策策飛雲衢。得印安用如斗大。握筆會使如椽書。玉堂靜夜銀鈐索。臥聽宮點鳴銅壺。日聞洞若碎璧。霜清把酒傾醍醐。記取江南王子。溪邊共立春風笛。及今未起紫宸列。尚容時挽髮公髮。奚似剡舟古錦囊。與公痛咀溪山腴。

又次韻

眼前事事皆可書。秋葉滿江燈滿湖。霜風細細紅錦鞋。露菊洗出黃金簪。山南山北驅飛徑。步步森梢索客裾。囊裏囊下囊腹滿。紛紛爲我來相娛。漁火深明隔橋浦。炊煙出沒隔溪廬。溪山洗滌愁夢。岸簾不憶錢塘蘇。百年日月走雙轂。萬古興亡同一吁。角鷹背懸補鞮。野馬不受金羈拘。功名富貴兩安用。烏有先生并子虛。不圖操筆賦清廟。但思解屣度康衢。何時再踏故山麓。芭蕉長大棧菰。夜眠娟娟濕。春林話語聽提壺。魚肥不用取餘鱸。酒濁正自勝醍醐。一區春雨熟瓜芋。半溪秋水繁菰蒲。侯門亦復憐稚子。下林不敢勞長鬚。吾生一飽足已矣。豈復過意求膏腴。

贈蘇洵

李氏小房何必慮。顧氏心齋自有書。吾衰久矣不復夢。子歸求之師有餘。千春杏花開闔里。萬代風聲吟舞等。靜聽猶聞喚回也。挺起忽覺呼參乎。茫茫空裏擬不得。歷歷箇中殊不疎。一點外皆閑事。三聲中有大工夫。莫欺山東老玉質。權醒江南窮蘇洵。若逢有眼但舉似。漫說此骨真何如。能于靈府積三寸。敢許孟門增一徒。清風各自在何處。明月相看元不孤。他還見汝不見汝。定是故吾非故吾。

用和游次公韻贈蘇洵

行到山深山愈青。山清水清青照人。水光易盡而難夜。山態難秋而亦春。魚竄在水不知濕。鳥歸空能自直。直橫橫飛。是紅。浪花飛起。無碧。

再和示確

秋林秋葉無全青。手先把者山中人。不獨秋風早來到。寒食清明隨立春。倒飛斜日光不溼。吹斷長虹影。皆直。娟妙全存。淡中。一寸不如一分碧。

倦歸園

短屏小鴨眠枯草。徘徊略住西風指。佳人手闌心不開。腸斷吳江煙水寒。淒淒空庭晚香。冷篆青煙半絲直。暮溪寂寂滿天秋。惟見楓楠一株碧。

送羅君

翠首黃龍山色青。瑤瑤乾葉墜寒林。門首平塘泊鷗鷺。吾與若曹都眼明。海會幽銘掩清漢。雲巖疊碑擊奔電。一畝花乳一爐煙。投地起來俱不見。

送張監稅歸去來歌

君不見義熙元年陶彭澤。偶獲禿翁稱長官。俄經輕舟作歸客。道過五十年。衮衮八十日。縣令雖爲百里君。不似斜川臨流玩泉石。公出雖收半頃稅。不似東皋種禾滿阡陌。後園之柳爲我貯清陰。東籬之菊爲我發佳色。濁醪妙理汝不知。素琴真趣吾能識。陶隱君。張公子。千二百年同一軌。丈夫意氣當如此。亦不掛冠神武門。亦不還笏蓬萊殿。盡展平生履歷書。凌亂雲煙飛滿紙。歸去來。歸去來。二君受處真奇哉。孔賓半夜呼將去。李愿終身喚不回。子休矣。子休矣。取食行藏都在己。一往一來聊爾耳。人生起滅半天雲。世事浮沈一江水。腰間帶不須束。頭上巾還可漉。南山荷鋤夕露晞。北麓支杖涼風足。酒具遺留栗里墟。輕輿輕適廬山隅。行將過。且躊躇。溪山雲月無今古。試訪淵明舊隱居。

送趙師耳

東風吹了落花天。芍藥陰陰曉更妍。典衣換酒正吾事。不辭顛倒春風前。胡爲便作輕離別。再拜忽成千里隔。東君憐我太蕭條。嗔損黃鸝留不得。我欲攜筇隨馬尾。飽看廬陵好山水。自憐憔悴江干去。住未能隨意耳。

贈黃君

君見雪山譚晦庵。晦庵南北隔山川。有命歸來如二老。不然隱去自三賢。晦庵今年登五十。鬢華未改目光。徘徊吳楚已多年。晦庵不急蒼生急。君行車馬衣冠衛。亦有晦庵相似無。君臣慶會第一格。晦庵何日何時須。橫渠雖沒同可作。平生此事喜商略。君當長跪問橫渠。子細平章句教錯。大江朔風多湧波。上江下江且婆娑。古時賢士一時有。奈此庚辛甲乙何。黃君來過談士大夫甲乙及晦庵爲詳所從之游者如此不凡可卜也。君子進老則明爲政孫故有士子風植云。（案）朱子年譜生子

寄題陸務觀漁隱

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道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集會稽築卑棲號漁隱子爲我詩之蓋自是參差契闊相望動萬里又十六年務觀部江西治臨川又以書來驚嗟然諾之爽乃亟爲之僕未嘗渡浙江安得識漁隱且久不見務觀弗克問其何如故寓諸夢以爲之辭然心口皆往來于此常弗忘也寫其小軸借之置在漁隱之旁與觀谿谷雪月之詩所作其語鄙其容陋塵埃名勝之區爲山川之神所卻或使周旋其間亦未可知也昔寄語他壤多矣未有以傳神俱者也此段風規自王景文始

漁隱漁隱在何方海門潮白江沙黃吾嘗袖手江之旁西興草樹煙蒼蒼欲往從之道阻長波浩澎湃不
敢航仰觀河漢翔鵬鵬安得與之俱頡頏得非蘭亭會諸王清溫茂竹聯崇岡無乃鏡湖留知章蘭蕙風
塵生寒涼不然此地何經綰宿昔名勝沈光芒俟今煨燼名方昌恨不登時到候鄉循牆三匝徐升堂觀
山觀水觀松篁以及魚鳥同徜徉而俟南益仍西涼青霄空闊橫參商無彊交臂吝其詳鴻鴈同天不同
行愛而不楚魂飛揚夢從懸圃周扶桑逢迎跪揖如平常齒牙碎礎搖風霜秦漢魏晉周隋唐江河漢漢
傾興亡指畫所隱聲琅琅歡喜奇特不可當竊以驚愕懷悼惶條忽如霧散輕舫徑跨越嶺超吳瀛奈碑
禹穴稽山陽隱約中有神仙莊中板蕩桂連沙棠江蘺薛芷多同芳春風流麗秋風香木蘭冠佩芙蓉裳
杉煙竹月無時荒白蒲青荇春愁慙秀似黃家雙井塘雄如蘇老峨嵋江冰室雪裝油瓊漿夢回空闕喚
天笙縹緲羽客紫雲穠清都飛鏤寒侵腸涕唾塵窟撒翻牀俟其與世毋相忘且爲清明開吉祥蒼生塚
塔接平康是時桐酒尋巖光否則藍縷濯滄浪不然楚竹然清湘下乃汀花靜鳴榔聞騎麒麟騎鳳凰玉
京華帝參翺翔吾在風埃渺相望大千世界空茫茫

附錄

豐城何以多英賢。老杜雖有浮雲篇。名季友者天下傳。與吾偕出黟山仙。錄章尚有豐碑堅。萬古千秋不敢低。卻距季友五百年。星辰不滅同其躔。致君逸氣常踰垣。鼠后力牧參吾前。往往劍氣騰衝天。季者太阿。仲龍泉。斗牛河漢光相鮮。雷煥安得知其然。西山北巖埋香煙。不及華陰玉井蓮。延津雙虬終蜿蜒。恨我不識張茂先。精神胡為暗式乾。

(案)此句意蓋未甚明曉。致得吾誤解傳。有式乾殿廷誦事。始知華嚴得寶城舍利。仍不能自顯其精神于式乾之墓耳。

薄也疎骨麤拏麤。叩門

鶴啄香蒲圓。詢之與我生相聯。同在豐城南北廬。五行七曜難拘羣。堪環沈隱塵埃邊。高談雄辯淚潺湲。僕身縮手不敢擅。揚徐李呂紛蘭荃。雲溪獨造琉璃淵。此曹可收不可捐。康莊固有英豪潛。博也可惜真酸寒。沙頭靜鷺清鷗拳。松梢野鶴飄飄寒。合在林壑栖空籬。否則江湖煙雨旌。二者汝亦難當焉。斗米三錢汝萬錢。榮根墮葉如凝旌。他時六版無兩肩。枯蘆半席汝亦慳。我亦自笑骨速還。有時揮塵談哀弦。汝談我命五者全。略與庚午相周旋。我忽大笑汝失言。魚水若得庚午權。豈肯草草爲江南。功成名遂飛翾翻。不作子房作仲連。澤州叔寶令人憐。長跪告別趨吳船。無餅無鉢何論饔。舡稜金鏡射玉珎。有見同者勿面議。但實告之灰不然。別有一路非人寰。王顯來處從溪嶺。狐踪不入秦王國。驢乳難膏獅子涎。臨濟飽受黃蘗鞭。三鞭躍上層霄巔。一喝一踏成平原。後來三傑勤演繹。佛曰霹靂搖大關。三足驢兒八角盛。駕雷驅電馳奔濫。明月堂中一覺眠。何時法鼓聲闐闐。今其去矣風方顛。大江茫茫雪滿川。暮船與盡撐西颿。倘欲見我江淮壩。不在廬山則祖山。

送施丙卿

嗣宗仲容天下無施家更與阮家殊。舍人騎星上天衢。令君抱雲守仙都。既房奎壁牛女虛。豈肯使人清
隔孤。舍人枕李將吹噓。青青白白并朱朱。子昔緣水敷紅渠。速謝香火歸儲胥。元豐歐陽元祐蘇。黃巢張
秦皆其徒。子所標彈前規摹。靈動豈不具良圖。甘王樓下百日餘。展盡胸襟渺江湖。今年大燎然洪爐。梅
此冰玉涵秋菰。玉山山水清而腴。山南山北多仙廬。居仁寶玦破珊瑚。吉甫金桃傾醍醐。山東文豪尹大
夫。銀河赤岸通方壺。三神仙伯駕五俱。端明殿老爭搏扶。子乃弄軼攀其鬚。明月在天不可呼。擬拾墮搖
雲模糊。三台北斗韓尚書。芙蓉旌旗駐飛車。低挽鳳凰追鯨魚。高舉麒麟起玉除。定不遣子蛟人珠。宜春
宜曲嶂。皇輿尙書許我能起子。飛黃一向拋蚺蛇。不識尊意今何如。四十有六垂桑榆。西湖寒雪參清娛。
飛瓊碎瑤波交蠶。草玉枝嶂山骨癯。尙書尙書切勿疎。我久寂歷西山隅。尙書擬鼓琴龍淵。我豈不解吹
笙乎。青楓紅葉秋風初。風聲獵獵搖江蒲。姑背河漢且長吁。

與張安國圍棋勝者命題負者賦詩作藤枕歌

平生屈盤在空谷。高韻清修疎節目。上凌幽巖冠松頂。下入寒溪潤石足。親君眉宇含風霜。豈肯展轉鐵
眉牀。西窗一榻淨如水。何如與我同臥起。客子倦遊思故鄉。歸心往來鷗鷺行。夢中山川不識路。憑君推
挽過西江。

竹夫人歌

君不見黃金屋裏貯阿嬌。咳嗽隨風飛九竇。羅帳妬深恩愛絕。長門畢竟成蕭條。又不見明妃千載居深苑。年年不識春風面。一朝上馬出君門。西望關山紫塞遠。來來去去春空絲。爲鶯燕燕能幾時。百年不辦專房計。萬事翻覆仍難期。豈如道人青奴元不惡。金盃玉燕備梳掠。眼眼相看似有情。誰念佳人翠袖薄。迢迢良夜款相親。玉體冰簃夢無塵。西風索索暫別去。一歲一回重見君。重見君。猶勝妬娥不嫁人。

送空上人歸育王

生涯恍恍上青藤，歸心飛渡鄞江潮。長安貴人足官府，不似育王山色高。山前山後松風岑，一柄無塵雙
蹠輕。月寒澗足半溪玉，日淨穿林兩袖雲。吾生浪走踰千里，天涯踏破青鞋底。誰令插脚墮紅塵，只恐愈
深收不起。千載此山端有期，翩翩清夢隨君飛。他年拄杖叩泉石，莫認此翁作生客。

贈僧師能

稽首十方大醫王，乞我太素靈樞方。無朱無墨無文章，不用桂木參芝香。亦非山澤川原良，非九非散仍
非湯。勺撮錄兩何能量，轉源不出義農黃。岐伯伊更無交相，而況韓孟陳吳楊。韓保昇，孟詵，陳藏器，吳普，楊玄操，皆唐時名醫。一切靈府
常含光，不屬心脾肝膽腸。倏忽六猴窺六總，心花掀亂空飄飄。三界六趣橫顧狂，六交十習紛踴躍。中此
疾者何茫茫，爾出何策能相當。此處賊寇爭強梁，汗流虛處走且僵。眼亂無歸而踰，溫寒燥淫翻陰陽。
君臣佐使徒倖倖，我發刀匕非尋常。應龍取效無參商，隨濟一擊雷橫掃。德山一喝龍騰騰，荒郊解使枯
骨強。龍盤虎繞繞迷離，明月堂中啓秘囊。一服甘露破琉璃，大千世界都清涼。此藥頭堪不必嘗，一粒中
裏千金剛。炮燄炙煉誰精詳，聽取蓬柱聲琅琅。西泝江漢浮瀟湘，呼將石人搗鐵槌。藥囊拋向江中央，長
風落日雲蒼蒼。能師醫道有奇功，雖難學而門所可然，然於世道，獨有愈于其德也。

贈南道人

露水斑斑白未全，長江大湖喜爲客。西風漸少北風多，腳底路聲行格格。一袍兩袖無餘餘，腰間一二三
葫蘆。生涯如此抵如此，如此如此無他須。紅黃羅襪難奔走，觀旁亦有可人否。公卿將相不問，義衣這
揭豈無有。青山綠水逢迎時，頭來相報令吾知。戴起一頂青葛笠，拖將七尺紫藤枝。因緣渺茫多阻礙，斯
人吾前亦不識。且吞溪玉澗心神，更撚月輪摩眼力。摩到無明醉夢醒，拖袖拍肩須有人。

贈開懷道民

開懷道民以雙履爲標榜，嚙命資身其曠達妙趣。有起人者，
達摩學履投西歸，一隻適爲汝所持。汝持此履將奚爲，十方三世包無遺。大機十千十二支，衍作六十花
多差。釋迦佛亦不出斯，丈六身外還屬誰。七十九年路可推，無始劫來何從知。可滿盛著琉璃兒，任汝胎
年月日時，鳥窠披上羅縵衣。龍尾引入黃金埒，平川蕪野觀游絲。東西南北隨風飛，水流雲在俱遲遲。凡
度眼者都忘機，一物今古長光輝。無頭無尾無骨皮，無男無女無妻妾。無肝無膽無心脾，大率一切皆無
之。太空亦立孤悽悽，玲瓏忽見全如幾。何況呂李楊徐奚，我命居中西南紐。我身在未正西，臘月三十
日到來。此身此命成煙雲，捲起卦盤收卦基。梅軒共看花陰移。

雪山集卷十三

五言律詩

何處難忘酒

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逢聊置卷，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
次蘇湖間張晉彦船已行
陸路如蛙鏡，江流似馬馳。不嫌君去速，只恨我來遲。兒女三杯酒，溪山五字詩。英豪到此地，莫更問何時。
蘇湖道中
擾擾千支水，攢攢一簇村。牛羊紛下括，鷓鴣鬧爭門。晚徑飄松子，秋田長稻孫。霜天好風日，壯士鐵衣溫。

山行即事二首

轉岸波仍急，瀟溪路半無。柳低侵樹腹，蓮淺隱花鬚。田舍雞聲倒，漁舟桡喜扶。雨餘山更碧，倍費我工夫。
浮雲在空碧，來往識陰晴。荷雨瀟衣溼，蘋風吹袖清。鷓鴣喧日出，鷗伴狎波平。山色不言語，喚醒三日醒。

和御製詩五首

（案）此詩皆奉
乾道三四年間所作。
某前日，恭蒙樞密宣撫出示御製春日聖作，名儲巨公府叔之餘，慨采其意之未盡者，和成五章。

塞遠不能以通帝所持謂鉤犀仰塵崇覽。

列聖兼仁武。隨時議戰和。仁開新日月。重照舊山河。西北浮雲散。東南王氣多。大唐功十二。一一付錢歌。
大慶通元德。西華近保和。草荒朱雀道。沙塞龍河。九廟煙塵暗。七陵風露多。君王既神武。父老莫悲歌。
舊京宣德門。與大慶殿相直。自西華門入。保和殿。御路直朱雀門。南門外則龍河。

遠望前通河。舒應內和。眼看花發渡。夢想白河。火德時方盛。金行數不多。儒臣且經略。未要載歌歌。
鼎持周公。漢須傅說和。上方資羽翼。誰解廢江河。志定功應就。時來力不多。晉公門下客。豫製凱旋歌。
於連開乾德。昇平到政和。七星搖帝座。兩界隔天河。義士何曾少。謀夫不在多。鯉魚長尺半。恐有扣牛歌。

集杜子美句賦所居二首

田舍清江曲。柴扉結徑開。野花乾更落。水鳥去仍回。渺渺春風見。冥冥細雨來。幽棲身懶動。坐穩興悠哉。
野屋流寒水。春星帶草堂。忘機對芳草。駐屐近微香。農事空山裏。柴門古道傍。眼前今古意。看劍引盃長。

郊居

不著烏紗帽。白開青竹籬。鴈陂殘月宿。猿掛冷霜枝。有淚不知落。無心空自悲。人情正翻覆。去住總難期。

秋興

有願投金紫。無情上玉除。吾甘披短褐。君日曳長裾。滔滔雲生屋。涓涓水到渠。十難三四好。八九在閒居。

物幻詩

北海盤從北。南枝蟻戰動。朱龜變自因。周蝶夢誰分。外物不可必。此形何足云。勞生竟不覺。幻境徒紛紛。

次廣德密九日登高韻
（案）此詩及後兩首皆作於乾道三年九月間所作。

風動旗千幹。霜明甲萬聯。愁邊悲有淚。幽燧冷無煙。殺氣藏金鼓。台光照玉船。元豐韓相國。故事講軍前。

代虞相挽楊參政二首

特起西南紀。孤飛五少平。名登千佛頂。位亞六階卿。文社尊韓伯。經門事董先。山川有冥會。公在孝廉阡。

道德平生足

功名歲晚成。掛冠方再殺。負杖忽三聲。樂壽兼仁智。哀榮備死生。我家無故老。不忍見公墳。

代李叔介挽楊參政

運泰風雲合。名高泰華秋。杓衡方北指。江漢已東流。嘉祐良臣死。鍾情志士憂。驚心波浪裏。不見濟川舟。

有感

北斗闌干外。浮雲柱杖中。天高千障立。月靜一江空。宇宙橫揮塵。乾坤落轉蓬。浩歌聊舉酒。無泪哭英雄。

卽事

竹色交窗暗。苔痕擁舍深。草履無定聲。斷腸有孤音。戀闕穿雙眼。憂時折寸心。中原既傳檄。郡吏有陳琳。

送吳侍郎二首

（案）此詩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雪山集 卷十三

元衮離韓魏。辭榮運甯歸。無功生靜福。有迹正危機。棄智輕親世。忘言妙格非。五車書滿腹。字字莫相違。
昔欲全家託。今惟隻影依。任從龜左顧。獨自鶴南飛。吳淞謀三至。心危泣百揮。英豪天下少。不敢廢依歸。

次青渠

市井連聯。風光略勝他。稻田方稍稍。瓦屋漸多多。得路皆平地。逢山但淺坡。日斜煙欲集。將奈晚寒何。

舟中作二首

昨日到今日。滿江常湧波。山川非不好。風浪抑何多。所愧累公等。固知如我何。柁樓無晚照。高臥一長歌。
昨夜一葉落。秋風江漢波。品品紅日淡。慘慘素煙多。世事今如此。吾曹可若何。淩源聊繫棹。一和大風歌。

上王公明四首

（案）王公明名英。爲四川宣撫使。此詩當是乾道七年所作。

縱氏吹簫遠。王家奕葉光。昔多稱建業。今獨盛安陽。泰華何曾老。江河各自長。一名重兩火。與宋大休祥。
正統承周後。元臣在郡昌。治平扶國聖。乾道作興王。指日恢中土。何時過故鄉。新堂標畫錦。門下有歐陽。
棲翼伊周後。功名事業誰。眼驚希世傑。心慕太平時。不老池邊鳳。長生印上龜。旂常書不盡。太廟有宗彝。
風起雲飛志。包含具善鄰。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揮羽思平魏。登壇決并秦。功成身莫退。小柱八千春。

采石道中

聞說前年事。分明是偶然。草雄誇好手。萬事有蒼天。浪浪埋樁木。波聲撼戰船。蕭條苦園者。揮淚立江邊。

魏城道中

聞昔車馬亂。崖陰馬足黏。地爐茶帶苦。棧店酒多甜。水減溪身瘦。冰凝樹角鉗。衣囊都已盡。無可更重添。

齊陽道中二首

今日青陽路。行行不忍過。人家茅屋少。原野稻田多。樹木連蒼色。陂塘湛碧波。斜陽破半嶺。將奈鏡亭何。
一路皆平坦。今朝稍展盤。僕飢爭小店。橋斷據枯灘。處處山都好。家家酒不酸。人生各有地。所樂是長安。

宿石鏡寺

落日寒山裏。荒煙野寺中。僧垣水衣白。佛座蘚花紅。舍後蜂蟻熟。門前雁米豐。夜長難早睡。擁被聽松風。

敕局同年相饒。是日謝道。謝子春曉者。還其家。同年大不然之。共慨然也。
（案）此詩當是乾道七年所作。

已恨此身多。將如之子何。白甘吾潦倒。真恐汝蹉跎。身老便孤睡。家貧喜自歌。輻輳他日見。各想舊婆娑。

發家書

別乘非爲辱。江陵稍近家。牙排進滯色。頭白亦增華。見說堂前竹。勝如屋角花。脫身歸到得。餘事總塵沙。

上亭

雨色昏何在。鈴聲怨阿誰。一朝人世改。萬事帝心知。西去身雖脫。東遷勢更危。祗應南內裏。不似上亭時。

雨花臺

（案）此詩當是乾道七年所作。

雪山集 卷十三

亂草踏秋碧，斜陽立晚紅。天低昏海霧，江闊渡淮風。遙有餘基壯，碑無舊觀豐。愁人情倦眼，不敢送歸鴻。

見九葉峯有四十餘，其最秀者不知孰爲九也。因作是詩。

稍稍雲氣散，溶溶山態回。翠旂千丈立，寶閣百重開。此地真堪老，何時遂得來。海中蛟蜃惡，吾不問蓬萊。

送虞丞相孫運幹詩三首

祖子尚閑戶，（一）猶集中有和通一箇虞祖子。
詩話：祖子，字文孫，文孫之子。

曹溪有正路，飛鶴要知還。向象子生子，高風新又新。昔君三拾戲，今見一槐春。父祖有家法，典型如老人。傍觀應自肯，自肯乃方親。

曲肱真事業，袖手大文章。想子歸家急，如吾捨世忙。何時見丞相，幾日上瞿唐。見問宜多說，不言君亦忘。

題東林姚賞高書室

島嶼深沈碧，溪花淡蕩紅。連山收宿雨，當戶進涼風。森樹孤村外，斜陽一笛中。西山起明月，未放酒杯空。

題洪景伯得江亭詩二首

醉子發孤照，太空無阻格。萬波爭赴海，一轉直當樓。渺渺身小，茫茫世世浮。斜陽敲埤堦，隨意數行舟。主去朝行在，花留伴此亭。別離心袞袞，春恨思冥冥。此事須丘壑，何人嗣典型。但當添種竹，相對北山青。

題舫軒詩

一舸江湖外，風濤有是非。著身安實地，冷眼看危機。煙樹何曾遠，鷗鷺故自飛。若人能轉物，滿載月明歸。

題施大任桂軒詩

濯濯雙引幹，盤盤同結根。人知盤草木，天與好兒孫。蓮花寬眼界，婆娑秀此軒。門中福未艾，遠樹更闌干。

題孤山寺詩

窈窕孤山寺，光明大士龕。佛香時縹緲，茶味亦清甘。竹挺森千百，僧房並兩三。全無兵火氣，不似在淮南。

和王充道夜坐二首

索索風呼葉，蕭蕭雨打牕。遙思雙白髮，相對一殘缸。夢落湘南浦，身浮浙右江。漏窮鐘未斷，猶自咽微鐘。風雨連三日，晨昏共一窗。天寒憐翠袖，夜永對青缸。有泪揮吳月，無船上楚江。夢寒元易斷，鐘靜不須撞。

和孫仲甫

浦溆清深處，人家綠樹圍。竹塢森翠葆，蓮蕩亂紅衣。薄雨生朝潤，斜陽隱暮暉。桃花流水意，不在鱖魚肥。

和姚明之

草色動秋綠，松陰留晚清。日烘蟬吻燥，風助燕身輕。蒼莽家千里，飄零酒一觥。客愁銷不盡，還與暮煙生。

送陶茂安赴湖南二首

禮樂華今日，江湖待此天。補衣開使指，錦帳卷郎仙。曉轡車帷外，清湘簿節前。何如歸禁籞，花柳自風煙。飄泊年家子，依歸父執尊。不知分此袂，還更臨誰門。欲語無言訴，相期有意存。何時憑水檻，涼夜倒清樽。

送韓總二首

斗絕重關險，星馳四牡驂。斯朝三勞道，登錦再光輝。距離秋遠死，極奇飽欲飛。光兒還解事，早送版圖歸。

送鄭德初歸吳中

相識雖非昔，相知不似今。歲寒三益友，金斷兩同心。半子來歸葉，孤兒繼事任。此間拈鼓笛，那更有凡音。

送清堅老人宰辰陽四首

黔郡隨山遠，盧溪上水舟。雙眸長不夜，兩鬢未全秋。製錦寧傷手，鳴琴自點頭。武陵花賞遍，安穩上瀛洲。

黔郡隨山遠

苦棟風方作，桃花水未生。逢村宜早住，趁路莫宵行。且止青春酒，頻添碧潤羹。槐根并馬骨，切勿厭官清。

黔郡隨山遠

卻背五城關，旁連七寶山。楚臣經夕宿，漢代入辰關。花縣成陰了，桃源覓路還。功名歸晚節，豐稜上清班。

挽李平仲二首

香杏歸無極，茫茫恨有餘。九原那可作，萬事總成虛。汀草何曾歇，雲山亦自如。此回真定別，無願可傳書。

挽李平仲

窮達皆昨夢，死生同一波。幻身非我有，薄俗奈渠何。霜樹柯葉少，江湖洲渚多。老來不禁淚，未忍過橫坡。

挽吳節夫二首

古道在今世，今人誰古心。延陵存一老，元祐得遺音。樂善稱餘熟，憂民江海深。二毛方五馬，當代阻爲霖。

贈程元鼎二首

邂逅程夫子，牽連憶老坡。山林深自引，琴劍肯來過。春事已如許，客情將若何。舟行相風色，江面水方波。

杜宇正呼急

杜宇正呼急，程君來告辭。自憐吾老矣，敢問子何之。起柁行在在，求官鳴有司。歸來定何日，秋事以爲期。

李南卿西歸

天上足官府，舍人何處歸。世情傷幻化，道眼美空飛。易合誰終始，難言有是非。九原如可作，來共立斜暉。

之子何方去，荆江上諸宮。願知君筆力，能顯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回觸處通。贈之一轉語，收了萬年功。

贈同省訪別

咳嗽相聞地，江湖各一天。所思無物似，此去有人憐。身遠何能近，心寬自覺便。難言知幾許，回首意茫然。

贈日者

何君巨源，娶女，與范右史元卿有連。其談五行，歷歷可聽。自富川過新春，將之武陵，塵埃中試求公卿，當有雷轟一世者。

自照胎前，難逃造化中。一毫皆有數，三昧即無窮。消息深深見，機緣了了通。君能希八九，亦是問元功。

詠蓮

高致想江湖，宮庭植小蘆。清風時自至，綠竹興何殊。既灌情偏重，琴尊實不孤。明吟應有處，溫溫十餘株。

送胡乘龍歸毗陵
千林秋葉深，此際有行人。握手恨無語，出門愁始新。殷勤一枝柳，聚散百年身。曉遠情何極，茲來跡已陳。

雪山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

西齋落成呈榮茂世

主人乞我短窗明，推挽清風墮兩楹。千里坐安雙腳穩，萬金難買一軒清。掃除舊念無遺恨，收拾新工上短檠。幸有諸郎共料理，緊催燈火赴功名。

幽居

春附秋尊以時開，爾自野生吾懶栽。有飯故須間菹韭，無羹安用著鹽梅。雲蒼雲白髮復變，雨霽雨來不來杉。露松霜菊我酒，竹根木樛盡吾杯。

秋夜讀書三首

不須薄酒少蠶座，時復閒行更脚輕。樹有涼聲常撼撼，燈無熱意但熒熒。土鬆瘦菜從頭長，袖淨幽泓澈底清。月化日遷人不覺，見柳愚公集卻于草木見先驚。見蘇子瞻詩

殺紋絕似瀉西生，見劉禹錫詩直方以為作生熟之生乃健。見蘇子瞻詩霜沫全如漱玉清。見蘇子瞻詩稍定心源淨夜氣，即

開耳界度秋聲。旁觀事有千端異，見王履道詩返照身無一點輕。一醉等閒千日過，清江安用白鷗盟。

無嫌烏帽走黃塵，塵外塵中總有人。口似輕輕吹鳥去，杜子美詩身如膠膠轉車輪。見蘇子瞻詩之子何方去，荆江上諸宮。願知君筆力，能顯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回觸處通。贈之一轉語，收了萬年功。

秀野亭觀雪

不見湘娥十二鬟，誰移白髮上青山。雲開上界珠宮闕，風墮游仙玉佩環。洄曲城孤千騎入，山陰興盡一簑還。萬松嶺下寒溪口，遙想梅花露半斑。

從陳阜卿遊翠巖

馬輕人健有秋容，飛到千巖萬壑中。古殿含風寒佛骨，蟬屏揭水注龍宮。行深野屨落空翠，睡醒僧簪轉晚紅。彈指山川變光景，橫江旌吹擁元戎。

和張安國開筵

兩京喬木久秋風，甘露葉葉非漢宮。遙風彫零周廟古，玉魚沈落漢陵空。朝催戰鼓雲埋陣，夜發戈船月照篷。官德樓前清御道，明年元會納羣工。

霞湖過大浩寺

亂莎黃草水蘋花，紅葉黃花各自春。隔竹歌呼知夏勝，倚松禪懶見僧真。有時柏子捎衣落，無數松枝刺眼頻。山頂斜陽歸棹晚，草頭多露已橫陳。

和李平仲出郊

渡頭脫柳不堪攀，嶺背彫梅尚見斑。店小青旗低拂馬，寺荒蒼蘚暗封關。但知魚樂如吾樂，未必僧閒似我閒。忽憶去年今日處，楚山欲盡見秦山。

張元亮見訪留和坐客

杯盤倉卒但隨家，所賴龍山得正嘉。略以詩聲知律呂，敢于學海望津涯。精神霜後千頭橘，風味新時一畝瓜。髮白未應餘子識，汗青當有後人誇。

晚泊東流

山高樹多日出遲，食時雲霧且霏霏。馬蹄已踏兩郵舍，人家漸開雙竹扉。冬青匝路野蜂亂，蔞麥滿園山鵲飛。明朝大江送吾去，萬里天風吹客衣。

江西道中

落日平西樹起煙，亂山缺處水連天。城樓突兀樓臺表，樹影參差落眼前。倒引歸心隨病客，欲隨飛鳥渡平川。不辭蘭足投微徑，慰籍征行有晚蟬。

林溪中阻風

扁舟西去苦匆匆，底事天回柁尾風。倉卒未應旗轉脚，殷勤聊借浦樓鴻。半山煙雨駸駸暗，兩岸霜林故

華屋沈沈燕不譁。綠陰悄悄樹含花。旌旗照野元戎壯。禮樂充庭使者華。解袂莫辭筵玉酒。同班行待五雲車。金虬度徹隔關曲。佳月隨人未肯斜。

送胡正仲二首

萬安松楸已參天，屬眼昆仍故宛然。榮尹堂前周兩紀，甘王樓下跨三年。八風翻海如如定，一月當空在在圓。太極清都天尺五，拖牙振轉去翩翩。稍稍秋風吹客衣，浮雲斜照送將歸。搖開楚岸蟬方急，行到吳江鴈已飛。直恐相思衣帶緩，無令閒訊諷詩稀。一牛鳴地難傾側，何況山川道路違。

和陳阜卿

兩華益下晚江秋。曾對斜陽倒玉舟。自斷我當歸弔屈。不應君亦未封留。異時兵革同悲喜。今日尊前再

這酒與胡伴

青瑩瑩下出香泉。歷歷春聲到耳邊。卷起白波滋舌本。養成黃氣舞胎仙。帝觴他日分涓滴。家釀今朝莫

送劉子開二首

帝恩無止肯承宣。雨露滂沱貯半天。瓊琤兩星同拱所。蕭檣一嘯獨當先。驅馳足下千重嶺。忠孝心頭一寸田。孺子亭前見三旂。爲言秋事亦茫然。塵中拈出玉光明。追琢多年老更精。會使低頭降志士。無令抵掌笑書生。此行原野霜風急。所過溪湖潦水平。鴻鴈同天不同侶。爲傳好在與南鄉。

送王充老歸盱江

風遠輕蒲越去程。滿江秋月碧紛紛。相看斷屬情何極。同著征衫袂更分。千里西塵俱對月。一樽安得再論文。從今竹枕篷窗夢。不夢懸刀只夢君。

送李公

海內堂堂見此公。孤高不與萬夫同。身行宇宙東西遍。心徹乾坤表裏通。莫共林泉謀老境。更看蘇鼎策新功。君王拊髀休長嘆。亦有英豪在眼中。

送趙子真送藏經于朝廷

憶昔同遊金鳳臺。臨高望遠思悠哉。重來又作燕山別。不意翻爲驛馬催。寶鏡元輝天上去。塞塵秋色碧邊來。歸期已定終年約。莫遣丹心一寸灰。

別張君玉二首

燈結江漢鴈南飛。鸚鵡洲前再拜辭。風勁周郎焚艦日。月明庾老上樓時。無言只共江聲語。有意惟憑山色知。他日中原公事了。磨崖千丈要豐碑。

謝山集 卷十 159

一七五

白雲黃鶴曾相逢。湖北江南故楚宮。拭目文章王八座。叩頭勲業趙三公。今朝側耳聽奇偉。何日投身佐事功。公到京師和記憶。蘆花江上竹竿風。

謝王美澤新火

日落琴橫刺啄聲。起驚新火到陳人。密隨周燼年年改。心共商盤日日新。桐栢飯香增意氣。草堂燈影換精神。侯家宮如晴煙起。公自他時作好春。

老杜云。射柴新火起。晴煙是。改火只具轉韻云。日暮漢宮傳蠟燭。是改火以曉。意改火當以蒲灰。今寅初得清明。則只曉曉速其宜也。足見幽事雖細。必期照解之。

謝范西叔惠詩

世間無可似君詩。兔杵聲寒落腳飛。領下驪珠能奪取。袖中滄海更攜歸。久荒此事成疎懶。賴有斯人爲發揮。佳處不隨車馬得。但扶古堞看斜暉。

贈徐珏

五曜循環十二宮。乾坤遊落往來中。竹籬書在人安在。姑射山空道不空。峭峯未能知本末。從今不復問窮通。東樓志享湖山樂。三尺闌杆萬里風。

贈湯元章

陽子親賢鑑。囊路開春草。見王郎。只今萍梗滄浦。苦松楸在。建康數轉。話端纒。歷歷一生身世。不
茫茫。從今點破心頭事。獨對東風笑一場。

贈鄧東

青藜半夜放光明。玉字金文下太清。舉眼試看君行路。點頭會盡我平生。蓮行勝景丁居丑。歲建昌期乙遇庚。四十五年如夢過。尚堪晚景見昇平。

賠款途徑

二年不下竹匡牀。枕損茅簷小米莖。吹起江風渡綫子。踏開荒草見王郎。胡海此際談三命。灝水何時賦一場。他日中原公事了。與君同話此荒涼。

和 李 祥 伯

不多風雨已秋容。慘澹斜陽溼晚紅。長憶蘋風過鰓鰂。更思煙浪拍垂虹。未應堂上燭能滅。所願尊中酒不空。卷雪樓前卸帆日。卻從天際望吳中。

又和李粹伯

雲似諸公簿領閒。不名阿堵。但江山秋風未白。平生髮尊酒聊枝壯士顏。醉後參虛無咫尺。悲來天地。關歸眠夢繞瀟湘野。紅葉黃花滿望斑。

問王稚川兌酒

麥天一似菊花秋。澀雨澀風故作愁。幸自從來公不飲。何如乞與我銷憂。膠膠投投誰能問。兀兀陶陶得

雲空玉宇降重重。匣面雙蟾小戲龍。夾路繁花香到骨。不如天上紫芝封。近日風有。送給之風。
暗黃退柳綠依依。長與行人駐別筵。傳說歸朝天下雨。不如休絮相公船。是日風。通。浮橋始大。
嬌風怕惜日品品。只見光光不見塵。行過津頭旗幟動。萬波吹動碧鱗鱗。是日風。通。浮橋始大。
遙指吳天背蜀雲。峽波小綠作微皺。西州寒食清明了。猶見懷心上苑春。

效竹枝體有感四首

來時梅花繞路旁。抵今壓枝梅子黃。回思孤徑路斜月。冉冉馬頭迎曉香。
石橋直下幾雙橋。落葉漸低湖水生。歸心欲寄潮頭去。潮頭不肯過蘆城。
斜風急雨暮蕭蕭。更與客懷增寂寥。樹頭梅子未全熟。莫來窗下打芭蕉。
江南煙雨梅子肥。稻針刺水青離離。江南風物亦如此。所恨情懷非昔時。

即事

桃李陰陰子滿枝。春心密意兩忘機。無何一點流鶯過。驚動楊花欲欲飛。

夜泊荻港二首

落日人家已半扉。隔籬問答語聲微。桑枝亞路蟬爭噪。一似南村割稻歸。
野火參差度暗光。宿簾猶裊自生涼。夜深樹上無星斗。古樹陰沈沈覺許長。

次虞樞密九日登高韻

滿擬重陽醉菊觴。花時多已過重陽。年來莫是無知己。未遇淵明不肯香。

問王稚川借其父承可詩二首

侍郎藻績已蒼蒼。萬古江河一錦囊。杜老平生憐騷子。不將衣鉢付他郎。集中有騷子。詩謂騷子也。

百代風流集豫章。娟娟各自作時妝。誰知索虎鉤鯨手。傳到黃家便到王。

夜坐起贈范西叔何子方

濃淡雲中月吐吞。寒枝驚葉動烏蹲。青燄一點無人對。賴有西風爲掩門。

贈李時雍

平生飽識世間愁。牢落江南盡處州。插架有禾三百把。與君來往亦風流。

集泰園文恭公句寄胡正仲四首

絳霄別有大羅天。上元。真觀。鈞奏。奏沈帝所開。上元。真觀。鈞奏。奏沈帝所開。上元。真觀。鈞奏。奏沈帝所開。
玉蟾清翰待君揮。送陳。五世嘉古得鳳飛。江陰。朝野多驢天子聖。使應。鼎向黃扉。
君在東南第一流。近。知。明。州。舉。頭。試。作。長。安。望。昨。夜。盡。桂。近。斗。牛。

三巖風稜照綵霞。漢。星。鄴。傳。語。紫。芝。泥。人。歸。休。論。萬。里。封。侯。事。此去青霄別有梯。公。子。

送徐聖可十首

此州斗大故爲倥。金印如之足解頤。他日低頭看屈肘。亦思王老住胡灣。某所。星。在。胡。家。湖。古。云。隆。州。知。斗。大。又。云。金。印。如。斗。大。故。併。取。以。寄。意。云。
元素當年曾子瞻。山三百疊故依然。風流文采徐楊並。所欠賓朋似往年。蘇。子。瞻。過。隆。州。元。素。時。元。素。守。此。邦。送。石。田。子。瞻。有。詩。略。云。隆。上。實。山。三。百。疊。
快馬嘶風。來一抔。王。子。元。素。中。守。此。邦。愛。清。風。亭。有。詩。略。云。風。寒。不。食。清。風。的。聲。聲。聲。聲。聲。

君玉風標世所希。日臨小閣敞清池。君來已隔元豐夢。豈靜魚寒釣往時。

此亭

一陳一葉此橫飛。飛到清霄絕不遲。東海月輪今又滿。風茶安穩上丹墀。

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東海。徐氏還也。

吾知昭德眼通明。君與渠家有有情。何況盤餐滿黃閣。定應倒屣笑相迎。某。子。公。傳。昭。德。溫。公。子。未。嘗。面。君。與。渠。有。連。至。相。知。亦。以。此。故。

君到長安見侍郎。定將老子鬚毛蒼。爲言薛荔藤邊事。一局茶收又一觴。某。子。公。傳。昭。德。溫。公。子。未。嘗。面。君。與。渠。有。連。至。相。知。亦。以。此。故。

文康伯仲見昌黎。杜。詩。伯。仲。之。傳。到。雲。孫。又。過。之。君。見。小。坡。應。記。憶。近。香。亭。下。瓊。茶。時。

東望蒼溪想月卿。尚懷泉石養精神。儘于歸廬亭邊見。爲道陽關有故人。沈。子。公。傳。昭。德。溫。公。子。未。嘗。面。君。與。渠。有。連。至。相。知。亦。以。此。故。

寶溪同社兩青年。一落江湖一上天。武閭吾兄願好在。何時再拜玉階前。沈。子。公。傳。昭。德。溫。公。子。未。嘗。面。君。與。渠。有。連。至。相。知。亦。以。此。故。

我無頭上進賢冠。祇帶儒生一味酸。頗向筆端求霸氣。桃花春水把漁竿。

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羶魚。鉤角槎牙出好詩。願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題大浩寺

漫山竹樹結清深。古殿荒寒一雨燈。但有茶根隨粥飯。老夫請作住持僧。

贈資工

卷雪樓前欲放船。浪浪亭上且扶肩。他時一月同千里。江漢吳淞共拍天。

贈資工

我無頭上進賢冠。祇帶儒生一味酸。頗向筆端求霸氣。桃花春水把漁竿。

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羶魚。鉤角槎牙出好詩。願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題大浩寺

漫山竹樹結清深。古殿荒寒一雨燈。但有茶根隨粥飯。老夫請作住持僧。

贈資工

卷雪樓前欲放船。浪浪亭上且扶肩。他時一月同千里。江漢吳淞共拍天。

贈資工

我無頭上進賢冠。祇帶儒生一味酸。頗向筆端求霸氣。桃花春水把漁竿。

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羶魚。鉤角槎牙出好詩。願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題大浩寺

漫山竹樹結清深。古殿荒寒一雨燈。但有茶根隨粥飯。老夫請作住持僧。

題真如寺詩

舊紅新綠都如許。塵世何曾有定春。晚渡野航衝雨去。今朝佳處總無人。
月下看古碑。唐正元間物也。

泥土和錢四百年。摩挲十在九彫殘。明朝又手東西去。更有誰人月下看。

題李白笠釣圖

龍子梅莊釣笠前。脫蓑氣緒蕭然。一絲來往茫茫碧。不記開元後幾年。

題寶伯山小隱詩六首

栗里柴桑事無。但言吾亦愛吾廬。掃開秋草門前路。恐有田潮訪後湖。
深衣細線古風標。不用橫飛上九皋。且伴寒泉蒹葭菊。水仙王亦是吾曹。
蒲柳蒹葭密掩門。無風亦自有秋聲。煙塵齊魯今何在。下雒陽新有兩生。
山濤雲從閣有無。數牛鳴外接匡廬。甘樓亦有鴟夷老。左右盆山即五湖。
瘦水微瀾漸復清。秋風脫葉下江皋。王楊盧駱青冥上。不廢江河燈燭黃。
秋草空繁不識名。秋蒲雖脫尚能聲。君行愛護青鞋底。行到山空恐路生。

題薛公肅西湖問梅圖二首

茅屋荒寒雪影昏。口心相應共花論。山橋野渡香波亂。君在江南我劍門。
人眼花心總不昏。網從煙外月中論。孤山疎影橫斜處。今有珠樓鎖翠門。
舟中題石母洞前潭中玉犀石

玉犀玉犀是何物。白玉麟蹄水晶骨。珠宮貝闕不勝寒。夜來走出蛟龍窟。

黃制幹坐上題墨竹扇

自有清風風不吹。雖無明月月相隨。此君不可無一日。奈有霜寒露冷時。

和黃少譽綠萼梅

綠毛么鳳仰銜花。不在山椒即水涯。昔日鬢邊能似此。春愁磨盡總成華。

問查元章覓龍圖茶詩

戲龍頓斷天門鎖。來盤公家片門箱。恐有鹽豉收不盡。覓來驚起睡飛行。

用前韻謝元章惠茶二首

五夜輕行過故鄉。不知箇箇與車箱。清風一點吹靈府。夢斷江南白鷺行。
白日騰騰睡醒。塵絲微亂買巾箱。從今易趁繡書課。滿眼精神下五行。

和袁丞蓋嶺長松三首

強名呼作大夫官。亘古摩空不免冠。但惜五封遺一點。寧如深嶺撼風寒。
露洗穉葉亦堪餐。霜後皺皮更可冠。撫此盤旋不憂晚。但憂栗里酒樽寒。

百灘飛度半雲端。波浪聲聲不漫漶。轉仙垂轡徐進馬。市廛無此雪風寒。

病來無力勝鞍馬。不得兩亭共一船。射雉如皋猶不笑。散花方丈錦千張。

和李無幾求詩

十年慘澹經營處。一點青焚燈火知。平日詩從天外得。只今天外總無詩。

和秋日即事韻二首

駁駁山蒼雜水紅。不如冷眼看秋風。北鴻已望江南起。飛過楡林月正中。
初楓葉外數行飛。瘦竹竿頭一點綽。浮世危機總如此。青蛇飛處且相隨。

千葉梅

一枝獨立衆芳先。小翠長紅一任妍。綽挾仙人來閱世。向來手眼故千千。

新竹

我不疎君君自疎。此君子我定何如。中庭明月常常在。卷地風來不掃除。

合歡扇

明月雖圓有缺時。合歡安有百年期。故令六六深宮女。淚落君前自不知。

九華扇

玉斧修成玉兔宮。蕭蕭無日不秋風。九華雲霧騰空起。取次拈來在掌中。

紗扇

八字圓環字字精。一規孤月半絲輕。只應來自鮫人室。風動猶聞細浪聲。

黃鶴扇

摩挲青雲到紫微。玉城風露冷霏霏。政令同落生綃上。亦勝空梁一燕飛。

竹扇二首

脫盡龍兒錦繡衣。一枝變化作千絲。冷然不受人間暑。誰道清風有歇時。

白羽扇二首

老龍飛去爲家後。尚有龍兒戲錦衣。只恐世塵吹不盡。世塵吹盡總歸歸。

七寶扇

昔以隆中今渭水。真龍長御快風飛。出關吹碎兒郎膽。安用軍師更指揮。

七寶扇

鼎足三雄各立時。臥龍騰起向西飛。渭川波盡搖明月。百萬雄師聽指揮。

七寶扇

七寶開闢萬靈風。靈犀一點與天通。婆娑吹動紅蓮雪。總在清涼世界中。

雪山集 卷十五

六角扇二首

一自昭陵掩國都。龍跳虎臥世間疎。如今縱有千金璧。不博當年十字書。
昔日蘭亭楊惠風。至今不與匪人同。百金五字都休問。脩竹清瀟在眼中。

龍葵扇

輕盈獵獵野風秋。吹上蟾宮白玉樓。想見東山紅粉裏。超然惟有此風流。

道經 或云道家無經。晉王季羣曰。已故作詩以嘲之。

端拱主人無語句。臺與僕隸閑喧闐。希聲絕想忘言處。海水巖山皆不全。

雪山集卷十六

詩餘

相見歡

霜花零落全稀。不成飛。寒水溶溶漾漾軟琉璃。紅未湧。青已露。白都晡。(案)鳥下以本缺四字。涉暖戲覺聲。

長相思

紅疎疎。紫疎疎。可憐飄零著地鋪。春殘心轉孤。覺相呼。燕相呼。樓下垂楊遮得烏。倚欄人已無。

前調

山青水青。兩岸蘆花秋。水深村又深。風冷冷。露冷冷。一葉扁舟深處橫。垂楊隔不歸。

生查子

見汝小溪灣。雨竹連珠影。林杪動風聲。近下新黃粉。見汝大江郊。高浪搖枯木。飛雪密封枝。直到斜陽暈。

楊柳枝

慣得嬌聲不。去還來。淡光無可照樓臺。且停杯。

薄雨疎疎時幾點。灑浮埃。買花未上燈兒接。聽他催。

浣溪紗和王通一韻。即此意。

何處能將腸九回。榴蓮不似蜀宮歸。卻尋征帽解戎衣。淚下猿聲巴峽裏。眼驚鷓鴣楚江涯。夢魂只傍故人飛。

又

夢到江南夢卻回。夢歸何處得身歸。故溪綠淨看兒衣。下到樓唐春欲杳。桃花香浪渺無涯。三台回望五雲飛。

又

征鴈年來得幾回。春風無雁帶書歸。故應春瘦減春衣。花柳傷心經歲月。江湖無夢失津涯。到家無樹不紅飛。

前調

細雨瀟瀟變作秋。晚風楊柳冷飈飈。無言有淚灑西樓。眼共雲山皆慘慘。心隨烟水去悠悠。一簫一笠任孤舟。

清平樂

江沙帶溼。沙溼和煙泣。落日欲低紅未入。悄悄暮寒凝立。疎林秀色荒寒。頻頻駐騎回看。應是梧桐影下。秋風聲碎眉山。

又

斷橋流水。香滿扶疎裏。忽見一枝明眼底。人在山腰水尾。梨花應夢紛紛。征鴻叫斷行雲。不見綠毛么鳳。一方明月中懸。

前調

從來清瘦。更被春傷惱。瘦得花身無可有。莫放隔簾風透。一枝相映孤燈。燈明不似花明。細看橫斜影下。如聞溪水泠泠。

眼兒嬌

雨潤梨花雪未乾。猶自有春寒。不如且住。清明寒食。數日之間。想君行盡嘉陵水。我已下江南。相看萬里。時須片紙。各報平安。

西江月

月斧修成膩玉。風斤琢碎輕冰。主人無那客杯深。倩取花來喚醒。舞罷繡裙風暖。飲闌畫閣香凝。試將花葉數層層。猶比長年不盡。

又

輕煙縹緲蜂窠，薄羅深壓鵝黃。玉容縱不似何郎，也在百花頭上。試看眉間一點，全如瓶裏孤芳。明年此日趁鸞行，記取今朝勝賞。

前調和王道一韻

曉曉紅中煙潤，梢梢翠尾風斜。開軒幽樹少啼鴉，此處最宜看畫。望眼不知天闊，歸心常恨天遙。見君江浦到蘆花，意在琵琶亭下。

前調

壁水橋邊此客，金鑾坡上何人。沙場老馬事無成，試濯青鬃夾銳。袖手煙霏小款，回頭石嶺空城。乾坤遺恨渺難平，目斷寒鴻孤影。

前調金鼓

陰陰淮霧縹緲，江氣逼，樹聲新。荒林只見夕陽入，誰喚晚烟集。漁翁猶把釣竿執，莢共笠。時時蒼風剛浪猛，早收拾。天外暮雲黑。

燕歸梁

拂拂春風入馬蹄，□駐綠楊堤。綠楊堤上乳鸞啼，聲聲怨，怨春歸。而今一似花流水，蹤跡任東西。利成名遂在何時，早贏得，兩分飛。

青門引

轉遍江南，只有斑斑野菊。梅花不遇我心悲，一枝得見，便是一年足。微香來自橫岡竹，飛度寒溪曲。落路尋人借問，謝他指向深深谷。

鷓鴣天

空響蕭蕭似見呼，溪香樹暗幾神孤。微茫山路纖纖足，行到山深路亦無。尋草淺，揀林疎，雖疎無奈野藤相。春衫不管腰圍碎，可惜教花著地鋪。

蘭詞

一隻船兒任意飛，眼前不管是非。魚兒得了渾閑事，未得魚兒未肯歸。全似懶，又如癡，這些快活有誰知。華堂只見燈花好，不見波平月上時。

一斛珠

一斛珠十一月十日知縣與吳府列坐中賦海棠
風流太守，未春先試圓春手。天寒倚竹斜陽後。翠袖中間，忽有人紅袖。天香國色濃如酒，且教青女休憐。梅花元是羣花首，細細商量，只怕梅花瘦。

前調

寒江凝碧，是誰翫作梨花出。花心猶帶江痕濕。輕注香腮，卻是桃花色。飛來飛去何曾定，疎疎全似新相識。橫吹小弄梅花笛，看你飄零，不似江南客。

前調有寄
平塘玉立，薄羅飛起層層碧。人心不似花心密。待要相逢，未必相逢得。橋邊不獨何曾濕。芙蓉橋上曾相識。橫聲搖去江聲急。西北高樓，回首浮雲隔。

怨春郎

蘆花已老，蓼花已老，江陵斷風。山頭殘照，暮烟不辨栖鷗。歸舟照顧新洲闊，驚波惡，別揀深灣泊。南浦北浦，水村總沒人家，莽平沙。

虞美人

綠陰夾岸人家住，橋上人來去。行舟遠遶喚相隨，全似孤烟斜日出關門。浪花拂拂侵沙嘴，直到垂楊底。吳江雖有晚潮回，未比合江亭下水如飛。

前調李太夫人

翠陰盡處，綠雲慘澹花明滅。嫩沙拂拂風痕滅。想見故溪綠到草堂前。夕陽紅透櫻桃粒，掩映深沈碧。成都事，似江南，只是香奩兩處受春寒。

臨江仙

輕紗清暑雲一握，太清華玉光中。鈞天聲裏拂香風。紫皇低接手，穩步上層空。雀扇徐開鸞影轉，日高舞動蛟龍。雙瞻御座立昭容。回班趨複道，環珮響丁東。

又

千頃翠園連綠淨，菱花影落波中。看君紅錦漾清風。此時催入現，煙浪拍雲空。佇見鳳樓樓寶殿，庭庭全仗飛龍。結黃一點現真容。御廡宜未舉，聖鏡上天東。

前調

曲水流觴修禊事，被除洗淨春愁。舉樽再拜壽君侯。只今虛鼎足，好去作班頭。自古相門還出相，春旗小駐南州。雲絲將結綰風流。他時如見憶，江漢一漁舟。

前調

八字山頭來較晚，彩雲未散南樓。夕陽千丈映臨流。君侯如欲老，江水莫教流。扇底清歌塵不動，胡牀明月清秋。天漿為浪玉為舟。酒闌君便起，歸去立班頭。

定風波

曲曲闌干曲曲池，萬紅綠繞錦相圍。花到黃昏思欲睡，休睡。眼前都是好相知。銀燭轉添花轉好，人在花深處更相宜。似此好花須愛惜，休惜。替邊消得兩三枝。

前調

聞訊山東賈長卿，蒼蒼雲外且垂綸。流水落花都莫問，等取榆林沙月靜邊塵。江面不如畫面闊，卷起五湖煙浪人清。醉到投林君且睡，卻怕挑燈看劍忽傷神。

竹瑟瓦缶頗頗清冽。竹微呷。正斜陽淡淡。暮鴉昏昏。晚風獵獵。轉眼已成陳迹。不堪追躡。試問舊醅邊。好在暫停歸影留時雲。待重來。細拈弄水花山葉。

萬年款有題

一輪明月古人心。萬年更寸心。存。滄海化爲黃土。心不成塵。杳杳興亡成敗。滿乾坤。未見知音。撫闌干欲喚英魂。沈沈又沒人。磨。無聊鼓枕搔首。夢蘆中壩上。一似平生。共挽長江爲酒。相對同傾。不覺霜風敲竹。睡覺來。海與愁深。拂袖去。盡北河西。紅塵陌上尋人。

眞珠簾裁竹

翠虬天矯，身蒼玉。飛來不到，吾廬溪灣山麓。一笑忽相逢，更解包投宿。北池之畔，西牆曲。與主人呼青吸綠。恨我無天寒翠袖，共倚脩竹。每遇飛雪蕭蕭，更驚風撼撼。清標可掬。更與月同來，無半點塵俗。冬有寒梅開相伴。春亦有幽蘭相逐。香足，纖露下霜飛。又有秋菊。

沁園春 國展

二百年間十二時中，悲歡往來，但蓋頭一把，容身方丈，無多緣飾，莫遣塵埃，屈曲成曲，蘆條生淨，野草開花，都抄說家無力，雖然咫尺，強作緊關。竹齋向背松齋，須次第春蘭秋菊開，在竹籬稀處，密栽甘橘，刺橋斜畔，疎種香梅，山芋萼蕊，地黃饅粥，冬後春前皆可栽，門通水，荷汀蓼渚，足可徘徊。

紅窗怨

欲寄書都無有且須折贈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衣也轉思榜舟楚江口此會未知何時又恨男兒不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前編

罷不掩人難見。縹緲歌聲。暗隨香轉。記與三五少年。在杭州。曾聽得幾遍。明到生綃白團扇。晚涼初樹。陰滿院。待要圖入丹青。奈無緣。識如花面。

鳳時春見獲

樓格風流前輩。穩瞥見春風。蕭然無對。只有月娥心不退。依舊斷橋橫在流水。我亦共月娥同意。肯將情移在。蕊紅俗翠。除了香蓀酸醢外。便做花王。不是此輩。

泛蘭舟點天橫畫橋

蕭蕭烏帽黃衫。烟水拍雲岩。風清月白，一雙碧眼，疊秋潭。四海九州，茫茫東北，渺渺西南。松霜杉雪，耗紅龍門隔如參井。青城佳氣與天參。蔽山充野，牡丹紅外，茯苓甘後，頂巔丹際。駒駝踐。儘百年間，乾坤紫海風飄。

德名定，涪陵人。受道于伊川，後築壘里羅河洛，復歸蜀，居青城之老人村，至今尚存。

無月不登樓。

池塘生春草夢中其水仙相識細撥冰箱低沈玉竹悅動一池寒碧吹盡楊花綠盡消白卻有青錢點點

如積漸成翠亭亭如立。漢女江妃入窰室。璧娥觀粧擁出。夜月明前。夕陽敲後。清妙世間標格。中貯瑤瑤汁。才嚼破。露凝眉泣。何益。未轉眼。度秋風成陳迹。

別來曾讀浙江報，
宗姓

一箇茅庵三間七架兩畔更添兩廡倒坐雙亭平分扶闌兩下門前數十丘檳榔腰外更有十株桑柘一溪活水長流餘波及蔬畦菜把便是招提與關若時抄疏鄉園看經村社隨分斗米相酬銀錢相謝便闕少亦堪借借常收些宿乾鹹鮮好年歲更無兵無火快活殺也

香溪集序

吾郡道學之風，並軌節魯，顧其爲之先，雖美勿彰，溯其所自，則香溪先生實爲初祖。先生嘗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妨政，堅臥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即以文字論，峻潔蕭條，靡不扶經之心，竄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徜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鬱鬱於萬一，則既以飲其品之尚，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遠也。特先生集，世不多觀，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歷載數百，兵火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漶，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藏有鈔本，假以校讐，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監厥苦衷哉！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遂稱爲香溪先生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糧道署中。



香溪先生文集敘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摧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趾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阻糴於貧賤，以紛爭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應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宦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歸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

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醇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觀其所未周。古聖王庭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施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香溪先生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弊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歐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傳姑蘇蘇賦難與諸詩。茲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治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有史所錄。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界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闕。一朝而闕。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辭絕矯健。整潔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審思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而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饒焉滿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徵矣。今右史裔孫元瑞。念殘集之復光。懼泯沒之消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裔裔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頗有述。又嘉元瑞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斯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治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與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錢梓以惠學者。而俾懸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懸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遺。未能窺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屬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慨然而興起者耶。此豈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香溪集總目

第一卷

古賦

姑蘇臺賦

過莊賦

慎術賦

甘菊賦

第二卷

詩

雜興五首

題八馬圖

游蘭溪溪洞

寄錢伯茂遙碧軒

送春曲

香溪集 目錄

遠嚴賦
登八詠樓賦
猩猩賦
蟹賦

還興五首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題茂通弟斗齋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香溪集 目錄

同伯通端果姪效盧仝體

送喬民瞻倅武昌

六笑

讀王維射虎行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贈青城道人

雜興

寓寶惠寺喜晴登山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送裴上人還銅山

第三卷

詩

寄題餘姚嚴公室

戲贈蜀僧清鑑

上李舍人

擬李太白笑矣乎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送李國佐還三衢

渡鶯花

寄題鄭亭仲可友亭

暮春病起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做僧供以長老皎公得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僧行

次韻端臣姪咸興

次韻端臣姪喜雨

示姪

送張子撫幹還臨安幕

對酒分杜詩

次韻茂通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凄涼行

香溪集 目錄

二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送徐履之倅南昌

讀楊子雲傳

冬夜有感

理喻

聽琴

次韻端方姪過予僧行南村觀月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歎早

讀長門賦

送徐彥思倅建安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

題武唐伯南橋月軒

四睡次茂載兄韻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次韻葵守林德成檢正游赤松

送別姚令聲剛定還諸暨

示友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

遊赤松觀

冬夜有感

苦寒行

三

第四卷

詩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果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狂泉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果姪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題茂安兄藏春圖

題茂安兄秀野亭

次韻茂通弟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題畦丁灌園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贈孔北海傳

春望二首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郾門西園

春雪晚晴出西村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戲效白傅體送姚嗣定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遊南山晚歸二首

賀茂寬兄賜緡

李修撰哀輓二首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忘言示曾仲思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次韻端臣姪七夕

贈光上人

張生夜載酒相過

幽居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敝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備公禪師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送歐文朝請赴闕

春飲分章字韻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過嚴州烏龍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懷宗臣併寄

次韻伯通姪歲暮即事

第五卷

雜著

悼致政樓少師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送王大聲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靈應詠之樂茂寬兄有時因次其韻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臣姪發一笑

讀老子

讀管子

讀周禮

讀曾子

讀鄧析子

對秦問

鐵工問

泉志

馬喻

舜職圖

心箴

耳目箴

讀丹晨六箴

進學齋銘

第六卷

雜著二

謝安矯情鎮物辯

王母三遷辯

五帝紀辯

去四窗辯

琴辯

恥說

梅說

水旱說

題史記貨殖傳

題韓愈原道

齊曹參傳後

爲周昌對呂后辭

第七卷

論

性論上

性論下

詩論

易論

書論

春秋論

第八卷

月令論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第九卷

論

孔子問韶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房杜不言功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第十卷

書總論

堯典論

伊訓論

咸有一德論

洪範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君牙景命呂刑論

第十一卷

進策一

策略

遠圖

更化

第十二卷

進策二

廟議上

用奇

揆策下

第十三卷

進策三

香溪集 目錄

巡幸

形勢下

朋黨

第十四卷

進策四

封建

賞功

募兵

第十五卷

進策五

節費

平糶

除盜

第十六卷

記

慎獨齋記

拙樸軒記

自牧齋記

第十七卷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存心齋記

平堂記

第十八卷

書

寄上李丞相書

答徐提幹書

上蔡守周侍郎書

第十九卷

書

香溪集 目錄

形勢上

用人

御將

勸武

議錢

實惠

養正齋記

不欺堂記

西溪觀魚記

三益齋記

納齋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寄上富樞密書

答胡英彥書

答姚令聲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上潘大著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與潘左司書

與林樞密書

第二十卷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州吳尚書再任啓

賀樞密啓

代賀中丞啓

代賀察院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趙丞相太師畫象啓

代謝術資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邑宰醴太一青詞

第二十一卷

傳

徐忠壯傳

蔡孝子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蔡姪端受文

代上范丞相書

答羅駿夫書

答吳夢符書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徐知府任江州啓

代賀張帥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羅尚書啓

回許丞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上太守啓

漢忠臣覆義傳

安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

香溪集卷一

賦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樓校梓

姑蘇臺賦 辛丑年作

歲時轉其車道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選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煙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慙慙。念昔吳王，盤游荒荒。次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嬪。雖生人已困於頽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蓋也決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鐘而謀於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榱桷，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刀兮疊雪，梓櫟林兮殷雷。金碧瑤臺，琳瑯城堦。巖巖兮曉曉，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瀟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程。當其庸用吾民，憤懣非暴。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而嗟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羣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悒悒。因醴醴之酣沈，則有西施蠶其心。是助越人之伎，又若姦諂回沈。資唇鼓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嚭問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殊，而不知宰嚭之諛。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句踐之爲奴，而

速成賦并序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溪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惕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陰垣閉門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漢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寓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遺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孽虐兮方悖道而窮威肆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騁三綱其弛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兮猶響鑾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性倪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跪隨荃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視觀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譽儒仲之耿耿兮緊俗黨之貽謗伯況願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臨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遑遑事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俟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遠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曩躋由遂儼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過莊賦并序

莊生有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隨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嘉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達吾情，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積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苟達觀於一致，何存亡之足評。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顧異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會無象以獨立，際常存而靡覺，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贖。鑒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邈與世其無競，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嶺泉石，娛吾游衍，風花雪月，供吾嘯詠，無營無欲，爰清愛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

登八詠樓賦

憑軒樓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煙鴻之滅沒。辨雲樹之微茫。羣峯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渾兮。將走集於滌江。俯萬落與千村。鬱春籥之蒼蒼。林廬隱映乎郊郭。鑄彩翠而相望。綠衰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藻井而交光。登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茲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憫草。慨多遠而撫慰。豈當時之損落。亦撓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慘戚。慕太白之來游。官垣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邈曠望乎羣川。流崑崙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惜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翠餌以投釣。

香 齋 集

三

青 藏 地 區

凌驚波之洶湧，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領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蓑。悟物理之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遷？彼沈郎之煩促，真膏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故之拘縲。試寂默以冥觀，泯萬慮於自然。

慎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傷則爲豺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規其正性則爲梟爲獍彼市矢工懼羽鏃無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鬻楫子懼禰傍橫委冀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穀者男歎而女怡蠶不三俯擯帛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興而國工捧腹零禁用而淫巫布武椎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爭名者不得不賣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歛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僂法律進則不得不爲張湯爲臧宣子賈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闢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慎也爾其戒旂

猩猩賦

以爲發而語惠以爲人而意急嗜賡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淫利而不知省者初事戒乎噫猖獗之不如

甘菊賦

爾莫之可藥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斃于朱鬚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羹。因見斃于天隨生。既斃，既蠶，根莖薺，薺爾曾不如不材之木。大爲煢煙，繡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

蟹賦

橫行蠶稻雄稱闔虎貪憐無厭平
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螫折爾股
以除農殃兮酣我醕

香溪集卷二

詩

雜興五首

雄雞有雄雞，雞亦亦亦。乘人雞雄，未與雞雄。雞雄或登，雞雄亦為雄。
雞雄有雄雞，雞亦亦亦。乘人雞雄，未與雞雄。雞雄或登，雞雄亦為雄。

荆鳥昔見，去楚將吳。紙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
荆鳥昔見，去楚將吳。紙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吳音不知。

道興五首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蘿。山開雨後老，不踏市朝路。一朝前星匿，羽駕起雲軿。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蘿。山開雨後老，不踏市朝路。一朝前星匿，羽駕起雲軿。

香溪集 卷二

香溪集 卷二

少陵古詩伯，未必真豪人。胡為冷炙辱，自分潛悲辛。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噴。
少陵古詩伯，未必真豪人。胡為冷炙辱，自分潛悲辛。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噴。

題八馬圖

何年畫工搗毛錐，貌此八馬姿權奇。青絲絡頭十二蹄，調柔憲能行愉怡。
何年畫工搗毛錐，貌此八馬姿權奇。青絲絡頭十二蹄，調柔憲能行愉怡。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野人儒短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簪斜。先生有言念衰醜，折簡遠送新烏紗。
野人儒短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簪斜。先生有言念衰醜，折簡遠送新烏紗。

道興五首

朝曦果晴空，宿霧開紛披。榮紆度墟曲，華確行溪澗。橫橋轉山腰，丹壘明招提。
朝曦果晴空，宿霧開紛披。榮紆度墟曲，華確行溪澗。橫橋轉山腰，丹壘明招提。

題茂通弟斗齋

昔人聚豪自誓，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量，眼君一州如斗大。
昔人聚豪自誓，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量，眼君一州如斗大。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通齋軒

君不聞漢時遺愛南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處寂寂絕繼踵，但見畫手空傳圖。
君不聞漢時遺愛南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處寂寂絕繼踵，但見畫手空傳圖。

香溪集 卷二

九

天壤吟情修眉濃綠新。應嗟爭利推車客。不惜青山礙作塵。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士生墮塵網。窮若囚飛蟲。思遠黃耳不可得。況欲雲臥聽松風。何郎可憐人。私與俗同調。不作窮愁憤。猶抱青山坐長嘯。疎茅結屋傍林塘。石蘭露菊秋風香。掉頭萬事一不顧。仰天白眼傾壺觴。蓬子坐阻窺幽闥。夢到東窗翠綠玉。裁詩寄似堂中人。爲信銀鈎寫高竹。

送春曲

春光春光勸汝一盃酒。我能爲春作高歌。未解春能聽歌否。春歸有底急。落盡桃花紅。園陰漠漠野陰靜。苑裏燕麥空搖風。風光幾何時。背我忽如客。殘絲欲斷感春心。語燕勞勞上簾額。我有惜芳意。一春情物華。春來雪裏索梅笑。春去恨望飛楊花。春歸知復來。奈此經年別。搖揚三月暮。天愁。離鴻一聲芳草歇。歌竟我亦醉。一棹航紅空。明年待春花樹下。放歌擊酒相迎逢。

春融融効李長吉體

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蕙薰蕙芳翠潤。柳暗明眉輕。霧隱紅顏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殘絲再惹愁如織。日事低迷草萋碧。

同伯通端杲姪效盧仝體

一春癡癡門長關。兩耳不聞鷓鴣聲。不知東南風。掃盡紅紫英。行行點檢桃李徑。但見樹子青冥冥。門前水流渠。照灼鬚眉清。科斗游其間。胸股各已生。渠旁草鬱鬱。草底蚯蚓鳴。猶如抽繭絲。幽咽得我聽。念此瑣細物。隨時變音形。黃河亦經或點額。老驥寧默長羈縻。嗟嗟世路真難行。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清和。離垂翠幕深院靜。赤欄柳陰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蕩蕩涵清波。一雙胡燕微飛外。衝得芹泥來補窠。

送喬民瞻仲武昌

春風未綠江南草。春信臘前梅蕊早。水村蒼處是南枝。想見君行被花惱。如君久合上華途。胡爲半刺猶題輿。牽引未騎沙苑馬。佐藩且食武昌魚。頻年欣接游從樂。忽手別書空作惡。江干跨馬望行轍。日暮山寒雲錦莫。往聞南紀百戰場。腥風殺氣吹湖湘。只今江漢俱靜。棹謳難發行連檣。君從鸚鵡洲邊去。歷歷遙看漢陽樹。莫言拋碎黃鸝樓。華嚴書來寄佳句。

送徐履之仲南昌

春山翠盡春江平。江頭春船棹鼓聲。鍾陵別乘喚帆席。笑看獵獵風搖旌。明朝太未輕行處。懸愁望斷煙。總樹。勞勞橫燕亦留君。且共推篷話情素。鍾陵地雄古名都。美官況復稱題輿。君若逸足展夷路。逐電追風萬里餘。前知按部勞綏撫。屏簾行澤西山雨。君家獨子有遺臺。試向東湖聊訊古。蘭陰新漉酒以醅。更折江花藉引盃。聖代興廉訪良吏。遲君却抱詩書回。

六笑

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曩由古達士。不聞買山居。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我笑陶靖節。自祭真忘情。胡爲托青鳥。乃欲長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譴謫。客言真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嘲。螳螂蜚蜚在後。只恐有人還笑君。迴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去從今。君不吐。譽竟非榮亦何爲。黜辱禍福終無取。

讀揚子雲傳

老不曉事揚子雲。綴文讀阿堅逐食。班生曲筆甚假情。謂不咸咸元非真。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閣自迷身不利。王涯蓋中好其書。事復逆知甘露事。蠅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顧眄向執戟。笑新屈首稱臣雄。嶺山沃野踰關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駁嗤楚些。說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龜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首今正行。

讀王維射虎行

我讀射虎行。感慨興長歎。官差射虎得虎難。山下遠立常空還。情留猛虎著山裏。射殺願恐終身閑。有如邊將圖偷安。遲養時時容其恣。翻愁努力盡高鳥。良弓掛壁無由彎。君不見劉巨容。萬千里。留賊自資謀。富貴恐賊盡誅身不利。坐令屈律裏頭人。橫暴九州狂噬噬。嗟嗟忠臣心不移。受刀磨頸甘如飴。紛紛血刃勇不顧。一死未謝君王知。官軍壯志吞蠻夷。匈奴不滅事家爲。相公誓欲平瀕西。慨言賊在歸無期。公裴公今已矣。我吟射虎徒歎歎。

冬夜有感

宵長倦觀書。掩映起微步。徘徊簾隙月。點綴竹梢露。寒空頑無風。寂歷屬時度。不知何處村。尙急野塘岸。哀哉當丙夜。取水窮沮洳。得無空魚羣。一舉不復顧。那知今竭澤。無復魚可捕。天公仁百物。暴殄天所怒。寒食欲從之。告以查長慮。浮雲暗林野。忍割荆棘路。出門還入門。此意定誰喻。道與強微吟。淒涼不能句。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時年十七

黃蘗蘄蘄秋風肥。鬼雨瀟瀟南山悲。長塗客子動愁肺。往往捫轡多思歸。我兄豈不感時節。東床卷席將何之。自言南州有元帥。標鑒本是陽秋皮。萬神奔走欲定價。一見許我奇男兒。提擢表奏置我幕。使我坐擬官機宜。高生所規國士知。不辭燭熱向武威。我今去路雖千里。敢以驅馳負知己。南州最盛肩京郡。昔人欲語停孟徐。地靈孕秀多異產。羣皮駟如蟲蛆。從聞民俗蠻頑甚。蜂屯蟻雜難爬梳。聖朝神化與換骨。距事革蕞兒根株。我兄智囊載大腹。撫俗自應才有餘。腰間長劍生銅吼。可勝蠻王快屠狗。後當歸路持旌麾。六印黃金大如斗。

贈南城道人

道人來自青城嶺。飄飄逸氣凌雲烟。青鞋布襪久遊世。踏盡海宇名山川。琴心三疊得妙旨。華頂一路通。

幽蘭。自言早歲拾瑤草。往往鶴上逢真仙。情我食服只半劑。猶與人世相周旋。曾期汗漫九垓外。決去已復揮鞭。伊予此生一念誤。遂墮塵網。嗚呼。鏡中華髮已疎索。肘後丹經猶棄捐。三山銀闕何許。恨望碧海波翻天。因君告我獨往意。技癢疎慵心茫然。莫言得道兩塵隔。蓬島只在拄杖前。定知後會君刮眼。我玉鍊還頻年。

理喻

郵卒釋客寒無氈。夜懷家山情惘然。燈前坐感兩蕭瑟。浩歎遠曉愁無眠。鄉音不出蓬萊裏。聽雨聽風心似水。黃昏鼻息已雷鳴。往往窓喧不經耳。愁霖一積聲紛紛。鄉翁不聞驛客問。是中轉物有妙理。起予暗笑。雖言我眼鼻息鄰家驚。耳不自聞。始知聲。我耳忽鳴。韻清。旁人對面。那能聽。耳鳴如心念。鼻息如已過。心念清。萌衆莫知。已過自迷。人看破。歷歷眼前。皆要理。舉世何人無鼻耳。

雜興四首

水母雖目蝦。竟自了無觀。如人心苟盲。記爾亦何補。當須見精義。一覽洞千古。可效章句徒。冥迷自贊。乞火因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益科。君子貴自得。豈願求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飢人嗜敗肉。渴者甘腐漿。一爲飢渴害。食飲俱失常。況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昔人稱水淫。好潔若無奈。居然一日間。洗滌十餘過。君看七尺軀。孰與此心大。洗心倘亦爾。會經客塵洗。

勸學

聖人曾勸學。未必知學。相知紛滿眼。未必相知。心如子期。知心如鮑叔。此道久寥寥。誰共躋高閣。古聲勿復彈。古心徒自憐。知音惟月露。知我其惟天。君不見。只今人情如紙薄。只今世路如溪惡。嗚呼。許事不足論。鳥跡微茫度塵廓。

寓居寶蓮寺喜晴登山

喜霧出招提。愛山登巖巖。林端已殘照。路草猶半溼。丹崖斷雲歸。翠竇飛泉入。長天沒鳥影。遠水動虹吸。塵襟得延瞰。爽氣橫來集。欲逐野僧還。更看空翠立。

次韻端方姪過予舊行南村觀月

焚魚共酌田家醴。歡酣邀嘯涼風起。子諳懶故故相攜。指點村南聊縱履。行行林影搖參差。拄杖扶我長過眉。尋幽梅曉不知倦。路轉石角時鉤衣。泉聲入耳淙琤玉。何許冷泠砧杵聲。悠然發興見南山。林壑盤紆如岳麓。噴卑迤邐隔區中。纖纖復華月升東邊。明疑苔露正皎皎。淨映石瀨瀾娟娟。方欣清景多幽事。揚輝莫遣浮雲蔽。絕憐螢影巧自持。却厭蛙聲苦無謂。歸來阿郎傍隅趨。示我長吟意有餘。明宵有月更相就。還看玉輪遊舞等。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不齊率軍父。懷德德垂久。當年誠化洽。誰忍輒欺負。能令夜漁人。有得棄不取。何因政乃爾。賢助則多有。東嘉梓洛師。雅號士淵藪。儒風既純古。俗習自忠厚。兄行試牛刀。豈復勞決剖。鳴絃會多暇。遇事無掣肘。

應知著嘉績。遠與劣生偶。匪謂得聲榮。期兄富師友。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雨中烟煖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甕牖。起我聊伸眉。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蕪漲新綠。濃深搖晴陂。雲樹涵空翠。煙樹森華滋。微瀝下望遠。種行樓。食穿康樂屐。更杖原思蓑。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凜凜胸中奇。因廢嘉祥作。用代城南詩。

送袁上人還銅山

上人眼晴黃。游嵩出天悟。胸中七曜歷。掌上九籌數。通臂詔百藥。靈氣了三住。餘猶窮衆術。辨口劍河注。誰云不拘教。心實謹律度。提攜木上座。白足勤遠步。丁丁啄郊扉。起我曳屣屨。高談翠竹法。時覺碧雲句。語以丘柯書。陳跡知跡慕。南山古花界。可隱玄豹霧。挽使小淹留。懷歸歸難駐。長途雪沒歷。果烈正寒沍。披披拂風袖。笑話巖中趣。巾瓶到銅山。鐘梵藏云幕。浮雲亦何意。南北自來去。遲爾許春深。過子碧溪路。

香溪集卷三

詩

寄題徐姚嚴公堂

漢家節車遊客星。嚴公高舉鴻冥冥。故人作帝且不屈。肯復俯首趨羣卿。姚江知是公卿聚。鄉人尚敬陳山。姚公臺在徐。亭須封豨臥麒麟。古甌荒涼名自著。徐侯健令聊絃歌。草鞠狂園庭張羅。作堂縣圖得面勢。正見列岫青峨峨。堂名不爲游觀設。標榜嚴公仰前哲。令方冰壘事清修。日企陳山思砥節。世人慕貴不足論。下馬泣拜汾陽墳。令今但望釣翁綠。好向與俗真猶素。往聞范公當守陞。嚴瀨奉祠初結屋。至今壓水抗軒檻。高標簷牙映喬木。此堂徐侯能始基。後來繼者知爲誰。聖丹他日倘漫漶。補理勿廢茲良規。

歎早

我行田間歎且驚。田間早塊紛縱橫。荆榛惡草亦枯瘁。雖有稷黍何由生。田邊老人爲予語。欲語先愁淚如雨。老兒百指住山面。世業農桑不工賈。年年此田收好穀。玉粒長腰春百斛。公私取給有贏餘。作飯爲糜肥口腹。今年早種良辛苦。抱甕澆畦罕入土。困傾舊穀已無餘。新穀疎蕪復如許。年年百指無髮長。今年百指俱憔悴。餓死填溝自不辭。只愁逋負官家稅。即今官稅催輸入。督吏臨門如火急。老兒可是樂徵

呼其奈奈頭無一。我感翁言情激烈。卻笑老翁言太拙。爲陳天子有深仁。子惠窮民念民切。況今官府皆時賢。會將租稅都蠲捐。庶幾儉歲亦得飽。且與爾曹同醉眠。

戲贈獨僧清鑒六首

西川有一鑒子。非銅非鐵非鉛。不假江心百鍊。自然本體精堅。從來無憂可安。疊疊拂拭都捐。歷歷森羅萬象。豈分胡漢嫌妍。旁人不取窮窳。照渠肝膽懸懸。東來吳越萬里。依舊虛明湛然。識者知爲法寶。不識翻之幾錢。泥塵埋沒不得。光透三千大千。

讀長門賦

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蓉。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廂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珥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卻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鍼更上樓。長記昔年聘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遽學冷如丁。不解向人伴暖熱。愁看空樹集珍禽。孔雀追飛驚鳳吟。顧步深慚生恨望。伊誰一爲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專大册。黃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鳳凰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犬羊天。

上李舍人

李侯半天霞。絕俗幾千丈。平生有勁氣。傲岸力高尚。波濤驅筆底。萬里一奔放。清風凜鬚眉。挺拔舍人樣。蚤以鸞鷟姿。簪羽邇天仗。拖綬奉朝請。論列專靡讓。言辭劇酸灼。貶竄辱傷謗。官資如馬足。曾不真相恨。宴遊長笑傲。忠鯁期自諒。江山窮賞目。搜抉歸吟唱。于今宮籍章。飽度難悉況。精清極孤高。麗雅略談浪。乘豪騁雄怪。句法時跌宕。端如撫良琴。杳默變清亮。連篇時諷詠。殫寢每輒忘。我慚語俗下。有類牛鳴羣。還耳成池音。吟魂驚沮喪。聞之良匠氏。殊儒非冗長。醫師兼百藥。馬勃用或當。微言出堂下。挈手煩叔向。倘許掛戈鉞。願奉詩壇將。

送徐彦思仲建安

君不聞詩人。一席眠隆巔。夜泊建溪微月中。猶能即事懋岑寂。隔簾朗詠看臙臙。今君笑擁簾簾去。正有繁花明驛路。修程百越渺風煙。發興自應多麗句。知君踴躍是名流。朱紱聊煩佐上州。武政少安郎罷困。卻登要路費皇猷。西風略略搖征旆。過往題詩援離袂。武夷鶴膝杖扶羸。寄我他時訪松桂。

擬李太白笑矣乎

笑矣乎。笑矣乎。交情貧富古已殊。覆公底用門問書。爾真自爾我自我。焉然將奈吾何如。笑矣乎。笑矣乎。世人那得相賢惡。是非正用一理駁。目光莫着牛背上。但付捧腹聊虛胡。笑矣乎。笑矣乎。是生百歲猶遭應。勿謂辛苦愁其軀。丁年無事且須醉。可得華髮傷頭顱。笑矣乎。笑矣乎。馬謖悲歌食無魚。少陵老跨東家驢。寧如三高飽所餉。坐嘯一舸凌煙湖。笑矣乎。笑矣乎。相隨出關漢兩疏。散着千萬荷隱居。彼皆棄置慕閑逸。得間何乃翻區區。君不見。向來熱手勢莫俱。側肩遙涉橫門朱。又不見。元家胡椒八百斛。石家水

確三十區。只今人骨久已朽。空餘古塚號寒狐。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令君剖剡久推賢。人謂賢如百里天。最續已優恩已洽。訟堂無事日鳴絃。夙勸勤民力勸耕。肯停車軌訪柴荆。雖言歸旅知交態。君似春風不世情。阡陌東西驅犂鳴。陌頭父老望前旌。爭言字我今三歲。真是冰清見底清。雲根仙館駐飛輿。倚閣遐觀勢柱頤。但賞春山多勝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邑丞族望過平章。誰鑒能過白板扉。應是德門流慶遠。清芬今復繼烏衣。龍事知君不負丞。況逢令長著賢聲。同心坐丁公家事。那有空書紙尾名。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畫文章不朽名。盟手何時披墨妙。烏絲欄上看真行。王丞欲以其祖訓。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春風浩蕩氣清和。又見陰陰夏木多。試問社中同志士。經春學力究如何。日正舒長好著鞭。會須聞早慕高堅。君看少壯荒嬉子。多向衰遲卻諱年。讀書意緒戒荒蕪。要使心清一事無。過眼飛光流水急。莫於頹頹始生疑。

送李嗣佐還三衢

昔人好興勝已處。今世兩學多專愚。惜哉計出相馬下。往往自足令人吁。子今年少且鼓勇。徑拂歸袖具良圖。人言十步有茂草。行矣求益無躊躇。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邑丞清操如羅儒。人言帝宗千里駒。然資夜絕學更苦。下筆欲命騷爲奴。往年給札試西省。塔趨學士紛號呼。歸來汀草亂袍色。上食日向庭闈趨。君家先烈今誰如。江州黃州忠義俱。綠林豪客爲蕭伏。剖腸沈胃投戈戈。我方三歎揚威事。欲紀勳節慚才蕪。君其努力濟世美。儒登要路須捐軀。春流起捲花芬敷。取別草草如驚鴻。君逢後日南來客。莫忘舊札貽潛夫。

凌雲花

栽松待成陰。種漆擬作器。人皆笑難拙。往往後得利。君看植凌雲。百尺蔓柔翠。新花鬱煌煌。照日吐妍媚。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瘁。視爾託根生。枯蘖無殘蒂。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凌雲與芳華。衰歇亦容易。

題武康府伯南樓月軒

竹影掃秋月。乃是仙人詩。至今幽隱士。想像沙塘陂。開軒瞻長風。坐看山月吐。修篁出清姿。會作婆娑舞。莫遣兒輩覺。此樂無人知。誰家復多竹。風月同幽期。幸當語竹弟。俗士久曠闕。主人儘無嫌。爲掃石上月。

寄題鄭亭仲可友亭

鄭君坐交窮。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掃人迹。取友惟西山。當應愛山松。可望不可攀。

牽蘿架風亭，最僻堪高調。修簷人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面生九疑。寧如友真山，貞質終無移。憐君意超超，愧我勞忽忽。未共結交心，漫負心脾骨。

四睡次茂叔兄韻

門外啼鴉暗柳濃，華堂翠幕度香風。流鶯不識夢魂遠，白向窗前訴落紅。春水亭珍簾臥瑤瑤，日暮涼生小雨催。誰刺逆船過前渚，榜歌聲落枕邊來。夏小窗臥冷聽吟蛩，半擁輕衾乍怯風。清夢不成空有恨，蕭蕭疎雨打梧桐。秋滿面風霜道上兒，簪街口角甲生肌。幽人只有高眠興，雲擁柴門了不知冬。

暮春病起

病起春深白晝閑，瓦松花老掩柴關。坐調心息無浮念，沈水烟銷古博山。老去長閑百不營，推窗習靜更真清。西窗日脚離籬動，時有飛蟲撲紙聲。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以長老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浮圖謝朋親，屏跡藏巖幽。多規脫俗賦，豈必皆禪流。自言佛道經，聖土爲愆尤。不耕徒穀腹，何異鼠雀偷。告之勿浮食，須當力鋤耨。前修畢敏事，千載垂風猷。奈何嗟辛惜，百語不領頭。彼公老禪伯，雅慕吾孔周。其徒有如勝，用意非常俦。欲開千畦田，更辦兩具牛。率彼枯木衆，躬耕食其秋。釋門有添丁，乃翁坐無憂。與國助耘耔，疲疴庶其瘳。此志良足嘉，成之歟綢繆。昔聞白雲衆，十萬俱修修。鳩金置千畝，給供無時休。於今豈無人，勝也當尋求。長途觸隆冬，一桷寒飈颺。朱門立雪久，歡喜無生愁。作詩勸勇往，以俟歲晚收。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僮行

公不見，白衣居士春風裏。浪走尋芳南澗底，要見深紅躑躅花。不辭辛苦行三里，吾人風味復不惡。異代幽情敢相擬，故穿密竹過山腰。卻下橫橋度沙磽，草甘著腳踏殘雪。正欲搜春訪桃李，天寒桃李都未花。只有山梅破紅蕊，低枝巖石倚蒼翠。倒影方塘照清泚，隔風三嗅忍迴頭。細看長吟聊徙倚，牽花及此當作意。歸把疎香泛浮蟻，莫令標落亂飛空。惆悵殘英隨流水。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煙爐城頭五丈旗，萬人聲土事增輝。念當拔白俱登守，恨乏驍雄濟一時。春來物色已爭妍，梅柳低昂古道邊。放步徑從蓮社去，逃禪要學飲中仙。歸路行吟慘夕風，愁煩聊遣酒兵攻。也知念國髭鬚白，不忘朝廷醉眼中。

次韻端臣姪成興

日車走長天，却却不容息。坐令韶稚子，面有凍梨色。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背言嗜泉石。伊予真愛山，所向留履跡。遙岑難歷腳，望望憐寸碧。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應嘆旋行路，萬事等兒戲。相期從此始，幽賞且連夕。次韻整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寶積峯前露尤香，使君行旆照晴陽。佳遊會自希高閣，可是空尋叱石羊。黃堂流化古風還，夙駕勤民隴畝間。已變呻吟作謠詠，山中那用覓還丹。紫煙仙客古祠堂，青士蒼官乞道傍。想見華簪穿翠帳，有人迎路曉騎羊。殿邦政蹟茂堂陰，着履題詩寄意深。應有高人陪皂蓋，煙蘿深處得幽尋。

次韻端臣姪喜雨

初弦落微月，草宇夜岑寂。追涼拂桃笙，伸欠聊偃息。檐榮忽飛雨，散亂銀竹白。避漏起移牀，青燈暈空壁。曉看蛙入戶，時有燕爲石。是節正驕陽，敲煩火雲赤。煩蒸等坐飯，百體勞按抑。良苗憂槁暴，空有庭樹碧。借免抱龜腸，猶應困蔬色。炎埃今一洗，萬井沐甘澤。望歲即交歡，寧容須暇隙。相逢如得酒，酣飲莫餘瀝。

送別姚令聲別定還諸暨

昔嗟九載一相見，伊我與君俱賦詩。只今又話十年別，襟袂可辭同宿期。相歡美酒如傾水，我歌日暮驚風起。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踞驕驕垂兩耳。漢朝公卿忌賢生，世路古已悲難行。如君不入中興用，脫帽置酒來耦耕。君馬欲東還語別，細雨黃花正愁絕。一尊不更苦留君，後日空嗟共明月。

示姪

華顛老學似乘燭，及壯貴在勤書詩。男兒不解事文筆，何異婦女留鬚眉。予生早已度弱冠，敗漁籍素常嗟遲。爾今年纔十八九，著力鑽鑽誠當時。胡爲講道率貧賤，浪自閑散多盤嬉。或時使酒味檢束，怒罵臆。獲驚分披我旁聞，爾作氣勢憐爾放。驚如癡兒人生裏，受性不惡。輕駁要使知高低，常時見爾亦遜順。頓以狂藥生尤遠，使當德艾悼往失。痛戒諸首鍊尊屈，專心蓄力玩經簡。爾謹氣術循繩規，吾言一日可三復。勿謂浪語無裨神。

示友

忍過事堪喜，斯言良不欺。當須去錯忌，佩服西門章。君看朋徒間，契闊多嗟離。胡不事久要，有酒歡樂之。願於毛髮輕，滋惡相噴噴。平生結情好，一旦成乖違。譏訶起交攻，醜語剝面皮。空貽兩不快，呀嘴如筒吹。吾聞西山翁，棄惡怨用希。男子尚尚氣，何以睡毗爲。請君謝犬昆，脫略除嫌疑。自然鄰曲交，耐久歡相持。倘復不自慰，君當讀吾詩。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一作喚離五換年，相逢道舊各欣然。已陪文酒四百刻，更得車斜二十篇。君家閭老名能賦，蓬萊遐遊方遇主。吞曹尊李杜陵翁，句律從來付宗武。如君才藻信餘人，著帽猶爲入幕賓。別去當須自珍寵，行看策足出風塵。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君不聞，赤縣詩人書案牘。兩衙苦被官拘束，自嫌不辨世間忙。猶得吟看縣牘綠，今君器度鼎函牛。爲丞烹鮮餘地優，更當淥水吳京邑。蒙十新亭舊勝遊，去追禮樂羣英盛。豈復區區勞武令，兩株松下日長哦。

會有劉郎五題詠，能來取別思依然。爲我津頭一繫船，解手看君有知己。吹噓高翮上青天。

對酒分和杜詩

桃花朱李花白，高柳花邊出步。雨中物色更芳鮮，未礙劉郎中一石。醺醺裁時角險處，坐人豪逸俱勦敵。但令得醉復長吟，山雲從爾生虛壁。

遊赤松觀

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人猶問山中石。

次韻茂通弟立春四首

物華俱入發生辰，喜見花梢刺眼新。便好銜盞嚼紅蕖，不須枝上火燒春。齊青稚雉婆娑，肥柳綠輕黃拂面垂。擬贈物華無麗句，徒慚口業未拋詩。春生稚戲我難同，聊復題詩方絮紅。忽得池塘夢中語，知君句律有新功。富人百屋看錢堆，不省東風幾日來。報答春光須我輩，要當劇飲縱歡咍。

贈清監上人

川勸山下生馬駒，早追奔電越國都。至今不肯著精微，蹴踏萬里浮江湖。我來古寺長松下，邂逅解包逢鼎鼐。尚看秀色帶峨眉，墨玉寶珠常在把。問今客路迷風沙，得無勞苦行天涯。笑言煩惱眞佛事，去家千里納吾家。休公昔生我鄉曲，一餅得得遊西蜀。至今卻自蜀中來，好住蘭陰結茅屋。

寄趙叔才秀芝堂

君不見，邯鄲邑令昔好奇，強指金燈花作芝。得非美瑞世罕見，遂假凡草相漫欺。君家聞有真三秀，近出高樓照蒼壁。不須仙客費輕緡，協氣蒸成自榮茂。信知爲善來嘉祥，得此上藥扶年長。庭階令子映蘭玉，要使如芝冠衆芳。

苦寒行

君不見，詩人著布裘，願得大裘一萬里。又不見，詩人歎茅屋，願得廣厦千萬間。重堂複宇御狐白，今世誰念人多寒。我衣穿空垂百結，蓬蓬頭頭四壁裂。御寒悲號窮獨人，露宿牛衣冷如鐵。

淒涼行

君不見，神羊觸邪世不省，舞馬應節披華衣。又不見，屈軼指佞沒空草，合歡獨忿生庭墀。勸華一去幾千載，神羊屈軼令人悲。二物不可見，我悲何日忘。喧喧聞反舌，炎夏亦淒涼。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昇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楊花亂落青春暮，燕拂旌旗傍人語。標靈寶酒洗春愁，迴風落日簪花舞。赫蹏斷爛千載書，青燈照字驚蟬魚。冬烘老生時自哂，安用盤盂學田蚡。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黃梅雨歇春歸後，搏黍哺雛鳩喚婦。紅殘小頰蹙上花，翠刷濃眉陷頭柳。鋒痕半脫烟簪瘦，露裏幽香逗。

齊眉雲容漠漠曉陰愁，麥信風前一搖首。

偶作二首

晏食聊當肉，緩步聊當車。身閒貴莫比，心足富有餘。時飲一盃酒，歷觀千載書。正爾良獨難，亦復將何須。飛花拂簾幌，亦有關離愁。隨風各偶爾，何足較短長。富貴真傳舍，易人豈其常。寄語窮巷士，少安無自傷。

狂泉

昔有大荒谷，水以狂泉名。國人皆飲泉，狂類率無算。一者自穿汲，乃獨能常醒。國人既皆狂，反見不狂驚。顧謂不狂人，無乃鬼物憑。不然是狂疾，救療當痊輕。施針灼炷艾，腐肉無全平。而彼不狂者，被虐楚不勝。資然走泉所，酌飲不敢停。既飲即亦狂，萬慮皆迷冥。其狂與衆一，衆始歎相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詩鳴。安得跨鵬背，獨往遊天溟。寄謝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磨礪不成鏡，畫餅不可食。談空如畫餅，要匪實消息。泥有如磨礪，未免見排闥。籌量有無中，背道費尋覓。先天爲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毋墮渺茫，有勿著聲色。勿同半生滅，邪見徒役役。萬有齊一處，寥廓鳥無跡。至虛本非無，豈謂滯神識。佳哉僧肇論，妙意眞的的。原案云：齊萬有故虛。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昇姪觀王右軍帖并書以白蘋薦酒成詩

星回景急歲事除，更長燭明坐蓬廬。東風夜半欲入律，萬木先已爭號呼。小阮過予足風味，共觀古帖披前志。秋蛇錦字右軍書，翔馬騰風東晉記。紛紛萬古浩無涯，且讀白蘋傾流霞。分甘恨不如歡大，空想蜂頭十丈花。

徑緣陰影繞芳林，韶光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供醉吟。

題茂安兄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簾，岩壑亭子俯連澗。絕知此地風光好，直爲主人心跡奇。側簷亂花紅被徑，攬鏡高竹翠緣陂。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卻歸時倒接羅。

次韻茂通弟晚晴

浮雲捲盡綺霞明，藜杖扶行得晚晴。斜日水邊鵲影，孤烟林外鷓鴣聲。且從樂處安心地，可向閑時觸志兵。幽意欲言言不得，因君聊復動詩情。

歲暮喜晴

晴山喜見曉晴航，笑出蓬門不暇冠。風掃斷雲齊萬壽，日融殘雪上三竿。早黃楊柳漏春信，晚翠枇杷凌歲寒。從此林芳入幽賞，凍醪新壓味甘酸。

初冬郊行

空闊野雲疎，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曉菊，風葉舞高梧。日落牛羊下，天寒鴈鶩呼。卻回南澗路，暝色擁蘼蕪。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蒼偃蹇，幽徑上崎嶇。佛屋藏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絕意，此地一醒蘇。

雨後出郊二首

晴景收林雨，春郊曠物華。麴塵官道柳，粉黛野畦花。竹裏草亭古，沙邊苔徑斜。道心知有處，發興渺無涯。扶輿穿密竹，皮肉過前溪。鶯色烟橫野，春聲水繞畦。映山行白鷺，濯木出黃鸝。客裏貪幽事，歸時日已西。

登富陽觀山亭

頃樟依寒渚，登臨俯碧川。嘶雲征海鴈，樵鼓過風船。水闊天低樹，山空日暝煙。擬題江似練，終愧謝公賢。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後湖翰墨真追古，前望風流獨到今。二月書題看六紙，一篇詩律抵千金。周郎酒裏君相得，章九花間我欲尋。飯顆山頭如會遇，殷勤爲道仰高心。

次韻端臣晚行南溪

幽草轉溪路，瘦藤扶我行。魚知有樂處，鷗爲共忘情。峯翠望中色，輞轡何處聲。賞心成朗詠，巢鶴不須驚。

課鞋丁灌園

連筒隔竹度流泉，約束畦丁灌小園。拔薤自須還種白，刈葵輒莫苦傷根。瓜時准擬提頭大，草徑隄防馬齒繁。努力荷鋤當給酒，無令菜把乏朝昏。

春望二首

岸樓上獨倚，高檻俯平原。野秀風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歷歷，遠水去泔泔。興出青冥外，心隨獨鶴翻。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慘沈陰。

香溪集卷四

詩

池上晚酌

雨餘池上興悠哉，坐蔭藤花藉石苔。白鳥聯拳相對立，紅蕖聚盞一時開。吐吞月色雲濃淡，經緯水枝風去來。幽事相關心自樂，岸巾獨嘯更衝盃。

題健清室

市合喧卑外，堂開磊落明。大山橫面勢，積水帶浮萍。野靜隨蛙斷，林幽獨鳥鳴。杜陵詩句在，心跡喜雙清。

陶潛詠

五箇門前柳，千年身後名。掛冠真遜俗，自祭頗忘情。且進杯中物，何勞絃上聲。詩驚經李杜，猶得擅精清。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筍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荆。

題茂安兄藏春園

春入名園何處尋，春情何處尋。東風引步上巉巖，平巖四面雲嵐合。曲折一邱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絕

讀孔北海傳

歎息東京亂，忠推北海豪。未容不女鬼，輒代卯金刀。義舉秋霜勁，英名白日高。猶應凛生氣，遺恨失吞曹。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履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鷓鴣啼。墮梅殘白猶明樹，著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擘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玉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君向祁山去，修程幾日期。江天梅子雨，驛路橘花時。知迫循陔養，寧辭糾邑卑。美才無不遇，鸞鳳豈棲遲。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聞君結屋處，幽意枕山隅。剝竹開三徑，栽桃課百株。眼根長寂寂，心地不崎嶇。試問新詩句，能窮勝事無。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屐，歸攜帶月鋤。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西園

路入西園綠蔭蒼，我來倚杖一徘徊。霜林有樹葉皆落，風樹無人花自開。奴橘甘酸千百顆，侯梅蕭索兩三栽。幽人自是便幽勝，終日孤吟只費才。

戲效白傅體送姚鼎

樽客長年嗟久客，交游此地喜僧遊。後溪溪水接前溪，小艇牽連大壑幽。千里家山千里步，一春風月一春愁。今朝共話明朝別，取醉君無不醉休。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社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帶郭人烟少，通村徑路微。水光浮棟宇，野色動窗扉。小樹無重數，前山不合圍。艱危鄰虎窟，奔迫詭牛衣。白舫竟何適，丹楓看即稀。西園小茅屋，知復幾時歸。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鵲夜飛翻。惻惻驚心折，羶羶戍鼓喧。若爲容足地，廣大自乾坤。

遊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愜幽討，閑情便舊遊。梳風修竹晚，掛日老楓秋。一飽桑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其搜。荒荒日已暮，迢迢首與何。長把輕衫乾，森疎嘯折筵。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臥前簷下，詩成小雨涼。

賀茂寬兄賜緡

褒功傳紫詔，錫服下丹墀。朱紱榮書記，銀章付拾遺。烏龜隨步趾，象笏映鬚眉。更卜垂三組，它年佩陸離。

李修撰哀挽二首

三朝推舊德，四海仰高名。起起方驚夢，嗟嗟忽奠楹。木冰傷遠宦，蓬露寄哀情。矯首西山下，懸河淚已傾。公欲攀琪樹，天今墮玉棺。生前紆白艾，身後跨青鸞。令子清規在，遺書舊墨乾。英靈今已逝，千古一長歎。冬日行關溪道中六言二首

雲頭欲雪不雪，梅凍將花未花。荒草狹蹊山路，斷橋流水人家。瑟縮鴉栖古樹，聯拳鷺立回塘。水際風低白葦，隔村時見牛羊。忘言示會仲思

范叔初非辯士，曾子本同道人。數伯解兩家難，忘言一笑相親。

春日行關溪道中六言

遠草連雲碧樹，繁花照日紅。信馬貪看春意，不知錯過村南。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好風催冷蕊，上番即芳葩。春色獨先得，年芳誰復加。日邊看暖蕊，雪後識真花。吟罷歸來晚，江村月照沙。

次韻端臣姪七夕

萬古東西隔女牛，停梭期會豈悠悠。蝦蟇輪碾青天暮，烏鵲橋橫碧漢秋。莫放癡兒懷微睨，且容老子強登樓。舉觴更取天漿酌，一洗胸中萬斛愁。

附光上人

這人工小筆，梅瘦竹癯娟。更學有聲畫，不參無眼禪。一枰聊復爾，七馬獨超然。爲足前年句，真成續斷絃。上人住持，出示李伯時所畫七馬，仍求予詩。嘗上口占六句，今復來求足前韻，因續成四韻云。

張生夜載酒相過

夜寒一鉤簾衣寒，露落未驚風。割面且看月磨鎌，玉梳鵝兒酒。花蘆虎子鹽，張公雞黍舊。歡笑了無嫌。

幽居

幽居長杜戶，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瞋。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養拙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夢想常懷兄弟賢，何如合眼到東川。客居自幸貧無事，歸計猶須大有年。一丈席間方隔闕，萬金書裏要頻傳。詩筒更喜如飛鳥，願乞雲箋清新一百篇。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坡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皎公禪師

子到孤庵舍，經行幾履穿。想當吟出月，不奈思如泉。真界飛花雨，寒山落木天。皎公知好在，香室夜安禪。

次韻茂叔兄偶成二首

自笑踈疎走海邊，棲遲已與俗相捐。誰憐乞米問盧老，懶以無薪告仲連。案上三盃朝不飽，膝頭一榻夜驚穿。詩人未用生羞澁，尙覺囊中有一錢。君看如絃死道邊，由來忠愍世人捐。劍除侯士朱狂直，笏擊姦臣顧少連。莫以古人新薄俗，空嗟舊軸運方穿。齒牙枉插於菟口，見說官家廢料錢。

送歐丈朝請赴關

關道春風外，傷懷野水濱。親盟丈人行，才力棟梁臣。好去腰高足，榮期據要津。人言宜室召，未棄賈生貧。

春飲分章字韻

傳至行美。擊鉢謀名章。月借全窗白。花分小樹香。人情歡不盡。道術醉相忘。難黍襟期厚。渠論漢范張。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故人欣面款。令我得眉伸。意有千金重。詩無一字陳。清規有後裔。賢業想前人。會續安邊策。何當謁紫宸。

過嚴州烏龍嶺

何年龍骨破。鱗鱗是風雷。役鬼神。曲折盤開南北路。去來老盡利名人。秦雲楚樹青天外。禹穴胥山滄海濱。下視襄城如掌大。市聲喧啾暗紅塵。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人情險。推車路。世事變。連鴻雁。自分北宮長。賴食。懶從東壁借餘光。林廬雪後梅含白。羅帶天寒橘孕黃。幽意只應君共醉。何時拂石對斜陽。

懷曹宗臣併寄

兩關自喜脫愁籠。未識榮華幾俗翁。黃帽引人千里夢。青奴借我一窗風。綠雲紫霧圖龍躍。白鳥朱藤野步供。倘想故人懷別久。論文安得一樽同。

次韻伯通姪歲暮即事

世情分付與東流。含恨徒勞百念浮。但使心源長慕欲。便知樂地本無憂。處身忌作燕巢幕。脫事要如鷹擊。節應好同餐一醉。幸逢開泰戰戈矛。

悼致政權少師

猿鶴題輿早已賢。高風晚歲更超然。笑收劍佩遺榮路。獨往山林事引年。行馬正看光梓里。臥麟忽嘆掩松阡。鄉州舊舊今垂盡。忍見山頽重涕漣。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病怯簾疎雨到床。雨餘山鶴上衣裳。宵簾冷枕強看月。曉傍殘香食向陽。銀燭要須謀日飲。芝膏深恨值年荒。所須藥物真吾事。夢遶山齋今滿囊。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探春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憐小甲。白尋梅樹得幽香。全同花下迷山簡。只欠池頭照鬢強。吾土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姪一笑

川原恍若白崖天。層玉輕明瑞有年。折竹掀簷宵暗積。欺梅點蕊曉相鮮。當知破耳衝風出。未似蒙頭正晝眠。果日能憐有貧者。不須更作寄天牋。

送王大監

腹莖才名第一流。只今假道困吳州。牛腰但使詩章富。鶴髮寧論歲月遒。恥傍朱門隨掉尾。獨尋青鶴釣槎頭。知君高勝如松竹。不遇猶爲蕭洒侯。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南北東西遇合疎。偶然良會足歡娛。豹胎供饌斥魚婢。雀舌試湯分酪奴。花萼成詩多共賦。竹根有酒不須沽。惜令六逸無人盡。也勝當年九老圖。

香溪集卷五

雜著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德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行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行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爲六哉。仁之爲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爲德。德之知。知之用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而仁之爲德。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此易所以謂仁爲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豈老聃之言乎。且以老聃言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則曰伯陽。諡稱之。則曰老聃。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耳與伯陽爲二人可乎。謂失李耳而後爲伯陽。失伯陽而後爲聃可乎。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

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參與軻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奚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慎所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爲諸侯長。威懷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禹敷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苟復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詐於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說以三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陷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齊姬無令王。可輔以與東周。姑卽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稱仲之三歸反站。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擇可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況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而蠅氏云。掌去蠅。蠅。杜。蠅。以灰酒之則死。蠅。不遇蠅。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杜。蠅。灰。大類。殺。殺。殺。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提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提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蠅之臣。如桑羊輩。欲與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臺斷而問市利。其爲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世傳曾參。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人。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附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讀鄧析子

鄧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爲二篇。其言大抵根於刑名。蓋於老嚴。而茨棘。棘於聖道。謂變舜爲不厚子。謂周公爲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爲明主。謂委任臣下爲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爲聖人之罪。卽證橫異。律之王制。可逃誅乎。向令應徵殺析。并竹刑而燬滅之。則距放淫之功。與辭關等矣。効尤遠。是爲子然之識。方之甘棠。豈其倫乎。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使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爲灰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爲經。固有不因簡策而存者矣。況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爲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廢敗。天下豪俊。圖說並起。皆知擬神器。逐走鹿。其有爲秦焚亡者。幾何人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能遠鑒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荆卿匕首。接於肘腋。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圖樂之禍。已侵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惑。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爲秦焚亡矣。

鐵工問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勞聚落。有鐵之工。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陰不離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端而治。妻燎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釜。則淡無鹹醢。特水與真菰。沸相泣也。一稚兒臥門旁。嗚咽然若啼。其人皆僮。僮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憫然嘆曰。人之貧有至此極邪。解囊中錢千與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墻華屋。朱欄戶。而藍欄欄。予怪之。以爲工之蓬茨移他人矣。問諸其隣。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腹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肴陳饌。如多錢翁。昔之蠶茅竹者。今銅鑊寶釵插髮矣。昔之啼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榮。特炭鑊爲命。而世久無事。所鍛治必農器。適歲暮。農不得利。率連畝去爲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爲犁鋤鋤。第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饑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戰路。人欲挾利刃。家欲藏鋒鋒。以刀劍鑊鑊來調者。日填吾門。吾得賤事鑊鑊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既一歲而生生之資大裕。今得擁養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人之幸。予聞工言。口而去之。感然曰。噫。工之幸。齊人其真不幸哉。

泉志

距吾廬南不能五十步。有泉激激出石竇間。色乳味飴。與他泉不類。因坎竇下。鍾其源。以供家奴旦暮渴。且隨流而渠之。與里人同其甘。鄰曲來汲。日數百器。泉之儲洩常自如。雖歲甚旱。焦川枯壑。而泉不知也。渠之汎濫而走。下者。與南澗合流。以西亂於香溪。汨汨窮晝夜。吾知其不至海不已也。夫泉之甘而利人也。類有德。其不涸也。類有本。其趨澗溪而期於海也。類有志。人之育德有本。能日進而期於道。則其淵深閼大也必矣。吾於泉有感。於是乎志。

然則味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輒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輒又為買鬻，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輒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聖，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輒慕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習年岐嶷，與常兒不類。事有戲為墟冢，肆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輒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姓柯，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嘗稱堯舜，性樂仁義，是柯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嘗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輒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摭摭傳記，以示治博，非復考其書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恃矣。以臣伐君，猶有愆德，而況為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尚得為聖人乎？

去四窗辯

或曰：堯之時四窗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窗蓋未移天下未盡開，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虞優游四窗，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窗，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堯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窗如去蟻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亦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囚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乎？

琴辯

友人曰：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列鴻梧而絲之，亦既具於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文王濟厥用，益以二絃，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味於古聲，乃有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惜心，爾曰：茲器實古清角，我聞克辨，曰：不為鄭衛之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即於琴以止淫心，今人玩於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怠，用棄於德之修，則惟琴為學之益，爾有一日之力，二于世，一于琴，心用不戾，十于琴，一于書，心用大放，爾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為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冥于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即于爾心之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向念之哉。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繼然見乎

香溪集卷六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辯

苻堅以百關銳師，掃國入寇，長地輿論，騰突噬食，經互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殘葉。蓋將指期就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警震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算，以為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假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藝，入援之師，卻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班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苻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益懸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苻融其弟也，則又諫之，苻宏苻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所親信也，則又諫之，苻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何待？新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制挺，擲擄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璠玄石，皆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八方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算自逸，燕假談笑，未戰而卻，援師不用，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為矯情，謂不覺履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色。雖然形乎四體，是執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孟子以行己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之士，之所恥爲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故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雖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入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孔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故曰：悔而改之，則命之曰：吝。吝者，悔之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食，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之，而不吝天之過也。改過而吝者，遠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遵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爲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收成而不害。故又爲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爲之調陰陽，則上之所以爲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山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爲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不遂乎。爾爲稼穡之不勤，耘耔之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炎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嚴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爲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朴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可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爲小人，謂賈貨殖爲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

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勵志之士，猶將徂伏浸淫，日入於奢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皆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雨集於離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鎧甲磨刃，矯箭控弦，堅守應關，救死其顛，惓惓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歌謠古義，短步磬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陽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貨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歆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園兵中，講道益勤，防於危且不辭，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忱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惓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蓋義既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自以爲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藜藿不糲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質之，於德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辨禮義受萬鍾爲恥，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貨潤屋，曰：此爲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爲堯舜禹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向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彰彰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爲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因于樂則不爲病，胡毋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報聞者，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於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爲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日，人祈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寔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爲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津改貫，過爲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學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塊哉。

爲周昌對呂后辭。

爲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爲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鈇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歟？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

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之。見昌爲陳語曰：「殺君太子。」

臣其敢輕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爲，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卽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願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句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爲冤。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過，太后願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禍。太后恐戚姬圖己，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己，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忘己憂，而復措人於憂邪？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爲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慰悅矣。

設灌陰先生說李孝逸辭時年二十一

說淮陰先生說李孝逸傳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散數武后過惡復盧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問見曰僕非爲將軍之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謹揭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撤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墨敗既左授內執執缺缺望瞻羣失職盜弄廣陵軍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將怒鑒其先世官爵就邱墓削屬縣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實位神謬厭衷以三十萬衆昇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於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圖近尉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倡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衆指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失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噫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則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剝削肺腑蒼老元齒身誅族夷羣臣寢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卽位未有愆于厥身思肆其傾軋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拯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早之望雨故敬業等庸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肉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

青溪集 卷六

矣。況將軍親宗藩。又據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壹令於衆曰。武氏反。曷天常。熱婦至尊。芟薶天枝。斷喪王室。沈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尙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將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髮。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查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牌。製旄衣。刻削唐號。坐移鼎龜。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僭。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卽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剗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漢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漢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榮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榮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并兵鼓而西。則漢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崩其祖而王之。武家舉兒挾后力。日以抗屬。謀危社稷。勢險祿產且十倍。乃反叛而不威。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張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於順。而逸賊於野。無乃得罪於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勸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爲天后甥。勸成威求賢。一日款。或仰屋切歎。曉說遠懷。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贊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讎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彰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爲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

新嘉坡

六

香溪集卷七

論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知。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議。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驗於軻。軻則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

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質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聖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汨之則爲濁。豈不以爲水者皆相近耶。性皆則水。習皆則清濁之流。是性皆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然不移而之善。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而之惡。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惡也。惡非性也。氣也。夫人之氣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惡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犢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爲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纆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撫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詞。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擬拾補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爲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爾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

以爲君子於考終見遂世之士不問於編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飲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與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狩不恤民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此有證確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棄之利是以知其時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復然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秦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采芣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芣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手而婦嬀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修也讀幽厲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易論

昔者仲尼與弟子難疑答問及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其存凡二十篇皆無一以易爲問者厥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後秦熹典藉大經大法俱爲寒灰而獨易以下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春秋時有爲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爲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竹筮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卜筮而言易者況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爲卜筮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爲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先儒以爲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詩君以正道初不爲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然數言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鷄豚狗彘以爲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無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無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數聖

人者後世仰望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考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爲市製絲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臼杵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喪哭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蓋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爲精微深遠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無一言及易其不爲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爲用大矣無有遠近幽深遠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狃於用以下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下筮爲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之外鮮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布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爲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微義奧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羣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爲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自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敏下賜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惟拒之辭豈不可云者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爲許已因遂行之召公贊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前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羣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爲州里父師少師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羣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誥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秦陶之談略而雅周公之誥悉而煩秦陶與舜禹共謀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惟略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奧而難通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爲是詰屈艱深之辭理勢然也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天下之心凡所以曉告羣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曲使天下之人煥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諒之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然趨之無猶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爲凡民雖愚要可以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前卻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力告之使羣下與吾一心無憾然不樂於吾所爲者此聖人寬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惟天不昇允罔問亂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昇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頑民皆與祿父爲惡翻動周公誥之豈其無罪而必曲爲進辭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取弋取商命惟天不與商惟民秉心爲我爾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憂矣爾商民何爲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不以力誅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服其心也是以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人心猶歸之不去然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

之旨。連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繯。謬說不曉。爲何等語。甚者。竟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哀者。謂之。是所謂買椟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椟。薰以桂椒。綴以珠玉。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椟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爲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爲之椟也。唐盧全善學春秋。東三傳於高。而抱道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爲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修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曠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諸。公會齊侯於諸。殺梁傅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於諸。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於天子。而獻於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爲魯主。反獻捷於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復熟讀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齊曰。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凡伯。天子使。楚邱。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邱者。實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爲戎虜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實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於楚邱。公羊曰。執之而責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殺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藏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粲。皆以爲周公作。晉孔晃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爲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東晉則又以爲夏時之書。劉子建則又以爲秦漢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爲難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漢。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中宮令。周有酒人無舍人。而仲冬曰。命大甸視稻必齊。周以建子爲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受歲。而孟冬曰。命太史贊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穰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并天下。下僭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韋爲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下。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爲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

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總之秩。劉以爲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爲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萬匹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制。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旌旗節旗皆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爲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爲呂氏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爲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記。則月令豈一人之爲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爲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蓋魯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爲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服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以爲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爲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之說。惟稽之漢制。無與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爲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爲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安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安。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鑿箕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牙。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烈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蓋載聖訓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藏小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是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香溪集卷八

論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奔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於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嶠。界褒隨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險要扼。猶是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辟於偏方。而洛河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是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亦帝金島。宜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宜王固嘗獲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況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於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遷爲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險而表終華。據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舉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是以五秦士。諸侯之卒。是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數國之。則天下所謂強且厚者。將一合而謀我。雖結境內出吾兵。傾國伐轉吾粟。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向何天下之策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深權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邪。彼爲從者曰。趙得牧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計秦之慮。以爲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緩之則驕日而臨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秦十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舉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韓。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口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數。兵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鏑。鑄之咸陽。以爲天下。而不知舊白挺者。足以爲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冠者。足以建大號。能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時遷起者。皆窮巷通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七首捷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頽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爲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苟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德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爲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六五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悼。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闕。而坐制其敵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豈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固秦所恃。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驅之入秦。以自敵。是以秦常開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臨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臨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扼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旃。以相侵陵。是秦常闢六國。而坐制其敵也。秦所以得闢六國而坐制其敵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而合爲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卬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爲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聞其異心而攻闕之也。若秦之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轡。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闢六國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敵。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特角攻之。秦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患秦。子西谷而制其敵也。秦安得而攻闕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妬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道已發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魏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尙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懸藉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爲暴。高祖專爲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秋毫無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爲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數。擅英豪而驅御之。蓋真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方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以忿信使亡。旣亡而追得之。信且以爲死矣。反遭拜大將。使信以任遇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厚。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鄧食其爲漢謀撓楚。權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張良。蓋特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

可用。然以良始。惟爲韓報仇。又貸使項梁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王。益樹黨。已而爲韓司徒。又貸自褒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爲韓。不專爲漢。故因食其謀以害良心。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貸良心可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膺重任。守關中。既獨立萬世大功。高祖懼其脫自歸。以取禍。故遣卒爲衛。繫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借賊疑之。則已。雖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役於高祖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無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棄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間。至力蹙勢窮。猶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則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 詩

堯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爲子不肖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已從。繼又欲立吳王恪。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恪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懦弱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已子耳。猶以私愛。乘英果而立柔備。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皆立心議評晉武。以爲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齊也。又曰。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其誡阿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劫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耶。身屬魏執銳。取天下於百戰之餘。一舉而委之庸子。豈不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蓋小夫賤婦之爲。而謂太宗爲之邪。勸勸託孤於李勣。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人。以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爲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億萬年不易之良圖。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爲悖經。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玉品不進。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爲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補架巨室。塗茨丹雘。高墉大儲。無所不至。已而付于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剝喪。陸地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儲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爲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爲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尙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

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爲援，唐固貪
憐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
則郭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
而其所以起廢之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末，漢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位，而梁臣
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躬拜爲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
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及相廢帝，及瀋王反，則迎瀋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
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蓄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
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
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廣微、與
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爲空，則視而於梁。於唐，於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
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
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
其禍烈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香溪集卷九

論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竊嘗疑之：深惟夫子貴上聖，於多能爲天得，嘗
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至魯，年三十五矣。頃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
十矣。始而夫子適周，且未冠，已訪樂於襄王，宜不待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傾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
之矣。春秋之亂，子有叔父，臣有叔君，而不知勸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夫子以將聖之
道，爲天下宗，邦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爲甚
至。今夫子既韶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
庶幾知有虞紹禪之美，而恥簒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誡之義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
無知弑之。無知自立，而雍廩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
商人弑之。商人代立，而閔職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子弑之。已而孔子
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恒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子感齊

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爲亂特甚。故美韶音必於齊，旨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
徒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輩，盡者，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驅之。韶樂方作，至齊聞
韶，不知肉味，是豈有識之言哉？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
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爲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
也。夫以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
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王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推夷齊之心，以爲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
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
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餘盜竊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
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
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盜竊竊取之志，將遂巡而不救，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
以武王爲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
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弟讓君之不
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爲怨乎？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
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爲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
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
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趨文
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宜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
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
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
固無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則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
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
邑，義士猶或非之。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成人之言，吾不敢聽。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難之初，而爲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教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爲急。
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知欲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
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制，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
知其尊，則不知所以威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悖悖僭僭之患，以生。至於逆
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羸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

陳勝以戊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韓廣、徐廣。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爲治。彼肯低首下心。曲舉而遂服哉。又況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刀市僧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族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爲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皆衛霍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錯類縮氣。無敢譁者。使高祖一旦知爲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人賀。彭越不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爲信爲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狹儀秦韓園之風。且不得爲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若爲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違憲怒。赴湯冒刃。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蓋殺身而爲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故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若行惡矣。臣不能以忠死之。則臣亦惡矣。此有兩敗也。若行惡矣。臣以忠死之。則君惡愈大。而臣獨得忠名於世。此無兩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恥之。若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樂哉。而或至於爲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爲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爲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爲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臣。非不能爲。不願爲也。其言雖曰。願爲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爲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爲良臣。是俾公爲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爲忠臣。是俾公爲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爲有道。毋爲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蓋欲繼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爲身謀。正爲太宗謀耳。公爲良臣。則太宗爲有道。公爲忠臣。則太宗爲無道。若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若都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以爲太宗謀。而願爲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貶議。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貞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爲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教。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爲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爲忠臣。若雖無道。吾願爲良臣而已。斯章某狀。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禍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爲哉。痛生人之荼毒。爲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爲多。

然二人終不言功。爲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竊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豎巨姦。揭竿蠭起。四海之內。稱爲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孽。爲萬人請命。於上帝。不數十年。遂定天下。稽其興廢。歷代生。存。密。府。充。資。東。取。河。洛。西。舉。并。隴。南。威。蠻。荆。北。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爲煥煌公時。即收元龜。自爲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秘策。陳之者矣。繩遠正諫。亦已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排數。以希爵祿。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抑。痛。自。退。避。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爲。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爲。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爲。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豈。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爲。也。使。二。人。者。撝。挾。用。力。區。區。以。功。名。爲。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萬。均。坐。清。宮。不。謹。下。獄。值。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謫。職。見。忌。上。詔。誅。之。是。皆。非。爲。小。告。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遲。恭。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誚。之。且。有。韓。彭。夷。貊。非。漢。祖。之。飯。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閻。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不。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劍。論。議。撝。挾。指。畫。鼓。古。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若。子。欲。明。退。避。之。義。其。於。房。杜。豈。亦。少。愧。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心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予賜開說。挽乎前。儀秦捭闔。規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昧夫人道。恆依于劍戟積實攻。圖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晏罷。設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爲能。臣謂聚財爲至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謂而不悔。彼其大欲在圖霸。積富在富強。故雖以孟軻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朱薛之間。往往捫鑿不偶。蔑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入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貞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閭不閉。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百說。未免爲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勸兵。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況徵其能勸之言行乎。觀太宗在貞觀時。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爲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爲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

難。斯須解怠。去之已遠。譬猶飲食。常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微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效的也。或謂文皇。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懿德也。然仁義何常之有。背之則爲小人。蹈之則爲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況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疾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爲百世之師。則可以爲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爲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惑。蓋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是聖人爲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爲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與軻言也。直以爲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問伯夷之風者。祖夫廉。儒夫有立志。問柳下惠之風者。鄙夫貧。薄夫放。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香溪集卷十

書總論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譏經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妾。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爲公之道。故曰。將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爲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爲天下得舜而如天。

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聽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統。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陲。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事。是天地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天理也。又況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謂行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為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資于四門。四門穆穆。為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為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天與人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王者者也。是不知天人也。

湯誓仲虺之誥

湯之伐桀。為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對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為念。商人之心也。成湯以正夏為念。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爲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勸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權桀殘虐割剝者。甚諸于塗。甚諸于墟。嗚呼。天無告。急於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爲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爲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胡可前卻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爲商人。而不以商人爲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救民願。宜無不順。而猶有不順。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爲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于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爲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慚。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爲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言夏王有罪。帝用不滅。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於有夏。若考稷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收徂之民。相率從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愧於人矣。仰無愧。俯無愧。何爲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爲得便私適己。肆志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爲快也。成湯乃獨不選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利己也。又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爲於憂君。惟恐成湯

自大。或有侈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誨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懷慚危懼。若將陷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爲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緒。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於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爲君明。爲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檢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緒之重也。鑒前古以知興替。法先王以繼統緒。爲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爲親。立敬爲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惟人自召。言德因小。萬邦惟慶。不德因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警於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爲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誨。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言義。大要以終始欽慎爲戒。夫人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況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爲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不慎厥德。雖悔可追。況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慎爲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爲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忌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忌。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儉儉德。以爲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爲求役仁。以儉爲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德。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

爲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是永圖也。知儉爲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慎厥德。蓋戒以慎夫與賢而克終也。惟與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慎厥德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爲慎終也。伊尹又曰。祗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欽所以爲君之道。而率爾祖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欽。爲君不欽。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爾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祗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爲仁心。心爲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爲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欽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欽。不欽且不可以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欽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欽乎。詩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欽。詩曰。欽之欽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涉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欽。欽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茲也。夫惟欽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嘗不與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欽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又告以克欽。非特爲天所親也。而配湯又勉勉欽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欽。詩曰。湯降不遑。聖敬日跻。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跻者。以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於德。而終篇以一爲言。所以啓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於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粵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散而爲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因舉絕之際。混然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日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爲愚。知是一者爲智。守是一者爲賢。性是一者爲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爲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爲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爲一致。一貫之也。其萬世爲一息。一通之也。誠萬善于一德。

一誠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于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德。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爲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收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資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爲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爲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爲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傳說。言夢帝實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咸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夢說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實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傳說之賢。遠欲引以爲相。權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爲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夢以用說。豈不爲僞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僞爲乎。揚雄曰。夫信則其誠。上通於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實之。此甚盛德也。議者遂以爲僞。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登其德至於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容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容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默以養其德。至於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而非知其爲傳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爲傳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爲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於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爲高宗不能往夢傳說。傳說不能見夢高宗。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毫髮難委於前。而色色呈露。無得遁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獨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爲僞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傳說。立以爲相。命之納誨。責以正己。使之作範。責以濟己。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如藥石。又責以爲己則誨。如跌視地。又責以稽美於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概。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爲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係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況能從諫。則舍己從人。無我而爲聖矣。能仿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爲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爲聖矣。三者皆爲聖人之道。而傳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爲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爲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鳴。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賢乃俊。罔不同心。以正乃辟。俾予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己。使己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所力行者。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爲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之道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設，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不得與不及，皆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火土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說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寇，司寇，資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歷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配五紀之歷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爲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咸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相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難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繼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爲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陞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非民水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爲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爲翻動，難以成王之聖，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鎖鑰，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爲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爲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勦數紂之惡，雖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沉湎于酒，草竊姦究，上而卿士相師爲非，下而小民相與爲讎，其凶饒惡德，餘風遺毒，論人骨髓，溢於後世，庶孽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

堯在上，未必不做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鎖鑰，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況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自祗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公之意，若以謂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祗德，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規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愧於祗德乎？是徒苟爲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蔽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爲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爲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威作福，使之遷，庶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爲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勸懲和，歷言商之亡，以淫佚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興，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慎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興，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履未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語多方有曰：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語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德，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爾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於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王先服商，則事比介於我有周，則事節性惟曰其邁，是欲使商人之性，而使之進於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面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爲叛，而以過事爲在己也。語康叔有曰：與惟天其罰爾，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聞聞於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爲天罰已罪也。凡此類，豈非自祗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爲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爲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作商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爲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爲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自祗德，必爲百世計，處己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成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語語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爲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人哉？

君牙景命呂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爲大司徒，命伯冏爲大僕正，命呂候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爲意。夫子錄而敘之，與典謨並傳，其餘無穆王事見於經者，以三篇爲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持據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譏毀，謂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

周天下。祭公謀父誦新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與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爲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偽。是舉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於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弼己。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敎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爲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諫父之諫乎。且以新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欲征大戎。謀父進諫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慎恐懼。若涉冰陷虎。惶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蘇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制百姓於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引過從輕爲意。原其設心。雖小皆得罪。猶將盡心焉。況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辜責大戎。妄加討伐乎。以君牙景命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僞著矣。

香溪集卷十一

進策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臨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耆瞽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爲腹誨之慎。甚於指斥。目語之讒。切於面諍。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謗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嚙。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怨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藏目傾耳。思一快其鬱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冠縐裳。焚燒府庫。首族誅。爭譴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壅堤四走。奔湧浩海。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求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屬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頒下明詔。敷求謏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

得而誣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衝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闕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達矣。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適取其實用。光意者。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置六科。正欲求言。儲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難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近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實言未必鄙。小說未必陋。率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近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懲除。而輕忽簡誹。傷敗適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違謬。肆行不義。父不呵斥。如望人然。是不外而不成。以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時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勸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撫難難之運。宵衣旰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沙無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譴夫昌耶。宮室營邪。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叙。世鮮王梓繆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動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螳螂蟻渡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於天。加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

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隆慶間嘗遇旱蔬食禁中引咎祈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立廷中至兩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恭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遠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諫言得無未達賢才得無未用嘉邪議後歟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而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貞觀中妖異屢見然而濟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推其用人言以應天德異故不害其爲至治當時山東徭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即申省冤獄多所原赦是孝廉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元國院賜遺水者旱而不雨徵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相相成莫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遠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遠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也愚者之同味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問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君主若未嘗不深謀遠慮爲子孫千百世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微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誅吳王濞必爲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治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烈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錫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適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爲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周平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無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爲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爲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爲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欲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皆爲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遠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爲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閒不厭詐僞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幾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威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伏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照載代工治亂攸繫甚烈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爲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慎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蓋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況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貞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輒去故雖崇璟不能久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它相則先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去何哉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欲而小人率上率以佞佞則君所厭而安欽而憚則易以疎狎而安則易以昵疎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能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來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進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能宰相惟能慎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僣息談笑而坐折遐衡相之體也隱然鎮靜遺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小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德用典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體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德用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者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清強寇此僣息談笑而坐折遐衡者也漢王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羣議以爲詭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鎮靜遺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應綽不得對指紳賴以爲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小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失則野教野莫若恭故商人教以恭恭之失鬼教鬼莫若文故周人教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爲悖道不以其救爲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爲也傳曰爲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王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

漢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礙於時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為遲鈍以虛偽為精強以靜嘿為拙訥以捷給為辯慧以守節為固陋以趨附為疏通以剛介為假妄以俊嫺為溫良刻章論薦非舉職易要之緒則達官應仕之姻戚非依新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關非諂隨趨和之姦人則骨屑搖尾之諸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者子奇亦未免徒勞州縣謹其稱之用是希聖望進挾岸媚寵之徒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化悅觀視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所以總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清臣察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為下職務相治者為中政有殊績者為上吏部給歷考其勞效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最法至良也然行之歲久視為不急清臣初不精數州郡據歷書考殆若循常案牘更換紙尾至則占字選部錄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辨菽麥或筋力內緩縮手避事或放遊沉湎不主事務歷之所書苟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黜竄而勸不黜墨而廉不黜刻而循良不放數而謹守不黜誠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尚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產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歛取益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瘵州縣索一絲縷市一筋角悉按戶等而下差第徵入無常產者秋毫無輸豈有黃金珠玉束縵索時其低昂取贏貲以自肥者蓋有固藏厚積乘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坐待穀值之翔踊者蓋有擁高貨行子貸息取倍稱以賸剝貧民者是等皆飲蠶蠶肥朝歌夜弦笑視編氓之困竊有得意是以溫丁高戶剔屋產市犁頓相與相隨而捨不業規脫科歛臣故曰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為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香溪集卷十二

進策

廟議上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人主議戰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議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為魚鱗者可以網罟取為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奈何廟議成算所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於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因所以臨足附耳而謀者也慎重不至幾何而不害於成蓋間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謀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為能用之凡彼使之視我事情伺我動靜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為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奇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於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賤惟無漏故可以盛酒玉卮雖甚貴惟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於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

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笏畫灰爲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爲腹心或計秘世莫得聞荀攸從魏武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慎密如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沉機秘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寇之不滅哉倘尙若曩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筭未授於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策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策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闢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廙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採衆智於下而慎密勝算於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妄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責高麗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鴨綠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於未戰尙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無久亂不思亂之不治而思所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思功之不速而思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啓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蒲衡稽期誅忤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復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當是時祖逖鎮雍邱賊破石勒之鎮戍歸附逖者甚衆黃河以南盡爲晉土又營據虎牢將長驅越河捕虜韓朔元帝既得逖宣威於外備遂能推誠任之俾專分圖且以王導爲腹心引紀瞻或若思等爲策士倚陶侃以爲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溫嶠忠亮之節復疑之私俾寧說師佐逖進討則劉羣胡如拉枯摧輿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漢是雖得人而無圖功之謀猶無功也今王師討伐圖將收中原清大惡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況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爲如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幄然引之爲策士者誰乎倚以爲屏蔽者誰乎俾專分圖可以破虜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說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徇地關國者才爲如何訓兵總衆者才爲如何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彼己之術故伐魏而知栢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無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己之將而知必勝也黥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臥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己之計而知必勝也陳豨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遂破豨是審彼己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

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己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靈武合弱族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爲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爲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爲力攘外患者難爲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土蕃結附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尙爲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爲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興懷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以不趨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弄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冠掛勿顧其於趨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遠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攻久則力屈。譬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爲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勦敵。機會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爲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勝。勝則彼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竊。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況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爲能盡之。昔唐兵之破翟邕也。建成墮馬。右軍少卻。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卻而致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爲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爲正。太宗得奇正之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贏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怠。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鴻臚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嚴瑋思明。挺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據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功或

爲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爲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今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並殺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甚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寡單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兵不精。其數則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牙爪也。若去之。則大虎爲牛。皆能爲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卒。至小脩武。自稱使者。長驅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韓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唯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遂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給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麾萬旛。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倘觀兵侯時。以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其爲將也。其勢足以思。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惴惴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豈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備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雖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幅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隔絕。則音郵斷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壓曹操。晉人欲據之以保上流。漢秦寇。唐人又謂襄陽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水與鳳林爲之關。南荆漢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域。若廣浚溝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昔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誠以內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略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爲取勝之資。而不足以致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符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歸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隔而無復遠路。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爲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保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棄之。然則爲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爲經略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籬。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救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將鎮之。爲內外聲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河口對。通接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豫章據江帶湖。北連豫。西接荆。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雖陽爲江淮保障。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陽亦形勝之地也。彭城地勢險通。駿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句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有或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嶺。界褒斜。帶渭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衝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勢。又命大帥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籬固矣。然後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歸河中。得利於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於南。則可以取陳許。得利於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動攻。或犄角合勢。則大河之北。兩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近而不暇及遠。彼計城營。知所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關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勝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用先人者。亦敗。母邱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焉。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喉。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豈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遂而不決。卒守於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母邱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算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棄一邑。失一郡則棄一郡。臨失隨棄。以至於今。惟異時棄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班之房。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要。社稷深慮也。向令爲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要。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即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即復取。遂使左班之房。盜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心感。善用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用。或取於誠。或取於盜。誠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譬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棄。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愛其死。昔齊侯使管仲射鉤之。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窮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黼謂范宣子曰。造反州綽。刑罰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黼曰。子為彼樂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劫自悔。卒能事君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義。晉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為管仲。為州綽。為戴若思。為令狐彰。遂以其為賊。賊而不用。則棄人多矣。惟古人越拘繫之見。開誠索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靡洪汪濊。決人肌膚。雖若乳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謳吟。而望官軍。且將扶耄老。登榮載路。或殺賊渠酋。為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遠今猶為賊用者。彼寧誠為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於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為賊用也。陛下雖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歸。彼內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或者思奮之說也。向寧為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譟。以為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得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筭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取勝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惟欲挾朋類以誑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已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登陸之可投。故發必奇中。而未嘗不取勝。至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倚靠。勢常單弱。為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衆輩之小人。雖庸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禍無遺類。而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為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辨於早而戒其漸。不辨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闕於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愛。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由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登廷。迭

相傾軋。如市人鬻夫。相與爭言於閭閻。天子顧為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升暮譴。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其於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奇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軋。至為小人所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禍神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珣。鄭元。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罷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為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罷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曾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奇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顧後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翻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不成哉。

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於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僞於盛唐是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資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賈高趙午相與謀曰帝昏我王因壁人於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戢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徵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邢州魏衝相礮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神不廷授者五十年殫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思已如此況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爲僞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取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隴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博海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卽產之乘耳取之內廩而著之外府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醜虜與僞叛所盜據地邑尙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爲當饋與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雄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臥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爲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雖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顧顧而不爲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遽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調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臨布歸漢高祖羅床洗而召布人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當羅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慍然顧頽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筭也臣聞太宗時常命將守代州聲虜有功而邊將多嫌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真太宗燭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隸身而來刺郡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墮墜之上故兵不

脆敵不殲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況賞綢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重取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當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遇而公孫昆邪臨其自負質復輕敵而先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當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實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軼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新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頒借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顧一笑顧有爲顧笑有爲笑今袴豈特顧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資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稱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敝袴繼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新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爲宜此古人處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新而顧惜者竊以爲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精駁或虛張首功或增叙勳績或緣世宣名或行賄買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峯旗折賊之人未必見旌異殒身喪元膏流節難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臣卹凡所補授下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勳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資無資者雖積用章著文據驕自東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賞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明名冒祿者抵掌憤吒爲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聞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爲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乎精駁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傳褒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虛授有不當新而顧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忘忠惟憊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瑣屑之常談猶當問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東帛之賜以求庶言以通治道況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付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議論使天下聞風增勦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仕子勳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勳以百數雜流人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顯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即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掛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候將。投閑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誠然若士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成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爲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賊豕。吞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踴而復起。爲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於荆門。轉關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受惜官貨。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巨容之說高駢亦云。公勸業。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賊平。安所稅。不如觀賊求福。爲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遂陷南京。流注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其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問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留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爲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勉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爲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仕當無虞。時國家已尙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慷慨志馳賊庭。而心腹之矣。又何有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爲戰士累。似未爲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賊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隨其後。兵氣當如何。唐韓洪以名錄道李光顏。光顏曰。我去軍家久。以爲公憂。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率皆去室家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輸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爲鄂州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咸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亡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褒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郡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成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鰥寡。戶單丁。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下瀾。蹈輪鼓

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抗健。白挺長鎗。操以奮呼。森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爲勝兵。往歲在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爲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衆爲一軍。勿踰而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漢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闕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衆爲一軍。勿踰而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報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皆捐軀。自無通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因陳取之。而吳邊導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邊之憂乎。臣謂此殆欲以一燈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怪相誑誘。遇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邊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蔣桑乘未。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蜺。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疴病。苟藥不用。日以滋息。則緣牆背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時疴之細析也。

香溪集卷十五

進策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一原闕一百三十五字。以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繕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兼之官。以盡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法擇郎官。唯辛華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維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華。餘可省也。此豈非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散之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接運問曹。而坐食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勅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簡檄。奔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盡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爲無

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乃曰。□□□□。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原闕九十七字。和我之使益出。問遣之貨益多。大羊之食。求索益不如厭。封豕長蛇。吞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賂匈奴。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道不過繡綺綺衣。赤繡縹緗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曰。足反居上。首領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隨復生今日。見吾中國金帛入虜廷者。如此其賤。虜人之凌轢。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住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虜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錢。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治錢。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幣。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常平儲蓄。大郡無慮四五萬緡。次猶半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貨朽。庫府充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虛。私利又窺。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一也。運艘買船。絕江浮海。沿波覆沒。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燬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舍死。殯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潰之蠅揚者廣。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爲用。則漕之輻輳。頗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易錢費者。最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中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錢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鑄錢鑄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鏡。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偏選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錢。又自今無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昂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賤矣。又獻帝末。不錢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錢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賤。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求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屢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因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錢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設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私以廣治。又平糶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向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糶

臣所謂平糶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貨有輕重。穀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饉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預。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時。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糶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秦檮爭取金玉。而任氏獨資倉粟。楚漢相爭。愛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宮。使當時散穀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愷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收散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姦民足殺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糶直之說也。惟爲平糶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散。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行之國。國以富強。歲以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糶。以和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愷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糶斛數。制爲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而收。兩行廣糶。必以時價。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踊。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糶。以爲當歲糶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散之權。盡歸公上。姦者不得因閉困。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也。若夫創制作法。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成曰。官自糶取。與民爲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糶。官無強糶。損價以便民。得糶以供軍。上以豐積。濟饑饉。下以檢姦。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散。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糶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糶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糶。斗增時三十以救乏。古之人未嘗不以散散之權。與夫平糶以利民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割下爲言。所謂柄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掠。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餉。雖舉兵數十年。敵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掌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異使江表調財。所至不割下。不加徵。經用以饒。元稹判度支。方蠲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粟。鬼輸穀。亦得夫散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糶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取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以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下猜阻。日以熾。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

觀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髮短髮民。遺突厥侵。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赦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爲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勸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蠲倚閣折納之類。闕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創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敕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爲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曩時之虛文。徒掛牆壁爲也。蓋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尙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貧民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既迫於飢寒矣。而追督官吏。臨門誶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袖。掠器具。鴛鴦豚。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剝膚椎髓。償官之質。竹木毛絲。而吏之所得。車穀石量矣。朝廷何忍收毛絲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橫被侵奪。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觚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貸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絲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況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願所資既多。終無可輸。破敗少債。則懼應盡入。因得以賄謝。許請吏曹。雖毛絲無人。官者是。又徒爲增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敕。詔列民所逋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準。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償爲姦者。重加京罰。庶幾民害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除盜

竊通早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攫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聚行爲姦。依憑狐邱。棲宿兔穴。此其爲盜。蓋迫於不得已耳。固宜緩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錮州轉寇。噬繫旁民。小而攻據城邑。臨時掠殺。此其爲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躍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掠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願得厥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會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母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指芻與風。風行於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獗。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爲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皆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遠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矯志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後。故其弊流於後世。有遺秦時賊之說。唐肅宗時。平盧神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

授以旄節。故其弊流於後世。有姑息之政。皆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猶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綱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盜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賄道在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與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與請。爲是以時人咎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賊耳。寇賊熾矣。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皆有也。僅以節度還其請。則是寇賊而乘施。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悉肆。則雖得施。猶將轉寇自如。又巢足以寇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邊要姑息之陋者。皆啓盜之弊政。能革啓盜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也。

香溪集卷十六

記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冠。巧進趨。聘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己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遠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雖然知善之可好。而樂弗爲。是自欺。雖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作。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日。殆未可殫言而盡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實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必誑誑不情。不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爲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於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自面而言。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

一點。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心有自匿不懼之微情。呈露於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子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瀕海游。瀕海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瀕海爲樂。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瀕海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瀕海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諛而有諸責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敢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誠僞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誠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於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成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若展閣。依事自列門下。以聞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閣室。夫若展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悔閣室爲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爲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日。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日出門。率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起則凌遲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登川虞唐佐堯舜。從後游幾十朔矣。顧其中道而外。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略爲務。蓋季子謂歸。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讀取諸易。說釋厥旨。使得持歸。且藉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臥與。其敢忘乎。漢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几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嘔。嘔則綠目而逐色。綠耳而逐聲。綠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會子曰。吾

得正而趨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隨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平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君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升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變，松色猶茂，風雨盡時，鶴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象易於蓍，曰：『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養為物，則欲得其養，又豈互體自二至上有兩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從，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則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言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視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為聖之功也。水未必遠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遠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澗播瀝，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子無謂養正為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拙樸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謙謹節遜而貌為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誇而淺，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宰相，提一筆便欲顯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檢置，至有大著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懸乎？蓋賢切問之矣。學者之思，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為無足學也。能無廣己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過於上下，不出於絕頂斷港，則必以為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為天下之觀水者，舉莫若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之浮於江，並溪澗，涉澗漫汗，不見邊際，彼將眩掉縮，世假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歸浴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檢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真不苛小，民便其政，以病丐聞。既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聞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樸。後使君者，吾年嗜學，且慕黃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樸，將非審所謂學問之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造大好高之弊乎？昔稽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淹該，杜子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以陋，柳子厚名室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樸，正藉杜類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轍而領節者，交午相望。凡輦車流馬，資糧庫廩，革角羣科，推牛割羊，所以征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業，庫庾單置，一切仰取於民，不供則乏軍興，其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聞，又使君所以為拙樸者歟。後既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為記。後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退然自托於無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他官最為近民，皆具冠服坐堂上，進訟者而聽其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情偽說，誣誣抵諷之說，紛汨於前，悉皆甚之，辭文法以佐其誣，加又令與賓客相對答，若將逐大官行李，出歸境上無虛日。問者熟事，則吏抱簿案，挾屬以進，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艱艱，不能無勞以昏，昏則悶冒而設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兄茂安，幸永嘉，既驗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致書香溪，告其弟茂曰：『吾為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士，鄉俗無豪黠，使猶猶稍食於此，吾即聽事之東堂，置几視，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省，是非求人不我欺，惟吾心不欺而已。予其為我記之。』茂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真掌，使豪尾之吏自新，諸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令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各賦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論焉蛟潛於淵，其子迎化於高陵，精微之成，殆難以言論。吾兄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貶而後肯徒，視一克念，如諸輩言，患一失念，如耳道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心，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密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擊二吏討而責之，則已既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鉤致，而論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徐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侯而有憂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況將使人無我欺，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密矣，吾兄厚重前塵，政先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愧之學也。於以成人，人將自化，無萌欺於心者，故後敘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說，諸人者以為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樂詰吉卿，懷錄東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也。既累月，告歸，我其親，且曰：『詰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肅之間，結茅為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觀一言以歸，書之齋壁，用謹不逮，是耳。善海於朝夕，而門牆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子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向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膺，殆十八九為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自高者，適所以為卑，而卑以自牧者，適所以為高。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嵬者，猶在其上焉。為學亦然，譬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為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惑，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慙忿窒慾，如

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岐，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繁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爲師，仰大道之高遠，方積跬而履卑，眇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願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爲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瀟之，以侑晨飢，計其捫腹散步於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果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飢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爲困於溪翁，自取脂鼎，魚方潛澄淵，浮淺瀕，隨至隨適，不知身之爲水也，水之爲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鉅，何乃貪一豆之糲腐，遂捐清冷之適，至於剝腹流腸，馨醢盤浴，糜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貲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爲知幾者言之。

香溪集卷十七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興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熾然，覃布遐闊，凡雅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爲崇盛，守長佐貳，闢決學政，一或不度，爲不任職，然以銅墨勅官者，責專而事蓋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於文符朱墨，敲朴斯會，責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爲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爲龍丘宰，既國民瘼，乃行視黌宇，問著錄幾人，吏白粟米不繼，士至濯腹誦經，或不援席，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茲爲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爲，即日按取官廢田，請於州，以爲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石，太守待制張公題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趨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寧遺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爲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爲文雅健，意氣兼勝，嘗官諸學，決事得小間，即取插架書，吟詠自娛，休暇判客於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節，暮已氣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七僕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質不

異書生時，則竹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寓，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勸茲訓，更率德懼，爲魯息股弁，盜賊頑，革心掃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敘田事本末，謁記於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模範不勝，率勉肄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既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設，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願爲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事可辭，惟令君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爲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我君陸而載勞，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會莫見其形埒，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於不朽，矧趙丘爲信安支邑之廟，雅稱多儒，今復漸被於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踵，震耀於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願不偉歟，令君名某，今爲左宜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止，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勉於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適魯，至損益，喟然而歎，以爲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故有虛驕傲，聞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指其微累，必盛氣鉅容，辭以僞辯曰，我何尤，我何尤，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爲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偶夷未東，傲睨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爲不越乎己，則多聞者將見陋，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於行者也，家居義烏之澁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是孫培，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資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益動而興，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僞爲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我不在彼也，今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己事爲孜孜，予期子免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尙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蓋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己者處，則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尙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伯子信與凌泉家有世誼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其趨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風尚。有齋焉。名曰存心。親省之餘。當復習其舊。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邵柯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學之方。試因予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聽不見。聽聞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辭達。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向安所覺哉。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莫不耽耽。賦性情誠。得喪欣戚。融望狠忿。惟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事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其迷悟。悠悠流遁。彼其方寸搖搖。如疾風振海。浪洶洶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滅亡也。以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爲其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存也。至於虛空。則皆盡其心矣。然特虛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爲其不遠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遠仁。善矣。乃爲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雖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當操而存。爲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從心而不踰矩。向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予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於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之道。是存心之始。予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爲甚。子其可不慎哉。倘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予因爲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納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覺其意。啾啾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雖然歡笑。以爲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向口飾舌。夸華背誕。譏議毀謗。連累召禍。於是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納。求予言爲

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寫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因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潛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人奧。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納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遠而已。今伯通也。慈旨甘。友兄弟。睦宗戚。行身祇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納爲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道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免乎。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納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

平堂記

法曹於州爲卑官。而其責爲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罪。當平則執誅受杖。俱無冤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而死者。此其爲責不已重乎。竊嘗念刑者有成無。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慎。而濫爲橫入。則豈徒得罪於不可欺之氓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其獄而哭者也。漢虞經爲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爾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罰。其尤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爲決獄戒耶。某不肖。來爲永嘉法曹。居居惕息。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訪。即便字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子。不隱是名。則今日修葺大屋。易爲馬廐車庫。庫室也。必矣。倘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廢於斯堂年月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饒於江南爲上州。撫封廣遠。靈峙磅礴。且當兵興。人力彫敝。通敵者衆。地棄不壘。脫小弗除。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殆爲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與處。確齋攜抱。流穴大去。官庾單惡。莫克賑贍。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師團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既下車。條舉荒政。安集流離。嘆咻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體艘尾銜。殺業繁集。園疇市積。衍如年登。民飽以濟。破成爲款。易爲充。惟屬邑浮梁。人獲更生。皆曰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給公像。建生祠於資桓佛廬。供僧祈福。以報公賜。某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爲百姓慈愛。則爲生立祠宇。如石相于公。繼著在前。史百世稱誦。其道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餓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殆無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公門下士。承乏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揭祠宇盛事。敢記與人之誼。錄諸美石。揭於祠下。昭示永永。吾爾邑人。過者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持梁鮑肥。心嚮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駟。馳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獨去華榮。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柯爲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於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瀾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鑪。摩頸伏刀頭。相率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頹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載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垂微。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於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起爲儒先生。各以所學收舉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懲勉磨勵。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蔚然輩出。奮述立朝。咸能偏偏正色。以忠節直道。遠傲茂葉。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香溪集卷十八

書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魯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榮饒慶業。黃金白壁。趙車高蓋。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囊裳提履。鱗集露會。爭先擁轡於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渴而求山。飢而求食。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資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於周。以微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墳室。飲水採菰。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榮色富麗。困窮如飢。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是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修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貨結纓。泰然不勵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橫流。士之脫於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口飲。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僂眉。類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眄。而見顯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高顯。且有所不爲。其況縶縲束紲。介徒隸而走趨屏。俯仰傾倚。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恥。是以浩然獨舉。惟恐足跡見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宛棄。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適逢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竊自我。不因入而作。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勳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莫一見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雖不願遊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實接。固亦多矣。備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囊裝提履。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顧。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救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勳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提履秉筆者。亦得以仰規矚的。益其鑽研之功。以收名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異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

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浸抑嘗問侯威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轡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豈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拔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爲恥古人以爲取重今人以爲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賤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轡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姑其失嘆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臨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憤懣憾於原野雅靈流穴於道路聖主宵旰九重之上臥不安席朝惕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鄴望候之士歷命鋒鏑甲冑孕憤而不得伸於飛塵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賢馳騁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批忠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而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座夷侯猶見至有豐饌寶與味且守門見辭閣人足趨起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豈恥冒詞極矣而公卿之拒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乘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謫一世謂爲乏材如李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憤然其知能否其亦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然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東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遽於窟穴黎庶莫不引領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浸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進歸閣下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浸之所爲拳拳者皆海內公卿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浸身賤遠不得走伏趨切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冀其誠於書進趨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浸不肖伏食蓬藿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趨行馬之屏僭納里刺屢獲侍杖履而聆言欽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嬰太宰者幸甚幸甚雖然浸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於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爲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積浮俗移浸風也浸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素士而士則以自爲醜抑容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使屑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爲躁說望高門而走謁避險成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進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進也逆施倒置聞見稂莠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浸所以閉閣窮閭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進食水飲而猶守愚拙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爲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踴躍趨屏欲瞻輝光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拙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浸風故歟昔人謂教漸靡之弊必俟乎齊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齊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鎮浮俗移浸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賢幸也然願浸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爲者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違前謹先絨履粗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敘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備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浸爲可教則庶幾獲借賓客後陳時一進見於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惛惛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實潤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浸昨者拜狀過蒙報脫華翰慰誨勸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浸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於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道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尙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語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案意窺測聖賢旨意皆諸幽渺窮人穿窬覆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應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狙習尙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應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溺然入焉者又加詳矣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綱在唐諸儒中首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雖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意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極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舉學文頗有得耳期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尙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別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則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則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己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浸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於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浸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遠隔遐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勸勉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冀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以瀆左右懷作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委制遠蒙書貺勸慰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

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為彼為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為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苴弘，終不掠所聞為己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賓牟賈及武樂，慮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實二失，且備論六成，皆實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敢誕虛張，如蠅角自大，將以不知為知，其背下氣諸事於人乎。往往昔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顧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取諸物理，皆可為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為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吾梓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鄒華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蟻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清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蘭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藉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吾而知守，非顯彰而知持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奏制，而遙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講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返塞，不審起居何以，無附良慰，伏冀以時為器業自重，人還還甚，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宜。

上蔡州周侍郎書

漢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彼髮救閭者同道，蓋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舉以為己，其出也，用所以為己者為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己知，因守道者所不居，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漢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遠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己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沒於閣下者，願沒冰炭，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前棄棄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以受知門下為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近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為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

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斥道，加意甚厚，後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緊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為己私悅乎，此浚所為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等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錢板散謔，若欲僕與閣下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因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流傳之，是支離醜陋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妄人論，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善范亂人參，蛇牀亂腹，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鄒文似，則恐未能為我浚也，其又何辨，足下問古今名人鉅公所為書者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況僕謬鄙，橫被流傳，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為時人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為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難亂閣下之思，其為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自官司，移文建陽，破板多矣，前散謔者，人得之，當即以僞誣覆藥，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香溪集卷十九

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儉，持心以儉，則屑焉以富貴為念，故其居窮約則悲，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賈賈之守囊橐，儼然恐或忘之，而弗獲其為，彼其心唯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己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嚴廊之上，被以公衮，翼以徒舟，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頹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正能犯顏正論，歷歷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聖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聲動殿陛，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諸紳君子，上自三槐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義命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蜚論，以顯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為對怨恨，諷非刺謫，述書著論，以興議論，否則自放於邱園，金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議論，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

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則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猶以爲遲。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留。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漢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數奏之忠。雖然。閣下而設諸左右。以詢諸政道。後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誠語。閣下其垂聽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力綿薄。而魯於及事。夙夜惶惶。惟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倖列。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勅去者。夫豈自以爲能哉。實蒙相公厚德宏度。包寬容。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觀然。然於羣賢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言於閣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於自媒。淺識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也。謹陳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使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養華著。無事於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盛名。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雖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備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面上足數及門。而不獲。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好居下。且慕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自疑而寒蟬乎。方今海內騷動。烽火連城。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而行者勞。轉輸。嗚呼。望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其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顧。遠近。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來。遂復相乎。則以我府居。若在雲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瞻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殿威重。以幸一流。而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於一言。是某之愚。不足以爲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因爲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爲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仰聞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朝任棟梁重。則棟梁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爲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讀聞之。君子分定於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爲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豈復於百塞暑間。校用舍得喪。爲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犖

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履茲盛其如脫。眇然引身。登埃之外。非知性純微。養熟而分定。不爲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浸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勤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歸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乎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後所以夙夜願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浸生四十有九年矣。願髮已種種。而當自安於窮巷。不敢忘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爲輕。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於己者。未能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謂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浸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於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爲回。而皆可以爲回。至以爲己之學。造車於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浸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台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駱夫書

補過之別。俯仰五年。動念可知。前日道人。以久不聞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餘。慰說多矣。吾友邇來爲況如何。既當門戶。百爲勤。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息。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貴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聞。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途。況外物乎。駱夫資固頗異。然經事尙少。鄙意誠恐駱夫習前日俗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謹以己所困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駱夫今日之勤。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適益壽。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敘。去十二月。伏領暇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庸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向見古人自得之意。不而爲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略年輩。使沾交游中。規約援引。欲達術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稱謝爲也。浸竊嘗怪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爲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者之於浸爲拳拳也。浸誠固陋。竊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

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達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督憲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盼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還使至，辱鑒書一面，發緘疾讀，始猶然，中輟然，卒之釋然以喜。沒惟遠闊，久馳仰，動若忽，對海示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酒然，又惟自語，離後會不克，裁尺番，為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欣陳多賀之私，乏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續滿筆，具答來貺，負負大難為辭，故報然作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為憾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豈尚我懷，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續續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杪，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橫翔天衢，以趨開泰之會，而方將致顯，相棲，側偏乎其不宜也。然屈於所以為伸，安知六月息，不為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味陋甚，與世外馳，放跡荒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罍虛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為左右道，炎暑煩渴，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宜。

與林權輿書

臨溪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官詔條，與錫簡所受，訟記難然糾紛，蓋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治，弊積愈深，吏皆上下手，索賄出納，直以賄錢多寡為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信，以紐棍吏好為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謂已不公，剛耿疾惡，私誦曲竭，不得行於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找出，不以委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跼足氣，慄如蹈冰，此蓋執事政之德，而與人欣詠，以為幸見者也。然尚有未至者，蓋由弊事叢聚，積習積久，無無條網，堆案相仍，望集盆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剛裁繁劇，而小有所未至，固不遑為善政，然竊嘗之，結緣夜光，朗耀品疊，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亦若無之為美也。願執事區區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壅，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效，彼履驚行者，且不敢為謫語，敢為錄兩好乎？退食多餘，於以便坐舒紳，靜觀神觀，不其休歟？後部隔，適有名數在部，屬通符納，通動館人，曲蒙謙虛接接，禮意甚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於批政久矣，誠有以蘇息之，其為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為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吾叔孫所館，雖一日，必其其趨，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使者交會，寵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香溪集卷二十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祗恩，宸扆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竊與言之，荷協竊以綸閣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於六曹，任尤嚴於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乃盡制花之美，克當極選，允屬元儲，恭以某官，敦裕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為千年而五總，最誦遠大，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之風，富有老成之望，簡在容春，儀於要津，贊天閣之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均堦下，旋綴錄於直書，歷角省中，遂通班於選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典謨訓誥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有嘉猷高韻，卓然獨冠於一時，注育既隆，乘成可待，凌風叨鑒遇，遠庇麻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忭，望紅藥香青之省，莫遂修容，仰慶有慶，陳辭解究。

賀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時庸隆德，移鎮宜風，惟京輔之制，非賢不又，冀帝城之蒙福，與國成休，希求持獎之英，謠布出綸之號，蔽自注意，請於食言，恭以某官，學洞靈真，道隆師表，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賢，夙簡容衷，久儀

禁路，通分重寄，來殿名邦，惠從編氓，道有荷穡之詠，誅錫宿露，下無銖兩之憂，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於今五百歲矣，稽其理之效，其惟良二千石乎，頃上最貴茂膺殊渥，爰降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鑒境之愛，人思臥轍，相稽山之騎竹，日備揚旌，蓋二天草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嘉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深知，蕭公蜀郡之除，始爲詳試，既民瞻之積稔，知公望之彌高，浚瀉底庥，光猷顯遇，仰快十行之成命，敢伸三賀之微儀，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什頌有虔，宜陳莫既。

賀蔡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落，被褒康之德典，參華延閣，聯近從之通班，深注卷衷，悉還寵數，恩麻所暨，喜舞惟均，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說，亮節貫乎險夷，久服禁微，蕭陸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邦，華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屬勉，符臨千里，復借一年，旋榮晉陟於西清，其理何煩於東道，帝城并蒙，豈曰小補哉，劇史入爲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來學，蔭宇寒生，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遂聆新渥，快傳微猷，莫遠隔超，徒虔慶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貽庸，祇思移鎮，舉輟舊路，惠大治於朱方，換印班條，榮遠踰於白傅，冀帝城之慶，示朝廷之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麻履，舉劇惟慎，恭以某官，學探聖賢，望隆師表，昔壽陵久在厭服，爲三朝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德，履分藩寄，每上最書，結北園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與還懷外相之恩光，黃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驟膺於後策，佇即對於賜環，入爲三公，永清四海，後久叨恩紀，遂遠台儀，企宴寢之疑香，莫追布武，仰登郵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肅既。

賀權樞密啓

伏審祗奉綸音，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災，雖時假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登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歷嶺嶺，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嘗督糧，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詔，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爲，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策資於文武，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還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謂陽城之賢爲刺史，美化穠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遠蒙，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重，策賡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於內，則齊澤益下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救寧圖功，輔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間不至，而道德之威自顯，中國皆有安居，左衽罔不成賴，浚向

風甚甚，日滋多，八行罕資於微猷，萬頃尚容於廣度，念遠跡他山之下，正邈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嘗遠遜，茲仰對揚於大冊，無迫進旅於下賓，第嚴治朝，載隆舊德，夙夜基命，有密方觀佐理之勤，時咨若時登庸，佇正儀刑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垂接之休，下副嚴貽之重，系頌增輝，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臨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遠端凝之器，負綽越之才，慨愜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爲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昔屏之治狀，眷茲外服，聊煩權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爲重寄，尤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蒙知獎，遂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什頌。

代賀蕭中丞啓

論事練策，委盡封而悟意，持平憲府，并綸命以祗恩，一臺肅振於紀綱，四海登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寶，道覺民彝，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聞，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事期於揚己，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開晉陟，被覆寵之考績，行履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聆手教，載慶賀之私，倚俟乘成，將有在鈞之幸，莫遠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倬著夷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麟，飛揚燕領，銀章榮煥，執干謹衛於千歲，玉節輝華，建纛榮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粉虜馬之飲江，直度青山，橫復西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止以乘騶，借箸前籌，早探清機之策，提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勳，力銳拔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師一鼓而騰騰，掃天狗之沃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入報，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路旁馳，快四海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慙竊慕，實叨披瀝，親仰七擒之勝策，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祗奉宸俞，特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用不世臣，茲爲盛事，贊書誕布，欽頌交馳，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清明而偉大，邁倫奇節，懷秋霜崑玉之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樞之氣，歷揚歷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爲，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唐虞識拔，光對淵休，驥跡松臺，增重柏府，昌言動聽，豈特夜加於二階，速達登崇，佇即日超於九級，遂陞通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庥，肅政清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觀本州解勝，叨與處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之高流，曲藝何爲，亦絕薦書之下列，靜循恭冒，

深劇兢慚。竊以於赫皇家。枚舉大業。治功炳耀。文物蔚然。酌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於國。既形四方之風。論秀士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爲盛。矧鄉。壤之繁庶。而儒風之倡興。遂序至列於山樊。家書或充於棟宇。珍翠屬袂。集賢園者幾四千人。益我提衡。而選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如某單微寒生。苦窳陋器。拾益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於一丁。史事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黃。未辦八吟之課。何圖旅進。與計偕。退省黃綬。實爲幸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爲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藩。身蹈丘軻。若在唐之韓愈。士伴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無類。致茲屏瑱。亦被甄論。某敢不加顙頑然。著櫟下。願備策名之計。得拜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職之責。竊謂刻券。過叨論薦之私。後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僞者繁而直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誇街市者。事享爵祿。必皆匪類。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誰自辨。如某鈍姿不穎。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指說。以救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督身而秉志。衆方嗤點。謹復知。情自忝一同。會無三異。惟抱勤學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惟有策優之藝。敢傷農力。事甘腰笏之勞。初匪奸修。姑爲率職。距叩大賢之容。俯於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撫慰明之目。使之砥礪。端依歸綏。稱之誠。荷戴無堪。省領獎自。茲蓋伏遇某官。門承鼎鉉。才挺梁楹。華國文高。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高麗佇固於人期。博收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榜校。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奮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遠玷於陶成。不願其生。綿力進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秘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驥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閥。赫煥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晉之謠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閣中。執憲剛於殿下。兩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猶伏。橫騎頻年大入。度劉上國。歸剝生人。掠地覆車。近伊懷卻。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圖未有奇勝之兵。惟賴。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宵旰之勤。四海南奔。慨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臨王室。其在公乎。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棟戴上聖。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勅勅金冊。某而脫巾而簪仕。荷披露以修容。擬治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肯。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祗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介藩同三輔之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議。仁聲先治。惟願交騰。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卷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還補。諫行而澤。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茲分館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尙書居八座。九

重寶。適於履歷。刺史爲三公。一節當膺於環賜。姑惟詳試。卽僕適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啓。車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況同編列之民。將被耕轅之賜。其爲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風。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既。

代賀羅尚書啓

伏審祗膺帝制。晉長天官。提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傑材環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爲天子知。謂其宰器。與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鑒於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願詠惟勤。文陳曷既。

代賀趙丞相兼樞密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委。天啓褒崇。濯奎鉤之妙璫。恩隆當代。事接前聞。朝野謠傳。華夷詠頌。竊稽。簡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勳。必逢上聖之有爲。斯見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湯。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恩。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果迪。帝庸作歌。班煥麒麟。章騰鸞鳳。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若之形惟肖。容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竊竊不可尙矣。實繁垂休於萬世。豈惟示範於一時。永鎮廟堂。敷事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灝。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遠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鴻壽。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底。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既。貽戒戒別。或蒙增情。尙期布武。以請遠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隨陪資。親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蟲蠢質。一羽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爲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隨。故每遭開納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近疏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擢。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止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磨之明。局。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銳推士類。衡許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被播揚。昧門間。半面之私。遘膺齒誦。獲堂下一言之美。輒。緣。偶收薄效於雞鳴。例得小伸於螻蛄。士爲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齒。齒而堅修。慨捐。而自。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絲綸。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臣。華夷登觀。朝廷歡動。恭以某官。伊且事業。變皋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筵雅推於翰藻。紫雲意氣。自騰超許之姿。峻峯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一節險夷。人拜青門。論駁數聞於可否。進趨白筆。按押不避於近遠。簡在帝衷。擢登宰武。天欲中興於唐。

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綏綏綏綏，可但廣宜之規模，爲霖作霖，會觀傳說之端緒，佇玉鼎司，式符巖望，某叨
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廈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竹履難之効，二天竊席，更叨顧馬之私，過賜挈提，曲加論薦，省力降而惕，感恩紀以銘，衍
竊考前朝，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擢犀角因貴於精求，蓋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
初不遐遺，去古良遠，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擊之，拔十而至失五焉，鑒亦疎矣，必既明而且哲，
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餘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
輪困，殊乏文詞之婉軟，竊官落拓，末路衰遲，審己行而審己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
以登委，猥當劇邑，民風陋，簿領沉迷，凡阻勉於事爲，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通事，已憂得策之寬，豈有微
能，復被品題之重，惟魯實漸於誠懇，近緣何有於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
將有意於生成，委幸惟深，竊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和門，爲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
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因令頌，曲被榮收，某敢不勉稱，益堅拙守，謹
身率職，用述縉纈之愆，効節輸心，督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幗侍席，將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賴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買起居，併伸悃悃，恭以某官，
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其語妙天下，其學之紛紜，出入冠諸公，懷英養之奇傑，
繼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鑒，益更端凝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符
璽之流惠，維藩假息，報政推微，復借一年，已破痼疾之窳，使宅百揆，佇觀考績之餘，某卑鄙賤生，衰遲孤
進，猥叨吏局，行奉教條，全方隨牒以前，趨向及昭環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賢牧之，則宜如
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萼在時，麥涼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離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幸，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擬精誠而可格，輒傾微悃，冒仰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
邑，屬陽穀之愆，繁早虐之際，時雖徂走於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於稅政，積有咎愆，曾微酬謝之加身，
願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祗枝淨場，虔延真侶，齊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像
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密符，嚴
遵科範，披洞經於紫簡，薦芳醑於瓊尊，憑藉靈贊，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即從欲以流恩，伏願肝膈其
通，靈游紛集，上真昭答，列聖哀矜，憐平民之非辜，極多稼之將稿，風靈震薄，驅左落之神靈，音澤滂沱，蘇
中田之焦卷，從陰彌積，區寄無堪，將期爲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香溪集卷二十一

傳

徐忠壯傳

徐徵言，字彥猷，衡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
權守晉寧軍，當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降鳳石，及瀕河要隘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淵，以徵言嘗統河
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倚府，率親太原之圍，徵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鳳石以
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軍，鳳石路安撫使，府再入攻圍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
徵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剴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皆割河西
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豈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徵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入失使指耳，三
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殆當申復，且建不可，況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
隸陝西，徵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鳳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徵言能固
軍，飭備，蒙甲萬衆，田並塞地，儲具饑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斬柵寨，斂得帛以濟，又教戈紅卒，乘
羊車，彈脫亂流渡，掩虜不敵，虜日虞見襲，震怖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粟帥爲九州都統，結

嚴對晉寧以相持。微言出奇兵，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忠者，於是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遼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忌，遂薄晉寧。先是微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攻。虜坐自困，待援至，可求以府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微言，城下微言說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陣以大義誑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微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何於爾何情？」事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其宿李革之子。當是時，河東環視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壘，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微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距禦外攻，遣人潤河，哺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歷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微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深壕固，備械甚設，命諸將抵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堙紮城，竿隄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虜驅降人載麥石，連壘股流，城中水乏絕。資糧亦沒，鎗仗亡弊，人人備髮，知無日。微言能得衆心，奮撓殘夷之餘，哀折禦斷刀，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勁機範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僞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微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齊飛，上陰約裴宿，啓外郭納虜兵。微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門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微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虜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登至，得微言去，然尙憐其威不敢舉，裴宿得微言所親，俾說微言，責其冠服見虜帥。微言叱曰：「朝章親君父，視以入穹廡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即愧死，而以爲榮，欲說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須去，吾力猶能搏殺汝。」裴宿就見微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微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裴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微言怒答曰：「我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廟太宗地下。庸知其他？」裴宿又出旁行，僞制城，微言曰：「能小屈，當殺我。」裴宿延安，果關陝地併有之。微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果爲虜屈耶？」爾胡食，當殺我。我不可使餘人見，加裴宿舉戰向之，觀其懼伏。微言意象自若，被拒迎刃無小，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微言死，怒裴宿曰：「爾龜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裴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微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宜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寧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微言不忘，家給其象，又廟祀之。幽溪范浚曰：微言死封贈，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爲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海內濟濟，熙又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顯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貽弱不武，士卒墮荒，老耄備數，伍符戈甲，雖城障夷，一旦外侮興，揭埃指夏，鼓行長旆，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竹師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迎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殉國，仗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騎時發，旬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而潰亡之及，勢盡力窮，猶自厲作氣，臨敵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疑，彼非不知一

屈首可倖活，且得大利，而動節旌，之死不疑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爲鄭延禧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糧輒不進，微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且望望救，總管承紹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卻，微言即露章勸其速發，封劄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憤吟嘯，企而望官軍，說得合聲，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士，交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數守長，世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掃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都聚所結士衆，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微言聽鄭延禧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奮志以效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微言，陝州李汝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虜也。又盛稱微言數蹀血窟窟，縛九州都統殺裴宿李革子，虜方益甲時，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固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微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聞微言行，累月始達，鄭延禧而晉寧城陷，微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從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潯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郡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縣，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適下走，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郡獄，掠及侯以宛大縣，恐見驚，自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郡，義曰：「欲令郡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勤正實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婦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據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天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微，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其能亢杆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有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殘虐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遣孫建、王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結君竊國，罪貫浮于田園，漢廷羣臣，會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散反爲莽屯宛，安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殺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道此變，不韋聖德，其侵削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與者乎？」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激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救漢宗，爲國誅逆，功雖不遂，其道象爲何如耶？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皆鳴鑼並起，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

日夜抱孺子告諸高廟放大諸作策班行天下。論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明時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爲義特書。而附見於方進傳後。又議義不量力以阻其宗。春秋褒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限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因之評於是爲大失。因補其遺。作漢臣贊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賤。父革。依郡獄吏。僅資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費之。以故定處學校。稍有所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例在勅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鞠皆任得。削其籍年而人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於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囹圄。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爲兵人。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面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父老矣。不應運繫。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爲不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扶問。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卹其家。蘭溪范浚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彼庸庸愛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之爲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養其親。則已色然自得。謂爲難能之孝。況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爲孝又可究乎。予得定所爲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爲泣下。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自見。故爲定作傳。冀他日萬一獲私於良史云。

香溪集卷二十一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慶字清臣。年七十。臥病卒于家。既而編以定。得日。其子榜書來。請銘於香溪范浚。三議不得。蓋梅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女。又從予舉久。故獨求銘於予。且其書辭曰。榜之核罪不殞。而俾先人無祿。榜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未竟。姑綴餘息。敢告定期。所深哀之。尚得銘以昭諸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肯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於藏。護遺恨矣。榜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舉葬於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教夫學子者。銘其可辭。又榜族兄宗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中艾儒。篤厚無華。非說言者。予因據其事書之。按府君娶之蘭溪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貴豪於邑。至府君始爲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進非一軌。能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命。補太廟齋郎。調授右迪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丁父憂。既即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徵攝台州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香溪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鄰。是死吾父而棄誨言。吾不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台里衆。揚兵固壘。爲武

守盜不敢犯。王師復發。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刺刃其人。使吾兄釋憾地下。胡顏與共日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遏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於時或勸之從仕。府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輟去。何仕母母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自髫幼時。大父喪。明能扶持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絮藥在牀。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彌度。再遭閔凶。繼遭孽。當二兄議析產。府君推肥美地。取荒瘠地。兄歿。比葬具如禮。資其孤。使妻妾。又好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賙之。不靳。歲荒。作糜以活饑人。或倒廩賙貧。有通租負。多折券不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街衢高會。賔客取適。不以利害得失。意惟篤於訓子。作書館。架書其間。厚禮致文儒於師席。方使榜從子游。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榜也。材下。宜不致。幸而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說榜或知行身之萬一耳。世有挾藝射利。速化之術。非所望望夫榜也。觀府君實榜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榜亦能持身。務學。勉勵。為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長貨。而為後人怨。府君亦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願獨行惠。起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榜。則所以遺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尚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早夭。次即榜。女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縣孫女二人。銘曰。盡力於親。行惠於人。其厚也。性。故惟基之。後人承之。尚嗣其聲。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倬之妻。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父楚材。為興州判官。以介直事。觸部使者怒。拂衣歸。父。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謀裂去。著居士服。立義於州間。向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備。方習稚時。淑靜謙雅。不習游弄。不為嬉笑戲言。外祖太府少卿范公錡奇之。願居士君。而女婉嫕有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倬。江氏之秀。器度甚偉。行藏而文。而女捨是將執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從。卒以女於江。時。娶之。蘭溪。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賢見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與之。類如其夫。時節。享。必躬視。惟。承內外。已者。與。處。以下。至。遇。腹。侍。中。度。有。宜。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獨。蘇。枯。民。以。永。懷。安。人。質。左。右。皆。益。助。為。寬。大。宣。和。初。山。賊。來。自。鑿。源。攻。陷。蘭。溪。殺。官。吏。以。還。窮。索。不。置。有。過。使。君。行。者。使。君。方。丁。大。夫。公。憂。然。雖。難。非。有。烏。心。忍。忘。恩。紀。加。所。天。邪。既。而。安。人。體。弟。開。慰。若。弟。無。虞。日。君。令。安。源。子。其。人。有。留。惠。彼。雖。難。非。有。烏。心。忍。忘。恩。紀。加。所。天。邪。既。而。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衛。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兵。潰。涉。邑。境。王。師。追。之。急。他。官。惶。迫。不。知。計。宜。皆。輕。遁。使。君。謂。議。當。堅。守。供。飯。我。師。去。則。之。軍。興。雖。即。誅。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於。此。效。死。固。其。所。無。以。我。輩。為。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為。忠。蓋。安。人。識。通。情。動。見。事。會。於。使。君。有。克。有。相。云。性。儉。素。不。隨。俗。為。誇。華。塗。澤。斧。珥。襦。無。采。翠。飾。一。敝。衣。雖。屢。緇。濯。猶。服。之。不。棄。蓋。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曰。

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儲家子。耕稼勤。儻不及知。我自力為此。聊亦警而告耳。因命家婦稚婦。汝有婦職。其可一日不度。始吾歸爾。以奉沃盥拜堂下。咸結訓以先世勸約之規。吾日銘於心。今用以誨汝。豈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為世世戒也。使君既沒。遂屬其子。無以家事關我。且取天竹書。誦誦。研。不忍。生物。間。卻。重。血。為。伊。蒲。寒。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瞻。暇。暇。由。其。居。心。樂。易。故。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皆。悼。賀。紹。興。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韞。右。迪。功。郎。前。處。州。瑞。金。縣。西。尉。曰。執。舉。進。士。皆。謹。護。自。持。女。適。進。士。高。榜。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安。人。之。垂。終。告。韞。等。吾。自。視。危。懼。息。且。不。屬。幸。及。爾。壯。長。嗣。業。爾。家。惟。飭。己。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我。為。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勳。勳。將。身。不。緇。越。既。棄。爾。我。孤。吾。周。視。篋。衍。曾。錄。讀。之。不。忘。吾。惟。攻。苦。以。育。爾。克。至。於。今。爾。無。餘。資。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伴。人。無。爾。非。者。是。爾。為。克。爾。終。事。吾。見。爾。父。於。地。下。亦。有。憾。矣。二。子。遵。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十。有。一。月。甲。申。遂。安。謝。於。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敢。請。銘。後。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表。言。之。後。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誌。為。銘。曰。芳。徽。淑。行。世。軌。儀。女。婦。姑。母。茲。其。規。我。擬。銘。於。詩。碑。張。藏。其。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琳。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祖。善。父。樞。世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家事。君亦念世業。汨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泉之勝。結廬以居。為諸姪計。常謂世俗嗜利。子。各貪無藝。以子貨。豪取。牟息。倍稱。我則不為。第務以信實得人。和。販。倒。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股。或。負。約。將。割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通。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闊。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富。而。日。積。月。衍。資。亦。高。矣。會。繼。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鄰。皆。沒。為。盜。區。君。徙。家。鄉。族。墮。險。自。固。如。所。居。十里。餘。日。計。支。計。費。特。無。仇。怨。常。出。歸。自。如。聞。逢。兇。衆。方。屠。剔。人。皆。擲。刀。斂。狂。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特。家。為。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曷。方。擬。身。來。自。問。道。為。惡。少。進。止。問。為。誰。將。安。往。汝。對。以。實。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壻。逃。亂。相。使。倚。几。數。十。族。經。給。資。用。樂。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鑑。曉。其。人。盡。即。效。順。無。久。迷。誤。為。此。不詳。徒。以。身。資。官。軍。銳。鋒。衆。咸。悟。得。榮。械。而。遠。民。伍。者。十。九。逮。賊。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絕。矣。後。成。卓。挾。清。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於。我乎。館。意。願。倍。獲。於。昔。人。始。吝。歎。以。為。難。及。君。性。和。裕。於。弟。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妹。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為。并。容。設。款。玩。新。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似。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推。為。長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道。集。候。門。若。待。哺。然。有。關。爭。君。一。言。曲。直。各。服。悅。解。去。蓋。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純。曰。昂。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深。次。適。左。奉。議。郎。湖。州。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

功歸宜州河池縣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澍。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省、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慕善。聞館臈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親等皆諳爽冠屬。昂以藝業。登名於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親等與諸孫戒曰。始吾至鹽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勤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歿。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蓄。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獨能以詩書儲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增父胥郡邑彥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於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親使謁銘於香溪范浚。姑且來屬。浚顧同鄉壇。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爲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謗浚曰。是宜傳載。因知君爲人稱思。沒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人當畏途。身窮不容。君逢艱危。克亢厥宗。惠於鄉州。長者之風。思或我孤。我益有緣。儲其子孫。慶則自躬。有銘幽墟。則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附朝奉大夫諱志孟之女。章氏世爲右姓。丈夫寬然長者。喜以義紆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吾祖仕既位於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當其納幣以爲爾和。故夫人歸於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官陳留。遇虜以患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夫人除奧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贊夫人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勛。性素約。縮衣齋食。費用無修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卻家事聽其子。日清心版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梁杓起病以藥石。卹死以葬埋具。有孤寡不能嫁者。爲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隣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一得品寒疾。臥累日。日氣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卒於家。遂以下有二月己酉葬。自我叔父薨於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是以前夫人治命更卜兆於墓東十步所用遷寢我叔父。越三日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祺。故任右承直郎衢州開化縣令。次曰注。三與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及仲叔李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承議郎通判洪州徐端頤。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煒煒煒輝光焄熾短津與諸孫皆力學問。擇實國子監籍中。孫女十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文之。次適右承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郎晏節餘替舊曾孫四人。塏塏塏塏皆孫女五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姬文字彙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即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塚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於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雪。竊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聲迹。上嗣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庀事。不敢即死。寔有日。

矣。僥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於寃夢。是大憫其孤藐，而顧復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咨至，沒一再閱，爲之悵然。如見龜年稽顙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闕溪，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不可辭，連累數頤。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既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龜年踵門，請甚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歧徑。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於誨子，非一日積，又使之趨庭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室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以取利，類取仰拾，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謂一番書，則每取藏去，或擘裂以供覆餗，怒而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蠹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怨飢而翻故轡，那是用大家子多，豈豈不勤，卒或無以自業，故予於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行事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書請業，故來所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於學，其父居邑屋，以氣概推諸聞，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游，故府君益習業，當宜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挺越部，府君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貧丁輕猾，無敢去爲椎剽，鄉鄰賴安，而貨幣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君得計研心，纂以治產，累歲遂至饒衍，然舉身非約，知惟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招泉，爲游亭，開館，蒔雜花，奕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必其好事自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甕且病，道之珍藥，不以貴新，歲計食粟斥澮，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贏，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爲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玄積白，府君登樓憑眺，有至，哺西無炊煙者，慨然發園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抵設心本夫羣善，故近厚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冬十月甲辰葬於縣之抵浦鄉梅壩原，年五十有二。其祖參祖湛，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兮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有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十一月乙酉葬於塋之蘭溪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於秘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歸國以疾諸老繼卽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哀奉喪歸卜塋事既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爲不朽者收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辭按公諱密字茂寬世爲蘭溪人始以祖仕補郊社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參軍歷洪州左司理維州士曹左推獄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爲州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濱淵因有婦人傷甚者累曹以破骨限辜既四十九日而婦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例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別肌以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論因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歷陽有惠政適淮東西歲大疫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屬公處畫有條略飢民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司過吏屬如束澤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諛趨和猶惕息不自安公日以職事造請恥苟爲隨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窘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箠

楚推諸百緒。迄無繼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臥不出。吹毛洗垢一聽之。既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謁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君方投轄須臾。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歸。亦尋疑有盜羣聚。懸橫不制。公出奇略。縛取之。鞠司其罪。以害公實。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實如之。不復辯。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咸訴前令尹定物力。盜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逐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老。概除十之二。繼列其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爲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樓上。民悉荷擔。公列夫屯扼走。固圍防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雞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研榘誅而人。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爲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絕。爾且爾假道。不過一皆荷安。捨仗不苦。接將館爾於市。糧屨資。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發。聽警。合言曰。惟公命。則號甲東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鄞陽。號制繁。公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檄。委寄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糶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舉給。又倍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抵他州流惠爲多。既而旱愈甚。公以爲憂。獨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蚤歲。懇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墨子場。兩與賓賓。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兄弟。族黨交游。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微。嘗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可得。公以己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爲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平。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鐸。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凝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歿。凡知議大夫士。若州邑別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驕。惟舊德之凝。爲嗣人之承。其微斯銘。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醴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沉光匿彩。再世不。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餘畝寸。迄於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富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飲。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飲。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於邑下。無間晨夕。館於爾。殺於爾者。凡幾年。宜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爲善之慶。而一病不起。于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何能

撫爾之孤。以達爾之志。今爾定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向娶。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三

作者=

页数= 7 8 3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